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三四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10/8097
E08/01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三四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54.625印張

1997年3月第1版 199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圓

經部第三四冊目次

經部·易類

易經詳說五十卷(二)

〔清〕冉覲祖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同治八年刻本

.....一

易經詳說五十卷(二)

〔清〕冉覲祖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同治八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易經詳說

無卷數》提要

國朝新編十五

吉慶堂藏

可觀然後有來合之者也。噬嗑所以次頤也。噬嗑也。噬合也。口中

有物問之。齧而後合之也。卦上下二陽。而中柔。外剛中虛。人頤

口之象也。中虛之中。又一剛。為頤中有物之象。口中有物。則隔

其上下。不得噬。必齧之。則得噬。故為噬嗑。聖人以卦之象推之。於

天下之事。在口則為有物隔而不得合。在天下則為強梗。或讒邪

間隔於其間。故天下之事。不得合也。當刑刑法。小則懲戒。大則誅

戮。以除去之。然後天下之誼得成矣。凡天下至於一國一家。至於

萬事。所以不和合者。皆由有間也。无間則合矣。以至天地之生。萬

物之成。皆合而後能遂。凡未合者。皆由間也。若君臣父子親戚朋

友之間。有離貳怨隙者。蓋讒邪間於其間也。除去之。則和合矣。故

間隔者。天下之大害也。聖人觀噬嗑之象。推之於天下萬事。皆使

去其間隔而合之。則无不和且治矣。噬嗑者。治天下之大用也。去

天下之問。在任刑罰。故卦取用刑為義。在二體。明照而感雷。乃用

刑之象也。

易經詳說

卷十五

噬嗑卦

一 寄願堂

噬嗑之則亨通矣。利用獄噬而噬之道。宜用刑獄也。天下之
間。非刑獄何以去之。不云利用刑而云利用獄者。卦有明照之象。
利於察獄也。抑者所以究察情僞。得其情則知爲問之道。然後可
以設防與致刑也。

本義噬嗑也。噬合也。物有間者。齧而合之也。爲卦上下兩陽而中
虛。頤口之象。九四一陽。問於其中。必齧之而後合。故爲噬嗑。其占
當得亨通者。有間故不通。齧之而合。則亨通矣。又三陰二陽。剛柔
中半。下動上明。下雷上電。本自益卦六四之象。上行以至於五。而
得其中。是以陰居陽。雖不當位。而利用獄。蓋治獄之道。唯威與
明。而得其中之爲貴。故欲得之者。有其德。則其法自出。
龐山楊氏曰。噬嗑除間之卦也。陰間以刑爲用。故利用獄。獄者所

易經說

卷十五

噬嗑卦

三 寄願堂

以治間而求其情也。治而得其情。則刑之而天下服矣。故不言利
用刑而曰利用獄也。

歷山李氏曰。噬嗑。震下離上。震雷離電。天地生物。有爲造物之授
者。必用雷電擊持之。聖人治天下。有爲民之梗者。必用刑獄斷制
之。故噬嗑以去頤中之虞。雷電以去天地之梗。刑獄以去天下之
梗也。

象曰。噬嗑噬而後嗑也。噬則亨。柔利用獄。不屬亨字。至於六爻亦
往往就刑獄說。噬嗑者。正以獄之未決。猶物之間。反其既決。則是
非兩判。猶物之噬而噬也。豕傳釋亨字。只據噬嗑二字說。更不牽
連利用獄意。又可見利用獄之不止屬亨義也。以非明无以
照。非威无以既。得中者。威不至於過暴。明不至於過察。是也。

亨者有間故不通。噬之而噬。則亨通也。此之指萬事。說利用
專就治獄一事說。震之德爲動。其象爲雷。離之德爲明。其
象爲電。下動以斷獄。雷則其斷如雷之威也。上明以察獄。電則其
察如電之明也。

噬嗑不專屬利用獄。而利用獄未嘗不有亨義也。

圖文王繫噬嗑彖辭曰。凡天下之事。未得亨通者。有物以間之也。
噬而去之。則物无所間。而凡所措施。推之皆準。動之皆化。亨其
宜矣。即如治獄一事。便不得其情。而頑梗未服。猶有物以間之。
故利用噬嗑之道。爲之小則懲戒。大則誅戮。於以去天下之間。
而間无不去也。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

易經詳說

卷十五

噬嗑卦

三 寄願堂

王註頤中有物。齧而合之。噬嗑之義也。

孔疏此釋噬嗑名也。案諸卦之彖。先標卦名。乃復言曰某卦。曰同
人。曰大有。曰小畜之類。是也。此彖首不疊卦名者。若義幽隱者。先
出卦名。後更以卦名結之。若其義顯露。則不先出卦名。則此頤中
有物。曰噬嗑之類。其事可知。故不先出卦名。此乃夫子因義理文
勢。隨義而發。不爲例也。

本義以卦體釋卦名義。

獨彖傳只曰頤中有物。自合得齧而合之義。故曰噬嗑。○首節本
義爲卦上下兩陽云云。即卦體也。

譚孔子釋彖辭曰。卦名噬嗑者。蓋上下兩陽中虛。有頤口之象。而
九四一陽獨間其中。猶頤中有物。必齧去之而後合。故各之曰

聲也。

聲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本義又以卦名卦體卦德二象卦變釋卦辭。

王註有物有聞不極不合元誼亨也。

孔疏釋亨義由聲嗑而得亨也。

程傳。願中有物。故爲聲嗑。有物聞於願中。則爲言。嗑而嗑之。則其害亡。乃亨通也。故云聲嗑而亨。

雲峯胡氏曰。卦辭云聲嗑亨。彖傳加一而字。謂必嗑嗑之而後亨也。此以卦名釋卦辭。即本義有聞故不通嗑之而嗑則亨通意。孔疏釋利用獄之義。剛柔既分。不相滯雜。故動而顯明也。雷電既

易經詳說

卷十五 噬嗑卦

四 寄願堂

合而不益。故故事得彰。明而且著。可以斷獄。剛柔分。謂震剛在下。離柔在上。剛柔云分。雷電云合也。欲見明之與動。各是一事。故剛柔云分也。明動雖各一事。相須而用。故雷電云合也。但見之爲體。取象既多。若取分義。則云震下離上。若取合義。則云離震合體。共成一卦也。此釋二象利用獄之義也。釋剛柔健剛。

程傳以卦才言也。剛爻與柔爻相間。剛柔分而不相雜。爲明辨之象。明辨。察獄之本也。動而明。下震上離。其動而明也。雷電合而章。雷電而電。相須並見。合而章也。照與威並行。用獄之道也。能照則无所隱情。有威則莫敢不畏。上既以二象言其動而明。故復言威照並用之意。

援孔疏以剛柔分動而明合說。程傳則分兩意。

朱子曰。彖辭中剛柔分以下。都掉了。願中有物。只說利用獄。爻各自取義。不說願中之物。願中言剛柔分。是聲嗑。一是節。

此頗難解。曰。據某所見。只是三陽三陰。謂之剛柔分。分指均也。又問。易中三陰三陽卦多。獨於此言之何也。曰。偶於此言之。其他卦別有義。又曰。剛柔分。語意與日夜分同。

蒙引。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斷獄爲動。察獄爲明。斷必有雷之威。察必有電之明也。本義於雷電合而章。解云。二象不云卦象。欲其明威二意分曉也。

存疑。雷電交作而文成焉。故曰合而章。

去疑。動而明。是威足斷。而明足察。雷電合章。則威明之相濟也。王註上行。謂所之在進也。趙本附錄。得中句。

易經詳說

卷十五 噬嗑卦

五 寄願堂

孔疏。陰居五位。是柔得中也。而上行者。既居上卦。意在向進。故云上行。其德如此。雖不當位。所居陰位。猶利用獄也。

程傳。上六五以柔居。中爲用柔得中之義。上行。謂居尊位。雖不當位。謂以柔居五。爲不當。而利於用獄者。治獄之道。全剛則傷於嚴暴。

過柔則失於寬縱。五爲用獄之主。以柔處剛。而得中。得用獄之宜也。以柔居剛。爲利用獄。以剛居柔。爲利否。曰。剛柔質也。居用也用柔。非治獄之宜也。

雲峯胡氏曰。動不如雷。不能斷獄。明不如電。不能察獄。不柔則失之暴。柔而不中。則失之縱。甚言用獄之難也。

蒙引。柔得中而上行。猶云上行而得中也。上行。只從卦辭說來。故治獄義无所取。柔得中。蓋不柔則失之暴。柔而不中。則又失之

窮也。雖不當位。利用獄也。言就此一節言。則五不當位。似不利用。獄也。然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有此數端之一。皆是威與明而得其中。正治獄之所宜也。故雖不當位。而利於用獄。

存疑。既不當位。而利用獄者。蓋中重於正。以陰居陽。雖不正。然柔得中而上行。因中可以求正。故利用獄。

〔振〕亨與利用獄卦辭也。只噬嗑而亨。加一而字。便已釋明亨字。剛柔分以下。皆釋利用獄首節本義。治獄之道。唯威與明而得其中之為貴。蒙引剛柔分為卦體。柔得中而上行為卦變。屬得中。動而明屬卦德。雷電合而章為一象。屬威與明。大概亦是如此。然剛柔分。屬得中。未免可疑。諸講皆以剛柔分至上行四句。

易經詳說

卷十五

噬嗑卦

六 寄願堂

截任以雖不當位。連利用獄。說蒙引所云不當位。專承柔得中而上行者。只是謂其同指六五耳。利用獄。究以通承剛柔分四句為是。卦象自益之四。上行至五。是朱子添出舊說所无。剛柔分以六爻言。動而明以二德言。雷電合而章以二象言。三者皆統論全卦。柔得中而上行。專言五爻。故居末。雖不當位。連得中句說下。言雖有不正之嫌。而得中又兼上三者之善。故利用獄也。剛柔分猶獄之曲直。不可混也。動而明。動以斷。而明以察也。雷電合而章。離獄時。威明相濟也。柔得中而上行。柔得中。言其結局也。此與舊說不同。竊疑以剛柔分屬得中。上下牽扭不甚順。故欲將剛柔分截。開動而明。雷電二句合說。得中句。又另說以求分曉。存以俟質。一說震陽卦。陰陰卦。為剛柔分。

在罪獄者之有剛有柔。似之不作。又說亦可。合而章。程傳云。雷震電耀。相須並見。章似顯赫之意。作威文說未甚確。上行程傳只云居尊位。若作自行上行之說。似亦无碍。

〔圖〕卦辭曰噬嗑亨者。天下惟有開故不通。噬嗑則无有強梗。以為間者。此所以噬嗑而亨也。又曰利用獄者。卦體剛柔中。三陽三陰。則剛不失之猛。柔不失之弛。有得中之善矣。卦德下動上明。則威足以行。斷明足以燭情。有威明之善矣。威明非惟卦德為然。二象雷電合而成章。是威而濟之以明。則威益有所施。明而濟之以威。則明益有所用也。得中非特卦體為然。卦變益之六四上行於五。而得其中。是又用威得中而不傷於過。柔用明得中而不流於過。察也。雖六五居陽不正。似未能斷獄。然眾善。

易經詳說

卷十五

噬嗑卦

七 寄願堂

悉俗威明而得中。以之折獄。致刑。未不得其理者。故利用獄也。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程傳象无倒置者。疑此文互也。雷電相須並見之物。亦有盛象。電明而雷威。先王觀雷電之象。法其明與威。以明其刑罰。勸其法令。法者明事理而為之防者也。〔本義〕雷電當作電雷。〔中溪〕張氏曰。蔡邕石經本作電雷。〔臨川〕吳氏曰。明者辨別精審之意。勸者整飭嚴警之意。明象電光。勸象雷威。罰者一時所用之法。法者平日所定之罰。一時所用之。先當者示平日所定之信必也。故明其罰所以勸其法。

明罰所以勅法是而以明罰為一時所用尚未當其分
同威處亦不必

明罰者所以示民而使之知所避勅法者所以防民
而使之知所畏此先王惠厚之意也未至折獄致刑處故與豐象
異然罰之當選入猶有罰罰而為之法之可畏猶有犯法不顧者
先王不得已而後用刑焉

震引噬嗑雷電合而章也噬字義難得分曉程傳亦曰雷電相須
並見之物亦有噬象不及噬字義或云噬頤口之交也謂交而合
也明罰是明其墨剗刑宮大辟以至流宥鞭扑金縢之類如此
者所以振勅法度以警有衆故為勅法也此以立法言故曰先
王若豐折獄致刑以用法言則曰君子矣明罰為兼威與明意

易經詳說

卷五

噬嗑卦

八 寄願堂

不可謂明罰只是明勅法乃是威也緣罰字自是有威底物事矣
集解萬正符云雷轟電掣未必擊也而衆知懼焉明以勅之亦使
人畏而不敢犯耳

說約用獄是臨時明勅是平日

去通雷電皆至是天以威明去兩間之闇噬嗑象也

獨舊說无噬字義此亦可備一說罰字大抵言刑罰刑罰即是法
論孔子釋大象曰雷電相須威照並行噬嗑之象也先王體之以

為天下之有間由法之不勅法之不勅由罰之不明必辨輕重
審出入以明其罰正以振勅法度使人知所避而天下強梗
之為間者可去矣

初九履校滅趾无咎

王註居无位之地以處刑初爻刑而非治刑者也凡過之所始必
始於微而後至於著罰之所始必始於薄而後至於誅過輕戮薄
故履校滅趾其行也足懲而已故不重也過而不改乃謂之過
小惡大誅乃得其福故无咎也校者以木絞校者也即械也校者
取其通名也

孔疏屢謂著而履踐也校謂所施之械也校之在足已沒其趾
初九居初最下无位者也下民之象為受刑之人當用刑之始
罪小而刑輕校木械也其過小故履之於足以抵傷其趾人有小
過校而滅其趾則當懲懼不敢進於惡矣故得无咎繫辭云小懲
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言懲之於小與初故得无咎也初與上无
位為受刑之人餘四爻皆為用刑之人初居最下无位者也上處

易經詳說

卷十五

噬嗑卦

九 寄願堂

尊位之上過於尊位亦无位者也王弼以為无陰陽之位陰陽係
於奇偶豈容无也然諸卦初上不言當位不當位者蓋初終之義
為大臨之初九則以位為正若需上六云不當位乾上九云无位
爵位之位非陰陽之位也

本義初上无位為受刑之象二四為用刑之象初在卦始罪薄
過小又在卦下故為履校滅趾之象其於初故得无咎占者小
傷而无咎也

臨川吳氏曰履謂著於其足也校足械也

震象初九曰履乃人之所用六行若履校滅趾懲之於初使不得
行乃小人之福也小人受刑而所傷者尚小故曰无咎
蒙引初上无位為受刑之象而初在卦始罪薄過小固未應得重

履校之象。下人之足趾亦處一身之最下。故為履校滅趾之象。履校猶云履之以校。以校為履也。

履者足之所著也。以校著足亦猶履然。

臨川公繫初爻曰。初在卦始。罪薄過小。但當輕刑以懲之。為履校滅趾之象。夫其方刑而遽為懲誡。則悔其既往。恤其將來。自无

怙惡不悛之咎矣。

象曰。履校滅趾。不行也。

孔疏釋履校滅趾之義。猶著校滅沒其趾也。小懲大誡。故罪過止息不行也。

程傳履校而滅傷其趾。則知懲誡而不敢長其惡。故云不行也。古人制刑有小罪則校其趾。蓋取禁止其行。使不進於惡也。

易經詳說

卷十五

噬嗑卦

十 審願章

本義滅趾。又有不進於惡之象。

蒙引履校滅趾。周公蓋重罪薄過小。說孔子只就滅趾二字。發不進於惡之意。蓋趾者人之所以行者。故曰不行也。然周公元咎二字。已該有此意在矣。故本義云止惡於初。故得无咎。

存疑本義曰。滅趾。又有不進於惡之象。觀二又字。可見不行也。非爻辭本義。蓋爻辭本意只是使人不能行走。非不進於惡也。然焉知象傳之意是如此。本義亦以使人不能行之意淺而无味。故為此說與。

按不能行走之說。亦甚明。但只說得滅趾意說不出无咎意。作不進於惡。便得无咎。

謂孔子釋初象曰。初之履校滅趾者。蓋趾在下。乃人之所以下行者。

滅趾則有所警懼而不敢復進於惡。是為不行而咎乃可免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程傳謂膚為柔脆之物。程傳謂人之肌膚。本義謂祭有膚。鼻肉之柔脆者。臨川說尤明。

臨川吳氏曰。膚者。豕腹之下。柔軟无骨之肉。吉禮則實於一鼎。曰膚鼎。

王訓虞中得位所刑者。當故曰噬膚也。柔則而刑未盡順道。噬過其分。故滅鼻也。刑得所疾。故雖滅鼻而无咎也。

按此是二層意。孔疏噬過其分。言用刑太深。

易經詳說

卷十五

噬嗑卦

十 審願章

鼻人之肌膚。為易入也。滅沒也。深入至沒其鼻也。一以中正之道。其刑易服。然乘初剛。是用刑於剛強之人。刑剛強之人。必須深痛。故至滅鼻而无咎也。中正之道。易以服人。與嚴刑以待剛強。義不相妨。

按程傳亦是三層意。與王註不大異。本義以无咎屬占。與程說不同。○用刑深痛。是以深入意。縮合滅鼻也。與本義傷其鼻為已之鼻受傷不同。

本義祭有膚。豕肉之柔脆。噬而易噬者。六二中正。故其所治。如噬膚之易。然以柔乘剛。故雖其易。亦不免於傷。滅其鼻。鼻者雖傷而終无咎也。

謂胡氏曰。蔡而言膚。指豕肉者。取順中有物之象也。各爻雖取

之難易而言。然因各爻自有此象。故其所噬者。因而爲之象。
六二。柔而中正。故所治如噬膚之易。入但初剛未服。反不能无。
爲然。始雖有傷。終而无咎。是初之剛終可服也。
象引。滅鼻。固是乘初九之剛。不知噬膚亦是噬初九否。似不好說。
大抵二。即乘初。初受刑。二用刑。初非二所噬者。而何。○噬膚所噬。
之易也。滅鼻易中有難也。在我雖有易噬之理。在彼則有難噬之。
勢。○六二。中正。中則既不失之。暴。又不失之。經正則考問以公。聽。
斷合理。以此治獄。何難之有。辟如噬膚。然以柔乘剛。柔既威斷。
不足。而乘乎剛。則所治者。又是強梁難制之徒。不免因之有傷。如。
噬膚而因之以滅鼻。然在彼既所當治。而在我又能善治。故其上占。
雖傷而能无咎也。

易經詳說

卷十五

噬嗑卦

主 寄願堂

「獨滅鼻。只是將鼻深入所食肉中之意。非有滅去其鼻。○此爻。全。
是許之。故程傳不以滅鼻爲非。本義亦无戒詞。看來只是說。精。
費力耳。看來是以能治初爲噬膚。治之有犯手處。爲滅鼻。終始。
治爲无咎。

「象解萬正符云。刀悍之徒。道詞逆狀。汚職官府。故曰滅鼻。夫凡噬。
膚而至滅鼻。則口不能出言矣。治獄而至汚職。則上反无詞說矣。
此滅鼻之義。

「既下有无咎。則滅不得說太甚。只取易中而有難意。爲是。太求其。
似則繁矣。

「謹周公繫二爻曰。二當用刑之任。而有中正之德。中則噬不偏。正。
則斷合理。以此治獄。人自服之。如噬膚之易矣。然二用柔道所。

治者初九強梗之徒。猝未肯服。未免少損其威。有噬膚而因以。
滅鼻之象。而彼既當治。我又善治。終必服矣。何咎之有。占者得。
此。始雖有傷。而終得无咎也。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程傳深至滅鼻者。乘剛故也。乘剛乃用刑於剛強之人。不得不深。
嚴也。深嚴則得宜。乃所謂中也。

「存疑此乘剛亦當跟帶柔字。

「按乘剛是說未肯即服。有反見傷之意。故取象於滅鼻。不補終服。
而无咎。意方完。

「讀孔子釋二象曰。二既噬膚矣。而乃滅鼻者。以所乘者初九之剛。
猝未易服。故有傷也。然終必服而无咎也。

易經詳說

卷十五

噬嗑卦

主 寄願堂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王註下體之極。而履非其位。以斯食物。其物必堅。豈惟堅乎。將遇。
其毒。噬以喻刑。人腊以喻不服。毒以喻怨。生然承於四而不乘剛。
雖失其正。刑不侵順。故雖遇毒。小吝无咎。

「程傳三居下之上。用刑者也。六居三處不當位。自處不得其當。而。

刑於人。則人不順。而怨懟悖逆之。如噬乾脂。堅韌之物。而遇毒。
惡之味。反傷於口也。用刑而人不順。反致怨懟。是可鄙吝也。然當。

噬嗑之時。大要噬間而噬之。雖其身處位不當。而強梗難服。至於。

遇毒。然用刑非爲不當也。故雖可吝。而亦小噬而噬之。非有咎也。

「程傳傳與註疏意略同。但註疏有承四一層。程不用。
「本義腊肉。謂獸脂全體骨而爲之者。堅韌之物也。陰柔不中正。治。

人而不服爲噬嗑遇毒之象占雖小吝然時當噬嗑於美爲无咎也。

宋子曰六三噬腊肉遇毒是所噬者堅韌難合三以陰柔不中正而遇此所以遇毒而小吝然此亦是合當治者但難治耳治之雖小吝終无咎也。

節初齊氏曰周禮腊人掌田獸之脯注薄物爲脯小物全乾爲腊。案胡氏曰肉因六爻取象腊因三剛取象三至五坎坎有毒象師有坎故釋彖亦曰毒六二柔居柔故所噬象膚之柔六三柔居剛故所噬象腊肉柔中有剛三比之二難矣然三遇毒一亦戒身甚言刑之不可輕用也二三皆无咎而三小吝者中正不中正之分也。

易經詳說

卷十五

噬嗑卦

奇願堂

蒙引泰義曰我方治於彼彼亦反侮於我噬嗑而遇毒也固可羞矣然彼受刑者既有其罪終必伏法。

存疑陰柔則不足於剛不中正則失用刑之道故治人而人不服如噬腊肉而遇毒者然今之斷訟人不輸服而反致告訐者是遇毒也然在彼本有罪在吾自當治之而不爲過始雖頑梗終必輸服故雖小吝而終无咎。

按存疑終必輸服不如蒙引終必伏法只是終能制得他下未必得其心服蓋本義已明言人不服矣。

謂周公繫三爻曰三亦當治獄之任者而陰柔不中正既无剛斷之才又失用刑之道人必不服反爲所犯有噬腊肉遇毒之象是己之才德不足服人不免於小吝矣然時當噬嗑在我雖有

才德不足之患在彼實爲有罪當刑之人治所宜治終必伏法於義爲无咎也。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程傳六三以陰居陽處位不當自處不當故所刑者難服而反毒之也。

存疑即不中正。

明訓二所遇非其人三所處非其道。

按二之用刑无失遇強梗之人不服而終能服之三之用刑有失致有罪之人不服而終能服之象傳最分明。

羅孔子釋三象曰三何以遇毒哉蓋陰柔不中正處位不當才德不足以服人故所刑者難服而反毒之也。

易經詳說

卷十五

噬嗑卦

奇願堂

九四噬嗑得金矢利艱貞吉。

釋傳九四居近君之位當噬嗑之任者也四已過中是其剛愈大而用刑愈深也故云噬嗑肺肺肉之有聯骨者乾肉而兼骨至堅難噬者也噬至堅而得金矢金取剛矢取直九四陽德剛直爲得剛直之道雖用剛直之道利在克艱其事而貞固其守則吉也九四剛而明體陽而居柔剛明則傷於果故戒以知難居柔則守不固故戒以堅貞剛而不貞者有矣凡剛者皆不貞也在噬嗑四最爲善。按註疏以金剛矢直爲說程傳因之未改。宋義肺肉之帶骨者與載通周禮獄訟人鈞金束矢而後聽之九四以剛居柔得用刑之道故有此象言所噬愈堅而得聽訟之宜也然必利於艱難正固則吉戒吉者宜如是也。

問曰：人獄訟要鈞金束矢之意如何？朱子曰：這不見得想是詞訟時，便令他納此教他无切要之事，不敢發來。又問：如此則不問曲直，一例出此，則實在冤枉者亦懼而不敢訴矣。曰：這個須是大切要底事。古人如平常事，又別有所在，如割石之類。援周禮以兩劑禁民獄，又以嘉石平罷民，又以肺石達窮民，割石大槩謂此非一事也。劑，今參書三十觔爲鈞，金，鈞也。束矢，百矢也。

雲峯胡氏曰：肺肉之帶骨者，骨因六取象，肉因四取象，離爲乾卦，故爲乾肺，脂肉，肉藏骨，柔中有剛，六三柔居剛，故所噬如之，乾肺骨連肉，剛中有柔，九四剛居柔，故所噬如之三，遇毒所治之人不服也，四得金矢，其人服矣，然必艱難正固乃无咎。

易經詳說

卷十五

噬嗑卦

七 奇願堂

雙湖胡氏曰：以全體言，九四爲一卦之間，則受噬者在四卦，辭利用獄，是刑四也。以六爻言，則受噬者在初上，故初上皆受刑，四反爲噬之主，與三陰爻同噬，初上者也。卦言其位，則梗在其中，爻言其才，則剛足以噬，其取義故不同也。

繫引言雖治所難治，如噬乾肺，然以剛居柔，得用刑之道，而人服其聽焉，爲聽訟之宜矣。其引周禮獄訟入金矢，以象夫聽訟之得宜，不是只以令訟者出金矢爲我之得宜也。古人聽訟，必使人鈞金束矢者，正以費之也。費之者，難之也。難之者，使不輕於訟也。挾入鈞金，欲其實也。入束矢，欲其直也。直而實也者，訟之所伸足，以補其所費矣。其不直不實者，則沒其金矢於官矣。是教人不輕訟也。先王之制法，何往而非仁心仁意之流行也哉。九四噬乾

肺，九四元无乾肺之象，周公只恐顯其得聽訟之宜，故云雖難噬而亦能噬也。所以甚言其能治獄也。○得金矢，是訟者納此金矢以求聽於我也。誠服我也。所謂利見大人，尚中正也。故謂之得訟之宜。○四得金矢，五得黃金，獄之小者納束矢，大者納鈞金。九四臣也，兼治大小，故曰得金與矢。五君也，同攸兼於庶獄，理其大者耳。故只得黃金。○噬乾肺，所噬者堅也，得金矢，則堅者破矣。二句相承，只就九四以剛居柔，得用刑之道言。○利艱貞吉，見治獄之難也。此乃爲占者設戒，於九四无待戒也。○得此占者，雖曰得聽訟之宜，然訟難事也，少失其平，君子有无告之冤，小人有受服之幸，於己則德音有損於眾，不服故又必艱難正固乃吉也。艱難者，凜凜其心，惟恐一毫之不明，正固者，兢兢其守，惟恐一毫之不公。

易經詳說

卷十五

噬嗑卦

七 奇願堂

不容少上下其手而輕重其心也。

存疑得金矢，非得聽訟之宜，得聽訟之宜而自得金矢也。○上二句是象下利艱貞一句是戒占者之辭。

困乾肺金矢似取二象，然總是能治強梗而得其心服要會其意，勿泥其象。○訟者納金矢以求聽，便見得其心服。

周同公繫四爻曰：四當治獄之任，以剛居柔，寬猛相濟，雖強梗弗率之徒，亦有以得其情，而俾中心輸服焉。故有噬乾肺得金矢之象。然獄者天下之大命，尤必艱難其心，无所慢易，正固其守，无所偏私，則刑當其罪，而獲吉矣。占者宜如是也。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程傳凡言未光，其道未光大也。戒於利艱貞，蓋其剛不足，也不得

中正故也

川吳氏曰六二以所噬之易而有易心焉故至咸九四則噬之難矣成以艱貞而後得吉是其道之未光也

存疑此以聖人必也使無訟道理斷之言爲民上者使民無訟始爲可貴四雖善於決獄其道則未光也

程傳以未中正爲說存疑又說高一層愚謂時講添一恐字可用只是恐其有未光大處故須艱貞也

講孔子釋四象曰利艱貞則吉者蓋恐用刑之人有慢易偏私之心而未光明則聽斷失宜刑不當罪矣所以必艱貞而後吉也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程傳五在卦愈上而爲乾肉反易於四之乾勝者五居尊位柔

易經詳說

卷十五

噬嗑卦

六 寄願堂

在上之勢以刑於下其勢易也在卦將極矣其爲問甚大非易噬也故爲噬乾肉也得黃金黃中色金剛物五居中爲得中道處剛而四輔以剛得黃金也五无應而四居大臣之位得其助也貞厲无咎六五雖處中剛然實柔體故戒以必正固而懷危厲則得无咎也以柔居尊而當噬嗑之時豈可不貞固而懷危懼哉

程傳以噬乾肉爲易於乾勝與註疏不同而以黃爲中色金爲剛物則仍用註疏之說又云處剛而四輔以剛較註疏更多一折本義以噬乾肉爲易與程傳同以得黃金爲鈞金與四爻金

矢之說同

不義噬乾肉難於膚而易於脂肪者也黃中色金亦謂鈞金六五

而中以居尊位用刑於人入无不服故有此象然必貞厲乃行无咎亦戒占者之辭也

或問九四利艱貞六五貞厲皆有艱難正固危懼之意故皆爲戒占者之辭朱子曰亦是爻中元自有此道理大抵總是治人彼必爲敵不足易事故雖是時位卦德得用刑之宜亦須以艱難正固處之

雪琴胡氏曰乾四五取象肉因六取象噬膚噬乾肉噬乾肝一節難於一節六五噬乾肉則易矣五君位也以柔居剛柔而得中用獄之道也何難之有然六三亦以柔居剛遇毒何也六三柔不中正故噬之難而且遇毒六五柔而得中故噬之易而得黃金九四金矢兼得五獨得黃金何也獄訟而出金矢已非尋常小小之訟

易經詳說

卷十五

噬嗑卦

六 寄願堂

訟則出矢獄則出金訟爲小獄爲大矣四於獄訟兼得大小兼理之也五君也非大獄不敢以問書所謂國攸棄於庶獄是也故獨曰得黃金蓋君臣之房如此

程傳六五得黃金本義曰黃中色金亦謂鈞金夫金既爲鈞金而黃特解爲中色豈非以其得中道之應歟人无不故願納黃金以求決也○一說得黃金既是鈞金則本義解意正在人无不服句內恐不可拘得中道義曰本義云金亦謂鈞金此固然矣獨不曰黃中色乎坤六五黃裳元吉同得中道以六五有中順之德也則六五與黃耳則曰五於象爲耳而五字德故云黃耳也且坤卦在前已曰黃中色矣而此又曰黃中色焉夫豈无謂而故爲是詳詳哉○本義用刑於人入无不服通釋噬乾肉者得黃金蓋噬

論則其所治不甚難。以六二例之。固有人死不服意。得黃金以九四例之。則人願納黃金以就之訟。尤見人死不服矣。○貞厲无咎。貞厲與艱貞无大異。貞字皆同。厲亦艱意。但四爲人臣。則日艱貞五爲人君。則日貞厲。人臣則有將來之吉。故曰吉。人君只日无咎而已。非謂五不及四也。

按乾乾肉得黃金。是於難服者而得其服。只是一象。黃金爲一物。既謂之鈞金。則黃乃其色也。似不必就中色取義。象引力主其說。姑存之。○此處象占分明。

調周公繫五爻曰。五居尊位。天下獄訟之主也。柔順而中。有好生之德。而不流於姑息。以此用刑。則威无不暢。明無不照。雖難治之獄。亦得其情。而人无不服。有噬乾肉得黃金之象。然不可易。

易經詳說

卷十五

噬嗑卦

主 寄願堂

以處之也。必正固其守。而出入之无失。危厲其心。而欽恤之常存。庶得用刑之宜。而无咎矣。占者宜如是也。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釋傳所以能无咎者。以所爲得其當也。所謂當。居中用剛而能守正。處危也。

獨唯其守正。處危故得當。居中用剛是推上一層。

象引言其所治得當而无咎也。得當而无咎。則得人服矣。○得當也不可作位得中說。若果是說位得中。則聖人當以解得黃金。不宜以解貞厲无咎矣。蓋必占剛以處之。然後所治得當而人服之也。

謂孔子釋五象曰。五貞厲而得无咎者。貞則監前公平。厲則心忌。

詳審而後刑得其當。而人服所以无咎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

孔疏何校滅耳。凶者。何謂。據何處罰之極。惡積不改。故罪及其首。何據。楊氏滅沒於耳。以至誅殺。以其聽之不明。積惡致此。故象云聽不明也。

釋傳上過乎尊位。无位者也。故爲受刑者。居卦之終。是其問大噬之極也。繫辭所謂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者也。故何校而滅其耳。凶可知矣。何負也。謂在頸也。

本義何負也。過極之陽。在卦之上。惡極罪大。凶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下漢張氏曰。上九居噬嗑之極。爲用獄之終。是小人惡積罪大。怙。

易經詳說

卷十五

噬嗑卦

主 寄願堂

終而不改者也。故有何校滅耳之凶。

聖賢胡氏曰。本義於初曰過小。於上則曰惡極。蓋過而不改。必流於惡。初能改過。是止惡於始。故曰无咎。上則怙惡於終。直曰凶矣。

象引問若是過極之陰。其能免於惡極罪大乎。過極之陰。只是柔暗之甚。不足振發而已。陽剛而過極。則是負固怙終。聞言不信者。故至於惡極罪大。處象傳曰。聽不明也。正謂此也。

去疑不曰滅頂。而曰滅耳者。不即置之。大辟仍是其改意。

監滅耳。只是耳爲校所掩沒。

謂周公繫上爻曰。過極之陽。怙惡不悛。宜正典刑。有何校滅耳之象。凶孰甚焉。

象曰。何校滅耳。聽不明也。

至其隱不明故不慮惡積至於不可解也

隱傳人之聾瞶不悟積其罪惡以至於極古人制法罪之大者何之以較爲其無所聞知積成其惡故以較而戒傷其耳誠聽之不明也

不義滅耳蓋罪其聽之不聰也若能審聽而早圖之則无此凶矣

蒙引聽不明也聽是死字耳也明是活字聽也聽不明只是說他不聽人說以至此耳此與滅趾不行也票是周公爻辭外意故本義另解云云

我聽不明猶云耳不聰蒙引不聽人說極切程傳无所聞知亦是此意聰字從耳看出則滅耳亦是假象

譚孔子釋上象曰凡聞言而能改者不至于罪大惡極上九之何

易經詳說

卷十五

噬嗑卦

奎 寄願堂

校滅耳者由其聽之不明頑冥无知積而至於如此也若能審聽而早圖之則可免矣

直建安邱氏曰噬嗑去問之卦也故六爻皆言用獄之事初上无位爲受刑之人初過小而在下爲用獄之始故以履校滅趾爲象

上惡極而怙終爲用獄之終故以何校滅耳爲象中四爻有位爲治獄之人然卦才之剛柔不同故所噬之難易亦異六二以柔居

柔純乎柔者故象爲噬膚膚易噬之物也六五以柔居剛爲剛柔得中於象爲噬乾肉乾肉比膚則難矣六三柔中有剛故爲噬臍

肉脂則有骨矣比乾肉又難也九四剛中有柔故爲噬臍肺肺則骨大於脂噬之最難者也然二噬膚噬三噬臍遇毒四噬乾肺

艱貞五噬乾肉

爻无咎四獨吉者則治獄又以剛爲尚也柔豈去問之道哉

隱解問者天下之大害也欲去其間非刑不可先王之世明罰勅法其勢然也聖人知其然初上无位受刑者也中四爻用刑者也

於是權其輕重察其難易滅趾滅耳原情以施噬膚噬臍噬肺噬肉相隱而用要以懲其始散其終而繫繫者不得肆耳然此法耳

非所論于法之外也若論其心則執法者用其艱貞任法者存其貞厲蓋不恃其威與明而哀矜慎重之意每每溢於法外此聖人

仁天下之心而以之噬嗑也

獨三陽三陰之卦六五得中居尊當爲卦主卦名噬嗑而彖言用

獄彖傳剛柔分四語蓋用獄之義矣以六爻論五聽獄之君也彖得中而人服故有得黃金之象四聽獄之大臣也剛而能斷

易經詳說

卷十五

噬嗑卦

奎 寄願堂

故得金矢二聽獄之小臣彖中正能斷但位卑而人未易服三亦聽獄之小臣柔不正而失當人不服而事有反覆中四爻大

意不過如此初上兩爻爲訟者初始訟罪小故滅趾上中訟罪大故滅耳二者皆陽豈以訟者多強暴之人歟中四爻爲用

刑者四卦名而言噬嗑各爻隨所處而分噬之難易在本爻乃能噬者非所噬者舊說以膚脂等就本爻取象似非正意天下

皆善良而有不善者梗於其間須明罰勅法去惡而天下純乎善良是噬而後噬也聽斷之威明與雷雷相似故於雷雷成卦

言之或云刑罰懲惡與電雷擊物相類亦似有理但不能細貼

○彖傳頤中有物只是口中齧物噬而後噬未指定何所噬本

易經詳說

卷十五

噬嗑卦

善寄願堂

寶三殿上

程傳賁序卦。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浸之以尊。賁者飾也。物之合則必有文。文乃飾也。如人之合。亦必有裝飾。上下物之合聚。則有次序。行則合則必有文也。賁所以次嗑。嗑也。爲卦山下有火山者。草木百物之所聚也。下有火則照見其上。草木品彙皆被其光彩。有賁飾之象。故爲賁也。

冀享小利有攸往

和疏賁歸也。以剛柔二象交相文飾也。賁章者。以柔來文剛而得亨通。故曰賁亨也。小利有攸往者。以剛上文柔不得中正。故不能大有所往。故云。小利有攸往也。

按此依彙傳分彙文剛剛文彙本義與此同

易經詳說

卷十五

賁卦

玉衡堂

程傳物有歸而後能亨。故曰无本不立无文不行。有實而加飾則可以亨矣。文歸之道可增其光彩。故能小利於進也。

本義賁篇也。卦自損來者。柔自三來而文二。剛自二上而文三。自既濟而來者。柔自上來而文五。剛自五上而文上。又內離而外艮。有文明而各得其分之象。故爲賁。占者以其柔來文剛。陽得陰助而離明於內。故爲亨。以其剛上文柔而艮止於外。故小利有攸往。雲峯胡氏曰。无本不立。无文不行。有賁之文。所以能亨。然不過小利有所往而已。何者。本爲大文。爲小也。至彖乃分上下體。言亨與小利有攸往。亦謂有本而復有文。內離則質本剛而柔文之。故亨。外艮則質本柔而剛文之。故小利有攸往。

將主文之以禮貌而亨焉。家人文之以倫序而亨焉。官府文之以教令而亨焉。推之事物凡有質者無不待於文也。文則無不亨矣。

【象辭諸理】云以剛柔為文質者。剛之體實而為質。柔之體虛而為文也。亨是文質得宜推之天下後世皆通之意。小利有攸往是文過乎質推之天下後世不免有弊意。

我象辭且依程傳虛說。柔文剛。剛文柔。留下柔傳用。○依下文看則亨取明意。小利取止意。文勝質為小利之說。全卦可用在此處。只說文之用。小照下文柔方台。

謹文王繫象辭曰。賁者文飾之義也。有賁而加飾則行之通達而無咎。何亨如之。若僅飾文具不能經遠則但小利有攸往而

易經詳說

卷十五

賁卦

美 寄願堂

已占者當知所以自處也。

象曰賁亨。

本義亨字疑衍。

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

【注】剛柔不分文何辭生。故坤之上六來居二位。柔來文剛之義也。柔來文剛居位得中是以亨。乾之九二分居上位。分剛上而文柔之義也。剛上文柔不得中位不若柔來文剛故小利有攸往。

【孔疏】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者此釋賁亨之義。不直言賁連云賁亨者由賁而致亨事義相連也。若大哉乾元以元連乾者也。柔來而文剛故亨柔來文剛以文相飾是賁義也。相飾即有為亨故云賁亨。亨之下不重以賁字結之者以亨與賁相連而釋所以亨下

不得重結賁字。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釋小利有攸往義。乾體在下。今分乾之九二上向文飾坤之上六。是分剛上而文柔也。柔此九二之中往居无位之地。棄舊從新往无大利。故小利有攸往也。何因分剛向上。分柔向下者。今謂此本泰卦故也。若天地交泰則剛柔得交。若乾上坤下則是天地否閉。剛柔不得交。故分剛而上。分柔而下也。

【程傳】此言卦變之始。

程傳卦為賁飾之象。以上下二體。剛柔交相為文飾也。下體本乾柔來文其中而為離。上體本坤剛往文其上而為艮。乃為山下有火止於文明而成賁也。天下之事無飾不行。故賁則能亨也。柔來而文剛故亨。柔來交於剛而成文明之象。文明所以為賁也。賁之

易經詳說

卷十五

賁卦

美 寄願堂

道能致亨。實由飾而能亨也。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分乾之中。交往文於艮之上也。事由飾而加盛。由飾而能行。故小利有攸往。夫往而能利者以有本也。賁飾之道非能增其實也。但加之文采耳。事由文而顯盛。故為小利有攸往。亨者亨通也。往者加進也。二卦之變其成賁義。而象分言上下各主一事者。蓋離明足以致亨。文柔又能小進也。

【程傳】云下體本乾上體本坤。是坤之上乾之二互換而成。賁與孔疏本泰卦之說同。本義則別取卦變不由乾坤而取。

【本義】以卦變釋卦辭。

【雲峯胡氏曰】柔來而文剛是以剛為主也。剛往文柔必曰分剛上而文柔者亦以剛為主也。故本義於柔文剛則曰陽得陰助於剛

交柔而不日陰得陽助。蓋一陰下而爲離。則陰爲陽之助而明於內。一陽上而爲艮。則陽爲陰之主而止於外。是知皆以剛爲主而柔傳以陰爲小者此也。

彖引柔來文剛。剛上文柔。若以人事言之。如臣之從君子之從父。婦之從夫。此柔來文剛也。所謂陽得陰助者也。故亨如君之從臣。父之從子。夫之從婦。此剛上文柔而爲柔所用也。故小利有攸往。剛上文柔。雖未足取。亦未是惡。況長止於外。雖不能有爲。亦僅可有守。故猶得小利往。若是惡德則連小利亦不可得矣。去疑上句妙在一來字。下句病在一分字。分者言剛原在內作主。像分將上去文了柔一般。

要解仇滄柱曰。柔來文剛是陽得陰助而可以有爲。剛上文柔是

彖詳說

卷十五 賁卦

天 寄願堂

陽雖助陰而終難自振。不必泥定質文主輔之說。程傳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此承上文言陰陽剛柔相文者。天文之文也。止於文明者人之文也。

本義剛柔之交自然之象。故曰天文。先儒說天文上。當有剛柔交錯四字。理或然也。

潛齋胡氏曰。日月五星之運。錯行乎二十八宿經星之次。合此大之文也。即卦中剛柔交錯乎六位者也。

臨川吳氏曰。此廣賁義以卦體言。交錯者初與二。三與四。五與上。皆以一剛一柔相間。在天日月之行。星辰之布。亦剛柔交錯。故曰天文也。

彖引柔來而文剛。是剛柔之交。分剛上而文柔。亦剛柔之交也。爲

兩句各有一文字。不必合二者而後爲之文。蓋柔間夫剛。固是天文剛間夫柔。亦是天文。○不是把自然二字當天字。以天文皆出於自然也。其一陰一陽相錯而成文。如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亘古亘今。端端的。自然是如此。有莫知其所以然者。若文明以止。又是人所成。況亦有不然者。惟天文則無一息之或爽也。故論自然之文。莫之能尚焉。

存疑卦變剛柔之交錯。即在天日月星辰寒暑之交錯也。故曰天文。既以卦變釋卦辭。又因卦變上見有天文之象。故曰剛柔交錯。天文也。此不在卦辭內。正卦名內。

孫吳臨川剛柔交錯。以卦體言。不以卦變言。亦是一說。愚見畧同。謹孔子釋彖辭曰。卦名爲賁。謂曰亨。小利有攸往者。以卦變言之。

彖詳說

卷十五 賁卦

天 寄願堂

自損來者。損之二本九也。今則三之六來居之。是以柔文剛也。損之三本六也。今則二之九上居之。是以剛文柔也。又自既濟來者。既濟之五本九也。今則上之六來居之。是亦以柔文剛也。既濟之上本六也。今則五之九上居之。是以剛文柔也。其柔之文剛。皆自外而來內。其剛之文柔。皆自下而上。柔來而文剛。則質爲主而加之。以文推之。天下後世無有不準。豈不亨乎。分剛而上文柔。則文爲主而質反輔之。推之天下後世。未免有弊。故僅小利有攸往也。然賁之爲道。豈徒文柔文剛而已哉。其於天人之理。固已兼盡之矣。柔來文剛。柔交於剛也。剛上文柔。剛交於柔也。剛柔交錯。其即天之文乎。蓋天之日月星辰往來。遷次。不過陰陽之交錯而成文耳。故觀卦即見天文也。

以止人文也。

孔疏文明離也。以止艮也。用此文明之道。裁止於人。是人之文德之教。

程傳止謂處於文明也。質必有文。自然之理。理必有對待。生生之本也。有上則有下。有此則有彼。有質則有文。一不獨立。二則爲文。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道也。

本義又以卦德言之。止謂各得其分。

潛齋胡氏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粲然有理。以相接者。文之明也。截然有分以相守者。文之止也。是則卦中離而艮止者也。雲峯胡氏曰。上文以卦變言。則剛柔之交。不可見天文。此以卦德言。則文明各得其分。可以見人文。

經詳說

卷十五

幸 寄願堂

邵川吳氏曰。以卦德言文明者。文彩著明。止者不踰分限。在人五典之教。五禮之秋。粲然有文。而各安所止。故曰人文也。

蒙引潛齋胡氏說亦明白。但以文字通。蓋明與止。非本旨。○如君與臣。粲然有文以相接也。而君得君之分。臣得臣之分。如父與子。粲然有文以相接也。而父得父之分。子得子之分。文明合說也。各得其分。分說也。其實各得其分。正所以爲文也。此卦本只是文之義。○文明以止。且慢說出人道。至人文也。句。方發揮出人道之文。明以止意爲當。○此正是前本義所謂有文明而各得其分之象。故爲首者。說歸卦名。不歸卦辭。此又安得爲申釋卦辭耶。○舊疑文明。自其燦然不吝者。成文。以止。自其截然不易者。成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粲然有禮以相接者。文明也。截然有分以

相守者。以止也。文明。固文也。以止。亦文也。故曰人文。

援天文也。上加剛柔交錯四字。當連此人文也。爲一節。天文。人文。並言。以起下意。方合。

講離德文明。陰麗於陽。而文章外見也。艮德爲止。陽見於上。而安止不遷也。卦德文明以止。即人道當然之文乎。蓋五品之倫。粲然有禮。以相接。族然有序。以相守。亦皆文明以止而成文耳。故觀卦德。即見人文也。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王註觀天之文。則時變可知也。觀人之文。則化成可爲也。

孔疏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者。言聖人當觀視天文。剛柔交錯。相輔成文。以察四時變化。若四月純陽用事。陰在其中。靡草死也。十月

易經詳說

卷十五

幸 寄願堂

純陰用事。陽在其中。蕤麥生也。是觀剛柔而察時變也。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言聖人觀察人文。則詩書禮樂之謂。當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

程傳天文謂日月星辰之錯列。寒暑陰陽之代變。觀其運行。以察四時之遷改也。人文人理之倫序。觀人文以教化天下。天下成其禮俗。乃聖人用責之道也。

本義極言責道之大也。

臨川吳氏曰。時變謂四時寒暑代謝之變。化謂舊者化新。成謂久而成俗。

潛齋胡氏曰。聖人南面而立。視昏旦之星。日月之次。以知四時寒暑之變。觀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文。則導以禮樂。風以詩書。

彰以車服。辨以采章。而化成於天下。

蒙引天文也。人文也。此二句只接着卦變卦德說爲是。且方起得下文極言意。不然。天文便是時變了。人文則天下亦已化成了。又何用觀天文以察時變。觀人文以化成天下。蓋觀乎天文。觀乎人文。謂即就卦中之天文。人文而觀之也。大抵天文。人文。孔子意在起下文居多。故本義於卦名卦辭皆無所屬。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蓋時變亦不過一剛一柔之相錯而已。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謂天下之人皆文明以止也。觀資之天文。則用之以察時變。觀資之人文。則用之以化成天下。故本義云極言貴道之大也。存疑問聖人之察時變化成天下。果待易乎。曰此以易之所具言。天文。人文。皆是聖人察時變化成天下之事。故以歸諸易。

易經詳說

卷十五

賁卦

寄願堂

擬觀人文言化。成有作用。在則觀天文察時變。亦當有調變意。此

天文。人文。似可泛說。程傳賁之象。取出下有火。又取卦變。柔來文剛。剛上文。柔。凡卦有以二體之義及二象而成者。如屯取動乎險中。與雲雷。訟取上剛下險。與天水。遯行是也。有取一爻者。成卦之由也。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是也。有取二體又取消長之義者。雷在地中。後山附於地。剝是也。有取二象兼取二爻交變爲義者。風雷益。兼取損上益下。山下有澤。損。兼取損下益上是也。有既以二象成卦。復取爻之義者。夫之剛決柔。姤之柔遇剛是也。有以用成卦者。巽乎木而水上。井。木上有火。鼎。是也。有又以卦形爲象。有以形爲象者。山下有雷。應。順中有物。曰噬嗑。是也。

也。此卦之義也。如剛上柔下。損上益下。謂剛居上。柔在下。損於上。益於下。據成卦而言。非謂就卦中升降也。如訟。无妄。云剛來。豈曰上體而來也。凡以柔居五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居下者。也。乃居尊立是進而上也。非謂自下體而上也。卦之變皆自乾坤先儒不達。故謂賁本是泰卦。豈有乾坤重而爲泰。又由泰而變之。理下離本乾中爻變而成。離上艮本坤上爻變而成。離在內。故云柔來艮在上。故云剛上。非自下體而上也。乾坤變而爲六子。八卦重而爲六十四。皆由乾坤之變也。

朱子曰。伊川說乾坤變爲六子。非是。卦不是逐一卦畫了。旋變去。這話難說。伊川說兩儀四象自不分明。卦不是旋取象了。方畫。須是都畫了。這卦方只就已成底卦上面取象。所以有剛柔來往上

易經詳說

卷十五

賁卦

寄願堂

下

既程朱論卦變見於此。然只就本卦說。二以柔居二。剛中爲文。剛上以剛居二。柔上爲文。柔在內爲來。在外爲上。似亦省力。又離柔卦也。艮剛卦也。離下艮上爲貴。有相文意。火能照山。山映則火益顯。亦有相文意。

講夫剛柔之交。天文之具於易者。然也。聖人觀此之天文。以察四時之變。剛交於柔。陽之舒而爲春。爲夏也。柔交於剛。陰之慘而爲秋。爲冬也。四時之變。於是乎察矣。文明以止。人文之具於易者。然也。聖人觀此之人文。以爲化成天下之道。歸以文明。使人燦然有禮。以相接。止以定分。使人秩然有序。以相守。天下於是更化而成俗矣。信乎貴道之大也。

程傳山者草木百物之所聚生也。火在其下而上照庶類皆蔽其光明爲賁飾之象也。君子觀山下有火明照之象以修明其庶政成文明之治而無果敢於折獄也。折獄者人君之所慎也。豈可恃其明而輕自用乎。乃聖人之用心也。爲戒深矣。象之所取唯以山下有火明照庶物以用明爲戒。而賁亦自有無敢折獄之義。折獄者專用情實。有文飾則沒其情矣。故無敢用文以折獄也。

○**○** 闕 孔 疏 山下有火直取文明意。明庶政即承文明意說。無敢折獄。另作一意。程傳大約與之同本義。則以明不及遠分內明外止爲說與舊不同。又孔疏以敢爲果敢。程傳亦因之。大全朱子之語亦有果敢意。

卷十五

111

五

寄廬堂

本義山下有火明不及遠明庶政事之小者折獄事之大者內離明而外艮止故取象如此

國問本義云。明庶政是明之小者。无敢折獄是明之大者。此專是就象上取意。伊川說此則又就實論止說。不知二說可相備否。朱子曰。明庶政是就辭上說。无敢折獄是就良上說。離明在內。良止在外。則是事之小者。可以用明折獄是大事。一折便了。有止之義。明在內不能及他。故止而不敢折也。六凡就象中說。則意味長。若懸空說道理。雖說得去。亦不甚親切也。又曰。此與旅卦都說刑獄事。但爭良與離之在內外。故其說相反。止在外。明在內。故明庶政而不敢折獄。止在內。明在外。故明謹用刑而不敢留獄。祖言之知。今州縣治獄。禁勘番覆。自有許多節次。過于此而不決。便是留獄。

不及乎此而決。便是敢於折獄。書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不蔽要囚。周禮秋官亦有此數句。便是有合如此者。若獄未具而決之。是所謂敢折獄也。若獄已具而留之不決。是所謂留獄也。陸澤湖氏曰。明庶政之小者。而不敢折其獄之大者。亦以明不及遠故也。明離象无敢折艮象。

家引明底政无敢折獄其明可用於小而不可用於大也。明底政无敢折獄只就明不及遠之象說本義山下有火明不及遠兩句俱爲下二句設不爲山下有火賁設也山下有火賁只是取文明之象。問本義既曰明不及遠又曰內離明而外艮止故取象如此何一象二義也曰內離明而外艮止即是明不及遠之意無少差別蓋離明爲艮止所限是明不及遠也。底政謂錢穀出納

易經詳說

卷十五

1999

毒

五

之類。○明廢政无敢拊獄。卽是小利有攸往之理。

既爲上者臨獄豈可不折正須於故字着眼謂不敢輕折也○去疑明有明辨修明二意○常以修明爲正與善歸意合也○山水爲資本取大明山映之意而大象又從山下看出明不及遠一層意

國孔子釋大象曰山下有火光耀於山賁之象也然爲山所障則不及遠矣君子體之但明庶政而不敢折獄焉蓋庶政事之小者明雖不遠猶可審其幾而應之至于折獄則民命所關非至明者不足與此故无敢輕言折獄也

凡跪在費之始以剛處下居於无位之地乃棄於不義之車而從

有義之徒。故云舍車而徒。以其志行高潔。不苟就與乘。是以義不肯乘。故象云義弗乘也。

釋傳初九以剛陽居明體而處下。君子有剛明之德而在下者也。君子在無位之地。无所施於天下。唯自資其德而所行而已。趾取在下而所以行也。君子修辭之道。正其所行。守節處義。其行不苟。義或不當。則舍車與而並徒。行衆人之所羞。而君子以爲貴也。舍車而徒之義。兼於此應取之初比二而應四。應四正也。與二非正也。九之剛明守義。不近與於二而遠應於四。舍易而從難。如舍車而徒行也。守節義。君子之貴也。是故君子所貴。世俗所羞。世俗所貴。君子所賤。以車徒爲言者。以趾與行爲義也。

本義剛德明體自資於下。爲舍非道之車。而安於徒步之象。占者

易經詳說

卷十五

賁卦

素 寄願堂

自處當如是也。

白雲鄭氏曰。君子以義爲榮。不以徒行爲辱。初九以賤自居。舍車而徒。所謂窮不失義者矣。

釋初九胡氏曰。壯初剛居剛而健體。故壯於趾。賁初剛居剛而明體。故賁其趾。壯初壯於趾。不安在下之分者也。賁初舍車而徒。能安在下之分者也。蓋易之義。所乘者在下。而乘之者在上。初在下卦之下。而无所乘分也。然曰賁其趾。非徒安分而已。舍車之榮。而徒行是不以徒爲辱。而自以義爲榮也。是故君子行義必於在下之時。於足之初觀之。

象引初九自資於下。爲賁其趾之象。所謂賁其趾者。如何。謂令非道之車。而安於徒步者也。下句以中上句均爲象也。剛德明體。剛

則不屈於欲。明則審義利。以此自資於下。是謂賁其趾之象。舍車而徒。申賁其趾之意也。自資於下。不顧人之文繡也。

按釋傳以趾爲所以行。賁其趾爲所行不苟。本義只取在下者爲趾。二說不同。

譚周公係初爻曰。初九剛德明體。非不足以有爲。以其在下。道宜自賁。安於賤賤而能有守焉。爲賁其趾之象。賁其趾如何。蓋車富貴者所乘。徒步貧賤者之事。初不以列物爲重。而以已德爲尊。舍非道之富貴。而安於貧賤。又行。安於徒步之象也。占者可知所以自處矣。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釋傳舍車而徒行者。於義不可以不也。初應四正也。從二非正也。

易經詳說

卷十五

賁卦

素 寄願堂

近舍二之易。而從四之難。舍車而徒行也。君子之賁。守其義而已。

按本義不言應四。只就本爻說。

本義君子之取舍。決於義而已。

釋初九胡氏曰。初九舍車而徒行。是意誠視野曠者哉。特以義之弗可而弗乘耳。如其義在。初未必不乘也。微夫子此語。初幾於以隱爲高矣。

通典不可謂初九居下。義不當乘。

按限定初不當乘。便死煞義字。活看爲是。

謹孔子釋初象曰。初九舍車而徒者。豈惡富貴而迷之哉。蓋君子取舍。唯決於義。義有所不可。故舍舍之而不乘也。

六二賁其須。

其須者。須是上附於面。六二常上附於三。若似資飾其須也。循其所履。以附于上。與上同爲興起。故象云與上興也。

程傳卦之爲資。雖由兩爻之變。而文明之義爲重。二資之主也。故主言資之道。歸于物者。不能大變其質也。因其質而加飾耳。故取須義。須隨順而動者也。動止惟繫於所附。猶義惡不由於資也。二之文明。唯爲資飾。善惡則繫其質也。

本義。二以陰居中正。三以陽剛而得正。皆无應。故二附三而動。有資須之象。占者宜從上之陽剛而動也。

臨川吳氏曰。須之美者。生而美也。美由中出不假外飾。六二柔麗乎中正。固有其美。而須之資。非有待於外物而著者。然陰柔不能自動。必附麗於陽。如須雖有美。必附麗於頤也。

易經詳說

卷十五 賁卦

秉奇願堂

雲蒙胡氏曰。本義以二與三皆无應。故二自附三而動。如須附頤而動。二柔居中正。三剛而得正。得其附矣。

蒙引。二陰柔而三陽剛。則陰不得不附陽。一中正而二得正。則其附也非爲邪。且又皆無應。則二之附三。三之爲一。所附亦勢所宜也。故本義云。占者宜從上之陽剛而動也。二附三而動。猶須附頤而動。須一象也。非三之象。

程傳謂善惡係其質。是將資須看得无繫。矣。本義謂占者宜從上而動。方見爻義。舊閱經解。有以須爲所須之物。亦可備一說。蓋人之宮室車馬衣服飲食。皆所須者。舉言之。以見所飾之成。謙周公繫二爻曰。二以陰居中正。三以陽剛居正。是爲同德相輔。而又俱无應。則其勢孤而自相倚。故二必附三。以成其資。

其須之附頤而動。是資其須之象。占者宜如是也。

程傳以須爲象者。謂其與上同興也。隨上而動。動止唯繫所附也。猶如飾於物。因其質而善之。善惡在其質也。

程嚴震氏曰。陰不能以自助也。得陽而後明。柔不能以自立也。得剛而後立。下不能以自助也。得止而後興。

援程傳與字。只作動字看。或云興起而有爲於天下。說得太闊大了。

譚孔子釋二象曰。二之資其須者。豈苟合哉。蓋二之柔弱。不能以自興。必附三陽剛之才。故與之同興起而有爲也。

易經詳說

卷十五 賁卦

秉奇願堂

孔穎達如華飾之貌。濡如潤澤之理。援註既以三與二比。而程傳以三處二陰之間。連二四說。本義從之。

程傳。二處文明之極。與二四二陰間。處相資。資之盛者也。故云資如如辭助也。資飾之盛。光采潤澤。故云濡如。光采之盛。則有潤澤。詩云。鹿濯濯。永貞吉。三與二四非正應。相比而成。相資故成。以常永貞正。資者飾也。資飾之事。難乎常也。故永貞則吉。三與四相資。又下比於二。二柔文一剛。上下交資。爲資之盛也。

本義。一陽居二陰之間。得其資而潤澤者也。然不可溺於所安。故有永貞之戒。軍溪注。天地剛柔相資。相與潤色。以成其文。此所謂資如濡如也。

六二三四柔之正也九三剛之正也相比而相資不失正道則爲吉矣。

象引三柔來文一剛光采之盛則有潤澤也。永貞者不溺於所安也。吉者陰終莫之陵也。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近之則不遜。故須永貞。

存疑九三以一陽居二陰之間。以二陰而事一陽。陽得其事而逸。樂生焉。得其資而潤澤者也。然常情勝此最易爲其所溺者。占者必能常永貞固。雖蒙在彼之潤。不長存已之守。則一陰終莫之陵而吉矣。

按此語字是光采潤澤。非水中涵濡之濡。太全蔡胡二氏取象於坎失之鑿矣。

易經詳說

卷十五 賁卦

聖賢堂

圖周公繫三爻曰九三以一陽居二四二陰之間。以二陰助一陽。凡所謀爲皆成潤色。得其資而潤澤者也。然助陽者陰。弱陽者亦陰。常情於此最易爲其所溺。占者必永守其正。雖資在彼之助。不失在己之守。斯吉矣。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程傳飾而不常且非正人所陵侮也。故戒能永正則吉也。其資既常而正誰能陵之乎。

按永貞只是常守其貞。程說作二意。

爾雅蔡氏曰陵侮也。三能永貞則二柔雖比已而濡如。然終莫之陵侮而不至陷溺也。

存疑此釋吉意終莫之陵則二能全其守而吉矣。

按永貞故終莫之陵守義相結。

孔子釋三象曰三所以永貞而後吉者。蓋陰柔之弱人最可畏也。一爲所溺。陵斯及矣。永守其正則承順於始。力承順於終。不敢越分以見陵。是以吉也。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程傳四與初爲正應相資者也。本當賁如而爲三所隔。故不獲相賁而皤如皤白也。未獲賁也。馬在下而動者也。未獲相資故云白馬。其從正應之志如飛。故云翰如。匪爲九三之寇。譬所隔則婚媾遂其相親矣。已之所乘與動於下者馬之象也。初四正應終必獲親。第始爲其間隔耳。

按註疏謂應在初而隔於三。傳義皆因之。賁如皤如註疏謂或歸。

易經詳說

卷十五 賁卦

聖賢堂

或素內懷疑懼程傳則謂本當賁而未獲故皤白。翰如註疏謂馬色鮮潔。程傳則謂馬如飛翰。二者本義皆從程傳。匪寇婚媾註疏謂若非三爲寇乃得與初爲婚媾也。程傳因之本義則謂三非爲寇乃求婚媾耳。

不義而得也。馬人所乘人白則馬亦白矣。四與初相資者乃爲九三所隔而不得遂。故皤如而其往求之心如飛翰之疾也。然九三剛正非爲寇者也。乃求婚媾耳。故其象如此。

聖賢胡氏曰二頭五三頭上非應則亦非相資者。惟四以初之賁爲賁而爲三所隔所謂賁如者皤如矣。皤白也。曰皤如又曰白馬者人與馬俱白。象六四德備位俱柔也。白馬而曰翰如者六四陰柔之下求初九陽剛之正。雖爲三所隔而其往求之心如飛翰。

之疾也。然三剛正亦非與已爲寇。乃欲與已爲婚媾耳。此與屯六二相似。屯剛柔始交。賁剛柔相雜。皆有婚媾象。然屯之二乘馬班如。應五之心。何其緩。賁之四白馬翰如。應初之心。何其急。時不同也。屯二應五下求上也。不可以急。賁四應初上求下也。不可以緩。象引四與初本相賁者。以其爲二所隔。而不得遂。所賁不成其賁。而其賁也。雖知。然其往求之心。豈以三之隔而遽已乎。故曰白馬翰如。所以象其心之功也。然九三匪寇婚媾。此又在四之自守如何。故小象足之曰終无尤也。馬人所乘。人白則馬亦白矣。此只解所以爲馬。謂之白馬者。蓋因四與初不成賁而婚如。故於其所乘馬亦白。或謂白馬不必爲四之所乘者。非也。人白則馬亦白。馬是誰之馬耶。况曰馬人所乘。亦明甚矣。言四之求初。其心之疾如是。

易經詳說

卷十五

賁卦

聖賢堂

白馬之翰如。其飛也。然九三剛正。非爲寇者。乃求婚媾耳。夫求之在彼。而應與不應。則在我。不言應與不應。以見在我之自守。何如耳。問六四既不得遂。所賁而九三又匪寇婚媾。不知六四果能守正不與否。曰據六四白馬翰如。其往求於初之心。既如此之專。則能守正以拒三。必矣。况本柔順得正。而又長體者乎。按四隔於三。而婚如心係於初。而翰如三求四。而無惡意。四終於初遇也。要看得賁賁。

圖周公繫四爻曰。四以初之正。應爲賁。乃爲九三所隔。而不得遂。故其所賁者。雖如而白。失所賁矣。然三雖欲問四。四終不能舍初。豈以三之隔而已哉。其往求之心。猶白馬之翰如也。初隔於三。以進而論。三若強暴爲害於四。而三實剛正。非爲寇者。亦地

近相親。欲與四爲婚媾耳。求在三。應不應在四。豈爲所動而不與初遇哉。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程傳四與初相遠。而三介於其間。是所當之位。爲可疑也。雖爲三敬。警所隔。未得親於婚媾。然其正應。理直義勝。終必得合。故云終无尤也。无尤也。終得相賁。故无尤也。

圖凡賁以疑爲四之遲疑。程傳但以爲可疑。本義則傳同。本義當位疑。謂所當之位可疑也。終无尤。謂若守正而不與。亦无他患也。

象引請與正應相遠。而比於三。是其所居之位。疑若有可求者。故來三之求也。然可求者。其所當之位。其不可求者。所守之志。

易經詳說

卷十五

賁卦

聖賢堂

圖象引說。疑字有着落。程傳以无尤爲與初終得合。本義謂不與三亦无患。二說意亦可兼。而以不患三爲正。孔疏匪寇婚媾。是待匪有寇難。乃爲婚媾。又自恃上文作兩說。總不可用。圖孔子釋四象曰。六四剛以柔三之求。而不得與初遇者。以所居之位。遠初而近三。疑若有可求之迹。處三求之也。然可求者。所當之位。而不可求者。所守之志。三雖匪寇婚媾。四若以正自守。不應非正之求。三亦終能以道制情。不復爲害。亦他患也。亦何不可與初遇乎。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孔疏邱謂邱城。圖謂園圃。唯草木所生。是樸素之德。非華美之所。若能施飾。每事質素。則邱園相似。盛莫大焉。諸儒以爲若賁束

帛不用聘士則邱園之士乃落也。若賁歸邱園之士與之故帛乃賤也。諸家計易多為此解。但今案輔嗣之註全無聘賢之意。曰爻之與象亦无待士之文。輔嗣云用莫過儉泰而能約故必吝焉。乃得終吉。此則謂爲國之道不尚華侈而貴儉約也。若從先師唯用束帛招聘邱園以儉約待賢豈其義也。初時儉約故是其吝也。必儉約之吝乃得終吉而有喜也。故象云六五之吉有章也。

賁邱園乃落。本王註中語。落謂頌落。爻多不盡錄。程傳以六五爻賁于上九邱園謂在外而近者。指上九又以賤賤爲愛人。剪裁而成用。其辭罕有從者。故不錄。孔疏以賤賤爲衆多。與吝字義不合。

易經詳說

卷十五

賁卦

聖賢願堂

禾義六五桑中爲賁之主。敦本尚質得賁之道。故有丘園之象。然陰性吝嗇。故有束帛賤賤之象。束帛薄物。賤賤小之意。人而如此。雖可羞吝。然禮奢嗇儉。故得終吉。

國問伊川解賁于邱園。指上九而言。看來似好。蓋賁二陰皆受賁于陽。不應此又獨異。而作故本務實說也。朱子曰。如何邱園便能貴人束帛賤賤他。解作剪裁之象。尤艱曲說。不出這八字。只平白在這裏。若如所說。則曲曲多意。思遠。舊說指上九作高尚隱于邱園之賢。而用束帛之禮聘召之。若不用其說。則此說似近。若將邱園作上九之象。束帛賤賤作剪裁粉裂之象。則與象意大相相遠也。查于邱園束帛賤賤此兩句。只是當來卦辭。非主事而言。看如何用。皆在這個道理。賁于邱園是個務實。束帛賤賤是貴賤。

長大。所以說者。兩句是兩意。賤賤小之意。凡賤字皆從賤。小即是儉之義。所以下文云吝終吉。吝者雖不好。看然終却吉。問六五是在良體。故安止于邱園。而不復有外賁之象。曰雖是止體。亦是上比於九。漸漸到極處。若一向賁去。亦自不好。須是收斂方得。問敦本務實。莫是反朴還淳之義否。曰賁取賁飾之義。他今却來賁田園爲農圃之事。當賁之時。似若鄙吝。然儉約故終得吉。吉則有喜。故象云有喜也。

雲峯胡氏曰。諸家多言賁于邱園之賢。本義謂不賁于市朝而賁于邱園。敦本也。束帛賤賤。尚質也。陰性吝嗇。而終吉。林放問禮之本。夫子答以與其奢也。寧儉。即此意也。聖人謂賁以文飾成卦。後世必有因循而過者。故於五明敦本尚儉之爲。吉又於上見賁極。

易經詳說

卷十五

賁卦

聖賢願堂

反本之爲无咎也。

象則六五賁于邱園。全在桑中上取來。大抵陽剛情開。則近於修柔。則規模收斂。中則又不過其節。故爲敦本尚質而有賁于邱園之象。不賁于市朝。不賁於軒冕。而賁于邱園也。邱園非所以爲賁。而曰賁于邱園者。不賁之賁也。故曰敦本尚質。得賁之道。得賁之道。固可嘉矣。但陰性吝嗇。五既尚賁。則施之用者。未免失之儉。而不得其交質之中。故束帛賤賤而可吝。然禮奢嗇儉。有奢而窮者。未有儉而敗者。必得終吉。賁于邱園。語意云以邱園爲貴。是以本質爲文也。

有說此爻不作君位說。

云起兩象。總一意。就他尚實處是賁邱園。就尚賤而過處便是。

束帛莢莢耳束帛所以享神禮賢莢莢則薄其矣客字輕重終吉

還。國實於邱園。不是往邱園上加貢口。是其貢正。如邱園之樸耳。束帛莢莢。當連上。總是象或以束帛莢莢連客字。非也。到請客處。承束帛莢莢便不妨。或謂處邱園而自貢。所用以貢者。不過束帛莢莢耳。似更明。

譚周公繫五爻曰。六五以柔中居尊。敬本尚實。雖身履文物之盛。而不失山林樸素之風。爲貴于邱園之象。然陰性儉嗇。未免失之太過。又有束帛莢莢之象。夫當貴時儉嗇如此。似可羞吝而禮奢宜儉。足以挽靡還滯。終爲吉道。占者遇此。亦必吝而終吉也。

易經詳說

卷五

賁卦

吳省齋堂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象引。聚方遯末之時。而獨能反其本。以爲之倡。是可喜也。易中凡言有喜。皆是說可喜之理。六五之吉者。公不至於犯禮而得其分。私不至於傷民而足其用。誠可喜也。

按。象引一說。當以後說爲正。以其說處屬六五也。前說覺喜字虛似屬他人。時講作世道之慶。不切。

國孔子釋五象曰。六五之吉者。以意之。世人皆尚文。五能崇尚儉樸。爲天下先其終也。可以化成天下。而遂其挽靡還滯之志。不亦有喜乎。

九白賁無咎。

王國處傳之終。飾終反素。故在其質素。不勞文飾而無咎。

程傳上九賁之極也。賁飾之極。則失於華僞。唯能質白其賁。則無過失之咎。白素也。尚質素則不失其本真。所謂尚質素者。非徒飾也。不使華沒質耳。

不義賁極反本。復於无色。善補過矣。故其象占如此。

國問。白賁无咎。朱子曰。賁飾之事太盛。則有咎。所以處太盛之終。則歸於白。賁勢當然也。問如本義說六五上九兩爻都是賁極。反本之意。曰。六五已有反本之漸。故曰賁于邱園。束帛莢莢。至上九白賁。則反本而復於无飾矣。蓋皆賁極之象也。白賁无咎。據剛上文。象是不當說白。然而卦之取象。不從地拘各自說一義。

象引。白賁非全是无色也。本有白而復於无色耳。故曰。无咎以今之曰。賁爲无咎。則始之賁極文勝者。爲有咎矣。○問道以中庸爲

易經詳說

卷五

賁卦

吳省齋堂

至。白賁賁勝文矣。安得爲无咎。曰。此承文勝之弊。而矯枉之道也。

○白賁視賁邱園。益爲還滯。而反本矣。二爻還要說得不同。要離仇浚性曰。賁極反本。乃救文以質。非去文而存質也。

譚周公繫上爻曰。賁至上九賁之極也。賁極則反。猶物之本有白。而復於无色。爲白賁之象。占者如是。文勝而反於質。善補過矣。何咎之有。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孔疏。守至任真。得其本性。故象云上得志也。言居上得志也。

程傳。白賁无咎。以其在上而得志也。上九爲得志者。在上而文素成賁之功。六五之君又受其賁。故雖居无位之地。而賁尸賁之功。爲得志也。與他卦居極者異矣。既在上而得志。處賁之極。將有華

偽失實之咎。故戒以質素。則无咎。不可過也。

或問。何謂得志。朱子曰。居卦之上。在事之外。不假文飾。而有自然之文。便是優游自得也。

蒙引。蓋厭文之弊。而反之質者。亦上之素志也。前乎此者。惟皆以貴爲得志耳。今乃以白貴爲得志。氣味。堪矣。

援蒙引此說乎。安。朱子優游自得之說。不必用。蓋孔子釋上蒙曰。厭文之弊。而欲反之質。上之志也。今果反質而白。其志得矣。所以无咎也。

前進齋徐氏曰。內三爻離體。以文明爲貴。初賁其趾。二賁其須。三需如者。有所設飾也。外三爻艮體。以篤實爲貴。四皤如。五卼如。上白賁。皆尚質素。无假外飾。故曰賁无咎也。

易經詳說

卷十五

賁卦

果吉願堂

建方剛曰賁之一卦。以卦變言。則柔文明剛。上文柔而爲賁。以一體言。則下離上艮。文明以止。而爲賁。以六爻言。則三陽三陰相比相賁。而爲賁。然陰陽二物。有應者以應。而相賁。无應者以比。而相賁。四與初應。求賁於初。故初賁趾而四輸如也。二比三而賁乎三。故二賁須而三濡如也。五比上而賁乎上。故五賁卼如而上白賁也。初與四應。而相賁者也。二與三五與上比。而相賁者也。此賁六爻之大旨也。

曰。講解賁義。雖尚文。然必以質爲本。蓋人情自質而趨於文也。易自文而返於質也。難。文王於賁。深慮末流之失。故亨之下。即繼以小利有攸往也。全彖皆是此意。六爻中得其賁者。惟二之賁須。三之賁濡。而永貞之戒。已隨其後。此外則四之皤如。固不成賁。而初

之舍車而徒。則以幽人之貞。善矣。五之束帛戔戔。則以卼如之野。

賁矣。上之白賁。又且以无咎賁矣。於賁飾之時。而取不吝之義。何一非文王小利攸往之心乎。夫周公制禮作樂。其文郁郁然。皆因天道自然之文。以成人道當然之文。並未嘗以已意增飾一事。然後知周禮之作。猶是取卼如取白賁之心也。已。

援三陽三陰之卦。柔來文剛。離以二爲主。剛上文柔。艮以上爲主。此卦難定。一爻爲卦主。然文明以止。止意較重。似當以上爻爲卦主也。本義謂五爲卦主。五不作君位。不見爲卦主之義。象曰。白賁无咎。傳曰。上得志也。似於此爻深許。而二之賁須。不甚許。可以爲証。本義於大象下。解甚得卦旨。可依此意。以解彖辭。文明故亨。止故小利有攸往。柔來文剛。火照山也。有明象故亨。

分剛文柔。山映火也。有止象。故小利有攸往。以此卦體。見得剛柔相錯。爲天文。而在人事。則當文明以止。爲人文。觀天文。觀人文。廣言。賁意。只當泛言。天文。人文。不必指定卦之天文。人文。似覺圓通。以六爻論。初陽正。以不妄行爲賁。一陰中正。爲離之主。須不緊要之物。賁須便有修飾。尚文之義。三陽正。借二而濡。此下三爻離也。以文明爲賁也。四陰正。應初之陽。止始皤如。而終无尤。其賁不過於浮僞。可知。五尚儉。上返本。皆能救賁之過。此上三爻艮也。以止爲賁也。觀上之白賁无咎。則彖所云小利有攸往者。以尚文僅得小利。若返本得文質之中。則无不利也。此說與舊不同。但取大意明暢。不及先儒之深細。存以俟質。明柔交錯而成文。二爲離主。柔來居中而文明。其文可行。故亨。上

易經詳說

卷十五

賁卦

果吉願堂

爲艮主分剛居上而文柔其文到盡頭當此便有行不得去處故只小利有攸往。柔來句以二爻言分剛句以上爻言合言之。又總爲剛柔交錯也。二爻實須作耗損之幾本於王註而傳義因之。講家皆謂須隨順動合與上與之意。意實備耗損無甚關係。取象覺淺。先儒謂黃帝須用之物似爲冠冕如與人同行而先修治其行裝與上與意亦似貼合備一說。

易經詳說

卷十五

賁卦

平寄願堂

易經詳說卷十五終

易經詳說卷十六

剝三三

程傳剝序卦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夫物至於文飾亨之極也。極則必反。故賁終則剝也。卦五陰而一陽。陰始自下生漸長至於盛極。羣陰消剝於陽。故爲剝也。以二體言之。山附於地。山高起地上而反附着於地。類剝之象也。剝不利有攸往。

程傳剝者羣陰長盛消剝於陽之時。衆小人剝喪於君子。故君子不利有攸往。唯當巽言晦迹。隨時消息。以免小人之害也。

本義剝落也。五陰在下而方生一陽在上而將盡。陰盛長而陽消落九月之卦也。陰盛陽衰。小人壯而君子病。又內坤而外艮。有順

易經詳說

卷十六

剝卦

一寄願堂

時而止之象。故占得之者不可有所往也。

雲峯胡氏曰。剝落之也。五陰剝一陽。欲落之以至於盡也。否三陰三陽。陰陽猶相等。且曰不利君子貞。剝五陰而一陽。小人盛而君子孤。加之何可有所往哉。雖然陽无可盡之理也。一變而後利有攸往矣。

臨川吳氏曰。以卦體而言。則陰長以至五。僅存一陽。再往則併一陽消之矣。故不宜有往。以占者而言。則小人極盛之時。當順時而止。不可以有所往也。

蒙引。不利有攸往。謂君子也。易爲君子謀。

王弼。王繫剝象辭曰。君子之出處。視世道之盛衰。當剝之時。陰盛陽衰。君子宜晦迹退處。養其才於不試。若有所往。必蹈禍機。

何利焉

曰剝剝也柔變剛也

孔疏剝剝也者釋剝卦名為剝不知何以稱剝故釋云剝者解剝之義是陰長解剝於陽也柔變剛者釋所以此卦名剝之意也經傳剝剝也謂剝落也柔變剛也柔長而剛變也夏至一陰生而漸長一陰長則一陽消至於建戌則極而成剝是陰柔變剛陽也本義以卦體釋卦名義言柔進于陽變剛為柔也廷安邱氏曰自一柔變剛而為姤再變遯三變否四變觀五變剝更進則盡變而卦為純坤矣聖人於姤言柔遇剛者姤相邂逅之謂也此言柔變剛變則盡反其所為君子悉為小人天下之事有不忍言者故遇可為也變不可為也

易經詳說

卷十六 剝卦

二 寄願堂

陸山李氏曰夫柔曰剛決柔剝曰柔變剛何也曰此君子小人之辨也君子剛明果斷小人陰賊險狠君子之去小人聲其罪與天下共棄之名正言順故曰決小人之欲去君子辭不順理不直必變變浸潤以侵極之使之日消月蹙而不自知故曰變一字之間君子小人之情狀瞭然矣索引剝剝也剝陽剝也剝之者陰也○柔變剛也不知是以前項五陰之變五陽言耶抑以今日五陰之變一陽言耶大抵是以五陰變一陽而言故本義曰柔進於陽變剛為柔而上文本義所謂一陽將盡者亦有此意本文剛字指上九還此變剛是受剝剛變也謹孔子釋彖辭曰卦名剝者取剝落之義也卦體五陰上進而欲

變乎一陽是以柔而盡變乎剛也

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本義以卦體卦德釋卦辭

孔疏不利有攸往小人道長者此釋不利有攸往之義小人道長世既開亂何由可進往則遇災故不利有攸往也

經傳小人之道方長盛而剝消於陽故君子不利有所往也

索引以卦體言之五陰盛長於下小人長也

陸孔疏以觀象為望君上形象其說甚異

經傳君子當剝之時知不可有所往順時而止乃能觀剝之象也

卦有順止之象乃處剝之道君子當觀而體之

陸山胡氏曰凡卦畫皆象也皆當觀也於剝獨言之者為處變君

易經詳說

卷十六 剝卦

三 寄願堂

子言也

索引以卦體言之坤順而艮止為順而止之人當觀此象也

孔疏君子通達物理貴尚消息盈虛在消之時行消道也在息之時行息道也在盈之時行盈道也在虛之時行虛道也若值消虛之時存身避害危行言遠也若值盈息之時極言正諫建事立功也天行謂運時消息盈虛乃天道之所行也

經傳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君子存心消息盈虛之理而能順之乃合乎天行也理有消長有息長有盈滿有虛損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君子隨時敦尚所以事天也

雲峯胡氏曰消息盈虛四字皆為陽言復者陽之息始者陽之消乾者陽之盈坤者陽之虛剝五陰而一陽則陽之消而至於虛者

也其變也大矣。然亦天行也。故曰天行復亦天行。

陸山李氏曰消息盈虛乃時運之使然。君子尚之。與時偕行。雖處剝之時。而不至於谷。差威憂而變其所守者。知其後之必復。而屏心虛耐以待之也。不然。不備羣陰之進。盡力以抗之。則必激起其蠱尾之毒。甘受其摧剝糜爛之禍。而不可救藥矣。

蒙引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此句綴在順而止之下。不通承上句。小人長也。故程傳分順而止之至天行也。為一段。而本義則總之曰。以卦體卦德釋卦辭。是卦德二字。總該順而止之至天行也。消息盈虛。正所謂時向之所以順之也。君子尚消息盈虛。不是卦德。但其意附在順而止之句末。所以申順而止之之義。消息者。盈虛之未定。盈虛者。消息之已成。

易經詳說

卷十六

剝卦

四 寄願堂

揭此通節是一意。小人長句。以卦體明不利有攸往之故。順而止之。以下以卦德明君子之知其不利而不輕有所往也。尚猶言重也。消息盈虛。雲峯皆為陽言。時講兼陰陽言。兼說理全可用。

圓卦辭不利有攸往者。以陰乃小人之道。卦體五陰盛長。是小人道長之日也。卦德坤順。艮止有順時而止之象。君子之不利有攸往。正以觀此象。因之順時而止也。然所以觀此象者。良以時有消息盈虛。乃天行之自然也。君子崇尚此消息盈虛。而動止一順乎天行。則於陽消而虛陰息而盈之時。宜其順時而止。不利有攸往也。

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孔疏山本高峻。今附於地。即是剝落之象。故云山附於地剝也。上以厚下安宅者。剝之為義。從下而起。故在上之人。當須豐厚於下。安物之居。以防於剝也。

程傳艮重於坤。山附於地也。山高起於地。而反附著於地。剝剝之象也。上謂人君與居人上者。觀剝之象。而厚固其下。以安其居也。下者上之本。未有基本固而能剝者也。故上之剝必自下。下剝則上危矣。為人上者。知理之如是。則安養人民。以厚其本。乃所以安其居也。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朱子曰厚下者。乃所以安宅。如山附於地。惟其地厚。所以山安其居。而不搖。人君厚下。以得民。則其位亦安。而不搖。猶所謂本固邦寧也。

易經詳說

卷十六

剝卦

五 寄願堂

圓齋蔡氏曰卦以下剝上取義。乃小人剝君子也。象以上厚下取義。乃人君厚生民也。下剝上者。成剝之義。上厚下者。治剝之道也。雲峯胡氏曰。不曰君子而曰上。上指一陽下。指五陰也。陰陽之分。明矣。厚下坤地象。安宅艮止象。

按雲峯上指一陽之說。可擬當作泛論。

蒙引上以厚下安宅。上下寬說。隨所在而言。厚下言不可剝下也。厚下者。乃所以自安其宅也。宅以位言。已之所居也。非宅舍之宅。

隱山附於地。乃山頂之土。覆着地上。可知是山剝矣。非山根附地也。當同城復於隍。意看存疑。山附於地。地裂而山崩。是為厚下起見。而於山附于地。對澤設於剝字內。作幹補意。尚可。依小

註朱子之說則山附於地不見剝落之意恐非正訓安宅爲上
自安其居孔疏安物之居未是

王越厚字有工夫乃上厚之也安宅即在厚下內无兩層

譚孔子釋大象曰卦象山高於地而反附着於地剝剝之象也

山之剝剝實由於地之動搖爲上者體之知凡剝皆自下起而
所以防剝者必先厚固其下以安其居焉蓋君以民爲本民不
厚君何以安其宅必多方休養以厚民生而止之宅乃安如磐
石矣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

托隱牀者人之所以安處也在剝之初剝道從下而起剝牀之足
言牀足已剝也

易經詳說

卷十六 剝卦

六 寄願堂

逐註疏侵削其貞正欠明

隱傳陰之剝陽自下而土與牀爲象者取身之所處也自下而剝
漸至於身也剝牀以足剝牀之足也剝始自下故爲剝足陰自下
進漸消蔑於貞正凶之道也蔑无也謂消亡於正道陰剝陽柔變
剛是邪侵正小人消君子其凶可知

本義剝自下起滅正則凶故其占如此蔑滅也

或問初與二蔑貞凶是以陰蔑陽以小人蔑君子之正道凶之象
也不知只是陽與君子當之則凶爲復陰與小人亦自爲凶朱子
曰自古小人滅害君子終亦有凶但此爻象只說陽與君子之凶
也

節齋蔡氏曰牀者人之所安其體則上實下虛故我以象剝足在

下又取以象初

王弼曰正天道天地間不可一日无也方其剝之自下未至於
滅貞也而曰蔑貞則凶戒小人之辭也

陸山李氏曰剝卦陰爻凡五六三舍羣陰以應上九故无告六五
率羣陰以受制於陽故无不利若初六六二六三則皆剝之世專
以陰剝陽者故三爻皆因剝牀而凶聖人雖於羣陰當長之時猶
不許小人之害君子其戒昭然也

索引剝自下起剝牀以足之象今雖未足蔑貞然其勢必至於蔑
貞也蔑貞者凶此即坤初六履霜堅冰至之意此凶字可以六
四凶字照看幾字宜重看不可以六位通作一個人看前項爲所
剝者是五個陽了

易經詳說

卷十六 剝卦

七 寄願堂

王弼指君子凶屬小人

晦時講多從此然凶不當屬小人
隱周公繫初爻曰初六一陰始生于下是小人害正之謀方起猶
之剝牀而方及其足者然其勢終必至於蔑貞而凶君子可不
知所戒哉

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程傳取牀足爲象者以陰侵沒陽於下也滅沒也侵滅正道自下
而上也

會解下字緊對上一陽就五爻俱照上一陽

按下字不拈牀足從初爻无陽看出自下以漸說上不必作姤之

一陰看

諸孔子釋初象曰。所謂剥林以足者。蓋以陰之滅陽。自下而起也。小人之害君子。為謀方始。其端甚微。其勢必盛。君子可以為未切而忽之歟。

六二剥林以辨。茂貞凶。

孔疏辨。謂林身之下。林足之上。足與林身。分辨之處也。今剥。諸侵上。乃至於辨。是漸近人身。故云剥林以辨也。

圖孔疏有云。削除中正之道。故凶。較初爻說稍明。又云。初既稱茂。二又稱茂。茂上復茂。此為甚極。將此茂字。看得又深些。似亦有理。

程傳辨。分陽上下。有林之幹也。陰漸進而上。剥至於辨。愈茂於正也。凶益甚矣。

易經詳說

卷十六

剥卦

八

寄廬堂

本義辨。林幹也。進而上矣。

聖學胡氏曰。剥自下起。剥林以辨。進及上矣。然二陰為。還猶未至於茂貞。辭與初同。亦戒之也。

陰二陰為。亦是旁意。

圖周公繫二爻曰。二陰漸進而上。是小人害正之謀漸肆。而君子之禍漸迫。猶剥。剝而及於幹也。其去離不遠。勢必至於茂貞。而凶君子宜遠引而去矣。

象曰。剥林以辨。未有與也。

程傳陰之侵剝於陽。得以益盛。至於剝。辨者。以陽未有應與故也。小人侵剝君子。若君子有與。則可以勝小人。不能為害矣。惟其无與。所以被茂而凶。

大盛

胡氏曰。程傳言陽未有與。本義言陰未有與。二陰猶未至于之盛也。

且剥林而至於辨。亦云危矣。而夫子猶曰。未有與也。於危之中。而有幸之意。似教君子急避他意思。

按未有與。程說為優。與字從貞字看出。正道者陽也。茂貞是陽孤危而无與。若五陰連類。豈得以无與目之。講仍從本義。

諸孔子釋二象曰。剥林以辨。亦云危矣。而禍猶未深者。以其居卦之下。體止於二陰。未能大有黨與。所以為害尚淺也。

六三剥之无咎。

王註與上為應。羣陰剝陽。我獨協焉。雖處於剝。可以无咎。

易經詳說

卷十六

剥卦

九 寄廬堂

程傳束陰剝陽之時。而三獨居剛應。剛與上下之陰異矣。志從於正。在剝之時。為无咎者也。三之為可謂善矣。不言吉何也。曰。方羣陰剝陽。服小人害君子。三雖從正。其勢孤弱。所應在无位之地。於斯時也。幾乎免矣。安得吉也。其義為无咎耳。言其无咎。所以勸也。本義束陰方剝陽。而已獨應之。去其黨而從正。无咎之道也。占者如是。則得无咎。

正安郭氏曰。剥下五陰。皆剝陽者。而三處其中。獨與上應。不忍。然邪以害正。是小人而知有君子也。故在剝之時。為无咎。

圖引剝之。謂束陰方剝陽也。无咎。謂已獨應之。故无咎也。上方云剝之下。即繼以无咎者。乃知无咎之為。指已獨應之也。一說剝之。謂六三剝束陰也。故曰失上下也。按剝以陰剝陽。為義。今六三

而從其正是故意背去之而從善耳。非能割落其求也。故用不得本義所謂去。非能除去之也。只是背而去之。不從其

所為而已。

存疑剝之。是去其黨而從正與卦名剝字不同。援存疑是用蒙引後一說。然依蒙引前說。只作處剝之時而得无告亦有未。

國周公繫三爻曰。當處陰剝陽之時。三獨與上為應。是能剝去其黨。而以從正為心。无告之道也。占者能不亂小人之羣。則善矣。象曰。剝之无告。失上下也。

王註三上下各有二陰。而三獨應於陽。則失上下也。

孔疏釋所以无告之義。上下羣陰皆悉剝陽也。已獨能進失上下。

易經詳說

卷十六 剝卦

十 寄願堂

之情而往應之。所以无告也。

程傳三居剝而无告者。其所處與上下諸陰不同。是與其同類相失。於處剝之道。為无告。如東漢之呂強是也。

本義上下謂四陰。

聖學胡氏曰。六三居四陰中。而獨與一陽所失者。陰是其失。乃所以為得也。

案引義曰。眾陰方剝陽。三獨與上為應。是小人中之君子也。如三者雖得罪於私黨。而見取於公論。其義无咎矣。而利害之私何較哉。

謹孔子釋三象曰。六三所謂剝之无告者。蓋上下四陰交黨剝陽。三獨不與同事。是失乎上下四陰也。失小人則得君子矣。故无

剝牀以膚凶。

程傳始剝於牀。足漸至於膚。膚身之外也。漸滅其身矣。其凶可知。

陰長已盛。陽剝已甚。貞道已消。故更不言蔑貞。直言凶也。

本義陰禍切身。故不復言蔑貞。而直言凶也。

臨川吳氏曰。初為牀。足二為牀。三為牀。上人所卧處。四人之身也。非牀也。非牀曰剝。牀以膚言。剝牀而上及於人之肌膚也。

聖學胡氏曰。本義曰蔑貞。則凶蓋猶許其不蔑貞。則猶未至於凶也。剝而及膚。小人豈不欲蔑貞哉。然正道終不可得而蔑。故不言蔑貞。而直言凶。亦豈獨君子之凶哉。

易經詳說

卷十六 剝卦

十一 寄願堂

程因字屬君子為正。

國周公繫四爻曰。六四陰長已盛。小人之勢日大。禍之及於君子已及其身。小而貶逐大。而刑戮為剝牀以及於膚之象。占者得此凶何如哉。

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孔疏其災已至。故云切近。

程傳五為君位。剝已及四。在人則剝其膚矣。剝及其膚。身垂於亡矣。切近於災禍也。

聖五為君位。似不必用只就四言之。

龜山楊氏曰。剝牀以足。以辨剝其所安而已。六四則剝及膚矣。其為災也不切近乎。

祖孔子釋四象曰。剥牀以膚者言災害已及其身。至爲切近也。若

子當辨之於早矣。

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王註貫魚謂此衆陰也。駢頭相次。似貫魚也。

函註說謂五之麗小人。但似宮人不害正事。程傳不用其說。

釋儀六五君位。剥之極也。其因可知。故更不言剥。而別設義以開

小人遷善之門。五羣陰之主也。魚。陰物。故以爲象。五能使羣陰順

序如貫魚然。反獲寵愛於在上之陽。如宮人則无所不利也。宮人

宮中之人。妻妾侍使也。以陰言。且取獲寵愛之義。以一陽在上。眾

陰有順從之道。故發此義。

不義而陰物。宮人陰之美而受制於陽者也。五爲衆陰之長。當羣

易經詳說

卷十六 剥卦

三 寄廬堂

其類受制於陽。故有此象而占者如是。則无不利也。

平菴項氏曰。六五君位。五爲王后。與君同處。四爲夫人。佐后者也。

三爲九嬪。以主九御下卦之長也。二爲世婦。初爲御妻。

臨川吳氏曰。宮人。衆妾也。以之者。后也。后爲宮人之主。五統羣陰。

如后統衆妾。衆陰戴陽。如后以衆妾進御於主。而獲寵愛之象。陰

長消陽至五極矣。不可以再長也。一陽在上。非可剥者。故取羣陰

順承一陽爲義。六三應上九而益失羣陰之心。六五比上九而率

羣陰以求一陽之寵。一陽之功大矣。天道之不可一日无陽。世道

之不可一日无君子者此也。

雲峯胡氏曰。剥五不取君位。如坤迷則夷歸妹旅。皆非君所處也。

剥而至於五。是爲剥之極。故五不取剥義。別設爲貫魚。宮人寵之

衆所以開小人敗過遷善之門也。五爲羣陰之尊。能率其類受制

於陽。无不利矣。剥牀自足而轉而膚。陰以次而剥陽也。后以宮人

備數進御於君。望前先輩。望後先尊。亦以次而承陽。聖人至是則

戒之曰。與其以次承陽而至於凶。孰若以次承陽之爲利哉。衆曰

不利有攸性。爲君子戒也。此曰无不利。爲小人勉也。

蒙引。剥六五本是羣小之魁。而周公乃就后妃上說道理者。別取

一義以立教也。然其義亦微矣。蓋謂能率衆陰以從陽。固无不利。

若黨衆陰以害陽。則不利也必矣。此在讀者反而觀之。蓋玩辭又

不如觀象。就后妃言。固是別取一義。然亦緣此卦陰盛。五爲衆

陰之長。又有一陽在上。故也。

若疑以字莫忽過。即能以衆正之以。

易經詳說

卷十六 剥卦

三 寄廬堂

貫魚。謂如貫魚而以宮人寵也。○卦本剥陽而云受制於陽。似

不合。或只是羣陰得意之象。然程傳云。若能本義云。當則亦只

虛設此從陽之象。以望其不利也。○若作羣陰得意說。則終无

尤。亦只是羣陰之和而不相尤。以見陰盛意。小人道長。亦有此

理。

讀周公繫五爻曰。五居羣陰之上。又近上之一陽。是其力足統率

羣陰。而又心知害陽之非義。故能率其羣類。而受制於陽。如貫

魚順序以宮人承寵於君之象。夫固有君子。不特善類蒙福。而

亦足以庇蔭小人。於五固无不利也。占者如是。亦无不利矣。

衆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程傳羣陰消剝於陽。以至於極。六五皆能長率羣陰。駢首順序。反
其龍受於陽。則終無過尤也。於剝之將終復發此義。聖人勸遷善
之意深切之至也。

按无尤屬小人

集解施達泉云。不曰无尤。而曰終无尤。正予之之詞。所以堅小人
從正之志也。

按終字。是極言无尤之意。不是始有尤終无尤。或謂既是小人則
始有尤。能改過則終无尤。語氣不合。

譚孔子釋五象曰。害君子者。小人之尤。若五之以宮人寵。率其類
以承順乎君子。終無黨邪害正之罪矣。何尤之有。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與小人剝處。

易經詳說

卷十六 剝卦

古 寄願堂

孔疏處卦之終。獨得完全。不被剝落。猶如碩大之果。不為人所食也。
君子得與者。若君子而居此位。能覆蔭於下。使得全安。是君子居
之則得車與也。若小人居之下。无庇蔭。在下之人被剝徹盡。舍也。
程傳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
見復生之理。上九亦猶純陰矣。然陽无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
於下。无間可容息也。聖人發明此理。以見陽與君子之道不可亡
也。或曰剝盡則為純坤。豈復有陽乎。曰以卦配月。則坤當十月。以
氣消息言。則陽剝為坤。陽來為復。陽未嘗盡也。剝盡於上。則復生
於下矣。故十月謂之陽返。恐疑其无陽也。陰亦然。聖人不言耳。陰
道盛極之時。其亂可知。亂極則自當思治。故取心願載於君子。君
子得與也。詩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理既如是在卦亦眾

陰宗陽為共載之象。小人剝處。若小人則當剝之極。剝其虛矣。无
所容其身也。更不論爻之陰陽。但言小人處剝極。則及其虛矣。虛
取在上之象。

或謂伊川云。陽无可盡之理。剝於上則生於下。无間可容息也。變
於上則生於下矣。乃剝復相因之理。畢竟須經由坤。坤卦純陰。无
陽。如此則陽有斷滅也。何以能生於復。朱子曰。凡陰陽之生。一爻
當一月。須是滿三十日。方滿得那腔子。做得一畫。成今坤卦。非是
无陽。陽始生甚微。未滿那腔子。做一畫。未成。非是坤卦。純陰。便无
陽也。然此亦不是。甚深奧事。但伊川當時解。不曾分曉。道與人。故
令人做一件大事看。

楚峯饒氏曰。十月雖當純坤之月。而其序介乎剝復二卦之間。以

易經詳說

卷十六 剝卦

五 寄願堂

言乎前半月。則有剝而未盡之陽。小雪以前。以言乎後半月。則有
復而方生之陽。小雪以後。剝之陽方盡於上。而復之陽已生於下
矣。是為得為无陽乎。知十月之非无陽。則四月之非无陰。亦可知
矣。此陰陽消息之理。王精至微。自程傳始發之。然所言者其理耳。
而未有以驗其氣數之必然也。朱子又從而推明之。曰。是當以一
爻分三十日。陰陽日進退一分。剝之陽剝於九月之霜降。而盡於
十月之小雪。復之陽則生於小雪。而成於十一月之冬至。夫之陰
決於三月之穀雨。而盡於四月之小滿。姤之陰則生於小滿。而成
於五月之夏至。於是理與數合。然後知陰陽絕續之際。果无一息
之間斷。而程子之言。為益信矣。
本義一陽在上。剝未盡而能復生。君子在上。則為眾陰所載。小人

之則則極於上。自失所覆而無復碩果得與之象矣。取象既明而君子小人其占不同。聖人之情益可見矣。

朱子曰：上九一陽在上，知碩大之果人不及食，而獨留如君子在上而小人皆載於下，則是君子之得與也。然小人雖載君子而乃欲自下而剝之，則是自剝其廬耳。蓋惟君子乃能覆蓋小人，小人必賴君子以保其身。今小人欲剝君子，則君子亡而小人亦无所容其身。如自剝其廬也。且看自古小人欲害君子，到害得盡後，國破家亡，其小人曾有存活得者否？故聖人於象曰：君子得與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若人占得此爻，則爲君子之所爲者必吉，而爲小人之所爲者必凶矣。其象如此，而理存其中矣。小人剝廬是說陰到這裏時，把他這些陽都剝了，此是自剝其廬也。

易經詳說

卷十六 剝卦

去 寄願堂

无安身之處。小人託這一君子爲庇賴。若更剝了，是自剝其廬，舍便不成剝了。
臨川吳氏曰：下五陽皆已剝，獨存一陽在上，如木之果實皆已落，獨一碩大之果不爲人所食而猶在木末。君子謂一陽坤爲與五陰承載上九之一陽，如人之在車上，君子筮得此爻，則其象爲得與而占亦如之。小人謂上九變爲柔也，一陽上覆五陰，有廬之象。奇變爲偶，則如廬之破壞穿漏其上，而无以蓋覆其下，故小人筮得此爻，則其象爲剝廬而占亦如之也。
雲峯胡氏曰：艮爲果實，艮上陽下陰，果陽而蔭陰，乾爲木果，艮陽皆變而上獨存，有碩果不食象。果中有仁，天地生生之心存焉。此一陽也在坤之月，則剝之盡而復生。在此則剝未盡而能復生，指

陽之性言也。故有取於碩果不食之象。碩果專以象言，得與剝廬氣象占而言。小人剝廬亦戒辭也。牀上之藉下以安者也。廬下之藉上以安者也。始而剝牀欲上失所安，今而剝廬自失所安矣。自古小人欲害君子，亦豈小人之利哉。

陽引剝之時，衆君子俱已淪淪凋落，有一陽在是，尚有一君子存也。此一君子乃善人之理之望，而天下所賴以挽回天下之春者，如一樹果俱已零落，唯有一碩果在，而不爲人所食，剝未盡而能復生之象也。一陽在上，衆陰當共承之於下，故君子得之，其占爲得與也。若小人得之，則其勢不利，君子必盡剝乃已，而彼亦不能免矣。故爲剝廬言，自失其廬也。易固爲君子謀，然其爲君子謀者，亦所以爲小人謀也。觀小人剝廬之辭，可見蓋道理自是

易經詳說

卷十六 剝卦

去 寄願堂

如此天地間豈可一日无善類哉。不然人之類滅矣。可見聖人非固爲是抑彼以伸此也。碩果不食爻之象也，得與剝廬占之象也。
賁時諱不分象占以碩果爲君子，此君子便能得與。若小人害君子，則爲剝廬一意串說與舊說相悖。一陽在五陰之上，爲碩果象，以其爲陰所載，爲與象，以其爲陰所庇，爲廬象。君子即碩果之存，故得與而爲民所載。小人則食此碩果，故剝廬而失所庇。三象意亦貫通可玩。
謝周公繫上爻曰：來陽俱已剝落，惟一陽在上，有復生之幾。是猶衆果俱已剝落，尚有碩大一果在上，不爲人所食，而能復生之象也。得此占者，若是君子，則在上位而下共承載之，是得與之

象也。若是小人在上位則必剝盡君子。不但天下之人无所覆庇而小人亦失其庇。是曰利其應之象也。觀此占聖人不欲小人剝君子之情可見矣。

象曰：君子得與民所載也。小人剝應終不可用也。

剝初六：小人為君。剝微民之應。舍此小人終不可用。其說謬甚。釋傳正道消剝所極。則人復思治。故陽剛君子為民所承載也。若小人處剝之極。則小人之窮耳。終不可用也。非謂九為小人。但言剝極之時。小人如是也。

蒙引：君子既得與則小人不可用。小人稱矣。故曰民所載也。民所載也。只據得與二字說道理。終不可用。言終莫可為矣。存疑。言小人剝應。則天下之事已去。不可復為矣。故曰不可用。猶十年勿

易經詳說

卷十六

剝卦

大衛願堂

用之用。通典說不可用。只是說小人自失其應。與此說不同。歷自失其應之說亦可從。

陳師萬正符云：民者衆詞也。衆陰所載。故曰民所載。君子小人所庇。以為安猶應人之所用。以自庇者也。剝應自失其覆。故曰終不可用。

關子釋上象曰：君子得與者。以一陽居衆陰之上。是有德之人。尊居民上。而天下所共載也。小人剝應者。小人剝盡君子。則五以自庇。猶自壞其室而終不可用。以自庇也。然則小人亦何利而剝君子哉。

百通安師氏曰：剝者言一陽在五陰之上。而為陰所剝也。故卦以士九為主。其云碩果不食。幸一陽之存也。在下五陰爻則有與乎

陽者吉。无與乎陽者凶。六三應陽。則无咎。六五承陽。則无不利。以其有與乎陽也。餘三陰无陽可與。則皆謂之凶。然初六六二去陽遠而剝未盡。故初六貞凶。二亦茂貞凶也。至六四則已迫乎陽而剝極矣。故不言茂貞而直言凶也。

要解：卦以一陽為主。五陰共剝一陽者也。然初二四皆果於成正者也。故皆著其凶。三與五有反正之機者也。故與之以无咎。无不利者。其凶者使君子防之。而不受害於小人。與以无咎。无不利者。使小人敗之。而不貽害於君子。至於上九。則設為碩果之象。而又為得與剝應之占。聖人扶陽抑陰之義著矣。

按五陰剝一陽。自是一陽為卦之主。初二四皆剝上。而以遠近取象。三與上應。羣小害君子。而有一為君子不加害者。理固有之。

易經詳說

卷十六

剝卦

大衛願堂

若五率羣陰以承順乎上。竟有五陰皆不剝上。於全卦之旨不合。先儒皆作虛設此象。以示戒。蓋不能無疑於其間矣。為碩果者。當何以圖存。則宜瞻迹自全。以免忌害。留得一君子在。即是兩間之陽氣不熄。不必居高位。建事功。而後為碩果之存也。厚下安宅。居上治民者。之所以防剝也。若士君子之出處。則唯有順時而知止。為處剝之善道矣。

詳說卷十六

三三三三

理傳復序卦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物无剥盡之理。故剝極則復來。陰極則陽生。陽剝極於上而復生於下。窮上而反下也。復所以次剝也。爲卦一陽生於五陰之下。陰極而陽復也。或十月陰盛既極。冬至則一陽復生於地中。故爲復也。陽君子之道。陽消極而復反君子之道。消極而復長也。故爲反善之義。朱子曰。十月。坤卦皆純陰。自交過十月。節氣固是純陰。然潛陽在地下。已旋生起來了。且以一月分作三十分。細以時分之。是三百六十分。陽生時。逐旋生。生到十一月冬至。方生得就一畫陽。這一畫是卦中六分之一。在地下二畫。又較在上面則箇至三陽。則全

易經詳說

卷十六

復卦

三 寄願堂

在地上矣。四陽五陽六陽。則又層層在上面去。不解到冬至時。便頓然生得一畫。又曰。陽九變生之理。如冬至前半月。中氣是小雪。陽已生二十分之一。分到得冬至前幾日。須已生到二十七八分。到至日方始成一畫。不是昨日全无。今日一旦便復了。大抵剝盡處。便生如列子所謂運轉无已。天地密移。曉覺之哉。凡一氣不頓進。二形不頓虧。亦是不覺其進。不覺其虧。蓋陰陽浸消浸長。人之身。自少至老。莫不皆然。天地中間。此氣升降上下。當分爲六層。十一月冬至。自下而上一層生起。直到第六層上。至天爲四月。陽氣纔生足。便消下。而陰氣便生。只是這一氣升降。循環不已。往來乎六層之中也。大抵發生都只是一箇陽氣。只是有消長。上面陽消一分。下面便陰長一分。又不是別箇陰來。只是陽消消盡。便

是陰。故陽來謂之復。復是本來物事。陰來謂之姤。姤是偶然相遇。臨川吳氏曰。復還反也。冬至之前六陽消盡。而爲純坤。冬至之後

一陽還反而生於下也。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程傳。復亨。既復則亨也。陽氣復生於下。漸亨盛而生育萬物。君子之道。既復則漸以亨通。澤於天下。故復則有亨盛之理也。

不義復。陽復生於下也。剝盡則爲純坤。十月之卦。而陽氣已生於下矣。積之陽月。然後一陽之體始成。而來復。故十有一月其卦爲復。以其陽既往而復反。故有亨道。

蒙引。復亨。蓋自一陰之始。以至純陰之坤。皆陰長陽消之日。斯時也。陽无可亨之理也。今也陽既往而復反。則有以回吾道之生意。

於不絕如綫之際。植正人之餘類。於碩果不食之餘。而陽之亨可知。當王人事言。

國九疏。出入專以陽言。朋來謂衆陽。程傳則兼人事。

程傳。出入无疾。出入謂生長。復生於內。人也。長進於外。出也。先云出語順耳。陽生非自外也。來於內。故謂之入。物之始生。其氣至微。故多屯艱。陽之始生。其氣至微。故多挫折。春陽之發。爲陰寒所折。觀草木於朝暮。則可見矣。出入无疾。謂微陽生長无害之者也。既无害之。而其類漸進。而來則將亨盛。故无咎也。所謂告在氣。則爲差忒。在君子則爲抑塞。不得盡其理。陽之當復。雖更有疾之固不能止其復也。但爲阻礙耳。而卦之才。有無疾之義。乃復道之善也。一陽始生至微。固未能勝衆陰。而發生萬物。必待諸陽之來。然後

易經詳說

卷十六

復卦

三 寄願堂

能成生物之功。而无差忒。以朋來而无咎也。三陽子丑寅之氣。生
成萬物。眾陽之功也。若君子之道。既消而復。豈能使勝於小人。必
待其朋類漸盛。則能協力以勝之也。

困義又內震外坤。有陽動於下。而以順上行之象。故其占又為已
之出入。既得无疾。朋類之來。亦得无咎。

雲峯胡氏曰。已之出入。而得无疾者。一陽順而亨也。朋類之來。亦
得无咎者。眾陽順而亨也。是皆陽順而動之象也。

蒙引。出入无疾者。以性動而順故也。朋來无咎。亦以我之動而順
故也。即鳴離祉之意。朋來无咎。人不得而咎之也。若人得而咎之
是已之咎也。在已則言出入。在朋則只曰來者。蓋已以一陽言
一陽是見在者。故曰出入。朋以眾陽言眾陽是在彼方未者。故止

易經詳說

卷十六

復卦

三 寄願堂

云來而已。出入謂或出於外。或入於內。出入无疾。語意如云。在邦
必達。在家必達也。出入二字。但不可指定為在邦在家。須與繫
辭傳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權及利用。出入之出入。同看。只是尋
常所謂一出一入也。其兼朋來言者。一陽既復。則其勢不止於
一陽復而已。所謂時離祉者。意亦如此。不惟自我作復。朋類亦將
不得其休。風矣。

雲峯是主陽言。蒙引是慎人事言。

去疑出入。猶言往來。就一已言。疾是阻碍之疾。朋即善類。咎是摧
折之咎。二句不平。使我病。朋來安能无咎。

程傳謂消長之道。戶復迭至。陽之消至七日。而來復。始陽之始消
也。七變而成復。故云七日。謂七更也。臨云八月有凶。謂陽長至

陰長歷八月也。陽進則陰退。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而利有攸往
也。

本義又自五月姤卦一陰始生。至此七爻。而一陽來復。乃天運之
自然。故其占又為反復其道。至於七日。當得來復。又以剛德方長。
故其占又為利有攸往也。反復其道。往而復來。來而復往之意。七
日者。所占來復之期也。

朱子曰。七日來復者。終不是已往之陽。重新將來復生。舊底已自
過了。這裏自然生出來。

雲峯胡氏曰。反復其道。統言陰陽往來。其理如此。七日來復。專言
一陽方來。其數如此。利有攸往。則其占又言一陽之長。可往而為
臨。為泰。以至於乾也。

易經詳說

卷十六

復卦

三 寄願堂

陸山李氏曰。於臨日八月有凶。於復則曰七日來復。陽消而數月
者。幸其消之遲。陽長而數日者。幸其長之速也。
鄭氏剛中曰。七者陽數。日者陽物。故於陽長言七日。入者陰數。月
者陰物。臨剛長以陰為戒。故曰八月。
漢一說。皆有日月之分。節齋蔡氏以日為前。二之日。三之日。字
作月。看似未是。

蒙引反復其道。謂以其往來循環之期計之。七日當得來復也。此
只是人事出行之占。但其源頭却大。故彖傳曰。天行也。反復其
道。不是人去反復他。蓋陰陽之消息。本是反復其道。以此理計之。
則反出行者。七日當得來復。此卦主往而來復者。言然本義謂
其辭曰。往而復來。而復往之意。亦猶利有攸往。終剛有始也。本

義曰動靜相生循環之理亦其詞然也。利有攸往則凡大而星候行師之舉小而民生日用之事无所不利也。

存疑其字當之字反復者來而復往往而復來之意循環之理也。言以反復循環之理計之或出行或失物至於七日當得來復蓋自姤卦一陰始生陽於是時已往自姤而過而否而觀而剝而坤至是反七卦於日為七日陽當來復凡占來復之期當以是斷之也。○亨言君子之道可行利有攸往是泛占人事。○當陽復之時凡事俱无不利而人无疾朋來无咎七日來復利有攸往皆其所必有矣家傳必分釋者明卦有此象其名占皆有自來也。○家傳雖難分釋此處且順文發揮不可遽入下意此家天道人事易於來難當細分之復者陽也亨則主人事之亨通出入二句

易經詳說

卷十六

復卦

寄願堂

接亨字以人事說反復其道二句又謂陽也利有攸往又謂人事。○開首復字且虛還所以來復處在下亨是統言其理出入二句謂在已在人无不亨然同類之亨亦已之亨也反復其道以下又深排一層七日來復明所以復也利有攸往明所以亨也上下總一意。○太義因照家傳為解故將語氣截斷。○家傳以來復為行人失物之占是偶而及之不可泥。○明訓利有攸往雙結无疾无咎似有理。

講文王繫復家辭曰一陽復生於下謂之復陽通方回君子用事有亨道焉是以已之出入既得无沮害之疾亨在已也朋類之來亦得无摧抑之咎亨在人也然此豈人力所能為哉以陰陽反復之道計之自姤至此為七爻於時經此為七日一陽當得

來復而其勢不可已君子於此又何道之不可行哉利有攸往蓋復之所為必亨如此。

家曰復亨剛反

程傳復亨謂剛反而亨也陽剛消極而來反既來反則漸長盛而亨通矣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陰孔既復亨一截剛反連下動而以順行請非是本義剛反則亨。

本義剛反則亨。

朱子曰剛反二字是解復亨下云動而以順行是解出入无疾以下大抵家辭解得易極分明仔細尋索儘有條理。

臨川吳氏曰剛反釋復字而亨之意在其中剛既反則日長日盛而亨矣。

易經詳說

卷十六

復卦

寄願堂

運安邱氏曰此云剛反言剝之一剛窮上反下而為復也下文剛長言復之一剛自下進上為陽為泰以至為乾也以其既去而來反也故亨以其既反而漸長也故利有攸往剛反言方復之初剛長言已復之後。

既剛反不必指剝之一剛只是陽之復生。

家引剛反與剛表不同剛反原其始剛長要其終也。

明訓剛反則勢在君子亨可知矣。

講孔子釋家辭曰卦各復而辭曰亨復何以亨也蓋以剛之反也。

剛反則君子用事道可大行何亨如之。

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程傳以卦才言其所以然也下動而上順是動而以順行也陽剛

以而順動是以得出入无疾朋來而无咎也朋之來亦順動也
本義以卦德而言

進解徐氏曰動而以順行者震動之始以坤順而行也出入朋來
陽之動也无疾无咎以順行也

蒙引動而以順行只做一人說而却有朋來之義者正有命无咎
臨離祉之意也動而以順行動陽初動也行則進而上矣故不
可以行字當動字動而以順行則无擊進之勢无過暴之爲夫
天之所助者順也故在彼无咎在此无射已之出入无疾朋類之

來亦无咎矣若突如其來如其能免於疾與咎乎
獨義曰以人事言之一賢人在位而愛小人之害斯其同列者皆
當見獲而避害一賢人方進而其志之得行則其在下者皆可景

易經詳說 卷十六 復卦 美 寄願堂

易經詳說

卷十六 復卦

美 寄願堂

進解獲吉陽既主矣則朋類之來夫何咎哉

獨此亦當以人事爲主動順是卦德

獨義曰出入无疾朋來无咎者卦德震動順順其有動而順行之

義君子於復之初凡有動作皆能順理而行是以已之出入既
得无疾而朋類之來亦附我之順動而无咎也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

王陽明氣始剝盡至來復時凡七日以天之行反復不週七日復
之不可遠也

獨義月言日之說先儒原有而孔疏駁之孔疏所引易緯六日
七分之說尤繁

程傳其道反復往來迭消迭息七日而來復者天地之運行雖是

長相因天之理也

陰陽消息天運然也

朱子曰消長之道自然如此故曰天行處陰之極亂者復治往者
復還凶者復吉危者復安天地自然之運也

蒙引彖傳天行也須安在自五月姤卦一陰始生至此七爻而一

陽來復下說不在占事上說乃是解出卦辭反復其道七日來復
所取之意與下文利有攸往剛長也同例天行也以氣運而言

故曰自五月姤卦一陰始生至此七爻而一陽來復此全以氣運
言卦畫之進退則其象矣此條本義所謂陰陽消息者正指此

一說往而復來固以七日而復來而復往亦以七日而復非也只
是往而復來故云來復其來而復往云者反復其道之意如此

易經詳說

卷十六 復卦

美 寄願堂

也故本義云往而復來來而復往之意味一意字可見此是陽

來復之卦占又曰來復何多言爲

獨此以天行言不以人事言七日來復字別有考此不具錄

獨義曰反復其道七日來復者蓋自姤一陰始生至此七爻而一

陽來復乃天運之自然而君子適逢其會也

利有攸往剛長也

程傳陽剛君子之道長故利有攸往

本義以卦體而言既生則漸長矣

夏朝胡氏曰剛長則自復而臨而泰而壯至於乾其勢自不容
禦矣

蒙引本義云剛德方長須看德字王君子道長而言利有攸往應

亨不同亨云剛反以一陽始生言利往言剛長以眾陽之勢言也。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原其始也利有攸往剛長也。要其終也。復之卦辭。驟看似若散出不倫。細玩之其實意相蒙而各有所當。始則只據一陽之復而言曰亨。又見得不只是一陽而已。一陽復則眾陽亦以次而復矣。且其卦德為動而以順行。故曰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又見德是一陽之復於卦經七爻在日則為經七日。故又曰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又見得一陽既復則其日駁駁于盛長而為臨為泰為大壯為夬。以至乾无非剛陽用事之日矣。故又曰利有攸往。

易經詳說

卷十六 復卦

天 寄願堂

按以剛長見君子道長大有可為。明利有攸往意。剛長是從一陽看出故云卦體。
謂又曰利有攸往者。卦體一陽復生。若不足以大有為。然既生則剛必漸長。駁駁向盛矣。君子往而有為。何不利哉。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王註。天地以本為心。寂然至无是其本。分明是老莊之言。程傳。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靜為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程子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一言以蔽之曰。天地以生物為心。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為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自古儒者皆言靜見天地之心。唯

甚言動而見天地之心。問莫是于動處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不義。積陰之下。一陽復生。天地生物之心。幾於滅息。而至此乃復可見。在人則為靜極而動。惡極而善。本心幾息而復見之端也。程子論之詳矣。而邵子之詩亦曰。冬至子之午。天心无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玄酒味方淡。太音聲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包養至哉。言也。學者宜盡心焉。

易經詳說

卷十六 復卦

天 寄願堂

如何見得。曰。這處便見得陽氣發生。其端已兆於此。春了又冬。冬了又春。都從這裏發出。去事物間亦可見。只是這裏見得較親切。問動之端。乃心之發處。何故云天地之心。曰。此須就卦上看。上坤下震。坤是靜。震是動。十月純坤。當貞之時。萬物收斂。寂无蹤跡。到此一陽復生。便是動。然不直下動字。却云動之端。端又從此起。雖動而物未生。未到太段動處。凡發生萬物。都從這裏起。豈不是天地之心也。天地以生生為德。元亨利貞乃生物之心也。但其靜而復。乃未發之體。動而通焉。則已發之用。一陽來復。其始生甚微。固若靜矣。然其實動之機。其勢日長。而萬物莫不資始焉。此天行流行之初。造化發育之始。天地生生不已之心。於是而可見矣。若其靜而未發。則此心之體。雖无所不在。然却有未發處。此程子所

以以動之端為天地之心亦舉用以該其體爾。程子說天地以生物為心最好。此乃是无心之心也。又曰。天地若果无心。則須牛生出馬。桃樹上發李花。他又却自定心。便是主宰處。所以謂天地以生物為心也。又曰。天地之心動後方見。聖人之心應事接物方見。今人多言唯是復卦可以見天地之心。非也。六十四卦无非天地之心。但於復卦忽見一陽之復。故即此而贊之爾。復非天地之心。復則見天地之心。蓋天地生物為心。而此卦之下。一陽爻。則天地所以生物之心也。至於復之得名。則以此陽之復生而已。猶言臨泰大壯夬也。但於其復而見此一陽之萌於下。則是因其復而見天地之心耳。或問復見天地之心。曰。三陽之時。萬物漸新。只見物之盛大。天地之心却不可見。唯是一陽初復。萬物未生。

易經詳說

卷十六

復卦

三 寄願堂

冷冷靜靜而一陽既動。生物之心。闐然而見。雖則積陰之中。自掩藏不得。此所以必於復見天地之心也。又曰。要說得見字親切。蓋此時天地之間。无物可見。天地之心。只有一陽初生。淨淨深深。見得大地之心。在此。若是三陽發生。萬物之復。則天地之心。盡散在萬物。不能見得如此端的。靜極而動。聖人之復。惡極而善。常人之復。但常人也有靜極而動。底時。聖人則不復有惡極而善之復。

西溪李氏曰。窮冬積陰之時。幾於无生意矣。而陽氣已動於萬物之下。猶之人焉。方其物欲之深也。幾於无天理矣。而性善之端。要不可泯也。必有時而發。就其發處觀之。則天地之心見矣。象引本心幾息而復見之端。此句只承得惡極而善說。其靜極而

動雖聖人亦然。本義此發善惡之復。蓋亦預為六爻之義。張亦也。非是指復為天地之心。復乃見天地之心也。見字要說得親切。天地之心何心也。天地以生物為心也。陽主生。天地之心。生。生不日之心也。天地无心而成化。天地之心。无心之心也。只是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是以有復。泰亦以見動靜無端。陰陽无始。其理同矣。

陳圖南滄柱曰。周子以利貞為誠之復。就回來處言。大易以一陽為卦之復。就發端處言。故伊川以為動見天地之心。不依先儒靜見天地之心。天心主宰。雖靜處亦在。但一陽初復。則具心可見耳。程子謂天地以生物為心。一語最為精到。去此此句是深贊復之妙處。見就人見之也。其平字。要得貼。

易經詳說

卷十六

復卦

三 寄願堂

一陽動。陰為復。天地生生之機。到十月純陰時。自是靜極到十一月。便一陽動而為復。人心亦須養得極靜。靜中有發動處。便是復。靜為陰。動為陽。只善念之動。便是陽之復。非必由惡返善。而後謂之復也。但從靜中忽然發箇端倪。覺得生意。諸然天地之心。即在腔子內。至於天地生物之心。乃其顯而易見者也。生物之心。即是仁。

講天是復也。自世道言。固足為君子幸矣。自造化觀之。其有以見天地之心乎。當十月純坤之時。天地生物之心。固未嘗息。但无端倪可見。得一陽初動。萬物生意將絕。而後復緒。天地之心。於此可見矣。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接註疏以至日爲冬至。至以不省方爲不省視事。俱未當。

復之時也。陽始生於下而其微。安靜而後能長。先王順天道。當至日陽之始生。安靜以養之。故閉關使商旅不得行人。君不省視。四萬親復之家而順天道也。在一人之身亦然。當安靜以養其陽也。不議安靜以養微陽也。月令。月齊戒。掩身以待陰陽之所定。

程子曰。聖人无一事不順天時。故至日閉關。

宋子曰。一陽來復。與雷在地中。只是一義。蓋陽生於閉藏之中。至微而未可有爲之時也。至日閉關。正是於已動之後。要安靜以養之。蓋一陽初復。其氣甚微。勞動他不得。故當安靜以養微陽。如人善端初萌。正欲靜以養之。方能盛大。

易經詳說

卷十六

復卦

雷聲

通安剛曰。地靜雷動。雷在地中。靜養動也。宜開者也。而閉之。商旅出諸塗者也。而不行。古者歲十一月朔巡守。而後於是日則不省方。皆法雷在地中之義而養微陽也。

丹陽邵氏曰。十一月朔巡守。而此言后不省方。則知巡守者是月也不省方者是月之至日也。

程子曰。胡氏曰。安靜以養微陽。大家從事上說。本義引月令從身上說其教人之意。深矣。

原引雷在地中。一陽初動。但未離乎地耳。故爲復。若說得不仔細。却是收聲之雷。不是陽復之家矣。雷在地中。陽始復之時也。是陽復之家。先王法此以陽之微而當安靜也。則於冬至日而閉關矣。夫關者。商旅往來所必經之地。而斥之者。方亦由之。閉關則使

不得行。而後后者亦不省方。是上下皆安靜以養微陽也。曰。王者先王制爲此法者也。后則天子諸侯皆是。或曰。陰陽天之氣也。人事何與焉。是未知天人感通之妙也。夫教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和氣致祥。乖氣致異。必然之理也。

接開關結下一句。商旅與后。舉賤與貴者。以見皆當安靜也。后字不必兼諸侯。只是先王立法。教後世人君如此。亦說得。本義養微陽。當就天地氣化說。非人身之微陽。人身亦當養微陽。可以推論。

調孔子釋大象曰。雷陽氣也。雷在地中。靜極而動。陽氣復生。其氣爲復。先王體此以微陽不可以不養。故其立法於陽主之日。閉道路之關。使下而商賈不行。上而斥不省方。皆安靜以養微陽。

易經詳說

卷十六

復卦

雷聲

也。此聖人扶陽不能自己之心。所以順天時而回造化也。初九不遠復。元吉。

程子曰。復者。陽反來復也。陽君子之道。故復爲反善之義。初陽來復。處卦之初。復之最先者也。是不遠而復也。失而後有復。不失則何復之有。唯失之不遠而復。則不致於悔。大善而吉也。祇以言抵也。玉篇云。適也。義亦同。无祇悔。不至於悔。抵坎卦曰。祇既平。无咎。謂至既平也。顏子无形顯之過。夫子謂其庶幾。乃无祇悔也。過既未形。而收何悔之有。既未能不勉而中。所欲不踰矩。是有過也。然其明而剛故。一有不善。未嘗不知。既知未嘗不遵。故不至於悔。乃不遠復也。祇。陸德明音。友玉篇五經文字。羣經音辨。並見衣部。

此一陽復生於下復之主也。祇抵也。又居事初失之未遠。能復
善不抵於悔。大善而吉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或問无祇悔祇字何訓。朱子曰。書中祇字。只有這祇字。使得別看。
來只得解做至字。又有訓多為祇者。如多見其不知量也。多祇也。
祇與只同。

建安邱氏曰。坤上震下為復。上體乃坤而靜之時。下體乃震而動
之始。初九又復而反之。幾初以一陽為五陰之主。居復之最先。不
遠而復。故不致於悔。而得大善之吉者也。復以修身。唯不貳過之
顏子其殆庶幾乎。

雲峯胡氏曰。春秋公孫敖如京。臨不至而復。公如晉。至河乃復。皆
以不極其往為復。復善貴早。故易以不極其往者言之。善失之遠。

經詳說

卷十六

復卦

寄慶堂

而復。必致有悔。唯失之未遠。而即復。所以不祇於悔。元吉。本義云。
大善而吉。是從事上說。一本作向善而吉。是從心上說。讀者詳焉。
蒙引。凡謂之復。是皆有所失於前者。於前无失。則於今无復。初失

不遠。而自復。是幾有悔。而卒不至於悔。大善而吉之道也。

按孔疏。祇大也。既能速復。是无大悔。不可用。或謂不遠復。以心
言。无祇悔。以事言。似亦難分兩義。元吉亦難分心與事。今多
從心說。

剛周公繫初爻曰。初為復主。又居事初。是於理欲之介。辨之明。善
之決。動念偶差。即能省察。克治復歸於善。失之不遠。而能復者。
也。夫人過失。顯著。然後思復。未免困心衡慮。而有悔。若初之意。
念方萌。早日改圖。亦何至於有悔乎。如此。則心體粹然。不為人所

欲所累。而適還天理之本然。大善而吉之道也。
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孔氏釋。不遠之復也。所以不遠速復者。以能修正其身。有過則改。
故也。

程氏曰。不遠而復者。君子所以修其身之道也。學問之道。无他也。唯
其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

雲峯胡氏曰。人之一心。善端綿綿。本自相續。念慮之間。雖或小有
所差。而其懷然不自安之意。已萌於中。是即天地生物之心之所
呈露。而孟子所謂休惕惻隱之心者也。人惟省察孔治之功。不加
雖有為善之幾。而无反善之實。是以縱欲妄行。而其悔至於不可
追也。善用力者。誠能因是心之萌。而速反之。使不底於悔焉。則人

經詳說

卷十六

復卦

寄慶堂

欲去而天理還矣。此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按程氏就心說。顏子不貳過。難拘定事上无過。只能速改。便是大
賢地位。以底字換祇字。則訓至為明。

蒙引。以者。所以也。修身之道。无他。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
與解。萬正符云。不遠復。治心之道也。心者身之主。未有心治而身
不修者。故曰。以修身言。修身之道。不外乎此也。按此。分身心覺
未融。言不遠復。而无祇悔在其中。

剛周子釋初象曰。初九失之未遠。而能復于善者。則一身之間。動
无非禮。不致陷其身於有過之地。乃所以修身也。
六三休復吉。

王註。得位處中。最比於初。上无陽爻。以疑其親。陽為仁。行在初之

附順之下仁之謂也既處中位親仁善隣復之休也

是休美之復

程傳三雖陰爻處正中而切比於初志從於陽能下仁也復之休美者也復者復於禮也復禮則爲仁初陽復復於仁也二比而下之所以美而吉也

本義柔順中正近於初九而能下之復之休美吉之道也

深子曰初爻爲仁人之體六二爻能下之謂階下於仁者學莫便於近乎仁既得仁者而親之資其善以自益則力不勞而學美矣故曰休復吉

嚴引所謂休復在人者有以裕於已也

謝周公繫一爻曰六二柔順中正其質本善近初之賢而能下之

易經詳說

卷十六

復卦

美 寄願堂

又資其善以自益則其復爲力不勞復之休美者也烏有不吉哉

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程傳爲復之休美而吉者以其能下仁也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初復於仁二能親而下之是以吉也

南軒張氏曰易三百八十四爻未嘗言仁此獨言之夫子蓋有深旨凡已復禮爲仁克其私心復其天理所以爲仁一去初未遠上

无係應能從初而復所以爲下仁也至四但言以從道也而不謂之仁矣蓋道者舉其大凡不若仁爲切至也

謝孔子釋二象曰二爲復之休美而吉者以初復于仁二能親而下之以資其益所以吉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

嚴註疏頻爲頻蹙不如程傳作頻數

程傳三以陰蹙蹙動之極復之頻數而不能固者也復貴安固頻復頻失不安於復也復善而屢失危之道也聖人開遷善之道與其復而危其屢失故云厲无咎不可以頻失而戒其復也頻失則爲危屢復何咎過在失而不在復也

本義以陰居陽不中不正又處動極復而不固屢失屢復之象屢失故危復則无咎故其占又如此

誠齋湯氏曰頻復非危頻過爲危復數故无咎聖人危其頻過故曰厲以警之開其頻復故曰无咎以勸之

嚴引立心制行不善何以能復復字從卦而來頻復去迷復不遠

易經詳說

卷十六

復卦

美 寄願堂

不遠復只是一次

謝周公繫三爻曰三處復之時亦能復者也但以陰柔不中正是立心制行有不善又處動極而有躁妄之病屢失于不善而又屢復于善故爲頻復惟其頻失則不免從欲而危然能頻復則尤能遷善而无咎也

象曰頻復之厲无咎也

程傳頻復頻失雖爲危厲然復善之義則无咎也

臨川吳氏曰頻雖有厲復則能補過矣故於義爲无咎也

按義字輕看吳氏說是

謝孔子釋三象曰頻復而厲何以得无咎蓋人患不復復則能補過矣按之於義爲无咎也

六四中行獨復

王註四上不各有二陰而處厥中。履得其位而應於初。獨復所復順道而反。物莫之犯。故曰中行獨復也。

釋曰此爻之義最宜詳玩。四行羣陰之中而獨能復。自處於正。下應於陽剛。其志可謂善矣。不言吉。凶者。蓋六四以柔居羣陰之間。初方甚微。不足以相援。无可濟之理。故聖人但稱其能獨復而不欲言其獨從道而必凶也。曰然則不言无咎。何也。曰以陰居陰。柔弱之甚。雖有從陽之志。終不克濟。非无咎也。

本義四處羣陰之中而獨能復。與眾俱行而獨能從善之象。當此之時。陽氣甚微。未足以有為。故不言吉。然理所當然。吉凶非所論也。董子曰。仁人者。正其誦。不計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於此。

所論也。董子曰。仁人者。正其誦。不計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於此。

之六三及此爻見之。

復初齊氏曰。中者隨時取義。非一定之謂也。就上下二卦則二五為中。就五陰爻則曰為中。此所謂時中。

象引在羣陰中行。乃獨復而從陽也。亦以其柔而得正故也。若是九四則不成獨復矣。

集解余南湖云。獨復本義云從善。蓋能從人之善便是能復已之善也。

按此爻不必依程傳作不足之語。只順經文講為足。謝同公繫四爻曰。四處羣陰之中。獨復初應是身處小人之黨。而

卷十六

復卦

寄願堂

必向君子之善行於眾中而獨能復善者也。可謂特立之士矣。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程傳稱其獨復者以其從陽剛君子之善道也。

雲峯胡氏曰。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小象曰修身曰仁。曰道。惟初九為之。

象引曰下仁曰從道。此亦不苟。下仁猶云親仁。曰下者能為之下也。此以朋友之分言。曰從道。六四惟道是從。不係於其類也。猶云從正也。道以理言。仁以人言。仁字較親切。修道以仁也。本義云。當此之時。陽氣甚微。未足以有為。此以善類言。

按存疑謂有道之士亦是以人言。四應初即有道者。其人有道。即道之所在。

易經詳說

卷十六

復卦

寄願堂

譚孔子釋四象曰。四處羣陰之中宜其不能復也。而獨能復何耶。蓋以初抱道在下。四見道之在初而不見其類。專意從之。故獨復也。

六五敦復无悔

程傳六五以中順之德。處君位。能敦篤於復善者也。故无悔。雖本善。成亦在其中矣。陽復方微之時。以柔居尊。下復无助。未能致亨吉也。能无悔而已。

按註疏以六五處坤之中。為居敦厚。程說不用。本義以中順居尊。而當復之時。敦復之象。无悔之道也。

雲峯胡氏曰。諸家於此爻皆釋看殊不知不遠復者善心之前。敦復者善行之固。故初九无祗悔。敦復則其復也。无轉移。可无悔矣。

又曰不遠復入德之事也。敦復其成德之事歟。

蒙引以中順居尊中則无一行之或過順則惟知理之是循又居尊位則操可爲之勢而爲其所當爲之事務如也是爲敦厚之復。日積月累有加而元已者也不必有失而後復也。敦厚於復復得牢固也。敦復之復與敦臨敦艮不同故敦臨本義曰居卦之上處臨之終敦艮本義曰以陽剛居止之極則是積累有終之義而敦復之本義曰以中順居尊而當復之時則是言其居尊而好善勉勉循循而不已敦篤之道也。无悔者全无悔也。无祇悔者將有悔而不成悔也。悔亡者已有悔而亡之者也。敦復之復既與敦臨敦艮之敦不同則不可以初九爲進德者事六五爲成德者事矣更詳之。初九不遠復乾道也六五敦復坤道也或以六

易經詳說

卷十六 復卦

早 寄願堂

五爲成德初九爲進德事非也六五既謂之復便是有所失矣若謂成德事則是无妄之坤不當謂之復。

蒙引前云不必有失而後復此云便是有所失看來還作有所失而復爲是只一復後再不失矣守得牢固便是或何必定爲

初時无失耶。五與初非一人進德成德亦難拘。

國周公繫五爻曰六五居尊而有中順之德善心常存善行常篤

敦厚於復者也將見天理純全人欲淨盡又何悔之有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援孔疏能自考成其行程傳因之

釋傳以中道自成也五以陰居尊處中而體順能敦篤其志以中

道自成則可以无悔也自成謂成其中順之德

成德考成也

建安邱氏曰三四待初而復故曰下仁曰從道五不待初而復故曰自考二四其學力之功五其天質之美歟

蒙引所謂中以自考者蓋以此卦六爻初是復之至二則以下於初而能復四則以應乎初而爲獨復若三之類失類復上之迷復則不言矣惟五雖尊而自有中順之德且當復之時是无待於外而自能以中自成者也豈不爲敦復而无悔哉。成字要說得重敦字義正在此。六五敦復元吉自不待言只云无悔者蓋以盡吾分內事耳正義不謀利也

按中以自考以中該順重中邊

譚孔子釋五象曰五敦復而无悔者德莫大於中人惟失之而不

易經詳說

卷十六 復卦

早 寄願堂

能復復而不能以自考未可謂之敦也五有中順之德无待於外而能以中自成此所以敦復而无悔也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

征。釋傳以陰柔居復之終終迷不復者也迷而不復其凶可知有災

眚災天災自外來眚已過由自作既迷不復善在已則動皆過失

災禍以自外而至蓋所招也迷道不復无施而可用以行師則終

有大敗以之爲國則君之凶也十年者數之終至于十年不克征

謂終不能行既迷於道何時而可行也

覆王註以迷求復程傳易之以終迷不復極是王註用之於國則

反乎君道將國君二字折斷程傳却因之失子亦无說但曰以

猶及則是及其國君亦凶也明矣

本義以陰柔居復終終迷不復之象凶之道也。故其占如此。以猶及也。

國問伊川言災自外來。青目內作。是否朱子曰。看來只一般。微有不同耳。災是偶然生於彼者。青是過誤致然。書曰。青災肆赦。春秋曰。肆大青。皆以其過誤而赦之也。上六迷復凶。至於十年不克征。這是箇極不好底。交故其終如此。凡言十年三年五年七月八月三月者。想是象數中自有箇數如此。故聖人取而言之。

聖人胡氏曰。理體而居上體之上。先逃者也。迷不特凶。又有天災。有人害。用行師終有大敗。及其國君亦凶。至於十年終不能行。其言迷復之不可也。迷復與不遠復相反。初不遠而復。迷則遠而不

易經詳說

卷十六

復卦

聖 寄願堂

復。復與頻復相反。乾无轉易。頻者屢易。獨復與休復相似。休則此初獨則應初也。十年不克征。亦七日來復之反。乾无十坤无七。陰數極於六。而七則又為乾之始。陽數極於九。而十則自為坤之終。故凡言十年者。坤終之象也。

震引分上六二字看。蓋六是陰柔。非剛明者之比。未可望其振厲以復于善也。况上居極地。極則必反。在復則反而不復矣。故為終迷不復之象。有災告申言其凶也。用行師終有大敗。又以其國君凶。又至於十年不克征。又所以申言其災。所以甚言其凶也。呼其矣。弗悛之惡。怙終之罪之可畏也。

存疑有災告申言凶。近指人事說。極行師大敗。是災告之大者。災告所該自廣。

去疑。迷復。迷而不復也。有災告。見災告實我自有也。用行師。用此迷復之道。行師也。以字言。國君之凶。皆彼所以之也。

鍾離公繫上爻曰。上以陰柔居復之終。是乃昏迷于利欲而不知反。蓋終迷而不復者。凶可知矣。而其所謂凶者。天災人害。皆然。並至。用以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俱罹乎凶。至於十年。亦不克征。伐而雪耻也。其凶豈不甚可畏哉。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程傳復則合道。既迷於復。與道相反也。其凶可知。以其國君凶。謂其反君道也。非止人君。凡人迷於復者。皆反道而凶也。象引爻辭不專就人君言。象傳獨言反君道者。人君迷復之道。為尤著。為尤大也。

易經詳說

卷十六

復卦

聖 寄願堂

國反君道。程傳從以其國君凶看出。最是當。迷復以其國君凶。陷君不義。以致反君道。如此說方明。而時講但就君說。譙孔子釋上象曰。迷復之凶者。謂復則合道。既迷于復。則與道相反也。在君如是。猶為反道之君。而凶况其下者乎。

國。漢安師氏曰。復卦以初九為主。其言不遠復。无祗悔者。喜一陽之來也。其上五陰爻。則有得乎陽者。吉。无得乎陽者。凶。二比初曰。下仁。四應初則曰。從道。此皆有得乎陽者。餘三陰无得乎陽者。五去初雖遠。以居得中。位自厚。于復无悔。三處位不中。以去初未遠。頻失而頻復者也。故雖厲而可以无咎。獨上六一爻。最遠乎初。又居一卦之窮。迷而不復者也。故凶。又曰。初為明康之君子。知過則改。上也。二四為樂善之賢者。舍已從人。次也。六五為不踐迹之慈。

人自厚其身又其次也。六二為改過不遘之人復而失失而復。抑又其次也。上六則物欲沈溺。本心喪失。下愚不移者也。尚何復之可言哉。民斯為下矣。

【變率】健氏曰。復卦辭專以氣數言。爻辭專以人事言。以氣數言。則復有必亨之理。如出入无疾。朋來无咎。皆是復之亨處。其所以然者。以反復其道。七日來復故也。此是氣數之常。自然如此。若以人事言。則須不遠復。與休復。方吉。孰復。方无悔。獨復。可以免凶。咎若類復。則雖厲而亦可以无咎。迷復。則至于凶。而有災眚矣。此皆人事所致。君子不可不慎也。

【集解】聖人憂陰之長也。于一陰之生。則曰姤。喜陽之長也。于一陽之生。則曰復。謂如去而復來也。故其于始。則曰剛反。要其終。則曰

易經詳說

卷十六

復卦

寄願堂

剛長。此則天行之復也。人心之復。亦猶是耳。故爻專以人事言。蓋唯聖人。弗過其公。莫善於補過。故復以初為主。自二至五。皆從初而復。此五之自考。不如四之從道。四之從道。不如二之下仁。二之下仁。不如初之修身。三類復。雖危。猶知復也。止迷復。反道。則不知復矣。聖人之重改過而惡怙惡也。如是夫。

【五自考】不如四從道。爻中不見有此意。
【圖一】陽復生於下。為卦之主。象言七日來復。乃陰陽循環自循之數。義蘊无窮。象傳言復其見天地之心。於此可見天地之妙用。造化之根。抵先儒以復生物之心。又謂之仁。蓋天地生物之心。即是仁。而於一陽之動。是天地生物之機。故可以見天地之心也。在人則善念之動。生言謂然。即生物之心也。即仁也。存養省

【圖一】頭皆在此處。大象以至日閉關。見安靜養微陽之義。而在人則善念之動。為微陽。須安靜以養之。于其始。而待其充長。於其後。若遽發洩。恐其不繼。此靜乃動中之靜。而非不暗閉之靜。此養乃保養調養之養。而非靜時存養之養也。以爻論。初以陽動於復之始。而得不遠之義。二以柔中近初。而休復下仁。四以柔中應初。而獨復從道。五以柔中居尊。而敦復自考。皆復之善者也。二以不正而類失。畢竟以能復而免咎。若上迷而不復。乃長惡不悛之小人。宜有大凶。然是於復終取義。非爻位之不善也。復為改惡復善之卦。當于靜中檢點。時而性光流露。善念萌生。保之充之。此是源頭功夫。至於復之在已者。始當為不遠之復。終當為敦復。復之資于人者。近當為二之下仁。遠當為

四之從道。勿為三之類復。以致厲上之迷復。以致凶也。不遠復。敦復。即象之出入无疾也。下仁從道。即象之朋來无咎也。
【變率】五載巡守。周十二年巡守。非每歲出于不省方无碍也。巡守之歲。當是交十一月。即至朔方。而至于日已旋冬。至祭天亦不應以巡狩而廢大禮。若云在朔方。而是日不出。恐未是。書舉四仲之月。是大綱言之。正月歲始。十二月歲終。王朝有事。天子不能在外。只有二月出。十一月歸。于月內无有在日。若拘定月日。殊覺有碍。蓋二月行事。宜晚十一月行事。宜早。為道路計。不然。則歲始即出。歲終方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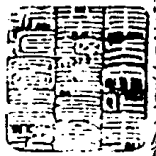
易經詳說

卷十六

復卦

寄願堂

易經詳說卷十六終



序卦復則不妄。故受之以泰。泰者復也。復者道也。既復於道。則合正理而無妄。故復之後。受之以無妄也。為卦乾上震下。震動也。動以天為無妄。動以人欲則妄矣。無妄之義大矣哉。

漢王氏曰。復者賢人之事。无妄者聖人之事。无妄則誠而復者。所以求至於无妄者也。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釋傳。无妄者至誠也。至誠者天之道也。天之化育萬物。生生不窮。各正其性命。乃无妄也。人能合无妄之道。則所謂與天地合其德也。无妄有大亨之理。君子行无妄之道。則可以致大亨矣。无妄天

易經詳說

卷十七 无妄卦

一 寄願堂

之道也。卦言人有无妄之道也。利貞法无妄之道。利在貞正。失貞正則妄也。雖无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故有匪正則為過。皆既已无妄。不宜有往。往則妄也。○无妄二字。舊說以為物皆无敢詐偽。不屬己說。得程子乃發出。如許道理來。○程子往則妄也。詳見下文。

本義。无妄。實理自然之謂。史記作无望。謂无所期望。而有得焉者。其義亦通。為卦自訟而變九自二來。而居於初。又為震主。動而不妄者也。故為无妄。又一體震動而乾健。九五剛中而應六二。故其占大亨而利於正。若其不正。則有眚而不利。有攸往也。

朱子曰。无妄本是无望。這是沒理會時節。忽然如此得來。而前朱英所謂无望之福是也。問史記作无望。若以為无望。則是願望之

望。非誠妄之妄口。有所願望。即是妄。但望字說得淺。妄字說得深。无望是個不指望。偶然底卦。忽然而有福。忽然而有禍。如人方病。忽然勿藥而愈。是所謂无妄也。據諸爻名義。合作无望。不知孔子何故說歸无妄。○无妄自是大亨了。又却須是貞正始得。若此子不正。他那裏便有災來。○无妄一卦。雖云禍福之來。亦為之

家所守者。不可不利於正。不可以彼之无常。而守之亦為之无常也。故曰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若所守匪正。則有眚矣。眚即災也。

陸安邱氏曰。惟其无妄。所以无望也。若其處心未免於妄。則无道以致禍。而望於微福。非所謂无妄之福。有過以召災。而妄欲免災。非所謂无妄之災。此皆未免容心於禍福間。非所謂无妄也。若真

易經詳說

卷十七 无妄卦

二 寄願堂

實无妄之人。則純乎正理。禍福一付之天。而无苟得幸免之心也。雲峯胡氏曰。朱子解中庸誠字。以為真實无妄之謂。此解无妄。則以為實理自然之謂。自然二字。已兼无所期望之意矣。其占元亨。而必利於貞者。无妄誠也。正而固誠之者也。不正則妄矣。占辭曰貞曰匪正。曰利曰不利。其辭一正一反。聖人示戒深矣。

蒙引。无妄。實理自然之謂。无妄只是實。實處便是理也。實理不假人為。故曰實理自然。自然二字。便該得无所期望而有得之意。○惟其本无妄。故无望。惟无望所以益見其无妄也。故曰其義亦通。○无妄者。實理自然而已。實理自然正而已。故其占曰元亨利貞。又曰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其拳拳丁寔以正者。以其必如是方為无妄。不正則妄矣。貞則利。匪正則有眚而不利矣。○元亨利貞

輕重在正字。故朱子曰：无妄自是元亨了。有肯不利有攸往只是一意。其匪正有肯不曰有災眚者。匪正自我所為則自我致也。故只言肯災則自外至者也。卦名之義本无不正。卦辭為占者設。須用戒之。非是无妄了。却又有不正者。若程傳所謂雖无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此又是一義。非必卦辭本意。

按本義實理自然。原是適程子之解。卦名自當以此為正。說至云无所期望。其義亦通。乃是另一義。蒙引欲將二說合一。似有可疑。即謂爻內有取无望之意。不妨各自為說。諸卦中卦辭與爻辭取義不同者多矣。此處何獨比而一之。无妄是卦名。有元亨利貞之理。而在占者則大亨而利於貞也。占則屬人。其匪正非謂人之无妄者有不正也。程子是極論道理。乃有雖无邪心

易經詳說

卷十七

无妄

三 寄願堂

不合正理之說。於卦義精辨時請多從之。而曲為之說。以无妄為實心。以貞為正理。則无妄不得為實理。自然矣。覺未是。正方是无妄。不正便不謂之无妄。非无妄了。又有正不正之分。正是无妄中抽出言之。非於无妄之外添出。程子苟无邪心。專就心言。未盡无妄之旨。下云則妄也可見。程子非以无邪心當无妄也。无妄自兼實理實心說。

謹按王紫无妄蒙辭曰：實理自然謂之无妄。人而无妄。則誠能動物。自有元亨之理。然必利於正。正乃為无妄而亨也。其或不正。則是妄而已。當有災眚隨之。凡有所往皆不利。豈得亨乎。蒙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孔疏以震之剛。從外而來為主於內。

程傳謂初九也。坤初爻變而為震。剛自外而來也。震以初爻為主。成卦由之。故初為无妄之主。動以天為无妄。動而以天動為主也。以剛變柔。為以正法妄之象。又剛正為主於內。无妄之義也。九居初正也。

蒙引以剛在內也。以剛在內心之實也。大凡誠以心言。內外二字以六畫之卦言之。下三畫為內。上三畫為外。此卦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之類是也。蓋凡畫卦者。自下而上。有由內而外之義。九自二來而居於初。剛德在內也。剛德在內不妄也。又為震主。震為動是動而不妄者也。動而不妄。則凡言必有物。行必有恒。惟其實而已。而此外吉凶禍福。皆所不計也。

易經詳說

卷十七

无妄

四 寄願堂

王註震動而乾健也。剛中而應。謂五也。程傳下動而上健。是其動剛健也。剛健无妄之體也。剛中而應。五以剛居中。正二復以中正相應。是順理而不妄也。蒙引動而健。動固是好動而又健。則是能勇於義而不幸於私。正字意即在此矣。剛中而應。在我者既剛健中正。而所應又柔順中正。皆為得其正也。

王註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柔邪之道消矣。動而愈健。則剛直之道通矣。剛中而應。則齊明之德著矣。故大亨以正也。程傳故其道大亨通而貞正。乃天之命也。天命謂天道也。所謂无妄也。

聖峯胡氏曰：命。即道也。叶韻耳。

註疏以天之命爲天之教命求是

家引合而觀之。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也。動而健也。剛中而應也。皆正道也。故其占大亨而必利於正者。乃天之命也。何也。正則无妄。无妄誠也。誠者天之道。而天祐之矣。故利正者天之命。匪正則爲逆天之命。故曰天命不祐。天命實理自然而已。理之所在便是天命所在。

「孔繩无妄之往。荷之矣。」上之是請辭。下之通也。身既匪正。在无妄之世。欲有所往。何所之適矣。故云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者身既非正。欲有所往。犯逆天命。則天命不祐助也。

「弦孔疏以行矣。」哉爲天行不祐之事大謬。程傳所謂无妄正而已。小失於正。則爲有過。乃妄也。所謂匪正。蓋

易經詳說

卷十七

无妄

五 寄願堂

由有往。若无妄而不往。何由有匪正乎。无妄者理之正也。更有往將何之矣。乃入於妄也。往則悖於天道。天道不祐可行乎哉。

「程傳解无妄之往。」往入於妄。多一折不可用。

「雲峯胡氏曰。」无妄之往。程子爲无妄而又往。本義只順上文本文意。

解正者天之命。不正故不可行也。蓋无妄之往。與泰卦包荒得尚於行。中句相似。舉首尾句而包中間也。不可泥文而失意。

「進齋徐氏曰。」行矣哉。即州里行乎哉之義。

「蒙引。」夫无妄者正而已。故无妄須以正往。无妄而以不正往。欲往何哉。何也。正者天之命也。不正則逆天之命。而天不祐行矣哉。乃知无妄字內元有正意在。謂所以爲无妄者正也。既云无妄。而乃以不正往。則爲有妄矣。欲往何哉。

本義以卦變卦德卦體言卦之善如此。故其占當獲大亨而利於正。乃天命之當然也。其有不正。則不利有所往。欲何往哉。蓋其逆天之命。而天不祐之。故不可以有行也。

朱子曰。剛自外來。說卦變動而健。說卦德剛中而應。說卦體大亨以正。說元亨利貞。伊川易傳似不是本意。剛自外來。是所以做造无妄動而健是有卦後說底。

「蒙引。」臨卦言卦之善。只是卦德卦體剛浸而長不與焉。无妄則兼卦變卦德卦體言卦之善。有此不同。蓋剛浸而長未便是善。若剛在內則分明是善。而下之所以爲无妄者也。

「存疑。」大亨以正。看來當兼卦變說。方是觀本義。以卦變卦德卦體言卦之善。可見矣。本義不分卦變卦德卦體釋卦名卦辭者。正以

易經詳說

卷十七

无妄

六 寄願堂

卦變亦言卦辭元亨利貞爾。

「程傳。」將剛自外來句爲一截。動而健至天之命也。爲一截。其匪正以下又爲一截。依他卦例。剛自外來句似釋卦名。下是釋卦辭。未爲不是。而朱子以卦變卦德卦體連言。大亨以正通承言。之不分卦名卦辭。但云言卦之善。自爲一例。又按王註。剛自外來。至故大亨以正也。原是大亨以正通承。朱子非无所本。但舊說不言卦變耳。剛自外來二句。皆言无妄而合正意在內。故承无妄而言大亨以正。或即以正字入上三句。講覺文義无次第。无妄之往。內包不正二字。天命不祐。反照上天之命。「蒙引。」孔子釋彖辭曰。无妄之辭。不徒曰元亨。而必曰利貞者。蓋天下之理。未有誠而不正。亦未有正而不誠者。卦變自訟之九二來。

居初是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則是天德之剛不馳於外。而還爲一心之主。動而不妄者也。卦德震動乾健。既有震動之才。而不屈於物欲之援。能无妄也。卦體五之剛中。下應於二。既有實意之孚。而不涉形迹之傷。亦无妄也。然其无妄无有不正。故占者得大亨而利於正。乃合乎天命之當然也。蓋天之賦命於人。本无不正之理。人能以正合乎天命。天斯祐之矣。其匪正有肯不利有攸往者。无妄者正而已。无妄而爲不正之往。將无所之而可矣。逆天之命。天不祐之。其能行乎哉。此无妄之所以利於貞也。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覆傳雷行於天下。陰陽交和。相薄而成。盛於其時。驚蟄。振萌。芽發。

易經詳說

卷十七 无妄卦

七 寄願堂

生萬物。其所賦與洪纖高下。各正其性命。无有差妄。物與无妄也。先王觀天下雷行。發生賦與之象。而以茂對天時。養育萬物。使各得其宜。如天與之无妄也。茂盛也。茂對之爲言。猶盛行永言之比。對時爲順合天時。天道生萬物。各正其性命。而不妄。王者體天之道。養育人民。以至昆蟲草木。使各得其宜。乃對時育物之道也。程王註與辭也。猶皆也。不如程作賦與看孔疏茂盛也。對當也。以此无妄盛事。當其无妄之時。育養萬物也。茂對二字折斷。不如得將茂對作一義。

程子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天下雷行付與无妄。天性豈有妄邪。聖人以茂對時育物。各使得其性也。

夫養天下雷行。震動發生。萬物各正其性命。是物物而與之以无

先王法此以對時育物。因其所性而不爲私焉。

程頤物與无妄。是各正性命之意。朱子曰：然一物與他一個无妄。無窮蔡氏曰：對與對越上帝之對同。茂者篤實感發之意。至誠之動。无時不對。无物不育也。

陳闡胡氏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以理言之。有會萬爲一。一實萬分之義。以象言之。則一震之頃。物皆震動。邪念頓消。是物與之以无妄也。聖人茂對天時。以養育萬物。是亦聖人之雷行。物與之以无妄矣。

覆邪念頓消。非正意。不可用。

雲峯胡氏曰：夫子釋彖從天命上說。本義釋夫子大象從性上說。性即天之命也。天下雷行。物與无妄。以无妄物各具二性。物物

易經詳說

卷十七 无妄卦

八 寄願堂

各一自然之天。聖人因物之所性。以育萬物。聖人一自然之天也。蓋引物與无妄者。天與之。非雷與之也。先王法此以對時育物。蓋天之生物。時焉而已。先王則善順乎天時。以養育夫萬物。使萬物各得其生焉。天下雷行。陽氣鼓動。萬物皆春。故爲物與无妄也。與之以實理者。天也。全其實理者。聖人也。故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茂對字樣。所謂殷薦盛行大舉永言之類。謂善順乎天時也。本義因其所性。性即无妄之理也。

存疑茂盛也。大也。此字不輕下。大有用力之意。

震動以動物言。發生以植物言。亦分得未受雷本震動之物。其震動即是發生。處含震動何以發生。發生即各正性命與以无

妄對育申看育物之物即物與之物意自照應。聖人與物无妄意亦可帶補說約物生前之无妄天與之物生後之无妄聖人與之意切。

要解仇洽柱曰王者法天之政。春生秋肅故育物專屬雷行之時。然王政四時皆有都是順天之道。觀周禮及月令可見。謂孔子釋大象曰震下乾上天之下雷行發生萬物萬物各得所生之理以爲性是物物而與以无妄之實理也。先王有見於此于以大順乎天時養育乎萬物遂生復性使然物各全其實理依然一无妄之真而已。

初九无妄往吉。王註體剛處下以貴下賤行不犯妄故往得其志。

易經詳說

卷十七 无妄卦

九 寄題

程傳九以陽剛爲主於内无妄之象以剛變柔而居内中誠不妄者也。以无妄而往何所不吉。卦辭言不利有攸往謂既无妄不可復有往也。過則妄矣。又言往吉謂以无妄之道而行則吉也。承義以剛在内誠之主也如是而往其吉可知。故其象占如此。蘇山李氏曰初陽无應而交辭謂之往吉何也。兩剛相遇不率於係應之私是之爲无妄。此初所以吉。四所以无咎也。若夫六二九五應六三上九應而三不免於災五不免於疾上不免於咎有應者反不若无應之爲愈。可見矣。震陽初動誠一未分剛實无私以此而往動於天合其又奚必有應而後能往哉。此初九之往所以得无妄之吉也。

雲峯何氏曰釋彖曰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内本義於此曰以剛在

内誠之主也。主字最有九。蓋妄者誠之反也。誠之主如此妄自然无矣。如斯而往其吉固宜。此占辭而本義以爲象者初九之剛爲主於内誠之主之象也。

彖引誠之主也。此主字對別爻言。謂正是无妄者也。如是而往誠能動物以上則得君以下則得民以內則順親以外則信友事无不利功无不成矣。何往不吉。

摺本義以誠字代无妄字。

國周公繫初爻曰初九以剛在内是天德之剛爲主而无邪妄之雜。克全无妄之正者也。占者如此則人无不孚事无不立何往不吉乎。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易經詳說

卷十七 无妄卦

十 寄題

程傳以无妄而往无不得其志也。蓋誠之於物无不能動以之修身則身正以之治事則事得其理以之臨人則人感而化无所往而不得其志也。

宿疑得志解吉字。

國得志當以治事臨人說爲正程傳修身是補前一層。

謂孔子釋初象曰无妄之妄而吉者蓋誠无不動无所往而不得其志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畲則利有攸往。

國註既以不耕穫二句爲臣道无成有終之意謂不敢耕也。雖獲而巳不敢菑也。雖畲而已與傳義之說俱不同。

程傳此理之所然者非妄也。人所欲爲者乃妄也。故以耕穫菑畲

易經詳說

卷十七

无妄卦

十一 寄願堂

營之六二居中得正。又應五之中正。居動體而柔順。爲動能順乎中正。乃无妄者也。故極言无妄之義。耕農之始。獲其成終也。田一歲曰蓄。三歲曰倉。不耕而獲。不菑而倉。謂不首造其事。因其事理所當然也。首造其事。則是人心所作。爲乃妄也。因事之當然。則是順理應物。非妄也。獲與倉是也。蓋耕則必有獲。蓄則必有倉。是事理之固然。非心意之所造作也。如是則爲无妄。不妄則所往利而无害也。或曰。聖人制作以利天下者。皆造端也。豈非妄乎。曰。聖人隨時制作。合乎風氣之宜。未嘗先時而問之也。若不待時。則一聖人足以盡爲矣。豈待累聖繼作也。時乃事之端。聖人隨時而爲也。本義。柔順中正。因時順理。而无私意期望之心。故有不耕獲不菑倉之象。言其无所爲於前。九所冀於後也。占者如是。則利有所往矣。

易經詳說

卷十七

无妄卦

三 寄願堂

之不要人爵而人爵從之。皆是也。大抵此爻所謂无妄之福。而六三則所謂无妄之禍也。○六二在无妄之時。居中得正。故吉。其曰不耕獲不菑倉。是四事都不做。蓋自有一揀時節。都不須得作爲。事事都不動作。亦自利有攸往。看來无妄合是无望之義。如无妄之災。无妄之疾。都是沒巴鼻恁地。伊川作三意說。不耕而獲。耕而不獲。耕而不必菑。看來只是見成領會他。

○潛室陳氏曰。伊川大意只謂不爲獲而耕。不謂倉而蓄。凡有所爲而爲者。皆計利之私心。即妄也。但經文中不如此下語。故易傳中頗覺言語。始謂不耕而獲。不菑而倉。謂不首造其事。則似以耕菑爲私意。中有耕則必有獲。菑則必有倉。非心造意作。則以耕菑菑倉爲非私意。終謂既耕則必有獲。既菑則必成倉。非必以獲倉之富而爲。則又似以獲倉爲私意。三說不免自相牴牾。所以本義但據經文直說。謂无耕獲菑倉之私心。蓋農夫治田。都无計利之私心。當无妄之時。皆不可有此意。想如農夫之耕獲。則於經文甚直。无緣繞之碍。又曰。不首造者。謂作事之始。不可萌計較課功意。乃明道不計功之說也。

○西溪李氏曰。无妄誠也。實理也。有一毫求得於外之心。便害无妄之體。耕獲菑倉。求得於外也。必无耕獲菑倉之心。然後可以有。所從二以陰居陰。雖得中然未實也。中未實則必外求。因有此戒。雲峯胡氏曰。耕獲有種而欲之也。菑倉者壅而熟之也。諸家以爲不耕而獲。不菑而倉。是從外添一而字。惟本義以爲一歲之蓄始於耕。終於獲。三歲之田始於菑。終於倉。不耕獲不菑倉。六一三系屬。

之主。因其時順其理。自始至終。絕無計功謀利之心。无所望而有得焉者也。故其占曰利有攸往。或曰利有攸往。則宜於有為矣。而以爲无所作爲者何也。曰惟其因時順理。而不自作爲。此所以可有爲也。

蒙引六二非全无作爲也。只是无計較。也不耕種。不蓄畬。只言其不計利耳。言始終一无計較也。○只是即其所居之位。而行其所當行而已。不於分外有所容心也。然在无妄之時。有不求而自得者。故曰云云。○耕種蓄畬。此皆吾人分內事。所謂人道之所宜者也。人豈可以不耕種。不蓄畬哉。此特假象之辭。蓋六二皆因時順理。其於分內所當爲者。隨時盡之矣。至於利害得失之間。彼全付之度外。不圖功於前。不收功於後。如不耕亦不獲。不蓄亦不食也。

易經詳說

卷十七

无妄卦

寄願堂

即卦名无所期望之意也。○則利有攸往者。蓋人多緣放於利而行。故因利以致害。惟能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則何用不滅。何人不可處。何地不可居。何事不可爲。○六二是无所期望而有得焉者。不耕種蓄畬。无所期望也。則利有攸往有得也。乃爲无妄之福。○則字最緊。切言占者能如六二之不耕種。不蓄畬。則利往矣。不然。亦未必利往也。

按不耕二句有數說。不敢以耕自居。而但爲其獲。註疏之說也。不以耕求獲。程子之說也。不待耕而得獲。龍氏之說也。不耕亦不獲。朱子之說也。程說似優。愚意欲增數字。襯貼較明。謂凡事順理而无私意。不似農夫之耕而望獲。亦備一說。主爻當是聖田畝是成了田。不耕種二句。總是一箇无所爲而爲。

然惟不着一切効念。其功效偏見。故利往曰則有。語氣最爲

聖。周公繫二爻曰。六二柔順中正。因時順理。于分所當爲者。盡力爲之。絕无私意期望之心。象猶農夫之不耕種。不蓄畬者。然。有無妄之心。自有无妄之福。占者如是。則其有攸往也。何不利乎。

象曰。不耕種。未富也。

程傳。未者非必之辭。臨卦曰未順命是也。不耕而獲。不蓄而畬。因其事之當然。既耕則必有獲。既蓄則必成畬。非必以獲畬之富而爲也。其始耕蓄。乃設心在於求獲畬。是以其富也。心有欲而爲者。則妄也。

易經詳說

卷十七

无妄卦

寄願堂

未義當如非富天下之富。言非計其利而爲之也。

蒙引。未字當不字。富字當利字。言无所利也。因時順理。而无計利期望之心。如爲臣而事其君。盡忠爲臣之道耳。非懷利以事其君也。爲子而事其父。盡孝爲子之道耳。非懷利以事其父也。然雖不求利。而自无不利者。

按未富只是未嘗有求富之心。

謂孔子釋之。象曰。二之不耕種者。但知爲所當爲。非計其利而爲之。蓋无妄之心。未嘗求富也。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按註疏以或繫之牛。爲有司繫其牛。殊覺添設。○程傳无妄。穰以之道二字。言三有妄而在无妄之道。宜有災。不如本義說六

爻皆无妄。六三處不得正。无故而無災。順。程傳之以繫牛爲邑人之牛。邑人失牛而有災。行人亦不足以爲得。其說實力。不如本義作行人牽牛去。而居者遭詰捕之災。與无妄意合。蓋於事爲无故而人不失爲无妄也。

本義卦之六爻皆无妄者也。六三處不得正。故遇其占者。无故而無災。如行人牽牛以去。而居者反遭詰捕之擾也。

或問无妄之災。朱子曰。此卦六爻皆是无妄。但六三地頭不正。故有无妄之災。言无故而無災也。如行人牽牛以去。而居者反遭詰捕之災。此正无妄之災之象。

潛靜劉氏曰。六三才柔而位不當。所謂非正者也。故有災。然出於意料之外。故曰无妄之災。

易經詳說

卷十七

无妄卦

幸寄願堂

雲峯胡氏曰。六爻皆无妄。三之時則无妄而有災者也。六二得位而有无妄之福。時也。六三失位而有无妄之禍。亦時也。行人牽牛以去。而居人反受詰捕之擾。其災出於意料之外。雜卦曰。无妄災也。其此之謂乎。

蒙引六三本是无妄。但所處不得正。在人事則爲所居非其地。所遷非其時。所處非其人。有莫之致而至者。故占得此者。爲有无妄之災。其无妄之災如何。如或繫之牛。行人得之。乃爲邑人之災也。六三處不得正。只以時位言。不以行爲言。若以行爲言。則不得爲无故而無災矣。邑人之災。以邑人繫六三也。

接或繫之牛。牛主也。是一人行人之得。是被行人牽去。行人是一人。邑人之災。是本地人受累。又是一人。而以受累之人。爲此災。

之主

前周公繫三爻曰。六三本无妄。但以陰居陽處。不得正。而有意外之災。猶或人繫牛於道。行人牽之以去。邑人遭詰捕之擾。无妄之災。其象如此。君子亦順受其正而已。

或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蒙引言牛。既受行人所得。而詰捕之擾。非邑人所受。而何接此傳。只添一也字。便見分明。

蓋孔子釋三象曰。得之所在。災以隨之。此人所及。料也。若行人得牛。而邑人受詰捕之災。此所謂无妄之災也。

九四可貞。无咎。

王註處无妄之時。以陽居陰。以剛乘柔。履於謙順。比近至尊。故可

易經詳說

卷十七

无妄卦

幸寄願堂

以往正固有所守而无咎也。

按傳義皆无近至尊一層意。

程傳四剛陽而居乾體。復无應與无妄者也。剛而无私。豈有妄乎。可貞固守此。自无咎也。九居陰得爲正。子曰。以陽居乾體。若復處剛。則爲過矣。過則妄也。居四无尚剛之志也。可貞與利貞不同。可貞謂其所處可貞固守之利貞。謂利於貞也。

本義陽剛乾體。下无應與可固守而无咎。不可以有爲之占也。

進齋徐氏曰。九四得乾體之剛。下无深應。无妄者也。但可貞與利貞不同。利貞謂利於貞也。可者。僅可之辭。謂以九居四。剛而不中。僅可堅守。其剛貞而勿動。兩妄動則有咎也。

雲峯胡氏曰。貞正而固也。曰利貞。則謂正字而兼固字之義。曰不

可貞則專。誠固字。而无正字之義。不可不辨。九四陽剛健體。下无應與。僅可貞固守之。而其占不可有爲。不如初之吉。亦不至如上之凶。僅得无咎而已。

蒙引。可字對不可而言。可貞則不可行矣。九四陽剛健體。能自守者也。下无應與。又只宜自守。故云此可固守而无咎也。既曰可固守而无咎。則其不可以有爲也可知矣。

論周公繫四爻曰。四居乾體。下无係應。是剛德爲主於中。而物交不引於外。无妄不待言矣。然剛則思動。動則有咎。幸以九居四。可固守其剛而不動。自无咎也。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程傳。貞固守之。則无咎也。

易經詳說

卷十七 无妄卦

七 寄願堂

本義有猶守也。

蒙引。固有箇甚麼。謂固守其陽剛之道也。有猶守也。凡物守不得。便不爲我有矣。故固有之。謂固守。

按時講多謂无妄之理。乃所固有。則不唯有字。不作守字看。而固字亦非貞固之固。尚須細認。

謹孔子釋四象曰。四之可貞无咎者。謂固守其剛德而不妄動也。妄動有咎。固守則无咎矣。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孔疏。正禍疾所起。由有妄而來。今九五居得尊位。爲无妄之主。下皆无妄。而偶然有此疾害。故云无妄之疾也。勿藥有喜者。若疾自已。招或藥。皆飲食所致。當須治療。若其自然之疾。非已。廣致疾。皆

白損勿須藥。濟而有喜也。此假病象以喻人事。

程傳。九五中正當尊位。下復以中正順應之。可謂无妄之至者也。其道无以加矣。疾爲之病者也。以九五之无妄。如其有疾。勿以藥治。則有喜也。人之有疾。則以藥石攻去其邪。以養其正。若氣體平和。本无不病而攻治之。則反害其正矣。故勿藥則有喜也。有喜謂疾自亡也。无妄之所謂疾者。謂若治之而不治。率之而不從。化之而不革。以妄而爲无妄之疾。舜之有苗。周公之管蔡。孔子之叔孫武叔是也。既已无妄而有疾之者。則當自如无妄之疾。不足患也。若遂自攻治。乃是淪其无妄。而遷於妄也。五既處无妄之極。故雖戒在動。動則妄矣。

本義。乾剛中正。以居尊位。而下應亦中正无妄之至也。如是而有

易經詳說

卷十七 无妄卦

六 寄願堂

疾勿藥而自愈矣。故其象喆如自。

國圖。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无妄之至。何爲而有疾。朱子曰。此是不期而有此。但聽其自爾。久則自定。所以勿藥有喜。而无疾也。大抵无妄一卦。固是无妄。但亦有无妄非意之事。故聖人因象以示戒。

百雲。郭氏曰。易以乘剛爲疾。如豫六五自取之也。非无妄也。九五以剛乘剛。居中得正。非自取之道。故爲无妄之疾也。人之有疾。以藥石攻其邪。然以治豫之貞疾。則可治无妄之疾。則不可也。

蒙引。九五乾健中正。純粹至善者也。以居尊位。得時行道。非碌碌者比也。而下應亦中正。又有同心同德之臣也。夫有是德。而无是位。是猶有所缺也。有是德位。而无是應與。是亦有未足也。今三者

論矣。无妄之至者也。尙何疾之有哉。假使有疾。亦勿藥而自愈矣。夫九五以无妄之疾。勿藥有喜。此假設之詞。所以深明其无妄也。此爻有是象而占如之。象占難分也。此爻本意。謂縱有无故非意之事。亦不必爲之勞擾。人當自定也。

鑑此以无疾爲正意。縱然有疾。亦不須用藥。是形容語氣。

譚周公繫五爻曰。九五乾剛中正。以居尊位。而六二又以中正應之。君臣一德。內治修矣。无妄之至也。蓋有疾乎。設或事起不虞。是无妄之疾也。但當靜以俟之。人當自定。勿藥而自愈矣。故有喜也。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孔既解勿藥有喜之義。若有妄致疾。其藥可用。若身既无妄。自然

易經詳說

卷十七

无妄卦

九 寄願堂

致疾。其藥不可試也。若其試之。恐更益疾也。若已之有災。不可治也。若必欲治之。則勞煩於下。害更甚也。比非直施於人主。至於凡人之事。亦皆然也。

程傳。人之有妄。理必修敗。既无妄矣。復藥以治之。是反爲妄也。其可用乎。故云不可試。試暫用也。猶曰少嘗之也。

不蓋既已无妄而復藥之。則反爲妄而生疾矣。試謂少嘗之也。

中溪張氏曰。无妄而疾。又无妄而藥。則反爲妄而起其疾矣。此无妄之藥。所以不可試也。孔子曰。丘未達。不敢嘗。聖人不試无妄之藥如此。

象引在人事。則如我所處。本自當理。无可虞者。乃爲人所疑沮。自惑而遷之。則爲失。是取非反。足以招咎而致虞矣。

區孔子釋五象曰。无妄之疾。復藥以治之。則反爲妄而生疾矣。故其藥不可用也。不用自有喜矣。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程傳。上九居卦之終。无妄之極者也。極而復行。過於理也。過於理則妄也。故上九而行。則有過眚而无所利矣。

本義。上九非有妄也。但以其窮極而不可行耳。故其象占如此。

西溪李氏曰。應卦之終。其位不正。所謂匪正有眚也。

中溪張氏曰。上九居乾之終。則純乎天矣。苟復動而妄行。則失於亢。故有過眚而无所利。卦辭所謂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即指此也。漢武漠北之征。唐皇雲南之師。此爻之謂矣。

象引。謂其處時之極。非謂其无妄之極也。无妄之極。則至誠矣。又

易經詳說

卷十七

无妄卦

下 寄願堂

何者。既是无妄。雖云窮極。亦何不可行之者。曰。極而不知變也。如中孚上九爲信之極。亦然。此皆所謂尾生孝己之行也。

譚周公繫上爻曰。上九以陽居卦之終。无妄而處時之極者也。極而不知變。將自恃其无妄。不可行而行。過情越理。致有災眚。又何所利焉。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程傳。无妄既極而復加進。乃爲妄矣。是窮極而爲災害也。

集解。萬正符云。書眚災肆赦。災即眚也。皆爲過誤也。非災自外來。眚由已作之謂。故爻詞云眚而傳則云災。初无異指。

譚孔子釋上象曰。无妄之行。何以有災。由其執一而不知變。其災也。乃時之窮極而然也。

胡氏曰六爻皆无妄也初九得位而為震動之主時之方
乘故无妄往吉上九失位而居乾體之極時已去矣故其行雖无
妄有肯无攸利是故善學易者在識時初曰吉二曰利時也三曰
災五曰疾上曰肯非有妄以致之也亦時也初與二皆可往時當
動而動也四可貞五勿藥上行有肯時當靜而靜也

日講解義无妄之謂誠以天道言實理之自然也以聖人言實心
之自然也震者動也動以天為无妄動以人則妄矣彖傳釋卦辭
動而健則勇於義而不屈於物欲九五以剛居中在巳正也下應
六二柔順中正所應正也正則天命之當然也匪正則違乎天命
之正而不可以有行矣對時育物先王以順天時而已何有妄焉

易經詳說

卷十七 无妄卦

三 寄願堂

初之吉二之利其无妄妄也一時也三之災四之貞五之疾上之
肯亦非有妄以致之也亦一時也時當動而動不當動而不動所
謂動以天也所謂正也承辭於利貞之下即繫以匪正有肯不利
有攸往明无妄之不可不出於正也爻辭於无妄之極亦繫以无
妄行有肯无攸利明執一不變者即非正而妄也然則詠言全體
爻言一節其无不以正垂訓也意深切矣有无妄之實心者可以
審時以趨於正也歟

集解復則不妄无妄者純乎天而不雜以人之謂也如矢心學問
誠志進修固自以為无妄然或有期望之意計較之私是以人而
滅天皆妄也二之不耕獲不畱畲是勿忘勿助純乎天者也五之
勿藥是无見小无欲速亦純乎天者也初之往吉行其不得不行

四之可貞止其不得不止如是而福可也禍可也得可也失亦可
也无妄之災何足為君子病哉若上之窮則硬硬之行也其災宜
矣意人知妄之妄而詎知无妄之妄哉

腰四陽一陰之卦義取震動故以震之一陽為主无妄者實理自
然即中庸所謂誠此理甚大故以元亨利貞許之彖言亨處在
貞匪正則不能亨也剛為主動而健剛中三句皆有剛意大抵
无妄之善多得之剛而无妄之不正亦只是恐其過剛而動耳
初剛正為卦主其動以理故吉二柔中順理无私故利三柔不
正時位不善恐其致災惟當順受四陽不正宜于固守五剛中
而應當聽其自然不可多事上居卦終時逢其極无妄而不能
審時逢變承辭所謂匪正有肯者上之謂也至誠无妄固能動

易經詳說

卷十七 无妄卦

三 寄願堂

物然須順理因時方合无妄之貞若硬硬之信不足以言无妄
也○大彖物與无妄是標精深議論見无妄之本於性而彖傳
又言天命合觀之言誠言命言性皆具於此卦中不可忽○本
義兼无望言似多一折不如只作真誠无偽妄說為前後一意

大畜三三變

程傳大畜序卦。有無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無妄則為有實。故可畜聚。大畜所以次無妄也。為卦艮上乾下。天而在於山中。所畜至大之象。畜為畜止。又為畜聚。止則聚矣。取天在山中之象。則為蓄。畜取艮之止。乾則為畜止。止而後有積。故止為畜義。

程氏曰。乾健上進。為艮所止。故有畜義。艮陽卦也。陽為大。故曰大畜。大小畜。所畜皆乾。所別者艮。巽耳。是故以大畜大。謂之大畜。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程傳莫大於天。而在山中。艮在上而止。乾於下。皆畜至大之象。也在人為學術道德。充積於內。乃所畜之大也。凡所畜聚。皆是專言其大者。人之蓄畜。宜得正道。故云利貞。若夫異端編學。所畜至

易經詳說

卷十七 大畜卦

寄願堂

多而不正者。固有矣。既道德充積於內。宜在上位以享天祿。施為於天下。則不獨於一身之吉。天下之吉也。若窮處而自食於家。道之否也。故不家食。則吉。所畜既大。宜施之於時。濟天下之艱險。乃大畜之用也。故利涉大川。此只據大畜之義而言。未更以卦之才德而言。諸爻則惟有止畜之義。蓋易體道隨宜。取明且近者。

程傳大畜利貞。取畜聚意。

孔疏人能止健。非止不可。是取畜止意。程傳不家食。二句俱渾承畜說。不露養賢意。孔疏俱以養賢說。總之孔疏是取家傳解家辭。預侵下地。不如程傳之安。

白雲郭氏曰。賢不家食。祿之也。古之人不仕無祿。則耕而食之。於家也。仕而祿足。以代耕。則不耕矣。非家食也。

運安師氏曰。大畜利貞。言所畜者大而利於貞正也。不家食吉。言

賢者當與之共天位。享天祿。食於朝而不食於家。則吉也。然有所畜者。必有所用。有所養者。必有所施。賢者又當出而濟天下之艱險。以究大畜之才。故曰利涉大川。利涉者。乾健於行也。按此亦是取家傳義。

困。蓋大陽也。以艮畜乾。又畜之大者也。又以內乾剛健。外艮篤實。輝光。是以能日新其德。而為畜之大也。以卦變言。此卦自需而來。尤自五而上。以卦體言。六五尊而尚之以卦德言。又能止健。皆非犬正不能。故其占為利貞。而不家食吉也。又六五下應於乾。為應乎天。故其占又為利涉大川也。不家食。謂食祿於朝。不食於家也。朱子曰。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只是占得大畜者。為利貞。

易經詳說

卷十七 大畜卦

寄願堂

不家食而吉利。利於涉大川。至於剛上尚賢等處。乃孔子發明各有所主。爻象亦然。

存疑卦辭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程傳俱承大畜說。家傳本義以卦變卦德卦體釋之。似於大畜不相涉。看來不是。今當兼用卦名卦變卦德卦體解。但大畜不可專就學問說。人之所畜。非一而皆不可不正。畜學不正。則為異端曲學。畜人不正。則德不足以服人。畜財不正。則為貨悖而入。故凡有所畜。皆不可不正。況此卦之變。自需而來。尤自五而上。以卦體言。六五尊而上之。以卦德言。又能止健。皆有正之象也。故其占利於正。所畜既大。則當出為時用。况卦體六五之君。尊尚其賢。又可為之機也。故不食於家而食於朝。則可行其道而吉矣。所畜既大。其才欲學術。必能康濟時艱。

九卦體下。應於乾爲應乎天。所謂一心合天。則何事不濟。故其占利涉大川。言當濟天下之險難。如漢平勃之安劉。唐郭子儀之再造唐室是也。

援朱子云。孔子發明各有所主。其說甚是。且宜就大畜渾發卦意。存疑所論。固有見。然並不必將卦名卦變卦德夾入。講似更直截也。

國朝胡氏曰。大畜大壯。皆四陽卦。故皆謂之大。其占皆曰利貞者。大壯而不貞其壯也剛而无禮。大畜而不貞其畜也博而寡要。不家食是賢者不畜於家而畜於朝。涉大川又似有畜極而通之意。要之兩利字一吉字。占辭自分而爲三。不必泥而一之也。

援雲峯其畜也博而寡要。是畜聚意。涉大川有畜極而通之意。又

易經詳說

卷十七

大畜卦

聖賢願堂

是畜止。兩意夾說。未是。分爲三。不泥爲一。然亦須實申方好。崇引謂惟利貞。大畜說。不家食。一句於大畜並無關。是過泥象傳。不可從。

拆裏卦名以止畜。畜二者說。卦詞俱從畜言。利貞二字重看。不家食而涉川而利者。以所畜之正也。

去疑不大不可言畜。不正又不可言大。吉就展布言。涉大川只是大經濟意。不必作濟變看。

譚文王繫大畜彖辭曰。大畜者所畜聚之大也。然畜固大。尤不可以不正。必擇之精。守之固。其所畜莫非天德王道之正。而不雜於異端霸術之爲。乃爲利也。然畜之大者既正。自宜出爲世用。食祿於朝而不食於家。則道可行而吉矣。然其出爲世用者。又

其小畜必以其所畜之大而正者。當天下之大難。成天下之大計。即涉大川亦无所不利也。夫大畜利貞體之所以立也。不家食涉大川用之所以行也。此所謂有體有用之君子歟。

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程傳以卦之才德而言也。乾體剛健。艮體篤實。人之才剛健篤實。則所畜能大。充實而有輝光畜之不已。則其德日新也。

本義以卦德釋卦名義。朱子曰。篤實便有輝光。艮止便能篤實。○按朱子將篤實輝光連已見首節本義。

易經詳說

卷十七

大畜卦

聖賢願堂

國朝胡氏曰。諸卦艮德只一止字。此則有篤實輝光四字。蓋大畜之所重者在艮上一爻。卦名畜字。已具艮止之義。此曰篤實。艮一陽之所以能畜也。曰輝光。陽能畜諸中而見諸外也。

存疑剛健則不屬於物欲。不安於卑下。而有日進之機。篤實則踐履誠恪而不涉於虛妄。輝光則德義日彰。而不入於暗昧。內外合德。此所以日新其德而爲畜之大也。

要經仇浚柱曰。剛健以存心言。天理爲主。不屬於物欲也。篤實輝光以行事言。踐履誠恪而精厚流光也。內外交養。故其德日新而不已。

國朝鄭氏曰。畜有三義。以畜養言之畜賢也。以畜止言之畜德也。以積畜言之畜德也。養賢以及萬民。此多養之大者。養天下之至

而四五能畜之此畜止又太者剛健爲實輝光日新其德道畜之大者故家傳兼此三者言之

高孔子釋彖辭曰卦名大畜者即卦德而可見也蓋德具於心而見於事卦德內乾主於內者天理精純而不雜德性常用而不槁何如其剛健也外艮是見於外者踐履直擊而英華發越又何如其篤實輝光也夫內有无私之本體而外有實踐之輝光此所以日新其德而畜之甚大此大畜之所由名也

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
按註疏以上九爲剛上是也而以乾上進上九不距之爲尚賢恐非以艮畜乾之意

易經詳說

卷十七 大畜

毛 寄願堂

程傳剛上陽居上也陽剛居尊位之義止居健上爲能止健之義止乎健者非大正則安能以剛陽在上與尊尚賢德能止至健皆大正之道也

按程說尚賢尚字未甚明朱子以六五尊上九甚有理但言卦體足矣而必取卦變謂需之九五上而爲大畜之上九將上字作有力字一句兩義頗可疑

本義以卦變卦體卦德釋卦辭

朱子曰能止健都不就健而止見得是艮來止這乾以艮之止止乾之健也

兩溪張氏曰止健以二德言不曰健而止而曰能止健者蓋乾之爲物也最健而處於艮之下甘受其畜止而不辭以剛畜剛乃大者之正也故曰大正此釋利貞之義

象引以卦變言此卦自需而來九自五而上是剛上也夫剛自下而上苟非大正則德不稱位而下不載之若所謂難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者是是非大正不能也○以卦體言上九之陽在上六五居其下而尊尚之是尚賢也夫尚賢苟非去讓遺色賤貨而一於貴德者不能是亦非大正不能也○以卦德言又能止健夫健者難止也苟非大正則自反有不直未必便能止之故亦非大正不能也故利貞兼此三義○大正之大字從卦名上來○按是孔子看出道理若謂文王利貞二字即是此解則泥矣○時講以止健爲樂止邑暴似不切然家存亦是此意始二之愚見只是自己健而不過

易經詳說

卷十七 大畜卦

毛 寄願堂

體六五尊而尚之是人君屈己下賢也卦德以艮畜乾是能止乎強暴使不爲惡也三者皆非大正不能剛上而不正則德不稱位矣尚賢而不正則讓色得以間之矣止健而不正則自反不直不足以服人矣此所以貴於正大也利貞之義如此

不家食吉養賢也

孔疏不家食吉養賢者釋不家食吉所以不使賢者在家自食而養吉也以在上有大畜之實養此賢人故不使賢者在家自食也程傳大畜之人所宜施其所畜以濟天下故不食於家則吉諸居天位享天祿也國家養賢賢者得行其道也

本義亦取尚賢之象存疑以卦體六五言有養賢之君則賢者得行其道矣故不家食

吉。

按本義亦取尙賢之象。則賢亦當指上九而六五養之不家。我以賢言而所以得不家食者。則以有養之者也。

兒說不家食吉以下。逐句分解其實。承利貞來不家食。固由於尙賢。然使畜之未大。或大而未正。則在我不得爲賢。而欲君子養之不可得也。

謹又曰。不家食吉者。蓋畜而以正。已爲可用之賢。六五尊而尙之。是由人君重祿以養天下之賢。則有道有夫行之機。所以不家食而吉也。

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一按王註又以尙賢止健。大正來說應天。未免纏綿。

易經詳說

卷十七 大畜卦

元 晉願堂

孔疏應天者。上體之艮。應下體之乾。故稱應天也。

按此較王註爲明。

程傳利涉大川。謂大有畜畜之人。宜濟天下之艱險也。豕更發明卦才云。所以能涉大川者。以應乎天也。六五君也。下應乾之中爻。

乃大畜之君。應乾而行也。所行能應乎天。无艱險之不可濟。況其

他乎。

本義亦以卦體而言。

臨川吳氏曰。涉險非乾健之力不能。六五下應乎乾。故能涉大川

也。

雲峯胡氏曰。卦有乾體者。多曰利涉大川。健故也。

蒙引諸儒皆以健言。竊謂此與大有應天時行之應天畧同。皆從

象引諸儒皆以健言。竊謂此與大有應天時行之應天畧同。皆從

此上說若但取其健。則聖人何故獨提出天字。又中孚以利貞乃

應乎天也。應天又以理言。蓋從貞字取義也。此處亦不宜主理言。

存疑亦以卦體言。六五下應於乾之九二。是應乎天也。一心合天。

則何事不濟。故利涉大川。

存疑六五應九二與程傳同。蒙引主時說可從。存疑又欲主

理以爲應天。只是事合乎理。亦備一說。

謹又曰。利涉大川者。畜而以正。已具應用之本。而六五下應于乾。

有天之義焉。蓋天者。時而已。設施指置皆當乎時宜。而行與天

合。即乘危越險。亦无不濟。而況其他乎。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孔疏天在山中者。欲取德積於身中。故云天在山中也。君子以多

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者。君子則此大畜物既大畜。德亦大畜。故

多記識前代之言。往賢之行。使多聞多見。以畜積已德。故云以畜

其德也。

程傳天爲主大而在山之中。所畜至大之象。君子觀象以大其德。

畜人之德。畜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跡以觀其

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畜成其德。乃大畜之義也。

本義天在山中不必實有是事。但以其象言之耳。

要湖胡氏曰。天包地外。地外有天山。雖在地上。然地下之天。即山

中有天也。中孚只作下字解。按天之氣貫乎地。山中未嘗无天。

建安邱氏曰。風以氣畜。氣息則散。故風行天上爲小畜。山以形畜。

形畜則固。故天在山中爲大畜。大畜言畜德。小畜言畜文德。畜德

易經詳說

卷十七 大畜卦

手 寶願堂

雖同而文德則德之小者也。

據所畜者同一天而風畜爲小山畜爲大則大小在風與山上取

而大畜之爲大以艮之畜也。

蒙引多識前言往行是知工夫至以畜其德則在言行上來矣言

行人之言行也德已之德也取人之善爲已之資多字重

要解徐果亭曰蒙引以多識工夫貼知畜德貼行其實畜德即從

多識內勘出知行原不相離也。

援天在山中主畜積言方於下意合。

譚孔子釋大象曰天在山中能畜天是大畜之象也君子觀象

以比古聖賢之嘉言善行皆德之散見也而吾之所以爲德者

易經詳說

卷十七

大畜卦

三 守願堂

觀其用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則萬理會通於我德于是而畜積

初九有厲利已。

王註四乃畜已未可犯也故進則有厲已則利也。

程傳大畜艮止畜乾也故乾二爻皆取被止爲義艮二爻皆取止

之爲義初以陽剛又健體而居下必上進者也六四在上畜止於

已安能敵在上得位之勢若犯之而進則有危厲故利在已而不

進也在他卦則四與初爲正應相援者也在大畜則相應乃爲相

止畜止畜上與二皆陽則爲合志蓋陽皆上進之物故有同志之

象而无相止之義。

不義乾之三陽爲艮所止故內外之卦各取其義初九爲六四所

止故其占往則有危而利於止也。

平溪張氏曰初九乾體志於上進六四下與之應而畜止之四雖

柔而止體當畜之時剛不能進初若恃其陽剛方銳之勢而欲遽

往則爲所畜制而有厲矣故曰有厲利已。

陸家胡氏曰他卦取陰陽相應此取相畜內卦安畜以自止爲義

外卦能畜以止之爲義獨上居內外卦之極畜極而通不取

止義。

陳引初九不可進而未必能自不進故戒之云進則有厲惟利於

已也若九二之處中能自止而不進者也則以其所能言之曰與

說較。

譚周公繫初爻曰初九爲六四所畜而以陽剛居乾體之下剛銳

易經詳說

卷十七

大畜卦

三 守願堂

喜進人爲小人所制自冒昧以往必蹈危機有厲必矣惟安乎

義命之常已而不進則能全身遠害何利如之。

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程傳有危則宜已不可犯災危而行也不度其勢而進有災必矣

中溪張氏曰厲災也惟已故不犯。

存疑此解利已言往則犯災也已則不犯災也。

陳鼎萬正行云災自外至亦由已致故災非能及人人自犯之耳

初知其有厲而不已則犯之已則不犯之矣災何補至也。

譚孔子釋初象曰初九往則有厲而利於已者蓋小人將爲災於

我往則犯之止而不進則不犯其摧抑之災矣此其所以利也

九二與說獲。

程傳二爲六五所畜止勢不可進也。五據在上之勢豈可犯也。二雖剛健之體。然其處得中道。故進止无失。雖志於進。度其勢之不可則止而不行。如車輿脫去輪輻。謂不行也。按王註謂輻進則車破敗而說輻程傳謂自知止。脫去輪輻而不行。本義九二亦爲六五所畜。以其處中。故能自止而不進。有此象也。程案胡氏曰。初剛居剛。性欲上進。曰利已者。勉其止也。二剛中自能止而不行。可謂知時者矣。

虞上朱氏曰。初剛正也。二剛中也。四五柔也。柔能畜剛。剛知其不可違犯而安之時也。夫氣雄九軍者。或屈於賓客之儀。才力蓋世者。或聽於委裘之命。故曰大畜時也。

童溪王氏曰。少畜之九三。見畜於六四。而曰與說輻。四說其輻也。

易經詳說

卷十七

大畜卦

寄願堂

大畜之九二。爻畜於六五。亦曰與說輻。是自說其輻也。夫說人之輻。與自說其輻。其說勢之逆順。蓋有間矣。何者。九三剛過。而九二則剛得中。故也。剛而得中。則進止无失。故象釋之曰。中无尤也。案引輻與輻不同。輻車輪之輻。凡三十條者也。輻車上伏免。蓋所以承輻者也。故小畜之說輻。蓋爲陰所止。所說者重。久住之計也。大畜之說輻。蓋自止而不進。所脫者微。暫止而可旋起者也。預正字。通引項平巷之說。與案引相近。蓋以此爲定說。二字不相混矣。

周公繫二爻曰。九二亦爲六五所畜。勢不可進也。以其處中能相時度勢。止而不進。猶與之說去其輻者。然時止而止。賢於初九遠矣。占者宜如是也。

程傳與說輻而不行者。蓋其處得中道。動不失宜。故无過尤也。管

莫贊於剛中。柔中者不至於過柔耳。剛中而才也。初九處不得中。故戒以有危。宜已二得中。進止自无過差。故曰言輻說輻。謂其能不行也。不行則无尤矣。初與二乾體剛健而不足。以進。四與五陰柔而能止。時之盛衰。勢之強弱。學易者所宜深識也。

虞齋余氏曰。小畜待陰迫之而後說輻。故反曰大畜才及中而自說其輻。此有知幾之語。彼无來迫之嫌。故无尤。

案引惟其處中。故能說輻而无尤耳。以此爲例。則履九二不自亂之中。字亦不可解作心字。但不自亂。便指心也。按中本爻位。因其爻位之中。而見其所處之中。

易經詳說

卷十七

大畜卦

寄願堂

孔子釋二象曰。二與說輻而不行者。蓋其所處得中道。故能自止而无妄進之尤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與輻利有攸往。

釋輻三剛健之極。而上九之陽。亦上進之物。又處畜之極。而思變也。與三乃不相畜。而志同相應以進者也。三以剛健之才。而在上者。與合志而進。其進如良馬之馳逐。言其速也。雖其進之勢速。不可恃其才之健。與上之應。而忘備與慎也。故宜艱難其事。而由貞正之道。與者用行之物。傷者所以自防。當自日常開習其車輿。與其防衛。則利有攸往矣。三乾體而居正。能貞者也。當有銳進。故戒以知難。與不失其貞也。志既銳於進。雖剛明有時而失。不得不誠也。

按註疏以開爲闢。而爲設雖有人開闢車輿。乃是防衛見護其說。大費力。

本義三以陽居健極上。以陽居畜極。極而通之時也。又皆陽爻。故不相畜而俱進。有良馬逐之象焉。然過剛銳進。故其占必戒以艱。貞則習。乃利於有往也。曰當爲日月之日。

朱子曰。九三二爻。不爲所畜而欲進。與上九合志同進。俱爲畜極而通之時。故有良馬逐何天之衢亨之象。但上九已通達无礙。只是消滔去。三過剛銳進。故戒以艱。貞則習。蓋初二兩爻皆爲所畜。獨九三二爻自進耳。問九六爲正應。皆陰。皆陽。則爲无應。獨畜卦不爾何也。曰陽遇陰。則爲陰所畜。九三與上九皆陽。皆欲上進。故但以同類相求也。小畜亦然。

易經詳說

卷十七 大畜卦

重寄願堂

聖學胡氏曰。開習也。日開猶言時習。開與衛。又曰二之與三之馬。取象與者。乘內之二。陽衛者。防外之二。陰。良馬逐者。上一陽與已。同志三逐上以上。而下二陽又逐三以進之象也。初利已戒其進也。一說。輟其不進也。三可進矣。而猶戒艱難。貞固日開。習與衛之事者。懼其可進而銳於進也。二之與三。既說輟而不進。二復開與衛而不輕進。至是則初之利日者。三可利往矣。

平菴項氏曰。衛。古書之稱皆武衛也。考工記。周人上與。車有六等之數。大也人也。受也。戟也。牙也。軫也。皆衛名。

蒙引。九三以陽居健極。極則難畜。上以陽居畜極。極則不畜。故曰。極而通之時也。又皆陽爻。物從其類。故不相畜而俱進。言上不畜三也。良馬逐三逐上而進也。良馬指三不必兼三。與上惟逐字見。

孔子釋三象曰。三之利有攸往者。以三與上皆陽。其類同。其志自不相約而合。惟其與上合志而不相畜。所以利往也。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

按註疏以童牛爲四。言不須用角。而牯止其初。其說未是。程傳以位而言。則四下應於初。畜初者也。初居最下。陽之微者。微而畜之。則易制。猶童牛而加牯。大善而吉也。緊論畜道。則四艮體居上位而得正。是以正德居大臣之位。當畜之任者也。大臣之任。上畜止人君之邪心。下畜止天下之惡人。人之惡止於初。則易既盛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故上之惡既甚。則雖聖人救之不能免。違拂下之惡既甚。則雖聖人治之不能免。刑戮莫若止之於初。如童牛而加牯。則元吉也。牛之性。牯觸以角。故牯以制之。若童牯始

易經詳說

卷十七 大畜卦

重寄願堂

角而加之。以牯。使觸觸之性不發。則易而无傷。以况六四。能止上下之惡。於未發之前。則大善之吉也。

程子曰。教人之術。若童牛之牯。當其未能觸時。已先制之。其次則積豕之牙。豕之有牙。既已難制。以百方制之。終不能使之改。惟積其勢。則自調伏。雖有牙亦不能爲害。如有不率教之人。却須置其橫楚。別以道格其心。則不須橫楚。將自化矣。

臨川呂氏曰。六四六五皆以柔畜剛。止健者也。牛之剛健在角。豕之剛健在牙。

竊觀童牛无所用牯。然且不廢者。自其童而牯之。迨其壯。雖不牯可也。

宋議童者。未角之稱。結施橫木於牛角。以防其觸。詩所謂樹衡者也。

也止之於未角之時爲力則易大善之吉也故其象占如此學記曰禁於未發之謂豫止此意也

朱子詩傳曰福衡施於牛角所以止觸也周禮封人凡祭飾其牛牲設其福衡學記禁於未發之謂豫注云豫者先事之謂

雲琴胡氏曰祭天地之牛角謂乘重則猶未有角其天全矣此時物之禁於未發者也用力甚易故其占大善而吉

蒙引四之所畜者初也初陽之微者也即是止惡於初意不以初九爲善人矣如當箇剛暴之徒

按本義不言童牛何所指當是依程傳畜初之說初爲童牛而四爲之牯也程傳童牯始角是也若未有角恐無處施牯

譚周公繫四爻曰四與初爲應畜初者也初剛在下其勢甚微當

易經詳說

卷十七 大畜卦

彖 寄願堂

其微而止之則易制若童牯始角而加之以牯使觸觸之性不發者然占者能止惡於未發之前則上不勞於禁制下不傷於刑誅大善而吉之道也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程傳天下之惡已盛而止之則上勞於禁制而下傷於刑誅故畜止於微小之前則大善而吉不勞而無傷故可喜也四之畜初是也五畜亦然

蒙引六四元吉優於六五之吉然六四之喜又不得爲六五之慶何歟曰五居尊位苟能制得陽性其利博矣故曰有慶也慶字虞喜字狹喜字只是從六四一身說

譚孔子釋四象曰惡已盛而止之則勞於禁制傷於刑誅雖能畜

而末爲可喜也六四止惡於未形則已不勞而人無傷誠可喜也所以元吉也

六五豮豕之牙吉

程傳六五居君位止畜天下之和惡夫以億兆之衆愛其邪欲之心人君欲力以制之雖齊法嚴刑不能勝也蓋物有總攝事有機會聖人操得其要則視億兆之心猶一心道之斯行止之則戢故不勞而治其用若豮豕之牙也豮剛躁之物而牙爲猛利若強制其牙則用力勞而不能止其躁猛雖繫之維之不能使之變也若猶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其用如此所以吉也君子法積豕之義知天下之惡不可以力制也則察其機持其要塞絕其本原故不假刑法嚴峻而惡自止也且如止盜民有欲心見利則動苟不知教而迫於飢寒雖刑殺日施其能勝億兆利欲之心乎聖人則知所以止之之道不尚威刑而修政教使之有農桑之業知廉恥之道雖賞之不竊矣故止惡之道在知其本得其要而已不嚴刑於彼而修政於此是猶患牙之利不制其牙而積其勢也

按孔疏訓豮爲損爲除爲防總是在牙上說程傳則是連豕字說程子曰豮豕之牙豕牙最能嚙害人只制其牙如何制得今人爲惡却止就他惡上禁之便无由禁止此見聖人機會處

進齋徐氏曰豮豕曰豮豕其特而去之曰豮所以去其勢也豕之害物在牙人不能去其牙之猛利惟去其勢以絕其剛躁之性則牙雖存亦不能害物矣豕牙二也積之者五也二陽已壯則難制五得其要領而能制也制於已壯之後猶欲去豕牙之害而積之

易經詳說

卷十七 大畜卦

彖 寄願堂

用柔畜剛之道也。

本義陽已進而止之不若初之易矣。然以柔居中而當尊位。是以得其機會而可制。故其象如此。占雖吉而不言元也。

朱子曰。大畜下三爻取其能自畜而不進。上三爻取其能畜彼而不使進。然四能止之於初。故爲力易。五則陽已進而止之則難。但以柔居尊得其機會可制。故亦吉。但不如四之元吉耳。○按朱子但云陽已進而未嘗明指二。諸家皆指二。

家引柔居中則能蓄處當尊位。財力可爲。是以得其機會而可制。機會自是五之機會。非二有機會也。或者以勢字擬之。鄙陋矣。得其機會意在去其勢。外吉不得如四之不費力矣。故不言元吉。

易經詳說

卷十七

大畜卦

早 寄願堂

賤類豕之牙乃獷豕勢也。非獷其牙也。二爲豕而五爲獷。獷字有力。

謂周公繫五爻曰。五居尊位而畜二。二之剛已進而欲止之。是其

惡已形而勢於制矣。幸五以柔居尊。操之有其要而御之得其術。不嚴刑於彼。而修政於此。使之知廉恥黜奇衰。而自回心向

善。如思豕牙之剛。不制其牙而獷去其勢。有牙雖存而剛自止之象。如是即不能禁于未發之初。猶能制於已發之後。不勞而治。不爲吉乎。

衆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釋傳在上者不知止惡之方。嚴刑以敵民欲。則其傷甚而無功。若知其本制之有道。則不勞。無傷而俗革。天下之福慶也。

衆曰。六四元吉。曰有喜。六五之吉。乃曰有慶。何歟。曰。論爲力之難。

易則四爲易。故曰元吉。論其功之廣狹。則五爲廣。故曰有慶。○論

所處。則六五不如六四所處之易。故四曰元吉。而五只曰吉。論所

濟。則六四不如六五所濟之廣。故五曰有慶。而四只曰喜。五不如

四所處之易者。時不同也。四不如五所濟之廣者。位不同也。

謹孔子釋五象曰。爲民上者不知止惡之方。而嚴刑以戢之。則惡未能制。而天下已受其害矣。六五之吉。蓋能知其本。而制之有道。不必徒事禁防。而風移俗易。天下胥有福慶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

王註何辭也。程傳亦引胡先生說何字誤。而本義則作歎美語氣。

易經詳說

卷十七

大畜卦

早 寄願堂

釋傳亨開之胡先生曰。天之衢亨。誤加何字。事極則反。理之常也。

故畜極而亨。小畜畜之小。故極而成大畜。畜之大。故極而散。極既

當變。又陽性上行。故遂散也。天衢天路也。謂虛空之中。雲氣飛鳥

往來。故謂之天衢。天衢之亨。謂其亨通。曠濶。无有攸阻也。在畜道

則變矣。變而亨。非畜道之亨也。

未義何天之衢。言何其通達之甚也。畜極而通。豁達无礙。故其象

占如此。

朱子曰。何天之衢。亨。或如伊川說。衍一何字。亦不可知。

釋傳。胡氏曰。五天位也。止位乎天之止。乾三陽上達。如此之路。故曰天衢。

其然何之一字讀之之辭也蓋曰是何通達之甚如此也

張引五艮體皆取以陰畜陽義至上九却又不然獨取畜極而通意以上九亦爲人所畜者然自全體上取義也

存疑此爻據畜道上說不復粘着止惡矣○何天之衢是象亨是占

謂周公繫上爻曰上以陽剛處畜極而通之時是久蓄而伸絕无

阻碍何其通達之甚殆猶天衢之曠濶者然當此之時不必制惡而自无惡可制德降於上俗美於下占者得此何亨如之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福傳何以謂之天衢以其无止礙道路大通行也以天衢非常語故象特設問曰何謂天之衢以道路大通行取空豁之狀也以象

易經詳說

卷十七

大畜卦

聖守願堂

有何字故爻下亦誤加之

彖引何天之衢何謂也謂道之大行也大字貼甚字意要說出向者之辭積而不得施意蓋通自塞中來不有所塞何以有通

存疑言其道大行於天下也解何天之衢意

腰集解陰畜陽不得行今則陽道大行以陰陽爲說未確○或謂

治道或謂王道皆是說向大處

謂孔子釋上象曰所謂何天之衢者言道之大行也道之无處不行猶天衢无處不通所以亨也

程建安邵氏曰大畜六爻上三爻艮爲畜者也下三爻乾爲畜者也初四應爻四之畜者故初言有厲利已四言童牛之牯二與五應爻五之畜者故一言與說輟而五言積豕之牙此四爻皆已

咸畜者也至三與上應始與上台志而同進故三言良馬逐而上言天衢亨也畜而至此畜道散矣

謂解大畜之義有二一止畜乾也二蓄畜德也彖傳兼此二義象傳專以畜德言六爻何以畜止之義言六爻中下三爻

乾體皆爻畜者也上三爻艮體皆畜下者也然爻畜者貴止而不進故初二皆止三利艱貞但初與二已爲四五二陰所畜至三爲

畜極而通之時又與上皆陽爻不相畜而俱進則良馬之逐自與初二不同矣畜上者貴防於未然故四能止初惡於未形而得元

吉五則於陽之已進而止之雖言吉而不加四之元吉也至上則畜極而通之時强暴盡除反側盡平而治化洋溢乎四海則天衢

之亨又與四五不同矣

易經詳說

卷十七

大畜卦

聖守願堂

謂四陽二陰之卦艮以畜乾當以艮上一陽爲卦主畜取止聚二

意彖中惟能止健用止字意餘皆言畜聚大象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亦取畜聚而畜德與彖傳新德昭映是學問中最切

要語六爻用畜止意初陽正畏災而知止二陽中蓄勢而自止

三乾之極止極而進四牯初角五積二牙初二之所以止也上

畜極不畜時當大通三之所以得進也舊說謂此卦不取應而

取比初與四應二與五應而反相制三與上陽比乃不相制而並進愚謂正是於應中取相制意初與四應故四牯角而初已

五與二應故五積牙而二止譬如上之治民遇惡人則懲之正爲其分相制故不得不然若不相制懲之何爲三上陽同德故上大行而三台志並進也止惡厚取制人意然以之去已足

亦有此理如初之惡念萌即用犂角之法以遏之。一自省其惡即如猶豕之法以消之。惡去而爲善則如良馬之逐大衛之過如此件畜德工夫亦甚得力。

易經詳說

卷十七

人畜卦

寄願堂

純如馬金錫對正

易經詳說卷十七終

易經詳說卷十八

頤三三

頤頤頤序卦物畜然後可養故爻之以頤。夫物既畜聚則必有以養之。无養則不能存息。頤所以次大畜也。卦上艮下震上下二陽爻中含四陰。上止而下動外實而中虛人頤頤之象也。頤養也。人口所以飲食養人之身故名爲頤。聖人設卦推養之義大至於天地養育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與人之養生養形養德養人皆頤養之道也。動息節宣以養生也。飲食衣服以養形也。威儀行義以養德也。推己及物以養人也。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此頤自求口實求其口中之實也。

易經詳說

卷十八

頤卦

寄願堂

頤頤頤之道以正則吉也。人之養身養德養人養於人皆以正道則吉也。天地造化養育萬物各得其宜者亦正而已矣。觀頤自求口實觀人之所頤與其自求口實之道則善惡吉凶可見矣。本義頤口旁也。口食物以自養故爲養義爲卦上下二陽內含四陰外實內虛上止下動爲頤之象。養之義也。貞吉貞得正則吉。觀頤謂觀其所養之道。自求口實謂觀其所以養身之術。皆得其正則吉也。

朱子曰頤頤是正則吉何以觀其正不正蓋觀頤是觀其養德之正不正自求口實是又觀其養身之正不正未說到養人處。問觀其所養之道觀其所以養身之術曰所養之道如學聖賢之道則爲正黃老中南則爲非凡見於修身行義皆是也。所養之術則

飲食起居是也。

【蒙引】願貞吉者。謂所養得正則吉。如何人之所養有二。一是養德。一是養身。二者皆不可不正。故必觀其所養之道正不正乎。如所養者聖賢大學之道。則正矣。或以異端小道則不正矣。又必自求其口實。果正不正乎。如重道義而畧口體。則正矣。急口體而輕道義。則不正矣。一者皆以正則吉。不正則凶。觀其所養之道。如集義以養氣。窮欲以養心。學聖道而不溺於虛無。崇正學而不流於術數。則所以養德者正矣。觀其所以養身之術。如窮而不屈於尊卑。達而不至於素飢。不以貧賤飢渴害其心。不以聲色臭味汨其性。則所以養身者正矣。自求口實。所該固廣。然節飲食為養身之切務耳。○自求謂自考也。口實。口中食物也。似未及爵祿之類。但先儒每兼說而大槩本義以節飲食為養身之切務。則養身不止飲食明矣。○自求口實。特舉養身之一端。以該其餘。非謂養身止於口實也。故朱子小註以爵祿起居並言之。

易經詳說

卷十八

頤卦

二 寄願堂

頤程傳但云觀人之所願。後面彖傳則云所養之人。大抵以所願為養人也。朱子則分頤為養德。口實為養身。通就在已言口實。終以切飲食說為正。○觀字與自求字對。皆自觀自求。○蒙引以自求為自考。自考即觀也。用觀字則不用自求字。故彖傳云觀其自養而本義云觀其所以養身之術。

【闕文】王繫頤頤辭曰。頤之為道。以得其正而吉。然出於正即入於不正。善養者必反觀而內求之。觀其所以養德者。果合於聖賢之道。而無異端以消之。則正矣。又自求其所以養身之口實。果

當於義理之節而無飢渴以害之。則正矣。正則吉也。

【蒙引】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孔疏以觀字為在下觀上。又以下文養賢。貼所養。慎諸節飲食。貼自養。與傳義不同。

程傳貞吉。所養者正則吉也。所養。謂所養之人與養之之道。自求口實。謂其自求養身之道。皆以正則吉也。

臨川吳氏曰。所養養人自養養己。

平菴項氏曰。觀其所養。指上九言。觀其自養。指初九言。初上二陽。上下兩卦之主爻也。非夫子贊辭明白。則後儒必不分作養己養人兩條也。

雲峯胡氏曰。蔡淵重氏皆問朱子曰。本義謂觀頤觀其所養之道。

易經詳說

卷十九

頤卦

三 寄願堂

自求口實。觀其所以養身之術。與程傳以觀頤為所以養人之道。自求口實。謂所以自養之道。如何。朱子沉吟良久曰。程傳似勝。蓋下體三爻皆是自養。上體二爻皆是養人。先人而後己者。君子觀頤之象。自上而下。於上體則觀其所以養人者。於下體則求其所以自養者。要在皆得正則吉爾。

【本義釋卦辭】

朱子曰。觀其所養。亦只是說君子之所養。養浩然之氣。操操自養。則如爵祿下至飲食之類。是說自求口實。又曰。這兩句是解養正。正則吉。所養之道與養生之術。正則吉。不正則不吉。蓋此是本義之說。

謂孔子釋彖辭曰。詞曰。願貞吉。者。養也。養得其正。則吉也。又曰。觀願者。觀其所以養德者。必得其正也。又曰。自求口實者。自求亦觀也。觀其所以自養其身者。必得其正也。皆所謂養正則吉也。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願之時大矣哉。

孔疏自此已下。廣言願卦所養事。大故云。天地養萬物也。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者。先須養賢。乃得養民。故云。養賢以及萬民也。聖人但養賢人。使治衆衆皆獲安。此則言賢以及萬民之義也。願之時大矣哉者。以養賢願義。於理既盡。更無餘意。故不云養。所以直言願之時大矣哉。以所養得廣。故云大矣哉。

程傳聖人極言願之道。而贊其大。天地之道。則養育萬物。養育萬

易經詳說

卷十八

願卦

四 寄願堂

物之道。正而已矣。聖人則養賢。亦與之共天位。使之食天祿。俾施澤於天下。養賢以及萬民也。養賢所以養萬民也。夫天地之中品。物之衆。非養則不生。聖人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養天下。至於鳥獸草木。皆有養之之政。其道配天地。故夫子推願之道。贊天地與聖人之功。曰。願之時大矣哉。或云。義或云。用。或止云。時。以其大者言也。萬物之生與養。時爲大。故云時。

永義極言養道而贊之。

靈山楊氏曰。願之義。養也。而以貞正者爲道。天地養萬物。失其正。則陰陽變。而物不遂其生矣。聖人養賢。不以正。則賢者不安其位。而民不被其澤矣。夫天地之養物。聖人之養賢。與人之自養。各當其可。然後得其正。得其正。而後吉。則願之時。豈不大矣哉。

天地養萬物。如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暄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是也。養賢直爲民計也。重在民。無正字意。欲養民。非先養賢不可。故不直曰養萬民。而必曰養賢以及萬民。本是聖人以天地字對萬民與萬物字對。承上言天地之於萬物。此養也。聖人之於萬民。亦此養也。則願之時。不既大乎哉。願程傳時爲大。則時字不可忽。謂當願之時。萬物萬民皆須養大。有關係。

雖然。願之道。天地聖人有不能外者。萬物待養於天地。並有其生。並全其性。天地所以養萬物也。萬民待養於聖人。不能自養也。舉天下之賢。養之以祿。因以澤及於萬民。無不遂生復性焉。夫天地之於物。聖人之於民。皆不外於養。如此。願之時。所關不誠。

易經詳說

卷十八

願卦

五 寄願堂

大矣哉。

象曰。山下有雷。願。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孔疏山止於上。雷動於下。願之爲用。下動上止。故曰山下有雷。願人之開發言語。咀嚼飲食。皆動願之事。故君子觀此願象。以謹慎言語。裁節飲食。先儒云。禍從口出。患從口入。故於願養而慎節也。程傳以二體言之。山下有雷。雷震於山下。山之生物。皆動其根。養其萌芽。爲養之象。以上下之義言之。艮止而震動。上止下動。願領之象。以卦形言之。上下二陽。中舍四陰。外實中虛。願口之象。口所以養身也。故君子觀其象。以慎其言。慎其飲食。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不唯就口取養。義事之至近。而所繫至大者。莫過於言語飲食也。在身爲言語。於天下則凡命令政教出於身者。皆是。

之則必當而無失在身為飲食於天下則凡貨資財用養於人者皆是節之則適宜而無傷推養之道養德養天下莫不然也

本義二者養德養身之切務

而溪張氏曰慎言語所以養其德也出而動者為言語不慎則妄出而招禍節飲食所以養其體也入而動者為飲食不節則妄入而致疾皆取止其動為義

西山真氏曰願之為義在天地則養萬物在聖人則養賢以及萬民功用至博大也而象獨以言語飲食為言何哉蓋已得其養然後可推以及人未有不先成吾身而能達之天下者也白圭有詩南容復之金人有銘孔門識之可不謹乎三爵之過猶為非禮萬鮮之奉適以買禍可不節乎曰謹曰節云者皆養之功也

易經詳說

卷十八

頤卦

六 寄願堂

蘇傳人所共知而難能者慎言語節飲食也言語一出而不可復入飲食一入而不可復出也

誠齋楊氏曰慎言非默當其可則諫死不美括囊節食非矯當其可則采薇不美林肉

存疑慎言語節飲食不但為召禍致疾于義理亦是有助如言語不慎則言有尤矣飲食不節則用家風儀矣皆不可不慎審

腰山雷曰取發生長養之義朱子前曰分義德養身當是從此起見然他卦彖辭與大象多不相照亦可不拘定大象以為彖解也

闢孔子釋大象曰山下有雷萬物震動發生願之象也君子以人所養莫大於養身養德而養德莫切於言語養身莫切於飲食

食於是慎其言語必當而無失節其飲食適宜而無傷此為養體願也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

王註朵頤者嚼也以陽處下而為動始不能令物由已養動而求養者也夫安身莫若不競修己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祿則辱來居養賢之世不能真其所履以至道闕我寵祿而競進凶莫甚焉我朵頤而躁求離其致養之至道闕我寵祿而競進凶莫甚焉

易經詳說

卷十八

頤卦

七 寄願堂

因註疏與傳義不盡同而其說亦條暢故錄之

釋圖象之初六蒙者也爻乃主發蒙而言願之初九亦假外而言願謂初也舍爾之靈龜乃觀我而朵頤我對爾而設初之所以朵頤者四也然非四謂之也假設之辭爾九陽體剛明其才智足以養正者也應能喘息不食靈龜喻其明智而可以不求養於外也才雖如是無以陽居動體而在願之時求願人所欲也上應於四不能自守志在上行說所欲而朵頤者也心既動則其自失必矣迷欲而失己以陽而從陰則何所不至是以凶也朵頤為朵動其願頤人見食而欲之則動願垂涎故以為象

本義靈龜不食之物朵垂也朵頤飲食之貌初九陽剛在下足以不食乃上應六四之陰而動於欲凶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進齊徐氏曰以順一體合而觀之似乎離體之中虛離為龜惟虛故盛故曰靈龜龜能喘息不食以氣自養可以不求養於外者也兩者初也我者四也舍爾觀我若四語初之辭也靈龜以靜而為養我者以動而為養我者初九居震體之下亦足以為自養之賢而不必求養於人乃今舍爾靈龜而求養於我失其靜養之道而溺於動養之欲雖與四為正應不能自守凡仰觀六四而求順是陽說乎陰而動念至妄矣

雲季胡氏曰觀三五皆曰觀我各指本文而言此曰觀我獨指外爻而言何也蓋如靈龜可貴也自不知貴故爾之在此者為爾則在彼者反為主而我稱矣中孚九二曰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此為我則彼為爾爾我二字理欲內外之分如此其嚴矣哉

易經詳說

卷十八

願卦

八 寄願堂

蒙引采頤不可謂靈龜既是靈龜便不采頤若采頤則非靈龜矣觀我采頤謂初九觀四而采頤也亦非謂四采頤也夫舍爾靈龜在人事只是无求於外而自足者非全是不食也本義足以不食之言要看得好孟子謂充仲子之操則甥而後可也此豈人所可為哉盡之矣陽剛在下足以不食是賢人甘窮約之象上應六四而動於欲為以非道得富貴者所惑亂也

我程傳采是動本義訓為龜動而後垂无大分別初自舍其靈龜乃望四生養而采其頤爾我字是假設之詞靈龜不食采頤求食亦是假象言初不能靜養而動於欲也大意只是如此

圖則公繁初爻曰初九陽剛在下道德足以自樂而无慕乎外如靈龜以氣自養足以不食也頤上應六四見可欲而動遂養其

生平所守而從之猶舍爾之靈龜觀我而八未頤也占者如是迷欲惑爾何所不至是以凶

象曰觀我采頤亦不足貴也

釋傳九動體采頤謂其說陰而志動既為欲所動則雖有剛健明智之才終必自失故其才亦不足貴也人之貴乎剛者為其能立而不屈於欲也貴乎明者為其能照而不失於正也既惑所欲而失其正何剛明之有為可賤也

平菴頤氏曰亦不足貴者失其本貴也

我程傳以賤字反形貴字甚明要解云玩亦字見得在己原有可貴者在亦有味

易經詳說

卷十八

願卦

九 寄願堂

之亦不足貴也宜哉

六二頤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蒙王註拂經于丘為句頤征凶為句程傳于頤頤為句本義從之

○註疏以六二例下養初為顛程傳謂求養於初註疏以丘為所履之常尤欠明程傳以初為在外而高謂上九有理

程傳女不能自處必從男陰不能獨立必從陽一陰柔不能自養待養於人者也天子養天下諸侯養一國臣食君上之祿民賴司牧之養皆以上養下理之正也一既不能自養必求養於剛陽若反下求於初則為顛倒故云顛頤顛則拂違經常不可行也若求養於丘則往必有凶丘在外而高之物謂上九也卦正一陽既不可順於初若求頤于上九往則有凶正頤之時相應則相養者也

上非其應而往求於上往則得凶也。今有人才不足以自養。見在上者勢力足以養人。非其族類。妄往求之。取辱得凶。必矣。六二中正在他卦多吉。而凶何也。曰。時然也。陰柔既不足以自養。初上二爻皆非其類。故往求則悖理而得凶也。

本義求養於初則顛倒而違於常理。求養於上則往而得凶。丘土之高者上之象也。

【象】胡氏曰。初上二陽。衆陰所資以養者也。一在初之上。反受養於初。則爲顛倒。又違五正應。則爲拂逆。皆往而求養於上。必有凶。六二在他卦爲柔順中正。在頤則爲動於口體。初動於六四。一則下爲初九所動。上爲上九所動。兩有所從。一无所利。艮爲山。上九在外而高有丘象。

易經詳說

卷十八

頤卦

十寄願堂

【雲】牽連五正應多一折。

【雙湖】胡氏曰。一之頤頤與四同。拂經與五同。而吉凶異者。願養之道以安靜爲无失。一動體故顛拂而凶。四五靜體故雖顛拂亦吉。震三爻凶。艮三爻吉。可見矣。

【象】六二陰柔不能自養也。若求養於初。則以上求下。顛倒而違於常理也。若求養於上。則又非其比。應彼將不吾與。往而得凶也。顛頤謂下養於初也。對於丘頤說。此以象言。而占在其中。求養於初。僅備常耳。求養於上。則上非初之比。其氣高矣。必是取羞而无益。

【張】直補經次之以理。所不可征。凶斷之以理。必不得。

【譚】周公繫二爻曰。一柔不能自養。待養於陽剛者也。然以上養

下。乃理之常。應而後求。求斯可得。二則不然。若求養於初。則上反求下。顛倒而違於常理。若求養於上。則非其正應。必不見與。往而得凶。占者性自守而已。

【象】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程傳征而從上。則凶者非其類故也。往求而失其類。得凶宜矣。行往也。

本義初上皆非其類也。

按註疏以養初爲失類。程傳以從上爲失類。本義兼初上二說。不同。集解萬正符從程傳。以爲象止言征凶。舉其重者言。似有見。行字從征字來。行故失類是征則凶也。言外見得宜守不宜行。

易經詳說

卷十八

頤卦

十寄願堂

【譚】孔子釋二象曰。一之求初。不得於初矣。往求於上。亦復得凶者。蓋初上皆非其類。情不相得。分不相接。雖其與之。故一无所利而凶也。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我註疏以拂頤貞爲養上九違養正之義。程傳不言上九而云違頤之正道。猶是貞字連上說。勿用二字。唯註疏以見棄爲訓。他書无解。

程傳頤之道。唯正則吉。三以陰柔之資。而處又不中正。又在動之極。是柔邪不正而動者也。其養如此。拂違於頤之正道。是以凶也。得頤之正。則所養皆吉。求養養人。則合於義。自養則成其德。三乃拂違正道。故戒以十年勿用。十數之終。謂終不可用。无所往而利。

也。

本義陰柔不中正。以處動極。拂於順矣。既拂於順。雖正亦凶。故其象占如此。

要胡氏曰。六三不正而二貞凶者。蓋謂拂順之常理。雖貞且凶。况不正乎。其因心矣。

要胡氏曰。諸家多以爲拂順之貞故凶。本義謂既拂於順。雖正亦凶。蓋謂之拂順貞凶。雖與拂順同意。但曰拂順則又不止拂順而已。雖貞亦凶。况不貞乎。二陰柔不中正。又居動極。人皆求順於上。三獨拂之而隨下體之動。是自拂於順矣。故不但曰凶。且曰十年勿用。无攸利。下三爻皆動。故曰三動之極。故貞十數之終。互坤象。

易經詳說

卷十八

順卦

三 奇願堂

要引六三既拂於順。雖正亦凶。如飲食男女之羞。非不正也。然以不中正之人而處動極。則必至於徇利而害義。幾欲以傷生。能无凶乎。十年勿用。无攸利。甚言其凶也。

我本義明云。不中正。下却云。雖正亦凶。故蒙引爲之發明。如此。蓋貞字以事言。非以人言。言其所以爲羞之具。雖正而亦以過當而凶也。貞凶在拂順內。非拂順而又貞凶。

去疑貞者。言天理人情所不免的。如飲食男女。羞自皆是不專指飲食亦好。一處貧賤不知守三處富貴不知節。

要周公繫二爻曰。三陰不中正。又居動體之極。是性既昏迷。動復躁妄。其所爲順者。不過逞其嗜慾。恣其口體。而拂乎羞之常道矣。雖所養之且亦情理所不能无。未嘗不正。然不免於殺肆而

凶。故至於十年之灰沉溺。莫返終不可用。无所往而利也。

要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程監所以戒終不可用。以其所由之道。大悖義理。

而溪張氏曰。悖拂義。

要引六三。道大悖。蓋窮斯極者。

悖于道大悖。則行不去。故云勿用。

要孔子釋三象曰。三之十年勿用者。蓋人之所養有道。三至拂順。

則於道大悖矣。是以十年勿用。而无攸利也。

六四順順。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要王註謂四應初以上養下。故曰順順。程傳謂四不足自養。賴養於初。反求下爲順順。本義謂四賴初之義以施於下。是用程說。

易經詳說

卷十八

順卦

三 奇願堂

而不盡同。王註虎視眈眈。威而不猛。程傳因之作威嚴者。本義則謂視下而專。王註其欲逐逐。尚敦實也。孔疏其情之所欲。逐逐然。尚於敦實也。程傳謂所須用者。逐逐相繼而不乏。本義求而繼。是用程說而不盡同。

要程四在人上。大臣之位。六以陰居之。陰柔不足以自養。况養天下乎。初九以剛陽居下。在下之賢也。與四爲應。四又柔順而正。是能順於初。賴初之養也。以上養下。則爲順。今反求下之義。順也。

故曰順順。然已不勝其往。求在下之賢而順從之。其理則夫下得其養而已。無瞻敗之咎。故爲吉也。夫居上位者。必有才德威望。爲下民所尊畏。則事行而衆心服從。若或下易其上。則政出而人違。刑施而怨起。斯於凌犯亂之由也。六四雖龍順從剛陽。不廢

厥職然質本陰柔。賴人以濟人之所。故必養其威嚴。耽耽然如虎視。則能重其體貌。下不敢易。又從於人者。必有常。若問或無繼。則其政敗矣。其欲謂所須用者。必逐逐相繼而不乏。則其事可濟。若取於人而無繼。則困窮矣。既有威嚴。又所施不窮。故能无咎也。二頤頤則拂經。四則吉何也。曰二在上而反求養於下。下非其應。類故為拂經。四則居上位。以貴下賤。使在下之賢。由已以行其道。上下之志相應。而施於民何吉如之。自三以下。養口體者也。四以上。養德義者也。以君而養養於臣。以上位而賴養於下。皆養德也。本義柔居上而得正。所應又正。而賴其養以施於下。故雖頤而吉。虎視耽耽。下而專也。其欲逐逐求而繼也。又能如是。則无咎矣。朱子曰。頤六四一爻。理會不得。雖是恁地解。畢竟曉不得。如何是

易經詳說

卷十八 頤卦

寄願堂

施於下。又如何是虎。公五陰柔之才。但守正則吉。故不可以涉患。雖問虎視耽耽。本義以為下而專也。蓋頤其養以施於下。必有下專之誠。方能无咎。程傳作欲立威嚴。恐未必然。曰頤卦。養看正謂此等。且虎視耽耽。必有此象。但今未曉耳。蓋蘇曰。音辯。戴馬氏云。耽耽。虎下視貌。則當為下而專矣。曰然。又問其欲逐逐如何。曰求養於下。以養人。必當繼求之不厭乎數。然後可以養人而不窮。不然。則所以養人者。必無繼矣。以四而賴養於初。亦是顛倒。但是求養以養人。所以雖顛而吉。臨川吳氏曰。陰柔不能自養。而求養在下之正應。如在上之人才有不足。而求益於在下之賢。以養其德者。夫求養於外者。莫如虎。虎視常下。四之於初。其下賢求益之心。必如虎之視下求食而饑。

可其視下也。專一而不他。其欲食也。繼續而不歇。如是則於人不貳。於己不自足。乃得居上求下之道。荷下賢之心。不專則賢者不樂告以善矣。求益之心。不繼則未少有得而止矣。雷峯胡氏曰。二與四柔順得正。皆曰頤頤。而吉凶不同。何也。卦有二陽。象陰所資以養者。二下比初之陽。又欲上求上之陽。兩用其心。故以六四柔順。唯知下應初。剛上非其應也。虎視耽耽。下視初九之陽。而專不以上之陽問之也。其欲逐逐求於初之陽者。不已也。求養於下。以養人。求之既專。又繼續求之不厭乎數。故其養人不窮。非特吉且无咎矣。

易經詳說

卷十八 頤卦

寄願堂

蒙引六四陰柔不能養物。而居上則有養人之責。然柔而得正。雖不能養人。而庶幾知所以求其養者。况所應又正。則初九之陽也。故賴其養以施於下。則雖顛而吉。六四下賢求益之心。必如虎之視下。專一而不他。其求食繼續而不已。則於人為不二。於己為不怠。乃可以養人而不窮。而无負於養人之責矣。其欲逐逐亦是說虎。不是直說四之所欲逐逐也。蓋二句都是象。故以虎貴說。虎視耽耽。任之不貳也。其欲逐逐。久而不替也。如二晉仲得君如彼其專也。是耽耽之意。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是逐逐之意。亦為有分。通傳二之求初。求以自養。又非正應。四之求初。求以養人。又其正應。故有吉凶之別。按本義以施於下。是所以吉。處為己之養而求人。則不可為養天下而求賢。則无不可也。然程傳已曰。天下得其養之說。則朱子

方順。吉就養天下說。无咎就下賢說。言順順下賢以其濟。固吉而以下賢者即以虎視云云。亦不爲過而无咎也。玩臨川乃得居上求下之道。當如此看。雲峯非特吉且无咎。俱就養人說似无分曉。

周公繫四爻曰。四以柔居上。是身任養天下之責。而才不足以爲養者。乃以柔正之德。應剛正之初。賴其養以施於下。夫居上而求養於下。不免顛倒。然知已不勝任而求賢共濟。則天下得其養而吉矣。然賢才抱德自重。非下之專求之繼。未有樂爲吾用者。又當信任不二。始終不替。有如虎之下視。目眈眈而專一不他。其求食之欲復逐逐而相繼不已。乃可以得賢之用。何咎。

易經詳說

卷十八

順卦

六 寄願堂

之有。占者宜知所勉也。

象曰。順順之吉。上施光也。

順順。順倒求養而所以吉者。善得剛陽之應。以濟其事。致已居上之德。施光明被於天下。吉孰大焉。

存疑是解吉字。賴初九之養而施於天下。是其施之光也。此四之凶也。

圖初四合論。四方謂初觀我朵頤。則初之不足有爲可知。而四却視之專求之繼。以望初有濟。且望初以濟人。又何以爲上施。亦不其貼合於此。不能无疑。在右曰。可含靈龜以求四。在四養人。不妨虎視眈眈以求初。各就爻位論可也。

圖孔子釋四象曰。六四順順。似不吉矣。而云吉者。蓋賴賢之養以

施下。則彼之施即吾之施。而德施因以光顯矣。此所以吉也。六五拂得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國王註以陰居陽拂順之義。行則失類。故宜居貞。處順違謙。難未可涉。總欠明。而違謙尤不可解。

圖六五順之時。居君位養天下者也。然其陰柔之質。才不足以養天下。上有剛陽之賢。故順從之。賴其養已以濟天下。君者養人者也。反賴人之養。言違拂於經常。既以已之不足。而順從於賢師。傳上師傅之位也。必居守貞固。篤於委任。則能輔翼其身。澤及天下。故吉也。陰柔之質。元貞剛之性。故戒以能居貞則吉。以陰柔之才。雖倚賴剛賢。能持循於平時。不可處艱難變故之際。故云不可涉大川也。以成王之才。不至其柔弱也。實官蔡之說。後不保於周。

易經詳說

卷十八

順卦

七 寄願堂

公亮其下者乎。故書曰。王亦未敢誦公。賴一公得終信。故艱險之際。非剛明之王。不可恃也。不得已而濟艱險者。則有矣。發此義者。所以深戒於爲君也。於上九則據爲臣。致身盡忠之道。言故不同也。

圖六五陰柔不正。居尊位而不能養人。反賴上九之養。故其象占如此。

朱子曰。六五居貞吉。猶洪範用辭吉。用作凶。所以不可涉大川。六五不能養人。反賴上九之養。是已拂其常矣。故守常則吉。而涉險則不可也。此卦下體三爻皆是自養。上體三爻皆是養人。不能自求所養。而求人以養。已則凶。故下三爻皆凶。求於人以養其下。雖不免於顛。拂畢竟皆好。故上三爻皆吉。

古爲徐氏曰。上養下者常也。五以君位。无剛健之德。不足以養天。下。方待上九之養。亦拂其常者也。於是獨不言順。而於上九言申。順其意微矣。

圖引六五居尊位而不能養人。反賴上九之養。固是拂經。然自家既不能養人。則賴賢者以養人。是亦其正道也。故居貞則吉。而象傳曰。順以從上也。若自用。以涉險。則不爲矣。以其任大責重。故自用。則有涉險之象。程傳以居貞爲處常。涉川爲處變。愚謂本義似无此意。語錄亦如程傳。恐是初年說。六五反賴上九之養。非特自養。實所以養人也。蓋此卦上三爻皆是養人者。六四顯順亦養人者。六五居尊位者。子有微不作。養人者。非也。反賴上九之養。一句難於分曉。或言六五只是養上之養。不復以養人。故本

易經詳說

卷十八

順卦

六 寄題

義不及也。曰。然則本義用居尊位字何爲。且自古皆有居尊位而無養人之責者乎。其曰居貞吉。不可涉大川。但謂須任人而不可自用耳。固非謂專賴上九之養。以自贍給也。若但賴以自贍給。則其位已喪。不復足謂之居尊位矣。一說五當位而不能自養其人。反使上九之不當位養之。此說直截痛快。視前說爲省力之甚。當從無疑。即本義之本旨也。

存疑陰柔則无才。不正則寡德。故不能養人。而反賴上九以養於人。故其象爲拂經。言反常也。然在己不能養人。而賴賢者以養人。亦正道也。故居貞而吉。若不用人而自用。則任大責重。終不能勝。如涉大川。終不能濟。故不可。圖此爻宜從家存之說。

圖周公繫五爻曰。君以養人。順之經也。五不能養人。反賴上九以養之。固拂乎常理矣。然用賢養民。亦君道之正。能居守此正。則能養賢。以及萬民。而吉。若不能審已度力。或以拂順爲嫌。而冒昧以圖功。自用以求濟。是猶涉大川。而无操楫之任。如之何而可也。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釋傳居貞之吉者。謂能堅固順從於上九之賢。以養天下也。申溪張氏曰。五不恃其尊。能柔順以從上九之賢。賴之以養天下。直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之事也。然六二拂經而凶者。以動而求上也。六五拂經而吉者。以靜而從上也。而圖順字重看。爻言居貞。未言所以貞也。故象曰。順以從上也。

易經詳說

卷十八

順卦

九 寄題

圖孔子釋五象曰。五有居貞之吉者。蓋知上九之賢。足任養人之責。而五信順以從之。施所養於天下。此其所以爲貞而得吉也。上九由順厲吉。利涉大川。

圖註疏謂四陰由之以得養。程傳只言六五。註疏以厲爲嚴厲。程傳言危厲。註疏以物未之達。見得利涉大川。程傳言宜竭其才。力濟艱危。故利涉大川。三句總不同。

釋傳上九以剛陽之德。居師傳之任。六五之君。柔順而從於已。賴己之養。是當天下之任。天下由之以養也。以人臣而當是任。必常懷危厲。則吉也。如伊尹。周公。何嘗不憂勤兢畏。故得終吉。夫以君之才不足。而倚賴於己。身當天下大任。宜竭其才力。濟天下之艱危。成天下之治安。故曰利涉大川。得君如此之專。受任如此之重。

尚不齊天下艱危何足稱委遇而謂之賢乎當誠竭力而不顧慮然陽厲則不可忘也

本義六五賴上九之養以養人是物由上九以養也位高任重故厲而吉陽剛在上故利涉川

建安邵氏曰養人之權在五而已居其上為衆所歸位高任重易失之專故必以危厲處之而後得吉也

聖學胡氏曰六五君也君不能養人而賴上九之慈以養天下上九者顯之由五不利涉大川而上則利涉大川五柔而上剛也

蒙引上九由願但就他事任說至利涉大川却是大濟天下之險以其陽剛之才而在上位故也若只空說利涉大川則陽剛可矣本義又着在上二字何為且與六五不利涉大川不相對利涉

易經詳說

卷十八

願卦

三寄願堂

大川還在由願之後六五不利涉大川意亦在拂經之後○厲吉利涉大川此卦是願何緣兩爻但說涉川明是就養道說也陽剛則有可濟之才在上則有可濟之資

國由願以位任言厲以心言利涉以事言惟其為由願故須有危厲之心因之成涉川之事厲字重故象傳不及涉川

聖訓五不可涉川上利涉大川君不可喜功臣不可邀事也

闢周公繫上爻曰九有陽剛之德在上則居師傳之任六五柔順而從於已足當天下之任天下由之以養者也任大責重豈可易以處之必常懷危厲斯處置得宜而吉矣然陽剛則有能為之才在上則有得為之勢不但小補為功竭其才力以濟天下之艱危即涉大川何不利焉

象曰由願厲吉大有慶也

程傳若上九之當大任如是能競畏如是天下被其德澤是大有福慶也

蒙引由願厲言則有以使天下之人皆得其所養矣故曰大有慶也

存疑大有慶是解由願厲吉言天下之人皆由上九以養則其道大行无一夫不被其澤矣豈不是大有福慶蓋天下之人之福也

聖大有慶是釋吉字

謹孔子釋上象曰上九之由願厲吉者蓋知其為天下所由以願而心懷危厲必使天下之人皆得其所養則是大有福慶也吉何如乎

易經詳說

卷十八

願卦

三寄願堂

困朱子曰願卦下三爻是養人以爲養上三爻是養人六四六五雖是資初與上之養其實是他居尊位藉人以養而又推以養人故此三爻者都是養人之事

厚齋邵氏曰願者養也養人亦所以自養也六爻之中動而從人以求養者皆凶靜而受人之養者皆吉

陸山李氏曰願上六爻上三爻皆吉下三爻皆凶蓋下體震易失於妄動上體艮知止其所當止故也觀此則君子之所養當何如哉

運安邱氏曰陽實陰虛實者養人虛者求人之養故四陰皆求養於陽者然養之權在上是二陽爻又以上爲主而初陽亦求養者也故直於上九一爻曰由願焉

巨謙解義願取義之義象辭言養德養身皆出於止則吉象傳既

養正之義。復極言養道之天。而象傳又舉養德養身之切務。以示人也。六爻上止下動。故下三爻為自養。上三爻為養人。震性動。動皆累於欲。不能自求所養。而求人以養。已失養之道矣。故下三爻皆凶。艮性靜。靜則得其正。求於人以養其下。雖不免於顛拂。而於養道无失。故上三爻皆吉。此象所以言利貞也。天地以時養萬物。聖人得時則養賢以及萬民。利天下而非自私也。故言頤之時大矣哉。君子之自養也。知棄我長貴。恃理求祿之匪正。則知砥節勵行之為正矣。知下媚上。援干求匪類之非正。則知不費不諂之為正矣。知蓋不飭。縱欲敗度之非正。則知靜儉節制之為正矣。此自養之道當如是也。若夫以上下下。誠信任賢人臣之吉也。養賢及民。被其福人君之貞也。任大責重。飢溺由己有相之道也。

此又養人之得其正者也。故動不自動而止其所止。則頤之道盡矣。

按二陽四陰之卦。震動於下。艮止於上。頤貴止而有節。故以艮上一陽為卦主。兼養德養身二意。皆要得正。萬物萬民。是推開一層說。大象又是養德養身二意。以明所重在此。震三爻皆求養於人。初動而有欲。二求人遠理。三遂欲悖道。凡求養於人。皆凶也。艮三爻皆言養人。四求賢而施養有光。五從上而養道有賴。上為卦主人所由養。故曰由頤。猶謙四之言由豫也。人得養故大有慶。凡養人者皆吉也。四求初陽取應也。五從上陽取近也。初求四而凶。四求初而吉者。在下之賢不可枉己以求大臣。而大臣當屈己以求賢也。內三爻求養於人。皆凶。則觀頤自

求口實者。可以知戒。然三爻養人皆吉。則養萬民亦頤道之所必兼。而四之求初。五之求上。與養賢及民之意亦合。程傳觀所以養就養人說。以全卦論之。可包上三爻。其說似不可廢。○彖言節飲食。頤道之切務。學者所宜書紳。○六爻取象。震龍虎視皆甚奇。而頤頤等字。尤難解。舊說云。於意未安。偶為臆說。姑記之。上爻為頤之所由。下五爻皆以上論上陽也。初亦陽也。初不自養而有求於上。以陽相較。是舍其靈龜而朵頤於人也。顛頂也在高處也。當指上爻。一求養於上。拂其自養之常道。如人於邱野求頤。即象高處。征凶言不相應。无所得也。二求養於上。拂其自養之道。雖係正應求而可得。未免凶也。三求養於上。拂其自養之道。雖係正應求而可得。未免凶也。四亦求養於上。其為顛頤與二同。二十年亦無用處。又何利焉。四亦求養於上。其為顛頤與二同。

為自養而私。故凶。四為養人而公。故吉。既為養人而求上。即視之專求之類。如耽逐之象。亦无咎也。上施光。即作上爻說。尤有據。五居尊位。能養人者也。而委其事於上。是拂其養人之常道。然用賢養人不失其正。故能居貞而吉也。若不能用賢而自用。則其事无成。如涉大川不獲濟也。上為衆所由頤。任大責重。常存危厲之心。則吉利。涉大川事无不濟也。此說於內三爻自養外三爻養人亦不悖。但字句之訓稍異。以求融貫。殊不敢自信也。錄以俟賢。

易經詳說

卷十八

大過

西寄願堂

於伐皆由道也。道无不中。无不常。以世人所常見。故謂之大過。

大過棟利有攸往亨。

釋曰。小過陰過於上。大過陽過於中。陽過於中而上下弱矣。故

為棟之象。棟取其勝重。四陽聚於中。可謂重矣。九三九四皆取

棟象。謂任重也。棟取其本末弱。中強而本末弱。是以棟也。陰弱而

陽強。君子盛而小人衰。故利有攸往而亨也。棟今人謂之棟。

體孔既以棟為衰亂之世。以利有攸往為拯患難。程傳不用此

意。

本義。大陽也。四陽居於中。過盛。故為大過。上下二陰。不勝其重。故有

棟之象。又以四陽雖過。而二五得中。內巽外說。有可行之道。故

利有所往而得亨也。

陸山李氏曰。四陽橫而居中有棟之象。而上下二陰柔而無力。是

上无所附而下无所寄也。安得不撓。大壯凡四陽而在下者亦壯。

故上撓下字。取諸其象者。得所載也。今大者過乎剛而无所附。小

者過乎柔而不能載。是棟將壓而危之甚也。程傳曰。大過顛也。大

憂之顛。非一木所能支。是必過而求濟。然後可。故曰利有攸往。亨。

程傳胡氏曰。既曰棟。又曰利有攸往。亨。何也。曰。棟。以卦象言。

也。利往而後亨。是不可无大有為之才。而天下亦无不可為之事。

以占言也。

家引四陽居中。過盛。居中二字。似无大義。與下文上下二字。為對。

但其他四陽之卦。何以不為大過。其他二陰之卦。何以不為棟。棟

易經詳說

卷十八

大過

西寄願堂

此則不可畧也。○大過棟。是以成卦之象言之。而於剛過而中。

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是又從卦中取出好處。說乃救過之道。

也有可行之道。此句似與棟字相照。應蓋棟則不可行矣。承辭利

往。正對棟字言也。

釋傳以棟為橫。是平施於梁上者。故惠本末兩頭之撓折。依家

引植於地而向上。則是柱。與本末撓折不甚合。蒙引亦云。屋脊

棟。不宜自為二說。○棟。與利往。似相反。而實相因。惟其撓故

宜有以救之也。○撓。從木。正字通。云。撓。撓折也。引易棟。撓。為

○去疑。謂卦名就世道看。非指人言。撓。亨。是一正一反。撓。以

人。亨。以人其說未是。棟。是卦。象。人。事。全在利往。○看家傳。乃

亨。乃字。則利有攸往。是着力語。與他處不同。

王繫大過彖辭曰。大過者四陽居中也。過盛。上下二陰。不勝其。任有棟樑之象。然處大過之時。有大過人之才行。大過人之事。則利有攸往而得亨也。

家曰。大過大者過也。

程孔疏謂盛大者。乃能過其分。理以拯亂。與程傳不同。

程傳大者過。謂陽過也。在事為事之大者過。與其過之大。本義以卦體釋卦名義。

大過之時。在天下則事事過當。為衰亂之世。不必泥定陽過。程孔子釋彖辭曰。卦名大過者。易以陽為大。今卦體四陽居中。過盛。故為大者過也。

棟樑木末弱也。

王註初為本而上為末也。

程傳謂上下二陰衰弱。陽盛則陰衰。故為大者過。在小過則曰小者過。陰過也。

本義復以卦體釋卦辭。本謂初末。謂上弱陰衰。

史氏詠曰。古文彖體。本末字皆无勾脚。兩字皆從木。以一陽畫藏於木之下。則根株回。故為本。以一陽畫散於木之上。則枝葉向榮。故為末。而大過卦體。巽下兌上。四陽畫精於中。二陰畫處於初上。猶之木焉。上缺下短。所以為本末弱也。

巽傳初上非棟棟之所寄。寄在彼而棟在此。

集解余南湖云。畫卦始於下。終於上。故初為本。上為末。

固時講多。以付託非人。不足勝任。為說非正。意只可言外見。

易經詳說 卷十八 大過

美 寄願堂

王註曰。棟樑者。卦體四陽居中有棟之象。上下二陰為棟之本末。乃弱而不勝其任。故致有樑折也。

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

孔疏此釋利有攸往。乃亨義。

王註剛過而中。專言二。程傳兼言三五。

程傳言卦才之善也。剛雖過而二五皆得中。是處不失中道也。下巽上兌。是以巽順和說之道而行也。在大過之時。以中道巽說而行。故利有攸往。乃所以能亨也。

本義又以卦體卦德釋卦辭。

程傳除氏曰。卦以初為本。上為末。初上皆柔。故曰本末弱。剛過而中。以二五言巽而說。以二德言處大過之世。四陽過盛。必用剛而

易經詳說 卷十八 大過

美 寄願堂

得中。內巽而外說。則可以抑中強之弊。而扶本末之弱。雖過不過矣。以是而往。宜其亨也。

王安邱氏曰。棟樑本末弱。此以成卦之義言。大過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此以卦才言。所以致過之道。蓋剛過而得中。則不過。巽而說行。則能往。所以亨也。

家引大過過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則皆是不過之義。故利而亨。以此味之。則下文所謂大過人之材。不必指此二句矣。一說剛過而中。專指二五。不可謂四剛雖過而二五得中也。本義四陽雖過。四字在剛過而中之外。未當。內巽外說。內巽謂其心之巽。而善入於人情物理也。外說謂外有和說之氣。能不乖戾於物也。此最是可行之道。可見過而有不過者存。論理則行字似總承剛過。

而中巽而說兩句。今觀本義云。四陽雖過而二五得中。內巽外說。有可行之道。其文勢則止以屬巽而說。又按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重巽乎中正而志行。俱偏屬一邊。今只依文勢。謂利往即亨也。故本義曰。故利有所往而得亨也。利往則對撓字言。要直以中字為主。一氣說下。剛過乃大過本色。非所以亨。亨處全在中巽悅三字言。

【義】謂利往即亨也。乃者難之之詞。言必如是而後可亨耳。【譯】又曰。利有攸往。亨者以卦體四陽過盛而二五得中。是強殺過人。而又得時措之宜。不至以剛陵人也。卦德內巽外說。如是以行。是善入於人情物理。而又有和順之氣。不至乖戾於人也。卦之才如是。必能濟其過。而不終於過。故利有攸往而乃得亨也。

易經詳說

卷十八

大過

天奇願堂

大過之時大矣哉

孔疏此廣說大過之美。言當此大過之時。唯君子有為拯難其功甚大。故曰大矣哉。

程傳大過之時其事甚大。故贊之曰大矣哉。如立非常之大事。與不世之大功。成絕俗之大德。皆大過之事也。

王陽明曰。時字當玩。自是時節當如此。適其時。當其事。雖曰大過。而不悖於道。所謂剛過而中。巽而說行者。如堯舜之禪授。而誰歌訟獄之皆歸。湯武之放伐。而後后迎師之恐後。所以成大功而濟於時。苟非其時。則堯舜亦且傳子而不傳賢。矣。湯武亦只守臣節。而不敢革夏桀殷紂。不可失此聖賢所以當大運立大事。處

大業也。否則大亂之過。而謂之利且亨可乎。

雲峯胡氏曰。他卦多是釋卦辭後復引天地聖人而言之。是極言以贊其時之大。大過方釋卦辭。遽曰大過之時大矣哉。故本義以大過人之才言之。所謂才者。指上文卦才而言也。蓋大過之事甚大。无其時不可過。有其時无其才。愈不可過。本義之意深矣。

蒙引大過之時。非時大過也。人當大過之時也。以其時事宜於大過也。其理正小過所謂過以利貞。與時行者也。大過之時。屬人人多不察耳。此時字是易中之時。非只時候之時。是人當用其人過所為之時。與頤之時。坎之時。蹇之時。同類。剛過而中一段。是釋卦辭。只說尋常大過之得失而已。至於大過之時大矣哉。却是於當過之外。越出一等大事來說。故讀之極言也。豈可以卦體卦德。即為大過人之才。大過人之才。不必指上文剛過而中巽而說行。說另自泛說為長。

易經詳說

卷十八

大過

天奇願堂

大過之時大不裁。須從上文看出。只大過人之材。就人說不就卦說便是。

王陽明曰。言且關係大處之為難意。

王陽明傳四節合看。大者過以時言。本末弱以小人不能濟事言。剛過節以君子能濟過言。而末款大過所係之大也。以人事言。當如此串看。若論卦名卦辭。則當依本義為正。

王陽明曰。夫惟有剛中巽說之才。然後利往而得亨。可見大過之時。非有大過人之才。不能濟大過之事。大過之時。其關係不大矣哉。

蒙引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孔疏澤體處下木體處上澤无滅木之理。云澤滅木者乃是澤之甚極而至滅木。是極大過越之義。其大過之卦有二義也。一者物之自然大相過越常分。即此澤滅木是也。二者大人大過越常分以拯患難。則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是也。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者。明君子於衰難之時。卓爾獨立。不有畏懼。不遯於世而无憂悶。欲有遯難之心。其操不改。凡人過此則不能然。唯君子獨能如此。是其過越之義。

程傳澤潤養於木者也。乃至滅沒於木。則過甚矣。故為大過。君子觀大過之象。以立其大過人之行。君子所以大過人者。以其能獨立不懼。遯世无悶也。天下非之而不顧。獨立不懼也。舉世不見知而不悔。遯世无悶也。如此然後能自守。所以為大過人也。

易經詳說

卷十八

大過

三寄願堂

本義澤滅于木大過之象也不懼无悶大過之行也。

朱子曰。澤在下而木在上。今澤水高漲。乃浸沒了木。是為大過。木雖為水浸。而未嘗動。故君子觀之。而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建安邱氏曰。澤本潤木。今在木上。而至於沒木。大過之象也。然木在澤下。澤過乎木。而木不仆。君子觀象以之。立大過人之行。故用

之財。獨立不懼。舍之則遯。世无悶。人之常情。獨立而莫我輔者。必懼。遯世而莫我知者。必悶。惟聖賢之卓行絕識。大過乎人。故能不

懼。无悶。獨立不懼。巽木象。周公當之。遯世无悶。兌說象。顏子當之。蓋漢王氏曰。當大過之時。獨立不懼。遯世无悶。非所養之大過人者。不足以語此。孔子曰。勇者不懼。仁者不憂。是已。

蒙引澤滅木。澤之大過也。非木之大過也。朱子小註曰。木雖為水

所浸而未嘗動。故君子以不懼无悶。則是木大過矣。此未定之說也。况澤既滅木。其木安能全不動。今遇水潦。山木橫斃。而澤流至。推橋塞路者。亦无算也。故定本義時不取。

按蒙引此辨有理。然以君子配澤。難於立說。看來合兩卦取象。不必過泥。朱子小註。自可用。若必謂大過屬澤。君子之大過亦當配澤。須以君子之定見定守。足乎已而不問乎人。為見澤不見木之象。恐未免駭聽聞也。木以樹言。澤以渚水言。一時水深沒不及水落而樹猶生。此是常事。蒙引漂流之說。殊不然。前面彖辭云。剛中是以四陽為過。非以兌為過。則澤之滅木。已與前不同意。又何必執澤過木。過乎只取大象便了。澤滅木。世无君子之象也。君子不懼无悶。是君子不為世轉移而挽回世

易經詳說

卷十八

大過

三寄願堂

道也。此中自有大過人事在。

蒙引又云。均之為大過人之行。然獨立不懼。則不問隱顯。遯世則偏是隱者。建安邱氏曰。用之則獨立不懼。舍之則遯世无悶。愚按韓文公所作伯夷頌。則隱者亦有獨立不懼處。何必偏指見用者。

遯世无悶。又深於獨立不懼矣。蓋獨立不懼。在朝廷亦可如此。在鄉黨亦可如此。甚者至於舉世不合。則宜遯世而无悶也。

我周之當主。有為舍之當主。有守。然獨立不懼。已見與世不合意。君子雖見用。而亦非大行之時。故程傳當言守。邱氏又分獨立為巽。遯世為兌。亦未確。獨立一句。似是剛之過。然君子未嘗過於理。自當時觀之。人不然。而君子獨然。見為過也。

讀孔子釋大象曰。澤本潤木。今在木上。亦浸沒乎木。大過之象也。

君子於此有以立大過人之行焉。彼獨立而不與世同。人多懼也。君子當爲則爲。雖天下非之而不顧。不以違衆而懼也。遇世而人若不我知。人多問也。君子則以道自命。舉世不見知而不悔。不必以无聞而問也。此惟有定見定力者能之。斯爲大過人之行乎。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孔疏以柔處下。心能謹慎。薦藉於物。用潔白之茅。言以潔素之道奉事於上也。无咎者。既能謹慎如此。雖遇大過之難。而无咎也。以柔道在下。所以免害。故象云柔在下也。

程傳初以陰柔巽體而處下。過於畏慎者也。以柔在下。用茅藉物之象。苟錯諸地而藉以茅。過於慎也。是以无咎。茅之爲物雖蕪而

易經詳說

卷十八 大過

三 寄願堂

用可重者。以用之能成改慎之道也。慎守斯術而行。豈有失乎。大過之用也。

本義當大過之時。以陰柔居巽下。過于畏慎而无咎者也。故其象占如此。白茅物之潔者。

薛氏曰。錯諸地而又藉以茅。過於厚也。藉以初言。茅以六言。

中。張氏曰。茅柔物也。巽爲白。

案。案胡氏曰。成卦以棟橈爲象。三四爻亦取棟象。使六爻不出乎棟橈之一說。則付天下之事於不可爲。然後已。故又因爻象而判。

發其義。初六以柔承上剛。剛易缺折。而柔以藉之。則可无傷。如物錯諸地可矣。而必有以藉之。藉之用茅可矣。而必用白茅。此戒慎恐懼之過者也。故其占无咎。

案。初六陰柔能慎者。巽體尤能慎。况居巽體之下。巽而又巽。慎之至也。故象藉用白茅。夫物而藉有可謂慎矣。必藉以茅。又藉以白茅。慎之至也。尚何咎之有。

程傳取柔。白取潔。柔而且潔。作兩層意。

謹周公繫初爻曰。當大過之時。必有所過。初六陰柔。固能慎者。居巽之下。尤能過慎。凡圖事濟時。處之至安而常懷不安之慮。居

之甚全而恒履不全之心。猶物之錯諸地亦云安。而又藉以白茅。慎之至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失矣。何咎之有。

象白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程傳以陰柔處卑下之道。唯當過於敬慎而已。以柔在下。爲以茅藉物之象。敬慎之道也。

易經詳說

卷十八 大過

三 寄願堂

陸山李氏曰。柔在下。上承四剛。故有白茅藉物之象也。

程傳孔子釋初象曰。初六所以藉用白茅者。田其以陰柔居巽下。陰

柔固能慎。居巽下尤能慎。所以慎之至而藉用白茅也。

九二枯楊生梯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程傳疏以梯爲楊秀。程傳作根。本義從之。註疏謂以陽處陰。能救弱濟衰。故取枯楊生梯。老夫女妻之象。程傳則以二得中居弱而與初爲說。

程傳陽之太過比陰則合。故二與五皆有生象。九二當大過之初。得中而居柔。與初密比而相與。初既切比於三。二復无應於上。其相與可知。是剛過之人而能以中自處。用柔相濟者也。過剛則不能有所爲。九三是也。得中用柔。則能成大過之功。九一是也。楊君

陽氣易感之物。陽過則枯矣。楊枯槁而復生。梯陽過而未至於極也。九二陽過而與初。老夫得女妻之象。老夫而得女妻。則能成生育之功。二得中居柔而與初。故能復生梯而無過極之失。无所不利也。在大過陽爻居陰則善。二與四是也。二不言吉。方言无所不利。未遠至吉也。梯根也。劉琨勸進表云。生繁華於枯槁。謂枯根也。鄭康成易亦作莢字。與梯同。

程程謂梯為根。未甚明。當是根旁發出小枝。

本義陽過之始。而比初陰。故其象占如此。梯根也。榮於下者也。榮於下則生於上矣。夫雖老而得女妻。猶能成生育之功也。

雲峯胡氏曰。巽為木。兌為澤。楊近澤之木。故以取象。枯楊大過象。梯初在下象。老夫九象。女妻初柔在下象。九二陽雖過而下比於

易經詳說

卷十八 大過

寄願堂

陰如枯楊。雖過於老。梯榮於下。則復生於上矣。老夫而得女妻。雖過以相與。終能成生育之功。无他。以陽從陰。過而不過。生道也。臨山楊氏曰。聞之蜀僧云。四爻之剛雖同。為木。然或為楊。或為槐。槐負象。則木之強者也。楊為早凋。則木之弱者也。此卦本末皆弱。一近於本。五近於末。故均為木之弱也。

彖引九二爻象。以人事言。則是剛稍過而得柔以濟之。於是猶利也。四陽過盛。一陰不能承之。為棟樑。今陽過之始。而初陰承之。是有以濟其過而補其弊也。

按枯楊老夫。一取象於物。一取象於人。總是陽過而有陰以濟之。上看。

譚周公繫二爻曰。一當陽過之始。恐其恃剛而僥幸。居柔得中。

而下比初陰。借初之柔以濟其剛。自能固本而不撥。補偏而不廢。以圖事於有濟也。象之物。則為枯楊生梯而發生之有機。象之人。則為老夫得其女妻而生育之有賴。枯而復榮。老而資少。過而不過者也。占者如是。无不利矣。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孔疏。若老夫而有老妻。是依分相對。今老夫而得女妻。是過分相與也。

釋傳。老夫之說。少女。少女之順老夫。其相與過於常分。謂九三初六陰陽相與之和。過於常也。

彖引主陽過而言。不必依傳說初二俱過。釋傳即本義陽過之始。而比初陰意。

易經詳說

卷十八 大過

寄願堂

因此象只是說二陽雖過而得初陰。以相與為有濟。不復泥夫妻相與之說。孔疏解雖切。然取義淺矣。須知枯楊生梯。亦是過以相與。意楊之枯過也。有陰以相與。故生梯也。

釋孔子釋二象曰。老夫女妻者。九二陽過而得初陰。以相與。柔以濟剛。過而不過。何不利之有乎。

九二棟樑凶

陸莊疏。以應上為說。程傳不取應義。

釋傳。夫居大過之時。與大過之功。立大過之事。非剛柔得中。取於人以自輔。則不能也。既過於剛強。則不能與人同。尋常之功。尚不能獨立。況大過之事乎。以聖人之才。雖小事必取於人。當天下之大任。則可知矣。九二以大過之陽。復以剛自居。而不得中。剛過之

甚者也。以過甚之剛動則達於中和而拂於家心。安能當大過之注乎。故不勝其任。如棟之橈。傾敗其至。是以凶也。取棟為象者。以其先輔而不能勝重任也。或曰。二聖體而應於上。豈无用柔之象乎。曰。言易者貴乎識勢之重輕。時之變易。三居過而用剛。美既終而且變。豈復有用柔之義。應者謂志相從也。二乃過剛。上能繫其志乎。

不義三四爻居卦之中棟之象也。九三以剛居剛。不勝其重。故象橈而占凶。

虞翻胡氏曰。屋以棟為中。二視四在下。棟橈於下之象。四在上。棟隆於上之象。然三之橈有二。以剛居剛。過剛則折一也。應上之柔。柔不能輔一也。

易經詳說

卷十八 大過

美 寄願堂

虞翻胡氏曰。九三以剛居剛。本无橈象。而本義云。不勝其重。故橈者。非謂九三不勝其重。指初六柔弱故不勝其重耳。又以全體觀之。三四為棟。三在四下。亦有傾橈之象。象稱棟橈。獨九三當之。其致橈之由者歟。

虞翻九三以剛居剛。不勝其重。正所謂過剛則折也。自不勝其重也。

虞翻引此說與虞翻不同。虞翻取全卦之義。引專論本爻之義也。今多從虞翻。○棟之過剛而折。當取焦枯之義。然木亦有性急強裂者。○棟橈是象。不必遽入人事。人事當入凶內。就占說。○棟橈。棟隆是卦體上取象。與他處但從爻義取象者不同。故欲先明象後說人事也。○因指謂卦言棟橈。陰失之不足比言。

棟橈陽失之太過。三象一意。故以棟橈屬之。

虞翻公鑒三爻曰。九三居卦之中。而當重任棟之象也。然以剛居剛。過剛則折。棟橈之象也。占者如是。則必以過剛而敗事。凶可知矣。

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虞翻剛強之過。則不能取於人。人亦不能輔之。如棟橈折。不可支輔也。棟當室之中。不可加助。是不可以有輔也。

虞翻大過棟橈。是初上二陰不能勝四陽之重。故有此象。九三是其重剛。不中自不能勝其任。亦有此象。兩義自不同。否朱子曰。是如此。九三又是與上六正應。亦皆不好。不可以有輔。自是過於剛強。輔他不得。九四陰隆。只是陽便不橈乎下。

易經詳說

卷十八 大過

美 寄願堂

中溪張氏曰。雜卦云。大過顛也。大廈之顛。非一木所能支。三以剛居剛。剛之過者。過剛則折。故棟橈之凶。九三獨當之。况三與上應。上復以柔居柔。不勝其重。故曰。不可以有輔也。

既疑就棟上說。言不可支持也。正意在外。如失前禽也。例。

援程傳不言應。朱子有上六正應亦不好之語。而本義亦无之。當以虛說為是。○時講不可有輔。直說人事。尚未是。當先說棟橈无可輔。而後以人之剛愎自用。不可輔足之。○小木有可幫助為用。棟之橈。幫助不得。是不可有輔。

虞翻孔子釋三象曰。三有棟橈之凶者。凡有可輔助者。不足為凶。若棟之橈。則不可以有輔。大廈全傾。无以支持矣。所以凶也。人之以剛取敗者。悻悻自用。豈可以有輔乎。可觀於棟橈而知戒矣。

四棟隆吉有它吝

程傳四居近君之位當大過之任者也。居柔爲能用柔相濟。既不過剛則能勝其任。如棟之陽起。是以吉也。隆起取不下撓之義。大過之時非陽剛不能濟。以剛處柔爲得宜矣。若又與初六之陰相應則過也。既剛柔得宜而志復應陰。是有它也。有它則有累於剛。雖未至於大害亦可吝也。蓋大過之時動則過也。有它謂更有它志。吝爲不足之義。謂可少也。或曰二比初則无不利。四若應初則爲吝。何也。曰二得中而比於初。爲以柔相濟之義。四與初爲正應。志相繫者也。九既居四。剛柔得宜矣。復牽繫於陰以害其剛。則可吝也。

易經詳說

卷十八

大過

三 寄願堂

三字連說。程傳則以有它二字一讀。九爲分曉。

不義以陽居陰。過而不過。故其象隆而占吉。然下應初六。以柔濟之。則過于柔矣。故又戒以有它則吝也。

潘氏夢旂曰。九四爲大臣之位。亦棟象也。以剛居柔。乃適其中。是以陰而吉也。然下與初六之小人爲應。非唯不足以信用。而又益陰。則反過乎柔矣。故有它則吝也。

簡齋蔡氏曰。宅謂初也。四位高。初柔在下。不能致撓。故曰棟隆吉。然與初應。或牽於柔。亦吝道也。故曰有它吝。

蒙引。天有他吝者。任已之是自足以成功。資非其人。反足以敗事。或曰二比初則无不利。四若應初則爲吝。何也。蓋二雖當過之時。然處得中。中故能用柔以相濟。若四則以陽居陰。剛柔已白得。

不必外假他人之助也。若更牽於初。則以柔濟之。過於柔矣。所謂隆者。其不轉而撓耶。

猶三四皆棟而四尤在上。故有隆象。四近五。猶大臣近君。亦棟隆之象。

圖局公繫四爻曰。四居卦之中。而當重任。亦棟之象也。以陽居陰。用柔濟剛。過而不過。在四本足以勝任而有餘。如棟之隆起者。然是爲吉也。若更有它求。而取柔以濟之。反過於柔而廢事。不免於吝也。占者亦自審矣。

象曰。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

按註疏以下爲初。程傳因之。

程傳棟隆起則吉。不撓曲以就下也。謂不下繫於初也。

易經詳說

卷十八

大過

三 寄願堂

蒙引。不撓正貼隆字。隆則高立不墮。故曰不撓乎下也。不必用程傳。不下係於初之義。亦自可。隆於上則不撓乎下也。○爻辭有它吝。是設戒辭。對應爻說。棟隆是就本爻取象。程傳似渾滾說了。存疑。解棟隆吉。不折撓而下也。

集解萬正符云。下即謂初。四以柔濟剛。不求下之柔。而至於撓。然則剛不過而求濟於下。未有不反爲所撓矣。傳不釋有它吝句。而有他吝之意已具。

按蒙存另一說。而萬正符則仍從程傳。而其訓撓字與程稍別。○棟隆吉而曰不撓乎下。已合二句之意矣。如此說似味長。○依存疑將乎字換作而字。則下字竟是隆下之下。其說甚直捷。但不知遽可換字否。○或謂撓字即二棟之撓。撓則不隆。隆則

不燒不可以彼爲燒折此爲燒曲。遂生分別乎字即於字不燒則不墜於下。故云不燒乎下亦通。

譌孔子釋四象曰。四爲燒隆之吉者。四若取於初泰。是反燒乎下矣。今在四。剛柔相濟不燒乎下。自足勝任而有餘。故棟隆而吉也。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獲註疏以五極難功。故所益少。但能生華。不能生梯。但能使老婦得士夫。不能使老夫得女妻。程傳專以比上爲說。與舊不同。程傳九五當大過之時。本以中正居尊位。然下无應助。固不能成大過之功。而上比過極之陰。其所相濟者。如枯楊之生華。枯楊下生根梯。則能復生。如大過之陽。與成事功也。上生華秀。雖有所發。

易經詳說

卷十八 大過

罕 寄願堂

无益於枯也。上六過極之陰。老婦也。五雖非少。比老婦則爲壯矣。於五无所賴也。故反稱婦。得過極之陰。得陽之相濟。不爲无益也。以士夫而得老婦。雖无咎。殊非美也。故云无咎无譽。象復言其可醜也。

本義九五陽過之極。又比過極之陰。故其象占。皆與二反。

藍田呂氏曰。九二在初六之上。老於初六。故曰女妻。女未嫁者也。

九五在上六之下。少於上六。故曰士夫。士未娶者也。

雲峯邵氏曰。枯楊而梯。可以復生。枯楊而華。速其死也。老夫得其女妻。猶可生育。士夫而有老婦。无復生道矣。故反稱老婦。得其士夫。謂上六也。陰柔過極。得陽不爲無益。云无咎者。陰欲陽。非陽之咎也。然亦非美矣。

厚齋馮氏曰。合二五兩爻象觀之。九二枯楊老夫之象也。初六生梯。女妻之象也。則九五當爲楊。而今以上六爲枯楊。老婦。九五反爲生華。士夫何也。易之意蓋以枯象老。在陽爻則爲夫。在陰爻則爲婦。而楊者不拘於陰陽之爻也。又曰。聖人立象以盡意。天下事物之變。无不備考。老夫之得女妻。再娶女之夫也。老婦之得士夫。再嫁而夫未娶也。凡人倫之變。備見於象矣。

獲朱子原有老婦指客爻之言。士夫屬五。借其爲老婦所得耳。若將枯楊亦作客爻。殊不合文義。愚謂枯楊五也。比上陰。故生華是就物取象。不必與老婦合看。枯楊是陽之過。生華是楊之餘氣將盡也。其華亦旋枯。故下云何可久。若老婦士夫。傳云可醜。與何可久无涉。士夫何以爲陽之過。士夫而娶老婦。必是婦

易經詳說

卷十八 大過

罕 寄願堂

如過時而苟就耳。

象九五爻象。以人事言之。則是在我過剛。已自失當了。而所比者又過於柔。有失之矣。則於事何濟。故无咎无譽。

王鑑无咎非與之也。抑楊重无譽遠。

覆无咎无譽。程傳承老婦句說。然當變承上二句。理長亦不必泥。

上二象只就占說婦人事。五居四陽之上。陽極將盡。楊華不久。老婦不育。在人事則陽剛不能有濟。故无咎无譽。

譌周公繫五爻曰。九五陽過之極。又比上六過極之陰。二者皆過。

不能有濟。象之於物。猶枯楊生華。旋復枯也。象之於人。猶老婦而得士夫。无復生道也。占者過之。難以陽比陰。亦可无咎。而不能成濟過之功。安有譽乎。

家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程傳枯楊不生根而生華旋復枯矣安能久乎老婦而得士夫豈能成生育之功亦為可醜也

古為徐氏曰二以剛居柔初以柔居剛此不過者也又在卦初故其過以相與可以成生育之功五以剛居剛上以柔居柔皆過者也又在卦終故其陰陽相比祇以為醜

去疑直就象上摹寫為妙必補出國事難久君臣可醜一意殊費解何可久言華之速枯也相配不等是可醜的

程何可久華不久而楊亦不八可醜老婦可醜而士夫尤可醜

讀孔子釋五象曰枯楊雖生華然本根先撥何可久也老婦得士

夫乃配合不倫亦可醜也

易經詳說

卷十八 大過

望 寄願堂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王註處大過之極過之甚也涉難過甚故至於滅頂凶志在救時故不可咎也

孔疏處大過之極是過越之甚也以此涉危難乃至於滅頂言涉難深也既滅其頂所以凶也无咎者所以涉難滅頂至於凶亡本

微濟時拯難意善功惡无可咎責此猶龍逢比干夏時危亂不懼誅殺直言深諫以忤无道之主遂至滅亡其意則善而功不成復

有何咎責此亦過涉滅頂凶无咎之象故象云不可咎言不害於義理也

程傳謂小人過常越理履險蹈禍如過涉於水至滅沒其頂其凶可知无咎言自為之无所怨咎與註疏不同而本義却從註

疏

本義處過極之地才弱不足以濟然於義為无咎矣蓋殺身成仁之事故其象占如此

張子曰過涉滅頂凶无咎此是他做得是了不可以咎他不似伊川說

雪岑胡氏曰初六藉用白茅過於畏懼者也故无咎上六過涉滅頂過於決裂者也其事雖凶於義亦无咎然亦惟其時而已初者事之端能慎其端往可无失上者事之極極則不可有為矣故本

義以殺身成仁之事當之

象曰主事言則曰凶主理言則曰无咎可以勸忠義矣此聖人之情也

易經詳說

卷十八 大過

望 寄願堂

王註過即勇意勇於涉水也

剛過是大過之過非經過之過

顧周公繫上爻曰上處過極之地是過非常之變矣而賢柔才弱

不足以濟而乃不避艱險竭盡心力以拯之至於殺身而不顧

象猶勇於涉水而至滅頂者然古者如是於事雖凶然成仁取

義於理无咎也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王註雖凶无咎不害義也

張子曰過涉滅頂凶无咎象曰不可咎也如東漢諸人不量深淺

至於殺身亡家此雖是凶然而其心何罪故不可咎也

讀孔子釋上象曰君子幸而成天下之事當論其功不幸而死五

下之事。當揆以義。上六過涉之凶。事雖不濟。而於義爲得。不可以追咎之也。

閻朱子曰。六過陽剛過盛。不相對值之義。故六爻中。无全吉者。除了初六。是過於畏懼。无咎外。九二雖无不利。然老夫得女妻。畢竟是不相當。所以象言過以相與也。九四雖吉。而又有他則各九五所謂老婦者。乃是括客。爻而言老婦。而得士夫。但能无咎。无譽。亦不爲全吉。至於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則是事雖凶。而義則无咎也。

厚齋馮氏曰。易大抵上下畫停者。從中分反對爲象。非他卦相應之例也。願中孚小過皆然。而此卦尤明。三與四對。皆爲棟象。上與下對。皆爲桡象。二與五對。皆爲枯槁之象。上華下槁也。初與上對。初爲藉。

易經詳說

卷十八

大過

寄願堂

用曰茅之憤。上爲過涉滅頂之凶也。

陸氏曰。天過四陽。一陰。陽過乎陰。論全卦則三四兩爻重剛不中。過者也。重剛而不中。則是過在三四。而不在二五。論爻位。則二四以剛居柔。不過者也。故一吉而三利。三五以剛居剛。過者也。故一凶。一可醜。是過在三五。而不在二四。觀爻所指之辭。可見矣。至初上二柔。亦以不過者爲美。然初陰伏於四陽之下。承剛也。故藉用白茅。无咎。上陰躡乎四陽之上。乘剛也。故過涉滅頂。凶。是知處大過之世。不惟不欲剛之過。而柔亦不容過於剛也。

果能大過四陽。一陰。陽過乎陰者也。故當大過之時者。惟過而不過者吉。一於過則凶矣。此過過之道。其惟剛柔相濟乎。二无不利。以剛柔相比。而相濟也。五則无譽。以剛柔相比。而不相濟也。剛固

足以任重。而剛過亦足以敗事。此三所以凶乎。不過乎剛。固足以任重。而或過乎柔。亦足以僨事。此四所以有它吝乎。以六居初。過矣。能慎則无咎。處過之始。當如是也。以陰居上。過矣。於義則无咎。致身之道。當如是也。明乎此。則過而不過矣。

臨四陽在內。一陰在外。爲大過。難擇卦主。以卦辭棟桡屬二爻。爲大過之主。全無義味。然以履卦主三爻論之。則卦主亦不可以吉凶拘也。卦之大義。爲過。剛致戒。中四陽皆棟。二得中。且初而利。四居陰而吉。皆以柔濟剛也。五以得中而无咎。无譽。獨三以剛居剛。本末弱已。恐桡。而過剛易折。則四陽不得。不以三當其桡也。一陰初柔。慎而无咎。上柔弱而无濟。以本末弱言。上弱尤甚。則棟桡之故。上當之矣。巽不言風。而言本。則陽皆水。三四木。

易經詳說

卷十八

大過

寄願堂

之成器爲棟。二五方植之木。言枯則不足爲棟。可知。就木中亦有內外之分。此是別生二義也。初言茅草也。剛爲木。柔爲草。草以爲藉。取其類也。上之過涉滅頂。本義以成仁取義許之。以其正也。但過極之時。不獲濟耳。太象獨立不懼。遷世无悶。主有守。爲是。與濟過。別是一義。蓋澤滅木。與柔之本末弱。判然兩義。不必糾纏。或曰。獨立不懼。即可致滅頂之凶。於理亦或有之。然滅頂以柔言。獨立以剛言。不能无辨。

易經詳說卷十八終



序卦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

不已過極則必陷坎所以天大過也習者重也卦中一陽上下

二陰陽實陰虛上下无據一陽陷於二陰之中故為坎陷之義陽

居陰中則為陷陰居陽中則為麗凡陽在上者止之象在中陷之

象在下動之象陰在上說之象在中麗之象在下異之象陷則為

易經詳說

卷十九

一寄願堂

以三相易而成艮兌故乾坤者陰陽之祖而坎離則天地之中也坎居正北於時為子為夜之中離居正南於時為午為日之中夜之中而一陽生焉故坎之三畫一陽居中而一陰生焉故離之三畫一陰居中天地陰陽之中此乃造化張本之地故易上經始乾坤而終坎離貴其得天地陰陽之中而為易之用也且天一下降坎中在物為水而在人為精以畫觀之坎之一陽居中而中實即精藏於中而水積於淵之象也地二上兆離中在物為火而在人為神以畫觀之離之一陰在中而中虛即神寓於心而火明於空之象也坎之中實是為誠離之中虛是為明中實者坎之用中虛者離之用也作易者因坎離之中而寓誠明之用誠明起于中者易之妙用而古聖人之心學也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程王註習謂便習之不如程傳作重

孔疏有孚者孚信也由剛正在內故有信也維心亨者陽不外發而在於內是維心亨言心得通也

程傳陽實在中為中有孚信維心亨維其心誠一故能亨通至誠可以通金石蹈水火何險難之不可亨也行有尚謂以誠二而行則能出險有可嘉尚謂有功也不行則常在險中矣

宋義習重習也坎險陷也其象為水陽陷陰中其象而中實也此卦上下皆坎是為重險中實為有孚心亨之象以是而行必有功矣故其占如此

平菴項氏曰重卦坎字在六十四卦之先故加習字以起後例示

易經詳說

卷十九

二寄願堂

程王長兌異昔當以重習起義也乾坤不加習字者六爻只一爻故也

建安鄭氏曰人之處坎身可陷而心不可陷故曰維心亨心亨則非坎矣心不亨則失處險之道

聖學胡氏曰六子卦皆重此獨加一習字或以謂序卦適居六子之先坎言重他可知矣○亨字本義例以為占維此則曰中實為有孚心亨之象蓋他卦言占事之亨也陽實有孚之象陽明在內心亨之象心有主則實此心見得亨理實是如此心既透徹由是斷然行之无疑不然此心微有不通即是險阻即不可行矣故本義以亨為家有尚占也

家則此卦上下皆坎此坎是三畫坎卦也是為重險此重險字方

易經詳說

卷十九

坎卦

三寄願堂

此卦名習坎。○以二五之剛中。象水之內實。以水之內實。象人之有孚。○九二以陽居下體之中。九五以陽居上體之中。皆為中實。中實似只為有孚之象。而以兼心亨之象者。蓋人惟中無定主。則心便虛了。虛則得喪能搖之。禍福能休之。而心不亨矣。所以中實為兼有孚心亨之象。○此有孚。須兼行有常意。終始安於義命。而無僥倖苟免之心也。○有孚心亨。兩象一義。蓋處險能有孚。則其心自亨矣。心既亨矣。何往不濟。○有孚雖心亨。乃行有尚。何也。人之處險。若元孚信。而有僥倖苟免之心。則心不勝其憂惱。是徒足以重其困耳。惟能內有孚信。而其心亨通。身雖處險。而心不為險所怵。如此則理有能為之機。而勢有可乘之便。險中獲濟。而行有尚矣。不然。則雖有可出之便。而亦自不知所為。目見此類最多也。

王輔嗣須以有孚作主。相承說下。惟有孚。故心亨。惟心亨。故行有尚。張孔疏云。行可貴尚。程傳云。有可嘉尚。是許其行可有功之意。○依程傳似行字有力。而本義不然。

隱文王繫坎彖辭曰。上下皆坎。為習坎。坎者。險也。人之遇險。安於義命。誠心以處之。不萌僥倖苟免之私。可謂有孚矣。有孚則中有主宰。而不為險所困。事變之來。從容自適。雖其心之亨也。將見行有可嘉。措置得宜。以之出險。而無難也。占者欲其行有尚。當先求諸有孚心亨耳。

家曰。習坎。重險也。程傳習坎者。謂重險也。上下皆坎。兩險相重也。初六云。坎有孚。是坎中。長次重險也。

不義釋卦名義

索引謂險而又險也。不是以卦德釋卦名義。又不是以卦象釋卦名義。只是據字訓義。更重在習字。

程傳。水流而不盈。陽動於陰中。而未出於險。乃水性之流行。而未盈於坎。既盈則出乎坎矣。行險而不失其信。陽剛中實。居陰之中。行險而不失其信也。坎中實。水就下。皆為信義。有孚也。不義以卦象釋有孚之義。言內實而行有常也。

程傳。水流而不盈。陽動於陰中。而未出於險。乃水性之流行。而未盈於坎。既盈則出乎坎矣。行險而不失其信。陽剛中實。居陰之中。行險而不失其信也。坎中實。水就下。皆為信義。有孚也。不義以卦象釋有孚之義。言內實而行有常也。

程傳。水流而不盈。陽動於陰中。而未出於險。乃水性之流行。而未盈於坎。既盈則出乎坎矣。行險而不失其信。陽剛中實。居陰之中。行險而不失其信也。坎中實。水就下。皆為信義。有孚也。不義以卦象釋有孚之義。言內實而行有常也。

易經詳說

卷十九

坎卦

四寄願堂

張子曰。水流不盈。是說一坎滿。便流出去。一坎又滿。又流出去。行險而不失其信。則是說決定如此。○坎水只是平。不鮮。滿盈是滿出來。

雲峯胡氏曰。水字當讀。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兩句皆指水言。以水之內實。行有常者。釋卦辭有孚之義也。

臨川吳氏曰。流者。一陽之動於中。不盈也。若陷於二陰。而未能出險。謂中能陷人。陷絕內外。不失其信。謂逝者如斯。不舍晝夜。

孫氏不盈。是一另說。似謂水無質。雖有水而不能積實也。延安即氏曰。坎為水。流水也。兌為澤。止水也。兌陰卦。陰靜故止。坎陽卦。陽動故流。惟流故不盈。惟不盈故可出險。若待盈而後流。則渾水也。

以水言也。今家傳云云者。以卦象釋有孚之義也。本義云。內實而行有常者。正是做那水流不盈。行險不失其信模樣。說出人之有孚處耳。○水流而不盈。足於此。即通於彼也。盈。謂盈溢。行險。謂水之行乎坎中也。○夫本爻水流而不盈。就是行險而不失其信。行險。即水之流也。不失其信。即是不盈也。不盈何以見其不失其信。蓋盈科則進。一坎而復一坎者。水之性常然而不改移者也。然則只曰水流而不盈可矣。必曰行險而不失其信者。不如是。無以彰坎水有有孚之象也。○水流行險。是行字意。不盈。不失其信。是常字意。本文只是行有常意。而水義必冠以內實者。本卦辭有孚之意。須用內實以觀貼之也。內實者。行必有常。非行有常不得為。

易經詳說

卷十九 坎卦

五寄願堂

內實。水流而不盈。謂水盈科而後進。不盈溢四出也。○家引盈謂盈溢。向渾存疑。謂盈溢四出。去疑又謂非是不滿。只是不能行。似與程朱之說稍別。蓋凡物日聚則日盈。惟水有即流出。不似他物之積聚而日滿也。不盈一字。只是與流字一息語氣。當云水性是流的。不常滿而停蓄。○邱氏之說。似不待滯而進亦稍別。○本義內實而行有常。是就水說。而其實因人取義。○譚辭曰。有孚者。坎象為水。水流就下。而不蓄聚。以爲盈。行乎險中。萬古常然。而不失其信。是即水可以得有孚之義矣。人之處險中。有主而不妄動。何以異是。

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

程傳。雖其心可以亨通者。乃以其剛中也。中實爲有孚之象。至誠之道。何所不通。以剛中之道而行。則可以濟險難而亨通也。以其剛中之才。而往則有功。故可嘉尚。若止而不行。則常在險中矣。坎以能行爲功。

本義。以剛在中。心亨之象。如是而往。必有功也。

節齋蔡氏曰。剛中二五也。往有功。動則出坎也。

家引。觀彖傳。雖心亨。乃以剛中也之辭。方知有孚與雖心亨相連。說不是。兩象並立。但有一心亨。故曰中實爲有孚。心亨之象。中實只是有孚。而心亨之義。自在其中矣。○要。看彖傳一以字。見得剛中乃能心亨。剛中只是有孚。而心亨之義。自在其中矣。○以

易經詳說

卷十九 坎卦

六寄願堂

剛中也。分明是卦體。而本義不言者。蓋所解卦體如此。類者多矣。此何疑哉。亦不待言也。○行有尚。往有功也。言其能出乎險也。處險者。以出險爲功。○存疑。往有功。是解行有尚。往即行。有功。即有尚。其原則自有孚。推心亨來。故本義曰如是而往。則有功。○又曰。雖心亨者。卦體二五以剛在中。是其所以處險者。誠心以處。得喪不能搖。禍福不能奪。而心亨也。又曰。行有尚者。既剛中而心亨。則所以濟險者。必有其方。往而有功。自能出乎險矣。○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臣註。不可升。故得保其尊威。有山川丘陵。故物得以保全也。國之

爲衛恃於險也。言自天地以下莫不須險也。○非用之常用有時也。

孔疏此以下廣明險之用也。

程傳高不可升者天之險也。山川丘陵地之險也。王公君人者觀坎之象知險之不可陵也。故設爲城郭溝池之險以守其國保其民。人是用險之時。其用其大矣哉。山河城池設險之大端也。若夫尊卑之辨貴賤之分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絕陵僭。限隔上下者。皆體險之用也。

本義極言之而贊其大也。

臨川吳氏曰不可升者。无形之險。山川丘陵者有形之險。王公因有形之險爲无形之險。設此以固守其國。是謂人險。

易經詳說

卷十九 坎卦

七 寄願堂

厚齋馮氏曰險有時有用。因時而設險。則國可守。而與天地相爲長久。其用豈不大矣哉。

延安邱氏曰坎六爻四陰陷二陽。四陰坎也。二陽坎中之水也。君子觀二陽中實之象。故體水之德。爲有孚維心亨。所以處險也。觀四陰險陷之象。故因坎之形。設險守國。所以用險也。彖易聖人於往有功。以上專以水言。而明處險之道。自天險不可升以下。專以險言。而明用險之方也。

蒙引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者。人之險也。王公設險。不是承山川丘陵說。如城池甲兵。紀綱法度之類。皆是。

設險當以城池爲正。而甲兵紀綱法度。作輔意。時用者。因其時而用之。大矣哉。當通承三句。

謹天是險也。極其用而言之。天有險高而不可升。是也。地有險山川丘陵是也。人有險。王公設城郭溝池之險以守其國。是也。夫險之道。上極於天。下極於地。中極於王公。如此險之時用。豈不大矣哉。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程傳坎爲水。水流仍洊而至。兩坎相習。水流仍洊之象也。水自涓滴至於尋丈。至於江海。洊習而不驟者也。其因勢就下。信而有常。故君子觀坎水之象。取其有常。則常久其德。行人之德行不常。則爲也。故當如水之有常。取其洊習相受。則以習熟其教令之事。夫察政行教。必使民熟於聞聽。然後能從。故三令五申之。若驟告未。循遠責其從。雖嚴刑以驅之。不能也。故當如水之洊習。

易經詳說

卷十九 坎卦

八 寄願堂

孫註疏常德行習教事。申說程傳分說。

本義治己治人。皆必重習。然後熟而安之。

延安邱氏曰洊再也。水再至則爲重習之坎。初六乃內水之力至者。六四乃外水之洊至者。君子體之。重習不已。常德行者。以此進德也。習教事者。以此教民也。

潘氏夢旂曰六子皆重卦也。坎曰水洊至。離曰明兩作。震曰洊雷。艮曰兼山。巽曰隨風。兌曰麗澤。皆取重複之義。乾坤純體也。故直曰天行地勢云。

蒙引程傳之說俱未精。似只可用。待者。過家者。舒講之爲當。○常德行者。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之類。習教事者。過者抑之。

非一。抑所能制也。不及者引之。非一引所能就也。朝陽而夕飭之。三令而五申之。使其熟於見聞。安於軌度。所謂誨人不倦也。所以期底於有成也。○治人之事。亦要已熟而安之。主君子言。不主所治之人熟且安也。

○彙解萬正符云。德行得于心。而見于行事者也。常之則功不輟。而德日起。而有功。教必有事。故曰。教事習之。則誨不倦。而教不苦于枉格。

○援常與習就水之往過來續意。甚相貼合。全不用坎險意。

○講孔子釋大象曰。水者坎之象。水之潛至。相續不已。習坎之象也。

○君子法之以治己之功。莫大於德。行德而不常。則无以守之。于已。故曰。過月征。務使專而能久。治人之方。莫大於教事。然

易經詳說

卷十九 坎卦

九 寄願堂

○教事而不習。則无以喻之于人。故朝陽夕飭。務使馴而俱化。是

皆重習之義。亦如水之潛至而不已也。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王註最處坎底。入坎窞者也。處重險而復入坎底。其道凶也。

○程傳初以陰柔居坎險之下。柔弱无援。而處不得當。非能出乎險也。惟益陷於深險耳。窞。坎中之險處。已在習坎中。更入坎窞。其凶可知。

○援程傳因王註有無援一層。意本義不用。但言陰柔

本義以陰柔居重險之下。其陷益深。故其象占如此。

○臨川吳氏曰。坑坎中小穴旁入者。曰窞。坎之柔畫象水旁兩岸。其

半一岸側小穴。故曰入于坎窞。

○家胡氏曰。初六六三皆以陰居坎下。水性本下。而又居下。坎體本陷。而又居陷中之陷。故皆入于坎窞。初又下卦之下也。其占之凶。固宜。

○家引既曰。習坎而又曰。入于坎窞。言其不止習坎。又入于坎之窞也。明其終不能免。

○講周公繫初爻曰。初六居重險之下。不為習坎乎。然陰柔才不足。以濟。惟益陷於險而已。故又為入于坎窞之象。占者如是。終无可出凶。

家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程傳由習坎而更入坎窞。失道也。是以凶能出於險。乃不失道也。○中。張氏曰。初深入於險。失其出險之道。其凶可知。是以君子惡

易經詳說

卷十九 坎卦

十 寄願堂

居下流者以此。

○家引此失道。當以先迷失道。未失道也。及上六失道。泰看大抵陰柔故不能得其處險之道。而益入于險耳。○或曰。子以失道專指陰柔而不兼居重險之下。然則可以該入于坎窞之義乎。曰。不可以。陰柔貼習坎。以居重險之下。貼入于坎窞也。蓋雖居重險之下。其失尤在於陰柔。使非陰柔而以剛濟之。則所謂重險之下者。分數自成矣。

○家引初之所以益滋其險者。固時之不利。亦才之不足也。

○講孔子釋初象曰。習坎而又入于坎窞者。初六陰柔。失處險之道。是以不能出而凶也。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其剛中之才。雖未能出乎險中。亦可小有濟。不至如初益陷入于深險。是所求小得也。君子處險難而能自保者。剛中而已。剛則才足自衛。中則動不失宜。

險王註以求小得為與初三相得。程傳不用。

本義處重險之中。未能自出。故為有險之象。然剛而得中。故其占可以求小得也。

雲峯胡氏曰。初在重險之下。其占曰凶。三在重險之間。其占曰勿用。二之占乃曰求小得。何也。剛得中故也。豫九四互坎而曰大有得。坎九二剛中而僅小得。何也。豫之剛動乎坤順之上。故不求而所得者大。坎之剛陷於坎險之中。故雖求之而所得者小。

易經詳說

卷十九

坎卦

士 寄願堂

險引九二處重險之中。此中字。輕看坎有險。此坎字。亦輕看以其處重險之中。其險未可出。是有險也。不必以坎為險。有險為重險。○坎有險。在坎有險。未能自出也。然視入于坎者。有間矣。○求小得。只是險中所得而已。故曰未出中也。若出乎險中。則為大得矣。

圖泰義曰。九二剛而得中。為中德不失而心亨。故坎雖有險。而尚可求小得。但不能大有為耳。如二者非才德之不足。乃時命之未亨。可為之憾。而不足為之病也。

險雲峯說求字。宜畧頓。圖周公繫二爻曰。二處重險之中。未能自出。是其在坎而有險也。然剛而得中。正所謂有孚心亨者。占者雖未能大有所為。以可

以求而小有得。不至於困阨之甚也。

家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程傳方為二陰所陷。在險之地。以剛中之才。不至陷於深險。是所求小得。然未能出坎中之險也。

圖求小得。未出中。皆是取二之才。但其時未易耳。

圖未出中。是推原所以求僅小得意。存疑似謂求小得而尚未能出坎中。就本程傳。然不可從。

請孔子釋二象曰。二之剛中。宜无求不得矣。乃止於求小得者。以其未出乎坎之中。時值艱難。故僅可以求小得也。只是險中所得而已。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易經詳說

卷十九

坎卦

士 寄願堂

險王註枕。枕而不安之謂也。程傳因之謂交倚。

程傳六三在坎陷之時。以陰柔而居不中正。其處不善。進退與居皆不可者也。來下則入于險之中。之上則重險也。退來與進之皆險。故云來之坎坎。既進退皆險。而居亦險。枕謂交倚。居險。交倚以處。不安之甚也。所處如此。唯益入於深險耳。故云入。坎窞如三所處之道。不可用也。故戒勿用。

本義以陰柔不中正。而履重險之間。來往皆險。而後枕。其陷益深。不可用也。故其象占如此。枕倚着未安之意。

朱子曰。險且枕。只是前後皆是險。枕便如枕頭之枕。問來之坎坎。曰。經文中疊字。如競競業業之類。是重字。來之自是兩字。各有所指。謂下來亦坎。上往亦坎之往也。進退皆險也。

蓋漢王氏曰乾之三處。乾之間故曰終日乾乾。坎之三處。二坎之間。故曰來之坎坎。

雙湖胡氏曰。險下險也。且枕又將枕上險矣。入于坎窞。指六四象。險之問。安有自出之理。故其來也亦坎往也。亦坎何也。往則有上坎在前。是前遇平險矣。來則有下坎在後。是後又枕乎險矣。前後皆險。進退維谷。吾見其坎也。日有甚焉。將入于坎之窞。而不能復出矣。占者得此。決不可用也。凡一切事。皆當退止。爾又云。險且枕。承來之坎坎言也。入于坎窞。承險且枕言也。如此則勿用矣。○枕是個不好字。故曰倚着未安之意。如所謂芒刺在背者。

易經詳說

卷十九

坎卦

古寄願堂

同當為池舊說耳。○前險後枕。前後未有確分。象引與雙湖說不同。而雙湖以入于坎窞。指六四。尤不是。只三所處便是坎窞耳。○勿用是說來往絕不中用。

漢周公繫三爻曰。三履重險之間。來往皆坎。其往也坎。則前有險矣。其來也坎。後又枕一險矣。使以剛中處之。未必無可為。三陰柔不中。正才德不足以濟其陷。益深終無可出之日。猶入于坎窞者。然占者如是。來往徒煩。安所用哉。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程傳。進退皆險。處又不安。若用此道。當益入于險。終豈能有功乎。以陰柔處不中正。雖平易之地。尚我悔咎。况處險乎。險者人之所必出也。必得其道。乃能去之。求去而失其道。益困窮耳。故聖人戒

知三所處不可用也。存疑言終不能出險也。

我主疑謂无功。即入坎窞。意恐見當以來之坎坎。包入于坎窞。而以終无功。照勿用說。蓋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總是象。勿用是占。不可以入于坎窞。勿用為一截也。

譚孔子釋三象曰。處險者以出險為功。三來往皆坎。益入于窞。終无出險之功也。來往將安用乎。

六四樽酒簋二用。往來約自牖。終无咎。

王註。處重險而履正。以柔居柔。履得其位。以承於五。五亦得位。剛柔各得其所。不相犯位。皆无餘應。以相承比。明信顯著。不存外侮。處坎以斯。雖復一樽之酒。二簋之食。瓦缶之器。納此至約。自進於

易經詳說

卷十九

坎卦

古寄願堂

隔乃可羞之于王公。為之于宗廟。故終无咎也。

以此說與傳義不盡同。而其說條暢。故存之。

程傳。六四陰柔而下无助。非能濟天下之險者。以其在高位。故言為臣處險之道。大臣當險難之時。雖王誠見信於君。其交固而不可間。又能開明君心。則可保无咎矣。夫欲上之篤信。唯當盡其質實而已。多儀而尚飾。莫如燕享之禮。故以燕享喻之言。當不尚浮飾。惟以質實所用一樽之酒。二簋之食。復以瓦缶為器。質之正也。其質實如此。又須約約自牖。納約謂進結於君之道。牖開通之義。聖之喻也。故設牖所以通明自牖。言自通明之處。以况君心所明。處詩云。天之牖民。如璣如珣。毛公訓牖為道。亦開通之謂。人臣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其所明處。乃能入也。人心有所蔽。有所

通所蔽者暗處也。所通者明處也。就其明處而告之。求信則易也。故云納約自牖。能如是則雖艱險之時終得无咎也。

不義。晁氏云。先儒謂樽酒簋食爲一句。貳用缶爲一句。今從之。貳蓋之也。周禮大祭三貳。弟子職。左執虛豆。右執挾匕。周旋而貳。是也。九五尊位六四近之。在險之時。剛柔相濟。故有但用薄禮。蓋以誠心進結自牖之家。牖非所由之正。而室之所以受明也。始雖艱阻終得无咎。故其占如此。

咸問六四舊讀樽酒簋食。貳用缶。本義從之。其說如何。朱子曰。既曰樽酒簋食。又曰用缶。亦不成文理。貳蓋之也。又曰。人硬說作一蓋。其實无二蓋之實。陸德明自注。斷人自不會去看。如所謂貳乃大祭三貳之貳。是副貳之義。六四居近尊位。而在險之時。剛柔

易經詳說

卷十九

坎卦

主 寄願堂

相除。故有但用薄禮。蓋以誠心進結自牖之家。問牖非所由之正。乃室中受明之處。豈艱險之時。不容由正以進耶。曰。非是不可由正。蓋事變不一。勢有不容不自牖者。不由戶而自牖。以言艱難之時。不可直致也。○納約自牖。雖有向明之意。然非是路之正。終无咎者。始雖不甚好。然於義理无害。故終无咎。无咎者。善補過之謂也。

蘇川吳氏曰。以樽盛酒。以簋盛食。又以缶盛酒。貳其尊。虞翻云。貳副也。禮有副尊。故貳用缶。按周官大祭三貳。其下云。皆有酌數。皆有器量。鄭氏注。謂酌器所用注尊中者。正即酌器也。爲尊之副。尊中之酒不滿。則酌此器之酒以益之也。

雲峯胡氏曰。正之器實有誠實家。酒簋之禮至薄。當坎之時。不得

已而用之。非蓋之以誠不可也。納約不自戶而自牖。亦坎之時不得已也。

潘氏夢旂曰。樽酒簋食。與損之二篇可用享同意。皆言其窮約之時。不事多儀。而尚誠實也。納約自牖。與睽之遇主于巷同意。皆言其艱難之時。自問道而通於君也。六四居大臣之位。當坎險之時。盡其誠實。雖自牖而納約。非其正道。終无咎也。居治平之世。由問道而結於君。則不可矣。惟睽坎之時爲然。

蒙引九五居上六四近之。有君臣之分。但時乎習坎。不无艱阻。而有不得相遇之患。然在險之時。剛柔相濟。人之常情。無事則其勢安。勢安則心縱。心縱則難入。而上下之情反有乖者。有事則其勢危。勢危則其心憂。心憂則相求。相求則其遇合也。轉易矣。故不其

易經詳說

卷十九

坎卦

主 寄願堂

拘拘於上下禮際之間。但只用樽酒簋食。蓋以誠心其進結也。亦不必由戶而入。只自牖以進。亦自得相遇矣。始雖艱阻。終得无咎。○貳用缶。或拘於蓋以誠心之言。謂始用薄禮。而蓋以誠心。殊失本旨。蓋樽酒簋食。誠心已備了。故可只用樽酒簋食。至是又云。蓋以誠心者。以蓋之時。无復薄禮可言。只是誠心而已。故特用誠心字。非至是始有誠心也。○納約自牖。謂以樽酒簋食。用缶而自牖。以納約也。一氣讀下。○樽酒簋食。謂不必八珍九鼎之富也。貳用缶。謂不必饗發牢禮之盛也。納約自牖。謂不必由戶升堂之儀也。此皆當險之時。以剛柔相濟之故。而不相求全責備也。○樽酒簋食。只是以象薄禮。貳用缶。只是以象誠心。納約自牖。只是以象因且所明而通之。得魚則忘筌矣。○自牖。要說得非所由之正。而室之所以

明意出大抵當此之時人臣納于君亦因其明虛而通之耳見其易爲力也。○始雖艱阻自坎上來謂不相遇也終得无咎相遇矣相過乃得无咎。

臨納約二字依程傳爲進結當以納爲進結爲結去疑以約爲期評說下去。

臨剛公蔡四爻曰四近五有君臣之分當險之時有不得相遇之患然以在險中其遇合亦轉易故四之事君不必拘於儀文之飾但積此心之誠以爲感格之基至於進言不可直遂惟就所明以通所蔽如人之用樽酒盞食貳之以征納約不自戶而自牖者然始雖艱阻終必得遇而无咎矣占者宜如是也。

易經詳說

卷十九

坎卦

七 寄願堂

孔疏釋樽酒盞食貳所以一樽之酒二盞之食得進獻者以六四之柔與九五之剛兩相交際而相親故得以此儉約而爲禮也。程傳象只舉首句如此比多矣樽酒盞食貳之至剛柔相際接之道能如此則可終保无咎君臣之交能固而常者在誠實而已。剛柔指四與五謂君臣之交際也。

本義范氏曰陸氏釋文本无貳字今從之。

陸山李氏曰八純卦六及具其應惟以此而相交際爲義居坎險之時以漸出上爲貴六四離下體進而附五有欲出險之意真情相向期於濟難不待繁文縟禮以達誠意也。

臨象傳樽酒盞食四字爲句則上文句讀分明可見矣而朱子於上將貳字屬下於此將貳字作衍殊爲可疑愚欲遵程傳以仍

樽酒盞食之本義。○朱子謂既曰樽酒盞食又曰用缶不成。○用是謂樽與盞是虛字未定何樽何盞下用缶變承言樽與盞皆用瓦器似亦說得順。○折衷此須本在險之時說重剛來際柔一邊除者言其心之相須也。

臨孔子釋四象曰四之於五如樽酒盞者何哉蓋以六四之柔與九五之剛兩相交際而相親所以但用薄禮而无事多儀也。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

王註爲坎之主而无應祇可以自任未能盈坎者也坎之不盈則險不盡矣祇辭也爲坎之主盡平乃无咎故曰祇既平无咎也說既平乃无咎明九五未免於咎也。

易經詳說

卷十九

坎卦

六 寄願堂

臨王註以祇既平與无咎說程傳亦同王謂祇爲辭程則作損。程傳九五在坎之中是不盈也盈則平而出矣祇宜音祇抵也復卦云无祇悔必抵於已平則无咎既曰不盈則是未平而尚在險中未得无咎也以九五剛中之才居尊位宜可以祈於險然下无助也二陷於險中未能出餘皆陰柔无濟險之才人君雖才安能獨濟天下之險居君位而不能致天下出於險則爲有咎必祇既平乃得无咎。

本義九五雖在坎中然以陽剛中正居尊位而時亦將出矣故其象占如此。

朱子曰坎不盈祇既平祇字他无說處看來只得作抵字解復卦亦然不盈未是平但將來必會平二與五雖是陷於險中畢竟是

陽會朝陰他不得。如有字雜心亨。如行有尚。皆是也。

雷。胡氏曰。坎不盈。猶有險也。祇既平。則无險矣。二居重險之中。五將出重險之外。所以二之有險。不如五之既平。

家引。尚在坎中。坎不盈也。坎雖未盈。然以陽剛中正。居尊位。而時亦將出矣。故將必至於既平。盈則平矣。平則出矣。○盈平二義相繼。其歸同也。但以未出乎險。則當下不盈字。以將出而言。則當下平字。○大凡險陷之地。盈則平矣。平則是平地。而非坎矣。故不盈猶是坎。前此有以此爻為取象于水者。誤矣。

家引。此條不以坎為水。只作坑坎看。

去。坎是水坑。盈滿也。凡坑中的水。必盈滿。纔流出。不盈便不能出矣。此未能出險的象。祇訓抵至也。既已也。平是水平于坎。既平

必盈而出矣。是將出險的象。○此盈字。是盈滿的。盈與象水流不盈字不同。

園去疑是就水說。時請多從此平。即盈。或以平為將盈。又多一折。本義雖字然字語氣。當謂坎雖日下不盈。而將來必能抵于既平。二句連說。與程傳不同。然程傳却似與中未大貼合。可從。

園周公繫五爻曰。九五在坎中。雖未能出險。然陽剛中正。則有能為之才。居尊位。則有可為之勢。而時亦將出。則有可濟之機。蓋已將抵于治平矣。猶坎水雖不盈。而將抵于既平之象。占者如是。可以出險而有濟。何咎之有。

家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程傳九五剛中之才。而得尊位。當濟天下之險難。而坎尚不盈。乃

未能平乎險難。是其剛中之道。未光大也。險難之時。非君臣協力。其能濟乎。五之道。未大。以无臣也。人君之道。不能濟天下之險難。則為未大。不稱其位也。

本義有中德而未大。

易經詳說

卷十九

坎卦

九寄願堂

易經詳說

卷十九

坎卦

三寄願堂

未能平乎險難。是其剛中之道。未光大也。險難之時。非君臣協力。其能濟乎。五之道。未大。以无臣也。人君之道。不能濟天下之險難。則為未大。不稱其位也。

本義有中德而未大。

朱子曰。水之為物。其在坎。只能平。自不能盈。故曰不盈。盈高之義。中未大者。平則是得中。不盈是未大也。

家引。中者德也。德在我者也。未大者。時也不在我者也。故僅祇既平而未即平也。

存疑九五坎不盈者。因在坎中。故雖有中德。而未能出險。是未大也。

園此傳只說得上。祇既平无咎。意在言外。故程說以既平无咎。作一截。○中未大。下補出既平。意无妨。表旨講云。詎終於不盈哉。可用。○此不盈。謂坎中水不滿。則不能流出。水在坎中。而未大。猶人之中德未大。不能出險也。然有中德。終當抵於平而出。何咎之有。

園孔子釋五象曰。九五以剛中之德。居尊位。似可大有所為。而云坎不盈者。以時未出險。雖有剛中之德。而未大也。然亦將出險矣。必能抵于既平。而无咎。豈中於不盈哉。

上六係用徽纆。直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匪証。匪謂上六居險陷之地。犯峻整之威。殊无來歷。

匪謂上六以陰柔而居險之極。其陷之深者也。以其陷之深。取牢

獄爲喻。如係縛之以微。經因直於叢棘之中。陰柔而陷之深。其不能出矣。故云至於三歲之久。不得免也。其凶可知。

沐義以陰柔居險極。故其象占如此。

陸氏德明曰。三股曰微。兩股曰縶。皆索名。

聖者胡氏曰。係之微。繼而又直于叢棘。重險之象。三歲亦復不得出。以陰柔處坎險之極。故也。

臨川吳氏曰。周官司圜。取教罷民。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三歲不得。其罪大而不得改者。毋。

象引係用微繼。拘係之以微繼也。真于叢棘。從而繼之於叢棘也。三歲不得。三歲之久。猶不得解脫也。

按。爻辭是一氣。總以凶字斷之。而時講多。以上二句。截斷。以陰柔。

易經詳說

卷十九 坎卦

三 寄願堂

无才入三歲不得。內恐其誤認程傳。及聖家說耳。當其初係。真之時。豈非陰柔耶。又豈初不爲凶。而三歲方爲凶耶。下凶三歲。是總包語。不可泥。

譚周公繫上爻曰。上六以陰柔而居險極。其才不足以濟險。而當多艱之時。爲險所陷。終无出日。是爲係之用微繼。且真於叢棘之中。而三歲不得脫之象也。占者得此凶。可知矣。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程傳以陰柔而自處。極險之地。是其失道也。故其凶至于三歲也。三歲之久。而不得免焉。終凶之辭也。言久有日。三隨其事也。陷于獄。至于三歲之久。之極也。他卦以年數言者。亦各以其事也。如三歲不與十年。乃字是也。

失道只是本義。陰柔居險極。無濟險之道也。凶三歲言其凶。至於三歲也。

至此三歲內。便包得係用微繼二句。只是說上六陰柔。失處險之道。故係用微繼。真之叢棘。三歲不得出而凶也。非以陰柔失道。

單承三歲句。

諺孔子釋上象曰。出險以陽剛爲道。今上六以陰柔居險極。才弱。

莫濟。失其處險之道矣。故係用微繼。真之叢棘。其凶至于三歲之久也。

百建安胡氏曰。坎陷也。以一陽而陷于二陰也。上下皆坎。則二五皆陷。然坎之性。下下坎。則爲陷之太甚。故上坎爲安。以五得位。而二不得位。故五之祇既平。異乎二之求小得也。其四陰爻。則處陽。

易經詳說

卷十九 坎卦

三 寄願堂

外而陷陰者。最凶。是以初言入于坎。陷。上言直于叢棘。以在二五兩陽之外也。若中二陰。二則失位。乘陽而先功。四則得位。承陽而先咎也。

百講解義。坎水也。陷者水之體也。坎爲險難之象。所謂時值艱危。雖聖人亦處無可如何之勢。其能自必者。惟心耳。象傳所言。剛中有功。乃教天下以存心誠信。爲出險之法也。六爻中。始二爻之小有得。則盡其道。而不遇其時者也。四以忠信義道。結於君心。臣之能竭誠以勤於下者也。五以陽德居尊。而時將出險。君之能剛中而運於上者也。若夫初之深入於險。三之陷於兩坎。上之終極於險。是時勢既值其窮。而才德又不足以濟。欲平大難。曷有濟乎。蓋天下不能無險阻之時。聖人豈有出險之用。惟秉陽剛中正之德。

因時措宜。天下有事。則定審策。决象疑。以成撥亂反正之功。天下有事。則畫郊圻。固封守。以裕思深慮遠之界。必深宮密廕。險阻之虞。而後薄海乃有磐石之固。此所以坎卦主險。而卦辭必言出險之道歟。

援一陽四陰之卦。二五剛中。二在險中。五能出險。當以五爲卦主。有孚心亨。皆從剛中看出。於此可得處險之道。大要當德行。習教事。乃修己治人。大道理。皆從習字中取義。然凡當險難之際。所爲亦不過此二事。六爻二五剛中。二求小得。尚在險中。五祗既平。能出險矣。故五勝於二。初在下。不能出險。三在重險之間。入險益深。四近五。可相輔以出險。而取象於朴誠納牖。可以得人。臣進言之道。上處險極。衆不得濟。故有失道之凶。○險難亦

易經詳說

卷十九 坎卦

寄願堂

人所時有。惟誠一以處。心不爲動。徐圖有濟。自免於難。而常德行。一語尤要。未險之前。與既險之後。皆不離此習教事。又是推已及人。居後一層。○險足以成就人。故極言險道。以見有險之處。不得以險難之故。怨尤自了。

易經詳說卷十九

離三三

程明離序。卦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爻之以離。離者麗也。陷於險難之中。則必有所附麗。理自然也。離所以次坎也。離麗也。明也。取其陰麗於上下之陽。則爲附麗之義。取其中虛則爲明義。離爲火。火體麗麗於物而明者也。又爲日。亦以虛明之象。

陸山李氏曰。交王序卦以乾坤坎離居上。經乾坤者。陰陽之精。而坎離者。陰陽之中。不若震巽艮兌爲陰陽之偏也。以六十四卦之序觀之。乾坤居六十四卦之首。坎離居六十四卦之中。尤有深意。蓋坎離二卦爲天地心。天地造化之本。坎藏天之陽。中受明爲月。離麗地之陰。中含明爲日。坎爲水而可寒。離爲火而可暑。坎爲月

易經詳說

卷十九 離卦

寄願堂

而可夜。離爲日而可晝。水火日月之用。寒暑晝夜之運。天地造化之妙。孰有出於此哉。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王註離之爲卦。以柔爲正。故必貞而後乃亨。故曰利貞亨也。柔處于內而履正中。牝之善也。外強而內順。牛之善也。離之爲體。以柔順爲主者也。故不可以畜剛猛之物。而吉於畜牝牛也。

孔疏離麗也。麗謂附著也。言萬物各得其所附著處。故謂之離也。利貞亨者。離卦之體。陰柔爲主。柔則近於不正。不正則不亨。通故利。行正乃得亨。通以此故。亨在利貞之下。故云利貞亨。○離之爲卦。以柔爲正者。二與五俱是陰爻。處於上下兩卦之中。是以柔爲正。○離之爲體。以柔順爲主。故畜養牝牛。乃得其吉。若畜養剛

則不可也。比二畜牝牛。假象以明人事也。言離之爲德。須內順外強。而行此德。則吉也。若內剛外順。則反離之道也。

程頤離麗也。萬物莫不皆有所麗。有形則有麗矣。在人則爲所親附之人。所由之道。所主之事。皆其所麗也。人之所麗。利於貞正。得其正則可以亨通。故曰離利貞亨。畜牝牛吉。牛之性順。而又牝馬順之至也。既附麗於正。必能順於正道。如牝牛則吉也。畜牝牛謂養其順德。人之順德。由養以成。既麗於正。當養習以成其順德也。本義離麗也。陰麗於陽。其象爲火體陰而用陽也。物之所麗。貴乎得正。牝牛柔順之物也。故占者能正則亨。而畜牝牛則吉也。朱子曰。離便是麗。附著之意。易中多說。離也。有兼說明處。也有單說明處。明是離之體。麗是麗著底意思。離字古人多用。做離著。

易經詳說

卷十九

離卦

寄願堂

說。然而物相離。去也。只是這字。古來自有這般兩用底字。如亂字。又與做治。問火體陰而用陽。是如如何。曰。此言三畫卦。中陰而外陽者也。坎象爲陰。水體陽而用陰。蓋三畫卦。中陽而外陰者。又曰。火中虛暗。則離中之陰也。水中虛明。則坎中之陽也。

臨川吳氏曰。牛牝皆坤象。離中畫一陰。坤之中畫也。故象牝牛。

變湖胡氏曰。文王於坤取牝馬象。於離取牝牛象。固自不同也。後之言象者。但見說卦乾爲馬。坤爲牛。於是坤之馬。反欲求之。乾離之牛。反欲求之。坤未免膠泥。而有不通者。豈知夫子於說卦取象。又自有所見。本不必盡同於先聖。豈可以夫子之象。爲文王周公之象哉。

蘇傳物之相麗者。不正。則易合而難久。正則難合而終堅固。故曰。

利貞亨。

蒙引。天物之所麗。貴乎得正。麗附托也。如臣之委質於其君。士之托交於其友。皆要得正。又如危邦不入。邦有道而後入。亂邦不居。邦有道而後居。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蔭可之仕。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之類。都是要麗得其正耳。以至一事一物之間。在在各有所麗。俱要得所處之正。利貞亨。所該甚廣。一切所麗。皆在其中矣。○畜牝牛吉。只取柔順意。不必拘與上句利貞意相連。故本義只曰牝牛柔順之物也。○下句獨說畜牝牛吉者。聖人作易。教人卜筮。元是要以開物成務。都是切於百姓日用者。畜牝牛亦一事也。如田獲三品之類。柔順之物。尚多。獨舉牝牛。讀者可以三隅反矣。發時請多就事君說。太偏。○上下句要相鉅。蒙引謂畜牝牛不拘。

易經詳說

卷十九

離卦

寄願堂

與利貞相連。恐看得太割裂了。利貞亨者。示人知所擇也。畜牝牛吉者。示人知所自處也。以順自處。而以正附人。是相須處。○彖傳。柔麗中正。亦是貞順合說。當玩。

譚文王繫離彖辭曰。離者附麗之義。凡有所附麗者。每易失於不正。占者得之。必審擇其人與事。而利於貞馬。則道德可以相贊。功業可以相資。何亨如之。然正者易於相忤。又必謙卑。以自牧。柔遜以相先。而處其至順。如畜牝牛。然庶幾在己。無違在人。无拂而得吉矣。此可見貞而能順。則貞不失之激。順而能貞。則順不流於諂。此附麗之善道也。

家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

孔疏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者此廣明附著之義以柔附著中正是附得宜故廣言所附得宜之事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者此亦卦象說離之功德也分則利貞之義也重明謂上下俱麗麗乎正也者謂兩陰在內既有重明之德又附於正道所以化成天下也然陰居二位可謂爲正若陰居五位非其正位而云重明麗乎正者以五處於中正又居尊位雖非陰陽之正乃是事理之正故總云麗於正也

陸孔疏以重明麗乎正明利貞之義與本義不同

程傳離麗也謂附麗也如日月則麗於天百穀草木則麗於土萬物莫不各有所麗天地之中无无麗之物在人當審其所麗麗得其正則能亨也○重明以麗乎正以卦才言也上下皆麗重明也

其正則能亨也○重明以麗乎正以卦才言也上下皆麗重明也

易經詳說

卷十九 離卦

寄願堂

五二皆處中正麗乎正也若君臣上下皆有明德而處中正可以化天下成文明之俗也

本義釋卦名義

朱子曰象辭重明自是五二兩爻爲君臣重明之義大象又自說繼世重明之義不同

平巷項氏曰日月麗乎天而成明百穀草木麗乎土而成文故離爲文又爲明重明以麗乎正此統論一卦之義以釋卦名也

兩文明二字不宜分

蒙引此節是釋離之爲離而舉天地人所麗以明義也○百穀草木麗乎土百卉中之能養人者皆謂之穀草木之實可養人者皆是也五穀舉其大者耳○重明從說君臣不指二五柔麗乎中正

力是指二五言○重明以德言麗正以位言君臣皆以明德而麗乎君臣之正位則以一身之正而正乎天下之不正矣乃以化成天下者也天下風化皆自君臣而出君臣既正天下自定矣存疑化成天下要從重明上說蒙引一身之正稍遠

按重明以麗乎正其德麗乎位非謂君臣相麗○本義此釋卦名

故蒙引謂重明不指二五恐涉卦體也時講多從之

去疑日月二句輕只引起重明句舊重明句兼君臣未妥此句只宜說君下節乃是君臣耳○按分君臣是新說不欲以君臣並言耳舊說理長

關孔子釋彖辭曰卦名離者附麗之義也推之造化人物莫不各有所麗仰而在上有日月焉則成象而麗乎天俯而在下有百

易經詳說

卷十九 離卦

寄願堂

穀草木焉則成形而麗乎土至若君臣之德重明以各麗乎所居之正位乃以化天下成文明之俗焉此離之所以由名也

象辭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孔疏柔麗於中正謂六五六二之柔皆麗於中中則不偏故云中正以中正爲德故萬事亨以中正得通故畜養牝牛而得吉也以牝牛有中正故也

程傳二五以柔順麗於中正所以能亨人能養其至順以麗中正則吉故曰畜牝牛吉也或曰二則中正矣五以陰居陽得爲正乎曰離主於所麗五中正之位六麗於正位乃爲正也學者知時義而不失重則可以言易矣

本義以卦體釋卦辭

象子曰六二中正六五中而不正今麗乎正麗乎中正大第說六二分數多此卦惟這爻較好。

國朱子此條非定說

平巷項氏曰柔麗乎中正此以二五成卦之爻釋卦辭也五麗乎中二麗乎中正人能附順乎中正之道故亨是以畜牝牛吉加是以二字明柔附本非令德以能附麗乎中正是以吉也苟附麗非正則安得吉哉

象引中正有內外意故六二兼有中正五惟中耳以中而該正也此亦要仔細看○是以畜牝牛吉也觀彖傳既曰故亨又曰是以畜牝牛吉也是另提頭可見畜牝牛不連帶利貞說○柔麗乎中正則貞矣故亨且柔麗乎中正則柔順之道得矣是以畜牝牛吉也

易經詳說

卷十九 離卦

三 寄願堂

也○但是以二字亦要端的蓋畜牝牛吉之義雖不重在中正然麗乎中正亦是指柔也故以畜牝牛吉就經此解爲有柔順義在也

因象引始終不欲以牝牛承利貞說然註疏釋傳俱承利貞亦自可從且於是二字有來歷也○程傳謂養其至順以麗中正畜牝牛終當以養至順爲正意麗中正爲補意不可以柔順中正平說

闕詞曰利貞亨畜牝牛吉者卦體二五皆柔麗乎爻位之中正以人事言之是君臣咸有柔順之德而存之以中行之以正也惟正故亨然柔麗乎中正而亨可見柔順之德不可失是以當畜牝牛養其柔順之德以麗中正而後吉也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陸孔疏謂兩明乃作於離程傳因之明兩爲一頓照得以繼明爲世襲繼照故項平安有聖繼聖之說本義作起也

朱子曰明兩作猶言水洊至今日明來日又明明字便是指日而言若說兩明却是兩個日只是這一箇明兩番作非明兩乃兩作也

聖學胡氏曰程傳明兩句絕本義以水洊至何之故訓作爲起兩封歐氏曰重明者上下明也繼明者前後明也象言二五君臣故以重明言之象言明兩作皆君也故以繼明言之象引只是一箇明但兩番作耳推此義則繼明非以聖繼聖矣

易經詳說

卷十九 離卦

三 寄願堂

明只是釋照意不可以下而又義後明將繼爲證說○繼明以德言明兼體用自其一心一身之間以至應事接物之際無非是明德所在故有以照於四方

存離二離合體一明而兩作也是大明當空週而復始寅賓出日往而復來離之象也夫明惟兩作故有以照乎萬物大人法此象也格致誠正自照明德日新又新連續光明自一身以達於庶政自初嗣服以至於耆老皆必純乎天理之正絕乎人欲之私則明達及於四方皆天率土罔之而無外矣總是明德新民之事重在新民達

講孔子釋大象曰離象爲日上下皆離是一明兩作離之象也大人體之以日之明不極何以照萬物君德之明不終何以照四

方于焉自照明德。日新又新。以終精其光明。而昭臨于四方。何異日之无所不照哉。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王註錯然者警慎之貌。

孔疏是警懼之狀。其心未益。故錯然也。

程傳陽固好動。又居下而離體。陽居下則欲進。離性炎上。志在上。麗幾於躁動。其履錯然。謂交錯也。雖未進而跡已動矣。動則失居下之分。而有咎也。然其剛明之才。若知此義。而敬慎之。則不至於咎矣。初在下无位者也。明其身之進退。乃所麗之道也。其志既動。不能。慎則妄動是不明所麗。乃有咎也。

本義以剛居下。而處明體。志欲上進。故有履錯然之象。敬之則无

易經詳說

卷十九 離卦

三 寄願堂

咎矣。戒占者宜如是也。

進齋徐氏曰。履在下之象。錯然交雜之貌。居離之始。才剛而妄動。誠淺而妄。以履垂錯。未得其當。烏能无咎。惟能敬慎。則其咎可免矣。

王註錯然。是事物紛錯之意。能敬則心有主宰。酬應不亂。可。咎不能敬則反是。

引錯然。是事物紛錯之意。能敬則心有主宰。酬應不亂。可。咎不能敬則反是。能敬之則无咎。敬之。非令其无進也。但欲其慎重而安詳耳。况以光明之資。而終可令无進乎。

張爾余南湖云。錯是躁急忙錯意。

王註斷宜就。錯說為佳。

困錯字作差錯解。然字形容其錯之不一。愚意欲作心裡恐懼。常

若所履有錯者然。以與敬字相結。而與下履錯之敬亦相合。註

疏是此意。謂敬以免咎于先。非敬以彌咎于後。此意似優。

爾周公繫初爻曰。初九以剛居下。而處明體。以剛居下。則急于進。

處明體則多自恃其聰明。皆不顧時勢如何。有行履忙錯之象。

咎能免乎。誠能敬以處之。審時度勢。則所履不至于忙錯。咎可

免矣。占者宜如是也。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程傳履錯然欲動。而知敬慎不敢進。所以求辟免過咎也。居明而

剛故知而能辟。不剛明則妄動矣。

中溪張氏曰。初居離之始。所履之邪正善惡。紛錯而未知適從也。

易經詳說

卷十九 離卦

三 寄願堂

不敬則妄動而獲咎矣。故履錯之敬。可以辟咎。

因此是從紛錯之說。

王註不急于進。則不至於錯然矣。故曰以辟咎也。

按此是差錯之說。

引孔子釋初象曰。履錯然而敬之无咎者。蓋躁進而履錯。則未免

有咎。知其錯而能敬。所以辟躁進之咎也。

六二黃離元吉。

王註居中得位。以柔居柔。履文明之盛。而得其中。故曰黃離元吉

也。

孔疏黃者中也。離者文明。

程傳二居中得正。麗於中正也。黃中之色。文之美也。文明中正美

之盛也。故云黃離。以文明中正之德。比同於文明中順之君。其明如是。所離如是大善之吉也。

本義黃中色柔麗乎中而得其正。故其象占如此。

朱子曰六二一爻柔麗乎中而得其正。故元吉。至六五雖是柔麗乎中而不得其正。特借中字而包正字。

深引六二黃離。即彖傳所謂柔麗乎中正者。柔麗之黃中色也。

又兼中正獨言黃離。以中該正也。本義柔麗乎中而得其正。蓋所麗得中。就是正也。故只曰得中道也。○凡所麗得其中正之道。便是黃離。所該固廣也。○泛就人事言。不必指人臣事。○自其存心之善言。則曰中。自其處事之善言。則曰正。中正重於正。而可以該乎正。故爻辭只曰黃離。而象傳亦只曰得中道也。本義則詳之。

易經詳說

卷十九 離卦

寄願堂

國黃離之黃中。也。離麗也。即麗乎中。正而倒言之也。不必謂人臣以中正之德麗君。○離本卦名。黃字是為此爻特立此名。黃字最重。○黃離者。以中德而為離也。

國周公繫二爻曰六二柔麗乎中而得其正。凡其所麗。莫非中德之著。故為黃離之象。以之為目。則顯而神。以之為人。則愛而公。

以之為天下國家。无所處而不當。占者如是。大善而吉也。

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國傳所以元吉者。以其得中道也。不云正者。離以中為重。所以成文明由中也。正在其中矣。

國二柔麗乎中正。言中該正。而柔順之意。亦在其中。

國孔子釋二象曰一黃離而得元吉者。蓋黃者中色也。柔麗乎中。

得乎中道。存心既善。處事自然合宜。所以象為黃離而得元吉也。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國傳日昃之離者。處下離之終。其明將沒。故云日昃之離也。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者。將既老者。當須委事任人。自取逸樂。若不委之於人。則是不鼓擊其缶而為歌。則至大耋老耄而咨嗟。何可久長。所以凶也。故象云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國傳九三居下體之終。是前明將盡。後明當繼之時。人之始終。時之革易也。故為日昃之離。日下昃之明也。昃則將沒矣。以理言之。盛必有衰。始必有終。常道也。達者順理。為樂。正常用之謂也。鼓缶而歌。樂其常也。不能如是。則以大耋為嗟。乃為凶也。大耋傾沒。

易經詳說

卷十九 離卦

寄願堂

也。人之終盡。達者則知其常理。樂天而已。遇常皆樂。如鼓缶而歌。不達者則恐恒有將盡之悲。乃大耋之嗟。為其凶也。此處死生之道也。蓋與昧同。

本義重離之開。前明將盡。故有日昃之象。不安常以自樂。則不能自處而凶矣。戒占者宜如是也。

國傳日昃之離。朱子曰死生常理也。若不能安常以自樂。則不免有嗟戚。又問生之有死。猶晝之必夜。故君子當觀日昃之象。以自處。日人固知常理如此。只是臨時自不能安耳。

國傳胡氏曰日昃晝而當夜也。晝之必夜。生之必死。皆常道也。正常用之。謂不鼓缶而歌。是不安常以自樂也。不安其常。則不能自處。而以大耋為嗟矣。嗟者歌之反。故凶。

易經詳說

卷十九

離卦

寄願堂

離者。離也。曰離爲日。三過中。前明將盡。有日昃之象。於是時也。鼓缶而歌。是以樂消日也。王羲之所謂年在桑榆。賴經竹園。寫是也。大耋之樂。是以憂度日也。趙孟所謂爲能愉適。朝不謀夕。是也。樂引日昃之離。是乃盛極當衰之日。苟知其盛衰循環。爲理之必至。而安常以自樂。聽其自至。斯可也。若或不鼓缶自歌。則不能自處。而唯大耋是嗟矣。何益哉。適以自速其蹇。曰也。○日昃之離。謂是日昃之明。非如日中之明。言其衰也。正朝八。日昃。九三鼓缶而歌。與大耋之嗟。此猶是假借字。占之象也。但象意極蹇。終不可以此爲實說。實說則此爻只當得人之老。而將死者矣。恐日昃之離四字。不是專此一事。故須且寬說。分明是假辭。此亦其一事。○集覽。缶。盛酒瓦器也。蓋既碗之類。或曰按。盆缶之義。則是瓶罍之屬。似長。

釋曰。是云離。離字只作明字看。與離字不合。○註疏但云自取逸樂。程傳云。順理樂常。此是天理人欲之分。訓經之優絀見矣。

釋曰。周公繫三爻曰。三居下體之終。足前明將盡。盛極將衰之候。故其象爲日昃之離。當此時也。時會難強爭。智力無足恃。倘不安氣數之常。以自適。而戚戚於危亡之憂。以爲旦夕莫保之計。如不鼓缶而歌。則徒爲大耋之嗟者。然竟何益哉。祇速之蹇耳。凶之道也。占者戒之。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釋曰。日昃。明能久乎。明者知其然也。故求人以繼其事。退處以休其身。安常處順。何足以爲凶也。

易經詳說

卷十九

離卦

寄願堂

釋曰。子澤出一層。是示人以處衰老之道。不是徒聽其不可久而已也。○何可久。就日昃之離說。非以大耋之嗟。凶爲何可久也。何可久。乃見不宜爲大耋之嗟。○註疏說何可久。亦誤。

釋曰。孔子釋三象曰。離未至昃。猶或可久。既爲日昃之離。則盛極將衰。何可久也。明者知其然。安常處順。何足以爲凶乎。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釋曰。突如其來如者。四處始變之際。三爲始昏。四爲始曉。三爲已沒。四爲始出。突然而至。忽然而來。故曰突如其來如也。焚如者。逼近至尊。履非其位。欲進其盛。以焚炎其上。故云焚如也。死如者。既焚其上。命必不全。故云死如也。棄如者。遠於離道。无應无承。衆所不容。故云棄如也。是以象云无所容也。

釋曰。九四離下體而升上體。繼明之初。故言繼承之義。在上而近君。繼承之地也。以陽居離體。而處四剛躁而不中正。且重剛以不正。而剛盛之勢。突如其來。非善繼者也。夫善繼者。必有異議之諫。順承之道。若舜啟然。今四突如其來。失善繼之道也。又承六五陰柔之君。其剛盛陵燥之勢。氣焰如焚然。故云焚如。四之所行不善如此。必被禍害。故曰死如。失繼紹之義。承上之道。皆逆德也。衆所棄絕。故云棄如。而於死棄禍之極矣。故不假言凶也。

不義後明將繼之時。而九四以剛迫之。故其象如此。

朱子曰。九四有侵陵六五之象。故突如其來如。又曰。只是說九四陽爻突出來。逼援上爻。離爲火。故有焚如之象。焚如是不戢自焚之意。焚是死而棄之之意。

象引九三爲前明將盡。九三即前明也。九四爲後明將繼之時。九四即後明也。○後明將繼。本是九四之明。但以其發得來驟。不至旋踵而自滅其明。然則以剛迫之。之字虛說。爲無疑矣。○因突故焚。焚則死。死則棄之矣。

○象引不作遍五說。與諸書不同。

○五箇如字。總是形容不盡意。

○離周公繫四爻曰。值後明將繼之時。事會方新。宜以順而動。徐以定之可也。九四以剛迫之。更張急遽。不以其漸。突如其來如者。也。則激而生變。禍爲厲階。災必逮身矣。其諸以火自焚者乎。焚斯死。死斯棄矣。觀此象者。宜知戒也。

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易經詳說

卷十九 離卦

寄願堂

程傳上陵其君。不順所承。人惡其素。天下所不容也。

○本義无所容。言焚死棄也。

○象引言無可久之理。是无所容。即焚死棄也。

○譌孔子釋四象曰。九四突如其來如。而至于焚死棄者。蓋突如其來則激而生變。无所容其身。故云焚如死如棄如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至諸履非其位。不勝所履。以柔乘剛。不能制下。下剛而進。將來害已憂傷之深。至于沱嗟也。然所麗在尊。四爲逆首。憂傷至深。眾之所助。故乃沱嗟而獲吉也。

○程傳六五居尊位而守中。有文明之德。可謂善矣。然以柔居上。在下无助。獨附屬於剛強之間。危懼之勢也。惟其明也。故能畏懼之。

深至於出涕。憂慮之深。至於戚嗟。所以能保其吉也。

○本義以陰居尊。柔麗乎中。然不得其正。而迫於上下之陽。故憂懼如此。然後得吉。戒占者宜如是也。

○朱子曰。五介于兩陽之間。憂懼如此。然處得其中。故不失其吉。

○象引六五爻辭。未見是能憂懼處。只見是能憂懼處。全是戒辭。非象也。

○存疑中是存心好。不正是處事多有未好處。出涕沱若。則可以求其正矣。故吉。

○聖解奈南湖云。出涕戚嗟。非真哭泣嗟嘆。只是其言其憂懼耳。

○析表沱者憂懼之形。嗟者憂懼之聲。

○蓋出涕而沱。憂戚而嗟。字義要分曉。

易經詳說

卷十九 離卦

寄願堂

○離周公繫五爻曰。六五以陰居尊。柔麗乎中。可以无所憂懼。而自然獲吉矣。然不得其正。則或行事不足服人。迫於二陽。則左右皆剛暴之人。權恐下移。故常存憂懼之心。其出涕沱若而憂。

○形於色。其戚也。嗟若而憂。聞于聲。嗟是乃可以保其位而吉也。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此釋六五吉義也。所以終得吉者。以其所居在五。離附於王公之位。被眾所助。故得吉也。五爲王位。而言公者。此連王而言公。取其便文以介顯也。

○○程傳六五之吉者。所麗得王公之正位也。據在上之勢。而明察事理。畏懼憂虞。以持之。所以能吉也。不然豈能安乎。

○○象引言以憂懼而得麗乎王公之位也。不可以本義以陰居尊當。

此一句蓋麗王公也。是出涕泣若戚嗟若以後事。即所謂吉也。存疑言麗王公之位也是得安其位。○按此二條與程傳不同時講多從此。

去疑麗王公正見其當憂。乃所以致吉處。舊以麗王公即是吉則指效言耳。似欠細。王公不分天子諸侯。即人君之總稱。

按去疑是從程傳與家引不同。

麗孔子釋五象曰六五不正迫于二陽亦云殆矣而謂之吉者蓋以常存憂懼之心則所行亦非莽之失收主權而保天祿有以

麗乎王公之位而得安也不亦吉乎。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釋傳九以陽居上在離之終剛明之極者也明則能照剛則能斷

易經詳說

卷十九 離卦

寄願堂

能照足以察邪惡能斷足以行威刑故王者宜用如是剛明以辨天下之邪惡而行其征伐則有嘉美之功也征伐用行之大者夫明極則無微不照斷極則無所寬宥不約之以中則傷於嚴察矣夫天下之惡若盡究其漸染註誤則何可勝誅所傷殘亦其矣故但當折取其魁首所執獲者非其醜類則無殘暴之咎也書曰殲厥渠魁協從罔治。

援孔疏以折首為斷罪人之首釋傳折取其魁首較明。程傳有

嘉連上讀朱子謂有嘉折首是句。

不義兩明及遠威震而刑不濫无咎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西漢李氏曰有嘉折首王者之兵只誅首惡醜類不獲不以爲咎也。

南軒張氏曰離有甲冑兵戈之象而周官司馬之職列于夏官蓋有以也。

釋傳有嘉折首由其剛之遠而威自震也。獲匪其醜由其明之遠而刑不濫也。○及遠二字於爻果何所取曰以九居卦之上剛之遠也處離之極明之遠也。○剛明就本身之德說威與刑就其見於行事說亦有差別。○有嘉全在折首上其事但得折首便是有功不以獲醜爲尚也。

釋傳講多以有嘉截斷冠折首匪醜二句是從程傳。

諺周公繫上交曰上九以陽居上處離之極剛明及遠者也王者

用此道以出征則有嘉美之功焉然渠魁不獲非嘉也。舊從是治亦非嘉也。惟折其首惡之人而威自震所獲非其註誤之類。

易經詳說

卷十九 離卦

寄願堂

而刑不濫既不至養奸以怙亂又不至縱暴而寡恩又何咎焉。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釋傳王者用此上九之德明照而剛斷以察除天下之惡所以正

治其邦國剛明居上之道也。

釋傳張氏曰征之爲言正也故曰以正邦也。

釋傳或說是正我之邦或說是正他人之邦大抵此以王者言王

者無外雖正他人其實亦其邦也。

證正邦不使釋王用出征句可包折首獲匪其醜二句意蓋既是

正邦自當如此。

麗孔子釋上象曰王用出征豈爲窮兵黷武哉蓋寇賊奸宄擾我

邦國故出征以正之也但折首而不及其醜正邦之舉當如此。

○周建安師氏曰：離麗也。以一陰而麗二陽也。上下皆離，則二五皆麗。然麗之性上上離，則爻上之太過，故下離為安。又二得位而五不得位也，故二之黃離元吉，異乎五之出涕沱若也。其凶陽爻，則處陰內而為陰所麗者，最凶。是以三言日昃之離，四言其如棄如，以皆在二五兩陰之內也。若初上二陽，初明在下，則知以敬而從，告上剛在外，則能以征而正邦也。

○集解：離之道，唯柔麗乎中正為善。二與五皆得此道者，然麗乎中而得其正者，二也。故係以黃離麗乎中，而不得其正者，五也。故係以涕沱，此五之吉不如二之元吉也。初剛而躁，則敬之敬以辟咎。三剛而暴，則傷其嗟而不久。四剛而突，則罪其棄而無容。惟上剛明及遠，方與其嘉而正邦。乃知柔者處世之道，而中正者用柔之

易經詳說

卷十九

離卦

聖 寄願堂

知也。

○四陽二陰，二五柔得中正，各為三畫卦之主。而二中且正，五以中該正，二為備美。當以一為六畫卦之主也。離有附麗離明二義。彖言附麗，而重明以麗乎正，亦帶明言。大象言明六爻二五言附麗。餘四爻皆言明。豈以陰爻合於附麗，而陽爻合於離明歟。凡處離之道，不過貞順二義，而繼明照四方，則大人明德新民之事也。二黃離元吉，深許之辭。五憂懼而吉，僅可之辭。初明體欲進，而敬則无咎。三明將盡，而以四繼明而戒其突。然上剛明及遠，而美其有功。初如方出之日，三為將落之日，四為日落繼之以火，上因爻之最上，故取明照及遠，如日中天之義。人之有取於附麗者，當為二之中，不然則為五之戚人之用明者，敬

之一字為要道也。有嘉折首當厲大人之事。

易經詳說

卷十九

離卦

聖 寄願堂

易經詳說卷十九終

易經詳說卷二十

周易下經

咸三三張氏

孔氏先儒以易之舊題分自此以上三十卦爲上經已下三十四卦爲下經。序卦自此又別起端。首先備皆以上經明天道。下經明人事。然韓康伯注序卦破此義云。夫易六畫成卦。三才必備。錯綜天人以效變化。豈有天道人事偏於上下哉。案上經內明飲食必有訟訟必有衆起。是兼於人事。不專天道。既不專天道。則下經不專人事。理則然矣。但孔子序卦不以咸繫離。繫辭云二篇之策。則是六十四卦舊分上下。乾坤象天地。咸恒明夫婦。乾坤乃造化之本。夫婦實人倫之原。因而擬之。何爲不可。天地各卦夫婦其卦者。

易經詳說

卷二十 咸卦

一 寄願堂

周代云尊天地之道。畧於人事。猶如三才。天地爲二人止爲一也。此不必然。稱謂乾坤明天地初開至屯乃剛柔始交。故以純陽象天。純陰象地。則咸以明人事。人物既生。共相感應。若二氣不交。則不成於相感。自然天地各一夫婦共卦。此不言可悉。豈宜妄爲異端。

程傳咸序卦。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天地萬物之本。夫婦人倫之始。所以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繼以恒也。天地二物。故二卦分爲天地之道。男女交合而成夫婦。故咸與恒皆二體合爲夫婦之義。咸感也。以說爲主。恒常也。以正爲本。而說之道自有正也。正之道固有。

說焉。而動剛柔皆應說也。咸之爲卦。兌上艮下。少女少男也。男女相感之深。莫如少者。故二少爲咸也。艮體篤實。止爲誠。慈之義。男志篤實以下交。女心說而上應。男感之先也。男先以誠感。則女說而應也。

廷安邱氏曰。咸二少相交者。夫婦之始也。所以論一時交感之情。故以男下女爲象。男先下於女。婚姻之道成矣。恒二長相承者。夫婦之終也。所以論萬世處家之道。故以男尊女卑爲象。女下於男。居室之倫正矣。或曰。卦以二少二長相應者。不有損益乎。曰。損雖二少而男不下女。咸感之義微矣。益雖二長而女居男上。恒久之義悖矣。此下經所以不首損益而首咸恒也。

國鑒胡氏曰。先天八卦之象。說卦九兩言之。先言天地而即繼之。

易經詳說

卷三十 咸卦

二 寄願堂

以山澤。繼言水火雷風而終之以山澤相薄者。有貴於不相悖。不相射者。有貴於相逮。唯通氣則兩言之不改。然則上經首於乾坤者。天地定位也。下經首於咸者。山澤通氣也。位欲其分。故乾坤分而爲二卦。氣欲其合。故山澤合而爲一卦。又易八純卦。六爻皆不應。泰否咸恒。損益既未濟。六爻皆應。泰否天地相應。故居上篇。咸損少男少女相應。恒益長男長女相應。既未濟中男中女相應。故居下篇。咸以少男少女。又應之切至者。故居下篇之首。故上經彖辭不言女。下經咸取女吉。家人利女貞。婦勿用取女。漸女歸吉。多言婚娶之事。而首於咸見之。

咸亨利貞取女吉

程傳明人倫之始。夫婦之道。必須男女共相感應。方成夫婦。既相。

感應乃得亨通。若以邪道相通。則凶害斯及。故利在貞。正既感通。以正。即是婚媾之善。故云感亨利貞。取女吉也。

程傳。感感也。不曰感者。感有皆義。男女交相感也。物之相感。莫若男女。而少復甚焉。凡君臣上下。以至萬物。皆有相感之道。物之相感。則有亨通之理。君臣能相感。則君臣之道通。上下能相感。則上下之志通。以至父子夫婦親戚朋友。皆情意相感。則和順而亨通。事物皆然。故感有亨之理也。利貞相感之道。利在於正也。不以正。則入於惡矣。如夫婦之以淫。姦。君臣之以媚。說。上下之以邪僻。皆相感之不以正也。取女吉。以卦才言也。卦有柔上剛下。二氣感應。相與止而說。男下女之義。以此義取女。則得正而吉也。

本義。感交感也。兌柔在上。艮剛在下。而交相感應。又艮止。則感之

易經詳說

卷三十 咸卦

三 寄願堂

專。兌說則應之至。又艮以少男下于兌之少女。男先于女。得男女之正。婚姻之時。故其卦為咸。其占亨而利貞。取女則吉。益感有必通之理。然不以貞。則失其亨。而所為皆凶矣。

中溪張氏曰。物之相感。莫如男女之少者。故二少為咸。上下交感。則有亨通之理。然相感之道。利在守正。以此道而取女。其吉可知。程傳。胡氏曰。感感也。不曰感而曰咸。咸皆也。無心之感也。無心於感者。無所不感也。感則必通。而利在於貞。凡言感之道。當如此。取女吉。則專言取女者。當如此。女以靜正為主。男不下女。而女從之。非貞女也。不可取矣。

雙湖胡氏曰。文王於咸卦。自取取女象。二卦重在三上兩爻。三為艮主。上為兌主。男女皆得其正。故曰利貞。故取女吉也。况二五又

正其不正者。初四而已。曰取女。一體又以艮為重。而咸之所以得名。亦由於艮。艮為感主。而兌已是應體。本義謂艮止。則感之事。兌說則應之至。已盡卦意。此所以二少尤有天婦感應之道。而為下經之首。與乾坤分主上下經也。先儒謂上經乾坤以二老對立。下經咸以二少合體。深為得之。

家引。凡易言吉亨。皆主正者也。可見易以道義配禍福。非如識緯術數之書。或曰吉與亨。亦何分別。曰亨是目下通達無碍。吉是事做得有結果而無破敗。取女吉。特舉感之一事。意却在貞字上來。艮止。則感之事。兌說則應之至。止則不他說。則樂從也。

存疑卦辭。亨自卦體卦德上取。取女吉。就卦象上取。言占得咸卦。其占當得亨通。然必利於貞。然後可以得亨。使不貞。則失其亨。而

易經詳說

卷三十 咸卦

四 寄願堂

所為凶。是取女亦不吉也。所為皆凶。取女亦在其中。

賁傳說。皆以利貞取女。作兩截。近講多以利貞取女。申說。程傳兼君臣上下。父子夫婦親戚朋友。言蒙引取女。特感之一事。截說分明。重在貞字。

圖文王繫咸卦象辭曰。凡物不感。則已。未有感而不應者。感而應。則通矣。故占者有所感。情足以相孚。事足以有濟。可以得亨也。然人之情。正則公。不正則私。又必順乎理。無妄感之私。利於貞。焉。如取女者。備六禮。先媒妁。無一端之非正。則非感以情而實感以理。故吉也。

蒙曰咸感也。

程傳咸之義感也。

禾義釋卦名義

福川吳氏曰。卦之二體。陽感而陰應。陰感而陽應。六畫皆相與。卦之所以得感之名也。

建安邱氏曰。感者。感也。所以感者。心也。無心者。不能感。故感加心而為感。有心於感者。亦不能感。故感去心而為感。感皆也。唯無容心於感。然後無所不感。聖人以感名卦。而蒙以感釋之。所以互明其肯也。

譚孔子釋咸彖辭曰。卦名咸者。天地之間。無獨必有對。有對斯有感。有感斯有應。咸也者。取其交相感之義也。

也。蒙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

易經詳說

卷二十 咸卦

五 寄願堂

元。蒙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者。此因上下二體。釋咸亨之義也。艮剛而兌柔。若剛自在上。柔自在下。則不相交感。無由得通。今兌柔在上。而艮剛在下。是二氣感應。以相投與。所以為咸亨也。止而說。此二卦之義。釋利貞也。艮止而兌說也。取女吉也。此因二卦之象。釋取女吉之義。艮為少男。而居於下。兌為少女。而處於上。是男下於女也。婚姻之義。男先於女。親迎之禮。御輪三周。皆是男先於女。然後女應於男。所以取女得吉者也。是以亨利貞。取女吉者。次第釋說。總束辭以解之。

王註以亨屬蒙上二句。利貞屬止說句。取女吉屬男下女句。先儒多從之。孔疏分三層。卦體卦象皆與本義同。惟止而說為卦義稍異。

陰陽相交。而為男女交感之義。又兌女在上。艮男居下。亦柔上剛下也。陰陽二氣相感。相應而和合。是相與也。止而說。止於說。為堅凝之意。艮止於下。篤誠相下也。兌說於上。和說相應也。以男下女和之至也。相感之道如此。是以能亨通而得正。取女如是。則吉也。卦才如此。大半感道利於正也。

賁程傳蒙上剛下。是以卦變言。乃用乾坤變六子之說。當以兌女上艮男下為正。

宋義以卦體卦德卦象釋卦辭。或以卦變言。蒙上剛下之義。曰。咸自旅來。柔上居六。剛下居五也。亦通。

建安邱氏曰。蒙上上也。六本居三。上與乾交而為兌也。剛下三也。

易經詳說

卷二十 咸卦

六 寄願堂

九本居上。下與坤交而為艮也。二氣感應以相與。山澤通氣。也不言山澤者。言山澤則不見相與之意。故以一氣言之。觀恒言雷風相與。則知二氣相與之為山澤。此釋咸亨義止而說。以二德言。人心之說。動易失正。唯止而能說。則無徇情縱欲之失。此釋利貞義。男下女以象言。謂以艮之少男下於兌之少女也。凡婚之道。無女先男者。必女守靜貞。男先下之。則為得男女之正。此釋取女吉。故下以是。以一字總結之。

賁邱氏蒙上剛下。用程傳為說。

雷家胡氏曰。卦體釋亨。以卦德釋利貞。止而後說。所以為貞。不止非貞也。以卦象釋取女吉。

蒙引天下原無無對之物。咸字固是對應字。無應亦不為感矣。有

此斯有應感而應則通矣。此感應感通之別也。二氣感應以相與。此二氣指剛柔兼造化人物言。莫非感應也。不可專指人事說。繫此卦之辭意。謂卦體則柔上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卦德則止而說。卦象則男下女。夫惟剛柔以感應而感之者。專應之者。至且又得男女之正婚姻之時。如此。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雲蒙胡氏謂卦體釋亨卦德釋利貞卦象釋取女吉。此說支離不可從。蓋亨是正的亨。亦惟正則吉。所以不可分貼卦辭意判闊矣。柔上剛下止而說。兩平意。男下女輕重意。柔上剛下止而說。泛說剛柔感應也。男下女則專就男女之感應言。

各家引與眾說稍異。邱氏以二氣即為山澤。蒙引謂造化人物。雲峯依王註分貼。蒙引謂其支離。看來邱胡一說亦可用。柔上

易經詳說

卷二十 咸卦

七 奇願堂

剛下只就卦體兌上艮下說。上下字現成。不必說卦變。剛感柔應。柔感剛應。便是相與之義。曰講主剛感柔應說亦通。止而說。須照艮止兌說。兩卦之德說。方與感應意合。艮止而感之。專兌說而應之。至便是得正。不必合看作止而能說。方為得正也。下字着方。視一於字便明。釋卦辭重在利貞。上亨在言外。故蒙引不欲以卦體貼亨。時講多從之。本義卦變自旅來不必用。

釋卦辭曰亨利貞取女吉者。卦體兌柔在上艮剛在下。是柔之氣上感乎剛而剛應之。剛之氣下感乎柔而柔應之。造化所感之正也。卦德艮止兌悅。止則我之感專而不他。說則彼之應樂從而無強。人已所感之正也。卦象艮少男下兌少女。男先於女。

既得其正。二少相與。又適其時。男女所感之正也。三者皆感應之正。而吉亨之本。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孔疏以下廣明感之義也。天地二氣若不感應相與。則萬物無由得應化而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者。聖人設教感動人心。使變惡從善。然後天下和平。六則包天地。小則該萬物。感物而動。謂之情也。天地萬物皆以氣類。其相感應。故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程傳既言男女相感之義。復推極感道以盡天地之理。聖人之用天地二氣交感而化生萬物。聖人至誠以感億兆之心。而天下和

易經詳說

卷三十 咸卦

八 奇願堂

平。天下之心所以和平。由聖人感之也。觀天地交感化生萬物之理。與聖人感人心致和平之道。則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感通之理。知道者默而觀之可也。

困義極言感通之理。

中溪張氏曰。天地之感也。以氣。聖人之感人也。以心。天地交感而萬物有化生之理。聖人感人心而天下有和平之治。寂然不動性也。感而遂通情也。於其所感而觀之。天地萬物之情可得而見矣。情者感而動者也。

蒙引分明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萬物化生還是天地之感而通處。通屬天地。化氣化者也。生形化者也。和平二字要說得接那聖人感人心處。蓋聖人之德既有感乎人心。則人心戴之。無有不

歸順而或乖戾者矣。故天下和平。天地感者感也。萬物化生則通矣。聖人感人也。天下和平則通矣。即此而觀。可見天地萬物之情無不是這一感通也。是先舉一件大事項說起。而因以樂其餘。不是指上二句就當見天地萬物之情也。蓋在天地自有天地之感通。在萬物自有萬物之感通。在此一物自有一物之感通。在彼一物自有彼一物之感通。舊說言天地則聖人言萬物。言萬物則萬民在其內者不可用。天地萬物之情感通處便是情也。存疑言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此天地二氣相感應也。由是乾元資始坤元資生。或氣化或形化。萬物於是化生矣。聖人道德齊禮使民感發而興起。是感人心也。由是從欲以治四方風動無有作好無有作惡。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天下於是乎和平矣。夫天地感而

易經詳說

卷二十 咸卦

九 寄願堂

萬物化生。天地之有感必通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聖人之有感必通也。大凡自有所感而觀之。天地萬物之情感可見矣。無有感而不通者。故天地感而萬物化生。天地此感通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聖人此感通也。屈伸相感而利生日月。寒暑此感通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人物此感通也。此句已說未說者皆在其中。蓋再照上文又因以盡其餘也。天地萬物之情可見。則上文天地聖人及所未言者如人物之類皆在其中。程傳所謂天地萬物之情只是指上二句覺未盡。象引推說似是。然上文已說天地復云天地似贅了。故止作已說未說底說爲是。天地交感則其氣相通。萬物化生在天地感通之後。然非天地感通無緣有是。蓋天地感通之功効也。謂天地

之感通者要其終言也。天下和平亦是聖人感人心之功效。曰聖人之感而通亦要其終而言也。與天地感通一般。天下和平若從欲心釋躁心。平天下化終太深。若作人人親其親長其長又不切。予舊作人民歸順說似淺。今改似安貼。

國孔疏原謂天地交相感。程傳因之。家引天地是感萬物化生是通。以天地感萬物言存疑。却從程傳說。孔疏萬物應化而生。是化生二字串說。家引氣化形化是平說。孔疏聖人感人心處以說教言。家引空說存疑。道德齊禮較孔疏又實落。仇滄柱謂聖人感人心自一身之性情氣象以及發之政教施爲者。無一不本天理而合人情。方能感發人心而底於和平。不是齊民一室。默然感化也更詳盡。和平二字依化生看。則和平亦是

易經詳說

卷二十 咸卦

十 寄願堂

兩意。和者和樂。平者平安。時講謂無乖戾無反側亦不差。或云和即平只是一意。末句天地萬物分開說。天地萬物各有感通。情字看不得太細。只大槩從感通上見得不特應者爲情。感者亦爲情。情字中有自然意。有當然意。本義言感通感而必應。即是感之通處。應屬受感。通屬感者。去疑兩感字俱跟正來。

國然是感應之理。極之天地聖人亦有然者。天地萬物同一氣也。天地以氣感萬物。而萬物同受是氣者。或以氣化或以形生矣。聖人天下同一心也。聖人以心感天下。而天下同有是心者。無有乖戾而和。無有反側而平矣。夫天地聖人感也。萬物化生天下和平則通也。觀其齊感而天地萬物之情昭然可見矣。故說

感通於造化。則一施一受。可以見天地之情。觀感通於萬物。則相應相求。可以見萬物之情。感通之理。不其大哉。

家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孔疏。山上有澤。咸。澤性下流。能潤於下。山體上承。能受其潤。以山感澤。所以為咸。咸。君子以虛受人也。君子法此咸卦。下山上澤。故能空虛其懷。不自有。實受納於物。無所吝遺。以此感人。莫不皆應。程傳。澤性潤下。土性受潤。澤在山。上而其漸潤通微。是二氣之物相感通也。君子觀山澤通氣之象。而虛其中以受於人。夫人中虛則能受。實則不能入矣。虛中者。無我也。中無私主。則無感不通。以量而容之。擇合而受之。非聖人有感必通之道也。本義。山上有澤。以虛而通也。

易經詳說

卷三十 咸卦

士 寄願室

朱子曰。山上有澤。當如伊川說。水潤土燥。土若虛。如何受得上。兌下艮。兌上缺。有澤口之象。艮上二陽。畫有澤底之象。艮上一陽。畫中有土之象。下二陰。畫中便是滲水之象。問程傳以量而容之。莫是要著意而容之否。曰。非也。以量者。乃是隨我量之大小。以容之。便是不虛了。

中溪張氏曰。水之性潤下。土之性受潤。土之中虛者。則於潤無所不受。心之中虛者。則於人何所不容。實則不能相入矣。

建安陳氏曰。山上有澤。其中必虛。虛則山澤之氣通。而感應之理以生。君子觀虛而能感之象。而以虛受人。人之一心。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虛故也。苟以私意實之。則先於入者。為主。感應之機窒。雖有至者。皆捍之而不受矣。故山以虛則能受澤。心以虛則能

受人。

蒙引。山上有澤。則是以澤之潤而感乎山。以山之虛而受其感。咸之象也。君子體之。則虛其中以受人之感焉。○受人。無工夫。虛則能受也。本義。山上有澤。以虛而通也。或以為。此是引起下句。以虛受人之意。不當以貼上句。愚謂。君子以虛受人。於象必有所取。豈非以山上有澤。以虛而通故耶。○受人者。受人之感。在人之感。或以事感。或以言感。惟虛中。則人之以言感者。吾有以納其言。而酌其是非。人之以事感者。吾有以承其事。而裁其當否。不然。有我之心。先據其中。人之至吾前者。一無可入之理矣。○或問。君子固常虛。以受人之感。倘或感以不正。亦將虛以受之乎。曰。愚故嘗曰。納其言而酌其是非。非承其事而裁其當否也。於此。亦可以見咸之必

易經詳說

卷三十 咸卦

士 寄願室

利貞虛。

匠疑。象言感。象言受。妙處全在一虛。風感水。水受水虛也。物感鏡。受鏡虛也。今人許多伎倆。填塞胸中。何從得受。故虛最學人第一緊着。張子厚曰。六爻皆以有應。不盡感道。言哉。

陶家言。感。象言受。受在感後。一層是補。象所不及。然細論之。山下於澤。其氣通而後澤來潤之。如男下女成婚配。而後受女之益。以是知感。受一理。不能感者。不能受。不能受者。不能感。而虛其心。無私主。無要道也。

關。孔子釋咸。大象曰。山上有澤。澤以潤而感乎山。山以虛而受其潤。咸之象也。人心不虛。烏能受哉。故君子隨其所感。唯本吾心之虛。以受之。斯無感不通。與山之虛。受澤之潤者。一矣。

初六感其拇

孔疏感其拇者。拇是足大指也。體之最末。初應在四。俱處卦始。為感淺末。取譬一身在於足指而已。故曰感其拇也。

釋傳初六在卦之下。與四相感。以微處初。其感未深。豈能動於人。故如拇之動。未足以進也。拇足大指人之相感。有淺深輕重之異。識其時勢。則所處之失其宜矣。

按孔疏以應四為說。程傳因之本義。不言應。

本義拇足大指也。感以人身取象。感於最下。感拇之象也。感之尚淺。欲進未能。故不言吉凶。此卦雖主於感。然六爻皆宜靜而不宜動也。

蒙引按感於最下。謂感之初。其感也淺。是感物。不是為物所感。如

易經詳說

卷二十 咸卦

三 寄願堂

大象所謂受人之感也。人身自項首循次而下。捫其至末者也。故云最下。本義謂感之尚淺。欲進未能。故不言吉凶。其不言吉

固是其不言凶何也。蓋初雖未遂其進。而亦未涉乎害也。感其拇詞意若曰。感以其拇也。諸爻皆同。感之初六正。如孤寒之士

疏遠之臣。勢分之接於上者。既無相親之便。情意之投於上者。又無相得之素。故感于人。而人未為之感。雖求其進而未得。遂其進也。而凡交情之淺者。皆是。

存疑若就象說。全不逼要。只是象相感之淺者。兩須得意忘象。

感咸其拇。只是欲感人而拇先動之意。非以拇感人也。或云非真一拇動。只其取象如此。謂意動而不足感。猶拇動而未能行也。亦通。

臨周公繫咸初爻曰。咸以人身取象。初六處咸之初。感於最下。事

物未接而意見先萌。咸以其拇之象也。雖所感尚淺。未著於形迹。然躁動之念所不免矣。

象曰。感其拇。志在外也。

釋傳初志之動。感於四也。故曰在外。志雖動而感未深。如拇之動未足以進也。

中張氏曰。初與四為正應。所感雖淺。然觀其拇之動。則知其志已在乎外卦之九四矣。

存疑言其感雖淺。然其志已在外面而感動。

釋外就四說極明。因本義不言應。故蒙存皆虛說。

蒙引孔子釋初象曰。所謂感其拇者。蓋志者感之主也。初六雖未與

易經詳說

卷二十 咸卦

西 寄願堂

物接而其志已馳。奮於外不能自止。是遂物為感。非物來應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王註咸道轉進。離拇升腓。腓體動躁者也。感物以躁。凶之道也。由躁故凶。居則吉矣。處不乘剛。故可以居而獲吉。

釋傳二以陰在下。與五為應。故設咸腓之戒。腓足肚。行則先動。足乃舉之。非如腓之自動也。二若不守道待上之求。而如腓之動。則

踰妄自失。所以凶也。安其居而不動。以待上之求。則得進退之道而吉也。二中正之人。以其在咸而應五。故為此戒。復云居吉。若安其分。不自動則吉也。按孔疏以腓為足之腓。腸字未安。不如

程傳作足肚。孔疏以應五為說。程傳因之本義。不言應而欲行先動云云。本之程傳。

又陰柔不能固守故取其象然有中正之德能居其所故其占動凶而靜吉也

中溪張氏曰六二在下體之中故曰咸其腓二與五為正應當待

五之感而後動今乃不待九五之感而先動躁妄自失所以凶也然以柔履柔則當其位苟能居以俟之不以吉乎

陽氏曰六二之感以腓可謂凶矣然居而不行靜而不動故可以易凶而吉易害而利矣

蒙引咸以人身取象初當拇則二當腓故曰二當其處也本義當其處就二字取又陰柔不能固守就六字取然有中正之德能

易經詳說

卷二十 咸卦

五 寄願堂

居其所又併六與二取總是一個交做一樣看也以人言之則是其氣性躁急而心則中正知義順理者也故象傳曰順不害也蓋六二有是病而又有是德占者亦隨其處以為吉凶也○所謂居吉者非以不動為吉也以其不妄動而吉也若徒以不動為吉則九五之感其晦何以謂之志末也

而六復以陰柔居之則其德亦躁妄而不能固守者也故其象為咸其腓大咸其腓固非善者然有中正之德則其心本善用能反之以居其所卒亦無不善者矣占者如二之感其腓則凶若能反之而居其所則吉隨其處而為吉凶也○按反之二字當玩謂本凶而能靜則吉也

圖周公繫二爻曰人之一身欲行先自動者腓也二當其處既伯難守之時又陰柔無能守之節躁動於感咸以其腓之象也如是則應酬不勝錯亂何凶如之然幸其有中正之德若能反躁而居其所時止而止時行而行心無私係因物而應鮮不吉矣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程傳六二居中得正所應又中正其才本善以其在咸之時質柔而上應故戒以先動求君則凶居以自守則吉象復明之云非戒之不得相感唯順理則不害謂守道不先動也

因隨順正是居不害正是吉

蒙引謂有順德則不妄動不如程傳作順理不害為安不當動而不動便是順理○去疑但謂順應不欲添出理字另是一說

易經詳說

卷二十 咸卦

六 寄願堂

○曰講止乎理而不遽曰居從乎理而不拂曰順訓字甚明國孔子釋二象曰六二雖有咸腓之凶而居則吉者由其有中正之德故能返躁為靜順其理之自然而無所容心則靜固靜動亦靜不為咸之所害吉孰大焉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王註股之為物隨足者也進不能制動退不能靜處所感在股志在隨人者也志在隨人所執亦賤矣用斯以往吝其宜也

程傳九三以陽居剛有剛陽之才而為主於內居下之上是宜自得於正道以感於物而乃應於上六陽好上而說陰上居感說之極故三感而從之股者在身之下足之上不能自由隨身而動者也故以為象言九三不能自主隨物而動如股然其所執守者隨

於物也。剛陽之才感於所說而隨之。如此而往。可羞者也。

本義。股隨足而動。不能自專者也。執者主當持守之意。下二爻皆欲動者。三亦不能自守而隨之。往則吝矣。故其象占如此。

按註。既所隨未有定指。程傳以爲應上六。本義以爲隨下二爻。

雲峯胡氏曰。艮居下體之中。二象。股居下體之上。三象。程子謂三隨上。蔡氏謂三動而二隨之。本義以爲股隨足而動。象三隨二與初而動。良言隨在二二。艮隨三之限而止也。感言隨在三三。股隨下之足而動也。

中溪張氏曰。九三居下體之上。故曰感其應。股不能自行。而隨足以動。是堅執下隨之說者也。以此而往。誠有羞者。

選齊徐氏曰。世之君子。位居人上。所守不正。感不以道。而又徇大。

易經詳說

卷二十 咸卦

七 寄願堂

竊御臣僕在下者之私情。至於多行可愧者。皆執其隨者也。

彖引九三咸其股。執其隨之象也。執其隨感其股之義也。執之一字。陋之之辭也。下二爻皆欲動者。三亦不能自守而隨之。所謂同乎流俗。合乎污世。而不克自樹者也。如是而往。則業廢而功廢。名敗而節喪。焉有不吝者。執其隨此於爻體無所取。只是就位上取。

隨執其隨。只是就執定要隨人之意。

隱周公係三爻曰。三在人身當股之處。因下二爻之動而亦隨之。自不能主專於隨人。爲成其股執其隨之象。如是而往。多行可愧。吝孰甚焉。占者所當戒也。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程傳云。亦者。蓋象辭。本不與易相比。自作一處。故諸爻之象辭。意有相續者。此言亦者。承上爻辭也。上云咸其拇者。志在外也。雖凶。

居吉。順不害也。咸其股。亦不處也。前二陰爻皆有感而動。三雖陽爻亦然。故云亦不處也。不處謂動也。有剛陽之實。而不能自主。志反在於隨人。是所操執者。卑下之甚也。

本義言亦者。因前二爻皆欲動而云也。二爻陰燥其動也。宜九三陽剛居止之極。宜靜而動。可吝之甚也。

隱安邱氏曰。下卦二陰感物而動也。故不知止。三剛而止。體乃亦如一陰之爲。故曰亦不處。陽在上而下隨二陰。故曰所執下也。

雲峯胡氏曰。彼不處而我亦不處。不能自立。而日就乎污下者也。既下。非下二爻之下。乃下賤之下也。志在隨人。謂主意在隨人。

易經詳說

卷二十 咸卦

六 寄願堂

此志字即在上文執字內。執字只作主定看。本義主當或即主定也。持守二字。應難合。非尋常操守之謂。

隱孔子釋三象曰。三咸其股者。下二爻陰躁其妄動而不處宜也。九三陽剛爲艮之主。宜止而不動。乃亦隨之而不處。爲可惜耳。君子之志。其所執當超然自命。而志在隨人。所執亦卑下矣。羞吝不能免也。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王註。處上卦之初。應下卦之辭。居體之中。在股之上。二體始相交。感以通其志。心神始感者也。凡物始感而不以之於正。則至於害。故必貞然後乃吉。吉然後乃得亡其悔也。始在於感。未盡感極。不能至於無思。以得其意。故有憧憧往來。然後朋從其所思也。

按王註末二句解。是以朋從爲好。程傳則以爲不足之詞。
程傳感者人之動也。故皆就人身取象。擲取在下而動之微。朋取
先動股取其隨。九四無所取。直言感之道。不言感其心。感乃心也。
四在中而居上。當心之位。故爲感之主。而言感之道。貞則吉而
悔亡。感不以正。則有悔也。又四說體居陰而應。若其貞感之
道無所不通。有所私係。則害於感通。乃有悔也。聖人感天下之心。
如寒暑雨暘。無不通無不應者。亦貞而已矣。貞者虛中無我之謂
也。惟德往來。朋從爾思。夫貞一則所感無所不通。若往來。惟德然
用其私心以感物。則思之所及者。有能感而動。所不及者。不能感
也。是其朋類。則從其思也。以有係之私心。既主於一隅一事。豈能
廓然無所不通乎。

易經詳說

卷二十 咸卦

九 寄願堂

不義九四居股之上。腓之下。又當三陽之中。心之象。咸之主也。心
之感物。當正而固。乃得其理。今九四乃以陽居陰。爲失其正。而不
能固。故因占說。戒以爲能正而固。則吉。而悔亡。若惟德往來。不能
正固。而累於私感。則但其朋類從之。不復能及遠矣。

龜山楊氏曰。初言咸其拇。二言咸其腓。三言咸其股。五言咸其脢。
上言咸其輔頰舌。而九四一爻。由一身觀之。則心是也。獨不言心。
其說蓋有心感物。則其應必狹。惟無心而待物之感。故能無所不
應。焉其錄曰。貞吉。悔亡。惟德往來。朋從爾思。夫思皆緣其類而已。
不能周也。所謂朋從者。以其類而應故也。故繫詞曰。天下何思何
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夫心猶鏡也。若
其所而物自以形來。則所鑒者廣矣。若執鏡隨物。以度其形。其照

幾何。

程傳曰。貞則靜。靜則虛。虛則一。一則於來也
無迎於往也。無將。既應之後。蓋猶未應之初也。靜亦定動亦定。寂
也未嘗不感。感也未嘗不致。何惟德之有。

或問程傳云。貞者虛中無我之謂。本義云。貞者正而固。不同何也。
朱子曰。某尋常解經。只要訓話說字。如貞字作正而固。仔細玩索。
自有滋味。若曉得正而固。則虛中無我亦在裏面。問惟德往來。
朋從爾思。曰。往來自不妨。天地間自是往來不絕。只不合著惟德
了。便是私意。聖人未嘗不教人思。只是不可惟德。這便是私了。感
應自有個自然底道理。何必思他。若是義理。却不可不思。問惟
德往來。朋從爾思。莫是此感彼惟德。是添一個心否。曰。往來固是

易經詳說

卷二十 咸卦

十 寄願堂

感惟德是一心。方欲感他。一心又欲他來應。如正其義。便欲謀其
利。明其道。便欲計其功。又如赤子入井之時。此心方怵惕要去救
他。又欲他父母道我好。這便是惟德底病。問往來是心中惟德。
然往來猶言往來于懷否。曰。非也。繫詞分明說曰。往則月來。月往
則日來。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安得爲心中之往來。這個只是
對那日往則月來底說。那個是自然之往來。此惟德者是加私意。
不好底往來。惟德只是加一個忙迫底心。不能順自然之理。猶言
助長正心。與計獲相似。方往時。又便要來。方來時。又便要往。只是
一個忙。問惟德往來。如羈者以私心感人。便要人應。自然往來。
如王者我感之也。無心而感。其應我也。無心而應。周偏公溥。無所
私係。如此是否。曰。是如此。又問此以私而感。恐彼之應者。非以私

而應只是應之者有量否曰也是以私而應如自家以私惠及人少問被我之惠者則以我爲恩不被我之惠者則不以我爲恩矣王者之感如云王用三驅失前禽去者不以爲恩獲者不以爲怨如此方是公正無私心

雙湖胡氏曰四不正而云貞吉悔亡者貞則吉而悔可亡戒之也蓋四與初爲往來之交而二爻皆不正故戒以憧憧往來則所感者狹而不廣矣四當心象而不言心者以心在內而不可見故特言心之用思者心之用也

雙湖說好但往來不必指定初

象引九四居股之上。腓之下。又當三陽之中心之象。咸之主也。既是心便爲咸之主。二句相承。心便是咸之主。如拇如腓如股如輔

易經詳說

卷二十 咸卦

主：寄願堂

頤舌皆心之所役使以感物者惟心則爲主也心之感物當正而固乃得其理此理字與繫辭傳本義所謂理本無二及皆感應自然之常理理字相同蓋理即正理也下文云失其正者失其理也正而固者應事接物一視其理之當然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確乎其如是而不移所謂正而固也如是則雖不期於人之應而莫不丕應後志矣雖不必於人之從而自信從者衆矣何吉之不得何悔之不亡不可謂憧憧於往來之間只是憧憧然而往來語類云是個不好的往來往來自不妨只不合憧憧耳往來正是感應二字。憧憧往來欲物之我從也然既有心於感物則所感者狹矣故但其朋類從之而其所感之不及者不從也是以君子之道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味九四爻象大旨只是一

正反說蓋貞者虛中無我之謂也憧憧往來反是吉悔亡者感無不通也朋從爾思反是此蓋霸王之道也此爻辭關係最大而要分明是心學心法與艮卦象辭一般

存疑以憧憧往來反觀九四之貞只是往來付之無心爾蓋蓋吾所感之道而人之應與否皆所不計也此便是正而固憧憧猶云切切憧憧往來不是憧憧於往來之間亦不是往來憧憧然是把個往來放在心上。一往就要來切切然不能已纔去感人就要求來應我只管思慮心中切切然不能放下故曰何思何慮言其不消如此。憧憧往來者不知感應之理爲自然而用其思慮計獲之私心必不能一視同仁而有揀擇去取於其間其思慮有及與不及矣其及者即應之不及者不應也故曰朋從爾思蓋所應止

易經詳說

卷二十 咸卦

主：寄願堂

於其朋所思之外不能及也。憧憧往來思也朋則思之所及者以其思之所及故從而目之曰朋猶云朋黨也。感應乃自然之理但不可計其應而爲之感也順理而無私心便是貞以此爲感無不應矣若計其應而爲感比心憧憧然動矣憧憧即爲思思之所及能幾何及其朋而朋從之不及者不從也於感應之道未爲盡矣。此是持身涉世大道理潛心玩味。去疑爾指四然只當輕帶。譚周公繫四爻曰九四當心之位咸之主也以九居四嫌於不正宜有悔矣惟能虛中無我大公順應感而不後於感應而不繫於應是之謂貞也由是推之於事無不通而吉返之於心無不得而悔可亡矣若庸心於感應往來之間憧憧在內而不能斷

其心思之所及。而朋類從之所不及者。不從也。天下事物。起於思慮之外者多矣。可不戒哉。

子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悔亡。往來未光大也。

王註。未感於害。故可正之。得悔亡也。

孔疏。未光大者。非感之極。不能無思。無思。故未光大也。

釋曰。貞則吉。而悔亡。未為私感所害也。係私感則害於感矣。悔亡。往來以私心相感。感之道狹矣。故云未光大也。

王註。未感於害。謂始感而未至於害。程說未為私感所害。本義從程。

本義。感害言不正而感則有害也。

中溪張氏曰。四當心位而不言心。又言思象言感者。即心也。夫本

易經詳說

卷二十 咸卦

寄願室

然虛靜之天。純乎貞一。未有私感之害。故吉。而悔亡。若猶僅然在來乎。此應之間。則意向不定。其所感者狹矣。匪其則則不從。故曰未光大也。

家引。不正而感則有害。是不正之感。乃為感害也。唯貞吉而悔亡。則不至於感害矣。不正之感。如何便有。要與朋從爾思。處見得

蓋思欲歸已。怨使誰當。自當有害。此不易之定理也。害即是悔。而不吉。言私小者。與渙九四光大義同一說。謂其不能及遠也。申

朋從爾思。意以言於其道。未為光大也。此說似更長。

厚疑未光大以心術言。王者如天。不令人害。不令人怨。其心術何光明正大也。若一於感應。憤憤而不能斷絕。則計憂望之私。橫於胸中。暗昧窄狹之甚。其去王者大公之道遠矣。故曰未光大也。

匿存疑。即家引私小之說。然作不能及遠看。也得朋從爾思。覺全

闕。孔子釋四象曰。四貞吉悔亡者。蓋不正之感。乃為私感所害。貞

則物來順應。未為私感所害也。如是則其心光明正大。若憤憤

往來。則不勝其計較之私。卑暗狹小亦甚矣。豈得為光大乎。

九五咸其脢。无悔。

王註。脢者。心之上口之下。進不能大感。退亦不為無志。其志淺未

故無悔而已。

孔疏。易傳曰。在背曰脢。馬融云。脢背也。鄭康成云。脢脊肉也。王肅

云。脢在背而夾脊。說文云。脢背肉也。雖諸說不同。大體皆在心上

輔嗣以四為心上。為輔頰。五在上四之間。故直云心之上口之下

易經詳說

卷二十 咸卦

寄願室

程傳。九五尊位。當以至誠感天下。而應二比上。若係二而說上。則偏私淺狹。非人君之道。豈能感天下乎。脢背肉也。與心相背。而所不見也。言能背其私心。感非其所見而說者。則人君感天下之正而無悔也。

本義。脢背肉。在心上而相背。不能感物而無私係。九五適當其處。故取其象。而戒占者以能如是。則雖不能感物而亦可以无悔也。

或問。程傳曰。感非其所見而說者。此是任貞一之理。則如此。朱子曰。武王不泄邇。不忘遠。是以其心量該遍。故周流如此。是此義也。

家引。胡氏曰。子夏云。在背曰脢。諸父象。拇象股。象心皆戒其感於物而動。五象脢不動矣。而又不能感物。諸父動而無靜。五靜而無動。皆非心之正也。但以其無私係。故曰无悔。非深取之也。

引一人之身。象體如拇如腓如股如輔頰舌。皆聽心而動也。獨不然。膺既不能感。乃曰感其膺者。正以明其不能感也。如同人上九無所與同者也。乃曰同人於郊。亦正明其無所同也。二爻一律。此爻如剛介之士。廉隅壁立。而舉世莫與自感。道言之固未爲善。然終不至於招咎而取尤。所謂无咎无譽者也。无悔者非取之也是。乃因貶得褒。貶中之褒也。

存疑。膺不能感物。而曰感其膺者。帶卦名說。猶同上人上九帶卦名。而曰同人於郊也。以其不能感物。故曰感其膺。以其無私係。故无悔。五之咸膺。是個偏僻枯寂之士。當世寡與。固无足取。然吉凶悔吝。生乎動。五既不能感物。則悔吝無自而生。故无悔。

按程傳感非其所見。是謂膺雖所不見。亦須感之本義。則謂膺不

易經詳說

卷二十 咸卦

五 寄願堂

能感物。二說不同。玩不志末之辭。程以係二說上爲存心淺末。謂因其志末而戒之以感其膺也。作反形說。頗費力。故本義易之。

謂周公繫五爻曰。人之衆體。聽心而動。惟膺與心相背而不能感。物九五適當其處。於物一無所感。爲感其膺之象。占者如是。雖不能感物。而無私係。可以無悔矣。

象曰感其膺志末也。

程傳戒使背其心而感膺者。爲其存心淺末。係二而說上感於私欲也。

本義志末謂不能感物。

雲字胡氏曰。初日志在外。三日志在隨人。五雖無私係。不能感物。

其志如此亦未矣。

存疑。士君子之生天地間。舉天地間事皆吾分內事。固無絕人逃世之理。今九五之咸其膺。則不能感物。既不能感物。則其志抑亦未矣。不可以不能感物就是志末。因其不能感物。所以謂之志末。集解萬正符云。人之所爲本於志。咸膺雖由位言。然其志絕於物。故謂之志末。

按末只是狹小意。時講以不別末未確。程傳淺末是正訓。

證孔子釋五象曰。人之處世。不能絕人倫。遺世務。五咸其膺。而不能感。是一心絕物。枯寂寡與。其志抑亦淺末矣。

上六咸其輔頰舌。

孔疏馬融云。輔上頰也。輔頰舌者。言語之具。咸道轉末在於口舌。

易經詳說

卷二十 咸卦

五 寄願堂

言語而已。故云咸其輔頰舌也。

程傳上陰柔而說體。爲說之主。又居感之極。是其欲感物之極也。故不能以至誠感物。而見於口舌之間。小人女子之常態也。豈能動於人乎。不直云口。而云輔頰舌。亦猶今人謂口過。曰唇吻。曰頰舌也。輔頰舌皆所用以言也。

本義輔頰舌皆所以言者。而在身之上。上六以陰居說之終。處咸之極。感人以言。而无其實。又兌爲口。舌故其象如此。凶咎可知。

國對上六咸其輔頰舌。竊意此爻宜有悔吝。而不言悔吝。何也。朱子曰。吉凶悔吝。係乎邪正。此但見其不足以感人之意耳。未見有失故不得以悔吝言也。

雲字胡氏曰。捫膺股動於下。輔頰舌動於上。咸宜靜不宜動。况動

以口乎。感以言非矣。况無實乎。良象輔咸象。輔舌成極於說。良終於止。

【繫引】舌動則輔應而頰隨之。三者相須用事。皆所以言者。故周公兼舉之。○本義居說之終。以二體言。處咸之極。以全體言。咸其輔頰舌。所謂盡夫樂業利口者也。

【陽陽】蘇東坡口有以口爲咸者。口未嘗不用。而倚口以爲咸。則不可。折衷此據。上六以言感人之象。所以爲不誠者戒也。

【因】輔牙車頰兩臉也。上當兌口開張之處。故象之。

【援】牙車之說與孔疏異。

易經詳說

卷二十 咸卦

寄願堂

言已非其真。况無實乎。凶吝不待言矣。

象曰咸其輔頰舌。勝口說也。

【注】輔頰舌者。所以爲語具也。咸其輔頰舌。則勝口說也。憶憶往來。猶未光大。只在勝口。可知也。

【孔疏】舊說字作勝。從登反。勝競與也。所競者口。無復心實。故云勝口說也。

【程傳】唯至誠爲能感人。乃以象說勝。揚於口。舌言說豈能感於人乎。

【本義】勝勝通用。

【果】象言勝口說。徒以其言正見其不足以感人也。○君侯張口欲鳴。貌曰口說。則絕不由心出。

【按】勝與勝通。即官揚之意。

【孔】孔子釋上象曰。人之相感。貴以心而不貴以言。今咸其輔頰舌。是誠不足。而徒勝揚口說。如之何。能感人乎。

【因】咸安。此曰咸。六爻以人身取象。上卦象上體。下卦象下體。初在下體之下。爲拇。二在下體之中。爲腓。三在下體之上。爲股。此下卦三爻之序也。四在上體之下。爲心。五在上體之中。爲膺。上在上體之上。爲口。此上卦三爻之序也。拇腓股膺。隨體而動。應感者也。膺不能思。無感者也。輔頰舌以言爲說。不足以感人者也。皆不能盡乎感之道。唯四居心位。爲感之主。似知感之義者。然無心者。固無所感。而有心者。惟謹往來。亦不能以感。感之道。其難哉。大傳曰。夫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必如是而後

易經詳說

卷二十 咸卦

寄願堂

可以言咸感之道也。

【象】觀卦之名。咸以感爲義。難天地聖人亦不能外。然象傳云。以虛受人。虛者。無心之謂也。惟無心於感。而後無所不感。故六爻之義。皆宜靜而不宜動。知動而不知靜。若初之咸。拇三之咸。股上之咸。輔君子以爲外矣。五之咸。膺則膠於所靜。君子以爲未矣。必也如二之居四之貞乎。

【明】訓象傳極言天人感通之理。明其正也。大象專言君子愛善之心。原其虛也。惟虛則正。惟正則通矣。卦以感入爲義。爻以不妄感爲義。故云六爻皆宜靜而不宜動。初二三上失於動而不能靜。五膠於靜而不能動。聖人於九四特戒以貞。貞者靜之虛。惟靜者動不虛也。以爻物言謂之虛。以感物言謂之貞。是故君子戒其所以

感人也。

按三陽三陰之卦。三爲艮主。上爲兌主。而不爲一卦之主。六爻取象於身。四關心位。乃爲卦主。而爻言貞吉。即象之利貞。蓋以感之道。予四也。彖傳申明利貞之意。天地聖人。萬物皆感之以正者。推言以見感道之大大。象從感字看出受字。以見感受一理。而虛則能正。亦是字中一意不相索也。六爻取象於身。自下而上。甚有次第。拇腓股舌皆動而不能感。腓靜而不能感。惟心能感。貞則其感之之道也。無憧憧之思。則又貞之實也。憧憧則心有私主。而不能貞。亦不能虛參諸虛受之理。於此亦合。人之處世。不能無所感受。而感之貞。受之虛。當處處體察。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又是大公無私道理。治心之功。更爲切要。思是心

易經詳說

卷二十 咸卦

无 寄願堂

之用。言思即是言心。只因憧憧往來。其思便出於私。而所感有限矣。卦言感而教人以无心爲感。非无心也。无私心也。凡應事接物。一切順理而无私心。方可言感通之道。

三三歸上

睽睽恒序。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久也。咸夫婦之道。夫婦終身不變者也。故咸之後受之以恒也。咸少男在少女之下。以男下女。是男女交感之義。恒長男在長女之上。男尊女卑。夫婦居室之常道也。論交感之情。則少爲親切。論尊卑之序。則長當謹正。故兌艮爲咸。而巽震爲恒也。男在女上。男動於外。女順于內。人理之常。故爲恒也。又剛上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相應。皆恒之義也。

易經詳說

卷二十 恒卦

无 寄願堂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程傳。恒者常久也。恒之道。可以亨通。恒而能亨。乃無咎也。恒而不可亨。非可恒之道也。爲有咎矣。如君子之恒於善。可恒之道也。小人恒於惡。失可恒之道也。恒所以能亨。由貞正也。故云利貞。夫所謂恒。謂可恒久之道。非守一隅而不知變也。故利於有往。唯其有往。故能恒也。一定則不能常矣。又常久之道。何往不利。

程註。疏着力在亨字。以亨爲變通。與別卦亨字異。程傳以變易意。用在利有往內。作進一步看。

本義。恒常久也。爲卦震剛在上。巽柔在下。震雷巽風。二物相與。巽順震動。爲巽而動。二體六爻。陰陽相應。四者皆理之常。故爲恒。其占爲能久于其道。則亨而无咎。然又必利於守貞。則乃爲得所。常

之道而利有所往也。

中溪張氏曰。男上女下。男尊女卑。長男居外。長女居內。乃居室之恒。故爲恒也。恒而能久。有亨之理。亨則无咎。而利於貞。正利有攸往也。

通鑑徐氏曰。開之師曰。恒有二義。有不易之恒。有不已之恒。利貞者。不易之恒也。利有攸往者。不巳之恒也。合而言之。乃常之道也。倚於一偏。則非道矣。

家引上文恒亨无咎。已是指貞者言矣。但未說出貞字。下句方丁。宜出猶同人於野。亨利涉大川。豈有不貞而得爲于野乎。而得亨。利涉乎。下句利君子貞。亦是方丁宜出。不貞則非所謂恒矣。世固有執始終身者。如楊墨之徒。所守非不堅。正則未也。故終不可。

易經詳說

卷二十

恒卦

三 寄願堂

行。利有攸往。即亨无咎。意利貞則利往矣。謂利貞爲不易之常。利往爲不巳之恒者。非也。且不易不巳。本非相對。不巳者。乃所以爲不易也。恒卦彖辭。須以守字對行言。有大涵養。則有大設施。守之也。固則其行之也。力理固有不可誣者。若其守不堅。則其用不利。故精義入神。以致用也。亦是此理。

存疑恒亨无咎。說盡了。又曰利貞戒之辭也。亨无咎。須有分別。自其見於用。而无阻。則曰亨。自其揆之理。而无失。則曰无咎。本義曰。則亨而无咎。固自有分矣。大意謂占得恒卦者。若能立心有恒。則可以致亨而无咎。然必利於守正。乃爲久於其道。而亨且无咎也。

因此節是兩截意。恒亨无咎。是一截。下文利貞利有攸往。是一截。

上虛下實。彖傳恒亨无咎。利貞。連說者。只是釋利貞亨无咎。帶言耳。舊說以亨字貫下。无咎利貞。利有攸往。不可用。亨无咎。隨所處言之。時講多以心言。謂心有貫通之機。无頻復之厲。殊覺膠混。存疑分析。頗明。又恒亨无咎。以學言。利有攸往。以事業言。尤添設。語氣當去。人能有恒。則可以得亨。而且无咎也。恒者。必正。利貞所以爲恒。而利有攸往。即所謂亨无咎也。

爲彖傳終。則有始句難看。故此處亦多異說。恒字立心。如一日。非字義正解。不可用。觀朱子恒古作恒。船靠岸岸之說。自見。謂文王繫恒卦彖辭曰。人能有恒。則篤信力行。以敬月。自能見於用。而无阻。揆之理。而無失。亨而且无咎也。然所謂恒者。非徒苟焉以守之而已。必利於貞。而其爲恒。皆合於聖賢中正之道。

則施之家國天下。無所處而不當。利有攸往矣。蓋貞乃成其爲恒。而利有攸往。即所以亨无咎也。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孔疏。恒。久也。者。釋訓卦名也。恒之爲名。以長久爲義。剛上而柔下。者。既訓恒爲久。因名此卦。得其恒名。所以釋可久之意。此就二體以釋恒也。實剛而巽柔。實則剛尊在上。巽則柔卑在下。得其順序。所以爲恒也。咸明感應。故柔上而剛下。取二義相交也。恒明長久。故剛上而柔下。取尊卑得序也。雷風相與。此就二象釋恒也。雷之與風。陰陽交感。二氣相與。更互而相成。故得恒久也。巽而動。此就二卦之義。因釋恒名。震動而巽順。无有違逆。所以可恒也。剛柔皆應。此就六爻釋恒。此卦六爻。剛柔皆相應。和无。孤姤者。故

易經詳說

卷二十

恒卦

三 寄願堂

剛柔皆應。此就六爻釋恒。此卦六爻。剛柔皆相應。和无。孤姤者。故

可長久也。歷就四義釋恒名。訖故便舉卦名以結之也。明上四事皆可入之道故名此卦爲恒。

恒傳恒者長久之義也。卦才有此四者成恒之義也。剛上而柔下。謂乾之初上居於四坤之初下居於初。剛爻上而柔爻下也。二爻易處則成震巽。震上巽下。亦剛上而柔下也。剛處上而柔居下。乃恒道也。雷風相與。雷震則風發。二者相須。交助其勢。故云相與。乃其常也。巽而動。下巽順上。震動爲以巽而動。天地造化恒久不已者。順動而已。巽而動常久之道也。動而不順。豈能常也。剛柔皆應。一卦剛柔之爻皆相應。剛柔相應理之常也。此四者恒之道也。卦所以爲恒也。

因剛上柔下。得傳本卦變言。仍是乾坤變六子之說。只用剛處上。

易經詳說

卷二十

恒卦

重 寄願堂

句足矣。

宋義以卦體卦象卦德釋卦名義。或以卦變言剛上柔下之義。曰恒自豐來。剛上居二。柔下居初也。亦通。

剛引震剛居上巽柔在下。剛柔各得其位。理之常也。如以柔居上以剛居下。則剛柔易位。非其常也。風多有不因雷者。不必言矣。但雷震則便有風。此是雷之風。故爲常理。大凡人之動作。必須巽順。不順而動。於理固不可。於勢亦不濟。故順而動者。乃理之常也。二體六爻陰陽相應。以二體言。震剛而巽柔。一剛一柔之相應也。以六爻言。四剛而初柔二剛。而五柔三剛。而上柔各一剛。一柔之相應也。皆爲理之常也。二體剛柔相應。自與上句剛上而柔下不同。蓋上句重在上下二字。謂剛居上柔居下。乃理之常也。

剛上而柔下。卦體也。雷風相與。卦象也。巽而動。卦德也。剛柔相應。亦卦體也。此最易明。似不必言卦變。孔疏分卦體卦象與本義合巽動言二卦之義。與剛柔專言六爻精異。程傳剛柔相應。亦是以六爻言。惟本義兼二體六爻言。卦變自豐來。不必用。

圖孔子釋恒彖辭曰。卦之名爲恒者。以其有常道而可久。蓋卦體剛上柔下。剛以統之。柔以承之。此名分之常也。卦象雷風相與。雷迅而風往。風烈而雷激。此造化之常也。卦德以巽而動。巽不拂乎物理。動不失乎事機。此人事之常也。二體六爻剛柔皆應。剛應而賴其發奮之能。柔應而資其順承之功。此人情之常也。四者皆理之常。則可久故名恒。

易經詳說

卷二十

恒卦

重 寄願堂

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

孔疏言所以得亨。无咎。利貞者。更无別義。正以得其恒久之道。故言久於道也。

程傳恒之道。可致亨。而无過咎。但所恒宜得其正。失正則非可恒之道也。故曰久於其道。其道可恒之正道也。不恒其德。與恒於不正。皆不能亨而有咎也。宋義恒固能亨。且无咎矣。然必利於正。乃爲久於其道。不正則久非其道矣。

召顯此道是正道。乃解貞字意。言恒固能亨。且无咎矣。然必利於正。乃爲久於其道。不正則咎。非其道矣。剛健天地之所以不已。蓋有恒久之道。人能恒於可恒之道。則合

地之理也。

天地之道所以長久亦以正而已矣。

朱子曰正便能久。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這個只是說久。

闕孔疏謂釋利有攸往。先舉天地以爲証。依朱子說則天地之道。

自屬上文。

家剛帶上文說來。語意若云此天地之道所以恒久而不已者也。本義例解欲其明耳。天地以正不着力。天地自无不正也。不是以正方能長久。謂所長久者皆正也。天地所以長久者亦以正而已。而况人乎。以此見恒之必利貞也。

存疑此句最難看。本義曰天地之道所以長久者亦以正而已矣。是欲明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是一個正不是說天地惟其正故。

易經詳說

卷二十 恒卦

寄願堂

恒久不已。蓋无不正之天地也。正字不可安在天地之道上。亦不可安在天地地之道下。蓋如此就是天地之道。惟正故恒也。看來只當把正字入于天地之道內。言天地之道只是一個正。恒久而不已。兩天地之道只是一個正。恒久而不已。以見人不可不利於正也。

因天地之道。若後在終則有始下。以與日月四時連甚明。不知聖

人文法何以如此。此節見貞之重。兩道字皆以貞字作骨。

闕。固能亨且无咎矣。必曰利貞者何。天下唯道爲可久利貞云者。久於其道之謂也。蓋道无不正。不正則久非其道而不得爲恒矣。試觀天地之道。亘萬古而有常。恒久而不已者。亦以正而已。天地所以常久者。亦以正而況於人乎。此以見恒之必利於

貞也。

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

闕。天下之理。未有不動而能恒者也。動則終而復始。所以恒而不窮。凡天地所生之物。雖山嶽之厚。未有不變者也。故恒非一定之謂也。一定則不能恒矣。性隨時變易。乃常道也。故云利有攸往。明理之如是。懼人之泥於常也。

國程傳深過一層。說道理自好。今多不從。

本義久於其道終也。利有攸往始也。動靜相生。循環之理。然必靜爲主也。

程川與氏曰。天地之道非一定可爲恒久。以其變易相禪運動不已。所謂利有攸往者。欲其終則復始如環无端。而後可恒久也。

易經詳說

卷二十 恒卦

寄願堂

闕。此釋卦辭利有攸往。言其往也。所以利者非自能利也。蓋以其能久於其道而自終終則有始。而自利有攸往矣。此以靜爲終。動爲始。靜體而動用也。知動之生於靜。則知利貞之所以利往矣。此自然之理也。故曰以靜爲主。此理幽渺最大。利貞謂所恒者正也。只就自家身上說。言守得這道有常利往是發施出來。故曰終則有始。必如此方分明。彖辭利貞利有攸往本是相連句。似不可拆。今彖辭乃拆言之。然却云終則有始也。意義自相貫而周決矣。

闕。本義久於其道終也。終非靜靜之極則終也。利有攸往始也。始非動動之端則始也。

因終則有始。依本義只是說久於其道。則利有攸往故以久於其

道爲利有攸往爲始耳。思利有攸往。自從久於其道來久。於其道則無往不利。一事了。又一事起。始而終終而始。皆然也。動靜循環。朱子似說得太深。合終始只是一個久。本義以久於其道專爲終不能無疑。蒙引以利貞爲守。利往爲發。施出來。恐入於其道不專是守。曰講以終始。則天地說多一折。

所謂利貞攸往者。非无自也。蓋能久於其道是有終矣。由是變動不窮之用。皆於此開其端。是終則有始也。此攸往之利亨而无告也。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此說日月得天以下廣明恒義。

易經

卷二十 恒卦

寄願堂

程傳此卦言常理。日月陰陽之精氣耳。惟其順天之道。往來絪縕。故能久照而不已。得天順天理也。四時陰陽之氣耳。往來變化。生成萬物。亦以得天。故常久不已。聖人以常久之道行之有常。而天下化之以成美俗也。觀其所恒。謂觀日月之久照。四時之久成。聖人之道。所以能常久之理。觀此則天地萬物之情理可見矣。天地常久之道。天下常久之理。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本義。言恒久之道。

陰陽日月非天則無所附麗矣。能久照乎。依程傳云。順天之道。往來絪縕。故能久照而不已。得天順天理也。蓋是言天之行有常。運日月。運其運度而行。是爲得天。正蒙天道篇曰。日月得天。得自然之理也。非蒼蒼之天也。此與程傳合。久成者。成四時也。

程傳謂生成萬物。蓋與上文久照相對爲例。此恐當從程傳。久照者。照萬物也。久成者。成萬物也。但久成不必依程傳。以爲亦本於得大蓋。日月久照以得天也。四時之久成。以變化也。亦自然明明白白道理。何爲又以得天攪入變化來。天下化成。非勉強行道於歲時者所能致也。故曰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久於其道。意重天下化成。乃聖人久於其道。自然之符應也。天地萬物之情。皆有恒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動者常動。靜者常靜。曉者常曉。潛者常潛。天地萬物之情。常常是此而已。其不如此者。謂之變怪。

程傳曰。得天順天理也。正蒙曰。得天得自然之理也。愚謂日月循運度而行。便是循天理之自然也。若指蒼蒼之天。則日月與

易經

卷二十 恒卦

寄願堂

天皆相戾矣。惟不以迹而以理。所以見其未始有變也。聖人久於其道。禮樂刑政皆在其中。天下化成。則是禮樂刑政四達不悖。而王道舉也。觀其所恒。以上言日月四時聖人之恒。復言此以照上文。又以垂未盡之意也。

新蒙曰。日月四時重久照。久成。聖人重久道。不要說得天。故能久照。變化故能久成。

慶綱。仇浚柱曰。得天久照。總是一氣之旋運。往來不窮。氣如是理。即如是不分爲二。久道。華體用言。存之爲德。則日新。發之爲業。則可守。即中庸所謂至誠之久。則徵是也。

通典。化乃化其善心。成乃成其美俗。程傳。化成。申說通典是平說。集解云。久照久成。不必謂是。照

物成物然照物成物之說亦自可用。此節亦可解入貞字意。恒中皆有貞在。

講說以恒久之道極言之。秉陰陽之精者日月也得天之理循其常度。亘萬古而能久照。非恒之見於日月乎。分陰陽之氣者四時也。寒暑代謝變化不窮。亘萬古而能久成。非恒之見於四時乎。聖人以道治天下。漸仁摩義。垂之悠久。天下莫不丕變而化成焉。非恒之見於聖人乎。是日月也。四時也。聖人也。皆一恒也。即此而觀。化育生成常理不愆。天地之情一久也。飛潛動植常性不易。萬物之情一久也。天地萬物之情於此可見。恒之道何其大也。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一 恒卦

天 寄願堂

孔疏：君子立身得其恒久之道，故不改易其方。方猶道也。程傳：君子觀雷風相與成恒之象，以常久其德，自立於大中，常久之道不變易其方所也。

建安邱氏曰：巽入也，而在內震出也，而在外。二物各居其位，則謂之恒。故君子體之而立不易方。方者理之所不可易也。若雷入而從風，風出而從雷，二物易位而相從，則謂之益矣。故君子體之，亦有遷改之義。此恒益二象之所以不同也。

童溪張氏曰：天學曰：於止知其所止，而其所止之目，則曰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此不易之地也。君子立其身於此地，則所謂有常之德也。象引雷風說見上位未是恒，不易方乃恒也。方道之所在也。立不

易方即所謂久於其道也。

存疑：雷風相與恒之象也。君子以之立不易方。蓋方者道之所在也。君子立而不易，則居廣居行大道立正位，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所謂久於其道也。雷風相與天之恒也，立不易方人之恒也，立不易方以成德言，不是方用功，此是以人當天處。

雷風相與當以常理說。君子立不易方，是體雷風之義而然。非以雷風之變而安常也。是順說不是反說。西溪雲峯之說不可用。

講孔子釋大象曰：雷風相與，萬古有常，恒之象也。君子以天下事物各有當然之則，所謂方也。於此見之明守之定，卓然立斯道。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一 恒卦

早 寄願堂

之中而無所移易，斯為久守道矣。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

程傳：初居下而四為正應，柔暗之人能守常而不能度勢。四震體而陽性以剛居高，志上而不下，又為二三所隔，應初之志異乎常矣。而初乃求望之深，是知常而不知變也。浚深之也，浚恒為求恒之深也。守常而不度勢，求望於上之深，堅固守此凶道也。泥常如此，无所往而利矣。世之責望故素而致悔者，皆浚恒者也。志既上求之深，是不能恒安其處者也。素微而不恒安其處，亦致凶之道。凡卦之初終，淺與深微與盛之地也。在下而求深，亦不知時矣。不義初與四為正應，理之常也。然初居下而在初，未可以深有所

求四震體而陽性上而不下。又爲三所隔。應初之意。異乎常矣。初之柔暗。不能度勢。又以陰居巽下。爲巽之主。其性務入。故深以常理求之。深恒之象也。占者如此。則雖貞亦凶。而无所利矣。或問深恒貞凶。恐是不安其常而深以常理求人之象。朱子曰。未見有不安其常之象。只是欲深以常理求人耳。雲峯胡氏曰。此以時位言也。本義兼卦德言。震體性上而不下。初爲巽主。其性務入。兩性字得其指矣。初四相應。固理之常。時方初也。而深以常理入之。雖貞亦凶矣。漢上朱氏曰。初居巽下。以深入爲恒。上居震極。以震動爲恒。在始而求深。在上而好動。皆凶道也。初如未信而諫。未信而勞其民之類。上如秦皇漢武之類是也。

易經詳說

卷二十 恒卦

聖 寄願堂

深以深之也。如浚井之浚。謂求恒之深也。初六知常而不知變者也。按本義易之大例。初便應四。是初與四爲正應。本理之常也。然此爻則有不然者。自初而言。初居下。上視乎四。勢分遠濶。未可深有求也。又自四而言。四震體。震動無常也。且四又陽陽性上而不下。其情不下接也。况又隔於二。三其勢亦有所阻也。是四應初之意。有異於常。而尤不可深以常理求之矣。夫初本不可深求於四。然惟明者能見幾而作。今初六柔暗。不能度勢。又以陰居巽下。爲巽之主。巽之德入也。居其最下。而爲之主人之深者。也是其性務入矣。故深以常理求之。言欲其聽施欲其報。必竭其忠。必盡其款。如此非惟不塞所望。而反達彼之怨。隙由是起。怨由是生。禍由是作矣。故貞凶。無攸利。凶有害也。無攸利。無益也。兼舉而備言。

之甚言其不可浚恒也。初之所求於四者。本理也。而所以不可遂其求者。則勢也。理勢之間。君子審焉。

存疑雖貞亦凶。而况不貞乎。浚恒而謂之貞何也。本正應非有邪也。特反常而不可求爾。如賈生之於漢。文劉蕡之於唐。文宗雖交浚。求深何嘗不正乎。

預貞從正。應看出較程傳固守之說爲優。然據朱子深以常理求人。則以常理爲正亦通。本義勢字當玩。非理之不可。勢不行也。

講周公繫初爻曰。初與四應。本是常理。然居下位卑。在初交淺。其不可深求乎。四者勢也。震體不常。陽性不下。又問於二。三四之不肯不應乎。初者亦勢也。乃初柔不能度勢。而陰居巽下。性又

易經詳說

卷二十 恒卦

聖 寄願堂

務入深以常理求乎。四言欲其聽施欲其報。浚恒之象也。占者如是。所求雖正。而疏遠莫信。嫌隙易生。其凶必矣。何所利哉。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程傳居恒之始。而求望於上之深。是知常而不知度勢之甚也。所以凶陰暗不得恒之宜也。

或問劉蕡程子曰。浚恒之凶。始求深矣。曰。然則宜如何。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謙遜小臣。一旦欲以新聞舊難矣。

進齋徐氏曰。大凡交際之道。自有淺深。交之深則可求之深。若交淺而遽以深望之。豈常理哉。

而溪張氏曰。初以陰柔而居下。相應之始。而求望於九四者。太深是以凶也。

始字與深字相形。始不宜深而求深。所以凶也。

孔子釋初象曰。浚恒而得凶者。蓋初四相與之始。交淺不可以言深。而乃遽以深相求。祇取辱而已。此所以爲凶也。

九二悔亡

王註。雖失其位。恒位於中。可以消悔也。

程傳。在恒之義。居得其正。則常道也。九陽爻居陰位。非常理也。虛非其常。本當有悔。而九二以中德而應於五。五復居中。以中而應中。其處與動皆得中也。是能恒久於中也。能恒久於中。則不失其正矣。中重於正。中則止矣。止不必中也。九二以剛中之德而應於中。德之勝也。足以亡其悔矣。人能識重輕之勢。則可以言易矣。本義以陽居陰。本當有悔。以其久中。故得亡也。

易經詳說

卷二十 恒卦

望 寄願堂

或問伊川云。中无不正。正未必中。如何。朱子曰。如君子而時中。則是中无不正。若君子有時乎不中。却正未必中。蓋正是君子好了。而所作事未有恰好處。故未必中也。又曰。中重於正。正不必中。一件物事。自以爲正。却有不在。且如飲湯飲食。是正。若過些子。便非中。節中節處。乃中也。善善正也。父子之間。不責善。中溪張氏曰。二以陽而居陰。非恒也。處非其恒。宜有悔也。然二五相應。唯能恒久於中。道守而不變。其悔乃亡。

沙隱程氏曰。大壯九二解初六。及本爻。皆不著其所。以然蓋以爻明之也。

彖引以陽居陰。如所處非其位。所遭非其時。皆是本宜有悔也。以其久中。則雖所處所遭非其時位。雖能處置調停得好。而守之無

失。亦終無悔也。又云九二之以陽居陰。亦須是說他人。事上處置

有華方處。却有久中好處來補他。所以悔得亡。又看得久中在人。是個原重而有常德的人。其以陽居陰之失。特其一時一事之過。因此二說兼用。亦好。然只就位言。似更直捷。

國周公繫一爻曰。九二以陽居陰。位本不正。行事不能无失。宜有

悔者。然能善反以爲功。則內省不疚。无惡於志。其悔可亡也。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程傳。所以得悔亡者。由其能久於中也。人能恒久於中。豈止亡其悔德之善也。

臨川吳氏曰。有悔而悔亡者。以其常久於中。而不過於剛也。彖引在恒之卦。而居下體之中。即爲久中之義。

易經詳說

卷二十 恒卦

望 寄願堂

存疑久字自卦來

明翻作推原論

臨川孔子釋二象曰。九二所以悔亡者。以其居恒之卦在下之中。有能久於中之義。悟其失而亟反之。四中得正。何悔之不可亡乎。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孔疏。九三居下體之上。處土體之下。雖處三陽之中。又在不中之位。上不全尊。下不全卑。執心不定。德行無恒。故曰不恒其德。德既无恒。自相違錯。則爲羞辱承之所。羞非一故曰或承之羞也。

國註疏講貞吝謂正之所賤。殊不可嘆。

程傳。三陽爻居陽位。處得其位。是其常處也。乃志從於上六。不惟陰陽相應。風復從雷。於恒處而不處。不恒之人也。其德不恒。則羞

或承之矣。或承之謂有時而至也。貞吝固守。不恒以爲恒。豈不可羞吝乎。

賁傳以貞爲固守。本義貞字是就位得其正現成說。

本義位雖得正。然過剛不中。志從於上。不能久於其所。故爲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之象。或者不知其何人之辭。承奉也。言人皆得奉而進之。不知其所自來也。貞吝者正而不恒。爲可羞吝。申戒占者之辭。

朱子曰。承如承奉之承。如人送羞辱與之也。

兼山鄭氏曰。九三剛已過中。而巽爲不果。進退无常。不恒其德者也。

中溪張氏曰。三以剛躁而處雷風之交。德之不恒者也。不恒其德。

易經詳說

卷二十 恒卦

望 寄願堂

則或承受其羞辱矣。雖貞亦吝。

厚齋馮氏曰。巽爲進退不果。九二與九三同也。然九二以剛處柔。而位得中。是以悔亡。九三過剛而不中。其究爲躁卦。是以不恒其德也。六五體震而以柔處尊位。而得中。故爲恒其德。象意甚明。

蒙引。本義位雖得正。本是有德者。然過剛不中。志從於上。心慕富貴利達。而不能久於其所。是有德而不能恒。蓋初志可觀。晚節頗改。舍大路而趨荆棘。舍遠適而觀衆。順。或者不知其爲何人之辭。厚之者衆。莫知爲誰。承奉也。自送與他。不求而至也。本義言人皆得奉而進之。不知其何所自來也。此句兼或承二字解。語意與亂臣賊子。人人皆得而討之者同。貞吝者貞而不恒。故吝。

存疑九三以陽居陽。爲得其正。是立心制行。固亦欲其道義自處。

者。其與上六陰陽相應。而其志在於從上。則是動心富貴。而終其初者。矣。故爲不恒其德之象。人而如是。動輒取差安往而不取辱哉。故又爲或承之羞之象。貞不爲吝。不恒吝也。

會離。玩一其字。德是二有的病在不恒。聖人不言凶言羞。正以動其羞惡之心也。

譚周公繫三爻曰。九三居得其正。本有德者也。然過剛不中。志從乎上。無所持守。是有德而不能恒者。辱之者衆。不知爲誰。爲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之象。占者如是。雖正亦吝。可不戒哉。

蒙引。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程傳。人既無恒。何所容。處當處之地。既不能恒。處非其據。豈能恒。

易經詳說

卷二十 恒卦

吳 寄願堂

哉。是不恒之人。无所容處其身也。

中溪張氏曰。无常之人。孔子謂不可爲巫醫。况其他乎。宜其无所容身於天地間也。

蒙引。言無往而不得辱也。如所謂國人皆賤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之意。

按无所容。是明或承之羞。以見承羞之衆且甚也。

譚孔子釋三象曰。三有其德而不能恒。既爲君子所必棄。又爲衆議所難逃也。无所往而不取辱。何所容於世乎。宜其吝也。

九四田无禽。

王註。恒於非位。雖勞无獲也。

孔疏。田者。田獵也。以譬有事也。九禽。亦田獵不獲。以喻有事无功。

也恒於非位故勞而无功也。

釋傳以陽居陰處非其位。處非其所。雖當何益。人之所爲得其道則久而成功。不得其道則雖久何益。故以田爲喻。言九之居四雖使恒久如田獵而无禽。獻之獲謂徒用力而无功也。

本義以陽居陰久非其位。故爲此象。言田无所獲而凡事亦不得其所求也。

張季氏曰。本義言九四以陽居陰久非其位。然九二亦陽居陰而曰悔亡者。雖中則可常。九二中九四不中故也。師之六五曰田有禽。五柔中而所應者剛。剛實故曰有禽。恒之四以剛居不中而所應者柔。柔虛故曰无禽。

彖引其象爲田无禽。占在象中也。此爻之象。非專爲田設。故本義

易經詳說

卷二十 恒卦

寄願堂

云占者田无所獲而凡事亦不得其所求也。若只從田无禽說久非其位。意則是久田於无禽之地。決然不得禽也。守株待兔即是久非其位。安得禽也。泛言人事。則凡所處非其地。所乘非其時。所爲非其方。所交非其人。皆久而无功。人惟田之於禽。所得最大。最顯人所易見。故以此爲象。而一切人事皆在其中矣。

讓周公繫四爻曰恒久固美德。但欲久所當久耳。九四以陽居陰。是不當久而入者。雖有所爲亦無益矣。故其象爲田无禽。而終不獲所求也。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孔疏有恒而失位。是久其位。而无所獲。是安得禽也。

釋傳處非其位。雖久何所得乎。以田爲喻。故云安得禽也。

有疑此與比九五失前禽也。一例俱正意在言外。言久田於无禽之地安得禽也。

張解陳介眉云。未安得二字。正言其在非其位上。久非其位。非久其所不當久也。久所不當久而所求不得。未可罷夫久也。

譚孔子釋四象曰。九四所以取於无禽何也。蓋凡有所爲期於成功。猶田之期於得禽也。九四久非其位。是不知所擇而恒非所當恒。如於無禽之地。而田獵安能得禽乎。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王註居得尊位爲恒之主。不能制義而係應在二。用心專貞從唱而已。婦人之吉夫子之凶也。

釋傳五應於二。以陰柔而應陽剛。居中而所應又中。陰柔之正也。

易經詳說

卷二十 恒卦

寄願堂

故恒久其德則爲貞也。夫以順從爲恒者。婦人之道。在婦人則爲貞。故吉。若丈夫而以順從於人爲恒。則失其剛陽之正。乃凶也。五君位而不以君道言者。如六五之義。在丈夫猶凶。况人君之道乎。在七卦六居君位而應剛。未爲失也。在恒故不可耳。君道豈可以柔順爲恒也。

本義以柔中而應剛中。常久不易。正而固矣。然乃婦人之道。非夫子之宜也。故其象占如此。

歐陽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德猶六謂常。其柔順之德固貞矣。然此婦人之道。非夫子之義。蓋婦人從一而終。以順爲正。夫子則制義者也。若從婦道則凶。朱子曰。固是如此。然須看得象占分明。六五有恒其德貞之象。占者若婦人則吉。夫子則凶。此其意也。

是曉得占象分明所謂吉凶者非爻之能吉凶爻有此象而占者觀其德而有吉凶耳。且如此爻不是既爲婦人又爲夫子只是有恒其德貞之象而以占者之德爲吉凶耳。又如恒卦固能亨而元咎然必占者能久於其道方亨而元咎又如九三不恒其德非是九二能不恒其德乃九三有此象耳。占者遇此雖正亦各若占者能守其德則无咎者。

建安氏曰：一以陽居陰五以陰居陽皆位不當而得中者也。在二則悔亡而五有夫子凶之戒者。蓋一以剛中爲常而五以柔中爲常也。以剛處常能常者也其悔可亡以柔爲常則是婦人之道非夫子所尚。此六五所以有從婦之凶。恒九四之才與二同而位異故四之凶不如二之凶。六五之位與二同而才異故五之柔中

易經詳說

卷二十

恒卦

寄願堂

又不如二之剛中也是以爻辭於四言无禽於五言夫子凶而於二獨稱悔亡與。

蒙引以柔中而應剛中常久不易止而固矣。然非君子經常之道也。如使以五之剛應彼之柔而有其常則何嫌哉。今自身是柔順他人此惟婦人所宜耳。故曰婦人吉。夫子凶。正而固矣。只在常久不易上說。他卦以柔中而應剛中極是好爻。惟此爻爲不好者。被恒字累也。夫丈夫豈可以柔順爲常。

孫賓字從應上取是現成說。非以不正而戒之也。

歸周公繫五爻曰：六五以柔中應九二之剛中。是恒其德貞之德。而貞固不變者也。故爲恒其德貞之象。然以順從爲恒者。婦人之道也。在婦人猶可獲吉。若丈夫而以順從爲恒則志阻於逆。

巡事敗於巽。憐凶莫此甚矣。占者宜自審也。

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按孔疏以從一爲用心貞一以從婦爲震從巽是從婦。皆與程傳異。

程傳如五之從二。在婦人則爲正而吉。婦人以從爲正。以順爲德。當終守於從一。夫子則以義制者也。從婦人之道則爲凶也。

蒙引爻象只是婦人吉。而象傳加一字曰：婦人貞吉者。婦人如是而吉。以婦人之道不再離也。貞即所謂恒其德也。○從一以一人言所謂不二夫也。

折衷通節就婦人夫子而論其理如此。一字當夫子看。只重順從。豈非謂一與之離終身不改也。從婦者從婦人之道。非從婦人也。

易經詳說

卷二十

恒卦

寄願堂

按制義存疑謂裁制乎理。義訓字爲明。

謹孔子釋五象曰：所謂婦人吉。夫子凶者。蓋婦無專制之義。必敬必戒。無違夫子。惟以從一而終。宜其吉也。若丈夫則凡事當以義爲斷。制而乃一於從人。是以丈夫而從妾婦之道也。其凶宜矣。

上六振恒凶。

孔疏振動也。凡處於上者當守靜以制動。今上六居恒之上。處動之極。以振爲恒。所以凶也。

程傳六居恒之極。在震之終。恒極則不常。震終則動極。以陰居上非其安處。又陰柔不能堅固其守。皆不常之義也。故爲振恒。以振爲恒也。振者動之速也。如振衣如振書。抖擻運動之意。在上而其

元節以此爲恒其凶宜矣。

震者動之速也。上六居恒之極處震之終。恒極則不常。震終則過動。又陰柔不能固守。居上非其所安。故有振恒之象。而其占則凶也。

震家胡氏曰。本義謂恒極則不常。以二卦之極言。震終則過動。以上卦之極言。陰柔不能固守。居上非其所安。以上六一爻言。必合此四者。而後振恒之象。始成。咸不宜動。恒亦以動之速爲凶。咸卦六爻吉凶。悔吝之辭。皆係反對爲恒。亦如之。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其可不慎乎。

震引恒極則不常。以全體言。震終則過動。以上體言。總是從上字取。又陰柔不能固守。居上非其所安。則兼六字取。夫陰柔居上非

易經詳說

卷二十

恒卦

聖 寄願堂

其常也。况又不能守斯爲振恒矣。上六便是不恒。如何言振恒。蓋振則非恒。恒則不振。謂之振恒正。所以明其不能恒也。猶咸其脢之意。陰躁不能理性。世間事若個。不因忙後錯了。其因固宜。恒極則不常。程子曰。物理極而必返。以近明之。如人過東東極矣。動則西也。如升高高極矣。動則下也。既極則動而必反也。

存疑振恒以振爲恒者。只是常常好動爾。

震周公繫上爻曰。上六居恒之極。極則不常。又處震之終。終則過

動。且陰柔不能固守。居上非其所安。故於多事紛更。變亂爲振。恒之象。占者如是。凶可知矣。

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元節居上而以振動爲恒。无施而得。故曰大无功也。

程傳居上之道。必有恒德。乃能有功。若躁動不常。豈能有所成乎。居上而不恒。其凶甚矣。又言其不能有所成立。故曰大无功也。而震家胡氏曰。上六居恒終震極之位。而以震動爲恒。豈特凶而已矣。而且大无功也。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擾之。是之謂矣。按大无功在凶內。不當以豈特云云。

楊氏曰。在下以入爲常。浚恒也在下以動爲常。振恒也在下而求浚非也在上而求振亦非也。上六之振恒宜乎其无功也。

際引在上二字。正是謂其處恒之極。極則變矣。故曰恒極則不常矣。所以象傳特露出在上二字。以見此爻之所以爲振恒處。

存疑在上。是居恒之極。處震之終。意言所以爲振恒者。以在卦之上兩。所以爲振恒而大无功也。

易經詳說

卷二十

恒卦

聖 寄願堂

按象引但就恒極不常說。不兼震終過動。依存疑兼說无妨。

震孔子釋上象曰。振而不恒。猶爲一時之失。振恒而不在上。不過

一身之害。惟振恒而在上。則喜功好大。輕躁妄動。病國擾民。所關甚鉅。不止无功。而且大无功也。豈不因哉。

周節齋蔡氏曰。恒。常也。一體而含二義。蓋將自其不易者而觀之。則窮天地亘古今。而不可變也。自其不已者而觀之。則寒暑晝夜

而其變未嘗已也。故知不易者則常。知不已者則恒。常皆不得恒之正也。初柔拘常而過求乎常。故因上柔居終三四位不正。皆

偏乎不已者也。或原常或亂常。故凶且吝。二五居中幾於得恒之正者。然五位雖剛而爻柔。故不能制義。而因二爻雖剛而位柔。僅能久中无悔。而皆非有得乎恒之正也。語恒之正。其惟象乎。

連安即氏曰。恒中道也。中則能恒。不中則不恒矣。恒卦六爻。无上下相應之義。唯以二體而取中焉。則恒之義見矣。初在下體之下。剛在上體之下。皆未及乎恒者。故泥常而不知變。是以初浚恒。四田无禽也。三在下體之上。上在上體之上。皆已過乎恒者。故好學而不知常。是以三不恒而。上振恒也。唯二五得上下體之中。似知恒之義者。而五位剛爻柔。以柔中爲恒。故不能制義。而但爲婦人之吉。二位柔爻剛。以剛中爲恒。而居位不當。亦不能盡守常之義。故特言悔亡而已。恒之道豈易言哉。

明解恒久也。必久於其道。始可以語恒之正。蒙傳釋卦詞而極言恒久之理。惟正固恒也。大象舉卦象而因言恒德之功。當恒者正也。初以浚恒而不利。上以振恒而無功。四之恒非其位。則无獲三。

易經詳說

卷二十

恒卦

寄願堂

不恒其德。則取羞。均之非正也。惟五之恒。其德貞似矣。然知將順而不知制義之道。求其中以得正者。其惟九二乎。故曰。久中久於其道也。

按三陽三陰之卦。六爻无全吉者。難擇卦主。主計以五爲恒之主。可從。或以二優於五。二但云悔亡。似不如五之恒其德貞也。彖傳久於其道。說盡一卦之理。即彖所謂貞也。合道而不久者。不能恒也。久而不合道者。不當恒也。六爻不外此二義。初之求深。四之非位。皆不當恒者也。三之過剛而不恒。上之變動而振恒。皆不能恒者也。二剛中能久。而未免失之於先也。五柔中能恒。而恐其失之於後。皆能恒而不盡善者也。有恒固聖人所望。而恒之得其道。不得其道。易言最詳。學者所當體察。彖言恒久。

不已。象言立不易方。先儒因有不已不易之分。然易即已。不易即不已。非有二也。立不易方。非執定一方。而終身立之。不易因時制宜。道之所在。即方之所在。正與久於其道相發明。

易經詳說

卷二十

恒卦

寄願堂

易經詳說卷二十終

王折桂騰錄



也夫久則有去相須之理也。避所以繼恒也。避退也。避也。去之之謂也。爲卦天下有山。天在上。之物。陽性上進。山高起之物。形雖高起。而乃止。物有上陵之象。而止不進。天乃上進而去之。下陵而上。去是相遠。避故爲避去之義。二陰生於下。陰長將盛。陽消而退。小人漸盛。君子退而避之。故爲避也。

孔疏。避者。陰避避之名。陰長之卦。小人方用。君子日消。君子當此之時。若不隱避。避世。即受其害。須避而後得通。故曰避。亨。小利貞。利貞者。陰道初始。浸長正道。亦未全滅。故曰小利貞。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一 避卦

一 寄願堂

程傳。避者。陰長陽消。君子退藏之時也。君子退藏。以伸其道。道不屈。則爲亨。故避所以有亨也。有事亦有由。避避而亨者。雖小人道長之時。君子知幾。退避固善也。然事有不齊。與時消息。无必同也。陰柔方長。而未至於盛。君子尚有進退致力之道。不可大貞。而尚利小貞也。

中溪張氏曰。避字從脈從走。理雅曰。脈微物而通。避取脈之通也。避退也。陰進陽退。此君子見幾而作之時也。然身之窮。乃道之亨也。自通二而上。更進一陰。則不利。君子貞。无復小利貞之望矣。

本義。避退避也。爲卦二陰浸長。陽當退避。故爲避。六月之卦也。陽

雖當避。然九五當位。而下有六二之應。若猶可以有爲。但二長於下。則其勢不可以不避。故其占爲君子能避。則身雖退。而道亨。小人則利於守正。不可以浸長之故。而遂侵迫於陽也。小謂陰柔小人也。此卦之占。與否之初二兩爻相類。

或問。避小利貞。本義謂小人也。接易中小字。未有以爲小人者。如小利有攸往。與小貞吉之類。皆大小之小耳。未知此義如何。朱子曰。經文固無此例。然以象傳推之。則是指小人而言。今當且以釋而存傳耳。

建安邱氏曰。避亨爲君子吉也。告君子使去。不去則見害於小人矣。安得亨。小利貞。爲小人之言也。勉小人以正。小人而不守正。則險迫乎君子。雖已亦有所不利。此辭止五字。聖人雖爲君子。設亦未曾不爲小人謀也。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一 避卦

二 寄願堂

衆引。避者。退避也。凡動靜間一進一退。亦謂之退。故退字不足以盡避字之義。須兼避言。蓋其所以退者。正以避小人之禍也。爲卦二陰浸長。陽當退避。陰陽是活套字。在天有天之陰。陽在地有地之陰。陽在有人之陰。陽在物有物之陰。陽此陰陽則指人類言也。陽是君子。陰是小人。故下文云。不可以浸長之故。而遂侵迫於陽也。所指明矣。二陰浸長。陽當退避。何不曰君子小人。只曰陰陽。蓋就卦而言。於解卦名之義。爲切。方一陰之生。雖履霜。堅冰之勢。終亦所必至。但陰猶微而未至。故只名姤及二陰成聚。則其可危。又非姤比矣。此時直須避也。故爲避一句。連上文二陰浸長。陽當退避。爲文尤見陰陽二字。分明是指人類。蓋造化無殊。

惟人事則有當遷處。身遷則道亨。其道之亨者非亨於天下亨於一身也。與困而亨習坎之心亨一例。小利貞承上言君子以小人之道長。固當退避。但汝之為小人者。還須利在守正。不可憑你浸長之勢而遂改。隸君子安知其不為禍乎。蓋自古小人之害君子。終未嘗能獨免者。聖人非徒為君子計。而亦為小人計也。然其所以為小人計者。正以為君子計也。

存疑。亨言遷則得亨也。本義又著九五當位一意。是如何。蓋是時小人未有害君子之意。聖人恐君子係恋不知去。終必取禍。故為此說以喚醒之。使知及時而遷也。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一

遷卦

三 奇願堂

浸而長處程說亦自正大

顯文王繫遷卦象辭曰。當遷之時。君子能審時度勢。而決於遷身。雖退而道則亨。若小人則利於守貞。不可恃勢而肆其侵迫於君子也。

象曰。遷亨。遷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

王註。遷之為義。遷乃通也。

和疏此釋遷之所以得亨。通之義。小人之道方長。君子非遷不通。故曰遷而亨也。

特傳小人道長之時。君子遷退。乃其道之亨也。君子遷義所以伸道也。此言處遷之道。自剛當位而應以下。則論時與卦才時有可為之理也。

王宗傳氏曰。遷本无亨義。蓋以小人道長之時。君子身雖退。而道未嘗不亨也。故卦止曰遷。亨象則曰遷而亨也。加一而字。其義明矣。

象引。遷亨。謂遷而得亨也。見不可不遷也。

和疏。舉九五之爻。釋所以能遷而致亨之由。長由九五以剛而得其位。有應於二。非為否亢。遷不否亢。即是相時而動。所以遷而得亨。故云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

程傳。雖遷之時。君子處之。未有必遷之義。五以剛陽之德。處中正之位。又下與六二以中正相應。雖陰長之時。如卦之才。尚當隨時消息。乃可以致其力。无不至誠自盡。以扶持其道。未必於遷。然而不為。故曰與時行也。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一

遷卦

四 奇願堂

本義以九五一反釋亨義

或問。遷亨。遷而亨也。分明是說能遷便亨。下面更說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是如何。朱子曰。此所以遷而亨也。陰方微。為他剛當位而應。所以能知時而遷。是能與時行。不然。便是與時背也。

陸山李氏曰。陰陽寒暑之運。各有時。方陰道長盛。乃小人得勢之時。君子須要隱忍。避避以待天定。終以必盛。不然。不勝其忿。盡力以抗之。是不知天時。必取凶敗。猶漢元成之時。宏恭石顯得勢於內。而蕭望之劉向朱雲之徒。不遷其迹。以避終以及禍。桓靈之際。曹節士甫得志於內。而李膺陳蕃之徒。不遷其迹。以避終被誅戮。此遷之時。剛當位而應者。蓋所以隨時用權也。象引剛字。只當九五字。當位兼陽剛中正。本義亦云九五當位是。

九五字正當此一剛字也。九五一爻釋亨義猶云以卦體明之。指九五也。故獨言以九五一爻。其不曰釋卦辭而曰釋亨義者。曰釋卦辭則以通釋卦之辭矣。曰釋亨義是逐句之義。且此大文若非本義有以九五一爻釋亨義一句。則疑於明義。義不見果是逐而亨義。蓋卦名逐字只是言其勢之當逐。卦本九五之剛當位而應方是言其能逐乃亨也。

賁程傳剛當位而應二句是說君子尚有可爲是不必一定要逐。意與小利貞相結合。朱子之說却與孔疏同。只孔疏欠明而朱子暢其說耳。既當位又有應如何却說逐。當位之應已不合况又待有應而逐耶。蒙引雖曲爲體貼終覺難從。朱子當是從五爻嘉應起見故以當位而應主逐說然象與爻意不符者甚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一

五 寄願堂

多似不必拘。又按首節本義陽雖當逐云云是轉下語氣此處却又截斷以釋卦意則前後不同且此處本義亦無明訓只見於大全小註知時而逐云云恐不足憑。依程傳逐之時宜於逐而亨也。然君子非專要逐陽當位而有應與時行未嘗不欲有爲也。但小人浸盛不能大有所爲只小利貞耳。如此未嘗不與經文相貼更詳之只將剛當位一句合下浸長爲一節便明。又按朱子能與時行不然便與時背之說行字亦但當虛還不可便作行去看。

關孔子釋逐義辭曰卦名逐而曰亨者言能逐而後可得亨也。蓋君子之進退視乎時九五剛得其位在已有自守之德六二應之在人无害正之心然二陰浸長雖有侵有應亦不能有發

於此而能逐是去得恰好與時偕行也此所以得亨也。小利貞浸而長也。

孔疏釋小利貞之義浸者漸進之名若陰德暴進即消正道。良由二陰漸長而正道亦未即全成故云小利貞也。

程傳當陰長之時不可大貞而尚小利貞者蓋陰長必浸漸未能遠盛君子尚可小貞其道所謂小利貞扶持使未遂亡也。逐者陰之始長君子知微故當深戒而聖人之意未便遽已也故有與時行小利貞之教。

本義以下二陰釋小利貞。

或問小利貞浸而長也是見其浸長故設戒令其貞正且以寬君子之患然亦是他的福朱子曰是如此此與否初二爻相似。問

易經詳說

卷二十二

六 寄願堂

小利貞以象辭小利貞浸而長也之語觀之則小當爲陰柔之小人如小往大來小過小畜之小言君子能逐則亨小人則利於守正不可以浸長之故而侵迫於陽也此與程傳逐者陰之始長君子知微故當深戒而聖人之意未便遽已故有與時行小利貞之教之意不同曰若如程傳所言則於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之下當云止而健陰進而長故小利貞今但言小利貞浸而長也而不言陰進而長則小指陰小之小可知况當逐去之時事勢已有不容止之者程說雖善而有不通矣。

中張氏曰陰柔之道利於守貞不可以浸長之勢而侵迫乎陽剛浸長者如水之浸物以漸而長也况二陽爲陽二陰爲逐逐者陽之反對也臨之象曰剛浸而長漸之象不曰柔浸而長而止曰

沒而長者。蓋剛之長可言也。柔之長不可言也。

臨川吳氏曰。小者利於貞。以其浸而長。以消陽也。於斯時也。君子其可以不遜乎。

蒙引以其進故止之。

按朱子是謂浸長無陰字。故以小作陰看。取其明白。然依程傳。小作小事。而浸長屬陰。亦可意會。剛當位而應。而僅小事利貞者。以二陰浸而長也。未嘗不通。

講又曰。小利貞者。二陰浸長於下。其勢日盛。必至凌逼君子。為害國家。非小人之貞。亦非小人之利也。故以利貞戒之。

遜之時。義大矣哉。

孔疏。款美遜德。用時度宜。避世而遜。自非大人。照幾不能如此。其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一 遯卦

寄願堂

義甚大。故云大矣哉。

程傳。聖賢之於天下。雖知道之時。廢身坐視。其亂而不救。必區區致力於末極之間。強此之衰。艱彼之進。圖其暫安。苟得為之。孔

孟之所屑為也。王九謂安之於漢晉。是也。若有可變之道。可亨之

理。更不假言也。此處遜時之道也。故聖人贊其時。義大矣哉。或久或速。其義皆大也。

太義。陰方浸長。處之為難。故其時義為尤大也。

朱子曰。伊川說小利貞。云。尚可以自為。陰已浸長。如何可以有為。所說王九謂安之於漢晉。恐也不然。先是算殺了董卓。謝安是乘王敦之老病。皆是他衰微時節。不是浸長之時也。兼他是大臣。亦如何去。此為在下位有為之兆者。則可以去。大臣在國安危。君在

自。在。君亡與亡。如何去。

按朱子辨程說。云。王九是算殺了董卓。謝安是乘王敦之老病。皆

是他衰微時節。不是浸長之時。謂謂九之算殺董卓。是於盛時

算他。非待其衰也。謝安是從前支持。待王敦老病。無能為時。

非王敦老病。謝安方出來。卓敦雖極強盛。而末當篡奪。便只說

得浸長。豈必其少壯時為浸長。而老壯時為衰微乎。朱子此言

可疑。

臨川胡氏曰。遯以二陰之長成卦。以四陽之遜得名。易為君子謀。

各卦必以陽為主。如是則時義之大。亦以陽之能遜為大也。

聖人胡氏曰。遯與旅之時。皆非順境也。故本義皆曰處之為難。時

在天。義在我。觀君子所處。可以知其義之大也。

卷二十一 遯卦

寄願堂

遯。剛大陰方浸長。其堅永之漸。剥牀之勢。吾所莫如之何。所謂處

之難也。只得見幾遜去而已矣。失此不去。後悔何及。一說。陰尚

未大盛。此際乃人所苟安。而不能去者也。故曰處之為難。夫子

所以歎其時義之大。欲人之審處而決去也。

程傳之意。是謂當遜而遜。可為可為。此中時義甚大。非專以遜

去為主。本義但云處之為難。似亦有程傳之意。而蒙存皆以遜

去為說。竊有疑焉。四陽二陰之時。君子便皆見幾而去。恐君子

無可有為之日矣。聖人立教。未必如此。愚於此。兼終以程傳為

優。請中仍依本義。取其便用。然於理亦通。

謹即此而觀。陰方浸長。處之為難。必能與時偕行。乃可以得亨。百

則去之不早。身陷危機。其所歷豈小小哉。故其時義為甚大也。

君子當識其時而順其義矣。

易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我孔疏謂山上逼天，而天遯避，甚為无理。又以遠小人為遯避，亦不是。

程傳：天下有山，山下起而乃正。天上進而相逼，是遯避之象也。君子觀其象以遯避乎小人。遯，小人之道。若以惡聲厲色，過足以致其惡，唯在乎於莊威嚴，使知敬畏，則自然遠矣。

本義：大，理無窮。山高有限，遯之象也。嚴者，君子自守之常，而小人自不能近。

西問：遯字雖是逃隱，大抵亦取遠去之意。天上山下相去甚遠，遯象之以君子遠小人，則君子如天，小人如山，相遠之義，須是如是。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一

遯卦

九寄願堂

此方得所以六爻在上而漸遠者，愈善也。朱子曰：恁地推亦好。

童溪王氏曰：遯之象，有取於天下有山云者。天非有心而與山較高下也，而山之於天，自有不可及之勢焉。故為遯之象。君子之於小人也亦然。

雲峯胡氏曰：天之窮也，非以遠山。山自絕於天，君子之嚴也，非以絕小人。小人自絕於君子。

蒙引：天下有山，天雖无意於絕山，而山自不能以及乎天。遯之象也。此是相遠之義，非退避之義也。或以為天遯山，又以為山遯天者，非也。據下句：君子遠小人，而言則君子如天，小人如山。此是天遯乎山之義。君子遠小人，不惡而嚴，不必說君子遯小人，只是從天下有山，取其法象，蓋君子之於小人，決不可不遠之，而使之得。

但不必惡厲以遠之，惟嚴以自守，則一正足以却千邪，而小人自不能近矣。信然。嚴者，君子自守之常，而小人自不能近，味其語意，方知君子之嚴，非專為小人設也。小人自不能近，非獨其勢不可近，有心醉神服，而不敢近之意。

易解：惡者，惡聲厲色，疾之已甚也。嚴者，以禮待身，无可諫之際，而然不犯也。不惡者，待彼之禮，嚴者，守己之節。

同：講解義疏以絕人之謂惡，莊以持己之謂嚴。惟嚴則德威可畏，而人敬之，不惡則樂易可親，而小人亦自感化。

我：不惡與嚴，是兩意。中溪作不怨而威，看尚差。又以遠小人屬艮，不惡而嚴，屬乾，亦分得未安。大象與彖辭，迥是兩意。象言遯是退隱之意，大象言遯是遠去之意，然揆之，皆為小人起見。

是退隱之意，大象言遯是遠去之意，然揆之，皆為小人起見。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一

遯卦

十寄願堂

釋孔子釋大象曰：天下有山，天體無窮，山高有限，以天觀山，若將遠而去之者，遯之象也。君子體之，得遯小人之道焉。初非過為惡厲，以深拒之，惟嚴以自治，以禮義廉恥為立身之大坊，以正大光明為處事之大本，毫釐不苟，寧緩無階，小人自遠，退而不

敢近矣。此不惡而嚴，所以為真嚴也。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按：註疏以遯尾為禍所及，與傳義不同。

程傳：他卦以下為初，遯者往遯也。在前者先進，故初乃為尾。尾在後之物也。遯而在後，不及者也。是以危也。初以柔處微，既已後矣，不可往也。往則危矣。微者易於晦藏，往既有危，不若不往之無咎也。

本義。避而在後。尾之象。危之道也。占者不可以有所往。但晦處靜候。可免災耳。

或問。避尾。屬勿用。有攸往者。言不可有所往。但當晦處靜候耳。此意如何。朱子曰。程傳作不可往。謂不可去也。言避已後矣。不可往。往則危。往既危。不若不往之為。无災某竊以為不然。避而在後。尾也。既已危矣。豈可便不往乎。若作占辭。看尤分明。又曰。避尾。屬到這時節。去不迭了。所以危厲。不可有所往。只得看。他如何。賢人君子。自這般底多。

蒙引。避尾。屬危。其避之不早也。况可占所往乎。晦處靜候。可免危厲矣。晦處者。即險難避難。藉光全身也。靜候不在晦處之外。晦處所以靜候也。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一

避卦

士 寄願堂

初九。以始。終言。則上為終。下為始。以前後言。則上為前。下為後。以首尾言。則上為首。下為尾。初六在下。避之尾也。在避之尾。禍肩及矣。尚可以有為乎。故其道為危厲。其占勿用。有攸往。撥避尾。屬象也。勿用。有攸往。占也。觀於避尾之屬。則不可有所往。有所往。則入是非叢中。欲退不能。必落在避尾矣。上下結合。當如此。

請周公繫初爻曰。時既當避。避貴乎早。初居卦下。在避為尾。是不能見幾。明決而滯。滯于退避之間。如是。則必遭小人之禍。危之道也。夫避而不早。禍且將及。况可往而有為乎。占者於此。勿用有攸往。但晦處靜候。可耳。象曰。避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孔疏。不往何災者。象釋當避之時。宜須出避。勿用有攸往者。既為避尾。出必見執。執不如不往。不往即无災害。何災者。猶言无災也。與何傷何咎之義同也。

程傳。見幾先避。固為善也。避而為尾。危之道也。往既有危。不若不往。而晦藏。可免於災。處微故也。古人處微下。隱亂世而不去者。多矣。

蒙引。言避尾之厲。是惟不知早避。而尚往耳。如不往。則何災之有。存疑解。勿用有攸往。亦是喚醒人之語。不往則无災。所以不可往也。

因避尾。屬與勿有攸往。是有截意。因避尾之厲。而見不當有所往。非以不避。即為往。不往。即為避也。象詞雖象占台說。然須有分。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一

避卦

士 寄願堂

曉。程傳。以往為避。聯為一意。亦可玩。諺。孔子釋初象曰。妄往。則有災。若知避尾之厲。晦處靜候。而不往。災何由至乎。所以勿用有攸往也。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程傳。二與五為正應。雖在相遠。避之時。二以中正。順應於五。五以中正。親合於二。其交自固。黃。中色。牛。順物。革。堅固之物。二五以中正。順道相與。其固如執繫之以牛革也。莫之勝說。謂其交之固。不可勝言也。在避之時。故極言之。

按。注。牝以黃中色。譬中和。牛。性順。其革厚。以譬厚順。有中和厚順之道。可以固結。避者。使不去。與程傳不同。程傳以二與五相應。是前剛常位而應。與時行之說。但謂說如字。作不可勝言。順應。

本義則作解脫之脫。不可勝說以必遜言。

本義以中順自守人莫能解。必遜之志也。占者固守亦當如是。蒙引辭意云。固之以黃牛之皮。雖欲解之而不勝也。然勝字亦不必解作盡字。猶云不勝厄運之勝。言欲解之而不能也。況作不能盡脫。則亦有被脫者矣。執之用是以此固之也。此全是六二之象。小註云。此言象而占其中。本義以中順自守人莫能解。蓋黃中色牛性順。六順也。二中也。就隱遯上說。如何見是中順。蓋以欲其德不形于外。不危言激論。不矯矯伸節。惟知自守而已。此之謂中順。只看自守二字。莫之勝說。總是中順字內取出。是順而健者也。坤卦所謂順而健者。當以此例解。是順中之健。守得那廟堅固。便是健處。不着吉凶見占者當如此象云耳。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一

遯卦

圭寄願堂

存疑。居下之中中也。爻位俱陰。順也。有是中順之德。則不為危言。激論。而欲德避難。確乎其不可奪。故以中順自守人莫能解。為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本義必遜之志一句。貼以中順自守人莫能解。句。此又純是象。其占當如其象云爾。固指以中順自守即是遜。不可說中順自守故能遜。至疑執縛也。說作脫。猶用乾牛皮縛物。必莫能解。開的。按此象只是取譬。正意在言外。程傳謂詞氣甚貼切。但與遜不合。本義依遜說為優。然程說應五交固亦太彖傳。謹同公繫二爻曰。六二當遜之時。能以中順自守。中則知時當遜。順則不違時而不遜。夾于必遜。執持甚固。而人不得以祿位爵。廢之。猶執物者用黃牛之皮。雖欲解之而不能也。

本義執用黃牛。固志也。

程傳上下以中順之道。相固結。其心志甚堅。如執之以牛革也。蒙引謂自固其志。不可榮以祿也。就是莫之勝說。意一說固必也。固志謂必遜之志也。

三爻則有好嘉肥各目矣。三爻則有好嘉肥各目矣。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志而不轉移於外也。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日。謂在內近二。以陽附陰。宜遜而係。故曰係。遯之為義。宜遠小人。以陽附陰。係於所在。不能遠害。亦已悠矣。宜其屈辱而危厲也。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一

遯卦

西寄願堂

繫於所在。畜臣妾可也。施於大事凶之道也。程傳陽志說陰。三兩二切比。繫乎二者也。遯言遯而遠。有所繫累。則安能遠。且遠也。言於遯矣。故為有疾也。遯而不遠。是以危也。臣妾小人女子。懷恩而不知義。親愛之則忠。其上繫戀之私恩。懷小人女子之道也。故以畜養臣妾。則得其心為吉也。王註以近二為繫。程傳因之本義。謂下比二陰。稍不同。本義下比二陰。當遯而有所繫之象。有疾而危之道也。然以畜臣妾則吉。蓋君子之于小人。惟臣妾則不必其賢而可畜耳。故其占如此。或問伊川曰。係戀之私恩。懷小人女子之道也。故以畜養臣妾。則得其心為吉也。小人女子。近之而不遠。遠之則怨。若專以私恩懷。

之未必不有悔吝。而此爻以爲吉。何耶。朱子曰。此爻不可大事。但可畜臣妾耳。御下而有以懷之。未爲失正。但恐所以懷之者。失其正耳。

遷。徐氏曰。繫。戀也。比于二陰。宜遷。而繫。故曰。繫。遷。之爲義。宜。遠。小人。以陽附陰。有所繫。戀。不能遠。害。故有疾。桑。將剝剛。故有危。臣妾。謂二陰。三之繫。遷。以畜臣妾。則吉。施於大事。則不可也。

蒙引。其曰。係。遷。有疾。屬。是正意。又曰。畜臣妾。吉。雖曰。尚有此一吉。然。蓋足以見。係。遷。之。无。所。利。矣。濟。成。九。五。成。其。胸。而曰。无。悔。云。耳。昔。是。短。中。求。長。因。得。喪。其。變。亦。或。也。臣妾。僮。妾。也。古。有。云。臣妾。朱子。所謂。終。日。在。脚。下。頭。者。也。係。遷。是。危。邦。已。不。可。入。亂。邦。已。不。可。居。乃。顧。悲。家。族。妻。子。及。權。利。之。類。而。隱。忍。濡。滯。不。能。決。去。如。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一

寄願堂

是則名節必爲之虧。身家反爲之累。此其疾也。屬。就。甚。焉。屬。字。還。須。看。得。與。凶。字。有。別。方。是。莫。說。到。喪。身。敗。家。處。蓋。喪。身。敗。家。則。是。已。凶。矣。非。止。厲。矣。厲。只是。危。意。危。之。者。危。其。將。至。於。喪。身。敗。家。也。然。常。驗。之。古。今。其。係。遷。而。終。能。免。於。喪。身。敗。家。者。亦。寡。矣。畜。臣妾。吉。言。以。係。遷。之。道。畜。臣妾。可。免。疾。厲。耳。疾。非。身。之。疾。其。行。之。疵。也。以。係。遷。爲。疾。者。深。病。其。當。去。而。不。能。去。似。是。個。腐。病。然。也。有。鄙。薄。之。意。有。傷。情。之。意。蓋。君子。之。於。小。人。惟。臣妾。則。不。必。其。賢。而。可。畜。耳。此。句。須。看。得。有。下。落。語。臣妾。亦。是。小。人。中。人。係。遷。之。情。於。小。人。中。只。可。用。於。臣妾。若。夫。正。經。好。雄。小。人。這。之。惟。恐。不。遠。去。之。惟。恐。不。速。況。可。爲。之。係。戀。而。不。能。釋。去。哉。而。凡。一。切。事。之。大。者。但。有。所。係。而。不。能。決。便。能。致。厲。矣。九。三。陽。也。本。是。君子。

九三當遷之時。下比二陰。乃爲所繫。而不能去。故爲係。遷。之。象。係。遷。者。雖。係。其。遷。使。不。得。遷。也。故。本。義。曰。當。遷。而。有。所。係。委。靡。不。振。如。人。有。疾。特。及。死。亡。故。危。畜。臣妾。吉。言。他。无。所。用。惟。用。之。畜。臣妾。則。得。其。心。而。吉。也。比。非。教。其。畜。臣妾。也。明。言。其。无。所。用。耳。故。傳。曰。不。可。大。事。也。

國。有。疾。厲。時。講。多。以。敗。名。節。爲。疾。被。禍。害。爲。厲。然。象。傳。却。是。串。說。本。義。不。必。其。賢。而。可。畜。賢。字。自。屬。臣妾。對。小。人。言。臣妾。雖。不。賢。尚。可。畜。之。若。小。人。則。惟。當。遠。之。豈。可。有。繫。戀。乎。蒙。存。俱。以。賢。字。屬。畜。臣妾。者。似。失。之。繫。

譚。周。公。繫。三。爻。曰。二。陰。浸。長。遷。之。宜。速。而。央。也。三。乃。下。比。二。陰。心。有。所。係。而。不。能。遷。爲。係。遷。之。象。如。是。則。名。節。有。虧。禍。患。不。免。其。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一

寄願堂

占。爲。有。疾。而。危。之。道。也。夫。此。係。戀。之。情。用。之。畜。臣妾。則。可。以。結。其。歡。心。而。吉。若。小。人。豈。可。係。戀。哉。象。曰。繫。遷。之。厲。有。疾。戀。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釋。曰。遷。而。有。繫。果。必。以。困。憊。致。危。其。有。疾。乃。憊。也。蓋。力。亦。不。足。矣。以此。唯。愛。之。心。畜。養。臣妾。則。吉。豈。可。以。當。大。事。乎。澤。潤。鴻。氏。曰。憊。困。也。解。厲。字。象。引。繫。遷。則。志。氣。終。於。不。振。是。爲。疾。憊。而。致。危。必。矣。憊。只是。困。憊。義。亦。不。必。說。到。喪。敗。處。貼。疾。義。不。貼。厲。義。疾。則。厲。矣。不。待。言。大。事。不。必。說。外。去。君子。之。出。處。去。就。便。是。事。之。大。者。覆。交。辭。疾。厲。兼。言。此。將。厲。字。提。起。下。云。疾。憊。疾。憊。便。至。危。厲。可。見。二。字。是。一。串。意。或。謂。有。疾。憊。故。墮。小。人。之。術。而。厲。雖。字。義。分。曉。

然覺多一折。不可大事是說繫戀之情。惟用之畜臣妾則可。若不止一陰繫戀小人則有疾厲矣。可見不可施之大事。象引出處去就為大事。就遯上說。口氣似不甚緊切。而時講多有從者。

關孔子釋三象曰。係遯之厲。非小人能危君子。以三之繫於二陰。名節既崇。志氣不屈。若不勝其困憊者。然所以至於危厲也。其云畜臣妾者。係戀之情。使可施之此耳。豈能濟天下之大事。發之他用。難云吉矣。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賁註。以好遯。君子吉。謂君子好遯。與傳義不同。

釋言。四與初為正應。是所好愛者也。君子雖有所好愛。義苟當遯。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一 遯卦

主 寄願堂

則去而不疑。所謂克己復禮。以道制欲。是以吉也。小人則不能以義處。唯於所好。牽於所私。至於陷辱其身。而不能已。故在小人則否也。否不善也。四乾體。能剛斷者。聖人以其處陰而有繫。故設小人之戒。恐其失於正也。

宋義下應初六。而乾體剛健。有所好而能絕之。以遯之象也。唯自克之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故占者君子則吉。而小人否也。

厚齋馬氏曰。有情好而遯。以義制欲。而必去之象。

中溪張氏曰。九四與初六為正應。是四與初有交好也。故曰好遯。君子雖其心有所好。義之當遯。則必剛絕其私愛。勇退而不留。所以吉也。小人溺於私好。則不能遯。故否也。

雲亭胡氏曰。三此陰。四應陰。本義於三則曰遯。而有所繫於四。曰

有所好而絕之以遯。何也。皆因下爻而言也。繫遯之下。曰有疾厲。為其有所繫。故陽將為陰所繫。而元氣危也。好遯之下。曰君子吉。有所好而能絕之。以遯。惟剛健自克之君子。能之。小人不能也。然九剛可為君子。四柔亦能為小人在其所處。何如耳。故設小人之戒。

關引好遯。好而能遯也。一字為一句。君子吉者。君子能遯。則身雖退而道亨吉也。吉不可說太重。小人否。程傳讀作都音。思朱子初年亦從其音。後來見其不通。遂改讀為正音耳。何以見否塞之義。不通蓋否字是主。君子而言。若小人否塞。何足憤哉。既曰君子吉。何不曰小人凶。而曰小人否者。罪其不能絕所好也。使能絕所好。則亦為君子矣。何不吉之有。然君子既以好遯而吉。則小人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一 遯卦

主 寄願堂

之不能者。凶可知矣。上交不特曰君子好遯。而又必言吉者。要其終而言。亦所以勸也。

集解仇澹柱云。既言君子吉。復言小人否者。非罪小人不能絕所好。正見好遯之難。唯君子能之也。以下所應者。初六之小人也。且深明四之為君子也。

關周公繫四爻曰。四應初六。有所好也。而能絕之。以遯。為好遯之象。此唯曰克之君子。為能以理制欲。身雖退而道則亨。若小人必溺於好。而不能遯矣。故占者君子則吉。而小人否也。

雲白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釋言。君子雖有好好而能遯。不失於義。小人則不能勝其私意。而至於不善也。

正不善是說否字從鄙音讀也

集解高揆采云君子二字須重讀正見好遯之難。正見得是以九四爲君子。讀象傳益見爻詞不當以占言故本義亦另云君子則吉而小人否也。

賁另云之說於諸爻之例未見其然。君子好遯下帶出吉字。

譚子釋四象曰所謂君子吉小人否者蓋君子剛斷故好而能遯。小人係戀必不能也。

九五嘉遯貞吉

圖註疏照正志爲解。謂五能使二正其志不可用。

程傳九五中正遯之嘉美者也。處得中正之道時止時行。乃所謂嘉美也。故爲貞正而吉。九五非無繫應。然與二皆以中正自處。是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一 遯卦

五 寄願堂

其心志及乎動止莫非中正而無私繫之失。所以爲嘉也在象則繫言遯時故云與時行。小利貞尚有濟遯之意。於爻至五遯將極矣。故唯以中正處遯言之。遯非人君之事故不主君位言。然人君之所遯遠乃遯也。亦在中正而已。

本義剛陽中正下應六二亦柔順而中正。遯之嘉美者也。占者如是而正則吉矣。

或問九五嘉遯以陽剛中正漸向遯極。故爲嘉美。未是極處。故戒以貞正則吉。朱子曰。是如。此便是剛當位而應處。是去得恰當時。小人亦未幾自家只是自家去。莫見小人不嫌却與相接而不去。便是不好。所以戒約他。貞正始得。

於應也。豈非遯之嘉美者歟。

蒙引九五君子下應六二。陰柔是小人。但其柔順中正却是小人之好者。初无害我之意。况九五陽剛中正。又是的確人望。只是見得自家合去。即便決去了。全身全節不辱不殆。所謂嘉遯也。

存疑知時而遯貞矣。不辱不殆吉也。

賁首節本義九五當位不可不遯云云。是依此爻立說。

譚周公繫五爻曰九五陽剛中正下應六二。亦陰柔中正。已既有德人未相害。似猶有可爲而不必遯也。然時當遯而有不得不遯者。唯能與時偕行。見幾而退。去得恰好。遯之嘉美者也。乃得處遯之正。保身全節而无不吉矣。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一 遯卦

五 寄願堂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程傳志正則動必由正。所以爲遯之嘉也。居中得正而應中正是其志正也。所以爲吉。人之遯也止也。唯在正其志而已矣。

百雲郭氏曰以正志者九五嘉遯隨而不流。无繫也。无執也。无好也不事於外。正其在我之志而已。此其所以爲嘉也。

蒙引以能正其志而不苟容也。正是活字。其他應者或迹涉不安。然後遯去。如九五在我既无疵。在人亦不我嫌。全未見有可去之隙。然以將來之勢宜早引去。去得甚好。故曰嘉遯。若待小人有言然後去。不爲嘉矣。嘉遯如俗云去得妙也。

存疑當小人未害君子之時。見得自己合當去。所以爲正志。若三之係遯。則牽于私而志不能正矣。

說約正志知之於幾固志守之於行

要旨作推原說

臆此貞吉是成說非戒免之詞。正志正字與貞字相錯。惟其志之正故為遷之貞也。

遷孔子釋五象曰九五嘉遷貞吉者由其以道自重能正其志而不苟容也。否則牽於私而不能遷矣。

上九肥遷无不利

孔疏子夏傳曰肥臚裕也四五雖在於外皆在內有應。猶有反顧之心。惟上九最在外極无應於內必无疑顧。是遷之最優。故曰肥遷。而得肥无所不利。故云无不利也。

釋傳肥者无大寬裕之意。遷者惟飄然遠逝无所係滯之為善。上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一

遷卦

寄願堂

九乾體剛斷在卦之外矣。又下无所繫。是遷之遠而无累。可謂寬裕有餘裕也。遷者窮困之時。善處則為肥矣。其遷如此。何所不利。本義以剛陽居卦外下无繫應遷之遠而處之裕者也。故其象占如此。肥者寬裕自得之意。

開封耿氏曰陽道常疑其或相者陰剋之也。本爻超然處外。不累於陰。无有疾厲。故稱肥焉。

王氏湘鄉曰遷以最深為美。故四之好不如五之嘉。五之嘉不如上之肥。

雪琴胡氏曰三且遷且繫。彼不剛非遷而亨者也。遷而亨其惟乾之三爻乎。乾為天與山絕遠。故皆得于遷。非時剛健之力亦其界限素嚴故能飄然遠逝而无礙。上以陽居卦外。尤其寬裕自得。

者三與二陰非應而繫故疾。上與二陰无應无繫故肥。肥者疾之反也。

劉本義云以剛陽居卦外下无係應。蓋剛陽則有果斷之明。居外則陰禍未及其身。下无係應則无所牽係。為能得意於遠去。是遷之遠而處之裕也。占者如是吾見從容自得。綽有餘裕。天子不得而待。不得反中傷之禍。无自而及。汗濁之世。舒自而樂。无不利也。但其利止於一已而已。嘉遷如張子房肥遷如商山四皓。一是當在位而遷。一是逸民。

從容自得綽有餘裕八字發肥字意甚好。

諸同公繫上爻曰陽剛有明決之才而居外无應不為物累。故超然遠去處之裕如為肥遷之象。占者如是吾見其從容自得。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一

遷卦

寄願堂

所處而无不利矣。

象曰肥遷无不利无所疑也。

釋傳其遷之遠无所疑滯也。蓋在外則已遠。无應則无累。故為剛决无疑也。

王溪張氏曰非心廣體胖剛而善斷者不能决然遷去而无所疑也。

原疑是解肥遷意言其坦然无疑也。即隨尊不乾理亂不問意。集解萬正符云无所疑正見肥字意。須本陽剛在外下无係應。來

虞孔子釋上象曰上九肥遷无不利者陽剛居外而无係應。其心不為物累无所疑慮故也。蓋人心有所疑於中間不能决於外。而利害禍福之念攖之斯進退出處之道失矣。此上九之无疑。

所以爲肥遯而無不利也。

言建安邱氏曰遯剛退也。二陰長而四陽退也。而六二乃遯之所。以爲遯者。故此爻不言遯。而曰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說。蓋其其之陽之遯也。遯貴速而遲緩則不能去矣。其上四剛爻三與二最近繫而不能遯。故曰繫遯有疾厲。四遠二而應初。則爲好遯。而可小人之戒。五得中而應二。則爲喜遯。而有貞吉之戒。以皆有累於陰也。至上則取其遠。且无應於內。遯之從容優裕者。故曰無遯。无不利。惟初與二同體。位在衆陽之後。則又以不遯爲无災也。按邱氏說二爻不言遯。是從程傳。與本義異。論全卦則四陽以陰遯。論六爻則二陰亦爲遯也。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一

遯卦

重寄願堂

之時也。能與時行而適得其宜。處遯之義也。彖辭統言四陽索。傳專言九五者。以五爲四陽之統。善用其遯。而有致亨之道也。遯而後亨。所以戒君子。小必利貞。所以戒小人。正所以全君子也。六爻惟四陽當遯。其下初與二本屬陰。爻而又辭仍主陽而言。初言遯之幾。貴早見。二言遯之志。宜固守。與四陽同義何哉。此見聖人於陰長陽消之際。爲君子謀者至切也。至九五一爻。程傳以爲遯非君人之事。故不主君言。然古來智深勇沉。能蓄藏其用。爲徐好反。正之君。皆易遯而貞吉者也。遯之時義所以爲大。不益可見乎。明訓遯以二陰浸長而名也。遯貴速。不貴緩。緩則不能亨矣。家傳擇卦辭而歎時義之大。晚君子遠見幾之意。大象舉卦象而言持守之嚴。示君子小人之道。六爻皆遯初之尾。緩于遯者。二之難。

决于遯者。三之係不能遯者。四方遯見遯之能斷。五喜遯美遯之能。早上肥遯。遯之能遠。合而觀之。遯之義可議矣。

按二陰方長。似當以二爲主。然易爲君子謀。乾三爻皆能遯。五上爲優。而五剛得位而應其爲卦主。无疑上肥遯。又是无位之遯。民當別論。朱子就遯言遯。通以遯爲解。程子於遯時見得可爲。則爲立說。亦其正大。象言遯主遯。象言遯主遯。君子之於小人。不必定求遠避。知不惡而嚴之道。則不遠而遠。无持身涉世之要方也。卦義主乾之遯。艮而在六爻。則各取遯義。初在下。遯不能遯者也。三比陰繫。不能遯者也。二中正有必遯之志。能遯者也。初滿遯不能遯。四絕之而爲好遯。二中正有必遯之志。五中正應之而爲喜遯。三繫戀不能遯。上在外无應繫而爲肥遯。遯六爻以應不應。結合爲說。其有味。然合之乾遯。艮之大。指又似艮三爻。但言遯之理。四乾三爻乃明遯之實也。人之於世。不特避禍。亂爲遯。即小有所避。偶有所遯。皆當三復此卦。而後无失。又當知遯小人不惡而嚴。其難處。不在不惡而難在於嚴之。一字也。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一

遯卦

重寄願堂

程傳大壯序卦。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爻之以大壯。遯為遠去之義。壯為進盛之義。遯者陰長而陽遯也。大壯陽之壯盛也。衰則必盛。消息相須。故既遯則必壯。大壯所以次遯也。為卦震上乾下。乾剛而震動。以剛而動。大壯之義也。剛陽大也。陽長已過中矣。大者壯盛也。又雷之威震而在天上。亦大壯之義也。

漢上朱氏曰。陽動於復。長於臨。交於泰。至四而後壯。泰不言壯者。陰陽敵也。猶人之血氣方剛。故曰大壯。

廟齋趙氏曰。四陽在下而進至上卦矣。乾健上升而震動于外。其壯孰大於此。

六壯利貞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一 大壯卦

重 寄願堂

孔疏大壯卦名也。壯者強盛之名。以陽稱大。陽長既多是大者盛。故曰大壯。

程傳大壯之道。利於貞正也。大壯而不得其正。強盛之為耳。非君子之道。壯盛也。

一本義大謂陽也。四陽盛長。故為大壯。二月之卦也。陽壯則占者吉。亨。不假言但利在正固而已。

延安邱氏曰。源小利貞。小者利於貞也。指二陰言。大壯利貞。大者利於貞也。指四陽言。陰之進不正。則小人得以陵君子。陽之進不正。則君子不能勝小人。皆扶陽抑陰之義也。

中溪張氏曰。天者陽也。壯者強盛也。六爻之卦。三陰三陽。則大小均等。至於四陽浸長。則大壯於小。故名大壯。然大壯之道。利於貞正。不得其正。又奚利哉。

均等。至於四陽浸長。則大壯於小。故名大壯。然大壯之道。利於貞正。不得其正。又奚利哉。

震峯胡氏曰。復。臨。泰。陽長在內。皆言亨。大壯。陽自內而達於外。亨不待言。利貞。自一陽至於四陽。而動而進。正也。亦不可以剛陽而進。遂失其正也。觀四陰不取少者之壯。而以二陽在上為觀。大壯則以四陽為大者之壯。而猶恐大者或失其正。小者得以乘之也。成以利貞。其舉君子之意可知矣。

漢引大壯利貞。蓋大壯勢也。利貞理也。大壯而不利貞。則勢有餘而理不足。特壯安為豈其利哉。故利在正固也。或曰。四陽盛長為大壯。若五陽六陽不尤壯乎。而以此為大壯何也。曰。盛長者方亨之勢也。故曰盛長是以大壯。若五陽之夫。其勢近滿。純陽之故。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一 大壯卦

重 寄願堂

則陽勢已滿。如既午之日。既望之月。皆不謂之壯矣。人三十日壯。亦是血氣方盛。發而滿足之時。

伊園本義解卦各只用卦體不及卦德。

漢文王繫大壯彖辭曰。四陽盛長。大壯之時也。然君子所持以為壯者。非以勢之強。以理之正也。故必利於守正。凡存心制事之間。一出於道義之正。然後得處壯之道。而可常保其終也。

象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

孔疏大者壯也者。就爻釋卦名。陽爻浸長。已至於四。是大者盛壯。故曰大者壯也。

程傳所以名大壯者。謂大者壯也。陰為小。陽為大。陽長以盛。是大者壯也。下剛而上動。以乾之至剛而動。故為大壯。為大者壯。與壯

之大也

本義釋卦名義以卦體言則陽長過中大者壯也以卦德言則乾剛震動所以壯也

彖引以卦體言大者壯也固爲大壯之義以卦德言乾剛震動所以壯也亦爲大壯之義釋卦名有兩義不相涉剛以動故壯以字作而字看剛體而動用也剛而動是狹能爲之資而又濟以必爲之志則何爲而不成何往而不濟何堅不可破何難不可克所以壯也看所以字見得壯猶在後

便解體德二義固兼重然玩故壯二字似大之所以壯由于剛以動正見大壯是壯以理而非徒壯以勢也

講孔子釋彖辭曰卦各壯者卦體四陽盛長陽道方亨是爲大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一 大壯卦

寄願堂

者壯也卦體乾剛震動是君子本天德之剛以動既不屈於欲又不靡於氣故能壯也二者皆大壯之義卦之所由名歟

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釋註疏欠明疏云不言萬物者壯大之名義歸天地故不與咸恒同此語不可用

釋傳大者既壯則利於貞正正而大者道也極正大之理則天地之情可見矣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者至大至正也正大之理學者然識心通可也不云六正而云正大恐疑爲一事也

和義釋利貞之義而極言之

朱子曰大壯利貞是利於正也所以大者以其正也既正且大則天地之情不過於正大問大者正與正大不同上大字是指陽

下正大是說理曰然亦緣上面有大者正字方說此問如何見天地之情曰正大便見得天地之情天地只是正大未嘗有些子邪處

節初齊氏曰大者壯以氣言也大者正以理言也

進齊徐氏曰大者壯乃壯之本體也而大者止則所以用壯之道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則又推極其理而言之也

建安即氏曰心動物也情則心之動而見於外者也復震下坤土靜中有動故曰見天地之心大壯乾下震上動已發於外故曰見天地之情此以動有內外而爲心情之別也

彖引講大壯利貞云者言大者却要正也不可謂所以大者以其正也如此說則非釋利貞之義而大字便與卦之大字不同却與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一 大壯卦

寄願堂

卦辭果言矣故不必從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到此大字方與上文二大字不同此正大二字純以理言或云天無私覆而無所不覆天之正大也地無私載而無所不載地之正大也看來此說於情字尚未盡且未切須兼覆載生成言乃可以生成言之氣舒而萬物皆生天地無容私于其間也氣一翕而萬物皆成天地無容私于其間也以至雨露之沾濡風雲之流行日月之照臨山川之流峙皆無所容私于其間也其正何如哉天地之正大總是無邪曲難分正是如何大又是如何所謂所以大者以其正也安頓在此處却無妨切不可泥正大字是人事之正大正大二字且虛講不可就指爲天地之正大須於天地之情可見處方發揮出天德之正大意按本義云釋利貞之義而極言之可見正字

尤重大字本是帶說而却與正字平正則大矣。天地之情不外乎正大而大壯其可不利於貞乎。

要解。仇洽曰大者正也。蒙引作大者須要正存疑作大者自然正。今按彖傳本釋利貞當依蔡說爲是。或疑君子本無不正何必戒之以正。不知君子立心處事固多守正。或一念之差一行之失稍不正處亦所時有。况大壯之時君子之勢方盛。或遇剛用壯未得爲善處。大壯必謀出萬全。動無過舉。乃爲得正。當三戒之意。後存疑謂大者自然正。與蒙引不同。蒙引着力說與利貞意合。而顧文講存疑亦得口氣。時講多從存疑。

譚辭曰大壯利貞者。蓋大者固壯而不可不正也。君子處大壯之時。大既在我而所行又必合於正。不可特壯而妄爲也。極言其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一 大壯卦

寄歸堂

理既正即無不大。不特君子如是。天地亦如是也。天無所不覆。地無所不載。惟覆載無私而見其正。斯覆載廣被而成其大。天地之情可見矣。夫天地且不外正大。君子處大壯其可以不正乎。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孔疏。盛極之時。好生驕溢。故於大壯。請以非禮勿履也。

腰孔疏。此是說君子防大壯之過。程傳是說君子之壯處。

程傳。雷震於天上。大而壯也。君子觀大壯之象。以行其壯。君子之大壯者。莫若克己復禮。古人云自勝之謂強。中庸於和不而流中立而不倚。皆曰強哉。矯赴湯火蹈白刃。武夫之勇可能也。至於克己復禮。則非君子之大壯不可能也。故云君子以非禮弗履。

本義自勝者強。

要解。伊川以爲自勝者強。非君子之大壯不可能也。又引中庸四說。證其爲以爲證其義是如此否。朱子曰。固是雷在天上。是甚生威。人之克己。能如雷在天上。則威嚴果決。以去其惡。而必爲善。若半上落下。則不濟事。何以爲君子。須是如雷在天上。方能克去非禮。

兩漢張氏曰。雷之威本實而在天上。乃雷聲之壯盛者也。君子有浩然之氣。剛大以直。其動以天。然後能非禮弗履。苟非禮而履。則雷非時而震。又何足以爲君子之大壯哉。

蒙引。雷在天上。烈烈其聲。赫赫其威。肅肅聽而起。衆皆其勢壯甚。大壯之象也。君子懷此一毫非禮之事。不踐諸身。是不爲人欲之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一 大壯卦

寄歸堂

私所屈矣。何壯如之。故曰自勝之謂強也。造物以雷在天上。爲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爲大壯。自勝者強。不是說自勝則能強。

存疑。非禮已之私也。難操真如己私。於是而弗履。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矣。君子之強。就大子是所謂自勝者強也。

奮騰非禮弗履。所以養其壯於義禮之中。而剛大之氣常存者也。孔疏。孔子釋大象曰。雷在天上。聲勢赫烈。大壯之象也。君子體此。凡

出於私而不合于理之正者。一毫不踐諸身。是有以勝己之私。而不爲所屈矣。何壯如之。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孔疏。趾足也。初在體下。有如趾足之象。故曰壯于趾也。旅之於人。即是在下而用壯也。在下用壯。履犯於物。以斯而行。凶其信矣。故

曰征凶有孚

程傳初陽剛乾體而處下壯于進者也。在下而用壯壯于趾也。趾在下而進動之物。九在下用壯而不得其中。夫以剛處壯居上。不可行況在下乎。故征則其凶有孚。孚信也。謂以壯往則得凶可必也。

本義趾在下而進動之物也。剛陽處下而當壯時壯于進者也。故有此象居下而壯于進其凶必矣。故其占又如此。

程氏曰人行趾先動占人之始事必踰諸進退豫以出之。期於成事。今壯于趾是始事而用壯進銳如此何爲不凶。

雲峯胡氏曰易有變例。壯初與三以陽居陽正也。而曰凶曰厲。當剛壯之時不可過於剛。況剛居下而欲壯于進不特曰凶而曰有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一 大壯卦

三 寄願堂

孚言其凶之可必也

象引本義云剛陽處下而當壯時以陽剛之資而處於下位則不安於下。且又當壯時其力足以銳於進者也。故爲壯於趾之象。占者居下而壯於進其凶有孚矣。居下而壯於進則常於理而於勢必值裁抑之虞。反取困窮之災矣。道理與咸拇爻恒同。

存疑取趾有二義一在下一在動

程傳初居下位不任事權者乃因君子勢盛自恃才剛欲進而有爲也。

講周於繫初爻曰初九陽剛雖有可爲之資處下則無可爲之勢。而當壯時率意妄動而壯于進猶趾在下而妄動故爲壯於趾之象。占者如是而往必遭摧抑其凶有孚斷然無疑矣。

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王註言其信窮

程傳在處下而用壯以行可必信其窮困而凶也。本義言必窮困。

中溪張氏曰其孚窮者蓋征則有必然困窮之理也。

臨孔子釋初象曰初九之壯於趾特剛躁動不安其分即此始進之時而已信其必至于困窮也。豈待事後乃見哉。

九二貞吉

王註居得中位以陽居陰履謙不亢是以貞吉。

程傳二雖以陽剛當大壯之時然居柔而處中是剛柔得中不過於壯得貞正而吉也。或曰貞非以九居二爲戒乎曰易取所勝爲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一 大壯卦

三 寄願堂

義以陽剛健體當大壯之時處得中道无不正也。在四則有不正之戒人詭譎時義之輕重則可以學易矣。

程傳傳貞是現成說本義說是求正不同。

本義以陽居陰已不得其正矣然所處得中則猶可因以不失其正故戒占者使因中以求正然後可以得吉也。

雲峯胡氏曰易春秋美惡不嫌同辭九二因中得正曰貞吉許之也。九四不中不正曰貞吉戒之也。

援此從程說

雙湖胡氏曰九二不正而云貞吉者戒之以正則吉也。若匪正則有凶矣。

隨此從本義說

象引貞吉。還須就壯上說。泰之九四之貞吉則然。本義所處得中。則猶可因以不失其正中。蓋指心言。正蓋指其所爲之事言。夫二以陽居陰。已不得其正。則是其所爲未免恃壯矣。所處得中。目以不失其宜。則是由其宅心忠恕。不肯爲過當之舉。故能因以戒其特壯之爲也。九二吉字頗難說。若以大壯利貞例。則是不躁於進。而終无不遂進者。但據九四爻下朱子小註云。此卦如九二貞吉。只是自守而不能進。九四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輓。却是有可進之象。則九二貞吉。不可以爲得遂其進。大抵爻辭與卦辭意同。却是恐其特壯妄進。故戒約之。不得不嚴。然以爲終於自守。則尚可。雖初九亦終必進。但怪他居下急進。不能循序而漸進耳。若依上註。則只說得悔亡。不可爲吉。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一

大壯卦

寄願堂

程家引謂不可以爲得遂其進。存疑云。得遂其進而吉。可從。諺曰。公繫一爻曰。處壯之時。所利者貞而已。九二以陽居陰。未爲得正。不免有特壯之失。幸能自覺其失。有以抑其血氣之剛。而反於正道。不躁於進。而終遂其進。其吉也不亦宜乎。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程傳所以貞正而吉者。以其得中道也。中則不失正。况陽剛而乾體乎。

臨川吳氏曰。中則无過。不特其壯而益進也。

折衷貞以事言。中以心言。

要解。仇洽杜曰。所處得中。就爻位上看。出居心得中。惟此心統乎天理。自然行事无過舉。即處壯而亦獲吉矣。

謂孔子釋二象曰。九二所以能反於正而得吉者。以其處中也。心既得中。則事無過舉。因之不失其正而得吉也。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按註疏以罔爲羸罔。言小人之用壯。君子以之爲羸。已甚費力。其以羸爲拘繫纏繞。却可用。

程傳九三以剛居陽而處壯。又當乾體之終。壯之極者也。極壯如此。在小人則爲用壯。在君子則爲用罔。小人尚力。故用其壯。勇君子志剛。故用罔。罔无也。猶云羸也。以其志剛。蔑視於事。而无忌憚也。君子小人以地言。如君子有勇而无義爲亂。剛柔得中。則不屈。施於天下而无不宜。苟剛之太過。則无和順之德。多傷莫與貞固守此。則危道也。凡物莫不用其壯齒者。羝羊角者。羝羊與羊。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一

大壯卦

寄願堂

壯於首。羝爲善觸。故取爲象。羊喜觸藩。藩以藩羸。當其前也。蓋所當必觸。喜用壯如此。必羸困其角矣。猶人尚剛壯。所當必用。必至羸困也。三壯甚。如此而不至凶。何也。曰。如三之爲。其往足以致凶。而方言其危。故未及於凶也。凡可以致凶而未至者。則曰厲也。本義過剛不中。當壯之時。是小人用壯。而君子則用罔也。罔无也。視有如无。君子之過於勇者也。如此。則雖正亦危矣。羝羊剛壯。喜觸之物。藩羸也。羸困也。貞厲之占。其象如此。

節齋蔡氏曰。用壯无禮之勇也。用罔不慮之決也。處位不中而好進。前犯乎剛。固守乎此。以爲正。則危矣。大壯三四五爻有兌象。兼二爻看。亦有兌象。兌爲羊。羝羊喜用其角。而觸者藩困也。羸均象。復羸也。進則爲四所困。故以羝羊羸角爲象。

辭平在大壯者其辭危。危九三之過剛也。剛壯之時又過於剛。小人用之爲壯不足。君子用之。蔑視天下之事。雖正亦危矣。三過剛而上遇四之剛。故有羝羊觸藩羸其角之象。爻皆用象以爲占。此則因上文以貞厲爲占。又因以取貞厲之象。

象引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象也。貞厲占也。羝羊觸藩羸其角。占之象也。九三過剛不中。當壯之時。此在小人則爲用壯。在君子則爲用罔。占者如是。雖正亦厲。況不正乎。是用壯者罔。用罔者亦厲也。貞厲如何。如羝羊之觸藩而羸其角。然蓋小人以壯敗。君子以罔困也。用壯者血氣是尚。勇力是憑。不復顧理之是非。勢之可否者也。用罔者蔑視世事。視不爲懷。旁若無人。恬不介意者也。貞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一 大壯卦 三寄願堂

厲意兼用壯用罔。言曰既是用壯用罔。則豈有得正之理。曰亦不必如此拘。且如王赫斯怒。君子豈無用壯時。君子有所傲惰。亦豈无罔時。但此以過剛不中言。則皆非其正者耳。且其辭意若曰。雖正亦厲。況不正乎。非謂此用壯用罔者得正也。象辭萬正符云。小人二句一說。在小人言之如此。在君子言之如此。彼一說主君子邊。謂其時小人正欲用壯。而君子乃用罔。雖正亦危。看來主君子說爲優。蓋大壯陽盛陰衰。正小人失勢之日。此小人實指小人言。非如否遯君子小人並言之類也。按時講多用側重說。然當以兩邊說爲正。或又以用罔爲蔑視小人作互意。尤多事。看象傳下本義便明。壯罔難言貞而用壯用罔之事亦或貞。然是從爻之得正取義。

位之小人。則血氣是尚。勇力是憑。而用壯。在有位之君子。則蔑視世事。旁若無人。而用罔。其用壯用罔。雖或出於正。然發之過剛。未免危厲矣。其厲也。如羝羊之觸藩而羸其角。然特壯而行。終不能遂也。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程傳在小人則爲用其強壯之力。在君子則爲用罔。志氣剛強。蔑視於事。靡所顧憚也。

本義小人以壯敗。君子以罔困。

象引此一爻。在小人爲用壯。在君子則用罔也。象傳之辭口。是如此。而本義釋曰。小人以壯敗。君子以罔困。何耶。蓋用壯者必以壯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一 大壯卦 三寄願堂

敗用罔者。必以罔困。故象傳雖不言其困敗。而理之必至。亦有有待言而知者。

象辭只言君子罔也。而去一用字。此二句自宜側說。見惜之之意。

法疑二句俱味。嘆語非釋詞。

聖孔子釋三象曰。九三過剛不中。小人處此則用壯。而以壯敗。君子處此則用罔。而以罔困。勢所必至者也。可不戒哉。

九四貞吉。悔亡。藩决不羸。壯于大輿之輹。程傳四陽剛長盛。壯已過中。壯之甚也。然居因爲不正。方君子道長之時。豈可有不正也。故戒以貞則吉。而悔亡。蓋方道長之時。小失則害。亨進之勢是有悔也。若在他卦重剛而居柔。未必不爲害。

也大過是也。諸所以限陽也。藩離夾剛不復。離困其壯也。高大之車輪較強壯。其行之利可知。故云壯於大輿之輟。輟輪之要處也。車之敗常在折輟。輟壯則車強矣。云壯於輟。謂壯於進也。輟輟輟。未義。貞吉。悔亡。與咸九四同。占藩夾不羸。承上文而言也。夾剛也。三前有四。猶有藩焉。四前二陰。則藩夾矣。壯於大輿之輟。亦可進之象也。以陽居陰。不極其剛。故其象如此。

朱子曰。此卦如九二貞吉。只九二守而不進。九四藩決不羸。壯於大輿之輟。却是可有進之象。此卦爻之好者。蓋以陽居陰。不極其剛。而前遇二陰。有藩夾之象。所以爲進。非如九二。前有三四二陽。隔之不得進也。

御藻蔡氏曰。九四爲壯之主。以剛決柔。壯之正者也。位不當。故有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一 大壯卦

美 帝願堂

悔得正而吉。其悔可亡。藩五也。決剛也。以剛決柔。易而无用也。輟在車之下。所用以行者。下乘三剛。壯取之象。

鄭玄胡氏曰。乾九二既言見龍。所以九四或躍在淵。不必言龍。則此上交言羊。故藩決不羸。不復言羊。貞吉。悔亡。與咸九四同。占皆

因占以設戒之辭。但在咸之四。以陽居陰。不得其正。故有憧憧往來之戒。在壯之時。以陽居陰。又爲不極其剛。故有藩決不羸之喜。

大畜九二在三陽之中。爲六五所止。故與說輟壯。九四在三陽之上。六五不能止。故壯於大輿之輟。

彖引夫大壯之道。所利在貞。今九四乃以陽居陰。爲失其貞。然惟其以陽居陰。則爲不極其剛。故雖不貞而有可轉而貞之理。故因占設戒曰。若能正固而不特壯以進。則得其正而吉。且悔亡矣。况

占設戒曰。若能正固而不特壯以進。則得其正而吉。且悔亡矣。况

前遇二陰。不如三前之有四。其象如藩之夾剛。而不羸。其利於

是壯於大輿之輟。前進無疑矣。一說其悔亡。且說說得透。其進

意出下句。方是說出吉。悔亡之實象。猶九三羊觸藩羸其角。爲

貞。則之象。此說移置無疑。藩決不羸。雖取四前二陰之象。然意

不重在此。深頭總在以陽居陰。不極其剛。上此一句。自相連說。觀

象傳云。藩決不羸。尚往也。尚往。便當壯於大輿之輟。一句。蓋上句

是云。无所阻於前。下句是云。進而前也。而象一義也。故本義云。亦

可進之象也。初无所復取。而蔡氏乃云。下乘三剛。爲壯於大輿之

象。則是別取一象。蔡氏兩象。語勢實相連。即所謂貞吉。悔亡者。也

。輟輟傳云。輟輟同車輪之中幹也。如府心然。車輪之敗。常以輟

并壯於大輿之輟。輟輟壯於此句。義同。非謂壯過于大輿之輟也。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一 大壯卦

美 帝願堂

曰。講解藩決。謂有可進之機。輟壯。謂有能往之具。

國周公繫四爻曰。九四以陽居陰。爲失其正。不无待壯。陰進之失。

而有悔矣。幸以陽居陰。不極其剛。有可反正之理。故因占示戒。

曰。若能不待壯。陰進而以正自守。于事固得吉。且无憾于理。而

悔亡矣。封見在人无摧抑之虞。象猶藩離之夾。而无羸角之傷。

也在我有上進之具。象猶壯於大輿之輟。可以任重而致遠也。

占者可知所處矣。

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通上

陰傳。剛陽之長。必至於極。四雖已盛。然其往未止也。以至盛之陽。

用壯而進。故莫有當之。藩決開而不羸。困其力也。尚往。其進不已

也。

其疏以尚為庶幾之意不可用

尚氏曰尚往者前无阻沮可以上進也

尚作上往作進其明

謝孔了釋四象曰三之觸藩而羸角者以過剛不能前進也四者

用其剛而不過則无咎于人情不拂于事勢可以上進而无阻

故象為藩決不羸也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謝註疏以易為平易之時程傳以為和易本義以為容易各自一

說

程傳羊羣行而喜觸以象諸陽並進四陽方長而並進五以柔居

上若以力制則難勝而有悔惟和易以待之則羣陽无所用其剛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一

大壯卦

無寄願堂

是喪其壯于和易也如此則可以无悔五以位言則正以德言則

中故能用和易之道使羣陽雖壯无所用也

謝程傳以下四陽為羊本義以五為羊程傳以五喪四陽之羊謂

能化剛本義以五為自喪其羊謂失其壯二說不同

宋義卦體似兌有羊象焉外柔而內剛者也獨六五以柔居中不

能抵觸雖失其壯然亦无所悔矣故其象如此而占亦與成九五

同易容易之易言忽然不覺其亡也或作羸陽之場亦通漢食貨

志場作易

謝註疏曰諸家多以喪羊為下四陽本義獨為五五互兌自有

羊象觀四陰有剝陽之勢至四則曰觀國之光觀五也壯四陽有

夾陰之勢至四則曰大與之鞭載五也凡若是者尊君也喪羊于

易又若人君自亡其剛而不與衆陽較然亦尊君也旅上九喪牛

于易牛性順上九以剛居極不覺失其所謂順此曰喪羊于易羊

性剛六五以柔居之不覺失其所謂剛自失其壯故爻不言壯无

悔與成六五同亦非深許之辭

謝註卦體似兌有羊象焉外柔而內剛者也故皆能折觸以進獨

六五以柔居中夫柔則與剛不敵進中則安常守分而不能果於

進故獨不能抵觸以進夫卦本壯象本陽今乃以柔中而不能進

是為忽然失其壯也喪羊于易之象也雖失其壯然凶害悔吝

常由壯于進而致如初之征凶三之貞厲上之不能退不能遂是

也故六五亦可以无悔○揚字音亦或作場者誤也

謝註剛不可過而亦不可无故六五只得无悔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一

大壯卦

無寄願堂

謝周公繫五爻曰大壯之所以為大壯由剛以動也六五以柔居

中凡事退縮不前是然然而亡其壯為喪羊于易之象占者如

是既无能為之才又无必進之志僅免特壯之悔耳

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謝傳所以必用柔弱者以陰柔居尊位故也若以陽剛中正得尊

位則下无壯矣以六五位不當也故設喪羊于易之義

謝引以柔居中也以柔居中如何謂之位不當蓋以壯言之以柔

居中失其壯而莫能進也故由其位之不當

謝傳位不當最難看若以陰居陽為不當位則五居中因中可以

求正位不當未為病也若以柔居中為不當位則柔中正其好處

為不當位未安也依愚說以柔居中為失其內剛故為喪羊許彖

易傳諸者詳之

上節本義失其壯要重看。喪羊于易。便失其壯而不能有為。故此傳以位不當申明之。只因有一難字。人讀得滑了。只說是失其壯。可以无悔。故此位不當。難安頓。只將上文喪羊于易。截斷。發出失其壯為可惜。意再轉出无悔。便上下无碍。矣。蓋謂无悔。非深許之辭。便有地步。此傳不復及无悔也。位不當。合卦與爻論卦壯也。爻柔也。以柔居尊。故不當。依程傳說。却不費力。只是謂自己剛則不畏羊觸。自己柔未免用詞。停耳。

困中雖善。以之處壯。則為不當。必有剛動之才。乃可濟也。

困孔子釋五象曰。喪羊于易者。五以柔居中。當壯之時。過于退縮。而失其壯。為處位不當。故取象如此也。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一 大壯卦

聖賢堂

上六抵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困註疏以應三為說。殊无義味。

困傳抵羊。但取其用壯。故陰爻亦稱之。六以陰處震終。而當壯極。其過可知。如抵羊之觸藩。離進則礙身。退則妨角。進退皆不可也。才本陰柔。故不能勝。已以就義。是不能退也。陰柔之人。雖極用壯之心。然必不能終其壯。有權必縮。是不能遂也。其所為如此。无所往而利也。陰柔處壯。不能固其守。若遇艱困。必失其壯。失其壯。則反得柔弱之分矣。是艱則得吉也。用壯則不利。知艱而處柔。則吉也。居壯之終。有變之義也。

未幾壯終動極。故觸藩而不能退。然其質本柔。故又不能遂。其進也。其象如此。其占可知。然猶幸其不剛。故能艱以處。則可以得。

也

困傳以艱字為遇艱困。則失其壯。而得柔弱之分。故吉。竊意不能退遂。而无所利。則是已艱困矣。而又曰遇艱何也。恐此艱字。只作艱難其事。而不敢求進不已。則吉。如大畜九三利艱貞之艱。說如何。朱子曰。當如大畜之例。上六取喻甚巧。蓋壯終動極。无可去處。如抵羊之角。掛于藩上。不能退遂。然艱則吉者。畢竟有可進之理。但必艱始吉耳。問大壯本好。爻中所取。却不好。眼本不好。爻中所取。却好。如六五對九二。處非其位。九四對上九。本非相應。都成好。爻不知何故。曰大壯便是過了。幾過便不好。如睽卦之類。却是易之取。爻多為占者而言。占法取變爻。便是此處變了。所以困卦雖是不好。然其間利用祭祀之屬。却都好。問此正與見龍。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一 大壯卦

聖賢堂

无首吉。利未貞。一般曰。然却是變了。故如此。

雲峯胡氏曰。五上皆陰。五已喪羊。上又取抵羊觸藩者。五喪羊。專以一爻言也。上抵羊。合一卦而言也。蓋至於上。則壯終動極。故與下出之終同。象上之壯已極。不能退。六之質本柔。不能遂。然三陰角上艱則吉者。三過剛。必至於自困。上不剛。故可勉之以艱也。象壯終有變之義。

索剛本義云。然猶幸其不剛。不剛即是其質本柔。質柔則不足以遂其進矣。乃曰艱則吉。何耶。蓋艱是人事。質柔是天資。壯終動極。根抵是壯了。於此而艱難以處之。則為善用其壯矣。故畢竟可進。若无壯。則如六五之喪羊于易。全不能進。只无悔耳。安得吉乎。壯終動極。志之壯也。其質本柔。才之弱也。无攸利。亦象也。帶連。

上句故云其象如此其占可知占則亦如其象然

存疑者羊觸藩不能退就位上取蓋以主體言則上居卦之終以

二陰言則上居震之極故觸藩而不肯退不能退是就爻上取蓋

六足陰爻其才不足以進故不能遂其進也

驢周公繫上爻曰上當壯終動極志剛銳進而而不肯退處然其質

本柔又才弱而力不能遂其進象猶羊剛壯喜觸羸其角而

不能退不能遂也何所利哉猶幸其不剛有可轉回之理占者

於此誠能艱難持重以處之徐觀其宜而善為之圖終得遂其

進而吉矣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孩孔雖訓詳為善未是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一 大壯卦

程傳非其處而處故進退不能是其自處之不詳慎也艱則吉柔

遇艱難又居壯終自當變矣變則得其分過咎不長乃吉也

進齊徐氏曰上六迫退皆无所利由自處之不詳審故也苟知其

艱難順守以待終以獲吉雖有殃咎亦不長久也

緊引咎指前面之不能退不能遂而言

稟解萬正符云按咎字有兼不能退遂言者有單就不能遂言者

惟通典云不詳之咎可免極是蓋在特其壯而不詳不在壯終動

極其質本柔也

遂不能退不能遂所處如此豈不是咎能艱則不到此地位故從口

可免而不長不詳只是不能退不能遂之故難作咎說艱字却

與詳字圖艱則詳矣

謂孔子釋上象曰上之不能退不能遂者由壯終動極而所處不

詳慎也咎能免乎艱則吉者能不恃其壯而艱難持重以處則

不能退遂之咎不長可轉而為吉也

晉建安印氏曰大壯剛進也二陰退而四陽進也而九四乃壯之

所以為壯者其曰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輟蓋許陽之壯也壯貴

進不羸遇剛則失其所以為壯矣其下三剛爻當隨四而壯不利

自往初三皆以剛居剛好進者也故初征凶而三羸其角二以剛

履柔居中能守不進者也故貞吉若上之二陰五柔居中而能受

陽之壯故雖喪羊而无悔上柔居壯之終不能壯者而亦終用壯

焉故有不能退不能遂之戒王輔嗣云未有違謙越禮能全其壯

者也故陽爻皆以處陰位為美用壯處壯則觸藩矣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一 大壯卦

則謂大壯勢也利貞理也彖傳釋卦辭而推極正大以見天地之

情以理而推勢也大象舉卦象而本其機藏以著君子之強以理

而自勝也六爻之中每教以利貞二不恃壯而貞也故可得吉四

不恃壯而貞故吉而悔亡三不貞而恃壯也故難免厲五貞而失

壯也故得免悔初處壯始而用壯所以凶上處壯終而用壯所以

弗利合觀大壯而利貞要矣

按四陽並進而四居最上自當以四為卦主其云貞吉悔亡即彖

之利貞也諸災云云是深許其能進彖傳釋利貞謂大者止也

正以理言見用壯者必合乎理乃以用壯言壯也大象補出非

謂弗履即是以不用壯言壯蓋非履弗履原是謹慎一邊話與

壯似相反而壯莫大焉程朱發出自勝為強與中虛而強同看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一

大壯卦

聖寄願堂

人當以此卦為法戒。

夫六爻初三以陽居陽過壯急進而初凶三厲二四以居陰不過壯而能進故皆以吉許之然二不遠進須四進而後進前二之辭畧而四之辭詳五柔中失其位雖不能進而無悔上則壯終動極故有進退無攸利之象然亦以柔正能剛則獲吉也。五爻喪羊于易位不當願離羣程子謂和易謂字悅明但不當以羊為四陽朱子作羣。易未失之虛滑愚謂五柔中如人有和易之德。其才足以自處失其陽也其為位不當大壯之時柔居尊位為不當也惟其位不當故不能為僅能以和易免悔為可惜也如此請則位不當不僅明喪羊于易並悔亡之意可結。過剛之

易經詳說卷二十一終

易經詳說卷二十一

晉三三下

晉傳晉序卦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物无壯而終止之理既盛壯則必進晉所以繼大壯也為卦離在坤上明出地上也日出於地升而益明故為晉晉進而光明盛大之意也凡物漸盛為進故彖云晉進也卦有有德者有無德者隨其宜也乾坤之外云元亨者固有也云利貞者所不足而可以有功也有不同者革漸是也隨卦可見晉之盛而無德者无用有也晉之明盛故更不言亨順乎大明无用戒正也。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書曰三接。

困四言者卦名也晉之為義進長之名此卦名臣之昇進故謂之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一

晉卦

一寄願堂

晉康者美之名也侯謂昇進之臣也臣既榮進天子美之賜以車馬蕃多而家庶故曰康侯用錫馬蕃庶也書曰三接者言非惟榮賜蕃多又被親寵頻數一晝之間三度接見也。

困傳晉為進盛之時大明在上而下體順附諸侯承王之象也故為康侯康侯者治安之侯也上之大明而能同德以順附治安之侯也故受其寵數錫之馬象多也車馬重賜也蕃庶衆多也不惟錫與之厚又見其親禮晝日之中至於三接言寵遇之至也晉進盛之時上明下順君臣相符在上而言則進於明盛在臣而言則進升高顯受其光寵也。

困義晉進也康侯安國之侯也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言多受大賜而顯被親禮也蓋其為卦上離下坤有日出地上之象順而應乎

大明之德。又其變自觀而來。爲六四之乘。進而上行。以至於五。占者有是三者。則亦當有是寵也。

朱子曰。康侯似說虛侯相似。用錫馬之用。只是個虛字。說他得這個婉事。○晝日是那上卦離也。晝日爲之是此意。

頤齋楊氏曰。康侯者。治安之侯也。錫馬蕃庶而恩之者。豐。晝日三接而禮之者。頻也。

中興張氏曰。當晉進之時。大明在上。而下體皆同德順附。有君明臣順。諸侯承王之象。治進而盛。踰一世於康寧之域。侯之力也。不惟錫馬蕃庶。可見錫予之厚。而正晝盛明之際。乃三接其臣。尤見親禮之至也。

漢上朱氏曰。周宮校人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

易經詳說

卷二十二

晉卦

三 寄願堂

凡朝聘會同。毛馬而煩之。錫馬蕃庶也。大行人公之禮。三享三問。三勞。晝日三接也。

劉宗周曰。彖言侯者。三屯。謙建侯震也。晉康侯坤也。坤有土有

民有安之象。錫馬蕃庶。坤爲北馬。爲衆之象。晝日三接。離爲日。爲

中虛之象。或曰。馬與晝。離午象。蕃庶三接。坤爲衆。爲文之象。離

配卦十有六象。最美者莫如晉大有。大有明在天上。其明最盛。尋

明出地上。其明方新。有進義。明君在上。下以柔順進而承之。所謂

康侯也。康侯者。治安之侯。非以功侯也。下之務進者。易生事。以後

聖人多受大賜而顯被親禮者。惟治安之侯。其所以爲大明之時

子。

一。引康侯安國之侯也。國是其君之國。非侯之國也。侯有功於國

重也。○朱子曰。用錫馬之用。只是個虛字。愚謂正與王用出征。王用享於帝。公用享於天子。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諸用字同。雖無實指。爲虛然。却非語辭也。○用字不可貼個得字。書曰三接。言其接見之無時也。頻見是親幸意。○此卦辭二句。全是占存疑。用是康侯用此卦也。

劉蒙存訓。用字俱未安。不如依朱子只作虛字。

去。錫要重。侯上不重。天王報功。上三接。只言其情意之殷。不限定三次。

按去疑用者。用此安國的功。亦牽強。時講多從之。用是猶以此也。用猶以也。與大象君子以之。之以。只大槩選他爲是。不必認真。

易經詳說

卷二十二

晉卦

三 寄願堂

講。○本義顯被親禮。是就晝日取顯字義。而諸書只說三接是頻數。不以晝日爲顯。似未得朱子之意。

國文王繫晉卦彖辭曰。卦名爲晉者。值可進之時。具可進之德。遇

可進之君也。占者如是。當爲安國之侯。功在王室。澤被生民。用

是受君之寵。不惟錫馬而且蕃庶。禮何隆也。不惟書接而且晝

日三接。情何殷也。詒以非常之功。受非常之寵。不可以常典拘

也。有如此。

家曰晉進也。

孔疏以今釋古。古之晉字。即以進長爲義。恐後世不曉。故以進釋

之。

程傳晉進也。明進而盛也。明出於地。益進而盛。故爲晉。所以不謂

之進者。進爲前進。不能包明盛之義。
本義釋卦名義。

淵源釋卦名。只虛請。與卦下不同。

淵孔子釋晉象辭曰。卦名晉。上進之義也。在人臣。則爲進而建功。承寵之時也。

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孔疏離上坤下。故言明出地上。明既出地。漸就進長。所以爲晉。○坤順也。離麗也。又爲明。坤能順從。而麗著於大明。六五以柔而進。上行貴位。

固孔疏以明出地上。爲釋卦名。與上晉進也。連讀以順而麗二句。

易經詳說

卷二十二

晉卦

四 寄願堂

爲釋康侯以下卦辭。程傳似亦同此說。

釋傳明出地上。離在坤上也。坤麗於離。以順麗於大明。順德之臣。

上附於大明之君也。柔進而上行。凡卦離在上者。柔居君位。多云柔進而上行。嚙噬睽睨是也。六五以柔居君位。明而順麗。爲能待。

下寵遇親密之義。是以爲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大明之君。安天下者也。諸侯能順附天子之明德。是康民安國之侯也。故。

謂之康侯。是以享寵錫而見親禮。晝日之間。三接見於天子也。不日公卿而曰侯。天子治於上者也。諸侯治於下者也。在下而順附。

於大明之君。諸侯之象也。

本義以卦象卦德卦變釋卦辭。

淵源徐氏曰。明出地上。離乘坤也。順而麗乎大明。坤附離也。以順。

德之臣而附麗乎大明之君。宜六五以柔進而上行也。凡離居上。體皆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此順德。以受錫馬蕃庶之恩。晝日三接之禮也。

雲峯胡氏曰。康侯非順者不能。錫馬三接。非君之大明而柔者不能。提起一二字。卦辭盡可見矣。

蒙引此卦之象。爲日出乎地之上。是上進也。此卦之德。爲順而麗乎大明之君。亦上進也。又卦變自觀而來。爲六四之柔進而上行。以至於五。亦上進之義也。伏羲是以名卦爲晉也。及文王繫辭。以此卦象。爲日出地上。是當明盛之時也。卦德順而麗乎大明。是有致主之德也。卦變柔進而上行。是又遇虛中納賢之君也。當是時。有是德而際遇是君。其占爲康國之侯。得大君之錫馬衆多。而晝日之間。凡三次接見於君也。

易經詳說

卷二十二

晉卦

五 寄願堂

日之間。凡三次接見於君也。

按蒙引於卦變自觀云云。下接云。伏羲以名卦爲晉。此語有病。伏羲安知有卦變之說乎。况此三層意。本義謂卦象卦德卦變釋。

卦辭。原非以此三層意釋卦名。蒙引上段入在卦名內。殊欠清楚。下段可從。

蒙引又云。明出乎地上。以時景言。明是實字。易多以明爲日。如明。

兩作。明入地中之類。順而麗乎大明。以在巳之德言。重在順字。柔進而上行。以所事之君言。重在柔字。○順而麗乎大明。大明指君。

麗親輔也。所謂攀龍附鳳翼者也。順以臣言。竭股肱之力。罄忠貞之節。主爾忘身。國爾忘家。所謂順也。在上雖有大明之君。使吾。

無是德。以麗之。則爲有是君。無是臣矣。故重在順字。

言明出地上時當明盛之象也不可當實說若當實說則晉德之時日未嘗不出地。

援存疑以明出地上為明盛之時方與卦辭適合不然只是釋卦名矣○又按王註云凡言上行者所以在貴也孔疏云六五以柔而進上行貴位全無卦變意○通典亦云上行只是居君位○又按居君位者凡事自上而行非自下往上行也進以居君位言上行以行事言分看似明若云進言上行到君位殊未安此處錫馬云云與上行尤合備一說○按卦變是四行到五○謂卦辭所謂康侯用錫馬蕃庶者卦象明出地上世道清明時為盛矣卦德以順而附麗乎大明恭順事上德為盛矣卦變柔進而上行徽柔在御虛已下賢所遇又為盛矣錄功有其時居功

易經詳說

卷二十二

晉卦

六

寄願堂

有其德報功有其君合是三者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和傳昭明之也傳曰昭德塞達昭其度也君子觀明出地上而益明盛之象而以自昭其明德去蔽致知昭明德於已也明明德於天下昭明德於外也明明德在已故云自昭
援孔疏顯明其德是以昭明二字連程傳則以明德二字連為足本義昭明之也

程傳徐氏曰日初出地進而上行為晉之象然日出地則明入地則晦日之明本无增損也蔽與不蔽之隔耳亦猶人之德性得於天者其體本明特為物欲所蔽不能无少昏昧而本然之明則未

告息也君子觀明出地上之象悟性分之本明故以之自昭其明德也。

要湖胡氏曰否兩體成一卦大象夫子論體象君子只以卦之重者論如此卦只取離明之義置坤於不言蓋有不必盡論兩體者即此亦可推他卦矣

蒙引格物致知以啓其自昭之端誠意正心修身以致其自昭之實便吾之明者煥然超出於物欲之表亦猶日之出也杲杲乎騰光於九地之上

援此說兼知行是耶氏單言致知故不錄
廣義自昭明德只借日出地上之象不必拘晉字意自字亦不必重

易經詳說

卷二十二

晉卦

七

寄願堂

援晉字意宜體貼常明即為晉有漸進意

援孔子釋晉象曰離明出於坤地之上。有進而上升之象。君子體之以為晉者進也。莫大於晉德。德本明而物欲蔽之。不无昏昧。必也去其欲撤其蔽。以復其本體之明。是自有之而自明之。亦加之升而不已也。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孔疏何氏云摧退也裕寬也如辭也

援孔疏謂進則之明退則居順進退不失其正是晉推二字義平說程傳似亦是此意孔疏又謂不可自足宜寬裕其德使功業弘廣用語大泛不如程傳自守寬裕之說
程傳初居晉之下進之始也晉如升進也推如抑退也於始進而

言述其進不遂其進。唯得正則吉也。罔孚者在下而始進。豈遠能深見信於上。苟上未見信。則當安中自守。雍容寬裕。无急於求上之信。苟欲信之心。切非汲汲以失其守。則悻悻以傷其義矣。皆有咎也。故裕則无咎。君子處進退之道也。

本義以陰居下。應不中正。有欲進見摧之象。占者如是。而能守正。則吉。設不爲人所信。亦當處以寬裕。則无咎也。

或問初六。言如摧如象也。貞吉。占辭。朱子曰。罔孚。裕无咎。又是鮮上兩句。恐貞吉。說不明。故又註之。

厚齋馮氏曰。摧說文擠也。折也。有所抑而不得進之象。能寬裕自處。不戚戚於上下之不知。則无咎。

雙湖胡氏曰。爻不正。故戒以能正。則主坤體寬裕。故詢以能裕。則

易經詳說

卷二十二 晉卦

八 寄願堂

无咎也。

雲峯胡氏曰。欲進而退。六象上互艮。有欲進而止之之象。比始進必資薦引。四應不中正。乃若相摧抑者。進之初人多有未信者。然摧如在彼。而吾不可以不正。罔孚在人。而吾不可以不裕。初以陰居陽。非正才。柔志剛。不足於裕。貞與裕皆戒辭也。

存疑初六以陰。則其才不足以進。居下則其地不足以進。應不中正。則上面又有擠排之者。故爲欲進而見摧之象。占者如是。而能守正則吉。○此爻是新進之士。有人沮抑之。未見信於上。若輩牛之遇絳灌是也。罔孚。裕无咎。只是解貞吉。

孩賢而見摧。提串說不必拘。兩如字。雖見摧。而以守貞爲王。則吉也。罔孚。即是推意。裕无咎。即貞吉。意是一意。反覆說。○圖本義

設不爲人所信云云。時請多從貞吉進一層說。亦通。蒙引却不欲人以設字亦字爲疑。

田歸訓推爲挫折甚明。

國周公繫晉初爻曰。陰咎躁矣。本不安於下而欲進者。然應不中正。上有沮抑之人。故爲進而見摧之象。占者於此。豈可過於求進哉。必自守以正。律身有道。足見見信於上。得遂其進而吉。此其常也。設或守正而人不之信。亦當寬裕以處之。其所爲貞者。自若也。可无失身之咎矣。

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國孔疏獨猶專也。言進與退。專行其正也。專字好。只是專意行正道。非以一己爲獨。

易經詳說

卷二十二 晉卦

九 寄願堂

王註未得履位。未受命也。

程傳无進无抑。唯獨行正道也。寬裕則无咎者。始欲進而未當位故也。君子之於進退。或遲或速。唯義所當。未嘗不裕也。聖人恐後之人不達寬裕之義。居位者廢職失守。以爲裕。故特云初六。裕則无咎者。始欲進。未受命。當職任故也。若有官守。不信於上。而失其職。一日不可居也。然事非一概。久速唯時。亦容有爲之兆者。

困義初居下位。未有官守之命。

陸贄徐氏曰。居无位之初。以寬裕自處。不汲汲于求進。乃其宜也。故无咎。若已受命。則是當事有官職。苟一於裕。則有曠廢之失。能无咎乎。

雲峯胡氏曰。孟子曰。我无官守。我无言責。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

有餘裕哉。即此意也。

國獨行正。是說貞處未受命。是說所以得裕處。獨行正。即在未受命之時。兩層一意。○程傳無進无抑。只當重抑字一邊。

國獨行正。就守已之正言。言獨者。見與人不合意。

國時講獨字多從此。

講孔子釋初象曰。晉如摧如者。初六雖欲進而見摧。其志在於行正。而不汲汲以求進也。祿无咎者。初居下位。未受官守之命。則進退有餘裕而无咎也。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王注以母爲處內而成德者。是將王母作虛擬之象。以言其德也。孔疏因謂受此大福於其所修。殊欠明白。

程傳六二在下。上无應援。以中正柔和之德。非強於進者也。故於進爲可憂。愁謂其進之難也。然守其貞正。則當得吉。故云晉如愁如。貞吉。王母。祖母也。謂陰之至尊者。指六五也。二以中正之道。自守。雖上无應援。不能自進。然其中正之德。久而必彰。上之人自當求之。蓋六五大明之君。與之同德。必當求之。加之寵祿。受介福于王母也。介大也。

易經詳說

卷二十二

晉卦

十寄願堂

本義六二中正。上无應援。故欲進而愁。占者如是。而能守正。則吉。而受福于王母也。王母指六五。蓋享先妣之吉占。而凡以陰居陽者。皆其類也。

雍齊徐氏曰。上雖无應。而同德相成。故受茲介福于其王母也。言受六五之福也。

聖孝胡氏曰。愁。二陰柔无應之象。王母六五。陰而居尊之象。小過六二。日遇其妣。彼言祖妣。即此言王母也。二柔中正。五雖不應。而同德。柔蓄馬三接。即爻所謂介福。柔言錫。爻言受。互文也。凡進退皆不可以自必。初有應。宜可進也。而有欲進見摧之象。二无應。若可愁也。而有受福王母之占。聖人皆戒之曰。貞吉。蓋不以應之有无爲吉凶。而惟以不失在我之正者爲吉也。

蒙引六二中正。本有其德可進也。而上无應援。莫有汲引之者。故欲進而愁。○愁與摧不同。初六應不中正。是個惡對頭。在上阻也。我不使得進。二上无應援。則只是无同心汲引之助。而可愁耳。○二貞吉。與初貞吉不同。初只是不進得免咎耳。二則終可進也。蓋六二中正。既之初之以柔居下者。北上无應援。亦未至如初之應。

不中正之不幸。六二之吉。即下所謂受介福于王母者也。初之吉。只是无咎。○六二貞吉。受茲介福。蓋中正之道。久而必彰也。但其當靜以俟之耳。靜以俟之。所謂貞也。則必爲上所寵信矣。○以其陰柔居尊。故取號王母。王母大母也。自古有王父王母。不可說是國母。故本義云。蓋享先妣之吉占。若以爲國母。則不得用之於享先妣矣。凡高會祖妣。皆先妣也。王父王母之稱。至唐宋猶然。直至元朝方不。許士庶間稱王父王母。○依此爻之象。凡柔德之君。皆是王母。或幼冲之主。亦是此。以仕進占得者言也。○小過六二之遇其妣。與此不謂王母。俱非指實拘定說。須要知是假象。○不可依舊說以錫馬蕃庶。書曰三接爲介福。蓋彼是有安國之功。方受此褒寵。此只言得遂其進。以居天位。食天祿耳。

易經詳說

卷二十二

晉卦

十寄願堂

程傳六二在下。上无應援。以中正柔和之德。非強於進者也。故於進爲可憂。愁謂其進之難也。然守其貞正。則當得吉。故云晉如愁如。貞吉。王母。祖母也。謂陰之至尊者。指六五也。二以中正之道。自守。雖上无應援。不能自進。然其中正之德。久而必彰。上之人自當求之。蓋六五大明之君。與之同德。必當求之。加之寵祿。受介福于王母也。介大也。

與余南湖云非愁不得進愁不得行道也

因此是兩截意。貞吉自屬上文而受福處却亦從貞來。

謂則公繫二爻曰六二中正有可進之具上无應援无汲引之人一時不得遽進而行道之心沮矣。能无愁乎。然不可以愁而遂失其正也。占者能自守以正靜以俟之終當遂其進而吉矣。且上有柔中之君。重道尊賢必將知遇極其厚。隨任極其隆。不猶受茲大福於其王母乎。

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程傳受茲介福以中正之道也。人能守中正之道久而必亨。况大明在上而同德必受大福也。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一 晉卦

三 寄願堂

存疑中正之道久而必彰故卒能受介福於王母。明訓作推原說。

講孔子釋二象曰二受比介福者豈俸致哉。以二居下之中得柔之正也有是中正之德久而必彰必宜爲人主之所求而受福於王母也。

六三象允悔亡

程傳以六居三不得中正宜有悔咎而三在順體之上順之極者也。三陰皆順上者也。是三之順上與衆同志。衆所允從其悔所以亡也有順上向明之志而衆允從之何所不利。或曰不由中正而與衆同得爲善乎。曰衆所允者必至當也。况順上之大明豈有不善也是以悔亡。蓋亡其不中正之失矣。古人曰謀從衆則合天心。

援註疏云與衆同信不如傳之衆所允從。

本義三不中正宜有悔者以其與下二陰皆欲上進是以爲衆所信而悔亡也。

朱子曰象允象也悔亡占也。○問晉六三如何見得爲衆所信處。曰晉之時二陰皆欲上進三處地較近故二陰皆從之以進問如何得悔亡曰居非其位本當有悔以其得衆故悔可亡。中溪張氏曰六三不中正有悔宜也然三能率初二以順上而衆皆允信而從之故其悔可亡。

望峯胡氏曰象坤象坤順之極故有允象三居下卦之上爲衆陰之長正康侯之謂也初罔孚衆未允也二愁如猶如悔也三居順之極而衆皆相信可以進而受三接之寵矣未信而進其悔在後。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一 晉卦

三 寄願堂

象允而進其悔乃亡。

象引六三不中正而行不見信於人則凡事阻碍宜有悔也。以其與下二陰皆欲上進是以爲衆所信而得衆之助可以有行爲能亡其悔也。

重離程見泉云諸家皆作无德說信如此說无德何以象允而悔亡宜看得分曉又一云若欲進見信爲可亡悔則上進之念誰人無之。二說駁得甚明故從程傳爲是。

講周公繫二爻曰以六居三不中正宜有悔也而三在坤體之上與下二陰皆欲上進是以爲衆所信而悔可亡也。

象曰象允之志上行也。

程傳上行上順應於大明也上從大明之君衆志之同也。

申漢張氏曰六三順極而明近順而麗乎大明此象所同允故皆有上行之志也

蒙引王三言此象之所以信之也蓋衆人本是欲上進者今以其志同故皆信之

援上行猶言前進

孔子釋三象曰六三所以衆九之者使人皆欲進而獨矯之以退則同進者忌人皆欲退而獨矯之以進則異己者疑惟三上進之志與初二同故其志相孚而不覺信之深也

九四如鼫鼠貞厲

賁註疏謂下據三陰程傳謂三陰上進本義不言旁爻程傳以九居四非其位也非其位而居之貪據其位者也貪處高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一

五 寄願堂

位既非所安而又與上同德順麗於上三陰皆在已下勢必上進故其心畏忌之貪而畏人者鼫鼠也故云譬如鼫鼠貪於非據而存畏忌之心貞固守此其危可知言貞厲者開自改之道也本義不中不正以竊高位貪而畏人蓋危道也故爲鼫鼠之象占者如是雖正亦危

雲峯胡氏曰晉書也鼠亦晝伏非能以晝進者九四不中不正以竊高位又畏大明之君而不敢進故有此象其占曰貞厲雖正亦危况不中正乎

厚齋馮氏曰鼫詩作碩疑此轉注從鼠郭景純云形大如鼠如在田中食粟豆蓋田鼠也

蒙引九四不中不正以竊高位不中德之虧也不正行之邪也而

在上體非其宜也竊也竊則危矣蓋負乘而有致寇之理從欲有惟危之道貞厲即解六二所謂雖以正得之亦可羞也之意蓋其位雖得於上之所與然德之不稱終必失之也

存疑不中不正以竊高位要說得貪而畏人出蓋以不中正處高位則德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若益得而陰據者然一心戀戀常恐爲人所奪是貪而畏人也故爲鼫鼠之象

賁此如字是實字與初二兩爻如字不同○貞當以本義作正不必從程傳作固○位由上與未爲不正不稱而失故危

臨周公繫四爻曰四不中正無德而竊高位患得患失貪而畏人爲言如鼫鼠之象占者如是雖其位出於君之所與得之未爲不正然德之不稱終必失之厲亦甚矣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一

五 寄願堂

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程傳賢者以正德宜在高位不正而處高位則爲非據貪而懼失則畏人故處其地危可知也

童溪王氏曰當衆進之時九四獨以剛進故進之義於貞爲厲於位爲不當也

存疑位不當即是不中正

蒙引孔子釋四象曰鼫鼠貞厲者言其不中不正居位不當無德而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王註柔得尊位陰爲明主能不用察不代下任也故雖不當位能消其悔失得勿恤各有其司術斯以往无不利也

孔疏居不當位悔也。柔得尊位。陰爲明主。能不自用其明。以事委任於下。故得悔亡。既以事任下。委物責成。失之與得。不須憂悔。故曰失得勿恤也。能用此道。所往皆吉。而无不利。故曰往吉无不利也。

釋傳六以陰居尊位。本富有悔。以大明而下皆順附。故其悔得亡也。下既同德順附。當推誠委任。盡衆人之才。通天下之志。勿復自任其明。恤其失得。如此而往。則吉而无不利也。六五大明之主。不患其不能明。照其用。明之過。至於察察。失委任之道。故戒以失得勿恤也。夫私意偏任。不察則有蔽。盡天下之公。豈當復用私察也。

按程傳此條全用註疏之說。

易經詳說

卷三十二

六 寄願堂

本義以陰居陽。宜有悔矣。以大明在上。而下皆順從。故占者得之。則其悔亡。又一切去其計功謀利之心。則往吉而无不利也。然亦必有其德。乃應其占耳。

朱子曰。失得勿恤。此說失也不須問他。得也不須問他。自是好。言勝負兵家之常云爾。此卦六爻。无如此爻吉。○問六五悔亡。失得勿恤之說。曰便是伊川說得太深。據此爻只是占者占得此爻。則不必恤其失得。而自亦无所不利耳。如何說得人君既得同德之人。而委任之不復恤其失得。如此則蕩然无復是非。而天下之事亂矣。假使所任之人。或有作亂者。亦將不恤之乎。雖堯舜之聖。皇極益稷之賢。猶云厥省乃成。如何說既得同心同德之人。而任之則在上者一切不管。而任其所爲。豈有此理。且彼所爲既失矣。

爲上者如何不恤得。聖人无此等說話。聖人所說卦爻。只是客客說過。以爲人當著此爻。則大勢亦好。雖有所失。亦不必慮。而自无所不利也。聖人說得甚淺。伊川解得太深。聖人所說短。伊川解得長。失得勿恤。只是自家自作。教是莫管他得失。如云人發解做官。這個却必不得。只得盡其所當爲者而已。如仁人正其誦。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相似。

按朱子謂伊川解得太深。而不云伊川不當守舊說。似是朱子解。易時不大闢註疏。爲可疑也。况書言罔依。兼罔攸知。舊說亦未可深駁。故存之。

雲峯胡氏曰。大明在上。下皆順從。非特悔亡。其往也宜吉。无不利也。彼戒之以失得勿恤。何也。豈惟升言勿恤。豐言勿憂。又則泰九

易經詳說

卷三十二

七 寄願堂

三家九五。萃初六。皆言勿恤。事有不必憂者。勿恤。寬之辭也。有不當憂者。勿恤。戒之辭也。晉六五曰。失得勿恤。戒辭明矣。蓋當當之時。易有患得患失之心。六五處大明之中。而才柔。又易有失得之累。本義以爲一切去其計功謀利之心者。大明在上。用其明於當爲。而不當用其明於計功謀利之私也。不然。則明反爲累矣。蒙引六五以陰居陽。其所處未免有失當者。宜有悔矣。然此卦上離下坤。六五居離之中。是大明在上也。坤居其下。是下皆順從也。大明在上。則其德足以得民。下皆順從。則得其道者多助。何爲不遂。故占者於悔可亡也。然當晉之時。人情常患於功利之心。勝今六五有是德。固宜無是患矣。占者於此。若又能去其一切計功謀利之心。則自無不利矣。何也。有是德而下皆順從。何用計利而費。

得利。蓋自有不求而自至者。此聖人曉人之深意也。○大明在上而下皆順從。重在大明上。使無大明之德。本義亦不專取及下皆順從矣。○本義云。又一切去其計功謀利之心。則往吉而元不利者。蓋前面大明在上而下皆順從。只得悔亡耳。未便得吉且无不利也。故又必失得勿恤。方吉无不利。河者以陰居陽而當晉時。又大明在上下皆順從。以常情計之。恐又未必能無計功謀利之心。在於漢武帝常文景治定功成之後。兼有長駕遠御之才。四海皆在其含受敷施內。不免多欲之私。又挾此所有。是以畢竟不見有吉且无不利之意。大抵此爻所以虞其有計利之心者。病根都在以陰居陽上。本體不正故也。○依朱子小註。則失得勿恤一句。輕云但有是德。則不必恤其失得而自无不利耳。此與本義不同。○

易經詳說

卷二十二

晉卦

大寄願堂

失得勿恤。自家却要做得。是但於得失則不較焉耳。正其誼而不謀其利。明其道而不計其功。不成只是不計功謀利。連已分內當為的事都拋了。故語錄云。只得盡其所當為者而已。

程傳亦說得通。而本義更覺正大。

繆周公繫五爻曰。五以陰居陽。見於治者。未免失當而有悔。然處離明之中。下皆順從。足以蓋其不正之失。而悔可亡矣。然有長駕遠馭之器者。不無計功謀利之私。又必為所當為。而功效之失得勿恤焉。如是則不謀利而利至。不計功而功成。往吉无不利矣。占者有其德。乃應其占耳。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程傳以大明之德。得下之附。推誠委任。則可以成天下之大功。是

往而有福慶也。
存安是祥。吉无不利。

王疑勿恤者。純王之心。有慶者。純王之政。天下治效。惟无心於治者。斯得之。往有慶。乃贊詞。非釋詞也。

繆孔子釋五象曰。人君容心於得失之間。縱有所成。亦為小補。失得勿恤。斯為純王之心。本此心以往。心公而化。薄自有慶也。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按孔疏以角為西南隅。蓋謂日行西南隅為角也。傳義以為兩角之角。

程傳角剛而居上之物。上九以剛居卦之極。故取角為象。以陽居上剛之極也。在晉之上進之極也。剛極則有強猛之過。進極則有

易經詳說

卷二十二

晉卦

大寄願堂

躁急之失。以剛而極於進失中之甚也。无所用而可維。獨用於伐邑。則雖厲而吉且无咎也。伐四方者。治外也。伐其居邑者。治內也。言伐邑。謂內自治也。人之自治。剛極則守道愈固。進極則遷善愈速。如上九者。以之自治。則雖傷於厲。而吉且无咎也。嚴厲非安和之道也。而於自治則有功也。復云貞吝。以進其義。極於剛進。雖自治有功。然非中和之德。故於貞正之道。為可吝也。不失中正為貞。本義用剛而居上上九剛進之極。有其象矣。占者得之。而以伐其私邑。則雖危而吉且无咎。然以極剛治小邑。雖得其正。亦可吝矣。朱子曰。貞吝之義。諸卦只云貞固守此則吝。不應於此獨云於正道為吝也。○或問上九剛進之極。以伐私邑。安能吉而无咎。朱子曰。以其剛故可伐邑。若不剛則不能伐邑矣。但易中言伐邑皆是

用之於小。若伐國則其用大矣。如高宗伐鬼方三年之類。維用伐邑則不可用之於大。可知雖用以伐邑。然亦必能自危厲。乃可以吉。而無咎。過剛而能危厲。則不至於過矣。○問本義作伐其私邑。程傳以爲自治如何。曰。便是程傳多不肯說。其意以爲取喻伐邑。如墮費隨邱之類。是也太抵今人說易。多是見易中有此一語。他以為通體事當如此。不知當其時節地頭。其所占得者其象如何。若果如今人所說。則易之說有窮矣。

靈寧胡氏曰。上九剛進之極。而以伐私邑。雖危而吉。且無咎。許之也。然以剛進之極。僅能伐其小邑。雖正亦可吝。鄙之也。本義曰。私邑。又曰。小邑。諫六五伐不言邑。其伐也。公。晉上九伐其內地之邑。則爲私矣。既濟九二伐鬼方。其伐也大。晉上九僅能伐其私邑。則爲小矣。

易經詳說

卷二十二

寄願堂

爲小矣。

賁程傳得朱子數條辨之甚明。而尤有不及辨者。程以厲爲嚴厲。本義則以爲危厲。既實作伐邑看。當從危厲爲是。然危厲以事勢言。亦不必謂心能危厲。

蒙引夫剛道之極。以伐私邑。如何雖危而吉。且無咎。蓋若以伐大國。則任大役重。全憑悻悻之剛。如何濟得事。惟以伐小國。則以剛行之。尚可圖克濟。所謂猶之可也。然亦不免於危。雖危而吉。且無咎者。私邑固當治。治邑亦當剛也。○伐指征伐。伐即所以治之也。不可就以治字當伐字。然以程剛治小邑。雖得其貞。亦可吝也。牛刀割雞。且云焉用治小邑。又焉用極其剛嚴哉。非惟理所不當。抑亦勢所不宜。祇可吝耳。

既而維用伐邑以下。極言晉角之无所利也。

張離維字。見伐邑之外。一无所用也。

因此節吉无咎以上。是一氣說。貞吝二字。是轉語。却是歸重處。而得此。何所用哉。維以之治其不服之私邑。兵凶戰危。不免於厲。而兵尙威武。猶可責其成功。庶乎吉。而无咎。然以極剛治小邑。雖治所當治。未嘗不正。而過於威猛。亦可吝矣。治邑猶不免吝。晉於角者。何適而利耶。

家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孔頴用伐乃服。雖得之其道未光大也。

通齊徐氏曰。上九之維用伐邑。所用者小。而於晉進之道。未有光大也。

易經詳說

卷二十二

寄願堂

大也。

存疑道未光。解吝字意。

國孔子釋上象曰。晉之上九。有事征伐。已非其道。况惟用之以伐邑乎。功不足以遠威。不足以服衆。於道未爲光大也。其吝宜矣。

周建安卿氏曰。晉進也。柔進而上行也。故卦專主柔。進爲義。

頤氏曰。下三爻皆柔順而坤體。故初二吉。三悔亡。四上以陽不當位。故厲且吝。唯五以柔明居尊位。故往吉无不利也。

曰。講解義。晉卦象明出地上。當明盛而有可進之時也。然必有致主之德。又遇虛中納賢之主。方可以善成其功。故言卦德則順麗離明。言卦變則柔進上行。臣秉順節以事主。君執柔道以報功。此

君臣一德相成。世道所以日盛而有是寵光也。六爻四柔一剛。六五一柔爲晉之主。六自四而上升已進者也。故往吉无不利。下坤三柔皆欲進者。而九四不中不正。竊位畏人。故有寇虜之象。三與五近。下接二柔。志在上行。三陰同志。而四莫能間。故曰衆允悔亡。二在下卦之中。去五漸遠。則憂其欲進而不得進。故晉如愁如。初最遠於五。當晉之始。上與四應。而四不中正。反爲所抑。故晉如摧如也。上以剛居一卦之終。而前無可進。故有晉其角之象。諸爻所處不同。聖人教人以善進之道如此。

四陰二陽之卦。明出地上。卦義重離。當以五爻爲卦之主。柔言康侯。於臣道相合。故此卦言君臣爲有據。內坤順外離明。順而麗乎大明。可括一卦大指。內三爻皆順而麗大明者。初爲四坤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一

寄願堂

而不能進。貞裕則吉而无咎。二與五同德。靜侯即可受福。不必往求。三近大明。與下一爻同進。以是知初亦非終不進也。四上二陽皆不中正。而卦義亦取柔不取剛。故四有竊位之厲。上有過剛之吝。四逼五無可進。上卦終亦無可進也。五乃大明在上。兼之柔進而上行者。故爻辭極許之。其失得勿恤。尤見大公无私。凡錫馬三接。皆所優爲也。康侯當屬之三。三爲衆允。且居二陰之上。二言愁。非佳辭。受介福。非即錫馬三接。先儒已辨之矣。○觀四之竊位。可知其妨賢。初被摧。蓋以此也。○柔大明就君道言。大象補出自昭明德。是學問切要語。不拘君道矣。晉進也。自昭明德。己之所當日進而不已也。

明夷三三

程明夷序卦。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夫進之不已。必有所傷。理自然也。明夷所以次晉也。爲卦坤上離下。明入地中也。反晉成明夷。故義與晉正相反。晉者明盛之卦。明君在上。羣賢並進之時也。明夷昏昧之卦。暗君在上。明者見傷之時也。日入於地中。明傷而昏暗也。故爲明也。

明夷利難貞

孔疏。明夷卦名。夷者傷也。此卦日入地中。明夷之象。施之於人事。闇主在上。明臣在下。不敢顯其明智。亦明夷之義也。時雖至闇。不可隨世傾邪。故宜艱難堅固。守其貞正之德。故明夷之世。利在艱貞。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一

寄願堂

程明夷序卦。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夫進之不已。必有所傷。理自然也。明夷所以次晉也。爲卦坤上離下。明入地中也。反晉成明夷。故義與晉正相反。晉者明盛之卦。明君在上。羣賢並進之時也。明夷昏昧之卦。暗君在上。明者見傷之時也。日入於地中。明傷而昏暗也。故爲明也。

○明夷之時。艱難之時也。貞一也。與處平常之時異矣。彼方欲晦其之明。艱難守貞而自晦其明可也。

中溪張氏曰。離下坤上。爲明夷。離日爲坤地所掩。有傷其明之象。斯時也。宜克艱其心。而不失乎貞正。此則處明夷之道也。

○明夷胡氏曰。以二體則離明也。傷之者坤。以六爻則初至五皆明也。傷之者上。上爲暗主而五近之。故本義從柔傳。以利艱貞爲五。

蒙引他卦只云利貞在明夷則曰利艱貞蓋是時雖守正亦有不
得守其正者故當艱難以守正艱難守正只晦其明晦其明亦
明夷也所謂與時偕行也○利艱貞不知文王果是指六五近上
六而言否本義只是據彖傳及六五爻辭而解之云耳文王只是
據理而言亦不可知○艱以心言不以境言
丟疑用正而善藏其用是為艱難以行之貞非云艱難以行其貞
語文王繫明夷彖辭曰離居坤下明體見傷是君子之道為陰邪
所傷也占者值此不正則失守恃正則取禍何所利哉必也艱
難守正隱忍以行其志委曲以成其志斯為利耳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

易經詳說

卷二十二

明夷卦

寄願堂

程傳明入於地其明滅也故為明夷

本義以卦象釋卦名

程傳徐氏曰離日在坤地之下故曰明入地中日出地則明入地

則暗故以晦為夷

廣義明豈有時虧損但為地所掩是明而見傷之象

程傳孔子釋彖辭曰卦名明夷者以卦象言離明入坤地之中若明

之見傷者故曰明夷

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

程傳內卦離離者文明之象外卦坤坤者柔順之象為人內有文
明之德而外能柔順也昔者文王如是故曰文王以之當紂之昏
暗乃明夷之時而文王內有文明之德外柔順以事紂蒙犯大難

而內不失其明聖而外足以遠禍患此文王所用之道也故曰文
王以之

本義以卦德釋卦義蒙大難謂遭紂之亂而見囚也

臨川吳氏曰文王為紂所囚內文明而不失己外柔順以免禍是
文王所用合於明夷全卦之義

蒙引上云釋卦名者卦之所以名也下云釋卦義者卦中之一義
也亦見其為明夷也故曰釋卦義○以蒙大難只帶外柔順語此
言文王柔順時特以處大難耳文王非純是外柔順的人也王赫
斯怒亦有時乎外剛健矣○文王以之謂昔者文王嘗用此道也
非體法之也○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是此卦之德文王以
之是用此卦德本義云蒙大難謂遭紂之亂而見囚也此就文正

易經詳說

卷二十二

明夷卦

寄願堂

以之句內取其實而言也故用個謂字若就以上句做文王事看
大失經文之旨○下節內難謂為紂近親在其國內如六五之近
於上六也亦然

存疑內體離也其德為文明外體坤也其德為柔順

程傳余南湖云文明柔順明也蒙大難夷也即是明夷之義以之
猶云如此也或謂用此道以處明夷細玩未善蒙大難是先提文
王之事而下實之以文也

震直上釋名此釋其義非處明夷之道也至文王句方是以古證
說蒙冒也如蒙不潔之蒙以之謂嘗用也

會離蒙如物之蒙塵蒙其外不侵其內也

丟疑文明就識見說柔順就行事說

明夷之義何居試以卦之德言之。內離為文明。外坤為柔順。在人則內而光明洞達。外而謙抑退遜。以處大難之時。是明而見傷也。文王蓋嘗以之。遭紂被囚。正文明柔順而蒙大難者也。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既釋艱貞之義。又須出能用艱貞之人。內有險難。殷祚將傾。而能自正其志。不為邪詔。惟箕子能用之。故云箕子以之。

程傳明夷之時。利於處艱危而不失其貞。謂能晦藏其明也。不晦其明。則被禍患。不守其正。則非賢。箕子當紂之時。身處其國內。切近其難。故云內難。然箕子能藏晦其明。而自守其正志。箕子所用之道也。故曰箕子以之。

易經詳說

卷三十二

明夷卦

天寄願堂

本義以六五一爻之義。釋卦辭內難。謂為紂近親。在其國內。如六五之近於上六也。

朱子曰。文王箕子大桀皆是晦其明。然文王外柔順。是本分自然做的。箕子晦其明。又云艱。是他徃狂的意思。便是艱難的氣象。

程安卿曰。文王得明夷二體之義。內有文明之德。而外以柔順掩之。故雖蒙被大難。而卒能脫身於美里。用此道也。箕子得明夷六五一爻之義。故處難處之世。而知以艱貞為利。晦其明而不耀其明。屈其身而能正其志。况以暗君在上。事之不可謀。之不行。不忍其中國之顛亡。懼此內難。而能卒免於禍者。用此道也。中溪張氏曰。以全卦言。離明文王象。坤晦紂象。以坤乘離。是文王之明。為紂所蔽也。以一爻言。五箕子象。五體本陽。以六居之。為陰

中藏陽。是箕子自晦其明也。

程安卿曰。家曰。明夷利艱貞。周公於六五爻辭曰。箕子之明夷。利貞。釋彖兼文王發之。蓋美里演易。處之甚從容。可見文王之德。徃往受辱。處之極艱難。可見箕子之志。然此一時也。文王因而發伏義河圖之易。箕子因而發大禹洛書之書。聖賢之於患難。自係斯文之會。蓋有天意存焉。此非彖傳本義。姑舉之。

蒙引內難而能正其志。分明是指六五。上六為內難。然五以柔中居暗地。而不失其明。是能正其志。程云。六五一爻之義。釋卦辭。晦其明也。此句且虛解。利艱貞意。至內難而能正其志。方指著六五之晦其明處言。而本義所謂為紂近親在其國內云云者。亦在箕子以之句內取出。晦其明是解艱貞意。內難而能正其

易經詳說

卷三十二

明夷卦

天寄願堂

志又是申解。晦其明。意晦其明。則明猶在也。但謂晦其明耳。所以為箕子之明夷。所以為明不可息也。○文王箕子俱是明夷。而所處有難易之不同者。所居之位有遠近之不同也。故獨以箕子之事屬之利艱貞。

程傳能字最重。內難較大難更難處。事之不可去。去之不可直。以正道持之。又不可。所哩哩周旋。獨此志耳。志在內者也。內之明不息。故能正志。此志用之甚善。所以謂之艱貞。

程大難言天下內難言一家。

關文王處大難。指見囚於紂。說他人之蒙大難者。未必皆然。只主暗時危身有禍患。便是內難。只是說同姓之臣。最為切近。本義云。國內亦大桀之詞耳。○六五一爻之義。是從後六五爻辭看

出周公爻辭在先。孔子家傳在後。取爻釋彖。於理不悖也。

國辭曰利艱貞者。明夷之明。不可直遂其明。而當歸晦其明也。觀

諸卦體六五一爻。近上六之昏暗。五以柔中處之。周旋委曲。不

失其正。是內難而能正其志也。箕子蓋嘗以之。遭紂之惡。是爲

內難。佯狂受辱。以行其守正之志。蓋能晦其明也。艱貞之義可

識矣。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

國註疏。莅衆。謂以明夷之道莅衆。是先藏其明。以臨民也。用晦

而明。謂藏明於內。乃得明。程傳是依此爲說。但不於莅衆處截

句法有異耳。

程傳明所以照。君子無所不照。然用明之過。則傷於察。太察則盡

易經詳說

卷二十二

明夷卦

天 寄願堂

事而無含弘之度。故君子觀明入地中之象。於莅衆也不極其明

察。而用晦。然後能容物。和衆。衆親而安。是用晦乃所以爲明也。若

自任其明。無所不察。則已不勝其忿疾。而無寬厚含容之德。人情

睽疑而不安。失莅衆之道。適所以爲不明也。古之聖人。設前旒屏

幪者。不欲明之盡乎隱也。

朱子曰。君子用晦而明。晦地象。明日象。晦則是不察察。若晦而不

明。則晦得沒理會了。故外晦而內必明乃好。

白雲郭氏曰。明入地中而後爲明夷。夷之爲傷。非毀其明也。晦其

明而已。晦其明則有終明之道。是知艱貞之君子。所以能用晦而

明也。

連安邱氏曰。明入地中外晦內明。故君子以之莅衆。不用明而用

晦。此其所以明也。

東萊呂氏曰。用晦而明者。君子養明之道。不有虞淵之入焉。有陽

谷之明。

蒙引。用晦本非晦也。明而用晦耳。其用晦者。不察察以爲明也。晦

字重於明字。然雖用晦而自有明在。亦不汶汶以爲晦也。

存疑。用晦而明。不是以晦爲明。亦不是晦其明。蓋雖明而用晦。雖

用晦而明也。用晦而明。只是不盡用其明。蓋盡用其明。則傷於太

察。而無含弘之道。惟明而用晦。則既不汶汶而暗。亦不察察而明。

雖無所不照。而有不盡照者焉。○程傳意思甚好。但其言是用晦。

所以爲明。與本文之義稍異。

去疑。蒙以臣事君。言象以君治民言。

易經詳說

卷二十二

明夷卦

天 寄願堂

茲明入地中便晦。及其出也。依藉光明。是其晦時。明自在也。君子

臨民。晦其明而明自在。正與明入地中意相符。○當其晦時。亦

似有得意。故取象於明夷。○明夷原是。不好一邊。大象要說向

好邊。以得如此會意。○愚見。欲將用晦而明。不載作兩意。只是

韜晦其明。似更合卦意。○蒙引。謂晦字重於明字。尚是顧大旨。

而時講皆重發明字。未免沿誤。然亦與程傳合。

譚孔子釋大象曰。日入地中。明而見傷。明夷之象也。君子以不明

則人無以照。過明則物無所容。故其莅衆也。外用晦而內能明。

既不汶汶而失於暗。亦不察察而傷於刻。處明夷之道。就有善

於此者乎。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王註明夷之主在於上六。上六爲至闇者也。初處卦之始。最遠於難也。遠難過甚。明夷遠避。絕跡匿形。不由軌路。故曰明夷于飛。慎懼而行。行不敢顯。故曰垂其翼也。尚義而行。故曰君子于行也。志急行。饑不遑食。故曰三日不食也。殊類過甚。以斯適人。人必疑之。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

按王註與程不盡同。而其說條暢。故錄之。

程傳初九明體。而居明夷之初。見傷之始也。九陽明上升者也。故取飛象。皆暗在上。傷陽之明。使不得上進。是于飛而傷其翼也。翼見傷。故垂其翼。凡小人之害君子。害其所以行者。君子于行。三日不食。君子明照見事之微。雖始有見傷之端。未顯也。君子則能見之矣。故行去避之。君子于行。謂去其祿位而退藏也。三日不食。言困

易經詳說

卷三十二

明夷卦

三 寄願堂

窮之極也。事未顯而處甚艱。非見幾之明不能也。夫知幾者。君子之獨見。非衆人所能識也。故明夷之始。其見傷未顯而去之。則世俗孰不疑怪。故有所往適。則主人有言也。然君子不以世俗之見怪而遲疑其行也。若俟衆人盡識。則傷已及而不能去矣。此薛方所以爲明。而楊雄所以不獲其去也。或曰傷至於垂翼。傷已明矣。何得衆人猶未識也。曰初傷之始也。云垂其翼。謂傷其所以飛爾。其事則未顯也。君子見幾故亟去之。世俗之人未能見也。故與而非之。如穆生之去楚。申公白公且非之。况世俗之人乎。但識其貴小禮。而不知穆生之去。適有辟之禍也。當其言曰不去。衆人將銷我於市。雖二儒者亦以爲過甚之言也。又如袁閔於黨事未起之前。名德之士方鋒起而獨潛身土室。故人以爲狂生。卒免黨錮之

禍。所往而人有言。何足怪也。本義飛而垂翼。見傷之象。占者行而不食。所如不合。時義當然。不得而避也。

惠安邱氏曰。明夷暗主在上。初體離明。去上最遠。見傷即避。有飛而垂翼之象。垂翼不敢上進。戢身避禍。君子知幾。義當速去。蓋可以以不食而不可以不去。去重於食。故也。主人主我者也。謂初與四爲應也。有言謂訝其去之早也。

雲峯胡氏曰。飛離鳥象。象爲飛。占爲行。爲往。象爲垂。其翼占爲不食。有言飛而垂翼。物之傷也。行而不食。所如不合。君子之傷也。君子此時。惟有安於義命而已。

蒙引此卦下三爻。明在暗外。初一爻去暗主又遠。故其明夷也。有

易經詳說

卷三十二

明夷卦

三 寄願堂

如鳥之斯舉。以飛而垂其翼。然飛而垂翼者。見傷也在占者之君子。則當有不見容而于行者。而其行也。倉卒決去。不遑顧慮。至於三日不得食焉。是其見傷也。且其行也。必將有所適之處。而所適之主人。亦未免有言。蓋時義當然。不得而避也。總是明夷。但猶是明夷之淺者。○君子於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一申說下。○三日不食。正如孔子之絕糧於陳。

栗離余南湖云。就去此而言。故曰行。就適彼而言。故曰往。有言或訴其迂而尤益。或曰爲拘而有害。

張雲峯說。好象占。合看只是一意。垂其翼。見傷而猶飛。非屯翼而不飛也。君子之行。三日不食。途中之傷。主人有言。所投之傷。兩層形容。甚言其行之艱。然而君子必當行也。

諸周公繫初爻曰。初九陽明在下。處明夷之初。去暗尚遠。禍雖未及。而道已不行。其象猶鳥之飛而垂其翼然。占者當何如哉。吾知君子唯有去而已。縱所值之困。不能安身。至於三日不食。不得而辭也。縱所如不合。以至受謗於主人。而道也。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不食可也。

按此是行後无食。不義唯義所在。不食可也。

易經詳說

卷二十二

明夷卦

三 寄願堂

按此是行時。乏食。依爻辭看。此說為優。

講孔子釋初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此說則又辭與象傳一意。未知是否。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按註疏以夷于左股。明避難不壯。不為闇主所疑。不作被人傷看。其說大異。

程傳六二以至明之才。得中正而體順。順時自處。處之至善也。雖君子自處之善。當陰闇小人傷明之時。亦不免為其所傷。但君子自處有道。故不能深相傷害。終能遠避之。爾足者所以行也。股在脛足之上。於行之用為不甚切。左又非使用者。手足之用。以右為便。唯贖張用左。蓋右為本也。夷于左股。謂傷害其行而不甚切也。

雖然亦必自免有道。拯用壯健之馬。則獲免之速而吉也。君子為陰闇所傷。其自處有道。故其傷不甚。自拯有道。故獲免之疾。用拯之道。不壯則被傷深矣。故云馬壯則吉也。二以明居陰闇之下。所謂吉者。得免傷害而已。非謂可以有為於斯時也。

本義傷而未切。救之速則免矣。故其象占如此。

或問明夷初二爻。不取爻義。朱子曰。初爻所傷地遠。故雖傷而尚能飛。間初爻比二爻。却似二爻傷得淺。初爻傷得深。曰非也。初尚能飛。但垂翼耳。

連齊徐氏曰。初傷其翼。初傷猶淺。故二傷及股。則害於行矣。二在下。故口空。其法前為右。後為左。今人以下移為左遷。夷于左股。傷于下也。馬壯則行速。言救之道速。則獲免于難而吉也。

易經詳說

卷二十二

明夷卦

三 寄願堂

蒙引下三爻俱明在暗外。隨其遠近高下而處之者也。六二亦以明遷而居暗主之下。為明夷也。其明夷視初。雖為稍近。視三四五則猶為遠。故雖見傷而未切。如僅傷于左股。然非要害處也。其象如此。占者於此。亦在平遠救之耳。若救之而得馬壯。便得免矣。吉謂終免於害。

按明夷夷于左股。重下夷字。則明夷只從卦名來。不用着講夷于之夷。乃是實字。○拯訓救。馬壯是假象。只說要救之速。人多因馬壯宜速去。故說向去一邊。然拯救多方。不止要去。而亦有救免使去者。○左股被傷而自求救。故按字內亦有避去一替。時講多作救濟時艱說。使用去字不着矣。○左股是自己股。如何云救他人。此亦易辨。

謂公繫二爻曰六二去暗主比初爲稍近。視三四五爲尙遠。明雖傷而未刃爲夷于左股而非要害之象。當此時而不必去必且身中危機即去而不速亦恐禍患尋至。故爲一計當速於去。去如用馬壯之速以救之則可以全身免禍而吉矣。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按孔疏謂順闇主之則其說異。

程傳六二之得吉者以其順處而有法則也。則謂中正之道能順而得中正所以處明傷之時而能保其吉也。

臨川吳氏曰六二以柔居中爲順而有則故能得強壯之馬以拯已之傷而有吉也。

蒙引此象傳甚不好說。若程傳及臨川吳氏但以柔順中正爲解然

易經詳說

卷二十二

明夷卦

寄願堂

本義全不帶及此意今難強入此意。大抵是爲乘其傷之未切而救之順也。而救之又速則又爲有則矣。所以吉也。若當救而不救便非順矣。若救得不速失其機會便是不得法了。非有則也。如此說似儘通。

按順貼六看則貼正中看有順以則之德自能救傷而獲吉。從救之速上分貼順以則只是曲爲之辭。○集解以拯爲救正順以則爲忠順不失而得事君之法則尤不可從。

講孔子釋二象曰二夷于左股宜无所謂吉也。而云用拯馬壯吉者蓋知禍將及時可去而不違其時順也去而適合乎當然之理則也惟順以則故能得吉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按此疏以狩爲征伐之類大首爲闇君。程傳所云湯武之事蓋其說久矣。

經傳九三離之上明之極也。又處剛而進上六坤之上暗之極也。至明居下而爲下之上至暗在上而處窮極之地正相敵應將以明去暗者也。斯義也其湯武之事乎南在前而明方也。時政而去害之事南狩謂前進而除害也。當克獲其大首大首謂暗之魁首上六也。三與上正相應爲至明克至暗之象不可疾貞謂誅其元惡舊染汚俗未能遽革必有其漸章之是則駭懼而不安故酒誥云惟殷之迪諸臣百工乃酒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至於既久尚曰餘風未殄是漸漬之俗不可以遽革也。故曰不可疾貞正之不可急也。上六非君位以其居上而暗之極故爲暗之主謂之大

易經詳說

卷二十二

明夷卦

寄願堂

程以不可疾貞爲漸漬之俗不可遽革亦與孔疏民迷日久化之以漸同意而本義則爲除害之事不可以亟其說不同。

本義以剛居剛又在明體之上而屈於至暗之下正與上六闇主爲應故有向明除害得其首惡之象然不可以亟也故有不可疾貞之戒。成湯起於夏臺文王興於美里正合此爻之義而小事亦有然者。

建安邱氏曰他卦三與上爲正應在明夷則爲以至明伐至暗之象也。故曰明夷于南狩南者進而前之方狩者收而去之之事。大首指上六得其大首者殲厥渠魁也。九三出而專而狩之權以應上六暗柔之敵爲民除害一舉而獲其首惡之大者然九三以

則居剛又有不可疾貞之戒不可疾貞者猶美其改過遷善則伐可不舉矣。

彖九三以剛居剛是有剛正之德者又在明體之上是以天下之望而在其瞻之位者而乃屈於至暗之下非惟其志有所不屈抑且其心有所不堪正與上六暗主爲應則又受傷之切者矣此見其德才俱到而迫於不得已故舉事獨克○明夷亦以明見傷也於南狩得其大首克其我傷者也亦爲天下克之也不可疾貞言非出於萬不得已不可爲也○不可疾貞是戒占者不連上文上文是象○貞訓正以舉事得正言非正其罪之正

覆本義小事有然只是可以倡首圖事之意然全不作放伐說只以進難圖存說似亦可

易經詳說

卷二十二

明夷卦

三寄願堂

譌周公繫三爻曰上爲暗主三以至剛處明極屈於其下是當明夷之時也因不忍生民之塗炭而明除害得其首惡爲于南狩得其大首之象雖應天順人事非不正然不可以事之正而亟也占者得此小事亦有然者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釋傳夫以下之明除上之暗其志在去害而已如商周之湯武豈有意於利天下乎得其大首是能去害而大得其志矣志苟不然乃悖亂之事也

繫引有湯武之志則可蓋權者聖人之不得已而用者也乃大得也此大字非爻辭大首之大此得字亦非爻辭得其之得大有所得也成大功也一戎衣而有天下意○看志字與乃字然則易非

聖人不能贊矣

釋傳傳看志字好大得只是遂其去害之志○乃大得包得其大首在內時講重提志字虛說大得似未妥

圖孔子釋三象曰三之南狩蓋以除暴救民爲志而非富天下得其大首則其功克成而志乃大得也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孔疏凡有爲用事也從其左不從其右是卑順不逆也腹者懷情之地六四體柔處坤與上六相近是能執卑順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意也于出門庭者既得其意雖近不危隨時避難門庭而已故曰于出門庭

圖孔疏是以明夷屬上六以出門庭爲避難釋傳以明夷爲六五

易經詳說

卷二十二

明夷卦

三寄願堂

以出門庭爲得君行事見於外并與本義不同

釋傳六四以陰居陰而在陰柔之體處近君之位是陰邪小人居高位以隲邪順於君者也六五明夷之君位傷明之主也四以柔邪順從之以固其交夫小人之事君未有由顯明以道合者也必以隱僻之道自結於上右當用故爲明顯之所左不當用故爲隱僻之所人之手足皆以右爲用世謂僻所爲僻左是左首隱僻之所也四由隱僻之道深入其君故云入于左腹入腹謂其交深也其交之深故得其心凡奸邪之見信於其君皆由奪其心也不奪其心能无悟乎于出門庭既信之於心而後行之於外也邪臣之事暗君必先蠱其心而後能行於外

不義此爻之義未詳竊疑左腹者幽隱之處獲明夷之心于出門

庭君得意於遠去之義。言筮而得此者。其自處當如是也。蓋離體爲至明之德。坤體爲至闇之地。下三爻明在闇外。故隨其遠近高下而處之不同。六四以柔正居闇地而尚淺。故猶可以得意於遠去。五以柔中居闇地而已。故爲內難。正志以晦其明之象。上則極乎闇矣。故爲自傷其明。以至於闇。而又足以傷人之明。蓋下五爻皆爲君子。獨上一爻爲闇君也。

朱子曰。明夷下三爻皆說明夷。是明而見傷者。六四爻說者。却以爲是好邪之臣。先蠱惑其君心。而後肆行於外。殊不知上六是暗主。六五却不作君說。六四之與上六。既非正應。又不相比。又況下三爻皆說明夷。是好底何獨此爻却作不好說。以意觀之。六四居闇地。尚淺猶可以得意而遠去。故雖入於幽隱之處。猶能獲明夷。

易經詳說

卷二十二

明夷卦

寄願堂

之心于出門庭也。故小象曰。獲心意也。上六不明晦。則是合下已是不明。故初登于天。可以照四國。而不免後入于地。則是始於傷人之明。而終於自傷以墜其命矣。

雲峯胡氏曰。腹坤象。故坤體之下有左腹象。自明之暗。有入于幽隱之象。左僻爲幽。腹在內爲隱。諸家皆以入于左腹爲小人左道。惑君本義。謂上爲闇主。傷人之明者。下五爻皆君子之明。爲其所傷者。初二三明在闇外。至四則明將入于闇中。然比之六五。則暗尚淺。猶可得意于遠去。坤有腹。入于左腹。自離而入于坤也。坤偶有門象。于出門庭。猶可去而自平。地也。獲明夷之心者。微子之自靖。出門庭者。微子之行避。

蒙引本義。竊疑左腹者。幽隱之處。以六四所處之地言。謂其居暗

地也。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者。言雖已入暗地。然以柔居暗地而尚淺。故猶可以得意於遠去也。

南庭六四居暗地。入于左腹也。然以柔正居暗地而尚淺。則猶可得意于遠去。故雖入于左腹。而幸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左腹門庭皆自四居坤體而取。左腹人之身也。門庭人之家也。四與上六同居坤體。猶人之一身一家也。故其始也。爲入左腹。言其在身側也。其終也。爲出門庭。言離去其家也。

張本義此節未甚明白。得蒙存發。揮指有條理。程說是以獲明夷之心連上句。謂小人入于左腹。以得明夷之心。猶云以曖昧之事結主知也。明夷指暗君。如以明夷爲其號一般。既得君心。便又弄權公然出門庭而行之也。依本義是以獲明夷之心連下

易經詳說

卷二十二

明夷卦

寄願堂

句。謂入于左腹。爲君子居於暗地之象。猶辛四之柔正。其居暗地亦尚淺。可以得意而遠去。明夷指君子之處。明夷者。言自得。其意即得明夷之心也。出門庭只是離家去也。終屬難解。始順文通其義。入于左腹。似當說傷於左腹。見得有當去意。出門庭則其去志遂矣。居暗地便是明見傷。不必別有所傷。明夷之心。謂處明夷則當去。故去者明夷之心也。

譚周公繫四爻曰。四居坤之下。是已入暗地。身處昏朝。而道无由明。爲入于左腹之象。夫明夷之時。人人有欲去之心。苟欲去而未能。則明夷之心未獲也。四以柔正居暗地而尚淺。柔正則能去。尚淺則得去。故又爲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之象也。

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得入于左腹。謂以邪僻之道入于君而得其心意也。得其心所以終不悟也。

此是一說。

存疑。即本義得意於遠去之意。

按此是本義之說。

策辭四入于左腹。似无可得而出矣。不知雖入于幽隱入之尚淺。故猶可獲遠害之心。意而遠去也。不然欲出門庭也得乎。

按此說頗圓暢。愚意竟將入于左腹爲居於深僻之地。禍患未及故可以得意而遠去。似與本義幽隱之處不相背。且省得蒙存許多周旋。

圖孔子釋四象曰。四之入于左腹而卒能出門庭。是可去則去而

易經詳說

卷二十二

明夷卦

寄願堂

其心意得迷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釋傳五爲君位乃常也。然易取義變動隨時。上六處坤之上而明夷之極陰。暗傷明之極者也。五切近之聖人。因以五爲切近至暗之人。以見處之之義。故不專以君位言。上六陰暗傷明之極。故以爲明夷之主。五切近傷明之主。若顯其明則見傷害必矣。故當如箕子之自晦藏。則可以免於難。箕子商之舊臣而同姓之親。可謂切近於紂矣。若不自晦其明。被禍可必也。故狎狂爲奴。以免於害。雖顯其明而內守其正。所謂內難而能正其志。所以謂之仁與明也。若箕子可謂貞矣。以五陰柔故爲之戒。云利貞。謂宜如箕子之貞固也。若以君道言。義亦如是。人君有當晦之時。亦外晦其明。

而內正其志也。

本義居至闇之地。近至闇之君。而能正其志。箕子之象也。貞之至也。利貞以戒占者。

朱子曰。微子去却易。比干一向諫死。又却索性。箕子在半上落下。最是難處。被他監繫在那裡。不免狎狂。所以易中特說箕子之明夷。可見其難處。故彖曰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他外雖狂而心則定也。○又說貞而不言艱者。蓋言箕子則艱可見。不必更言之。

聖家胡氏曰。士大夫處平時易。處明夷之時難。處明夷之時爲微子比干。猶易爲箕子。難微子已上不可復去。比干已死不必復死。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此般有三仁。而又獨以箕子言之也。

易經詳說

卷二十二

明夷卦

寄願堂

易以意爲主。此卦之意主於上六。故以象暗君。則君位不在五。諸卦意有類此者。唯學者識之。

象引就爻言。居至闇之地。坤體也。近至闇之君。近上六也。若就人事言。則近暗君。便是至闇之地矣。○而能正其志者。彖中故也。正志有艱難之意。方爲箕子之明夷。○利貞以戒占者。箕子之明夷。自不待言。利貞矣。箕子貞之至者也。

圖周公繫五爻曰。六居至暗之地。近至暗之君。是宗臣而當內難者也。而有彖中之德。故能不直遂其明。委曲艱難以正其志。其象如箕子之明夷。蓋貞之至也。占者亦如箕子之明夷。守此貞焉。乃爲宜也。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腰孔疏以箕子保身爲明非經占

爾何箕子晦藏不失其貞固雖遭患難其明自存不可滅息也若
過稱患遂失其所守則是亡其明乃滅息也古之人如楊雄者是
也

中溪張氏曰箕子之明可晦而不可息者蓋其明在內故也

蒙引其明自存但晦其明耳明不可息所以爲箕子之貞若其明
可息則一篇洪範從何處來

罔不可息是說箕子處明夷之時而其明未嘗傷所以然者由於
正其志也不可息只是不息勿泥可字集解之說不可從

蒙引孔子釋五象曰箕子當內難而能正其志是箕子之貞也外雖
晦其明而在中之明自存不可得而滅息也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一 明夷卦

望 寄願堂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程傳上居卦之終爲明夷之主又爲明夷之極上至高之地明在
至高本當遠照明既夷傷故不明而反昏晦也本居於高明當及
遠初登于天也乃夷傷其明而昏暗後入于地也上明夷之終又
坤陰之終明傷之極者也

本義以陰居坤之極不明其德以至於晦始則處高位以傷人之
明終必至於自傷而墜厥命故其象如此而占亦在其中矣

朱子曰明夷未是說暗之主只是說明而被傷者乃君子也日上
六方是說暗君

王氏湘卿曰前五爻言明夷猶有明可夷也上居明夷之極无明
可夷直不明而晦矣

蒙引胡氏曰下三爻以明夷而爲句首四則明夷之辭在句中上
六不日明夷而曰不明晦蓋惟上六不明而晦所以五爻之明皆
爲所夷矣始則居高位而傷人之明終則必至於自傷而墜厥命
爻設爲此象以爲後世人主之大戒人之明未必傷也卒乃自傷
而遂墜絕厥命則亦何益之有哉

雙湖胡氏曰下五爻皆說明夷是有明而見傷者也上一爻說不
明晦是實晦而不明者也以卦言則傷離之明者在坤坤爲晦以
爻言則傷下五爻之明者在上下上獨爲晦各有不同也五上爲天
有登天之象坤地至上成又有入地之象

蒙引上六所以爲暗主者以陰居坤之極取其極暗而又在諸爻
之上也○三句皆是象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一 明夷卦

望 寄願堂

按前云明入地中明指日言此爻亦是就日取象是日落光景本
義只就人事上說取其切耳○以日言入地故晦以人事言作
兩截看所以示戒

譚周公繫上爻曰上六陰柔居坤之極乃昏暗之甚者不能自明
其德以至於晦而下之受傷者衆矣然傷人之明已亦不免故
雖據高位而終必自傷爲初登於天後入於地之象也占者可
不知所戒哉

象曰初登於天照四國也後入於地失則也

程傳初登於天居高而明則當照及四方也乃被傷而暗昏是後
入於地失明之道也失則失其道也

本義四國以位言

明夷六二受八之傷者以其順則故卒能自全其明
而免禍上六傷人之明者以其失則故至於自墜厥命而喪邦則
君道之正也其失可乎

聖人曰離之照四方以德言此之照四國以位言爾則者不
可踰之理失則所以爲紂順則所以爲文王
存疑言身居九重之上而照及乎四國也故本義曰以位言失則
言失君道也

闕孔子釋上象曰初登於天始亦常居高位以昭臨四國也後入
於地以其不明其德而失爲君之則也

晉進齋徐氏曰下三爻離體明也上三爻坤體暗也上六暗極所
以爲明夷之主也故不言明夷下五爻皆所以處明夷之道而有

易經詳說

卷三十二 明夷卦

寄願堂

遠近淺深之殊者也故皆言明夷初明雖傷去上最遠垂翼而已
二則傷股而害已深矣以其在下居中去上猶遠有可拯之道也
三則與上爲正應可以南狩而獲其大首矣四入坤晦之門庭其
暗尙淺有可去之道五則迫近於難義不可去亦惟艱貞自晦其
明而已此紂之時聖賢所處之道不同有如此

連安氏曰明夷以二體言則離明爲坤暗所傷以六爻言則上
一爻爲暗君自五而下皆爲所傷所以下五爻皆曰明夷此爻傷
者也上一爻曰不明晦而獨不言明夷此傷人之明者也今以商
周之事案論則上一爻極暗爲紂之昏暴五近晦爲箕子之囚奴
四與上同體避暗就明爲微子之遜去三與上應以明尅暗爲武
王之伐紂二在大臣之位威明於暗爲文王之茅里初去暗附遠

其伯夷太公居海濱之事乎明夷六二之義於此可見
矣

明訓當明夷之時明可有也不可用也桑吉文王箕子之不顯其
明乃所以善用其明象言君子之用晦而明正所以不傷其明六
爻上六爲暗主下五爻皆爲臣而見傷者故以明夷名之惟其位
有遠近傷有淺深而所以處之道不能不與時推移初二爻傷未
切以見其速避爲貞不俟終日之智也四居暗尙淺以見其遠管
爲貞亂邦不居之義也五无可去之義而當念以亂國存亦貞也
委曲悟君之忠也獨九三向明除害爲伐罪救民之仁則當以獨
夫言之而不可以君臣論矣猶有不可疾貞之意望其庶幾改之
亦非獲已者歟

易經詳說

卷三十二 明夷卦

寄願堂

按二陽四陰之體與晉相反他卦相反則易三畫卦之名此則火
地地火爲轉移也離明也坤傷明者也坤上闔極故爲傷明之
主若論處明夷盡艱貞之道仍當以五爻箕子之明夷爲主也
箕子之明夷周公因所見而取象孔子用之彖傳而又因箕子
思及文王以見文王亦是處明夷之一道先儒以六二配文王
雖經中不及亦頗近理六爻以上爲傷明初於行二馬壯四出
門皆言當去也五近上獨爲處內難故特以箕子當之言不可
去也三放伐爲創舉當別論愚謂三陽體明極顯然決去如南
狩之象恐其過激因以不可疾戒之亦只就其去說
明本是不好大象補出拉來晦明見得明亦有當
一義與彖傳晦其明不同

卷二十

家人卦序卦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傷於內家人之道父

傷困於外則必反於內家人所以次明夷也家人者內家之道父子之親夫婦之義尊卑長幼之序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卦外巽內離為風自火出火熾則風生風生自火自內而出也自內而出由家而及於外之象二與五正男女之位於內外為家人之道明於內而巽於外處家之道也夫人有諸身者則能施於家行於家者則能施於國至於天下治天下之道蓋治家之道也推而行之於外耳故取自內而出之象為家人之義也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三 家人卦

一 寄願堂

恩義欲篤恩義要有乖於倫理如何朱子曰須是於正倫理處篤恩義篤恩義而不失倫理方可

家人利女貞

王註家人之義各自修一家之道不能知家外他人之事也統而論之非元亨利君子之貞故利女貞其正在家內而已程傳家人之道利在女正女正則家道正矣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獨云利女貞者夫正者身正也女正者家正也女正則男正可知矣

蓋舊說似不足之詞程傳重女貞說是

本義家人者一家之人卦之九五六二內外各得其正為家人

利女貞者欲先正平內也內正則外无不正矣

中溪張氏曰家人之義以內為主六二居內而位正故曰利女貞女正則家道成矣

家人卦之九五六二內外各得其正故為家人立家之道須內外各正內外各得其正方成個家道由此言之凡內外有不正者都不成家○家人者一家之人則父子兄弟夫婦俱在其中乃卦辭只言利女貞蓋非專欲女貞也欲先正平內也內正則外无不正矣故彖傳兼男女釋之誠知文王之辭非專欲女貞也欲先正平內耳所以言女正位乎內於男正位乎外之先○莫難化者婦人周子曰家難而天下易家人難必起於婦人此所以欲先正平內也看先之一字方知男亦在所貞○女貞如何固體必為領事必慎必孝男始必順夫主必和家必睦宗親不生議論以問夫之骨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三 家人卦

二 寄願堂

內不預外事以貽夫之禍患凡有數端不專指修潔也六二無攸遂在中饋貞吉亦所謂利女貞也莫難正者家而家莫難正於婦人此亦以難易論耳其實夫為妻綱利於寡妻全在丈夫○本只利用利貞而乃曰利女貞者示人以先務之所在也

明訓利女貞主治家言

王註不是先要正女而後外自正說話蓋必內正外纔謂之正耳不則中輩多責其何以家

又王察家人彖辭曰家之不正多起於婦人觀於家人之卦而知欲正家者必修身以立範使女守其正斯為利也

家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程氏此因二五得正以釋家人之義并明女貞之旨家人之道必

須女主於內男主於外然後家道乃立今此卦六二柔而得位是女正位乎內也九五剛而得位是男正位乎外也家人以內爲本故先說女也○道均二儀非惟人事而已家人即女正於內男正於外二儀則天尊在上地卑在下同於男女正位故曰天地之大義也

程傳家以卦才而言陽居五處外也陰居二處內也男女各得其正位也尊卑內外之道正合天地陰陽之大義也

本義以卦體九五六二釋利女貞之義

程傳胡氏曰家人離多由女之不正故言男之正必先以女正言也

中溪張氏曰卦辭但言利女貞而彖辭則曰男女正蓋離下巽上

易經詳說

卷十三

家人卦

三 寄願堂

則爲家人在內卦以六居二陰得陰位則女正位乎內也在外卦以九居五陽得陽位則男正位乎外也男女之位各得其正乃天地陰陽之大義也

蒙引首提家人二字與諸卦同指卦言也下二句男女正位亦指卦之九五六二言一例也○天地之大義也亦猶云陰陽之大義也不曰陰陽而曰天地天陽之尊也地陰之尊也歸妹亦曰天地之大義也理則一蓋天地且然況其他乎

存疑男女正何以爲天地大義蓋天以陽而居乎尊地以陰而居乎卑一尊一卑定分不易天地之大義也男以陽而正位乎外女以陰而正位乎內一內一外定分不易此義即天地之大義也

通典上二句重正字不重內外字不正則非正位內外矣

爾正位二字連乎字即於字○女王言利女貞意不專言女

難者耳故孔子之釋彖義以男女爲言而先女以示意也下二節但發明貞字不必復泥女字

國孔子釋彖辭曰卦名家人而詞曰利女貞者蓋一家之人內外盡之治家之道一正盡之卦體六二有女之象居卦之內柔順中正是女正位乎內也九五有男之象居卦之外而剛健中正正是男正位乎外也男女各得其正此是細故哉是即天以陽居尊地以陰居卑天地之大義也○先正內而後正外此所以利女貞也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孔疏父母一家之主家人爲事同於國有嚴君故曰家人有嚴君

易經詳說

卷十三

家人卦

四 寄願堂

謂父母之謂也

國程傳嚴君二字作二義未是

本義亦謂二五

國問程傳曰家人之道必有所尊嚴而君長者謂父母也如此則嚴君作兩字說然自補諸家只作一字說未知如何朱子曰所尊嚴之君長也

陸安邱氏曰既言男女之正至此又推本於父母之嚴故曰家人有嚴君焉君爲父母即一家之君長也君長嚴則臣下肅父母嚴則家道齊必父母之嚴於其子如君之嚴於其臣則倫理一定尊卑截然无干名犯分之事而家道正家道既正則天下莫不一正矣

趙氏曰：父義母慈，母何以亦稱嚴？蓋母不嚴家之義也。賁上下之分，此子弟之過，亂內外之別，嫂帷薄之儀，父雖嚴有不能盡察者，必父母尊嚴內外齊肅，然後正家而天下定矣。

雲南胡氏曰：本義指二五言，在男女則九五六二皆正在父母則九五之剛可謂之嚴，六二之柔未必能嚴，故夫子發家辭言外之意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其旨深哉。

蒙引：此家人二字與上同，下文父母之謂，亦就卦之二五言，正如上文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也。此節雖說父母，亦歸於利女貞之義。下文父父子子，兄弟夫婦，夫夫婦婦，而家道正亦然。何也？家人二字所該固廣，其曰利女貞者，亦言先自女正起耳。其意固欲一家之人俱正也，故家傳遂及此，且及下文，其下文家道正與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三 家人卦

五 寄願堂

正家之正字，即利女貞之貞，及男女正位之正也。然後知其為盡利女之義耳。

存疑：此就以二五當父母言。家人嚴君，見有利貞之義。

陽離嚴乃尊嚴，非嚴厲之謂也。

陰尊嚴內，亦有嚴厲意。

陽男女之正，內外截然，何等嚴肅。家人便如朝廷一般，蓋有嚴君焉。嚴君為誰？乃父母之謂也。九五為父正位乎外，乃外之嚴君；六二為母正位乎內，乃內之嚴君。此一家之主，而不可以不貞者也。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孔疏：此歎美正家之功，可以定於天下。既家有嚴君，即父不失父

道，乃至婦不失婦道，尊卑有序，上下不失，而後為家道之正。各正其家，无家不正，即天下之治定矣。

釋德父子兄弟夫婦，各得其道，則家道正矣。推一家之道，可以及天下，故家正則天下定矣。

本義：上父，初子，五三夫，四二婦，五兄，三弟，以卦畫推之，又有此象。雲南胡氏曰：齊家之道，在篤恩義，然以正倫理為本。上父，初子，上下分而父子之倫正矣。五夫，四婦，五上四下也。三夫，二婦，三上二下也。五兄，三弟，五上三下也。夫婦之上下分，而夫婦正。兄弟之上下分，而兄弟正矣。特父子之上下相去甚遠，而其分嚴。兄弟之相去甚近，而其情親。夫婦雖相比，而亦未嘗无上下之分也。卦惟以女正為利，夫子發言外之意，則謂男女皆當正。又謂父子兄弟夫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三 家人卦

六 寄願堂

婦皆當正，本義又即卦畫以推其象，明且脩矣。

蒙引：父子以尊卑言，上父初子上下瀾遠，父子之分也。一家之人，惟父子之分相去最遠，况二爻皆陽，再取夫婦不得而相去遠，又不得取比肩之義，為兄弟之象。五兄三弟，以比肩言，五三相近，又皆陽，五得四，三得二，又為夫婦象。五三，四二不得以兩相配。兩相配則五與四為夫婦，三與二為夫婦。如此然後見其夫夫婦婦處，蓋各有合也。同室之義也，又不拘於六二為女正位乎內，九五為男正位乎外矣。若於此而不以相近成配，則三四之配又顛倒了。若不分配，則又混而無別了，都不見得夫夫婦婦之義。正家而天下定矣，此句不可說作效，只帶上家道正說。家傳意不在效正家而天下定，此家道之所以貴於正而不可不正也。三節

不必用過文相承。大抵孔子初只就卦體上見。二五有男女各正之義。遂將來釋卦辭。既而又將二五看出有父母尊嚴之象。既而又通六爻看得有父子兄弟夫婦各得其正之象。漸次說出。要皆不出乎家人利女貞所該之內耳。○細味之首節家道之正也。二節家道之所以正也。三節舉家之爲父子兄弟夫婦者莫不正而治化所由成也。正家至此而能事畢矣。
釋疑必男女父母父子兄弟夫婦倫。然後成一家。雖不明釋卦名。然其所以爲家人者。亦於此可見矣。此一例也。
策解萬正符云。首節女正二句。則卦名卦詞皆在其中矣。下二節皆推言之。要不出家人所該之內。總以言利女貞之義耳。不必定要做出利女貞意。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三 家人卦

七 寄願堂

因此卦極有次第。言利女貞。舉所重也。傳言女貞并及男正。見不獨女貞。而必先言女者。由彖義也。次乃以男女爲父母。次又舉父子兄弟夫婦全家而言之。總是一貞字。該盡○本義分貼固可從。然依程傳。虛論其理。未嘗不可。觀本義又有云云。似亦非執定也。

圖三五既爲父母之尊矣。更合六爻而推之。上爲父爲尊。初爲子居卑。父子子各盡其道矣。五陽爲兄而長於上。三陽爲弟而切於下。兄兄弟弟各盡其道矣。五陽爲夫。統於四陰之上。二陰爲婦。於三陽之下。夫夫婦婦各盡其道矣。父子兄弟夫婦各盡其道。而家道有不正者乎。天下莫非家也。能正其家。則凡爲父子兄弟夫婦各安其位。各正其所。而天下定矣。此家之所以

貴於正也。而女貞不尤先歟。

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孔疏。巽在離下。是風從火出。火出之初。因風方熾。火既炎盛。還復生風。內外相成。有似家人之義。故曰風自火出。家人也。○物事也。言必有事。即口无擇言。行必有常。即身无擇行。正家之義。修於近小。言之與行。君子樞機。出身加人。發達見遷。故舉言行以爲之議。釋。正家之本。在正其身。正身之道。一言一動。不可易也。君子觀風自火出之象。知事之由內而出。故所言必有物。所行必有恒也。物謂事實。恒謂常度。法則也。德業之著於外。由言行之謹於內也。言慎行修。則身正而家治矣。不義身修則家治矣。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三 家人卦

八 寄願堂

朱子曰。風自火出。家人。是火中有風。如一堆人光。此氣自薰蒸上出是也。○問風自火出。曰。謂如一爐火。必有氣衝上去。便是風自火出。然此只是言自內及外之意。

中。張氏曰。巽爲風。離爲火。蓋火熾則風生。而火者風之母也。君子知風自火出之象。則知風化之來自於內。而家之本又自身而出也。夫身之所出。惟言與行。物猶不誠。无物之物。謂事實也。恒常度也。言有物。則非虛言。行有恒。則非僞行。言行相顧。則其身修身修則家齊。國治天下平矣。此言自內及外之意也。

蒙引。火者風之所自出。家者風化之所自出。故風自火出。爲家人之象也。君子於此。可不思所以正其家乎。而家之所以正。則在身。君子所以於吾身上做起工夫。身之所出。言與行二者而已矣。○

言必有物、非虛言也。行必有恒、非但勉強一時而已。如是則身修身修則家齊、而風化之本端矣。所謂正家而天下定矣。

存歸風自火出、猶風化自家而出也。

集解萬正符云、言行不必跟上文倫紀說。

既風化自家出、而推本於身、物恒所以修身、身修而家人正、則風化及於天下、層次要清楚。○本義但云身修則家治、又似以身

爲火、家爲風、正家由於修身、爲風自火出、如此亦甚直截。

訓孔子釋大象曰、巽風在外、離火在內、是風自火出、離風化之自

家而出、家人之家也。君子觀其象、而思有以正其家、然不問之

家也。家之本在身、身之所出、言行二者而已。君子以之言焉、有

物言不虛發、非無實之虛言也。行焉有恒、行不間斷、非勉強於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三 家人卦

九 寄願堂

一時也。言行皆謹而身修矣。則由身以及家、由近以及遠、天下之定、推之而莫外矣。

初九 閑有家、悔亡。

王註凡教在初、而法在始。家實而後嚴之、志變而後治之、則悔矣。處家人之初、爲家人之始。故直必以閑有家、然後悔亡也。

釋傳初家道之始也。閑謂防閑法度也。治其有家之始、能以法度

爲之防閑、則不至於悔矣。治家者治乎家人也、苟不閑之以法度、

則人情流放、必至於有悔。失長幼之序、亂男女之別、傷恩義、害倫

理、无所不至、能以法度閑之於始、則無是矣。故悔亡也。九剛明之

才能閑其家者也。不云无悔者、羣居必有悔、以能閑故亡耳。

初九以剛陽處有家之始、能防閑之、其悔亡矣。戒占者當如

是也。

龜山楊氏曰、禮始於謹夫婦。爲官室辨內外、男位乎外、女位乎內。

男不入、女不出、所以閑有家也。所以謹始也。始不閑、終必亂矣。

聖學胡氏曰、初之時當閑。九之剛能閑。三五以剛居剛而吉。初以

剛居剛而能防閑其家者也。僅曰悔亡何哉。家難而天下易。能閑

於初、儘可免悔。初之不閑、悔將若何。

蒙引初九家之始也。初之時當閑。九之剛又能閑。是爲閑有家之

象。謂之閑有家。蓋必乘其初心之未放。衆志之未流。於以明長幼

之序。慎男女之別。篤其恩義。使不相夷。正其倫理。使不相凌。閑之

如是。則倫理以正。必無婦子嘻嘻之容。恩義以篤。亦不至有家人

嗃嗃之厲。而悔可亡矣。○閑有家、宜無悔也。乃只曰悔亡。或謂看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三 家人卦

十 寄願堂

本義初無本有悔也。一句亦只是無悔之意。不必泥其爲本有悔而亡之也。愚謂未然。看來是家人嗃嗃悔厲吉之意。夫人情樂於縱肆、而憚於就規矩。況有家之初、行之能免於悔乎。然久之、父兄

而子、子而兄弟、兄弟而夫婦、夫婦而婦、固亡矣。故本義仍用悔亡字。

○本義既用初九以剛陽處有家之始、能防閑之、其悔亡矣。則所

謂閑有家悔亡者、俱就初九上說。而戒占者意全在外。故只云戒

占者當如是也。

存疑有家之始、法度未立、衆志不一、自不能無越禮犯分處。故有

悔。必能防閑之始、可仁爾。程傳曰、羣居必有悔、以能閑故亡是也。

蒙引謂亦九三悔厲吉之意。覺未是。豈閑有家者、其初皆必有悔

待後始能亡之耶。

傳云志未變當以不待其失而閑之爲正。不必說先有悔後亡也。

其疑閑家內要見修身意在。

我云疑云有字宜玩。不閑雖有若無。此看有字大重。依本義有家之始。只現成誤。

議用公繫初爻曰。正家之道。當謹於始。苟不閑以法度。則人情流故。必至有悔。初處有家之始。義固當閑。陽剛處之。德又能閑。是防閑乎其有家之人。使之皆就法度。不至傷恩害義。而悔可亡矣。占者當如是也。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孔疏釋在初防閑之義。所以在初防閑其家者。家人志未變顯也。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三 家人卦

二 寄願堂

釋傳閑之於始。家人志意未變動之前也。志未流散變動而閑之。則不傷恩不害義。處家之善也。是以悔亡。志變而後治。則所傷多矣。乃有悔也。

本義志未變而豫防之。

爾齋趙氏曰。閑於始。則人心未變。無傷恩害義之事故。悔亡。教婦初來。教子嬰孩。是也。

雲峯胡氏曰。家人志已變而防之者難。未變而防之者易。

蒙引初九之閑有家者。以此時家人之志猶未變。故及是時而閑之也。失此不閑。則悔生矣。

歸孔子釋初象曰。閑有家者。以巽風之萌。原於志之變也。有家之始。家人之心未變。正當防閑之時也。於此而能閑。何至有悔乎。

二 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王註居內處中。履得其位。以陰應陽。盡婦人之正義。无所必遂。職乎中饋。巽順而已。是以貞吉也。

孔疏其所職在於家中饋食供祭而已。

釋傳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率以情勝理。以恩奪義。惟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卦。大要巽順爲善。初二上是也。六二以陰柔之才。而居柔不能治於家者也。故无攸遂。无所爲而可也。夫以英雄之才。尚有溺情愛而不自守者。况柔弱之人。其能勝妻子之情乎。如二之才。若爲婦人之道。則其正也。以柔順處中正。婦人之道也。故在中饋。則得正而吉也。婦人居中而主饋者也。故云中饋。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三 家人卦

三 寄願堂

三 爻原爲婦人言。程子以英雄律之。似非爻意。然可以爲凡占者示戒也。

本義六二柔順中正。女之正位乎內者也。故其象占如此。

爾齋徐氏曰。六二以柔居中。巽順應五。婦之道也。遂專成也。婦人无所專成。惟在主中饋而已。所謂惟酒食是議者也。貞吉者。居中得正。固守順道。故吉也。

漢上朱氏曰。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煎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故有閑門之修。无境外之志是也。

雙湖胡氏曰。采蘋采蘋之詩。以公侯夫人奉祭祀爲不失職。大夫妻供祭祀。爲循法度。祭祀盡饋事之大者。婦无遂事。惟在中饋可見矣。故六二貞吉。惟以在中饋言。家辭所謂利女貞者。其六二當

之歟

【釋】六爻爻辭。方知婦人之所以爲能者。不在於无所不能。而在於能其所能而已。

【因】延頤治飲食之事。在者猶言專在於此也。

【按】頤以飲食爲是不必添出祭祀貞亨現成說能得其正也。

【周】公慈二爻曰。六二柔順中正。女之正位乎內者也。凡事以順爲正。而无所專遂。其所事者惟家中飲食之常而已。此女子之正。有以致宜家之化而吉矣。占者宜知所以自處也。

彖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釋】二以陰柔居中。正能順從而卑巽者也。故爲婦人之貞吉也。

【明】溪張氏曰。六二得正而吉者。以其能順從九五之正應而卑巽也。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三 家人卦

三 寄願堂

之也

【存】疑此釋吉義。言六二之吉。是柔順以巽從乎人。而不自主事也。

順以巽只是无攸遂在中饋意。

【通】典重巽字。順字是推原之意。

【折】衷又言婦道象言婦德。

【論】孔子釋二象曰。六二之吉。由其有柔順之德。能以卑巽從人而无所專遂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釋】嗃嗃。嚴厲之義也。嗃嗃。喜笑之貌也。九三處下體之上。爲一家之主。以剛處陽。行剛嚴之政。故家人嗃嗃。雖復嗃嗃。傷猛悔其

臨厲猶保其吉。故曰悔厲吉。若縱其婦子。慢嘖嘻嘻。喜笑而无節。

則終有恨辱。故曰婦子嘻嘻終吝也。

【釋】嗃嗃。未詳字義。然以文義及音義觀之。與嘖嘖相類。又若急

速之意。九三在內卦之上。主治乎內者也。以陽居剛而不中。雖得

正而過乎剛者也。治內過剛。則傷於嚴急。故家人嗃嗃。然治家過

嚴。不能無傷。故必悔於嚴厲。骨肉恩勝。嚴過故悔也。雖悔於嚴厲。

未得寬猛之中。然而家道齊肅。人心祇畏。猶爲家之吉也。若婦子

嘻嘻。則終至羞吝矣。在卦非有嘻嘻之象。蓋對嗃嗃而言。謂與其

失於放肆。宜過於嚴也。嘻嘻笑樂无節也。自恣无節。則終至敗家。

可羞吝也。蓋嚴諄之過。雖於人情不能无傷。然尚法度立倫理。正

乃恩義之所存也。若嘻嘻无度。乃法度之所由廢。倫理之所由亂。

安能保其家乎。嘻嘻之甚。則致敗家之凶。但云吝者。可吝之甚。則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三 家人卦

西 寄願堂

至於凶。故未遽言凶也。

【按】程傳。悔厲。與孔疏。悔其酷厲意同。本義有悔厲。則以二字一

例看。不作串講。

【本】義以剛居剛而不中。過乎剛者也。故有嗃嗃嚴厲之象。如是則

雖有悔厲而吉也。嗃嗃者。嗃嗃之反者之道也。占者各以其德爲

應。故兩言之。

【朱】子曰。禮本天下之至嚴。行之各得其分。則至和。如家人嗃嗃。悔

厲。吉。婦子嘻嘻。終吝。都是此理。

【釋】齊徐氏曰。九三以剛居剛而不中。故有嗃嗃之象。比乎二四兩

柔之間。故又有嘻嘻之象。治家之道。易以情勝義。苟剛而不中。雖

過於嚴而有悔厲。然而家道齊肅。人心祇畏。猶爲家之吉而未失

道也。若笑樂無節，而情愛離比之私勝，則敗度喪禮，失節亂倫，家道所由以壞也。豈不終可吝乎。

雲家胡氏曰：嗃嗃以義勝情，雖悔厲而吉。嗃嗃以情勝義，終吝悔。自凶而吉者，自吉而凶。九三以剛居剛，若能嚴於家人者，比乎二。柔又若易驅於婦子者，三其在吉凶之間乎？故悔吝之占，兩言之。東萊呂氏曰：此文如對兩家而言，且如入一家見其父子夫婦濟濟有禮，可以知其必興，見其嗃嗃然日以歌舞為樂，可以知其必敗。

蒙引：嗃嗃非九三嗃嗃，家人嗃嗃也。家人所以嗃嗃者，以九三之治家過剛也。治家而過於剛，不无少傷於恩，故必有悔而厲，然而家道齊肅，人心祗畏，猶為家之吉也。若一於寬而忘勝義，致使婦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三

家人卦

五 寄願堂

子嗃嗃然而笑樂之无節，則家聲必為之玷，而吝終不免矣。○悔厲吉，言一時雖不无悔，畢竟吉也。終吝言一時雖大家權治，若无害者，然終吝也。此聖人揆人情所必至者。蓋悔者自凶而趨吉，吝者自吉而向凶，於此觀之，益見其的。○家人嗃嗃悔厲吉者，本父之義也。婦子嗃嗃終吝者，反言之也。○嗃嗃言家人至嗃嗃，言婦子猶見其非所宜而可吝也。聖人警發人之意至矣。○家人嗃嗃，象也。悔厲吉，占也。婦子嗃嗃終吝，反其象占以為戒也。比而

之占者，各以其德為應也。○按存疑云：未免有悔，而可危。訓悔厲二字，貼本義意。較蒙引為勝。○玉疑嗃嗃嚴厲而危懼貌。悔怨悔也。厲不是禍厲，乃凡心危厲也。婦子不專指婦人對夫曰婦，對父子也。○嗃嗃俱是使人如此。

抑揚反看。嗃嗃之吝，正以見嗃嗃之吉。終字宜玩。○按去疑：悔作怨，顯明人懷怨也。厲訓危，人不妄也。

講周公繫三爻曰：治家之道，貴寬嚴得中。三以剛居剛，嚴毅有餘，使一家之人畏懼而不致犯。有家人嗃嗃之象，如是則近於傷恩，不免有悔厲矣。然家道嚴肅，猶得正家之吉也。若一於寬縱，致使婦子嗃嗃笑樂无節，則敗度喪禮，終必吝矣。占者自審均之，非中與其過寬過嚴也。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嗃嗃，失家節也。

程傳：雖嗃嗃於治之道，未為甚失。若婦子嗃嗃，是无禮法，失家之節，家必亂矣。

中遂張氏曰：治家嚴急，盖无傷恩之悔，然猶未失治家之道也。若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三

家人卦

六 寄願堂

夫婦子嗃嗃笑樂无度，豈不失治家之節乎。

蒙引：節制之節，所以防其過也。

存疑：未失，辭吉字，失家節，辭終吝。

按：未失與失家節，失字一意。未失即是未失家節。

譌孔子釋三象曰：家人嗃嗃，雖過嚴而傷恩，以至悔厲，猶水失治家之道。故云吉也。若婦子嗃嗃，則以情廢禮，失治家之節矣。故云吝也。

六四 富家大吉

孔疏：富謂祿位昌盛也。六四體柔處巽，得位承五，能富其家者也。由其體巽稱尊，長保祿位，吉之大者也。故曰富家大吉。

釋傳：六以巽順之體，而居四得其正位，居得其正，為安處之義。巽

順於事而由正道能保有其富者也。居家之道能保有其富則爲大吉也。四萬位而獨云富者於家而言萬位家之尊也。能保其富是能保其家也。吉孰大焉。

本義陽主義陰主利以陰居陽而在上位能富其家者也。

朱子曰占法陽主貴陰主富。

中溪張氏曰六四與初九爲正應。又介乎九三九五之間以柔得剛以虛受實故能富盛其家而有大吉之占。

蒙引六四以陰居陰既有能致富之資而在上位又挾能致富之勢此所以爲能富其家而占大吉也。大吉與元吉不同。

中溪以四爲一家之母雲峯以爲在上主家之婦似不必定以婦人言。時講或以富家爲富天下之家覺太泛然作臣道看。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三

家人卦

七 寄願堂

亦不妨。○只富便是吉時講以禮義與並說是推一層非正意。

闕周公繫四爻曰六四以陰居陰陰主於利以之治家是能務本以生財稱節以致用而富其家者也。潛見衣食足而禮義興豈不大吉乎。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程傳以巽順而居正位正而巽順能保有其富者也。富家之大吉也。

疏孔疏以位爲臣位順承於君甚非卦意。

進澤徐氏曰富家者非必金帛寶玉而後爲富。但父子兄弟兄弟夫婦各安其位順而无逆能保有其家而不敗。即所謂富也。古莫大焉。若父子兄弟夫婦之間各失其道則家敗无日富。

可保乎。

集解萬正符云位即四之位也。四在下卦之上故本義以爲上位就家人論即程傳所云家之尊者是也。然傳意只重在順字上。

歐進齋說有至理。柔順得正則動儉可以致富而謙和可以保富。譚孔子釋四象曰六四富家大吉者以其有順德而在上位也在位則操致富之權而經濟在我順以在位則循生財之道而出入得宜所以富家大吉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張註疏訓假爲至與傳義不同。但云至斯道以有其家語氣未圓。程傳九五男而在外剛而處陽居尊位而中正又其應順正於內治家之至正至善者也。王假有家五君位故以王言假至也。極乎。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三

家人卦

六 寄願堂

有家之道也。夫王者之道修身以齊家。家正而天下治矣。自古聖王未有不以泰已正家爲本。故有家之道既至則不憂勞而天下治矣。勿恤而吉也。五泰已於外二正家於內內外同德可謂至矣。本義假至也。如假于太廟之假有家猶言有國也。九五剛健中正下應六二之柔順中正王者以是至于其家則勿用憂恤而吉可必矣。蓋聘納后妃之吉占而凡有是德者遇之皆吉也。

朱子曰王假有家言到這裡方具得許多物事。有妻有妾方成個家。有家之有只是如風夜浚明有家亮采有邦之有謂有三德者則風夜浚明於其家有六德者則亮采於其邦有是虛字非如奄有四海之有也。

國華胡氏曰不日有國有天下而日有家。卦名家人主卦而言也。

初九開有家家道之始。而九五王假有家家道之成。王者之有天下至此不必憂而吉可必矣。

變湖胡氏曰。常人處家之道。九三又已盡之。此又言王者事。所謂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者。是也。然王者自可用初三上爻。常人得五爻。亦有有家之道也。

家引本義云。假至也。如假於太廟之假。此說既明。而或者乃以語錄所謂到這裡方得許多物事爲說者。非據也。○有家猶言有國也。此註只是要解出有字義。倒非以家爲國也。若曰有家之有。即有國之有耳。○此有家與初九之有家同。今不於初解云。猶言有國。却至此方解出者。蓋舊口說者。皆以謂王者至此方有家也。朱子不取此說。故於上假字。即定云。如假於太廟之假。其於有家則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三

家人卦

九 寄願堂

又定云。猶言有國也。明有字之爲虛字。與初九同。也。若初九之。不先定有家之義者。蓋彼云。開有家。有家字自无所感。不鮮可也。○謹此爻當云。九五剛健中正。下應六二之柔順中正。是在我既有是刑家之德。而又得內助之賢。在王者若以此而至於其家。則兩情相與。權洽無間。夫得婦謂之內助。而無內顧之憂。婦亦得夫以刑家而獲終身之托。不用憂恤。而吉可必矣。○王假有家。通是占。○勿恤吉。謂自然吉也。不期而然也。深許其吉也。故云吉可必。○本義王者以是至於其家。是以已納后妃在家者言。其曰聘納后妃之吉。占者爲占者設。云若欲聘納后妃而占得此。最吉也。非謂王假有家。方始是聘納后妃至家也。

釋註疏程傳本義。假字各一說。註疏謂至斯道以有其家道字家

設程謂極平有家之道。假訓至。又轉訓極。亦不自然。本義作至於其家。語氣雖順。亦覺虛而無味。思意有字照註疏着力說。四爻大臣可以富其家。五爻王者至於有其家。保其家。化其家。皆在有字中。如此比例看。不知安否。若以有字作虛字。則假有家是半截語氣。須到勿恤吉方住。○又按蒙引有感格之說。去疑從之。亦可備一解。格又可訓正。

國周公繫五爻曰。九五剛健中正。而六二之柔順中正。是有刑於之德。而又獲內助之賢者也。○此以是至於其家。家无不正。上可以奉神靈之統。下可以衍嗣續之蕃。內可以綱紀乎六宮。外可以風動乎四海。勿用憂恤。而吉可必也。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三

家人卦

三 寄願堂

釋傳王假有家之道者。非正能使之順從而已。必致其心化誠合。夫愛其內助。婦愛其刑家。交相愛也。

本義程子曰。夫愛其內助。婦愛其刑家。

聖漢王氏曰。以二五言之。則二爻居相應之地。二有內助之德。而五愛之。五有刑家之道。而二愛之。此謂交相愛也。

聖案胡氏曰。二五皆中正。其愛也。非情欲之愛。五爻二之柔順中正。足以助平五。二爻五之剛健中正。足以刑於二也。

象引王者一至於家。但見交相愛耳。何不吉之有。何用於憂恤。要交相愛。專言夫婦。似只是有家中之重者。於義未盡。當以卦主

二五而云然耳。

國孔子釋五象曰。王假有家者。豈私暱之情哉。蓋五與二同德相

字君慶內治之得人。后樂刑家之有主。交相變而以禮。所以吉也。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王註。處家人之終。居家道之成。刑於寡妻。以著於外者也。故曰有孚。凡物以猛爲本者。則患在寡恩。以愛爲本者。則患在寡威。故家人之道尚威嚴也。

程傳。上卦之終。家道之成也。故極言治家之本。治家之道。非至誠不能也。故必中有孚信。則能常久而衆人自化爲善。不由至誠已宜不能常守也。况欲使人乎。故治家以有孚爲本。治家者在妻孥情愛之間。慈過則无恩。恩勝則掩義。故家人之患。常在禮法不足而情愛生也。長失尊嚴。少忘榮順。而家不亂者。未之有也。故必有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三 家卦

三 寄願堂

威嚴則能終吉。保家之終。在有孚威如。二者而已。故於卦終言之本義。上九以剛居上在卦之終。故言正家久遠之道。占者必有誠信威威。則終吉也。

進齋徐氏曰。上九以陽剛居卦之終。家道大成。人信之矣。故曰有孚。然不以人信。而或弛。律身益嚴。故曰威如。身愈修。則家愈齊。保家之道也。故曰終吉。

葉峯明氏曰。九三鳴嗃。處家之過嚴。上九威如。律身之自嚴。大有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六陰柔。以其不足於嚴而勉之。家人有孚威如。九陽剛以其能自律之嚴而許也。卦未有如家人皆吉者。然始之吉。易終之吉。難。故必有誠信威嚴。則終吉矣。

按此說側重威如一邊。是照象傳取義。此處還以兩意平重爲正。

說

蒙引。本義以剛居上在卦之終。剛則能正其家居上則家之主也。在卦之終。則其有家也。以剛公以是特言正家久遠之道。以爲其治家能有孚。以篤其恩義。而又能威如。以正其倫理。失能篤恩義。則既无家人鳴嗃之悔。能正倫理。則又无婦子嚙嚙之吝。終吉而无凶者也。此以上九言。占者必有誠信威嚴。則終吉矣。

存疑。上九以剛則有資德。居上則爲家主。在卦之終。則有家也。久故聖人特言正家久遠之道。一家之人皆骨肉之親。若待之不以誠信。則人不見恩情。義乖離不相維繫。故在於有孚也。然一家之中。羣情不一。人心易流。若一於誠信而嚴威不足。則人心流放。毀連易生。越禮瀆倫。將无所不至。而家道從此壞矣。故又在威如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三 家卦

三 寄願堂

也有孚。則足以固結乎人心。而情義不至於乖離。威如則足以震攝乎衆志。而禮法不至於有亂。家道可以長久而无弊矣。故曰終吉。有孚則恩義以篤。威如則倫理以正。爲正家久遠之道。

按。疑孚威分不得兩件。凡孚不足者。自无威可畏。故威如正從有孚中看出。

按。孚威申說。欠分曉。或兩意互說。却可用。終字因卦終而說。久遠存疑詳盡。

譚周公繫上爻曰。凡治家者。當慎於始。尤貴於終。誠信不足者。終必離威嚴不足者。終必潰。孚與威交濟。乃可久之道也。上九以剛居上在卦之終。有孚以篤恩義。而又威如以正倫理。則信足以結家人之心。而不至於離。威足以肅家人之志。而不志於

貴一家之中。愛敬日隆。彌遠而彌昌矣。不其終吉乎。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釋傳治家之道。以正身爲本。故云反身之謂。文辭謂治家富有威嚴。而夫子反復戒云。當先嚴其身也。威嚴不先行於已。則人怨而不服。故云威如而吉者。能自反於身也。孟子所謂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也。

本義謂非作威也。反身自治則人畏服之矣。

南軒張氏曰。居家人之上。家人所仰瞻而視效者也。身不修則家不可齊。此家人六爻卒歸於反身也。反身謂何。言有物而行有恒而已。

家引反身。兼所具所接說。孔子恐人只作威屬於人看。故如此。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三

家人卦

三 寄願堂

說其寶爻辭。咸如。所該固廣。正衣冠之類。亦一事。特其淺者耳。以正倫理言。似得其大致。然正倫理。亦未有不木之於身者。

曰。論辭義反身之理。爲正家之原。而主敬之學。又反身之要。大廷

廣眾。固無可少忽之時。暗室屋漏。尤必謹有嚴之志。如是則不動

而敬。不言而信。成由乎出。以成。而家有不肅。教有不洽者乎。

國有孚。無可疑。而咸如。恐懼於作威。故專釋之。然知威如之爲反

身。則有孚之反身。不待言矣。

孔子釋上象曰。上九威如之吉者。非嚴聲厲色以作謂之謂也。

乃反身自治。而人自畏服之謂也。

吉。雲案。胡氏曰。卦以家人名。一家之人也。本義以卦推之。上爻初

于五。三夫二四婦。五兄三弟。或又以內外卦推之。正位于內。則初

女二婦。三母。母嚴婦順。女當自閑。故初二剛而二柔。正位乎外。則四子。五夫。上父。父嚴夫義子順乎親。故上與五剛而四柔。易之向暢旁通也如此。

集解卦以家人爲義。蓋言正家之道也。而夫子則曰。正家而天下定。又曰。言有物而行有恒。蓋言行者。身之本。身者。家之本。家者。天下之本也。故雖其效。則可極之天下。而端其本。則必先之物。恒然未有內不正而能正外者。亦未有外不正而謂之正內者。此卦二

四皆陰。有女道焉。二曰中饋。四曰富家。此則女之貞也。初比二而應四。曰閑有家。防之也。五比四而應二。曰假有家。感之也。三之陽吉。蓋以義勝感。上之乎威。不以恩掩義。无非以身教爲家之準也。然則家道成。而天下定。豈偶然哉。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三

家人卦

三 寄願堂

據五言。感是從感格之辭。備一說。

核四陽二陰之卦。五剛中正。二柔中正。五男正乎外。二女正乎內。

論君道。當以五爲卦主。而以利女貞言之。則二亦卦主也。五二

分男女。是夫婦。在家中爲父母。又是嚴君。推之父子兄弟夫婦。而一家全矣。男女正而无不正。家有不齊乎。天下皆然。安有不

定。六爻分男女。則四陽爲男。二陰爲女。初關於早尙謙也。三

嚙相形。與其嚙。宜鳴。亦尙謙也。五應二。取夫婦相愛之義。不言

嚴然男女各正。非私愛也。上子成終吉。殆盡一卦之理。亦尙嚴

也。合之初云。閑亦只是乎威。无別法也。二柔順中正。可以主饋

女貞也。四柔正。能成家而致富。亦女貞也。二爲主婦。四爲草婦。

一家之中。固當有之。若不拘定男女。其理自可活看。身修而

後家齊大象補出言物行恒是推本之論上象反身亦即此意。人處家最難。細玩易理。只是一個貞字貞兼和與嚴而嚴較重。為思義言情也。正倫理言理也。情理兼盡為善。不然。孟理勝於情。不至潰亂而敗家。四言富家只是服食器用无缺。非後世蓄積財物之比。觀於順在位。則不失其正貨殖之子勿得援聖訓為口實也。

易經詳說

卷十三

家人卦

寄願堂

三三三三

程傳。睽序卦。家道窮必乖。故爻之以睽。睽者乖也。家道窮則睽乖。離散理必然也。故家人之後爻之以睽也。為卦上離下兌。離火炎上。兌澤潤下。二體相違。睽之義也。又中少二女。雖同居而所歸各異。是其志不同行也。亦為睽義。

張氏曰。水火相違。山澤通氣。而火澤无相用之理。故相遇則乖。不相遇則睽。

睽小事吉。

孔疏。睽者乖異之名。物情乖異。不可大事。大事謂與役動眾。必須大同之世。方可為之。小事謂飲食衣服。不待眾力。雖乖而可。故曰小事吉也。

易經詳說

卷十三

睽卦

寄願堂

程傳。睽者睽乖離散之時。非吉道也。以卦才之善。雖睽睽時而小事吉也。

程子曰。睽卦不見四德。蓋不容著四德。繫言小事吉者。止是方睽之時。猶足以致小事之吉。不成終睽而已。須有消睽之道。

不義睽乖異也。為卦上火下澤。性相違異。中女少女。志不同歸。故為睽。然以卦德言之。內說而外明。以卦變言之。則自離來者。柔進居二。自中孚來者。柔進居五。自家人來者。兼之以卦體言之。則六五得中而下應九二之剛。是以其占不可大事而小事尚有吉之道也。

程安邱氏曰。小事吉。柔為卦主也。凡卦陽剛為主。則可以大事。睽心兌離成卦。而柔進乎五。其才下能大有所為。故以之處小事。則

猶可得吉也。

家引聯乖異也。不獨曰異而曰乖。異主於情之不合而言。不徒以迹之不同言也。先講有以飲食衣服爲小事。不知彼意云何。愚看來亦不止飲食衣服。凡不待衆物力協同之事。皆是。

折衷吉只是可爲意。

講文王繫聯象辭曰。睽者乖異之義。當睽之時。宜若无可爲者。若

小事行之在我。无關於衆者。尚可爲之而得吉也。

家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

此就二卦體釋。卦名爲睽之義。同而異者也。水火二物。其成烹飪。理應相濟。今火在上而炎上。澤居下而潤下。无相成之道。所以爲乖。中少二女。共居一家。理應同志。各自出適。志不同行。所以

爲異也。

睽。睽象先釋睽義。次言卦才。終言合睽之道。而贊其時用之大。火

之性動而上。澤之性動而下。二物之性違異。故爲睽義。中少二女

雖同居。其志不同行。亦爲睽義。女之少也。同處長則各適其歸。其

志異也。言睽者。本同也。本不同則非睽也。

本義以卦象釋卦名義。

臨川吳氏曰。睽而處於高上之處者。火也。流而賸於卑下之地者。

澤也。故曰動而上。動而下。此二物之性睽異也。婦人以嫁爲行。少

則同處。長則各有夫家。故曰同居不同行。此二女之志睽異也。

睽。睽。剛氏曰。火性上動而愈上。澤性下動而愈下。此所以爲睽。家

人。諸卦。二女同居者多矣。以卦體睽。故以不同行明之。

易經詳說

卷三

睽卦

毛 寄願堂

中漢張氏曰。火澤无相得之性。二女有難和之情。所以爲睽。

秋氏栗曰。離火兌澤。同賦形於天地。中女季女。同鞠育於閨門。其始未嘗不同也。火性炎上。澤性潤下。中女體坎。季女如艮。其終未嘗不睽也。

家引睽。全自卦象取。自物而取象。則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也。自人而取象。則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也。二女志不同行。只同居之日便然。不必謂長而各有夫家。乃爲各有睽也。故曰志不同歸。

存疑。兩動字不偶。動而上炎上也。動而下潤下也。謹孔子釋彖辭曰。卦名爲睽者。何也。以先天之取象言之。離火動而炎上。兌澤動而潤下。物性之睽也。以後天之取象言之。離中

女兌少女。雖同其居。而其志各有所適。人情之睽也。故名睽。

易經詳說

卷三

睽卦

毛 寄願堂

說而睽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

程傳。卦才如此。所以小事吉也。兌說也。離也。又爲明。故爲說。順而附麗於明。凡難在上。而柔微見。柔居尊位。則曰柔進而上行。晉

鼎是也。方睽乖之時。六五以柔居尊位。有說順麗明之善。又得中

道而應剛。雖不能合天下之睽。成天下之大事。亦可以小濟。是於

小事吉也。五以明而應剛。不能致大吉。何也。曰。五陰柔。雖應二而

睽之時。相與之道未。能深固。故二必遇主於卷五。睽睽則無咎也。

天下睽散之時。必君臣剛陽中正。至誠協力。而後能合也。

本義以卦德卦變卦體釋卦辭。

臨川吳氏曰。睽之時。无所謂吉者。觀其說而麗乎明。進而上行。得

中而應剛。皆柔之爲也。柔豈能成大事哉。故其吉者在小事而已。

公案胡氏曰：彖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皆主上離之中言之。在剛則曰是以元亨，在睽則曰是以小事吉。爻位同而事異，學者不可不知時也。

彖引以卦德言之，在己有和悅之德，又得明德之人而附之也。此可小事之本也。一說內說而外明，只是以人言，內有和悅之德，而外又達於事理，遇事果斷，此便是悅而靡孚，明言其和悅之德，與明德相應也。以卦變言之，則自離來者，彖居二，自中孚來者，彖進居五，自家人來者，彖之是皆彖進而上行也。彖而得進，亦可小事之機也。以卦體言之，則六五得中而下應九二之剛，在我既有是德，所應又得其人，亦可小事之勢也。

易經詳說

卷三

睽卦

三 寄願堂

朱解萬正符云：三句程傳主六五居尊位言。故說家有俱屬君道者，唯彖引存疑俱泛說可從。

按說明以二卦之德言，得中以五爻言，得中應剛，分兩人看，則說明只就一人說，為是彖進以五言，可不論變，並三亦言變，尤屬多事。

謂睽之時本无可為矣，而曰小事吉者，蓋卦德說而應乎明，內有和悅之德，而外又達於事理，有可為之本也。卦變彖進而上行，是質性本柔而得位之剛以濟之，有可為之勢也。卦體六五得中應九二之剛，在我既有其德，所應又得其人，有可為之助也。是以雖當睽時，而小事尚得吉也。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繫之

大矣哉

凡說此以下，歷就天地男女萬物廣明睽義體而用合也。天高地卑，其體懸隔，天地睽也，而生成品物，其事則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者，男女內外，分位有別，是男女睽也，而成家理事，其志則通也。萬物殊形，各自為象，是萬物睽也，而均於生長，其事即類，故曰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既明睽理合同之大，又歎能用睽之人，其德不小，睽離之時，能建其用，使合其通理，非大德之人，則不可也。故曰睽之時用大矣哉。

易經詳說

卷三

睽卦

三 寄願堂

釋傳推物理之同，以明睽之時用。乃聖人合睽之道也。見同之為同者，世俗之知也。聖人則明物理之本同，所以能同天下而和台萬類也。以天地男女萬物明之，天高地下，其體睽也，然陽降陰升，相合而成化育之事，則同也。男女異質，睽也，而相求之志，則通也。生物萬殊，睽也，然而得天地之和，稟陰陽之氣，則相類也。物雖異而理本同，故天下之大，羣生之衆，睽散萬殊，而聖人為能同之。處睽之時，台睽之用，其事至大，故云大矣哉。

按程說用字屬聖人，本之孔疏，然只當選他睽之時用，不必直說聖人用睽。

本義極言其理而贊之。朱子曰：睽皆言始異終同之理。問程傳物雖異而理本同之旨，曰：天地地生，男倡女隨，此感彼應，蓋不能以相无也。非理之本同，何以如此。

皇齊馬氏曰以三才推廣卦義且恐人以吉止小事故推時用大者以明之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一

聯卦

寄願堂

謂引天位乎上地位乎下天地聯也而天施地生則其事同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男女聯也而男女交感則其志通生生化化萬有不齊萬物聯也而此感彼應則其事類所以然者蓋天地萬物无有獨而无對者惟其不能以獨而无對故一者常相須也蓋總是謂陽不生獨陰不成之理此聯之所以未嘗有不合者也然非始聯而終合也聯者其靜合者其動聯者其別合者其客也何則一本故也此可以觀太極之全體矣然哉以形則天地萬物无一而不聯者唯以理言則天地萬物雖聯而不終於聯也曰事同曰志通曰事類此皆以其交相爲用者言也故曰聯之時用大矣

我。夫人但知聯之爲聯而不知有合去子是以極言之及此言哉。聯六爻皆言始異終同之理其到同處便是聯之濟也濟聯與濟險不同聯至於合則聯濟矣。存疑其事類與其事同異其事同天地生物之事也其事類萬物有然有合之事也。聯之時用以其聯而爲用也故曰聯之用。聯是不好之卦聖人却尋出好處來說亦是實理而非牽強可見聖人言辭不比尋常著章編三絕之後其得於易者深矣。集解而事字天地之事與萬物之事自是不同然天地施生之事即萬物得之以生生造化者故天地曰事萬物亦曰事萬物聯與上兩聯字亦不同非就一物而言其聯飛潛動植之異形而殊質是萬物聯也氣机一手形形色色是其事類也故天地下一同字

萬物下一類字

玉聲三聯字俱就形迹上說用言用聯也或作功用亦得天地人物之合俱從聯內看出故不曰合之時用而曰聯之時用以其聯而爲用也通節須重聯邊

按時講其事類多以聲應氣求上說是本家引此感彼應意然家引又本朱子

護然人但知聯之爲聯而不知聯之有合誠爲極言之天高地下聯也然天施地生化育之事則同也男女內外聯也然夫唱婦隨相合之志則通也飛潛動植物以羣分聯也然得天地之和無陰陽之氣其事則相類也可見聯者其靜而別合者其動而交不聯則无以爲合聯之時其用豈不大矣哉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一

聯卦

寄願堂

象曰上火下澤聯君子以同而異

按註疏同異分說

程傳上火下澤二物之性遠異所以爲聯離之象君子觀聯異之象於大同之中而知所當異也夫聖賢之處世在人理之常莫不大大同於世俗所同者則有時而獨異蓋於秉彝則同矣於世俗之失則異也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墮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耳中庸曰和而不流是也

本義二卦合體而性不同
或問君子以同而異朱子曰此是取兩象合體爲同而其性各異在人則是和而不同之意蓋其趨則同而所以爲同則異如伯夷柳下惠伊尹三子所趨不同而其歸則一衆辭言聯而同大衆言

同而異在人則出處語默雖不同而同歸於理。講論文字爲說不同而同於求合義理。立朝論事所見不同而同於忠君。本義所謂二卦合體者言同也。而性不同者言異也。以同而異。語意與用晦而明相似。大凡請易到精熟後。顛倒說來皆合。不然則是死說耳。問君子以同而異。作理一分殊看如何。曰理一分殊是理之自然如此。這處又就人事之異同上說。蓋君子有同處有異處。如所謂周而不比。羣而不黨是也。大抵易中六十四象。下句皆是就人事之近處說。不必深去求他。此處伊川說得甚好。

易經詳說

卷三

聚卦

寄願堂

平巷項氏曰。聚非善事。然有當聚者。同而異是也。二女同居。同也。其志不同行。異也。此人道之當然。其在君子則同而不比。和而不同。豈而不黨。皆同而異也。

誠齋楊氏曰。禹稷顏回同道而異。趙盾惠同聖而異行。未足爲同之異也。孔子一孔子也。而齊魯之去。異。遲速孟子一孟子也。而今昔之饒。異。辭受。此同而異也。

歷山字氏曰。孔子於彖。言中。有合。所以青君子齊聚之功。象言同中有異。所以論君子不苟同之性。君子之性。不苟於同。而其出而同心協力。以合天下之聚異者。則同。嗚呼。安得不苟同之君子。而與其議和同天人之事也哉。象引以同而異。重在異字。不於同也。然亦非立異。要歸於理而

已此所以不能無異。况此就睽言也。

存疑。二卦合體而性不同。同中有異也。君子以同而異。亦同中有異也。

曰。講睽。睽有同而異者。立其體。而以異爲同者。善其用。斯真得睽之道。矣。至逐物而喪已乎。

睽同而異。與睽而明。固相似。然睽而明。是睽中之明。以明夷卦義論之。當重。睽同而異。是同中之異。以睽卦義論之。當重。異微有分。辨。

睽。孔子釋大象曰。上火下澤。合體而性不同。睽之象也。君子體之。而得處之之道焉。以天下之量。容天下之人。本無不同也。而理之所以不當同者。則介然守正。而不苟同於人焉。君子不以異

易經詳說

卷三

睽卦

寄願堂

而異以同而異有如此。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王註。處睽之初。居下體之下。无應。獨立悔也。與人合志。故得悔亡。馬者必顯之物。處物之始。乖而喪其馬。物莫能同。其私必相顯也。故勿逐而自復也。時方乖離。而位乎窮下。上无應可援。下无權可恃。雖德自異。爲惡所害。故見惡人。乃得免咎也。

按王註。得云。與人合志。孔疏以四言。程傳因之。王註以馬爲必顯之物。不如程傳。就行上說。孔疏以見爲逐。接之可用。

程傳。九居卦初。睽之始也。在睽乖之時。以剛動於下。有悔可知。所以得亡者。九四在上。亦以剛陽。睽離无與。自然同類。相合同。是睽

爻同居下。又當相應之位。二陽本非相應者。以在睽故。合也。上下

相與故能亡其悔也。在聯諸爻皆有應。夫合則有聯。本與則何。唯初與四雖非應而同德相與。故相遇。馬者所以行也。陽上行者也。堅獨無與。則不能行。是喪其馬也。四既與之。合則能行矣。是勿迷而馬復得也。惡人與已乖異者也。見者與相遇也。言其之時。雖同德者相與。然小人乖異者至眾。若棄絕之。不與盡天下以仇君。子乎。如此則失含宏之義。致凶咎之道也。又安能化不善而使之合乎。故必見惡人。則无咎也。古之聖王所以能化奸凶為善良。革仇敵為臣民者。由弗絕也。

易經詳說

卷三

聯卦

雲 寄願堂

朱子曰。馬是行旅物。初剛行不得。後來却行得。大率聯之諸爻。都如此。多說外異而後同。問聯見惡人。其義何取。曰。以其當聯之時。故須見惡人。乃能无咎。夏湖胡氏曰。此爻以交為象。悔亡為占。喪馬以下為象。見惡人以下為占。然象亦取占中。六爻惟初九正時。既乖異。辭亦艱險也。中溪張氏曰。見者。遇而勿絕之辭。非必欲見之也。建安劉氏曰。既見惡人。則非違矣。唯初九不以避為避。而以見為避。化惡人而為善人。則終能合初四之順。而无咎也。雲峰胡氏曰。六五陰居陽。故悔初九陽居陽。亦曰悔者。无正應。故也。雖无正應。而同德相應。其悔亡矣。聯初九剛正。故喪馬勿逐。而自復。既濟六二。柔正。故喪羊勿逐。而自得。本義於彼以爲戒辭。此

則以為象何也。蓋此承上文悔亡之占而言也。喪馬悔之象。勿逐自復。悔亡之象。因占取象。本義之釋經。精矣。見惡人。謂聯之時。初九雖正。不可以彼之不正而絕之也。

蒙引。非正應。而又同德相應。總是九四一個人。不要別作兩人看。要馬勿逐。自後。固是悔亡之象。然復以馬言者。蓋馬所用以行者也。初剛无應。而悔者。失其所行也。及同德相應。而悔亡。則可以行矣。如抵觸。鬬其角。要皆非泛泛取象而已。程傳。語意同此義。見惡人。无咎。承上文而言。同德者。固與之黨。非同德者。亦不宜拒之也。蓋此處聯之時。然也。見者。遇而勿絕之辭。非必欲見之也。張氏此語最好。與本義如孔子之於陽貨。意正合。去程孤聯。故悔。同德則亡。喪失也。逐。追趕也。復。馬反也。見。初見之。

易經詳說

卷三

聯卦

雲 寄願堂

也。惡人即謂邪小人。或指九四未是。无咎只是惡人不我害。勿說消聯上去。按此爻兩截意。上是得四之正應。下是免旁人之忌。邱氏以无咎消合四。作一貫說。亦有理。譚周公。繫初爻曰。初與四非正應。孤立无助。不足以濟。聯宜有悔也。然九四以陽剛之德而相應。亦可資以濟。聚而悔可亡矣。夫无應而有悔。則不能行。是喪馬之象。不求四而自應。則能行矣。是勿逐而馬自復之象也。然當聯時。同德相合。正與已者。所忌分別太嚴。必遺諸擣。故或遇惡人。雖非與我同德。而不可不以禮接見之。庶免其中傷。而无咎。蓋義當如此。非有所屈也。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乃爲无咎。故其象占如此。

曰、
遇主於巷、未失道也、

「建安即氏曰：二五正應，並辰不合，在二必委曲求與五應象以爲未失事君之道者，當賤之時故也。」

「雲峯胡氏曰：不期而會曰遇，遇本非正也。二與五本正應，而亦曰遇，非有邪也。賤之時不得不如此也。上曰遇雨，三曰遇剛，三與上本正應也。賤而未遇，彼此不无不見之疑，疑之既亡，彼此又若一旦之遇。」

易經詳說

卷十三

睽卦

寒 寄願堂

「蒙引：求之太殷，事之太勤，疑於爲邪，然本其正應，非有邪也。道正也，釋巷字之義。」

「存疑：此是恐人疑遇主于巷爲失道，故如此爲他解釋。」

「譚孔子釋二象曰：遇主于巷，以迹觀之，似乎爲邪，而失事君之正道矣。然君臣誼關至性，委曲以求於正道，未爲失也。豈遽云枉已乎？」

已平。

「三見與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孔疏：見與曳，其牛掣者，處賤之時，履非其位，以陰居陽，以柔乘剛，志在上九，不與四合，二自應五，又與已乖，欲截其與被曳，失已所裁也。欲進其牛被牽，滯隔所在，不能得進也。故曰見與曳，其牛掣也。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者，刺額爲天，截鼻爲劓，既處一四之間，

皆不相得其爲人也。四從上刑之，故刺其額。二從下刑之，又截其鼻。故曰其人天且劓。而處在上九，執志不回，初雖受困，終獲剛助。故曰无初有終。」

「程傳：陰柔於平時且不足以自立，无當賤難之際乎。三居二剛之間，處不得其所，安其見侵陵可知矣。三以正應在上，欲進與上合志，而四阻於前，二牽於後，車牛所以行之具也。與曳牽於後也。牛掣阻於前也。在後者牽曳之而已。當前者進者之所力犯也。故重傷於上，爲四所傷也。其人天且劓，天髡首也。劓截鼻也。三從正應而四隔止之，三雖陰柔處剛而志行故力進以犯之，是以傷也。天而又劓，言重傷也。三不合於二與四，賤之時自无合義，適合居剛守正之道也。其於正應則賤極有終合之理，始爲二陽所厄，是无初也。後必得合是有終也。掣從制從手，執止之義也。」

易經詳說

卷十三

睽卦

寒 寄願堂

「蒙註：天且劓，分貼四二程傳專屬四本義，又屬上九三說不同。本義六三上九正應，而三居二陽之間，後爲二所曳，前爲四所掣，而當賤之時，上九猜狠方深，故又有髡劓之傷。然邪不勝正，終必得合，故其象占如此。」

朱子曰：天合作而剃髮也。象文天作天而作天。

「程傳：項氏曰：天去髮之刑，則去鼻之刑。」

「孔疏：張氏曰：三與上本爲正應，非賤者也。但三以孤陰而處於二剛之間，則賤我者二與四也。與所以裁已者也。牛所以引車者也。六三居不當位，欲進而應乎上，則九二曳之於後，九四掣之於前，前若掣之而不得行，後若曳之而不得止，進退困憊，固而未合，故

上乃刑之使服其人且有髮剝之傷无初謂與上應也有終謂與上合也以三應上以柔遇剛應極自有復合之理也。

漢學胡氏曰見離目象與在下二在三下見有與曳象牛在前四在三前見有牛象象天與剝傷於上見上有傷之象三上兩爻皆提起一見字意見之見非真見也火澤之應生於動三上之應生於見本五與曳本无牛牛无天且剝疑故其見如此耳其見如此故无初正理本不如此故有終。

雙湖胡氏曰天爻中唯此爻辭最險蓋以不正之陰乘承應又皆不正之陽當此聯時故進退无據而爻刑傷特以陰陽配偶終常有合其亦可憐不足恤者矣。

象引見與曳見猶見羣龍无首之見所見之象如此是泛言作

易經詳說

卷三

聯卦

聖 寄願堂

人所見假象之辭與上九見家負塗之見不同彼是持上九自見也其牛剝牛所以獨與者牛在與前而掣之欲援以去也程傳曰掣從制從手執止之義也蓋使不得上從上九恐當從此說。其入天且剝天去髮之刑剝去鼻之刑其人與中之人也蓋與所以載是人牛所以引是與一項事也。水義猜狠方深猜疑也狠也也始猜而狠繼之。六三本上九正應乃以居二四二陽之間故一從後而曳之求與之合也四則從前而掣之亦欲與之合也五當應之時上九以剛處明極無極之地其猜狠方深故又將其人而與剝之然邪不勝正畢竟妄求者去正應者合也見與曳牛掣人則天且剝无初也然邪不勝正全无是事者其事必自空有是疑者其疑必釋故終合而不終於聯後為二所曳前為四所掣合

有是事然六三不之從其實无他也上九猜狠方深乃遂疑其有他正所謂見豕負塗載鬼一車者也故其人天且剝此之謂全无是事而空有是疑也謂无其所疑之事也。本義故其象占如此自見與曳至有終都是象而占在其中蓋占則如象也。

掣與曳牛掣分兩邊說一邊曳其與一邊掣其牛進前不是退後不是也與中之人又被天且剝象引說得聯貫。去疑曳二在車後拖也掣四在車前攔也拖攔二字頗明又云見字貫三句亦是拖者二留之則不得進攔者四止之則不得退而勢相爭非機謂不得上進。天當作而回形朱子謂剝髮為是項氏去髮未確。

聖周公繫二爻曰三與上九正應不幸處二陽之間欲進而與上

易經詳說

卷三

聯卦

聖 寄願堂

在後為二所曳前為四所掣強其合而不顧義理之正乃上所當哀而諒之者夫何當聯之時猜狠方深疑其妄合之意而加以相仇之傷為見與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剝之象然邪不勝正自其初而觀之雖不免於聯離自其終而觀之二四之求自去上九之疑自釋終必得遇是无初而有終也。象曰見與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既由位不當故與被曳遇剛者由遇上九之剛所以有終也。程傳以六居三非正也非正則不安又在二陽之間所以有如是艱危由位不當也无初有終者終必與上九相遇而合乃遇剛也不正而合未有久而不離者也合以正道自无終聯之理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

象引見與曳一句。該其牛掣如包荒得尚於中行王居无咎之例。位不當。正爲其居二陽之間。故爲二所曳也。不該到其人天且剝。剛專居上九。

「夫」位不當。指其遭之不幸。遇剛。剛字最重。大凡剛的人。稍有疑心。便不惜情面。若心迹一明。便須然冰釋了。所以最難事者莫如英主。而最易事者亦莫如英主。

象程傳六居三非正。又在二陽間。位不當。兼兩層意。而時講但以居二陽之間爲說。

「遇」孔子釋三象曰。三之見與曳其牛掣者。以三居二陽之間。處位不當。故來二四之求也。无初有終者。和不勝正。妄求者去。自得遇。上九之剛也。

易經詳說

卷三

睽卦

聖 寄願堂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王註」无應獨處。五自應二三。與己睽。故曰睽孤也。初亦无應。特立處睽之時。俱在獨立同處體下。同志者也。而已失位。比於三五皆與己乖。處无所安。故求其倚賴。而自托焉。故曰遇元夫也。同志相得。而无疑焉。故曰交孚。雖在乖隔。志固得行。故雖危无咎。

「孔疏」元夫。謂初九也。處於卦始。故云元也。初四俱陽。而言夫者。蓋是丈夫之夫。非夫婦之夫也。

「程傳」九四當睽時。居非所安。无應而在二陰之間。是睽離孤處者也。以剛陽之德。當睽離之時。孤立无與。必以氣類相求。而合是以遇元夫也。夫陽稱元善也。初九當睽之初。迷能與同德。而亡睽之悔。處睽之至善者也。故目之爲元夫。猶曰善士也。四則過中爲睽。

「王註」若初之善也。四與初皆以陽處一卦之下。居相應之位。當睽之時。各无應援。自然同德相親。故會遇也。同德相遇。必須至誠相與。交孚。各有孚誠也。上下二陽。以至誠相合。則何時之不能行。何危之不能濟。故雖處危厲而无咎也。當睽離之時。孤居二陰之間。處不當位。危且有咎也。以遇元夫而交孚。故得无咎也。

象程傳厲字現成說。與王註同。本義厲字用力說。

「宋義」睽孤。謂无應。遇元夫。謂得初九。交孚。謂同德相信。然當睽時。故必危厲。乃得无咎。占者亦如是也。

「雲峯」胡氏曰。元夫。初九象。六三以柔居剛不正。故謂之惡人。初九以剛居剛。得正。故謂之元夫。元善也。惡之反也。初見惡人而不害。其爲元夫。如夫子見陽貨而不害。其爲夫子也。交孚。初與四皆剛。

易經詳說

卷三

睽卦

聖 寄願堂

「賁」之象。交唯四與初九應。故謂之孤。兼之九本居五。則二九相比。不孤。今九來居四。則上孤而四亦孤矣。故皆有孤象。他及睽而合者。剛柔相遇也。四與初睽而合者。剛遇剛也。彼此以剛實相交。可无咎。必厲无咎者。他卦三危地。故多言厲。睽之四。非危地也。然當睽之時。必以危處之。乃得无咎也。

「象引」睽孤。且設說出初九。只言本身是陽。不得個陰以爲之應。便是孤矣。至下文遇元夫。方說出初九來。蓋言有序。自當如此。本義解之。亦云。睽孤。謂无應。遇元夫。謂得初九。上交只說无應。下交方說初九。語意密矣。睽孤而遇元夫。交孚。此如許遠之與與。本非統屬。各自孤守一城。以同心爲國。彼此推誠。戮力捍賊。而相合也。遇元夫而與之交孚。則睽者合矣。然又必危厲而後无。

借者蓋當睽之時難合易離故必以危厲處之乃得終合而无咎
以是字字契也就情意言厲危厲也就存心言遇字交字全是四
去遇之交之字所以成其遇厲又所以成其字言字轉言厲聖人
爲睽時處不得不如此耳

按遇元大交字當連讀厲字又轉一意睽時難於交字故心存危
厲如初之見惡人恐爲所忌而不得合四亦是厲處王註兼
上下交說亦可玩

謝周公案四交曰九四陽也下无陰柔之應睽孤之象也然初九
陽剛元善之夫也與四同德而四遇之交相孚信可以不孤矣
弟睽時難合易離必危以存心庶不至有乖離而孚可永交矣
何咎之有占者當如此也

易經詳說

卷三

睽卦

聖 寄廬堂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程傳初四皆陽剛君子當睽垂之時上下以至誠相交協志同力
則其志可以行不止无咎而已卦辭但言无咎夫子又從而明之
云可以行其志救時之睽也蓋以君子陽剛之才而至誠相輔何
所不能濟也唯有君子則能行其志矣

建安卯氏曰四與初同德相與一誠交孚則孤者合厲者安豈惟
无咎而二陽之志得以行矣

家引志行即喪馬勿逐自復之義是申无咎
去疑志是濟睽的志行是遂其志

按此交字便帶遇元夫在內

講孔子得四象曰九四之志在於濟睽若協謀無人則雖有主而

不得行矣今得同德者交字而无乖離之咎協謀其濟其志得
行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按註疏以噬膚爲二噬三程傳不用此說

程傳六以陰柔當睽離之時而居尊位有悔可知然而下有九二
剛陽之賢與之爲應以輔翼之故得悔亡厥宗其黨也謂九二正
應也噬膚噬其肌膚而深入之也當睽之時非入之者深豈能
合也五雖陰柔之才二輔以陽剛之道而深入之則可往而有慶
後何過咎之有以周成之初稚而與聖王之治以劉渾之昏弱而
有中興之勢蓋由任聖賢之輔而姬公孔明所以入之者深也
本義以陰居陽悔也居中得應故能亡厥宗指九二噬膚言易

易經詳說

卷三

睽卦

聖 寄廬堂

合六五有柔中之德故其象占如此

朱子曰宗如同人於宗之宗

雲峯胡氏曰宗二象噬膚五與二易入象二五剛柔得中故五以
二爲宗其合也如噬膚之易二以五爲主其合也有于巷之遺宗
親之也上當以情親下也主尊之也下當以分親上也

家引厥宗噬膚往何咎者申言其所以悔亡也蓋六五當睽之時
以陰居陽所以不正或所據非其地或所爲乖其方有悔可知然

雖有是悔而終得亡其悔何也蓋六五有柔中之德而下有九二
之應夫時之方睽既有彼此相求之勢而五之柔中又有處已下
賢之誠吾見其與二合也直若噬膚之易然以是而往則在彼在
此各得其所以安而无據非其地之災有行有爲濟以良輔而自无

取力之廣何咎之有信乎其悔亡矣。本義逐句逐字解得似尋常。若謂說自當貫意不可分悔亡厥宗噬膚兩段意也。故象傳只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悔亡之意在其中矣。故其象占如是。象字還生於厥宗噬膚。厥宗之宗。黨類之義也。蓋九二是其應與故云。○六五正象傳所謂得中而應乎剛者也。○夫。悔亡。宜。虛講。下。正。悔。所以亡。處。宗。宗。臣。也。膚。肥。肉。也。往。往。以。濟。朕。○

腹噬膚已見噬嗑卦。故此不細解。只言膚肉易噬。以見二五易合。意若謂噬膚肉口易合未免太曲。○語氣又似厥宗同噬膚肉。易合意在言外見更玩之。○

謙則公繫五爻曰六五以陰居陽濟朕之才不足宜有悔者然以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三

睽卦

寄願堂

桑中之德應九二之賢以匡其不逮故雖有悔而終得亡之何也。二本五之正應乃其宗也。二為其宗五又切于下交厥宗之合自如噬膚之易以是而往朕能濟矣又何咎焉。○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孔疏有慶之言善功被物為所賴也。五雖居尊而不當位與二合德乃為物所賴故曰往有慶也。○

程傳交辭但言厥宗噬膚則可以往而無咎。象復推明其義言人君雖已才不足若能信任賢輔使以其道深入於己則可以有為是往而有福慶也。○

蘇川吳氏曰二剛噬五之柔則陰陽相合而有慶矣。○

臨二剛噬五太著迹只是喻言

存疑厥宗噬膚君臣易合之象也。以是而往則自足以立非常之功。建非常之業矣。不有慶乎。此其所以无咎也。○常說是解悔亡无咎。依愚見似九深一節言厥宗噬膚以是而往又有福慶也。豈特悔亡无咎而已哉。○

王。往。往。兼。君。臣。看。其。實。先。往。在。五。慶。二。世。之。福。也。○

援往有慶之往即往无咎之往。○

謹孔子釋五象曰。處睽患不得所合耳。五有厥宗合如噬膚之易。○

則君臣同德以濟天下之睽。以是而往不有慶乎。○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王註處睽之極。睽道未通。故曰睽孤。○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三

睽卦

寄願堂

也以文明之極而觀至穉之物。睽之甚也。豕之負塗。穉真過焉。至睽將合。至穉將通。恢復諸怪。道將為一。未至於治。先見穉怪。故見豕負塗。甚可穉也。見鬼盈車。吁可怪也。先張之弧。將攻害也。傳說之孤。睽怪通也。四剝其應。故為寇也。睽志將通。匪寇婚媾。往不失時。睽疑亡也。貴於遇雨。和陰陽也。陰陽既和。羣疑亡也。○

援此節王註甚精鍊。只以意為四精異。○

孔疏載見不言見者。為象上有見字也。○

程傳上居卦之終。睽之極也。陽剛居上。剛之極也。在離之上。用明之極也。睽極則睽戾而難合。剛極則躁暴而不詳。明極則過察而多疑。上九有六三之正應。實不孤。而其才性如此。自睽孤也。如人雖有親黨。而多自疑猜。妄生乖離。雖處骨肉親黨之間。而常孤獨。○

也。上之與三。雖爲正應。然居聯極。无所不疑。其見三如家之汚穢。而又背負泥塗。見其可惡之甚也。既惡之甚。則猜成其罪惡。如見載鬼滿一車也。鬼本无形。而見載之一車。言其以无爲有。妄之極也。物理極而必反。以近明之。如人適東。東極矣。動則西也。如升高。極矣。動則下也。既極則動而必反也。上之聯極。既極三之所處。者正理。大凡失道既極。則必反正理。故上於三。始疑而終必合也。先張之弧。始疑而欲射之也。疑之者妄也。妄安能常。故終必復於正。三實无惡。故後說孤而弗射。聯極而反。故與三非復爲寇讎。乃婚媾也。此非寇婚媾之語。與他卦同。而義則異也。陰陽交而和。暢。則爲雨。上與三始疑而聯。聯極則不疑而合。陰陽合而益和。則爲雨。故云往遇雨則吉。往者自此以往也。謂陰合而益和。則吉也。

易經詳說

卷三

聯卦

寄願堂

程子曰。聯之上九。離之爲德。在諸爻莫不以爲明。獨於聯。便變爲惡。以陽在上。則爲亢。以剛在上。則爲狠。以明在上。變而爲察。以狠以察。所以爲聯之極也。故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皆自任已察之所致。然往而遇雨。則吉。遇雨者。聯解也。聯解有二義。一是物極則必反。故聯極則必通。若聯極不通。却終於聯而已。二是所以解聯者。却是用明之功也。

本義聯孤謂六三爲二陽所制。而已以剛處明極。聯極之地。又自猜狠而乖離也。見豕負塗。見其汚也。載鬼一車。以无爲有也。張弧欲射之也。說弧。疑稍釋也。匪寇婚媾。知其非寇而實親也。往遇雨則吉。疑盡釋而聯合也。上九之與六三。先聯後合。故其象占如此。朱子曰。載鬼一車等語。所以差異者。爲他這般事。是差異的事。所

以却把世間差異的明之。世間自有這般差異的事。小畜之上九。曰既雨既處。聯之。上九往遇雨則吉者。畜極則通。聯極則和。陰陽之氣至是方暢也。

聖安即氏曰。上本與三應。不孤也。聯極而疑生。不孤而以爲孤。故亦曰聯孤。豕鬼皆指三也。上疑疑而未敢親。近乎三。如見豕負之。言泥塗疑其汚我也。又如載鬼滿于一車之中。疑其祟我也。豕猶有之鬼。則妄矣。始焉致疑。則張弧。終焉釋疑。則說弧。知其非爲寇讎。乃我之婚媾也。自此以往。上與三合陰陽和暢。遇雨則吉。向之疑心羣起者。至此盡冰釋而亡矣。

易經詳說

卷三

聯卦

寄願堂

或資亦疑也。三疑而見上。猶以爲人之有傷也。上疑而見三。則以爲豕且以爲鬼矣。始疑爲豕。理或有之。及其甚也。无是理而以爲有矣。見其爲豕爲鬼。而張之弧。疑也。後說之張弧漸亡矣。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至是則疑盡亡而聯可合矣。凡易之道。卦吉者。必於諸爻戒之。卦不吉者。必於諸爻反之。聯初與四。二與五。三與上。皆先聯後合。而三上之聯尤甚。故其辭亦凶怪之甚。中心疑者其辭怪。此之謂乎。

蒙引本義聯孤謂六三爲二陽所制。而已以剛處明極。聯極之地。又自猜狠而乖離也。所謂六三爲二陽所制。即見與鬼其牛掣也。所謂已以剛處明極。聯極之地。又自猜狠而乖離者。即其人天且劓也。本義前句都歸入聯孤之義。至於下文見豕負塗。載鬼一車。

易經詳說

卷三

駢卦

幸 寄原

先張之孤又專是詳說上九猶狼之事而不及為二陽所制之象者辭為上九係也故獨詳之申言其所以駢孤也。上九之應六三也六三不幸處二四二陽之間欲進與上合則後身於二前擊於四而上九本身以剛處明極駢極之地又自請狼而乖離六三本非汙于二陽也而彼則以為汙六三本無受汙之事也而彼則以為有是為駢孤其以為汙也如見豕之負塗然其以無為有也如見載鬼之盈車然於是遂欲去之而不與之偶則先張之孤矣然無是事者其事必白空有是疑者其疑必釋少間則脫之孤矣蓋知其非寇而實親也由是而往遂得相遇合而吉矣。豕負塗或有之言載鬼一車明其次無之事也。見豕負塗載鬼一車見字貫連到載鬼一車句見豕負塗也載鬼一車則疑愈甚矣於此是迷張之孤既而脫之疑疑釋也知其匪寇婚媾及遇雨則吉則疑盡釋矣其疑也以漸而極其釋也以漸而盡往遇雨則吉往九往也往而就之也初間猜疑惟以不見親就為幸稍前便射之此往字是就應上說來知其匪寇婚媾而往也。不可分本義疑盡釋為遇雨際合為吉看則字且遇雨和也和合也。此駢孤與四孤字不同四之孤以所處言此孤字有自己猜疑在其中也見字從孤字生出豕與鬼妄見也張張說孤妄動也後乃知其為婚媾而和合猜疑之狀如畫。謹周公繫上爻曰上與三應本非孤立然三為二陽所制己以剛遇明極駢極又猜狼之深是以乖戾不合而駢孤矣三本不爻汙汙于二陽上則疑其爻汙如見豕之被負泥塗然三本无爻汙

易經詳說

卷三

駢卦

幸 寄原

之事上疑其必有如見載鬼滿一車然于是遂欲去之而不與之合如先張之孤以射之及其疑初釋如後說之孤而不射六且知三之匪寇而實婚媾也往而求之如陰陽之和而成雨而駢不終駢矣何吉如之。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初臨羣疑亡也者往與三合知雨之和向之見豕見鬼張孤之疑併消釋矣故曰羣疑亡也。程傳雨者陰陽和也始睽而能終和故吉也所以能和者以羣疑盡亡也其始睽也无所不疑故云羣疑駢極而合則皆亡也。象引謂孔子只釋意非排本不必依程傳亦有理。朱子曰孔子不說象如見豕負塗載鬼一車之類只說羣疑亡也便見得上面許多皆是狐惑可疑之事而已到後人解說多牽強王疑羣疑指豕塗鬼車等象。身易言義呂淫野曰陰陽和則中道見時雨降則萬景新于是系洗其塗鬼奔其車駢解其膠矣然後知婚媾之不至非彼之罪實已之未往也。謂孔子釋上象曰上九遇雨之吉者其始睽也何所不疑而終至於合則羣疑悉亡而无有矣故吉也。吉或問駢卦无正應而同德相應者何朱子曰无正應所以為駢當睽之時當合者既離其離者却合也。程傳曰內卦皆睽而有所待外卦皆反而有所應初夷馬勿逐至四遇元夫而初四合矣二委曲以求遇至五往何咎而二五

三與屯牛製至。上遇雨而三上合矣。天下之理固不能久合。亦未有終睽也。

集解。凡乖異者謂之睽。睽非聖人所樂言也。然在性情則不可有。而在形體則不能无。故彖傳言睽之有合。象傳言同之有異。无異。枯也。蓋天下无不睽之理。亦无睽而不合之事故。六爻中皆始睽而終合者。

曰講解。蓋卦之火澤異性。中少異情。所以為睽。然於既睽之日。而能本濟睽之德。乘濟睽之勢。以求濟睽之助。則通志慈情。其機在我。故彖辭謂小事吉。而象傳又推廣言之。以見時用之大焉。至六爻。則於君臣僚友先睽後合之際。反覆言之。初與四以无應而睽。三與上以疑貳而睽。惟二五居中得應。故當睽而不睽。原睽所自。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三

睽卦

寄願堂

來莫不如於猜嫌。成於乖隔。濟睽者反之而已。

獨四陽二陰之卦。以五為卦主。彖傳彖進得中。皆謂五也。睽本乖異。而處乖者。不可不思所以濟睽。彖言小事吉。欲人之有為也。象傳極言時用之大。則又不止小事吉矣。君子以同而異。是極出用睽意。同而異。亦不僅小事為然。六爻皆先睽後合。初之喪馬。睽也。自復合也。二先不遇。睽也。後遇。合也。三之无初。睽也。有終。合也。四之孤睽。也。遇元夫。合也。五之悔。睽也。噬膚。合也。上之疑。三睽也。疑釋。合也。蓋睽者。聖人皆見得有能合之理。能合睽而天下何事不可為此。正聖人力搏挽處。人之處世。不能无所睽隔。深體此卦有當聽其久而自合者。有當求之而後合者。其不可自生疑而致睽。尤其要也。十四卦取象推。

睽為最奇。極生造中。却極聯貫。極差參中。又極照應。初讀之殊不可解。徐而玩之。義味无窮。因歎聖人不惟識見洞徹。即文章亦自絕高也。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三

睽卦

寄願堂

易經詳說卷三十三終

程傳塞序卦喉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塞。塞者難也。辟乖之時必有難。塞所以次睽也。塞險阻之義。故為塞難。為卦坎上艮下坎險也。艮止也。險在前而止不能進也。前有險阻。後有峻阻。故為塞也。

程子曰。塞便是處塞之道。困便是處困之道。道無時不可行。

陸山李氏曰。震坎艮相遇為塞。解而坎常在馬。二卦皆以坎為義。艮下坎上。則是止乎險中。故為塞。坎下震上。則是動而出乎險中。故為解。命名大率以出險與不出險為義也。又曰。坎配諸卦凡十有四。大半皆險難之謂。其間遇難而無救者。无如困。遇難而不行。

易經詳說

卷二十四 塞卦

一 寄願堂

者莫如塞。蓋困則有澤而无水之象。塞則具天下山川之至險。塞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王註西南地也。東北山也。以難之平則難解。以難之山則道窮。利見大人。性則濟也。又皆當位各履其正。居難履正。正邦之道也。正道未否。難由正濟。故貞吉也。遇難失正。吉可得乎。

程傳西南坤方坤地也。體順而易東北艮方艮山也。體止而險。在塞難之時。利於順處平易之地。不利止於危險也。處順易則難可紓。止於險則難益甚。塞難之時。必有聖賢之人。則能濟天下之難。故利見大人也。濟難者必以正大之道而堅固其守。故貞則吉也。凡處難者必在乎守貞。正設使難不解。不失正德。是以吉也。若遇難而不能固其守。入於邪濫。雖使苟免。亦惡德也。知義命者不

為也。

王註塞難也。足不能進行之難也。為卦艮下坎上。見險而止。故為塞。西南平易。東北險阻。又艮方也。方在塞中。不宜走險。又卦自小過而來。陽進則往居五而得中。退則入於艮而不進。故其占曰利西南不利東北。當塞之時。必見大人。然後可以濟難。又必守正。然後得吉。而卦之九五剛健中正。有大人之象。自二以上五爻皆得正位。則又貞之義也。故其占又曰利見大人。貞吉。蓋見險者貴於能止。而又不可終於止。處險者利於進。而不可失其正也。

朱子曰。艮下坎上。其卦為塞。塞難也。西南陰方平易之地。東北陽方險阻之處。當塞之時。利趨平易而不利走險阻。又利見大人以濟塞。而守正則吉。故兼得此卦。其占如此。塞利西南。是說坤卦分

易經詳說

卷二十四 塞卦

二 寄願堂

曉。但不知從何插入。這坤卦來。此須是箇變例。聖人到這裏看見得有箇做坤底道理。大率陽卦多自陰來。陰卦多自陽來。震是坤第一畫變。坎是第二畫變。艮是第三畫變。易之取象不曾確定了。他據卦體艮下坎上。无坤而繫辭言地者。往往只取坎中爻變。變則為坤矣。

程傳徐氏曰。卦合艮坎而為塞。坎北方也。艮東北方也。而乃利西南不利東北。何邪。蓋處塞難之時。當適他方。所以利於坤西南之平易也。不當止於危險之地。所以不利於坎艮東北之險阻也。大人指九五也。當塞厄之時。利見大德之人。以濟大塞之難。難由正濟。故曰貞吉。處難失正。其能吉乎。

變胡氏曰。塞卦无西南。文王姑即東北對方言之。不必卦內有

西南也。

胡氏曰屯困蹇同爲難人屯之初爲難方微而未深困之爲難絕援而難救蹇之爲難遇險而不進蓋前有水之陷後有山之阻足不能進行之難也坤西南艮東北坤言西南得朋是矣又言東北喪朋

艮與坤對也蹇下艮言不利東北是矣又言利西南取坤與艮對也蓋以對待言則此爲得彼爲喪此爲不利知彼爲利蹇難之時去難爲利處蹇不可无其人故以見五爲利處蹇不可无其道故以蹇難而不失其正者爲吉

蒙引見險而止謂之蹇而自利西南以下則皆言所以處險之道也本義所謂見險者貴於能止此句在蹇字內取出其曰不可終

易經詳說

卷二十四 蹇卦

三 寄願堂

於止者則所以起下夾言必思所以處之也而處之道則利往西南不利往東北見大人而後利貞而後吉只是相因說去不是見險者是一人處險者又是一人見險而止乃爲蹇不是見險便爲蹇也或以利西南不利東北爲貴於能止蓋泥本義不宜走險之句而失之不知既曰利西南便是向西南方去矣安在其爲止不必拘於西南東北但險阻處便是東北平易處便是西南不可泥於地文王繫詞亦僅取其大勢有險阻平易之分耳東北險阻又艮方也不可謂東與北西與南只是東北一隅西南一隅方與本義又艮方也一句合必見大人然後可以濟難有所依也又必守正然後得吉不然則不順理而妄爲求以出險適以益其險耳本義方在險中不宜走險是以理言利西南不利東

北也又卦自小過而來云云是以卦變言利西南不利東北也○本義當蹇之時必見大人然後可以濟難又必守正然後得吉是以理言利見大人貞吉也而卦之九五以下云云又以卦體言利見大人貞吉也蓋據理言本是如此而卦中又自具有此義此法可通用以看六十四卦

存疑卦名爲蹇取卦德見險而止之象凡人之居於險阻而不得有行者皆是○利見大人占者若是在下之人則大人當兼德位說若是在上之人則大人專以德言如劉先主之於孔明唐肅宗之於郭子儀也

國利西南云云示所向也利見大人於人求濟也貞吉自守以正也處險之道不過如此○朱子坎變爲地之說不必用雙湖說

易經詳說

卷二十四 蹇卦

四 寄願堂

好

譚文王繫蹇彖辭曰蹇者世運艱難之會固不宜輕進然亦豈可中止而不思所以濟之乎故必所據得其地所遇得其人而行事又皆出於至正乃庶幾其有濟如平易通達之地則西南也利於往以資其形勢之便險阻艱難之地則東北也不利於往以失其進退之機也然撥亂不得其人又不病於无主乎必於大人而見之德望可以繫人心謀猷可以匡多難利何如也然施爲或失其正又何以濟蹇乎必以正道行之不僥倖以圖成蹇方可濟而吉也

聚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

附隨釋卦名也蹇者有難而不進能止而不犯故就二體有險有

止以得蹇各坎在其外是險在前也有險在前所以為難若冒險而行或罹其害艮居其內止而不往相時而動非知不能故曰見險而能止知矣哉也

程傳蹇難也蹇之為難如乾之為健若易之為難則義有未足蹇有險阻之義屯亦難也困亦難也同為難而義則異屯者始難而未得通困者力之窮蹇乃險阻艱難之義各不同也險在前也坎險在前下止而不得進故為蹇○見險而能止以卦才言處蹇之道也上險而下止見險而能止也犯險而進則有悔咎故美其能止為知也方蹇難之時唯能止為善故諸爻除五與二外皆以往為失來為得也

王義以卦德釋卦名義而贊其美

易經詳說

卷二十四 蹇卦

五 寄願堂

王溪微氏曰蹇之所以為難者以其險之在前也見坎險之難而明艮止之義非智者孰能識之

張峯胡氏曰蹇上下體易則為蹇○象曰險而止止於外也蹇曰見險而止止於內也內險莫能安外止莫能進所以為蹇見外之險而內能止所以為知知者象之反也

蒙引險在前也說上坎見險而能止說下艮以見名卦之義○智矣哉總承上二句贊之也不可以險在前也○只帶蹇難也○讀蹇難也是訓其義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是申其義

存疑言蹇之義難也卦之所以為蹇者蓋此卦之德坎為險而居平上險在前也艮為止而居平下見險而能止也見險而能止則不陷於險矣其知大矣哉見險而止與能止不同見險而止是勢

不得不止止不在我也能止是可止而止止在我也加一能字所以贊其知也

去疑人多冒險求濟能止最是難的玩一能字見他人不能意蹇貴能齊以能止為知者何唯止為能進也

國能字當重讀

譚孔子釋彖辭曰卦名為蹇者險難之義也坎之德為險而在其上是險在前也艮之德為止而在其下是見險能止也見險而能止是深明利害之勢熟察安危之機者不其知矣哉

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孔疏蹇利西南往得中也者之於平易救難之理故云往得中也

易經詳說

卷二十四 蹇卦

六 寄願堂

不利東北其道窮者之於險阻更益其難其道彌窮故曰其道窮也解利西南二句

程傳蹇之時利於處平易西南坤方為順易東北艮方為險阻九上居五而得中正之位是往而得平易之地故為利也五居坎險之中而謂之平易者蓋卦本坤由五往而成坎故但取往而得中不取成坎之義也方蹇而又止危險之地則蹇益甚矣故不利東北其道窮也謂蹇之極也

張孔疏得中只就理說程傳以卦變言仍是乾坤變六子之法○蒙引陽進而得中是進而得其所安也有平易之義故曰利西南存疑以此卦之變陽自四進而居五得上體之中是平易之地也○張象存是從本義小過變蹇之說

【象】又云其道窮也。亦以卦變言。退入於艮。艮位東北。險阻之方也。入於艮。則陷於險矣。故其道窮而不利。道字不可指為道路。存疑不利。求北者。以此卦之變。九三退則入於艮而不進。艮方是其所忌也。故其道窮而不利也。九三非卦變亦謂之變卦者。因四進居五而得中也。

圖如此說卦變似更無謂。

【利見大人。往有功也。往見大人。必能除難。故曰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者。二三四五爻皆當位。所以得正而吉。故曰當位貞吉也。以正邦也者。居難守正。正邦之道。故曰以正邦也。解利見二句。

程傳塞難之時。非聖賢不能濟天下之塞。故利於見大人也。大人

易經詳說

卷二十四 塞卦

七 寄願堂

當位則成濟塞之功矣。往而有功也。能濟天下之塞者。唯正大之道。夫子又取卦才而言塞之諸爻。除初外餘皆當正位。故為貞正而吉也。初六雖以陰居陽。而處下亦陰之正也。以如此正道正其邦。可以濟於塞矣。

【象】引須依本義。做本卦體以釋之。云利見大人者。蓋以卦體觀之。九五剛健中正。大人也。往而依之。則塞可濟而有功矣。卦體自二以上皆當位。所以為貞吉。夫唯貞吉。則邦可以正之矣。此猶所謂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之。皆從大處置議論。或謂正邦。正是吉處。恐非也。蓋釋貞吉之義。已在當位二字上了。不可又以當位釋貞。正邦釋吉。

存疑。象引云功有功。是本卦體有大人之象。若作虛說。則下文貞

吉。却是本卦體。今但得依其說。卦爻陽則居陽。陰則居陰。而各當其位。正之義也。故能貞則可以濟塞而得吉。又由是可以正邦。不但濟險而已也。正邦又是推進一步。

【當位可說卦體。而利見句亦似強合。

【利見大人。往有功也。往見大人。必能除難。故曰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者。二三四五爻皆當位。所以得正而吉。故曰當位貞吉也。以正邦也者。居難守正。正邦之道。故曰以正邦也。解利見二句。

程傳處塞之時。濟塞之道。其用至大。故云大矣哉。天下之難。豈易平也。非聖賢不能。其用可謂大矣。順時而處。甚險而行。從平易之道。由至正之理。乃塞之時用也。

【象】引須依本義。做本卦體以釋之。云利見大人者。蓋以卦體觀之。九五剛健中正。大人也。往而依之。則塞可濟而有功矣。卦體自二以上皆當位。所以為貞吉。夫唯貞吉。則邦可以正之矣。此猶所謂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之。皆從大處置議論。或謂正邦。正是吉處。恐非也。蓋釋貞吉之義。已在當位二字上了。不可又以當位釋貞。正邦釋吉。

易經詳說

卷二十四 塞卦

八 寄願堂

則釋卦辭以贊之而已。蓋上文所謂往得中有功。正邦。即其用之大者也。

【象】引承上文。言往西南不往東北。又必見大人。又必得正。然後為得處塞之道。而塞底平。其有濟。此塞之時用。所以為大也。

困。以卦變卦體釋卦辭。而贊其時用之大也。

【象】此處卦變卦體。其難貼合。看來只是釋卦辭耳。往得中不言卦。爻有孔疏可據。利見之與當位。亦僅有卦體之意。不如就道理上申明卦辭。為不費力。

【象】往得中。不是得坤體之中。塞時以入平易為得中。作宜字看。與象云相反。

【象】開道即濟塞之道。

因疑用不是功用言所用也。

○圖曰利西南者。卦變自小過來。陽往居五而得中。是進而得安。故利。不利東北者。東北乃險阻之方。居之則難益其。而其道窮也。故不利。又曰利見大人者。卦體九五為剛健中正之大人。往見之則可以濟蹇而有功也。又曰貞吉者。卦自二以上五爻皆當位得正。人能正則德化之所薰蒸。風聲之所感動。邦亦以之正矣。有不吉乎。合而觀之。必往西南。必見大人。必守其正。皆蹇時所當用者。非此无以成濟蹇之功。蹇之時用豈不大矣哉。

○圖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圖曰山上有水蹇難之象。除難莫若反身修德。

○圖曰山者是險阻。水是阻難。水積山上。彌益危難。故曰山上有水。

易經詳說

卷二十四 蹇卦

九 寄願堂

蹇。蹇難之時。未可以進。惟宜反求諸身。自修其德。道成德立。方能濟險。故曰君子以反身修德也。

○圖曰山之險阻。上復有水。坎水為險陷之象。上下險阻。故為蹇也。君子觀蹇難之象。而以反身修德。君子之遇艱阻。必反求諸己。而自修。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故遇艱蹇。必自省於身。有失而致之乎。是反身也。有所未善。則改之。无歉於心。則加勉。乃自修其德也。君子修德以俟時而已。

○圖曰蹇與困相似。君子致命遂志。與君子反身修德亦一般。朱子曰。不然。澤无水困。是盡乾燥。處困之極。事无可為者。故只得致命遂志。若山上有水蹇。則猶可進步。如山上之泉。曲折多艱阻。然猶可行。故教以反身修德。豈可與困為比。只觀澤无水困。與山上有

水蹇。雨旬。便全然不同。

○圖曰山上有水。非必山頂。山半亦山上也。故朱子云。猶可進步。

○圖曰反身即思不出其位之義。艮象也。修德即常德行之義。坎象也。坎在艮下。為蒙。而稱君子以果行育德。坎在艮上。為蹇。而稱君子以反身修德。蓋反身如山不動。而修德如水滋潤。平山之象也。

○圖曰山上有水者。澗谷之泉。上石礙而止之。不能流行。其象為蹇。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此君子所以反身修德可。

○圖曰山本峻阻。上復有水。難以進步。蹇之象也。反身修德。濟蹇之道也。反身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修德是有則改之。无則如也。

易經詳說

卷二十四 蹇卦

十 寄願堂

如是將見在邦必達。在家必達。蹇其有不濟乎。蓋行有不得。處便是蹇。反身修德。義相連。

○圖曰反身以修德。是一事。反身即孟子反求諸己。而反仁反敬。即所以修德。人愛人答。即可以濟蹇。反身配艮修德配坎之說。未免只取濟蹇大義。不必比擬。中溪說似是。水行蹇。亦非。

○圖曰此就濟險推本於身說。世路有艱。總由吾身有缺陷。故必反照此身。受蹇何在。即知此身去蹇何在。一修德而身險乎。世險亦乎。初非兩蹇。

○圖曰孔子釋大象曰。山既峻阻。上復有水。行不能進。蹇之象也。君子以行有不得。吾身之蹇也。實由德之不修。致之。必反之於身。以修其德焉。或者察於命。感之微。或體驗於躬行之際。如是則德

於人行无不符而吾身之塞斯矣。

注塞來譽

初六處塞之初。往則遇難。來則得譽。初居艮始。是能見險而止。見險不往。則是來而得譽。故曰往塞來譽。

程傳六居塞之初。往進則益入於塞。往塞也。當塞之時。以陰柔无援而進。其塞可知。來者對往之辭。上進則爲往。不進則爲來。止而不進。是有見幾知時之美。來則有譽也。

本義往遇險來得譽

或問往塞來譽。朱子曰。來往二字。唯程傳言上進則爲往。不進則爲來。說得極好。今人或謂六四往塞來連。是來就三。九三往塞來。反是來就二。上六往塞來。頭是來就五。亦說得通。但初六來譽。則

易經詳說

卷二十四 塞卦

士 寄願堂

位居最下。无可來之地。其說不得通矣。故不若程傳好。只是不往爲佳耳。不往者守而不進。故不進則爲來。

程傳曰。六非濟塞之才。初非濟塞之位。往則犯難。來則獲見險能止之譽。

鄭學胡氏曰。六爻除二五外。皆貴於見險而止。故曰往而進則塞。來而止則不塞。譽反連頭四字不同。各有攸當。初位卑分微。未能有譽。故聖人特許其來則譽也。

陸山李氏曰。古人生居亂世。无官守言責者。類皆高蹈隱淪。以待天下之清。卒之身名俱高。傳播萬世。夫是之謂往塞來譽。與夫履富貴而蹈危機。以致名位俱仆。爲後代之笑者。有間哉。

象引初六爻辭。只是以塞之時論。不必拘於卦體。本義全无一字。

及卦體存以也。

程傳公案初爻曰。凡遇塞者。固貴於濟。尤貴於識時。初六當塞之時。往則益入於塞。若往而來。則見險能止。明哲之譽。歸之矣。在古者之自審耳。

象曰往塞來譽宜待也

孔疏宜待者。既往則遇塞。宜止以待時也。

程傳方塞之初。進則益塞。時之未可進也。故宜見機而止。以待時可行而後行也。諸爻皆塞往而善來。然則无出塞之義。子曰。在塞而往則塞也。塞終則變矣。故上已有碩義。

程傳此發明來譽之意。謂初六往塞來譽之時。非謂勿往也。謂宜待時而往也。无夫子此說。初幾爲无用之廢人矣。

易經詳說

卷二十四 塞卦

士 寄願堂

程傳余南湖云。玩宜待之辭。有終濟之意。在

困曰宜待。見不待非宜也。

關孔子釋初象曰。初六往塞來譽者。豈終於不往哉。當塞之時。宜於自止。以待時之可進而進也。

六二王臣塞塞匪躬之故

程傳處難之時。處當其位。居不失中。以應於五。不以五在難中。私身遠害。執心不回。志匡王室者也。故曰王臣塞塞。匪躬之故。履中行義。以存其上。處塞以此。未見其尤也。

孔疏王謂五也。臣謂二也。

程傳二以中正之德。居艮體止於中正者也。與五相應。是中正之人。爲中正之君所信任。故謂之王臣。雖上下同德。而五方在大塞。

之中。致力於蹇難之時。其艱難至甚。故爲蹇於蹇也。二雖中正以陰柔之才。豈易勝其任。所以蹇於蹇也。志在濟君於蹇難之中。其蹇蹇者。非爲身之故也。雖使不勝。志義可嘉。故稱其忠。蓋不爲已也。然其才不足以濟蹇也。小可濟。則聖人當盛稱以爲勸矣。

不義。索順中正。正應在上。而在險中。故蹇而又蹇。以求濟之。非以其身之故也。不言吉凶者。占者但當鞠躬盡力而已。至於成敗利鈍。則非所論也。

師晉蔡氏曰。王臣爲五之臣也。蹇蹇入難之深也。匪躬之故。爲王之事也。

國澤胡氏曰。凡二者皆王臣。而蹇獨稱之者。平時未足以見臣節。蹇之時方見之。五位蹇中。王之蹇也。主憂臣辱。亦二之蹇也。他文

易經詳說

卷二十四 蹇卦

三 寄願堂

戒其往蹇。二應五。故稱其蹇。蹇事君能致其身者也。

引六二。柔順中正。是個精忠盡節之臣。正應在上。而在險中。君在難也。君臣之義。休戚共之。故六二不避萬死一生之難。以求濟之。是爲王臣之蹇。而又蹇者也。而其所以蹇而又蹇者。則初非以身之故也。

存疑匪躬之故。是言不爲一身之謀。蒙引云。所以蹇而又蹇者。初非以其身之故。似是又疑爲一身謀。方爾蹇蹇。故如此解之。似乎不通。世豈有爲身謀而蹇蹇者耶。其爲身謀而不蹇蹇者。皆是也。國典匪躬之故。原其心也。其心以爲臣道所當然。非以其身之故也。

國去疑云。就王臣之心蹇言。莫作世蹇說。此心蹇而又蹇。有不以

躬之故而少易其念也。此新說不可用。時議或作不爲身之干譽謀寵。稍順。然細玩語氣。只是以匪爲身。見得是爲君也。不用添設字面。更妥。

國周公案二爻曰。六二柔順中正。上應九五。精白盡節之臣也。九五在蹇中。是主憂臣辱之日。鞠躬盡瘁。不避艱險。以求濟之。是王臣之蹇。而又蹇者也。要其所以爲此者。但知盡吾分之當爲。非干譽謀寵而爲一身之故也。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國澤羅氏曰。蹇蹇者。多難而非一難也。大臣犯天下難。而捐軀以求濟。何尤之有。然以六二之匪躬。而不聞濟難何耶。蓋捐軀在志。濟難在才。六二陰柔短於才也。聖人不尤之者。嘉其志而恕其才也。

國氏曰。初六以不往爲有譽。六二以匪躬爲无尤。有位无位之間耳。

易經詳說

卷二十四 蹇卦

古 寄願堂

國澤羅氏曰。蹇蹇者。多難而非一難也。大臣犯天下難。而捐軀以求濟。何尤之有。然以六二之匪躬。而不聞濟難何耶。蓋捐軀在志。濟難在才。六二陰柔短於才也。聖人不尤之者。嘉其志而恕其才也。

國氏曰。初六以不往爲有譽。六二以匪躬爲无尤。有位无位之間耳。

國引言王臣之蹇蹇。其濟不濟未可知。縱是不濟。亦終无尤也。此即大過上六之凶无咎。

國末義雖字宜玩。極言之也。於事未定是不濟。

國結語猶言到底也。終无尤是推其心。乃深許之之詞。終字宜玩。國孔子釋二象曰。二王臣蹇蹇。其濟不濟固未可知。縱使不濟而

其心已盡。到底是精忠之臣而无可尤也。

五、往蹇來反

困蹇則入險。來則得位。故曰往蹇來反。爲下卦之主。是內之所恃也。

程傳九三以剛居正。處下體之上。當蹇之時。在下者皆柔。必依於三。是爲下所附者也。三與上爲正應。上陰柔而无位。不足以爲援。故上往則蹇也。來下來也。反還歸也。三爲下二陰所喜。故來爲反其所也。稍安之地也。

六、反就二陰得其所安

白雲郭氏曰。反者既往復反之辭。

程傳郭氏曰。反身爲背。民象。故爻曰來反。象亦曰反身。九居三是

易經詳說

卷二十四 蹇卦

圭 寄願堂

居其本位。反如返故鄉。歸故處。來而得其所安。下有二陰。就之愈安矣。

程傳九三當蹇。既與初六无異。而又不在于王臣之位。所謂无官守言責。而進退綽綽者。但遭時之擾亂耳。故周公繫辭云。往則蹇。惟當來反。以就二陰。反就二陰。得所安矣。二陰。兼初與二言。

獨來反二字。固是一意。然反字有味。當是來歸本家之義。便見其得所安。

程傳公繫三爻曰。九三陽剛。本可濟蹇。但逼近於險。非過剛者所能濟。往則入於蹇。无益也。初二二陰皆附於三。惟來而反就二陰。則可以得其所安矣。

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引疏內卦三爻。惟九三一陽居二陰之上。

程傳內在下之陰也。方蹇之時。陰柔不能自立。故皆附於九三之陽。而喜愛之。九之處三。在蹇爲得其所也。處蹇而得下之心。可以求安。故以來爲反。猶春秋之言歸也。

程傳曰。往則入險。不如反乎內也。內二陰樂於從陽。故喜也。

程傳三之反就二陰。而得其所安者。蓋以下二陰。樂得九三之陽。而與之相依。此所以得其所安也。若无二陰可就。或二陰不樂得之。則何以爲安。故象傳曰。內喜之也。明其來反之得所安也。象傳此句。誠不虛下。本義得其所安之句。實憑此。

程傳聖人原二陰之喜心。正以欲九三之速反。

講孔子釋三象曰。三性則遇蹇。必反就二陰者。以內之二陰。樂得

易經詳說

卷二十四 蹇卦

圭 寄願堂

而與之相依。此三所以得安也。

六四往蹇來連

程傳孔疏以連爲難。與程傳不同。

程傳往則益入於坎險之深。往蹇也。居蹇難之時。同處艱危者。其志不謀而同也。又四居上位。而與在下者同其得位之正。又與三相比相親者也。二與初同類相與者也。是與下同志。眾所從附也。故曰來連。來則與在下之眾相連合也。能與眾合。得蹇蹇之道也。

困蹇連與九三合力以濟

程傳徐氏曰。六四近君。往從乎五。則陰柔不足以濟五之蹇。惟下連九三。牽引以進。乃克有濟。

程傳郭氏曰。連。牽連九三也。上卦坎四往則陷於險。來則與三牽

連可以濟險四與三柔上剛下有連象

蒙四之時方蹇且才弱自往則蹇矣下有九三之剛惟連之以共濟可也故象傳曰當位實也正指九三來連與來反不同來連將以進也來反只是退此又上下體之別不可不知一說四與初三爻義又畧不同者蓋初三在險之外故但曰來譽來反而已非必期於濟也四則入於險矣故爲四謀又當如此

存疑六四位近九五乃近君大臣三居下體无位是不當事任之人聖人不許三而許四又並三而許之者四居可爲之位其勢足以有爲三居无位之地自不能爲必待四之連引然後足以有濟爾

國程傳來初二言之本義只言連三三无位自不能爲一層可

易經詳說

卷二十四 蹇卦

七 寄願堂

不用進齋作近君說好

國周公繫四爻曰四陰柔非濟蹇之才九三陽剛在下可依也故四若往非惟不足以濟適以益其蹇耳必來連於九三資其才力以共濟庶可成功也

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釋傳四當蹇之時居上位不往而來與下同志固足以得眾矣又以陰居陰爲得其實以誠實與下故能連合而下之二三亦各得其實初以陰居下亦其實也當同患之時相交以實其合可知故來而連者當位以實也處蹇難非誠實何以濟當位不曰正而曰實上下之交主於誠實用各有其所也

王季胡氏曰六四陰也而曰當位實者四來連三以三之陽當位

四陰虛以連三之陽實合力以濟

釋氏曰六四居二陽之間求之已者雖謂之陰而當位實者以陰比於陽也易之爲義以得陽爲實以失陽爲虛如翩翩不富皆失實者无陽故爾

存疑此明來連意當位指六居四實指九三言四以六居四爲得其正九三陽爻爲實以六四之正而遇九三之實所以爲來連以共濟也

國此將當位屬四實屬三文義未妥不如依雲峯當位實但屬三爻以見四之當連

國孔子釋四象曰六四所以往則蹇而必連九三者蓋九三以陽居陽位得其當而有濟蹇之實德故來以連之可共濟也

易經詳說

卷二十四 蹇卦

大 寄願堂

九五大蹇朋來

王註處難之時獨在險中難之大者也故曰大蹇然居不失正履不失中執德之長不改其節如此則同志者集而至矣故曰朋來也

釋傳五居君位而在蹇難之中是天下之大蹇也當蹇而又在險中亦爲大蹇大蹇之時而二在下以中正相應是其朋助之來也方天下之蹇而得中正之臣相輔其助豈小也得朋來而无吉何也曰未足以濟蹇也以剛陽中正之君而方在大蹇之中非得剛陽中正之臣相輔之不能濟天下之蹇也二之中正固有功矣欲以陰柔之助濟天下之難非所能也自古聖王濟天下之蹇未有不由賢聖之臣以爲之助者湯武得伊呂是也中常之君得剛明

之臣而能濟大難者則有矣。劉禪之孔明、唐肅宗之郭子儀、德宗之李晟是也。雖賢明之君苟无其臣則不能濟於難也。故凡六居五九居二者則多由助而有功。衆泰之類是也。九居五六居二則其功多不足。屯否之類是也。蓋臣賢於君則輔君以君所不能臣不及君則贊助之而已。故不能成大功也。

和義大塞者。非常之塞也。九五居尊而有剛健中正之德。必有朋來而助之者。占者有是德則有是助矣。

國圖九五何故爲大塞。朱子曰。五是爲塞。主比人臣之塞。只是一事。至大塞。須人主當之。問大塞朋來之義。曰。處九五尊位而居塞之中。所以爲大塞。所謂道大投艱於朕身。人君當此之時。須屈辱策用羣力。乃可濟也。

易經詳說

卷二十四 塞卦

九 寄願堂

國圖毛氏曰。禍亂天所以開聖人也。九五德正而位尊。立乎險中以台天下。使天下之有志者。朋來而取師於我。是故自我言之。所謂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自朋來者言之。所謂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然則九五昭坎險之中。所以爲塞也。而其位則君也。治塞者也。以治塞之主。而居至險之中。此所以撥亂反正。乘危致安也。歟。

申溪張氏曰。九五以陽剛而陷於坎中。是遭大投艱於朕身。夫豈小塞也哉。斯時也。正望羣賢之來。出其險以援其禍。幸而下有六二柔順之大臣。爲之正應。必能朋合來。來者反來。運來碩之才。翕然而至。與同心協力。共濟九五大塞之難。苟非二居下體之中。能盡匪躬之節。又安能朋合衆賢于于而來哉。

獨中溪添出六二明合衆文一層。然以六二爲主。是合傳義爲說。

中國諸父皆以來爲言。與朋來之來異。諸父之來自外反。而也。朋來之來自下。趨五也。

國圖他父之塞。只是塞耳。九五君位。其塞也。國家治亂所關。宗社存亡所係。又非他人塞之比。故爲大塞。謂非常之塞也。然以其居尊位而有剛健中正之德。足以致天下之賢俊。故必有朋來而助之者。將見智者獻其謀。勇者效其力。而塞之濟也不難矣。不言吉者。猶未離乎塞也。賢也而謂之朋。蓋以其同心同德而云也。浮疑九五與六二爲應。六二是匪躬之臣。本義不取與五共濟。而取諸朋來者。蓋九五之大塞。非一人之力所能濟。二之陰柔。又難與共濟。五之中節。又足以廣致天下之羣賢。故濟塞不无望于六二而取於羣朋者。此也。

易經詳說

卷二十四 塞卦

十 寄願堂

玉繩自。分定曰。臣自德。同曰。朋朋來。見五之能來之也。

國本義剛健中正之德。預透下中節意。且宜含蓄。朋來不指定二。欲見其多中。溪合衆文說。可用。然朋合非正解。朋自是爲五之朋。

國圖公繫五爻曰。九五當塞之時。爲塞之主。乃國家安危之關。宗社存亡之係。而莫大之塞也。幸九五於此。有朋來而助之。智者獻其謀。勇者效其力。而塞可濟矣。

象曰。大塞朋來。以中節也。

獨孔疏得位履中。不易其節。將中節分二意。程傳謂中正之節是合看。

程傳朋者其朋類也。五有中正之德。而二亦中正。雖大塞之時。不

失其守塞於塞以相應助是以中正之節也。

【邵氏曰】五君位也而在坎中塞執大馬然動而不失中正之節故能感其朋之來以其成邪正之功也。

【蒙引】中節指五言不曰中行曰中正又不曰道曰德而獨曰節者以在塞中言也。中節畢竟只是中德但以在塞而易其名耳。

困見於平時為德見於塞時則為節此中不緣塞始有而此節必待塞始見耳。

【物凡言節者皆事勢難為而不改其志此爻志在濟塞而不避其難故謂之節而无非出於中正也。

【謝孔子釋五象曰五之大塞朋來者以其當塞而有剛健中正之德志操不移信義愈篤自足以鼓舞忠義之士而起其來助之

易經詳說

卷二十四 塞卦

圭 寄願堂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孫註疏】以碩為志大得程傳以碩為寬大本義謂大功。

【闕傳】六以陰柔居蹇之極胃極險而往所以蹇也不往而來從五求三得剛陽之助是以碩也蹇之道尾蹇窮蹇碩大也寬裕之稱

來則寬大其蹇紆矣蹇之極有出蹇之道上六以陰柔故不得出得剛陽之助可以紆蹇而已在蹇極之時得紆則為吉矣非剛陽中正豈能出乎蹇也利見大人蹇極之時見大德之人則能有濟於蹇也大人謂五以相比發此義五剛陽中正而居君位大人也在五不言其濟蹇之功而上六利見之何也曰在五不言以其居

坎險之中无剛陽之助故无能濟蹇之義在上六蹇極而見大德

之人則能濟於蹇故為利也各爻取義不同如屯初九之志正而於六二則目之為寇也諸爻皆不言吉上獨言吉者諸爻皆得正各有所善然皆未能出於蹇故未足為吉唯上處蹇極而得寬裕乃為吉也。

【程說】從五是矣求三一層似多。

【本義】已在卦極往无所之益以蹇耳來就九五與之濟蹇則有碩大之功大人指九五曉占者宜如是也。

朱子曰諸爻皆不言吉蓋未離乎蹇中也至上六往蹇來碩吉却是蹇極有可濟之理既是不往准守於蹇則必見九五之大人與共濟蹇而有碩大之功矣。

【謝氏曰】剝上九陽稱碩果蹇上六從五之陽故亦曰碩以

易經詳說

卷二十四 塞卦

圭 寄願堂

功之大言大人以德之大言

【平菴項氏曰】上六之往猶初六之來上六本无所往特以不來為往耳初六本无所來特以不往為來耳。

【童溪王氏曰】大蹇至上六始為吉者以謂蹇至此極物極則反蹇極必通也。

【蒙引】上六已在卦極蹇之極似可濟矣而乃益以蹇者何歟是意恐是亦以才弱之故故令來就九五如六四則令來就九三陰必附陽也夫以其才之弱而當夫蹇之極若使自往益以蹇耳。

【附註】本義之來就九五就象上解又云利見大人指九五就占上說。

【附註】平菴以不來為往極貼切人皆疑本義往无所之益以蹇二句

只玩平巷不來爲性便明蓋謂來就九五則有大功不來就九五則仍有蹇難往字虛帶可耳吉字承來碩可見往蹇非與來碩乎說也

困疑吉即在碩內看出无兩層下利見句正明所以碩吉之意

謂周公繫上爻曰上六居蹇之極有將濟之機而時可爲矣苟以

時之可爲欲自往以求濟不得濟蹇之主而奉之則无以成功蹇將益甚惟能來就九五則有碩大之功而吉矣蓋九五德位兼隆之大人也見而附之則憂時立功之念獲伸而撥亂反正之猷可展此見之爲利所以來碩而吉也

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謂註疏以內爲應三以貴爲陽而亦未明指五

易經詳說

卷二十四 蹇卦

寄願堂

釋傳上六應三而從五志在內也蹇既極而有功是以碩而吉也六以陰柔當蹇之極密近剛陽中正之君自然其志從附以求自濟故利見大人謂從九五之貴也所以云從貴恐人不知大人爲指五也

獨程傳以內爲應三從五而大人專指五似不歸一不如將內亦指五不言應三爲提

謂氏曰內以五之位言貴以五之德言以位則上不當往於外而常來於內以德則五有大人之德居大人之位此其可貴也

獨引志在內謂來就九五也本義亦憑此一句釋爻辭以所以不必推本說

存疑志在內雖有所指而未明言其爲五以從貴始明言之也

蹇時講或以內爲海內支離之甚又或分貴爲位之貴德之貴貴自屬位而德在其中

謂孔子釋上象曰上之往蹇來碩者以志在附內之九五而圖濟蹇之功也利見大人者九五德位兼隆爲至貴之大人從之而蹇可濟豈不利見乎

謂建安邱氏曰蹇難也詳六爻之義則處蹇者五也五在坎中需眾爻以出險故大蹇朋來蹇其蹇者二也二與五應與君同患難者故王臣蹇蹇除四爻雖亦處蹇以不任濟蹇之責是以喜來而惡往故爻以往來爲辭然諸爻中惟三有剛實之才可以濟難以與五非近非應不能從五唯反而就二則可與之同往而濟君之蹇故爻言其來反而象以內喜釋之言二亦喜三之來也在四而

易經詳說

卷二十四 蹇卦

寄願堂

言來連者比三也故象稱其當位實在上而言來碩者應三也故象稱其志在內蓋當蹇之世五方待三之來者也三來則眾爻俱來而蹇可濟矣獨初六才柔位卑未能有爲故以來譽勉之此蹇六爻之大旨也

獨邱氏說與今講不盡同

謂解蹇蹇二卦皆坎險在前以乾臨之則貴於能需以艮臨之則貴於能止見險能止誠非智者不能然見險而止者時也不容終止者勢也而其道則莫要於貞卦中四爻聖人皆不許其往而惟予其來蓋賴來以濟三之貞則在反賴剛以濟四之貞則在連也時未可爲初以宜待爲貞君當利見上以從貴爲貞大蹇在五貞貴而于求也二爲王臣蹇蹇匪躬就有如其貞者雖云當位貞吉

聖未有舍貞而能得濟蹇之道者

而講解義蹇之爲卦。聖人所以教人濟難也。見險而止。固爲審時觀變。然禍患之作。天所以開聖人。誠能擇地擇人。正名仗義。事亦何不可爲者。故彖辭曰利曰吉。而彖傳備言時用之大。爲濟蹇之人勸也。但彖傳於既止之後。策其奮往。故一則曰往得中。再則曰往有功。而六爻則於往多戒辭。於來多幸辭。蓋庸懦者遇險輟畏。非往无以振困。循躁動者冒險妄爲。非來无以需時會。沈潛之智。與果斷之勇。非有二也。而要之來非止而不往。方且博求才俊。聯情合勢。以濟艱難。故爻自初二以上。不曰來反則曰來連。不曰朋來則曰來碩。與彖傳利見大人之旨。實相發明云。

困三陽四陰之卦。濟蹇貴於陽剛三五皆有爲。而五居尊位。白

易經詳說

卷二十四 蹇卦

重 寄願堂

是一卦之主。卦名是見險而止。而卦辭則皆言處蹇之道。求其有濟非終止也。擇地而蹈。得人而依。動皆以正。處蹇之道盡是矣。大衆補出反身修德。以挈其要。不專爲處蹇言。而處蹇亦不外是。初未涉蹇中。明宜待之意。所謂見險而能止也。然非終止。二臣道宜盡匪躬之誼。三之反與初不同。所以固結人心而求濟也。四之連。則又仗三以共濟。五之大蹇。濟蹇之主。諸爻皆朋來之助。所謂大人也。所以能正邦也。上蹇極得通。從五成碩大之功。於此言利見大人。則下四爻之利見大人可知矣。○當位貞吉。本義謂自二以上五爻皆正。其意以四之當位實屬之三。故欲泛說當位。愚玩彖傳文義。當位與大人句相連。似俱屬五。五君位。故以正邦係之。若謂二以上得正。則問道初於貞吉之

外。而正邦屬之二以上五爻。君臣並言。亦覺未妥。觀程傳四以陰居陰。誠實於下。則當位實屬三。非泛說也。然此爻即依本義屬之三。而當位正邦。終以屬五爲是。隨文爲解。庶幾无礙。

易經詳說

卷二十四 蹇卦

重 寄願堂

解三三

理難解序卦。寒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物無終難之理。難極則必散。解者散也。所以次寒也。為卦震上坎下。震動也。坎險也。動於險外。出乎險也。故為患難解散之象。又震為雷。坎為雨。雷雨之作。蓋陰陽交感。和暢而緩散。故為解。解者天下患難解散之時也。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預臨解者卦名也。然解有兩音。一音古買反。一音諧買反。解謂解難之初。解謂既解之後。彖稱動而免乎險。明非救難之時。故先解。皆讀為解。序卦云。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然則解者險難解釋。物情舒緩。故為解也。

易經詳說

卷二十四 解卦

毛 寄願堂

獨王註以西南為眾利。西南謂利於眾。是照彖傳說。

孔疏若無難可往。則以來復為吉。若有難往。則以速赴為善。故云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設此誠者。荀氏云。世有有事求功。故誠以無難宜。靜亦有待。敗乃救。故誠以有難須速也。

釋傳西南坤方。坤之體順。大平易。當天下之難。方解人始離艱苦。不可復以煩苛。嚴急治之。當濟以寬大簡易。乃其宜也。如是則人心快而安之。故利於西南也。湯除桀之虐。而以寬治。武王誅紂之暴。而反商政。皆從寬易也。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无所往。謂天下之難已解散。无所為也。有攸往。謂尚有所當解之事也。夫天下國家。必紀綱法度廢亂。而後禍患生。聖人既解其難。而安乎无事矣。是无所往也。則當修復治道。正紀綱。明法度。進復先代明

王之治。是來復也。謂反正理也。天下之吉也。其發語辭自古聖王救難定亂。其始未暇遽為也。既安定。則為可久可繼之治。自漢以下。亂既除。則不復有為。姑隨時維持而已。故不能成善治。蓋不知來復之義也。有攸往。夙吉。謂尚有當解之事。則早為之。乃吉也。當解而未盡者。不早去。則將復盛。事之復生者。不早為。則將漸大。故夙則吉也。

獨程傳利西南。无所往。有攸往。俱作借意。不貼定讀。而无所以下。是用註疏之說。

本義解難之散也。居險能動。則出於險之外矣。解之象也。難之既解。利於平易安靜。不欲久為煩擾。且其卦自升來三往居四。入於坤體。二居其所而得中。故利於西南平易之地。若无所往。則宜

易經詳說

卷二十四 解卦

毛 寄願堂

來復其所而安靜。若尚有所往。則宜早往。早復。不可久煩擾也。

雲峯胡氏曰。解西南。皆取後天對待。塞下體艮。東北隅與西南對。解二體坎震。震東坎北。亦與西南對。塞未解。且利西南。既解可知矣。塞言不利東北。解不言者。塞方止於險中。故言利平易不利險阻。解已出險外。故但言平易之利。不言險阻之不利。大抵解之時。以平易為利。畧有苛急。即非利。以安靜為吉。久為煩擾。即非吉。太義曰。若无所往。則宜來復其所而安靜。是以安靜為吉也。曰若有所往。則宜早往。早復。不可久為煩擾。亦以安靜為吉也。本義兩若字。未定之辭。顯其時。何如耳。然其吉也。則皆在於來復而已。原引居險能動。則非惟不陷於險。而又能出乎險之外矣。故為解。本義難之既解。利於平易安靜。不欲久為煩擾。蓋難之既解。乃

易經詳說

卷二十四 解卦

手 寄願堂

否極泰來之初正當培養生理於凋瘵之餘。保全元氣於方復之日。故利在平易安靜。不欲久為煩擾。平易指西南。安靜指无所往。其來復吉。不欲久為煩擾。指有攸往。風吉。利西南。但居易而不行險。皆是。本義若无所往。則宜來復。其所而安靜。既无所往。又何有於來復。或謂前日有難。而不得安其所。今難解矣。始得安於其所。是為來復也。愚以為據往。楚來與。則但。不能往。即為來。況復字。尤為穩當。有攸往。无所往。只是泛說。難後安得全无所事。故云云。有攸往。風吉。或謂尚有所往。是言難猶有未盡解者。若果難猶有未盡解。則恐由不得我早往。早復。早往。固然矣。欲早復。得乎。蓋欲早復。則不免於留勢。而養亂。若不早復。則又不免於久為煩擾。此可見有所往。无所往。俱為難。既解之後。事從泛說。為長也。

困。天下之難既解。國家之元氣方復。閭閻之生意方蘇。正當培養之時也。必當掃去煩苛。嚴急。而存寬大簡易之政。然後人心懷而安之。故利於西南也。若方隅。而無意外之警。是无所往也。即當來復。其所而安靜。歸將於朝。歸兵於野。與斯民相安於无事之天。如是。則不激變生。災若生。蒙福。而吉可得矣。如或事變生於意外。風波起於旦夕。是有所往也。則宜早往。早復。兵不再結。役不三載。速收平定之功。如是。則不養蒙。禍。國家治安。而吉可得矣。困。困謂无所往。是天下之難已解。有攸往。是當解而未盡者。蒙引謂以當泛說。難後安得盡。无所往。看來蒙引為是。當從。

困。本義三往。居四。入於地。體。貼利西南。謂二居其所。而又得中。貼

易經詳說

卷二十四 解卦

手 寄願堂

无所往。以下講。本義以西南為平易。謂難解之後。當如此。此從程傳說也。難已解矣。則下面无所往。有攸往。自是泛說。豈得復云。故難乎。來復意。主安靜。而早往。早復。亦不久為煩擾。早復二字。補得好。舊說。但言往。不言復。意未完也。

困。西南。平易的象。就政事說。風。即風夜。的風。吉。俱。就安靜的。福。言。只一利。西南。便是來復了。下是設詞。以明利西南之義。當遲重。有攸往。邊。苟。无所往。即如其安靜。而吉。縱有所往。必風。亦依舊。安。靜。而吉。復字。風字。最宜着。眼。總是安養天下意思。

困。去疑。專就君道說。然却聯貫可取。

困。文王繫解。彖辭曰。難之方散。謂之解。夫大難方解。理宜培養。以平易之心。行平易之政。如順處西南。平易之地。乃為利也。若難已解。而无所往。无事不宜。生事。但來復其所而安靜。天下自蒙福矣。不亦吉乎。若難猶未靖。而有所往。則當早往。以消其微。即早復。以收其成。不久為煩擾。而民得以休息。不亦吉乎。此西南所以利也。

蒙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

王註。動乎險外。謂之免。免險則解。故謂之解。

困。傳。坎險震動。險以動也。不險則非難。不動則不能出。難動而出於險外。是免乎險難也。故為解。

本義以卦德釋卦名義。

困。川。吳氏曰。解者。險難釋散之時也。坎險在內。震動在外。是動而出乎險之外。得以脫免乎險難也。

臨山李氏曰以畫觀之四陰二陽坎險在前是爲塞四陰二陽坎險已過是爲解則解者塞之反也以卦觀之坎上震下爲屯坎下震上爲解則解者屯之反也屯塞者難之方與解者難之已散塞之止於險下固不若屯之動於險中屯之動於險中又不若解之動於險外也

王弼重險以動句例說不得是險以動非動乎險也

劉險以動從內說向外動而出險從外說向內以動字貫

謂孔子釋象辭曰卦名解者卦德坎險在下震動在上是處險以

動也惟能動則出乎險之外而免乎險矣故名解

解利西南往得眾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

孔疏解之爲義兼濟爲美往之西南得施解於眾所以爲利也

易經詳說

卷二十四

解卦

三 寄願堂

釋傳解難之道利在廣大平易以寬易而往濟解則得眾心之歸也。不云无所往省文爾救亂除難一時之事未能成治道也必待難解无所往然後復先王之治乃得中道謂合宜也。有所爲則夙吉也早則往而有功緩則惡滋而害深矣

本義以卦變釋卦辭坤爲眾得眾謂九四入坤體得中有功皆指

九二

運齋徐氏曰往得眾指四也坤爲眾變坤成震九四往趨於西南平易之地則得眾心而无難矣豈非利乎

象引坤位西南平易之方也彖傳曰利西南往得眾也明三入坤

體得地也不可得眾爲西南得朋之意只是坤爲眾故如此立

言明其入坤體耳若認作得朋之意反悖於平易之義矣

存坤之衆爲眾其義爲平易此卦自升而來三往居四入於坤體是爲得眾有平易之義故其占利於西南

獨註疏程傳俱不取卦變意而首節本義有三往居四入於坤體

之說因之多出一折

孔疏其來復吉乃得中也者无難可解退守靜默得理之中故云

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者解難能速則不失其機故往

有功也

運齋徐氏曰乃得中指二也蓋天下亂禍已散來則復反於安靜

之域不事煩擾此以靜而吉也往有功亦指二也謂當時或有未

解之難則宜亟往而散之夙則有功此又以速而吉也

聖安邱氏曰大抵處時方平者易緩除惡不盡者易激聖人於患

易經詳說

卷二十四

解卦

三 寄願堂

難方平之際既不欲以多事自疲又不欲以无事自怠也

象引二居其所而又得中亦以變卦言若非以變卦言三往居四

入於坤體則亦不見得二居其所而又得中矣是言二之居其所

而得中正因三往居四入於坤體而得也故舊爲卦變往有功

之往即有攸往之往

困疑其來復吉者蓋三往居四入於坤體二居其所而又得中是

即所安也有安靜之義故來復其所而安靜有攸往夙吉者亦以

九二得中能即所安有不久爲煩擾之義故能早往早復而有功

也

圖此論卦變與塞卦同俱可不用。本義云得中有功皆指九二

象存以得中實有功以其皆屬九二也貼卦變說覺太曲

圖乃字有意在。惟无所往而來復。乃為得中。當解之時。以安靜為中也。往有功。承得中來。本此中以往。所為必速而不貽其害。是為有功。

圖此說不主卦變。可用。而以有功承得中。是本蒙存之說。若不主卦變。得中有功。亦可分說。

圖蓋中无定體。隨時而在。无所往之時。來復為中。有攸往。則夙為中。

因圖得眾。只重所行。平易說不重得眾之力。上有功。非克敵之功。乃安靜不擾。

圖詞曰。利西南者。蓋坤為眾。而位於西南。平易之方。卦變自升而來。三往居四。入於坤體。是以平易為政。往而得眾之心也。所以

易經詳說

卷二十四 解卦

雲 寄願堂

利西南也。其來復吉者。九二居其所。而又得中。則能來復而安。靜。乃得處解之中道也。有攸往夙吉者。九二得中。有不久為煩。擾之義。故能早往早復。而有安民之功也。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時大矣哉。

圖此震坎有雷雨之象。以廣明解義。天地解。雷雨乃作。雷雨既作。百果草木皆甲坼。莫不解散也。

釋圖既明處解之道。復言天地之解。以見解時之大。天地之氣。開散交感。而和暢。則成雷雨。雷雨作。而萬物皆生。發甲坼。天地之功。由解而成。故贊解之時大矣哉。王者法天道。行寬宥。施恩惠。養育兆民。至於昆蟲草木。乃順解之時。與天地合德也。

本義極言而贊其大也。

朱子曰。陰陽之氣。閉結之極。忽然迸散。出。做這雷雨。只管閉結了。若不解散。如何會有雷雨。作小畜。所以不能成雷雨者。畜不極也。厚齋馮氏曰。以天地推廣卦義。而贊之作。與也。坼。分裂也。雲雷為屯。故雷雨作為解。雨自天施。雷出地。天地解也。雷雨二卦。象百果草木四陰象。或甲坼。得二陽而發育也。

圖齊徐氏曰。當解之時。如冬閉之久而。忽逢春生。天地之凝者散。雷雨之靜者作。萬物之甲者坼。大矣哉。解之時乎。

圖齊徐氏曰。雷雨作者。氣之解也。百果草木皆甲坼者。形之解也。形隨氣而解。則屈者伸。鬱者暢。生意流行。充周普徧。解之時其大矣哉。

雲峯胡氏曰。解上下體易為屯。動于險中。為屯。動而出于險之外。

易經詳說

卷二十四 解卦

雲 寄願堂

為解。屯象草穿地而未申。解則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象引天地之氣。向也。鬱結不舒。今以解散。於是雷雨作焉。雷以動之。雨以潤之。然後百果草木從而甲坼矣。甲者萌芽初發之時也。皆有所包含而未坼。坼則自甲而暢矣。二字平看。不可謂甲者坼。天地解。自是天地解。雷雨作。自是雷雨作。不可謂雷雨作。即是天地之解處。如大象專言雷雨作。則可用此說。然亦是於雷雨之作。而見得天地之解。要之。雷雨作。還自天地解而來也。夫天地一解。而雷雨以作。百果草木皆甲坼。其功用之大。有如此。然則解之時。不其大矣哉。謂天地之所以成化功者。亦此解也。

釋圖甲者。生意含於中。坼者。生意達於外。因圖天地解物。不僅雷雨雨件。極稱雷雨者。以震坎兩象也。甲萌

芽也。拆開拆也。

「極」天地解是開通意。與散有別。然鬱則聚。通則散。進看所云氣解。

是也。甲拆二字。或平說。或申說。而作兩意說者。為多。解之時。太。

微。到天地。上為是。

「謂」試於解而極言之。方窮天地閉塞。無所謂解也。迨至天地解。

時。陰陽流通。雷雨交作。以動以潤。凡百果草萌芽發而皆甲。象。

貌分而皆拆焉。是解之時。成天地之功用。助萬物之化機。解之。

時。豈不大矣哉。人君之解。亦唯以特而已矣。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孔疏」赦謂放免。過謂誤失。宥謂寬宥。罪謂故犯。過輕則赦。罪重則。

有皆解緩之義也。

易經詳說

卷二十四

解卦

章寄願堂

「釋」天地解散而雷雨作。故雷雨作而為解也。與明兩作。雖語不。

同。救釋之。宥寬之。過失則赦之。可也。罪惡而赦之。則非義也。故寬。

之而已。君子觀雷雨作解之象。體其發育則施恩。仁體其解散則。

行寬釋也。

「運安邱氏曰」雷雨交作。天地以之而解萬物之屯。赦過宥罪。君子。

以之而解萬民之難。

「雷澤」胡氏曰。程傳云。過失則赦之。可也。罪惡而赦之。非義也。寬之。

而已。蓋雷雨者。造化與物更新之仁也。赦過宥罪。君子與民更新。

之仁也。而有義存焉。

「中溪」張氏曰。夫雷雨交作。則為解。雷者天之威。雨者天之澤。威中。

有澤。刑獄之有赦宥也。有過者赦而不問。有罪者宥而從輕。此若。

子所以推廣天地之仁心也。

「國」他卦大衆。多與衆意不同。此處大衆。竟與上意可相接。

「集解」余南湖云。過與罪。不是民之難。患難之時。天下大亂。生民。

至於罪。赦之有之。所以解其難也。此不是常法。解時所行者。常法。

則不必赦。不必宥矣。

「去」周禮三赦三宥。與五刑五罪並重。赦宥何容輕言。故施於承。

平之世。則奸宄玩而良民不安。施於危疑之時。則反側消而禍亂。

不作。

「國」解訓散。大衆所云。不僅散開。有散布恩澤之意。然以散開為正。

「國」孔子釋大衆曰。雷雨交作。故鬱結而為亨通解之象也。君子體。

之以為。有過必懲。有罪必究。在平時則然。若大難之時。人多陷。

易經詳說

卷二十四

解卦

章寄願堂

於過而罹於罪者。使必繩以常法。非所以解斯民之難矣。故於。

無心失理之過。寬赦之而不問。有心犯惡之罪。亦有宥之而從輕。

所以體天地之解。而與天下以更新也。

初六。无咎。

「國」註疏照剛柔之際為說。以為塞難既解。剛者不陵暴。故弱者无。

咎。其說大異。

「釋」六居解初。患難既解之時。以柔居剛。以陰應陽。柔而能剛之。

義。既无患難。而自處得剛柔之宜。患難既解。安孟无事。惟自處得。

宜。則為无咎也。方解之初。宜安靜以休息之。爻之辭寡。所以示意。

「本義」難既解。以柔在下。上有正應。何咎之有。故其占如此。

「國」山李氏曰。震陽動乎險上。初與為應。藉以解散於屯蹇者。安有。

占哉

【案】胡氏曰恒九二悔亡大壯九二貞吉解初六无咎三爻之占只二字其言甚簡象在爻中不復言也但恒大壯占在本爻此占在應爻又兼方解之初宜安靜以休息之爻之辭寡亦所以示意也。

【案】初六以柔在下則能安靜而不生事以自擾上有正應則不孤立而有所依以爲安何咎之有。

有疑无咎是占象在占中。

【案】初六以柔在下則能安靜而不生事以自擾上有正應則不孤立而有所依以爲安何咎之有。

易經詳說

卷三十四

解卦

寄願堂

正應以爲之難在已既不煩擾有助亦不廢弛何咎之有。

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案】初四相應是剛柔相際接也剛柔相際爲得其宜難既解而處之剛柔得宜其義无咎也。

【案】初四相應是剛柔相際接也剛柔相際爲得其宜難既解而處之剛柔得宜其義无咎也。

【案】初四相應是剛柔相際接也剛柔相際爲得其宜難既解而處之剛柔得宜其義无咎也。

【案】初四相應是剛柔相際接也剛柔相際爲得其宜難既解而處之剛柔得宜其義无咎也。

【案】初四相應是剛柔相際接也剛柔相際爲得其宜難既解而處之剛柔得宜其義无咎也。

【案】初四相應是剛柔相際接也剛柔相際爲得其宜難既解而處之剛柔得宜其義无咎也。

【案】初四相應是剛柔相際接也剛柔相際爲得其宜難既解而處之剛柔得宜其義无咎也。

易經詳說

卷三十四

解卦

寄願堂

小人則可以正君心而行其剛中之道田者去害之事狐者邪媚之獸三狐指卦之三陰時之小人也獲謂能變化除去之如田之獲狐也獲之則得中直之道乃貞正而吉也黃中色矢直物黃矢謂中直也羣邪不去君心一入則中直之道无由行矣拒敬之不去武三田是也。

【案】此爻取象之意未詳或曰卦凡四陰除六五君位餘三陰即三狐之象也大抵此爻爲下田之吉占亦爲去邪媚而得中直之象能守其正則无不吉矣。

【案】此爻取象之意未詳或曰卦凡四陰除六五君位餘三陰即三狐之象也大抵此爻爲下田之吉占亦爲去邪媚而得中直之象能守其正則无不吉矣。

而二得中。故本義以爲去邪媚得中直之象。蓋中直與邪媚相反。中則无有不正。故吉。

蒙引九二取三孤象。乃獨除五。似未必然。看來此爻既以獲狐疑象。當除君位。不然。是南狩矣。得黃矢於田獵上難說。只是取中正之義。不然。田獵之矢。豈有黃者耶。邪媚之象。因就三陰取中直之象。則於何而取。以爲取諸九二耶。九二剛中。是本身中直。故能得夫人之中直者。邪媚在人。則中直亦在人也。中正果何所屬耶。大抵正邪不兩容。彼此不並用。用邪則必失中直。欲得中直。必去邪媚。此亦解而摶朋至斯乎之理。必然者也。貞吉二字。是占田獵三孤得黃矢。自是二之貞也。本義云能守其正。則无不吉矣。无不吉者。謂卜田固吉。去邪媚得中直亦吉。且凡事得正皆吉。

易經詳說

卷二十四 解卦

无 寄願堂

中直就在已說亦不差。程傳分明云得中直之道。非中正之人也。然時講多以中直之人言。中則无偏直。則无曲。就象論之。得失當在獲狐之前。得猶言有也。若獲狐而後得矢。似不順。固是喻言。然於象亦須通象。得得中道。即釋得黃矢。所以能去邪媚而貞吉也。備一說。

譚周公繫二爻曰。以九居二。是柔道族邪之君子也。當三陰用事之時。爲能解而去之。邪媚既去。善類斯集。而得中直之象。猶田獵三孤得黃矢。此九二之守正所致也。占者能守其正。則邪媚可去。中直自得。何吉如之。

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釋德所謂貞吉者。得其中道也。除去邪惡。使其中直之道得行。乃正而吉也。

平溪張氏曰。九二所以致守正之吉者。以其能得居中之道也。蒙引得中道。不可作得中直說。得中道在去邪媚而得中直之前。下文所謂守其正者也。能守其正。然後邪媚可去。中直可得。是謂吉。

蒙得中道是從二爻處中看出。以解得黃矢之意。蒙引欲中直屬人。故謂得中道在得中直之前。愚謂得中道之得。即得黃矢之得。亦說得去。玩中道。似意重在黃。而矢之直在所畧。

蒙孔子釋二象曰。以九居二。本非正也。而云貞吉者。以其居中而得中道。在人所有所發。一以中道自持。所以能去邪媚而得中直。正而吉也。

易經詳說

卷二十四 解卦

早 寄願堂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孔疏六三无應。下乘於二。上附於四。即是用夫邪。依以自說。媚者也。乘者。君子之器也。負者。小人之事也。施之於人。即在車騎之上。而負於物也。故寇盜知其非已所有。於是競欲奪之。故曰負且乘致寇至也。

釋德六三陰柔居下之上。處非其位。猶小人宜在下。以負荷而且乘車。非其據也。必致寇奪之至。雖使所爲得正。亦可鄙吝也。小人而竊盛位。雖勉爲正事。而氣質卑下。本非在上之物。終可吝也。本義繫辭備矣。貞吝。言雖以正得之。亦可羞也。雖避而去之。爲可免耳。

朱子曰六居三大率少有好。負且乘聖人到這裏又見得有個小人乘君子之器的象。故又於此發出這個道理來。

臨川吳氏曰負者小人之事。六小人之材也。乘者君子之器。三君子之位也。

變湖胡氏曰六爻中惟三爲吝。而不言凶。告者終是以卦體吉也。蒙引負且乘當依程傳說。詞理方。磨若泥於且字。則爲背負物而身乘車。豈成個事理。本義云貞吝。雖以正得之。亦可羞也。夫負且乘者。安有以正得之理。曰世間自有此等无望之福者。然非意之得。道者之所憂也。所謂安知其不爲禍也。

程頤避而可免。此朱子教人之意也。在三恐未必能然。

程頤且乘依孔疏說。亦有未。蒙引請不成事理。似太拘。然時請多。

易經詳說

卷二十四

解卦

早寄願堂

從程傳宜負而乘。程傳以勉爲正事訓員。亦有。既乘矣。未免裝模作樣。近似於正。而終可。免。

圖周公繫三爻曰有德者宜在高位。三陰柔不中正而居下之上。

乃无才德而竊據高位。是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其。

象猶小人宜負而反乘車。當。之至也。占者如是。雖所據之。

位出於君命。未嘗不正。而不稱之。在所不免。其吝必也。况未。

必出於正乎。

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臨川負荷之人。而且乘載。爲可醜惡也。處非其據。德不稱其器。則。

寇戎之致。乃已招取。將誰咎乎。聖人又於繫辭明其致寇之道。謂。

作易者其知盜乎。盜者乘車而至。苟不。則盜安能犯。負者小。

人之事。乘者君子之器。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非其所能安也。故盜乘而奪之。小人而居君子之位。非其所能堪也。故清假而陵。慢其上。侵暴其下。盜者乘其過惡而伐之矣。伐者聲其罪也。盜橫暴而至者也。貨財而輕慢其藏。是教誨乎。盜使取之也。女子而妖冶其容。是教誨淫者。使暴之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是招盜使奪之也。皆自取之之謂也。

雷氏曰負且乘。小人自以爲榮。而君子所耻。故可醜。寇小則爲盜。大則爲戎。在使非人。則變解而蹇。天下起戎矣。已所致也。復誰咎哉。

圖我只是寇。不必分大小。總謂有人奪之也。

甲溪張氏曰負敗之人。而且乘車。處非其據。竊位而已。亦可醜也。

易經詳說

卷二十四

解卦

早寄願堂

寇戎之至。自我招之。將誰咎乎。

圖孔子釋三象曰六三負而且乘。在我爲非分之福。在人有所發。之譏。亦甚可醜也。德不稱位。人將奪之。是戎雖在人。所以致戎。

者則在於我。又將誰咎也。能不致寇至乎。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乎。

圖王註以三爲拇。初爲朋。程傳以初爲拇。本義因之。

釋傳九四以陽剛之才。居上位。承六五之君。大臣也。而下與初六。

之陰爲應。抑在下。而微者。謂初也。居上位而親小人。則賢人正士。

遠矣。斥去小人。則君子之黨進。而誠相得也。四能解去初六之。

陰柔。則陽剛君子之朋來至。而誠合矣。不解去小人。則已之誠未。

至。安能得人之孚也。初六其應。故謂遠之爲解。

本義指初初與四皆不得其位而相應應之不以正者也然四陽初陰其類不同若能解而去之則君子之朋至而相信也。朱子曰四與初皆不得正四能解而拇者以四雖陰位而才則陽與初六陰柔則為有間所以能解去其拇故得陽剛之朋類至而相信矣。

高峯胡氏曰本義謂四陽初陰其類不同初應四固可无咎自四觀之九二非應類也初六雖應非類也必去初六非類之陰則九二之陽朋至而相信本義但曰君子之朋意可見矣。象引解而拇而爾也與中庸抑而強與而字同。使四不能決去其不正之應吾見知幾君子必避嫌而解而去之矣。故依者在朝則賢者在野依者在野則賢者在朝。

易經詳說

卷二十四 解卦

聖 寄願堂

序此爻取義最不可曉初與四應則取其剛柔際而得无咎四與初應則為不善而能解。他卦初四相應亦未有為不善者此獨為不善何耶。愚意四應近五乃大臣之位大臣之義无私交四位大臣與初相應而皆不正有私交之嫌故聖人因而致戒蓋人散私黨而上結於君者厥。

隱存疑補出此意可玩惟其不正故為私交若以初九應上六六為大臣汲引新進矣要看得活。

譚周公繫四爻曰初六九四相應而不以正者也然九四陽剛是善類而初非其類是初為所當解四亦庶幾能解之者故勉之曰初在下拇之象也必解去爾之拇則君子之朋至斯相孚矣蓋邪正不兩立非類既去同類自來必然之理也占者處此。

亦當如是。

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程傳四雖陽剛然居陰於正疑不足若復親比小人則其失正必矣故戒必解其拇然後能來君子以其處未當位也解者本合而離之也必解拇而後朋孚蓋君子之交而小人容於其間是與君子之誠未至也。

甲溪張氏曰四以剛居柔故有未當位之戒。

象引未當位兼初與四言所謂皆不得其位而相應者故在四之陽當解初之陰。

王繼未當位是解拇之由四與初皆非當位似重四邊。

譚孔子釋四象曰四必解而拇者以初與四之所居皆未當其位。

易經詳說

卷二十四 解卦

聖 寄願堂

也。未當位之應可為君子之朋子所以必解去之而後君子之朋至也。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國註疏以解為解險難以孚為信服與程傳不同。

程傳六五居尊位為解之主。人君之解也以君子通言之君子所親比者必君子也所解去者必小人也故君子維有解則吉也。小人去則君子進矣。吉莫大焉。有孚者世云見驗也可驗之於小人。小人之黨去則是君子能有解也。小人去則君子自進正道自行天下不足治也。

國程傳君子通言之則本文君子以六五言而所親比之君子以六別爻言以解作解去小人看通節是一意反覆說。

本義卦凡四陰而六五當君位與三陰同類者必解而去之則吉也。孚驗也。君子有解以小人退為驗也。

國華胡氏曰五得中可為君子。六為陰亦類小人。君子有解之吉必以小人退為驗也。九二以陽居臣位三陰非類也必解而去之乃吉。六五以陰居尊位三陰同類也不解而去之失君道矣。吉未可知也。卦惟四五言解四能解非類之小人可以來君子五能解同類之小人亦可驗其能為君子。

家引卦凡四陰陰小人也而六五獨當君位乃與三陰同類惟其與三陰同類則未免與小人共事其害可勝言哉。人以是開其遷善之門曰君子必有解乃吉也。解謂解去小人。六五實陰類而乃貴之以解去其類固未必其果能否也故繼之曰此惟驗之於

易經詳說

卷二十四 解卦

聖 寄願堂

小人之退未退耳蓋君子有解則小人必退小人未退則君子未嘗有解也只因其未必能解故如此立言耳。

存疑庸君世主固有外祖公議必欲去小人而內牽私愛姑飾辭以掩天下之耳目者故聖人如此立言其言深矣。

國華存俱以君子為占者若舍爻義而專為占者言恐非周公之旨。還就六五說為是。又按文氣雖有解當虛舍謂君子處解之世雖其有所解則吉也君子何解是當驗之于小人君子必能解去小人也。

去疑雜者見除却解外更無他術意。

國華公繫五爻曰五居君位而與三陰同類是人君與小人共事也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君子於此小人亦難有解去之一策解

之則君志清而天下治豈不吉乎然能解與不能解於何驗之亦驗之於小人之退與不退而已。小人退去方信君子之能解不然則是外有解之迹而內無解之心未可云解也。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國華君子之所解者謂退去小人也。小人去則君子之道行是以吉也。

國華約君子無解耳若有解則小人自退故以此驗也。國華說動人必解也。

國華爻以小人退驗君子之有解象以君子之有解方必小人之退爻詞重在維字象傳重在有字。

國華孔子釋五象曰君子於小人患不能解耳苟實有必解之心則

易經詳說

卷二十四 解卦

聖 寄願堂

小人將何所持而不退也。是在君子決之。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元不利。

國華初為四應二為五應三不應上失位負乘處下體之上故曰高墉。墉非隼之所處高非三之所履上六居動之上為解之極將解荒悖而除穢亂者也故用射之極而後動成而後舉故必獲之而元不利也。

孔疏隼者食殘之鳥鵠鵠之屬墉墉也六三失位負乘不應於上即是罪孽之人故以譬於隼。此借飛鳥為喻而居下體之上其猶隼處高墉隼之為鳥宜在山林集於人家高墉必為人所射射以譬六三處於高位必當被人所誅討上六居動之上為解之極將解荒悖而除穢亂故用射之也極而後動成而後舉故必獲之而

无不利故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也。公者臣之極上六以陰居上故謂之公也。

程傳上六尊高之地而非君位故曰公。但據解終而言也。隼鷃害之物象爲害之小人。墉墉內外之限也。害若在內則是未解之時也。若出墉外則是无害矣。復何所解。故在墉上。離乎內而未去也。云高見防限之嚴而未去者上解之極也。解極之時而猶有未解者乃害之堅強者也。上居解極解道已至器已成也。故能射而獲之。既獲之則天下之患解已盡矣。何所不利。夫子於緊詞復由其義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本義繫辭傳矣。

易經詳說

卷二十四 解卦

望 寄願堂

中溪張氏曰公者大臣之稱。即上六也。隼者鷃害之禽也。六三其小人之鷃者乎。三負且乘竊據高位。乃高墉也。上與六三既无應。乃其敵也。故公用射六三之隼於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也。

雲峯胡氏曰九二剛中。視三柔而不中。象狐之邪媚。上柔正。視三居剛不正。又象隼之鷃害。繫以三爲小人。以上爲藏器待時之君子。卦六爻。惟上六獨正。故又以象君子也。易於震動。多有戒辭。今於動之極而曰无不利。自坎而進於震。經歷險阻而後動。動必不妄也。繫辭曰待時而動待解終也。曰成器而動。器至終而成也。深引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爲一句。六五言君人之解小人。也上六言大臣之解小人也。

集解郭壽鏞云諸說皆以隼爲上以公指占者非是考之爻中无

此例大有九三亦以三爲公同人乘其墉亦以三爻爲墉正與此相合可互看。按此節大全自明蒙存不可用。

圖周公繫上爻曰六三竊據高位是妨賢病國之小人猶隼在高墉之上也。上居解極以成器之藏爲待時之動一舉而除之。猶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之象。夫小人既去善類斯安而天下受其福矣。何不利之有。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悖逆也。六三失位負乘不應於上是悖逆之人也。上六居動之上能除解六三之荒悖。故云以解悖也。程傳至解終而未解者悖亂之大者也。射之所以解之也。解則天下平矣。

易經詳說

卷二十四 解卦

吳 寄願堂

程傳未嘗明指六三而諸家之說有可據。

雲峯胡氏曰語文雅六三爲小人之尤亦可醜也。猶未見其爲惡以解悖也。悖之一字其惡著矣。

圖孔子釋上象曰公用射隼者蓋蓋國害民小人悖道甚矣。其罪既明則解而去之。所以除天下之禍亂。豈一己之私惡哉。

首建安邱氏曰解散也。散天下之難也。然小人者難之根。故塞難之後猶當思於去小人。解去小人之卦也在卦以六三一陰爲主。

其爻曰負且乘致寇至。言三以小人陰險之才處非其據而招天下之兵也在諸爻皆欲去三者二在三下而言獲狐者獲三也。四處三上而言解悖解三也。上與三應而言射隼者射三也。五解之

主而言有孚于小人者。退三也。觀上下諸爻。莫不一雅六三之去。小人不去。難根不除。此作易聖人之所深懼也。唯初六才柔位卑。不任解難之責。故爻无他辭。但曰无咎而已。此解六爻之大旨也。圖邱氏以四爲解三。是從註疏說。

剛剛解有二義。有解難者。有解小人者。解難之道。利於平易安靜。而不久爲煩擾。彖傳釋卦名詞。下三當兩爻作。以彰天地之解。大衆舉卦兩象而言。赦過宥罪。以彰大君之解。卦獨初六无咎。示處解之道。餘爻皆言去小人。三是小人見解于君子。二四五上是君子之解小人。但小人情狀不一。以其柔媚也。故稱狐。以其鸞害也。故稱隼。以其附黨也。故稱捫。以其僭竊也。故稱負。且乘至於五直。以小人斥之。所以彰其蔽主誤國之罪。而欲爲天下計者。當爲天

易經詳說

卷二十四 解卦

寄願堂

下除元惡也。

圖二陽四陰之卦。以二爻爲卦主。故爻詞深許之。彖所謂來復得中者。謂二也。彖皆就大難解後。宜安靜无事。說一段大道理。大象言赦過宥罪。却是補出所當解之事。然皆不及解去小人意。而爻中專以去小人爲說。初柔在下。取應四意。不遽言解。三爲小人在所當解。二四上皆言去小人。然是喻言。五則直言君子去小人。以君位宜致其決也。小人不一狀。有陰邪類狐者。有剛鸞類隼者。有親附類捫者。爻中雜見其意。爻中可疑者。二初取應四而无咎。四却以初爲捫而解之。於理不合。愚謂註疏三捫初朋之說。爲可從。三近附身。故類捫。初應四。故爲朋也。二爻以三狐爲初。三上三陰。既知陰五君位不在三陰之數。而上能

射隼。自是君子豈可雜入狐中乎。愚謂三爲眾意。但取羣小之衆。不必牽合三陰。庶免葛藤。咸卦初爻咸其拇。拇爲足大指。程朱或因此謂捫在下。圖之初爻。然手大指亦名拇。不必定在下也。觀巽卦田獲三品。无所指。可證狐不必分貼三爻。

易經詳說

卷二十四 解卦

寄願堂

八世族孫本嶠對正

易經詳說卷二十四終

李景



易經

損卦

損卦

損卦

失失則損也。損所以繼解也。爲卦艮上兌下。山體高澤體深。下深則上益高。爲損下益上之義。又澤在山下。其氣上潤。潤及草木百

物是損下而益上也。又下爲兌說。二爻皆上應。是說以泰二亦損下益上之義。又下兌之成兌。由六三之變也。上艮之成艮。自上九

之變也。二本剛而成柔。上本柔而成剛。亦損下益上之義。損上而益於下。則爲益。取下而益於上。則爲損。在人上者。施其澤以及下

則益也。取其下以自厚。則損也。譬如壘土。損於上以培厚其基。本則上下安固矣。豈非益乎。取於下以增上之高。則危墜至矣。豈非

易經詳說

卷二十五 損卦

一 寄願堂

損乎。故損者損下益上之義。益則反是。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

孔疏。損者減損之名。此卦明損下益上。故謂之損。○若不以此誠信

則涉諂諛而有過咎。故必有孚。然後大吉。无咎可正。而利有攸往

矣。故曰。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也。

○損。損減損也。凡損抑其過。以就義理。皆損之道也。損之道必有

孚誠。謂至誠順於理也。損而順理。則大善而吉。所損无過差。可貞

固常行。而利有所往也。人之所損。或過或不及。或不當。皆不合正

理。非有孚也。非有孚。則无吉而有咎。非可貞之道。不可行也。

○損。損減省也。爲卦損下卦上畫之陽。益上卦上畫之陰。損兌澤

之深。益艮山之高。損下益上。損內益外。剥民奉君之象。所以爲損

也。損所當損。而有孚信。則其志必有所下。四者之應矣。

○損。損除氏曰。孚信實也。損所當損。適時之宜。而有孚信。可行之理

所謂有孚也。可貞者。可以正固守此也。其道可行。故利往。損而有

孚。則元吉。无咎。可貞。而利有攸往也。蓋損者。拂人情之事。易至凶

咎。故特詳之。

○損。進齊講有孚。甚明。謂信之以理也。至誠不妄之說。尚覺渾

○損。胡氏曰。損之元吉。无咎。可貞。利往。占之辭煩而不殺。自坤彖

外。未有如此反覆詳悉者。損本拂人情之事也。損下未必大善。而

吉。未必无過。未必可固守。未必可有往。惟損其所當損。於理可行

而下信之。則其占可如此爾。

○損。引。聖聖說甚善。但以有孚而下信之。恐未安。蓋損所當損。便是

易經詳說

卷二十五 損卦

二 寄願堂

誠實而不敢。便是有孚。如需之有孚。習坎之有孚。益卦六三之有

孚。中行之類。有孚。皆自我而言。不必皆以人信之爲義也。○剥民

奉君之義。只可用之外卦。其卦辭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

只承損字。而泛說言損所當損。人人皆可用。不專指上之損下也。

益卦利有攸往。利涉大川。亦然。

○損。今皆就人君一申說下。○蒙引。又云。有孚。損所當損也。不妄損

也不妄之謂。謂之損下。便是惟正之供之外者。○本義。謂下

損下卦上畫之陽。益上卦上畫之陰。則象傳損下益上。其道正

行也。損兌澤之深。益艮山之高。則象傳山下有澤。損也。下卦

上畫之陽。如何在所損。上卦上畫之陰。如何在所益。曰。此以下

下本乾。上卦本坤。而看得是如此。

存疑損下本非常法。權時用之有孚而元吉无咎。不但權時可用。可守以爲常法也。損本拂人情之事。不利於有往也。有孚而元吉无咎。則不傷民。不害治。決然可行。故利有攸往。元吉要看得與利有攸往不相犯。方是。元吉无咎。本於有孚。可貞利有攸往。又本於元吉无咎。

既存疑以民樂輸而事易濟爲元吉。又以上无咎入之。皆民无非上之心。爲元吉。與常說異。不錄。本義云。下四者之應。則四項宜分看。舊說字以理之。不妄言。時請以實心爲民言。舊說元吉无咎。是損得妥當。无過差。時講謂立法善而不病民。咎屬病亦小異。舊說可貞。可守以爲常法。利有攸往。行之无不利。時議分可貞爲垂後世。利往爲行四海。取其聲齊耳。舊說自安。此

易經詳說

卷二十五

三 寄願堂

虞夏子。只重固守一邊。元吉无咎。以事之妥當。言可貞利往以行之。从遠言。

譚文王繫損卦象辭曰。上艮下兌。於卦爲損。以人事言之。有損民奉君之義。必也損所當損。信諸理而不妄。乃有孚焉。如是則立法盡善。鮮有過舉。元吉而无咎也。不但權宜一時。可守爲救時之良規。是可貞也。行之天下。隨處皆宜。是又利有攸往也。唯其有孚。故有四者之應如此。

易之用二簋可用享。

孔疏明行損禮貴夫誠信。不在於豐。既行損以信。何用豐爲。二簋至約。可用享祭矣。故曰易之用二簋可用享也。

程傳損者損過而就中。損浮末而就本實也。聖人以寡儉爲禮之

本故爲損。發明其義。以享祀言之。享祀之禮。其文甚繁。然以誠敬爲本。多儀飾。所以將飾其誠敬之心。飾邀其誠則爲僞矣。損所以存誠也。故云易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之約。可用享。言在乎誠而已。誠爲本也。天下之害。无不由末之勝也。峻宇雕牆。本於宮室。酒池肉林。本於飲食。淫酷殘忍。本於刑罰。窮兵黷武。本於征討。凡人欲之過者。皆本於奉養。其流之遠。則爲害矣。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人流於末者。人欲也。損之義。損人欲以復天理而已。不義言當損時。則至薄无害。

程傳徐氏曰。易之用者。問辭。二簋可用享。有各辭。下之奉上。皆謂之享。即燕享之享也。

易經詳說

卷二十五

四 寄願堂

用享。必用享爲訓者。損之時。享猶不敢過。則所以自奉者。可知矣。古者享禮陳饋八簋爲盛。四簋爲中。二簋爲簡。坎之時。以一簋獻一尊。則又簡矣。

關別享謂祭享也。主程傳。大抵損之時。所當損者多矣。而此專以祭享爲言者。蓋古人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則祭享宜不可損矣。今言二簋可用享。享有所損。則其他無不在所損矣。此聖人舉重以見輕之意也。此亦承上文而言。言損下非得已也。既非得已而損下。須徐用始得。若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其取於下也。既不得已。其用於上也。又得已而不可。則非唯下損而上亦將自損矣。此聖人所懼也。故爲之律令曰。易之用二簋可用享。有孚至二簋可用享。元不貳。其以利往處斷者。今本也。或曰有孚至利往

以損下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以自損言。因下損故亦當自損也。
存疑。既言損下之道。復言自損之道。以終其義。蓋既以之用而損
於民。必當損已而儉於用。不然則用於已。亦易竭。取於民也。不可
繼。若又從而取之。所謂有孚者。將轉爲妄。所謂吉无咎。可貞利
有攸往者。俱不可得矣。故言有孚。須說到此。其義始備。言損而有
孚。固有四者之應矣。然取之於民也。既非得已。用之於已也。又可
已而不已。殆非處損之道也。當損之時。將如何其爲用哉。雖一簋
之薄。亦可用以享焉。夫祭祀宜豐不宜畚。鬼神无常享。享於克誠
當損之時。財用不充。欲備物致豐。以祭鬼神。則不可得。苟積其誠
意。則雖二簋之薄。以致享鬼神。鬼神鑒其誠而畀其物。亦從而享
之矣。夫祭祀猶是所損。其他用費在所損也。無疑矣。

易經詳說

卷二十五 損卦

五 寄願堂

濟辭始而權損之宜。則存一不忍多取之心。而下半於民。既而酌
損之用。則存一不忍多費之心。而上孚於神。
腰葛之用。猶云何以用之。註疏謂何用豐爲。未妥。
丟。勉兩用字最關切。當公私皆廢之日。此二簋亦從下得來。帝心
祝心有對之增。惻者何必更求殷薦。以竭民膏乎。故曰可也。
議當損時。既以不得已而取之。亦必以不得已而用之。其果何以
用之哉。雖享帝享親大禮也。本宜從厚。但時絀不得舉。即累
一簋至薄。亦可享焉。而况其他乎。
豕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

孔疏此就二體釋卦名之義。艮陽卦爲止。兌陰卦爲說。陽止於上。
陰說而順之。是下自減損以奉於上。上行之謂也。

損之所以爲損者。以損於下而益於上也。取下以益上。故云
其道上行。夫損上而益下。則爲益。損下而益上。則爲損。損基本以
爲高者。豈可謂之益乎。
不蓋以卦體釋卦名義。

陰山李氏曰。在下者以之象。而在上者君之象也。損民益君。亦分
之常。而作易者名之爲損。蓋損民者。乃所以損國。故設卦命名。深
寓至戒也。

陽剛與陰柔。以陰爲本。高以下爲基。故益下則下與上俱益。損
下則下與上俱損。

澤引損下益上。利歸於上也。故曰其道上行。下損則上不能以獨
益矣。卦所以爲損也。

易經詳說

卷二十五 損卦

六 寄願堂

存疑。損下益上。下損則上亦損。故曰其道上行。道者損之道也。如
此方道字說得去。程傳小註。蒙引俱作利歸於上。說愚謂卦以損
下取名。所重不在於利。又難以道爲利。故不用其說。

國舊說利歸上可從。而時講多從存疑說。

國本義損下卦上畫之陽。益上卦上畫之陰。與程傳說同。是謂泰
卦變成損卦。而本義於此言卦體不言卦變。則前節損下畫益
上畫。可置不用。但括損兌益艮以澤潤山亦足矣。然時講皆用
損下畫益上畫爲說。

五損上當損下時。亦只知下損耳。而不知上所受損。正在於此。損
下者能不察察自惕。

孔子釋損象辭曰。卦名損者。卦體損下卦上畫之陽。益上卦上

清之陰是損下以益上。在國家爲剝民以奉君也。然民貧君亦不能獨富。損之道亦將行於上矣。故爲損。

損而有孚。元吉。元咎。可貞。利。有攸往。易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程傳謂損而以至誠。則有此元吉以下四者。損道之善者也。

程頤徐氏曰。卦辭曰。損而有孚。象辭曰。損而有孚。加以而之一字。則其義曉然矣。

程傳天子特釋易之用。二簋可用享。卦辭簡直。謂當損去浮飾。曰何所用哉。二簋可以享也。厚本損末之謂也。天子恐後人不達。遂以爲文飾當盡去。故詳言之。有本必有末。有實必有文。天下萬事无不然者。无本不立。无文不行。父子主恩。必有嚴順之體。若臣主

易經詳說

卷二十五 損卦

七 奇願堂

必。有。承。接。之。儀。禮。讓。存。乎。內。待。威。儀。而。後。行。尊。卑。有。其。序。非。物。米。則。無。別。文。之。與。實。相。須。而。不。可。缺。也。及。夫。文。之。勝。末。之。流。遠。本。末。實。乃。當。損。之。時。也。故。云。易。所。用。哉。二。簋。足。以。薦。其。誠。矣。謂。當。務。實。而。損。飾。也。夫。子。恐。後。人。之。泥。言。也。故。復。明。之。曰。二。簋。之。實。用。之。當。有。時。非。其。所。用。而。用。之。不。可。也。謂。文。飾。未。過。而。損。之。與。損。之。主。於。過。甚。則。非。也。損。剛。益。柔。有。時。剛。爲。過。柔。爲。不。足。損。益。皆。損。剛。益。柔。也。必。順。時。而。行。不。當。時。而。損。益。之。則。非。也。或。損。或。益。或。盈。或。虛。隨。時。而。已。過。者。損。之。不。足。者。益。之。虧。者。盈。之。實。者。虛。之。與。時。偕。行。也。

本義此卦辭時謂當損之時。

程氏曰。於時爲損。則享祀何所用哉。曰。二簋足矣。蓋處損之時。則

可若處萃之時。則大牲矣。

蒙引聖人又恐人泥二簋用享之辭。而失之固也。故於此解之云。二簋之用。應有其時。惟損之時爲然。而非可以爲常法也。亦所以發文王之意也。

厚齋馮氏曰。夫剛非當損。柔非當益也。損剛益柔。蓋有時如此。故二簋之享。亦當有時如此也。○損益盈虛。與時偕行。復釋損剛益柔之義。謂損而不已。必虛。益而不已。必盈。亦唯與時偕行耳。

中溪張氏曰。當其可之謂時。當損而損。時也不當損而損。則非時矣。損其盈者。益其虛者。適時之宜。與時偕行。雖聖人亦不能違乎時也。

易經詳說

卷二十五 損卦

八 奇願堂

損之時而損。可乎哉。非特二簋之用有時。以卦畫推之。損剛益柔。有時。以天下之理推之。凡損益盈虛。皆有時也。

蒙引且以卦言之。大凡剛非必在所損。柔非必在所益也。損剛益柔。亦有其時耳。然有損必有益。損者必虛。益者必盈。而凡損也。益也。盈也。虛也。要皆與時偕行耳。然則二簋之用。亦時焉而已矣。使非其時。享其可損乎。損剛益柔。作二項。損益盈虛。作四項。○損益者。盈虛之未定。盈虛者。損益之已成。○本義時謂當損之時。此只解二簋應有時之時。不兼解下二時字。

存疑且以卦言之。剛豈在所損。柔豈在所益。今而損剛益柔。亦以其時爾。又以造化人物言之。其日消月蝕者。損也。日升月長者。益也。益之不已。而至於極者。盈也。損之不已。而至於盡者。虛也。損益

盈虛一與時偕行耳。

國孔疏於損剛益柔有云損兌之陽爻益艮之陰爻而不言所以爲損益。尙未是卦變之說。○此節分三截看。利有攸往以上釋首節卦辭也。易之用以下至應有時釋二節卦辭也。損剛益柔至未因應有時而推言之也。○應乃應當之應。○程傳剛爲過柔爲不足只是損其過益其不足似不用別講。○損益盈虛並舉四者名目家引說好。或云與損剛益柔一樣看。則當日何不便云損益盈虛也。而諸講多以損益爲虛說。當更商之。

謂詞曰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者。損唯貴於有孚。宜損而有孚。則損所當損。自有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四者之應。○又曰易之用二。二爲可用享者。豈宜常用哉。時繼不可舉廢。一

易經詳說

卷二十五

損卦

九寄願堂

蠱之用應有其時。○非特二蠱有時也。○試更推言之。凡剛者在所損柔者。在所益亦各有其時也。故凡有所損有所益。益而不已至於盈。損而不已至於虛。莫不與時偕行耳。○時未至不能先時。既至不能後。蓋造化人物。總不能有違於時也。然則一蠱用享亦時而已矣。使非時。寧可損乎。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孔疏君子以法此損道。以懲止忿怒。窒塞情慾。夫人之情也。感物而動。境有順逆。故情有忿欲。○懲者息其既往。窒者閉其將來。欲欲皆有往來。懲窒互文而相足也。

○程傳山下有澤。氣通上潤。與深下以增高。皆損下之象。○君子觀損之象。以損於己。在修己之道。所當損者。唯忿與欲。故以懲戒其忿

怒窒塞其意欲也。

○大義君子修身。所當損者。莫切於此。

○國圖懲忿窒欲。忿怒易發難制。故曰懲忿是戒於後。忿之起則其微漸漸到熾處。故曰窒。窒塞於初。古人說情實。實是銷隙。須是塞其銷隙。朱子曰。懲也不專是戒於後。若是怒時。也須先懲治他。始得。懲者懲於今。而戒於後耳。○窒亦非是真有個孔穴去塞了。但遏絕之使不行耳。○又曰。觀山之象以懲忿。觀澤之象以窒慾。如汗澤然。其中穢濁解汗染人。須當填塞了。○問觀山之象以懲忿。是何如。曰。人怒時。自是恚怒兀起來。故孫權曰。令人氣湧如山。○懲忿如推山。窒慾如填壑。○慾忿如救火。窒慾如防水。○問何以窒慾。伊川云。思此莫是言慾心一萌。當思禮義以勝之否。曰然。

易經詳說

卷二十五

損卦

十寄願堂

龜山楊氏曰。君子之修德。可損者莫過於忿慾。忿之不懲。必至於遷怒。慾之不窒。必至於貳過。

○程安國氏曰。忿慾者。吾身愛惡之私。皆所當損也。然慾忿易窒。慾難。蓋忿屬陽。其發也氣勢暴湧。如山之突兀。人皆知之。故懲之易。欲屬陰。其溺人也。如水之浸淫。泯无痕迹。使人不覺陷其中。而不能出。故窒之難。慾忿唯用心之剛者。即能制之。窒慾不唯用剛。非見理之精。未易察也。

○象引山下有澤。只是氣通上潤。有損下益上之義。與前本義損兌澤之深。益艮山之高。同意。程傳謂氣通上潤。與深下以增高。皆損下之象。○又是取兩個象。恐夫子只是一個意。且所謂深下是已。所謂增高則未見得是增山之高處。朱子小註謂懲忿象山。窒慾象

亦非正意。此是所謂縱橫說來都合。處蓋慾望欲四字只在損字上來。不在山澤字來也。觀本義云。君子修身所當損者莫切於此。則無山澤之意矣。此亦損所當損者也。自吾身言。

存。明道定性書曰。第能於怒時。遏其怒而觀理之是非。朱子曰。忘怒則公。觀理則順。此慾忿工夫。○室欲工夫。不過省察克治。人心隱微之間。動而未形之際。天理固當發見。人欲亦萌乎其間矣。故於是加察焉。但是人欲則窒塞之。不使其充長。大學中庸之謹獨者。室欲之事也。

困損澤益山。只取滋潤意爲正。然損所當損。未是不好處。君子知吾身所當損者。唯忿與欲。故慾之室之所以爲損也。○澤潤山而爲損。是申說君子取象。何得分貼。蒙引辨朱子小註有理小。

易經詳說

卷三十五

損卦

士奇願堂

註又有慾慾室欲必是降下山以塞其澤。亦是朱子未定之說。○只有忿便慾。有欲便室。舊說分將來已往可不用。

請孔子釋大衆曰。山下有澤。澤之氣上潤乎山。損下益上之象也。君子體之以爲吾身之所當損者。莫如忿與欲。故於忿之發。有以懲治之。而不爲血氣所使。於欲之萌。有以窒塞之。而不爲外物所移。誠可謂損所當損。而能修其身者矣。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圖已事遄往。爲說不同。註疏謂各有職掌。不可廢事。事已不往。又爲傲慢。唯竟事速往。乃得无咎。程傳以事爲益上之事。謂其事既已。則速去之。不居其功。本義則謂輟所爲之事。速往益上。以輟訓已。作有力字看。

損之義。損剛益柔。損下益上也。初以陽剛應於四。四以陰柔居上位。損初之益者也。下之益上。當損已而不自以爲功。所益於上者。事既已。則速去之。不居其功。乃无咎也。若享其成功之美。非損已益上也。於爲下之道。爲有咎矣。四之陰柔。損初者也。故聽於初。初當酌度其宜。而損已以益之。過與不及。皆不可也。

本義初九當損下益上之時。上應六四之陰。輟所爲之事。而速往以益之。无咎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然居下而益上。亦當斟酌其淺深也。

臨川吳氏曰。損之時。皆當以下陽益上陰。已止也。事所爲之事也。陽動善作。爲初在下。當止其所作爲之事。而速往以益四也。居下者不當有爲。以其有餘之才。補益在上。已損而上益。此處下之道也。故无咎。

易經詳說

卷三十五

損卦

士奇願堂

也故无咎。

圖平湖氏曰。損下以益上者。或失其節。則後難繼。故必酌損之。雲峯胡氏曰。初九以剛居剛。而當損之初。唯其以剛居剛。則爲之過。故可自己其所爲。速往以益四。唯其當損之初。則又未可自損之過。故當酌其深淺之宜。而不自傷其本。蓋其所受隨器而止。酌之義也。

圖已事遄往。舍已爲人也。圖爾忘家。公爾忘私也。於本得矣。故曰无咎。然居下而益上下之力有限。而上之需無窮。故又曰酌損之。非吝也。必如是而後可長。必如是而兩得之也。

陳解余南湖云。酌損。言當隨時上下也。淺深字是借說。不必言與四相與之淺深。

困已事只形容過往意。酌字從過生來。恐一意前往。未信疑訪。故酌損正教以善往的策。

困去疑以損之爲損四之疾。不如作損已益四說。

困周公繫初爻曰。初九當損下益上之時。有陽剛之德。而應六四之陰。乃輟所爲之事。而速往以益之。此蓋畫事上之分。可以无咎矣。然居下而益上以分則殊。以情則疎。雖有款款之誠。安能必上之我諒乎。又當量而後入。相機進言。視上之所以待我如何。酌量其淺深。而損已以益之。庶無冒昧之譏耳。占者宜如是也。

象曰。已事過往。尚公志也。

困孔疏以尚爲庶幾。程傳以尚爲崇尙。總不如作上下之上。指四

易經詳說

卷二十五

三 寄願堂

說

程傳。尚上也。時之所崇用爲尙。初之所尙者。與上合志也。四賴於初。初益於四。與上合志也。

本義尙上通。

廣平游氏曰。四之志欲損其疾。而初過往使適有喜焉。故曰尙合志也。

困卦本義所謂上應六四也。不然。不知其所謂過往者何人也。

困諸講與上合志。上與合志。亦微有不同。而以初爲主。作與上合志爲是。

講孔子釋初象曰。初之已事過往者。夫豈造次以干上哉。初之志欲以益四。而四之志欲初之益已。是與上合志。有不適往而不

可者矣。

九二利貞。往凶。弗損益之。

困王註以弗損益之。爲不損已而務益。不如程傳味長。

程傳。二以剛中當損剛之時。居柔而說體。上應六五陰柔之君。以柔說應上。則失其剛中之德。故戒所利在貞正也。征行也。離乎中則失其貞正而凶矣。守其中乃貞也。弗損益之。不自損其剛貞。則能益其上。乃益之也。若失其剛貞而用柔說。適足以損之而已。非損已而益上也。世之愚者。有雖无邪心。而唯知竭力順上爲忠者。蓋不知弗損益之之義也。

本義九二剛中。志在自守。不肯妄進。故占者利貞。而征則凶也。弗損益之言。不變其所守。乃所以益上也。

易經詳說

卷二十五

四 寄願堂

損卦

陸氏曰。一以剛益五之柔。亦如初益四。初以剛居。剛少損之則可。裁度以助四。二以剛居。柔更損之。將至媚說以徇五矣。故既以利貞勉之。復以征凶警之。

廣平游氏曰。兌之情說而陽性好動。故有利貞征凶之戒也。

困聖胡氏曰。二剛中无有不正。儼不能自守而妄進。則非正矣。故凶卦唯九三剛過乎中。故當損初九。九二則柔其損之之過。初以剛居剛。而未及乎中。當酌其所當損而損之。二以剛居柔。而得乎中。不自損其所守者。乃所以益之也。損兼言益。益不言損。此又易之微意。

困川吳氏曰。初九九二。皆是以下卦之陽。益上卦之陰者。而爻辭之意相反。初必自止其事。而速當上往就四。二當利於貞固而不

可上征就五初之益四則損已而益之二之益五則不損已而益之蓋初以陽居陽二以陽居陰故不同也

家九二志在自守不肯妄進宜若無益於上矣然由是而啟夫時君尊德樂道之心士習可正風俗可厚則其益於上也不少如不顧廉隅而苟於進焉徒足以滋君心之驕慢而長士習之奔兢非惟損已抑且無益於上矣故桐江一絲扶漢九鼎義節之有益於人國也固如此一說不可專就隱逸之士言如在朝守正骨鯁之臣如汲黯高允之徒是已

王疑此就士節上說弗損句正見貞之爲利而征之爲凶意我觀征之凶可知利貞爲自守而不進弗損已而益於上此理甚深不見爲益而實有益也

易經詳說

卷二十五 損卦

圭 寄願堂

國周公繫二爻曰九二剛中自守不肯妄進所謂貞也占者得之利於固守此貞若輕往則降志辱身而凶矣且君子豈必出而後益於上哉惟固守此貞弗損其操則清風高節名教所重風俗所關有益於上者大矣此所以利貞而不可征也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釋傳九居二非正也處說非剛也而得中爲善若守其中德何有不善豈有中而不正者豈有中而有過者二所謂利貞謂以中爲志也志存乎中則自正矣大率中重於正中則正矣正不必中也能守則有益於上矣

臨川吳氏曰以其中爲志而益六五利在自守不宜行往也存疑此解利貞自守而不妄進二之中也而一以是爲志所以爲

利貞總是本義惡在自守不肯妄進意

國九二居下卦之中故見得中以爲志借爻以明德

講孔子釋二象曰九居二本不正而云利貞者以居下卦之中在

君子則志存乎中而不妄進也中則自正所謂利貞者可知矣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國孔疏以三人行爲三陰以損一人爲上九言三陰並行則上九

懷疑反失其匹以一人行爲六三以得其友爲上九言六三一

人獨行則上九納已無疑損一人之說甚曲

程傳損者損有餘也益者益不足也三人謂下三陽上三陰三陽

同行則損九三以益上三陰同行則損上六以爲三三人行則損

一人也上以乘易剛而謂之損但言其減一耳上與三雖本相應

易經詳說

卷二十五 損卦

六 寄願堂

由二爻升降而一卦皆成兩相與也初二三陽四五二陰同德相比三與上應皆兩相與則其志專皆爲得其友也三雖與四相比然異體而應上非同行者也三人則損一人一人則得其友蓋天下无不二者一與二相對待生生之本也三則餘而當損矣此損益之大義也夫子又於繫辭盡其義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二也

本義下卦本乾而損上爻以益坤三人行而損一人也一陽上而一陰下一人行而得其友也兩相與則專三則難而亂卦有此象故戒占者當致一也

朱子曰三人行損一人一人行得其友一陽上去損得一陰來伊

川就六爻上說得妙

中溪張氏曰陰陽對待唯二而已。三則傷其二而當損此所以損九三而益上六也。故曰三人行則損一人。此一人也。獨往以應上則兌艮相合男女構精而有萬物化生之功矣。故曰一人行則得其交也。

陸安邱氏曰此爻乃損之所以為損也。下體之乾三陽並進三人行也。九三一爻損而上之三人行則損一人也。九三上而為上則上六下而為三剛柔偶合一人行則得其交也。

邵康胡氏曰損以三之損而名。故於此爻極論損之精義。三人行而損一人兩也。一人行而得其交亦兩也。天地間陰陽剛柔鬼神造化之類皆兩而已。本義兩相與則專曰戒占者當致一則一

易經詳說

卷二十五 損卦

七 寄願堂

陰一陽之謂道也。各致其一則為兩矣。

蒙引下卦本乾乾三陽也。上卦本坤坤三陰也。如此則所謂三則雜而亂不得為兩相與矣。惟乾之一陽上在坤之一陰下來則初與二兩相與四與五兩相與三與上兩相與而各得以致一矣。然初二四五以相比而相與者也。三之上與上相應而相與者也。相比者各居其所相應者一往一來。

張初二二陽四五二陰同德相與三與上應皆兩相與此本程傳本義但云一陽上而一陰下明是專指三與上與程傳不同而蒙引欲合傳義而一之大費詞說。又按初與四應二與五應三與上應似當以應為得支不當舍應而言比。乾坤是程子論變卦之法為朱子所不取不知何以忽用之此爻。細玩本義

是二句合說以乾三爻為二人損乾之上爻為坤之上爻是損一人而此一人即換得坤之上爻來陰陽相交為得友。愚謂不作互換看但以兌三畫論一陰二陽難為配耦須損去一人方可此是論理非真損也。若三捨下二陽而往應上則陰一陽合而成配此與致一之說相合。去疑以上行字為同行下行字為行而去其說甚異。蓋欲與象傳一人行俱作行去解也。三人中一人行去方得友得友不屬行去之一人而屬未去之二人矣。尚須辨。

闕周公繫三爻曰卦之六三乃卦之所以為損者下卦本乾三陽並進而損一畫以益坤是三人行則損一人也。一陽上而一陰下是一人行則得其交也。占者得之於相忌者必去之於相益

易經詳說

卷二十五 損卦

六 寄願堂

者必友之所謂致一之道也。

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程傳一人行而得一人乃得友也。若三人行則疑所與矣。理當極去其一人損其儔也。

邵康胡氏曰損三而益二故必損九三然後陰陽各以兩兩相與。九三損則三於上為得友上於三為得臣三與上為兩。九二利貞六五元吉一與五為兩初與合志四亦可喜初與四為兩天地男女之義不過乎兩故曰三則疑也。

因此論應以陰陽相配為兩相與甚有理。存疑只舉一人行而得友象舉之矣。疑即本義疑而亂意。三則疑所以必損一人也。

賁時請多以二人中必使一人行去若三則生疑一句作一意事說不如舊說一人行貼得友說三則疑貼損一人說爲平妥三行交上是損下益上之義此句自重三人行句是設言以相形觀三則疑輕重虛實可見矣三當從兌三書看一陰二陽難擇所從故疑

孔子釋三象曰友貴專而不可疑三人行則得二人而友之以其專也若參之以三則疑所與而不專矣故須損一人也六四損其疾使過有喜无咎

程傳四以陰柔居上與初之剛陽相應在損時而應剛能自損以從剛陽也損不善以從善也初之益四損其柔而益之以剛損其不善也故曰損其疾疾謂疾病不善也損於不善唯使之過速則

易經詳說

卷二十五 損卦

无寄願堂

有言而无咎人之損過唯患不速速則不致於深過爲可喜也程註疏謂四與初因思而成疾相會則有喜太淺不如程傳剛來益柔之說

本義以初九之陽剛益已而損其陰柔之疾唯速則喜戒占者如是則无咎矣

楊氏曰物不得剛柔之中者俱謂之疾偏乎剛者忿之疾也偏乎柔者怨之疾也六四以柔居柔偏乎柔者之疾也得初九之陽以爲應損其疾者也損其疾則喜者速矣

程傳胡氏曰六四初九爲應初方已其事而速於益四以初之陽剛而損其陰柔之疾唯速則有喜不然彼方汲汲此乃悠悠非愛損之道也

賁通訓速在初爲速往在此使過只是速有喜使者自使之也疾則不喜損其疾使之速有喜則无咎也本義惟速則善似是使過一頓謂速於損疾恐非口氣然不敢遽易之也中溪云初之速固有以使之太盛因是初能損四疾而以四之自損其疾爲正口氣玩本義自明楊氏喜者速似與予說同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程傳損其所疾固可喜也云亦發語辭

易經詳說

卷二十五 損卦

无寄願堂

賁平游氏曰有疾初无可喜因人而去之故曰亦可喜也

程傳夫子見諸疾忌醫者多故言亦可喜以散之无疾上也有疾而損次也不則憂其甚焉亦字宜玩

程傳孔子釋四象曰人之過猶疾也无疾固可喜也有疾而能資人以損之亦可喜也所以云使速有喜也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孔疏或者言有也言其不自益之有人來益之也朋黨也案爾雅云十朋之龜者一日神龜二曰靈龜三曰攝龜四曰寶龜五曰文龜六曰筮龜七曰山龜八曰澤龜九曰水龜十曰火龜

程傳此亦可備一說程傳十朋之龜龜弗克違作句覺之字難安頓

本義柔順虛中以居尊位當損之時受天下之益者也。兩龜爲朋十朋之龜大寶也。或以此益之而不能辭其吉可知。占者有是德則獲其應也。

朱子曰。或益之十朋之龜爲句。易象自是一法。如離爲龜則損益二卦皆說龜。此類甚多。

節齋蔡氏曰。元龜有國之大寶。言益之大也。弗克違者不求而必至之意。故元吉。

雲峯胡氏曰。益不可以有心求。唯不知其益之所自來。而有不能辭者。有德而自然益之者也。龜爲大寶。直二十貝爲大龜。或益之以此其益也大矣。然五有柔順虛中之德。未嘗求此益。非五有柔順虛中之德。亦莫能受此益。

易經詳說

卷二十五 損卦

王寄願堂

匯齋徐氏曰。班固食貨志。元龜。龜也。長尺二寸。直二千一百六十。爲大貝十朋。注。丹龜。田絲也。匪至也。度背兩邊絲。尺二寸也。兩貝爲朋。朋直二百一十六。元龜十朋。故三千一百六十也。又有公龜九寸。直五百。爲壯貝十朋。侯龜七寸以上。直三百。爲立貝十朋。子龜五寸以上。直百。爲小貝十朋。是爲龜寶四品。大貝四寸五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壯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五十。立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三十。小貝二寸二分。上二枚爲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漏貝。不得爲朋。

案引本義兩龜爲朋。當作兩貝。爲朋。蓋誤也。今大全作兩龜。古易古板本義亦作兩龜。竟不可曉。一說元龜有國之大寶。此天子所有者。又有公龜。有侯龜。有子龜。則元龜是以天子言。然朱子本

義初无此意。只是以爲貴重之物。或以此益之。爲莫大之益也。如云重贈相似。取象之辭也。稱名小取類大也。蓋六五已是居天十之位者。其云受天下之益。只如云四國萬方。任土作貢。梯山航海而來庭者耳。弗克違。謂衆懇切。雖欲辭之而不得也。

案。或者衆多之辭。違辭謝意。弗克違。正足或益之意耳。古人用貝。猶後世用錢。兩貝爲朋。十朋之龜。其龜可值二十貝也。

關周公繫五爻曰。六五柔順虛中。以居尊位。是人君虛心下賢。而无自足之心。由是豪傑景從。各損己之善。出以益上。爲益最大。有辭之而不得者。其象猶夫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也。如是則君德成而化理溥。元吉可知矣。

易經詳說

卷二十五 損卦

王寄願堂

案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孔疏上謂天也。故與自天祐之言。无不利義同也。

程傳所以得元吉者。以其能盡衆人之見。合天地之理。故自上天降之福祐也。

案引天視聽自我民視聽。六五爲人所益。卽爲天所益也。此與大有上九同。以其柔順虛中之德同也。

案疑自字宜玩。見吉非倖致意。人外无天。賢之來益。便已是天祐處。

關孔子釋五象曰。六五元吉。豈倖致哉。蓋六五柔順虛中之德。克享天心。而天祐之。此天下之益。所以无不至而得元吉也。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自咎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國註既以弗損益之爲上无所奉損終反益又以得臣无家爲得

臣則天下爲一故无家

臣傳以陽剛居上若用剛以損削於下非爲上之道其咎大矣若不
行其損變而以剛陽之道益於下則无咎而得其正且吉也如是
是則宜有所往則有益矣在上有不損其下而益之天下孰不
服從從服之衆无有内外也故曰得臣无家得臣謂人心歸服无
家謂无有遠近内外之限也

國疏傳二說弗損益之並與本義不同程傳似亦可用

亦義上九當損下益上之時居卦之上受益之極而欲自損以益
人也然居上而益下有所謂惠而不費者不待損已然後可以益
人也能如是則无咎然亦必以正則吉而利有所往惠而不費其

易經詳說

卷二十五

損卦

三寄願堂

惠廣矣故又曰得臣无家

朱子曰得臣无家猶言化家爲國相似得臣有家其所得也小矣
无家則可見其大

國密胡氏曰弗損益之上與二辭同而意異一當益上之時不損

其所守乃所以益上上受益既至於極則又當損以益下然有不
待損已而後可以益人者所謂惠而不費是也惠而不費其惠也
廣故得臣无家其得也大然曰无咎又曰貞吉利有攸往者九二
先言利貞而後言弗損益之二剛中无有不貞者貞其所有也上
九曰弗損益之无咎而又曰貞吉者上以剛居柔之極貞其所欠
也故戒之

家以上九弗損益之虛說惠而不費也爲人上者能如是則可以

免責矣故曰无咎貞者指言其所以益下之道也如制其用聖教

之樹畜之類非必人人而衣食之也此正道也故得吉而利有攸
往得臣无家近者悅遠者來也

至國臣民也得臣言得民心也按臣字此爻辭作君道者○首句
當虛講貞正弗損益之處吉利俱從貞中看出非兩時兩事惠主
令人喜而爲小驩虞貞主令人忘而爲大利賴○慈子瞻曰以損已
者益人其益止如所損以弗損者益人其益乃爲无穷此之謂歟
獲此節是兩截意无咎以上一截貞吉以下一截下截所以盡上
截之意也貞字重看吉字與利有攸往是一意惟其吉故利有
攸往也得臣无家言其效之大○尋常論人之多曰十家萬家
則普天之下人盡臣服不可以家數計故云得臣无家也

易經詳說

卷二十五

損卦

三寄願堂

國周公繫上交曰上九居卦之上受益之極始則損人以益已終

欲自損以益人者也然居上同益下必待損已則天下之衆勢
難徧給惟弗損諸已而有損天下則其出無窮予人有濟而无
咎矣惟弗損之益亦或有不正者必也因民所利而利之有公
平正大之體而非違道以干譽得正如此則澤无不被不亦吉
乎道可常行不利有攸往乎由是民心日歸無遠邇内外之限
得臣不可以家計矣惠而不費其效如此

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臣傳居上不損下而反益之是君子大得行其志也君子之志惟
在益於人而已

國國曰弗損益之一句下文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兼舉之

矣。如比九五泰九一象傳一例言弗損益之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則人君之志於是乎大得矣。

折衷大字從弗損二字來。

謂孔子釋上象曰上之於下就無益之之志哉。然益出於已所及有限未能大得志也。今弗損而益之惠而不費其惠無窮斯其志誠大得也。

晉或問損卦下三爻皆是損已益人四五兩爻是損已從人上爻有爲人上之象不待損已而自有益人朱子曰三爻无損已益人底意只是盛到極處去不得自是損了四爻損其疾只是損了那不好了便自好五爻是受益也无損已從人底意思。

易經詳說

卷二十五

損卦

寄願堂

俱剛可損也故曰酌損之二處柔得中不可損矣故曰弗損益三三則有餘於陽當損其一以奉上故曰損一人此三爻皆知損者也其在八卦四陰虛賴初之陽以爲益故曰損其疾五受二之益而又得上之益故曰或益之上與三爲往來之交既得三之益不待損人以益已故曰弗損益此三爻則處損而得益者也。

陽邱氏六爻之說多未確。曰請解義天下之事有不當損而損者損下益上損民益君是也。有當損而損者省文存實去奢崇儉是也。聖人畫卦以損下益上示戒而以損所當損爲法統觀六爻下體本乾三畫皆陽陽過於盈則損乎陽上體本坤三畫皆陰陰過於虛則益乎陰此一卦之旨也析觀六爻初二以益上之道言初居下而益四量而後入故

曰酌損之二剛中而益五道義自持故曰弗損益之三以取益之道言三陽上而陰下是去其與已者故曰損一人四資剛以濟柔是勇於改過者故曰損其疾五上以受益之道言五體柔居中爲虛心好賢故曰或益之上居上益下爲因民而利故曰弗損益之此六爻之旨也大抵損之時貴乎損所當損而必本之以誠誠以存質則禮亦可殺誠以崇儉則用無不節推之初進往二利貞誠於事上也四使過五或益誠於虛已也上弗損誠於益下也至六三一爻卦之所以爲損者也戒其三而難取其兩而專者貴於致一也此又損之精義也宜蒙辭首以有孚爲訓哉。

易經詳說

卷二十五

損卦

寄願堂

居上坤之三爻來居三以爲損之主不知程朱何以看得是如此竊有疑焉或曰益亦內三爻與外三爻應何以爲益下予曰陰自當應陽兌少女也艮少男也少女當從少男男長女也震長男也長女當從長男至其父之陰陽則有參差難齊者不可執也咸亦少男少女恒亦長男長女而不合損益之意自當別論學者必尊傳義當依蒙引爲說蒙引損益二卦之得名聖人本自二卦相反對看出來緣當時朱子偶不曾說出今學者只知憑註脚所有者於損則曰下卦本乾上卦本坤今損下卦上畫之陽益上卦上畫之陰於益則曰上本乾也下本坤也今損上卦初畫之陽益下卦初畫之陰而已不知想何處考得損下卦本乾上卦本坤益下卦本坤上卦本乾也蓋聖人本是以損

益二卦之畫相反對者。一則下體損。一則上體損。一陽以益諸下。體損下。益上者。損之道。損上。益下者。益之道。損下。益上。損益之際。而見得益本上乾而下坤。損本上坤而下乾耳。要非如卦變之論所自來也。此以卦體言也。本義只作卦體看。便自有定見矣。又按三陽二陰之卦。以澤潤山。損下益上。五為君位。柔順虛中。受天下之益。自當為一卦之主。損益相因。上益則下損。或謂下損而上亦損。此是論卦之命名。柔爻皆无此意。柔言損民。當誠信合理。自損當因時從俗。蓋不過損民則不可奢於自奉。理相因也。大象言身之當損。在忿慾懲之望之。是源本功夫。不懲望則不能不過於損民。奢於自奉也。內三爻兌澤當潤艮山。故皆言益上。初以急公益四。二以守貞。

易經詳說

卷二十五

損卦

毛奇願堂

益五。三以得友從上。為益不同。而皆益上也。外三爻艮山受澤之潤。故言受益。四借初之力。以損疾。主應言五為君位。則言又天下之益。而不拘二之應。上居卦終。從受下益。推出益下之理。雖非君位。所言皆君道也。程傳謂上爻不行其損。而以陽剛之道益於下。於卦義為切。朱子又推出不損已而能益人。作惠而不費看。亦是正大議論。學者檢身所當損者。莫如忿慾慾望。是要緊功夫。至其不損人以益己。不厚奉以廉費。亦皆屬於卦有取焉。繫辭發明三爻之理。言天地男女而歸於致一。此處象得言三則疑。正是致一之反。三人中已處其一。旁有二人。已固讀其所從而二人亦各疑有厚薄之分。此情理之常也。若一人行則擇一人為友。則能致其專一矣。程朱俱以泰卦為說。取乾之

上爻換坤之上爻。似失本旨。愚謂三之應上。是一人行而得友。此句是實象。三人行句。虛形論理。不必拘定爻位。儘必欲拘爻位。則兌之三爻。有三人之象。以三爻之陰。下從二陽。則必損其一。而後可。二陽既難為損。不如從上。正應為以一陰得一陽。而為友也。註疏以三陰爻為三人。於損一。尤說不去。因此爻聚訟。更為贅論。於此不知是否。

易經詳說

卷二十五

損卦

毛奇願堂

益三三

程傳益序卦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蓋損益如循環損極必益理之自然益所以繼損也為卦巽上震下雷風一物相益者也風烈則雷迅雷激則風怒兩相助益所以為益此以象言也巽震二卦皆由下變而成陽變而為陰者損也陰變而為陽者益也上卦損而下卦益損上益下所以為益此以義言也下厚則上安故益下為益

朱子曰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所以然者蓋邦本厚則邦無而君安乃所以為益也否則反是

陸山李氏曰益者損卦之反也損卦兌在下本乾體天下富實之象也乾陽在下損乾之九三以益坤於上則是損下之陽實以益

易經詳說

卷三十五

益卦

三寄願堂

上之陰虛者也益九巽石上木乾體朝廷富實之下也乾陽在上損乾之九四以益坤於下則是損上之陽實以益下之陰虛者也下富實而上虛弱則損下以益上上富實而下虛弱則損上而益下上下相交而更為損益其道一也而損下益上則謂之損損上益下則謂之益何也古之聖賢富厚之資則益使在民而不在己險藩之用則益使在己而不在民蓋肥己瘠人者民貧而已無所寄已雖瘠而天下肥者民樂而言亦無愛故損下以自益君子以爲自損自損以益下君子以爲自益也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凡益者增足之名損上益下故謂之益下已有矣而上更益之明聖人利物之无已也損卦則損下益上益卦則損上益下得名

皆就下而不據上者向秀云明王之道志在惠下故取下謂之損與下謂之益既上行惠下之道利者萬物動而無遠何往不利故日利有攸往以益涉難理絕險阻故曰利涉大川

程傳益者益於天下之道也故利有攸往益之道可以濟險難利涉大川也

本義益增益也為卦損上卦初畫之陽益下卦初畫之陰自上卦而下於下卦之下故為益卦之九五六二皆得中正下震上巽皆木之象故其占利有所往而利涉大川也

中漢張氏曰益增也其卦下體本坤上體本乾損乾下爻以益坤下爻其益在下故曰益處益之時無所不利以行則利往以濟則利涉也

易經詳說

卷三十五

益卦

三寄願堂

惠李胡氏曰凡卦以內為主凡物以下為本損下謂之損益下謂之益而上之損益不與焉厚其本也他卦言利往者不言利涉益象之蓋益以興利也

蒙引利有攸往泛言凡事皆利也利涉大川專言涉川一事之利也

存疑損上益下亦不是常事在上安得有許多財物可以益下故利有攸往利涉大川俱泛說為是

按之說理長而時講皆就人君益下說

匡鑿兩利字俱從益生來攸往者往以益民也涉川是濟變的家極言往无不利意攸往句包得涉川特抽出言之不宜以常變對說

講文子繫辭家辭曰益者損上益下之義是人君損已以益民也。民富則君不獨貧而上下俱益矣。人君誠能益下則任其所往。澤可四通何利如之。即以濟險而涉大川亦得安全而無不利焉。蓋得此者隨所占以爲驗可也。

義曰益損上益下民說無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國註疏以自上下下二句連下中正有慶爲一節。

王註震陽也。巽陰也。巽非違震者也。處上而巽不違於下損上益下之謂也。

孔疏此就二體釋卦名之義。案巽在上剛動任下上巽不違於下損上益下之義也。既居上者能自損以益下則下民惟悅無復疆限。益卦所以名益者正以損上益下民悅無疆者也。

易經詳說

卷二十五 益卦

三 寄願堂

釋傳以卦義與卦才言也。卦之爲益以其損上益下也。損於上而益下則民說之無疆無窮極也。自上而降已以下下其道之大光顯也。陽下居初陰上居四爲自上下下之義。本義以卦體釋卦名義。

雲峯胡氏曰損上益下上行以上兩句皆釋損義。益其道大光以上四句皆釋益字。損益皆以道言。後世以聚斂括克爲損下益上者非道也。況損下之道僅可上行益下之道大而且光釋彖之言深矣哉。

匯齋徐氏曰損上益下者損上之剛益下之柔也。下卦坤坤柔爲民坤得益故民說無疆。上乾之下爻下爲坤之下爻自上下下也。大道下濟而光明其道光大也故爲益。

彖引下一句申上二句皆卦體之義也。蓋上能自損以益下則下之受益者感其惠而說無疆矣。且上之所以益下者實自上而究於下故又曰自上下下也。自上下下則所謂膏澤下於民矣。不亦大光乎。

附註損上益下看來與損上九一般。皆在制民常產之外。如山林川澤之利損以予民。蠲民田租之類。不然說不得損上。

隱自上下下不必實指自上卦而下於下卦。只是自上及民意上面下字有力。謂下行也。下面下字指民損上益下而民說然其恩澤自上而下及於民者皆光明正大之道。如此似順蒙引者重自上下下語意稍別。或補出君益一層只是言外意。

通孔子釋彖辭曰卦名益者卦體損上初畫之陽益下初畫之陰。

易經詳說

卷二十五 益卦

三 寄願堂

是人君能損已以益民之被其澤者莫不感說無疆域之可限矣。此所以致悅者豈要結小惠補其驕虞之治也哉。實自上而下及於下恩出九重徧被窮簷其益民之道何廣大而光明也。益下下下民益也。民悅大光君亦益也。益之名以此。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

孔疏此就九五之爻釋利有攸往益之所以利有攸往者正謂中正有慶故也。木道乃行此取譬以釋利涉大川也。木體輕浮以涉大川爲常而不溺也以益涉難如木道之涉川涉川無害方見益之爲利故云利涉大川木道乃行也。

按取譬二字覺之然云利涉如木之涉川亦可兼兩層意。

釋傳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一復以中正應之是以中正之道益

天下天下受其福慶也。益之爲道於平常無事之際其益猶小。當艱危險難則所益至大。故利涉大川也。於濟艱險乃益道大行之時也。益誤作木或以爲上巽下震故云木道非也。休議以卦體卦象釋卦辭。

虞翻胡氏曰五以中正應二二亦以中正應五以此而利往以益天下固爲君臣之慶會而天下實同受其福慶矣。

虞翻胡氏曰中正兼二五言。

序以卦體言卦之九五在上體之中以陽爻居陽位而得其正六二在下體之中以陰爻居陰位而得其正是中正也。惟其中正故有爲有行無往不利。

咸問木道乃行程傳以爲木字木益字之誤如何朱子曰看來只

易經詳說

卷二十五

益卦

寄願堂

是木字。漢卦說乘木有功中孚說乘木舟楫以此見得只是木字。某見一朋友說有八卦之金木水火土有五行之金木水火土如乾爲金易卦之金也兌之金五行之金也巽爲木是卦中取象震爲木乃東方屬木五行之木也五行取四維故也。

賁後天八卦震正東巽東南兌正西乾西北以五行配八卦乾兌皆金震巽皆木何有卦與行之分疑之。

虞翻胡氏曰木道兼震巽言震陽木巽陰木。

序此卦之象下震之象爲木上巽之象亦爲木皆木道也是爲舟楫之象故利涉大川。

虞翻胡氏曰利有攸往以二五之中正有慶也利涉大川以震巽之木道乃行也。

隨詞曰利有攸往者以卦體言之五中正而二以中正應之上下一德是君臣同志以益民自有良法美意民受其福大有慶也。又曰利涉大川者以卦象言之震巽皆木爲涉川之具如人之有才爲濟險之具涉無不利木道乃行而獲濟也濟險亦如是矣。

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孔疏此已下廣明益義。若動而驕盈則被損無已若動而卑巽則進益無疆。

程傳又以二體言卦才下動而上巽動而巽也爲益之道其動巽順於理則其益日進廣大無有疆限也動而不順於理豈能成大益也。

易經詳說

卷二十五

益卦

寄願堂

本義動巽二卦之德。

臨川虞氏曰以卦德言人事之益人之動而能卑巽則日有進益無窮已也。解動而巽二句。

虞翻益字指益卦言益卦之德爲動而巽。此兩句以人事之益言分明是說德業蓋就卦德上說益安得不以爲德業更看日進字可見。無疆莫爲之限也。動而巽順以處之必上合天理下當人心而後已如是德之日進也可量哉。衆善以之而集全德以之而滿矣。人道之益信未有過於此者。益動而巽雖詞有輕重然不可全輕了動字若止而巽則不成益矣可見動字亦要明白。解益動進爲也巽入也動而巽是有所進爲而潛心懇到以入之必當於理而後已如是則理爲吾得日增月益而不可量矣故曰。

進無疆。

陸氏以異爲順、存疑易爲異、入時講多從之。

孔疏：天地生其益無方者，此就天地廣明益之大義也。天施氣於地，地受氣而化生，亦是損上益下義也。其施化之益，無有方所。

窮際乎。

程氏以天地之功言益道之大。聖人體之以益天下也。天道資始，地道生物，天施地生，化育萬物，各正性命，其益可謂無方矣。方所也有方，所則有限，量無方，謂廣大無窮極也。天地之益萬物，豈有窮際乎。

本義：乾下施坤上生，亦上文卦體之義。

臨川吳氏曰：以卦變言，天地之益，乾之九四，初而下交於坤，天

易經詳說

卷二十五

益卦

聖 齋 廟 堂

之施也。坤之初六，易四而上，達於乾地之生也。天布地，地發生，萬物並育，其增進衆多，無有方所也。

本義：言卦體已覺添設，吳氏不宜又突出變字。當依程傳淳說。

施生之理爲安。

程氏引上卦本乾，下卦本坤。今損上卦初畫之陽，益下卦初畫之陰。

陽自上而下，天之施也；交下卦初畫之陰，以易上卦初畫之陽，陰

自下而上，地之生也。故曰亦上文卦體之義。○天施以氣，言地生

以形言。○天施地生，舉萬物而並育之，其益無方也。

孔疏：施益無方，不可恒用。當應時行之。故舉凡益地之故，曰

凡益之道，與時偕行也。○

程傳：天地之益無窮者，理而已矣。聖人利益天下之道，應時順理，

與天地合與時偕行也。

臨川吳氏曰：凡益之道，總言天地之與萬物人之於萬事，其爲損益皆无時而止息，所謂與時偕行也。

建安邱氏曰：時者損益之準也。上不足而下有餘，則當損下而益上，可損而損，此損之時也。若下不足，則不當損矣。上有餘而下不足，則當損上而益下，可益而益，此益之時也。若下有餘，則不必益矣。時者當其可之謂。此損益二象，聖人皆以時言也。

陸氏曰：疏益不可恒用，及邱氏下有餘而不必益，以爲有用益時，有不用益時，另是一說。當以臨川爲正。

蒙引：凡其時之當益，無有不益者也。如動可能巽，時當得益也。則日進無疆矣。天施地生，時亦當益也。則其益無方矣。以此推之，凡

易經詳說

卷二十五

益卦

美 齋 廟 堂

一切益道，莫不與時偕行也。時者理之宜而已矣。

和義：又以此極言贊益之大。

蒙引：本義此字是通指此一條言，而非專指凡益之道與時偕行一句言也。爲益動而異，天施地生，二句猶未足以盡益之道。故更

用末句以盡其餘。正如咸卦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

天下和平之下，又更用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之例。

彼動而巽，只是人事之益。天施地生，只是天地之益。天地間更有

許多物事，在此卦卦體所不能該者，則猶有未及也。故補之

曰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前篇蔡氏曰：無疆，以悠久言。無方，以廣大言。與時偕行，又言益道

之適乎時也。

既此則二風意動異以人事言學問之功。施生以天地言造化之理。凡益承上二意而推及凡事也。歸重時上。

國夫益之道不但益下也。試極言之。學問以日進為益。卦德震動巽入。震則奮發有為。巽則沉潛著入。則其德業廣大日進而無疆矣。造化以生物為益。卦體乾之一陽自上而下。天之施也。而物於是資始。坤之一陰自下而上。地之生也。而物於是成形。則化機流行。其益為無方矣。凡此皆時也。即此推之。而知凡益之道。時未當益。雖望其益而不可得。時既當益。欲辭其益而有所不能。其未與時偕行焉。益之道何其大也。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易經詳說

卷二十五

益卦

寄願堂

程傳風烈則雷迅。雷激則風怒。二物相益者也。君子觀風雷相益之象。而求益於己。為益之道。無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也。見善能遷。則可以盡天下之善。有過能改。則無過矣。益於人者。無大於是。本義風雷之勢。交相助益。遷善改過。益之大者。而其相益亦猶是也。

朱子曰。遷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雷之猛。又曰。風是一個急的物。見人之善。已將不及。遷之如風之急。雷是一個勇決的物。已有過。便斷然改之。如雷之勇決。不容有些子遲緩。問莫是遷善者便是改過否。曰。不然。遷善字輕。改過同重。遷善如淡淡之物。要使之白。改過如黑之物。要使之白。用力自是不同。遷善者但是見人做得一事。強似我。心有所未安。即便遷之。若改過。須是大段勇猛。

始得。

臨川吳氏曰。遷善異象。異在外。於人之善。見則遷之。自外而益也。改過震象。震在內。於己之過。有則改之。自內而益也。聖賢胡氏曰。雷與風。自有相益之勢。速於遷善。則過當益。決於改過。則善當益。純是遷善改過。又自有相益之功也。東萊呂氏曰。損益二象。最切學者。損無如忿怒。益無如遷改。若其易知。推到精密處。甚難。慾望遷改。皆是用力處。存誠見善。則遷未必有遲也。特見彼之善。有勝於此。則遷徙而從之。爾有過。則是有過失。直須更改也。見善則遷。是未甚善者徙而甚善也。有過則改。是有不善改而善也。

天益舊謂重交相助。益說固是。但細玩二則字。遷從風。雷上益馬。

易經詳說

卷二十五

益卦

寄願堂

較切。

果解萬正符云。玩二則字。皆有雷厲風行意。不必分貼。按遷善改過。是善取有。益事只此。便見君子之與益象相合。處遷善。

改過。交相益。恐是進推一步意。家引俱主雲。說要善看。

闕孔子釋大象曰。風烈則雷迅。雷激則風怒。二物相助益之象也。

君子體之。而求益於己也。不見人善。則已見之。則遷。無少因循。

也。自己無過。則已。有之。則改。無少係吝也。如此。則善純而過寡。

益莫大矣。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元。

孔疏大作。謂興作大事也。初九處益之初。居動之始。有興作大事之端。又剛剛能幹。應巽不違。有堪建大功之德。故曰利用為大作。

也。然有其才而無其位。得其時而無其處。雖有殊功。人不與也。時人不與。則咎過生焉。故必元吉。乃為无咎。故曰元吉无咎。

釋傳初九震動之主。剛陽之盛也。居益之時。其才足以益物。雖居至下。而上有六四之大臣。應於已。四巽順之主。上能巽於君。下能順於賢才也。在下者不能為有也。得在上者應從之。則宜以其道輔於上。作大益天下之事。利用為大作也。居下而得上之用。以行其志。必須所為大善而吉。則無過咎。不能元吉。則不惟在已有咎。乃累乎上。為上之咎也。在至下而當大任。小善不足以稱也。故必元吉。然後得无咎。

正義初雖居下。然當益下之時。受上之益者也。不可徒然无所報效。故利用為大作。必元吉。然後得无咎。

易經詳說

卷二十五

益卦

茅 亨願堂

中漢張氏曰。初九為震動之主。上應六四。近君之臣。則初受四之任者重矣。故利用大興作之事。而所作之事。必得大善之吉。乃得无咎。

進齋徐氏曰。初剛在下。為動之主。當益之時。受上之益者也。宜用之為大有興作之事。然位卑志剛。力小任重。則有所不堪。唯處之當。用之審。大善而吉。乃可无咎。苟輕用敗事。無益有害。皆為有咎也。

家引此爻辭。只據理而言。謂其居下而受上之益。不可徒然無報效。其報效於上也。須用大有作為。若尋常作為。則亦未耳。其大作也。又必大善而吉。若未能大善而吉。則猶為有負於上。未免有咎也。以此見臣子之職。無有界限。

國朝仇滄柱曰。初九陽剛之質。才足以有為。然恐遲其有為之本。事未必出於盡善。大作而必元吉。既勉之。又戒之也。

釋傳大作。大作當以所興作之事言。為字着力。猶云為大事也。若云大有作為。字義未見分曉。或着力讀作字。則為字又無安頓。常說皆作報效。愚意只作重任看。

羅周公繫初爻曰。初九居下。職位之卑者也。當益下之時。既受上之益。不可徒然無所報效。必竭誠盡力。毅然為大興作之事。舉世所不能為。不敢為者。而獨為之。又必所為盡善。事出萬全。而元吉焉。庶可仰答主知而疑忌不生。乃得无咎。占者宜如是也。

程傳在下者。本不當厚事。厚事。重大之事也。以為在上所任。所

易經詳說

卷二十五

益卦

早 亨願堂

以當大事。必能濟大事而致元吉。乃為无咎。能致元吉。則在上者任之為知人。已當之為勝任。不然。則上下皆有咎也。

正義下本不當任厚事。故不如是不足以塞咎也。

朱子曰。利用大作一爻。象只曰下不厚事也。自此推之。則凡居下者。不當厚事。如子之於父。臣之於君。僚屬之於官長。皆不可以踰分越職。縱可為亦須盡善。方能無過。所以有元吉无咎之戒也。

家引胡氏曰。凡在下者。以分言之。本不當為重大之事。豈能无咎。故必大善而吉。庶可塞咎云耳。

家引不厚事云者。特明不可不元吉。意非以避咎而開謝事的門路。按本義不如是。謂元吉也。

國孔子釋初象曰。初九必元吉而得无咎者。初九居下位。以分言之。本不當任厚事。而乃爲大作。未免有越位僭分之嫌。故必元吉而後可以謝咎也。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程傳就六二之才而言。一中正。虛中能得衆人之益者也。然而質本陰柔。故戒在常求貞固則吉也。求益之道。非求貞則安能守也。損之六五十朋之則元吉者。蓋居尊自損。應下之剛。以柔而居剛。柔爲虛受。剛爲固守。求益之至善。故元吉也。六二虛中求益。亦有剛陽之應。而以柔居柔。疑益之未固也。故戒能常求貞固則吉也。王用享于帝吉。如二之虛中而能求貞。用以享上帝。猶當獲吉。況與人接物。其意有不通乎。求益於人有不應乎。祭天天子之事。故

易經詳說

卷二十五 益卦

聖 寄願堂

云王用也。

困義六二當益下之時。虛中處下。故其象占與損六五同。然爻位皆陰。故以永貞爲戒。以其居下而受上之益。故爻爲卜郊之吉。占朱子曰。王用享于帝吉。是祭則愛福底道理。程安卿氏曰。益者損之反。益之六二損之六五也。損之五曰元吉。則謂其居得尊位。以柔履剛爲善。益之二曰永貞吉。則以爻位皆柔不能固守。故以永貞爲戒也。又曰。凡卦象有離者。皆有龜象。顧之自初至上。與損之自一至上。益之自初至五。皆外實中虛。所以取諸龜也。

需。胡氏曰。損五上卦之中。當下益上之時。而受下之益。益二下卦之中。當上益下之時。而受上之益。五元吉。一必永貞而後吉。位

有剛柔之殊。分有君臣之異也。二非陽也。而曰王用享于帝吉。若占在二。則永貞吉在王者之占。則爲享帝之吉占也。享帝亦以下而受上之益。故於下卦之中言之。此可見占法矣。

翼引此與損六五詞同。而所指異。損之六五以上受下之益也。益之六二以下受上之益也。而又曰王用享于帝吉者。蓋言此爻以下受上之益。王者無上。宜于此爻無所用矣。然以王對上帝。則王又爲下也。是亦有用處。聖人立言之周如此。王用享于帝吉。是亦居下而受上之益也。然皆必有所以受益者。帝無常享。享於克誠。虛中處下。亦誠德也。故得享帝吉。非可虛得此益也。若非以虛中處下。則此卦六爻皆可以受莫大之益。在王者皆得用以享帝也。

易經詳說

卷二十五 益卦

聖 寄願堂

國淵虛中是誠。處下是敬。或字見他元求益之心。王用享句。是以誠敬之格天。而決其可以得益也。說者須知主客。

困。疑此爻只重永貞二字。二陰疑不足於守。故以永勵之。享帝句是甚言不可不貞。莫作象看。

翼解陳介眉曰。本象以著占永貞。是戒占用享于帝。是廣其占也。二爻上之益。自指九五。因或字故渾言之。

翼周公繫二爻曰。六二虛中處下。得臣道之貞者。當益之時。雖無心于君之益。然龍錫之隆。有不得而辭者。爲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之象。然六二陰柔貞於始者。未必能守於終。必常守貞。永矢而不失焉。則君寵益固而吉矣。夫此永貞豈獨二可用之。格君即王者用此以享上帝。亦可格天心而獲吉。蓋臣之事君。

猶君之事帝其爲受上之益同也。占者宜知所務矣。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孔疏自外來者明益之者從外自來不召而至也。

程傳既中正虛中能受天下之善而固守則有益之事衆人自外來益之矣。或曰自外來豈非謂五乎曰如二之中正虛中天下就不願益之五爲正應固在其中矣。

本義或者衆无定主之辭。

案引自外來者不求而自至之辭也。二虛中虛下所謂謙受益者也。故曰或益之要之只是受上之益。本義云或者衆无定主之辭蓋帶十朋之龜而取象之義耳。

易經詳說

卷二十五

益卦

寄願堂

之辭非無爲也。蓋上文或字人多順口讀過此處全在或字上生意耳。

去疑外是意外自外來見二非往而求益一着求益念頭便已非貞故言自外來益見二之勵貞處。

陽以外爲意外是新說下受上益上在外故云然也且對已言之即爲外亦不拘外卦。

孔疏子釋二象曰二受上之益而云或者蓋二無求益之心而益自外來似乎莫知所從來而誰爲之益者故曰或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援王註以益之用凶事爲救凶故程傳因之以爲守令救患在民是二益人不足人益三未是確證。

程傳三居下體之上在一上者也乃守令也居陽應剛處動之極

居民上而剛決果於爲益者也果於爲益用之凶事則无咎凶事謂患難非常之事三居下之上在下當承稟於上安得自任擅爲

益乎唯於患難非常之事則可量宜應卒奮不顧身力庇其民故无咎也下專自任上必忌疾雖當凶難義在可爲然必有其字誠

而所爲合於中道則誠意通於上而上信與之矣專爲而充爲上愛民之至誠固不可也雖有誠意而所爲不合中行亦不可也圭

者通信之物禮云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凡祭祀朝聘用圭玉所以通達誠信也有誠孚而得中道則能使上信之是猶告公

上用圭玉其孚能通達於上矣在下而有爲之道固當有孚中行又三陰爻而不中故發此義或曰三乃陰柔何得反以剛果任事

易經詳說

卷二十五

益卦

寄願堂

爲義曰三質雖本陰然其居陽乃自處以剛也應剛乃志在乎剛也居動之極剛果於行也以此行益非剛果而何易以所勝爲義故不論其本質也。

本義六三陰柔不中不正不當得益者也然當益下之時居下之上故有益之以凶事者蓋嚴戒震動乃所以益之也占者如此然後可以无咎又戒以有孚中行而告公用圭也用圭所以通信。

朱子曰伊川說易亦有分曉處甚多如益之用凶事說作凶荒之凶直指刺史郡守之言在當時未見有這守令恐難如此說

陸山李氏曰周官以爲得凶荒以荒禮哀凶札或弛其政或去其征皆損上之所取而益下之凶荒者也。

西溪李氏曰居下之上而長民奉君命以益民者也凶荒札達益

之用凶事也。凶荒之年，官發倉廩以賑救，乃非常之舉，爲下爲民如此，故可无咎。有孚中行，心苟自信，酌中行之可也。用圭告公，正如汲黯河內之事。

按此二條則程說亦自分曉。

蓋降胡氏曰：下三爻皆當益下之時，而受上之益者也。三處多凶之地，有益之以凶事者，困心衡慮，乃所以增益其所不能也。如此既可以无咎，又告之以有孚中行而告公用圭者，孚信也。圭所以通信也。當信上之人，所以警戒震動我者，益我者也。信之篤而行之必合乎中，則可以通信於上矣。或曰：以二體則二五各居中，以全體則三四並居中，故中孚以三四爲中。此三四稱中行。

象引六三陰柔不中不正不當得益者也。然當益之時，緊當得益。

易經詳說

卷二十五

益卦

聖 奇願堂

而居下之上乃角地也。故獨爲益之以凶事之象。雖益之而以凶事，雖凶事實亦益之也。所謂苦其心志，勞其筋骨，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者也。益之用凶事，六三象也。占者如此，然後可以无咎。何也？庶幾其陰柔不中正之病由是而有廖也。然其工夫又在有孚中行之上。有孚中行，告公用圭，不必謂有孚指心中行指事言。據下文本義云：三四皆不得中，故皆以中行爲戒。況下爻之中行，是謂以益下爲心，未嘗以中行爲施之事者。而與心爲對也。大抵中行猶言中道中德。道德固非心外物也。此又有孚中行，蓋謂其制行處事有誠心而得其中。有孚口在中行上見中行字更重。本義又戒以有孚中行而告公用圭也。又之一字，非由无咎之意也。蓋无咎字只承益用凶事說。言此等

人須得上人有以警戒震動之，乃得无咎。而有孚中行，乃爲之計也。益用凶事者，上之責望我者有在也。我之有孚中行，所以應其責望之意也。我之告公用圭者，所以慰其責望之意也。此二句於爻無所取，只據理言。受上人凶事之益者，便當如此。用圭所以通信，不可謂信即是爻辭之有孚而以通上也。用圭是取象之辭。六三陰柔不中不正，正是不能有孚中行也。上之人益之用凶事者，正欲其有孚中行也。故必告公用圭，言有所執持以見於上也。

程說不益之好事而益之以凶事，蓋雖益之而以凶事。雖凶事而實益之也。蓋投之險阻艱難之中，置之利害憂患之途，使之勞筋苦骨，困心衡慮，於以動其心而忍其性，成其德而達其才也。爻辭

易經詳說

卷二十五

益卦

吳 奇願堂

如此占者得之而受上凶事之益也。則可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而无咎矣。然此豈易能哉？蓋上益我以凶事者，責望之意有在也。三爻之所以應上責望之意者，當如何哉？必也存諸心者至誠無妄而外之所行者皆合於中道，則能動心忍性，增益不能，而不負上之所以責望於吾之意，而告公用圭矣。

按此節須說得聯貫。雖用凶事而實益之，何咎之有？然所以處此者，須有孚中行，而乃可告公用圭矣。告公用圭，現成說。有孚者，自心有孚，非信上。蓋案說未是。告公者，有所告於君也。用圭只是可以見信於上。意此信字不必於孚字縮合。公字大槩指上說。王註謂公次王，六三才不足告王，足以告公，不可用。因疑凶事，凡摧折拂鬱皆是用，是君用之益三也。无咎是遇凶凶

既尚未說到好處下一句更進一步聖人教之字中以各上意非僅告之無已也。

要解仇滄柱曰此申戒占者之辭。有字中行分存心處事。言有是二者則可以達已之信。猶告公用圭也。

按此與家引不同當是用存疑爲說時講從此。

麟周公繫二爻曰六三陰柔不中不正本不當益者然處益之時。

緊當得益故上益之以凶事投之艱難試之盤錯使之警戒震動乃所以益之也。占者如是有以動其補過之心而無咎矣。然果何以爲計哉。蓋上之益我以凶事者責望之意有在也。必也存諸心者至誠無妄外之所行皆合於中道於以副君之望而自可見諒于君猶告公用圭以通信者然乃得受益之道也。

易經詳說

卷二十五

聖齊願堂

衆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本義益用凶事欲其困心衡慮而固有之也。

重案胡氏曰又惟三上言凶上之凶自取之也。三之凶人益之也。

其困心衡慮而固守之乃益之大者。

蒙引主益之者言夫秉彜好德乃吾所自有者而不能不因物而遷則未能固有之也。益用凶事則所自有者爲其所固有矣。

存疑固有言固守其本心之德蓋秉彜之德乃人之所自有或不能不因物而遷益用凶事乃所以動心忍性固有其德也。

集解固有有字。蟬山指有字中行說極當不得如說家虛指秉彜。

益德。

按集解以有字指有字中行似勝衆存疑德之說。但以有字中行。

其所固有不甚合。有字中行非現成字樣也。固有宜作固守能固守則有字中行在其中矣。一說不以凶事爲分外視爲固有亦通。程傳謂救民之凶災宜專固自任其事無從之者不且錄。照作救災之事固當有之。處遷亦通。

講孔子釋三象曰夫益三以凶事者欲其困心衡慮而固守之以及于有字中行也。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

孔疏六四居益之時處巽之始體柔當位在上應下卑不窮下高不處九位雖不中用中行者也。故曰中行也。以此中行之德有事以告於公公必從之。故曰告公從也。用此道以使人而遷國者人無不納。故曰利用爲依遷國也。遷國國之大事明以中行雖有大

易經詳說

卷二十五

聖齊願堂

事而無不利如周之東遷晉鄭焉依之義也。

按註疏是許其中行傳義皆作戒詞。

陸氏四當益時處近君之位居得其正以柔巽輔上而下順應初之剛陽。如是可以益于上也。唯處不得其中而所應又不中是不足於中也。故云若行得中道則可以益於君上告於上而獲信從矣。以柔巽之體非有剛特之操故利用爲依遷國爲依依附於上也。遷國順下而動也。上依剛中之君而致其益下順剛陽之才以行其事利用如是也。自古國邑民不安其居則遷遷國者順下面動也。

按程說益上本義請以益下爲心不同。

本義三四皆不得中故皆以中行爲戒此言以益下爲心而合於

中行則告公而見從矣。傳曰：周之東遷，晉鄭焉依。蓋古者遷國以益下，必有所依，然後能立。此爻又為遷國之吉占也。

遷國徐氏曰：西居近君之位，必得中道而行，則告諸公上而見從。況四與初為往來之交，四有上遷之象，遷國順下而動也。而利於用者，為依衆心之所欲。雖遷徙國都之大勞，亦可成功而致益矣。蒙引：爻辭純是占言，能以益下為心，而合於中行，則以告於公，無不見從矣。雖為依以遷國，亦利也。何也？蓋國者宗廟社稷之所在，百官萬姓之所居，宜乎不可遷矣。而至於遷者，要在於益下耳。如太王遷岐，曰：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盤庚遷亳，曰：視民利用。遷可見天下事，如果有益雖國亦可遷。今六四以益下為心，則可為依以遷國矣。古者遷國以益下，必有所依，然後能立。九四大臣

易經詳說

卷二十五 益卦

兗 寧願堂

之位，蓋主張欲遷者。

存疑：西居大臣之位，能以益下為心，則凡獻納陳謀於君者，必諒其志在於為國為民，而無不信從者矣。雖用為依以遷國，亦利也。告公從上之人信之也，利用為依遷國下之人信之也，皆以益下中行故也。

法疑：舊以益下為中未安。中行在益下後一步，必所行合宜，纔謂之中。遷國句不重，只甚言告公從之意。

歷中：漢張氏以依為依五非也，只是四可依耳。告公從者，告以益下之事，而見從也。遷國乃益下之大者，亦利用依之以遷。依字與從字相因，原是串說。存疑：上信下信只可會意。

謂周公繫四爻曰：四處不得中，宜其不見信於君也。誠能以益下

為心，而斟酌盡善，合於中行，則吾以民為心，君必以吾之心為心。凡所獻納，告公而見從矣。是道也。雖君用之為依以遷國，亦將无不利矣。况其他乎？占者宜如是也。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歷註：疏謂其志得益未是。

歷傳：爻辭但云得中行，則告公而獲從，衆復明之曰：告公而獲從者，告之以益天下之志也。志苟在於益天下，上必信而從之。事君者不忠上之不從，患其志之不誠也。

中溪張氏曰：益志謂益民之志也。夫遷國者不以利己，唯欲益民。此所以告公上而見從也。觀盤庚三篇，可見古人益民之實矣。附：四告于公而公從之者，由其志在益也。

易經詳說

卷二十五 益卦

辛 寧願堂

法疑：此推公所以從意。

附：解益之時，益下原君之志。四以益為志，先有通於意氣之緣者矣。

圖程傳：告之以益天下之志，多告之一層，只是說四以益天下為志。

圖：孔子釋四象曰：告公而見從者，以其有益下之志也。君之求臣以爲民也，惟有益下之志，則君諒其心而用其言，所以告公從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歷註：得位履尊，為益之主者也。為益之大莫大於信，為惠之大莫大於心。因民所利而利之，焉惠而不費？惠心者也。信以惠心，盡物

之願固不待問而元吉有孚惠我德也以誠惠物物亦應之故曰有孚惠我德也。

按註云惠而不費在此節非正意而孔疏云我以信惠被於物物亦以信惠歸於我信惠二字欠清楚。

附傳五剛陽中正居尊位又得六二之中正相應以行其益何所不利以陽實在中。有孚之象也以九五之德之才之位而中心至誠在惠益於物其志善大吉不問可知。故云勿問元吉人君居得致之位提可致之權苟至誠益於天下天下受其大福其元吉不假言也有孚惠我德人君至誠益於天下天下之人無不至誠愛戴以君之德澤為恩惠也。

附傳傳以應云言本義不言應。

易經詳說

卷二十五 益卦

至 寄願堂

本義上有信以惠於下則下亦有信以惠於上矣不問而元吉可知。

隱山李氏曰剛中有孚象惠心者非可人給而家養之也聖人之仁如一氣之春舉斯加彼使欲富壽安佚之心皆遂所欲也我之所惠以心則人之感惠以為德矣。

中淺張氏曰上之孚下以心為惠下之孚上以德為惠。

雲峯胡氏曰益莫大於信惠莫大於心有孚惠心上有信以益下也有孚惠我德下有德信以益上也言惠不言益益之大者也不問而元吉可知矣。

蒙引九五當益之時居尊位而有陽剛中正之德是上有信以惠於下也勿問元吉是占有孚惠我德是申其所以勿問元吉有

孚之施於下者在我只為心自下之受此施者目之則為德矣實非有一也。

存疑惠心上惠下之心也惠我德下以上之德為惠也上惠下下惠字活而皆有孚焉上以誠感下以誠應也。

去疑有孚即惠心的真實處惠心者惠民之心也下有孚就民言下惠字作感字看有孚二字最重凡上无實心縱有所惠下亦无從見德惟惠心而有孚故惠我德者亦是有孚的。

要離仇洽柱曰此節傳文所謂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者上感下應皆是實心此王道之休徵也。

按元吉字虛下句正是元吉處惠我德惠字語氣可作感字看其實乃是倒字法謂以我之德為有惠也。

易經詳說

卷二十五 益卦

至 寄願堂

國周公繫五爻曰五為益之主而有陽剛中正之德其惠民之心一皆出於真誠德之加於民者厚矣占者如是其元吉也豈待問哉何也上既有孚誠惠下之心則下之被其惠者自有誠孚以惠我德此固情之所不可遏者也此所以勿問而元吉也。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附傳人君有至誠惠益天下之心其元吉不假言也故云勿問之矣天下至誠懷吾德以為惠是其道大行人君之志得矣。

去疑勿問非是釋惠心只是申贊兩句語耳又言勿問衆泰之矣。

二字語氣便別大得志非以民之惠我爲得乃以我之惠心足致民之惠我爲得四句相承說下

圖志是惠民之志到民感上之惠時志極遂矣故爲大得

圖孔子釋五象曰有孚惠心則元吉之應乃理之必然勿問之矣

惠我德則德之及於人者深人之被吾德者衆益下之志已大得矣其爲元吉何如也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圖上九莫益之極過盈者也求益無已心無恒者也無厭之求人弗與也獨唱莫和是偏辭也人道惡盈怨者非一故曰或擊之也

圖上九居無位之地非行益於人者也以剛處益之極求益之甚者也所應者陰非取善自益者也利者衆人所同欲也專欲益已

易經詳說

卷一十五

益卦

寄願堂

其害大矣欲之甚則昏蔽而忘義理求之極則侵奪而致仇讐故夫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孟子謂先利則不奪不廢聖賢之深戒也九以剛而求益之極衆人所共惡故無益之者而或攻擊之矣立心勿恒凶聖人戒人存心不可專利云勿恒如是凶之道也所當速改也

圖勿恒欠明

圖以陽居益之極求益不已故莫益而或擊之立心勿恒戒之也

圖或擊之朱子曰或字衆無定主之辭言非但一人擊之也立心勿恒勿字只是不字非禁止之辭此處亦可疑且開之

圖象別氏曰六二柔居下之中不求益而或益之上九剛居上之

極求益不已人莫益之而或擊之嗚呼九五之吉由中心之有孚

上九之凶由立心之勿恒吉凶之道就有不自心生者哉

圖上九以陽居益之極陽性務進况居益極求益不已貪而無厭自當有莫益或擊之象矣凶即莫益之或擊之也但上莫益

之或擊之是說上九有此象立心不恒凶是占者

圖上九道益下爲恒立心聚斂而勿恒焉故凶也凶即擊之意

圖莫字或字相形言益是決無的擊是或有的此便是凶而立心勿恒乃所以致之也

圖上九公繫上及曰上以陽剛居益之極求益不已以貪取禍莫益

之而且或擊之如是則凶矣所以然者由其立心勿恒所致耳蓋益人者人亦益之此恒道也上惟知利民奉已一念反常是

易經詳說

卷一十五

益卦

寄願堂

謂無恒能免擊之之凶乎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圖上九剛居益之極衆人所共惡故無益之者而或攻擊之矣立心勿恒凶聖人戒人存心不可專利云勿恒如是凶之道也所當速改也

圖上九道益下爲恒立心聚斂而勿恒焉故凶也凶即擊之意

圖莫字或字相形言益是決無的擊是或有的此便是凶而立心勿恒乃所以致之也

圖上九公繫上及曰上以陽剛居益之極求益不已以貪取禍莫益之而且或擊之如是則凶矣所以然者由其立心勿恒所致耳蓋益人者人亦益之此恒道也上惟知利民奉已一念反常是

圖上九道益下爲恒立心聚斂而勿恒焉故凶也凶即擊之意

外而至是也。擊辭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無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矣。易曰：莫益之，或亨之，立心勿恒，凶。君子言動與求，皆以其道，乃完善也。不然，則取侮而凶矣。

本義：莫益之者，猶從其求益之偏辭而言也。若究而言之，則又有擊之者矣。

陸氏曰：莫益之者，以上求益，故從其求益之偏辭而言也。究其極，則非特莫益之，且有擊之者矣。不求益而或益之，自外來也。上求益而或擊之，亦自外來也。嗟呼！是孰有以來之哉！

陸氏引偏辭對究言之，看非上九之偏辭也。是說聖人係此句，且是

易經詳說

卷二十五

益卦

聖賢願望

偏就其求益一端而云未及究其蔽也。若究而言之，豈但莫益更有擊之者矣。所謂求利未得而反有害也。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弊也。本義若究而言之，則又有擊之者矣。此句亦是解偏辭也。非解下句也。蓋偏辭二字，須用究言以發之。

去疑此都是危之之詞。一氣說下言外要見立心宜恒意。

覆上在極外而云自外來者，對已言之，即為外也。時請皆以爲意外亦通。玩註既說似可用求益於某人而某不肯相益，此是就一邊言之，故爲偏辭。若推極言，則是人皆將來擊，曰外來者非一也。

陸氏曰：齊上象曰：夫曰莫益之者，猶就求益一邊而言之，是偏辭也。夫其言當有擊之者矣。然擊之而曰或者，以上只知求益而

政擊之禍自意外來也。豈特莫益而已哉！

賁建安邱氏曰：合六爻觀之，損在上則益在下矣。其在下卦初與四爲往來之交，受四之益者，故曰利用爲大作。二得五之益而又受初之益，故曰或益之。三處益時，唯凶事則不可不益，故曰益用凶事。此三爻皆受益者也。其在上卦四以順下之動而爲益，故曰利用遷國。五以感人以誠而致益，故曰有孚惠心。上則不知損已反以求人之益，而人或擊之矣。故曰莫益之或擊之。此三爻則處益而當損者也。

陸氏謂凶事不可不益，當是用程傳之說。

陸氏解益者損之反也。凡卦以內爲主，故損下謂之損，而益下謂之益。至上之損益則不與焉，所以厚其本也。益見於王道，則有

易經詳說

卷二十五

益卦

聖賢願望

減損補助約已裕民之政，象傳所謂民悅道光是也。益本於天德，則有遷善改過進德修業之學。象傳所謂勳業日進是也。疏觀六爻自初至四皆以臣之受益言。五上二爻則以上之益下言。蓋益以興利，初利用爲大作，是爲天下萬世之大計，非尋常報效也。二用亨帝爲宗獻之大誼。三益用凶事，爲盤錯之大任。四利用爲依遷國，爲安民之大舉。皆非小益之事。至九五之元吉，由惠心之有孚。上九之莫益，由立心之勿恒。則興利之原，未有不本於君心者也。所謂有天德然後可以行王道也。

陸氏三陽三陰之卦，損上益下爲益。五陽剛中正居尊位，能益天下者也。目是一卦之主，所謂中正有慶也。民之感德，即所謂民悅無疆也。永言益无不利，而推及人事造化之益，終歸一時字以

易經詳說

卷二十五

益卦

寄願堂

見益下當因時制宜也。釋卦名本義以卦體爲說。是謂上乾下坤。損四益初而成益。愚不能慳然於心。在損以泰論。雖以否論。自是矛盾不歸一說。然損卦猶有澤潤山之義。此卦風難言益。而故只作虛論。損益之理。爲是或孔子作傳時。已見周公六爻而有取於損下益上。爲損損上益下。爲益。故於釋卦名言之。不論山澤風雷。未可知也。大象舉遷善改過。以明已身之益。又見補出源本功。夫內三爻。皆受益者也。初以受益而圖其報。二以受益而勵其志。三以受益而圖其益。外三爻。皆益人者也。四大臣志在益下。而君見其益。五君也。誠心益下。而民被其德。上虛卦。極當益下。而求自益。反致有損。蓋損極言益。益極言損。亦猶泰否言否。否極言泰之理也。易六十四卦皆言時。而於損益二卦。尤明此不可忽。遷善改過。與懲忿窒慾。分損益對言。是學問精微語。故周子通書中。合乾誠並提。以示人。益動而巽。節。愚意就益下。看上之所以益下者。動而順於理。則其益於民。可日進而無疆。亦猶天施地生。其益於萬物者。爲无方。如此似切。當說動巽以德業。言於理固无礙。而卦義稍遠。益之用。內事。程說亦通。朱子或以三爻當言受益。而不當言益人。故別爲解。

七世族孫楊惺對正

易經詳說卷二十六

夬三三變

釋傳夬序卦。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益之極必決而後止。理无常益。益而不已。已乃決也。夬所以決益也。爲卦兌上乾下。以二體言之。澤水之聚也。乃上於至高之處。有潰決之象。以爻言之。五陽在下。長而將極。一陰在上。消而將盡。衆陽上進。決去一陰。所以爲夬也。夬者剛決之義。衆陽進而決去一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衰將盡之時也。陸山李氏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夬者決也。天下之事。不至於決。則不通。故雜卦之次序。與十三卦之制器尚象。皆終於夬。

易經詳說

卷二十六

夬卦

寄願堂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夬。隨。夬。決也。此陰消陽長之卦也。陽長至五。五陽共決一陰。故名爲夬。揚於王庭者。明行決斷之法。夬以剛決柔。施之於人。君子決小人也。王庭。百官所在之處。以君子決小人。故可顯然。發揚決斷之事於王庭。示公正而无私隱也。故曰揚於王庭。圖說以有厲爲柔邦者。危。是以小人知畏言。程傳小人方盛之時。君子之道未勝。安能顯然以正道決去之。故合晦侯時。漸圖消之道。今既小人衰微。君子道盛。當顯行之於公朝。使人明知善惡。故云揚於王庭。孚。信之在中。誠意也。號者命衆之辭。君子之道雖長盛。而不敢忘戒備。故至誠以命衆。使知尚有危道。雖以此之甚盛。決彼之甚衰。若易而无備。則有不虞之悔。

是尚有危理。必有戒懼之心。則无患也。聖人設戒之意深矣。君子之治小人。以其不善也。必以已之善道勝之。故聖人誅亂必先修己。舜之敷文德是也。邑私邑。告自邑。先自治也。以眾陽之盛。決於一陰。力固有餘。然不可極。其剛至於太過。太過乃如蒙上九之爲寇也。戎兵者強武之事。不利即戒。謂不宜尚壯武也。即從也。從戎尚武也。利有攸往。陽雖盛。未極乎上。陰雖微。猶有未去。是小人尚有存者。君子之道有未至也。故宜進而往也。不尚剛武。而其道益進。乃夫之善也。

程傳以有厲爲告衆使知尚有危厲。共相戒備。本義則謂其時尚有危厲。以所處言。不以心言。程傳自治及不尚壯武之說。不義皆用之。但程以利有攸往作勉進之詞。本義則是承上說。

易經詳說

卷二十六 夬卦

二 寄願堂

程說利有攸往與宜有所往同。

本義夬決也。陽決陰也。三月之卦也。以五陽去一陰。決之而已。然其次之也。必正名其罪。而盡誠以呼號其衆。相與合力。然亦尚有危厲。不可安肆。又當先治其私。而不可專尚威武。則利有所往也。皆戒之之辭。

朱子曰。夬以五陽之盛。而比一陰。猶欲決之。故其辭曰。揚於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蓋雖危懼自修。不極其武。而揚庭孚號。利有攸往。初不顧後患。而小却也。

進齋徐氏曰。王五也。王庭君位之前。

蘭氏廷瑞曰。孚信以布號令。與衆棄之也。

曉山李氏曰。孚號有厲。有之爲言。不必然之辭也。五陽相信而不

忘於號令。知其危而戒之。斯有萬全之勢。无一跌之虞矣。

蘭安邱氏曰。不利即戎。與莫夜有戒相應。莫夜有戒。言小人常伺隙與兵寇。君子不利即戎。言君子不當專尚威力以勝小人。蓋君子之勝小人。固自有道。若徒以力角力。則君子未必有加於小人。而適以敗天下之事。此聖人之所以深戒也。

聖學胡氏曰。夬以五陽去一陰。亦易易爾。而彖爲危懼警戒之辭。不一。蓋必揚於王庭。使小人之罪明。以至誠呼號其衆。使君子之類合。不可以小人之衰。而遂安肆也。有危道焉。不可以君子之盛。而事威武也。有自治之道焉。必如是。乃利有攸往。

闕引揚於王庭。聲彼之罪也。孚號集已之力也。有厲彼罪雖著。吾力雖齊。猶未可使以爲必能決之也。揚庭孚號。治小人也。告自

易經詳說

卷二十六 夬卦

三 寄願堂

邑先自治也。不利即戎。疾之已甚。則取反噬之虞也。告自邑。不利即戎。一貫意說。謂先治其私。則自有正人之本。而非只專尚勢力者。若專尚勢力。必不若自治其私也。一分項說。謂先要自治其私。而後可以攻小人。然其攻之也。又不可爲已甚。恐以致亂。二說皆通。君子之決小人也。必聲其罪於王庭之上。使其罪暴白於衆人。獨力難克。又必盡誠以呼號其衆。相與協力。然君子之防小人者。常踈。而小人之窺伺。抵拒。夫君子者。常密。故彼之罪雖著。吾之力雖齊。尚有危厲在。不可安肆也。且无諸已而後非諸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故又當告命自邑。以自治。而不可專尚威武。以取快也。夫如是。則所以去之者。有其辭。所以制之者。无其隙。小人可得而決。而所往自利矣。

存疑揚於王庭正名其罪也。原來君子之去小人必正名其罪者。豈徒欲情真罪當使彼無辭而心服哉。實欲暴揚其罪於天下使奸人无所揜其惡。无所逃其罪爾。決小人非衆力不克。衆力非手號不齊。君子之防小人也常疎。小人之謀君子也常巧。彼罪雖著。吾力雖濟。若安然自肆以爲無事而忘危懼之心。未有不生意外之事者。邑是私邑。告自邑。告命自其私邑也。自其私邑告命所以治私邑也。故曰先治其私。只是躬自治爾。不利即戎。言當有深謀秘計而專尚威武以勝之。則必不能勝而適足以取禍。利有攸往。是許其決之也。卦辭五句當作五項看。有是五者則可以決矣。

既夫決也。君子決去小人之意。在夫子中下言所以決之也。雖五

易經詳說

卷二十六 夬卦

四 寄願堂

項而一意貫下。因揚而號。號而厲。厲而告邑。不即戎而乃利有攸往。揚於王庭。聲其罪也。乎號集衆力也。有厲存懼心也。告自邑。不利即戎。內自治而外歛其迹也。利有攸往。乃以決之也。着力處只四項。告自邑。存疑云。自其私邑。則非自己之自。

因疑揚必王庭者。何以小人用事。君側滿朝。皆爲半籠揚之令。曉然共知其奸。而小人不得自掩。意斷宜以此句作主。承選說去。下俱決小人一套事。太分不得先後看。按此重揚王庭句。亦有理。文王繫夬彖辭曰。夬以五陽決一陰。是以衆君子而決一小人。其勢雖易。不可不盡其道也。彼小人之罪未彰。則吾之決之无詞。故揚其罪於王庭。使人曉然而知其爲小人。而不可不去也。君子之交不集。則吾之決之无助。必盡誠以號呼其衆。使君子

之類合。而在我有必勝之勢也。不可以羽翼既廣。遂生易心。猶必操心危厲。不敢安肆也。勿謂羽翼既廣。可逞雄心。又當先治其私。不可專尚威武以求勝也。以必去之勢。加萬分之謀。由是小人可去。五道可行。利有攸往矣。戒占者當如是也。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

王註。健而說。則決而和矣。程傳。夫爲決義。五陽決上之一陰也。健而說。決而和。以二體言卦才也。下健而上說。是健而能說。決而能和。決之至善也。兌說爲和。未義釋卦名義。而贊其德。

蘭氏廷瑞曰。內健則能決。外說則能和。

陸山李氏曰。健決乾體。說和兌體。以和悅濟健決。則夬之道不傷。

易經詳說

卷二十六 夬卦

五 寄願堂

太過於是爲得矣。

雲峯胡氏曰。他卦或以卦德釋卦名義。此既釋卦義而復贊其德。是德也。君子之德也。以五剛決一柔。宜无難者。然君子勢難可如此。健而悅。決而和。君子之德固自如此也。

臨川吳氏曰。夫雖以五陽決去一陰。然不可恃陽之盛而過於猛。卦德內健而外說。健說相濟。則其決陰也。无不及亦无過。故和者无過不及之中也。

存疑。夬。決也。剛決柔也。分明是以卦體釋卦名義。本義不言。不知何故。

蒙引曰。健而說以德言。決而和以事言。惟健而說則決而和矣。是言卦有健而說之德。故見於人事決而和也。然觀彖傳解易之例。

人事就在卦體德中。无有就卦體德上體貼人事如此卦者。依愚見。健而說以卦德言。而人事在其中。決而和是贊美之辭。決字指卦名和字通指健說。蓋健則有發強剛毅之氣。而无遠巡畏縮之心。其決也不失之不及。說則有寬緩詳密之爲。而无忿躁急迫之病。其決也不傷於過。无過不及而得其中。无所乖戾而得其和也。按蒙引是從蘭氏李氏說。存疑是從吳氏說。云。健提剛決柔三字。名義便自凜然。決而和句最重。小人禍國都緣決小人者不和我。此和字須把健說合看。國和只是處之得當。猶中庸中節之和。非與人和也。國孔子釋彖辭曰。卦名大者。決之義也。以五剛決去一柔。所以名大。乾之德爲健。兌之德爲說。以是而決小人也。健則不緩治以

易經詳說

卷二十六 夬卦

六 寄願堂

失其機說則不輕動以激其變。適中乎時宜。決之何其和也。玩其名義以及其德。卦之所爲大者可識矣。揚子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王。剛德齊長。一柔爲逆。衆所同誅。而无忌者也。故可揚於王庭。以剛斷制告令可也。告自邑。謂行令於邑也。用剛即戎。尚力取勝也。尚力取勝。物所同疾也。剛德愈長。柔邪愈消。故利有攸往。道乃成也。

傳。柔雖消矣。然居五剛之上。猶爲乘陵之象。陰而乘陽。非理之甚。君子勢既足以去之。當顯揚其罪於王朝廷。使衆知善惡也。蓋誠信以命其衆。而知有危懼。則君子之道乃无虞而光大也。

。當先自治。不宜專尚剛武。即戎則所尚乃至窮極矣。夫之時所尚。謂剛武也。陽剛雖盛長。猶未終。尚有一陰。夏當決去。則君子之道。純一而无害之者矣。乃剛長之終也。本義此釋卦辭。柔乘五剛。以卦體言。謂以一小人加於衆君子之上。是其罪也。剛長乃終。謂一變則爲純乾也。雲峯胡氏曰。易於剛乘柔不書。柔乘剛則書。志變也。一柔乘五剛。變其易矣。復利有攸往。剛長也。大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小人有。一人之未去。猶足爲君子之憂。人欲有一分之未盡。猶足爲天理之累。復之陽必至於純陽爲乾。方爲剛長乃終也。中溪張氏曰。大言利有攸往。蓋欲其爲純乾。利言不利有攸往。蓋不欲其爲純坤。此亦崇陽抑陰之微意也。

易經詳說

卷二十六 夬卦

七 寄願堂

蒙引。窮謂我窮也。所以不利。存。以一小人加衆君子之上。匪德而據高位也。故爲小人之罪。而當揚於王庭。解有厲意。孚號帶言。謂尚威武乃困窮也。此卦五剛一柔。剛復長則柔盡去而爲純乾矣。見此小人有垂盡之勢。故往之所以利也。

因此釋卦辭分四段。則首節告自己不利。即戎。依蒙引作一貫意者爲優。所尚乃窮。是反釋語。接即戎二字說下。謂即戎則所尚乃窮也。終是盡意。長至六爻純剛乃能盡而止也。

蒙引曰。揚於王庭者。卦體以一柔乘五剛。以小人加於衆君子之上。處非其據。所當揚之以聲其罪也。孚號有厲者。以小人難去。必厚集善類。且以危心處之。則我有自固之道。彼无可乘之隙。

而君子之道乃光大也。告自邑不利即戎者。蓋不先自治而專為威武。不惟无以服其心。且有以激其變。乃至困窮也。利有攸往者。五剛方長。再長而一變則為純乾。而剛道乃終。是內外皆君子。而无一小人之沮也。

象曰。澤上于天。夫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王註。澤上於天。夫之象也。澤上於天。必來下潤。施祿及下之義也。夫者。明法而決斷之象也。忌。禁也。法明斷嚴。不可以慢。故居德以明禁也。

程傳。澤水之聚也。而上於天。至高之處。故為夫象。君子觀澤決於上。而注澆於下之象。則以施祿及下。謂施其祿澤以及於下也。觀其決潰之象。則以居德則忌。居德謂安處其德。則約也。忌防也。謂

易經詳說

卷二十六 大卦

八 寄願堂

約立防禁。有防禁則无潰散也。王弼作明忌亦通。不云澤在天上。云澤上於天。則意不安。亦有決潰之勢。云在天上乃安辭也。

本義。澤上於天。潰決之勢也。施祿及下。潰決之意也。居德則忌。未詳。

中溪張氏曰。雲上於天。需則澤不及下。澤上於天。夫則天之所以澤萬物者決矣。君子觀澤決於上。而注於下之象。則施布其祿澤以及於下也。居者止也。若自止其德而澤不下施。則非夫決之義矣。故忌。

聖山李氏曰。居德則忌。居者積而不流之謂。若傳所謂可居之居。

雲峯胡氏曰。居德則忌。程傳則約也。忌防也。以為約立防禁。則與

潰決之意相妨。王弼作明忌非也。諸家以為居其德而不決則忌。則大衆例无反辭。本義缺之為是。

象引澤上於天。其勢必潰決而散。浸於下。是夫之象也。施祿及下。其澤四布而周備。亦潰決之意也。居德則忌。朱子所謂未詳者。蓋大衆傳例无反辭。都是以已能者言。如不可榮以祿。亦人不得以祿位榮之。非戒之也。若云居其德而不決於下。則忌是戒之也。當私為之解曰。君子既施祿以及下矣。然不可以是為我之德而自居也。若以是為我之德而自居。則忌矣。是亦一說也。

程傳。施祿及於下。猶澤上於天而潰決也。此君子體易之事也。若居其德惠而不流及於下。則非潰決之意矣。故忌。

王註。此節是一正一反。只把施祿及下重發。下居德句不過反足。

易經詳說

卷二十六 大卦

九 寄願堂

上意而玩則字可見。施資予也。祿不專指爵祿。凡德澤皆是。下兼臣民。私私積也。德即是祿。自上施曰祿。自下被曰德。忌禁忌也。居德作居積而不施。說稍明。可不拘无反詞之例。忌只是不常然之意。不必謂犯天人之忌。

孔子釋大衆曰。澤上於天。是雨澤之氣上積於天。勢必潰決而故布於下。夫之象也。君子體此。錫予以厚於臣。榮利以偏於民。施惠於下。猶澤之潰決於下也。若積其德惠而不施。失潰決之義。則為君子之大忌也。

初九。壯於前趾。往不勝為咎。

王註。若健之初。為決之始。宜審其策以行其事。壯其前趾。往而不勝。以其咎也。

得九陽爻而乾體剛健在上之物乃在下而居決時。壯於前進者也。前趾謂進行。人之決於行也。行而宜則其決爲是。往而不宜則決之過也。故往而不勝則爲咎也。夫之時而往。往決也。故以勝負言。九居初而壯於進。躁於動者也。故有不勝之戒。陰雖將盡而初之躁動。自宜有不勝之咎。不計彼也。

本義前猶進也。當決之時。居下任壯。不勝宜矣。故其象占如此。

臨川吳氏曰。陽盛之時。陽居陽位。故戒其輕往。

潛氏曰。趾在下而先動者也。初九在四陽之下。首以剛進。壯於前趾也。陰居高位而初欲決之。猶布衣論權臣。不量力之甚。往則不勝。其咎宜也。

易經詳說

卷二十六 夬卦

十 寄願堂

初象又與壯同。壯之初而壯於前。征凶有孚。夫之初而壯於前。趾往不勝宜矣。夫五陽一陰。君子豈不足以勝小人。然居下而早用其壯。固自有不勝之理。不可不戒。勝在往而可必其往。往而不勝。故戒其往。

繫引當決之時。居下任壯。則所謂揚庭卒號而告自邑者。或不暇顧而所謂即戎者。或有之矣。宜其往不勝也。正與利有攸往相反。其不勝者。自爲不勝也。故曰爲咎。明非時勢之不利也。壯固非所任者。況居下而任壯乎。

困。不曰有咎。曰爲咎。明自爲之也。

困。是有有力字。前趾猶去舉足也。

困。公衆初爻曰。初九居下。其委直謹力。本不足以勝小人。而特

其剛壯前進。以決小人。決於一擊。有壯於前趾之象。如是而往。必不能勝。且見其身之危也。其咎乃自爲耳。豈云時之不利哉。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困。人之行。必度其事。可爲然後決之。則無過矣。理不能勝而且往。其咎可知。凡行而有咎者。皆決之過也。

臨齋陽氏曰。勝在往先者。勝在勝先者。負況不勝在往先者乎。故周公言往不勝而仲尼斷之曰。不勝而往。咎也。

存。初九居下而任壯。其勢不可勝也。勢不可勝乃往而不顧。直是可知。時識勢君子。所尚見險而止。是乃爲知。不勝而往。咎將誰諉。

去。困爻言往不勝。象言不勝而往。語氣畧一顛倒。而告意更覺曉然。

易經詳說

卷二十六 夬卦

十 寄願堂

然。

困。孔子釋初象曰。居下任壯。理必不勝。其不勝也。豈必於往而後知之。故非往而不勝。乃不勝而往也。能无咎乎。知告之不在人也。

九二。惕號。莫夜有戒。勿恤。

困。注疏謂人有惕懼號呼。語之以莫夜有戒。是以六字爲句。依程傳。則莫夜有戒。勿恤連讀。

程傳。夫者。陽決陰。君子決小人之時。不可忘戒備也。陽長將極之時。而二處中居柔。不爲過剛。能知戒備。處夫之至善也。內懷兢惕。而外嚴謹號。雖莫夜有兵。戒亦可勿恤矣。

本義九二當決之時。剛而居柔。又得中道。故能憂惕號呼。以自戒。

備而莫夜有戎亦可无患也。

臨川吳氏曰：惕號則有戒備矣。故雖莫夜之時，卒有兵戎之變，亦不用憂恤也。

誠齋楊氏曰：九二以陽剛之才，當夫決之時，能居柔以晦其剛，得中而戒於過，雖與四陽之盛而決一陰之衰，乃惕然若臨大敵，其然若然，夕析有備如此，雖有兵戎而驟至，亦勿憂恤矣。此狄仁傑從容存唐之事也。

劉峯明氏曰：惕號乎號，皆取號呼之義。彖合眾剛爻而言，剛實故乎號。此指九二一爻而言，一柔故惕號。

劉氏曰：一以剛而居柔，性體不純乎剛也。又得中道，凡事能酌其宜也。故能憂惕呼號，以自戒備，有備斯无患矣。故暮夜有戎，勿恤。

易經詳說

卷二十六 夬卦

三 寄願堂

觀本義以惕號為由於得中而後能，則知凡人之小心者皆可效也。凡人之晚故而氣出於上者，適以見其卑耳。

存惕，惕心懼也。號，事懼也。暮夜意外之禍也。心懼事懼雖有意外之禍，亦可无患。有備故也。

宋解萬正符云：當夫之時，君子欲去小人，而小人之於君子未嘗一日忘也。其中君子也，每於不及覺之處，故象之以暮夜莫測也。有戒可畏也。

去疑決小人全以惕為主。號是次着。號正所謂惕處。戒何言暮夜。小人陰謀暗計，有不可預見之機鋒，故象之。勿恤亦不是勉勵不恤要木自治之密來。

該惕號得傳分內外言。當是兩字平重。

請周公繫二爻曰：二以剛居柔，不過於剛，而能酌事之宜者也。憂惕以深其謀，號呼以集其眾。戒備如此，雖小人奸謀不測，如暮夜之有戎，而在我思慮既周，黨類復盛，亦可勿用憂恤矣。有備自无患也。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程傳：莫夜有兵戎，可懼之甚也。然可勿恤者，以自處之善也。既得中道，又知惕懼，且有戒備，何事之足恤也。九居二，雖得中，然非正其為之善何也。曰：惕決陰，君子決小人，而得中，豈有不正也。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

中溪張氏曰：冠至而勿憂，以九二得處中之道，而不忘戒備故也。臨川吳氏曰：得中則不恃剛，而能惕則有備，故雖有戎而无忧也。

易經詳說

卷二十六 夬卦

三 寄願堂

蒙引：本義云剛而居柔，又得中道，而象傳只曰得中道也。蓋象傳特舉其一隅，然以此推之，則剛而能柔，亦得中道之義類矣。

法疑：重不過剛邊，道即決小人之道。此推勿恤的原由。按得中道是從爻位看出。

諸孔子釋二象曰：小人之反噬本可愛，而云有戎勿恤何也。以二得乎中道也。不任壯而戒備，雖有戎亦可无憂也。

九三壯於頄，有凶。君子夫夫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

隱註：疏以頄為上六。壯於頄是取上六。故有凶。君子必能夫夫。若獨行殊眾，應於小人，則被其汙是遇雨。若濡雖有愠，而无所歸咎。程傳：移獨行遇雨於君子夫夫之上，其說亦與本義不同。本義為優。

程傳爻辭差錯。安定胡公移其文曰。壯於頄有凶。獨行遇雨。若濡。有愠。君子夫夫无咎。亦未安也。當云壯於頄有凶。獨行遇雨。君子夫夫若濡。有愠无咎。夫夫尚剛健之時。三居下體之上。又處從體之極。剛果於決者也。頄頄骨也。在上而未極於上者也。三居下體之上。雖在上而未為最上。上有君而自任其剛決。壯於頄者也。有凶之道也。獨行遇雨。三與上六為正應。方羣陽共決一陰之時。已若以私應之。故不與眾同而獨行。則與上六陰陽和合。故云遇雨。易中言雨者。皆謂陰陽和也。君子道長。夫夫去小人之時。而已獨與之和。其非可知。唯君子處斯時。則能夫夫。謂夫夫其夫果決其所也。雖其私與。當遠絕之。若見濡汚。有愠惡之色。如此則无過咎也。三健體而處正。非必有是失也。因此義以為教耳。爻文所以交錯者。

易經詳說

卷二十六 夬卦

古 寄願堂

由有遇雨字。又有濡字。故誤以為連也。

本義頄頄也。九三當夫之時。以剛而過乎中。是欲決小人。而剛壯見於面目也。如是則有凶道矣。然在眾陽之中。獨與上六為應。若能果決其夫。不係私愛。則雖合於上六。如獨行遇雨。至於若濡。而為君子所愠。然終必能決去小人。而无所咎也。溫嶠之於王敦。其事類此。

朱子曰。九三舊文。本義自頄。不知程子何故欲易之。看來不必易。或問九三壯於頄。曰。君子之去小人。不必倖倖然見於面目。至於遇雨。而為所濡。雖為眾陽所愠。然志在決陰。必能終去小人。故亦可得无咎也。蓋九三雖與上六為應。而實以剛居剛。有能決之象。壯於頄。則有凶。而和柔以去之。乃无咎。如王允之於董卓。溫

之於王敦。是也有愠也。是自不能堪。正如顏杲卿使安祿山愛其衣服。至道問與其徒曰。吾輩何為服此。歸而借兵伐之。正類此也。

童溪王氏曰。壯於頄。聖人戒剛也。居乾健之極。而疾惡之心見於顏色。此凶之道也。何也。小人我疑也。小人我疑君子之禍至矣。

雲峯胡氏曰。頄以九三本爻取象。雨濡連上六應爻取象。夫夫二字。則聖人深勉九三之辭。蓋謂九三之去上六。露其剛如頄之壯。則自是凶。若獨與上六為應。如雨之濡。亦豈為吉。嗟之時上九與六三為應。陽求陰也。曰往遇雨吉。夫之時亦陽求陰也。曰遇雨而不日吉者。當眾陽之中。而獨應乎陰。不能不為陰所濡。不能不為陰所愠矣。然君子者。果能決其夫。不牽於私應。則雖遇雨若濡。有

易經詳說

卷二十六 夬卦

圭 寄願堂

愠而猶可以无咎矣。蓋其以勢不能不合於上六。而其心能決於去之也。

愚齋余氏曰。夫之三與五皆曰夫夫者。一應陰。一比陰。非倍其夫不可也。

蒙引大意謂君子之去小人。不必怒氣勃勃。顧其本心何如耳。本心果是要決小人。則雖暫與之合。而為善類之愠。終必能決夫之而无咎。不愈於壯於頄。而有凶乎。此所以貴於夫而和也。三在眾陽之中。獨與上六為應。故曰獨行遇雨也。如此則未免為之免矣。故曰若濡也。既合於小人。必見貳於君子矣。故曰有愠也。

存疑壯於頄九三也。遇雨若濡亦九三也。胡一爻而兩象耶。蓋九三與上六為應。然其性體之剛。則能果決其夫。而不牽於私者也。

但其決之過於暴。聖人以其過於暴。故爲之危曰。壯於頄。凶。以其不中。私愛。故爲之謀曰。君子夫夫。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此爻通而是一意。壯於頄。是立意去小人。非不正也。只是太暴。耳。到得若濡。有愠。時。則化其壯頄之愆。不爲小人之所疑。而爲君子之所怪。然終能去小人。而无咎也。此是剛而能用權者。夫夫本義云。果夫其決上夫字。果決下夫字。決去當有分。夫夫誠心說。獨行言。獨自行路。雨陰物遇雨。象與上遇也。濡。潤也。若濡。非實有濡也。

周公繫三爻曰。九三。當決之時。過剛不中。是欲決小人。不能。潛蓄機謀。而嚴聲厲色。悻悻自逞。有壯於頄之象。則謀及取禍。以有凶矣。爲君子計。決之何必以述。但實有果決。以決小人之凶。

外焉雖伴與之合。其迹若免。如獨遇雨。而若濡。固不免有眾。君子之愠。然卒之乘。便以圖。能決去小人。而无用壯之咎也。如彼則凶。如此則无咎。占者可以審所處矣。

象曰。君子夫夫。終无咎也。

釋傳。牽於私好。由无決也。君子義之於比。決於當決。故終不至於有咎也。

國川吳氏曰。君子之夫夫也。雖和與柔。而終能決去之。故无咎。與壯而有凶者異矣。

不如此。終无咎。則知暫時不免有咎也。所謂遇雨若濡。有愠是也。說者當有此意。

王國終對始言。不作虛字。看終无咎。本始之苦。濡來。

諸孔子釋三象曰。九三。獨與上六爲應。自其迹觀之。似不能无咎矣。惟君子有夫夫之心。則其委蛇曲折。正見通權達變之妙。始以若濡見愠。終必決去小人。而見諒於眾君子。可无咎也。

九四。臂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腰註疏以羊爲五。謂牽係於五。則悔可亡。

釋傳。臂无膚。居不安。行次且。進不前也。次且。進難之狀。九四以陽居陰。剛決不足。欲止則衆陽並進於下。勢不得安。猶臂傷而居不能安也。欲行則居柔失其剛壯。不能強進。故其行次且也。牽羊。悔亡。羊者。羣行之物。牽者。挽曳之義。言若能自強。而牽挽以從羣行。則可以亡其悔。然既處柔。必不能也。雖使聞是言。亦必不能信也。腰註傳牽羊。謂在羊前而牽之。本義謂從羊在前而隨之。羊孤。

則不行。羣則行。牽羊只取與下三陽並進。程傳亦可用。本義以陽居陰。不中不正。居則不安。行則不進。若不與衆陽競進。而安出其後。則可以亡其悔。然當決之時。志在上進。必不能也。占者聞言而信。則轉凶而吉矣。牽羊者。當其前則不進。縱之使前而隨其後。則可以行矣。

張子曰。牽羊。讓而先之。蓋牽羊者。非挽曳之謂也。讓之使先行。則有肯前之勢。故也。

腰此說。覺新巧。爲朱子所取。終可疑。

國川胡氏曰。牽羊。諸家以爲牽連衆陽而進。橫渠謂牽羊。貴讓而先之。九五陽居陽。又君位。在陽之先。可也。九四以陽居陰。而在陽之先。宜平有无膚。次且之悔。惟如牽羊。然不與衆陽並進而安。

出其後則可以亡其悔。然又曰：聞言不信者，蓋如牽羊則悔亡而九剛必无下人之志。聞牽羊之言當信，而四柔必无克己之功。隱引九四曰：臂无膚，其行次且者，危之之辭。爲其不知牽羊之術也。曰：牽羊悔亡者，教之之辭。轉危爲安之道也。意亦至矣。而又曰：聞言不信者，策其不能信，乃所以激厲之使必信也。以陽居陰，剛決不足也。不中不正，智德俱劣也。故若則不安，必與衆陽競進也。行則不進，終以居柔失剛也。然已既不足於剛，理惟讓衆剛前行而已。隨之，庶乎得進矣。然其不中不正，恐其見不及此也。其謂臂无膚行次且，兩象總一意，是欲進不能遂其進也。隱此說有理。下接牽羊所以爲進之之計，居不安是欲進次且是，不能進。

易經詳說

卷二十六 夬卦

六 寄廬堂

隱周公繫四爻曰：九四亦君子之類。志在夬小人者也。然以陽居陰，不中不正。既无剛果之才，亦无養衆之德。故居則不安，欲與諸陽競進而行，又多疑不能決，以成功爲臂无膚，其行次且之象。夫四之進退惟艱如此，宜不免於悔矣。爲四計者，但當讓諸陽前進而已。隨其後，猶牽羊然。庶幾因人成事，而悔可亡也。四之爲計，誠无出此言者矣。但恐競進之心勝，而力復不能聞此牽羊之言而不信也。悔其能免耶。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釋傳：九處陰，位不當也。以陽居柔，失其剛夫，故不能強進。其行次且，剛然後能明。處柔則遷失其正性，豈復有明也。故聞言而不能信者，蓋其聰聽之不明也。

象引其行次且，實兼臂无膚意。

蓋隨天下惟才智不足的人，不能上進以夬邪，亦惟才智不足的人，不能用人以濟事。聰不明，緊頂位不當來。

虞翻：奈南湖云：聰聽明即是聰。

我程傳：剛然後明，論理極好。剛不正則多疑而不明矣。

隱：孔子釋四象曰：四當夬之時，諸陽兼進，而四獨次且者，由以陽居陰而不中不正，處位不當，不足以遂其進也。既不能進，宜從牽

羊之言矣。乃聞言而不信者，蓋其志在競進而聰之不明也。

九五：克陸夬，夬中行无咎。

孔疏：克陸，草之榮脆者也。夬之爲義，以剛決柔。以君子除小人者也。五處尊位，爲大之主，親決上六，夬之至易也。如決草然，故曰

易經詳說

卷二十六 夬卦

无 寄廬堂

克陸夬夬也。

釋傳：五雖剛，陽中正居尊位，然切近於上六，上六說體而卦獨一陰陽之所比也。五爲決陰之主，而反比之，其咎大矣。故必決其夬，如克陸然，則於其中行之德爲无咎也。中行中道也。克陸，夬所謂馬齒克是也。嚙之難乾，感陰氣之多者也。而曉易折，五若如克陸，雖感於陰，而夬斷之易，則於中行无過咎也。不然，則失其中正也。感陰多之物，克陸爲易斷，故取爲象。

本義：克陸，今馬齒。感陰氣之多者，九五當夬之時，爲夬之主，而切近上六之陰，如克陸然。若夬而夬之，而不爲過，變合於中行，則无咎矣。戒占者當如是也。

象曰：九五當夬之時，爲夬之主，而切近上六之陰，既與之比，則不

免爲其所入。有竟陸之象焉。然五陽而上陰。其類則不同矣。終須在所決。決之固不可以不力也。但力於決者。又恐失於暴。暴能決而決之。而又不爲過暴。合於中行。則无咎矣。

存疑。決志之堅也。中行事之善也。不壯於雖。不壯於慎。中行之理也。

按朱子又有竟與商陸分二物之說。或又以爲陸地竟。謂竟之陸也。然傳義皆云馬商竟。不必別解。程傳五若如竟陸。似以竟陸屬五。本義切近上六之陸。如竟陸。然當以竟陸屬上。程傳云於中行之德爲无咎。是水上大夫作現成說。本義又不爲過。暴合於中行。作進一層意思。

謂周公繫五爻曰。上六陰柔而切比九五。如竟陸。然其素端最易。

易經詳說

卷二十六 夬卦

亨 寄願堂

彖或必毅然獨斷。不牽於私。而果決於去之焉。其決之之道。又必從容詳慎。合於中道。不至用壯激變。能去小人而无咎矣。

彖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程註疏以五決上爲以尊敵卑。故未光。

程傳又辭言夬。則於中行爲无咎矣。象復盡其義云。中未光也。夫人心正意誠。乃能極中正之道。而充實光輝。五心有所比。以義之不可而決之。雖行於外。不失中正之義。可以无咎。然於中道。未得爲光大也。蓋人心一有所欲。則隱微矣。夫子於此。示人之意深矣。

本義釋傳備矣。

朱子曰。中未光也。言事雖正。而意潛有所偏。客流注不固。皆意。

誠之本也。

鄭氏剛中曰。眾陽並進。同力爲夬。而夬夬之戒。獨見於三五者。蓋三與六應。五與六比。當決陰之時。二爻容有牽私愛昵。近習之心。故雖以九五之尊。得中行之道。而象猶以爲未光也。

程義三與五獨言夬。夬者三與上應。五與上比也。然三者連與之合。而其夬夬者。心五則心與之比。而其夬夬者。事。故夫子於三曰。終无咎。蓋其連而直原其心也。于五曰。中未光。蓋其連而直誅其意也。

按中未光。或直作心未光明。不說中行。亦覺直截。但於傳義下。或謂中行只云无咎。以其中未光也。无咎作輕看。亦是新說。一說中未光是反別之解。謂必中行而後无咎。是其中未光。

易經詳說

卷二十六 夬卦

亨 寄願堂

也。中行則无咎矣。

謂孔子釋五象曰。九五夬夬而合於中行。固可无咎。然心有所比。特制于義之不可而去之。未必能无所係戀。其於中未爲光大也。

上六无號終有凶。

按孔疏以无號爲非號。號所免。故禁之曰无號。程傳亦是此意。程傳又長將陰消將盡。獨一陰處窮極之地。是眾君子得時。去危極之小人也。其勢必須消盡。故云无號。號畏懼。終必有凶也。

本義陰柔小人居窮極之時。黨類已盡。无所號呼。終必有凶也。占者有君子之德。則其敵當之不然。反是。

聖人胡氏曰九二惕號呼衆陽也上六以陰何所號哉終凶而已
聖人於五陽未嘗許之曰吉一陰爻直絕之曰凶意最可見
厚齋馮氏曰易於剝見剝一陽之易於夫見夫一陰之難蓋君子
明白洞達難進易退而小人綢繆固結磨之不去也

存寬自一陽之復此時陰已漸消積至五陽之夫則衆陰之消已
盡僅有一陰而無復有黨類矣故曰黨類已盡夫以五陽之盛而
夫一陰其勢豈能存故終有凶而衆傳曰不可長也

衆傳聖人於剝之五陰去一陽則曰碩果不食于夫之五陽去一
陰則曰無號終有凶蓋於陽則唯幸其獨存而於陰則唯恐其不
去也

臣擬小人當計無復之時心猶未斷故夫子絕之曰無號終之

易經詳說

卷二十六 夬卦

重 寄願堂

曰終有凶令小人喪氣無敢復逞

圖程傳無用號咷本義無所號呼意相近而實不同無所號呼是
無慮求救之意較明

調周公繫上爻曰上六以陰柔小人居窮極之時黨類已盡情窮
勢孤無可號呼終必爲君子所去而不能獨存凶何如也

象曰無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調陽剛君子之道進而益盛小人之道既已窮極自然消亡豈
復能長久乎雖號咷無以爲也故云終不可長也先儒以卦中有
孚號惕號欲一號爲無號作去聲謂無用更加號令非也卦中
中適有兩去聲字一平聲字何害而讀易者率皆疑之故曰聖人
之於天下雖大惡未嘗必絕之也今直使之無號謂必有凶可乎

曰夫者小人之道消亡之時也夫去小人之道豈必盡誅之乎使
之受革乃小人之道亡也道亡乃其凶也

圖程傳手號惕號去聲讀無號平聲讀本義俱作平聲爲是
韓川吳氏曰一柔在上終不可以長久必爲五陽所去也

去疑終對小人之初心言小人方互相援結時自以爲萬年之固
而終至於無號取凶意亦大可醒矣

調孔子釋上象曰上六無號之凶者言小人善於援結自謂無患
而不知其黨盡援絕終必殄滅不可以長久也

臣建安邱氏曰夫者去也以五陽而夫上之一陰也故六爻以上
陰爲主而五爻則皆以上取義凡陽之夫陰遠則不能相及雅比
與應當之五比上者也故曰竟陸夫夫三應上者也故曰君子夫

易經詳說

卷二十六 夬卦

重 寄願堂

夫夫者言當夫而又夫不可係累於陰也四介三五兩剛之間
亦欲夫上以進則礙五居則礙三故有臂无膚行次且之象至二
去上遠則无相及之理矣故但惕號以爲莫夜有戒之備而已初
又最遠者也故有壯趾往不勝之戒

曰講解義夫取夫去之義五陽長而將極一陰消而將盡衆陽上
進夫去一陰故爲夫以五陽夫一陰是君子之勢甚盛小人之勢
甚孤其夫而去之也似乎甚易然而聖人不敢以易心處之也所
爲夫之道必期於盡善焉蓋陰之勢雖微憂或可滋弱或爲敵
君子无時不戒懼而於小人道衰之時猶不可忘戒懼也故衆爲
危懼警戒之辭不一而交於五陽未嘗許之以吉初以始進之陽
而夫居高之陰則慮其不勝二以剛中之才而衆皆備之戒則率

其勿恤三與上應而剛壯外見。恐中傷之禍。故教之遇雨以蓋其決。四與上同體而居陰不正。恐來黨奸之悔。故教之牽羊以助其決。五與上比而狎昵近習。不可无獨斷之能。故教之中行以致其決。至於上六則直絕之曰无號。其爲君子防者至周且備。而所以去小人者不遺餘力矣。

按四上同體謂同兌卦一體也。此意添設傳義所无。

按五陽決去一陰爲六五居四陽之上爲卦之主。在卦爲陽決陰。在人事爲君子去小人。彖言去小人之道當如揚王庭四項而彖傳取卦德健而說爲言必有如是之德而後能善決之道也。彖言決大衆言散困潰決而散故亦決中所有之義。散莫如散其德澤衆所以補養之不及也。下五爻皆陽五近上而能決弟。

易經詳說

卷二十六 夬卦

雷 寄願堂

恐其有應比之心三應上而能決。當審其濟變之謀二不遺決而爲先事之備。初躁進而不能決。故以不勝戒之。四競進而不能決。故以隨人教之上爻一陰受五陽之決。豈復能抗无號終凶所以絕之也。五陽決一陰聖人尤深致其丁寧小人黨盛而術工去之爲不易也。欲去小人者自審所處各有時地不得榮曰小人當去而輕舉債事。庶於卦義有得。

易經詳說卷二十六

姤三 姤卦

解曰。姤。序卦。夬決也。決必有遇。故受之以姤。姤遇也。決判也。物之決判則有遇合。本合則何遇。姤所以次夬也。爲卦乾上巽下。以體言之。風行天下。天下之下者萬物也。風之行无不經觸。乃遇之象。又一陰始生於下。陰與陽遇也。故爲姤。按。姤。馬氏曰。古文姤作。遇也。亦婚媾也。以女遇男爲象。王洙易改爲今文爲姤。姤。姤。猶是古文。鄭本同。邵氏曰。復次判明。始生於亂乎。姤次夬。明亂生於治乎。時哉。時哉。未有判而不復。夫而不如者。防乎其防。邦家其長子孫其昌。是以聖人貴未然之防。是謂易之大綱。

易經詳說

卷二十六 姤卦

雷 寄願堂

姤女壯勿用取女

解曰。姤遇也。此卦一柔而遇五剛。故名爲姤。施之於人。則是一女而遇五男。爲壯至甚。故戒之曰。此女壯甚。勿用取此女也。按。姤。義似取此義。按。傳。一陰始生。自是而長。漸以盛大。是女之將長壯也。陰長則陽消。女壯則男弱。故戒勿用取如是之女。取女者欲其柔和順從。以成家道。姤乃力進之陰。漸壯而敵陽者。是以不可取也。女漸壯則失男女之正家道敗矣。姤雖一陰其微。然有漸壯之道。所以戒也。

按。姤。姤遇也。決盡則爲純乾。四月之卦。至姤然後一陰可見。而爲五月之卦。以其本非所望。而卒然值之。如不期而遇者。故爲遇。遇已非正。又一陰而遇五陽。則女德不貞。而壯之甚也。取以自配必

害乎陽故其象占如此

朱子曰不是說陰漸長為女壯乃是一陰遇五陽。姤卦上五爻皆陽下面一陰生五陽使立不住了。

虞翻曰此陰陽之相為消長如循環然剝者陽之消然剝極為復不旋踵而一陽生。夫者陰之消然夫極為姤不旋踵而一陰生。

當一陽之生也聖人未敢為君子而喜必曰朋來无咎言一陽未易勝五陰也當一陰之生也聖人已為君子而憂曰女壯言一陰已有敵五陽之志也既曰女壯又曰勿用取女申戒五陽以勿

輕一陰之微而親睜之也。

姤卦遇也何也自復而乾純是陽剛世界矣而今也乃有一陰生焉夫此一陰之生殊出人意外乃人所不顧者也惟其不顧是

易經詳說

卷二十六 姤卦

美 寄願堂

以不期而至者則曰復不期而至者則曰遇。○本義云遇已非正此句是就姤字上生義以合於勿用取女意便見得是偶合不是

六禮所聘如咸之男下女漸之女歸則非遇矣。○又一陰而遇五陽看又字上句重在遇字此句重在一與五字然都從卦名姤字

內取出此遇字即是上句遇已非止之遇婦人之義從一而終今以一陰而遇五陽况本非以正合但以陰陽相悅而相聚是友之

壯也女壯只是以其遇五陽而言其不貞耳故曰女德不貞而壯之甚也不必如程傳陰長則陽消女壯則男弱之說如此則五陽

盛乎一陰盛乎。○本義云女德不貞而壯之甚分明只以不貞為壯又云取以自配必害乎陽一則害身二則害名也。○故其象占

如此女壯是象勿用取女是占。

所取上句著小人必害君子下句示君子當防小人

○又王繫姤卦彖辭曰不期而遇謂之姤姤以一陰遇五陽是為

女德不貞而壯之甚者也君子當力制於始不可以其微而輕之勿用取此女也一暱之將為所傷而不自知矣占者戒之

家曰姤遇也柔遇剛也

○程傳姤之義遇也卦之為姤以柔遇剛也一陰方生始與陽相遇也。

○本義釋卦名

或問陰何以比小人朱子曰有時如此平看之則都好以類言之則有不好然亦是皮不好骨子却好大抵發生都即是一個陽氣只是有消長陽長一分下面陰生一分又不是討個陰來即是陽

易經詳說

卷二十六 姤卦

毛 寄願堂

消處便是陰故陽來謂之復復者是本來物事陰來謂之姤姤是偶然相遇。

○李氏元圖曰天之一陰不為主者陰往而窮也故曰剛決柔姤之五陽不為主者陰來而信也故曰柔遇剛月建一陰月曰姤貞則

陰為主而陽已為之賓矣是姤主陰遇陽而為言也。

○彖引前本義如不期而遇者遇字主陽遇陰此云柔遇剛則主陰遇陽大抵自陽言則曰遇陰自陰言則曰遇陽總是陰陽相遇二

而一也陽遇陰則陰亦為遇陽矣故下文云天地相遇女壯則全主陰遇陽說。

○存誠本以卦體釋卦名本義不言者亦以此類易中言之已詳故止曰釋卦名而卦體之義自見爾依本義是陽遇陰依彖傳是陰

遇陽家傳乃本義以一陰而遇五陽意蓋象傳是爲下文勿用取女不可與長而設也

王輔上遇字泛就遇說乃釋姤字之義下遇字專主柔遇剛

諸孔子釋象辭曰卦名姤者遇之義也卦體以一陰遇五陽是以柔遇剛也故名姤

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

王輔上之爲體婉婉貞順方可期之偕老淫壯若此不可與之長久故勿用取女

醒傳一陰既生漸長而盛陰盛則陽衰矣取女者欲長久而成家也此漸盛之陰將消陽於陽不可與之長久也故戒勿用取如是之友

易經詳說

卷二十六

姤卦

天 寄願堂

本義釋卦辭

家訓只舉勿用取女解之源頭便是女卦了

王輔上君子與之也小人蠱國禍民勢不可與一朝居況可長與之處哉

按本文只就女說君子小人是補意

諸詞曰勿用取女者取女將與成家爲長久之計此卦之象爲女壯取以自配必害乎陽何可長久故勿用取也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

孔疏曰下巽明遇義卦得遇名本由一柔與五剛相遇故遇辭非字也卦而取遇言遇不可用是勿用取女也故孔子更就天地歎美遇之爲義不可廢也天地若各其所處不相交遇則萬品廢物

无由彰顯必須二氣相遇乃得化生故曰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程傳陰始生於下與陽相遇天地相遇也陰陽不相交遇則萬物不生天地相遇則化育庶類品物咸章萬物章明也

本義以卦體言

中溪張氏曰五陽在上而一陰生於下以陰遇陽是天地相遇也

於時爲夏至夫天地不遇則已遇則品物皆育而章著矣萬物相見乎離亦有品物咸章之義

家訓女壯勿用取女以一陰遇五陽言天地相遇以陰陽相遇言

一與五字在所畧矣是又別作一樣看不可爲典要○天地相遇

人以陽氣下交於地地以陰氣上交於天也此以陰陽之不相无言之若女壯是以淑慝之分言也

易經詳說

卷二十八

姤卦

天 寄願堂

按天地相遇依註疏只作廣推遇意似覺正大但與本義以卦體言不相脗故以一陰遇五陽爲天氣下降地氣上升而相遇也

其實姤卦不見陽氣下降處○只以天地作陰陽字看覺提

諸論陰陽淑慝之分遇不可有論陰陽相須之機遇又不可无試

以造化觀之卦體一陰生于五陽之下陰之氣動於地而交於

天是天地相遇也于時爲夏至在辰爲午萬物相見乎離品物

于此形形色色咸章著而不可掩矣此遇之見於造化者然也

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

按註疏以男女言不可用

釋傳以卦才言也五與二皆以陽剛居中與正以中正相遇也君

得剛中之臣臣遇中正之君君臣以剛陽遇中正其道可以大行

於天下矣。

按程傳兼五與二言。本義則專言九五。

本義指九五。

朱子曰。姤是不好底卦。然天地相遇。品物咸章。剛遇中正。天下大行。却又甚好。蓋天地相遇。又是別取一義。剛遇中正。只取九五。或謂亦以九二言非也。

臨川吳氏曰。九五以陽剛居中正之位。故曰剛遇中正。有德有位。居尊臨下。其陽剛之道。得行于天下。故曰天下大行。卦之一陰遇五陽。乃陰始生。而消陽之卦。然九五則中正居尊位。而道得行。亦扶陽抑陰之意也。

蒙引剛是德。中正是位。以是德而遇是位。則其道大行於天下矣。

易經詳說

卷二十六 姤卦

三 寄願堂

不必言剛德大行。○本義云。指九五。蓋指九五便是卦體。此亦承上文以卦體言數字而來。不可謂非卦體也。

隱不特此也。更以卦體言之。九五陽剛而遇中正之位。是以英明

果斷之德。而宅中表正。為天下君。則德以位彰。禮樂刑政四達

不悖。而治化大行於天下矣。此遇之見於治化者然也。此皆遇

之善者也。

姤之時義大矣哉。

按孔疏專承品物咸章一節說。

程傳。姤之時與姤之義至大也。天地不相遇。則萬物不生。君臣不相遇。則政治不興。聖賢不相遇。則道德不亨。事物不相遇。則功用不成。姤之時與義皆甚大也。

本義指微之際聖人所謹。

國朝本義云。幾微之際。聖人所謹。與伊川之說不同何也。朱子曰。上面說天地相遇。至天下大行也。正是好時節。而不好之漸已生於後矣。故當謹如此。

雲峯胡氏曰。他卦言大矣哉者。多是釋卦辭後。別引天地聖人而極言之。姤亦然。本義不曰極言之何也。蓋柔遇剛。遇之不善者也。別取二義。曰天地相遇。曰剛遇中正。遇之善者也。曰品物咸章。曰天下大行。亦既極言之矣。姤之時義大矣哉。非費遇之大也。一陰之生。雖微。可慮者大也。人之為善。亦既誠意。忽有一念之自欺。萌於中。眾君子在上。忽有一小人欲長於下。幾微之際。大可慮也。故聖人謹之。

易經詳說

卷二十六 姤卦

三 寄願堂

隱引此卦本是以一陰遇五陽得名。其所謂遇。不好之遇也。至云天地相遇。剛遇中正。此又是聖人偶然看得有此一段好處。而因發之。雲峯所謂別取義。乃遇之義好者也。義本不相蒙。至此曰姤之時義大矣哉。姤字則依原是一陰遇五陽之姤。故以為幾微之際也。幾微之際者。謂一陰始生於下。其端甚微。而其勢必盛也。孔子未必謂天地相遇。剛遇中正。內都已有了不好之漸在也。

存疑。本義云。幾微之際。聖人所謹。是以姤之本義。言依愚見。只是承上文天地相遇。品物咸章。剛遇中正。天下大行。而嘆其時義之大與際之時用大矣哉。同意。

此說當從。凡文義相接。自有次第。若隔越以應取女。有妨文義。若謂從品物咸章。天下大行中看出謹幾。猶覺不合。當依程傳。

爲是然舉家皆以本義爲主矣

謂天是姤也。極其端固有天人相遇之理。原其義實爲以陰遇陽。而設一陰始生。其端甚微。而其勢必盛。非能見幾微者。誰之又誰。則則漸長而害不可勝言。姤之時義大矣哉。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至疏風行天下。則无物不遇。故爲過象。后以施命誥四方者。風行草。天之威令。故人君法此以施教命。誥於四方也。程傳風行天下。无所不周。爲君后者。觀其周徧之象。以施其命令。周誥四方也。風行地上。與天下有風。皆爲周徧成物之象。而行於地上。偏徧萬物。則爲觀歷觀省之象也。行於天下。周徧四方。則爲施發命令之象也。諸家或稱先王。或稱后。或稱君子。大人。稱

易經詳說

卷二十六 姤卦

重 寄願堂

先生者。先王所以立法制。建國作樂。省方教法。開闢育物。享帝皆是也。稱后者。后王之所爲也。財成天地之道。施命誥四方是也。君子則上下之通稱。大人者。王公之通稱。

趙氏說。謂天下有風。與風行地上。義頗同。姤爲大虛之風。白上而下。觀爲地上之風。旁行而過。歷大虛之風。吹號萬物。后之誥命。象之。

中溪張氏曰。風者天之號令。所以鼓舞萬物。命者君之號令。所以鼓舞萬民。風自天而下。无物不遇。而君之命令。實以之人君尊居九重。與下民无相遇之理。雖王言一布。則萬民爭先快烈。莫不效。歸於其下。而君民之心。始遇矣。李氏曰。天子曰元后。諸侯曰羣侯。一國天下。皆可言四方。

有是風行天下。无物不遇。后以施命誥四方。无人不遇。是亦人君之風行也。只是命與民相遇。如風與物遇。相類。不必用中溪君民之心相遇意。

按此象與他卦稍別。他卦多以君子二字取象。此則以后象天。以命象風也。后只作天子說。方可與天相擬。命是現成字。誥字有力。與施字類。

孔子釋大象曰。風行天下。物无不遇。姤之象也。元后體此爻。施命令。以誥四方。蓋君民之分懸絕。无由相遇。惟王言一出。天下其見是其爲遇。何異風之徧及萬物哉。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馬云。柅者在車之下。所以止輪。令不動者也。王注云。柅制動之主。蓋與馬同。羸豕謂牝豕也。君豕之中。羸強而牝弱也。故謂牝豕陰質而淫躁。牝豕特甚焉。故取以爲喻。

易經詳說

卷二十六 姤卦

重 寄願堂

賁註疏以金柅爲四言。初當應四。與傳義不同。程傳姤陰生而將長之卦。一陰生則長而漸盛。陰長則陽消。小人道長也。制之當於其微而未盛之時。柅止車之物。金爲之。堅強之至也。止之以金柅。而又繫之止之固也。固止使不得進。則陽剛貞正之道吉也。使之進往。則漸盛而害於陽。是見凶也。羸豕孚蹢躅。聖人重爲之戒。言陰雖甚微。不可忽也。豕陰躁之物。故以爲羸豕。羸豕雖未能強猛。然其中心在乎蹢躅。蹢躅跳躑也。陰微而在下。可謂羸矣。然其中心常在乎消陽也。君子小人異道。小人雖微。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馬云。柅者在車之下。所以止輪。令不動者也。王注云。柅制動之主。蓋與馬同。羸豕謂牝豕也。君豕之中。羸強而牝弱也。故謂牝豕陰質而淫躁。牝豕特甚焉。故取以爲喻。

獨之時。未嘗无害君子之心。防於微則无能爲矣。

示義。柅所以止車。以金爲之。其剛可知。一陰始生。靜正則吉。往進則凶。故以二義戒小人。使不害於君子。則有吉而无凶。然其勢不可止也。故以羸豕踰牆。曉君子使深爲之備云。

援程傳通節。以君子制小人。言本義見凶。以上直作戒小人說。至羸豕句。方是曉君子微有不同。

建安邱氏曰。柅之所以爲柅者。在此一爻。一陰始生。非以金柅繫之。則柔道何所牽制。而不敢進。雖然。一陰方生。其勢漸長。終有不客遏者。繫之正所以防之也。

按此是用程說。

張子曰。未初羸時。力未能動。然志誠在於踰牆。得申則申矣。

易經詳說

卷二十六

姤卦

寄願堂

雲峯胡氏曰。巽爲繩。有繫之象。金柅剛而止物。九二象繫于金柅。非有以繫之也。一陰之柔。能自繫于五陽之下。而不進。是之謂靜正而吉也。動而進則見凶矣。一動一靜。分而爲一吉一凶之占。使小人自擇焉。又以一陰雖微。而至於盛時。設羸豕踰牆之象。使君子深自備焉。其爲君子謀至矣。然非特爲君子小人言也。吾心天理人欲之幾。固如是也。人欲之萌。蓋有甚於羸豕之可畏者。能自止之。而不使滋長。則善矣。羸豕一卦而言。則以一陰而當五陽。故於女爲壯。爻指此一畫而言。五陽之下。一陰甚微。故於豕爲羸。壯可畏也。羸不可忽也。

中溪張氏曰。初六取象非一。於本爻觀之。則曰豕於二四陽之剛口。魚於九五觀之。則曰瓜大抵皆取陰物而在下之象。

示義。柅所以止車。以金爲之。其剛可知。此於爻无所象。胡氏以爲九二象非也。止是勉。初六令堅於自止而不進。如繫其車以金柅。然如是而正則吉矣。若不自止而往。進則凶矣。蓋是時一陰方微。而君子之勢猶盛。故自止爲利。不止斯禍矣。本義自明。見凶亦不必說到幾貞。則凶自矢所覆處。只是眼前事。故下云羸豕踰牆。亦見其向微矣。聖人欲其自止也。則曰繫於金柅。言必堅於自止。勉之之辭也。欲其勿進也。則曰有攸往。見凶。言立見其凶。蓋危之之辭也。雖爲君子謀。亦爲小人謀也。

按此說字字相轉。得傳爲淺。

專易實義字信也。言可預必也。以告陽也。

通卦公案初爻曰。自古小人未有侵害君子。而已獨全者。初六誠

能安分。堅於自止而不進。如繫車於金柅。則不失其止而獲吉矣。苟不能自止。有所往而肆其害於君子。則君子之勢猶盛。小人必自取禍。立見凶矣。然此以理言也。如以勢而論。則小人侵長之勢。必不可遏。目前雖弱。異日必有跳梁肆志之時。如羸豕之系。雖暫安。靜及其氣盛。力壯。可信其必至踰牆也。君子可不早爲之備哉。

易經詳說

卷二十六

姤卦

寄願堂

東曰。繫於金柅。柔道牽也。程傳牽者。引而進也。陰始生而漸進。柔道方牽也。繫之於金柅。所以止其進也。不使進則不能消正道。乃貞吉也。本義牽進也。以其進故止之。

雲峯胡氏曰。初六柔道牽。三曰行未牽。初柔有必進之勢。而三之

剛其行反不能進也。

蒙引牽進也大凡牽引其物以前皆是進之也。故牽訓爲進。如薦進人才者謂之汲引亦牽意也。但此以自進爲義耳。

我牽作進解其創。愚意恐牽道之牽制羣陽。故欲以金柅止之。或謂欲牽道有所牽制而不進。則與本義相反。曰講解義謂牽道最善牽引勢必號召羣邪牽連而進。蓋有疑於牽之制進而爲之周旋其說。

蒙引子釋初象曰初繫于金柅者。以一陰始生。牽道方進。進則將爲君子之害。故戒之欲其自止而不進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按此說以包爲施。

易經詳說

卷二十六 姤卦

雲 寄廬堂

程傳姤遇也二與初密比相遇者也。在他卦則初正應於四。在姤則以遇爲重。相遇之道主於專。一二之剛中遇固以誠然初之陰。羣陽在上而又有所應者。其志所求也。陰柔之質。鮮克貞固。二之於初難得其誠心矣。所遇不得其誠心。遇道之乖也。包者直衷也。魚陰物之美者。陽之於陰。其所悅美。故取魚象。二於初若能圓而之。如包直之有魚。則於遇爲无咎矣。賓外來者也。不利賓包直之魚豈能及賓。謂不可更及外人也。遇道當專。一二則難矣。本義魚陰物。二與初遇爲包有魚之象。然制之在已。故猶可以无咎。若不制而使遇於衆。則其爲害廣矣。故其象占如此。中漢武氏曰魚陰物之美者。指初六也。初與四爲正應。魚本四之有也。今九二先與初遇。以陽納陰。包而有之。則二爲主而四爲賓。

矣。此豈四之利乎。故曰不利賓。

雲峯胡氏曰。剥五陰曰貫魚。姤一陰故曰包。包如包直之包容。之於內而制之使不得逸於外也。二與初遇。制之猶可以无咎。若不制而使遇於衆。姤之有魚將爲剥之貫魚矣。吁可畏哉。或曰初應在四。二豈能包之。曰卦以遇合爲義。遇合之女。未嘗擇配也。二近而先斯得之矣。

蒙引包有魚。是小人在我管轄之中。故惟我得而制之。我失不制。他人莫奈他何。矣。意是如此。不利賓。謂他人也。自主人身外。皆爲賓也。故本義以衆字釋之。衆是衆人。亦對自己本身言也。不必謂賓人衆多也。自此卦言賓。固衆多。終不可以衆字正解賓字。

按此爻蒙引似錯會本義之意。本義正與程傳同。而蒙引自生別解。反謂不必依程傳似欠細。爻象是說包有魚可爲已有。而不可共之。賓。爻意是君子當制小人爲用。不復令與他人相合。

易經詳說

卷二十六 姤卦

毛 寄廬堂

。蒙引云他人莫奈他何。是謂我若不制。則人不復能制。非正意也。一陰五陽在此一陰與五陽皆可相遇。故象謂女壯也。二既與之遇矣。則當制之不令與衆遇。此理甚明。本義亦確是如此。蒙引自錯會耳。雲峯將爲貫魚之說。亦可疑。似是以本義衆字爲魚。不爲人。而蒙引所辨亦未切。本義遇於衆。即一陰遇五陽。猶女壯遇五男之說。自是有害。非陰進變爲遜否觀剥也。程傳謂初正應於四。則不利賓似亦屬四。故本義用一衆字。謂衆陽非獨四也。此衆字來歷。案程傳正符云包有魚。只是有可制之機。非謂其能制也。必因可

制而即制之方得无咎。對二而言。二與初遇。則二為主而衆陽皆爲賓也。故本義以衆字釋之。

按此說。包有魚非即能制。是泥象引之說。其實制字即在包字內。帶出不利賓非賓不利在我。不利及於賓也。

謹周公繫二爻曰。初一陰始生。將徧遇諸陽。而九二切與之比。是小人在所管轄之中。爲包有魚之象。魚在包內。制之在我。可以无咎。若失此不制而使之進。而與衆賓相遇。其爲害大矣。故不利賓也。

衆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程傳二之遇初。不可使有二於外。當如包苴之有魚。包苴之魚。義不及賓客也。

易經詳說

卷二十六

姤卦

吳 寄 願 堂

中溪張氏曰。當遇之時。二近四遠。一陰不能兼二陽。援之於義。則不及賓也。譬衆漁取魚。先至者一舉而得之。後至者雖善漁而利不彼及矣。

存疑義字有味。此夫子之深意也。九二當初陰在其管轄之時。義當制之。不可使及於賓也。此以制陰之責責君子也。

按義不及賓。猶云論理不可復及於賓。

謹孔子釋二象曰。包有魚者。制之之機在我。以義援之。自當制之。不可使及於賓也。

九三臂元庸。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按註疏以履得其位。說无咎。程傳亦以三剛正爲說。无大異。本義以无陰邪之傷爲无咎。與舊說不同。厲字註疏以所處言。程傳

以心言。本義與註疏同。

程傳二與初既相遇。三說初而密比於二。非所安也。又爲二所忌。惡其居不安。若臂之无庸也。處既不安。則當去之。而居姤之時。志求平遇。一陰在下。是所欲也。故處雖不安。而其行則又次且也。次且進難之狀。謂不能遽舍也。然三剛正而處巽。有不終迷之義。若知其不正而懷危懼。不敢妄動。則可以无大咎也。非義求遇。故已有咎矣。知危而止。則不至於大也。

本義九三過剛不中。下不遇於初上。无應於上。居則不安。行則不進。故其象占如此。然既无所遇。則无陰邪之傷。故雖危厲而无大咎也。

建陽徐氏曰。姤者夫之反。姤之三即夫之四也。故皆有臂无庸其

易經詳說

卷二十六

姤卦

完 寄 願 堂

行次且之象。但夫一陰在上。故下之五陽皆趨而上。姤一陰在下。故上之五陽皆反而下。其陰陽相求之情。則然也。夫九三之志亦在乎初。初比二應四。與三无繫。三乃介乎其間。求與之遇。而承乘皆剛。進退不能。故曰臂无庸其行次且。

綱引下不遇於初。謂三是陽。初是陰。三與初非應。不得相遇也。上无應於上。謂三既是陽。上又是陽。終不得陰而與之也。然既无所遇。則无陰邪之傷。謂凡得於陰者。往往亦失於陰。故小畜之三卒致脫輟之虞。而兌之九五不免乎剥之厲。今雖孤危亦時運之莫遇耳。與華自己致者異矣。故无大咎。居則不安。行則不進。通承下不遇於初上。无應於上言。不可分臂无庸爲无所安於下。行次且爲不得進而上。須以夫九四例看。故其象占如此。臂无庸其

行次且象也亦占也。屬字正指无膚。且言屬字帶下讀。蓋上既言臂无膚。其行次且不必復繼以屬矣。正如大九四云。果臝木義行則不進。進則何爲。程傳云。居婚之時。志求乎遇。是也。觀无陰邪之傷。句亦如程傳專指求遇於初言矣。

圖本義於初言。過於上言。應而下文但言无所遇。意在初而上之无應。帶言耳。初在下求。過於初不可言進。集解可疑。

謂周公繫三爻曰。九三過剛不中。是性暴而行偏者也。以下則初非正應而不得遇。以上則上亦陽位而不相應。故居則必欲進。雖欲進而又不得進。其進有臂无膚。其行次且之象。占者如此。可謂厲矣。然既无遇。則无陰邪之傷。而亦无大咎也。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易經詳說

卷二十六 姤卦

早 寄願堂

程傳其始志在求遇於初。故其行遲遲未牽。不促其行也。既知危而改之。故未至於大咎也。

圖本義无訓牽字。訓進已見上文。故也不促其行。亦是不進意。因疑此與初六相反。初六曰。系道牽。言得進也。此曰行未牽。言未得進也。

獨此牽字。愚意亦作牽制訓。蓋行次且。內便包无咎在內。言其行次且而无咎者。其行尚未牽於陰邪也。姑存一說。未敢以爲是。

困疑謂未得牽引之人。是新說。

謂孔子釋三象曰。三之其行次且者。蓋以孤立无助。未得進。故如是次且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

圖孔疏以起爲動。言无民而動。是以凶也。

圖傳包者所裹畜也。魚所美也。四與初爲正應。當相遇者也。而初已過於二矣。失其所遇。猶包之无魚。亡其所有也。四當婚遇之時。居上位而失其下。下之離由已之失德也。四之失者。不中正也。以不中正而失其民。所以凶也。曰初之從二。以比近也。豈四之罪乎。曰在四而言。義當有咎。不能保其下。由失道也。豈有不失道而下離者乎。遇之道。君臣民主夫婦朋友皆在焉。四以下睽。故主民而居焉。上而下離。必有凶變。起者將生之謂。民心既離。難將作矣。

圖初六正應已過於二。而不及於已。故其象占如此。

圖四與初曰初者。四之正應。而爲二所得。故二之包中有魚。而四之包中无魚也。已之正應與他人遇。猶男之失其配。君之失其民也。今雖未凶。凶由是起矣。

易經詳說

卷二十六 姤卦

聖 寄願堂

圖引包无魚。魚不作小人象。若是小人。則深幸其不與已遇矣。又何凶之有。故本義以初六爲正應。便非作不好人看了。主民言與象傳同。爲是。

存疑初六居下。爲四正應。本我之民也。已遇於二。而不及於已。則民心去已而他屬。而已无所有。猶包之无魚也。民心既離。喪亡无日矣。占者如是。凶之所自起也。

困疑爻中只遺他无魚。且謾說九四不好處。恐礙象遠民意。

謂周公繫四爻曰。九四居上位而與初爲正應。當相遇者也。初遇于二。而反離乎四。則是已所應有之物。棄而不收。爲包无魚之象。占者如是。自失所有。凶之所必起也。

之凶遠民也

孔疏陰為陽之民為二所據故曰遠民也

程傳下之離由已致之遠民者已遠之也為上者有以使之離也本義民之去已猶已遠之

朱子曰包无魚又去這裏見得箇君民底道理陽在上為君陰在下為民

雲峯胡氏曰易象或以陰為小人或以為民以為小人遠之可也以為民不可遠也小象是別取一意

蒙引本義曰民之去已猶已遠之本无遠之之事但民自去已耳雖然既是我之民何至於去已得道者多助隣國之民且仰之若父母此非已有以致之而何既有以致之則雖非實遠之猶已遠

易經詳說

卷二十六

姤卦

聖賢堂

之也。遠民也三字。夫子極有深意存焉蓋恐人以與包有魚同看而以魚為小人也故出一民字以覺人而交義自明白矣呼聖人之筆一字萬鈞

論孔子釋四象曰九四无魚之凶者蓋四以初為民民心離故歸於他人猶无魚也然未有上不失道而民離雖實非遠之猶已遠之也安得不凶乎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因註疏以包瓜為乾瓜不可從

程傳九五下亦无應非有遇也然得遇之道故終必有遇夫上下之遇由相求也杞高木而葉太處高體大可以包物者杞也美實之在下者瓜也美而居下者側微之賢之象也九五尊居君位

而下求賢才以至高而求至下猶以杞葉而包瓜能自降屈如此又其內蘊中正之德充實章美人君如是則无有不遇所未者也雖屈已求賢若其德不正賢者不屑也故必含蓄章美內積至誠則有隕自天矣猶云自天而降言必得之也自古人君至誠降屈以中正之道求天下之賢未有不遇者也高宗感於夢寐文王遇於漁釣皆由道也

按程說冠冕玩象傳亦極贊美似可從

本義瓜陰物之在下者甘美而善漬杞高大堅實之木也五以陽剛中正主卦於上而下防始生必潰之陰其象如此然陰陽遞勝時運之常若能含晦章美靜以制之則可以回造化矣有隕自天本无而倏有之象也

易經詳說

卷二十六

姤卦

聖賢堂

朱子曰有隕自天言能回造化則陽氣復自天而隕復生上來都換了這時節

雲峯胡氏曰二視初為魚五視初為瓜魚與瓜皆陰物之美者魚之饒瓜之漬必自內始二與初遇故包有魚五與初无相遇之道猶以高大之杞而欲包在地之瓜也然瓜雖始生而必漬九五陽剛中正能包含章美靜以待之是雖陰陽消長時運之常而造化未有不可回者姤其將可轉而為復乎剥之一陽窮上而復生於下其有隕自天之象乎

雙湖胡氏曰九五本飛龍在天之主一步之初動幾不正昔之贊龍化為羸豕一小人之道局面頓更事體大異重煩諸君子包制而九五至於包瓜含章聽自天之有隕其視聖人作而萬物觀氣

象爲何如哉。爲人君者宜知所以謹其初矣。

蒙引九五以其包瓜。志欲勝之也。含章。度不可勝而自守也。有隕自天。時過則行矣。本義杞。高大堅實之木也。蓋位爲卦主。猶杞之高大。陽剛中正。猶杞之堅實。瓜。陰陽之在下者。甘美而善漬。以喻初六之一陰。始生而必潰也。潰者。瓜熟而爛也。瓜至熟且爛。瓜之極也。此對陰始生意。故雲峯以瓜之潰。同魚之餒言。甘美二字。喻陰柔。有感溺人使之不覺之意。正所謂幾微之際也。善潰二字。不苟下。爲下文始生必潰之陰。張本。含章者。非避陰也。靜以制陰也。是用意周。密不動聲色。而自有以消患於方萌也。九五陽剛中正。主卦於上。衆君子之領袖也。不必以爲君象。爲含章有隕說不去。有隕自天。本无而倏有之象。此占之象也。本

易經詳說

卷二十六

姤卦

寄願堂

等是占。

石疑有隕自天。不期之辭。謂忽然如從天而降下也。以高大堅實之杞。而包甘美善漬之瓜。豈有不勝之理。然而必含章者。所謂時也。命也。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亦時焉而已。

按有隕自天。諸講皆以爲陽之來復。是本朱子陽氣復生上來之說。謂將姤之初。變爲陽也。似覺隔越。照象傳命字看。只虛說天命。似更直捷。竊疑此爻上下只一意。杞高大堅實。陽剛居尊位之象也。包瓜有中正之德之象也。能含中正之美。而天命自至。福從天降也。有隕自天。謂不期而遇。此爻是以姤之好處爲言。象傳剛遇中正。天下大行。取諸此。不拘制初。姑備一說。

周同公案五爻曰。九五爲卦之主。是以有德有應之君子而防在

下始進之小人。有以杞包瓜之象。是固可以力制之。突然陰道方長。豈可徒以力勝之耶。若能含晦章美。不動聲色。挽回造化。陽道倏然來復。若自天而降也。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周疏。若非九五中正。則无美可含。故舉爻位而言中正也。

程傳。所謂含章。謂其含蘊中正之德也。德充實則成章。而有光輝。命。天理也。含。達也。至誠中正。屈已求賢。存志合於天理。所以有隕自天。必得之矣。

雙湖胡氏曰。命。謂天命。命。即理也。志不違於天理。所以有自天之

易經詳說

卷二十六

姤卦

寄願堂

章也。謂不違乎天命也。命。不必說是天理。含章者。蓋以其爲時運之常。故含章靜俟之。此正志之能順命處。

石疑其志能順乎天命。故陰有時去。而有隕自天。

去。疑中正就德言。是所以能含的。故志是五的志。不舍去不下也。

命。是天命。此是推有隕的來由。此節宜串看。中正。在含章前一步。不舍命。即在含章內看出。

獨命作理多一折。直作眷佑之命較截。不舍。謂不違。只是必得之意。合前文詞看。備一說。

周孔子釋五象曰。九五所以能含章者。由其有中正之德。能含晦章美。靜以制之也。所以有隕自天者。惟含章以俟。則其志常不舍乎天命。而能順之。命有時而轉移。陰去陽復。而有隕自天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王註進之於極无所復遇。遇角而已。故曰姤其角也。進而无遇。獨根而已。不與物爭其道。不害。故无凶咎也。

程傳至剛而在最上者。角也。九以剛居上。故以角爲象。人之相遇。由降屈以相從。和順以相接。故能合也。上九高亢而剛極。人誰與之。以此求遇。固可吝也。已則如是。人之遠之。非他人之罪也。由已致之。故无所歸咎。

闕程傳以无咎爲无所歸咎。本義云。與九三類。則是謂雖吝而无咎也。

本義角剛乎上者也。上九以剛居上而无位。不得其遇。故其象占與九三類。

易經詳說

卷二十六

如卦

吳 寄順堂

潘氏曰。高而傷物者。角也。以此遇合。誰其與之。

陸山李氏曰。當遇之時。已獨剛九不與物合。是爲吝道。然陰方長。陽與之遇者。要須有以制之。如繁如包。可也。制之或失。必反被陰邪之害。獨上九巍然在上。剛亢絕物。雖无所合。而亦不近陰邪。可无意外之患。

雲峯胡氏曰。九三以剛居下卦之上。於初陰无所遇。故雖厲而无大咎。上九以剛居上卦之上。於初陰亦不得遇。故雖吝而亦无咎。遇本非正。不遇不足爲過。咎也。

解。姤其角。言其遇以角也。角剛而在上之物。以角求遇。安能遇哉。故曰不得其遇。爲可羞吝。然陰邪之傷。由是。可免。故无咎。

歸周公繫上爻曰。上九以剛居上。既驕亢以自高。而无位又不爲

衆之所與。以此爲遇。是姤以其角之象。夫以角爲姤。豈能有遇者。羞吝所不免矣。然既无所遇。亦无陰邪之傷。可无咎也。

程傳既處窮上。剛亦極矣。是上窮而致吝也。以剛極居高而求遇。不亦難乎。

存疑。言上之象爲姤其角。是居姤之上而无所遇。其勢窮促也。故可羞吝。

集解萬正符云。上窮。是推其所以致吝之由。不是无遇便是窮。謂孔子釋上象曰。上九之姤其角者。以上九居上。而其勢窮促。故

一无所遇而致吝也。

易經詳說

卷二十六

如卦

吳 寄順堂

而上五陽則皆以初取義。凡陽之於陰。遠則不遇。近者得之一。與初最近。遇之最先者。故曰包有魚。四雖應初。而初爲二得。非復已有。故包无魚。三介二四兩剛之間。亦欲遇初。以居則疑。二進則疑。四故有臂无膚。行次且之象。至五去初遠。則无相得之理矣。故但含章以聽天命之自至而已。上又最遠者也。故有姤其角上窮吝之戒。

明訓。姤以純乾之卦。一陰始生。是小人始進而爲君子之害。本非所望也。卦之勿用取女。不可容小人之進也。彖傳言天地以遇而成化。王者以遇而成治。大衆言天之遇萬物。以風人君遇萬民。以命无非于姤遇之不美者。而推其美也。六爻初爲始進之小人。戒之以消其肆害之謀。二五爲得時主事之君子。戒之以盡夫曲防。

之道三四與上皆未得其所遇者未操制小人之權小人亦非其所能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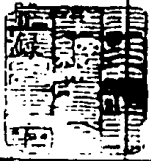
圖一陰方長五陽與之不期而遇為姤五陽之中自是以五爻為卦主所謂剛遇中正者也卦名本陽遇陰而釋卦名謂柔遇剛者從女壯取義也有陽不可無陰陰長固當防之於始亦難道陰陽必不可相遇故彖傳推出遇之存處以補柔所不及大象亦是以此始之好處說初爻是一陰方長示以不可輕進之理而又慮其有必進之勢一近初即當制之是早防之義三不遇初而亦无咎四應初而不遇故言凶若作小人看則不遇為幸何凶之有孔子補出遠民又義方明即此亦可見陰不可无也五剛健中正居尊位與天命不期而遇其制初不待言矣上无可

易經詳說

卷二十六 姤卦

吳 寄願堂

遇而亦无咎以五陽尚盛不致有害也。彖言女壯而六爻皆不言女以意推之初女也。二能遇此女者也。三四上不遇此女者也。五則天下皆快其遇而不以此女為意者也。卦名姤故爻皆言遇貴於遇而能制與夫之決去有別。



卷二十七

圖一卦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后聚。相會遇則成羣萃所以次姤也。為卦兌上坤下澤上於地水之聚也。故為萃不言澤在地。上而云澤上於地言上於地則為方聚之義也。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圖王註萃言聚乃亨也。今依傳義萃字衍文。

平庵項氏曰卦名下元无亨字。獨王肅本有王弼遂用其說。孔子彖辭初不及此字。

孔疏王至大聚之時。孝德乃洽。始可謂之有廟矣。故曰王假有廟。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七 萃卦

一 寄願堂

釋傳王者萃聚天下之道。至於有廟極也。羣生至象也。而可一其歸仰人心莫知其鄉也。而能致其誠敬鬼神之不可度也。而能致其來格。天下萃合人心抱攝眾志之道非一。其至大莫過於宗廟。故王者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則萃道之至也。祭祀之報本於人心聖人制禮以成其德耳。故射獵能祭其性然也。萃下有亨字義文也。亨字自在下與與不同。渙則先言卦才。萃乃先言卦義。彖辭其明。

困義萃聚也。坤順兌說九五剛中而二應之又為澤上於地。萬物萃聚之象。故為萃。亨字衍文。王假有廟言王者可以至於宗廟之中王者卜祭之吉占也。祭義曰公假于太廟是也。廟所以聚祖考之精神。又人必能聚已之精神。則可以至于廟而承祖考也。

朱子曰。王假有廟。是祖考精神聚於廟。又爲人必能聚已之精神。然後可以至於廟而承祖考。今人擇日祀神。多取神在日。亦取聚意也。大率人之精神萃於已。祖考之精神萃於廟。
圖說。胡氏曰。王假有廟於萃。漢言之者。誤散也。謂祖宗精神易散。故爲廟以聚之。萃聚也。謂聚已之精神。然後能至于廟而聚祖考之精神也。

圖引言王者可以至於宗廟之中。此可以字正與聚則可以有所往之可以字同。更以下句則可以至於廟而承祖考一句照看。方知是已之精神已聚。乃可以至於廟。是聚已之精神在前一步。不可依舊說謂假廟以聚祖考之精神也。重在已上。故曰王假有廟。致孝享也。且本義是謂廟所以聚祖考之精神。非是謂假廟也。如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七

萃卦

二 寄願室

此看便已明白。廟本祖考精神所在。子孫之假之也。又必先聚已之精神。乃可以往聚之。此謂王假有廟。爲聚已之精神設也。非聚已之精神。則無以往聚。夫祖考之精神也。卦辭此句爲子孫設。不爲祖考設。

附說。王假有廟。承萃字說來。謂萃則可至於廟以享祖考也。

按註疏有字着力。今俱看作虛字。

釋傳。天下之聚。必得大人以治之。人聚則亂。物聚則爭。事聚則紊。非大人治之。則萃所以致爭亂也。萃以不正。則人聚爲苟合。財聚爲悖入。安得亨乎。故利貞。
本義。物既聚。則必見大人。而後可以得亨。然又必利於正。所聚不正。則亦不能亨也。

進齋徐氏曰。大人五也。貞二五位正也。當萃之時。利見大人。則萃道亨也。然必利於貞。聚不以正。其能亨乎。

圖引利見大人。亨利貞是一串意。蓋物既聚。所以主宰是物者。非大人不能。不見大人。則物之聚者。又將渙亂無統。所謂衆聚則有爭。安得亨乎。故必見大人。方亨。然所聚苟不以正。則衆之聚爲苟合。如是而欲仗大人以致亨。可乎。若大人則無有不正者。如有事於學術者。聞見既聚。以見大人。則有以正其學矣。有事於功業者。學術既聚。以見大人。則有以展其所志矣。又必利於正者。如聞見不正。雖以見大人。而所以致用之術已疎矣。亦安得亨。以見大人。而所以致用之術已疎矣。亦安得亨。

附說。大人兼德位說。萬物萃聚。若不得人治之。則散而無統。欲得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七

萃卦

三 寄願室

亨不能也。然無位則威不行。無德則才不足。二者缺一皆不可。大人有德有位。則法立而能行。所以能致萃。當萃而占是卦者。必見大人。然後可以得亨也。見大人雖可以得亨。然所萃不正。亦非大人之所與也。故必利於正。然後可以得亨。萃不以正。則人聚爲苟合。財聚爲悖入。學聚爲偽學。皆非大人之所與也。故不足以致亨。利貞與利見大人只是一事。觀彖傳合解可見。

釋傳。萃者豐厚之時也。其用宜稱。故用大牲吉。事莫重於祭。故以祭享而言。上交鬼神。下接民物。百用莫不皆然。當萃之時。而交物以厚。則是享豐富之吉也。天下莫不同其富樂矣。若時之厚而交物以薄。乃不享其豐美。天下莫之與。而悔吝生矣。蓋隨時之宜。順理而行。故彖云順天命也。夫不能有爲者。力之不足也。當萃之時。

故利有攸往。大凡興工立事。貴得可爲之時。萃而後用。是以動而有裕。天理然也。

本義大牲必聚而後有。聚則可以有所往。

中溪張氏曰。萃爲豐盛之時。則祭享之禮。其用宜稱。故用大牲則吉也。處萃之時。人心翕合。以順而行。故利有攸往也。

蒙引用大牲吉。豈惟大牲諸般祭品皆在所厚矣。苟非時物之聚。胡可得也。故曰大牲必聚而後有。不曰必聚而後有可用。而曰必聚而後有者。於以見用二簋非吝也。時乎無也。用大牲非吝也。時乎有也。有則用。無則止。以此尤見戒意。用大牲吉。不必專承王假有廟。凡人之祭皆然也。謂惟當萃之時。用大牲乃吉也。利有攸往。聚則可以有所往者。凡事豫則立。徒手舉事。鮮有能濟者。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七 萃卦

四 寄願堂

然萃而不往。則亦徒聚而已。非易之道也。聚而後利有往者。以其備素具也。所謂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

臣陸宗龍曰。貴誠貴豐。豐所以致其誠也。當萃聚之時。若不用大牲。是以天下儉其親也。而誠有不至矣。惟誠不至。故物不映。而神不之享。故必用大牲。然後吉。興工舉事。必相其時。時屈舉贏。古人所戒。當萃之時。財力豐足。興工舉事。必然饒裕。而無匱乏之憂矣。故利有攸往。

困義皆占吉而有戒之辭。

朱子曰。彖辭散漫說。就丁王假有廟。又說利見大人。又說用大牲吉。大率是聖人觀象。節節地看見許多道理。看到這裏。見有這個象。便說出這一句來。又看見那個象。又說出那一個理來。然而觀

象則全不可得見。是如何地觀矣。問卦取聚之意。曰數句是占辭。非發象。聚之意也。此是諸儒說易之大病。非聖人繫辭焉而明吉凶之意。

雷學胡氏曰。彖五句各自是一事。聖人見萃有假廟象。又見五爲大人之象。故曰利見大人。亨言羣聚於下。必見大人以爲之主。而後亨也。又見五與二皆得正。故曰利貞。萃不以正其能亨乎。利亨利貞兩利字不相蒙。孔子釋而合之。謂聚之利於亨者。以見大人則爲所聚之正。是乃利貞也。後之說者。但釋孔子之傳。而文王之經隱矣。又聖人見損之時。二簋可用。享則萃之時。必用大牲。乃吉。渙之時。且利涉大川。則萃之時。必利有攸往也。本義以爲皆占吉而有戒之辭。蓋言萃之時。如是則亨。且利。否則不亨。不利。如是則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七 萃卦

五 寄願堂

吉。否則不吉也。

蒙引皆占吉而有戒之辭。卦辭四項。皆從萃之一字來。王者可以至於宗廟之中。占之吉也。然必萃已之精神。乃可以至于廟而承祖考。不然不可以至于廟也。此戒意也。見大人而後亨者。占之吉也。然物既萃。則必見大人。然後可以得亨。不然不得亨也。又所聚不正。則亦不能亨也。亦戒意也。用大牲而吉。占之吉也。然大牲必聚而後有。非聚而必用大牲不可也。亦有戒意也。聚則可以有所往。非聚而欲有所往不可也。亦有戒意焉。故曰皆占吉而有戒之辭。

困蒙受五句各自是一事。今以利貞連利見大人。則只作四事看。而彖傳又只作三段說。利有攸往。與他卦不同。只是物聚則所

往不之於用。故與大牲通說。合看似上二項以事之聚者言。下二項以物之聚者言。時講多以假廟爲孝。見大人爲忠。以用牲承假廟。利性承利見。太求整齊。殊非經文之意。彼以利見大人爲進用。利貞爲不枉道。故強屬之忠也。聖訓謂五爲大人。本義無此意。只可虛還。

文王繫萃彖辭曰。處萃之時。不可无處萃之道。夫統合人心。莫先廟享。王者聚已之精神。以聚祖考之精神。而假于有廟上下左右之間。有洋洋如在者。矣。總攝人羣。唯在大人。既有所萃。利見有德位之大人。既可以治萃。而得亨。然所萃者。又利於正。不然。則不爲大人所與。而亦不能亨也。萃則可以備天下之物。凡祭必用大牲。盡志盡物。以表其誠。特豐則從而豐也。物若乃可。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七 萃卦

六 寄願堂

有爲之時。凡事利有所往。展其素蘊。建功立業。時隆則從而隆也。萃道孰有大於此者乎。占者於此。固皆獲吉。而亦不可不知所戒也。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

腰註疏。順說剛中。非是。

釋傳。萃之義聚也。順以說。以卦才言也。上說而下順。爲上以說道。使民而順於人心。下說上之政令而順從於上。既上下順說。又陽剛處中正之位。而下有應助。如此。故能聚也。欲天下之萃聚。非如是不能也。

困義以卦德卦體釋卦名義。

中溪張氏曰。萃之所以爲聚者。以其坤順而兌說也。上有剛中之

主而下得衆中之應。此君臣聚會之際也。

聚則坤順兌悅。彼此之情聚也。九五剛中而二應之。上下之情聚也。

集解。余南湖云。此以德體而推致萃之由。故聚也。承上二句。卦名爲萃。義在言外。

聚順以說是卦德。剛中而應是卦體。故聚是釋名義。程傳順說上下互言。然上以說道使民。下順從於上。是正意。說道使民在先。非因順而說。

孔子釋彖辭曰。卦名萃者。萃之義聚也。何以得此聚哉。卦德坤順兌悅。是爲之民者。效順以從君。而爲之君者。以悅道先諸民。上下之情聚也。卦體九五剛中而二以柔中應之。其爲之君者。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七 萃卦

七 寄願堂

推誠以禮下。而爲之臣者。又一德以承君。君臣之情聚也。卦德卦體如此。故聚也。明乎聚之故。而知卦之所名萃矣。

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

孔疏。享獻也。聚道既全。可以至於有廟。設祭祀而致孝享也。

釋傳。祭祀人心之所自盡也。故萃天下之心者。无如孝享。王者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則其極也。

中溪張氏曰。王者至於有廟。得以致其孝享之誠。此敬之所聚也。臨川吳氏曰。致者至其極也。極盡孝享之道。乃能萃已敬之精神也。

聚引謂聚已之精神。以承祖考也。聚已之精神。猶在致孝享之前。

致孝享正是假廟時事。承祖考正指致孝享言承事也。

致孝享是補卦辭意。王假有廟意含糊不明。故補足其意。言王者至於有廟。所以致其孝享也。孝享是一串說人之享祖考。皆是孝心所形。故謂孝為孝享。猶書曰孝思也。致即致敬之致。猶云行孝享。

程傳萃之時見大人則能亨。蓋聚以正道也。見大人則其聚以正道得其正則亨矣。萃不以正其能亨乎。

彖引利見大人亨者。聚之以正也。如此解雖不復言利貞。而利貞已了然矣。本義實本於此。聖人釋經文從省而意不累。

存疑此是舉利見大人亨利貞二句而合解之。言聚之時必見大人而後可以得亨者。由其聚以正也。其聚以正故為大人所與。為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七 萃卦

八 寄願堂

之解紛息爭而亨可得矣。

集解余南湖云。聚以正要見釋利見。亨字只帶過說。

要解仇淦柱曰。聚以正不專指臣民從君說。凡立德而取資于師友立功取資于君上皆是。

隨時講多云。聚以正而非植黨。似以見大人為聚。非正意也。觀首節本義物既聚則必見大人云云。是聚而後見大人聚在已不與大人相關。

程傳用大牲承上有廟之文以享祀而言。凡事莫不如是。豐聚之時交於物者當厚稱其宜也。物聚而力贖乃可以有為。故利有攸往皆天理然也。故云順天命也。

朱子曰。順天命說道理彷彿如伊川說也。去得只是文勢不如此。

他是說豐萃之時若不用大牲則便是與以天下儉其親相似。那有此理。這時節比不得那利用禴之事。

困齋徐氏曰。大牲血祭之盛也。物萃則用大牲以祭。所以稱其萃之義也。故吉。時萃則動无不順。故利有攸往。

彖引朱子之說是謂大牲必聚而後可用。不然不可用也。聚則可以有所往。不然不可往也。以此為順天命伊川之說未詳於此。亦有同於此。但語意輕重所指不同。若非既萃而必用大牲。必有攸往。則非順理之為矣。易象傳言天命皆主理。

困齋天命即理也。大牲必聚而後有。有則用乃理也。聚則可以有往。可往則往亦理也。故曰順天命以上逐句解。

困齋釋卦辭。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七 萃卦

九 寄願堂

闢詞曰。王假有廟者。所以聚已之精神。至於廟中。致其孝敬。以享

乎祖考也。又曰利見大人亨者。大人德位兼隆。必在我之所聚。以正以之見大人。乃為大人所與而亨也。又曰用大牲吉利有攸往者。皆以順乎天命也。天命者天理之自然。時而已矣。大牲

之用亦以禮惟其稱而不可謂之奢。攸往之利亦以時至事起而要非失於躁。此所以吉而利也。

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陸孔疏云。情同而後聚。似看得情字太深。

程傳觀萃之理。可以見天地萬物之情也。天地之化育萬物之生成。凡有者皆聚也。有無動靜終始之理。聚散而已。故觀其所以聚。則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不義極言其理而贊之。

運籌徐氏曰天地萬物高下散殊。咸則見其情之通。恒則見其情之久。萃則見其情之同。不於其聚而觀之情之一者。不可得而見矣。

聖學胡氏曰咸之情通。恒之情久。聚之情一。然其所以感。所以恒。所以聚。則皆有理存焉。如天地聖人之感。感之理也。如日月之得天。聖人之久於道。恒之理也。萃之所謂聚以正。所謂順天命。聚之理也。凡天地萬物之情。可見者。皆此理之可見矣。故本義於所感。則曰極言感通之理。於所恒。則曰極言恒久之道。於所聚。亦曰極言其理而贊之。

國情字只大概說情理如此。不必照性情字深看。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七 萃卦

十 寄願堂

蒙引天地交而二氣通。天地之聚也。父子兄弟夫婦聚於家。君臣朋友聚於外。農以農之類而聚。商以商之類而聚。以至魚蟹黿龜聚於淵。鳥獸草木聚於山。所謂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者也。此見天地萬物之情。一聚而已矣。

集解余南湖云。極言所聚之理。聚字內不得以總體入。請只提起一聚字便是。

國運言其理從釋卦名卦辭推開說。不粘連上文意。

運籌天萃之名與辭如此。即其所萃而傳觀之。天高地下。其體若分矣。然施受之間。未嘗不聚也。萬物散殊。其類若聚矣。然感應之際。亦未嘗不聚也。天地萬物之情。不亦可見乎。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孔疏澤上於地。則水潦聚。故曰澤上於地。萃也。除者治也。人既聚會。不可无防備。故君子於此之時。修治戎器。以戒備不虞也。

程傳澤上於地。為萃聚之象。君子觀萃象。以除治戎器。用戒備於不虞。凡物之萃。則有不虞度之事。故眾聚則有爭。物聚則有奪。大率既聚。則多故矣。故觀萃象而戒也。除謂簡治也。去敵惡也。除而聚之。所以戒不虞也。

本義除者。修而聚之之謂。

國問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朱子曰。大凡物聚眾盛。處必有爭。故當預為之備。如人少處。必无爭。幾入多少。間便自有爭。所以當預為之防也。又澤本當在地中。今却上於地上。是水感有清決奔突之憂。故取象如此。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七 萃卦

十一 寄願堂

聖學胡氏曰。除戎器。修兵器而聚之。戒不虞者。防民之聚者。有時而散也。

蒙引朱子小註。又謂澤本當在地中。今却上於地上。是水感有清決奔突之憂。故取象如此。此是為下句除戎器。戒不虞說。然亦不必用。蓋既以澤上於地。為萬物萃聚之象。則不應復言不由地中行。而有清決奔突之憂矣。此分明是向日未定之說。

國宋子清決云云。亦甚有味。蒙引駁之。固是一說。然時講從水聚而所潰。人聚而防亂。說者甚多。蒙引以澤上於地。浸潤上行。發榮滋長之象。為萬物之聚。然程朱皆未言浸潤意。看來只是澤為清水。乃不流而聚者。故為聚。水聚則水中水旁之物皆聚。本義萬物萃聚。似當如此說。依蒙引潤澤之氣。盡出於地。便

爲萬物萃聚。殊覺混雜。又云。徒以澤上於地。則個萃象。便是不由地中行。水勢橫決四出。乃爲散。非爲萃。此說尤奇。夫澤不在地上。却在何處。今天下之澤水。甚多。豈皆橫決四出乎。澤上有地。就地言之。則地隔水爲隔。澤上於地。就水言之。則水聚於地。爲萃。地上之水。非謂洪水。地下之水。非謂源泉。此亦易明者也。○首節本義言萬物萃聚。是從大處說。在此節只言水聚。不必牽纏萬物。

渠解泰南湖云。修而治之。不以無事而弛其備。聚而藏之。不待有事而爲之圖。

圖說此是言保萃之事。

圖除戒申。看不必專以除聚。縮萃意。本義修聚只是帶說。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七 萃卦

主 寄願堂

圖孔子釋大象曰。兌澤上乎坤地。則水聚不流。萃之象也。君子以萃之時。物聚必爭。人聚必亂。待變起不虞。而後防之。亦已晚矣。于是簡治其兵戎之器。而預以戒備。乎不虞。險阻出於未形。而萃可長保矣。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

圖註疏以一握爲小之貌。爲笑者。備劣之貌。不成文理。

圖傳初與四爲正應。本有孚以相從者也。然當萃時。三陰聚處。衆无守正之節。若捨正應而從其類。乃有孚而不終也。乃惑亂其心也。乃萃與其同類聚也。初若守正不從。號呼以求正應。則一握笑之矣。一握俗語一團也。謂衆以爲笑也。若能勿恤而往。從剛陽之正應。則无過咎。不然則八小人之羣矣。

困初六上應九四。而隔於二陰。當萃之時。不能自守。是有孚而不終。志亂而忘聚也。若呼號正應。則衆以爲笑。但勿恤而往。從正應。則无咎矣。戒占者當如是也。

圖胡氏曰。有孚應四。也不終。衆也。三衆相比。亂萃者也。

圖胡氏曰。初當萃之始。何遽至失信。亂萃號呼而貽笑乎。皆陰柔不正。應又不正。故也。捨衆陰而往。僅以陰陽相得。可无咎耳。

圖胡氏曰。不終。陰柔不能固守之象。亂者陰雜之象。一握陰聚之象。萃與比相似。比初六有孚盈缶。萃之初則有孚不終。比初无應。而孚信无實。其終也自有他吉。萃初與四應。而貽於二陰。是有孚而不能自守。志亂而不无妄衆者也。聖人戒之曰。若號呼九四正應。則二陰必以爲笑。唯勿恤二陰之笑。而必往。從庶乎可以无咎矣。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七 萃卦

主 寄願堂

告矣

圖初六上應九四。九四是其當與萃者也。然隔於二陰。與二陰比。且當萃之時。初柔急於有萃。不能自守。以有往。則雖所應在四。而不能萃於四。是有孚而不終。志亂而妄聚也。然爲初計者。當時既隔於二陰。而正應者遠。彼若號呼正應。則一握之衆。必以爲笑矣。雖然。吾正應也。吾所當與衆者也。但勿恤此嫌。而直往。從正應。則非惟無妄聚之愆。而又得所聚之正。可以无咎也。何爲恤衆笑。而至於妄聚哉。有孚不終。乃亂乃萃。正以其恤衆笑。而苟日與比者。衆也。勿恤往。則其孚有終。而无志亂妄聚之失矣。初六已是妄聚了。下四句是聖人爲之反正之術。以戒占者耳。

圖初從九四。而二陰笑之者。邪人指正人爲邪。固有是事也。

國乃萃以上是一截。若說以下是一截。乃亂乃萃。跟不終說。乃字口氣可見。若說與勿恤往一串說。下言若號則羣笑之。但聽其笑。勿恤而往。則无咎矣。一握是俗字。今人猶有此語。

國周公繫初爻曰。初與四爲正應。本有相孚之義。但爲二陰所隔。又陰柔不能固守。急於求萃。是有孚不終乃感亂而乃妄萃。往豈能免哉。若能號呼正應。而求與之萃。則一握之衆。皆以爲笑。然號者正也。笑者妄也。无恤人言。往以從四。則有孚克終。而所萃非妄矣。何咎之有。占者當如是也。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國傳其心志爲同類所惑。亂故乃萃於羣陰也。不能固其守。則爲小人所惑。亂而失其正矣。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七 萃卦

古 寄願堂

存疑志。亂是自亂。本是爲人所亂。故因之自亂。爾蓋初六既遄四而近二陰。爲二陰所惑。其志不能自守而爲之亂也。

國孔子釋初象曰。初六之乃亂乃萃者。初志爲二陰所亂而不復知上應之正。所以妄萃也。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國註禴。殷春祭名也。四時祭之省者也。居聚之事。處以中正而行以忠信。故可以省薄薦於鬼神也。

國王註謂必見引然後乃吉。而无咎。不言所引爲誰。

國傳初陰柔又非中正。恐不能終其孚。故因其才而爲之戒。二雖陰柔而得中正。故雖戒而微辭。凡爻之辭。關得失二端者。爲法爲戒。亦各隨其才而設也。引吉无咎。引者相牽也。人之交相求。則合。

相待則離。二與五爲正應。當萃者也。而相遠。又在羣陰之間。必相牽引。則得其萃矣。五居尊位。有中正之德。二亦以中正之道。往與之萃。乃君臣和合也。其所共致。豈可量也。是以吉而无咎也。无咎者善補過也。二與五不相引。則過矣。孚乃利用禴。孚信之在中。誠之謂也。禴祭之簡薄者也。非薄而祭。不尚備物。直以誠意交於神明也。孚乃者。謂有其孚。則可不用文飾。專以至誠交於上也。以禴言者。謂薦其誠而已。上下相聚。而尚飾焉。是未誠也。蓋其中實者。不假飾於外。用禴之義也。孚信者萃之本也。不獨君臣之聚。凡天下之聚。在誠而已。

國唐徐氏曰。二五正應。宜萃也。二以柔居柔中。類萃而安於下。五以柔歸於四。有位而匪孚。雖應猶未萃也。人之情相求。則合。相待。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七 萃卦

古 寄願堂

則聚。二五本應相引而萃。則吉无咎。國此用程傳。

本義二應五而難於二陰之間。必牽引以萃。乃吉而无咎。又二中正柔順。虛中以上應九五剛健中正。誠實而下交。故卜祭者有其孚。誠則雖薄物亦可以祭矣。

厚齋馮氏曰。下卦中爻多引其類。如泰與小畜之二是也。本文與五爲正應。引初六六三以萃於五。爲得君臣之大義。故吉而无咎。國此用本義。

建安邱氏曰。君臣相孚之後。上下皆以誠實相與。不尚虛文。僅用薄祭。亦可薦之於神明矣。苟未孚而用禴。則非所利也。國溪張氏曰。卦以用大牲爲吉。而二乃以用禴爲利。何。曰。備物。

乃王者所以隨其時。有孚乃臣下所以通乎上也。

【胡氏曰】三在三陰之中。而與五應。惟牽引上下而萃於五。則吉无咎矣。爻之象占已備。而於占之下。又發孚乃利用禴之義。以爲卜祭之占者。蓋謂萃之時。用大牲吉。然能如六一之孚。則雖用禴亦利也。

【胡氏曰】周禮大宗伯以禴夏享先王。王氏註曰。夏則陽盛矣。其享以禴爲主。秋嘗則薦新冬蒸則衆物備。

【萃二應正而雜於二陰之間。若係於二陰。則失乎九五。若獨萃於九五。則又失乎二陰。是皆未吉而有咎。惟牽引以萃。則吉且无咎。又二中正柔順。虛中以上應九五剛健中正。誠實而下交。是吾之孚有以感夫在上人之孚也。故卜祭者有孚則雖禴祭而受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七 萃卦

六 齋願堂

福矣。此皆以占言。

【語氣兩截。而意自貫。孚即在引內。

【周公繫二爻曰。二與五正應。君臣也在二陰之間。其同類友也。乃牽引二陰與之同升。庶得以人事君之義。無背公植黨之嫌。

吉而无咎矣。人推起念不出於公。君臣往往升格。二以人事君。其至誠可以上通。不必致師於饒文之末。而君自信之。猶祭者雖用禴之薦。而亦可祭也。何不利之有哉。

【萃白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程傳】萃之時。以得聚爲吉。故九四爲得上下之萃。二與五雖正應。然異處有間。乃當萃而未合者也。故能相引而萃。則吉而无咎。以其有中正之德。未遽至改變也。變則不相引矣。或曰。二既有中正

之德。而衆云未變。辭若不足何也。曰。羣陰比處。乃其類聚。方萃之時。居其間能自守不變。遠須正應。剛立者能之二陰。衆之才。以其有中正之德。可觀其未至於變耳。故衆舍其意以存戒也。

【萃中未變意含孚乃利用禴。其辭若曰。六一能牽二陰以聚於五。固吉而无咎矣。且又以柔順中正。而得五剛健中正之應。其中誠不改也。以見其孚而利禴處。

【南齋中未變。猶云中未亡也。惟其中未變。故能牽引以萃。不然。其不爲初之乃亂。乃萃者幾希。

【萃二說從存疑者多。然玩上節本義。中正柔順用在利用句內。家引有據。

【闕孔子釋二象曰。人臣始進。孰無忠君愛國之心。往往陷於朋比。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七 萃卦

七 齋願堂

變其初志。二惟有虛中之德。忠君愛國。公爾忘私。未嘗稍變其初志。故能以人事君。而誠无不格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圖註】萃以嗟如爲三與四相聚不正而患生。程傳以爲四所棄而嗟恨。

【程傳】三陰柔不中正之人也。求萃於人而人莫與。求四則非其正應。又非其類。是以不正爲四所棄也。與二則二自以中正應五。是以不正爲二所不與也。故欲萃如則爲人棄絕。而嗟如不獲萃而嗟恨也。上下皆不與。无所利也。唯往而從上六。則得其萃。爲无咎也。三與上雖非陰陽正應。然萃之時。以類相從。皆以柔居二體之上。又皆無與。居相應之地。上復處說順之極。故得其萃而无咎也。

易道變動无常在。在人識之。然而小吝何也。三始求萃。與四與二不獲。而後往。從上六人之動。爲如此。雖得所求。亦可小羞吝也。

〔本義〕六三陰柔不中。正上无應。與欲求萃於近而不得。故嗟如而无所利。唯往從上。可以无咎。然不得其萃。固然後往。復得陰極无位之爻。亦可小羞矣。戒占者當近捨不正之強援。而遠結正應之窮交。則无咎也。

〔雷〕胡氏曰。號與嗟皆上兌口之象。號可无咎。嗟何所利。必不得已。唯往從上六。則亦可以无咎。上六陰極无位。又非正應。故曰往无咎。又曰小吝者。以別初之往无咎也。初往從四。四其應也。故无咎。三往從上。上非應也。故雖无咎。又以小吝少之本義。以上爲正應之窮交。正應二字恐誤。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七 萃卦 六 寄願堂

〔象〕引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以其求萃於近言也。往无咎。小吝。以其往從於上言也。○陰柔不中。正而求萃。則无以取重於人。上无應與。而始求萃。則是無端而自往。故人莫與之。而其萃也。嗟如嗟如者。不得故嗟也。爲三計者。惟往從於上。可以无咎耳。然不得其萃。困然後往。則是以窮來歸。出於不得已。而非其夙心。復得陰極无位之爻。縱與之萃。亦何足以伸其願哉。故小吝。然以義理論之。畢竟是吾正應也。小吝所不恤也。○上无應與者。就兩個六字上取。曰往從於上。曰正應窮交者。就三上之位上取。夫彼此俱六。雖无相偶之機。而三之於上。實有相應之分。惟其无相偶之機。故三不見萃於上。惟其有相應之分。故三終可從於上也。○上无應與之上字。虛說往。於上之上字。指實。○往无咎。謂得上之爻。而與

聚也。

〔程〕傳謂三爲四所棄。二所不與。本義但云求萃於近而不得。未
有明指。下文有云近捨不正之強援。自是屬四不屬二。細玩程
傳語氣。亦有軒輊不同。以情理論。四陽在三之上。三或求四有
之。若不求於二。甚无謂。且求二而不與。又與引吉之意相悖。
故三之求萃。不如專屬四爲長。既爲四所棄。而嗟乃不得不往
求之上。

〔周〕公繫三爻曰。六三陰柔不中不正。求萃於近而人莫之與。其
萃也。徒嗟如而一无所利矣。爲三計者。唯往從於上。可以无咎。
但窮然後往。非其本心。而萃於陰極无位之人。亦不能伸其願。
小吝終不免矣。占者當知所以自處也。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七 萃卦 九 寄願堂

〔象〕孔疏以上體柔巽。以求其朋。故三可以往而无咎也。
〔周〕上居柔說之極。三往而无咎者。上六巽順而受之也。
〔程〕上巽謂上從上六也。夫子言此。正緣六三與上既无正應。恐
人不知所往爲誰。故言此以明六三之往。即上六而非他也。
〔王〕弼疑亦一說。而程傳自可從。○上陰極无位。自是孤寂。得三相
從。其順受亦情理當然。
〔孔〕子釋三象曰。六三往從於上而得无咎者。以上居悅之極。能
巽順而受之。故得萃而无咎也。
九四大吉无咎
〔王〕註履非其位。而下據三陰。得其所據。失其所處。處聚之時。不正

而據故必大吉。立夫大功然後无咎也。

〔按〕以大吉爲立大功與程傳不同。

〔程傳〕四當萃之時。上比九五之君。得君臣之聚也。下比下體羣陰。得下民之聚也。得上下之聚。可謂善矣。然四以陽居陰。非正也。雖得上下之聚。必得大吉。然後爲无咎也。大爲周備之義。无所不同。然後爲大无所不正。則爲大吉。大吉則无咎也。夫上下之聚。固有不由正道而得者。非理枉道而得者。自古多矣。非理枉道而得者。蓋亦有焉。如齊之陳恒。魯之季氏是也。然得爲大吉乎。得爲无咎乎。故九四必能大吉。然後爲无咎也。

本義上比九五。下比衆陰。得其萃矣。然以陽居陰。不正。故戒占者必大吉。然後得无咎也。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七萃卦

三 寄願堂

〔甲溪張氏曰〕四處近君之位。應初比三。皆有萃於四之意。然四以陽居陰。位則不當。以臣得民。聚不以正。必得大吉。盡善乃无僭竊之咎。否則強君在上。威權太過。未有不召災孽禍者。九四可以戒矣。

〔按〕此說應初比三。遺却二爻。不如連三陰言之。

〔雲峯胡氏曰〕五曰萃有位。以見四之萃。非有位者也。无尊位而得衆心。非大吉安能无咎。

〔蒙引〕程傳最明。上比九五。而與君萃。下比衆陰。而與民萃。得其萃矣。然以陽居陰。不正。夫以不正而得君民。得爲大吉。无咎乎。故必使其萃於上下者。一出於正。方得大吉。无咎。正字最重。此純是戒占者之辭。緣九四自不正了。故彖傳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蒙引〕仇淦柱曰。以九居四。本不正而有咎者。聖人因爻若占。設爲善處之道。必大吉。乃得无咎。大吉二字。非極贊之詞。乃力勉之意。〔周公〕繫四爻曰。四上比九五。下比衆陰。得其萃矣。然必上比不正。道以求合。下比不違道。以干譽。一切盡善而大吉。乃始可无咎也。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孔疏〕位不當者。謂以陽居陰也。

〔程傳〕以其位之不當。疑其所爲未能盡善。故云必得大吉。然後爲无咎也。非盡善安得爲大吉乎。

〔程傳〕即本義以陽居陰。不正意。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七萃卦

三 寄願堂

〔圖孔子釋四象曰〕必大吉而无咎者。由其以陽居陰。處位不當。所得於君民者。恐涉不正。故必盡善而後无咎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圖註〕疏以无咎匪孚。連說。言四專而據五德化不行。信不孚。物故匪孚。程傳以匪孚作轉語。以起下文。

〔程傳〕九五居天下之尊。萃天下之衆。而君隨之。當正其位。修其德。以陽剛居尊位。稱其位矣。爲有其位矣。得中正之道。无過咎也。如是而有不信而未歸者。則當自反以修其元永貞之德。則无思不服而悔亡矣。元永貞者。君之德。民所歸也。故比天下之道。與萃天下之道。皆在此三者。王者既有其位。又有其德。中正无過咎。而天下尚有未信服歸附者。蓋其道未光大也。元永貞之道。未至也。在

修德以來之。如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舜德非不至也。蓋有遠近昏明之異。故其歸有先後。既有未歸。則當修德也。所謂德。元永貞之道也。元。首也。長也。為君德。首出庶物。君長羣生。有尊大之義。焉有主統之義焉。而又恒永貞固。則通於神明。光於四海。无思不服矣。乃能匪孚。而其悔亡也。所謂悔亡之。未光心之。未悔也。

本義九五剛陽中正當萃之時。而居尊固无咎矣。若有未信。則亦修其元永貞之德。而悔亡矣。戒占者當如是也。

國圖九五萃有位以陽剛居中正當萃之時。而居尊位。安得又有匪孚。朱子曰。此言有位而无德。則雖萃而不能使人信。故人有不信。當修其元永貞之德。而後悔亡也。

圖說馬氏曰。卦二陽爻。所以聚陰也。九四臣位。九五之位則君也。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七 萃卦

三 寄願堂

故九五之萃。為有位。以四之位。不能如之也。匪孚。有悔也。必盡其道。元永貞。然後匪孚之悔可亡。

雲峯胡氏曰。四必大吉而无咎。五萃有位而无咎。君臣之分也。然

既有位。以別於四。或有其位。无其德。所以為五者。悔當何如哉。故

又戒之曰。雖有位。可致天下之萃。或有未信。當修其元永貞之德。

則悔亡耳。此獨以九五為主。故卦有元永貞之辭。萃有兩陽爻。故

元永貞獨歸之九五。元以善其始。永貞以善其終。此與萃非此三

德。未必始終盡善也。

蒙引萃有位无咎。以其有陽剛中正之德也。有剛陽中正之德。而

萃有位。則人無不信。行無不利矣。故曰无咎。若或居此位。而人有

不信者。則是吾德有未至。故但反已自修。其元永貞之德耳。元永

貞之德。即所謂剛陽中正也。如此則又何不信之有。故悔亡。此為

占者設戒。在九五未見有匪孚處。九五萃有位无咎。是從陽剛

中正來。猶師九二在師中吉。是從有剛中之德來。其義已在九五

九二字內也。非以萃有位為得无咎。在師中為當得吉也。

腰萃有位。以有位言。匪孚。以修德言。上截虛。下截實。其理甚明。而

蒙引欲以萃有位无咎。極稱九五。以匪孚以下戒占者。文氣未

免割裂。只依程傳為是。或謂萃有位无咎。已該得有德人服

意。下匪孚。是設為或然之詞。以見增修其德。此新說亦似可用。

但於志。未光覺有礙。不如舊說之穩。

國圖公繫五爻曰。九五以陽剛中正當人心萃聚之時。而居尊位。

位非倖致。可以无咎。斯時固宜人之信從矣。若猶存匪孚。及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七 萃卦

三 寄願堂

已自修。使元善長永貞固之德。盡諸已。而无歉。則求孚者將无

不孚。何悔之不止乎。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程傳萃。舉爻上句。王者之志。必欲誠信著於天下。有威必通。舍生

之類。莫不懷歸。若尚有匪孚。是其志之未光大也。

本義未光。謂匪孚。

雲峯胡氏曰。四必大吉。而後无咎。位不當也。五有位矣。而匪孚。志

猶未光也。然則欲當天下之萃者。不可无其位。有其位者。又不可

无其德。

蒙引言萃有位矣。然德或未至。而人匪孚。則其志猶未光也。朱子

以為不曉。是說不可曉。蓋爻辭萃有位。與匪孚。元永貞悔亡者。元

不是一個人。

國家引自起葛藤。如何不可作一個人看。

關孔子釋五象曰。九五既萃有位矣。然王者之志必欲誠心信著於天下。若猶有未孚。是其志未光也。所以宜修其元永貞之德也。

上六齋吝涕洟无咎。

按註疏齋吝作一截。涕洟連下无咎。句法與常讀不同。

釋傳六說之主。陰柔小人說高位而處之天下。孰肯與也。求萃而人莫之與。其窮至於齋吝而涕洟也。齋吝吝嗟也。人之窮之由。日自取。又將誰咎。為人惡絕。不知所為。則附獲而至。庶幾真小人之情狀也。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七 萃卦

萬 寄願堂

國无咎作无所歸咎。說與本義異。

本義處萃之終。陰柔无位。求萃不得。故戒占者。必知是而後可以无咎也。

釋傳馮氏曰。萃極而散。窮无所歸之象。齋吝。嘆也。涕洟。悲泣也。如氏曰。自目曰涕。自鼻曰洟。

聖安邱氏曰。上六居萃之終。兌之極。聚終而散。說極而悲。理之常也。上六苟能於聚終說極之時。而以憂戚處之。則无咎也。

蒙引齋吝涕洟。憂危如是。庶幾危者使乎。可无咎也。願如離之六五然。陰柔无位。蓋陰柔則質弱。雖有求而人不之與。无位則望輕。雖有求而人莫之應。故必憂危之甚。乃僅得全。若知戒懼。雖不得萃。猶可自保。雖不得利。猶可无咎。

國上六雖曰陰柔无位。然以其得正。故能憂危而无咎也。本義陰

柔无位。是為不能萃而言。勿大說壞。三言上巽。當在後一層。以齋吝涕洟之人。有三相求。豈不願受。

國周公繫上爻曰。上六處萃之終。陰柔无位。才弱望輕。求萃於人。而人莫之與者。占者得此。誠能以孤危為心。齋吝以歎息。涕洟而悲泣。則雖不得所聚。猶可自保而无咎也。

象曰。齋吝涕洟。未安上也。

釋傳小人所處。常失其宜。既貪而從欲。不能自擇安地。至於困窮。則顛沛不知所為。六之涕洟。蓋不安於處上也。君子慎其所處。非義不居。不幸而有危困。則泰然自安。不以累其心。小人居不擇安。常履非適。及其窮迫。則顛沛踉蹌。甚至涕洟。為可羞也。未者非遽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七 萃卦

萬 寄願堂

之辭。猶俗云未便也。未便能安於上也。陰而居上。孤處无與。既非其類。豈能安乎。

蒙引處萃之終。陰柔无位。故求萃不得。求萃不得。故不能安於上。而齋吝涕洟。齋吝涕洟。故得无咎。不然可危而不知危。當憂而不憂。憂喪亡无日矣。

存疑未安上。故必齋吝涕洟。然後可安於上。味此可見爻辭无咎。只是危而獲安意。

王弼萃終為上。若云上位。又與朱註无位背了。

國上字只是從上爻看出。上所自處之位也。中溪謂五為萃主。而上乘之。其心憂懼。未敢自安於上。似是說未安於五之上。願倪國孔子釋上象曰。上之齋吝涕洟者。居上而莫之與。其心未安於

上故憂危如是也。然亦可以无咎矣。

晉建安卽氏曰：萃聚也。卦惟二陽而四陰，皆求萃於陽者。然九五得位失權，九四有權无位，故五萃有位匪孚，四大吉无咎。二與五應萃五者也。以其得正，則二引吉无咎。初應三，比萃四者也。以其不正，則初乃亂乃萃。三萃如嗟如，聖人欲其舍四而往萃於五，故初與三皆言往无咎。而上以柔乘剛，則終吝涕洟而已。

膠邱氏謂五得位失權，其意以四分五之權說見五爻下，不可用，故不錄。

剛訓卦以假有廟見大人言，且言大牲利牲者，以明時有所當降也。彖傳又以天地萬物而廣其萃，大衆又備戎防變而保其萃，則知萃之在天下爲其盛，而聖人之處萃爲其周。六爻初隔二陰，萃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七 萃卦

美 寄願堂

非其正，勉以改萃之失。六二維於二陰，不得其萃，示以引萃之公。三求萃於近而不得，告以遠交之策。四爲大臣得上下之萃者，欲其盡臣道以應責。五爲大君萃天下之渙者，欲其修君德以服衆。上居萃極，莫之與萃，惟憂惕以求自全而已。萃其苟合哉。

圖二陽四陰之卦。五君四臣。二陽爻自以五爻爲卦主。彖言假廟四項，乃處萃之道。在萃之後，彖傳言順說剛中而應，乃致萃之由。在萃之前，而又極言萃之理。天地萬物皆不能外大衆除我，乃萃中一端，而詰戎兵亦是國之大事，故特言之。初當應四而萃，二當應五而萃，三亦應上而萃，四上近五，下親三陰，而爲萃之輔。五有位有德，而无所不萃，所謂剛中而應者也。上處卦終，言其不能萃，而憂懼以自保，然合三觀之，既能巽三，亦未嘗全

无所萃也。當萃之時，分析六爻之所萃如此。或謂三云上巽，上云齋名涕洟，終覺難合。且二陰不能成萃，初爲之解。彖言利見大人，當指五二爻。引吉是引初三以從五，則初三之往无咎，皆當從五，爲是五位在上，非謂上爻三於上能巽，非謂上之巽三。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七 萃卦

毛 寄願堂

易經詳說卷二十七

升三三

程傳升序卦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物之積聚而益高大聚而上也故為升所以次於萃也為卦坤上巽下木在地下為地中生木木生地中長而益高為升之象也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程傳升卦名也升者登高之義升而得大通故曰升元亨也

王註以陽爻不得尊位未免於憂故用見大人乃勿恤程傳不

同此意但謂不假憂恤
程傳升者進而上也升進則有亨義而以卦才之善故元亨也用此道以見大人不假憂恤前進則吉也南征前進也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七 升卦

天 寄願堂

本義升進而上也卦自解來柔上居四內巽外順九二剛中而五應之是以其占如此南征前進也

潘氏夢龍曰升自下而上者也方升之初宜擇所從惟見大德之人則无憂向陽明之方則得吉也

中溪張氏曰升進也升而上之則有大通之理是以元亨大人二也用見五應之也勿恤勿勞憂也南征前進也二能前進以應乎五則吉矣明夷合坤離成卦故九三亦謂之南狩

聖學胡氏曰木生於地有進而上之象巽下坤上巽坤之中有陸故有南象自巽而坤其行自南故有南征之象普與升皆取進之義晉則明已出於上方進而未已故不假元亨升則木方生於地中他日可必其進而未已故言元亨欲進于位者用見有位之大

人則不憂其位之不進欲進於德者用見有德之大人則不憂其德之不進然易以陽為大凡言大人者皆陽爻也萃見大人六二

見九五之大人也升見大人六五見九二之大人也六五能下應九二之剛中則不必憂而有南征之吉專以德之進而言也

程傳其占為元亨元亨如何用見大人則勿恤南征則吉也○用見大人升也南征亦升也勿恤元亨也吉亦元亨也就人事上說升只有見大人及南征都說盡了○進見大人一事亦非小節日故升卦特言之其日勿恤者凡人要見一貴人心下未免皆有懼其不見欣納意故云勿恤又傳曰有慶也以此為慶可見亦非小節目古人相見之餘有魚水之歡不為慶乎○南征指仕進或曰然則凡有事或出行者占得之獨非前進乎曰非也南字不特下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七 升卦

天 寄願堂

凡有事於出行只是征非南征也非升也此主升言故不及凡事及出行南征前進也有向上之義故家傳曰志行也不必兼朝觀說

程傳聖學云不必憂而有南征之吉是將南征連見大人道程傳也家引謂不可依程傳作一串事說當以南征吉與用見大人勿恤對看二說不同

去疑元亨且虛說下是元亨處用見南征雖有先後然南征總見大人內事乎對不得

程傳此說雖實可從

程傳王象曰升者進而上升之義占得此者進而上升有大通之理當得元亨也升之始宜擇所從用見大人則勿恤其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七 升卦

見報既升之後。由此以南征前進有爲。自獲吉也。元亨不信然乎。

彖曰柔以時升

既離升之爲義。自下升高。故就六五居尊。以釋名升之意。六五以陰柔之質。起升貴位。若不得時。則不能升耳。故曰柔以時升也。程傳以二體言。柔升謂坤上行也。巽既體卑而就下。坤乃順時而上升。以時升。謂時常升也。按註疏程傳俱不言卦變。本義以卦變釋卦名。

蒙引一說有其位。一說有其時。看來得時便得位。只說時升。則居其位矣。彖傳要說時字明白。謂柔向時居乎三。今則以時而進。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七 升卦

三 寄願堂

居四也。

與要此只重升字。言當升之時而升。故名升。不必重時字。

既升爲本卦之名。重時字是。○時講以爲柔德之士升而見用。

○程孔子釋彖傳曰。卦名升者。卦變自解。柔本居三。今進而居四。是升不遠升。以時而升。故謂之升。

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

程傳柔既上而成升。則下巽而上順。以巽順之道升。可謂時矣。二以剛中之道。應於五五以中順之德。應於二能巽而順。其升以時。是以元亨也。彖文誤作大亨。解在大有卦。

本義以卦德卦體釋卦辭。

○童溪王氏曰。坤順也。巽亦順也。其曰巽而順。則亦无適而不用其

順也。以此爲升。寧有未亨者乎。

○厚齋馮氏曰。大亨則元主九二也。九二以巽而順上。以剛中而應上。足以大亨。乃上升之象也。六五升之王也。知九二之才是以升也。乃用順應之道以見之。

○按馮氏應上之說。未是本義以應屬五。

○蒙引既柔以時升矣。且其卦德爲內巽外順。夫內巽則處之善。而平事理外順則行之不失乎時宜。是其德之利於進也。又其卦體九二剛中而五應之。夫在我有其具。在上有其應。是又其機會之利於進也。

○所說巽順以內外言。剛中句以人已言。却總就一個人說。

○因蒙天下未有德與機會不相適合。而得升者。今內度其身。外度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七 升卦

三 寄願堂

其君。正所謂適合一時也。是以二字緊頂上來。

○蒙詞曰。元亨者。以卦德言。內巽而外順。巽則審時度勢。而不欲速。

順則動必以正。而不干進。是有可升之德也。以卦體言。九二剛中而六五應之。在我有致君之具。在上有下交之誠。是有可升

之會也。德與會逢。升无不利。是以大亨也。

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程傳凡升之道。必由大人升於位。則由王公升於道。則由聖賢用巽順剛中之道。以見大人。必遂其升。勿恤不憂其不遂也。遂其升。則已之福慶而福慶及物也。

○臨川吳氏曰。六五見九二。九二亦升而應之。陰陽相得而有慶也。

○中溪張氏曰。柔升皆曰剛中而應。萃剛中在上。其象必聚。升剛中

在下。其勢必進。故萃以五爲大人。升以二爲大人。聚者下之所樂。故利見大人。進者上之所忌。故勸以用見大人。
[案]引不可依中溪謂二爲大人。五應之爲見大人。本義只渾淪泛論。若分剛中而應爲用見大人之義。又將限以內巽外順爲南征吉之義乎。卦辭元亨。辭言之也。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申言其事也。觀本義只把卦德卦體直解。至下文而彖傳專以屬之元亨者。亦以其包下文意耳。
[存疑]見大人得遂其所圖。便是福慶。
[案]慶字或作明良之慶。是就冠冕處說。
[釋]傳南人之所向。南征謂前進也。前進則遂其升而得行其志。是以吉也。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七 升卦

三 寄願堂

[中溪張氏]曰九二苟能前進以輔乎五。則已之志得行。且其吉也。二言有喜。即象之有慶也。五言大得志。即象之志行也。
[案]南征得遂其仕進。便是志行。志行不必說到行道處。
[按]說到行道亦无妨。只是此行志。不可作行道之行。中溪推論亦有理。而案引欲渾淪說渾淪說爲是。而推論道理。不妨致詳。總之在卦則可分貼。而在人則須合看。九二剛中至五應之惟五相應。故用見而勿恤。大人屬五。二見之與升。皆合臨川說可玩。
[案]有慶是解勿恤。志行是解吉。合來是個大亨。
[釋]又曰用見大人勿恤者。謂升而利見。則君臣契合。其進得遂。而有慶也。又曰南征吉者。謂升而前進。致君澤民之志。无不行也。

升之元亨何如哉。
[案]白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釋]白地中生木。升者。地中生木。始於細微。以至高大。故爲升象也。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者。地中生木。始於毫末。終至合抱。君子衆之以順行其德。積其小善。以成大名。故繫辭云。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是也。
[釋]剛不生地中。長而上升。爲升之象。君子觀升之象。以順修其德。積累微小。以至高大。也。順則可進。逆乃退也。萬物之進。皆以順道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學業之充實。道德之崇高。皆由積累而至。積小所以成高大。升之義也。
[案]此順如字解。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七 升卦

三 寄願堂

[本義]王肅本順作慎。今按他書引此亦多作慎。意尤明白。蓋古字通用也。說見上篇蒙卦。
[案]子曰。樹木之生。日日滋長。若一日不長。便將枯瘁。便是生理不接。學者之於學。不可一日少懈。大抵德類日日要進。若一日不進。便退也。
[案]黃氏曰。升言順德。謂物理之升。皆以順積而致之。本義順當作慎。積小高大方有升義。以其小而能高大。則不可不慎。故慎積爲長。
[案]胡氏曰。木之生也。一日不長。則枯。德之進也。一息不慎。則退。必念念謹慎。事事謹慎。其德積小高大。當如木之升矣。
[案]白地中生木。不可說成地上生木。蓋地中生木者。取巽居於坤。

之下而言。如木之伏生義於地之中而後發達於地之上。所謂其根深者其末茂。自萌蘖而拱把自拱把而合抱千霄自下而高升之象也。慎德工夫全在積小上。積小以至高大乃為德之升也。所謂崇德也。積小只是不忽近小步步真實。

存疑積小以高大俱在慎德內。非是慎德又從而積小以高大也。因疑積小高大是慎德之作用。不可認作效就。

掘地中生木。積小以高大也。君子之慎德亦如之。取象最明。小兼卑。可對高大。

圖孔子釋大象曰。地中生木以漸而長。自下而升之象也。君子體之以德本高大。不知所慎。則拘于氣稟。蔽於物欲。而卑小矣。於焉懷之。自一念之微。一事之細。積而累之以漸至於高明廣大。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七 升卦

圖 寄願堂

之域亦如木之漸進於高大也。

初六九升大吉

圖註疏允訓。當程傳以有為初能信從九二。本義作虛口氣字。有。稱。圖初以柔居巽體之下。又巽之主。上承於九二之剛。巽之至者也。二以剛中之德。上應於君。當升之任者也。九者信從也。初之柔。巽唯信從於二。信二而從之。同升乃大吉也。二以德言則剛中以力言。則當在初之陰。柔又無應援。不能自升。從於剛中之賢以進。是由剛中之道也。吉孰大焉。

本義初以柔順居下。巽之主也。當升之時。巽於二。陽占者如之。則信能升而大吉矣。

雲峯胡氏曰。晉三象九下為一。陰所信也。升初九升上為二。陽所

信也。以陰信陽。不過悔亡。以陽信陰。故大吉。

蒙引初六之才。似不能升。以其當升時而能從陽也。故二陽擊之。而拔茅連茹。其升必矣。故象曰。上合志也。初六九升是象占者如之。則亦能升而大吉矣。大吉即是九升六爻俱要見升義。

圖程傳只言從二。本義言二陽以巽卦為一體也。時講多從雲峯上為二陽所信之說。

圖周公繫初爻曰。初以柔順居下。似乎不能升也。然為巽之主。巽於二。陽與之同升。信乎其能升也。故為九升之象也。占者如之。則亦信能升而行其道矣。吉孰大焉。

象曰。九升大吉。上合吉也。

孔疏上謂二三也。與之合志俱升。乃得大吉也。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七 升卦

圖 寄願堂

程傳與在上者合志同升也。上謂九二。從二而升。乃與二同志也。能信從剛中之賢。所以大吉。

圖上指二。陽言初六之九升大吉。由能巽於二。陽與之合志也。二陽合志。則與之同升。而其升也不難矣。

王。志。學。竟。重。初。之。志。說。合。上。合。之。也。圖當以初為主。言初之志與上二陽合。

圖孔子釋初象曰。初之九升大吉者。以二陽在上。初與之合志同升。故九升而大吉也。

九二。乃利用禴。无咎。

圖註疏以用禴為禴。其言約欠明。

有。圖。二。陽。剛。而。在。下。五。陰。柔。而。居。上。夫。以。剛。而。事。柔。以。陽。而。從。陰。

雖有時而然。非順道也。以賄而臨明以剛而事弱。若勉於事勢。非誠服也。上下之交。不以誠。其可以久乎。其可以有爲乎。五雖陰柔。然居尊位。二雖剛陽。事上者也。當內存至誠。不假文飾於外。誠積於中。則自不事外飾。故曰利用禴。謂尚誠敬也。自古剛強之臣。事柔弱之君。未有不爲驕節者也。禴。祭之簡質者也。云乎乃謂既孚乃宜不用文飾。專以誠感通於上也。如是則得无咎。以剛強之臣而事柔弱之君。又當升之時。非誠意相交。其能免於咎乎。

本義義見萃卦

臨川吳氏曰。二剛中而應五。然五柔未易速孚。故必待既孚於五。而後乃利用禴也。禴者宗廟之禮。薄於常時者。然誠孚於上而後用禴。則上不疑其簡。故无咎。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七 升卦

美 寄願堂

師溪張氏曰。萃六二以中虛爲孚。而與九五應。升九二以中實爲孚。而與六五應。二又虛實雖殊。其孚則一也。孚則雖用禴而亦利。故二爻皆曰孚乃利用禴。象言剛中而應指此爻也。

雲峯胡氏曰。萃與升相反。萃之二曰孚乃利用禴。則宜加損六二十朋之龜。言之於反卦六五可也。今皆在下卦中交言之。何哉。萃六二求萃於上。升九二求升乎上。故其義同。萃六二以柔而應九五之剛。升九二以剛而應六五之柔。其以至誠感應則一也。故爻辭同而象傳剛中而應之辭亦同。

李氏元臺曰。萃之二柔也。柔則疑於進之易。故引吉无咎。而後孚乃利用禴。升之二剛也。剛則能審義以進。故即其才孚乃利用禴。而无咎也。

蒙引此卦六爻俱要見升意。此爻誠實以上交。亦升也。无咎者。非孚則不利用禴。所謂无其誠則无其神者。安得无咎。以是反觀之。无咎之說明矣。

存疑九二剛中誠實以上交。而致六五柔順虛中而下應。至誠感神之象也。占者若有孚信。則雖用禴以祭。神亦享之。而无不利。矣。何咎之有。

既孚字。時請多以上下交孚說。當以二之孚爲主。

譚同公繫二爻曰。九二剛中。誠實以上交。六五柔中。虛中以下應。是九二之孚。足以感乎君。不事虛文縛節。而君信之矣。猶祭者有其孚。誠雖用禴之薄。亦可祭。而神且格也。占者如是。則得以誠事君之道。而无咎矣。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七 升卦

美 寄願堂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程傳二能以孚誠事上。則不唯爲臣之道无咎而已。可以行剛中之道。澤及天下。是有喜也。凡象言有慶者。如是則有福慶及於物也。言有喜者。事既善而又有可喜也。如大畜童牛之牯元吉。象云有喜。蓋牯於童則易。又免強弱之難。是有可喜也。

運安邱氏曰。九二雖不言升。而上下既已交孚。豈惟无咎。且有升進之喜也。

蒙引惟其有孚。則雖用禴而利矣。有喜也。一說泛以升言。不專以祭言。蓋九二誠實而上交。六五虛中以下應。正主升言。利用禴。特一事之占耳。

援泛說覺活。

羅孔子釋二象曰九二之孚何以无咎哉蓋九二以孚感乎君則明良會合信任必專其心不亦有喜乎又何咎之有
九三升虛邑

九三履得其位升於上六上六體是陰柔不距於已若升空虛之邑也

釋傳三以陽剛之才正而且巽上皆順之復有援應以是而升如入无人之邑就樂哉

不設陽實陰虛而坤有國邑之象九三以陽剛當升時而進臨於坤故其象占如此

溪峯胡氏曰陽一故實陰二故虛九三進臨坤陰如入无人之邑其升如此之易者剛正故也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七 升卦

吳 寄廬堂

象引九三陽剛之才既可以進當升之時又利於進而所進者地又蕩无阻滯其象為升虛邑也升虛邑只是无所疑也象傳自明此以象言而占即如之

存疑爻之所取則自進臨於坤來要之此意亦輕緊要則在陽剛當升時上

諸周公繫三爻曰九三陽剛有可進之才當升之時有可進之機進臨於坤坤德順而體虛得遂其進有升虛邑之象占者得之亦當如是

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程傳入无人之邑其進无疑阻也

存疑无所疑是解升虛邑意言得遂其進更无阻礙也象本於剛

陽當升時進臨於坤

無无疑作无阻礙甚明時講或作三自己心中疑阻反多一折

羅孔子釋三象曰九三之若升虛邑者由三以陽剛之才而當升時故得遂其進而无所阻礙也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釋傳誠謂順物之情以通應志是以亨為通也程傳謂文王居岐山王業以是而亨是以亨為感也本義云見隨卦是作祭享說

本義義見隨卦

或問亨于岐山朱子曰只是享字此是王者有事于山川之卦

王亨于岐山與亨于西山只是說祭山川問升萃二卦多是言祭享萃固取聚意不知升何取義曰人積其誠意以事鬼神有升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七 升卦

吳 寄廬堂

而上通之義

象引本義云義見隨卦隨上六曰拘繫之乃從雜之王用亨于西山其本義云居隨之極固結而不可解者也誠意之極可通神明則此當釋之云六四以柔居柔順之至誠意之極也是積其誠

意以升者也故王用亨于岐山岐山即西山也自周而言岐山在西○吉謂獲福也○此所謂王用亨于岐山蓋指文王及武王之為諸侯時事便是諸侯祭封內山川也未必是說望秋之祭而專指岐山也若既為天子時言其誠意所通又有大於此者矣不曰王用亨于帝乎

存疑言六四以柔居柔順之至當升之時是極其誠意通於神明者也王者得此占若用之亨于岐山則神必享之而吉矣又何

王用亨于帝乎

存疑言六四以柔居柔順之至當升之時是極其誠意通於神明者也王者得此占若用之亨于岐山則神必享之而吉矣又何

告之有

遷喬徐氏曰升卦二四不言升何也曰五君位也二應五大臣也四承五近臣也其位不可升也升則有疑於五而有逼上之嫌矣故在二言今在四言順其義可概見矣

因疑此爻斷主臣道說正所謂柔以時升者

因此從卦變說

國公繫四爻曰四以柔居柔當升之時上比於五推誠上交猶

王者以誠敬而祭享于岐山也占者如是則君心可格而吉且不悞于為臣之職而无咎矣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遷喬四居近君之位而當升時得吉而无咎者以其有順德也以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七 升卦

寄願堂

柔居坤順之至也文王之亨于岐山亦以順時而已

本義以順而升登祭于山之象

象曰以順而升正所謂積其誠意以上通於鬼神之義事有事之事順事兩字俱取諸本爻六與四皆陰又坤體是順也在升卦

為以順而升此義於人事中求之則怡怡是登祭于山之象矣正所謂積其誠意以上通於鬼神也○大抵以順而升升字重登祭

於山登字性愚故曰升却是意升非身升也

序遷順事言以順有事也故本義解曰以順而升

因疑順是忠順事是事君或作以順從事亦得

遷順事當先貼祭享說然後補足四之忠順事君音

遷孔子釋四象曰所謂亨于岐山者蓋祭享以順而從事四有柔

順之德以事其君亦猶是也

六五貞吉升階

孔疏六五以柔居尊位納於九二不自專權故得貞吉升階保身尊貴而踐阼矣故曰貞吉升階也

遷應五以下有剛中之應故能居尊位而吉然賁本陰柔必守貞

因乃得其吉也若不能貞貞則信賢不篤任賢不終安能吉也階

所由而升也任剛中之賢輔之而升猶登進自階言有由而易也

指言九二正應然在下之賢皆用升之階也能用賢則業升矣

賁得輔之而升是正意五居尊位而二輔之也賁之業升是條

意○本義不言應二但以本文言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七 升卦

寄願堂

階升之易者

朱子曰六五貞吉升階與萃九五萃有位匪孚元永貞悔亡皆謂有其位必當有其德若无其德則萃雖有位而人不信雖有升階

之象而不足以升矣

遷家胡氏曰九三升虛邑六五升階皆象升之易也九三剛中故

无戒辭六五先貞吉之占而後升階之象者謂升而不正則不吉

雖有升階之象而不足以升也

隋氏曰六五貞吉升階先儒以為踐阼蓋貞吉然後可以升天子

之位也

蒙引本義以陰居陽當升而居尊位以陰居陽不貞也如此而升

居尊位其升未易也故戒之云貞吉升階須知只是戒辭據六五

本爻而戒之以戒占者。以貞字冠在升階之上。則不貞亦難升矣。未可於貞吉之上先說他升也。六五是方升者。非已升了也。六爻各有升。曰貞吉可矣。而又曰升階者。蓋以其時當得升也。而持之以貞。復何難之有。故贊其易。

存疑五君位。已是升居君位了。何待真正而後能升。其云貞吉升階者。是言治道之升。書曰。治道允升于大猷。此之謂也。

陽慈升已功名之升。升階功業之升。一步進一步。

因疑重一貞字。升階即是吉的象。

陽存疑說可用。升階之升。雖是卦名。升字却借用作別意。

陽周公繫五爻曰。六五當升而居尊位者也。然以陰居陽。則有不正之嫌。治道未必其能升者。故因爻設戒。謂占者能於正而固

守之。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則治道之升。可不勞而致矣。其得吉也。不猶升階之易乎。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程傳。荷任賢才。而能貞固如是而升。可以致天下之大治。其志可大得也。若道之升。思無賢才之助。爾有助。則猶自階而升也。

象引貞吉升階。則進居尊位。所謂廣土衆民。君子欲之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者。豈不大得志。

存疑。治道允升於大猷。人君之得志可知矣。

通孔子釋五象曰。人君高居尊位。其志無不欲治道之日進也。今

以貞吉而有升階之易。其志不亦大得乎。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程傳六以陰居升之極。皆冥於升。知進而不知止者也。其爲不明其矣。然求升不已之心。有時而用於貞正。而當不息之事。則爲宜矣。君子於貞正之德。終日乾乾。自強不息。如上六不已之心。用之於此。則利也。以小人貪求不已之心。移於進德。則何善如之。

本以陰居升極。皆冥不已者也。占者遇此。無適而利。但可反其不已於外之心。施之於不息之正而已。

陽氏去非曰。冥升。猶言冥行也。

則漢張氏曰。上六處坤之上。升之極。猶之晦冥陰暗。而猶升焉。此進而不息者也。然貞而不息。則利。不貞而不息。則何利之有。若能

以升位之心。而移之於升德。則譬山之積塵。海之積污。愈增高大也。易曰。終日乾乾。自強不息。詩云。文王之德之純。純亦不已。此非

利於不息之貞也。鄭

象引。冥升。是據上六才實言也。利於不息之貞。是爲占者設一變化之術也。是變易以從道也。謂之不息之貞。蓋以此正人道所當不息者。故命之曰。不息之貞。本義云。但可反其不已於外之心。施之於不息之正而已。則知冥升者。汲汲於外者也。不息之貞者。汲汲於內者也。要說出不已意思。所謂小人下達者。蓋沉溺於勢力而不知止。故曰冥升。亦要見他升字分明。周公以爲其弊。盡心力於勢力外物。甚可惜也。若移此心力於不息之正。其不利乎。

利於不息之貞。則見冥升之不利。

通。正者。人之所當固守。而不可息者。故謂之不息之貞。

因疑。貞。正理也。不息之貞。四字連讀。

息之貞亦只是常貞而不息。貞字只就正理言。將升字範圍。非論升之正不正。凡進德修業皆是貞。

謂周公繫上爻曰。上六以陰柔之質。居升之極。求升不已。有昏冥之象焉。占者遇此。无適而利。但可反其求升之心。用以進德。使

理之在於吾心者。存養而巳。理之見於事物者。日新而不窮。則爲不息之貞。而不利矣。蓋於貞而不息。自於升而不冥也。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圖詳疏謂。勞不可久。終致消衰。是說不能不息。非冥升之意。

圖傳。昏冥於升極。上而不知。已唯有消亡。豈復有加益也。不富。无復增益也。升既極。則有退而无進也。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七 升卦

圖 寄願堂

百雲郭氏曰。消息一理耳。息則富。而消則不富也。

即漢張氏曰。坤爲冥。晦陰虛爲不富。冥晦在上。猶且升而不息。豈知升極當降。長極當消。消則不能有其富矣。

存疑。消損也。富者益也。消不富。言徒有損而无益也。

圖此只是有退而无升。

圖孔子釋上象曰。升至於上。唯當知止。若在上而昧於升極。當降

長極當消之理。猶冥升而不已。則立見其消亡。豈復有富貴乎。平信乎其不利。而當反求諸不息之貞也。

計建安邱氏曰。以二體言。則以巽升坤下三爻爲方升之人。上三爻皆受其升者。以六爻言。則六五貞吉升階。居得尊位。爲升之主。下四爻則皆求升者也。初風三於五。非近非應。无嫌於五。故初九

升三升虛邑。蓋可升而升者也。如九二應五。則礙而不得進。故孚而用禴。六四近五。則進而不敢過。故亨而無事。是知不可升而不升者也。故二爻不言升。至上處窮極之地。不當升而猶升焉。則是冥升而已矣。升之道可易言哉。

圖邱氏謂二四知不可升而不升。於爻意不合。是另一說。

曰。謂解義。彖傳。柔以時升。專指六四言。剛中而應。專指二五言。而爻辭則六爻皆利於升。蓋衆正彙征。无乎不吉也。二固剛中。而三亦剛正。四故以時升。而初以信。五以正。皆衆德之善者。惟上居升之極。則戒其昏冥。而論之精進。所以善升之終。諸爻言人材之登進。而六五言治化之升。隆又所以正升之主。審乎此而升之道從矣。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七 升卦

圖 寄願堂

圖二陽四陰之卦。自下升上。以二爻爲卦主。所謂剛中而應者也。

彖言利見大人。大人屬五。二利見之。二剛中。而五應。惟其應故見之利。兩節意不相悖。利見故能前進。而南征吉。然彖辭不專指二活看。爲是柔以時升。舊說解卦之三升。而爲四。伏義制卦

名時。豈知此說。或謂自萃卦言之。坤方在下。而升於上。此是文王序卦。則然。伏義命卦。未必以此爲序。大象不言風。而言木。木

生地中。漸至高大。於升義爲明。而君子之慎修其德。積至高大。似之。愚謂風氣也。風未嘗不從地中升。只是虛而无形。不如木

之易見。故置風言木。理或然也。卦以自下升上爲義。故初即言升。二剛中。故有孚。五應故有喜。正是能升者。三居下卦之上。陽

剛能升。上臨於坤。坤體虛。故進而无礙。四大言。言王是取象。祭

亨主誠。岐山須升。誠意以升於上之義也。大臣位无可升。故虛
擬升義如此。五居尊位。无可復升。若主方升。爲天子言。甚不雅。
故治化日升之說。爲僞。上處升極。而更求升。恐反成退耳。故曰
消不富。萃極不能萃。升極不能升。其理同也。○柔以時升。註賁
主六五言。可從。而又云。釋名升之意。却可疑。愚意只當連下文。
讀柔升以五言。巽順以全卦言。剛中以二爻言。總見元亨之意。
似亦通。

易經詳說

卷二十七 升卦

吳 寄 願 堂

易經詳說卷二十七終

平波萬海恬對正

易經詳說卷二十八

困三三 困卦

程傳。困序卦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升者自下而上。自下升
上。以力進也。不已必困矣。故升之後受之以困也。困者德之之義。
爲卦兌上而坎下。水居澤上。則澤中有水也。乃在澤下。枯涸无水
之象。爲困乏之義。又兌以陰在上。坎以陽居下。與上六在二陽之
上。而九二陷於二陰之中。皆陰柔揜於陽剛。所以爲困也。君子爲
小人所揜蔽。窮困之時也。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孔疏。困者窮厄委頓之名。道窮力竭。不能自濟。故君爲困。亨者卦
德也。小人遭困。則窮斯濫矣。君子遇之。則不改其操。君子處困而

易經詳說

卷二十八 困卦

一 寄 願 堂

不失其自通之道。故曰困亨也。

程註。疏以貞字連大人前。謂履正體大之人。是因彖傳說。

程傳。如卦之才。則困而能亨。且得貞正。乃大人處困之道也。故能
吉而无咎。大人處困。不唯其道自吉。樂天安命。乃不失其吉也。况
隨時善處。復有裕乎。有言不信。當困而言人誰信之。

本義。困者窮而不能自振之義。坎剛爲兌柔所揜。九二爲二陰所
揜。四五爲上六所揜。所以爲困。坎險兌說。處險而說是身雖困而
道則亨也。二五剛中。又有大人之象。占者處困能亨。則得其正矣。
非大人其孰能之。故曰貞。又曰大人者。明不正之小人不能當也。
有言不信。又戒以當務晦默。不可尚口。益取困窮。

葉峯胡氏曰。塞能止。則知足以避。需不陷。則義无所窮。困之爲卦。

上下三剛皆掩於柔弱而无所容。此所以爲困也。然剛之困如此。剛之亨自如。處坎之險。不失兌之悅。時雖困而道則亨。身雖困而心則亨也。他卦言亨與貞。不貞則不亨。亨由於貞也。此卦言亨與貞。處困能亨。則得其貞。貞由於亨也。曰貞又曰大人者。困而能亨。是爲貞正之大人。非不正之小人所能也。剛柔自乾坤往來于二與上。而以九居五。未嘗變也。是之謂貞。是之謂大人。此其所以吉而无咎也。有言不信。又戒處坎之險。不可尚兌之口也。按乾坤往來數語。不必用。

引剛而能亨。則貞矣。然貞者大人也。小人不能也。故惟大人乃吉而无咎。大人自然困而能亨。所謂貞也。上曰困亨貞大人吉无咎矣。又曰有言不信。是泛戒人之處困者也。非復戒大人也。

易經詳說

卷二十八

困卦

二 寄願堂

困亨貞曰付命而守義也。盡其義之所當然者也。有言不信。亦欲其付命而守義也。正其非義之所當然者也。

存疑身雖在險之中。心則超乎險之外。所謂樂天知命。自得其安樂。故本義曰身雖困而道則亨。若文王幽於羑里而演易。夫子厄於陳蔡而絃歌。是處困能亨。所謂素患難行乎患難也。故爲得正。若處困而不亨。則是不能素位而行而失其道矣。其得爲正乎。聖人既發亨貞之占。復曰大人吉无咎者。蓋處困而亨。非小人所能。此卦剛中又有大人之象。故又曰大人吉无咎。言必大人然後能亨而得其正也。吉則亨。无咎即貞。困而有言何也。當困之時。欲資口舌以求免。或既困之後。欲因言以自見也。不知時當在困。其誰見信人情世態。往往而然。聖人亦見之。齊矣。

蓋遇有言正與亨貞相反。蓋其不能安於義命。胸中憤憤。故外爲嘖嘖之鳴也。

法經能亨。即貞吉。即无咎。即有默守意在。有言不信。特反言以決其當亨耳。

國通節重亨字。亨貞言其理也。大人吉无咎。舉其人以贊之也。有言不信。反言示戒也。

闢文王繫困卦彖辭曰。困者窮而不能自拔之義。然困者時也。不與之俱困者道也。處此者誠能忘乎其困。心中泰然自得而亨。斯真義命自安。得處困之正道矣。是亨貞也。豈易能哉。唯有學有守之大人。乃能如此。亨貞有自得之吉。而无自失之咎也。苟非其人。不能義命自安。憤時嫉俗。形於議論。雖有言而不足取。

易經詳說

卷二十八

困卦

三 寄願堂

信於人。適足滋多口之憎。而重益其困耳。占者戒之。象曰困剛揜也。

孔疏此就二體以釋卦名。兌陰卦爲柔。坎陽卦爲剛。坎在兌下。是剛見揜於柔也。剛應升進。今被柔揜。施之於人。其猶君子爲小人所蔽。以爲困窮矣。

程傳卦所以爲困。以剛爲柔所揜蔽也。陷於下而揜於上。所以困也。困亦揜也。剛陽君子而爲陰柔小人所揜蔽。君子之道。困望之時也。

本義以卦體釋卦名。

象平劉氏曰。不曰柔掩剛。而曰剛掩者。何也。无所歸咎。故以剛自揜爲辭。蓋卦爲君子設也。

虞翻楊氏曰坎一陽陷二陰之中。兌二陰蔽一陽之上。皆剛揜於柔也。剛揜於柔。君子揜於小人。能不困乎。

虞翻馬氏曰下卦陽也。陽象而陷於二陰之中。上卦陰也。陽雖眾而在一陰之下。陰爲之主。此陽剛之困。君子窮之象也。

虞翻曰困卦以剛爲主。困者剛也。困之者柔也。坎剛爲兌柔所揜。九二爲二陰所揜。四五爲上六所揜。揜之而不得伸也。

合解凡陽被陰害。陽不堪而與之戰。卽有危厲。正氣猶得發舒。惟不見害而見揜。暗暗侵蝕。揜抑而不克振。困就其焉。

按剛揜兼卦爻二意。愚意只以兌揜坎覺。且與澤无水意合。國孔子釋彖辭曰。卦名困者。合二體言。坎剛爲兌柔所揜。以六爻言。坎之九二爲二陰所揜。兌之四五爲上六所揜。是陽剛之氣。

易經詳說

卷二十八 困卦

四 寄願堂

爲陰所揜抑而不得伸。故爲困。

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孔疏坎險而兌說。所以困而能亨者。良由君子遇困。安其所遇。雖居陰困之世。不失暢說之心。故曰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也。

程傳以卦才言處困之道也。下險而上說。爲處險而能說。雖在困窮艱險之中。樂天安義。自得其說樂也。時雖困也。處不失義。則其道自亨。困而不失其所亨也。能如是者。其唯君子乎。若時當困而反亨。身雖亨。乃其道之困也。君子大人通稱。

本義以卦德卦體釋卦辭。

朱子曰困而不失其所亨。這句自說得好。

虞翻楊氏曰困而亨何也。亨不于其身。于其心。不于其時。于其道也。

趙氏曰險以說。在險而能說。則无入而不自得矣。其於處困也何有。

中溪張氏曰處險而說。如顏子在陋巷而不改其樂。柳下惠阨窮而不憫。夫子厄於陳。畏於匡。孟子毀於臧倉。身窮困而道彌亨。唯君子能之。

雲影胡氏曰剛之困於柔。猶人之困於疾。使易專論其困。而无以通之。是知其疾而不能用藥也。如是則安用易說。故彖曰困亨。彖傳曰困而不失其所亨。象以大人稱。彖傳曰其唯君子乎。蓋困而不失其所亨。卽是貞。君子卽是大人。困而亨之君子。其卽剛貞之

易經詳說

卷二十八 困卦

五 寄願堂

大人乎。吉无咎。由於貞。貞由於亨。

虞翻曰所字合爲句。亨字爲句。所如良正其所之所。雖在困中。不愧不怍。泰然不失其常處。此之謂亨。能此者其唯君子乎。

國龍氏說與孔疏合。而今无從者姑存之。

法屋險說句要得以字語脉重說。

虞翻所字極有味。吾心自有一種光明通達境界。隨他顛沛。吾心之所亨不失。

存疑君子卽大人。不曰大人而曰君子。爲下文欲以卦體解大人也。蓋言困而不失其所亨。不言其唯大人乎。則无歸着欲言之下文。以卦體剛中解貞。大人又舉大人。似贅。故以君子易大人。則上文困而不失其所亨有歸着。下文以卦體解貞。而舉大人不爲贅。

非聖人無此主張

困而能亨。大人所以吉也。蓋其以剛中之道也。五與一是也。非剛中則遇困而失其正矣。

前軒張氏曰。唯大人能處困。凡入處之大則失節。小則受隕。以中不剛耳。

困言處困而能貞。又必大人然後吉者。蓋以此卦九二九五皆以剛而得中也。剛中則有貞之義。又有大人之象。故曰貞曰大人。困對剛中二字並重。

孔氏處困求通在於修德。非用言以免困。徒向口說。更致困窮。故曰向口乃窮也。

易經詳說

卷二十八 困卦

六 舒頤堂

故有向口之戒。

虞翻張氏曰。兌爲口。在上。故曰向口乃窮。困窮乃字最妙。困非窮。向口乃是窮。知窮之在口。愈知亨之在心矣。

雙湖胡氏曰。天子於困。象傳自以剛揜發伏義卦象。文王卦辭初。无是也。以說處險。則剛雖見掩而不失其所亨。其惟二五剛中之君子乎。又以卦德論之也。貞大人吉无咎。而釋之以剛中也之辭。歸重又在九五。一爻上有言不信。而釋之以上口乃窮也之辭。是說上六雖窮於言。而終不見信於坎。坎兌相失而成困象也。

初變湖說不盡妥當。分別看。既本義以卦德卦體釋卦辭。險說是卦德。剛中是卦體。向口乃窮。

似亦從卦體看出。吳圖說可據存疑。以爲卦象象字將發出。時講只以卦德貫說。與本義背。

圖詞曰。亨夫困而何以亨也。卦德坎險兌悅。處險而悅。是身雖困。既而心自暢悅。不失其所亨也。其唯知義安命之君子能之乎。

又曰。貞曰大人吉者。以卦體二五以剛居中。剛則不屈。中則不倚。此所以能亨而貞爲大人之吉也。又曰。有言不信者。當困之時。知義安命。則雖困而猶亨。若徒向口舌。嘵嘵多言。乃以自取困窮耳。可不戒哉。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王註澤无水。則水在澤下。水在澤下。困之象也。處困而屈其志者。小人也。君子固窮。道可忘乎。

易經詳說

卷二十八 困卦

七 舒頤堂

孔氏水在澤下。則澤上枯槁。萬物皆困。君子以致命遂志者。君子守道而死。雖遭困厄。期於致命喪身。必當遂其高志。不屈撓而改移也。

圖王註水在澤下。困之象。似說水不得出爲困。孔疏枯槁之說。未是。輔嗣意。

程傳澤无水。困乏之象也。君子當困窮之時。既盡其防慮之道。而不得免。則命也。當推致其命以遂其志。知命之當然也。則窮塞禍患。不以動其心。行吾義而已。苟不知命。則恐懼于險難。墮獲于窮厄。所守亡矣。安能遂其爲善之志乎。

程子曰。天凡利害禍福。亦須致命方得。致之爲言。直如人以力自致之謂也。得之不得。命固已定。君子須知他命方得。不知命。无以。

爲君子蓋命苟不知无所不至故君子於困窮之時須致命便遂得志其得禍得福皆以自致只要申其志而已

本義示下漏則澤上枯故曰澤无水致命猶言授命言持以與人而不之有也能如是則雖困而亨矣

陸子曰困厄有重輕力量有小大若能一日十二時點檢自己念慮動作須是合宜仰不愧俯不忤如此而不幸填溝壑喪身殞命有不暇恤只得成就一箇是處如此則方寸之間全是天理雖遇大困厄有致命遂志而已亦不知有人之是非向背惟其是而已○問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曰澤无水困君子道窮之時但當委致其命以遂吾之志而已致命猶送這命與他不復爲我之有難委致其命而志則自遂无所回屈伊川解作推致其命雖說

易經詳說

卷二十八

困卦

八 奇願室

得通然論語中致命字却是委致之致事君致其身與土見危致命見危授命皆是此意授亦致字之意言將這命授與之也

陸安邵氏曰兌上離下其卦爲革聖人象之曰澤中有火兌上坎下其卦爲困聖人宜象之以澤中有水而曰澤无水何哉曰澤中不宜有大也而有火所以爲革之象澤中宜有水也而反无水非困而何哉若亦言有水則困之義隱矣有無二字聖人蓋有深意存焉

中溪張氏曰澤所以涵水今水在澤下則澤涸而无水所以爲困君子觀困窮之象但委命於天而成吾之志而已拘繫里以演易厄陳蔡而絃歌此皆善處困者也致命遂志猶殺身以成仁也致命有坎險之象遂志有兌說之象

陸安邵氏曰命在天志在我困則委其命於天困而亨則遂其志於我

象引澤无水困之象也致命遂志承困之象而言其處困之正道也致命未必便都死只是他已拚一死了

存疑君子平生所志在於忠義而輕命亦吾所愛惜者使安常无事吾志可以直遂困所願也不幸遭流離變故二者不可得兼行志則妨命完命則失志此則困之時也這時重須致命以行吾志而已蓋命吾所欲也所欲有甚於命者故不敢愛命也○王屋只重遂志上凡人何嘗无忠孝念頭祇此身稍有顧惜便爲屈抑那能勾遂唯把這輕命都丟了去幹事任他可生可殺此志必不可奪中心快然无恨纔說得一箇遂字

易經詳說

卷二十八

困卦

九 奇願室

陸家引云未必便死看理甚活只是拚着死做去遂志亦非謂死了方遂志只是順理做去志不屈抑總之謂遇患難時不顧性命只順理而行也

陸孔子釋大象曰澤以水宜有水者坎水下漏兌澤上枯困乏之象也君子體之而有以處困焉夫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君子之素志也若遇禍變之臨一計較於死生利害之間此志不得遂矣故必委致其命以成就一箇是而遂吾之志焉志遂即爲亨此處困之正道也

初六繫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孫註既以初欲應四爲二所隔居則困于株木進不獲援勢甚艱難入于幽谷程傳亦以四不能莊初爲證本義不言四○又其

計疏幽谷與上句連程傳連下。

困六以陰爻處於至卑又居坎險之下。在困不能自濟者也。然得在上剛明之人爲援助。則可以濟其困矣。初與四爲正應。九四以陽而居陰。爲不正。失剛而不中。又方困於陰。排是惡能濟人之困。猶株木之下。不能產穀於物。株木无枝葉之木也。四近君之位。在他卦不爲无助以居困。而不能庇物。故爲株木。皆所以居也。皆困于株木。謂无所庇而不得安其居。居安則非困也。入于幽谷。陰柔之人非能安其所遇。既不能免於困。則益迷暗妄動。入于深阻。幽谷深暗之所也。方益入於困。无自出之勢。故至於三歲不覿。終困者也不覿。不過其所亨也。

易經詳說

卷二十八 困卦

十 寄願堂

底居暗之甚。故其象占如此。

程傳。困於株木。如何。朱子曰。在困之下。至困者也。株木不可坐。皆在株木上。其不安可知。又問。伊川將株木作初之正應。不能庇。他說如何。曰。恐說皆字不去。

中溪張氏曰。人之體。行則趾爲下。坐則臀爲下。初六困而不行。此坐困之象也。

平菴項氏曰。初六在坎下。故爲入于幽谷。即坎初爻入于坎窞也。臨川吳氏曰。入于幽谷。不能自拔。以出于困也。

諸家胡氏曰。卦名困。以剛爲柔所困也。爻論困義。非特剛困。柔之困亦甚矣。柔之困也。困于株木。困于石。困于高。所困者。皆枯之木。蟄繞之草。困于石。則又甚焉。剛之困。困于飲食。困于金車。困于

赤紱。飲食車服皆美物也。六爻別而言之。其崇陽抑陰亦可見矣。

象曰。初六以陰柔處困之底。居暗之甚。蓋陰柔不能自拔也。處困之底。故爲困。困於株木。居暗之甚。故爲入于幽谷。三歲不覿。處困之底。底字。貼臂字。居暗之甚。甚字。貼三歲不覿。意猶所謂係用緤。真於叢棘。三歲不得者也。故知三歲不覿。爲只帶入於幽谷一句。況象曰。入於幽谷。幽不明也。正貼不覿義。

會解上二句。困之極。下二句。益困而終莫之濟。又深一層。相連說。按象引分說。處困之底。居暗之甚。似是兩意。會解連說是。朱子謂臂在株木。上。雲峯謂槎枿之上。合看。以槎枿之木而坐其上。困之甚矣。三歲不覿。是幽谷中不與人相見也。合看。只如谷旁枯木。身踞其上。而不安。稍動則墜谷中。二象似是一象。

易經詳說

卷二十八 困卦

十 寄願堂

程傳。不遇所亨。謂欲應四而不得遇。今不從。

困周。然象初爻曰。初六在下。處困之底。傷而不安。爲臂困于株木之象。此唯陽剛君子方能自拔。初陰也。又居陰位。暗爲尤甚。安能出于困乎。唯有陷于困。既如入于幽谷。至三歲之久。而不見人也。幽可知矣。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程傳。幽不明也。謂益入昏暗。自陷于深困也。明則不至陷矣。按幽不明。正是困。孔疏謂自蔽以避困。却反說了。

存疑。象傳只解入于幽谷。遺了困于株木。

困幽不明。非以不明解幽字。謂幽則不明。故无所覿。時講以幽。困心。不明。困事。淺說。非正意。

孔子釋初象曰初六之人於幽谷者。唯其以陰柔之才居幽暗之地。幽暗則不明。宜其深入而无所觀也。

九、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程傳酒食人所欲而所以施惠也。二以剛中之才而處困之時。君子安其所遇。雖窮厄險難无所動其心。不恤其為困也。所困者唯困於所欲耳。君子之所欲者。澤天下之民。濟天下之困也。二未得遂其欲。施其惠。故為困于酒食也。大人君子懷其道而困於下。必得有道之君求而用之。然後能施其所蘊。二以剛中之德困於下。上有九五剛中之君。道同德合。必來相求。故云朱紱方來。方來方且來也。朱紱王者之服。藏勝也。以行來為義。故以蔽膝言之。利用亨祀。亨祀以至誠通神明也。在困之時。利用至誠。如亨祀然。其德既誠。自能感通於上。自昔賢者困于幽遠。而德卒升聞。道卒為用者。唯自守至誠而已。征凶无咎。方困之時。若不至誠安處以俟命。往而求之。則犯難得凶。乃自取也。將誰咎乎。不度時而征。乃不安其所為。困所動也。失剛中之德。自取凶悔。何所怨咎。諸卦二五以陰陽相應而吉。唯小畜與困。乃互於陰。故同道相求。小畜陽為陰所畜。困陽為陰所揜也。

易經詳說

卷二十八 困卦

三 寄願堂

既此爻朱子不從程傳之說。然會程傳之意。亦似可用。其言困於酒食。謂乏酒食不得遂飲食之欲也。雖不得遂飲食之欲。而上應九五朱紱方來矣。困于酒食。困也。朱紱方來。困而有亨意也。此時惟宜誠信自守。不可妄進。妄進則凶也。朱紱之來。將來而未來。故但可靜守。不可忘進。王註以困于酒食為美之是。

說酒食之盛。與本義合。又以朱紱方來為能招異方之物。殊无味。不如作應五說。王註從酒食朱紱二句。看出利用亨祀。為是說。應五之意。故云。盈而又進。傾之道也。以此而征。凶將誰咎。通前全無處困之意。自是不得經旨。

朱義困于酒食。厭飲苦惱之意。酒食人之所欲。然醉飽過宜。則是反為所困矣。朱紱方來。上應之也。九二有剛中之德。以處困時。雖无凶害。而反困於得其所欲之多。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利以亨祀。若征行則非其時。故凶。而於義為无咎也。

或問困于酒食。本義作饜飮於所欲。是如何。朱子曰。此是困於好底事。在困之時。有困於好底事者。有困於不好底事者。此爻是好底事。當時則是困於好底事。如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花鳥好娛戲。底

易經詳說

卷二十八 困卦

三 寄願堂

物。這時却發人不好底意思。是困好底事。而困也。酒食饜飮亦如此。朱紱亦紱。若如伊川說。使書傳中說臣下皆是亦紱。則可。詩中却有朱紱斯皇一句。是說方叔於理又似不甚通。問朱紱方來。利用亨祀。曰。以之事君。則君應之以之事神。則神應之。雲峯胡氏曰。困于酒食。醉飽之過。困。饜飮而生苦惱者也。程初之困于株木。三之困于石。有間矣。所以初入幽谷。三不見其妻。二則有朱紱方來之慶。特五亦為榮所揜。其來也緩。故曰方來耳。其占利於亨祀。而不利於征行。困之時。誠一切至可通神明。不必急於往也。无咎。諸家以為謹咎。則當如節之象。曰又誰咎也。今象曰中。有慶。則征凶者。行非其時。故凶。而於義无咎也。本義精矣。家引酒食朱紱二句。俱是象。以剛中言。則為困於酒食之象。以剛

中而應言。則爲朱紱方來之象。困於酒食。猶帶困說。朱紱方來。則不復帶困說矣。利用亨祀。亦然是以自剛中而應得來。其象既爲朱紱方來。則其占當爲利用亨祀矣。征凶无咎。仍又帶困說。在他爻或困於株木。或困於石。或困於金車。或困於赤紱。或困於窮蹙。而二獨得困於酒食。爲好事之困者。何有剛中之德。以處困時也。然有剛中之德。而猶不免於困者。何時義當然。不得而避也。故亦須有一件困處。四句各自爲一事。或泥本義。以爲利用亨祀。通承困於酒食。朱紱方來者。非也。困字義於亨祀无所取。只是承朱紱方來言。夫有剛中之德。而得上之應。所謂九二剛健中正。誠實而上交者也。故象朱紱方來。而占利用亨祀。

易經詳說

卷二十八 困卦

西晉顧堂

反困于得其所欲之多。故其象如此。其文勢似皆以困于酒食。朱紱方來爲困。故蒙引後說然之。然本義只以困于酒食爲困。朱紱方來只云上應之也。不謂之困。且以朱紱方來爲困。未免牽強。故今只逐句講解。於本義之文勢。姑且畧之耳。九二剛中之德。以處困時。亦不免有困處。然其困也。不以凶事而以好事。其困於好事也。爲困于酒食之象。然有剛中之德。而上應之。故有朱紱方來之象。其占利用亨祀。蓋至誠享神。神之享之。錫以多福也。時當困處。故征行則有凶。然力時之不易。非其才之不足也。故无咎。困於酒食。就困上說。朱紱方來。利用亨祀之說。不帶困。征凶无咎。又就困上說。

援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只是一象。酒食過多。非發遇者。不能困于

酒食。卽是朱紱方來時。朱紱方來。說不得困。蒙引多費周折。利用亨祀。與朱紱方來相接。蓋朱紱之來。五求一也。利用亨祀。二以誠應也。分之則爲象。爲占。各有其事。合之其意以相通也。亨祀則利。征則凶。亨祀尙是安靜之事。征則妄進。故相反也。恐其得意而妄進。故戒之。凶而无咎者。於時爲躁。動心本无咎也。此順本義爲說。然尙有不極處。俟更詳之。時講與舊說大異。時講以此爲大臣濟困。困于酒食。是已受重任。爲賢勞之困。朱紱方來。是其寵遇日隆。不作未來說。朱紱方來。卽在困於酒食時。利用亨祀。是大臣盡誠以答君寵。如亨祀然。征凶无咎。是行而達於濟困。未免凶危。而竭力盡分于義。无咎也。其說亦自冠冕。然予格遵舊義。此等說。不敢漫用。姑附之。朱紱

易經詳說

卷二十八 困卦

西晉顧堂

時講謂是寵錫之服。則來是持此服以來。賜依程傳。朱紱王者之服。只爲云王者方來求之也。易說謂非凶禍。乃凶懼義不當避。非困之正。以堅其報効。征凶輕无咎重。此另是一說。舊周公繫二爻曰。九二有剛中之德。以處困時。亦不免有所困。而其困也。困以好事。爲困於酒食之象。然二有其德。而五應之。有以結人主之知。在五之求之者。方來求之。又爲朱紱方來之象。占者於此。當何如乎。必誠實上交。感通于上。如人之盡誠以亨祀。而得神之格也。但此時尙未可有爲。以之征行。則犯難而凶。而意在極困。隨分自盡。於義亦无咎也。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程傳雖困於所欲。未能施惠于人。然守其剛中之德。必能致亨。而

有福慶也。

或問象云中有慶也是如何。朱子曰。他下面有許多好事。

深引困于酒食。亦舉爻辭一句。中有慶則固該下句矣。故朱叔方來利用亨祀。兩句都要就剛中說。不然朱叔方來上應之也。只說上應而不知其所以得上應。則亦失却朱子本義之指矣。

罕見與指朱叔方來利用亨祀說。

一按中以剛中之德言。雖云困于酒食而有剛中之德。故有朱叔亨祀之慶也。

觀孔子釋二象曰。二之困于酒食者。以其有中德。故雖處困而猶有寵任之慶也。又何疑於朱叔之來亨祀之利乎。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易經詳說

卷二十八 困卦

六 寄願堂

王註石之爲物。堅而不納者也。謂四也。三以陰居陽。志武者也。四自納初。不受已者。二非所據。剛非所乘。上比國石。下據蒺藜。無應而入焉。得配偶在困處斯凶其宜也。

程傳六三以陰柔不中正之質。處險極而用剛。居陽用剛也不善。處困之甚者也。石堅重難勝之物。蒺藜刺不可據之物。三以剛險而上進。則二陽在上。力不能勝。堅不可犯。益自困耳。困于石也。以不善之德。居九二剛中之上。其不安猶藉刺據于蒺藜也。進退既皆益困。欲安其所。益不能矣。官其居所安也。妻所安之主也。知進退之不可。而欲安其居。則失其所安矣。進退與處皆不可。唯死而已。其凶可知。繫辭曰。非所困而困焉。各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耶。一陽不可犯也。而犯之以

困。困是非所困而困也。各辱其事惡也。二在二上。固爲據之。然猶能辭柔以下之。則无害矣。乃用剛險以乘之。則不安而取困。如據蒺藜也。如是死期將至。所安之主。可得而見乎。

程傳以石爲二陽在上。本義只指四。與註疏同。本義陰柔而不中正。故有此象。而其占則凶。石指四。蒺藜指二。宮謂三。而妻則六也。其義則繫辭備矣。

朱子曰。六三陽之陰。上六陰之陰。故將六三言之。則上六爲勢。中六爲勢。氏曰。石之爲物。堅確而不納者也。指九四。四與初爲應。三雖比四。而四不納之矣。坎爲叢棘。乃蒺藜也。六三進則遇乎九四之陽。如石壓其上。而无所納。是困于石也。退則乘乎九二之陽。如棘刺其下。而无所應。是據于蒺藜也。六三以陰居陽。而上六以陰

居陰。故三以上爲妻。然三與上无應。无應而入于其宮。宜不見其匹耦而凶也。

易經詳說

卷二十八 困卦

六 寄願堂

王註石之爲物。堅重難勝之物。以比九四之剛也。三以陰柔不中正。居四之下。而欲推乎四。則四堅不可動。是困于石也。蒺藜刺不可據之物。以比九二之剛也。三以陰柔不中正。居二之上。而欲藉二以爲安。則二豈能承伏於其下乎。是據于蒺藜也。上既爲四所困。下又爲二所困。則進退狼狽。來之坎坎矣。如是則身危而且死。家不可保矣。故上六雖與三爲正應。是吾之妻。然吾亦不能有矣。明其家之不保也。四困石不可犯。二困蒺藜不可據也。然何以知六三之欲犯四而前。欲據二以安。曰。陰柔而不中正。理固應然。程傳所謂不善處困。而益以困耳。

援不見其妻程傳作失其所安意好朱子以上六爲二之妻可疑。
。或謂三陽位上陰位以位害之是二以止爲妻也以陰居三
則不能有其妻故不見。

聖人公是二爻曰六三陰柔則无才。不中正則无德。以是處困无
一可者欲前推九四以進。四既堅莫能動。如困于石然欲後遷
九二以安。二更暴不可倚。如據于蒺藜然如此則災必逮身雖
有上六正應。足爲我輔。亦終睽隔不可見矣。又如入其宮不見
其妻然占者如此凶亦甚矣。
。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孔疏乘剛者明二爲蒺藜也。不祥也者。祥善也。吉也不吉必有凶
也。

易經詳說

卷二十八

困卦

六寄願室

程傳據于蒺藜謂乘九二之剛不安猶藉利也不祥者不善之欲
失其所安者不善之效故云不見其妻不祥也。
。困不言困于石而義自見。

。困孔子釋三象曰三之據于蒺藜者以三乘九二之剛據非所據
何以得安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者死亡將至不祥之甚也。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王註金車謂二也。二剛以戰者也。故謂之金車。徐徐者疑懼之辭
也。志在於初而隔於二履不當位威命不行。乘之則不能欲往則
畏。二故曰來徐徐困于金車也。有應而不能濟之故曰吝也。然以
陽居陰履謙之道。量力而處不與二爭雖不當位物終與之故曰
有終也。

程傳唯力不足故困。困之遊必由援助當困之時上下相求理
當然也。四與初爲正應。然四以不中正處困其才不足以濟人之
困。初比二二有剛中之才足以拯困則宜爲初所從矣。金剛也車

載物者也。二以剛在下載已故謂之金車。四欲從初而阻於二故
其來遲疑而徐徐是困于金妻也。已之所應疑其少已而之他將
從之則猶豫不敢遽前豈不可羞乎。有終者事之所歸者正也。
初四正應終必相從也。寒士之妻弱國之臣各安其正而已。苟擇
勢而從則惡之大者不容於世矣。二與四皆以陽居陰而二以剛
中之才所以能濟困也。居陰者尚柔也得中者不失剛柔之宜也。
本義初六九四之正應九四處位不當不能濟物而初六方困於
下又爲九二所隔故其象如此然邪不勝正故其占雖爲吝可而

易經詳說

卷二十八

困卦

五寄願室

必有終也。金車爲九二象未詳疑坎有輪象也。
。申漢張氏曰坎爲與九二居坎體而又剛健故曰金車。初六之來
徐徐者以困于九二之金車也。然四之志則在乎初始若可吝久
必有終也。

。晉李氏曰當困之時不可求以亟通故二曰方來五日方來有
說四曰來徐徐皆緩辭也。初與四應其來之所以徐徐者爲九二
金車所隔也。然陰陽相應正也。九二隔之非正也。邪終不得以勝
正故始雖可吝而必有終也。

。蒙引不曰不能來而曰來徐徐者何也邪不勝正終必得合但遲
耳曰來徐徐者預爲下旬有終地也。終必得合據理之極而言
勢終不足以勝理也。妄求者去正應者合也但須遲。

寄註以正應隔於豪強而已之才不足以相援在四者亦可羞矣
蓋測來是九四來困是初六受困舊說來字亦主初言不知易之
大分上升曰往反下曰來觀否泰往來剛來隨柔柔來文剛往蹇
來連等詞可見

按註既程傳俱以來屬四四為爻主當以四說為是若來屬初客
為誰之客乎諸講多就初說似未是故取蠱測正之。又按困
于金車連來徐徐作一象俱指四說亦甚順但本義初六方困
于下云云不得不以困於金車屬初。車主載四在上為二所
載初在下難取載義愚謂此爻從王註覺順
周公繫四爻曰四於初為正應初六方困於下四宜急為之援
然以陽居陰才力不足欲乘則不能坐視欲往則不能徑前

易經詳說 卷二十八 困卦 王寄願堂

回猶豫其來也徐徐然是以初竟困於下為九之所隔不能前
進有困于金車之象占者于此其始則正應變困不能為援則
可羞吝究之邪不勝正雖有相隔之勢而有自合之理可必其
彼此相得而有終也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程傳四應於初而隔於二志在下求故徐徐而來雖居不當位為
未善然其正應相與故有終也
臨川吳氏曰下謂初志在於拯初也不當位謂居柔故其行徐有
與謂與初為正應行雖徐終能就初而拯其困也
象引不當位合來徐徐困于金車在內
極不當位所以吝有與已說到有終上

主疑此節相連說下重一志字有與全本此志來玩雖字語氣蓋
是累四之才而深許其志

國孔子釋四象曰四之來徐徐雖未能急于拯初然志未嘗不在
初也惟有是志雖以陽居陰處位不當才力不足而正應无終
聯之理終必得合而有與也

九五則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祖

程傳載象曰則傷於上也去足為則傷於下也上下皆挽於陰為
其傷害則則之象也五君位也人君之困由上下无與也赤紱臣
下之服取行來之義故以紱言人君之困以天下不來也天下皆
來則非困也五雖在困而有剛中之德下有九二剛中之賢道何
不合徐必相應而來共濟天下之困是始困而徐有喜說也利用

易經詳說 卷二十八 困卦 王寄願堂

祭祖祭祖之事必致其誠敬而後受福人君在困時宜念天下之
困求天下之賢若祭祀然致其誠敬則能致天下之賢濟天下之
困矣五與二同德而云上下无與何也曰陰陽相應者自然相應
也如夫婦骨肉分定也五與二皆陽爻以剛中之德同而相應相
求而後合者也如君臣朋友義合也方其始困安有上下之與有
與則非困故徐合而後有說也二云享祀五云祭祀大意則宜用
至誠乃受福也祭與祀享泛言之則可通分而言之祭天神祀地
祇享人鬼五君位言祭二在下言享各以其所當用也

按王註謂用其壯猛行則則之事則異方愈乖赤紱南方之物困
于赤紱以見異方之乖其說與程傳大異。程傳困于赤紱謂
臣下之不來大費力乃徐有說利用祭祀程傳總作求賢一事

設而以有說爲五與二應本義俱不同。耿氏謂享祀人臣既以祭宗廟。祭祀天子所以禮百神。是依程傳分君臣說。

本義則別者。傷於上下。上下既傷。則赤紵无所用而反爲困矣。九五當困之時。上爲陰揜。下則乘剛。故有此象。然剛中而說體。故能遇人而有說也。占具象中又利用祭祀。久當獲福。

聖學胡氏曰。九五君也。亦言困者。下无應也。然二雖非應而同德。故一時雖困。乃遲久而有說也。二五取象皆相應。二曰朱紱。五曰赤紵。紵所以行也。二五不應。欲進行得乎。故二方來。五乃徐有說。二曰享祀。五曰祭祀。亦以二五當困之時。必誠一切至。如祭享然。則或有可通之理也。二言征凶。五不言者。二在下不可征。征以求上上之求下。則不可以是例論也。

易經詳說

卷二十八 困卦

三 寄願堂

象引九五則別困於赤紵。困也。乃徐有說。則不終於困矣。此皆是象而占在其中。利用祭祀。則純是占。亦取乃徐有說之意。必曰遲久而後有說者。何。蓋面前是困。後方得不困耳。遲久字。輕以時候言。不可謂剛中能遲久也。謂其剛中故能入而有說也。有說則困者亨矣。剛中是所以悅處說體是有悅之象。利用祭祀。久當獲福。以其剛中也。

困。九五當困之時。上爲陰揜。則見傷於上。是則其鼻也。其下乘剛。則見傷於下。是則其足也。夫赤紵蔽膝。以行之物也。足既受傷。則不能行。而赤紵之服於膝。反爲之困矣。如堂高莫大乎富貴。本所以榮身也。一受制于權臣。而不能自振。則富貴適足爲身累。如漢獄之遷于曹掾。魏高貴鄉公之受制於司馬是也。夫五之被

困時。命使然也。然其剛而得中。又居說體。剛中則有善處之術。說體則有困亨之義。故一時雖未有出困之功。終久自有出困之效。故曰乃徐有說。占者有剛中之德。是能積誠意上交於神。而神必錫以多福矣。故利用祭祀。

既朱子原不欲有朱紱赤紵君臣之分。本義所云。赤紵无所用。只是說既爲上下所傷。則體統威儀蕩然。尚何用於赤紵有爲累之意。蒙存以紵爲蔽膝。被則則无用。單承則一邊太滯。時講以赤紵爲臣下之服。言九五上傷于近習。下傷于強臣。是爲臣下所困。便是困于赤紵。其說亦通。但非本義之旨。時講以徐有說爲能制服臣下。不受其傷。而可說。又以利用祭祀。神且可格。以見臣下无不可化。通節亦自貫串。而本義殊不然。乃徐

易經詳說

卷二十八 困卦

三 寄願堂

有說。依本義。只泛說出困意。利用祭祀。本義加一又字。則另爲一事。非以之徵徐有說也。蒙引云。舊說上爲陰揜。是爲曹掾所蔽。則乘剛是爲強臣所迫。今定五不取君象。此說皆无所用矣。此條當玩。則別之語。恐不可施于君道。吳臨川以則別爲義疏。

困。周公繫五爻曰。九五當困之時。上爲陰揜。則見傷於上。其下乘剛。則見傷於下。上下俱傷。則赤紵无用。反爲所累。是爲則別困于赤紵之象。然五之被困。時命使然也。一時未有出困之功。久當有出困之效。雖云則別困于赤紵。乃徐有說。而不終於困也。以之祭祀。則誠信可通于神明。而无不利也。象曰。則別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程傳始為陰於无上下之與。方困未得志之時也。徐而有說以中直之道得在下之賢共濟於困也。不曰中正與一合者云直乃直也。直比正意差緩。盡其誠意如祭祀然以求天下之賢則能享天下之困而享受其福慶也。

程傳謂直乃直也。直比正意差緩似未當。直即是剛中。柔引中直剛中也。剛中故久富有說。

存是本剛中也。不曰剛中而曰中直何也。中以心言。直以理言。諸曰人之生也直是以理言也。惟其中直故終能濟困而出乎困。受福解利字。

按剛則之為志未得。只是說上下被傷則其志困而未得遂。用于赤疑。意在其中矣。徐有說處。由於中直。祭祀但云受福而所

易經詳說

卷二十八

困卦

寄願堂

以受福處當亦象中直之意。去疑謂中即剛中直即中之作用。惟中故直似多一折。

程孔子釋五象曰所謂剛則者上下俱傷動而有制其志困而未得遂也。乃徐有說者以有中直之德中則存心无偽直則事必順理故可以徐有說而不終困也。利用祭祀者以其誠於祭祀能格神而受福故利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動悔有悔征吉。

孔疏葛藟引蔓纏繞之草。臲臲動搖不安之貌。上六處困之極。極困者也。而乘於剛下又无應行則纏繞居不得安故曰困於葛藟。於臲臲也。象不言困於臲臲困因於上省文也。凡物窮則思變困則謀通處至困之地是用謀策之時也。曰者思謀之辭也。謀之所

行有險則獲言將何以通至困乎為之謀曰必須變動其可悔之事令其有悔可知然後處困求通可以行而獲吉故曰動悔有悔征吉。

程孔疏曰動悔連下文請程傳亦然惟本義是連上文。

程傳物極則反事極則變困既極矣理當變矣。葛藟纏束之物。臲臲危動之狀。六處困之極為困所纏束而居最高危之地。困于葛藟與臲臲也。動悔動輒有悔无所不困也有悔皆前之失也。曰自謂也。若能口如是動皆得悔當變前之所為有悔也能悔則往而得吉也。困極而征則出於困矣。故吉三以陰在下卦之上而凶上居一卦之上而无凶何也。曰三居剛而處險困而用剛險故凶。上以柔居說唯為困極耳。困極則有變困之道也。困所屯之上皆以

易經詳說

卷二十八

困卦

寄願堂

无應居卦終屯則泣血達如困則有悔征吉屯險極而困說體故也以說順進可以離乎困也。

本義以陰柔處困極故有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動悔之象。然物窮則變故其占曰若能悔則可以征而吉矣。

程雲馬氏曰葛之附木最出木杪此上六困于葛藟之象也。

甲溪張氏曰困至上六困之極矣處困而窮動輒得悔必知有悔艾之心斯有可出困窮之道故聖人特以征吉勉之。

程雲胡氏曰困窮而通其上之時乎。然剛困不害其亨。柔困不悔不吉。兩悔字與豫悔違有悔不同。豫言悔違則事有必可悔此言事雖可悔而能悔則吉。聖人奉奉欲人悔過如此。按雲程說兩悔字不同。上悔字悔吝之悔。下悔字改悔之悔。

鄭氏謂中曰困有不可動九二是也。故征凶有不可不動上六是也。故征吉。

象引上六以陰柔處困極陰柔才之弱也。困極時之窮也。故困于葛藟。纏束而不得解也。于幾幾危動而不能安也。曰動悔。動輒有悔。无所不困也。如此則不可征矣。蓋由陰處困極。自失其處困之道。而至此耳。然物窮則變。故其占若能悔。待前之非而改前之為。則可以征而吉。無復葛藟幾幾之悔矣。于葛藟拘繫而不得動也。于幾幾危殆而不得靜也。兩句困義同。而所困之狀有兩樣。條矣。其言其困也。定時全不得動。動時全不得少定。聖人文字。豈惟不見重複。而精密隱然。非熟玩不覺。曰動悔。曰字亦猶大學亦曰殆哉之曰字。動悔者。事可悔也。有悔者。心悔其事而有改。

易經詳說

卷二十八 困卦

美寄願堂

也。本動悔而能有悔。則其行為吉行矣。是征吉也。吉行則困斯亨矣。

困本義曰動悔連上作象。依象傳則曰動悔不作象。亦得。

困周公繫上爻曰。上以陰柔值困極。才弱時窮。欲動以求解。則纏束而不得解。欲靜以求安。則危殆而不能安。是猶困于葛藟。于幾幾也。如此則形神俱困。豈不曰動輒得悔乎。然物窮則變。占者若自懲前非。而有改悔之心。則可以征行而獲吉矣。

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程傳。為困所纏而不能變。未得其道也。是處之未當也。知動則得悔。迷有悔而去之。可出於困。是其行而吉也。

反程傳。處之未當。故諸請多以所為未當。吉惟身易。實義以所為。

乖其方。所處非其時。二意兼說。而吳氏與存疑。專以所處未當言。更覺優。

程氏曰。未當者。所處未得其當也。吉行者。能行而法之。則吉也。

程氏以陰柔處困極。故曰未當。

預行字。是替征字。有悔。則其行獲吉。

謂孔子釋上象曰。上之困于葛藟者。以陰柔值困極。所處未得其當也。因其動輒得悔。而有悔心。奮然改圖。動則不惑。則其吉與行合。故云征吉也。宜終困乎。

五。建安即氏曰。困剛揜也。卦以三柔揜二剛。為象。然剛為柔揜者。吉而柔揜剛者。凶。下卦則以初三之柔。揜九二之剛。然初言困于。

易經詳說

卷二十八 困卦

美寄願堂

株木。三言困于石。二則言困于酒食。而象以為中有慶。是初三困而二吉也。上卦以上六之柔。揜四五之剛。然四言徐有終。五言徐有說。而上則言困于葛藟。而象則以為未當。是四五吉而上凶也。象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三剛爻之謂矣。

曰。講解義。天道無進而不窮。人事无伸而不屈。故升後受之以困。然一困而不振者。庸人也。在困而能伸者。君子也。砥節固窮。泰然不變其所守。則身困而道益通。故象著亨吉无咎之辭。而屬之大。人所以致處困之方也。困以剛揜得。名似乎二四五為所揜之卦。子初三上為揜剛之小人。乃爻辭則皆以處困者言之。蓋易為君子謀。固如此耳。當剛揜之時。剛宜甚固。柔宜不甚困。乃二五剛中皆云利用。九四雖不當位。亦克有終。而初二與上皆極危厲之辭。

蓋天下惟陽剛君子所過多窮。亦惟陽剛君子無往不濟。若陰柔碌碌。平居無防患之識。臨事無濟變之才。一往而敗。固其宜耳。易之貴陽賤陰。大抵類是。

既三陽三陰之卦。坎兌皆屬水。而兌上坎下。反為无水。蓋水漏下而澤涸。故取困乏之義。又坎陽兌陰。坎為兌掄。以剛受掄。為君子處困之象。大人即君子。二五皆剛中。當以二為卦主。彖詞全重一亨字。身困而心亨。惟剛中之大人能之。處險而能說。即是處困而能亨。註疏有言不信。即是不能亨。徵驗或求免。或自白。皆有不平於其中。安能亨乎。大象舉其甚者言之。然而從容就義。其心亦未嘗不亨也。六爻皆言處困。三陽爻被掄。却於此見能亨。所以為君子言也。二五以剛中能亨。四陽爻亦附於君子。

易經詳說

卷二十八 困卦

天寶順堂

而得亨。初三陰柔不正。所謂小人窮斯謫者。安能得亨乎。上六以卦終取義。困極當亨。不以小人為說。處困亦人所時有。困之淺深。處之難易。大有不同。而學守兼到之人。坦然自適。不為境累。可以耐困。亦可以濟困。則亨之一字。固是處困良方也。尚口乃窮。困時所易。不可不戒。

井三三變卦

程傳井序卦。困平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承上。升而不已。必困。為言。謂上升不已而困。則必反於下也。物之在下者。莫如井。井所以次困也。為卦坎上巽下。坎水也。巽之象則木也。巽之義則入也。木器之象。木入於水下。而上乎水。汲井之象也。

程傳傳木器之象。似謂桶後有辨。

進德徐氏曰。以卦體言。初泰為泉眼。二三剛為泉石。四柔為井中。

空處。五剛為泉。言已汲將出井也。上柔為井空處。有全井象。

困泉即屬陽剛。不必取義於石。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

此匪井者。物象之名也。古者穿地取水。以瓶引汲。謂之為井。此卦

易經詳說

卷二十八 井卦

天寶順堂

明君子。修德養民。有常不變。終始无改。養物不窮。莫過乎井。故以修德之卦。取譬各之。我焉改邑不改井者。以下明井有常德。此明井體有常德。雖遷移而井體无改。故云改邑不改井也。无喪无得。此明井用有常德。終日引汲。未嘗言損。終日泉注。未嘗言盈。故曰无喪无得也。往來井井。此明性常井井。潔靜之貌也。往來冰者。皆使潔靜。不以凡有往來。改其洗濯之性。故曰往來井井也。按井井潔靜之貌。與程傳不同。

程傳其之為物。常而不可改也。邑可改而之他。井不可遷也。故曰改邑不改井。汲之而不竭。存之而不盈。无喪无得也。至者皆得其用。甘來井井也。无喪无得。其得也常。往來井井。其用也周。常也周也。井之道也。

本義其言修事仍舊无得喪而又當敬勉不可幾成而敗也

建安邱氏曰改邑不改井井之體也无喪无得井之德也往來井井井之用也此三句言井之事迄至亦未繙井未及於用也而其

德則併失其用也此二句言汲井之事
雲澤湖此曰改邑不改井三句爲井言迄至三句爲汲者言改邑不改井井之體也性靜而定也无喪无得往來井井井之用也性効亦定也迄至未繙井而廢其施人之於性知之行有未盡者其

猶是乎
家引此卦象辭以辭觀之上一截言井之爲井也下一截言人之井其井也以意言之上一截言其事之仍舊也下一截言不能改以守之則不能保其舊也辭若兩截意則一貫○常說改邑不改

易經詳說

卷二十八 井卦

重 寄願堂

井三句是以井言迄至以下是以汲井言然不可泥此而判爲二意謂上就箇井下說人之井其井也須要說得是仍舊无得无喪而又當敬勉不可幾成而敗意出只是一條事理也蓋作易者先有此意然後取此象以見其意今其意既實都就人事說不容於辭而截作兩項也

存疑卦辭只就井上說道理人事在言外

按今人用字多云井井有條或從前作別解而程朱始云井其井也孔疏訓潔靜可見是井其井下井字指井言上井字活亦字口氣言進將至而亦還未出井口也○舊說取譬於修德今則專主治道是從冠冕處說○往來井井一說前人之守法一說喻人之家澤家澤較勝

通文王繫井卦象辭曰卦象有井之義故以井名就井言之其體

有定邑可改而井不可改也既不可改則一切仍舊无所喪亦无所得而人之往來者皆井其井以汲用焉然汲貴其有終若水出將至亦還有未盡之續在井口中而忽廢敗其瓶則凶矣

夫先王垂良法以利濟天下猶之井也其法有定而不可易後之爲治者一遵舊章无損无增而人皆得以蒙其澤猶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也然遵舊章者又常常自敬勉乃能有終若守之於先變之於後將成而忽敗猶汲者之迄至亦未

繙井廢其施而凶也爲治者可以知所鑒矣
水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
王註音舉上之上

易經詳說

卷二十八 井卦

重 寄願堂

孔疏此卦坎爲水在上巽爲木在下又巽爲入以木入於水而又上水井之象也井養而不窮者歎美井德愈汲愈生給養於人无有窮已也

程傳巽入於水下而上其水者井也井之養於物不有窮已取之而不竭德有常也

本義以卦象釋卦名義

家引此句言井之爲井如此養而不窮謂養物不窮也非謂有是義也井義在巽乎水而上水上亦不可以井養不窮舍下句改邑不改井三句言不窮與不改異義不改是仍舊意此則初末有此意也但既是井便自然養而不窮卦之名井特取諸養物之象且大泉君子勞民勸相何故從井上說正爲井養而不窮也

集解諸理云井養而不窮正言水之流行處以明注行者之所
以為井象也。

困與平水異入也。只是說入乎水。巽字上字俱有力。

困孔子釋象辭曰卦名井者卦象巽木入坎水之下而上出其水
有井水上行之象故為井是井也供人之用而不竭其養萬物
而不窮者乎。

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
也。

孔疏二五以剛居中故能定居其所而不改變也不釋往來二德
汔至無得往來井井皆由以剛居中更無他義故不具舉經文
也。

易經詳說

卷二十八 井卦

雷 寄願堂

釋傳邑可改井不可遷亦其德之常也二五之爻剛中之德其常
乃如是卦之才與義合也
本義以卦體釋卦辭无喪无得往來井井兩句意與不改井同故
不復出剛中以二五而言

釋氏栗曰井者君子之德井不可改以其剛中也剛中者泉在中
也。

限就井言陽剛為泉中則泉甘可食人事在言外

象引二五剛中有常德也非剛則不能堅久非中則又非可久之
道也。

存疑改邑不改井當就人事上說

困乃字有意作聰明亂舊者多矣非剛中而有執持者未必

无改易于其間故用一乃字

孔疏水未及用則井功未成其猶人德未發物亦是功德未就也
程傳雖使幾至既未為用亦與未繙井同井以濟用為功水出乃
為用未出則何功也幾所以上水而致用也羸敗其瓶則不為用
矣是以凶也

本義未有用而敗其瓶所以凶也

建安即氏曰井以上平水為功汔至亦未繙井猶未可以得水故
未有功也既不得水併與其瓶而羸之則汲之用廢矣是以凶也
象引本義云未有用而敗其瓶所以凶也一則曰是以一則曰所
以皆謂其不敬勉以至幾成而敗之故也不得暨看過○或曰未
有功即是凶也曰井也未有功是汔至亦未繙井意未有功未成

易經詳說

卷二十八 井卦

雷 寄願堂

功也羸其瓶則終无功而所喪多矣不但未有功也故凶

集解未有功是以凶一直倒下未有功不是煞住語

王疑凡人德性未堅難以持守意見偏執易於紛更故剛中二字
最重是以語氣與乃以相應夫羸一汲水之瓶何遂為凶亦借鮮
終者戒之

困就汲水言敗瓶亦為凶言外推開

孔疏曰改邑不改井者乃以二五之剛中也井之剛在中則泉不
涸而不改在為治者剛則強毅有力而持之堅中則意見不偏
而守之善故遵舊章而不輕變更也又曰汔至亦未繙井者汲
將上而未收其時為未成功也而又曰羸其瓶不唯无得反有
所喪是以凶也在為治者雖遵舊章而推行未竟澤未及物未

有成功而忽變亂。有無害而無窮。無凶乎。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國主註云：上水以養此。上字是現成字。

孔疏：勞謂勞費，相勸助也。井之爲義，汲養而不窮。君子以勞來之，思勸恤民，隱勸助百姓，使有成功，則此養而不窮也。

程傳：木承水而上之，乃器汲水而出井之象。君子觀井之象，法井之德，以勞徠其民，而勸勉以相助之道也。勞徠其民，法井之用也。勸民使相助，法井之施也。

樹木承水而上之，有字無處安頓。木上謂木之上。

和義：木上有水，津潤上行，井之象也。勞民者，以君養民，勸相者，使民相養，皆取井養之義。

易經詳說

卷二十八 井卦

寄願堂

朱子曰：木上有水井，說者以爲木是汲器，則前面却有瓶甕自是瓦器，此不可曉。怕只是說水之津潤上行，至那木之板道便是井水上行之象。

按此說未是。衆存皆以此沿誤。當由南方无穿深井之事，故然。

國程子并桶之說，是否？朱子曰：不然。木上有水是木穿水中，張上那水若作汲桶，則解不通矣。且與義其統之說不相合也。

國此辨甚是，但不知有井盤之說耳。

臨川吳氏曰：井之養人所及者衆。君子觀其象，教民以相養之道。勞者，閑其勞而休息之也。勸勸勉之意，相助也。勸相者，使之各勸勉以相助也。

國安師氏曰：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養君子。君勞乎民，民助

乎。若古者井田之制，或取諸此。

國此說亦未甚合。然其義甚大，存之。

家引井水上行，木上有水，其津潤上行，所以象井也。勞民者，制田里，數樹畜，使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是也。勸相者，使之出入相友，守望相助，比閭族黨之相親，貧窮患難之相恤，是也。此取井養之義，非取井田之制也。以君養民者，君對民而言，照下句使民相養，則此是以君養民之事。下是使民相養之事，君即君子也。以別下句言，故曰以君養民。非君子之外，又別立君以養民也。勞是安存慰勞之意，不必依吳氏閔其勞而休息之之說。勞民勸相，君子所以爲井也。

國本義：津潤上行，只是說水上行。勞井者，一立盤，則通水上出矣。

易經詳說

卷二十八 井卦

寄願堂

此象與木水意无所取，只就井養爲說。井是人所爲，所云水木皆出人力，與他卦不同。言君子觀於井養之義，而勞民勸相，所以爲養也。論來分田授井，只是勞民勸相內事。隨文立義，不必拘也。勞作勸勞者，猶言子勞之來之，有鼓舞意。時講各作先之勞之之勞，言爲民受勞，與去聲不合。勸相二字，依程傳，勸局上相屬。民依吳氏，勸相俱屬民。時講勸相俱局上，謂有以勸相乎民，使之相養，相養之和平聲，非本文相字。本文相字自是去聲。照勞民二字例看，勸當局上，相當屬民，謂勸之使彼此調恤。此說與程傳合，而水義却以相讀去聲。勞即所以勸相，而水義又似勞民一義，勸相一義，俱屬可疑。

國孔子釋大象曰：木上有水，是木在下而水上出，澤及乎物，井之

象也。君子愷之得養民之道焉。民待君以爲養。自遠不可也。必
身親勞之。不恤其力。爲之樹田里。教樹畜。而民得所養矣。民之
養又甚煩。獨勞不能也。必時加勸勉。多方獎勵。使之通有沈恤。
患難。而民得以相養矣。養道如此。與井養而不窮無異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王註。最在井底。上又无應。沉滯渾穢。故曰井泥不食也。井泥不食。
則是久井。不見漂治者也。久井不見漂治。禽所不糲。而况人乎。
時所共棄舍也。

舊井。井與鼎皆物也。就物以爲象。六以陰柔居下。上无應援。无上
水之象。不能濟物。乃井之不可食也。井之不可食。以泥汙也。在井
之下。有泥之象。井之用。以其水之養人也。无水則舍置不用矣。井

易經詳說

卷二十八 井卦

義 寄願堂

水之上。人獲其用。禽鳥亦就而求焉。舊廢之井。人既不食。水不復
上。則禽鳥亦不復往矣。蓋无以濟物也。井水濟人之物。六以陰居
下。无上水之象。故爲不食。井之不食。以泥也。猶人當濟物之時。而
才弱无援。不能及物爲時舍也。

本義。井以陽剛爲泉。上出爲功。初六以陰居下。故爲此象。蓋不泉
而泥。則人所不食。而禽鳥亦莫之顧也。

釋。則與氏曰。井以陽剛爲泉。陰柔爲上。初六陰柔在水之下。故爲
泥。

雪峯胡氏曰。井以上出爲功。初在井下。泥而不爲人所食矣。井以
汲而日新。泥不可汲。而爲舊井。而禽亦莫之顧矣。
象引。井以陽剛爲泉。而初六則陰柔也。故爲井泥。爲舊井。井以上

初六則居下。故爲不食。爲无禽。分點則然。說須實意言。
其井汚泥。人不之食。非惟人不之食。此舊廢之井。雖禽鳥亦莫之
顧也。井泥而不食。則成舊井矣。或曰。改邑不改井。井皆舊也。曰
此舊是謂廢而不用者。

存疑。此爻疑是象占在象中。此是德不足以汲物。而爲時所棄
者。

去疑。舊井句從上句看出。无禽正其不食意。
臨井泥只是指井底之泥。象引謂泥者泥之也。未是。

譚。周公繫初爻曰。初六陰柔。在井爲不泉而泥。人所不食。雖不食
遂爲舊廢之井。而禽鳥亦莫之顧矣。占者若无及物之功。亦猶
是也。

易經詳說

卷二十八 井卦

義 寄願堂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孔疏。下也者。以其最在井下。故爲井泥也。時舍也者。人既不食。禽
又不向。即是一時共棄舍也。

釋。傳以陰而居井之下。泥之象也。无水而泥。人所不食也。人不食
則水不上。无以及禽鳥。禽鳥亦不至矣。見其不能濟物。爲時所舍
置不用也。若能及禽鳥。是亦有所濟也。舍止聲。與乾之時舍音不
同。

本義。言爲時所棄。

象引。時舍也。只就井言。人事意在言外。
其初之舍。初之下爲之也。皆豈在時哉。

孔子釋初象曰。初之井泥不食者。以初居井之下。故爲泥而不

食之之慮。汚下猶是也。其云舊井无禽者。以其爲廢井。无利用。時所棄。雖禽鳥亦莫之顧也。人之處汙下。爲時所棄。亦猶是也。

九二井谷射鮒甃敝漏

王註。谷出水。從上注下水。常射焉。井之爲道。以下給上者也。而无應於上。反下與初。故曰井谷射鮒。謂初也。失井之道。水不上出而反下注。故曰甃敝漏也。夫處上宜下。處下宜上。井已不矣。而復下注。其道不交。則莫之與也。

孔疏。夏傳云。井中蝦蟇。呼爲鮒魚也。甃敝漏者。井而下注。失井之道。亦似甃敝漏。水漏下流。故曰甃敝漏也。

程傳。二雖剛陽之才。而居下。上无應。而比於初。不上下之象也。井之道。上行者也。則谷之水。則旁出而就下。居井而就下。失井

易說詳說

卷二十八

井卦

聖奇願堂

之道。乃井而如谷也。井上出則養人而濟物。今乃下就汚泥。注於甃而已。甃或以爲蝦。或以爲蟄。井泥中微物耳。射注也。如谷之下流。注於甃也。甃敝漏。如甃之破漏也。陽剛之才。本可以養人濟物。而上无應援。故不能上而就下。是以无濟用之功。如水之在甃。本可爲用。乃破敝而漏之。不爲用也。井之初二。无功而不言悔咎。何也。曰失則有悔。過則爲咎。无應援而不能成用。非悔咎乎。居二比初。豈非過乎。曰處中。非過也。不能上。由无援。非以比初也。

本義。九二剛中有泉之象。然上无正應。下比初六。功不上行。故其象如此。

谷射鮒之象。又爲泉可汲。而有甃敝漏之象。

聖學胡氏曰。井以上出爲功。二无應而下。雖於初以井言。井係穴出之水。僅能射鮒。以汲井言。如收鑿不足以上水。而反注於下。

象引九二剛中。本有泉也。然上无正應。以爲汲。而與之。同升龍。公下比初六。又是卑賤之交。無能維持調羹。以相推轂者。故其功不上行。以井言。則爲井谷射鮒。以汲井言。則爲甃敝漏。九二剛中有泉之象。泉在井底也。今日井谷射鮒何也。言其下注而不上行也。既汲取其下注之象。則須以井谷之泉爲言。射鮒是象其功不上行。不上行則下注而已。兼上无正應。下比初六而取。

按。此說謂井之出如谷。而僅可射鮒。存疑。但云井穴傍出之水。豈以井穴傍出。即爲井谷耶。井底無魚。以鮒爲蛙。與蝸牛近是。

易說詳說

卷二十八

井卦

聖奇願堂

而蛙尤多。井是正意。汲是剛意。故下只言井谷。圖周公繫二爻曰。九二剛中。在井爲有泉也。然下比初六。其功不能上行。以井言。則爲井谷旁出之水。僅可下注于甃。以汲井言。則如甃之敝而漏於下也。其象如此。占者不能上行。可知矣。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孔疏。井既處下。宜應汲上。今反養下。則不與上交。物莫之與。故曰无與也。

程傳。井以上出爲功。二陽剛之才。本可濟用。以在下而上。无應援。是以下比而射鮒。若上有與之者。則當汲引而上。成井之功矣。

臨川吳氏曰。與謂應。无應在上。故无提挈之以出者。聖學徐氏曰。正井而射鮒。在甃而敝漏。皆无與之象也。

引言上无正應不兼下此初六

隱家引說是不必依進齋兼承但言射而獲漏自見

謂孔子釋二象曰二之井谷射而獲九二陽剛之才本可濟用以

无應與无提舉以出者故僅如井之旁出而射也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王註渫不停汚之謂也處下卦之上履得其位而應於上得井之

義也當井之義而不見食修已全潔而不見用故謂我心恻也爲

猶使也不下注而應上故可用汲也王明則見照明既嘉其行又

欽其用故曰王明並受其福也

程傳三以陽剛居得其正是有濟用之才者也井下之上水之

清潔可食者也井以上爲用居下未得其用也陽之性上又志應

易經詳說

卷二十八 井卦

聖 寄願堂

上六處剛而過中汲汲於上進乃有才用而切於施爲未得其用

則如井之渫治清潔而不見食爲心之惻也三陽井之時剛而

不中故切於施爲異乎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者也然明王用人豈

求備也故王明則受福矣三之才足以濟用如井之清潔可用汲

而食也若上有明王則當用之而得其效賢才見用則已得行其

道君得享其功下得被其澤上下並受其福也

不義渫不停汚也井渫不食而使人心恻可用汲矣王明則汲井

以及物而施者受者並受其福也九三以陽居陽在下之上而未

爲時用故其象占如此

朱子曰若井王明則无以收拾人才

中溪張氏曰九三以陽剛之才而居一井之半則泥者去注者深

此渫治之井泉可食矣泉可食而人莫之食非惟使我心惻也而

行者過之亦爲之惻然也然三有甘潔之泉苟上遇汲者之明則

美泉見食而邑人皆被其井養之功猶下有陽剛之才而止遇王

者之明則賢才見用而天下並受其利澤之福也

聖學胡氏曰初六井泥而不食可也九三井渫可食矣而不食何

哉爲我心惻者非我心自惻也行道之人爲我而心惻也惻此水

可用汲而不汲也惻其與應者才柔不能汲也汲之者其惟五乎

五非應也而曰王明周公特筆也王明則汲之以及物而上下並

受其福矣

家引通以象占而占在其中爲我心惻我指傍人所謂行惻也非

謂九三自惻也可用汲帶連王明並受其福皆惻之之詞也非實

易經詳說

卷二十八 井卦

聖 寄願堂

詞也。本義所謂施者指王明愛者指民非謂九三是施者乃汲

井者之施也蓋賢者不用則已用則上有功于君下有功于民

本義云九三以陽居陽在下之上而未爲時用以陽居陽有其德

也德且純也在下之上未即上也猶未離乎下也。王明並受非

實說也惻其不爲時用而設爲此詞也。朱子小註曰可用汲以

上三句是象下兩句是占此說非也恐記者之誤

渫渫井以陽剛爲泉九三以陽居陽乃泉之不停汚而渫者也

幸居下之上未離乎下而未爲時用故雖井渫不爲人之食夫以

有用之才而放棄於无用之地在人宜無傷痛之心乎故雖行道

之人見之亦曰斯井也功不上行澤不及物實使我心惻夫此井

可汲矣而苟有汲之者何耶汲之者其王明乎王明則汲井以汲

此而施者受者並受其福矣。我者行人自謂也。非指九三也。樂則行之。要則達之。在九三本无惻。特他人見之而惻爾。故曰行惻也。

國蒙存此說。則程傳所云九三陽性應上。汲汲於上進者。不可用矣。

五。此節語氣婉轉。總是惜其不過而期其過。下二句莫作實話。看乃惻之尤已。因懸想一相遇光景。為九三慰。

按此節是說井。又是說人不仰不離。當善體會。

陽明公案三爻曰。九三以陽居陽。而未離乎下。功不上行。是井泉之潔而不為人食。見之者謂此井不見食。為我心惻焉。惻之者。何蓋其心以為是井可用汲也。可用汲而不汲。特无王明耳。設

易經詳說

卷二十八

井卦

寄願堂

王明在上。汲井以及物。則一時並受其福矣。人之有德而不見用。必有為之心。惻者。謂是人宜舉而用。遇王明用之。則上有功於君。下有功於民。並受其福矣。占者以此自審可也。

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程傳井渫治而不見食。乃人有才知而不見用。以不得行為受惻也。既以不得行為惻。則豈免有求也。故求王明而受福。志切於行也。

本義行惻者。行道之人。皆以為惻也。

誠齋楊氏曰。可食者泉也。不食者人也。井何惻焉。人之行者。惻之非為井惻也。為有才德之君子。不見用於上者。惻也。井一用。一邑受其福。君子一用。天下受其福。有美井无善汲。則如无井。有賢者

五。明王則如左賢仲尼曰。王明不與。天下孰能宗予。然則九三之惻也。井云乎哉。君子云乎哉。若微明揚之堯帝。則大舜雷澤之源。父微明哲之高宗。則傳說巖野之胥靡。

家引爻曰。為我心惻。而象則曰。行惻也。言无于預的人。亦為之惻。甚言其可惜也。求王明。非謂賢者有求于上也。如有求于上。便是枉尺直尋矣。烏得謂之賢。又烏能使上下並受其福。蓋謂井渫不食。是无有求之者耳。如有求之之。王明則上下皆受其福矣。一

說求王明。語意蓋云。只為不過王明耳。怎生討得個王明來。上下並受其福矣。非實謂九三求索個王明也。只是傍人惻之之詞。

存疑。明非三自惻也。若三自惻則鄙矣。求之而得王明。則受福。要辨仇洽杜曰。上言井之不食。為可惻。此句又接到聖王求賢上。

易經詳說

卷二十八

井卦

寄願堂

去從象意轉及人事也。然亦設想之詞。作不得實事。

賁時諸多從求賢之王明說。明字須稍斷於字義不甚順。依蒙引後一說。怎生討得個王明。頗有味。方見是惻者求。

謹孔子釋三象曰。三之井渫不食。是有德而不見用。豈惟同類與。嗟。即行道之人。亦心惻也。原其惻之之心。急於求王之明。汲而

用之。使上下實受其福也。

六四。井甃无咎。

孔疏案子夏傳云。甃亦治也。以埽壘井。修井之壞。謂之為甃。六四得位而无應。自守而已。不能給上。可以修井。崩壞施之於人。可以修德補過。故曰井甃无咎也。

程以甃壘井。口甃不但補壞初壘亦曰甃。此云井甃。是捐井之有

孰无水處俗謂之井桶或問何以知爲无水處曰以其陰也

程傳四雖陰柔而處正上承九五之君才不足以廣施利物亦可
自守者也故能修治則得无咎 楚剛柔也謂修治也四雖才弱不
能廣濟物之功修治其事不至於廢可也若不能修治廢其養人
之功則失井之道其咎大矣居高位而得剛陽中正之君但能處
正承上不廢其事亦可以免咎也

本義以六居四雖得其正然陰柔不泉則但處修治而无及物之
功故其象爲井甃而占則无咎占者能自修治則雖无及物之功
而亦可以无咎矣

平溪張氏曰井甃者甃而脩之也井而甃矣則舊井完而新之俾
勿壞然六四才柔雖未能施其井養之用而近承九五并列之主

易經詳說

卷二十八 井卦

吳 寄願堂

苟能甃而治之脩而潔之則將有汲引上出之功而无汚濁不食
之咎矣

彖引問四有泉乎既無泉甃之亦虛器耳何益哉曰取象正不拘
取象之意只以明其有自修之行而无及人之功姑以井言則實
是不泉之井若人間甃井豈有不泉者而虛甃之哉

按井之甃通上下言上平截則无水六爻自下而上故及无水處
也如存疑有井甃不及泉爲棄井之疑大誤

謹周公繫四爻曰井以陽剛爲泉以四之陰柔漸及於上是井之
修治於上而非泉之所在也然能修治可无咎矣占者能自修
治雖无及物之功而不失爲清修之士自无咎也

泉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晉傳元者修治於井也雖不能大其濟物之功亦能修治不廢也
故无咎僅能免咎而已若在剛陽自不至如是如是則可咎矣
建安卽此曰三在內卦澤井內以致其潔四在外卦繫井外以繫
其汚蓋不潔則汚者不潔不甃則潔者易汚此君子內外交相養
之道也

深甃之在下者可云潔汚其在上下爲汲者地也

吞蠱脩井是解无咎言六四之柔順得正但能脩治其井也即无
及物之功而亦不至於自棄矣此其所以无咎也歟

其繫井即是修井時謂謂甃在修後修在甃前未見分曉
謂孔子釋四象曰井甃而得无咎者井也非也修耳井之甃是能
修井而不爲棄井所以无咎也人之修德亦猶是矣

易經詳說

卷二十八 井卦

吳 寄願堂

九五并利寒泉食

匪註竊以九五不食汚穢須食寒泉爲說不如程傳

程傳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其才其德盡善盡美并利寒泉食也
利謂甘潔也井泉以寒爲美甘潔之寒泉可爲人食也於井道爲
至善也然而不言吉者井以上出爲成功未至於上未及用也
至上而後言元吉

本義冽潔也陽剛中正功及於物故爲此象占者有其德則契其
象也

程傳毛氏曰三與五皆泉之潔者也三居甃下未汲之泉也故曰
不食五出乎甃已汲之泉也故曰食

雲峯胡氏曰井至此初泥已浚二漏已脩井道全矣所謂井養而

不窮者正在此。爻寒者水之性也。剝潔也。三之潔深之也。潔之可食矣。而不如五之食者何哉。五在上三猶在下故也。然則潔與剝性也。食與不食命也。

索引井以剝爲貴。泉以寒爲貴。九五陽剛而且中正。功及於物。故其象爲井之潔清。而其甘寒之泉爲人所食也。本義陽剛以才德言。中正以時位言。不取尊位是賢人。非君也。象傳中正也。兼德位存疑。索引欲以中正當時位。則井剝寒泉之義反晦。蓋其所以爲井剝寒泉者。以陽剛又且中正爾。若專就陽剛說。則與九三之井。深何異。意本義不言者。豈以九五自是得時位者。无待於言耶。且既以中正當時位。又以小象中正爲兼德位。蓋紐提破碎矣。今當爲之說云。九五一爻。是得時得位者。陽剛中正。功及於物。以養

易經詳說

卷二十八 井卦

吳奇願堂

道言之。是道成於已而功而覆斯民。德修於身而澤被天下。其象爲井剝。而其寒泉爲人之食也。純以象言。

按存疑是以人君言時講多從之。剝剝井清冽。泉必甘寒。而可食。德淵深。澤必溥博。而宏施。作一巾說下。不分德位作卒對。

折衷陽剛中正。俱以德言。有此德。則井剝矣。自其在已言。則曰井。剝自其及物言。則曰寒泉。

調周公繫五爻曰。井以清冽。養貴泉。以見食爲功。九五陽剛中正。功及於物。是井之清冽。而甘寒之泉。見食於人者也。占者有陽剛中正之德。則亦功及於物。應是象也。故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程傳寒泉而可食。井道之至善者也。九五中正之德。爲至善之義。建安邱氏曰。井六爻。惟五曰泉。蓋九五爲井之主。位中而正。泉冽而寒。井之德已盡美矣。井至九五。雖未能收上出之功。而寒泉之食。則畢乎井泥之不食。井深之不食者。非坎中之泉冽。而且寒。則人亦將出而吐之。况食之乎。

索引但言寒泉食。則井剝在其中矣。但言中正。則陽剛在其中矣。百變言五之爲井。剝寒泉食。由其陽剛而得中正也。陽剛中正。則道足以濟蒼生。功足以覆斯民。故爲井剝寒泉之象。東解諸理。稽曰。象獨提中正字。謂陽剛爲泉。陽剛而又中正。所以爲泉之寒泉。故食也。專以君德言。不可說位。其泉出。麓上。卽爲人食。卽氏謂未能收上出之功。非也。上又只重

易經詳說

卷二十八 井卦

吳奇願堂

勿幕非謂方出

圖孔子釋五象曰。九五寒泉之食者。以陽剛爲泉。陽剛而又中正。故曰寒泉。而見食於人也。人有中正之德。因心而施。其澤之及物者。自然不窮。而爲人之食耳。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程註。既以收爲井功大成。主收成言。程傳以爲汲取。註疏以孚爲物所歸信。程傳有孚有常而不變。是以人事言。本義其出有源而不窮。則仍以井言。

程傳井以上出爲用。居井之上。井道之成也。收汲取也。幕蔽覆也。取而不蔽。其利無窮。井之施廣矣。大矣。有孚有常而不變也。博施而有常。大善之吉也。夫體井之用。博施而有常。非大人孰能也。卦

之終爲極爲變唯井與鼎終乃爲成功是以吉也

本義收汲取也。晁氏云收鹿盧收編者也。亦通。蘇轍覆也。有孚則其出有源而不窮也。井以上出爲功而坎口不捨故上大雖非陽剛而其象如此。然占者應之必有孚乃元吉也。

晁氏曰上大有井口之象。收者汲器之出也。尊者覆井之具也。勿者禁止之也。井以上出爲功。編至於收而井養之用成矣。聖人之心以博施濟衆爲公而不以井養之利爲私。故勿羣焉。

晁氏訓收字勿羣字俱明汲器收編而加之羣以蓋其口此其常也。爻則以勿羣爲美。

晁氏曰六陰柔非泉也而有收之象。元吉之占何哉。他卦之終爲極爲變唯井與鼎終乃成功。孚字訓編爲信。本義曰有孚謂

易經詳說

卷二十八

井卦

寄願堂

出有源而不窮也。蓋其出有源井之體也。其施不窮井之用也。必如此而後爲盡性之極功。

晁氏上出爲功以全體言。坎口不捨以上體言。合之有井收勿羣之義。此便是井之有孚也。人能如是其有孚則元吉矣。本義云

有孚謂其出有源而不窮也。見得此有孚與他處不同。井收勿羣便是井之有孚。處其實正文有孚謂人也。夫井以上出爲功

上六居卦之上。井收之象也。坎口不捨。上六適居坎口。則又井收

勿羣之象也。有孚帶連元吉爲句。言君子有常德而其施不窮。猶

井之有泉。而其出不窮也。非謂井有孚也。蓋上六之井收勿羣自

具有孚之義矣。此有孚則是聖人恐占者无是德而戒之云耳。故

連元吉讀爲是。

連元吉讀爲是。

獨有孚元吉。說井說人事在言外。孚只是實實如此便是有孚。本

義以出有源而不窮爲訓。自當體認。上爲井口固有汲出意。然歸重勿羣上。程傳取而不藏其利无窮得之以孚爲有常而不變亦明。

周公繫上爻曰井以上出爲功。六居卦之上而坎口不捨。是井之任人汲取而不復加羣者也。然取之不窮由出之有源。井如是可謂有孚而元吉矣。占者如是德之出也有源惠之被也不窮斯可以爲養道之大善矣。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孔疏上六所以能養元吉者。只爲居井之上。井功大成者也。程傳以大善之吉在卦之上。井道之大成也。井以上爲成功。

易經詳說

卷二十八

井卦

寄願堂

晁氏曰象始末揭下上二字。見井之用在上而不在下。初井泥爲時所棄下也。故在上則由脩而中正。由中正而大成。愈上則井之功愈大。

存疑井以上出爲功。上六在卦之上是有上出之功也。夫在上而得元吉則澤无不被而物无不濟。井道之大成也。

王疑澤不及物不可言成。澤不徧物不可言大大成。正從上看

出。

孔子釋上象曰井以上出爲功。在上而云元吉者。蓋至此爲井

道之大成也。人能有孚而元吉則養道大成與井同矣。

晁氏曰井卦六爻合而觀之一井也。泉井實也。先儒以三

陽爲泉三陰爲井。陽實陰虛之象也。九二言井谷射鮒。九三言井

甃爲泉三陰爲井。陽實陰虛之象也。九二言井谷射鮒。九三言井

易經詳說

卷二十八 井卦

聖 寄頤堂

井泥不食。九五言井冽寒泉食。曰食。曰冽。曰井。泉之象乎。初六言井之象乎。以卦序而言。則二之射始達之泉也。三之汲已汲之泉也。五之冽則可食之泉矣。初之泥。方掘之井也。四之寒。已脩之井也。上之收則出汲之井矣。以二爻爲一例。則初二皆在井下。不見於用。故初爲泥而二爲谷。三四皆在井中。將見於用。故三爲冽而四爲養。五上皆在井上。而已見於用矣。故五言食而土言收也。明訓井之道。豈易言哉。體有常而不遷。猶治道有定而不易。卦詞以守法言。彖傳言守法之善。大象言養民之道。六爻皆在養民上。講養民在德位時三者而已。初六无德而處下。故爲井泥不食。九二有德而无應。故象棄井而爲谷。九三有德而限于時。故爲井渫之。六四有德而僅自治。故爲脩井之功。九五中正而德極其優。故爲寒泉之食。上六出而時際其隆。故爲養道之成。以九五之德。當上六之時。乃所以井養不窮者。有乎急矣。

按井卦就井言之。極好看井。自下而上者也。故爻次亦自下而上。初之泥。井底泥也。二之射。射有泉而未離乎泥也。三之汲。井中所貯之泉。以待人汲者也。四之寒。水上之寒。井之上半截也。五之冽。泉之汲而上者也。上之井。收勿幕。汲後不覆井口。以聽人汲也。三陽爲水。井底之水。井中之水。與汲出之水。有上下之分。三陰无水下爲泥。中爲泥。上爲口。亦有上下之分。天一生水。水陰根陽。觀于井卦而益信矣。通卦以井取象。他卦隨爻取象者不同。故須述卦講明井意。而因以及人事。三陽三陰之卦。

易經詳說

卷二十八 井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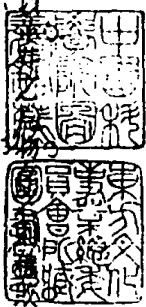
聖 寄頤堂

井以上出爲功。二五皆剛中。當以五爲卦主。彖以井言養人之功。大象言君子養民之事。時說於彖辭。即以君道人講。似覺提越。六爻取象於井。並以養人爲義。初陰在下。不能養人。二陽无應。亦不能養人。三陽正有養人之具。而待上之用。四陰不能養人。唯自脩而已。五陽剛中正。德與位稱。能養人者也。上陰以卦終。推言養道之大成。孔子以井養不窮。釋卦名。而爻位有上下。水管不相縮合。彖言異乎水。而土水象言木上有水。其意相同。南方土氣。不知鑿井之法。計以桶汲水。爲以木上水。而不知木上有水。是以水置水之下。非水與木俱上也。以木上水何得。即爲木上有水乎。本義津潤上行之說。尤不明。予嘗見鑿井者。以木爲閘。置井底閘之下。所以爲水土之界。盆定上。覆以

甕。而井乃成。此木盤乃異乎水而水上水也。水之通過盤。或丈或尺。乃水在木上也。舊說殊爲未精。而經文自不誤。六爻次第一。一腑合聖人之格物窮理。雖小必核。有如此。



革卦



易之則清濁不可不革者也。故井之後受之以革也。為卦兌上離下。澤中有火也。革變革也。水火相息之物。水滅火。火涸水。相變革者也。火之性上。水之性下。若相違行。則睽而已。乃火在下。水在上。相就而相煎。相滅息者也。所以為革也。又二女同居。而其歸各異。其志不同。為不相得也。故為革也。

革曰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孔疏革者改變之名也。此卦明改制革命。故名革也。日乃孚者。夫民情可與習常。難與適變。可與樂成。難與處始。故革命之初。人

易經詳說

卷二十九

革卦

一 寄願堂

未信服所以即日不孚。日乃孚也。元亨利貞悔亡者。為革而民信之。然後乃得大通而利正也。悔吝之所生。生于變動。革之為義。變動者也。革若不當。則悔吝交及。如能大通利貞。則革道當矣。為革而當。乃得亡其悔吝。故曰元亨利貞悔亡。程傳革者變其故也。變其故則人未能遽信。故必已日。然後人心信從。元亨利貞。悔亡。變壞而後革之。所以致其通也。故革之而可以大亨。革之而利於正道。則可久而得去故之義。無變動之悔。乃悔亡也。革而無甚益。猶可悔也。况反害乎。古人所以重改作也。亦義革變革也。兌澤在上。離火在下。火然則水乾。水決則火滅。中少二女。合為一卦。而少上中下。志不相得。故其卦為革也。變革之初。人天之信。故必已日。而後信。又以其內有文明之德。而外有和

說之氣。故其占為有所更革。皆大亨而得其正。所革皆當。而所革之悔亡也。一有不正。則所革不信。不通。而又有悔矣。

初九。李氏曰。日乃孚。言不信于方革之時。而信于已革之日也。程傳。李氏曰。元亨利貞悔亡者。變有大通之理也。然必利於貞。則其悔可亡。變不以貞。則事有不可勝悔者。古人所以重改作也。

要之。初九。日乃孚。言不信于方革之時。而信于已革之日也。程傳。李氏曰。元亨利貞悔亡者。變有大通之理也。然必利於貞。則其悔可亡。變不以貞。則事有不可勝悔者。古人所以重改作也。要之。初九。日乃孚。言不信于方革之時。而信于已革之日也。程傳。李氏曰。元亨利貞悔亡者。變有大通之理也。然必利於貞。則其悔可亡。變不以貞。則事有不可勝悔者。古人所以重改作也。

易經詳說

卷二十九

革卦

一 寄願堂

起聚散也。二以見革之不可已者。終不容已。雖聚散所不恤也。日乃孚。以革得其正者。言若所革不正。雖已日亦不能孚矣。故本義云。一有不正。則所革不信。不通。而反有悔矣。日乃已革之日也。日乃孚。見革之未易孚也。內有文明之德。而外有和悅之氣。蓋內文明則能灼義理。而其革也不苟。外和悅則能順時勢。而其革也不驟。文明之德。見于當革之前。和悅之氣。形于方革之際。據卦德言其所革。元亨利貞也。本義首曰。其占為有所更革。皆大亨而得其正。所革皆當。而所革之悔亡者。順卦辭而云也。程之曰。一有不正。則所革不信。不通。而反有悔者。猶卦辭示人之精意所在。而云也。大抵萬事不出一正。便自好。守常猶不可離。正況於變革乎。愚故嘗曰。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言以蔽之。

以是而已。反有悔謂反不如不革之爲愈也。不信不通不信
似便是不通。今兼舉而言則不信是人我不信也不通是於已爲
不通也。○已曰乃孚此只據理而言。夫民可與樂成難與處始革
樂於久安之後而欲隨革而隨今也亦難矣。故曰已曰乃孚然其
事固在所當革則雖一時民志未孚有不恤也。但貴于革而當耳
故又曰元亨利貞悔亡。
○蓋測乃字有深意。見革之難也。元亨與他卦不同必其所革者可
通行于天下而大亨而大亨又利于貞然後悔亡非遽與其行无
下亨也。悔亡者人心孚而不信之悔亡也。
○臣弑其君非其革乎其不得已而革之心也。元亨利貞一層看
言必如此方已曰乃孚耳。

易經詳說

卷三十九

革卦

三 寄願堂

○國本義以元亨以下爲古人說故用內有文明之德二句入其
中以見另是一截。○氣若就經文實申爲說當依蒙引末一條
○悔有作妄動之悔看者不如照不信說與上意相合。○元亨
利貞在乃孚前。○悔亡方見乃孚。○補說字後乃得元亨利貞不可
用。
○又王象之卦象曰。革者改更之義。人情可與習故。○新
以理勢度之初革之時人未之信必待已革之日事人認定人
心始孚乃信其爲當革耳。○革之難也如此古者如有所革必審
所當革盡善盡美可通行於天下而无不孚且悉準乎天下人心
而利於至正。○然後人无不信而悔可亡矣。
○子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

○孔孟水火相息先就一家明革。○息生也。火不乾燥澤水潤濕燥濕
殊性不可共處若其共處必相侵尅。○既相侵尅其變乃生。○變生則
本性改矣。○水熱而成湯火滅而氣冷是謂革也。○二女同居者此就
人事明革也。○中少二女而成一卦此顯形同而志革也。○一男一女
乃相感應。○二女雖復同居其志終不相得志不相得則變必生矣。
○所以爲革。

○○計謂息訓生不如程傳訓滅。
○程傳澤火相滅息又二女志不相得故爲革。○息爲止息又爲生息。
○特止而後有生故爲生義。○革之相息謂止息也。
○不義以卦象釋卦名義。○大畧與睽相似。○然以相遠而爲睽。○相息而
爲革也。○息滅息也。○又爲生息之義。○滅息而後生息也。

易經詳說

卷三十九

革卦

四 寄願堂

○○國華二女志不相得與睽不同行有異否。○朱子曰。意則一也。但
變而可之。○○臨。○○與。○曰。澤火非如坎離有陰陽相遠之道。其相遇則相息而
已。其相息也。○勝者能革其不勝者爾。
○○○○曰。以相遠爲睽。○相息爲革。○而既濟水在火上。○不曰相
息者何也。○坎之水動水也。○火不離息之澤之水止水也。○止水在上
而火炎上故息滅息之中有生息者存。○猶人一吸一噓而謂之一
息亦有止而復生之義也。
○○曰。即本義云。火然則水乾。水決則火滅。○即此相息之義。○分明主
滅息。○○○引。○云。水滅火生。火滅水生。亦不緊要。○朱子云。二
女志不相得。○與。○不同行。○無異。○蓋雖睽睽革異意而所以爲不相

行不同行者其辭同也。大抵是各有所適。心易變耳。蒙引有云。華火上中。倫序有乖。成仇隙矣。華深于聯。亦一說。去就謂。火在水上。不相息。華水在火上。必相滅。息亦深一層看。蒙引于釋家辭曰。卦名華者。以卦象言之。水上火下。勢必相剋。而至有一滅息。火女在上。中女在下。倫序乖舛。志各相戾。而不相得。二者皆有變華之義。故名曰華。

已日乃孚。華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華而當其悔乃亡。

孔疏曰。已日乃孚。華而信者。釋華之爲義。華初未孚。已日乃信也。程傳事之變。華人心豈能使信必終口。而後孚在上者。於改爲之除。當詳告中令。至於已日。使人信之。人心不信。雖強之行。不能成也。无王教令。人心始以爲疑者有矣。然其久也。必信終不孚而成。

易經詳說

卷二十九

華卦

五 齋願堂

善治者。未之有也。

蒙引華而信之。謂其華至是而後人信之也。不可以華之字爲已。華亦不可以爲已。日乃華也。蓋以爲已日乃華。華字如何當得已。日字看以爲已。華則雖未全已。日亦成已。華了。又如何當得已。日字故不如順其文勢之自然。而取其意。夫子之意。恐人不知乃孚之爲人信之地。故舉此句而釋之曰。已日乃孚。不者。謂其華而人信之。須已日也。所重在孚字上。孔疏文明以說者。此舉二體上釋華而信。下釋四德也。能用文明之德以說於人。所以革命而爲民所信也。大亨以正者。民既說文明之德而從之。所以大通而利正也。華而當其悔乃亡者。爲華若合於大通而利正。可謂當矣。華而當理其悔。乃亡治也。

程傳文明以說。以卦才言華之道也。離爲文明。兌爲說。文明則理无不盡。事无不察。說則人心和順。華而能離察事理。和順人心。可致大亨而得貞正。如是變華得其至當。故悔亡也。天下之事。華之不得其道。則反致弊害。故華有悔之道。離華之至當。則新舊之悔皆亡也。

百雲鄭氏曰。明故見於未華之先。說故見於已華之後。

耶爾趙氏曰。變華之難。非內明而外說不可也。內明則見理必盡。外說則无拂於人情。

鄭氏胡氏曰。蒙未有言悔亡者。惟華言之。華易有悔也。必華而當其悔乃亡。當字即是貞字。一有不貞。則有不信。有不信。皆不當者。也不當。則不見華之亨。惟有華之悔。而當其悔乃亡。聖人慎之之意可知矣。

易經詳說

卷二十九

華卦

六 齋願堂

存疑華而當是象傳就卦德上看。出此義以釋悔亡之意。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便是所華之當也。惟所華者。當故其悔可亡。不然。能免於悔乎。

亦義以卦德釋卦辭。

滕文明以說是卦德。文明以說而華。則可以通行于天下。而合乎天理人心之正。是大亨以正也。大亨以正。是釋元亨利貞之卦辭。華而當承大亨以正。來華而當故悔亡。是釋悔亡之卦辭。已日乃孚。二句之爲釋卦辭无疑。但未說出文明以說。似不干卦德事。然此節通重在文明以說上。則已日乃孚者。亦有文明以說在先也。上下只是一意。

王註：兩乃字而字，總見人不易乎，悔不易亡意。

易謂曰：已日乃字者，革者改觀易，能迷乎於民乎？必革至已日。

而後民信其爲當革也。又曰：元亨利貞，悔亡者，卦德離爲文明，是能洞察事理而不昧，因革之宜，兌爲和悅，是能順人情而不失緩急之序，故其所革皆可通行于天下，而合乎天理人心之正，爲大亨以正也。如是則所革无不當，不信之悔乃亡也。

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孔疏：天地革而四時成者，以下廣明革義。此先明天地革者，天地之道，陰陽升降，溫暑燥寒，迭相變革，然後四時之序皆有成也。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者，以明人革也。要案殷紂凶狂无道，天既震怒，人亦叛亡，故湯周武聰明，應天而應人心，故樂。

易經詳說

卷二十九

革卦

七 寄願堂

易傳：謀於野，革其王命，改其惡俗，故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計王者相承，改正易服，皆有變革，而獨舉湯武者，蓋舜禹禪讓，猶或因循，湯武干戈，極其損益，故取相變革者，以明人革也。革之時大矣哉者，備論革道之廣，說終結其大，故曰大矣哉也。

釋傳：推革之道，極乎天地變易，時運終始也。天地陰陽，推遷改易，而成四時萬物，於是生長成終，各得其宜，革而後四時成也。時運既終，必有革而新之者，王者之興，受命於天，故易世謂之革命。湯武之王，上順天命，下應人心，順天而應乎人也。天道變改，世故遷易，革之至大也。故贊之曰：革之時大矣哉。

不辭極言而贊其大也。

宋子曰：革是更革之謂，到這裏須盡翻轉更變一番，所謂上下與。

天地同法，豈曰小補之哉？小補之者，謂扶衰救弊，逐些補綴，如爛。

毒衣事相似，若是更革，則須徹底從新鑄造一番，非止補其缺漏而已。湯武順天應人，便如此。易言順天應人，後來盡說應天順人非也。順天應人，就革命上說，言順天理，應人心。

運安，即氏曰：大而天地造化，密運潛移，革春而爲夏，革秋而爲冬，陰陽代謝，而四時以成，況古往今來，世代更變，則革夏而爲商，革商而爲周，非湯武爲之也，不過順天應人而已。

甲漢張氏曰：天時未當，革聖人不能先時，時而當革，聖人不敢後時，上順天命，下應人心，革而當其可之謂時，故彖辭贊之曰：革之時大矣哉。

象曰：四時成不可作，教只謂天地氣序相革，而四時以成也。○革

易經詳說

卷二十九

革卦

八 寄願堂

命之命，是王者易姓受命之命也。

釋傳：天地之革，與湯武之革命，皆不外一時，故贊其時之大曰大矣哉。

因變時字最重，見天地湯武，都非有心去革，乃時之所趨，不得不然，大是關係，大非贊詞。

獨天地革而四時成，是順說。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却是倒說，不是革了纔順天應人也。或於湯武革命，會順天應人講，不補

出而世道成，亦有可用。天地革湯武革命，兩意平分。程傳時運既終，云云，似有串通意，可不用。

釋說：取革之義，而極言之。天地之氣，陽極革爲陰，陰極革爲陽，而春夏秋冬之四時以成，革其所當革也。帝王受命于天，謂之命。

澤華夏命而爲商武華商命而爲周上順天理而下應人心亦
華其所當華也是皆時爲之也天地聖人不能外乎時華之昭
所關豈不大矣哉

原曰澤中有火華君子以治歷明時

孔叢澤中有火華者火在澤中二性相遠必相改變故爲華象也
君子以治歷明時者天時變改故須歷數所以君子觀茲華象修
治歷數以明天時也

程傳水火相息爲華華變也君子觀變華之象推日月星辰之運
易以治歷數明四時之序也夫變易之道事之至大理之至明跡
之至著莫如四時觀四時而順變華則天地合其序矣
休義四時之變華之大者

易經詳說

卷二十九

華卦

九 寄願堂

張子曰澤中有火冰能滅火此只是說陰盛陽衰火盛則克水
盛則克火此是澤中有火之象便有那四時改華底意思君子觀
這象便去治歷明時問華象不曰澤在火上而曰澤中有火蓋
水在火上則水滅了火不見得水決則火滅火炎則水潤之義曰
澤中有火則二物並在有相息之象否曰亦是皆地

臨川吳氏曰此變華之至大者也歷謂日月五緯之躔次時謂春
夏秋冬之次序推日月而後可定四時故治歷所以明時也

西漢李氏曰晝夜者一日之華曉望者一月之華分至者一歲之
華歷元者無窮之華

蒙引火然則水乾水決則火滅此正所謂水火相息者平舉而言
也若本象澤中有火只是水決火滅之象○澤中有火華只是水

決則火滅之意華字所該固廣君子以治歷明時只從華之一端
說故本義云四時之變華之大者謂之華之大者則其餘小者固
多也

程傳卽原古字通用此象與天地華四時成有相因意四時爲天
地之華而治歷爲君子之華○只就治歷淺說无改正朔意
或謂澤中有火澤固可滅火而水歸尾閭如沃焦金是澤中之
火亦可耗水此意未免涉鑿

謂子釋大象曰澤中有火水能滅火華之象也君子以四時乃
華變之大者于是修治歷書推日月星辰之度定分至啓明之
期則四時之變可按歷而明矣大可以敬天而勸民小可以因
時而起事君子之華道爲至大也

易經詳說

卷二十九

華卦

十 寄願堂

初九登用黃牛之華

程傳孔叢謂禽獸之皮皆可從華將登此混看本義云亦取卦名而
義不同爲是

經傳變華事之大也必有其時有其才審應而慎動而後
可以无悔九以時則初也動於事初則无審慎之意而有躁易之
象以位則下也無時无援而動於下則有僭妄之咎而无體勢之
重以才則離體而陽也離性上剛體健皆遠於動也其才如此有
爲則凶咎至矣蓋剛不中而體躁所不足者中與陽也皆以中順
自因而无妄動則可也羣居求也羣所以包束黃中色牛順物衆
用黃牛之華謂以中順之道自固不妄動也不云吉凶何也曰妄
動則有凶咎以中順自固則不羣而已安得便有吉凶乎

本義雖當華時。居初無應。未可有為。故為此象。鞏固也。黃中色牛。順物。華所以固物。亦取卦名而義不同也。其占為當堅確固守。而不可以有為。聖人之於變。其謹如此。

平溪張氏曰。蓋有拘束之義。華皮之堅韌者也。華下卦離。黃牛象。初剛在外。為華。蓋初處變華之始。在下則非可華之位。居初則居當華之時。上无應援。豈宜輕躁。但當用此中順之道。固執而堅守之。如用黃牛之華。竭而不可妄動。以有為也。

雲峯胡氏曰。單取卦名而義不同。猶噬嗑而取市合之義也。易道尚變。故育之爻有不責者存。損之爻有不損者存。而華亦不專言華也。反其義為黃牛之華。華而固之。戒其輕也。遯六二執用黃牛之華。六爻順而中正。中順之道所固有也。華初九雖用黃牛之華。

易經詳說

卷二十九

華卦

士寄願堂

離性上而剛不中。中順之道所不足也。下无位。上无應。不可有為。惟可固守中順之道而已。

漢引自華言中順之道。只是安常守分。凡事且仍舊貫之意。以華而不當則有悔。又不如勿華之為愈。故聖人慎之。離取卦名而全不用卦名之義。卦名華也。初九雖用黃牛之華。不華也。此爻辭只當以為占看。而本義乃以為象。亦未可曉。雖謂黃牛之華是象。然亦占之象也。

漢義凡不可華而妄華。非中不可華而強華。非順。

明剛中順。合乎中道有順時之美。非謂初在中順之位。

去聲九非才不足者。但居初无應耳。華是乾牛皮。真像誤為華字。

按華是倒下字。猶言用黃牛之華以自固也。

漢引公聚初爻曰。變華之事大矣。必有其時。有其應。而後可以有為。初九雖有陽剛之才。居華之初。分卑而時猶有待。上无正應。又勢孤而不能自主。於此若遽言變華。不夫之躁。即失之急。豈計之得哉。初唯安常守分。无所舉實。不妄華而中。亦不固。華而順。持之甚堅而守之甚固。其象猶用黃牛之華。此處華初之善道也。占者當如是矣。

象曰。華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此處既堅韌自固。可以守常。不可以有為也。經傳以初九時位才。皆不可以有為。故當以中順自固也。漢引在華言不可有為。便是不可華也。

易經詳說

卷二十九

華卦

士寄願堂

去聲不可二字。最說得嚴緊。見理不可得。雖才所能為。亦是不可的。當華時。聖人怕人喜于有為。故以此戒之。

漢引孔子釋初象曰。初之體用黃牛者。豈當華而不華乎。特以時勢不可以有為。故宜以中順而固守也。

六二曰。日乃華之征。吉。无咎。

按註疏謂六二不能自華。已日乃能從之。意謂從五也。然以從為華。終非正訓。

釋傳以六居二。柔順而得中正。又文明之主。上有剛陽之君。可德相應。中正則無偏蔽。文明則盡事。應上則得權勢。體順則无違。恃時可矣。位得矣。才足矣。應華之至善者也。然臣道不當為華之主。又必待上下之信。故已日乃華之也。如二之才德所居之地。所

之。時足以革天下之弊。新天下之治。當進而上輔於君。以行其
道。則吉而无咎也。不進則失可爲之時。爲有咎也。以二體。而處
當位。體柔則其進緩。當位則其處固。變革者事之大。故有此戒。二
得中而應剛。未至失於柔也。聖人因其有可戒之疑。而明其義耳。
使賢才不失可爲之時也。

本義六二柔順中正而爲文明之主。有應於上。於是可革矣。然
必曰日。然後革之。則征吉而无咎。戒占者猶未可遽變也。

聖人胡氏曰。二爻爲一。初至二。已日也。初无位。二有位矣。初无
應。二有應矣。柔順中正而文明。又有德矣。有德有位而有應。可革
之時也。而必曰日。乃革之。宜詳緩。无急遽也。如是則征吉而无咎。
聖人謹重之意。可見卦曰日。乃子爻曰日。乃革者。君之革不

易經詳說

卷二十九

革卦

三 寄願堂

待已日。其所革已日而後乎耳。臣待君之造始。而後代終。故已日
乃革之。

彖引六二柔順中正而爲文明之主。德可以有革也。有應於上。勢
足以有革也。然革非得已者。故必曰日。然後革之。則其革也得吉
而无咎矣。此皆戒占者之辭。柔順中正而爲文明之主。既皆以
德言。然則柔順中正與文明何別。曰柔順中正其德之體也。文明
其用也。謂之文明之主。見其正是文明者也。彖傳所謂文明者正
此六二也。

易統已日且始停止一日。只是遲疑詳審之意。
法疑已日。只是詳審意。不限定是一日。與彖已日不同。乃革者難
辭也。征吉正明其當已日意。

我征字。只作往字看。即謂往革。

譚周公鑒二爻曰六二柔順中正而爲文明之主。德可以有革矣。

應於上。勢可以革矣。猶不遽革也。必其難其慎。凝議終日。乃始
革之。如是則往征以革也。有更改之吉。而无紛擾之咎矣。占者
遇此。未可以遽有變也。

易曰日革之行有嘉也。

程傳已日而革之。征則吉而无咎者。行則有嘉慶也。謂可以革天
下之弊。新天下之事。處而不行。是无救弊濟世之心。失時而有咎
也。

進書徐氏曰。六二當革之時。上應九五。其才文明。其德柔順。其位
中正。備此三者。處革之至善者也。然猶曰日而後革者。示不輕變

易經詳說

卷二十九

革卦

古 寄願堂

也。故以之征行則吉而无咎。而有可嘉之功也。凡卦言嘉者。皆二
與五應如應之。于嘉遷之嘉。是也。

存疑行有嘉。解征吉。

去疑行有嘉。全從已日看出。
程孔子傳二爻曰。二已日乃革之。詳審精密。其革當矣。由是而行
必有嘉美之功。故云征吉无咎也。

九二征凶貞厲革言三就三有孚。

按註疏謂從革之言。上三爻並成就。言三字。皆以低爲征伐。尤異
程傳九三以剛陽爲下之上。又居離之上。而不得中。躁動於革者
也在下而躁於變革。以是而行。則有凶也。然居下之上。事有當革
豈可不爲也。在乎守貞正而慎危懼。順從公論。則可行之。不違革

言猶當革之論。就成也。合也。審察當革之言。至于三而皆合。則可信也。言重復之至。能如是。則必得至當。乃有孚也。已可信而衆所信也。如此。則可以革矣。在革之時。居下之上。事之當革。若畏懼而不爲。則失時爲害。唯當慎重之。至不自任其剛明。審稽公論。至於三就而後革之。則無過矣。按程傳貞厲。謂守貞正而懷危懼。似不如作雖正。亦厲本義之意。或是如此。本義過剛不中。居離之極。躁動於革者也。故其占有征凶貞厲之戒。然其時則當革。故至於革言三就。則亦有孚而可革也。朱子曰。革言三就。言三番結果成就。如第一番商量。這箇是當革不當革。說成一番。又更如此商量一番。至于三番然後說成了。却不是三人來說。

易經詳說

卷二十九

寄願堂

建安鄭氏曰。革之征一也。而二征吉。三征凶者。蓋以六居二。其才順而位中。及時而革。革而當者也。故以征則吉。以九居三。其才剛而位偏。過時而革。革之不當者也。故以征則凶。革雖同而時位異也。雪峯胡氏曰。革言三就。中。初九不。及乎中。故勉以垂用黃牛之革。九三過乎中。故戒以征凶貞厲。以其過剛也。故於其征而不已。則凶。以其不中也。又恐其一於貞固。而失變革之義。則厲。故必革之言。至三就。審之。屢則有孚。而可革矣。兌爲口。有言象。第三爻有三就。象引革之。道貴於審。而病於躁。九三過剛不中。居離之極。躁動於革而不審者也。故其占爲直往而革之則凶。雖平在所當革。爲正

也。亦不免於厲。然其時則當革矣。所患有不審耳。若革言三就。明已審矣。斯亦有孚而革也。征凶貞厲。正以其躁動而無以取信於人也。有孚二字。正與上文凶厲之意相應。征凶貞厲。躁於革則不可也。革言三就有孚。審於革則可也。九三本躁於革者。爻辭云云。蓋是戒辭。必曰有孚者。謂以改革之事。出於人情久安之餘。最要得人之信。不得人信。即便有悔。觀卦辭曰。已日乃孚。則可見矣。故革六爻多言孚。革言之言。言辭也。與利執言德言盛之言不同。若以爲語辭。則所謂三就者。畢竟是何事。三就若以爲革而三就。則此時尚未革也。下云有孚。方是可革。亦未成革也。蓋只是議革之言也。凡有所更革。必先謀諸心。次詢於人。臣弑其君。弑君使當乎事。體合乎人情。然後其事當而人安之。三就本義

易經詳說

卷二十九

寄願堂

云。至於三而始就。非也。謂三就成就也。蓋三就是再三詳審之意。不泥定是三番。程周公繫三爻曰。革貴乎審。而病于躁。九三過剛不中。不能從容詳審。而一以躁急爲之。以是而往。則必凶矣。雖所革未嘗不正。亦不免拂人情而有危厲也。然時當革。亦不容不革。所以凶厲者。特以其躁而尤以取信於人耳。若於所革者。處之從容。處之詳審。而謀革之言。至於三就。則亦足以取信于人。而可革矣。占者當知是也。朱子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程傳稱之象。論至於三就。事至當也。又何之矣。乃俗語。更何往也。如是而行。乃順理時行。非已之私意所欲爲也。必得其宜矣。

本義言已審。

運齊徐氏曰。初未可革。二乃革之。三則有孚而變。變之事成矣。凡事計審。至再至三。則止矣。革至於三。就又何往焉。存疑言其事已審。又將何爲。猶俗語更何性也。

言辭革莫窮于變。變聖人每以詳審致戒。然詳審而復遲疑。又慮緩以失機會。故曰革言三就。審之又審。至矣更无去處矣。蓋動之斯也。

又何之。是謂言已。三就更與誰商。

張孔氏曰。三就。凡言而未就。就而未至。三猶須有所往而商。皮之革言。至於三就。則熟思審處。固无遺策。可以革矣。復更有何之矣。

易經詳說

卷二十九

革卦

六寄願堂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按註疏以无應爲悔。能變爲悔。亡有孚。照象傳信至。爲信下之志。改命爲始。宣命皆與程傳不同。

程傳九四革之盛也。陽剛革之才也。離下體而進上體。革之時也。居水火之際。革之勢也。得近君之位。革之任也。下無繫應。革之志也。以九居四。剛柔相際。革之用也。四既具此。可謂當革之時也。事之可悔而後革之。革之而當。其悔乃亡也。革之既當。雖在變之以至誠。故有孚則改命吉。改命改爲也。謂革之也。既事當而變革行之。以誠上信而下順。其吉可知。四非中正而至善何也。曰。唯其處柔也。故剛而不過。近而不逼。順承中正之君。乃中正之人也。易之取義无常也。隨時而已。

本義以陽居陰。故有悔。然卦已過中。水火之際。乃革之時。而剛柔不偏。又革之用也。是以悔亡。然又必有孚。然後變革乃可獲吉。則占者有其德而當其時。又必有信。乃悔亡而得吉也。

鄭玄則氏曰。三剛居剛。故征凶。四剛柔不偏。故悔亡。然必有孚。則有改命之吉。下三爻方欲革。故而爲新。故有謹重不輕改之意。上二爻則故者已革。而爲新矣。故不言革。直言改命。

張孔氏九四以陽居陰。所居不當。未免於悔。然卦已過中。乃革之時。又下離上兌。水火之際。水火有相息之勢。亦革之時也。剛柔不偏者。剛而不柔。則失之迫遠。柔而不剛。則失之急迫。今以九居四。剛柔不偏。革之用正合如此也。然在我雖可以革。而在人或不之信。則亦未可革也。故必有孚。然後革乃可獲吉云。或以有孚爲

易經詳說

卷二十九

革卦

六寄願堂

自有孚。非人孚之也。故本義全不明言人信也。曰。不然。果是自存信。則信是德也。與上文有其德。不既相碍乎。但心一於誠。而令出惟一人自信之矣。此命字與百里之命。自己告命之命。同。謂政事也。不必言革命。蓋革命是九五爻事。有孚改命吉。改命。亦吉字。諱有孚。不取多義。則戒占者悔亡。則自父義取來。

存疑曰。日乃孚。字在革後。有孚改命。字又在革前。何也。蓋改命之有孚。即已日之有孚。而於革前預言之也。革必已日。乃有孚。此以陽居陰。本領不正。故須有孚。乃可革歟。

按詞之人而樂從。然後改。即是孚在前。本文有孚。屬人。而由於已之先孚。本義是以有其德。當其時。思悔亡。有信。則得吉。分明而

裁意悔亡是現成說。有字方着力。說時講吉與悔亡多混看。
陽同公繫四爻曰。九四以陽居陰。本爲不正。而有悔矣。然卦已過
中。水火之際。乃當革之時也。而其以陽居陰。又爲剛柔不偏。
而有能革之用。以是而革。不乖事理。不拂人情。而悔可亡矣。然
在我雖所當革。而人或未之信。亦未可遽革也。必以吾心之誠。
驗之人。而有孚焉。然後取前日之政令。而一更之。則所革皆當。
上安下從。而吉矣。宜僅悔亡已哉。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陽陽改命而吉。以上下信其志也。誠既至。則上下信矣。革之道。以
上下之信爲本。不當不孚。則不信。當而不信。猶不可行也。況不當
乎。

易經說
卷二十九 革卦
九 寄願筆

中溪張氏曰。革至於四。則革者當矣。象所謂革而當。其得乃亡是
也。故乾九四亦曰。乾道乃革。有孚謂上下信之也。
象曰。信志兼上下。此是程傳及中溪說。可從。蓋據九四所處之位。
有在其上者。有在其下者。
存誠即是。又辭有孚。言改命而得吉。以上下信其志也。
陽孔子釋四象曰。四之改命之吉。有蓋四之有所變革。其志原在
順蒼生而利天下。有不敢輕革。而又有不得不革者。上下昭然。
共信其志。无不樂從。而何有不吉也。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孔氏九五居中處尊。以大人之德。爲革之主。損益前王。創制立法。
有文章之美。煥然可觀。有似虎變。其文應炳。則是湯武革命。應天

應人不勞。占決信德自著。故曰。大人虎變。未占有孚也。
陽九五以陽剛之才。中正之德。居尊位。大人也以大人之道。革
天下之事。无不當也。无不時也。所遇變化。事理炳著。如虎之文采。
故云虎變。龍虎。大人之象也。變者。事物之變。曰虎何也。曰大人變
之。乃大人之變也。以大人中正之道。變革之。炳然昭著。不待占決。
知其至當。而天下必信也。天下蒙大人之革。不待占決。知其至當。
而信之也。

困義。虎。大人之象。謂希革而毛。也在大人則自新新民之極。
順天應人之時也。九五以陽剛中正爲革之主。故有此象。占而得
此。則有此應。然亦必自其未占之時。人已信其如此。乃足以贊之
耳。

易經說
卷二十九 革卦
九 寄願筆

張子曰。未占有孚。伊川於爻中占字。皆不犯。彼卜筮尚其占說。
伊川言所遇變化。事理炳著。所遇諸身所經歷處也。我問大人
虎變。是就事上變。君子約變。是就身上變。曰。豈止是事上也。從裏
面做出來。這箇事。却不只是空殼子。做得文王其命維新。也是他
自新後如此。堯克明俊德。然後黎民於變。大人虎變。正如孟子所
謂所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補只是
這箇裏破。補這一些。如世人些小功。只是補。如聖人直是渾倫都
換過了。如盤輪相似。補底只是渾倫聖人却是渾倫。換過。
陽。胡氏曰。乾九五飛龍。革九五虎變。皆大人造之象。下卦言革。
上卦言改。言變。革道愈進而愈成也。虎變。謂希革而毛。毛。蓋仲夏
毛希而革。易。仲秋毛落更生。潤澤而鮮好。卦體離。其聲爲兌。秋。故

有此象此所謂變即孟子所謂存神過化與天地同流而非區區小補之事也。未占有子諸家皆以爲不待占而人自信之本義亦然。蓋革重事也。占當在未革之先。而子又在未占之先。則其子也。人矣。必如成湯未革受命。而室家已相慶於來蘇之先。乃應此占。不然。湯武之事未易舉也。如此則九五象占雖若美之辭。而中實含承之之意。

補氏廷瑞曰。龍之飛則曰龍革之變。則曰虎變之爲大人。則一也。樂舞之招逐。天下唯德之見。故曰龍湯武之征伐。則有威存焉。故曰虎。

觀引在。大人則自新新民之極。以處常之大人言。變是也。順天應人之時。以處變之大人言。湯武是也。順天應人。則舉天下重

易經詳說

卷二十九

革卦

三 寄願堂

新換過易服色。改正朔新視聽。亦是重新整頓。雖不言其極。固亦非尋常之舉矣。凡自新新民。未必皆過不得已。而有順天應人之舉。但順天應人者。亦自該得有自新新民之功。在本義。革東方說得盡耳。

陸虎變是希革而毛毯。大人如虎之變。則自身與天下皆該在內。故本義以自新新民爲言。然以新民爲正面。觀程傳可見。程傳以占爲占。不主革言。大人虎變是言大人之革。未占有字。是言天下之信。二句一意。然非變後方字。爲革始終言。未占有字。只是言人信。凡事占而後。此則未占而有字。占字不必指定大人。亦不必指定天下。只處應形格爲是。或以占爲革。作未革有字。變處。

隨周公第五爻曰。九五。鳴則中正。以大人之德。而爲革之主。其革也。禮樂明備。煥然一新於天下。其象猶虎之變也。然此豈易致哉。帝王舉事。動關人心。實有可以取信者。不待占決。而天下之人早已信從也。占者得此。視其有未占之占。乃足以當之。

續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孔疏其文炳者。義取文章炳著也。

程傳事理明著。若虎文之炳。煥明盛也。天下有不孚乎。

張子曰。流變又革。大故炳。約變文章小故辭。

存。蓋言九五之象。爲大人虎變者。是德盛而人化。風靡而俗易。幾乎成功。與乎文章。其文炳也。按存疑說。好只申明虎變時。講多。

劉鑒百字者。未足。

易經詳說

卷二十九

革卦

三 寄願堂

續孔子釋五象曰。大人之虎變者。蓋以虎文炳然。今大人之制作。

一新。其文亦煥然可觀也。宜其未占而有孚矣。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孔疏上六居革之終。變道已成。君子處之。雖不能同九五革命創。

制。如虎文之彪炳。然亦潤色鴻業。如豹文之蔚。得故曰君子豹變。

也。小人革面者。小人處之。但能變其顏色。順上而已。故曰小人革面也。

程傳革之終。革道之成也。君子謂善人。民善則已。從革而變其著。

見若豹之形。蔚也。小人皆愚難遷者。雖未能心化。亦革其面。以從。

上之教令也。龍虎大人之象。故大人云虎。君子云豹也。人性本善。

皆可以變化。然有下愚難聖人不能移者。以變爲若。以聖遷聖。

百有餘年。天下被化。可謂深且久矣。而有齒其來格。蒸又皆亦華面而已。小人既革其外。華道可以為成也。苟更進而深治之。則為已甚。已甚非道也。故至華之終而又征。則凶也。當貞固以自守。華至於極而不守。以貞則所華隨復變矣。天下之事。始則患乎難。華已華。則患乎不能守也。故華之終。戒以居貞則吉也。居貞非為六戒乎。曰為華終言也。莫不在其中矣。

不義華道已成。君子如豹之變。小人亦華面以聽從矣。不可以往。而居正則吉。變華之事。非得已者。不可以過。而上六之才。亦不可以有行也。故占者如之。

王氏湖。曰。豹虎之小者。文次於虎。均為能變。特其文有炳蔚不同。虎文疏而者。故曰炳蔚文密。而理故曰豹五。與上華道成矣。故

易經詳說

卷二十九

革卦

雷聲願堂

皆言變。九居五者。皆陽也。大人虎變之象。六居上者。皆陰也。君子豹變之象。

臨川吳氏曰。處華之極。華道終矣。君子變革其外。而有文。小人變革其外。而順君。復何求哉。靜守可也。征行則凶矣。

聖峯胡氏曰。虎豹皆兌象。豹小於虎。兌說見於上有華而象二三四五皆華者。上則從華者也。君子小人以位則有上下。以德則有正邪。今既无不華矣。此時豈可復有征哉。惟居貞不動。則吉。華非

得已之事。初未可華。當順以自守。上既已華。當靜正以自居。

象曰。上六華道已成。華者非上六華之。自有華之者也。上六特取其時位耳。猶小畜上六畜極而成也。君子豹變。小人革面。皆不遇

從華者也。若以上六為君子。則小人為誰乎。君子小人之華。非

上六所致。然實上六所受。大人虎變。指王者言。君子豹變。泛指天下之君子言。大人虎變。則天下為之一新。孟子所謂過化存神。天地同流也。君子豹變。只就一身言。如所謂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暢於四支。發於事業者也。象傳一則曰。文炳。一則曰。文蔚。五上之別也。文炳之文。昭於天下。禮樂風化之類是也。文蔚之文。止於一身。言動威儀之類是也。君子小人。或以德言。或以位言。或兼德位言。皆非也。當堯之時。四凶未嘗有過。亦在位之華面者也。堯舜在位。下有巢由。此无位而有德者。其文固自蔚也。程傳正主德言。君子豹變。有難只格也。小人革面。民免而無耻之類耳。

既程傳華之終。而又征。征字未甚明。故本義替以行字。最是。居字對征字。看是守字義。程傳似以征凶。單承華面說。下不可用。

易經詳說

卷二十九

革卦

雷聲願堂

只就華道已成。而再有華言。

臨川公繫上爻曰。上居華之終。華道已成。君子小人无不在所變之中。君子則和順積中。英華發外。如豹之變。小人則畏威遠罪。免強為善。而亦革其面焉。治道至此。不容更有所為。而上六之才。又非能有為者。故占者往有所華。則多事煩擾。而不免於凶。

惟居貞而天下相安於無事。乃能保治而得吉矣。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子

孔疏。其文蔚者。明其不能大變。故文細而相順蔚也。順以從君者。明其不能潤色立制。但順而從君也。

程傳。君子從化。遷善成文。彬蔚章見於外也。中人以上。莫不變華。雖不君之小人。則亦不敢肆其惡。華易於外。以順從君上之教令。

是華面也。至此華道成矣。小人勉而假善。君子所容也。更往而治之。則凶矣。

而商賈氏曰。野者隱。然有文之謂。豈暗故如此。

困順以從君。自是不及豹變者。然亦只是庸衆之人。可與爲善。可與爲惡耳。勿將華面看作凶人。外然而內不然者。

彌孔子釋上象曰。君子豹變者。君子道德內裕。其文采外見。蔚然而可觀也。小人華面者。小人未必中心向善。亦順以從上之令。而不爲惡也。

寄建安邱氏曰。華之象曰。已日乃孚。又曰。華而當其悔乃亡。孚謂信於人心。當謂合乎天理。此華之道也。在華六爻。初未可華。故曰。初用黃牛之華。而象言其不可有爲。二之時可華矣。故曰。已日乃

易經詳說

卷二十九 華卦

重寄願堂

華而象稱其行有嘉。三華道已成。无所事華。故曰。華言三就有望。而象以又何之釋之。此華三爻之序也。至六四。則困下卦華之未善者。而更敗之。故曰。有孚改命。吉。改則輕於華矣。五言大人虎變。上言君子豹變。則論從華之效。變者華之成。改又不足論矣。

甲戌張氏曰。彖言已日乃孚。華而信之。而爻之三四五皆曰。有孚。則知變華之道。非有人心之孚信。不可爲也。下卦三爻皆言華。上卦三爻或言改。或言變。蓋變乃華道之成。而改猶未也。

原解人情可與守成。難與處始。故變華之事。聖人重焉。必在人有其孚。在表得其貞。而後可以言華。然文明以說。尤爲華之本。誠使華而不當。非明也。華而或隱。非說也。華之義。惟不安華不與華而已。初華之始。爲已即已。不敢輕華。時不可爲也。上華之終。華道已

成。則不復華。時利居貞也。若時之可華。而二之已日。三之三就。四之有孚。何過問却願。詳慎如此。與至五爲華之主。而後成文炳之。治然未占有孚。猶然其慎重也。華可易言哉。

闕四陽二陰之卦。以五爻爲卦主。事有當改變者。不可輕改。彖言已日乃孚。欲人知華之難也。彖傳云。華而當其悔乃亡。此語最要。而所以能然者。由於文明以說也。天地湯武。極言華道之大。歸重一時字。大衆治歷明時。亦是舉華之大言之。初爻言不必華。二爻言不遠華。三爻尤致其詳審。蓋在下卦。不以華許之也。四爻上卦。方言華。命爲攝政令者之臣道言也。五乃君道。以下下爲華。治化津新。如虎文之炳然。果其已華者。言之上爻言華道之成。天下之人。无不變至此。則不用再華。以滋煩擾矣。六

易經詳說

卷二十九 華卦

重寄願堂

爻甚有次第。自信諸理。而後人信。人信而後可以作事。卦爻屢言孚。是華之最要處。華有二義。先以事言。改舊圖新。華之始也。後以人言。移風易俗。華之成也。總是變換一番意。

程傳最序卦章物者莫如鼎故受之以鼎。鼎之爲用所以韋物也。爰履而爲鼎。易堅而爲鼎。水火不可同處也。能使相合爲用而不相害是能韋物也。鼎所以次革也。爲卦上離下巽所以爲鼎。則取其象焉。取其義焉。取其象者有二。以全體言之則下植爲足中實爲腹受物在中之象。對峙於上者耳也。得耳乎上者鉉也。鼎之象也。以上下二體言之則中虛在上下有足以承之亦鼎之象也。取其義則木從火也。巽入也。順從之義。以木從火爲然之象。火之用唯燭與烹。燭不假器故取烹象而爲鼎。以木與火烹飪之象也。則鼎取其象也。乃象器以爲卦乎。曰制器取於象也。象存乎卦而卦不必先器。聖人制器不待見卦而後知象以象入之不能知象也。

易經詳說

卷二十九 鼎卦

寄願堂

故設卦以不之卦。聖之先後不害於義也。或疑鼎非自然之象。乃人爲也。曰。固人爲也。然烹飪可以成物。形制如是則可用。此非人爲自然也在井亦然。器雖在卦先而所取者乃卦之象。卦復用器以爲義也。

朱子曰。鄭少梅說易象亦有是者。如鼎卦分明是鼎之象。

虞翻胡氏曰。易六十四卦取象凡三。兩卦鼎是也。兩則象在卦先。井鼎則制器必在卦後。卦後所傳。凡天下之器。蓋有先於卦者。子繼以形言則足聽耳。茲已足以贊言。則乾兌皆金。巽亦兌。金反。又有巽木離火。兌水。以致烹飪之用。而巽雞。乾老。大。坤牛。兌羊。離雞。兩之屬。亦皆足老鼎之實。而成其致養之一力矣。聖人胡氏曰。人所需者飲食。飲食所需者鼎。鼎井。草茹毛而爲火。

食飽教有取於鼎也。向矣。後世制器尚象之象。而伏義盡井鼎之象。則已取諸井鼎之器矣。

伏義盡井鼎之器矣。已取象於井鼎。想當時器用亦製備矣。雙湖制器在井後之說。恐不然。有井則必有田廬。有鼎則必爲火食。相傳伏義至堯舜許多世代者。不足信也。蒙引有後天卦之疑。將謂六十四卦非伏義所畫耶。愚不敢以爲然。

鼎元吉亨

孔疏。鼎之名也。自火化之。得金而爲此器。以供烹飪之用。謂之爲鼎。既成。新法。然則鼎之爲器。且有一義。一有烹飪之用。二有物象之法。故象曰。鼎象也。明其有法象也。雜卦曰。革去故而鼎取新。明烹飪有成新之用。此卦明聖人革命示物。法象惟新。

易經詳說

卷二十九 鼎卦

寄願堂

其制有鼎之象。以木與火有鼎之象。故名爲鼎焉。變故成新。必須當理。先元吉而後乃亨。故曰。鼎元吉亨也。

獨註。踐用吉字。而程傳以爲。義木義因之。

程傳以卦才言也。如卦之才。可以致元亨也。止當云元亨。文漢古字。卦才可以致元亨。未便有元吉也。象復止云元亨。其義明矣。

朱義。鼎烹飪之器。爲卦下陰爲足。三三四陽爲腹。五陰爲耳。上陽爲鉉。有鼎之象。又以巽木入離火而致烹飪。鼎之用也。故其卦爲鼎。下巽。巽也。上離。爲目。而五爲耳。有內巽順而外聰明之象。卦自巽求。陰通居五而下。應九二之陽。故其占曰。元亨。吉。衍文也。

鄭胡氏曰。卦辭元亨之占。凡四大。有疊升鼎耳也。自元亨外。無餘辭。唯大有與鼎大有以一陰有五陽而爲大。亨。鼎有天下之重。

器其占固直與大有同矣。又非疊升所可同日語也。常人占得此二卦。隨其高下。亦有元亨之義。

象引鼎卦元亨。不承鼎字。而言為就鼎上道理。說不去。即便自為占辭也。如并卦可。就并卦道理。則從并上說。鼎卦說有不貼處。則別自為一例矣。

存。元亨。不帶卦名。說亦不專指人君說。若作此題。少不得就人君說。

象辭說。俱作保天下之重器。

語。古者只是能如鼎。則元善而亨也。當兼體重用廣二意。

至文王繫鼎卦象辭曰。鼎者國家之重器也。卦以鼎名。其占為元亨。凡有所行。推元不準。動无不宜。是為大善而亨也。入君主此

易經詳說

卷二十九 鼎卦

完 寄願堂

鼎者。也。本皇躬以建極。而有其德。據大寶以出治。而有其位。聖後。又以此啟而有其輔。承其重器於磐石之安。不亦元亨乎。

象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

程傳。卦之為鼎。取鼎之象也。鼎之為器。法卦之象也。有象而後有器。卦復用器。而為象也。鼎大器也。重寶也。故其卦作形。法象尤嚴。鼎之為正也。古人訓方。實正也。以形言。耳。對植於上。正分於下。周圓內外。高卑厚薄。莫不有法。而至正。至正。然後成安重之象。故鼎者。法象之器。卦之為鼎。以其象也。

鄭師臨氏曰。子夏傳云。初分趾也。次實腸也。中肅耳也。上膺也。故曰鼎象也。

聖孝胡氏曰。利曰觀象也。即畫是象。此曰鼎象也。又於學中取器。

之象。

厚。蓋卦之所以為鼎者。以卦體有鼎之象也。

臨註。雖有法象之說。程傳因之。當以程傳首句。卦之為鼎。取鼎之象。為正。而法象意可畧。

既。以木巽火。亨饪也。此明上下二象。有亨饪之用。此就程卦名也。

程傳。以二體言。鼎之用也。以木巽火。以木從火。所以亨饪也。不義以卦體二象釋卦名義。

中。漢張氏曰。巽入也。木入火然。則可以成烹飪之用。

我。木指巽。火指離。而以木巽火之興。只作入字看。

象。引亨。煮也。既兼調和。木義以卦體二象釋卦名義。蓋以所謂

易經詳說

卷二十九 鼎卦

手 寄願堂

下。陰為足。云云。者是卦體以木巽火。者是二象。卦體者全體之體也。二象者上離下巽二體之象也。他處只云卦象。此云二象。對全體取象而說也。鼎之用。對鼎之體言。有足有腹有耳有鉉者。鼎之體。烹飪者。鼎之用。體用自分明。

孔疏。聖人二句。此明鼎用之美。亨饪所須。不出二種。一供祭祀。二當賓客。若祭祀。則天神為大賓。客則聖賢為重。故舉其重大。則輕小可知。享帝。直言亨。養人。則言大亨。享帝尚質。特性而已。故直言亨。聖賢既多。養須飽饌。故亨上加大字也。

程傳。鼎之為器。生人所賴。至切者也。極其用之大。則聖人亨以享上帝。大亨以養聖賢。聖人古之聖王。大言其廣。

本義。因極其大而言之。享帝。貴誠用。而巳。養賢。則養於宗廟。

極其盛故曰大亨

中溪張氏曰聖人制器豈自爲口體之奉而已享上帝尚賢故止曰亨矣聖賢實豐故曰大亨

聖人胡氏曰亨帝養聖賢鼎之用莫大於此矣故極言之

聖引不義享帝貴誠用饋只是一件用饋而已禮郊特牲陸氏曰用一牛故曰特牲。貴誠用饋只是一件用饋貴誠之意也或不知用饋而徒以多饌備物爲亨則非所以爲誠矣。貴誠用饋而已言不在備物也與下句大亨字意相反對。或曰享帝貴誠養聖賢獨不貴誠乎曰在禮記小註有云天下之物皆天之所生無物以稱其德故牲則以特此享上帝之道也若養聖賢固亦以誠爲貴然須以人道所以養生者共之亦所以表其誠之盡也本末

易經詳說

卷二十九

鼎卦

聖賢堂

兼舉者親只用饋爲備故曰大亨。禮秋官掌客曰王合諸侯而養禮則十有二年又上公餼五年。養餼九年。卿大夫餼四年。養餼七年。宰三年。子男餼三年。養餼五年。宰一年。據饋府錄按周禮註於五年。饋即夕食謂諸侯入朝天子如至則致夕食也。養餼九年。養熟食餼則生氣存焉。此朝享之後所致之大禮也。朝食曰饗夕食曰饗。饗禮即饗饗之禮也。不止三牲如簋豆羹醢豆之類皆是故以年禮該之。年其大者。上曰聖人是皆爲人君者。下曰聖賢是皆爲人臣者。

聖賢是聖賢也。聖賢是聖賢之所必用。祭之大者莫過於上帝。養之六者莫過於聖賢。聖人則用此鼎而烹以享上帝。用此鼎大烹以養聖賢。大享上帝養聖賢事之極大者也。飲食烹飪皆不殘

于此雖然則鼎之爲鼎不其大乎

張氏引謂本義其大而言之不是極鼎之大不是極道之大亦不是極其用之大又謂亨征鼎之用享上帝養聖賢爲亨征所致用用字難實其說覺滯存疑謂究其歸畢竟是鼎之大固是然愚見亨征是鼎之用享上帝養聖賢皆跟亨征來即作承上文說用之大有何碍亨征所以致用豈非鼎之用乎鼎之用言鼎可作如此用也細玩自明。鼎象也下接云以木巽火似以二卦之象爲正意而足顯耳鉉是則意時請多主六爻之象爲意一卦之象爲用。

鴻孔子釋鼎卦象辭曰卦名鼎者有取於鼎之象也卦體初陰分時而爲足二三四陽中實而爲腹五陰對值而爲耳上陽橫耳

易經詳說

卷二十九

鼎卦

聖賢堂

而爲鉉鼎之象具矣卦之二象以巽木入離火是爲亨征也鼎之用行矣此鼎所由名也此豈僅生民日用之常器哉聖人享帝所以報天而特牲之用必用鼎以享而後可以薦饗養聖賢所以爲民而式燕之具必資鼎以大享而後可以將敬鼎之用洵大矣

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王註以耳目聰明承上養賢說非是

聖傳下體巽爲巽順於理離明而中虛於上爲耳目聰明之象而巽字氏曰下巽上離離爲目五爲耳故曰巽而耳目聰明聖引下巽巽也上離爲目而五爲耳有內巽順而外聰明之象巽順本乎卦德今對上離爲目五爲耳耳耳聰明則聰明在外爲

耳目鼻順在內爲心皆卦象也故本義云有內巽順而外聰明之象外指耳目內指心也上離爲目通三言五陰爲耳獨以中言言上離爲目者目睛附外陽在外而明蓋陰體乎陽而明也故離本義曰離陰而用陽也五陰爲耳者此人之耳非離耳也然亦因元取鼎耳而後轉取人耳之象理則一象亦一也孤陽乘進而上行此就六五稱元吉亨以乘進上行體已獲通得中應陽所通者人故能制法成制而獲大亨也程傳凡離在上者皆云乘進而上行乘在下之物乃居尊位進而上行也以明居尊而得中道應乎剛能用剛陽之道也五居中而又以柔而應剛爲得中道其才如是所以能元亨也○按此不以乘進爲卦變

易經詳說

卷二十九

鼎卦

章 密願堂

平溪張氏曰五以柔進而上行得上卦之中而下應九二之剛是以能大善而亨通也○蓋引自巽來陰進居五其位也○卦變乘進而上行是有其位也○卦體得中而應乎剛是有其德而又有其輔也安得不元亨○存疑巽而耳目聰明有德也乘進而上行有位也得中而應乎剛有德又有應也是以元亨○象離郭青螺云乘進二句雖有卦變卦體須合而言之觀卦辭下水義可見重乘而應剛言人君居鼎位不必言矣時講皆從位輔三平看不是○本義以卦象卦變卦體釋卦辭○我元亨以通節言自當繼承而意則重乘應剛上○卦辭只元亨

二字此所以釋之也巽而耳目聰明卦象也乘進而上行卦變也得中而應乎剛卦體也皆所以釋卦辭何得不通承○巽取下卦耳目聰明取上卦離爲明耳目聰明皆可包朱子離目五耳之說與太細○此節有上行得中之語就對道說爲是然時講爲有德以凝鼎有位以定鼎有輔以調鼎則國家鞏固宗社靈長而元亨亦太捏瑣○

要離說合卦曰台卦德卦象卦變卦體以釋元亨二句分三段內斗人已皆得善全之道所以有大通之占○應非剛中則輔助无其人欲求元亨未易也卦象下巽則心志巽順而无所排逆上離爲目而五爲耳耳目聰明又於事變元

易經詳說

卷二十九

鼎卦

章 密願堂

所望嚴有德矣卦變自巽而來乘進居五以敬柔之資居柔高之位有其位矣卦體六五得中而應九二之剛木處中之德且陽剛之助有其輔矣備此三者是以推无不準動无不宜大善而亨也○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張王註謂正位者明尊卑之序凝命者以成教命之嚴其說不可用○

程傳木上有火以木巽火也亨旺之象故爲鼎君子觀鼎之象以正位凝命鼎者法象之器其形端正其體安重取其端正之象則以正其位謂正其所居之位君子所處必正其小至於席不正不坐毋踐母角取其安重之象則凝其命令安重其命令也巽象止

之美。謂安重也。今世俗有疑然之語。以命令而言耳。凡動爲皆當安重也。

本義。鼎重器也。故有正位凝命之意。凝猶至道不疑之疑。傳所謂惕于上下以承天休者也。

張子曰。正位凝命。恐伊川說得未然。此言人君臨朝也。須端嚴安重。一似那鼎相似。安在這裏不動。然後可以凝住那天之命。如所謂惕于上下以承天休。

雲峯胡氏曰。擇者皆以命爲命令。本義獨以爲天命。鼎之器正。然後可凝其所受之命。君之位正。然後可凝其所受之命。正者。端莊安重之謂也。

程安邱氏曰。羣者變也。聖人於羣九四言改命。而受羣以鼎。鼎象

易經詳說

卷三十九

鼎卦

寄願堂

又以凝命言之。蓋疑其已敗之命也。以鼎繼革所以示變革之後。當端重以守之。其言微矣。

嚴陸木上有火以巽木入離火之下。而致其烹飪。鼎之象也。夫鼎

法象之器也。其體端重而中受物實。故君子體之。正位而凝命。亦如鼎之端重而有以受物實也。正位者。凡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皆是也。是則有以凝乎天休而不至墜厥命矣。朱子小註以正位端重恐亦未定之見。觀其引傳言惕于上下

則豈止是臨朝供項之工夫耶。須要主敬德言。程傳曰。君子處必正其小。至于席不正不坐。毋跛毋倚。取其安重之象。又曰。凡動

爲皆當安重也。此說最精。能盡正位之意。但以凝命爲安重其命。今以未當故朱子謂伊川說得未處。蓋嫌其凝命之說。非并嫌其

正位之說也。參義曰。人君居尊位而安正端重。則所發必正言。所行必正道。而天命祐之。鞏固而不去矣。是猶鼎之安重而有以

財其實也。參義之說有理。程子曰。未有外箕踞而心敬者。先儒多以敬爲嚴肅莊齊之謂。然則此正位雖以外言。固可舉其內矣。

蓋孔子所道。是表裏一致之功。非如漢成帝只是善修容儀者而已。此是體鼎之象。故全是安重之意居多也。惕于上下。上下蓋指大人。若皆以人言。則爲天子者。孰爲之上乎。惕于上下。決非貶

說正位。本義引此。實重承天休上。蓋謂人君所居曰位。所錫曰命。正位以凝命。命已受于天。我不忘而去。疑之非正位了。命自凝。

此正位凝命。不復從木火取義。但就鼎之安重上取。程傳不指

易經詳說

卷三十九

鼎卦

寄願堂

人君。本義指人君。玩語氣。指人君說。方稱

謹孔子釋大象曰。木上有火而致烹飪之用。鼎之象也。君子以居大位。猶鼎之重寶。鼎有實。猶位之有命。鼎正而後可以財其所

受之實。位必正而後可以凝其所受之命。故必敬慎以正其內。存於心者。感通之必法。端莊以正其外。持諸躬者。踐倚之必戒。

發皆正言。行皆正道。凡所以居位者。无不正也。于以上凝天命。皆依惟承亦猶鼎之正而有以財其實矣。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孔疏曰。足也。凡陽爲實而陰爲虛。鼎之爲物。下實而上虛。初六居

鼎之始。以陰處下。則是下虛下虛而鼎足倒矣。故曰鼎顛趾也。利出否者。否者不善之物。鼎之倒。失其所利。鼎覆而不失其利。在

於出占據之物也故曰利出否也得妾以其子无咎者妾者側
媵非正室也然之於人正室雖亡妾猶不得為室主妾為室主亦
庸體之通理而有咎也妾若有賢子則母以子貴以之繼室則得
无咎故曰得妾以其子无咎也

程傳六在鼎下趾之象也上應於四趾而向上顛之象也鼎趾則
趾顛趾顛則其資矣非順道也然有當顛之時請出敗惡以
改取新則可也故顛趾利在於出否否惡也四近君大臣之位
初在下之人而相應乃上求於下下從其上也上能用下之善下
能輔上之為可以成事功乃善道如鼎之顛趾有當顛之時未為
得理也得妾以其子无咎六陰而卑故為妾得妾請得其人也若
得良妾則能助輔其主使无過咎也主也以其子致其主於无

易經詳說

卷二十九 鼎卦

著 尚願堂

咎也六陰居下而卑巽從陽妾之象也以六上應四為顛趾而發
此義初六本无才德可取故云得妾言得其人則如是也按主
註有室主之說程傳因之訓子為主久明

不義居鼎之下鼎趾之象也上應九四則顛矣然當卦初鼎未有
實而舊有否惡之積焉因其顛而出之則為利矣得妾而因得其
子亦猶是也此妾之象如此而其占无咎蓋因敗以為功因賤以
致貴也

或問鼎顛趾利出否无咎據此爻是凡事須用與他轉轉了却能
致利朱子曰不然只是偶然如此此本是不存底爻却因禍致福
所謂不幸中之幸蓋鼎顛趾本是不好却因顛仆而傾出鼎中盛
滿之物所以反得利而无咎非是故意欲翻轉鼎趾而求利也得

其子得妾是無緊要其重那在以其子處顛趾利出否伊川
曰妾得妾以其子无咎彼謂子為王公在妾之稱者恐不然
程氏曰否不善之物謂鼎中之積惡也當鼎之初未實時隨
正當炎濯之時顛其趾以傾出其積惡故曰顛趾而於出否則為
利也

夏胡氏曰初位之剛六爻之柔以初得六得妾之象也及不正
故稱妾下巽伏震長子之象也主器有人无咎之道也
震胡氏曰此爻象中取柔顛趾非利出否則為利得妾未為重
有子則可重矣陰柔在下於鼎為趾象於人則又為妾象鼎偶顛
趾而有出否之利是因敗以為功也又因得妾而遂有得子之慶
是因賤以致貴也天下事固自有偶如此者非可有心以致之也

易經詳說

卷二十九 鼎卦

著 尚願堂

初六居鼎之下趾之象也上應九四趾而向上則顛矣然當
卦初鼎未有實固無所養公餗之愆而舊日否惡之積猶未及去
也今因其顛趾則否由以出而得其利矣利出否出否則利也此
象也非占也全以鼎言蓋則因敗以為功也得妾以其子以其
子之以與以趾元吉之以皆為有義終以養命之以亦同此當
以顛趾出否來相配說蓋妾女之賤者也以良人而下偶於妾於
禮之止亦為顛矣而乃因妾得子是猶鼎因顛趾而有出否之利
也兩象一意周公蓋以顛趾出否之義於人事未顯故又用此
句以申明之
存疑鼎顛趾敗也出否則為功矣得妾賤也得子則致貴矣此其
占所以无咎也

駭顛趾出否。毋思在人是如何。而不得其狀。得妾生子。貴似之。不
登。而顛趾。道不畏。而近妾也。出。而取新。猶從。而獲明
也。以此見。聖人。取妾之妙。木義。只以應四為顛趾。時。請。皆以
應四。不勝其任。為顛趾。似多一層。无咎。仍。挽。到。顛趾。出。否。上。
孔疏。得妾。以其子。連。无咎。未是。

明訓。顛趾。二句。是。本。象。得。妾。句。是。象。之。象。

要。顛。沈。君。杜。曰。上。句。取。象。從。鼎。生。出。下。句。取。象。從。鼎。推。到。大。事。兩
象。又。實。相。因。

謂。周。公。繫。初。爻。曰。初。居。鼎。之。下。趾。之。象。也。上。應。九。四。趾。而。顛。之。象。

也。然。鼎。中。舊。日。之。否。惡。以。之。得。去。是。因。顛。而。出。否。斯。為。利。也。蓋
其。因。敗。為。功。有。如。此。因。敗。為。功。猶。之。因。敗。得。貴。其。象。又。為。得。妾。

易經詳說

卷二十九

鼎卦

聖賢堂

而。因。以。得。子。者。然。何。至。罹。於。咎。哉。

象。曰。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釋。傳。顛。趾。而。趾。顛。悖。道。也。然。非。必。為。悖。者。蓋。有。偶。出。否。惡。之。時。也。

去。故。而。納。新。鴻。惡。而。受。美。從。貴。之。義。也。應。於。四。上。從。於。貴。者。也。

本。義。顛。而。顛。趾。悖。道。也。而。因。可。出。否。以。從。貴。則。未。為。悖。也。從。貴。謂。

應。四。亦。為。取。新。之。意。

象。引。所。以。未。悖。在。下。文。何。以。謂。其。有。出。否。之。利。蓋。居。下。應。四。四。

在。上。貴。者。也。所。從。者。貴。故。為。出。否。以。取。新。之。意。從。貴。謂。應。四。亦。

謂。取。新。之。意。謂。從。貴。自。應。四。而。取。也。亦。為。取。新。之。意。者。在。又。辭。為。

從。貴。在。鼎。則。為。取。新。也。顛。趾。本。為。應。四。從。貴。亦。為。應。四。何。邪。蓋。

初。之。應。四。自。初。本。身。言。固。為。顛。趾。故。因。是。而。得。陽。剛。之。應。則。又。為。

從。貴。而。取。新。矣。意。亦。一。貫。

存。疑。此。貴。字。不。作。貴。人。設。方。說。得。取。新。之。意。蓋。陽。貴。而。陰。賤。初。六。

陰。也。上。應。九。四。之。陽。是。從。貴。也。

會。解。未。悖。句。且。虛。從。貴。止。是。未。悖。從。貴。者。應。四。之。象。取。新。者。應。四。

之。義。然。只。重。取。新。不。重。應。四。

按。此。傳。是。連。環。句。法。鼎。顛。趾。似。悖。而。未。悖。以。其。出。否。也。所。以。利。出。

否。者。以。其。從。貴。也。兩。層。是。一。串。意。總。歸。在。從。貴。上。在。鼎。之。從。

貴。去。後。而。納。新。在。人。之。從。貴。應。四。即。為。取。新。也。孔。疏。有。從。子。

貴。之。說。又。以。得。妾。以。其。子。不。可。用。本。義。從。貴。謂。應。四。而。前。云。

應。四。則。顛。矣。二。說。似。背。背。來。應。四。不。是。全。好。初。在。不。善。後。有。成。

耳。象。引。以。管。仲。孟。明。為。證。得。其。大。意。

易經詳說

卷二十九

鼎卦

聖賢堂

顛。趾。子。釋。初。象。曰。鼎。而。顛。趾。似。悖。道。矣。而。實。未。為。悖。也。何。者。以。出。

否。也。然。所。以。利。出。否。者。以。四。陽。剛。在。上。有。可。貴。之。德。初。六。從。之。

為。能。去。故。而。納。新。也。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張。註。趾。以。仇。為。五。未。是。

釋。傳。二。以。剛。實。居。中。鼎。中。有。實。之。象。鼎。之。有。實。上。出。則。為。用。二。陽。

剛。有。濟。用。之。才。與。五。相。應。上。從。六。五。之。君。則。得。正。而。其。道。可。亨。然。

與。初。密。比。陰。從。陽。者。也。九。二。居。中。而。應。中。不。至。失。正。已。雖。自。守。彼。

必。相。求。故。戒。能。遠。之。使。不。來。即。我。則。吉。也。仇。對。也。陰。陽。相。對。之。物。

謂。初。也。相。從。則。非。正。而。害。義。是。有。疾。也。二。當。以。正。自。守。使。之。不。來。

來。就。已。人。能。守。以。正。則。不。正。不。能。就。之。矣。

不讓以剛居中。鼎有實之象也。我仇謂初陰陽相求而非正則相陷於惡而為仇矣。二能以剛中自守則初雖近不能以就之。是以其象如此而其占為如是則吉也。

進齋徐氏曰。惡耦曰仇。不善之匹也。謂二五為正應而初比初。陰陽相匹而非正是初為我仇也。即就也。初自顧近有疾也不能就。二是我仇有疾不我能即也。故吉。

請多從家存。

我引鼎有實人有德。指剛中。我仇有疾。謂彼來即我而我為所疾也。此爻之義是有德之君子。密比小人能謹其所守而不為所親則吉矣。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皆象也。吉字是占。

易經詳說

卷二十九

鼎 寄廟堂

存疑切近初陰非其正應。彼將相誘是我之仇也。惡人相誘一時不免為之害。故為有疾。

集解萬正符云。我仇有疾。不必說到相陷于惡而為仇。蓋以下有不我能即在也。若說相陷於惡何以見二之剛中自守。

去疑。小人何我處便是仇。君子愛小人何處便是疾。不能即非初之不能。乃二令其不能耳。

按程傳仇對也不作仇怨之仇似可從有疾宜從進齋說。然時譚一多從本義。

歸周公鑒二爻曰。九二以剛居中。在鼎為有實也。然初近初陰易為所溺。乃我之仇而足為我之病者。一能以剛中自守。初雖近終亦不能就而免我矣。占者有剛中之德則為有實而不失身。

於匪人則為仇不能即而吉可知矣。
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程傳鼎之有實。乃人之有才業也。當慎所趨向。不慎所往則亦陷於非義。二能不陷於初而上從六五之正應。乃是慎所之也。我仇有疾。舉上文也。我仇對已者。謂初也。初比已而非正是有疾也。既自守以正則彼不能即我。所以終无尤也。

本義有實而不慎其所往則為仇所即而陷於惡矣。存疑言當慎所從也。終无尤。承慎所之說。言能慎所之則雖我仇有疾而終无尤。言不能我即也。

查解凡德不足取重者。人亦不屑倚重。惟鼎有實則既我者最多。所宜十分珍重。慎其所向也。慎則氣節凜凜。不示人以絲毫能獲。

易經詳說

卷二十九

鼎 寄廟堂

而既就之。
按據所之有作已能如此說。不如作當如此為有力。

歸孔子釋二象曰。人之來而即我。由我所往之不慎耳。二之體有實。更當慎所之也。惟慎則我仇雖足以為我之疾。終不能就。即而在。我无失身之尤也。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孔疏鼎耳革。其行塞者。鼎之為義。下實上虛。是空以待物者也。鼎耳之用。亦宜空以待物。今九三處下體之上。當此鼎之耳。宜居空之地。而以陽居陽。是以實處實者也。既實而不虛。則變革鼎耳之常義也。常所納物受益之處。今則塞矣。故曰鼎耳革。其行塞也。雉膏不食者。非其體實不受。又上九不應於已。亦无所納。雖有其器。

而无所用雖有難言而不能見食也故曰雖賢不食方雨虧悔終吉者南者陰陽交和不偏亢者也雖體陽交而統屬陰卦若不全任剛九勢在和通方欲為此和通則悔虧而終獲吉故曰方雨虧悔終吉也

理孔疏此又大意尚覺聯貫

理傳離耳六五也為鼎之主三以陽居巽之止剛而能巽其才足以濟勢然與五非應而不同五中而非正三正而非中不同也未得於君者也不得於君則其道何由而行革變革為巽也三與五巽而不合也其行豈不能乎也不合於君則不得其任无以施其用膏甘美之物蒙親位雖指五也有文阿之德故謂之雉三有才用而不得六五之祿位是不得雉膏食之也君子道其德久而必

易經詳說

卷五

則卦

鼎

彰守其道其終必亨五有聰明之象而三終上進之物陰陽交暢則雨方雨且將雨也言五與三方將和合虧悔終吉謂不足之悔終當獲吉也三懷才而不偶故有不足之悔然其有陽剛之德上聰明而下巽止終必相得終吉也三雖不中以與體故无過剛之失若過剛則豈能終吉

理傳傳大意以鼎耳為五雉亦為五有三與五不相合為鼎耳革不相合即不能行故其行蹇也因不能食五之祿待將雨之時三與五合雖有不足之悔終獲吉也

理傳除氏曰離離象有文象象謂六五亦以鼎實取象三以陽剛之才而居巽之上其才足以有濟而於六五无相遇之道有華異之情故其行則不通於離背則不食猶人有才德而不為時用不

得君之祿而食之也方雨虧悔終吉雨陰陽和合而城方雨且將雨也虧失也三懷才不遇有不足之悔然五有聰明之德三終上進之物方將和合而相得始雖有不足之悔而終獲相遇之吉也睽此是從程說

不蓋以陽居鼎腹之中本有美實者也然以過剛失中越五應上又居下之極為變革之時故為鼎耳方革而不可舉移離承上卦文明之朕有難賢之美而不得以為人之食然以陽居陽為得其正初能自守則陰陽將和而失其悔矣占者如是則初雖不利而終得吉也

或問離耳革是如何答子曰他與五不相應五是鼎耳離无耳則變動不得革是換變之義也他在上下之間與五不相應是離耳

易經詳說

卷五

則卦

鼎

變革不可舉移雖有難言而不食此是陽交陰陽終必和故有方雨之吉

理傳胡氏曰井鼎九三居下而未為時用井三如清潔之泉而不見食鼎三如鼎中有雉膏而不得以為人食然君子能為可食不能使人必食六五鼎耳三與五不相遇如鼎耳方變革而不可舉移故其行不通然五文明之主三上承文明之朕必以剛正自守五終皆求之方且如陰陽和而為雨始雖有不遇之悔終當有相遇之吉井三所謂王明並受其福者亦猶是也

蒙引九三以陽居鼎腹之中本有美實者也美實即雉也然以過剛失中惟其過剛失中則五本可從也裁處非方乃不之從而越五以應上使遊於事外者矣夫五鼎耳也今越五應上則鼎耳

與五不相屬且居異之極爲變革之時故其耳革不可舉移而其行差也行差舉行差也象也夫如是則雖承上卦文明之既有難膏之美而不得以爲人之食諸氣緊聚接看上文鼎耳革其行差謂其抱負不施於用下澤不下於民也自爲之也難膏不食越五故也方雨虧悔則與五合而難膏爲人所食矣此爻是箇賢者在下剛介壁立而不偶於其君者也然無初有終爲其以陽居艮腹之中而有美實故當以此論之折衷鼎耳革二句緊緊相承二本是是德故曰難膏然不仕无職故曰革曰革曰不食虧謂減也

易經詳說

卷五

聖奇顯章

腹上二句一替下一句一替一反一正意鼎耳革取象於鼎三句當相聯鼎耳方革不可舉移鼎中所有之難膏不爲人食如此覺履程傳不得難膏食之全以人事言而於取象意似不甚照管鼎耳革非必毀壞只是取用不順便爲革變朱子云不相當意可會全卦皆爲鼎五爲鼎耳三爲鼎腹鼎耳革而鼎不行謂三不行非謂五不行也難膏亦在三屬鼎腹中不食之指人正意謂民本義承上卦文明之腹是從離爲難取義借作虛象膏終屬三不屬五方雨是又轉一意以喻陰陽之和見三當從五也虧悔本義云失其悔較程傳不足之說覺明若論訓虧字則惟減字爲確

請周公鑒二爻曰鼎有美實全賴耳以舉移方可見用二陽剛本

有難膏之美而越五應土與五不合是鼎耳有華與而鼎不能行鼎中雖有難膏不見食於人也爲臣而有美德稱君舉用若與君不相遇合則道不能行而膏澤不下於民才猶是也然以陽居陽爲得其正苟能自守以待則五必求三三亦應五君臣遇合猶陰陽和而方雨則可以減去其從前不遇之悔矣占者如是始雖有不遇之悔終當有相遇之吉而无行差不食之患也

易經詳說

卷五

聖奇顯章

聖引越五應土相失其美無所取執也不必以不仕无職說重難失其美或作不仕无職說或謂失取執之義俱无定見唯程傳失其相求之義此正是越五應上之由方與鼎耳革義貼切強以理言三當求五不當應上而二反是故爲失其相求之義程說不盡可從姑取此句可也

原孔子釋三象曰三之鼎耳革者由三越五應上失其相求之義故與五不相合而爲鼎耳革也行之差難膏之不食宜矣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按註疏以形渥爲形體沾渥已覆餗而汚其衣也其詞異

程傳四大臣之位任天下之事者也天下之事豈一人所能獨任必當求天下之賢知與之協力得其人則天下之治可不勞而致

其用非其人則敗國家之事。貽天下之患。四下應於初。陰柔小人不可用者也。而四用之。其不勝任而敗事。猶鼎之折足也。鼎折足則傾覆。公上之餽。餽鼎實也。居大臣之位。當天下之任。而所用非人。至於覆敗。乃不勝其任。可羞愧之甚也。其形渥。謂渥汗也。其凶可知。繫辭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言不勝其任也。

孫形渥而渥汗亦是形如字讀與本義不同。

本義泉氏曰。形渥。諸本作刑。劇。謂重刑也。今從之。九四居上。在重者也。而下應初六之陰。則不勝其任矣。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凶也。陶鑄蔡氏曰。足初也。鍊鼎實也。下應乎初。初趾方顯。故有折足之象。足折則鼎覆而失其寶矣。

易經詳說

卷三十九

鼎卦

聖賢堂

陸安師氏曰。鼎本以烹飪而致用。今乃至折足而覆餗。則亨上帝。發聖賢之具皆廢矣。宜其凶也。四處大臣之位。以剛居柔。下復應柔。力小不能任重。且所用非人。无以自輔。卒至敗人。天下國家之事。而負君上之所託。亦何異乎鼎之折足而覆餗也。

中溪張氏曰。初之顯趾。即四之折足也。初利而凶何也。曰。初在鼎下。未有實之鼎也。未有實則趾可顯。顯之所以有出否之利。四在鼎中。已有實矣。鼎既有實。則足不可折。折之則有覆餗之凶。其時位不同。故其吉凶亦異也。又顯與折異。顯則合舊而斷新。折則鼎毀而用廢矣。折故凶也。

朱子曰。形劇。班固使來。若作形渥。却只是渥渥渥身。雲華胡氏曰。其形渥。諸家或以爲其形和汗。或以爲渥渥之象。

未足以見凶之凶。如本義則大臣居上。任重而信用陰柔之小人。必有重刑之凶。聞者懼矣。

夏湖胡氏曰。按邵氏問見後錄云。王弼注。聖其形渥。凶以爲渥。渥之形也。蓋渥不知古易。形作刑。渥作劇。音屋。故新唐史元載贊用刑劇。亦周禮劇誅云。按元載以罪誅。贊云。易稱鼎折足。其刑劇。誅哉。周禮秋官司烜氏。軍旅修火禁。邦若劇誅。鄭司農云。屋誅謂吏三族。屋讀如其形劇之劇。謂所殺不於市。而以適甸師氏者也。衆引鄭註難泥。且不勝其任。亦何至夷三族。古罪不及孥。罰弗及嗣。父辭既謂作於周公。而乃著三族之刑何也。當詳之。阮就鼎上說不得。刑須夾入人說。三句不得爲一象。可疑。沾渥說。似亦近理。謂覆餗而鼎汚也。和汗亦須屬人。

易經詳說

卷三十九

鼎卦

聖賢堂

歸則公繫四爻曰。九四居上。鼎之載公。公載者也。下應初六之陰。則不勝其任。爲折其足。以覆出公。公載也。大臣委任非人。致誤國家大事。與鼎之折足覆餗同也。誤國者。服上刑。其刑渥。在所不免矣。占者如是。上有負於君。下貽禍於已。凶何如哉。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程傳。當天下之位。必能成天下之治安。則不誤君上之所倚。下民之所望。與已致身任道之志。不失所期。乃所謂信也。不然。則失其職。誤上之委任。得爲信乎。故曰。信如何也。

宋議言失信也。

衆引言向者。相期許之意云何也。蓋君之用大臣。與大臣見用於君。其始也。未始不以康康事。亭北民相期許。今爲大臣者。用人致

諸至敗乃翁事向者相期許之意如何矣

爾祖程敬承云三之耳革失君臣之義四之折足負生平之信夫信義之於人重矣失義與信耻也罪也故聖人提此二字以喚醒人

吾疑信如何作怪而問之之詞意更熾刺

聖孔子釋四象曰大臣受君之任原以治安相期許今任用匪人

敗乃公事猶殺公使然失向者期許之意於信為何如也能免刑乎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孔疏黃中也金剛也鉉所以貫鼎而舉之也五為中位故曰黃耳

易經詳說

卷二十九

鼎卦

聖寄廟堂

釋傳五在鼎上耳之象也鼎之舉指在耳為鼎之主也五有中德故云黃耳鉉加耳者也二應於五來從於耳者鉉也二有剛中之德陽體剛中色黃故為金鉉五文明得中而應剛一剛中巽體而上應才无不足也相應至善矣所利在貞固而已六五居中應中不至於失正而實本陰柔故戒以貞固於中也

本義五於象為耳而有中德故云黃耳金堅剛之物鉉貫耳以舉鼎者也五虛中以應九二之堅剛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則利在貞固而已或曰金鉉以上九而言更詳之

朱子曰六五金鉉只為上已當玉鉉了却下取九二之應求當金鉉蓋推卦到這裏无去處了

雙湖胡氏曰程傳及諸家多以六五下應九二為金鉉本義從之

英倫舉或曰之說謂金鉉以上九言竊謂鉉所以舉鼎者也必在耳上方可貫耳九二在下其勢不可用或說恐反為優然上九又

自謂玉鉉者豈六五視上九則為金鉉以上九自視則為玉鉉乎金象以九爻取玉象以爻位剛柔相濟取皆未為不可也六五不正而云利貞者戒以貞則利也

蒙引六五鼎黃耳金鉉者虛中以應九二之堅剛也猶鼎黃耳而

貫之以金鉉也鉉屬於耳九二五所應故取為金鉉利貞者在賢勿貳也此以占言

賁鼎鼎非鉉无以舉耳耳非虛无以受鉉五虛中應二堅剛故象黃耳而以金鉉貫之也

釋傳六五以金鉉為二大金王氏馮氏以金鉉為上今從本義則

釋傳六五以得中為善是以中為實德也五之所以聰明應剛為鼎之主得鼎之道皆由得中也

易經詳說

卷二十九

鼎卦

聖寄廟堂

說故不備錄

闢國公繫五爻曰五居上為鼎之耳二應五為舉鼎之鉉五在中故耳色黃二屬剛故鉉屬金是為鼎黃耳金鉉之象也純德之君虛已以任賢臣亦猶是也然始則委任之誠或專終則委以疑貳之心非貞也而賢亦不樂為之用必任賢勿貳固守此貞

斯為利也占者當如是矣

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釋傳六五以得中為善是以中為實德也五之所以聰明應剛為鼎之主得鼎之道皆由得中也

釋傳此發明所以為黃耳之意中以為實言中乃其實德也

釋黃耳。宜泛說中德為安六五本虛其言實者何。大凡主德患不中。尤患名中而實不中。故指出實字。見非聲言笑貌為中也。

國在人以中為實德。在鼎則是中有實。此實字與鼎有實字關合耳。在外實。在內因外可以知內。

國孔子釋五象曰。五之鼎黃耳者。黃中色。五在中。是以為其實德。故取象於黃耳也。人君之虛已下賢。有象即此中德之所推耳。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孔疏。鼎玉鉉者。玉者堅剛而有潤者也。上九居鼎之終。鼎道之成。則剛處柔。則是用玉鉉。以自舉者也。故曰鼎玉鉉也。大吉。无不利。應不在一。即靡所不舉。故得大吉而无不利。

易經詳說

卷三九

聖寄願堂

程庶井與鼎以上出為用。處終鼎功之成也。在上鉉之象。剛而溫者玉也。九雖剛陽而居陰履柔。不極剛而能溫者也。居成功之道。唯善處而已。剛柔適宜。動靜不過。則為大吉。无不利矣。在上為鉉。雖居无位之地。實當用也。與他卦異矣。井亦然。柔義上於象為鉉。而以陽居陰。剛而能溫。故有玉鉉之象。而其占為大吉。无不利。蓋有是德。則如其占也。

國雲氏曰。陽剛在上。及物之功全繫此爻。如舉鼎實以養人者。全在於鉉。陽剛无應。无所回接。如玉不變於火。故為玉。

雲峯胡氏曰。上九一陽橫亘乎鼎耳之上。有鉉象。

蒙引。上九以其剛而能溫。如鼎之玉鉉。人有是德。則自然大吉。无不利矣。

葉辭萬正符云。鉉有金而无玉。以各從象取。故有金玉之別。金則止取九二之剛。而不計其位柔也。

云。起鼎那有玉鉉的。只是象其剛柔不偏耳。无不利是反語。莫推開說。吉既大便无不利了。

謝周公緊上文曰。鼎之上。黃耳者為鉉。上九有溫潤而栗之德。是以玉為鉉也。臣道如是。則事皆盡善。而大吉且上可以致君下可以澤民。又无不利也。

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程庶剛而溫。乃有節也。上居成功致用之地。而剛柔中節。所以大吉。无不利也。井鼎皆以上出為成功。而鼎不云元吉何也。曰井之功用皆在上。井又有博施有常之德。是以元吉。鼎以烹飪為功。居

易經詳說

卷三五

聖寄願堂

上為成德。與井異。以剛柔節。故得大吉也。

蒙引。指以陽居陰言。如以陽居陽。則一於剛矣。以陰居陰。則一於柔矣。惟其以陽居陰。則既不失其柔。而亦不過於剛。剛柔有節。所以謂玉鉉也。

潛龍在字。輕言在卦之上也。

折衷節者。制而不過也。重在柔濟剛上。

國孔子釋上象曰。在鼎之上。不獨曰鉉。而曰玉鉉者。蓋以陽居陰。剛柔有節。如玉之溫潤而栗。故取象於玉鉉也。

宜建安師氏曰。鼎卦六爻合而觀之。一鼎也。初畫耦而虛在鼎之下。為足。二三四畫奇而實居鼎之中。為腹。五畫耦而虛在腹之上。為耳。上畫奇而實。貫耳之上。為鉉。初為足。故曰。三三四為腹。

為耳。上畫奇而實。貫耳之上。為鉉。初為足。故曰。三三四為腹。

故曰有實曰雉。骨曰公。餘五爲耳。故曰黃耳。上爲鉉。故曰玉鉉。此豈非全鼎之象乎。然初曰趾。四亦曰足者。以四應乎初。而四之足。卽初之趾也。上曰鉉。而五亦曰鉉者。以五附乎上。五之鉉。卽上之鉉也。五曰耳。而三亦曰耳者。則以三無應乎五。而有鼎耳革異之象。蓋易道變通不窮。義各有當也。

聖家胡氏曰。鼎與井皆以上出爲功。初之顯趾。序道也。因可出否。以從。實未悖。幸之之詞也。二有實而不慎。所之則爲仇。所卽而陷於惡。戒之之詞也。三不知有六五之君。則爲失義。四下應初六之小人。則爲失信。皆責之之詞。惟五之中以爲實。上之剛柔節與之之詞也。

明則鼎取新也。所以疑天命而聖皇圖者也。彖傳推極於亨。帝養

易經詳說

卷二十九

鼎卦

聖家胡堂

賢以見鼎用之大。復明有德有位而有輔者。以見鼎亨之由。大統言疑鼎之德。而爲保鼎之道。六爻俱以鼎象人事也。初爲顯趾。以其應于上。而有出否之利。二爲鼎實。懼其累於初。而有慎從之戒。三之雉膏。失其君不免於行塞。四之覆餗。誤其國難追夫失信。惟五爲主鼎之君。以黃耳任臣。得君之道。上爲輔鼎之相。以玉鉉而贊君。得臣之道。鼎之元亨非偶然矣。

隨四陽二陰之卦。以五爻爲主。所謂柔進上行。得中應剛者也。鼎以烹飪爲用。因言亨帝養賢。以見鼎之用甚大。大象以鼎之體安重爲言。別是一義。鼎之用。可資日用之需。鼎之體。可據大寶之重。此所以可貴也。初陰不正。故足顯二剛中。故腹有實。三陽正。故腹有雉膏。終能遇五而吉也。四腹有條。因應初顯趾。故致

覆。五陰虛爲口。耳在口旁。故言耳。耳以鉉貫。故並言鉉。有中德爲黃耳。應二爲金鉉之實。上陽有力爲鉉。陽處陰。故擬之以玉。玉虛象也。鼎以上出爲用。故於上爻極贊之。鉉當在上。五以一爲金鉉。似不甚合。先儒又皆謂玉不可爲鉉。竊疑金玉只是一鉉。言其堅剛。則曰金鉉。言其溫潤。則曰玉鉉。或古者鼎鉉上有玉爲之飾。初以應四爲從貴。四以應初爲覆餗。似相左。看來顯趾折足。俱屬不好一邊。在初則可在四。則不可蓋下之舉。援乎上。猶可得益。而上之狗庇乎下。甚是壞事也。

易經詳說

卷二十九

聖家胡堂

易經詳說卷二十九終

程傳震序卦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鼎者器也震為長男故取主器之義而繼鼎之後長子傳國家繼位號者也故為主震之主序卦取其一義之大者為相繼之義震之為卦一陽生於二陰之下動而上者也故為震震動也不曰動者震有動而奮發震之義乾坤之交一索而成震生物之長也故為長男其象則為雷其義則為動雷有震奮之象動為驚懼之義

震亨震來就就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孔疏此象震之卦天子威動故以震為名震既威動莫不驚懼震懼以威則物皆整齊由懼而獲通所以震有亨德故曰震亨也

易經詳說

卷三十

震卦

程傳陽生於下而上進有亨之義又震為動為恐懼為有主震而奮發動而進懼而修有主而保大皆可以致亨故震則有亨

本義震動也一陽始生於二陰之下震而動也其象為雷其屬為長子震有亨道

陸山李氏曰震本坤體乾以一陽交於下上文陰氣凝聚陽氣在內道結而不得出於是乎奮擊而為雷震之初動物咸懼之而不知其震動之威乃所以震陰達陽開其生育之門故曰震亨

臨川吳氏曰震動而萬物發生者亨也人間雷而恐懼修省亦能致亨

案引震者驚動之義危者使平易之道也亦天之道也故震有亨道理自然也諺云懼法朝朝樂亦有理哉

孔疏震發恐懼之貌也啞啞笑語之聲也震之為用天之威怒所以肅整怠慢故迅雷烈風君子為之變容懼之於人事則是威嚴之教行於天下也故震之來也莫不恐懼故曰震來就就也物既恐懼不敢為非保安其福遂至笑語之盛故曰笑言啞啞也

程傳震動之來則恐懼不敢自寧旋顧周慮就就然也就就顧慮不安之貌蛇虎謂之號者以其周環顧慮不自寧也處震如是則能保其安裕故笑言啞啞啞啞言笑和適之貌

本義震來當震之來時也就就恐懼驚顧之貌

中溪張氏曰一陽反於二陰之下故曰震來就就者恐懼顧慮之貌蓋震驚則恐懼顧慮而恐懼之後則笑言啞啞而和適自若也

案引震來者當震之來時也以心言謂事之可懼而若懼之也其

易經詳說

卷三十

震卦

震懼之也就就然非震來而後就就也就就所以狀其震來也震來只在吾身自震也若今以外邊事言則此震字與上震不同而須別解矣夫震來就就則始於震懼終於退樂而禍祿永綏矣其不笑言啞啞乎

孔疏先儒皆云雷之發聲聞乎百里故古帝王制國公侯地方百里故以象焉竊謂天之震雷不應止聞百里蓋以古之啟土百里為一王作孫在殷時明長子威震於一國故以百里言之也

所以載震實也香酒者陸績云匕者棘匕饒鼎之器先儒皆云匕形似畢但不兩歧耳以棘木為之長二尺柄與末詩云有棘棘匕是也用棘者取其赤心之義祭祀之禮先京牢於饌既納諸鼎而加芻蕘將薦乃舉芻而以匕出之升於俎上故曰匕所以載鼎

實也。邑者，鄭康成之義，則為社稷之酒，其氣調暢，故為之邑。詩傳
同為邑是香草。案王度記云：天子邑諸侯，大夫蘭以祠而言之。
則邑是草，明矣。今特言邑者，鄭元云：人君於祭祀之禮，尚牲薦
邑而已，其餘不足觀也。

震傳：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言震動之大，而處之之道，動之大者，莫
若雷。震為雷，故以雷言。雷之震動，驚及百里之遠，人无不懼而自
失。雷聲所及百里也。唯宗廟祭祀，執匕鬯者，則不致於喪失。人之
致其誠敬，莫如祭祀。匕以載鼎食，升之於俎，邑以灌地而降神。方
其酌獻以求神，萬物而祈百穀，其誠敬之心，則雖雷震之威，不能
失之。懼而失守，故臨大震懼，能安而不自失者，唯誠敬而已。此處
震之道也。卦才无取，故但言處震之道。

易經詳說

卷三十

震卦

三 震象

本義：震驚百里，以雷言。匕所以舉鼎食，邑以秬黍酒和鬱金，所以
灌地降神者也。不喪匕鬯，以長子言也。

問：伊川言臨大震懼，能安而不自失，惟誠敬而已。處震之道，固當
如此。若出於不測，驚動莫不害事。朱子曰：若誠敬至自是不驚。
驚則自是有間斷。震未便說到誠敬處，只是說臨大震懼而不
失其常，主器之事，未必家辭便有此意。看來只是傳中方說。

震傳：得氏曰：震雷能驚百里，而不能失匕鬯於主祭之手者，蓋執
匕鬯以祭，則一敬之外，无餘念。一邑之外，无餘物。當是之時，白亦
前臨猛虎後，如皆莫之恤。故震雷驚百里，亦莫之聞。敬有所慎，而
懼有所忘也。

平菴項氏曰：傳曰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震驚百里，極雷鳴所

及之遠也。

對事：馮氏曰：震驚百里，不喪匕鬯，猶不失匕箸之意。臨祭祀而匕
鬯之薦，无失節也。

中溪張氏曰：雷聲之發，可以震驚百里。言祭祀之時，誠心純一，雖
當震懼之來，而不喪匕鬯，此主誠敬而不失其所守者也。

震傳：震驚百里，是以雷言。不是以震字當雷字也。雷之奮也，百
里之內，人莫不為之震驚。故曰震驚百里。匕鬯二物，皆主祭者
所執，故云不喪匕鬯。以長子言也。震驚百里，不喪匕鬯，猶帝舜之
制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也。震驚百里，意謂可懼之大者，也不
喪匕鬯，意謂能不失其常度也。凡當懼而不惶，或失錯，適其所事
者是皆不失所主也。

易經詳說

卷三十

震卦

四 震象

存疑：震驚百里，雷也。邑，祭祀之事，象辭不言他，而言雷言祭祀
者，震之象為雷，為長子主祭長子之事也。

王凝上震字就心言。下震字以雷言。蓋震為雷也。
本義：此卦之占，為能恐懼則致福，而不失其所主之重。

朱子曰：言人常似那震來時，兢兢也，便能笑言亞亞，到得震驚百
里時，也不喪匕鬯。這個相連做一串說下來。

馮氏曰：震驚一陽方動而上為二陰所蔽之象。亞亞陰破而
上達之象。震驚百里，以震為雷取象。不喪匕鬯，以長子主器取象。
米有一句言一事者，幸是也。有幾句言一事者，震是也。此首言
震字，謂震有亨之道。又自以震來就轉釋震字，以笑言亞亞以下
釋亨字。蓋人心常如震來之時，兢兢然恐懼，至於先必笑於後，便

自有致福之理。雖震驚百里時。亦不失其所主之重也。

震引卦詞自亨而下四句。意若曰。惟能懼所當懼。則可以致福。雖其可懼者。亦不為吾害也。實意如此。味之。震亨以下數句。一意。總是為能臨事而懼。則無後悔矣。震來虩虩以下。皆申言震亨之義。震驚百里。不喪七鬯。又在震來虩虩之後。震驚百里。不喪七鬯。此二句。學者要當會其意。而不可只泥此一事也。其意乃泛說此特其象耳。其意乃自上文貫下說。

震亨二字。載下。明其意。本義能恐懼。則致福。而不失所主之重。包括甚全。震來虩虩。能恐懼也。笑言啞啞。致福也。震驚百里。不喪七鬯。不失所主之重也。末言於笑言啞啞之下。過文云。平時業已定。臨事復周章。即發故之大。如震驚百里。三三語。

易經詳說

卷三十 震卦

五 衛順堂

氣其貫。去疑亦云。震驚二句。是足笑言啞啞之意。亦說得是。

圖又王象震卦彖辭曰。震者震動之義。時至於震。則變動不常。若不可以得亨矣。不知安樂出於憂危。自有亨之道焉。震亨何如。人當震之來時。苟能兢兢然其恐懼。則慮之深。防之豫。始於憂危。終於安樂。而一笑一言。皆啞啞自如矣。雖或卒然之頃。變出意外。可驚可愕。而此心之主宰自定。無改常度。猶雷之奮發。百里皆為雷驚。而長子之主祭者。極其誠敬。能守所主之重。而不喪其七鬯也。此震之所以得亨也。

震卦

孔疏震亨者。卦之名德。但舉經而不釋名德所由者。正明由懼得亨。故曰震亨。更无他義。或亦无此二字。

程傳震自有亨之義。不義震有亨道不待言也。

譚孔子釋彖辭曰。震而曰亨者。人事之安危。係於一心之敬怠。心能震動。則自有亨道。不待言矣。

震來虩虩。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王象震來虩虩。致福也者。威震之來。初雖恐懼。能因懼自修。所以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者。因前恐懼自修。未敢寬逸。致福之後。方有笑言。以會經戒懼。不敢失則。必時時後言。樂然後笑。故曰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程傳震來而能恐懼。自修自慎。則可反致福吉也。笑言啞啞。言自若也。由能恐懼。而後自處有法則也。有則則安而不懼矣。處震之道也。

易經詳說

卷三十 震卦

六 衛順堂

道也。

本義恐致福。恐懼以致福也。則法也。

雷氏曰。致福云者。見君子常以危為安也。有則云者。見君子不以忽忘敬也。

而溪李氏曰。有則。謂君子所處出處語默。皆有常則。不以恐懼而變也。

象引此猶未見福。恐懼以致福也。有則。不失其常度也。安樂自如也。

存疑。恐致福。釋震來虩虩之意。見其震來虩虩者。非无事而徒然。恐也。後有則。釋笑言啞啞。承恐致福說來。言恐懼以後。則備禦有方。凡事皆有法則矣。故動止不失其常度。而笑言啞啞。正是福。

也

按此是連環句法。非兩截。從來只是恐。而即可以致笑。笑言啞啞之。福致福內已。包笑言啞啞。又恐人錯看了。笑言啞啞。故申其義。曰後有則也。言不是一味逆樂。

又曰。言啞啞者。蓋恐懼之後。皆虛必精。區區必為。凡動靜皆。有法。則故能笑言啞啞。享安樂之福也。

震百里驚遠而懼過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震百里驚遠而懼過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易經詳說

卷三十

震卦

七 震廟主

也。震遠懼過。其言雷威之可畏也。

震引遠過。只在百里之內。言百里之內。遠過皆為之驚懼也。蓋雷聲之所及也。即氏說得亦是。蓋懼深於驚。亦遠近之別也。

程傳。震文脫不喪匕鬯一句。卦辭云不喪匕鬯。本謂誠敬之至。厥懼不能使之自失。象以長子宜如是。固承上文用長子之義。通解之。謂其誠敬不喪匕鬯。則君出而可以守宗廟社稷為祭主也。長子如是。而後可以守世祀承國家也。

本義。程子以為過也。下脫不喪匕鬯四字。今從之。出謂繼世而王祭也。或云出即鬯字之誤。

朱子曰。震亨主不喪匕鬯。作一項看。傳云出可以守宗廟社稷。又做一項看。震便自是言。震來就。是恐懼。而後便笑言啞啞。

朱子曰。震亨主不喪匕鬯。作一項看。傳云出可以守宗廟社稷。又做一項看。震便自是言。震來就。是恐懼。而後便笑言啞啞。

震百里便也不喪匕鬯。文王語已是解。震亨子。孔子又自說長子事。文王之語。簡重精切。孔子之言。方始調暢。須折開看。方得。

平溪張氏曰。出者。猶詩云。明天子出矣。即說卦帝出震之謂也。曰至者。猶詩云。百神衛王矣。即序卦王聖莫若長子之謂也。若舜之烈風雷雨弗迷。可以出而嗣位。肆類於上帝矣。

臨山李氏曰。序卦曰。王祭莫若長子。以太子而王。是必以戒懼存心。以威重為質。而使德望素著。足以畏服斯人之心。則以之守宗廟社稷。而為祭社之主。豈不固宜。作易者。以乾為人君之象。震為太子之象。庶幾其可見云。

震引程卦辭意。全在可以二字。若震百里而不喪匕鬯。則可以守宗社為祭主矣。不喪匕鬯。特假言其不失所主之重耳。非實為太子之象。庶幾其可見云。

震引程卦辭意。全在可以二字。若震百里而不喪匕鬯。則可以守宗社為祭主矣。不喪匕鬯。特假言其不失所主之重耳。非實為太子之象。庶幾其可見云。

易經詳說

卷三十

震卦

八 震廟主

事也。若作震事看。則已為祭主矣。而又何以言出可以云云。此段之說。其可疑。一說云。本義曰。出謂繼世而王祭也。非謂長子方出而繼世以繼世而謂之出也。正猶詩言。明天子出矣。若此。則不喪匕鬯。做已出之長子言。謂此長子主祭而不失匕鬯。則可以守其宗廟社稷為祭主矣。是贊許之詞。非期之於後也。此說甚有理。

若以為未出之長子。則未出時。自有父在。又無匕鬯之可言。但執此一說。而究竟論之。方知象傳正是贊許之詞。其意全在可以二字上矣。若樂射幽厲。亦非不出而為祭主。只是不可謂可以也。

援此亦非兩截。言驚遠懼過。以見不失匕鬯之難。下便接之。能不失。故可以云云也。出字作已出繼世為受。

去援此節。要須有則來。惟有則任他極大。幾故可以真矣。無若王。

去援此節。要須有則來。惟有則任他極大。幾故可以真矣。無若王。

去援此節。要須有則來。惟有則任他極大。幾故可以真矣。無若王。

字跟守字來能守所以能主玩察主二字其爲解不喪亡也無枉
譚又曰震驚百里者言震故卒臨人皆爲之動搖。對雷震百里之
內。遠者驚。近者懼也。于此之時。人易失其常度。而能不喪亡也。
長子如是。則无所不極其誠敬。可繼世而出。爲宗廟社稷之祭
主矣。凡夫妻故。特臨人所其駭。而能處之泰然。不失所主者。不
猶是哉。

象曰。雷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孔疏。君子重也。因仍也。雷相因仍。乃爲威震也。此是重震之卦。故
曰。游雷震也。君子以恐懼修省者。君子恒自戰戰兢兢。不敢懈惰。
今日天之怒。畏雷之威。彌自修身。省察已過。故曰。君子以恐懼修
省也。

易經詳說

卷三十 震卦

九 寄願堂

程傳。游雷震也。上下皆震。故爲游雷。雷重仍則威益盛。君子觀游
雷威震之象。以恐懼自修。補德者也。君子畏天之威。則修正其身。
思省其過。而改之。不唯雷震。凡遇驚懼之事。皆當如是。

建安邱氏曰。兩震相重。故曰游雷。雷天威也。方其仍游而至。聞之
者莫不恐懼。而君子於恐懼之後。必以修省繼之。者所以盡畏天
之責也。徒恐懼而不修省。則變至而憂憂已。而休猶无懼。爾恐懼
者。察其變之來。初震象。修省者。思其變之理。游震象。

按分初震游震未安。

誠齋楊氏曰。恐懼以先之。修省以繼之。修省者。恐懼之功用也。修
其身省其過。則恐无恐懼无懼矣。

溫川毛氏曰。恐懼者。作於其心。修省者。見於行事。

存疑雷游至則威益盛。故其卦爲震。在人事。或天災。或人禍。卒至
於吾前。皆游雷也。君子遇之。惕然恐懼。繼之以修省。恐懼未有事。
修省則有事矣。修治也。去其弊。則其氣。與其類。扶其衰。皆修治之
事也。省其德。思其過。從而更改之。皆省察之事也。

折衷。恐懼以收修省之端。修省以致恐懼之實。
集解。雷正符云。恐懼非因游雷而恐懼。不過承游雷之象而言。君
子處震之道。有如是也。

王陸。雷聲相連。曰游。恐懼只就心言。修省方見恐懼之實。則重修
省也。

按此象只會意講。游雷是天之變。因此看出君子處變之道。其實
恐懼修省。干雷其事。省察修治。四字並言。自在先後。修在後。此
省也。

易經詳說

卷三十 震卦

十 寄願堂

先言修後言省。工夫當是互用。先後可不拘。

譚孔子釋大象曰。上下皆震。雷益游至。震之象也。君子以變故之
來。猶游雷也。然實由人事所致。必也心存恐懼。而无一念之敢
忽。修飾其身。思省其過。而无一事之或有。斯處震之道得矣。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孔疏。初九剛陽之德。爲一卦之先。剛則不闕於幾。先則能有前識。
故處震驚之始。能以恐懼自修。而獲其吉。故曰。震來虩虩。後笑言
啞啞吉。此爻辭兩句。既與卦同。象辭釋之又與象不異者。蓋卦舉
威震之功。令物恐懼。致福。爻論過震而恐懼。修省致福之人。卦則
自責。言人爻則據人威震。所說雖殊。其事一也。所以爻對二辭。本
末俱等。其猶屯卦初九與卦俱利建侯。然卦則先舉屯時。宜其

有所封建。爻則以貴下賤。則是堪建之人。此震之初九。亦其類也。程傳初九成震之主。致震者也。在卦之下。處震之初者也。知震之來當震之始。若能以爲恐懼而周旋。應雖然不敢止。則終必保其安。故後笑言啞啞也。

本義成震之主。處震之初。故其占如此。

中震張氏曰。初恐懼。誠而後笑言啞啞。蓋先震而後定。先恐而後安。宜其吉也。又辭與卦象辭同者。以初九爲成卦之主也。以二而觀初九。九四俱爲震動之主。又其餘四陰爻。皆同震而恐懼者也。

震主則氏曰。二陰一陽。則一陽爲主。初九在內卦之內。震之主也。故辭與卦同。乾坤之。後爲屯。便以震之初爻爲主。故象辭曰利貞。

易經

卷三十

震卦

三 巽願堂

利建侯。周公之爻辭曰。利居貞。利建侯。只加一居字。至本卦象辭。言震來虩虩。笑言啞啞。而爻辭亦只加一後字。蓋震之用在下。而重震之初。又最下者。所以爲震之主者也。象之占曰亨。又之占曰吉。一也。

象引成震之主。以三畫之卦言。處震之初。以六畫之卦言。此雖單言後笑言啞啞。亦自含有不失所注意。後字則震來字相對。見得必始於懼。而後得以無懼也。卦辭無後字者。以上文震亨。其意已明。下只是申言之爲易見也。此則須用一後字。尤明顯耳。吉。指笑言啞啞。

周公繫初九曰。爲成震之主。處震之初。當震來虩虩。然恐懼。而後笑言啞啞。安樂自如矣。占者如是。不亦吉乎。

子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一程說震來而能恐懼。周則尤甚矣。是能因恐懼而反致福也。因恐懼而自修。有不致遠於法度。是由震而後有法。則故能保其安。吉而笑言啞啞也。

臨川吳氏曰。恐謂虩虩。致福謂致笑言啞啞之福。有則謂不以恐懼而失其常度也。

馬孔子釋初九曰。初九震來虩虩者。因恐懼而可致福也。笑言啞啞者。恐懼之後。舉動皆有法。則故能享笑言啞啞之福也。

六二震來虩虩。喪其趾。九陵勿逐。七日得。

按于江云。他辭也。只作語辭看。程傳調度不甚明。故本義云未詳。程傳六二居中得正。善處震者也。而求初九之剛。九居之主。震剛動而上。奮能禦之。履猛也。危也。彼來既猛。則已處危矣。危度也。日所有之貨也。九陵升也。九陵陵之高也。逐往追也。以震來之厲。度不能當。而必喪其所有。則升至高以避之也。九言其重。岡陵之重。高之至也。九重之多也。如九天九地也。勿逐七日得。二之所言者。中正也。遇震懼之來。雖最勢與避當守其中正。无自失也。信之必喪也。故遠避以自守。遇則復其常矣。是勿逐而自得也。逐即物也。以已即物。失其守矣。故戒勿逐。遠自守。處震之大方也。如二者常危懼而善處者也。卦有六七。乃更始事。既終時既易也。不失其守。雖一時不能禦其來。然時過事已。則復其常。故云七日得。

易經

卷三十

震卦

三 巽願堂

震應訓話。不如訓危。危訓度。本德不信之德。爲說但連下聲。恐。意。意字自爲句。是因危厲而心生度。料不能自決之意。倫一說。

其貨員而升於九陵之上。然柔順中正。足以自守。故不求而自獲也。此爻占具象中。但九陵七日之象。則未詳耳。

臨川吳氏曰。六二因悔而自喪。失又且辟。易遠避。可謂怯懦。无所守矣。然居中得正。苟有險。既弗顧之。遂則當有去珠復還之喜。故曰勿用追尋。至七日而所喪之貝可得也。

案。謂胡氏曰。常人之情。震驚則多喪失。故喪七豎喪貝。每每言之。二當初九。動而方來。其勢甚危。大喪其貝。事之危也。賁于九陵。地之危也。其危如此。二中正自守。不以已即物。始也有喪而不追其喪。末也有得。以其數窮而自得之也。或曰。互艮有陵象。九即初九。賁于九陵。二進在初之上也。七日得。既濟六二占同。皆與六二言。

易經詳說

卷三十

震卦

吉 寄願堂

之者。自二至上。又自上而二。七數。二中正。故始雖失而終復得之。按九陵七日。案。案說亦未明。只宜順經文說。

案。引六二。乘初九之剛。則是以柔弱之資。而遇強梁之人。或當艱險之事。皆是也。是則當震之來。而危厲也。抑不但危厲而已。因怖而喪其所持之貨貝。且遠避而升于高陵之上。其不皇安如此。然柔順中正。足以自守。其所遭雖不幸。其所存自不亂。故雖一時不能棄其來。然財過事已。則有以復其常。而其所喪者。不待追求而七日自獲矣。喪其貨貝。取不喪七豎。正相反也。豎所主之重者也。貨貝亦所持之重物也。升於九陵之上。一則據高以觀望。二則遠引以幸安也。億喪貝賁于九陵。作一串說。方接得勿逐七日。自獲。喪貝賁于九陵。總是懼甚之象。非謂被初九驅逐也。逐。

也。喪馬勿逐。自復。近字亦承喪字言。勿逐。七日得。則終於自復矣。亦象也。

案。謂震來是震。之已來者。億大也。五象傳釋大无喪是也。按。力傳未必以大為定解。如存此說。註疏以七日得為有司所覆。犯逆受戮。大謬。七日得。自宜作好遠說。

臨川公案。二爻曰。六二。陰柔。迫近於初。勢不可敵。是當震來而危厲者也。且處无可奈何。因喪其所。有之貝。升於九陵之上。以避之。然幸二柔順中正。足以自守。雖不能禦其來。而時過則復其常。所喪者。不待追求。而七日自獲。其象有如此。占者可因象而得之。

原曰。震來厲。乘剛也。

易經詳說

卷三十

震卦

吉 寄願堂

原傳。當震而乘剛。是以彼厲而已。危。震剛之來。其可禦乎。臨川吳氏曰。乘初九剛。迫近雷威。故危。

存疑。案傳只解震來厲一句。言乘初九之剛。是危也。

案。孔子傳。二象曰。二之震來厲者。以乘初九之剛。方不相敵。故危厲而不追自安也。

六三。震來虩虩。行无眚。

按。註疏以虩虩為畏懼不安之貌。與程傳異。

程傳。虩虩。神氣緩散。自失之狀。三以陰居陽。不正。處不正。於平時且不能安。况處震乎。故其震懼而虩虩然。若因震懼而能行。去不正而就正。則可以无過。皆過也。三行則至四。正也。動以就正。為善。故二勿逐。則自得。三能行。則无眚。以不正而處震懼。有眚可却。

不義蘇蘇緩故自失之狀以陰居陽當震時而居不正是以如此
占者若因懼而能行以去其不正則可以無咎矣

雲者胡氏曰二當震初之求雖有所喪戒以勿逐三去初遠而勉
之以行何也六二中正自守三不中正故也故戒之曰與其懼而
蘇蘇自失不若因其懼而能行以去不正庶乎可以無咎耳

象引蘇蘇緩故自失之狀懼之其也經散謂神情渙散不收拾
也。行謂去其不正改從之義

集解高止曰云震行則恐懼修省也紫峯云行者改圖也以三有
不正之行故勉之以恐懼修省而改其不正也

按本義云居不正與緩故自失意難合看來居不當位有可震恐
而不自振作徒茫然莫措而已非以不正為敢于為非也本義

易經詳說

卷三十

震卦

五 寄願堂

因懼而能行懼字是替震字

法疑人夜變難嚇倒體骨俱似蘇蘇了上震字屬變下震字屬行
言震雷以行也

因此說震行與本義異骨蘇用諺語却有合

繆周公繫三爻曰三以陰居陽當震之時不勝其驚懼之心而精
神渙散皇恐失措有蘇蘇之象如此豈能免於危乎占者若因
其震懼去不正以行夫正則不終于危而无蘇蘇之咎乎
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程傳其恐懼自失蘇蘇然由其所慮不當故也不中不正其能安
乎

存疑以陰居陽故曰不當

去疑不當須就他處說若以時位言是反寬却三了

蓋孔子釋三象曰三之震蘇蘇者由其以陰居陽處位不當失中
正之德是以皇恐失措至於蘇蘇也苟非震行安能免於危乎
九四震遂泥

程傳九四居震之時不中不正處柔失剛健之道居四无中正之
德剛弱於重陰之間不能自震奮者也故云遂泥泥滯溺也以不
正之陽而上下重陰安能免於泥乎遂无反之意處震懼則莫能
守也欲震動則莫能奮也震道亡矣豈復能光亨也

本義以剛處柔不中不正陷於二陰之間不能自震也遂者无反
之意泥滯溺也

易經詳說

卷三十

震卦

六 寄願堂

陰之中故震之亨在初而不在四吉者初之剛當上達泥者四之
剛不能達也

象引震遂泥之震與本義不能自震之震不同遂泥之震震驚之
震也自震之震震動有為之震也遂者无反之意言一向震驚
也

按本義不能自震震字正為泥字說如物之遂于泥則不能動也
又詞之震自是卦名之震言因震而遂至滯溺

繆周公繫四爻曰九四以剛處柔无中正之德而陷于二陰之間
當震之時不能震動以有為將遂沉溺而不復起矣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程傳陽者剛物震者動義以剛處動本有光亨之道乃失其剛正

而陷於重陰以致遂泥豈能光也云未光見陽剛未能震也以失德故泥耳

中爻張氏曰九四以震上之主爻以一陽陷于四陰之間不能自奮遂泥矣雖則陽明亦未能光大也

蒙引言終于局促曖昧而不必謂失德是未光也

按失德是未光之所由然

鄭孔子釋則象曰陽者剛物震有動義若能自振豈不光明今以剛處柔不中不正而陷于二陰之間震而遂泥終於幽滯不復自耀於光明矣可歎也

六五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震註疏謂其懼以往來時喪其事是喪有事中說程傳因之

易經詳說

卷三十

震卦

七 寄願堂

震體六五雖以居居陽不當位為不正然以柔居剛又得中乃有中德者也不失中則不遠於正矣所以中為貴也諸卦二五雖下當位多以中為美三四雖當位或以不中為過中常重於正也蓋中則不遠於正正不必中也天下之理莫善於中於六二六五可見五之動上往則柔不可居動之極下來則犯剛是往來皆危也當君位為動之主隨宜應變在中而已故當位度无喪失其所有之事而已所有之事謂中德苟不失中雖有危不至于凶也億度謂圖慮求不失中也五所以危出非剛陽而無助若以剛陽有助為動之主則能亨矣往來皆危時則甚難但期于不失中則可自守以柔主動固不能致亨濟也

本義以六居五而處震時无時而不危也以其得中故无所喪而

往有事也占者不失其中則雖危无喪矣

朱子曰六五是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也

蒙引以六居五而處震時猶六二以柔乘剛也。以陰柔居上位已非其所任况又當危急存亡之秋乎宜其无往不得危厲也。

有事有為也則與震厲相遠矣。六五當震之時才不足以制變而德足以自守也能自守則无所喪而又能有事矣是以始於懼終於无懼。

按大全數條以往來屬四與本義不同。二震來厲謂震之來甚危也此震往來厲謂入處震而往來皆危也照危行看自明。

集解余南湖云有事猶言有為事者自震而有為喪者因懼无失守

守

易經詳說

卷三十

震卦

六 寄願堂

法起凡處變之道億最先者二之喪其億而後喪也五之无喪億而後无也

按此從程傳億度之解但億而後喪其億似不差愚謂喪其喪字作舍字看壽度再三舍其貝而濟九陵也

隨周公繫五爻曰以六居五而處震時是以陰柔之才當國家之變宜其往來皆厲无時而不危也然幸其才不能濟變而德猶足自守尚可支持禍亂不致失墜且能因時弊以圖振起之功无所喪而能有事也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按註疏以大為建大功不切

程傳往來皆厲行則有危也動皆有危唯在无喪其事而已其事

中也能不失其中則可自守也大无喪以无喪爲大也。象引謂其所以能有事者以其在中也。在中而無事是大无喪矣。謂之大无喪。又見得无喪是无喪。有事是有事。謂者味之。存疑言所以能有事者以其在中爾。在中而能有事不但无喪且大无喪也。言萬无一失也。

獨其事在中大无喪也。則无喪有事似是申說然亦不可如註厚喪其事一滾看。

因註在中指爻位言中德意補在後。

龜孔子釋五象曰五之震往來厲者以陰柔之才當國家之變其。所行无不危也。所行雖危而能有事者以其在上之中而有中德。本其中德以有事自可易危爲安不止无喪而且大无喪也。

易經詳說

卷三十

寄願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此震索索視矍矍者索索心不安之貌。矍矍則不專之容。止六處震之極。極震者也。既居震位欲求中理以自安而未能得故矍而索索。視而矍矍。元所安矍。征凶者夫處動懼之極而復征焉凶其宜也。

論註既以不于其躬于其鄰爲非由已造而由彼動。當爲戒備與程傳異。

震索索消索不存之狀。謂其志氣如是。六以陰柔居震動之極其驚懼之甚。志氣殫索也。震變不安定貌。志氣索索則視矍矍。以陰柔不中正之質而處震動之極故征則凶也。震之及身乃于其躬也不于其躬謂未及身也。鄰者近於身者也能震懼於未及

身之前則不至於極矣。故得于咎。苟未至於極尚有可改之道。終當變索不固守故有畏鄰戒而能變之義。聖人於震終亦人知懼能敗之義爲勸深矣。婚媾所親也。謂同動者有言有告告之言心六居震之上始爲衆動之首。今乃畏鄰戒而不敢進與諸處者異矣。故婚媾有言也。

本義以陰柔處震極故爲索索矍矍之象。以是而行其凶必矣。然能及其震未及其身之時恐懼修省則可以无咎而亦不能免於婚媾之有言戒占者當如是也。

宋子曰上六不全好但能恐懼於未及身之時可得无咎然亦不免他人言語。

進賢徐氏曰索索志氣不存之貌。當震而懼氣索然也。矍矍不定

易經詳說

卷三十

震卦

寄願

之號氣索而目亦爲之動也。三行則无咎而上征則凶言不當行也。躬謂上鄰謂五。四震來勢猛不能反上故曰不於其躬能及五故曰於其鄰與二无應故婚媾有言。

蘇氏曰三蘇蘇則氣散緩上索索則氣無復存矣。蓋以陰柔處震懼之極故其行也必凶。猶幸四震之來也緩上之懼不於其身之時而已懼於及五之際則賤乎可以无咎然亦終不免於婚媾之有言者。近於五而无應於三也。又言號號亞亞蘇蘇索索矍矍與二五言信。諸卦皆无其義。雖多恐懼之貌亦終以各有所辨也。六爻唯初言吉。唐房喬曰震之初九謹始恐懼所以致福。豫之初六倡始迷豫所以貽凶也。除上六征凶外皆无凶者皆自恐懼之福而无逸豫之凶也。

而表素衷心之懼而形於氣。憂憂心之懼而形於目也。都對躬而
言。猶是先事而懼。不必泥其字也。蓋不於二句。是教以豫防之術。
婚婦有言。是懼之詞。益以見豫防之不可已也。
閑直上六陰柔處。震極是元才而遇大變者也。當震來時。志氣索
索然。而消沮故。瞻視變然而後。後也。以此而往。胸中无主。先自
亂矣。安得不凶。彼惟不能戒之于早耳。若能戒預。修養不于其
始。于其鄰則可以无素索變變之咎。誠猶有意外之變。即如婚婦
且不免有言。况不防乎。

因此又文義三折。先言處震而有凶。次言早修則无咎。未又轉出
一意。言雖无大咎。而亦不免婚婦之有言。以見其不可不修。意
。蒙引末云。婚婦有言。為无妄之戒。不得語氣大說。發了。

易經詳說

卷三

震卦

聖賢堂

譚周公繫上爻曰。上六以陰柔處。震極。无能為之才。而處變故之
大故。當震之來。而志氣消沮。瞻視後。索索變變。恐懼失措也。
以是而行。中无所主。真能變。變其凶必矣。此由不能早見。而預
圖之耳。苟于震未及身。而甫及于其鄰之時。恐懼修省。預為之
備。則可免索索變變之咎矣。然豫防之於早。猶恐有意外之變。
而婚婦有言。况一有不防。能免凶咎乎。占者當知先事之防也。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釋傳所以恐懼自失。如此以未得于中道也。謂過中也。使之得中。
則不至于素索矣。極而復征。則凶也。若能見鄰戒。而知懼變於未
極之前。則无咎也。上六動之極。震極則有變義也。
禾靈中謂中心。

隱居胡氏曰。程傳曰。中道。本義謂中心。蓋大陰柔處。震極之極中。
心有所未安。故見于外者如此。

蒙引程傳謂未得中道。於意似遠。故本義云。中謂中心。蓋素索變
變。是見於外者。其實則以中自危也。豈有外而震懼失。而而不本
於中之不自固哉。雖凶矣。又得无咎者。蓋震方在鄰。此鄰所
戒也。誠能於此時而戒懼之。是以獲免也。天下事其實是如此。在
人自排解者甚多。

釋中未得。只身心不安之意。存疑以未得為失。言中心失。猶方寸
亂。覺小。巧。鄰戒者。鄰人之所戒。畏鄰有戒。漸及于素。而先為
之備。故无咎。然非真言鄰人。只借以言其未及身耳。未及身
而防之。猶鄰之所戒。而我畏之也。

易經詳說

卷三

震卦

聖賢堂

釋中未得。非罪其臨時失措。要見平素不修名意。畏鄰戒。不是
空畏。便有修省在。

譚孔子釋上象曰。震索索。之見於外者。實中心之危懼。而不自得
也。若中有主。豈至是哉。雖凶无咎者。震方在鄰。乃鄰所戒也。而
我先畏之。則有咎无患。故雖凶而可以无咎也。

周集解。震之義有二。有震于心者。有震于事者。變故之震。在事。變
厲之震。在心。有心之震。而事之震。可无憂矣。故恐懼修省。即有意
外之變。可談笑而杜之。否則防之不預。而隨事補綴。不勝其倉
惶之擾矣。故發于震來。致畏于鄰。戒懼之失時者也。能固安者
也。畏且而自得。在中而有事。蘇蘇而震行。備之臨事者也。能救敗
者也。至於事勢窮迫。而哀然不戒。則終于遂沈而已。故君子不處。

有事之震而思於无震之心

援重震初四兩陽爲初震之始陽得其正當爲卦主故爻辭與象傳同也四陽不正虛羣陰之閒不能自奮故與初不同舊說震來虩虩可以易危爲安所以後來笑言亞亞交迫自如以笑言亞亞承致福說到得不喪匕鬯亦是致福處愚意不喪匕鬯即在聞雷震驚之時難分先後以此照看則笑言亞亞不得與震來作兩時看當是震來虩虩心中自驚懼而舉動不失常度仍只笑言亞亞即如雷雷時不喪匕鬯一般蓋處天下事當審時不可怠緩廢事亦可倉皇失措恐懼之中依然鎮定二意合看似覺正大不必泥後字大分前後亦不用福字貫串愚見如此如修一說。象傳言恐致福只一恐字可包恐懼修省四字

易經詳說

卷三十

震卦

雷震

象傳舉其畧象言其詳也初陽能致福而有則四亦陽况致福而不反爻位不同故也二乘初五乘四皆有虎虩而以其中故二有七日之得五能无喪有事也三陰不正勉之以行无雷上陰正虛震極示之以畏却戒三當自勵上當預防皆處震之道也。恐懼修省四字聖賢之實功處世之良方无論未震已震皆不可不有之於心體之於身也

震三三

程傳艮序卦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動靜相因動則有靜靜則有動物无常動之理艮所以次震也艮者止也不曰止者艮山之象有安重堅實之意非止義可盡也乾坤之交三索而成艮一陽居二陰之上陽動而上進之物既主於上則止矣陰者靜也上止而下靜故爲艮也然則與畜止之義何異曰畜止者制畜之義力止之也艮止者安止之義止其所也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援註疏此節之解太曲而首以目无患訓艮其背尤奇

程傳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動於欲也欲牽於前而求其止不可得也故艮之道當艮其背所見者在前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見

易經詳說

卷三十

艮卦

山

也止於所不見則无欲以亂其心而止乃安不獲其身不見其身也謂忘我也无我則止矣不能无我无可止之道行其庭不見其人庭除之閒至近也在背則雖至近不見謂不交於物也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於止爲无咎也

本義艮止也一陽止於二陰之上陽自下升極上而止也其象爲山取坤地而隆其上之狀亦止於極而不進之意也其占則必能止于背而不有其身行其庭而不見其人乃无咎也若身動物也唯背爲止艮其背則止於所當止也止於所當止則不勝身而動矣是不有其身也如是則隨行於庭除有人之地而亦不見其人矣蓋艮其背而不獲其身者止而止也行其庭而不見其人者行而止也動靜各止其所而皆主夫靜焉所以得无咎也

易經詳說

卷三十

艮卦

聖賢集

曰明道云與其非外面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說得最好。便是。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不見有物。不見有我。只見所當止也。如為人君止於仁。不知下面道如何。只是我當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不知上面道如何。只是我當止於敬。只認我所當止也。以及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大事小事。莫不皆然。從伊川之說到。不獲其身處。便說不來。至行其庭不見其人。越難說。只做止其所止。更不費力。伊川謂其背為止於所不見。猶恐未著。據家辭自解得。分曉曰。良其止止其所也。上句止字便是背字。故下文便繼之云。是以不獲其身。更不再言良其背也。止是當止之處。下句止字是解良字。所字是解背字。蓋云止於所當止也。所即至善之地。如君之仁臣之忠之類。大槩看易須識守象象之言。聖人自解得。

易經詳說

卷三十

艮卦

聖賢集

中說。是以不獲其身。至无咎也。不獲其身。不得其身也。猶言討自家身不得。又曰。欲出于身。人纔要一事物事。便須以身已去對。副他若无所欲。則只恁地平平過。便是无此身一截。不獲其身。如君止於仁。臣止於忠。但見得事之當止。不見此身之為利為害。纔將其身預其間。則道理便壞了。古人所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者。只為不見此身方能如此。此段分作兩截。却是良其背不獲其身。為靜之止。行其庭不見其人。為動之止。總說則良其背為止之時。當其所止也。所以止時。自不獲其身。行時。自不見其人。此三句。乃良其背之效驗。所以象傳先說止其所也。良其背不獲其身。是只見個道理。不見自家行其庭。不見其人。是只見個道理。不見個人也。又曰。此段工夫。全在良其背上。人多將行其庭。到此句說便不是。行其庭。即是輕說。過得良其背。既過得了。則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矣。良其背是止於所當止之地。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萬物各止其所。便都統一。是理也不見有已。也不見有人。只見此理。

聖賢明氏曰。人之所當止者。義理而已。止其所當止。則惟知有義理。不知有人。我不獲其身。理所當止而止也。行其庭不見其人。理所當行而行而止也。如是則其止其行。可以无過矣。文王蒙艮。又自是一例。廣來就錄以下二句。只是發明蒙之效驗。良其背以下三句。亦只發明良其背之效驗。唯本義為能發之。

蒙。本義云。止於所當止。則不隨身而動矣。猶下云。如是則雖行於庭。除有人之地。而亦不見其人矣。非以行其庭。封良其背也。豈

未能見其背則已能見其背則便不獲其身不能見其背不獲其身則已能見其背而不獲其身則便行其庭不見其人矣而乃分動靜云者蓋能止所當止則雖行亦止也能不顧身之利害則自能不顧他人矣其責良之一字單言則該動靜觀家傳所解可見家傳又以見其背一句另提單解而以不獲其身帶連下文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其理益可見矣蓋夫子亦恐人將行其庭對良其背看也邪

按本義云不隨身而動靜背為說言背自止身雖動而背不隨之動此是假象正意則謂止於當然之理而不存己之私見行庭不見人亦是假象正意謂依理而行不因人起見也本義止而止行而止明是分動靜下云動靜各止其所動靜即行止字各

易經詳說

卷三十

艮卦

羊齋先生

止其所即兩而止字此與大全小註分作兩截之說相合蓋朱子以分兩截意作本義而用良其背作主腦為總說在本義中未嘗有相見處只是以本義合之語錄有矛盾耳今且證本義而以語錄諸條作補意以留家傳之地可也家傳太費辨嘆不愚朱子當日已有兩截與總論之分非朱子糊塗也止其所之象動靜與不見其身之殺身成仁等語是推論道理於本節語氣且漫說出○背是身上所有人是庭中所有字義各有分屬似不容混本義如是則雖云云通承良背不獲身非專承良其背三字也細玩自明

陳解辭集云背者當止之地即天理也良背者止于天理而不遷也不獲非无身也獲於理之所當獲而不為有表之意所累也

不必說到利害得喪處不見非无人也見于理之所當見而不為物感之交所移也不必說到禍福予奪處

釋家漢是單提良其背為說而以不獲身不見人分講亦甚直截但不顧行其庭三字於本義不相台大抵諸家多貪發家傳而忽本節正意愚不能無疑

圖文王繫良卦象辭曰天下之理莫不有當止之所猶人之一身唯背為止也人唯不知所當止往往內蔽於己私外奪於物欲斯不免於咎耳誠能惟理是主而止於其所當止有若良其背焉由是其靜也止於所當靜之理凡耳目口鼻之欲為吾身不能无者終不得而累之也非不獲其身乎何也知有理而不知有身即謂之忘身可也其動也止於所當動之理凡聲色臭味

易經詳說

卷三十

艮卦

天奇願堂

之感為人所易動者終不得而移之也非行其庭不見其人乎何也知有理而不知有人即謂之忘人可也靜動皆定內外而忘無時無事不合於理復何咎哉

家曰良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程德良為止止之道唯其時行止動靜不以時則妄也不失其時則順理而合義在物為理處物為義動靜合理義不失其時也乃其道之光明也君子所貴乎時仲尼行止久遠是也良體篤實有光明之義

本義此釋卦名良之義則止也然行止各有其時故時止而止止也時行而行亦止也良體篤實故又有光明之義大畜於良亦以漸光言之

孟子曰：「止則止，行則行，固非止於行而不失其理，乃所以爲止也。」問：「良之象何以爲光明？」曰：「定則明。」凡人習於煩擾，則愈見昏昧，中有定止，則自然光明。莊子所謂「泰宇定而天光發」是也。問：「止有兩義，有所止之止，是義理之止，行止之止，則就人所爲而言曰：『然則止之止止字小，得其所止之止止字大。』」

「動則止也。」兼下句行止二意，下二句是「良止也」之目。時止則止，時行則行，看兩則字，便有止其所不容易之意。時止之止，與良止之止不同。時止非止，時止則止，方是止也。時行非是以行爲止，時行則行，方是止也。此行止非專以出處言，當動靜二字用。此云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下云止其所也，或者以爲此所言止爲當止之時，下所言止爲當止之所，此殊不識理者。蓋時與所只一

易經詳說

卷三十

艮卦

元 高麗堂

「艮時乎當止，則止也者，即其所當止之所也。時乎當行，則行也者，即其所當行之所也。其理之所同如此，但此段所釋在艮字之義下段所釋在背字之義，意雖同而非複出也。艮爲篤實，故又有光明之義。蓋動靜不失其時，是能篤實於事物，各止其所，則自然有光明之效。光明者，或驗於已，或驗於人。驗於已者，暢於四肢，發於事業，所謂才實而有光輝也。驗於人境之有望近之，不礙所謂其道光大也。然既驗於已，則必驗於人，亦未有驗於人而不由驗於已者也。故須兼言。」

「存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兩句，只在艮止也內，乃艮之目也。動靜不失其時，只是上文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意暢行則行，動不失其時也。時止則止，靜不失其時也。動靜不失其時，則動靜皆合於

理，故曰：「其道光明。」內不愧於心，外不作於人，磊磊落落，如青天白日，而不暗昧，停停當當，如精金玉，而無瑕類，是其道之光明也。其道光明，就艮止上看，只是光明後備之意。

「腰履仇浴柱曰：『釋良爲止，有止於理而不遷之意。此是總綱說。』下時止，時行二句，乃其目也。時止則止，靜而止其所也。時行則行，動而止其所也。動靜皆申言而實其道之光明。」

「時止即止於至善之理，理最活，故須隨時，所以爲時者，理也。上以止字冠下分行止動靜，究之總是個止，動靜即承上說，只一意。」

「道字宜虛，還不必指定是心。」

易經詳說

卷三十

艮卦

元 高麗堂

「而止，時止所當止也。時當行也，行有一定之理，則從而行，時行所當行也。時行而行，是動而不失其時也。時止而止，是靜而不失其時也。動靜不失其時，而皆合於理，無暗昧無瑕類，其道不亦光明乎？止所當止也，行所當行也，亦止也，靜不失時止也，動不失時亦止也。艮之義，究歸一止而已。」

「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況艮其止者，疊經文艮其背也。易背曰止，以明背者无見之物，即是可止之所也。凡應者一陰一陽二體不敵，今上下之位難復相當，而又皆時敵不相交與，故曰：『上下敵應不相與也。』然八純之卦，皆六爻不應，何獨於此言之？謂此卦既止而不交，爻又時

而不應與止義相協故兼取以明之也。

「傳其止謂止之而止也。止之而能止者由止得其所也。止而不得其所則不可止之理。夫子曰於止知其止。止謂當止之所也。夫有物必有則。父止於慈。子止於孝。君止於仁。臣止於敬。萬物庶事莫不各有其所得。其則安失其所則悖。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為物作則也。唯止之名於其所而已。上一體以敵相應。無相與之義。陰陽相應。則情通而相與。乃以其敵故不相與也。不相與則相背。為其背止之義也。相背故不獲其身。不見其人。是以能止。能止則无咎也。」

本義此釋卦辭。易背為止。以明背即止也。背者止之所也。以卦體言。內外之卦陰陽敵應而不相與。也不相與則內不見已。外不見

易經詳說

卷三

艮卦

寄願室

人而无咎矣。晁氏云。艮其止當依卦辭作背。

「朱子曰。程傳云。聖人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為物作則也。惟止之各於其所而已。此意却最獨得。分明艮其背。恐只當如說。艮其止便是艮其背。經文或背字誤作止字。或止字誤作背字。下以止字解背字。不可知。上下敬應不相與。猶言各不相管。只是各止其所。凡純卦都不相與。只是艮卦是止。尤不相與。內不見已。是內卦外不見人是外卦。兩卦各自去。」

「建安邱氏曰。象言艮其止。即釋卦辭。艮其背之義。君子之止其所者。猶北辰之居其所也。若止於仁。臣止於敬。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事物物莫不各止其所。此於止而知其所止也。上下重員皆以陰陽敵應。而无相與之義。彖辭先言艮其止。然後曰。是以不獲其

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以此見止則不獲。自見其身行則不見其人者。是皆艮其背之效驗也。

「建安邱氏曰。艮其背止也。行其庭行也。止而不獲其身。不知有已也。行而不見其人。不知有人也。无人无已。唯見義理之當止。所謂止其所也。所者止之地也。得其所而不止。固為不知止。不得其所而止。又豈止其所之義哉。」

「劉引易背為止。以明背即止也。聖人只易一字。而力量亦萬鈞矣。下句一所字。亦甚的當。聖人尋常一字。皆是不易之定理。凡應者。陰與陽應。陽與陰應也。此謂敵應。應字只帶敵字。說謂初與四。二與五。三與上。陰則皆陰。陽則皆陽。陰陽各以敵應。不互相為偶。而各止其所也。若一陽一陰。則此往彼來。有不得止其所者矣。此

易經詳說

卷三

艮卦

寄願室

「就艮卦畫上說道理。彖傳此條意若曰。艮其止。謂止其所當止之所也。此卦何以取此義。蓋以卦體陰陽敵應而不相與。自有止其所之義也。夫惟能止其所。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也不相與。只好說外不見人。如何為內不見已。豈不相與則无外求之情。然纔有求於外。便須以身已去對酬他。則內有已。而外有人矣。內不見已。貼不獲其身。外不見人。貼行其庭不見其人。語錄云。內不見已。是內卦外不見人是外卦。此恐記錄者之誤。豈有內卦只是不見已者。外卦都是不見人者。然則不見已者。尚未免於見人。而不見人者。亦尚見已耶。存疑止其所。須兼上文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二意。時止則止。因止其所。時行則行。亦止其所也。上下敵應而不相與。是釋止其所。」

之義。蓋止其所者。各安其所止而不同也。此卦內外二體初與四二與五三與上陰則皆陰陽則皆陽。陰陽皆以敵應。而不互相爲偶。是各安其所止而不同也。故象以釋衆傳言其止。謂止其所當止之所也。此卦何以取此蓋以卦體陰陽敵應不相與有止其所之義也。夫惟能止其所。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也此解則艮其背不帶不獲其身與行其庭不見其人爲對矣。按象辭原分兩途說。孔子釋象辭。艮其背三字不可解。故單提以止其所釋之。而又以上下敵應明其意。至於下文只順說去。不更作解。未必是以艮其背三字冠下二項當細玩之。本義不相與則內不見已外不見人。下文承不相與說爲是存疑於不相與下補完止其所方接下文與本義異時講多從之。今依

象曰艮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孔疏。艮山艮者。兩山兼重。謂之兼山也。直置一山已能鎮止。今而兩山重疊。止義彌大。故曰兼山艮也。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者。止之爲義。各止其所。故君子於此之時。思慮所及不出其已位也。程傳。上下皆山。故爲兼山。此而並彼爲兼。謂重復也。重艮之象也。君子觀艮止之象。而思安所止。不出其位也。位者所處之分也。事各有所得。其所則止。而安若當行而止。當速而久。或過或不及。皆出其位也。况踰分非據乎。董氏曰。兩雷兩風兩火兩水兩澤。皆有相往來之理。惟兩山並立。不相往來。此止之象也。中溪張氏曰。君子觀艮止之象。如山之寂然不動。而罔敢越思。故曰思不出其位。歷安印氏曰。位者止之所也。思不出其位。則於止知其所止。有兩山對峙。不相侵越之意。大學言君仁臣敬。父慈子孝。與中庸言素寧而行。富貴。素貧賤。行貧賤之類。皆其義也。凡人所爲。所以易至於出位者。以其不能思也。思則心有所有。信知其所當止。而得所止矣。蒙引。兼山。重山也。前一山。後又一山。也。非東西對峙之山也。兼山便是各止其所之象。兼山兩山也。此一山自爲一山。彼一山又自爲一山。思不出其位。思如思誠之思。思不出其位。則自不至於出位矣。舊說以爲心之所思。不出乎其位者。小異。廣義位以所處當處之理言。即止其所之所也。思者求欲如是不

上也

張子曰：正行云：此論止非論思事。各有位。君子思不出其位。非思不出位也。

張中溪曰：敢越思說。可從。本義於此。无解。論語所引。范氏說。自開也。若作君子欲要不出其位。則位字。當是以位之不出。操山之不動也。若作君子之用心。處不出其位。則思字。當是以思之止。操山之止也。後說似勝。去疑以位爲思之本。位。操思自屬心位。屬所處。位外之思。不可有。位內之思。不可無。然對重。在止。則位內之思。不用。食發與論語所引異。

釋孔子釋大易曰：上下皆艮。兩山並峙。各止其所。艮之象也。君子以爲身之所處。謂之位。各有事物。當然之理。不容或越者也。隨

易經詳說

卷三十

艮卦

寄願堂

其位以致思而所思不出其位之外。則止其所當止。亦如山之止而不遷矣。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孔疏：艮其趾无咎者。趾足也。初處體下。故謂之足。居止之初。行无所適。止其足而不行。乃得无咎。故曰：艮其趾无咎也。利永貞者。靜止之初。不可以躁動。故利在永貞也。

程傳：六在艮下。趾之象。趾動之先也。艮其趾。止於動之初也。事止於初。未至失正。故无咎也。以柔處下。當趾之時也。行則失其正矣。故止乃无咎。陰柔思其不能常也。不能固也。故方止之初。戒以利在。當永貞固。則不失止之道也。

永貞以陰柔居艮初。爲艮趾之象。占者如之。則无咎。而又以

久戒其利永貞也

王用侯氏曰：初當下體之下。象趾。趾能行者也。六陰重能靜止於下而不行。故曰：艮其趾。又曰：位不當。有咎也。止而不行。故无咎。

程傳：胡氏曰：事當止者。當於其始而止之。乃可无咎。止於始。猶不能止於終。而況不能止於始者乎。初六陰柔。懼其始之不能靜也。故戒以利永貞。欲常久而貞固也。其即上九之敦艮乎。

蒙引：初六以陰柔居艮初。位之卑者。趾之象也。陰柔才弱。惟務守。艮趾之象也。夫陰柔則才不利於進。居艮初。則時又未可。雖能。不進則无咎矣。利永貞。以其陰柔。故又戒以利永貞也。蓋陰柔。不進固正矣。然陰性多躁。而不能守。始雖不進。懼其終之或求進也。是以戒之。始不進貞也。終不進則能永貞矣。利於貞。既是戒。

易經詳說

卷三十

艮卦

寄願堂

詞便屬占

按：艮趾不進正也。常守正而不進。永貞也。艮趾而无咎。永貞而利。只是一意作兩層說。

譚周公繫初爻曰：艮初者。趾之象也。以陰柔居艮初。能自止而不進。爲艮其趾之象。占者如之。能不進則无咎矣。夫止而不進。是其貞也。特恐陰柔多躁。而不能守。永守此貞而不進。乃爲利也。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程傳：當止而行。非正也。止之於初。故未至失正。事止於始。則易而未至於失也。

程川吳氏曰：能止於下。則位雖不當。猶未至於失其正也。不止而行。則失正矣。

蒙引時止而行非正也。在下而限止不進亦失正也。不要論利。只
貞者所謂永者永此而已。

玉璽玩一未字見守正之難到底未必先失故非永不可。
獨孔疏作靜利永貞非是。此正字以道言不以位言。

謹孔子釋初象曰時止而行非正也。初在下而自止不進亦失乎。
正道也可以无咎矣。永貞而常不失焉何不利乎。

二六其艱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預註艱以初之趾爲所隨與程傳異。

程傳六二居中得正得止之道也。上无應援不獲其君矣。三居下
之上成止之主主乎止者也。乃剛而失中不得止之宜剛止於上
非能降而下求二雖有中正之德不能從也。二之行止亦乎所主

易經詳說

卷三十 艮卦

寄願堂

非得自由故爲艱之象。殷動則艱隨動止在股而不在趾也。二既
不得以中正之道拯救三之不中則必勉而隨之不能拯而難隨
也。雖危不在已。然豈其所欲哉。言不聽道不行也。故其心不快不
得行其志也。士之處高位則有極而无隨在下位則有當拯有當
隨有拯之不得而後隨。

本義六二居中得正既止其艱矣。三爲限則艱所隨也。而過剛不
中以止乎上二雖中正而體柔弱不能往而拯之是以其心不快
也。此爻占在象中下爻放此。

或問艮六二不拯其隨程子謂二不得以拯三之不中則勉而隨
之不拯而唯隨也。恐唯字未的當若不拯而唯隨則如樂正子之
於子故冉求之於季氏也。當只言不拯其所隨故其心不快如孔

三之於時君諫不行言不聽則去而已勉而隨之恐非時止之義。
朱子曰得之。艮其趾成其艱。二卦皆就人身上取義而皆主靜
如艮其趾能止其動便无咎。艮其趾亦非是動物故止之不拯其
隨是不能拯止其隨限而動也。所以其心不快。限即腰所在艮其
限是截做兩段去。

程傳余氏曰二有中正之德宜止不動然艮主在剛故其隨在三
三剛列與不得止之宜二不能拯救其失故曰不拯其隨以二之
中正而柔弱不能拯其所隨豈其所欲哉故其心不快。

蒙引六二當艱之處而居中得正爲能自止其艱而不動如此則
於已得矣。但三居上二居其下是三乃二所隨者而三也過剛不
中以止乎上而不能俯聽乎二二雖中正而柔弱又不能往而拯

易經詳說

卷三十 艮卦

寄願堂

之夫三吾所隨者也。吾既隨之便當拯之今乃不能則是危而不
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於心安乎。故其心不快也。讀其心
不能快也不拯其隨亦是二失職處。六二之義大意是謂於已
則得矣。但如其所隨何不拯其隨。凡臣之於君弟之於兄僚屬之
於官長皆有此義。

限不拯其隨謂不能拯其所隨者仍隨之但不能拯之耳。不能拯
故其心不快。不隨而不拯可也。隨而不拯不可也。窮在隨字。
。依蒙引焉用彼相云云。是二艮趾不能拯三然玩隨字恐艱
不能不隨股而動牽扯不安故心不快。

國周公繫二爻曰艱者易動之物二當其處而居中得正爲能以
理自守而不妄動爲艮其趾之象三位乎上以反而言下於上

有相隨之義。以理而言。二與三有相拯之責。今九三過剛不中。以止乎上。二體柔弱。但隨之而无救正之功。其心安能快然乎。占者可知所處矣。

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程傳在上者未能下從也。

不義三止乎上。亦不肯退而聽乎二也。象止不拯其隨。本是二之才不足。今象傳曰未退聽也。却獨罪三。者以爻辭已然。二故獨咎三。所以互相發也。又須看他本義亦字。言是固六二柔弱而力不足之故。然亦以三之過剛不中而不肯退聽乎二之過也。亦字甚緊關。

易經詳說

卷三十

艮卦

亨 寄願堂

以濟然有中正之德。使三能退聽於二。以能匡濟其一。二故不拯其隨。雖二之過在三。亦不為无罪也。

讀孔子釋二象曰。二不拯其隨。固其柔弱之故。然亦由三過剛不中。傲然自用。不肯退而俯聽乎二。即欲拯之。无所庸其匡救。豈得專為一罪哉。

九三其限列其夤厲肅心

王註。限身之中也。三當兩象之中。故曰其限。夤當中有之內也。止加其身中體而分。故列其夤。而發危肅心也。艮之為義。各止於其所。上下不相與。至中則列矣。列加其夤。危莫甚焉。危亡之憂。乃顯灼其心也。

程傳。限分際也。謂上下之際。三以剛居剛而不中。為成艮之主。六

止之極也。已在下體之上。而隔上下之限。皆為止義。故為其限。是確乎止而不復能進退者也。在人身如列其夤。夤也。上下之際也。列絕其夤。則上下不相從屬。言止於下之堅也。止道貴乎得宜。行止不能以時而定於一。其堅強如此。則處世垂危。與物睽絕。其危其矣。人之固止一隅。而舉世莫與宜者。則艱蹇愈長。焚燒其中。豈有安裕之理。厲肅心。謂不安之勢。懼操其中也。

易經詳說

卷三十

艮卦

亨 寄願堂

不義限身上下之際。即腰膈也。夤脅也。止于腓則不進而已。九三以過剛不中。當限之處。而艮其限。則不得屈伸而上下判隔。如列其夤矣。危厲肅心。不安之甚也。

通川毛氏曰。三處上下之間。故為限。人身榮衛流通。則聚而無疾。上痞下結。則危矣。

顧氏剛中巨限。上下體之際。虞翻謂束帶之虞。虞翻謂束帶。肉附脊則身有主。而可立。分列其夤。則百體无以相屬。心處中。背處陰。夤在背。與心密相向。列其夤。則憂危之虞。安得不肅灼反其心也。

象曰。腓可止。限不可止也。腓隨限而動。限則是一身關要處。乃所以動乎物者也。艮其限。非是三故意自艮之。乃疾也。勁風也。雖是象也要說得。以人事言。是於其不可止者而止之。則事勢乖離而殆矣。

存疑。限是人身上下之際。即腰膈也。以其為上下之界限。故曰限。實是脊骨能屈能伸。限不可艮。艮則脊骨不能屈伸。而上下判隔。是列夤也。

我本義如列其象分明有一如字而諸講皆實作列其象說列其

體貼蓋限腰膀骨是脊骨腰膀有病不能屈伸如脊骨之絕一
股非直絕也。或謂良限必列黃非黃自列只與下半身不相
聯便是列說亦通但與本義無。列字作裂字看。易解以此
為惡動求靜一味強制如告子之流於不意不合。

鹽周公繫三爻曰限在人或屈或伸不可良也三以遇剛不中遇
事固執不知變通於不可止而止之為良其限之象如是則拂
乎人情乖乎事勢如分裂其象然矣既不能宜於外必元以安
乎內屬之點心所不免也觀象而可悟其占矣。

象曰良其限危點心也。

程傳謂其固止不能進退危懼之虞常繫於其中心也。

易經詳說

卷三十

艮卦

望 寄願堂

存此以危解屬。

限危只是危懼。註就謂危亡之憂似看危之太過。

鹽孔子釋三象曰三之良其限者身之有屈伸猶事之有變通良

其限則於身不能屈伸猶人之固執而不能變通與世多忤憂
患隨之而至其危厲必至點心也。

六四良其身无咎。

王註中上稱身履得其位止求諸身得其所處故不陷于咎也。

程傳四大臣之位止天下之當止者也。以陰柔而不遇剛陽之君
故不能止物惟自止其身則可无咎所以能无咎者以止於正也
言止其身无咎則見其不能止物施於正則有咎矣在上位而僅
能善其身无取之甚也。

以陰居陰時止而止故為良其身之象而占得无咎也。

胡氏曰自止其身使不妄動不為物遷故无咎。

中溪張氏曰諸卦唯咸與艮以身居象此近取諸身者也。艮四正
當心位不言心而言身者蓋心不可見而身者心之區宇也觀其
身之止則知其心之止又安有妄動之咎哉。

象引六四時止而止與良其背不同此只就行止上說然才不但
指出處之際也凡事未可倣便退縮不做此皆良其身者也。六
四以陰居陰純乎陰者也一於止者也不能兼乎動也若良其背
明兼行而後行說。

鹽宋南湖云此爻只就行止上說本義時止而止句甚明非止
諸理也。

易經詳說

卷三十

艮卦

望 寄願堂

限程傳多不補之詞而本義以時止而止許之看來就常人言不

失為自守若就大臣言之則无足取也。時講或以良其身即
同良其背看得太好亦未是。或以无咎為獨善其身似單言
出處一過聲偏。以理而止所當止即為良其背若為禍福致
譽而止便落下一層故良身不可驟許以良背也。

鹽周公繫四爻曰六四以陰居陰純乎陰而一於靜者也時止而

止身不妄動為良其身之象占者如是既无妄動自守而不失
又何咎乎。

象曰良其身止諸躬也。

案引謂止其身而不動也。

此是解良其身止字是解艮字。艮字是艮字非有兩意時

止之意。

張氏曰：父曰身，象曰躬，身者伸也，躬者屈也。以見屈伸在我之義。聖人用字，恐非如此。萬正符又以躬為鞠躬之處，止諸躬即如三之艮其限，尤鑿。孔疏諸之也。

剛孔子釋四象曰：四之艮其身者，蓋時而當止，即能止諸躬而不妄動也。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剛施止於輔，以處於中，故口无擇言，能亡其悔也。

傳五君位，艮之主也。主天下之止者也。而陰柔之才，不足以當此。故止以在上，取輔義言之。八之所當慎而止者，唯言行也。五在上，故以輔言。輔言之所由出也。艮於輔，則不妄出而有序也。言

易經詳說

卷三

艮卦

易經詳說

輕發而无序，則有悔。止之於輔，則悔亡也。有序中節，有次序也。輔與頰舌皆言所由出，而輔在中，艮其輔，謂止於中也。

本義六五當輔之處，故其象如此。而其占悔亡也，悔謂以陰居陽

中，張氏曰：輔者頰輔也。言之所由出也。五以柔居尊而得中，發

則為絲綸之言，故與其言未中倫，孰若止其輔而不言，非不言也

不輕言也。言不妄出，則秩秩德音自然有序而言其悔乃亡，故咸

上曰：或其輔頰舌而夫子亦以頰口說為戒也。

象引六五以陰居陽，為不正，是不能止其所當止，而有悔也。然以

柔得中而當輔之處，為能艮其輔，而言有序之象，是能止其所當

止矣。悔亡也。艮其輔，謹言也。謹言者，非不言也。時然後言，言有

序也。艮其輔，即所謂言有序也。此與艮其股，其隨同類。

言止在言前，非出口方曰止也。然有序為止，止非緘默也。

陽言有序，是艮輔之實。

剛周公繫五爻曰：輔言之所由出也。六五居尊為艮之主，而當

輔之處，故為艮其輔，有制而不苛，其言皆中理，而有先後緩急

之次序也。古者如是，失言之悔可亡矣。然謂之有悔而後亡者，

以陰居陽，始當有悔而能止則亡也。

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剛以中正者，位雖不正，以居得其中，故不失其正，故言有序也。

本義正字義文，叶韻可見。

張氏曰：高宗三年不言，一言而四海仰成，王三年不鳴一鳴

而百國震驚，六五所以能艮其輔而言有序者，以其德之中正而

易經詳說

卷三

艮卦

易經詳說

已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

剛言六五能艮其輔者，由其居上體之中也。由中可以求正，故

能艮其輔。此象傳之解，本義不用，不知何也。子曰：仁者其言也訥，

可與此參看。

剛由中求正，德以言言，有中德則亦无不正，以此為言，自有序

然。本義正字義文，當從程傳言以得中為正，未妥。

雲程以中只申艮輔句，舊理言有序都籠來說，未是。

張氏申言有序亦无妨，有序即是艮輔，非以開口為艮也。

剛孔子釋五象曰：六五之艮其輔者，由其以柔居中而有中德也。

安於理而不偏，斯言當於理而不棄也。

上九敦艮吉。

王居止之極。極止者也。敦重在上。不陷。非其吉也。

居止之極。故不過而為敦人之止。雖於久終。故節或移於脫。守或失於終事。或廢於人之所向。思也。上九能敦厚於終。止道之至善。所以吉也。六爻之得。惟此為吉。

以陽剛居止之極。敦厚於止者也。

建安邱氏曰。艮以人身取象。艮止體。身動物也。六爻自初之趾。至五之輔。皆固於一體。而未能盡止道之善。僅之於无咎悔亡而已。獨上九為成艮之主。於當止之地。而能止焉。所謂止於至善。皆聖人以為非形之可拘。故曰敦艮吉。其與悔亡无咎之辭異矣。

家引敦艮只是愈久不變。物莫能奪之意。先儒說此只有愈久不變。

易經詳說

卷三十 艮卦

望 寄願堂

意。愚思却添個物莫能奪者。欲暗偏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之意也。

此艮字兼動靜與到辭同。與諸爻不同。

兩兼動靜說是然。靜固止。動亦止。掩謂之敦艮。敦兼實承八二意。

周公繫上爻曰。上九以陽剛居艮之極。久而不變。物莫能奪。敦厚於止者也。其敦此止於靜。則理之涵於退藏者。安固而不搖。

其敦此止於動。則理之達於時措者。堅貞而不易。此止道之至善。吉可知也。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程傳。天下之事。唯終守之為難。能敦於止。有終者也。上之吉。以其能厚於終也。

系詞言自始至終。皆敦厚也。

研求厚終就是敦艮。非原終而後敦艮也。

孔子釋上象曰。上九敦艮之吉者。蓋昧於所止。不足以言艮。隱於牛金。不可以言敦。上九於理之止於初者。愈久而不變。不徒止於初。而又能厚其終。此其所以吉也。

周米子曰。艮卦是箇最好底卦。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又剛健。萬寶歸光。日新其德。皆艮之象也。艮居外卦者。八而皆吉。在家卦。半吉半凶。如賁之上九。白賁无咎。上得志也。剝之上九。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大畜上九。何天之衢。道大行也。蠱上九。不事王侯。志可則也。頤上九。由頤厲吉。大有慶也。損上九。弗損益之大得志也。艮卦敦艮之吉。以厚終也。象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樂寇雖小。不利。

利。卦爻亦自好。又曰。蒙學者之事。始之之事也。艮成德之事。終之之事也。復卦靜中有動。艮卦又是動中要靜。復卦便是一箇火。翻轉底艮卦。艮卦便是兩箇翻轉底復卦。復是五陰下。一陽。艮是二陰上一陽。陽是動底物事。陰是靜底物事。凡陽在下。便是震動。意。在中便是陷在二陰之中。如人陷在窟裏相似。存上剛爻處。去了。只得止。故曰艮其止。陰是柔順底物事。在下則賢順陰。柔不能自立。須附於陽。在中則是附陽之象。在上則說。蓋柔順之物。在上則歡悅。艮就人身上取象。上一畫有頭之象。中三陰有口之象。所以艮其輔。於五爻。見內卦之下。亦有足之象。又曰。艮其首。以人身為象。但艮卦又變一位。

保解艮。以止為義。然止貴止於其所。能止於其所。則時止而止。同。

保解艮。以止為義。然止貴止於其所。能止於其所。則時止而止。同。

保解艮。以止為義。然止貴止於其所。能止於其所。則時止而止。同。

保解艮。以止為義。然止貴止於其所。能止於其所。則時止而止。同。

易經詳說

卷三十 艮卦

望 寄願堂

利。卦爻亦自好。又曰。蒙學者之事。始之之事也。艮成德之事。終之之事也。復卦靜中有動。艮卦又是動中要靜。復卦便是一箇火。翻轉底艮卦。艮卦便是兩箇翻轉底復卦。復是五陰下。一陽。艮是二陰上一陽。陽是動底物事。陰是靜底物事。凡陽在下。便是震動。意。在中便是陷在二陰之中。如人陷在窟裏相似。存上剛爻處。去了。只得止。故曰艮其止。陰是柔順底物事。在下則賢順陰。柔不能自立。須附於陽。在中則是附陽之象。在上則說。蓋柔順之物。在上則歡悅。艮就人身上取象。上一畫有頭之象。中三陰有口之象。所以艮其輔。於五爻。見內卦之下。亦有足之象。又曰。艮其首。以人身為象。但艮卦又變一位。

保解艮。以止為義。然止貴止於其所。能止於其所。則時止而止。同。

保解艮。以止為義。然止貴止於其所。能止於其所。則時止而止。同。

保解艮。以止為義。然止貴止於其所。能止於其所。則時止而止。同。

保解艮。以止為義。然止貴止於其所。能止於其所。則時止而止。同。

保解艮。以止為義。然止貴止於其所。能止於其所。則時止而止。同。

保解艮。以止為義。然止貴止於其所。能止於其所。則時止而止。同。

保解艮。以止為義。然止貴止於其所。能止於其所。則時止而止。同。

保解艮。以止為義。然止貴止於其所。能止於其所。則時止而止。同。

保解艮。以止為義。然止貴止於其所。能止於其所。則時止而止。同。

止也。時行而行亦止也。動靜不失其時。斯得乎止之道矣。故時在
即止之道。適在即止之所。非時无定而所有定也。卦以艮言此
通全體而會其極也。夫人身惟肯不動若初之趾。二之腓。四之身
五之輔。莫非動物。又各于其所動處止之。故皆未能盡止之道。卦
之成艮在三陽上三則艮其限。而屬重心矣。雖上為成卦主。聖人
以為非形之可拘。故曰敦艮而以吉予之。

晉書艮三上二陽以上為卦主。震初一陽在下為震主。轉而為艮。
艮上一陽即震初一陽亦為艮主。震動貴早。故主初。艮止貴終。
故主上。卦義取止止兼動靜。靜固止動亦止。靜而止不見有已。
動而止不見有人。兼靜厚分兩邊說。講家多為語錄而不相貼。
本義語錄未定之說也。似不當以彼易此。家傳補出一時字樣。

易經詳說

卷三十

艮卦

皆願堂

好動靜皆止而動靜之止皆因平時時者理之所在也。棲之止
於理而已。止必由於心。家所不及。大象補出思不出位以見心
之有所止也。大爻初陰在下而能止。二陰中正非不能止。但以
其不能掩人而隨人。反所不能止。且三陽不中不當止而強止。
其所不免也。四陰正能靜而止。五陰中能不妄言而止。由強而
靜而順而身而轉。上下之次與咸相似。上取艮終不變。致厚於
止。止道全矣。故以吉許之。彖辭四句。是學問中最高微之語。
尤其至。須天理流行。物欲淨盡。方能之。艮其背止其所當止。
而不獲其身。非不知有身。无見我之私也。行其庭行其所當行。
而不見其人。非不知有人。无見人之私也。止所當止。為止而止。
行所當行。為行而止。止而止靜也。行而止動也。兼此動靜與靜。

存動察過。別蓋此止字。以事物之理言。安於理而止。靜之義也。
非以便已。故曰不獲其身。循乎理而行。動之義也。非以拘人。故
曰不見其人。動靜因時。人我兩忘。非聖人不能。道後儒惟風子
之主靜。程子庸為大。公物來順應。應能隨見。此首在學者先用
窮理之功。而應世接物。一主乎理。之。人乎。見心中底有止
境。

易經詳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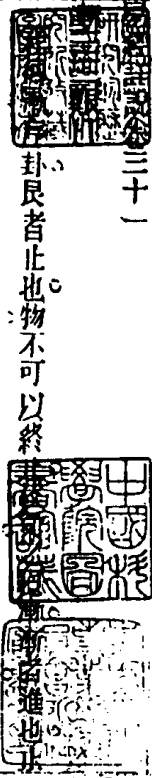
卷三十

艮卦

皆願堂

易經詳說卷三十終





必有進居伸消息之理也止之所生亦進也所反亦進也漸所以
次艮也進以序為漸今人以緩進為漸進以序不越次所以緩也
為卦上巽下艮山上有木木之高而因山其高有因也其高有因
乃其進有序也所以為漸也

漸女歸吉利貞

孔疏漸者不速之召也凡物有變移徐而不速謂之漸也女歸吉
者嫁妹也女人生有外成之義以夫為家故謂嫁曰歸也婦人之
嫁備禮乃動故漸之所施吉在女嫁故曰女歸吉也利貞者女歸

有漸得禮之正故曰利貞也
程傳天下之事進必以漸者莫如女歸臣之進於朝人之進於事
固當有序不以其序則陵節犯義凶咎隨之然以義之輕重廉耻
之道女之從人最為大也故以女歸為義且男女萬事之先也諸
卦多有利貞而所施或不同有義不正之疑而為之戒者有其事
必貞乃得其宜者有言所以利者以其有貞也所謂義不正之疑
而為之戒者損之九二是也處陰居說故戒以宜貞也有其事必
貞乃得宜者大畜是也言所畜利於貞也有言所以利者以其有
貞者漸是也言女歸之所以吉利於如此貞正也蓋其固有非說
戒也漸之義宜能亨而不云亨者蓋亨者通達之義非漸進之義
也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一 漸卦

一 寄願堂

本義漸漸進也為卦止於下而巽於上為不遽進之義有女歸之
象焉又自一至五位皆得正故其占為女歸吉而又成以利貞也
臨川吳氏曰巽女在外將入而來歸艮男在內方止而未往迎有
女歸以漸之象聘則為妻奔則為妾白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
親迎六禮備而後成婚女歸之以漸如此

程傳胡氏曰咸取女吉取者之占也漸女歸吉嫁者之占也然皆
以貞良為主艮止也止而悅則其感也以正是為取女之吉止而
巽則其進也以正是為女歸之吉

家引為卦止於下而巽於上為不遽進之義此上下不可以分人
已亦不可以分內外是方其在下則自止而不妄動及其上進又
巽順而不迫切漸之義昭昭矣。漸則自有女歸之象似不必泥

止於下而巽於上之義家傳曰漸漸進也女歸吉也是何意拘於
巽而止女歸吉六禮備而後行女歸之以漸為何如。女歸以漸
如何吉蓋以漸則得男女之正而无失身之嫌。利貞專為女
歸宜正也凡進皆利於正也家傳曰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
以正邦也何嘗說女歸之義然女歸亦須於正也。或曰女歸既
以漸又胡不正曰此不能无天下固有漸而不正者亦有正而不
漸者蓋雖是以漸而歸然源頭或也不正也

困卦辭原是女歸吉而時請多云仕進如女歸非任意利貞亦只
照女歸言外推說可耳或以下文釋利貞不助女歸為疑蓋家
傳自是孔子推說不必拘也

管解釋重始進說漸與貞一套事說不得漸即是貞說不得漸了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一 漸卦 二 寄願堂

又要貞如樂道歛取以來三聘不求聞達以來三顧漸也。即其貞也。

按漸貞合說與彖引不同。

驥文王繫漸卦彖辭曰凡事宜漸而其大者莫如女歸必六禮備

而後行是以漸而得吉也。然亦有漸而未必正者。其漸也又必

以正自守乃為利耳。君子始進有如女歸。進必以漸而又必以

正占者可以類推也。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

程傳如漸之義而進乃女歸之吉也。謂正而有漸也。女歸為大耳。

他進亦然。

本義之字疑衍或是漸字。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一

漸卦

三寄願室

酒川毛氏曰易未有一義明兩卦者晉進也。漸亦進何也。漸非進

以漸而進耳。

彖引之字疑衍或是漸字。漸字之說似更有理。蓋人焉重疊字處

多從簡法。只用兩點承之。而兩點之勢常有類夫之字。故謂傳錄

者或誤作之字耳。若以為衍則進字就當漸字不得亦須更加一

漸字於進字之上。漸之進也。女歸如是斯吉也。彖傳只如此故

止於下巽於上之義不必泥。

丟疑上句釋卦名義。下句釋女歸吉。

驥孔子釋彖辭曰卦名漸者蓋漸有漸進之義也。詞何以曰女歸

吉。女歸必以漸而吉也。君子之進能如女歸自可以得吉也。

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

程傳漸進之時而陰陽各得正位進而有功也。四復山上進而得

正位。三離下而為上遂得正位亦為進得位之義。以正道而進

可以正邦國至於天下也。凡進於事進於德進於位莫不皆當以

正也。

程傳言卦變是以乾坤為法。本義則謂自漢旅來

本義以卦變釋利貞之義。蓋此卦之變自渙而來。九進居二自旅

而來九進居五皆為得位之正。

程氏曰聖人於漸以效風化乎。執此道仕進則无干祿慕位之耻

无假塗捷徑之患。以此而進則得位以此而往則有功。

彖引不是進得位是一項事。進以正又是一項事。上言進得位已

是說得正了。下句又特拈出正字而言其可以正邦以見其所以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一

漸卦

四寄願室

為有功也。夫進得其位之正則可以正邦而有功如此進其可以

不正乎此所以釋利貞之義也。往有功也。功是何功。蓋二五是

君臣功則正邦之功亦何足疑。況有進字在。又非尋常凡庶等倫

明矣。此釋利貞之義故曰進以正。又曰可以正邦。進以正者貞

也可以正邦者貞之利也。而上文進得位往有功者此也。

存疑得位之位不是君臣之位是父位。易之大義以陽居陽陰居

陰為得位。以陽居陰陰居陽為失位。九進居三九進居五皆以陽

居陽是得位也。易之大義得位則為正失位則為不正三五之進

皆得其位是進以正也。三五得位不可謂君臣之位。三五之爻則

是君臣之象。觀正邦之辭則所主在君臣可見矣。進謂進而居

得其位是進以正也。既曰進得位往有功又曰進以正可以正邦。爲上爻之意未明。故解釋之也。進以正解得位正。正解有功。據自一至五位皆得正。若不言卦變。亦自說得去。或曰不言卦變。不見進字。意曰進字從卦名上看出也。
又戒以利貞者何也。卦變自漸而來。九進居三。自旅而來。九進居五。皆以陽居陽而進得其位也。進得其位則有建功業之本。以是而往。足以濟世而有功也。所以然者。蓋九得三位。是臣之進以正也。九得五位是君之進以正也。君臣皆得正。則治本端而萬化出。以此正邦。百官萬民罔不正矣。不亦往而有功乎。進必以正而有功。此漸之所以利貞也。
其位剛得中也。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一

漸卦

五 奇願星

釋傳所謂位者。五以剛陽中正得尊位也。諸爻之得正亦可謂之得位矣。然未若五之得尊位。故特言之。
不義以卦體言謂九五也。

漸引承上文以卦變言則三五皆得其位之正。以卦體言則九五又得其位之中。中則無不正矣。亦所以發明利貞之義。或曰若說歸利貞則卦體似未有漸進意。曰在漸卦則卦體卦變卦德卦象之類皆以漸進言也。其謂剛中謂有剛中之德也。有剛中之德者進庸有不正乎。此所以爲利女貞之義。
存疑其指諸九五也。
按上云進得位此云其位似是中明上位字。總以進言之亦通。
如此看總是卦體可倚一說。

漸大以卦變言三五皆得其位之正。以卦體言九五又得其位之中。君道以剛爲主而剛德以中爲善。剛而得中則進无不正矣。是亦貞之義也。
止而巽動不窮也。

釋傳內艮止外巽順。止爲安靜之象。巽爲和順之義。人之進也。若以放心之動則躁而不得其漸。故有困窮。在漸之義。止靜而外巽順。故其進動不有困窮也。
漸引上曰漸漸進也。只釋卦義而已。遂承以女歸吉也。未暇及其所以爲漸處。故俟盡釋卦辭後方及之。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一

漸卦

六 奇願星

漸止而巽。漸進之義。動不窮。漸進之效。蓋進以漸則其進得遂矣。急於進者。未有能遂其進者也。
困窮動不窮。只在止巽看出。不須日後。
止巽爲二卦之德。當平重或重止邊。覺偏或謂動不窮。即往有功。彼卦變此卦德。不必糾纏。此節似當移漸進之下。
漸若夫漸進之義。卦德下止上巽。是未進之先。恬退而無求。方進之時。舒徐而不苟。以是而動。自有以取重於人。而進无所阻矣。宜至於困窮乎。即卦德之止巽可知。漸進之義矣。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請俗。
因言山上有木。其高有因。漸之義也。君子淑漸之象。以居賢善之德。傳山上有木。其高有因。漸之義也。君子淑漸之象。以居賢善之德。

德化美於風俗人之進於賢德必有其漸習而後能安非可陵節而速至也在已且然教化之於人不以漸其能入乎移風易俗非一朝一夕所能成故善俗以漸也

本義二者皆當以漸而進疑賢字衍或善下有脫字

禮氏曰地中生木以時而升山上有木其進以漸君子知木者至微之物猶不可以不漸而況於居賢德善俗乎居賢德而以漸修而後至勤而後精此楊子雲所謂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也善俗而以漸若而始變久而後成此孔子所謂善人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

家引山上有木只是其高以漸漸而高也不必依語錄木漸長則山漸高之說蓋木是生長之物故地中生木有升之象山上有木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一

漸卦

七 寄願堂

有漸之象山本高於地木生於是而漸漸向高也。居德畜德也。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豈一朝一夕之力哉。故居賢德必以漸。善俗者。變其舊日不美之習。使之歸於皇極。須是薰蒸涵濡之久。方可致是善俗。必以漸也。居賢德畜其德。使賢德爲已有也。要解仇滄柱曰。二者修己治人之術。皆必以漸而成。

去疑德曰。居便有積不驟意。善俗者。即以此去善之也。自善善人。皆非漸致。不可而居德。猶爲善俗本領。

按前說只作餘意。還以兩平爲正。賢字作初爲是。

謂孔子釋大象曰。山上有木。以漸而長。漸之象也。君子體之以德。不可不居。而至德淵深。未可以一蹴到也。必優游涵泳。深造不已。以使之日崇。而無陵等之弊。以俗不可不善。而漸染汚俗。本

可以旦夕車也。必陶育漸摩。教思無窮。以使之泊化。而无欲速之心。二者皆有得於漸之義也。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按註疏以初未得位。易致凌辱。危於小子。而被毀于謗言。與程傳異。

理傳漸諸爻皆取鴻象。鴻之爲物。至有時而羣有序。不失其時序。乃爲漸也。干水涓。水鳥止於水之涓。水至近也。其進可謂漸矣。行而以時。乃所謂漸。漸進不失。漸得其宜矣。六居初。至下也。陰之才。至弱也。而上无應。援以此而進。常情之所憂也。君子則深識遠照。知義理之所安。時事之所宜。處之不疑。小人幼子。唯能見已然之事。從衆人之知。非能燭理也。故危懼而有言。蓋不知在下所以有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一

漸卦

八 寄願堂

進也用柔所以不躁也。无應所以能漸也。於義自无咎也。若漸之初而用剛急進。則失漸之義。不能進而有咎必矣。本義鴻之行有序。而進有漸。干水涓也。始進於下。未得所安。而上復无應。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則爲小子厲。雖有言而於義則无咎也。

中溪張氏曰。漸之六爻。皆以鴻取義。鴻水鳥也。水落南翔。水泮北徂。其往來也。有時。其先後也。有序。漸之象也。干者水之涓也。鴻爲水宿之物。初在干下。有鴻漸于干之象。

運安仰氏曰。當漸之始。以水鳥而止於水涓。其進不驟。得漸之義矣。

漢子曰。鴻漸之始。出至於干。鴻鵠之志。非小子所量。見其出陸。爭

欲危之且疑其所處之非君子信已而行義无咎也。

繫辭胡氏曰：二至四互坎，故有水涯之象。艮火男，故有小子象。或曰：鴻之飛，長在前而勿在後，勿者唯恐失羣，故危之而號呼。長者必援之以俟之，故為小子。厲有言之象，以占者則小子在下，未可遽進而進，鴻之勿者不若也。

彖引始進于下，既未得其所安，而上復无應，則又失其所憑藉，故為鴻漸于干之象。小子厲亦在下，未得所安之象。言語之傷，災害之小者也。凡災害小者，皆是有言之象，不必泥有言一端。其曰小子厲，則凡才弱而位卑者，皆此義也。在下而无應，多不免于厲。

存疑：鴻漸于干，是始進之象，是時未有得失，未見其危，其危在无

易經詳說

卷三十

漸卦

九 寄願堂

正應上小子初之象也。新進之士，故曰小子。名實未升於當路，而上復无相知援引之人，故不免有危。有言危之實也。新進之士，名實未升於當路，上无相知援引之人，則言語中傷，未免有之。然乃時命之不猶，非名義之有歎也，故无咎。

按常說：小子厲，乃小子之厲，非小子之為厲也。小子以所處言，其厲即在有言上見。又按張子之說，甚聯可用，但與程朱不同。靈臺之說大異：鴻水鳥漸于干，似為得所安而取象為未得所安，可疑。愚意以漸干為近人而有害，故欲用張子之說，而更以意通之：謂鴻漸于干，故小子得以為厲。然小子究不能言鴻，但有言耳，終无咎也，存以俟質。

謝周公繫初爻曰：初六在下，上无應援，是新進之士，置身卑下，未

得所安而又上无援引之人，失所憑藉，為鴻漸于干之象。如此不免於厲矣。故占者得之，則為小子之厲，而有言語之傷，然乃時命使然，非已所致，可无咎也。

白：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彖引雖有言語之傷，然乃時也，位也，命之不偶而无應者也，非已有致之也。故於義為无咎。有言无咎，只是謂雖厲无咎也，不必專指小子。凡才弱而地卑者，皆其類也。故今庶民見官長，雖老耄亦自稱小的。

存疑：小象去有言，只曰小子之厲，可見有言即是小子厲，不是別意。

易經詳說

卷三十

漸卦

十 寄願堂

无援使然，非已之不善，有以致之，以義援之，為无咎也。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孔疏：磐，山石之安者也。衎衎，樂也。六二進而得位，居中而應得可安之地，故曰鴻漸于磐，既得可安之地，所以飲食衎衎，樂而獲吉福也。

程傳：二居中得正，上應於五，進之安裕者也。但居漸，故進不速。磐石之安平者，江河之濱，廣有象進之安。自干之磐，又漸進也。二與九五之君，以中正之道相應，其進之安固平易莫加焉。故其飲食和樂衎衎然，吉可知也。

本義：磐，大石也。漸遠於水，進於磐而益安矣。衎衎和樂意。六二象順中正，進以其漸，而上有九五之應，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則吉也。

申溪張氏曰凡禽鳥之食也。飽而啄。仰而四顧。一或驚心。則飛而去。不鳥漸而進。由于干而處。餐之上。高而不危。飲食衍衍。何其吉也。二與五為止。應進居大臣之位。猶鴻漸于陸也。安然飲食。有衍衍和樂之意。其吉可知。

至東胡氏曰。民為石。故有磐象。互坎有飲食象。鴻食則呼泉。飲食衍衍和鳴。二柔順而有應之象。初始進於下。未得所安。一則自下進于上。未安者安矣。初之小子。有言危而傷也。二飲食衍衍安且樂矣。時使之然也。初則無應。在一則柔順中正而上。有九五之應也。

彖引六二柔順中正。進以其漸。而上有九五之應。言一有是德。進居於位。而道明主。其象正如鴻之漸于陸。而飲食衍衍矣。鴻漸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一

漸卦

十一 寄願堂

于磐象進于陸。飲食衍衍。象享其祿于磐衍衍。皆安意也。飲食衍衍。言其飲食之自適也。此句承上句鴻漸。言非謂六二飲食也。下下文不素飽。方就人說。不可混看。

調周公繫二爻曰。六二柔順中正。有其德矣。上應力五。有其遇矣。以是居位。則德足稱其位。而處之不危。爻祿則功足酬其祿。而享之无愧。為鴻漸于陸。飲食衍衍之象。占者如是。則得君行道。功施爛然。而吉也。

彖曰。飲食衍衍。不素飽也。

程孔雖以素為故。甚无味。

程傳又辭以其進之安平。故取飲食和樂為言。夫子恐後人之未喻。又釋之云。中正君子。遇中正之主。漸進于上。將行其道。勉及天

下所謂飲食衍衍。謂其得志和樂。不謂空飽飲食而已。素。空也。本義素飽。如詩言素餐。得之以道。則不為徒飽。而處之安矣。臨川吳氏曰。得可進而進。非徒飽於飲食。以自養而已。

誠齋楊氏曰。鴻自干而至於磐石之上。則安而高矣。此六二漸進而居大臣之位也。食君之祿。又豈素食云乎。亦欲置國家於磐石之安。納人民於和衍之樂而已。

彖引不素飽也。非但解飲食之義。乃是解出衍衍之意。故曰得之以道。則不為徒飽。而處之安矣。

衍衍不素飽。解飲食衍衍得之以道。解不素飽。

後本義補出得之以道。其有本領。不然。只是居安享樂。何足貴乎。調孔子釋一象曰。六二飲食衍衍者。由其有德而得君祿之所及。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一

漸卦

三 寄願堂

莫非分之所當得。而不為徒飽。是以飲食衍衍和樂。而无不安也。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王註陸。高之頂也。進而之陸。與四相得。不能復反者也。夫征不復。樂於邪配。則婦亦不能執貞矣。非夫而孕。故不育也。三本艮體而乘乎羣剛。與四相得。遂乃下以主使。婦孕不育。見利忘義。貪進忘退。凶之道也。異體合好。順而相保。物莫能間。故利禦寇也。

程傳平高曰。陸。平原也。三在下卦之上。進至於陸也。陽上進者也。居漸之時。志將漸進。而上无應援。當守正以俟時。安處平地。則得漸之道。若或不能自守。欲有所索。志有所就。則失漸之道。四陰在上。而密比陽所說也。二陽在下。而相親陰所從也。二爻相比。而安

應相比則相親而易合。无應則无適而相求。故謂之戒。夫陽也。夫謂三三若不守正而與四合。是知征而不知復。征行也。復反也。不復謂不反顧義理。婦謂四。若以不正而合。則雖孕而不育。蓋非其道也。如是則凶也。三之所利在於禦寇。非理而至者寇也。守正以閑邪。所謂禦寇也。不能禦寇。則自失而凶矣。

朱子曰。潛九三爻雖不好。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却利禦寇。今術家擇日利婚姻。底曰不宜用兵。利相親。底曰不宜婚姻。正是此意。蓋用兵則要相殺相勝。婚姻則要和合。故用有不同也。

易經詳說

卷三

漸卦

三 寄願堂

甲寅張氏曰。二處長體之上。猶鴻自于于。而進至於高平之陸也。

鄭氏剛中曰。三上無應而親四。四下无應而奔三。務進而妄動。故征則不可。還四矢守而私交。故孕則不敢育。

雷氏胡氏曰。夫征不復者。三悅四之陰。往不以事也。婦孕不育者。四從三之陽。合不以正也。其凶也宜矣。爻因彖言女歸之吉。故又以此發明為夫婦之所以凶者。以為戒也。然以九三之剛。而比六四之柔。則為夫婦不正之象。九三能以其剛而過六四之柔。則又自有禦寇之象也。或曰。厲羣不亂。止則相保。亦有禦寇象。行疑陸是平原之地。非鴻之所處也。九三過剛。則性質剛忿。不中則行事乖方。无應是莫有救正之者。故徑趨其門。而陷身於非。

如鴻漸於陸也。過剛不中而无應。在男女皆不利。占者如丈夫征行。則足以發其端而已。故不得復歸其鄉土。婦人懷孕。則陽道偏勝。陰道不足。必不能生育。皆凶道也。過剛之人。他無所用。惟用之禦寇。則足以防患而禦寇。故利。

初六夫征。二句只是說他過剛不中而无應所致。作占之象。看勿實說凶字。亦不必另講。

按程傳。夫婦以三四為說。諸家多同。而本義不言。似不主此說。本義以過剛解禦寇。此處甚合。但與順相保費解。征字去疑。作征伐字看。愚謂鴻宜水草。居陸則有傷之者。雄雌皆不利。故有不復不育之象。鴻當慎以防之。故利禦寇。備一說。諸說各有是非。今參取為之解。夫征。三求四也不復。不還也不還。則

易經詳說

卷三

漸卦

古 寄願堂

與初二羣類相離也。婦謂四也。四從三不以正。雖孕不育。失其配合之道也。三合四而凶。不如以四為寇而禦之。禦西而與初二和順以相保聚也。此與本義不合。姑備之。

譚周公繫三爻曰。九三過剛不中。无應于上。是剛復自用而人莫之與。以是而進。豈得所安。猶鴻之漸於陸。然占者如是。則驕亢取禍。寧助招尤。援之於夫。則為從征而不能復還。援之於婦。則為懷孕而不能生育。凶莫甚焉。蓋此過剛之資。无適而利。惟用之禦寇。則剛猛之氣。可以成克敵之功。乃為利耳。其不富於漸進。可知矣。

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我離類也。離羣醜只是離羣類。程傳離其羣類為可醜也。醜字却

似多用孔疏言三與初二雖有陰陽之殊同本長卦故謂羣陽其說有理蓋三征行而不復還是離初二之同類也

蓋引羣類皆歸而已獨不歸永離羣類也明其無生理矣

既婦自屬陰三為陽如何曰婦蒙引以過剛无應為說无應曰說得无婦說不得婦不育舊說以四為婦尚有所指可用

存疑陰陽和然後能生育過剛无應則陽道偏勝陰道不足是失

生育之道然在婦乃何以為陽道偏勝亦甚難說利用禦寇程傳以為禦寇恐寇字不得即作惡字看順相保朱子謂須是上

下同心協力相保聚方足以禦寇此訓字義甚明但未說出何以同心協力照上文過剛看豈剛者便能同心協力乎亦恐未妥蒙

引謂剛乃所以為順只是附會本義存疑改順為慎又不可從精

易經詳說

卷三

漸卦

主奇願堂

以利禦寇是示以當如此非許其能如此上文言進而有凶因示以但可禦寇自守而勿輕進則象傳之順相保於文義尤得矣存以再考或謂因三之剛而人順之以相保亦是曲為之解依註疏是謂三四相得雖不以正而異體合好可以禦寇與傳義俱不同

譚子釋三象曰九三象為夫征不復者以其剛復无與離乎羣

類猶徒者之不返永與眾離也婦孕不育者以其過剛失漸進

之道妄行取困不能善後猶婦之失生育之道也利用禦寇者

蓋禦寇以剛則眾皆順其剛猛以相保獲慶為利也若用於漸

進豈云利哉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虞王註云鳥而之木得其宜也似未諳鴻性

程傳漸漸之時四以陰柔進據剛陽之上剛陽而上進豈能安處

陰柔之下故四之處非安地如鴻之進于木也木漸高矣而有不

安之象鴻趾連不能握枝故不木棲橫平之柯惟平柯之上乃

能安處謂四之處本危或能自得安寧之道則无咎也如鴻之於

木本不安或得平柯而處則安也四居正而異順宜无咎者也必

以得失言者因得失以明其義也

本義鴻不木棲橫平柯也或得平柯則可以安矣六四乘剛而順

巽故其象如此占者如之則无咎也

雲夢胡氏曰巽為木而處艮山之上九三之前三以陽畫衛于下

易經詳說

卷三

漸卦

主奇願堂

安也然陰居陰得正如於木之中或得平柯而處之則亦安矣故无咎

蒙引六四乘九三之剛在人事為以善弱之資而遇艱險之人或

遇艱險之地或遇艱險之事也如此則不得所安矣鴻漸于木之

象也然眾順而巽體是雖所遇不善而能巽順以處之終无可虞

又為鴻之得木中之櫓而備安者也故无咎謂之或得者頗有此

而庶幾可望之詞也

按或得其櫓是設言於不安中求安鴻無棲木之理

譚周公案四爻曰四以陰柔而乘九三之剛是以陰弱之質所遇

艱險不得所安幸其善處終无所害而可得安也是為鴻漸于

木而或得其木中之櫓因以稍安之象占者如此始雖不安而

得安可无咎也。

曰或得其補順以異也。

據孔疏謂四乘三四異而三順分說不是。當結就四說。

習者補者平安之處。安之道。惟順與異。若其義順正。其處卑異。

何處而不安。如四則順正而異乃得補也。

與。余南湖云。順以質性言。從本爻來。異以卦德言。從上體來。當

並重以作而。

謂孔子釋四象曰。以柔乘剛。似不免于愆矣。或得其補。而可以稍

安者。以其順而且異也。順則无咎。異則善人。此其所以得安也。

九五鴻漸于陸。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三由進得中位而隔乎三四。不得與其應。合故婦三歲不孕也。各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一

漸卦

主賓類

履正而居中。三四不能久塞其途者也。不遇三。必得所願。安

得傳陸高阜也。鴻之所止最高處也。象君之位。雖得尊位。然漸之

時其道之行。固亦非遽與。一為正應。而中正之德同。乃隔於三四

三比二。四比五。皆隔其交者也。未能即合。故三歲不孕。然中正之

道有必亨之理。不正豈能傷害之。故終莫之能勝。但其合有漸耳。

終得其吉也。以不正而敬中正。一暗之為耳。久其能勝乎。

本義。陸高阜也。九五居尊。六二正應在下。而為三四所隔。終不

能奪其正也。故其象如此。而占者如是。則吉也。

可。漢氏曰。鴻漸于陸。陸為高阜。下視于陸。則于陸為最高

此人。君處九五位之象也。況五與二為正應。則二乃五之婦。一

進以隔于五也。雖三伏塞之。四欲開之。歷三歲而不孕。然二五以

中正之道相應。必得遂其室家之願。彼不中正者。終莫能奪而

之。宜其吉也。卦以異為女。艮為男。而爻以五為夫。二為婦者。蓋

以二五陰陽相應而言。取義不同。此其所以為變易也。

漢氏曰。三與五皆言婦。五以二為婦。正也。三以四為婦。非正

也。三四相比。而為夫婦。雖孕而不敢育。女歸之不以漸者也。故

曰。二五相應。而為夫婦。雖不孕。而三四莫能勝。女歸之以其漸

者。故吉。則公於二五二爻言婦之吉凶。而卦辭所謂女歸吉者。

中正之道相應。必得遂其室家之願。彼不中正者。終莫能奪而

之。宜其吉也。卦以異為女。艮為男。而爻以五為夫。二為婦者。蓋

以二五陰陽相應而言。取義不同。此其所以為變易也。

漢氏曰。三與五皆言婦。五以二為婦。正也。三以四為婦。非正

也。三四相比。而為夫婦。雖孕而不敢育。女歸之不以漸者也。故

曰。二五相應。而為夫婦。雖不孕。而三四莫能勝。女歸之以其漸

者。故吉。則公於二五二爻言婦之吉凶。而卦辭所謂女歸吉者。

愈明矣。

三與二之婦也。婦三歲不孕。只是設象言。五不得二為用。以其

隔於三四故也。九五居尊。鴻漸于陸也。六二正應在下。而為三

四所隔。婦三歲不孕也。然二五正應。三四終不能奪其正也。故終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一

漸卦

六 寄願

莫之勝。而共占吉。

按此為孤鴻高舉之象。終與羣合。為吉占也。終莫之勝。諸意不

聯。須藉補有間隔。而不孕。問者終不能奪方明。

諸問公繫五爻曰。五居尊以信。六下猶鴻之漸于陸也。然君待臣

以弘化。猶夫待婦以生育。一與之相應。是其婦也。乃為三四所

隔。而不得合。至於三歲不孕。然邪不勝正。終必得合。三四終莫

之能勝也。其象如此。占者得之。始開聯合。可以獲吉也。

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孔疏所願在於與二台。既名履中正。无能勝之。故終必得其所

願也。

按傳君臣以中正相交。其道當行。雖有間其間者。終豈能勝。終必

得其所願也。

按傳君臣以中正相交。其道當行。雖有間其間者。終豈能勝。終必

得其所願也。

按傳君臣以中正相交。其道當行。雖有間其間者。終豈能勝。終必

得其所願也。

按傳君臣以中正相交。其道當行。雖有間其間者。終豈能勝。終必

得其所願也。

必得其所。乃漸之吉也。

臨川吳氏曰。中正相應。乃三五所願。其合雖遲。終得其願也。

王健願是九五的願。就得上看。

論孔子釋五象曰。五之與二合。本其素願。乃隔於三四。而不得該。

耳。終莫之勝。則得所願。上下交而治。功成矣。所以爲吉也。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

陸王註。謂其羽可用爲物之儀。表程傳。謂爲儀法。是用舊說。而本。

義。則以爲儀飾。取其有用。而不但空爲儀表也。

程傳安定胡公以陸爲遠。遠雲路也。謂虛空之中。爾雅九達謂之。

遠。達。通達。尤出於之義也。上九存至高之位。又益上進。是出平位。

之外。在他時則爲過矣。於漸之時。居巽之極。必有其序。如鴻之離。

易經詳說

卷三

漸卦

九寄願堂

所止而飛于雲空。在人則超越乎常事之外者也。進至於是不。

失其漸。賢達之高致也。故可用爲儀法。而吉也。羽鴻之所用進也。

以其進之用。况上九進之道也。

本義胡氏程氏皆云。陸當作遠。謂雲路也。今以爾雅之頁是。儀。

旌旗之儀也。上九至高。出乎人位之外。而其羽毛可用以爲儀。

儀位雖極高。而不爲无用之象。故其占爲如是則吉也。

鄭氏剛中。巨鳥皆有用。而各有所取。惟取其綠。鶴取其白。鴻取其。

知時。取其羽以爲儀。則君子進退去就之義。亦孰得而亂之。可。

觀以爲法矣。

雲峯胡氏曰。鴻進以漸。而不失其時。切以羣而不失其序。所謂進。

退可法者也。而獨於上爻言之者。要其終而不可亂也。大抵无位。

者。多无用上九。漸賢達之高致。其用可以爲法。雖高而无位。然不。

爲无用也。故其象占如此。

爾雅本義云。其羽毛可用以爲儀飾。目上九言无可指實說出。姑。

用爻辭羽毛字耳。在人則爲雖具實德。不爲世用人。不得蒙其實。

德之惠。然其清風高節。猶足以廉頑而起懦。爲世標表也。是儀。

仗儀術之儀。此儀指羽。以其羽爲羽旌旌之飾也。此爻之辭。

大意謂上九雖不爲世用。而不爲无用。

爾雅本義云。其羽毛可用以爲儀飾。目上九言无可指實說出。姑。

用爻辭羽毛字耳。在人則爲雖具實德。不爲世用人。不得蒙其實。

德之惠。然其清風高節。猶足以廉頑而起懦。爲世標表也。是儀。

仗儀術之儀。此儀指羽。以其羽爲羽旌旌之飾也。此爻之辭。

易經詳說

卷三

漸卦

九寄願堂

貴之心爲鴻漸于陸之象。由是風節之高。足以振頑懦之氣身。

雖不用。而其道不爲无用也。又有鴻羽可用爲儀之象。占者如。

是節著一時。風垂後世。何吉如之。

象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

阮疏進處高潔。不累於位。无物可以亂其志也。

釋傳君子之進。自下而上。由微而著。跬步造次。莫不有序。不。

序。則无所不得其吉。故九雖窮高。而不失其吉。可用爲儀法者。以。

其有序而不可亂也。

阮疏傳作其進有序。而不可亂。不如以志說。

本義漸進愈高。而不爲无用。其志卓然。豈可得而亂哉。

象曰。其志若或可亂。安能用爲儀法。如夷齊如王。如箕。磨。

是甚等樣剛腸甚等樣脚根。

存疑嘉上九之志也。其志何志高尚之志也。

去疑亂是或亂不可者有斷斷如是意。此推儀吉原故。又鴻行有不亂意。

雲峯胡氏曰。本義獨釋二與五兩爻象傳。蓋以二居有用之位。有蓋于人之國家而非素樸者。上在无位之地亦足爲人之儀表。而非无庸者。二志不在溫飽上志卓然不可亂。士大夫之出處於此常有取焉。

按鴻羽整齊不亂在人事則志高潔不可亂。依程傳進有序看鴻之飛有序亦有不亂意。

譚孔子釋上象曰上九其羽可用爲儀而吉者以其卓然獨立而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一

漸卦

三 寄願堂

功名富貴不足以亂其志故其清風高節足以儀表於天下後世也。

晉建安邱氏曰六爻皆以鴻爲象。鴻水鳥也。初言于進之始也。

二言于磐則進于干矣。三言于陸則又進于磐矣。至四于木五于

陸則鴻之漸愈高而无可進之地故以鴻飛爲象。言進者以其在

天位之外也。然漸卦以女歸爲義故中四爻有夫婦之象。五與二

應夫婦之正配也。故以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爲象。三與四比夫

婦之邪匹也。故以婦孕不育失其道也爲象。蓋夫婦之交亦當以

漸大苟患正配之難合而樂邪匹之易從則亦失漸之義矣。

明訓君子之道貴以漸。尤貴以正。彖傳言漸進又推于動不窮。進

正止邦又推于剛得中无非廣漸與正之義也。大象言居德善俗

亦得之漸與正也。六爻初漸于干始進未遂。二進于磐已進而得

安。三漸于陸剛中无應不得人之助。四漸于木以柔乘剛幸免人

之侵。五漸于陸居尊而得轉于臣上漸于達高尚而垂法于世漸之義可識矣。

按三陽三陰之卦取漸進而至于高。當以上爻爲卦主。止巽二句釋卦名恐是錯簡可移進也。下象言女歸利貞傳言有功正邦則不止爲女貞言矣。象舉居德善俗以明漸義乃修己治人之方也。六爻皆以鴻言而所漸有其序。初干乃地之下者。柔在下无應故不安。一磐漸高安之象也。柔中有應故安。三過剛不安言陸其以地之陽亢者歟。四柔正在上能於不安中求安言木

其以巽木取義歟。五柔中有應去間而後安言陵其地之最高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一

漸卦

三 寄願堂

者。上言雲路極形其高。不僅得安而乃爲人所瞻仰漸至此極矣。漸有二意。以漸而進漸也。漸至於高亦漸也。凡事皆然。

學問尤要欲漸進則不可躐等求速欲至於高則不可半途而

止。爻象難解。朱子欲逐項分看但恐似割裂无味。仍以鴻鴈合各有取義爲是。夜中不寐思三爻之解不愜於懷。更爲一

說以求聯貫。附記之。鴻漸於陸乃高亢之地。无水草可依。易至

驚飛離羣在人則過剛不中易於躁動者也。鴻驚飛則離羣失

耦猶人之躁動夫婦失耦也。鴻不必驚飛而警備自防猶人之

安靜自守也。此爻只是宜靜不宜進之意。夫征二句只是一象

因夫言婦婦不必有所指征征往也不必訓征伐夫有所往而不

遇則婦不孕育不孕育只恐五爻不孕看不必謂私孕不生育

知夫不遠婦不卒之有凶。則只以安靜自守。如御寇之嚴爲利也。寇亦不必有所指。象傳上下相承說。夫征則離羣。離羣類。則拋妻可知。失配合之道。而婦不孕育矣。能安靜自守。與其羣類。以相保。无不利也。此說與過剛不中之說相合。而夫婦皆虛還。亦可與朱子之說相發明。不知可爲定解否。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一

漸卦

歸妹卦

歸妹三說

歸妹。歸妹序卦。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爻之以歸妹。遂則必有。所至。故漸有歸義。歸妹所以繼漸也。歸妹者。女之歸也。妹。少女之稱。爲卦震上兌下。以少女從長男也。男動而女說。又以說而動。皆男說女。女從男之義。卦有男女配合之義者四。咸。恒。漸。歸妹也。咸。男女之相感也。男下女。二氣感應止而說。男女之情相感之象。恒。常也。男上女下。巽順而剛。陰陽皆相應。是男女居室夫婦唱隨之常道。漸。女歸之得其止也。男下女而各得正位。止靜而巽順。其進有漸。男女配合得其道也。歸妹。女之嫁歸也。男上女下。女從男也。而有說少之義。以說而動。動以說。則不得其正矣。故位皆不當。初與上雖當陰陽之位。而陽在下。陰在上。亦不當位也。與漸正相對。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一

歸妹卦

歸妹卦

咸。恒。夫婦之道。漸。歸妹。女歸之義。咸與歸妹。男女之情也。咸止而說。歸妹動於說。皆以說也。恒與漸。夫婦之義也。恒巽而動。漸止而巽。皆以巽順也。男女之道。夫婦之義。備於是矣。歸妹爲卦。澤上有雷。雷震而澤動。從之象也。物之隨動。莫如水。男動於上。而女從之。嫁歸從男之象。震長男。兌少女。少女從長男。以說而動。動而相說也。人之所說者。少女。故云妹。爲女歸之象。又有長男說少女之義。故爲歸妹也。

歸妹。征凶。无攸利。

征。征以說而動。動而不當。故凶。不當。位不當也。征凶。動則凶也。如卦之義。不獨女歸。无所往而利也。本義。婦人謂嫁曰歸。妹。少女也。兌以少女而從震之長男。而其情。

不得正三五又皆以柔柔剛故其占征凶而无所利也

正如是而有行非禮法之所容也故征凶夫婦之相與順則利而六爻之才柔上剛下非所謂順如是而有為非至家之宜也故无攸利

歸妹胡氏曰既曰征凶又无攸利何也以說而動非情之正感情肆欲何所不至故六十四卦中其不吉未有若是之甚者聖人著之以為世戒也

歸妹胡氏曰既曰征凶又无攸利何也以說而動非情之正感情肆欲何所不至故六十四卦中其不吉未有若是之甚者聖人著之以為世戒也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一

歸妹卦

歸妹卦

妹字則是指年少女子蓋以對長男言也

歸妹兌以少女而從震之長男則不擇其偶而妄與是不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自歸固歸妹也其情又為以說而動則不由禮義之正而惟情所向是亦不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亦歸妹也故其卦為歸妹以理言之其歸在妹因為未善以卦言之自二至五位皆不正三五二爻又皆以柔柔剛亦為未善故其占征凶而无攸利

會歸士守道猶女守身女必六禮行而後歸士必君聘殷而後出歸妹是枉已求庸者以是進身始則敗名終則不能正人矣易說取女吉吉在男也以取歸男歸妹征凶凶在女也以歸屬女去征征凶一句分始歸既歸看婚嫁亦人生大事歸妹只就實

說不必作仕進的象看

歸妹為正言外推說不妨但作一事先後看不可以征凶歸妹无攸利作推開也又按歸妹雖不正亦不必如註疏作妄說

歸妹王繫歸妹卦象辭曰兌以少女從震之長男於卦為歸妹男女之交本皆正理不可急於求合如台不以正則其方歸也實亂禮法往必取凶其既歸也不能正家亦終无所利矣君子之仕進如不以正則其方進也得罪於名教而凶而其既進也任已者不能正人无所利也占者可以知所戒矣

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一

歸妹卦

歸妹卦

女歸於男也故云天地之大義也男在女上陰從陽動故為女歸之象天地不交則萬物何從而生女之歸男乃生生相續之道男女交而後有生意有生意而後其終不窮前者有終而後者有始相續不窮是人之終始也

朱子曰始終字伊川說未安

本義釋卦名義也歸者女之終始也

中漢張氏曰女子之嫁子道終於此母道始於此

歸妹在家人則曰天地定位此天地之大義也而男女之各正位乎內外此義即天地之大義也其下文云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此正以明歸妹之所以為天地之大義處歸妹本是不好卦此云天地之大義是就他好處說如姊本

是不好卦。傳云天地相遇剛遇中正亦是就他好處說。

按釋傳終始兼男女言。朱子謂屬女故不用釋說。

謂孔子釋家辭曰卦名歸妹。歸妹之義豈細故哉。男女配合陰陽

交感。乃天地之大義也。何者。天地不相交感。則无以化醞而萬

物不興。若男女不交。則无以生育。而人道滅。是歸妹爲女之

終實生育而爲人道之始。乃人之終始也。歸妹所係之大如此。

謂非天地之大義乎。

說以動所歸妹也。

釋傳男女相感。說而動者。少女之事。故以說而動。所歸者妹也。

未義又以卦德言之。

案引上節特因歸妹二字說其正理。至此方說出卦名義內。所不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一

歸妹卦

寄廬堂

足之意。人之男女相從。但是以悅而動。女子自嫁。便是失身。蓋

雖是兩情俱悅。兩地俱動。然以情以理。在女子一邊。尤爲醜也。分

明是女不取行媒。而自歸于人。故爲歸妹也。所歸妹也。蓋云所

以爲歸妹也。古文省字。在孔子彖傳彖傳中尤多。一說所歸在

妹。言女先動也。然云所歸在妹。則似云不在男。然則男亦有歸乎。

廣義悅以動。偏就女言。只言台之不正。

匪此亦一說。

歸妹歸妹爲天地之義。而可苟乎。乃卦德悅以動。則牽於情欲之

私。而非理義之合。固是男女皆然。而在女尤爲可鄙。所以爲歸

妹。言女之自歸於人。責在女也。

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注註以征則有不正之凶。以處則有柔剛之逆。

引疏因二三四五皆不得其正。是釋征凶之義。因六三六五乘剛。

釋无攸利之義。

釋傳所以征則凶者。以諸爻皆不當位也。所處皆不正。何動而不

利。不唯位不當也。又有乘剛之過。三五皆乘剛。

又引以卦體釋卦辭。男女之交。本皆正理。唯若此卦。則不得其

正也。

山莊氏曰。以爻位推之。二四以陽居陰。有男以不正從女之象。

三五以陰居陽。有女以不正從男之象。行皆失正。故爲征凶。上卦

以六五乘九四。下卦以六三乘九二。有夫屈於婦。婦制其夫之象。

故爲无攸利也。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一

歸妹卦

寄廬堂

匪禽徐氏曰。位不當。則柔男女內外之正。柔乘剛。則悖夫婦唱隨

之理。所以征凶。而无攸利也。

案引卦象卦德。只見卦名歸妹之義。未見歸妹之所以征凶。而无

攸利。故復以卦體之位。不當釋征凶。柔乘剛。釋无攸利也。征

凶。无攸利。俱以歸妹言。本義自明白。位不當也。言自二至五。皆不

得正。行不以正。非禮法之所容也。其凶必矣。柔乘剛也。言以柔

乘剛。剛柔易位。是爲婦制其夫。夫屈于婦。所謂牝雞之晨。惟家之

索也。何所利哉。

位不當。主行不正。言柔乘剛。主婦制夫。說皆罪在女邊。征凶

无攸利。皆卦辭。位不當。柔乘剛。皆以卦體言。

注詞曰。征凶者。以卦體自二至五位皆不當。在女子則爲行不以

正。禮法所不容。其凶必也。又曰。无攸利者。以卦體三五兩爻。柔皆乘剛。剛柔易位。是妻制其夫。夫居於婦。將何所利乎。卦體如此。卦辭所以深不為之許也。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援孔疏以永長其終。知應有不終之敝。語意不可解。而程傳既取其意。為說謂永其終。知有敝。永終謂生意嗣結。永久其傳也。知敝。謂物有敝壞。而為相續之道也。愚意不見了。然本義雷動澤隨。歸妹之象。君子觀其合之不正。知其終之有敝也。推之事物。莫不皆然。

引雷動則澤水為之搖漾。如女子可掬而動者。故為歸妹象。知字重。此句承歸妹字。而專就此一事說。故本義曰。君子觀其合

易經詳說

卷三十

歸妹卦

无寄願堂

之不正。合之不正。語意分明。推之則无不皆然。永終只是久後之意。非永其終也。此以合之不正者言。君子知此。則其合之必以正矣。如此說。方見君子體易處。

程大全邱氏張氏。皆本程說。敷衍到底。費力。今斷依象引說。永終。知敝。猶言知永終之有敝也。詩以永終譽。亦是永終二字連用。可無疑。雷動澤隨。只水動便是。邱氏水氣隨之而升。不知如何升。只淺淺說。求明不必求異。水隨雷動。有不能自制意。所以取象歸妹。

去疑。提永終二字。正是以謹始。教人處。不則敝。雖知。奚補乎。

孔子釋大象曰。澤上有雷。雷動澤隨。猶女之隨男而動。歸妹之象也。君子以男女之合。必始之以正。然後可以善終。而无永終

之敝。否則始雖合而終必離。故於合之不正。即知其永終之有敝。所以必謹之於始。而合必以正也。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釋。娣。女之歸居下而无正應。娣之象也。剛陽在婦人。為賢貞之德。而處卑順。娣之賢正者也。處說居下為順義。娣之卑下。雖賢何所能為。不過自善其身。以承助其君而已。如跛之能履。言不能及遠也。然在其分為善。故以是而行。則吉也。

援孔疏。謂娣雖非正配。不失其道。猶跛足雖不正。不廢能履。不如程傳理長。

本義初九居下而无正應。故為娣象。然陽剛在女子。為賢正之德。但為娣之賤。僅能承助其君而已。故又為跛能履之象。而其占則

易經詳說

卷三十

歸妹卦

手 斷願堂

征吉也。

隱山李氏曰。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嫡夫人及左右媵。皆以姪娣從。聖人制禮。必以姪娣充媵者。所以廣國嗣。使所自出者一同。而无他異也。

雲峯胡氏曰。卦辭征凶。初爻之辭征吉。何也。以一卦論。則以說而動。故其征也凶。即此一爻論。初以剛居剛。是女子而有賢正之德者。故征吉。然為女而在下。无應。非匹也。廢也。為媵雖賢正。僅能承助其君。不能大有所行也。故有跛能履之象。象如此。而占吉。以有德故也。

蒙引。娣與妹不同。少女曰妹。少婦曰娣。跛能履。不足以達到也。僅能承助其君而已。征吉。言雖止于承助其君。然于其分則吉。

矣。

後程傳云在其分爲善。就婦言吉也。本義作占則可推開說。嫌亦進御于君。故云承助。或曰女君也。似優。去聲。就仕進看。兩象意相因。惟婦故說也。其能履處全本德來。復吉字要看得小。

請同公繫初爻曰。女之從人。惟居上有應者爲正嫡。初九居下而元正應。則其爲歸妹也。不過以婦之賤而已。雖有賢正之德。不能大有所爲。賤者之能履而不足以遠行也。然職分之所當爲者。固已盡矣。故往而吉焉。仕進者可以推矣。象曰。歸妹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履孔道以恒爲婦。恒久之道。不如作恒久之德。然只作爲婦能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一

歸妹卦

三 窮顯

人當而以恒德爲前一層似安。

程傳歸妹之義。以說而動。非夫婦能常人之道。九乃剛陽。有賢貞之德。雖婦之微。乃能以常者也。雖在下不能有所爲。如跛者之能履。然征而吉者。以其能相承助也。能助其君。婦之吉也。

本義恒謂有常久之德。

建安邱氏曰。卦辭言歸妹征凶者。蓋歸妹以悅而動。故征則凶也。初九歸妹以娣。反言征吉者。蓋初九以常德承君。故征則吉也。

存疑四司相因。緊緊說下言初九雖歸妹以娣。然有恒久之德。是則雖能履。然其職分則已盡。是吉相承也。

復吉字不當連下。

會解凡事得其恒者吉。以早自居。終其身不敢有他念。安其分之

當者恒也。

初爻本義賢正之德。承助其君云云。則此象傳之語氣可會。就歸妹說。補仕進意於言外。若直說仕進。覺不順。

周孔子釋初象曰。女德以恒爲貴。初有歸妹之時。因爲嫌矣。然九爲陽剛。是女子之有恒德者也。其能履吉者。惟其有恒德。雖不能大有所爲。而亦可相承助於其君。如跛之能履。所以吉也。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既在歸妹之卦。歸妹可知。故畧不言也。

程傳九二陽剛而得中。女之賢貞者也。上有正應。而反陰柔之賢。動於悅者也。乃女賢而配不良。故二雖賢。不能自遂。以成其內助之功。適可以善其身。而小施之。如眇者之能視而已。言不能及遠。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一

歸妹卦

三 窮顯

也。男女之際。當以正禮。五雖不正。二自守其幽靜貞正。乃所利也。二有剛正之德。幽靜之人也。二之才如是。而言利貞者。利言宜於如是之貞。非不足而爲之戒也。

本義眇能視。承上爻而言。九二陽剛得中。女之賢也。上有正應。而反陰柔不正。乃女賢而配不良。不能大成內助之功。故爲眇能視之象。而其占則利幽人之貞也。幽人亦抱道守正而不偶者也。

國藩楊氏曰。諸爻言歸妹。二獨不言者。以二下卦之尊。即妹之身也。幽人賢德之稱。言少妹之幽貞也。幽則至靜而不可動。貞則至潔而不可渝。皆陽剛中正之德也。

厚齋馮氏曰。二以其陽明居兌體。故以眇能視爲象。剛中而位陰。故以利幽人之貞爲占。言有望於君而未偶。守正於內而未行。宜

固守其正者也。

張峯胡氏曰。初曰跛能履。此曰眇能視。承初而言也。九二陽剛得中。女之賢者也。上有正應。則非初之姊矣。在姊則不能行。非姊而亦眇能視。何也。九二剛中而上應六五。陰柔不正。是女之賢而不遇其夫。如豐之六二。文明而上應六五之柔暗。臣之賢而不遇其君者也。故豐曰。日中見斗。此曰眇能視。其見其視。由於彼而不由於此也。履亦下兌。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刺之也。此分言於初二剛之也。

引能視。承上爻而言。一則女賢而非正室。僅能承助正室而已。一則女賢爲正室矣。而其配不良。亦不能大成內助之功也。故一則爲跛能履。一則爲眇能視。其薄命不偶。亦當衛兄弟也。或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一

歸妹卦

三寄題堂

說是謂當固守其賢正之德。故象傳曰。未變常也。看來不然。觀爻下本義云。幽人亦抱道守正而不偶者也。既已能守正了。又令固守其正何邪。本旨只是言幽人得此占。則利爲其所處。與九二同故也。但九二是既嫁之賢女。而幽人是不仕之賢人。所處似乎不同。然其爲不偶則同。故聖人有取焉。蓋幽人无賢君。正猶九二无賢夫也。

按此爻本義。象占是兩截意。與程傳不同。幽人難貼歸妹。故從本義。然本義但取不偶意相連。一句亦覺隔碍。愚於配不良之說。不能無疑。以其與五爻悖也。

謂兩公繫二爻曰。九二陽剛得中。是女賢而爲正室者也。乃所遇之五。反陰柔不正。則刑家无主。而內助之功。不能以大成矣。如

跛能視。而不能以及遠也。在士君子。則爲有德之賢。遇非其君。不能大行其道。但當抱道而隱。守幽人之貞。斯爲利耳。占者如是。則利也。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孔氏曰。止者人之常也。九二失位。嫌其變常不貞也。能以履中不陷。故云未變常也。

程氏曰。其幽貞未失。夫婦常正之道也。世人以嫌狎爲常。故以貞靜爲變。而不知乃常久之道也。

建安邱氏曰。婦之從嫡。必當如跛者之履。而不足以與行。則无僭上之疑。而嫡妾之分明。妻之從夫。必當如眇者之視。而不足以有間。則无反目之嫌。而夫婦之倫正。是妾婦之常道也。釋象於初曰。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一

歸妹卦

三寄題堂

以恒於二曰。未變常。惟各安其常。此初之所以吉。二之所以利。厥象引未變常也。總是抱道守正而不改也。未變常三字。解出幽人之貞意。

援依象引。此傳不必糾纏歸妹爲是。

謂孔子釋二象曰。利幽人之貞者。蓋守正者士之常。不因遇之不同。而少變故爲幽人之貞。而无不利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程氏曰。三居下之上。本非賤者。以失德而无正應。故爲欲有歸而未得其歸。須待也。待者未有所適也。六居三。不當位。德不正也。柔而尚剛。行不順也。爲說之主。以說求歸。非禮也。上无應。无愛之者也。无所適。故須也。女子之處如是。人誰取之。不可以爲人配矣。當反

歸而求為婦。則可也。以不正而失其所也。

本義六三陰柔而不中正。又為說之主。女之不正。人莫之取者也。故為未得所適。而反歸為婦之象。或曰。須女之賤者。

須女氏曰。須待也。三本非賤者。无應宜待。而急於從人。不得為

人配。而反歸為婦。是自賤也。夫人志在祿位。而不自重。欲速好進。而甘於卑下。卒為人所賤者。何以異哉。

六三居下之上。非姊也。陰柔而不中。正又為兌說之主。无德之女也。无德之女人。无取之者。故本宜須。

而人歸以姊也。初之吉。二之利。皆以德取。六三无德。系所謂征凶。无攸利。不言可知矣。

本義未得所適。而反歸為婦。云云。是以不得適人為正配。即為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一

歸妹卦

美 寄願堂

未得所適。非以全不適人為未得所適也。

歸周公繫三爻曰。六三居下之上。在歸妹本非賤者。未得所適。宜須以待之。乃不能自待。急於從人。不得為人正配。猶歸妹以須。而反歸為婦。是自賤也。士不自重。好進而甘於卑下。為人所賤。亦猶是矣。占者當知所戒也。

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程傳未當者。其處其得其求歸之道皆不當。故无取之者。所以須也。

存疑即本義不中正意。

按程傳未當兼三意。宜以德為正說。而德是從所處看出。未當則可兼釋反歸以婦。謂所處不當。无中正之德。故以須而不能。

須。至反歸為婦也。時請皆只明宜一截。似沈程傳。

講孔子釋三象曰。歸妹以須者。以三陰柔而處位不當。无中正之德。人莫之取。故宜須以待之也。又何必急於從人。而至反歸為婦乎。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再傳九以陽居四。剛上體地之高也。陽剛在女子為正德。賢明者也。无正德。未得其歸也。過時未歸。故云愆期。女子居貴高之地。有賢明之資。人情所願娶。故其愆期。乃為有時。蓋自有待。非不售也。待得佳配。而後行也。九居四。雖不當位。而處柔。乃婦人之道。以无愆。故為愆期之義。而聖人推理。以女賢而愆期。蓋有待也。

反註以不正无應並言。而程傳以為正德賢明。蓋雖在女子亦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一

歸妹卦

美 寄願堂

取陽爻。可見陽德之貴。

本義九四以陽居上體而无正應。賢女不輕從人。而愆期以待所歸之象。正與六三相反。

雲峯胡氏曰。六三九四皆失位。无應。三以其无應也。急於從人。而反歸以婦。四雖无應。不輕從人。而愆期遲歸。何其相反如此之甚哉。三陰柔不中正。為无女德者。四剛健在女。則為賢明有德者也。士之自賤自貴如之。

象引遲歸有時。謂愆期之志如此也。以陽居上體而无正應。女之賢者也。居上體。女之貴重者也。故不自輕而寧愆期。六四終必得良偶。天下无无對之物。時過有必行之理。不至如三之為婦矣。故正與六三相反。

「節實士不遇賢者。寧使仕進之期。非既隱也。藏器以待時耳。」
後復訓過。愆期過其期也。

王廷此又只作歸妹說。然仕進意亦可言外補。

歸妹公繫四爻曰。九四陽剛有賢正之德。居上體有貴重之義。而無正應。未幾佳配。故不輕於從人。而愆其婚姻之期也。然豈終於不歸哉。蓋歸白有時。特遲遲耳。雖愆期勿恤也。士未得君。以事當守道待時。亦猶是也。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歸妹所以愆期者。由已而不由彼。賢女人所願娶。所以愆期。乃其志欲有所待。待得佳配而後行也。

存疑。明非人之不我娶。乃我之不輕從人也。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一

歸妹卦

寄願堂

歸孔子釋四象曰。九四所以愆期者。豈終於不行哉。原九四愆期

之志。蓋欲有待而行也。雖遲而不至有輕身之悔矣。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復註疏以君為帝乙。其君之袂。乃帝乙所崇飾。程傳尊貴之女不

尚飾。則其君為女君也。

程傳六五居尊位。妹之貴高者也。下應於二。為下嫁之象。王姬下

嫁。自古而然。至帝乙而後正婚姻之禮。明男女之分。雖至貴之女。

不得失家。喪之道有貴賤之志。故易中陰尊而謙降者。則曰帝乙

歸妹。泰六五是也。貴女之歸。惟謙降以從禮。乃其高之德也。不事

容飾。以說於人也。婦服者。以容飾為事者也。衣袂所以為容飾也。

六五尊貴之女。尚禮而不尚飾。故其袂不及其娣之袂。良也。良美

好也。月望陰之盈也。盈則敬陽矣。幾望未至於盈也。五之貴高。常

不至於盈。則不亢其夫。乃為吉也。女子處尊貴之道也。

按程傳以月幾望為未望。而不至於亢。本義以為女德之盛。一說

不同。

本義六五柔中居尊。下應九二尚德而不貴。故為帝女下嫁。而

服不盛之象。然女德之盛。无以加此。故又為月幾望之象。而占者

如之則吉也。

朱子曰。月幾望是說陰盛。

而初九曰。袂衣袖。君小君。堯降二女于嫫。而後世一稱湘君。

一稱夫人。嫫。例為君。而餘皆廢也。

程傳胡氏曰。婦以容飾為事。五君也。豈假容飾以悅人者。故曰其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一

歸妹卦

寄願堂

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在德而不在袂也。下二陽皆以女德

稱。六五柔中居尊。下應九二是帝之女而下嫁者也。而不盛其服

飾。德之盛。无以加於此矣。故又取月幾望之象。月幾望。在小畜中

孚以位。言陰盛而與陽亢也。在歸妹以德言。陰盛而可與陽對也。

本義於二與四皆以女之賢稱。於初則曰在女。則為賢正之德。於

五則曰女德之盛。无以加此。其言深哉。

象引六五尚德而不貴。祇在柔中正。取居尊帝女象也。月幾望

吉。吉宜家之謂也。尚德而不貴。飾如何便為女德之盛。无以加

此。蓋女子貴飾者。萬萬皆然。不貴飾。則自然貴德矣。惟貴德。故能

不尚飾也。所謂內重外輕也。君主也。古者諸侯之妻。稱小君。諸

侯之女。或稱縣主。趙未封其臣之妻。為縣君。郡君者。正祖此法也。

不歸屈萬華之尊以下交以誠不以文帝王之盛德也

對歸帝乙紂父周公蓋就近帝供取爲象若即所歸之妹就其姊言曰君耳此又直作歸妹看則月幾望當主女德之盛說

覆此以妹爲六五不重帝乙○常以歸妹爲說而下賢於言外神時講多直說下賢非經旨

謂周公繫五爻曰六五柔中居尊下應九一是帝女下嫁之象故

爲帝乙歸妹也女子尚飾人情所同乃其君之祿不如其姊之祿只是尚德而不尚飾故其祿不盛不如其服也夫以至尊之女尚德而不尚飾如此則女德之盛如月之幾望而蔑以加矣宜家正內何吉如之人君屈已下交一唯誠實而不事虛文則君德之盛无以加上下交而治化成矣何不吉乎占者當如是也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一

歸妹卦

彖 寄願堂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姊之祿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釋傳以帝乙歸妹之道言其祿不如其姊之祿良尚禮而不尚飾也五以柔中在尊尚之位以尊貴而行中道也柔順降屈尚禮而不尚飾乃中道也

本義以其有中德之貴而行故不尚飾

要引上二句釋爻辭下二句方釋之此與訟九二不克訟歸而逋也自下說上患至援一例○其位在中是其貴也貴者德也以德而行自不尚飾矣

行疑所以然者由其位在上體之中貴也以貴而行則內重而見外之輕故其君之祿不如其姊之祿良

蓋其位在中自是以五言因其位之中以見其德之中中德可貴

故本義云中德之貴○行字在歸妹只虛說謂所行也其德貴則所行異於常

謂孔子釋五象曰當貴之家莫下爲美體之偏而帝乙歸妹其君之祿反不如其姊之祿良者何也蓋五居上卦之中是其中德

自有可貴者以其可貴之德而行則視內重視外輕又何貴於歸乎人言以貴德行下賢之典其以誠不以文亦猶是矣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接註疏以承筐刲羊爲喻謂女當上有承順士當下有應命今皆无之故取象如此不作歸妹實講失之泛矣

釋傳上六女歸之終而无應女歸之无終者也婦者承先祖奉祭祀不能奉祭祀則不可以爲婦矣筐篚之實婦所供也古者房中之酒菹醢之類后夫人饗之諸侯之祭親割牲卿大夫皆然則取血以祭禮云血祭盛氣也女當承事筐篚而无實大實則无以祭謂不能奉祭祀也夫婦共承宗廟婦不能奉祭祀乃夫不能承祭祀也致到羊而无血亦无以祭也謂不可以承祀也婦不能奉祭祀則當離絕矣是大婦之无終者也何所往而利哉

本義上六以陰柔居歸妹之終而无應約婚而不終者也故其象如此而於占爲无所利也

陸山李氏曰三上二爻皆陰不能相合爲夫婦故止以士女稱之古者婦助祭必有箱篚實蘋藻之類而諸侯卿大夫躬割牲所以重宗廟之祭蓋歸承之道今三上无應承篚无實刲羊无血是失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一

歸妹卦

彖 寄願堂

時之禮不成而祭配尤主矣。

鄭氏曰：震有虛象，兌羊象上與三皆陰虛無應，故有承筐。尤實則羊无血之象，程傳以為女歸之无終，本義以為約婚而无終。蓋曰：士曰女未成爲夫婦也，先女而後士，罪在女矣，故无攸利之占與卦辭同而有不同者，卦以六來居二失夫婦之正，故无攸利。爻以三六不相應是約婚而不終，故无攸利。然其歸罪於允之陰則一也。

家引：承筐女子事也。承筐无實，則女之事无所終矣。封羊男子事也。封羊无血，則男之事无所終矣。此約婚不終之象也。先女而後男者，辭繫于上六，故地无所終，猶俗云无收殺耳。或曰：據陰柔居歸妹之終而九應何以見其曾約婚而不終？曰：世間豈有女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一

歸妹卦

聖賢堂

子至年長遲時而全无約婚者乎？但據其陰柔居於上无應則難約婚而不能終其事耳。泰義曰：夫婦之禮成而原其始，送者女歸之盛也，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者男女之宜也。今女之承筐是將而无幣帛爲之實，士之宴其新婚而封羊未見其血焉者，是男女之禮皆不備也，所以爲約婚不終之象。按此說，比程傳爲長，但所謂男女之禮皆不備一句不切，蓋正是不成婚也。成婚則女子筐中自實，而男家自封羊以待賓客矣。今日女承筐无實，是不成婚耳。士封羊无血，則是不成娶耳。故曰約婚而不終者，是承筐之承也。看來泰義之說有理，爻辭分明謂女承筐士封羊，則此二句宜就實事上說。女子若嫁，便有筐篚之饋，男子若娶，便當封羊以宴新婿及召鄉黨僚友而食之，如嫁即次喪其

筐篚之饋，雖是象然，皆就旅上取象，則此之女承筐无實，士封羊无血，亦當就婚姻上說，象明矣。

程傳在女子則承筐而无實，在士夫則封羊而无血。承筐女子之將嫁也，承筐无實，則不成嫁矣。封羊士將新婿也，封羊无血，則不成娶矣。是約婚不終之象也。占者如此，何所利哉？

按：承筐作揖，具封羊作聘，具似切，蓋宴在成婚後，故疑之。程傳以祭祀言，不如以婚禮言，以娶後離絕，不如以不成婚言。或謂祭祀是告廟之禮，亦在成婚後，有碍。

謝周公繫上爻曰：女嫁而承筐，士娶而封羊，婚禮當然也。上六以陰柔居歸妹之終而无當，則約婚而不終，故爲女子承筐无實，士之封羊无血，无以成婚禮也。士无德无應，而欲見用於時，終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一

歸妹卦

聖賢堂

必无成，亦猶是也。占者如是，何所利哉？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程傳：筐无實，是空筐也。空筐可以繫乎？言不可以奉祭祀也。女不可以承祭祀，則離絕而已，是女歸之无終者也。

重氏曰：象不及封羊无血者，卦爲歸妹設也。

存疑：女之嫁也，承筐是將而幣帛爲之實，上六无實，承虛筐也。是未成嫁也。若承實筐，則成嫁矣。曰承虛筐，見約婚不終。

金剛：无見用之實，故世莫之用。蓋抱空質而往也。

去疑：虛即是无實，不是解辭，乃鄙薄語。

謝孔子釋上象曰：上六承筐而无實，則所承者虛筐而已。虛筐足以成女子嫁乎？此所以約婚而不終也。士无德而欲通用，亦何

易經

首建安即氏曰。震長男也。兌少女也。以少女從長男。歸妹之象也。合六爻論之。五言帝乙于歸妹之上。則歸妹之主也。二與五應。居內卦之中。而不言歸妹者。則正妹之身也。初三乃妹之姊妹。皆稱婦于歸妹之下。初在二下。即婦之以吉。相承于妹者。三在二上。即婦之以賤。而躡居於貴者。二以少女之身。幽靜之節。體陰而性陽。實柔而得剛。皆常德之不可變者。其妹之賢者乎。而五以帝乙之賢。居柔履謙。而歸其妹。以德禮為光華。而不以衣服為容飾。故曰其君之被。不如其婦之袂良也。初以陽明安分為美。三以柔邪上僭為嫌。二又能不矜其才。自遜其美。何吉如之。在九四為二五正應之間。則言歸妹之德。期上陰柔處一卦之極。則泛言夫婦之无終。而不言歸妹。

卷三十一

歸妹卦

寄願堂

觀即氏以二為正妹之身。其說與本義不合。歸妹六爻皆言歸妹。與他卦取象不同。故於每爻皆先明歸妹之義。而後推其餘意。

明訓王之仕也。猶女之歸也。進必以正。而歸妹則不得其正也。家傳天地云者。論女道終始。而釋卦詞。則君子之進以正可知。已大衆未終云者。論謀始慮終。而釋其義。則君子始進可知。已六爻五為好賢之君。初則賢士之不得正位者。一則賢士之不遇明君者。三任已未合。以自賤。四珍重待聘。以自貴。上處時之窮。終身不遇。可見君子之進貴于正。始進尤當重。

按三陽三陰之卦。意重所歸之妹。當以五爻為卦主。女之至貴者。

也。象言歸妹不正。象言永終知敝。亦不正也。在六爻則有正有不正。各因爻位為言。初陽正在下。陽正則有德。在下則為婦。婦以承事女君。不能遠去。如跛能履之象也。二陽中為妹之所歸。當未歸時。宜待而不可往。如眇之能視。不能及遠。幽人之貞。亦謂不可求人也。三陰不正。歸妹之不能得。而甘為婦者。四陽无應。未有所歸。而有德不輕從人者。五柔中居尊下。應九二帝女下嫁。而德極其盛者。上陰无應。約婚不終。不成歸者。六爻各以仕進相奈。大講卦言歸妹。不專在歸妹也。二爻舊說。二為歸妹。應五為配。不與五爻帝乙歸妹相悖。借為易之觀。二不言歸妹。則二非妹。可以為據。在歸妹則陽爻看作婦德。此理甚活。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一

歸妹卦

寄願堂

易經詳說卷三十一終

易經詳說卷三十二

豐三三離卦

程傳豐序卦得其所歸者必大故爻之以豐物所歸聚必成其大故歸妹之後爻之以豐也豐盛大之義為卦震上離下震動也離明也以明而動動而能明皆致豐之道明足以照動足以亨然後能致豐大也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孔其豐卦名也及序卦皆以大訓豐也然則豐者多大之名盈足之義則多德大故謂之為豐德大則無所不容財多則無所不濟無所不備謂之為亨故曰豐亨王假之者假至也豐亨之道王之所尚非有王者之德不能至之故曰王假之也

易經詳說

卷三十二

豐卦

寄願堂

按孔疏謂用夫豐亨無憂之德然後可以君臨萬國循照四方如

日中之時然後字口氣不是依傍義勿字與宜字相呼應

程傳豐為盛大其義自亨極天下之光大者能至之假至也天位之尊四海之富羣生之衆王道之大極豐之道其唯王者乎豐之時人民之繁庶事物之殷盛治之豈易周為可憂慮宜如日中之盛明廣照無所不及然後無憂也

本義豐大也以明而動盛大之勢也故其占亨通焉然王者至此盛極當衰則又有憂道焉聖人以爲徒憂无益但能守常不至於過盛則可矣故戒以勿憂宜日中也

朱子曰須是王假之了方且勿憂宜日中若未到這箇田地更憂其底王亦未可憂

漢上朱氏曰豐大之時所宜憂者不在乎日之未中而在乎日之既中也明動不已未有能保其大者也保此道者其唯中乎

重溪王氏曰六五以柔居尊位而厲震體有震動憂驚之象聖人則戒之以勿憂離明在下又勉之以宜日中

錢湖胡氏曰豐下離上震正日未出東之天其光亨之勢未已何憂之有豈非以柔中之主履豐亨之會故不能無憂重煩聖人致戒致勉耳然不勉以日進但勉以日中毋亦康節怕處其盛之意

雲峯胡氏曰卦辭稱王者三溪萃曰王假有廟豐曰王假之假至也唯王者為能至此豐之大有亨道焉大則必通也亦有憂道焉大則可憂也不必過於憂如日之中斯可矣泰晉夫家人升皆曰

易經詳說

卷三十二

豐卦

寄願堂

勿恤此曰勿憂皆當極盛之時常人所不憂而聖人所深憂其辭曰勿恤切之辭非謂無憂也於此有道焉可不必憂也

家引泰義曰諸卦言亨者或雖未亨而將有亨之時豐之言亨者豐即亨之時矣與既濟之亨同言王者至此固可憂然亦不必憂但能守常不至過盛常如日之中焉則可以保其豐矣何以憂為蓋自不至於有憂也宜日中者守中之謂也

存是當豐盛之時以禮樂刑政則四達不悖矣以教化則大行矣以凡有所為則無不如志矣有亨道也天道日中則景宜日中者常中而不昃也世道盛極則當衰人君守常而不至於過盛如日之常中也日無常中之理聖人特借此以言治道兩就義業衆如履虎尾如蹈春冰則淫於逸樂游田皆守常之道也本義守

常之常是世無常治亦無常亂之常言守得常如今日也

王虛王假之三字最重見這處去危亡只一間耳勿憂不是不憂但不徒憂耳正是教以憂慮宜日中且虛虛說個宜字莫侵下照天下意

孫王假之似只是轉語起下即後面尚大亦非然語若云惟王者乃能至之便截斷語氣矣

說文王假豐卦象辭曰豐盛之時治化因達其占有亨道焉王者至此固可素也盛極當衰九可憂也必勿空抱此憂宜持盛戒沛亮不敢過常如日之中天而不至於昃焉斯可以保其豐矣家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

孔說豐大也者釋卦名正是宏大之義也動而不明未能光大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一

豐卦

三 寄願堂

自明以動乃能致豐故曰明以動故豐也

據此似重在明

釋傳豐者盛大之義離明而震動明動相資而成豐大也

本義以卦德釋卦名義

朱子曰明以動故豐以明心應事物非明則動无所之非動則明无所用

我明動一字時請多重明字看來並重為是明動皆卦德

查解大也在治功上講一說民物便涉大有矣

諸孔子釋家辭曰卦名豐者治功盛大之時也然何以致此哉卦德離明有見大之識震動有圖大之才明以動治功所由盛大也故豐

三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

亦義釋卦辭

王註王之所尚故至之也解假之句

王傳王者有四海之廣兆民之衆極天下之大也故豐大之道唯王者能致之所有既大其保之治之之道亦當大也故王者之所尚至大也

朱子曰只是王者至此一箇極大底時節所尚者皆大事

按註說以推原傳義皆說假之時尚大

家引王者際此豐亨之日撫此盈成之運以民則普天率土之廣生聚日繁也以物則九州四海土賦之入充斥王府也故凡所以供耳目之需者率大其規模所以饗朝野之觀者率大其鋪張文

易經詳說

卷三十二

豐卦

四 寄願堂

物則益以輝煌而下視曩時之文物矣制度則益以宏麗而狹小

向日之制度矣蓋其居得為之位據得為之勢而又當此得為之時比百如意所謂不期倭而自倭者故曰尚大也尚大正所謂王

假之也尚大是所以有憂道也尚大也非是王者要尚大王者至此特則志欲日廣其勢自是尚大耳如漢武窮席文景富庶之

後狹小漢家制度旋致海內之虛耗矣

存疑此未是也不好意思大抵創業之初紀綱法度未立王道未成

民物未康阜力日夜圖維皇皇汲汲思濟無業惟恐不足無暇及

盛大之事及到豐盛之時紀綱法度已立王道已成民物康阜然

後及於盛大之事如漢至武帝時更制度易服色改正朔脩經籍

崇尚術有上慕下樂之意長駕遠馭之志是所尚皆大事也

聖哲所有既廣。所治既衆。當憂其不能周。及宜如日中之盛。明普照天下。无所不至。則可勿憂矣。如是然後能保其豐大。保有豐大。豈小才小知之所能也。

蒙引宜照天下。自王者言。只如所謂照四國之意。蓋曰。雖其中。力能偏照天下。若過盛。則如日之昃。而天下之物有趨於所照之外矣。曰。宜照天下。所以申宜日中之意也。宜照天下。言此心常在天下。不敢自有其盛也。玩卦辭。宜日中。宜字。是就人事說。則此所謂宜照天下。亦當主人事說矣。而語錄乃謂易如此。看不得。只是如日之中。則自然照天下。不可將作道理說。此意愚所未曉。意或者傳錄之誤乎。

易經詳說

卷三十二

豐卦

五 寄願望

四旁亦猶人君維持國家。當如盛大之日。則神明在上。紀綱振舉。天下皆在其照臨之內。而固有道於法度之外。一或過盛。則志氣昏怠。法度廢弛。天下之事。有遺於明照之外者多矣。蒙曰。勿憂宜日中。謂王者宜維持國家。當如盛大之日。以通照乎天下也。

臣歸尚崇尚也。大侈大也。尚大便是驕倨在上。不肯下照天下。的照天下。正小心惕惕。不敢自大處。舉四海利病生民休戚。无不畢照於中矣。

認的大是從王假之與勿憂宜日中。中間看出作反語。以起下非王假之一定要尚大也。通節一氣貫下。

蒙謂曰。王假之言。王者至此。操可爲之者。處得爲之勢。長得遠。致扶外。前人易有崇尚倨大之心也。勿憂宜日中者。王者一有倨

大之心。則道於所照者多矣。此最可憂。然不可徒憂。宜不自有其盛。慮周一世。如日之中。以普照天下也。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聖人以此孔子曰。豐設戒。以上言王者以豐大之德。照臨天下。同於日中。然盛必有衰。自然常理。日中至盛。過中則昃。月滿則盈。過盈則食。天之寒暑。往來地之陵谷。遷貿盈則與時消息。虛則與時而消。天地日月尚不能久。況於人與鬼神。而能長保其盈盛乎。勉令及時修德。仍戒居存慮亡也。此辭先陳天地後言人鬼神者。欲以輕重重。亦先尊後卑也。而日月先天地者。承上宜日中之文。遂言其長食。因舉日月以對之。然後並陳天地。作文之體也。

易經詳說

卷三十二

豐卦

六 寄願望

月既盈滿。則有虧缺。天地之盈虛。尚與時消息。况人與鬼神乎。盈虛謂盛衰。消息謂進退。天地之運。亦隨時進退也。鬼神謂造化之迹。於萬物盛衰可見其消息也。於豐盛之時。而爲此戒。欲其守中。不至過盛。虛豐之道。豈易也哉。

本義此又發明卦辭外意。言不可過中也。

朱子曰。大地是舉其大體而言。鬼神是舉其中運動變化者。通上徹下而言。如雨風露雷草木之類皆是。豐卦象許多言語。其實只在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數語上。這盛得極。常須謹保守。得日中時候。方得。不然便是僥倖傾壞了。又曰。這處去危亡。只是一間耳。須是兢兢如捧盤水。須是謙抑。則危方可保。得又曰。這便是康節所謂醉醒離披時候。如何不憂危。謹畏當政。

問有以奢侈為言者。小人謂云。當豐亨豫大之時。須是恁地修養。方得。所以一向放肆。如何得不亂。物事到盛時。必衰。雖鬼神有不能違也。問鬼神者造化之迹。然天地盈虛。即是造化之迹矣。而復言鬼神何邪。曰。天地舉全體而言。鬼神指其功用之迹。似有人所為者。

西溪李氏曰。盈弊大壞之形。當出於豐亨豫大之後。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此理也。雖天地如之。人與鬼神安得而違也。卦言宜日中。故贊發此意。而為玩治者之戒。

蒙引上言日中。言當知日之中而不過。此言日中則昃。據日中之理。數而言。其既中則未有不昃者也。蓋日以中為盛。月以盈為盛。盛極而衰。理必然也。故曰則昃。月則食。非惟日月。天地之盈虛。亦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一

豐卦

七 寄題堂

隨時而消息。天地亦不能常盈而不虛也。天地且然而況於人與鬼神。其能常盛而不衰乎。鬼神是天地之變化運動者。如風雲雷雨露。凡陽勝陰。吸之類。皆是。要說得與天地日月不相犯。所以宜日中而不至過盛者。正以盛極則衰。日中則昃也。故為發明卦辭外意。而同歸於言不可過中也。兩箇日中不同。一言當如日之中而不過。蓋帶宜字看。自是一樣也。一言日中既中矣。未有不昃者。是以日之中為盛之極耳。分明強同不得。彖於宜日中。是言當不至過盛。彖傳日中則昃一段。是言其所以當不至過盛處。蓋以日中為盛。日中則昃。為盛極則衰也。兩箇日中不同。惟彖辭先之。曰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然後曰日中則昃。便見得二義分明。不似彖辭矣。設使不用宜照天下字。出人或以日中為不好。

而不曉其義矣。方其時之息也。則天地變化。草木蕃。則天地盈矣。及其時之消也。萬類歸根。羣動俱寂。而天地虛矣。時之所在。天地不能違也。時者氣數也。此以所言雖卦辭所不及。然却與卦辭之意同。以其辭所未及也。故曰卦辭外意。

存此卦辭。宜日中。所以然處。未之及。此方言之以補卦辭之所未及。故曰發明卦辭外意。言辭外之意也。

王侯食只是後半月之晦。非月食也。盈虛消息。就氣化上說。重消虛一違方合吉。

消息對消言生也。時常息則以漸而至於盈。時常消則以漸而至於虛。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一

豐卦

八 寄題堂

中則未有不昃矣。月以盈為盛。盈則未有不食矣。非但日月也。天地之氣虛。則必息而至盈。其盈也。與時息而盈矣。盈則必消。而至虛。其虛也。與時消而虛矣。而况人範圍於天地之中。鬼神運行於天地之內者。在人則禍福相倚。在鬼神則屈伸相感。豈能常盛而不衰乎。夫日月也。天地也。人與鬼神也。有盛必衰。如此此王者。所以當常守其中。而不可過盛也歟。

彖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註。文明以動。不失情理也。

和。雷電皆至。豐者。雷者天之威動。電者天之光耀。雷電俱至。則威明備足。以為豐也。君子以折獄致刑者。君子法象天威而用刑。罰亦當文明以動。折獄斷獄也。斷決訟獄。須得虛實之情。致用刑。

罰必得輕重之中。若動而不明則陷濫斯及。故君子象於此卦而折獄致刑。

程傳雷電皆至。明震並行也。二體相合。故云皆至。明動相資。成豐之象。離明也。照察之象。震動也。威斷之象。折獄者必照其情。資惟明克允。致刑者以威於姦惡。惟斷乃成。故君子觀雷電明動之象。以折獄致刑也。盛嗟言先王勅法。豐言君子折獄。以明在上。而麗於威震。王者之事。故爲制刑立法。以明在下。而麗於威震。君子之用。故爲折獄致刑。旅明在上。而云君子者。旅取慎用刑與不留獄。君子皆當然也。

不義取其威照並行之象。

或問雷電雖與雷豐亦一同。朱子曰。盛照明在上。是明得事。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一 豐卦

九 寄願堂

理先立這法在此。未有犯底人。留得異時之用。故云明罰勅法。豐威在上。明在下。是用這法時。須是明見下情。曲折方得。不然威動於上。必有過錯也。故云折獄致刑。此是伊川之意。其說極好。爾氏延瑞曰。折者折衷。其至當之理。致者自此而致之於彼。要緊。胡氏曰。折獄象雷之威。照象雷之威。威照並行。象雷電皆至。

中溪張氏曰。君子體雷之明。可以折斷獄情。體雷之威。可以致用刑。殺苟威至而門不至。則庄言何以折獄。明至而威不至。則姑息何以致刑。必威明皆至。而後可以成豐亨之功。

象引威照並行。盛大之勢。獄之已成。然後致之刑。身易實義。信字重。惟其皆至。則電必大明。雷必大震。故稱豐。

「震豐時好究易生。故折獄致刑最是保豐緊着。須重折獄。遠獄未有不折而刑能致者。」

按保豐是新說。較舊說但作取象者深一層。亦似有味。雷電缺

一則不成豐。惟至則大雷大電交作。而大威大明並行。豐從

威明上取象居多。明威可分貼。

蓋孔子謂大衆曰。雷電皆至。威照並行。其勢盛大。豐之象也。君子

體此以獄之未決。唯明克允。法電之照以折之。使是非曲直。无

一不得其情。以刑之既審。唯斷乃成。法雷之威以致之。使大小

輕重。无一不得其當。而亦威照並行矣。

初九。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王註。處豐之初。其配在四。以陽適陽。以明之動。能相光大者也。句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一 豐卦

十 寄願堂

均也。雖均无咎。往有尚也。初四俱陽。爻故曰均也。

程傳雷電皆至。成豐之象。明動相資。致豐之道。非明无以照。非動

无以行。相須猶形影相資。猶表裏。初九明之初。九四動之初。宜相

須以成其用。故雖旬而相應。位則相應。用則相資。故初謂四爲配

主。已所配也。配雖匹稱。然就之者也。如配天以配君子。故初於四

云配。四於初云夷也。雖旬无咎。句均也。天下之相應者。常非均敵。

如陰之應陽。柔之從剛。下之附於上。故則安皆相從。唯豐之初四。其

用則相資。其應則相成。故雖均是陽剛。相從而无過咎也。蓋非明

則動无所之。非動則明无所用。相資而成用。同舟則胡越一心。共

難則讎怨協力。事勢使然也。往而相從。則能成其豐。故云有尚有

可尚也。在他卦則不相下而離隙矣。

本義配主謂四句均也。謂皆陽也。當豐之時。明動相資。故初九之
過九四。雖皆陽剛。而其占如此也。

或問。動非明則无所之。明非動則无所用。朱子曰。徒行不明。則行
无所向。實行而已。徒明不行。則明无所用。空明而已。

言其明也。曰。不言豐。初未至豐也。五亦不言豐者。陰虛。然方
顯在下之助。不知有其豐也。凡卦爻取剛柔相應。豐則取明動相
資。初當離體之初。四在震體之初。同德而相遇。雖兩陽之勢均力
敵。往而從之。非特无咎。且有尚矣。

言其无咎者。動矣。而非明。則動无所之。明矣。而非動。則明无所用。
猶有咎也。今明動相資。則何咎哉。行有尚者。明動相資。則明足以
灼其理。動足以致其用。何事不立。何功不成。故行有尚。

要離仇浚注曰。遇其配主。指初應九四也。句指陽與陽相敵。陰
陽有相濟之美。兩陽相遇。似不相得矣。然究成相得之功者。以明
動相資故也。爻辭高揚之旨。

按初與四相配。即以爲主。配主二字。不可折開。後夷主亦然。此
言處豐之初。有陽明之才。可以求同類而有爲。

周公繫初爻曰。初與四皆陽。是勢均力敵。似乎不相得矣。然豐
之時。非明无以照。非動无以行。本相須以致用。而初爲明之始。
四爲動之始。實相配以成功。相配則以之爲主矣。故爲遇其配
主之象。如是。則其勢雖均而不相下。然同德相濟。可无相傾相
忌之咎。且明以燭理。動以致用。何事不立。何功不成。其往有可
嘉。尚占者宜如是也。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一

豐卦

主 寄願堂

原曰。雖句无咎。過句災也。

孔氏過句災也者。言勢若不均。則相傾奪。既相傾奪。則爭競乃興。
而相違背。災咎至焉。故曰過句災也。

程氏聖人因時而處。且隨事而順理。夫勢均則不相下者。常理也。
然有雖敵而相資者。則相求也。初四是也。所以雖句而无咎也。與
人同而力均者。在乎降己以相求。協力以從事。若懷先己之私。有
加上之意。則患當至矣。故曰過句災也。均而先己。是過句也。一求
勝。則不能同矣。

本義戒占者不可求勝其配。亦爻辭外意。

建安邱氏曰。兩剛相遇。勢已均等。不可復過矣。過則偏勝之患生。
是有災也。初爻位居陽盛於四。倘或過句。能无災乎。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一

豐卦

主 寄願堂

雲華胡氏曰。需九三致寇至。而象曰。敬慎不敗也。本義以爲占外
之占。豐初九曰。雖句无咎。而象曰。過句災也。本義以爲爻辭外意。
蓋句則配而與之均。過句則勝而出其上。處豐之下。而有欲上人
之心。可乎哉。

存疑。此是聖人戒初九之辭。故曰爻辭外意。亦緣二爻之勢力均
敵。恐其不能相下。而致生事端。此實人之常情。言初與四雖其力
均敵。以明動相資。而得无咎。然在初之與四。又當每事謙下。不可
求勝其配。若不能相下。必欲求勝其配。則二者必不能相容。而反
生事端矣。故曰過句災也。

去疑。兩相均曰。出其上曰。過句。災不止咎。兼有禍害在。爻取其相
下象。又慮其相勝。兩賢相厄。豈國家之福哉。

按過句謂求勝不相下。非過四求五之謂。然作過四求五說。亦似有殊。

謹孔子釋初象曰。初之雖旬。无咎者。正唯旬而不過耳。設有求勝其配之心。則過乎旬矣。其災可勝言哉。初雖旬而无求勝之心。是以无咎也。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按註既只就六一以陰居陰爲說。於義未暢。不如釋傳對六五言之。

釋傳明動相資。乃能成豐。二爲明之主。又得中正。可謂明者也。而五在正應之地。陰柔不正。非能動者。二五雖皆陰。而在明動相資之時。居相應之地。五才不足。既其應之才不足。資則獨明不能成。

易經詳說

卷三十二

豐卦

寄願堂

豐既不能成豐。則喪其明。功故爲豐其蔀。日中見斗。二至明之才。以所應不足。與而不能成其豐。喪其明。功无明。功則爲昏暗。故云見斗。斗昏見者也。蔀周匝之義。用障蔽之物。掩晦於明者也。斗屬陰。而主運平象。五以陰柔而當君位。日中盛明之時。乃見斗。猶豐大之時。乃遇柔弱之主。斗以昏見。言見斗則是明喪而暗矣。二雖至明中正之才。所遇乃柔暗不正之君。既不能下來於已。若往求之。則反得疑。猶忌疾暗王如是也。然則如之何。而可。夫君子之事上也。不得其心。則盡其至誠。以感發其志意而已。苟誠意能動。則雖昏蒙可開也。雖柔弱可轉也。雖不正可正也。古人之事庸君。常主而克行其道者。已之誠意上達。而君見信之。爾耳。晉仲之相桓公。孔明之輔後主是也。若能以誠信發其志意。則得行其道。乃爲

吉也。

本義六二居豐之時。爲離之手。至明者也。而上應六五之柔暗。故爲豐。蔀見斗之象。蔀障蔽也。大其障蔽。故日中而昏也。往而從之。則昏暗之主。必反見疑。唯在積其誠意。以感發之。則吉。戒占者宜知是也。虛中有孚之象。

按胡氏曰。日中豈有見斗之理。謂之疑疾。猶曉之載鬼一車也。凡言往者。多自下而上。進初之往。上而從四也。初以陰居陽。而四又陽。故往有尚。二之往。上而從五也。二以陰居陰。而五又陰。故往得疑疾。然二有居陰從陰之象。故足以致疾。有離明中虛之象。亦足以致吉。所以占辭兩及之。豐其蔀外也。有孚發若內也。外有疑。內有孚。字疑之反也。發若之反也。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三

豐卦

寄願堂

按六二爲離卦之主。本至明也。而爲六五陰暗所蔽。其明德抑而不伸。不得以達於外。正如明而見傷之義。故日中見斗也。六二本明。而爲暗主所蔽。或者疑之。以爲如此。則是有能。奪其明之理。曰不是奪其明。只是蔽其明。往得疑疾者。人人而去之。事事而更之。格其外者也。有孚發若者。積其誠意。以感發之。格其心者也。此萬世人臣事暗主之妙術大法也。往得疑疾。有孚發若。二句戒占者辭。然亦六二之虛中有孚也。故以之戒占。故曰虛中有孚之象。吉字須從發若上說。發若是形狀之辭。如云若發蒙耳。用彷彿。

按日中二字。與宜日中之日中。似不同。只是說白晝中耳。若謂日在天中而反見斗。殊說不去。昏方見斗。白晝見斗。只形容昏之

其豐部見斗。總是見蔽而極暗意。斗當指北斗言。南斗有時不見。而北斗常在。天蒙引有東斗四星。西斗五星之說。不知本何書。今按天文書。無東斗。西斗。而北斗乃紫微垣中宿最尊。南斗二十八宿之一。亦非與北斗相配也。

蓋測語曰。窮陰窮屋者。周匝障蔽而以自掩之謂也。

去蔽而以章為之所用。蔽日色者。豐則日蔽而暗矣。

按去蔽以章為君之疑。疾為我之疾。不如程傳疑病忌疾連說。

此言虛豐時事君之道。非謂已之豐。謂非所當豐。時豐而君暗。則謂豐矣。臣之才德不能展。便如蔽其明。

蓋周公繫二爻曰。六二本至明也。上應六五之柔暗。則明為所蔽。而不得自達。有大其障蔽而於日中見斗星之象。有君如此。若

而不得自達。有大其障蔽而於日中見斗星之象。有君如此。若

易經詳說

卷三十二

豐卦

圭 寄顧堂

遠從從之。直謂以開其蔽。必猜疑忌疾之交作而不吉矣。唯稱

其誠意以感發之。庶其蔽可徐開。而吾之明得見。斯為吉也。占

者於此勿違往而致其有孚可也。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程傳有孚發若。謂以已之孚信。感發上之心志也。苟能發則其言

可知。雖柔暗有可發之道也。

中溪張氏曰。臣之事君。不可以君之明暗而異其心。一於孚信。終

可以感發六五之志。而行其道。顧不吉歟。

去疑提一志字。見君雖昏其本明之志。畢竟不滅。所以可發耳。

講孔子釋二象曰。二之有孚發若者。謂有已之孚信。以感發上之

心志也。豈徒以口舌相爭哉。

九三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

國註疏以沫為微明。程傳以為小星

程傳沛字古本有作施字者。王弼以為為幄帳。則是施也。幄帳圖蔽

於內者。豐其沛其暗更甚於節也。三居明體之上。陽剛得正。本能明者也。豐之道。必明動相

資而成。三應於上。上陰柔又无位而處震之終。既終則止矣。不能

動者也。他卦至終則極。震至終則止矣。三无上之應。則不能成豐

沫星之微。小无名數者。見沫暗之甚也。豐之時而遇上六。日中而

見沫者也。右肱人之所用。乃折矣。其无能為可知。賢智之才。遇明

君則能有為於天下。上無可賴之主。則不能有為。如人之折其右

肱也。人之為有所失。則有所歸。告曰。由是故致是。若欲動而无右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三

豐卦

圭 寄顧堂

肱欲為而上无所賴。則不能而已。更復何言。无所歸咎也。

極无所歸咎。與本義不同。

本義沛一休施。謂幄帳也。其蔽甚於節矣。沫小屋也。三處明極而

應上六。雖不可用。而非咎也。故其象占如此。

進齋徐氏曰。三與上應。上柔暗。甚於二四。所見益小。故取見沫

為象。折毀也。右肱謂上也。前為石。右肱人之所用。而最便者。三欲

用上之功。如右肱也。上暗益甚。失其所應。如折其右肱。无所賴矣。

雲峯胡氏曰。蔽愈大。則見愈小。沛之蔽甚於節。故沫之見甚於斗

三剛正又居明之極。可以有為。上幽暗不足以有為。故有折右肱

之象。然非三之咎也。

象引三極明者也。上六暗之極者也。我雖明而所應者暗甚。則我

之明反爲其暗所蔽。而不能以自達。故爲豐沛見沫之象。若是則我之明亦廢置而無用矣。如折其右肱也。然於我何尤。所遇非其主耳。

集解余南湖云。二之應在五。五暗未極。猶可以來章。故其傷仍未甚。上則動終明極。反以自蔽。故沛之蔽甚於前沫之見。甚於斗。其傷也何甚邪。

按注傳以右肱屬上。依蒙引只就三言。三與上應。而反有折肱之戒。蓋虛豐時。輕動徇人而致損也。

譚周公繫三爻曰。三處明極。而應上六之柔暗。是已之明反爲所蔽。而不得自達。爲豐其沛。日中見沫之象。夫然則三之明雖足以有爲。亦終於廢棄而不見用。不又猶折其右肱乎。此非其才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一

豐卦

七 寄願堂

之不足也。君素之耳。於三有何咎焉。

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孔疏不可大事者。當光大之時。可爲大事。而明不足。故不可爲大事也。終不可用者。凡用事在右肱。右肱既折。雖有左在。終不可用也。

程傳三應於上。上應而元位。陰柔無勢力而虛既終。其可共濟大事乎。既無所賴。如右肱之折。終不可用矣。

蒙引非謂可小事也。蓋君臣之事。皆大事也。臣所聞大事法矣。及放吾大事之大事。

按時講多作治豐之大事。

通孔子釋三象曰。三之豐其沛者是已之明爲君所蔽。而不可以

治大事也。折其右肱者。三之才本足爲世用。乃因時而廢。終不可用也。何所用之窮哉。

九四豐其沛。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孔疏豐其沛者。九四以陽居陰。間同於六。故曰豐其沛也。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者。夷主也。四應在初。而初是陽爻。能相顯發。而得其吉。故曰遇其夷主吉也。言四之與初。交相爲主者。若賓主之義。若據初適四。則以四爲主。故曰遇其配主。自四之初。則以初爲主。故曰遇其夷主也。二陽體敵。兩主均平。故初謂四爲句。而四謂初爲夷也。

按傳四雖陽剛爲動之主。又得大臣之位。然以不中正遇陰暗柔弱之主。豈能致豐大也。故爲豐其沛。節周圍掩蔽之物。周圍則不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一

豐卦

六 寄願堂

大掩蔽則不明。日中見斗。當盛明時反昏暗也。夷主其等夷也。相應故謂之主。初四皆陽而居初。是其德同。又居相應之地。故爲夷主。居大臣之位。而得在下之賢同德輔。其助豈小也哉。故吉也。

如四之才。得在下之賢爲之助。則能致豐大乎。曰在下者。上有當位爲之與。在上者。下有賢才爲之助。豈无益乎。故吉也。然而致天下之豐。有君而後能也。五陰柔居尊而虛體。无虛中與順下賢之象。下雖多賢。亦將何爲。蓋非陽剛中正。不能致天下之豐也。

本義象與六二同。夷等夷也。謂初九也。其古爲當豐而遇暗主。下就同德則吉也。

或問九四近幽暗之君。所以有豐其沛。日中見斗之象。亦是其身不中正所致。故象云位不當也。朱子曰。也是如此。

復則期其已配者配合之義彼來為我配也夷者等夷之義與我為等夷也皆陽故皆曰主

張谷鄭氏曰初視四為配以下偶上也四視初為夷降上就下也

述矣卯氏曰六五暗主在上二應而四承之所觀均也故皆曰豐

前見斗夷等夷也初四皆剛故曰夷處豐盛之時四以剛明之才

上承暗主欲有所發則已以居陰明不足也故不若資人以同往

初剛在下而配暗主明之才上與已應可以助已四若資之以輔

五則皆蔽之主可開而豐盛之治可保宜其吉也

象引六二以離明之德而土應六五之柔暗九四以剛明之德而

上應六五之柔暗故均為豐前見斗之象本義云象與六二同者

此也。當豐而遇暗主下就同德此如文王當紂之世獨與太公

同散之徒共事是也

一茲此爻以陽居陰未免溺於豐矣然陽剛動體可以改圖宜求同

類以自輔也。配主夷主雖依宿說終覺可疑

通周公繫四爻曰四以陽剛之德土比六五之柔暗則明為所蔽

而不得施亦為豐前見斗之象然君子昧明惟在所養一人正

之則不足求賢輔之則有餘幸初九同一陽剛之德乃其夷主

必下求夷主而與之遇同心協力共匡君德庶幾可成豐可保

宜其吉也

象曰豐其前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程傳位不當謂以不中正居高位所以闕而不能致豐幽不明謂

幽暗不能光明君陰柔而臣不中正故也陽剛相遇吉之行也下

求夷主其前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程傳位不當謂以不中正居高位所以闕而不能致豐幽不明謂

幽暗不能光明君陰柔而臣不中正故也陽剛相遇吉之行也下

求夷主其前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程傳位不當謂以不中正居高位所以闕而不能致豐幽不明謂

幽暗不能光明君陰柔而臣不中正故也陽剛相遇吉之行也下

求夷主其前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程傳位不當謂以不中正居高位所以闕而不能致豐幽不明謂

幽暗不能光明君陰柔而臣不中正故也陽剛相遇吉之行也下

求夷主其前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程傳位不當謂以不中正居高位所以闕而不能致豐幽不明謂

幽暗不能光明君陰柔而臣不中正故也陽剛相遇吉之行也下

求夷主其前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一 豐卦 九 寄願堂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一 豐卦 手 寄願堂

初初云行下求則為吉也

蘇川吳氏曰豐前見斗之象六二爻辭已有象傳不於六二釋之

而於九四釋之者蓋二象由九四而成四為前故二見斗二爻之

象同而所重在四也

按四為前則是一說

象引位不當只是說他位近六五之柔暗處非其位無所謂當位

初也之何

按不當兼處陰不正而近五亦可

存疑解日中見斗意蓋幽暗不明故見斗。吉行只是吉。可見聖

人之言亦欲協順也

身易黃義吉行謂四下就同類之初剛同德相濟吉之行也

酸去疑以行為行保豐之事多一折

譚孔子釋四象曰四豐其前者所居之位近六五之柔暗而不當

也日中見斗者所處既非其地則已雖明亦為所蔽幽暗而不

明也遇其夷主者既幽而不明則下就同德協力以濟為最吉

名譽之美故吉也。章美之才主二而言然初與三四皆陽剛之才。五能用賢則彙征矣。二雖陰有文明中正之德大賢之在下者也。五與二雖非陰陽正應在明動相資之時有相為用之義。五若能來奉則有慶譽而吉也。然六五无虛已下賢之義。聖人設此義以爲教耳。

不義而利桑暗若能來致天下之明則有慶譽而吉矣。蓋因其桑暗而設此以開之占者能如是則如其占矣。

遷伯徐氏曰來謂來之也。以六五陰中之君而能來六二中正之臣資其開導之益則有慶且有譽矣。此二五同德相應得慶豐之故吉。

臨川吳氏曰陰下從陽是庸愚從賢。既有福慶歸於已而又有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三

豐卦

三 寄願堂

名譽聞於人有慶有譽所以吉也。

雲峯胡氏曰四爻稱豐皆无善道初於五不言豐獨爲可尚。三爻稱日中皆有所蔽六五不稱日中蓋宜日中无蔽也。自二之五

曰往五暗主也。往則得疾。自五致二則曰來二文明者也。來之則有慶譽而吉。桑暗之主未必能如此。本義從程傳謂因其桑暗而設此以開之。真得聖人作易之旨矣。

家引賁雖桑暗若能來致天下之明謂五雖不明而能用天下之明如是則明德之效歸於我矣。故曰有慶譽吉。慶譽謂福慶集於其身而且自譽於天下也。何吉如之。慶譽二字。還作兩義看。若能來章其效不止得美譽而已實得用賢之利也。象傳只曰有慶而舉其重言譽在其中矣。要之亦必有慶方有譽。慶與譽是

吉也。所謂身安而國家可保也。

我本義泛說來致天下之明今依程傳指二說。五以陰桑居尊位處豐大之時易溺於宴安不復有爲能來章則去暗就明長保日中矣。

臨周公繫五爻曰六五桑暗爲豐之主。固不足以有爲然六二在下章美之才也。五若虛已以求來致章明之賢資人之明以爲明則福慶集於其身而且自譽於天下。何吉如之占者能如是則如其占矣。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程傳其所謂吉者可以有慶福及於天下也。人君雖桑暗若能用賢才則可以爲天下之福唯患不能耳。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三

豐卦

三 寄願堂

存疑慶是六五本身之慶程傳作天下之福慶差

謂孔子釋五象曰六五之來章而吉者已雖桑暗而能來致章美之賢則享用賢之利而有福慶於其身也。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聞其戶聞其無人三歲不覿凶

按註既既豐其屋又蔀其家又字未安。豐屋則蔽家不是兩層。隱豐六以陰桑之質而居豐之極處動之終其滿假躁動甚矣。處豐大之時宜乎謙屈而處極高致豐大之功在乎剛健而體陰桑當豐大之任在乎得時而不當位如上六者處无一當其凶可知。豐其屋處太高也。蔀其家居不明也以陰桑居豐大而在无位之地乃高亢昏暗自絕於人人誰與之故聞其戶聞其无人也。至於三歲之久而不知變其凶宜矣。不覿謂向不見人蓋不變也。六居

卦終有變之義而不能遷是其才不能也。

本義以陰柔居豐極處動終明極而反暗者也。故爲豐大其屋而反以自蔽之象。无人不覲亦言障蔽之深其凶甚矣。

路氏純中曰。居一卦之上而位極其高。故曰豐其屋。體陰柔之質而材蔽於暗。故曰其家无剛明之才以用下。而且窮大以失其居焉。九三雖應於下。彼執首爲之應哉。此所以闕其戶。闕其无人而三歲不覲也。

象引上六曰豐極曰動終是已。何以謂之明極。曰居豐能動。豈不是明者。在豐之極。動之終。便是明之極者矣。昔見今世所謂十分乖巧的人。方做出呆痴的事。明極反暗。不其然哉。豐其屋。直三三歲不覲。一連意。象曰。問靜也。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一

豐卦

寄願堂

之。陰柔居豐極。性質之偏也。豐極日中則昃之時也。動終好自用者也。明極察察以爲明也。以是質處是時。好自用而察察以爲明。則其用也適足以自蔽而已。如絃絃是也。豐其屋而因以節其家。如是則闕其戶。闕其无人。至於三歲不覲矣。凶之甚也。

按象引謂一連意。極是。聖人謂明極反暗。故節其家。動極必靜。故闕其无人。分貼未安。三歲不覲。只是无人意。程傳謂三歲不知。尚不見人。是照下自蔽爲說。只依隱蔽說。豐屋則節其家。節家則不見有人。三歲言其久也。凶字雖緊承三歲不覲而意則通連。闕當作自闕。別无人闕之也。上爻豐到極處。馬出。宰人。人哀。光景以示戒。豐後易至如此。

臨周公繫上爻曰。上六以陰柔居豐極處。動終。豐極則尚大。動終

則意。功恃其聰明而反以自蔽。有如豐大其屋以自障蔽其家。且闕其戶。闕其无人。而三歲不復覲人者。然極其障蔽之深也。凶何如哉。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闕其戶闕其无人自藏也。

程傳豐大之極。在上而自高。若飛翔於天際。謂其高大之甚。闕其戶而无人者。雖居豐大之極。而實无位之地。人以其昏暗自高。大故恃其絕之自藏。避而弗與親也。

不義藏謂障蔽。

朱子曰。豐其屋。天際翔也。似說如鸞斯飛樣。言其屋高大到於天際。却只是自蔽障得稠。

聖賢曰。曰辭與明夷上六相似。皆暗之極。但彼之暗足以傷人。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一

豐卦

寄願堂

卒主於自蔽。厥命此之暗。祇自障蔽耳。

象引闕其无人。非果无人也。暗不見人也。故曰自藏也。而下文曰三歲不覲。三歲言其久。終不見人也。凶之甚也。

按自藏只是自取障蔽。承節其家看出。既節其家。則不見有人矣。程傳謂人自藏蔽。故上節言尚不見人。少差。

謂孔子釋上象曰。豐其屋者。言其屋之高。如鳥之翔於天際也。闕其戶。闕其无人者。謂障蔽之甚。自己藏匿而不見人也。上之矜高自恣。以取障蔽。信如是矣。

直建安曰。曰豐大也。以卦體言。則明動相資而成。然卦以豐名。而爻象反多戒辭者。雜卦曰。豐多故是也。六五爲豐盛之主。其諸爻皆從五者也。五以柔居君位。而言來章者。乃來二四剛明之

五也。四比五而二應五以五之暗也。故一四皆有豐節見斗之象。二言有孚發若者。發乎五也。四言遇其夷主者。欲得初以其輔乎五也。初去五最遠。不能自致。則遇四之配主而向往焉。此四爻所以吉也。獨九三不知從五而遠應上六。故有折肱之患。上處豐盛之極。障蔽之甚。亦卒至自誦其家而聞其无人也。豐豈可恃乎哉。按來章第二四因本義但云致天下之明无所資指故云。然程傳只以六二說從之者多。

自講解義卦以明動相資為義。離明主之而震動將之。致豐之本。即保豐之道。初九明之初九四動之初。同為陽剛相資以成其用。故曰配與他處之以應為配者不同。他卦應交皆貴陰陽和配。獨豐九三以主明之體。應上六之至暗。則為柔掩。故有見沐折肱之象也。六五體本柔暗六二應之九四比之而皆有豐節見斗之象。

易經詳說

卷三十二 豐卦

寄願堂

象也。六五體本柔暗六二應之九四比之而皆有豐節見斗之象。至六五本爻而曰來章有慶譽吉者。蓋六五為豐之主。居震之中六二文明中正乃大賢在下者。為之正應。五能屈已下賢而求致之。即有明動相資之益。非豐節見斗之說矣。按卦為豐亨之象。而爻多礙。戒之辭深慮豐之不可長保。必在明以善動。動合至明。儆節屋之蔽。取來章之益。則盈虛消息皆自我操。而常如日中之照天下矣。

既三陽二陰之卦。以五爻為卦主。在豐時主君道言也。明動相資而成豐。則致豐之道不外乎此。而卦爻皆戒勉之詞。為豐後言。非為致豐言。豐本大而尚大則易至盈滿。種禍後之事。皆從一尚字生。而能保日常中則不尚大而至於盈滿矣。因言消息。

節虛之理明不可過中。以足上意。大蒙舉豐之一端言之。只是

明動相資。餘可類推。五爻為豐之主。以其陰柔。故謂之為暗主。周公以來意勉之。正所以保日中之道。在五未忘能然也。初陽借四六援。不言動去五遠也。二應五被蔽。而有孚發若。吉五之來章。止資其發也。四比五而被蔽。援初同進。以其輔五去暗。掩蔽也。三應上其蔽尤甚。故以折右肱。明不可用。進齋云。右謂上。或以蔽由上求。故肱言右。數上豐屋節家。則為自蔽。而非人所蔽。極言其凶。是豐後敗亡之狀。為不能保豐者致戒也。卦爻皆言君臣之道。而居家之豐。亦同此理。人家到富貴時。便生驕侈。而困窮繼之。是以尚大不能保日中之義也。凡敗家皆聰明之子。以驕侈致敗。是為豐所劫。而聰明誤用。反成庸暗也。觀於

易經詳說

卷三十二

豐卦

寄願堂

豐屋節家之戒。可為惕然。

程傳旅序卦。豐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爻之以旅。豐盛至於窮。必利心失其所安。旅所以大豐也。為卦離上艮下止而不通。火行而不居。違去而不處之象。故為旅也。又離乎外亦旅之象。臨川王氏曰。入而麗乎內。所以為家人。出而麗乎外。所以為旅。張氏應曰。旅非商賈之謂。凡客於外者皆是也。天子有天子之旅。大王出居於鄭是也。諸侯有諸侯之旅。公在楚是也。大夫有大夫之旅。陳子之去他邦是也。聖賢有聖賢之旅。孔子之輟環。孟子之歷聘是也。旅豈一槩哉。

旅小亨旅貞吉

孔疏旅者客寄之名。羈旅之稱。失其本居而寄他方。謂之為旅。既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三

旅卦

寄旅堂

為羈旅。苟求僅存。雖得自通。非其光大。故旅之為義。小亨而已。故曰旅小亨。

程傳以卦才言也。如卦之才。可以小亨。得旅之貞。正而吉也。

不義旅羈旅也。山止於下。火炎於上。為去其所止而不處之象。故為旅。以六五得中於外。而順乎上下之二陽。艮止而離麗於明。故其占可以小亨。而能守其旅之貞。則吉。旅非常居。若可苟者。然道无不在。故自有其正。不可須臾離也。

不旅項氏曰。旅小亨。就旅之卦才言之。可以小亨。不可以大用。旅自吉者。旅於貞則吉。不貞則凶。乃處旅之道也。

聖家胡氏曰。止而麗乎外。旅之義也。山上之火。去其所止而不處。旅之象也。或曰。山止而不動。旅館之象。火動而不止。旅人之象。象

大則旅為小。在旅而亨。亨之小者也。然事有大小。道无不在。大亭固利于貞。慎不可以旅亨之小。而失其貞也。道果可須臾離哉。聖引羈者寄也。身寄於外。而未獲歸也。

存是在羈旅之中。雖无大事之可言。然行无不得。求无不遂。亦客途之順事也。故小亨。然旅之能小亨者。為能得旅之正道也。占者守得其貞。斯得吉矣。苟失其貞。欲求吉亨不可得也。

旅小亨旅貞吉。是兩層意。小亨者。言其理也。貞方是着力處。孔疏謂小亨是旅之正。殊覺糊塗。

謂文王繫旅卦。辭曰。卦名旅者。取羈旅之義。人富羈旅。身居於外。觀寧情疏。難以得亨。然處之有道。尚可以自通。而小亨也。是果何以處之哉。亦惟守其旅之正。而須臾不離。斯得處旅之道。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三

旅卦

寄旅堂

而吉矣。

象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

孔疏柔處於外。弱而為客之象。若所託不得其主。得主而不能順。從則乖逆。而離散。何由得自通而貞吉乎。今柔雖處外。而得中順。陽則是得其所託。而順從於主。又止而麗明。動不履妄。故能於寄旅之時。得通而正。不失所安也。

程傳六上居五。柔得中乎外也。麗乎上下之剛。順乎剛也。不艮止。上離麗。止而麗於明也。柔順而得在外之中。所止能麗於明。是以小亨得旅之貞。正而吉也。旅困之時。非陽剛中正有助於下。不能致大亨也。所謂得在外之中。中非一旅旅有旅之中也。止麗於明也。

則不失時。自然後得處旅之道。

不義以卦體卦德釋卦辭。

「進爵徐氏曰：一柔在外而處一剛之中是羈旅之人交於強有力者。苟非善處卑則取辱高則招禍。鮮不失矣。唯於止知其所止。无私交无暗事。非賢不主。非善不與。止而麗乎明也。夫如是。內不失已。外不失人。雖在旅困亦可小亨得旅之正而吉也。」

「蒙引：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則與剛中而應者不侔矣。曰止而麗乎明則與動而明明以動者不侔矣。故只可小亨。止而麗乎明固是內止外明。然須得離字出。謂內說外明是說麗乎明也。內止外明是止麗乎明也。此說未是。蓋如此則離字反屬艮與兌而不屬離矣。而可乎。彖傳曰止而麗乎明者言內既止而外又得明而麗之也。得明而麗之便是我之明矣。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就旅而言是本身既有柔中之德又能順附乎陽剛則所如宜皆合矣。內既靜專而外又能為夫物情則不迷於所往矣。故在旅雖无大亨之可言小亨則有矣。旅之貞何如或曰觀卦體之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卦德之止而麗乎明是亦正道所在也。但能守乎此則吉耳。故本義以為能守其旅之貞則吉。彖傳舉卦德卦體而繼之曰是以小亨旅貞吉也不另解吉之義似以明卦德卦體即貞之所在耳。且柔中矣而又順剛內止矣而又外明縱使泛言旅貞亦豈有外於此哉。」

「程傳：旅貞或欲另說不用卦體卦德柔得中等意。然彖傳只帶小亨說不別解可見只是卦體卦德意故今用之。」

易經詳說

卷三十二

旅卦

三寄願堂

「旅小亨下當補貞吉二字總提起卦辭而釋之。得中乎外乎字只是于字言得居中於外卦也。剛以四上二陽爻言。本義

「以止而離於明是分言非謂以止麗明也。當辨。柔得中句是卦體止明是卦德二意合看。雲峯謂卦體釋小亨卦德釋貞吉未是。而蒙引前一說謂柔得中二句俱釋小亨而貞吉另是一義亦未是。故取其後說。是以小亨旅貞吉依本義當云是以小亨而守其正則吉也。」

「蒙引：柔得中二句雖各宜串看但四件缺一不可合來總成一個貞。」

「我：柔得中二句說盡處旅之道得中則事合理順剛則能讓人內止則不躁矣。外明則不冒昧无不得其貞矣。」

易經詳說

卷三十二

旅卦

三寄願堂

「謹：孔子釋彖辭曰所以小亨旅貞吉者處旅固有善道也。卦體柔得居中於外而順乎上下之二陽在旅是有柔中之得附陽剛以致其助持已待人皆得其道矣。卦德艮止而離明止而麗乎明在旅是內止而不失於安動外明而不迷於所往有心處事皆得其道矣。是以處旅而小亨必守此正道而得吉也。」

旅之時義大矣哉。

「孔：旅此歡美寄旅之時物皆失其所居若能與物為時使旅者獲安非小才可濟唯大智能然故曰旅之時義大矣哉。」

「程：傳天下之事當隨時各適其宜而旅為難處故稱其時義之大。本義旅之時為難處。」

「李：氏曰過旅之時動得其宜其義大矣。」

○李峯胡氏曰難盡者旅之義難處者旅之時此其時義之所以爲大

○李氏重義字胡氏平說當重義字一邊

○家此一說亦上支卦體卦能如是乃僅得小亨而又必守正則得吉此亦可見旅之時義爲大矣一說主泛言旅之所以難處者蓋一於剛則招禍九三是也一於柔則招禍初六是也然惟柔得其所處故必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然後可以小亨又必守正然後可以得吉也

○以從前說覺提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一 旅卦

三 寄願堂

時義大矣哉

○闢夫必柔中順剛內止外明乃可以致小亨而有得貞之吉不然則不能進道而於旅有難處者矣當旅之時其義豈不大矣哉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孔疏火在山上逐草而行勢不久留故爲旅象又上下二體艮止離明故君子象此以靜止明察審慎用刑而不稽留獄訟

○釋傳火之在高明无不照君子觀明照之象則以明慎用刑明不可恃故戒於慎明而止亦慎象觀火行不處之象則不留獄獄者不得已而設民有罪而入豈可留滯淹久也

○本義慎刑如山不留如火

○朱子曰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却只是火在山上之象又不干旅事

○蓋川毛氏曰君子觀象而用刑取其火以爲明取其止以爲慎取其旅以不留獄

○中溪張氏曰明則无遁律慎則无濫罰明慎既盡斷決隨之聖人取象於旅正恐其留獄也

○延安邱氏曰山者火之所旅久則延燒獄者囚徒之所旅留則淹滯旅有行而不處之象故火不可使久處於山囚徒不可使久留於獄也明象火之歸物慎象山之靜重

○李氏胡氏曰明如火慎如山不留獄如山不留火

○象引慎刑如山慎者謹重之意故如山其要全在明上故加明字於慎字之上不留如火火勢不留而往也

○陳澧余南湖云慎者謹守成法之意其要全在明慎正所以善用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一

旅卦

三 寄願堂

其明用刑是方判決之時猶未即用不留獄方是用刑然與致刑不同此象釋有一邊凡詳慎之人多因循不斷而獄有淹滯故明慎不留乃爲留獄之善

○易解明以罪之輕重言慎以罪之出入言不留獄是无敢折獄之獄非留於獄中也

○按易解所云輕重出入似難分至謂非留於獄中却勝德說本義

云慎刑如山不留如火小註又云不干旅事似於取象意未盡故雲峯稍變其說謂明如火慎如山不留獄如山不留火此說較本義爲勝蓋川毛氏亦與雲峯同而象引謂其肯本義爲不詳雲峯豈不知本義而爲此說歟山上有火正以不留爲旅君子之不留獄正合旅象何以云不干旅事明慎用刑明字自

當屬火而本義但云慎刑如山明字將歸何處。大全數條皆於本義有變通蒙引專信本義故一切不取蒙引或以既明且慎斷案不移故謂之如山將明入慎之中歟。

「陽孔子釋大象曰山上有火去而不留旅之象也君子以刑者民之司命故當其用刑之時審察必極其明而使無過情又不致以慢易之心乘之而務加謹慎輕重得宜出入惟允如山之止而不敢游移也。明慎既盡而斷決隨之當刑即刑當宥即宥如火之不留而不至淹滯也。斯有得於火山之義矣。」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按註疏謂旅瑣瑣是身為卑賤之役與程傳異。

程傳六以陰柔在旅之時處於卑下是柔弱之人處旅困而在卑。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一

旅卦

寄願堂

賤所存汚下者也。志卑之人既處旅困鄙猥瑣無所不至。乃其所以致悔辱取災咎也。瑣瑣猥細之狀。

本義當旅之時以陰柔居下位故其象古如此。

建安邱氏曰初以陰柔而在下是卑賤之人處旅不得志而困窮者也不務遠大而局於瑣瑣此其所以自取災咎也。

雲峯胡氏曰旅而居下其道途負販之旅乎柔弱卑賤其鄙固宜而以為斯其所取災蓋為旅之賤者而瑣細取災如此富商巨賈豈可知也象之意可以旁通又不特為旅言也。

存疑初六當旅之時是為旅者以陰柔居下位陰柔則愚暗居下位則卑賤是旅之最下者故為旅瑣瑣力雖必計毫末必趨纖瑣。

纖瑣無所不至故曰瑣瑣占者如是安往而不為人所賤故曰斯其所取災。

其所取災。

蒙引不徒曰災而曰取災不徒曰取災而曰斯其所取災明其瑣瑣之所致而非自外來者也。

賤此不必定謂所業之卑只是處旅而計及瑣屑便是到行不得處使為災亦不定是取辱而取辱亦是所應有。

譚周公繫初爻曰初陰柔居下位當旅之時鄙猥瑣無所不至。

有瑣瑣之象如是則必為人侮辱而災至矣是災也由瑣瑣而致斯其所自取也古者宜知所戒矣。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程傳志意窮迫蓋自取災也。災者對言則有外獨言則謂災患耳。

臨川吳氏曰柔而居下其志猥陋故曰窮。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一

旅卦

寄願堂

中溪張氏曰詩云瑣兮流離之子初六有焉。

蒙引邱氏以為窮困者非也窮只是局促猥陋之義臨川中溪之說皆得其旨。

而初六無遠大之識鑄較寸量志已窮於此所以災也。

王疑爻言取災賤其行也象言志窮窮其心也窮極也瑣瑣即是極非兩層。

援窮字貼瑣瑣說言其立心瑣屑之極。一說捨云計畫無復之議孔子釋初象曰當旅之時而瑣瑣焉是其志趨卑陋而窮矣宜其自取侮辱之災也。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按註疏謂即次必為主君所安又懷訓來俱與程傳不同。

程傳二有柔順中正之德。柔順則眾與之中正則處不失當故能保其所有。童僕亦盡其忠信。雖不若五有文明之德。上下之助亦處旅之善者也。次舍旅所安也。財貨旅所資也。童僕旅所賴也。得就次舍懷蓄其資財。又得童僕之貞。貞旅之善也。柔弱在下者童也。強壯處外者僕也。二柔順中正故得內外之心。在旅所親比者童僕也。不云吉者旅寓之際得免於災厲則已善矣。本義即次則安。懷資則裕。得其童僕之貞信。則无欺而有賴。旅之最吉者也。二有柔順中正之德。故其象占如此。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一

旅卦

寄願室

之爲正故也。

靈樞胡氏曰。旅貴卑巽。故位陰爻柔者多吉。而六二象之二以柔居中。承剛乘柔。旅之甚安。而且裕者。貞字諸家自作一句讀。本義以連上文。蓋即次懷資自見。六二有柔順中正之德。不必復以貞或之。惟旅中不能无賴乎童僕之用。亦多不能免乎童僕之欺。惟得其貞信者。則无欺而有賴。此旅之最吉者也。不以此三句於爻初无逐句取象。據其柔順中正之德而言。其理之所當得者。有如此。凡旅中好事皆備也。此爻詞象占不分。象如此。占亦如此。本義或恐人偏認爲象。又或偏認爲占。故曰其象占如此。

去疑此與三爻俱作旅說亦得。就旅臣講更冠冕。

按旅即次。謂旅之行得就店舍也。資謂資藉。所資者財也。勿違作貨。貞字連童僕。長不難得童僕。而難得其貞。靈周公繫二爻曰。六二柔順中正。柔順則與物无忤。中正則處置得宜。安往不善哉。言其居則就于次舍。而得所。何其安也。言其用則懷挾其資。而不失。何其裕也。言其服役則童僕貞信。而不我欺。何其有賴也。全旅之德。故能備旅之善如此。

家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程傳羈旅之人所賴者童僕也。既得童僕之忠貞。終无尤悔矣。蓋則即次懷資皆可以力備。而童僕之貞。則此心所感而非可取必者。二能得之。則百凡有賴。而終无悔尤。故特舉而釋之。按无只是患害意。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一

旅卦

寄願室

靈樞孔子釋二象曰。童僕或欺。則不可賴以爲用。二之得童僕貞者。則无欺有賴。而可以終无所患也。况又即次懷資。无二不盡善乎。

九三旅焚其次。張其童僕貞厲。

國註旅謂爲主君所疑。故焚其次舍。覺深設。程傳處旅之道。以柔順謙下爲先。二剛而不中。又居下體之上。與艮之上。有自高之象。在旅而過剛自高。致困災之道也。自高則不順於上。故上不與而焚其次。失所安也。上離爲焚象。過剛則暴下。故下離而喪其童僕之貞信。謂失其心也。如此則危厲之道也。按程傳貞字連童僕。與二爻同本義。則作兩解。本義過剛不中。居下之上。故其象占如此。喪其童僕。則不止於失。

其心矣。故貞字連下句爲義。

安則氏曰九三爻詳全與二反。二即次而三焚二得童僕而三喪二之貞无尤。而三之貞則厲者。二柔順得中。三過剛不中。故也。過剛豈處旅之道哉。

按此是將二爻三爻貞字俱不連童僕讀。

雲峯胡氏曰九三因六一取象。二柔順中正。故即次。三過剛不中。又近離。故焚其次。二居中乘柔。故得童僕。三過剛則无徒。又下之柔已爲二所得。故喪其童僕。二雖於爻爲貞。於旅則爲厲也。潛氏曰居剛而用剛。平時猶不可。况旅乎。以此與下焚次喪僕。固其宜也。九三以剛居下體之上。則焚次上九以剛居上體之上。則焚旅位愈高。剛愈亢。則禍愈深矣。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一

旅卦

寄願堂

旅卦。義與大壯九三同。蓋過剛不中。居下之上。其心初亦非有邪也。故曰雖正亦厲。上文焚其次。喪其童僕。正是厲處。

按此爻受病。只在過剛。過剛與貞不相悖。往往有事本正而以過剛失之者。故焚次喪僕。皆以剛難合也。焚次非必焚。只是言无可居。

謹周公繫三爻曰。處旅之道貴於柔順。謹下。今九三過剛不中。居下之上。驕亢不巽。刻薄寡恩。鮮有不困於旅者矣。以此處人。則人莫之與。如焚其次而失其所安。以此處下。則下皆不從。爲喪其童僕而一无所賴。雖其心未嘗不正。然失所安而无所賴。厲亦甚矣。况未必正乎。占者宜知所戒也。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程傳旅焚其次。舍亦以困傷矣。以旅之時。而與下之道如此。義當喪也。在旅而以過剛自高待下。必喪其忠貞。謂失其心也。在旅而失其童僕之心。爲可危也。

本義以旅之時。而與下之道如此。義當喪也。

雲峯胡氏曰柔而得中。旅之道也。九三過剛不中。而處下卦之上。以旅之時。而與下之道如此。義當喪也。上九過剛不中。而居上卦之上。以旅之時。而與上之道如此。亦義當喪也。兩象辭本相對說。象曰下即童僕。故繼曰其義喪也。不旅旅焚其次。當旅旅賴童僕。我能撫之。始言其主有急督而无寬縱。我雖不棄童僕之心。然爲童僕者亦難矣。其義自應喪也。

按上節本義有過剛不中云云。此處用如此二字。承上節過剛不中來也。去疑謂如此二字无根據。似未詳。玩本義以旅與下。似從上文轉出。蓋焚其次而可傷。則童僕亦危。故其義當喪。焚次內即有過剛意在。姑備一說。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一

旅卦

寄願堂

中來也。去疑謂如此二字无根據。似未詳。玩本義以旅與下。似從上文轉出。蓋焚其次而可傷。則童僕亦危。故其義當喪。焚次內即有過剛意在。姑備一說。

謹孔子釋三象曰。次者所以安其身也。旅而焚其次。則身不得安。亦以傷矣。况又喪其童僕乎。然以旅之時。過剛不中。與下之道如此。其義自當喪也。豈盡童僕之罪哉。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按註疏謂得用斧之地。用斧除荆棘。然後乃處。看資斧字太滯。程傳四陽剛雖不居中。而處柔在上體之下。有用柔能下之義。得旅之宜也。以剛明之才。爲五所與。爲初所應。在旅之善者也。然曰非正位。故雖得其處。止不若二之就次舍也。有剛明之才。爲上

所與乃旅而得資財之資器用之利也。雖在旅爲善。然上无剛陽之與。下唯陰柔之應。故不能伸其才行。其志其心不快也。云我者。據四而言。

不義以陽居陰。處上之下。用柔能下。故其象占如此。然非其正位。又上无剛陽之與。下唯陰柔之應。故其心有所不快也。

朱子曰。資斧有做齋斧說。底這資斧在巽上說也。自分曉。然而旅中亦豈可无備禦底物事。次第這便是。

進齋徐氏曰。才剛得其資斧也。或曰。資當作齋。按漢書王莽遣王尋屯洛陽。將發亡其黃鉞。其土房楊曰。此經所謂喪其齋斧者也。應御云。資利也。請如齋喪之。資資音同。誤作資。

易經詳說

卷三十二

旅卦

完寄願堂

然不若二之行而即次也。得其資斧。雖勝三之喪。童僕視二之僕。其資得童僕貞有間矣。三以剛居剛。而在下卦之上。用剛而不能下人者也。四以剛居柔。而在上卦之下。猶爲能用柔而下於人者。故得資足以自利。得斧足以自防也。

按雲峯分說與程傳同。

案引旅于處不如即次之安。即次之次是次舍也。言已得所歸宿。正所謂就館也。旅于處。是旅其所可旅之處。而不投非其所耳。程傳亦曰。得其處止。不若二之即次。得其資斧。資斧只是一件物。與巽上九同。資依程傳分作二物。亦莫依徐氏解作利斧。只是資身之斧。正是旅中所宜有之物。得其資斧。只是有以自防。及不如據其資之說。蓋二柔順且中正。四只用柔能下。用柔則非

本體自然柔順者。比能下固善。但比之中正者亦少矣。故其象之等差如此。其心不快。本義云。非其正位者。陽居陰位也。又上无剛陽之與。下唯陰柔之應。旅豈能盡得意哉。亦只旅于處得資斧而已矣。

程解非其正位。又上无同德。下應陰柔。則所處非久安之地。所與非可賴之人。豈能盡得其志乎。故雖僅有此善。而心終有所不快也。蓋其志不在于處資斧也。

按處上聲止也。可止之地。非謂處所常說次舍。是居之安者。於處不過一時之寓。故于處不如即次。或謂旅費於行。即次是行處得安于處。是止而不行。有去不得住。不得之意。故不如即次之爲遂其行也。此居外卦當是久旅於外者。雖有所居有所用。

易經詳說

卷三十二

旅卦

罕寄願堂

而思歸不遂。鬱鬱不樂也。此說似優。

王按四離下而上。乃載贊出疆的君子。旅曰處。便見非行意。得曰資斧。見所得无幾意。不快正在處與得見出。

譚周公繫四爻曰。九四以剛居柔。是能柔而下人者。以此處旅雖未獲即次之安。而亦得一時之寓。雖未能懷資而裕。而亦足以自防。故爲旅於處得其資斧之象。但在上之五非陽剛之與。

在下之初唯陰柔之應。則所處非久安之地。所與非可仗之人。何能遂其志乎。故雖有旅處資斧之善。而心終有所不快也。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程傳四以近君爲當位。在旅五不取君善。故四爲未得位也。曰然則以九居四不正。爲有咎矣。曰以剛居柔。旅之宜也。九以陽明之

才欲得時而行其志故雖得資片於旅爲善其心志未快也

蒙引未得位起下文不可以非其正位意釋旅於處。據象傳看然後知爻辭三句自相相應也。

存疑爻辭我心不快通承上一二句象傳則分解此夫子之易蓋象傳只用以陽居陰一句解爻義旅於處云云四句上下相應。

葉解余南湖云未得位是原下文未快之故當以未快句覆作久旅說則未得位爲未得其本位當以蒙引家意。

議孔子釋四象曰所謂旅於處者九四以陽居陰非其正位猶旅之雖暫有所寓而未得所居之位也居既不得則其志不遂雖得資片而心終有所不快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一 旅卦

聖寄願堂

按註疏謂射雉以一矢而亡其矢雉終不可得程傳謂射雉以一矢而亡之言中雉也本義謂射雉能獲而有亡矢之費三說不同。

程傳六五有文明柔順之德處得中道而上下與之處旅之至善者也人之處旅能合文明之道可謂善矣羈旅之人動而或失則困辱隨之動而無失然後爲善離爲雉文明之物射雉請取則於文明之道而必合如射雉一矢而亡之發无不中則終能致譽命也。蒙令問也命福祿也五居文明之位有文明之德故動必中文明之道也五君位人君无旅旅則失位故不取君義。本義雉文明之物離之象也六五柔順文明又得中道爲離之主故得此爻者爲射雉之象雖不无亡矢之費而所喪不多終有譽命。

命也

朱子曰亡字正如秦无亡矢遺鏃之亡不是如伊川之說易中凡言終吉者皆是初不甚好也而今只如這小小文義亦无人主解折得他。

聖蒙胡氏曰人君无旅旅則失位故五不取君位終以譽命本義謂雖不无亡矢之費而所喪不多者爲旅人言也爲旅者不免計得喪故下卦曰得日喪上卦曰得日亡六五則所亡者少而有所得者也。

蒙引雉文明之物便是聖命之象也說者多說得无來歷得此爻者便是爲射得雉明其當有譽命也得雉者未免於亡矢得功名者未免於小費也故曰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一氣說下所喪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一 旅卦

聖寄願堂

者小所得者多也故以一矢亡喻之。一說一矢亡言其功名之遂亦不免於羈旅之費看來亦是先備因爲五不取君象未嘗謂亦不以旅言也。

存疑射雉者不免有亡矢之費雖亡矢而終得雉是終有譽命也。去疑凡射雉而中必亡其矢曰一矢亡不中僅一矢耳。終字對亡矢之初言。

按射雉而中矢亦隨雉而在。一矢亡謂其初固拚此一矢也。常說以五爲羈旅求仕者言以雉爲文明射雉爲觀文明之光則射雉屬五而射雉者別有所屬矣其說未妥蓋射雉而中則文明爲射雉者所有不分兩項。終屬五爻羈旅求仕即是射雉者即是獲雉而有文明之德者以五不作君象故也。○集解謂美

名遠播者。受爵於朝。曰命。依象傳看。命字只作各字解。爲是。○舉命。即是名譽。

謂周公繫五爻曰。六五柔順文明。爲離之主。雉之象也。占得此文者。爲羈旅求仕。如射雉者然。然羈臣八國。不能無費。如射雉之初。不能无一矢之亡也。而終以獲雉。則是羈旅者有文明之德。才望日著。終以此而得舉命也。

象曰。終以舉命。上達也。

按孔疏。達及也。程傳訓與却未是。且不以爲達乎上。而以爲上所與。九變多一折。

本義上達。言其舉命關於上也。

朱子曰。上達也不得如伊川說。

易經詳說

卷三十二 旅卦

聖 奇願堂

惠峯胡氏曰。五君位在上者也。爻曰上達。而本義以其舉命關於上者。何哉。不以君位處五者。人君无旅故也。

象引舉命之前名也。是在下之名。非在上之命也。故說得上達也。

存疑是解。終以舉命上達。言名關於上也。命字當作各字看。

謂孔子釋五象曰。五之終以舉命者。以其有文明之德。而各舉上達於天子也。

上九。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按註疏。喪牛于易。言喪其稼穡之資。理在不難。程傳只作輪說。言失其順德。

程傳鳥獸騰處高者也。上九剛不中而處最高。又離體其亢可知。

故取鳥象在旅之時。讓將安和乃可自保。而過剛自高。失其所安。

宜矣。巢鳥所安。止焚其巢。失其所安。无所止也。在離上爲焚象。則自處於至高。始快其意。故先笑。既而失安。莫與。故號咷。轉易以喪其順德。所以凶也。牛。順物。喪牛于易。謂忽易以失其順也。離火性上爲躁易之象。上承鳥焚其巢。故更加旅人字。不云旅人則是自笑哭也。

本義上九過剛。處旅之上。離之極驕。而不順凶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程傳。胡氏曰。離爲科上槁。有巢象。而火又附焉。故曰焚。

變。胡氏曰。旅人恐指占者。只就上說。爲有情。本義驕謂先笑。不順。謂喪牛。皆致凶之道也。

林氏案曰。三與上應。皆以剛居上。无相與之情。故三焚其巢。上焚其巢。

其巢三承九四之離。爲他人所焚也。上焚其巢。自焚也。三焚其巢。則巢尚在也。喪其童僕。則牛尚存也。巢在則有可歸之理。牛存則有可行之資。今也巢焚牛喪。欲歸則无其所。欲行則无其資。凶斯致矣。

象引以鳥焚其巢。起旅人先笑後號咷者。正如鳥焚其巢。而不得所安也。

看。上九處旅之上。爲巢之象也。過剛處離之極。是驕而不順也。故其象爲鳥焚其巢。在旅人爲先笑後號咷。焚巢失其居也。始自高。故焚巢先笑。後號咷。喪牛於易。失其順也。是解所以焚巢意。大巢號咷。即是凶處。

按鳥焚其巢。當問旅人則喪牛句。當連蓋喪牛是旅人所喪也。雖

易經詳說

卷三十二 旅卦

聖 奇願堂

是論言而象亦須說得通。集解引折衷云：首二句明其不得所安下是不得所安之由。似未安鳥焚其巢，只作引起語。下就旅人發揮為是。凶亦只跟旅人說。○時講多將旅人先提出。言旅人之失所安如鳥之焚巢，則其巢明為假象。下又不必承之矣。而凶字兼焚巢說。尤體字看。○本義是旅之上，是旅卦之旅。非本爻旅人之旅。旅之上有集象，離之極有焚象。此句且虛就鳥焚巢說下。接旅人先笑後號咷。先有居故笑，後失所居故號咷。亦如鳥之先有巢而後焚也。所以致號咷者，由其先笑是有驕心驕便不順而喪牛於易。卒至失所居而有號咷之凶也。較舊說時異有以候質。鳥焚巢則无所居，旅喪牛則无所載。喪牛際承先笑說是一意。因笑喪牛，喪後號咷，易從笑看出。○林栗

易經詳說

卷三十二

旅卦

吳 寄願堂

說象近實，當玩惡意就象說。正意補在後。蓋此旅卦以旅人言，不為惡空取象。
譚周公繫上爻曰：上九處旅之上，離之極。有鳥焚其巢之象。旅人之失其所安，亦猶是也。始焉不勝其快意，終焉不勝其悲傷。是先笑後號咷也。所以然者，旅之正道曰：順由其道，剛笑傲自恣，有輕忽之心，而失其柔順之德。如喪牛于易者然。此號咷之凶，所以不免也。○古者如之凶可知矣。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程傳以旅在上，而以尊高自處，豈能保其居。其義當有焚巢之事。方以極剛自高為得志而笑，不知喪其順德於難易，是終莫之聞。謂終不自聞知也。使自覺知，則不至於極而號咷矣。陽剛不中而

處極剛有亢躁動之象。而火復炎上，則又甚焉。
○此旅莫聞知是有无以一言告之，彼聞不加程傳不自聞知與。易字為切。

潘氏曰：羈旅之極，居高用剛，始意甚快，其如終何。焚巢喪牛，終因而泣也。於易者，禍生於所忽，而莫之察也。
東谷鄭氏曰：以易而喪其順，是固聞知也。
象引驕氣方盛，安能自知。

存疑旅在上過高也。言以旅之時而在上位，驕亢如此，其義當焚其巢也。終莫之聞，終莫之悟也。

按以旅在上，只說當旅之時而在上。在上還以爻位言。因以見其高亢。若作旅人在上是何地。○其義焚焚字是借用。言人以

易經詳說

卷三十二

旅卦

吳 寄願堂

高亢而致失所安，其義有如鳥之焚巢也。○莫之聞是不自知。覺便是易處加一終字，又深一層。○以旅在上其義焚，可於旅在上補出離之極於焚意更切。喪牛於易終莫之聞，可該先笑後號咷在內。○以理言，喪其順德而不自知，以象言，是喪牛而不可復得，无消息也。象亦須體貼。
講孔子釋上象曰：上九所謂鳥焚其巢者，蓋以旅而在上，是人之以尊高自處而不能保其居。其義當如鳥之焚巢也。所謂喪牛於易者，由其驕氣方盛，失其柔順之德，而終莫之聞知也。使其自知何至於號咷哉。
○預建安卿氏曰：難卦云：親寡旅也。人之窮者也。故處旅之道，以得中為善。卑則取辱，高則招禍。初處最下，旅之卑者也。故以卑卑而

取災二在下之上上在上之上上旅之高者也故三焚次喪僕上焚
巢喪牛也四處上之下雖无太高太卑之失亦未得中故雖得資
斧而心未快也惟二五得二體之中故二即次棲資而得僕五亦
終有譽命之榮然二當位而五不當位故五不免射雉亡矢之患
然則居旅道之善者其惟六二乎

集解所以處旅者不外乎一貞其本則在柔中而能止柔中則恭
而有禮外不失人止則正已无求內不失身此旅之貞也若一於
柔者以旦夕之寓爲百年不逝之光景徘徊顧戀瑣瑣不休一於
剛者以英氣加人以獨斷任事至焚次而不安得資斧而不缺焚
巢而終號咷皆非善處也唯二五得中故二終无尤五則終與命
然則柔中而能止豈直行旅而已哉即終身焉可矣

易經詳說

卷三十二 旅卦

吳尚輿堂

按集解柔中能止當兼顧剛麗明意方全蓋彖傳原象四層設乃
盡貞字之義柔中說五爻順剛說兩陽爻止設艮卦麗明說離
卦卦體卦德不可或畧也

按三陽二陰之卦山止火行取象爲旅二處旅盡善而五有譽命
又進一層當以五爲全卦之主不僅離王也彖謂柔得中乎外
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發四者以明小亨貞吉之義而柔中尤
重五柔中二亦柔中也象雖不留獄一事以合旅意或謂刑獄
不得遽歸是族人之苦者故特言之非正意初柔在下族之鄙
賤而有災者二柔中族之盡善者三過剛族之不善者四久旅
而思歸者五柔中而離又文明乃仕宦之族名譽上達者上陽
不正處離極族之驕亢自恣先有居而後不得所安與二之就

遊族焚次者不同○男子四方爲志族亦所時有大抵柔中以
自持順剛以接物止而不躁動明而諳事理四者備而旅道盡
善矣至於擇店舍慎行李恤使從雖細不可忽也

易經詳說

卷三十二 旅卦

吳尚輿堂

易經詳說卷三十二終



順何所取容荷能巽順雖旅困之中何往而不能入巽所以次旅也爲卦一陰在二陽之下巽順於陽所以爲巽也
兵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孔疏巽者卑順之名說卦云巽人也蓋以巽是象風之卦風行无所不入故以入爲訓若施之於人事能自卑巽者亦无所不容巽之爲義以卑順爲體以容入爲用故受巽名矣上下皆巽不爲遠逆君唱臣和教令乃行故於重巽之卦以明仰命之理雖上下皆巽命令可行然全用卑巽則所通非大故曰小亨巽順以行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三

巽卦

一 審巽堂

物无遠距故曰利有攸往

獨註疏謂大人用巽其道愈隆故利見之未是

釋傳卦之才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也巽與兌皆剛中正巽說義亦相類而兌則亨巽乃小亨者兌陽之爲也巽陰之爲也兌柔在外用柔也巽柔在內性柔也巽之亨所以小也

天義巽入也一陰伏於二陽之下其性能巽以入也其象爲風亦取入義陰爲主故其占爲小亨以陰從陽故又利有所往然必知所從乃得其正故又曰利見大人也

象子曰巽有入之義巽爲風如風之入物只爲巽便能入義理之中无細不入

申溪張氏曰小謂初四三陰也順則能亨故曰小亨而利有攸往

者剛得中也大人者二五也利見之者初四也

雲峯胡氏曰巽次旅旅曰小亨離之一陰也此小亨巽之一陰也利有攸往利見大人二陰上從二五之陽也從陽爲陰之利不從陽不利也

蒙引陰爲主故其占爲小亨陰力量小故也陰不利往其利往者從陽故也然所從不可不擇故又戒以利見大人

獨蒙引有二說一說大人指九五張氏胡氏又皆兼二五言看來卦辭且依本義虛說爲是利見大人與他卦不同在大人上生意見大人則得正非大人則不當見矣

法疑利往全本從陽來然陽剛中未必盡真正英雄故要見大人乃利二句須一申說下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三

巽卦

二 審巽堂

獨以巽之柔僅可小亨利往利見則不健小亨而可以圖大作進步意看

國文王繫巽卦彖辭曰巽取巽入之義在人則才有所不足不能大有所爲僅得小亨而已巽順則宜從人以求助故利有攸往

又必擇才德出衆之大人而見之乃爲得所從而利故利見大人也

彖曰重巽以申命

獨註疏以申爲行不如作中重意與重巽爲切

釋傳重巽者上下皆巽也上順道以出命下奉命而順從上下皆順重巽之象也又重爲重復之義君子體重巽之義以申復其命令中重復也丁虛之謂也

不義程計義也。巽順而入必究乎下。命令之象重巽故爲申命也。
宋曰：巽卦是於重上取義。重巽所以爲申命。問重字之義曰：
只是重卦八卦之象皆是如此。問申字是兩卦降命令否？曰：非。
也只是丁宜反體便是申命。巽風也。風之吹物無處不入。無物
不動。即命令之入人治風決體亦入風之動物也。申字是丁宜
反覆之意。風无所不入。如命令之丁宜告成无所不至。故象以之。
變安即氏曰：重巽上下皆巽也。巽之德順而善人而於象爲風。風
者天之號令。故有命令之象。內巽者命之始。外巽者申前之命也。
君子於命令重復而丁宜之則契順而大入也。易故曰：重巽以申
命。

快學方氏曰：人君之巽莫大於順人心以行事。發號施令最不可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三

巽卦

三 寄願堂

以不順我爲順。人不以爲順。未可也。上順下下不順於上。未可
也。以三令五申使人心俱孚而後行之。此人君重巽之事。

蒙引：獨舉義者。卦名曰巽。不曰重巽。重巽之義爲申命之象。故
曰重巽以申命也。非申命无以明重巽之義。

張家行俱云：以字作爲字。蓋避下面大氣。恐人看作一樣也。下面
是君子取象於巽而如此。此是說重巽之義。當如此。自不同。

圖孔子釋彖辭曰：巽之爲卦。上下皆巽。是重巽也。人君之入人莫
重乎命令。重巽則人君所以施命告四方者。必反覆丁宜。有以

深人乎人之隱。蓋重巽乃爲申命也。

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程傳：以卦才言也。陽剛居巽而得中正。巽順於中正之道也。陽性

上其志在以中正之道上行也。又上下之柔皆巽順於剛。其才如
是。雖內柔可以小亨也。巽順之道。无往不能入。故利有攸往。巽
順雖善道。必知所從。能巽順於陽剛中正之大人。則爲利。故利見
大人也。如五二之剛陽中正。大人也。巽順不於大人。未必不爲過
也。

陸山李氏曰：若剛不順乎中正。則將漏隘而爲邪。若柔不順乎陽
剛。則將柔媚而爲諂。故柔順乎剛。則巽乎中正者。所以爲巽之體
也。若徒以一陰潛伏。謂之爲巽。而不究乎陰畫在二陽之下。有順
乎剛陽之象。陽畫在二五之位。有順乎中正之德。則巽之所以致
亨者。不可待而見矣。利見大人者。蓋指二五以陽剛之畫處中
正之位。而初四二陰出而順從之。乃所以爲利也。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三

巽卦

四 寄願堂

陸安即氏曰：巽二五剛也。巽雖主於柔。而二五之剛得中。故論成
卦則以初四之柔爲主。論六爻則以二五之剛爲重。惟二五之剛
能巽乎中正。則剛不遇而志得行矣。故曰：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此
以二五兩爻釋利有攸往之義。柔謂初四。剛謂二五也。皆順謂初
順二四。順五也。柔者多不能自振。故必順乎剛。則柔得剛助而後
可行。故曰：柔皆順乎剛。此以初四兩爻釋利見大人之象。

圖分釋利往利見處未安。

困義以卦體釋卦辭。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指九五柔謂初四。
蒙引：據柔皆順乎剛。則爲小亨利有攸往之義。然其中又有五之
剛巽乎中正而志行。則又爲大人之象。而利見大人也。柔皆順
乎剛之剛。無二三五上言。

存疑小亨利有攸往。本柔順乎剛。利見大人。本剛異乎中正。而志行五居上體之中。中也。以陽居陽正也。又居五之君位。故其志得行。合此三者。故有大人之象。剛異之巽本卦名。中正以德言。不以位言。志行則本乎位。

孫程傳李氏邱氏以剛異中正。無二五。以柔順剛為初。順一四。順五。今蒙存照。本義發明剛異中正。專言五。柔順乎剛。剛指四陽爻。順剛就順四陽爻說。以釋利有攸往。又於四陽爻中專主九五。以釋利見大人。有次第。且惟五可言中正。可從。

李氏曰。汪如石云。次節只要柔去順剛。剛異句正見剛之所以宜順也。夫柔之性常過於巽失之。不果而不行。故宜順乎剛。試觀剛之志行。以巽乎中正耳。則為柔者能順乎剛之中正。將併柔之過巽而就乎中正矣。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三

巽卦

五 寄願堂

而就乎中正矣。巽異乎中正之巽。去疑作合字看。義亦通。但是因卦名而用巽字。仍當體入字為說。曰。請云巽入乎中正之德。可用。又云剛而有巽義。所謂剛巽乎中正也。就爻上取義。故為卦體。

羅然卦辭何以云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哉。以卦體九五剛也。而巽乎中正。是以剛健之資。陽乎大中正之德。而居五之君位。其志得行。有大人之象也。四柔也。而皆順乎四陽爻之剛。是柔弱之人而得陽剛之助。是以謙柔僅可小亨。而利有攸往。以從陽。且利見九五陽剛之大人也。

巽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孔氏隨風巽者。兩風相隨。故曰隨風。風既相隨。物无不順。故曰隨。

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風之隨至。非是令初。故君子順之以申命行事也。

程傳。兩風相重。隨風也。隨相繼之義。君子觀重巽相繼以順之象。而以申命令行政事。隨與重上下皆順也。上順下而出之。下順上而從之。上下皆順。重巽之義也。命令政事。順理則合民心。而民順從矣。

本義隨相繼之義。

或問巽順以入於物。必極乎下。有命令之象。而風之為物。又能鼓動萬類。所以君子觀其象而申命令。朱子曰。風便也是會入物事。李氏曰。天下有風。所以施命。若風相隨而至。則是申命不一之象。占之出命者。必反覆申戒之。然後其事可行於天下。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三

巽卦

六 寄願堂

建安邱氏曰。巽為風。而風者所以發揚天之號令。風隨風而不逆。此重巽之象也。在上之君子。體隨風之巽。出而發號施令。凡事必申復詳審。一再命之。然後見之行事。則四方風動。順而易入。申命者所以致其戒於行事之先。行事者所以踐其言於申命之後。

羅然胡氏曰。命風象。申命隨風象。

蒙引。行事帶申命言。不宜平等看。

存疑。命申於未行事之先。事行於既申命之後。則命之入於人也深。而事之行也。无阻碍矣。

隨典申命是取隨風義。非取入義。

隨通典說是。然入義亦可於末處及之。只就上說。下順上。是餘意。

諸孔子釋大象曰。風者天之號令。風隨風而相繼。巽之象也。君子體之以爲凡事。闢紀綱法度之大。禮樂刑政之重。利所當與。弊所當革者。必先申其命令。致其丁寧。反覆之意。使天下之人。无不曉然於上之意。指而後見之行。焉。自有以深入乎人心。无不信從也。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程傳以命令爲說。程傳不言命令。

程傳六以陰柔居卑巽而不中。處最下而承剛。過於卑巽者也。陰柔之人。卑巽太過。則志意恐畏。而不安。或進或退。不知所從。其所以利在武人之貞。若能利武人剛貞之志。則爲宜也。勉爲剛貞。則无過卑恐畏之失矣。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三

巽卦

七 寄願堂

本義初以陰居下。爲巽之主。卑巽之過。故爲進退不果之象。若以武人之貞處之。則有以濟其所不及。而得所宜矣。

程傳蔡氏曰。進退巽柔不決也。利武人之貞。決斷也。位剛故有此象。

雲谷胡氏曰。巽爲進退。爲不果。初處重巽之下。性柔。進退不能決。唯臨事如武人之貞。斯无進退之疑矣。

象曰。進退初六之象也。利武人之貞。爲上者。說以矯其敝也。所求進退。只是作止二字。重不果於進退。集解張雨若云。武人非貞。然以過剛而矯太柔之失。則亦爲貞矣。按武人以果決爲正。利武人之貞。只是言其當如武人之果決也。武人非貞。猶失方爲貞。則貞不屬武人。於之字。口氣不合。程傳

云武人剛貞。可從。

諸周公繫初爻曰。初六以陰居下。爲巽之主。過於卑巽者也。凡事皆退怯。而不敢爲。欲行復止。方進即退。爲進退不果之象。然其所以如是者。長由剛武之不足耳。若以武人之貞處之。則有以矯其氣質之偏。不安於退。而得所宜矣。何利如之。占者宜如是也。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程傳進退不知所安者。其志疑懼也。利用武人之剛貞。以立其志。則其志治也。治謂修立也。

臨川吳氏曰。進退者志之疑。能如武人之剛強。則志治矣。

巫安邱氏曰。初六不武其矣。能以其剛立不屈之氣。而矯其巽懦。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三

巽卦

八 寄願堂

不立之志。然後得其正。而向之志疑者。轉而志治也。苟過於強悍。不得其正。則其志亂矣。何治之有。

存疑言初六進退。是其志疑懼。而不果於有爲也。利武人之貞。蓋濟以武人之貞。則疑懼者變而果敢矣。是其志治也。所謂利也。志治解利字。

集解兩可。不決之謂疑。一定不亂之謂治。葉兩瞻云。曰貞曰治。皆本義理而言。與意見執定不返者迥異。

要解仇洽洽曰。志治非一往任意。直是見得到時。合當去做。便毅然爲之。所謂不爲利疚。不爲威惕。方是武人之貞耳。

按治與亂反。疑則亂。治則不亂。

諸孔子釋初象曰。初之進退。是其心有所疑。而不能決。故一進一

退而不果也。若以武人之貞處之。則中有定見而志治矣。尚何進退不果之患哉。

九二 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按。詳疏紛若吉連。未是。

釋傳。二居巽時。以陽處陰而在下。過於巽者也。牀人之所安。巽在牀下。是過於巽過所安矣。人之過於卑巽。非恐怯則誦說。皆非正也。二實剛中。雖巽體而居柔。為過於巽。非有邪心也。禁巽之過。雖非正禮。可以遠耻辱。絕怨咎。亦吉道也。史巫者。通誠意於神明者也。紛若多也。苟至誠安於謙巽。能使通其誠意者多。則吉而无咎。謂其誠足以動人也。人不察其誠意。則以過巽為誦矣。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三

巽卦

九

寄願堂

二又居中不至已甚。故其占為能過於巽。而丁宜煩悉其辭。以自道達。則可以吉而无咎。亦竭誠意以祭祀之吉占也。

朱子曰。九二得中。所以過於巽為善。用史巫紛若吉。看來是個盡誠以祭祀之吉占。

建安邱氏曰。牀下。初也。古者尊上坐於牀。卑者拜跪於牀下。牀下卑者之所處也。二以陽居陰。失位不安。乃欲用柔而處卑。巽在牀下之象也。

厚齋馮氏曰。周官史掌卜筮。巫掌三《禮》。所以占其吉凶。板。所以除其災害。

蓋案胡氏曰。牀所安也。刺牀在陰爻言之。是以陰刺陽。使陽不能安。巽在牀下。在陰爻言之。是以陽處陰。陽不能自安。巽之過者。每

失之不諫。史職卜筮。巫職三《禮》。丁宜煩悉其辭。以自道達於鬼神。雖巽之過。而誠者也。如是則吉无咎。

蒙引。本義當巽之時。不厭云云。已甚。此二句總貼爻辭。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二句不必以不厭其卑為貼。巽在牀下。以不至已甚。意貼史巫紛若。蓋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不是兩個時節也。上六巽在牀下。喪其資斧。亦是一時事。但以巽在牀下也。而只用史巫紛若。則其巽也為未至已甚。若其巽在牀下也。而喪其資斧。則其巽也為柔懦不立矣。兩句氣勢相連。看然後可以得其旨。兩個巽在牀下。皆是過於巽之義。但看其所以過於巽者何如耳。若史巫紛若如此。而過於巽。則可若喪其資斧。則其過於巽也為不可。蓋上句且懸虛在。用史巫紛若。只是取個道達誠意之象。巽在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三

巽卦

十

寄願堂

牀下亦只是過於巽之義。得魚忘筌。得意忘言。不必泥牀下史巫之語。只是假借之辭耳。

存疑。亦竭誠意以祭祀之吉占。須看亦字。蓋不專重祭祀也。

法疑。史巫紛若。雖是說誠。却不重誠。要說出用巽意。思緣貼用二用之也。若形容紛的樣子。

國本義居中云云。為史巫句說。巽在牀下。只是過巽。不可遽用居中。之語。時講多混。

譚周公繫二爻曰。二以陽處陰而居下。當巽之時。過於卑巽。有巽在牀下之象。然過於卑巽者。每致人之疑。能了宜煩悉其詞。以道達其卑巽之義。如祭祀之用史巫紛若。以交於神者。然則情通於上。而吉且无失已之咎矣。占者宜如是也。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程傳二以居柔在下爲過巽之象而能使過其誠意者衆多紛然由得中也陽居中爲中實之象中既誠實則人自當信之以誠意則非誦畏也所以吉而无咎

中溪張氏曰他事過巽非所宜唯用史巫紛若然其多則可以達其誠意於神明人能以事神之禮而事上則吉而无咎蓋以九二得乎中道故也

折衷得中言九二之巽得中而不至已甚以見得吉之由非原其不至已甚之由也

譚孔子釋二象曰二之用史巫紛若而乃得吉者以二居下體之中爲得中道雖卑巽而不失於誦媚所以得吉也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三 巽卦

士奇願堂

九三類巽客

程註疏以類爲類感憂戚之容程傳只作類數之類

程傳三以陽處剛不得其中又在下體之上以剛亢之質而居巽

順之時非能巽者勉而爲之故屢失也居巽之時處下而上臨之

以巽又四以柔巽相親所乘者剛而上復有重剛難欲不巽得乎

故類失而類巽是可吝也

本義過剛不中居下之上非能巽者勉爲屢失吝之道也故其象

占如此

朱子曰九三類巽不比類復復是好事所以類復爲无咎巽不是

甚好底事九三別无後備只管今日巽了明日又巽自可是吝

援朱子此說與本義不同是未定之說

童溪王氏曰九三居兩巽之間一巽既盡一巽復來故曰類巽夫謂之類巽則類失可知蓋九三以剛處剛卑巽之志不出於自然而勉爲之是可吝也

蒙引九三過剛不中既非下人之資居下之上又扶上人之勢本非能巽者也其巽也特勉爲之耳勉爲之者非出於誠心不誠則不可入故類失而類巽吝非巽之吝類失之吝也但云類巽則是類失矣

按一巽到底何得言類說類巽則巽有間斷如云三仕必有已也於間斷時見得吝

譚周公繫三爻曰二過剛不中非下人之資居下之上又扶上人之勢非能巽者其巽也勉爲之耳勉爲則不可入類巽類失足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三 巽卦

士奇願堂

以取厚有吝之道也

象曰類巽之吝志窮也

程傳三之才質本非能巽而上臨之以巽承重剛而履剛勢不得

行其志故類失而類巽是其志窮困可吝之甚也

蒙引巽非出於中心故勉爲屢失而致吝也非其本心則故態復

露矣故曰志窮也夫恭儉豈可以聲言笑貌爲哉三雖強巽然人

之視已如見肺肝終不足以欺之矣明之志窮誠窮矣哉

去疑志是巽之念頭窮即敗露意猶言窮竭也與他窮字不同

志窮舊主窮九之極看殊與類巽欠合且巽卦那討個極九來故

勿從

譚孔子釋三象曰三之類巽吝者其巽非出於中心勉強爲之故

能時發不可終掩其志意窮竭如此難免於吝也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程王註謂依尊履止以斯行必獲強暴故有三品之獲其說未是。程傳陰柔无援而承柔皆剛宜有悔也而四以陰居陰得巽之正。在上體之下居上而能下也。居上之下巽於上也。以巽臨下巽於下也。善處如此故得悔亡。所以得悔亡以如田之獲三品也。田獲三品及於上下也。田獵之獲分三品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庖。一曰徒御四能異於上下之陽。如田之獲三品謂遍及上下也。四之地水有悔以處之至善故悔亡而後有功。天下之事苟善處則悔或可以爲功也。

水義陰柔无應承柔皆剛宜有悔也。而以陰居陰處上之下故得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三

巽卦

三 寄願堂

悔亡而又爲卜田之吉占也。三品者一爲乾豆一爲賓客一以充庖。

附子曰田獲三品伊川主張作異於上下說說得較牽強。

程淵胡氏曰王制天子諸侯无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

三爲充君之庖。穀梁傳註乾豆謂腊之以爲祭先豆實也。

程引田獲三品意與上文悔亡相蒙蓋六四以陰居陰處上之下

用柔能下也如是則所求必得以田則獲乎三品矣故象傳曰有

功也。田獲三品謂所獲之多足以脩三品之用非謂田時便有

三品

存疑陰柔則才弱无應則无援承柔皆剛是前後皆狂暴之凶侵

陵之患未免有之故有悔然以陰居陰處上之下用柔能下是善

處已處人所謂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也如此則所承柔

之剛非獨不之侵陵而反爲之助矣故其悔可亡不但其悔可亡

而又因之有功故其占爲田獲三品田獲三品亦卜田之吉占

彖辭余南湖云田獲三品於爻義殆不可曉程傳固失牽強朱註

亦失之不明蓋惟在以陰居陰處上之下謹異得人之助取義而

著此耳

預時請多以此爻爲大臣求賢之象

程周公繫四爻曰六四陰柔則才弱无應則勢孤承柔皆剛則所

值皆強暴之人宜有悔也然以陰居陰處上之下用柔能下則

強暴可化免其侵陵而悔亡矣且不特悔亡而已將見所求必

得如田者獲禽之多足以充乾豆君庖賓客三品之用也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三

巽卦

三 寄願堂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中溪張氏曰蒐田而獲其三品獲禽之多故有功

存疑此只就田獲上說

系疑四用柔能下始也以陰從陽終也陰得陽助其行底績者多

矣故如田之多獲也

摠有功當推開說借田獲以見有功非真以田獲爲有功時講請

求賢故有功於天下是從冠冕說

謂孔子釋四象曰四之田獲三品者四能謙以下人而人爲之助

凡事无不得其所欲而實有功如田獵所獲三品之多也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程註謂以命令爲說程傳亦刊其意

第五居尊位爲巽之主命令之所出也。處得中正。巽之書然。其宗親之道所利在貞。非五之不足。在巽當取也。既貞則吉。而。陽下無所不利。貞正中也。巽出令。皆以中正爲吉。巽而不貞。則有悔。安能無所不利也。命令之出。有所變更也。无初始未善也。有終更之使善也。若已善。則何用命也。何用庚也。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出命更改之道。當如是也。甲者事之端也。庚者變更之始也。十干以巳爲中。過中則變。故謂之庚事之改。更當原始。終如先甲後甲之義。如是則吉也。辭在蠱卦。

本義九五剛健中正而居巽體。故有悔以有貞而吉也。故得亡其悔。而无不利。有悔是无初也。亡之是有終也。庚更也。事之變也。先庚三日。丁也。後庚三日。癸也。丁所以丁宜於其變之前。癸所以接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三

巽卦

主 奇願堂

度於其變之後。有所變更而得此占者。如是則吉也。

朱子曰。九五先庚三日。後庚三日。不知如何。看來又似設此爲卜日之占。模倣蠱之先甲三日。是辛。後甲三日。是丁。此卦先庚三日。亦是丁。後庚三日。是癸。遠丁與辛皆是古人祭祀之日。但癸日不見用處。无初有終也。彷彿是伊川說。始末善是无初。更之使善是有終。自貞吉悔亡以下。都是這一個意思。一如坤卦先迷後得以下。都是一個意思。先庚後庚。是說那後更了底一截。

中溪張氏曰。蠱言先後甲。而曰終。則有始。巽言先後庚。而曰无初。有終何耶。蓋甲者十干之首事之端也。故謂之終。則有始。庚者十干之過中事之當更者也。故謂之无初。有終。况巽九五乃蠱六五之受蠱者。事之壞也。以道事言之。故取諸甲。巽者事之離也。以史

事言之。故取諸庚。易於甲庚皆曰先後三日者。蓋聖人謹其始終之意也。

蒙引九五剛健中正。其德本无不善。然以其巽體。則苟且偷安之弊。有不免焉。雖然。亦其性體剛健中正。終於奮勵而改圖也。故爲貞吉。悔亡。而无不利。以是觀之。是无初而有終矣。然其改圖也。何知可宜於其變之前。漢度於其變之後。其善於處變如此。此所謂貞也。此所以吉也。此爻貞吉。悔亡。與咸九四等不同。彼是因其不正而戒之。是占。此是以剛處中正。自有其貞。是象。補註曰。先庚三日。是丁。非甲。干无初也。後庚三日。是癸。干有終也。巽更。有終。上是變革之善。下是原其所以善也。當更化而更化是貞。更得盡善盡美是吉。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三

巽卦

主 奇願堂

既此爻當以變更意。其不執定出令。凡事之變更皆然。貞吉。貞子便有變更意。巽體易因循。九五剛健中正。能變更而得其正也。不貞則有悔。而不利。貞則悔亡。无不利矣。此便見得是初不善而後善。故云无初有終也。庚借作更。意先期而下。後期而後度。則其變更者无不善而吉矣。通節總重貞字。先庚後庚亦只要得貞。始无善或是舊事。相仍非五所爲。有不善也。

譚周公繫五爻曰。五本剛健中正。而所居在巽體。以其巽故。易有因循廢弛之悔。以其有剛健中正之德。能奮勵改圖。變更而得其正。則因循廢弛之悔可亡。而行之天下无不利矣。是其始不善而卒歸於善。无初而有終也。然變更大事。非可輕率必丁宜於未變之前。熟思審處。悉利害之幾。而不驟變。揆度於既變之

後深謀遠慮為經久之圖。而不苟變如是則所華此言當无不信。從而得吉矣。占者有所變更當如是也。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凡處位正中者。若不以九居五位。則不能以中正齊物。物之小者。无由致吉。致吉是由九居五位。故舉爻位言之。

程傳九五之吉以處正中也。得正中之道。則吉而其悔亡也。

謂无過不及。正得其中也。處柔巽與出命令。雖得中為善。悔也。

集解萬正符云。即所謂剛巽乎中正也。提出九五二字。見重九五之剛。雖剛而正中。故能變更盡善。而吉置正字於中。字上更見重剛之意。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三

巽卦

右寄願堂

王疑正中雖就爻位取本實本德說。

說約九五之吉。以位正則施為貞固。中則存心直純。故善變而吉也。

按程傳謂正得其中。只重中字。萬正符謂正字在上。見重剛意。二

說皆偏。看來只是中正二字。偶然倒置。不必另作意。立正中。只是得貞字。請中或發先庚後庚意。尚可。或以為位中正。故能

丁血後度。歸重下。裁則非矣。

圖孔子釋五象曰。九五變更而得吉者。以其位得陽之正。而卦之中。是有正中之德。故其變更得貞而吉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王註處巽之極。極巽過甚。故曰巽在牀下。也斧所以斷者也。過巽

失正。喪所以斷。故曰喪其資斧。貞凶也。

程傳牀人所安也。在牀下。過所安之義也。九居巽之極。過於巽者。也。資所有也。斧以斷也。陽剛本有斷。以過巽而失其剛斷。失其所。有喪資斧也。居上而過巽。至於自失。在正道為凶也。

該在正道為凶。不如只作雖貞亦凶。

本義巽在牀下。過於巽者也。喪其資斧。失所以斷也。如是則雖貞亦凶矣。居巽之極。失其陽剛之德。故其象占如此。

誠齋楊氏曰。上九位極人臣。身極崇高。愛其富貴權勢。而患失之

心生。故必極其巽順。阿諛以保其所有。不知順愈過。身愈危。小則

喪資用。大則喪權勢。雖正亦凶。况不正乎。

雲峯胡氏曰。牀下亦以陽居陰。不安之象。旅九四以剛居柔。曰得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三

巽卦

大寄願堂

其資斧。巽上九以剛居柔。而反喪其資斧。何也。旅貴於用柔。故以剛居柔者。得之。巽成乎過柔。故巽極以剛居柔者。失之。

案引上九是陽。何以曰失其陽剛之德。蓋以其居巽之極。過於巽

也。過於巽。則剛德喪矣。爻辭二句。當連看。不得斷為二。雖貞

亦凶。言縱使施於當巽之地。然過巽如此。亦取凶也。過巽而取

凶者。以其柔懦而無立自輕。而取侮也。

按程傳資斧分解。而在此以斷意為重。故亦云失其剛斷。朱子之

意。原以資斧為一物。只取斷意無疑也。

圖周公繫上爻曰。上九本有陽剛之德。以其居巽之極。凡事過於

卑巽。至於失其陽剛之德。而優柔不斷。過巽是為巽在牀下。失

斷是為喪其資斧。蓋其象有如此。占者雖巽所當巽。未嘗下正

而以辱召侮不免於凶也。占者可以知所戒矣。

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釋傳：巽在牀下，過於巽也。處卦之上，巽至於窮極矣。居上而過極於巽，至於自失，得為正乎，乃凶道也。巽本善行，故疑之曰：得為正乎？復斷之曰：乃凶也。

按：程傳正乎一斷，覺小巧。去疑稍變其說，謂雖正乎亦凶也，不作問詞差勝。

本義：正乎凶，言必凶。

案：胡氏曰：程傳謂正乎疑詞，凶也必詞。本義以為必凶，蓋大壯之初曰：其孚窮，言必窮。此曰：正乎凶，言必凶。

案：引此正如春秋戰不正勝之正，及必有事焉而勿正之正同。固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三 巽卦

九 寄願堂

必之義也。正乎凶，言可必其凶也。

豫上窮只是說巽卦之上，到窮極盡頭處。正字依本義作必字看，與上貞字不同。

案：孔子釋上象曰：巽在牀下者，言其居巽卦之上，其巽至於窮極而失之太過也。喪其資斧，則取辱召侮，可必其凶矣。

案：陸安邱氏曰：巽順也。以一陰而順乎上之二陽，也在卦以兩柔為巽主。初柔居剛，未安於巽，故有進退之疑。四柔居柔，巽其安矣。故有功三與五皆以剛居剛，而五得中，故五吉而三吝。二與上皆以剛居柔，而二得中，故二吉而上凶。大抵巽之為卦，以居中得位為善。二得中而失位，三四得位而失中，初上則位與中俱失，皆不盡巽之道也。唯以九居五，位乎中正，此所以貞吉而為申命之主。

款。

明訓：巽入之道，不可太過。巽而不失其正，可也。案：傳言依人以立事，大象言行事以入人，初處下而過於巽，故戒以武人之貞。上處極而過於巽，故戒以資斧之斷。三不能巽，則无以免咎。四惟巽，則得以悔亡。九二臣也，巽而能守中，故得吉无咎。五君也，巽而濟以貞，故得吉悔亡。巽德之制也。君子思以制其用，必剛克柔克而後可矣。

按：四陽二陰之卦，以五爻為卦主。所謂大人，剛巽中正而志行者也。風為天之號令，命為君之號令。風能入物，命能入人。故彖象皆以申命為言。巽在人為美德，而有過不及，則失其巽之美。初陰不正，早示以斷，以防過巽之失。三陽居陽，恐其用剛而不能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三 巽卦

九 寄願堂

常巽於巽為不及也。上陽居巽極，失其所，於巽為過也。二陽中雖居陰過巽，而能導其誠意。四陰正為能巽，而所求皆得。五陽中正遇事變更而盡其善，彖象所謂申命者，於五見之。二陰皆巽，初不正故戒之。四正故許之。四陽亦皆巽，一中五中正皆吉。三居陽故戒其用剛。上居陰故戒其過柔。論語云：質而無禮則怠，勇而無禮則亂。彖斯二義以觀巽卦，剛柔合宜，庶能全其為美德也。

兌三三說卦

程傳兌序卦異者也。入而後說之。故愛之以兌。兌者說也。物相入則相說。相說則相入。兌所以次巽也。

兌亨利貞。孔疏兌說也。說卦曰。說萬物者莫說乎澤。以兌是象澤之卦。故以兌為名。澤以潤生萬物。所以萬物皆說。施於人事。猶人君以恩惠養民。民莫不說也。惠施民說。所以為亨。以說說物恐陷溺邪。其利在於貞正。故曰兌亨利貞。

程傳兌說也。說教亨之道也。能說於物。物莫不說而與之。足以致亨。然為說之道。利於貞正。非道求說。則為邪說。而有悔吝。故戒利貞也。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三

兌卦

三 寄願堂

本義兌說也。一陰進乎二陽之上。喜之見乎外也。其象為澤。取其說萬物。又取坎水而塞其下流之象。卦體剛中而柔外。剛中故說而亨。柔外故利於貞。蓋說有亨道。而其說不可以不戒。故其占如此。又柔外故為說亨。剛中故利於貞。亦一義也。

張子曰。川壅為澤。坎為川。兌為澤。澤是水不流底坎下一畫閉合時便成兌卦。便是川壅為澤之象。

靈鑑胡氏曰。卦辭與咸同。咸以艮陽下兌陰。則相感。咸則亨矣。而相感易失於不正。兌以二陽下一陰。則相說。說則亨矣。而相說亦易流於不正。利貞者戒辭。三男之卦。不言利貞。剛固貞也。故咸取无心之說。兌取不言之說。

蒙引本義一說。剛中故說而亨。柔外故利於貞。則利貞者。因其所

不足而戒之之詞。一說柔外故為說亨。剛中故利於貞。則利貞云

者。因其所自有而道之之詞。前說是程子所謂有涉不正之疑。而為之戒者。後說是程子所謂有言其所以利者。以其有貞也。要之總是欲占者之說以正耳。依前說則利字重。依後說則利字輕。

程傳兌之解。多從後一說。然此處只宜渾渾說個大意。不必遽入卦體。程傳甚安。

講文王繫兌卦彖辭曰。兌之為卦。有致亨之道焉。然又必出於義理之正。而无邪媚之私。乃為利耳。

象曰兌說也。

孔疏兌說也者。訓卦名也。

程傳兌之義說也。一陰居二陽之上。陰說於陽。而為陽所說也。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三

兌卦

三 寄願堂

本義澤卦名義。

彖辭張雨若云。凡人感應處。定有一段淡治意思。此即為說。爻中所指皆是此意。

去疑說見釋兌字義。宜泛說。若全彖當作君臣看。

謂孔子釋彖辭曰。卦名兌者。以一陰進於二陽之上。喜見乎外。有和說之義。故名兌。在人則是和說之道待人也。

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孔疏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者。此就二五以剛居中。上六六三以柔處外。釋兌亨利貞之義也。外雖柔說。而內德剛正。則不畏邪。謂

內雖剛正。而外雖柔說。則不畏邪。謂中而柔外。中外相濟。

故得說亨而利貞也。順乎天而應乎人。廣明說義合於天。天
為剛德而有柔克是剛而不失其說也。今說以利貞是上順乎天
也。人心說於惠澤。能以惠澤說人是下應乎人也。○說以先民民
忘其勞以下。歎美說之所致。亦申明應人之法。先以說豫撫民。然
後使之從事。則民皆竭力忘其從事之勞。故曰說以先民民忘其
勞也。先以說豫勞民。然後使之犯難。則民皆援命忘其犯難之死。
故曰說以犯難民忘其死也。施設於人所致如此。豈非說義之大
能使人勸勉矣哉。

莊傳陽剛居中。中心誠實之象。柔爻在外。接物而柔之象。故為說
而能貞也。利貞說之道宜正也。卦有剛中之德。能貞者也。說而能
貞。是以上順天理。而下應人心。說道之至正至善者也。若夫遠道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一 兌卦

三 寄願堂

以千百姓之譽者。苟說之道。遠道不順。天不譽。非應人。苟取一時
之說耳。非君子之正道。君子之道。其說於民。如天地之施威於其
心。而說服無斂。故以之先民。則民心說隨而忘其勞。率之以犯難。
則民心說服於義。而不恤其死。說道之大。民莫不知勸。勸謂信之
而勉力順從。人君之道。以人心說服為本。故聖人贊其大。
本義以卦體釋卦辭而極言之。

孟子曰。見說若不是剛中。便成邪媚。下面許多道理。都從這兩個
剛中柔外來。說以先民。如利之而不庸。順天應人。革卦就革命上
說。兌卦就說上說。後人都做應天順人說了。到了順天應人。是言
順天理應人心。又曰。說若不剛中。便是遠道干譽。
陸山李氏曰。柔外故能說。剛中故能利貞。內剛而利貞者。說之以

道也。若柔見乎外。而內不剛。是乃所以為佞說之說。非知說之說
也。也要必剛實在中外。雖和而中有守。是以和而不流。此說之出於
貞而與天人合也。

運安邱氏曰。兌之義說也。剛中指二五。柔外指三上。外雖柔說中
實剛。介故兌亨利在貞正。是以上順天理。下應人心。革兌二象。皆
有順天應人之說。革之順應以湯武革命而言也。兌之順應以剛
中柔外說以利貞而言也。兌上為君。兌下為民。夫遠與生人之所
好。勢與死人之所惡。此常情也。今乃忘勞忘死。豈人之情也哉。殊
不知說以先民。則勞之者正所以逸之也。說以犯難。則生之所以
為仁。殺之亦所以為仁也。

雲峯胡氏曰。說易於不正必剛中而後說也。正說之正則能順乎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一 兌卦

三 寄願堂

天而應乎人。以先民則民忘其勞。以犯難則民忘其死。皆所以為
說之大也。然不正則不大矣。

譚濟陽氏曰。天人俱說。是惟无事无難也。有事而與民趨之。則勞
而忘勞。有難而與民犯之。則死而忘死。忘死忘勞。非人之情也。而
忘之者。說而不自知其勞且死也。易為而說也。知聖人勞我以逸
我死我以生我也。是以說而自勸也。夫勸民與民自勸。相去遠矣。
是以聖人大之曰說之大。民勸矣哉。

蒙引釋卦辭雖只到說以利貞一句。住。然是以順乎天以下。亦承
利貞言也。說以先民。說以犯難。皆說以正者也。以卦體釋卦辭而
極言之。通條是利貞之意。先民而民忘勞。犯難而民忘死。即是民
勸而說之大者也。剛中而柔外一句。剛中字。豈柔外重本義所謂

○民忘其勞民忘其死者貞之利也。非効也。說而不正則民不勸安在其爲利。○勞民謂之先民者。率民以趨事也。○先民犯難皆聖人之不得已者。如何着個說字。曰。此見聖人立言之有味也。言說而得其正。則雖以勞民以犯難。民亦且忘其勞忘其死。而況於其所安爲者乎。聖人立言之意。或如此。非是人情所不得已者。乃獨爲君子之所說也。○說以先民民忘其勞。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說以犯難民忘其死。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也。○說之大民勸矣。載上之說。以生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此卽所謂民勸也。而說道之所以爲大者此也。○此數說字盡歸在上人說。如云進以正可以正邦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之類。皆從大處立議論耳。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三

美 寄願堂

存疑剛中而柔外若依彖引剛中二字輕則聖人用剛中二字盡了。若依本義剛中故說而亨柔外故利於貞則彖傳已遺了亨字剛中二字亦无所屬。依愚見當依程傳說陽剛居中心誠實之象。柔爻在外接物而柔之象故爲說而能貞也。依此說則說以利貞之意皆有所自。彖傳剛中柔外四字俱不虛矣。天理人心正而已矣。故說以利貞則順乎天而應乎人必言應人者。說道關乎人。天人之理一故言人而并及天也。○民忘其勞根源在說以先民上。說以先民民既說之自忘其勞矣。民若不說雖欲民忘勞不可得也。○民忘其死根源在說以犯難上。民若不說雖欲民忘死不可得也。民勸矣哉。民勸卽是民忘其勞民忘其死。此所以爲說之大也。說之大是卽上文而贊之。

自解剛中柔外本義以亨貞分屬則利貞之戒專爲柔外而設。不知說之易涉於不正。病在柔外而說之所以能得其正者。實太剛中。本文原无亨字。亨已在說字內見了。似不必更以剛中釋亨。如以利貞專戒柔外則剛中二字又无着落。傳曰陽剛在中中心誠實之象。柔爻在外接物而柔之象。合來見得個說以利貞。此說爲安忘勞忘死只是個兩件人情所最難的事。形容說以利貞之妙。說利貞是卦辭剛中柔外是卦體。順乎天以下是極言之。○彖傳不言亨則亨字不必消。剛中柔外多從本義後一說以柔外爲能說剛中爲能貞。順天應人重應人一邊下皆言應人也。○以此照看首節亨字只是從兌說見得有亨之理。原不必以剛中柔外分貼亨與利貞。本義看得太細不如程傳爲優。○說以先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三

美 寄願堂

民說以犯難兩說字稍斷開說在先非臨時有說之法。說屬上忘勞忘死便是民說。○說之大當虛說。時講或以說之大限順天應人。民勸跟忘勞忘死隔碍不成文理。只承忘勞忘死爲是。因緣通節重說以利貞句。是以字直貫到底。總極言貞之妙處。而柔外而字宜玩。見不是一味外柔。乃剛中而柔外也。先民有以身先之義。犯難就用兵說。說而不覺也。勸不是有心只鼓舞懣暢意。○傳曰兌亨利貞。夫兌固有亨道矣。而必云利貞者。卦體二五以剛居中。三上以柔居外。柔外則能說而有不正之嫌。剛中則所說无不正矣。說以正乃爲利也。極而言之。天理人心唯正而已矣。說以利貞則順乎天理之太然而无所違。應乎人心之同。

然而无所拂矣。由是而用此說道之正率。先乎民以趨事。民知勞之所以逸之。皆說而忘其勞。即遇有危難之事。而用此說道之正。令民往犯乎難。民知殺之所以生之。皆說而忘其死。夫忘勞忘死。如此豈非說道之大。自能使民勤勉矣哉。而說之大。唯以其正此貞之所以為利也。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孔疏：麗澤兌者。麗猶連也。兩澤相連。潤說之盛。故曰麗澤兌也。君子以朋友講習者。同門曰朋。同志曰友。朋友聚居。講習道義。相說之盛。莫過於此也。故君子象之以朋友講習也。

程傳：麗澤二澤相附麗也。兩澤相麗。交相浸潤。互有滋益之象。故君子觀其象而以朋友講習。朋友講習。互相益也。先儒謂天下之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三

兌卦

寄願堂

可說。莫若朋友講習。朋友講習。固可說之大者。然當明相益之象。程子曰：天下之說。不可極。惟朋友講習。雖過說无害。兌澤有相滋益。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

本義：兩澤相麗。互相滋益。朋友講習。其象如此。

節齋蔡氏曰：講兌象。習重兌象。

運齋徐氏曰：天下之至可說者。无如朋友講習。講而不習。則言語徒詳。細繹无得。雖曰為學。亦將枯槁生澁。而无可嗜之味。危殆耗損。而无可即之安矣。豈能終收擇於心乎。故必從容論說。以講之於先。又必切實體驗。以習之於後。則心與理相涵。而所知者益精。身與事相安。而所能者益固。麗澤之益。庶乎其有相資之實。而真悅在我矣。

象引麗澤何以有兌象。蓋凡天下之不相說者。盡由於不相同。兩澤相麗。彼此相滋。是雖无情之物。實有相說之象。故為兌象也。講習只是一件事。講而又講也。或曰：講是究其理。習是踐其事。如習禮習射習樂之類。在朋友間。亦只是講明而已。到踐其事處。朋友亦如何相着力得。

莫能謂是論之於友。同得工夫。習是熟之於己。獨得工夫。說家謂習只是講之又講。此泥朋友二字也。不知講是人已相資。習則人已互有也。

賁說也。蒙引方從麗澤內發得說意。可玩麗澤相說。朋友亦相說。麗澤相益。朋友亦相益。於義為備。或只取滋益。不取相悅。在他卦亦有此例。講習。集解之說。與進齋合。可用。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三

兌卦

寄願堂

語孔子釋大象曰：兩澤相麗。彼此相滋。而相說兌之象也。君子體之。而以朋友講習焉。論說以講之。體驗以習之。則在人者。有以裕於己。在己者。有以及於人。相益而相說。莫有加於此者矣。是亦麗澤之義也。

初九和兌吉。

王註：居兌之初。應不在一。无所黨係。和悅之謂也。說不在詔。展斯而行。未見有疑之者。吉其宜矣。

程傳：初雖陽爻居說體。而在最下。无所係應。是能卑下。利順以為說。而无所偏私者也。以和為說。而无所偏私。說之正也。陽剛則不卑。卑下則能與。處說則能和。无應則不偏。處說如是。所以吉也。本義以陽爻居說體。而處最下。又无係應。故其象占如此。

而論蔡氏曰爻位皆剛不比於柔得說之正而不流於邪者也故吉

變胡氏曰兌自有和義和獨於初言者以其得陽剛之正與和悅之德故首言之且為吉占也

靈臺胡氏曰君子初而不同同與和異處說體之下得陽剛之正是說而不流於邪故其象為和其占為吉

存疑以陽爻居說體其說也正不失之邪媚也處下則不失於上求無應則不失於私繫故為和悅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悅之以道而不失節是和悅也

按以陽居初為得正因見其說之正而和也

歸周公繫初爻曰九以陽居卦下而無應陽剛則非柔如處下則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三

兌卦

无寄願堂

絕攀援無應則無私昵其所說者出乎性情之正而無偏黨之私說之中節而和者也占者如是則內不失已外不失人何吉如之

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困傳有求而和則涉於邪詔初隨時順處心無所係無所為也以和而已是以吉也象又以其處說在下而非中正故云行未疑也其行未有可疑謂未見其有失也若得中正則无是言也說以中正為本爻直陳其義象則推而盡之

不義居卦之初其說也正未有所疑也

象引未有疑者正也不正則有所疑矣凡疑云者於理未順也

存疑疑附也言无疑碍也即行无不得所以然者以居兌之初其

說也正故行无所疑碍也

通典自他人見之而言不是初九自家无疑也

孩存疑疑碍之說似可用而諸講但以疑字虛還當是從程傳

謹孔子釋初九曰說而於理未順則行不正而有可疑矣和兌而

得吉者說而順理其所行皆正而未有可疑也不亦吉乎

九二孚兌吉悔亡

程傳二承比陰柔陰柔小人也說之則當有悔二剛中之德孚信內充雖比小人自守不失君子而不同說而不失剛中故吉而悔亡非一之剛中則有悔矣以自守而亡也

本義剛中為子居陰為悔占者以孚而說則吉而悔亡矣

研堂錢氏曰中實為孚二五剛中故皆曰孚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三

兌卦

手寄願堂

西漢李氏曰一應五君臣同德而相說孚兌之吉也

象引剛中為子居陰為悔此就爻言若以人言則孚者心也悔者事也但以孚而說有其誠心則上焉得君下焉得民內焉順親外焉信友誠固未有不信也故雖有可悔之事而亦不見其為悔矣大德既備小疵奚恤

存疑九二以陽居陰為失其正不免有妄說之悔然有剛中之德是有誠心者也占者以孚而說有其誠心則誠能動物人无不說悔其可亡矣蓋中重於正因中可以求正也

天疑此爻或作涉世看亦得但以臣道說較冠冕

講則公案二爻曰九二以陽居陰所為之事未免有失而致悔也

然以剛居兌之中剛中則有誠實之義外之所說皆本於中心

之誠然故爲子兌之象。古者如此則誠不動而信可悔之事。道亡矣。

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王註其志信也。

履剛心之所存爲志。二剛實居中。孚信存於中也。志存誠信。道至。說小人而自失。平是以吉也。

平漢張氏曰：二處大臣之位。當兌說之也。而天子視其所說以爲趨向者也。苟非孚信出於剛中之志。鮮不爲六二說媚之所惑矣。存疑信志卽是誠心。解孚兌。

按去疑謂信志在孚兌前一步。又參履折可不必。

諸孔子釋二象曰：子兌之吉者。由一有誠信之志。其說尤少。信志。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三

兌卦

聖 審願堂

自可以感人而得言也。

六三來兌凶。

王註以陰柔之質。履非其位。來求說者也。非正而求說。邪佞者也。

程傳六三陰柔不中正之人。說不以道者也。來兌就之以求說也。

比於在下之陽。柱已非道。就以求說。所以凶也。之內爲來。上下俱陽。而獨之內者。以同體而陰性下也。失道下行也。

本義陰柔不中正。爲兌之主。上无所應。而反來就。一陽以求說。凶之道也。

需案胡氏曰：六三陰柔不中正。而來求說於剛。初剛而正。二剛而中。必不從也。凶可知矣。

存疑陰柔不中正。妄說者也。爲兌之主。又善說人者。上无所應。而

反求就二陽以求說。則非其類。所謂未同而言者。在已陷於其道。在人未必我應。故凶。

王註凶處全在來字。來則不但媚悅。且有就之強說意。那初是

何正人。皆不以道。豈肯悅的故凶。

按泰不近禮。便有耻辱。可以証來兌之凶。

譚周公繫三爻曰：六三爲兌之主。急於求說者。居下體。所說宜在

上。乃上无所應。而反就初二。二陽以求說。初二剛正。必不能得

其說也。夫說人而人不我與。則淪於卑賤。而可耻。能免於凶乎。

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孔疏位不當者。由位不當。所以致凶也。

程傳自處不中正。无與而妄求說。所以凶也。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三

兌卦

聖 審願堂

建安邱氏曰：六三柔而不中。故來就。在下之陽。而有妄說之凶。无

他。以柔居剛。位不當故也。來者反而之內也。

案剛口是陰柔不中正一句。

程傳說之道。貴剛柔則易流。三陰不中正。處位不當。无自主之

守也。

王註位是爻位。以六居三爲不當。

諸孔子釋三象曰：三之來兌而凶者。由其陰柔不中正。處位不當。

无德而妄求說人。人莫之與。所以凶也。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王註以三爲國之疾。介隔也。隔此疾。不令近君。其意太曲。

程傳四上承中正之五。而下比柔邪之三。雖剛陽之處。非以爲陰

桑陽所說也。故不能決而商度。未盡謂擬議所從而未決。未能有定也。兩問謂之介。分限也。地之界則加田。義乃同也。故人有節守。謂之介。若介然守正。而疾遠邪惡。則有喜也。從五、正也。說三、邪也。四近君之位。若剛介守正。疾遠邪惡。將得君以行道。履慶及物。為有喜也。若四者得失未有定。繫所從耳。

按介字不用說介限。只是取介之介。不義四上承九五之中正而下比六三之柔邪。故不能決。而商度所說。未能有定。然價本陽剛。故能介然守正。而疾惡柔邪也。如此則有喜矣。象占如此。為戒深矣。

墨華胡氏曰。九四介乎三五之間。商兌而未定。必舍三從五。然有限介。然有守。疾邪如此。有喜矣。蓋位柔有商兌之象。賢剛又有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三

兌卦

寄願堂

介疾之象。或能如此。則三雖欲為之疾。可有喜矣。疾與喜相反。无妄之疾。損其疾。皆以有喜言。

按疾作疾惡之疾。不宜混入疾病之疾。

運籌徐氏曰。天下之理。是非不兩立。公私不並行。好善則疾惡從

正則遠邪。此君子小人之分也。然邪念未易去也。自非介然剛特

有守之君子。鮮不為邪柔之所移奪。一牽於柔。則將淪胥而為小

人之歸也。豈不可畏哉。况夫以陽剛之刀。處近君之位。詔王以八

柄。取臣者也。所以奔走服役於其下。而求說於我者。无所不至。况

又與之親比者乎。商兌未定。正天理人欲公私之限處。不可不審

所從也。聖人以介疾有喜言之。所以開示正道。提防邪心。其意切

矣。引商兌未定者。勢之二也。介疾有喜者。志之一也。始雖疑於勢之二。終則決其志於一本。義云。象占如此。為戒深矣。蓋象如此。而占如之。四上承九五之中正。下比六三之柔邪。不必以九五為在上之明君。六三為在下之小人。蓋只是說在邪正之間耳。九五

是君子。六三是小人。俱作平等人看。以下文介然守正。疾惡柔邪之義求之。益可見矣。爻辭非以九五為君。而六三其所屬之小人也。商度所說。四擇所從之人也。

臣疑四之隱念。畢竟在五。只因三甘媚却不正。故默然自商。其到底能介疾有喜。得力在此一商。

按疾邪則正人台。正大合豈不可喜。講周公繫四爻曰。九四上承九五之中正。下比六三之柔邪。欲全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三

兌卦

寄願堂

三而從五。則私情有所難割。欲舍五而從三。則公義有所不容。心中商度所說。未能盡定。幸質本陽剛。故能介然守正。疾惡柔邪之三。專從乎五。正人相得。喜可知矣。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釋傳所謂喜者。若守正而君說之。則得行其剛陽之道。而福慶及物也。

國朝楊氏曰。六三者。君心之膏肓也。九四者。膏肓之鍼艾也。故九

四者。六三之所甚不喜也。六三不喜。則九四有喜矣。非九四之私

喜也。天下國家之大慶也。

果解余南湖云。其疾惡也。若其進善也。必果其有慶也。能无喜

乎。有慶也。是中喜字意。不必作慶及天下。

講孔子釋四象曰九四之所以爲吝者蓋能以邪從正其所吝於君子者多矣不有廢乎

九五孚於剝有厲

王註此於上六而與相得處尊正之位不說信乎陽而說信乎陰孚於剝之義也剝之爲義小人道長之謂

孔疏小人道長消君子之正故謂小入爲剝也

「匪傳九五得尊位而處中正盡說道之善矣而聖人復設有厲之戒蓋堯舜之盛未嘗无戒也戒所當戒而已雖聖賢在上天下未嘗无小人然不敢肆其惡也聖人亦說其能勉而革面也彼小人者未嘗不知聖賢之可說也如凶凶處無朝隱惡而順命是也聖人非不知其終惡也取其畏罪而強仁耳五若誠心信小人之言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三

兌卦

美 寄願堂

善爲實善而不知其包藏則危道也小人者倚之不至則害於善聖人爲戒之意深矣剝古消陽之名陰消陽者也蓋指上六故孚於剝則危也以五在說之時而密比於上六故爲之戒雖舜之聖且畏巧言令色安得不戒也說之惑人易入而可懼也如此

「本義剝謂陰能剝陽者也九五陽剛中正然當說之時而居尊位密近上六上六陰柔爲說之主處說之極能妄說以剝陽者也故其占但戒以信於上六則有危也

朱子曰九五只是上比於陰故有此戒
「匪傳徐氏曰上柔處說之極无他繫應惟附五以求說也五位雖當上柔雖親附說而信之心至剝剛故曰孚于剝
建安同氏曰九五剛中當位說將極而密與上比則方有說陰之

「而向上復引之以爲說五若不虞其害已而妄信之則將見剝於陰矣故曰孚于剝柔剝剛則剛危故有厲五位雖正而所說不正故也

「家引剝謂陰能剝陽者也指上六蓋陰柔小人內則蠱壞人之心術外則虧喪人之行業何剝如之剝之一字古說爲人君者宜深味之

「王註五剛中正本是无厲時以孚于剝乃有耳
「匪傳孚于剝似以剝爲小人之名號聖人下字有深味

「蓋周公繫五爻曰上六陰柔剝婦之小人能妄說以剝陽者五居尊位密近上六若狃於所說而信之是孚于剝也如此則蠱惑心志墮破聰明貽害於家國天下者无窮豈不有危厲乎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三

兌卦

美 寄願堂

「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王註以正當之位信于小人而聽君子故曰位正當也
「匪傳以五所處之位正當戒也

「蓋此說无味

「本義與履九五同

「家引胡氏曰履否兌中孚九五皆曰位正當而此獨與履同何也

否中孚九五位正當而能稱其居履兌不能稱其位者也兼履兌皆有窮之辭履五當君位而凡事決之以已見雖正且危兌五當君位而密比于小人不正之危又何如也

「家引正謂剛健中正當謂居尊位○交辭是戒辭非指實說象傳則指實說也與交辭意不同交辭下義當詳○此本義云處履九

五同者。蓋履之九五位正當。傷於所恃。則凡事必行而無疑。兌之九五立正當。傷於所恃。則密近小人而不畏。皆危道也。

按位正當。謂陽剛中正而居尊位。有所恃而孚于剝。以到有厲也。○履五位正當。本无厲。而夫履則雖貞亦厲也。此爻位正當本无厲。而孚于剝。則有厲也。履失於過嚴。此失於諛信。故此不言貞不盡同。

講孔子釋五象曰。五之孚於剝者。以其位之正當也。夫位正當。似可无患。乃以位正當而有所恃。自謂才足以矧其奸。權足以制其命。小人不足為吾害。故不覺其入而孚之深也。厲皆從此起矣。

上六引兌

易經詳說

卷三

兌卦

聖賢堂

按註疏謂他人見引。然後乃說。程傳引而長之本義。上六下引二陽三說不同。

程傳他卦至極則變。兌為說。極則愈說。上六成說之主。居說之極。說不知已者也。故說既極矣。又引而長之。然而不至悔吝何也。曰方言其說不知已。未見其所說善惡也。又下乘九五之中正。无所施其和說。六三則承乘皆非正。是以有凶。

本義上六成說之主。以陰居說之極。引下二陽。相與為說。而不能必其從也。故九五當戒。而此爻不言戒吉凶。

葉象胡氏曰。凡陰爻稱引。萃六二引吉。引下而升也。故吉。兌上六引二陽。而說引之者。將以剝之也。五言有厲。上不言凶。可知矣。蒙引上六引下二陽。相與為兌人之從。不從固未可必。而使之性。

賢柔媚固如此也。故聖人亦只下引兌二字與他。○本義云九五當戒。而此爻不言其吉凶。愚謂畢竟有凶而无吉。縱使人說之而得以乘時微利。亦凶道也。害與利相因者也。

去疑引字。要看得廣。引之聲色。引之貨利。途路不啻百條。按字剝枯上。則引兌指五。極相合。本義引下二陽。可疑。○引字以牽引為正解。

講周公繫上交曰。上六成兌之主。卦之所以為兌者也。以陰居說之極。又善為說者也。性體柔媚。專務說人。故百計千方。引誘二陽。相與為說。以便其私。君子不可不知所防也。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程傳說既極矣。又引而長之。雖說之之心不已。而事理已過。實无

易經詳說

卷三

兌卦

聖賢堂

所說事之盛。則有光輝。既極而強引之長。其无意味甚矣。豈有光也。未非必之辭。象中多用。非必能有光輝。謂不能光也。

中溪張氏曰。柔道以牽為引。上六柔居五上。能牽誘五而為說媚者也。然九五乃陽明之主。以剝為懼。不信上六之牽引。故小人說媚之跡。隱晦而未至於光顯也。

按此專言九五與本義異。

存疑敗之之辭。天與人同。歸於善。君子莫大之善也。上六相引以為不善。其道奚光哉。

按末光只是說上六心事曖昧。不光明正大。中溪解末光是依程傳。其講引兌却不用程傳說。可玩。

講孔子釋上象曰。上六之所引兌者。其情未嘗不殷。其術未嘗不

巧而其心實不尤明正大也亦可鄙之甚矣

吾建安卽氏曰兌說也以一陰而說乎下之二陽也在卦以二陰爲說主四陽則皆爲所說者二以柔居剛爲下兌之主動而求陽之說故曰柔兌上以柔居柔爲上兌之主靜而誇陽之說故曰引兌來柔之說易見故本爻因引兌之情體知故比爻當戒是以四陽又在下兌者多吉在上兌者多凶初剛在下與陰無係故和兌吉已近三入說猶淺故字兌吉悔亡四人上兌處三五之間莫知時決故有商兌未寧之象五與上比處說將極故孚於剝則有剝矣

東解兌以說爲義卦本陰柔取而陰柔尤易入於邪聖人首戒之以貞有以也內兌三陰爲主曰來者彼我之容於人也外兌上陰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三

兌卦

吳尚鑒

爲主曰引者欲人之昵於我也蓋知說不知道者四比於三故可尚不爲所說而高生矣五近於上故易字一爲所說而屬至矣必如初之和兌二之孚兌孰能來之孰能引之何待於商何處於剝按四陽二陰之卦與巽相反巽兌皆取於柔而說尤易失正故以利貞爲戒二五皆剛中所以能貞者在此五居尊位當爲一卦之主彖言說而以先民犯難爲其大者象言滋益之義而以朋友講習爲其切者滋益中亦有說意也初陽正而說抑二剛中而說孚皆能貞者也三陰不正而妄求說不貞者也四陽不正而能商所說猶可以得貞也五位正當本剛中能貞悉其誠於上六故以孚剝有厲戒之不孚剝則无厲矣上陰正居說極而方求說故引兌而未尤不能貞者也又位貞不貞之分如此

朋友講習學者之急務聖人從麗澤中看出此義其味尤醇而水相合則相滋益物雖无知而其合固有說意也朋友相與講習則相滋益其說不待言矣學問工夫當取益友講求乎義理體諒於身心友之益我者何如我之益友者何如果其相益而說則說之貞也不然猶食薇逐狎侮戚笑不貞之說將何益乎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三

兌卦

吳尚鑒

易經詳說卷三十三終

臨傳渙序卦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說則舒散也。人之氣憂則結聚。說則舒散。故說者散義。渙所以繼兌也。為卦巽上坎下。風行於水上。水遇風則渙散。所以為渙也。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賁孔既謂小人遭難離散。大德之人。建功立德。散難釋險。云云。殊非卦意。

程傳渙離散也。人之離散。由于乎中。人心離則散矣。治乎散亦本於中。能收拾人心。則散可聚也。故卦之義皆主於中。利貞合渙散之道。在乎正固也。

易經詳說

卷三十四

渙卦

一 寄廟堂

程傳治乎散亦本於中。是照王乃在中。以釋假有廟之義。然將象全畧了。於理未盡。

本義渙散也。為卦下坎上巽。風行水上。離披解散之象。故為渙。其變則本自漸卦。九來居二。而得中。六往居三。得九之位。而上同於四。故其占可亨。又以祖考之精神既散。故王者當至於廟以聚之。又以巽木坎水舟楫之象。故利涉大川。其曰利貞。則占者之深戒也。

國圖華言王假有廟。是卦中有萃聚之象。故可以為聚祖考之精神。而為享祭之吉占。渙卦既散而不聚。本象不知何處有立廟之義。恐是卦外立義。謂渙散之時。當聚祖考之精神。邪。為復是下卦。是坎有幽隱之義。因此象而設立廟之義。邪。朱子曰。坎國是有也。

渙之義。然此卦未必是因此為義。且作因渙散而立廟說。大抵這處都見不得。

漢上朱氏曰。天下離散不安其居。聖人將以聚之。故以宗廟為先。宗廟者。收其心之渙散而存之也。人孰不有父母。知報本則知祭祀。祀出於人心。復其本心。則離散者可合。而天下無事矣。治渙之道也。

變渙胡氏曰。渙有二義。卦有因民渙散而萃之意。假廟是也。又有渙天下患難之義。涉川是也。爻則全以渙為美事。各有不同。不可以一例觀之也。

雲客胡氏曰。萃與渙皆互艮。艮為門闕。一陽在上為屋。二陰在下為闕。高竊之象。故曰有廟。萃言假廟。是言聚己之精神。以聚祖考之精神。渙言假廟。是祖考之精神既散。至於廟所以聚之。象言假廟。夫子於大象曰立廟。象言涉川。夫子於十三卦丹楳之象取此。蓋以本卦自有廟與涉川之象也。故其占宜祭祀。宜涉險。必曰利貞者。祭祀而非正。是媚神以徼福。涉川而非正。是行險以徼幸。故深戒之。

易經詳說

卷三十四

渙卦

二 寄廟堂

家引渙亨。謂將來有必濟之。王假有廟。于渙言此者。天下之渙者。皆在所當聚。自王者言。此其最大者也。觀大象益可見。雖曰事神實與治道相關。蓋人本乎祖。萬事之原也。故曰明乎郊社云云。治國其如視諸掌乎。利涉大川。只是卦有此象。遂著其占。與益同例。不必拘於渙。易解所取。只是理象兩端。王假有廟。據渙取利涉大川。據象取。亦有兼取者。利貞。本義云其曰利貞。則占者

之深戒也。卦言利貞者多矣。獨此云其曰利貞則占者之深戒也。獨何意歟。蓋此卦上言亨矣。言假廟矣。言涉川矣。然有不正則皆非矣。皆失之矣。故雲峯曰。祭祀而非正。云云。深戒之。亦為是也。○**附疑**。王假有廟。象渙字來。是祖考精神之渙也。假廟所以合渙。涉大川。當實事說。不作濟難之象。以本義有乘木之象也。利貞。永承不專就假廟涉川說。濟渙之貞。所該者廣。假廟之貞。孝敬勤。涉川之貞。能待而已。

按渙字本不甚好。然論理有渙必有聚。故可致亨。非已亨也。王假有廟。聚祖考之精神。乃聚渙之大者。即此見得天下之心。皆在所聚矣。或云王之假廟。使天下人知本。便是聚人心處。尚非正意。只是因此見彼。不必扭合。利涉大川。巽為木。木在水上有

易經詳說

卷三十四

渙卦

三 寄願堂

舟楫之象。從象上取。然象引謂不必拘於渙。是泥本義象字說。得覺偏。風行水上。水勢渙散。涉川所以濟之。分明有濟渙之意。在渙言渙。何得謂不拘於渙也。時講多主濟難說。本之註疏。亦有所據。利貞。象承假廟涉川存疑說。好。或云假廟不用復說貞。單承涉川非也。或謂涉川取勇往之象。亦非。

圖。文王繫渙卦彖辭曰。渙者渙散之義。渙不終於渙。因渙而有亨。之道焉。人心是渙。王者當先其大者。假廟孝享。以聚祖考之精神。而祖考之已渙者合矣。以此推之。凡渙者皆可合矣。又水勢至渙。利於脩舟楫。而涉大川。而水之渙漫者。濟矣。以此推之。凡渙者皆當有以濟矣。然假廟而不取萌誦媚之念。涉川而不取為僥倖之謀。二者皆正。乃為利耳。此渙之所以亨也。

象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孔疏。二以剛德來居險中。而不窮於險。四以柔順得位於外。而上與五同。內剛无險困之難。外柔无遠逆之乖。所以得故釋險難而通亨。建立宗廟而祭。亨利涉大川。而克濟利以正道。而鳩民也。○**圖**。此不言卦變。

釋傳。渙之能亨者。以卦才如是也。渙之成渙。由九來居二。六上居四也。陽剛之來。則不窮極於下。而處得其中。柔之往。則得正位於外。而上同於五之中。巽順於五。乃上同也。四五君臣之位。當渙而比其義相通。同五乃從中也。當渙之時。而守其中。則不至於離散。故能亨也。

臣弼。有九來居二。六上居四。說卦變。乃是乾坤變六子之法。

易經詳說

卷三十四

渙卦

四 寄願堂

原。商氏曰。以二四往來明卦義。不窮上同明亨。剛來不窮。即謂剛健不陷。義不因窮之象。

圖。此用程說。

困。義以卦變釋卦辭。

圖。問剛來而不窮。窮是窮極。來處乎中。不致窮極否。朱子曰。是居二為中。若在下則是窮矣。剛來不窮。是九三來做二。柔得位而上同。是六二上做三。此說有些不稳。却為六三不與做得位。然而某這個例。只是一爻互換轉移。无那隔幾兩爻底。九二渙奔其機。是以變卦言之。自三來居二。得中而不窮。所以為安如機之安也。六四是自二往居四。未為得位。以其上同於五。所以得位。象辭如此說。未密。若云六四上應上九。為上同。恐如此跳過了不得此。

亦是依文解義說終是不見得四來居之爲安二之於四爲得位是如。

此見朱子之於卦變有自己信不過處。

漢程胡氏曰。象本義曰。其變本自漸來三之九來居二。故曰剛來而不窮。蓋如訟自遯來三之九來居二。亦曰剛來而得中也。或謂訟與渙皆下卦三與二之變。渙之六二往居三。曰柔得位乎外而上同。則訟六二往而爲三。亦可以言也。而不言者。渙之柔得位者。二往居外卦之四。故曰得位乎外。而所謂上同者。上同於五也。訟以六居三。則不得位矣。要之本義以二爻相比者爲變。故朱子雖自是疑。而不及改正也。

象九來居二而得中。得其所安也。固有亨道。六往居三。得九之

易經詳說

卷三十四 渙卦

五 寄願堂

位柔而能剛也。又上同於四。有與也。亦有亨道。上同於四。三與四皆陰也。謂得朋也。剛來而即其所安。柔得位乎上而有與。則濟渙當有日矣。所以亨也。

我存疑。援解卦爲例。謂渙三來居二。此卦變也。四惟居其所而上同於五。亦自卦變得也。蓋有來斯有往。只是互換。若謂某自某來。而不言本爻何往。於理不通矣。况解以三往居四爲卦變。二居其所。另是一義。自釋得中。未嘗以二居所爲卦變。而存疑謂渙之四居其所。自卦變得。終說不去。渙亨是卦詞。此釋所以亨處。故爲釋卦辭。不窮。依朱子云。若在下則是窮。只是窮極意言。不到盡頭處也。時講皆謂剛來得中。得其所安。不至困窮亦可用。時講以剛來不窮爲據。得爲之地。柔位乎外。爲其有

爲之才。上同爲得人之助。分三層。然兩句似只當作得地得助兩意。爲是位外。上同不用分也。註既以剛爲二。柔爲四。其說似可用。二坎之主。四巽之主。各以爲卦主者。言之。二得中。故不第。四承五而相合。故上同。若不用卦變。當從此。

漢孔子釋彖辭曰。渙末易亨也。詞曰。亨者。豈無自哉。卦變九來居

二而得中。是來而得所。憑藉以爲安。不致困窮。六往居三而上同於四之陰。有同類之助。夫得安則可爲。有助則共濟。何不亨乎。此所以云亨也。

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

程傳王假有廟之義。在萃卦詳矣。天下離散之時。王者收合人心。至於有廟。乃是在其中也。

易經詳說

卷三十四 渙卦

六 寄願堂

漢程傳下文云。在中謂求其心。攝其心之謂也。中者心之象。說理太深。不全錄。

本義中謂廟中。

朱子曰。此卦只是卜祭吉。又以涉川。王乃在中。是指廟中。言宜在廟祭祀。伊川說得那道理多了。他見得許多道理了。不肯自放他。說須要寄搭放在經上。易不須說得深。只是輕輕說過。

存疑言王假有廟。乃是王在宗廟之中祭祀也。此是解釋卦辭。爲王假有廟。句含糊。故爲此語以解之。

東坡蘇軾溪曰。假廟曰在中。此雖仁人孝子之事。亦是聯屬天下人心之一機。

按此只可作推出餘意。經言非借假廟以聯屬人心也。勿看得割。

圖

讀又曰王假有廟者蓋假廟豈徒儀文之飾王者親至廟中聚已之精神以享祖考而祖考之精神不渙矣

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程傳治渙之道當濟於難而卦有乘木濟川之象上巽木也下坎水大川也利涉險以濟渙也木在水上乘木之象乘木所以涉川也涉則有濟渙之功卦有是義有是象也

雲峯胡氏曰易以巽言利涉大川者三皆以木言益曰木道乃行中孚曰乘木舟虛渙亦曰乘木有功也十三卦舟楫之利獨取諸渙亦以此也

存疑此卦巽木在坎水之上是人乘木之象所以利涉而有功也

易經詳說

卷三十四

渙卦

七

寄願堂

疑問卦象之木君子濟渙之才也乘木有濟川之功出其才有濟天下之功故曰乘木有功

按此從卦上取濟川為正意濟天下是推說此二節皆釋卦辭

又曰利涉大川者卦象乘巽木於坎水之上得濟而有功故利也人之具有用之才成濟渙之功者亦猶是矣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於帝立廟

程傳風行水上有渙散之象先王觀是象救天下之渙散至於享帝立廟也收合人心无如宗廟祭祀之報出於其心故享帝立廟人心之所歸也係人心合離散之道无大於此

漢上朱子曰享於上帝使人知天无二主立廟則人知反本鬼有所歸所以一天下之心合天下之渙

此是發明程傳

本義皆所以合其散

程傳徐氏曰風行水上渙散披離渙之象也先王享帝立廟所以合其渙也此誠敬仁孝之至幽无不格故无不聚故於象象申言之

雲峯胡氏曰享帝而與天神接立廟而與祖禰交皆聚已之精神以合其渙者也

案引享帝於郊而立廟故知廟為祖廟也立廟便當有假廟之事矣但一立廟便已自有以聚祖考之精神亦非必至假廟然後聚其精神也故為皆所以合其散卦言假廟此又言立廟者假廟於聚渙之義為切立廟於聚神之渙為先象傳豈以卦已言假廟

易經詳說

卷三十四

渙卦

八

寄願堂

故於此又追其始事而言歟立廟對享帝則該假廟意矣

存疑享帝立廟皆所以合渙也享帝之合渙在於天人之分殊立廟之合渙在於幽明之途異享帝則天人感通而渙合矣立廟則幽明感通而渙合矣立廟與假廟不同假廟是祭祀時合渙立廟是平時合渙

程傳有收合人心之說時講多從之本義云所以合其散却非謂收合人心雲峯說是邱氏謂水之遇風渙然相愛則陰陽

交通有合无間是從渙中看出合意非正訓也蓋象意是因渙而為合非因合而為合

去疑帝不言壇廟不言享互文耳

漢孔氏釋大象曰風行水上離披解散渙之象也先王以渙不可

不聚。乃帝於郊以明父天母地之禮。而上帝之精神散於清
虛之表者。聚於郊祀之際矣。立廟於國以報祀功。宗德之隆。而
祖考之精神散於杳冥之中者。聚於廟祭之時矣。夫享帝以明
有德。而人皆知尊尊之義。立廟以明有親。而人皆知親親之義。
仁孝兼至。而誠无不通。幽无不格。此治渙之大者也。

初六居馬壯吉

程傳六居卦之初。渙之始也。始渙而拯之。又得馬壯。所以吉也。六

爻得初。不云渙者。離散之勢。辨之宜早。方始而拯之。則不至於渙
也。為教深矣。馬人之所託也。託於壯馬。故能拯渙。馬謂二也。二有
剛中之才。初陰柔順。兩皆无應。无應則親比相求。初之柔順。而託

易經詳說

卷三十四 渙卦

九 寄願堂

於剛中之才。以拯其渙。如得壯馬。以致遠。必有濟矣。故吉也。渙拯
於始。為力則易。時之順也。

本義居卦之初。渙之始也。始渙而拯之。為力既易。又有壯馬。其吉

可知。初六非有濟渙之才。但能順乎九二。故其象占如此。

而齊蔡氏曰。拯救也。馬所用以行者。馬壯則行速。言用救渙之急
也。

玉澤胡氏曰。馬壯二剛之象。五爻皆言渙。初獨不言者。救之尚早。
可不至於渙也。初六一柔在下。未有濟渙之才。然拯之於初。猶易
但能順九二以進。則吉矣。二有剛中之才。坎為美脊之馬。
蒙初六居卦之初。渙之始也。其拯之也。易為力。宜用拯也。且初
以柔居九二之下。以理勢言。必能順乎九二。若依九二之力。以拯

之是。又得其馬之壯也。知是有以濟其渙矣。吉也。用馬且言
馬壯。方言其拯之得其機會。一說用拯馬壯。本文只是一連意。言
其拯之得壯馬也。本義細為體究。故着既又二字。此說為長。
按之說渙。非指定初之渙。馬壯主有力。不主速。
周公繫初爻曰。初六居渙之初。是渙之始也。始渙而拯之。為力
猶易。而所以拯之者。全賴九二陽剛之力。是為用拯而得馬壯
之象。占者如是。可以濟渙而得吉也。

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釋傳初之所以吉者。以其能順從剛中之才也。始渙而用拯。能順
乎時也。

蒙引運用拯馬壯皆出於順九二。只作一意說。

易經詳說

卷三十四 渙卦

十 寄願堂

虞翻舉初六。見其才弱。不當得吉。曰。順則全在資人以濟渙矣。功
何必自己出哉。但要為之早耳。

虞翻只是順從二。非謂順理。

譯孔子釋初象曰。陰柔之才。難以濟渙而得吉。初六之所以吉者。
以二有剛中之德。而初能順從之。資其力以成事。所以吉也。

九 渙奔其机悔亡

王註机承物者也。謂初也。二俱无應。與初相得。而初得救道。雖
而奔其所安。悔亡也。

釋傳諸爻皆云渙。謂渙之時也。在渙離之時。而處渙中。其有悔
知若能奔就所安。則得悔亡也。机者俯憑以為安者也。俯就下也。
奔急往也。二與初雖非正應。而當渙離之時。兩皆无應。以陰陽經

此相求則相類者也。故二目初爲機。初謂二爲馬。二急就於初以爲安。則能亡其悔矣。初雖坎體。而不在險中也。或疑初之柔微何足賴。蓋渙之時。合力爲勝。先備皆以五爲機。非也。方渙離之時。二陽豈能同也。若能同則成濟渙之功。當大豈止悔亡而已。機謂俯就也。

東谷鄭氏曰。渙之時。必剛柔上下相合。則不散。初柔也。在二之下。二剛也。在初之上。柔而在下者。必有所賴以爲援。剛而在上者。必有所託以爲安。故初之得二爲壯馬。馬壯則可賴以爲援。二之就初爲奔急。得機則可藉以爲安。此初之從二爲順於理。而二之就初爲得所願也。我此從程說。

易經詳說

卷三十四

渙卦

士寄願堂

本義九而居二。宜有悔也。然當渙之時。來而不窮。能亡其悔者也。故其象占如此。蓋九奔而二機也。

陳子曰。九二渙奔其機。以人事言之。是來就安處。

雲峯胡氏曰。奔九象互震爲足爲動。機二象互震爲木位偶爲足。

本義曰。九奔二機。蓋以卦變言也。九剛故象奔。二中故象機。蓋九

來居二。得中而安矣。本有悔。得中而安。故悔亡。

中溪張氏曰。奔者來之速也。二剛自外來。有奔之象。

險阻剛來而不窮。不窮得中也。爻未有以卦變言者。本義云。蓋九

奔而二機也。

去疑悔亡。即在奔機內看出。未便到闢大田地。

因此爻。程說爲優。而講家皆從本義。正字通機音已。與几通。渙

奔其機。俗作兀。非左傳設機而不倚。

譚周公繫二爻曰。以九居二。是不足以相安。而有悔矣。然當渙時。以九居二。是得中而來就所安。機者人之所安也。故爲奔就其機之象。是可以獲一時之安。圖將來之事。占者如是。悔可亡也。

象曰。渙奔其機。得願也。

孔疏得願者。造難奔散。願得所安。奔初獲安。是得其願也。

程傳渙散之時。以合爲安。二居險中。急就於初。求安也。賴之如機而亡其悔。乃得所願也。

中溪張氏曰。當渙散之時。陰陽相比。則有相倚之勢。今二來就初。憑以爲安。則剛得柔助。而濟渙之功成矣。豈不遂其欲安之願乎。

彖說願字正在奔字上見。蓋當其奔也。何等願。願險阻。今既得所

易經詳說

卷三十四

渙卦

士寄願堂

安矣。自然可以漸圖恢復。豈不是得其所願。

程集說多二層。則願不是欲安之願。竟是恢復之願。未安。時讀皆以爲舍故土而奔他。所暫藉其安以圖恢復。此等說殊不雅。

太將奔字看重了。奔只是就奔原願安。得安即爲得願。不消說的狼狽張皇。

謝孔子釋二象曰。渙以求安。人有同願。今二奔其機。以就所安。是

爲得遂其願也。何悔之亡乎。

六三渙其躬无悔。

孔疏六三內不比二。而外應上九。是不固所守。能散其功。最得无

咎。故曰渙其躬无悔。

程傳三在渙時。獨有應與。无渙散之悔也。然以陰柔之質。不中正

之才上居无位之地。豈能拯時之渙而及人也。止於其身可以无悔而已。上如渙字。在渙之時。躬无渙之悔也。

中說張氏曰。六三雖未能散乎天下之難。亦可以自散其一已之難。而无坎險之悔也。

按此是遼程說。

本蓋陰柔而不中正。有私於已之象也。然居得陽位。志在濟時。能散其私。以得无悔。故其占如此。大率此上四爻。皆因渙以濟渙者也。

陸山李氏曰。已私散則為善。三之躬。四之羣。上之血是也。夫人之所以膠執。固終不能自脫於險者。有我而已。六三雖不中正。而高出坎險之上。於是釋然消散。乎有我之私。而志在於外。自然無

易經詳說

卷三十四

渙卦

三 寄願堂

悔矣。

按此是依本義說。

象引六三亦未必其果能濟渙與否。但渙其躬。則志在濟時矣。本義云。志在濟時。最有斟酌。蓋其陰柔不中正。雖得陽位。才任俱

未優。惟六四雖陰柔。然得正而又上承九五。故為渙其羣无吉。六三渙其躬。九二渙其機。俱是象。悔亡與无悔同是古。

存疑私於已。三也。志在濟時。亦三也。其象如何。蓋陰柔不中正者。氣質之偏。志在濟時者。志操之大。

去疑渙躬言不以躬為念。若渙去了一般。此渙字。一爻前作不好字看。是因渙以求其聚。三爻後作好字看。是因渙以喜其散。

按无悔只是悔吝之悔。不必別作愧悔解。

議為公整三爻。日六三陰柔不中正。氣質之偏。未免自私而有悔。然居陽得位。能以天下為己責。而汲汲謀所以濟之。凡一身之利害得喪。俱不暇計。是為渙其躬也。渙之濟否。雖未可必。而舉動光明。不營乎私。何悔之有。

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程傳志應於上。在外也。與上相應。故其身得免於渙而无咎。悔亡者。本有而得亡。无悔者。本无也。

朱子曰。渙其躬志在外也。是舍已從人意思。

存疑言其志在天下國家也。志在天下國家。則不復顧其私矣。所以能渙其躬也。

按程傳以外為上爻。朱子只是虛說。時讀此爻作臣道說。

易經詳說

卷三十四

渙卦

古 寄願堂

謹孔子釋三象曰。三之渙其躬者。人之志不兩立。由其志在天下國家。則必不以躬為念。有若渙之者也。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按註疏渙其羣。謂能為羣物散其陰害。以有邱匪夷連讀。謂當有邱墟未平之慮。為其所思。其說太曲。

程傳渙四五二爻義相須。故通言之。彖故曰。上同也。四巽順而正。居大臣之位。五剛中而正居君位。君臣合力剛柔相濟。以拯天下

之渙者也。方渙散之時。用剛則不能使之懷附。用柔則不足為之依歸。四以巽順之正道。輔剛中正之君。君臣同功。所以能濟渙也。

天下渙散而能使之羣聚。可謂大善之吉也。渙有邱匪夷所思。贊美之辭也。丘聚之大也。方渙散而能致其大聚。功甚大。其事甚

難其用至妙夷平常也非平常之見所能思及也非賢智孰能如是。

本義居陰得正上承九五當濟渙之任者也。下无應與爲能散其朋黨之象。占者如是則大善而吉又言能散其小羣以成大羣使所散者聚而若丘則非常人思慮之所及也。

朱子曰老蘇云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夫羣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此說雖程傳有所不及如程傳之說則是羣其渙非渙其羣也。蓋當人心渙散之時各相朋黨不能混一惟六四能渙小人之私羣成天下之公道此所以元吉也。老蘇天質高又善爲文章故此等說話皆達其義大抵渙卦上三爻是以渙濟渙也但六四一爻未見有大好處今爻辭却說得恁地浩大皆不可曉。

易經詳說

卷三十四

渙卦

袁克願堂

暖朱子所云羣其渙非渙其羣。易中語亦難如此分析。依程傳與下渙有邱是順承說。依本義與下渙有邱是深一步說。程傳總是說本義是先散後聚。

中溪張氏曰六四出坎體之上能輔佐九五之君渙散小人之羣。賴所以元吉。然於羣小渙散之後而衆正聚之若邱此又豈平常之思慮所能及哉。

蒙引渙有邱匪夷所思。蓋其贊辭在六四既散小羣自成大羣。在占者散小羣已元吉至於成大羣則其道益以光大而匪夷所思矣。成大羣還在小羣之後。渙其羣言散小羣成大羣如得小物事幾把解來合做一大把東坡說這一爻最好釋他會做文字理。

會得文勢故說得合。

後蒙引此說是將渙其羣與渙有邱合作一意看得融洽。

天運有公私不同。渙羣乃渙其私羣也。元吉是就盡善說勿作功效看。邱土岡也言賢才所聚如土之成堆也。渙羣非僅是不植當謂能散天下之羣也。朋黨既散自知尊王大義人人乃心王室矣其散非所以聚乎此節只一渙其羣便了有邱二句不過緊頂渙羣來想像贊歎之耳非截然兩截意。

天下之羣渙有邱方是散天下之羣而以渙有邱爲勉之之詞與舊說異。蓋彼以本義下无應與爲能散其朋黨云云故只以渙羣爲散自己之羣也。然從无應與看出散羣之義亦不必拘。

易經詳說

卷三十四

渙卦

大害願堂

定爲自己之黨總是无應與使公公便能散羣大臣有私交不能令人无黨大臣无私交人自不敢爲黨矣其字宜活看。渙有邱之渙即渙其羣之渙若依南湖下截作勉之詞則兩渙字不同而於有邱費安頓矣故不敢用。

隨周公繫四爻曰六四陰柔得正上承九五。是輔君以濟渙者也。夫當人心渙散之時各相朋黨繙其私交而不能一今四下无應與是能渙小人之私羣爲大善而吉也。夫私黨既散公道自行使所散者聚而歸於五而有如邱陵之高是散其小羣成一大羣其功甚大其事甚難。豈常人思慮之所能及哉。

蒙引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程傳稱元吉者謂其功德光大也。

引散小人之私羣。成天下之公道。所以爲光大也。此便是匪夷所思處。爰辭云云。要之只是換其羣。元吉便已都了得。下文換有印匪夷所思。只是究竟而言。以贊之耳。故象傳只用光大此一。句便體貼爻辭。无所遺矣。

張翥光大程傳。以功德言。通典以知謙言。此自然是原其心體。言由其心无私繫。光明廣大而不拘於私小也。

剛孔子釋四象曰。六四之渙其羣而元吉者。何以得此哉。蓋人之爲私羣者。其心多暗昧而不光。狹小而不大。四之心極其光大。故能散私羣而得元吉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初註疏以汗喻險阨。渙汗大號。爲出號令以散險阨。程傳汗取決。

易經詳說

卷三十四 渙卦

六寄願堂

治意。本義取汗出不反意。各不同。註疏爲渙之注。惟王居之程傳。居王位爲稱。是用舊說。

程傳五與四君臣合德。以剛中正巽順之道治渙。得其道矣。唯在決治於人心。則順從也。當使號令治於民心。如人身之汗決於四體。則信服而從矣。如是則可以濟天下之渙。居王位爲稱。而无咎。大號大政令也。謂新民之大命。救渙之大政。再云渙者。上謂渙之時。下謂渙渙如是。則无咎也。在四已言元吉。五唯言稱其位也。渙之四五通言者。渙以離散爲害。拯之使合也。非君臣同功合力。其能濟乎。爻義相須。時之宜也。

白雲郭氏曰。王居渙號。則正位以令天下。得君道也。故无咎。初義陽剛中正。以居尊位。當渙之時。能散其號令。與其居積。則可。

以濟渙而无咎矣。故其象占如此。九五巽體。有號令之象。汗謂如汗之出而不反也。渙王居。如陸贄所謂散小儲而成大儲之意。

朱子曰。渙汗其大號。號令當教如汗之出于毛百竅中。迸散出來。這個物出不會反。却不是說那號令不當反。只是取其如汗之散出。自有不反底意思。又曰。渙汗其大號。聖人當初就人身上說。一汗字爲象。不爲无意義。蓋人君之號令。當出乎人君之中心。由中而外。由近而遠。雖至幽至遠之處。无不被而及之。亦猶人身之汗出于中而決於四體也。

初此則朱子亦用程說。不反意。只輕帶爲是。

雲峯胡氏曰。汗坎象。號巽命象。居陽實象。九五君位。當渙之時。非散其號令。與其居積。无以收天下之心。必如是。方可以免咎耳。汗。

易經詳說

卷三十四 渙卦

六寄願堂

由中出。決於四體。猶大號出於君之中心。而決於四方也。本義謂如汗之出不反。非謂不可反也。若謂不可反。涕淫涎液皆然。豈獨汗哉。六四渙小羣而成大羣。九五渙王居。渙小儲而成大儲。猶武王之散財發粟也。故无咎。

深引泰義曰。人君當渙之時。所以散者。莫大於號令居積也。散其號令。則萬姓因王言之大。而知王心之一矣。散其居積。則財散於上。而民聚於下矣。天下之大勢。豈有不合於一乎。

存疑當濟渙之任者。必渙新民之大命。救渙之大政。或輕其賦役。或有其刑罰。如漢高入關。與民約法三章。唐高祖代隋。與民約法十二條。是能渙其大號者。又必發倉廩以濟民窮。出府庫以周貧乏。如武王革商。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以周窮民及養人。是散。

其王居者也。如是則百姓悅服。天下歸心。天下之漢可合。生民之難可濟矣。是无咎也。

○漢字程傳味長。本義味短。王居程傳。本義覺新。

○周公繫五爻曰。當漢之時。患在情不下達。而澤不下究。君之所當漢者。莫大乎號令與居積焉。九五宣其德意。發為大號。由中而外。由近而遠。猶汗出於中而決於外焉。然實德不下究。則大號亦僅空言耳。又並五之所居積而散之。以及於民。如是則聞號令而鼓動。被恩惠而感激。自可以合天下之人心。而得濟漢之道矣。何咎之有。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孔疏正位者。釋王居无咎之義。以九五为王之正位。若非王居之。

易經詳說

卷三十四 漢卦

本肯願堂

則有咎矣。

○程傳王居謂正位。人君之尊位也。能如五之為。則居尊位為稱。而无咎也。

○陳子曰。散居積須是在他正位方可。漢王居无咎。象只是節儉四字。伊川泥其句。所以說得王居无咎。差如上九象亦自節了。則此何疑。

○程傳象傳是節字。須帶漢大號說。言九五漢大號與王居而得无咎者。由其正乎君人之位也。苟无其位。雖欲為而不可得矣。

○程傳正位謂其位得正也。所以正者。由其有陽剛中正之德也。正字非即中正之正。正位二字中。王居无咎。則王居以王位言者為切。今皆從朱子居積之說。王居上補漢字。

○孔子釋五象曰。九五不徒漢大號。且漢王居而无咎者。由九五

正其為君之位。有德而兼以有權。故能公其利而无咎也。

○漢王註。遂訓達。程傳作惕。

○程傳漢之諸爻。皆无係應。亦漢離之象。唯上應於三。三居險陷之極。上若下從於彼。則不能出於漢也。險有傷害畏懼之象。故云血惕。然九以陽剛處漢之外。有出漢之象。上居巽之極。為能巽順於事理。故云若能使其血去。其惕出。則无咎也。其者所有也。漢之時。以能合為功。獨九居漢之極。有係而臨險。故以能出漢遠害為善也。

○本義上九以陽居漢極。能出乎漢。故其象占如此。血謂傷害。遠當

易經詳說

卷三十四 漢卦

本肯願堂

作惕。與小畜六四同。言漢其血則去。漢其惕則出也。

○程傳胡氏曰。血下坎象。惕亦坎象。上卦已出坎險之外。上九居漢之極。去險愈遠。故有血去惕出之象。小畜六四以陰居巽體之初。必順乎二陽。然後血去惕出。此一陽居巽體之極。故漢其血則去。漢其惕則出也。

○程傳安氏曰。三上兩爻。陰陽相應。蓋相援者也。然三漢躬而曰志在外。上漢血而曰遠害。二欲其應上。上不欲其應二。何也。蓋三處險內而應在外。應外則為有所攀援而出險。故三以有應於上為美。上處險外而應在內。應內則為有所係累而不能去。故上以不應於三為善。又易中以陰應陽。則為柔得剛援。以陽應陰。則為剛以柔累。是以陰爻應陽多吉。陽爻應陰多凶也。

上爻陽居陽極說不必從不應三取義

有是謂渙極當合。本文只說去說出。蓋因其去出而得合也。

云。虞時固當濟。還重陽剛邊。渙作着力字看。血迷就天下之渙說。濟渙的功。全在去出一字上見。

國周公繫上爻曰。渙時宜有傷害憂懼。上九以陽剛居渙極陽剛。則才可為渙極。則時易濟。故能易危為安。渙其傷害而傷害已去。渙其憂懼而憂懼已出。為渙其血去惕出之象。如此則渙所當渙。而不終于渙矣。何咎之有。

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渙傳若如象之為渙其血。乃與屯其膏同也。義則不然。蓋血字下脫去字。血去惕出。謂能遠害則无咎也。

易經詳說

卷三十四

渙卦

三 奇願堂

蒙引上句用上三字。省下三字。象傳法例如此。

渙卦遠害只是解血去退出。

因疑遠害指民害為是。若人臣自求遠害。便非純臣。

援以臣道去民害為說是為時文計。論理還以自己受害為切。

國孔子釋上象曰。渙其血者。上九以陽剛居渙之極。易危為安。傷

害於是乎遠也。

面朱子曰。渙卦亦不可曉。只以大意看。則人之所當渙者。莫甚於

己私。其次須便渙散其小小障礙。合成其大。其次便渙散其積令

與其積。積以周於人。其次便渙去患害。渙是渙散底意思。物事

有當散底。號令當散。積聚當散。意脈當散。

建安則氏曰。當渙之時。惟剛柔上下相合而不散者。然後能拯渙。

在渙六爻初柔也。二剛也。二附就初在下相合。以任拯渙之責。故

初拯馬壯吉。而二奔機得願也。五剛也。四柔也。四上同。五在上相

合。以成渙渙之功。故四渙羣元吉。而五渙汗无咎也。此四爻皆協

力以拯渙者。至二上居相應之位。以遠而不能相及。故三則但能

渙其躬之難。而无悔。上則不過渙血以遠害而已。

明訓人君欲合乎渙。必有位有才。有輔。乃克有濟。而貞及濟渙之

本。象言假廟。渙川以合神人之相。象言享帝立廟。以合上帝祖考

之渙。何莫而非正。六爻五為渙渙之主。願令散財以取人心。四為

渙渙之臣。解羣聚義。以一民趨初无才。賴渙渙有人。二无位。非渙

渙有地。三則散己之私以濟渙。上則遇時之極以出渙。而其所可

取者皆貞也。

易經詳說

卷三十四

渙卦

三 奇願堂

渙三陽三陰之卦。以五爻為卦主。五號渙渙之道者也。象言聚

渙渙渙二義。象只言聚渙。以與象相發明。六爻皆主渙渙。初之

求拯二之求安。以濟渙言也。三四五上直言渙。二渙在己之私。

四渙在人之黨。五渙號以宣德意。渙居以施恩澤。上渙血惕以

遠害皆渙也。而渙躬則能為人。渙羣則必成公。渙號渙居則人

心歸服。渙血惕則易危為安。言渙而濟渙在其中矣。渙躬渙

羣。臣道之極則。渙號渙居。君道之重務。尤體渙渙者所當看頭。

節者序卦。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物既離。則當節止之。節所以次渙也。為卦澤上有水。澤之容有限。澤水滿則不容。為有節之象。故為節。

節亨。苦節不可貞。孔疏。節卦名也。彖曰。節以制度。雜卦云。節止也。然則節者。制度之名。節止之意。制事有節。其道乃亨。故曰。節亨。節須得中。為節。過苦傷於刻薄。物所不堪。不可復正。故曰。苦節不可貞也。

按孔疏。看不可貞。稍異。程傳。事既有節。則能致亨通。故節有亨義。節貴適中。過則苦矣。節至於苦。豈能常也。不可固守以為常。不可貞也。

易經詳說

卷三十四

節卦

三寄願堂

臣義節有限而止也。為卦下兌上坎。澤上有水。其容有限。故為節。節固自有亨道矣。又其體陰陽各半。而二五皆陽。故其占得亨。然至於太甚則苦矣。故又戒以不可守以為貞也。

中漢張氏曰。凡事有節。則裁制得中。可以通行而無弊。故亨。苦節不可貞。謂上六失節中道也。過而不節。非中也。節而至於苦者。亦非中也。苦則人病其難行。不可固守以為貞也。

漢上朱氏曰。凡物過則苦。味之過正。形之過勞。心之過思。皆曰苦。苦節則違性情之正。物不能堪。申屠狄之潔。陳仲子之廉。非不正立節太苦。不可貞也。

聖澤胡氏曰。天地之數六十。故卦六十而為節。月有中氣。有節氣。節以抑其過而歸之中也。節則通中。固可通行於天下。苦節則不

可貞。不可貞。何也。損節則自泰來。損而孚則可貞。節而苦則不可貞。

澤上有水。其容有限。蓋澤水之止者也。增則溢矣。故曰。其容有限。有既即節之義。若江河則疏通而不滿。故多容。節字該兩意。有度數之節。有德行之節。如節以制度。是以度教言者。如不出戶庭等。是以德行言者。節亨。苦節之節。都該兩意。同是節也。

存統夫節不外乎制行。與用財二者而已。制行有節。則在邦必達。在家必達矣。用財有節。則不傷財。不害民矣。是亨也。夫節固可得亨。若節而至於太過。則其節為苦矣。苦節則違性情之正。乖倫理之常。物不能堪。而勢不可行。不可守以為常也。

易經詳說

卷三十四

節卦

三寄願堂

時難行。益見節之亨者。非中不可也。臣義正而固也。又常也。程傳。兼固與常二意。本義則仍是正意。臣文王繫節卦彖辭曰。節者有限而止之義。在人則立身制用有自然之限。而不過者也。占者如是。則可以行之無弊。有亨道焉。

然節之所以得亨者。謂其節而不過耳。若至於太甚則苦矣。豈可守以為正而不知變哉。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

臣註。謙以坎陽兌陰。陽上陰下。為剛柔分。依本義。則是陰陽各三。爻為剛柔分。其以剛得中。為二五與本義合。

臣傳。節之道。自有亨義。亨有節則能亨也。又卦之才。剛柔分。虛實得中。而不過。亦所以為節。所以能亨。

以卦體釋卦辭。

五。疑卦體三陰三陽是剛柔中分。不過於剛。不過於柔。既不立已太峻。用物太儉。而至苦節之窮。亦不放縱。无拘流。莫止而至不節之嗟。乃節之適中者也。剛得中言二五皆陽。各居一卦之中。是得中也。本義只曰二五皆陽。不曰得中。蓋只言二五則得中之意在其中矣。剛柔分節之不偏。剛得中亦節之中也。但講時須有分別。講剛柔分。只當云不偏於剛。不偏於柔。剛柔適均。這裏似難用无過不及之意。

奮解剛柔分。適均之謂也。下獨舉剛言者。節道剛為主。剛不能止。尤最易過。故取二五之剛。得中以明節道之善。王疑剛柔分句宜一氣說下。只是一個中字。

易經詳說

卷三十四

節卦

聖寄願堂

張節亨卦詞。剛柔分。剛得中。皆言卦體也。兩截意歸重下。截宜於互發內有側注。

講孔子釋象辭曰。卦名節而辭繫以亨者。何哉。蓋節之所貴者中。也。偏於剛則裁制太過。偏於柔則放修无節。此卦統觀全體。陰陽各半。而无過不及之偏。是剛柔均分也。析觀二體。二五皆陽。剛而居中。位是剛得其中也。剛柔均分。則无一偏之患。而豐儉適中。剛而得中。則本陽剛之中。以爲節。而所節皆得其中。此其所以亨也。

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

釋傳節至於極而苦則不可堅固常守其道已窮極也。援孔疏云。其道困窮。而釋傳言其說爲窮極。窮極似只是到盡頭。

意然困窮之說亦可用。

本義又以理言。

李氏曰。節以甘爲吉。苦爲窮。所謂甘。節制之有道。使人說而不厭。故吉。所謂苦。節損抑過當。使人惡而不懌。故窮。存疑言苦節不可貞者。蓋節至於苦。則違性情之正。乖倫理之常。物不能堪。而勢不可行矣。故曰其道窮。言其理必至於窮困也。此只據義理言。於卦无取。故本義曰又以理言。獨存疑以窮爲困窮。只是說行不去。非別有困窮。其說却本註疏。王疑道是節道。其字指苦節言。窮極也。即太過意。若論對下通字。看則窮當兼窒碍意。更元玩其道語。氣可見節原可貞。因其道窮。故不可耳。

易經詳說

卷三十四

節卦

美寄願堂

張太過是窮極意。窒碍是困窮意。是兼用二說。此節亦釋卦辭。講若詞所謂苦節不可貞者。蓋節之所以亨。以其中也。若節則失之於過。而不得其中。人情天理皆有所拂。其道必至困窮而不可行。故不可貞也。

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

釋傳以卦才言也。內兌外坎。說以行險也。人於所說則不知已遇艱險。則思止。方說而止。爲節之意。當位以節。五居尊。當位也。在澤上有節也。當位而以節。主節者也。處得中正。節而能通也。中正則通。過則苦矣。

本義又以卦德卦體言之。當位中正指五。又坎爲通。

朱子曰。說以行險。伊川之說是也。說則欲進。而有險在前。進去不

得故有止節之義。節便是四節之義。或問節卦大抵以當位而處。通為善觀九五中正而通本義云坎為通。豈水在中間必流而不止耶。曰然。

蒙引二句意相連。總是見節之亨而非其節之不可貞也。說則銳於進遇險則其進有節是節道也。而九五實得位以主節於上其所節者又皆中正而不至於苦是以通行於天下而无弊也。此二句相連之意。中正以通通字只據理言。本義云又坎為通非正意。

寄庵本義云又以卦德卦體言之。是言節與亨之義也。此是地釋卦與辭本義難分。故不曰釋卦各辭只曰以卦德卦體言之。說以行險節也當位以節中正以通節之亨也當位以位言。方與中正

易經詳說

卷三十四

節卦

毛寄願堂

不相犯。言此卦之德下兌之德為說。上坎之德為險。以兌遇坎說以行險也。夫說則喜進。遇險則止。是節之象也。而此卦之體九五陽剛居尊當位以主節於上而所節者又得其中正是可以通行於天下。此節之亨也。

玉疑中正是節的中正本德來說以句重行險邊以明節意。當位二句串說。不可以德位平對。節所以亨全在中正。然必當位說來見必操節天下之權乃能行其節於天下。

援卦德明節卦體明節之亨極分曉。而說者於卦體中入卦德謂從中正內見得不思中正非德之中正德之中正在當位內包了。仍是就卦體看出。

課節固以中正而亨以苦而窮矣。試以德體觀之。又可見節與亨

之義焉。卦德以兌遇坎說則喜進遇險在前即思中止。乃節之義也。卦體九五居尊當位操制作之權主節於上所以節又得其中正而不至於苦合天理當人情可以通行於天下乃節之所以亨也。

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孔疏此下就天地與人廣明節義。天地以氣序為節。使寒暑往來各以其序則四時功成也。王者以制度為節。使用之有道役之有時則不傷財不害民也。

程傳推言節之道。天地有節故能成四時。无節則失序也。聖人立制度以為節故能不傷財不害民。人欲之無窮也。苟非節以制度則後弊至於傷財害民矣。

易經詳說

卷三十四

節卦

毛寄願堂

本義極言節道

朱子曰天地節而四時成。天地轉來到這裏相節了更沒去處。今年冬盡了明年又是春夏秋冬到這裏斷了更去不得。這箇折做兩截兩截又折做四截便是春夏秋冬他是自然之節初无人使他聖人則因其自然之節而節之如修道之謂教天秩有禮之類皆是天地則和這個都无只是自然如此聖人法天做這許多節指出來。

陸安卿氏曰天地之氣運有節則外至啟閉弦望晦朔四時不差而歲功以成聖人體節之義則立為制度量入為出无過取无妄用有損己益人之實而无剝下奉上之事故不傷財則不害民矣。語曰節用而愛人正此義也。

胡氏曰：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而不傷財，不害民，皆節之通者也。卦辭曰：節亨，通即亨之義。窮乃通之反。若節則窮，必如五之甘節，則通故无位者不能制節，節而下以中正者不能通。彖引語錄：天秩有禮，不宜用，蓋於傷財害民之義不切耳。節以制度，節是節制度，是法度。度本分寸，尺丈廣狹長短之數，此則所該自廣當取其義也。天地節至不害民，言節道之大也。

存疑：天地之氣流行於兩間，春極則轉而為夏，夏極則轉而為秋，秋極則轉而為冬，冬極則止，无少過差，此天地之節也。天地有節，則春夏秋冬之四時於是乎成，无節則無四時矣。故曰：天地節而四時成。聖人在上，知財用不可无節也。舉國家百費之常而酌以義理之中，稽一年所入之數，以為一年經用之數，必使諸費不越

易經詳說

卷三十四

節卦

寒 寄願堂

乎中，節所出不浮其所入，隨立制度以為之節焉。如是則經府有章，其出有限，府庫之財不為之傷矣。府庫之財不傷，則不復取之於民以足用，而民亦不為之害矣。故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解財貨止有此數，一濫用，則傷財必制取於民，而民害惟定以九賦，程以九式，財不匱於費出之无經，民而不困於誅求之无節矣。

丟疑：天地是無心的，節制度乃有心的，節俱重，不過邊不傷就屬言不害就取言制度內便含中正意，不傷害便是通處。

節制度二字連是現成字面，不傷財不害民，詞平意串，蓋節處在財而民因以不害也。

還然是節也，擇而言之，天地聖人皆不外焉。天地之化，陰陽陽生。

陽極陰生，氣序有節而不過，而春夏秋冬之四時成矣。聖人在上，知財用不可无節也，而立制度以為之節，則量入為出，府庫之財不傷矣。財不傷，則不復多取於民，而民亦不愛其害矣。節道何其大哉。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孔疏：澤上有水，節者，水在澤中，乃得其節，故曰澤上有水，節也。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者，數度謂軍甲禮命之多，少德行謂人才堪任之優劣。君子象節以制其禮數等差，皆使有度，議人之德行，任用皆使得宜。

程傳：澤之容水有限，過則盈溢，是有節故為節也。君子觀節之象，

易經詳說

卷三十四

節卦

寒 寄願堂

以制立數度，凡物之大小輕重，高下文實，皆有數度，所以為節也。數多寡，度法制，議德行，者，存諸中為德，發於外為行，人之德行，當義則中節，議謂商度求中節也。

蓋漢王氏曰：數度所以為節也。德行欲其中節也。古者之制器用

宮室衣服也，莫不有多寡之數，隆殺之度，存乎其間，使賤不踰貴，下不侵上，以是為節，故貴賤上下各安其分，存於中為德，發於外為行，隨時合宜，无過不及，則為中節。如禹稷之於平世，顏子之於亂世，曾子之去子思之守是也，而孟子以同道與之，其善議德行也。

雲峯胡氏曰：澤上有水，水有所限而止也。制數度所以定廣用之限，議德行所以嚴一身之限也。

說引於義曰。制數度。為相為木。讓德行。為精為木。以恩觀之。二者不可分輕重。德行是立身事。數度是應川事。

存疑。數不出度之外。數度謂多寡之法度也。蓋法度之多寡。皆有常數也。澤上有水。易卦之節。制數度。讓德行。人事之節。蓋人所

以體乎易也。節制有限制而不可踰。意議有詳議而不敢苟。意皆求合於中正也。

要辭仇滄柱曰。節制度。專就財用出入上言。制數度。句所說者。廣自禮樂文章。以至車馬服色。貢賦征徭之類。皆是德行。則又推其本而言之。

援節以制度。節字有力。此制數度。制字有力。時講讓德行。多什

易經詳說

卷三十四

節卦

寄願堂

節。民行說。數度。德行字皆可分。可合。數度二字。度字稍寬。度以言凡事之有規矩也。數其中數目也。德行二字。行字稍實。行者一身之所行。德則行之有成者也。制之讓之。便是節意。依存疑。數不出度外。推之如衣之有領袖襟帶度也。其尺寸數也。凡之四隅而足度也。其尺寸數也。餘可類推。或謂一百于為數。分寸尺丈為度。有於心為德。見於事為行。不必偏重。

孔子釋大義曰。澤上有水。其容有限。節之象也。君子以應用立身。皆不可以无節。故數有多寡。度有隆殺。則制之。而自器用宮室衣服。各有定限。而不使之過。德存於心。行見於事。則讓之。而自出處進退周旋。皆為酌度。以求其中。節蓋深。有得於節之道也。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王註將整離而六。制度。覺添說。

程傳。戶庭。戶外之庭。門庭。門內之庭。初以陽在下。上復有應。非能節者也。又當節之初。故戒之謹守。至於不出戶庭。則无咎也。初能固守。終或渝之。不謹於初。安能有卒。故於節之初。為戒甚嚴也。本義。戶庭。戶外之庭也。陽剛得正。居節之初。未可以行。能節而止者也。故其象占如此。

李氏曰。以陽剛之才。上有其應。而陰難在前。不可往也。自守以正。慎密而不出。此盡節之道也。故可无咎。

雲峯胡氏曰。初前遇九二。九陽有。有戶象。二前遇六三。六陰有。有門象。初九以陽居陽。得正而時。當節之初。九二近不相得。嗚嗟在

易經詳說

卷三十四

節卦

寄願堂

前未可以行。故其象為不出戶庭。其占為无咎。

周禮傳氏曰。初四有應。宜出者也。然前有陽爻。故泰。一不可出也。四為坎體。應則入於坎窞。二不可出也。剛在下而无位。三不可出也。也不出。則免咎。无陽爻之塞。坎窞之險。變節之信矣。此知節者也。存疑。節之初。未可以行。宜節而止。初以陽剛得正。居之則能節而止。故其象為不出戶庭。占者如是。吾見時止。則止。其道乃光。知通知塞。吾道不屈。何咎之有。

譚周公繫初爻曰。陽剛得正。有能止之德。居節之初。又當止之時。乃順時而止。不安求進。其象為不出戶庭。占者如是。則无枉道辱身之咎矣。

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凡遇時通塞故不出也。

○**節卦**爻辭於節之初戒之謹守故云不出戶庭則无咎也。象恐人之泥於言也。故復明之云。雖當謹守不出戶庭。又必知時之通塞也。通則行塞則止。義當出則出矣。尾生之信水至不去。不知通塞也。故君子貞而不諒。繫辭所解。獨以言者。在人所節。惟言與行。節於言則行可知。言當在先也。

○**節卦**通塞現成說。程傳又必二字多一折。

○**中溪張氏**曰。節之道貴知時。通塞。塞則行之戶庭而準。通則放之。四。而準此其出處所以能中節也。或謂塞者乃九二以剛塞乎出之前也。初唯知其塞故不出焉。通則出矣。不出戶庭。陋巷之顏子以之。

易經詳說

卷三十四

節卦

聖賢堂

○**存疑**重在塞邊。通是帶說。象引曰。在初九時。則塞而未通也。○**節卦**初之不出。謂之知塞可也。兼通言者。明初非知塞而不知通者也。

○**困**知初自知也。通塞就遇合上說。石隱者知塞不知通。輕出者知通不知塞。知通塞見其不出。非悠悠泛泛一輩。

○**困**中溪一剛塞初。非塞字正意。只就遇合上言。通塞爲是。

○**調**孔子釋初象曰。初之不出戶庭。以其剛而得正。能知時之通塞也。也在初則塞而不出。故不出也。

九二不出門庭凶

○**聖**團二雖剛中之質。然處陰居說而承柔。虛陰不正也。居說失剛也。承柔近邪也。節之道當以剛中正。二失其剛中之德。與九五剛

中正異矣。不出門庭。不之於外也。謂不從於五也。二五非陰陽正。應故不相從。若以剛中之道相合。則可以成節之功。唯其失德失。時是以凶也。不合於五。乃不正之節也。以剛中正爲節。如懲忿窒慾。損過抑有餘是也。不正之節。如齋節於用。備節於行是也。按不合於五本義不用。

○**宋**義門庭內之庭也。九二當可行之時。而失剛不正。上无應與。知節而不知通。故其象占如此。

○**朱**子曰。戶庭是初爻之象。門庭是第二爻之象。戶庭未出去。在門庭則已稍出矣。就爻位上推。戶庭主心。門庭主事。問君子之道得中節之過。雖非中道。然亦愈於不節者。如何便會凶。如九二不出門庭。雖是失時。亦未失爲恬退守節者。乃以爲凶何也。曰。這處便

易經詳說

卷三十四

節卦

聖賢堂

○**同**定不得。若以占言之。且只罵下少問。自有應處。眼下皆未見得。若以道理言之。則有可爲之時。乃不出而爲之。這便是凶之道。不是別更有凶。

○**南軒張氏**曰。處節之道。要知時變。故曰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初九无位之人。雖慎密不出戶庭。而亦无咎。九二有位人臣。則不出門庭。爲凶。蓋處顏子之世。不可爲禹稷之事。當禹稷之位。不可守顏子之節。反是失節矣。

○**程**安卿氏曰。通塞在時。出處在己。時之通則出爲是。其不出者非也。時塞則不出爲是。而出者非也。若初之不出戶庭。則以其猶未得位。前遇剛塞。可以不出也。故不出則无咎。二之不出門庭。則以其既得中位。且无室望。不可以不出也。而亦不知出焉。此其所以

凶咎

蒙引九二當可行之時。謂處得中正。乃出潛離隱之地也。而失剛不正。則自蔽於道。且上无應與。則不能獨進必矣。故為知寒而不知通。為不出門庭之象。此則所謂好從事而亟失時。懷其寶而迷其邦者也。不亦凶乎。

夫疑此不出與初不同。有石隱不出意。

講周公繫二爻曰。九二以陽居陰。失剛不正。自固。僂於進矣。且上无應與。又不能以獨進。是知寒而不知通。不仕而以隱為高者。有不出門庭之象。占者如是。可為不為。未免潔身亂倫。懷寶迷邦。不亦凶乎。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易經詳說

卷三十四 節卦

聖寄願堂

函註疏極訓中不可用。

程傳不能上從九五。剛中正之道。成節之功。乃係於私隱之險。梁是失時之至極。所以凶也。失時失其所宜也。

中溪張氏曰。九二居大臣之位。上逢九五。剛中同德之君。請宜佐其制。數度議德。行出坎險之中。以成節亨之功。可也。而乃不出門庭。其所節者。亦狹矣。所以凶者。蓋以其失時之極也。

臨川吳氏曰。當其可之謂時。中九二不出。以合於九五。不得時宜其矣。初之知通塞。知節者也。二之失時極。不知節者也。

蒙引失時。即所謂好從事而亟失時者也。失時極。謂失時甚矣。惜之也。失時便是凶。

法疑提一失時。見二之時。宜于出極。言失到極處也。

易之義无所不該。就隱而不出。言特其一端耳。少時聞先君子言。有人占遯。亂得此爻。是宜去也。其人有所有。係戀眾。皆去而已。獨留。寇至。遂遇害。應不出門庭之凶。可謂奇驗。

孔子釋二象曰。二之不出門庭。何以凶哉。士君子患不得其時耳。幸有其時。為難逢之機會。乃固執不出。失時之甚矣。能无凶乎。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王註若辭也。以陰處陽。以柔乘剛。違節之道。以至哀嗟。自己所致。无所怨咎。故曰无咎也。

程傳六三不中正。乘剛而陷險。固宜有咎。然柔順而和。說若能自節而順於義。則可以无過。不然則凶咎必至。可傷嗟也。故不節若。

易經詳說

卷三十四 節卦

聖寄願堂

則嗟若。已所自致。无所歸咎也。

宋義隆柔而不中正。以當節時。非能節者。故其象占如此。

臨川徐氏曰。三處說之極。不知節者也。說極則悲。故曰不節若。則嗟若。不節之嗟。已所自致。无所歸咎。故曰无咎。

臨川胡氏曰。以成卦言。則六自五來居三。本能節者也。獨以此爻言。則陰柔不中正。不能節者也。兌說之極。說極則悲。故其象為嗟。而其占為无所歸咎也。

蒙引六三陰柔不中正。以當節時。非能節者。當節而不節。費於前則乏於後矣。故嗟若。若夫无聊。也是其自致耳。何咎哉。以德行言之。亦有不能守節。而卒亦无以自立者。如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是也。吁。士君子立身一差。萬事乖裂。能免嗟若之咎哉。

象引二說費用德行可兼用

手辭兩若字是摹狀語

闢周公繫三爻曰三當節時不吝以不節矣乃陰柔不中正其制行也靡而不經有匪之患其行已也蕩而無極有敗度之愆自貽伊戚而已无所歸咎也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孔疏由已不節自致災禍又欲怨誰乎

程傳節則可以免過而不能自節以致可嗟將誰咎乎

本義此无咎與諸爻異言无所歸咎也

聖安節曰六三居下體兌說之上過於吝而不知節者也不節之差若將誰執

易經詳說

卷三十四 節卦

垂 寄願堂

聖安胡氏曰又誰咎也凡三見而其義有一同人初九又誰咎誰得而咎之也解與節六三又誰咎也咎自己致无所歸咎於人也但解三爻辭未嘗有无所咎字故本義曰此无咎與諸爻異蓋因爻辭言之諸卦爻辭言无咎者九十有九多補過之辭此非可以例論也

王幾爻言无咎象直曰又誰咎請意更矣

譚孔子釋三象曰孽非已作咎有可歸不節之咎乃已之不能節而自致又將誰咎乎

六四安節亨

和履六四得位而上順於五。是得節之道。但能安行此節而不改。變則何往不遇。故曰安節亨。引六三以失位乘剛。則失節而招咎。

六四以得位承陽。故安節而致亨。

程傳四順承九五剛中正之道。是以中正為節也。以陰居陰。安於正也。當位為有節之象。下應於初。四坎體水也。水上溢為无節。就下有節也。如四之義。非強節之。安於節者也。故能致亨。節以安為善。強守而不安。則不能常。豈能亨也。

本義柔順得正上承九五自然有節者也。故其象占如此。

孔疏柔順得正上承九五自然有節者也。故其象占如此。

聖安胡氏曰節中其節之義。在舉為不陵節。在禮為節文。在財為節。在物為待節。在臣為名節。在君師為節制。唯其時物耳。

聖安胡氏曰四最先發節者。順正故安。

聖安胡氏曰節本人情所難。此則安於節。而自慊无勉强者也。故

易經詳說

卷三十四 節卦

美 寄願堂

其象為安。其占為亨。

聖安胡氏曰安節。猶安貞。謂安於節也。五主節者也。以其順正以承五。則其節也无所勉強而自然。故曰安節。非謂臣節也。節字掩一般。

存疑九五當位以節者也。六四陰柔得正而承之。則君作法於上。

臣守法於下。制節謹度。不敢縱逸。和順從容。无所勉強。言乎德行。

則謹身修行。以臨其民。而凡勸容周旋皆中乎禮。言乎數度。則星。

人為出以節於用。以至車馬宮室。皆不過其制。是其節之出於自。

然而安於節者也。大凡事能節固當得亨。况節之安者乎。亨與。

卦辭一般。但此就大臣之節上說。

王提處虛滿者氣易盈。終始受節制。此中多未安。故開節於他。人止爭節與不節。而問節於大臣。更論安與不安。

孫有提所云德行數度只合其意。周公口中難遠用孔子語也。

譚周公繫四爻曰。凡人皆平有節而節尤貴乎。自然六四柔順得正。不德能節。而且出於自然。不待勉強而後能為安節之象。估者如是。則立身制用。无不中節。何亨如之。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孔疏以能承於上。故不失其道也。

程傳四能安節之義。非一象獨舉其重者。上承九五剛中正之道。以為節足以亨。矣。善亦不出於中正也。

家引承上道須本柔順得正言。

存疑九五主節於上而節之甘。六四柔順得正而承其道。此所以安於節而無事乎勉強也。

易經詳說

卷三十四

節卦

聖賢堂

國孔疏承上二字連道字斷。程傳上道連以道屬上而四承之說。優。

吳庭上指五道即甘節的道道之所在。何弗樂承。

賁諸講不明上道之實意。意作遵上之制度看。教度總行。蒙有。

聖孔子釋四象曰。四以安節而亨者。九五以中正節天下。所以為節者。皆道也。四以柔正而承順之一。皆出於自然。非僅循為下之分已也。安節如是。何弗亨乎。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孔疏甘者不苦之名也。九五居於尊位。得正履中能以中正為節之主。則當象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之謂也。為節而無傷害。則是不苦而甘。所以得吉。故曰甘節吉。以此而行。所往皆有嘉尚。

故曰往有尚也。

程傳九五剛中正居尊位為節之主。所謂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也。在己則安行。天下則說從節之甘美者也。其言可知。以此而行。其功大矣。故往則有可嘉尚也。

孔疏所謂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也。故其象占如此。

孔子曰。安節是安穩自在。甘節是不辛苦。樂力底意思。甘便對那苦甘節與禮之用和為貴相似。不成人臣得甘節吉時。也要節天下。大率人一身。上各自有當節底。

程傳子所云不辛苦。樂力。則甘是自已所以為節。處其甘也。人從之。甘是下一層勿混。

臨川吳氏曰。甘者樂易而無艱苦之謂。

易經詳說

卷三十四

節卦

聖賢堂

申溪張氏曰。味之甘。人所嗜也。味之苦。人所不嗜也。今九五為節之主。且於節而不苦於節。持此以往。有可嘉尚。故人皆說從。如嗜甘味而無艱苦之態也。

聖胡氏曰。他爻之節。節其在我者。九五當位以節。節天下者也。節天下而使天下甘之。所謂中正以通者也。無變其體。又居中。故有甘之象。甘在臨之三。則我求說於人。故无攸利。在節之五。則人自說於我。故行有尚。

賁聖胡氏以節為節。天下最是以甘為天下甘之。似非甘字正訓。若然。則是天下甘於五之節。而非五之甘於節矣。甘屬五五。甘於節。而後天下甘之。

而疑九五當位以節而得中正。節之甘也。節之甘則不攝於古。不。

於今合于人情。宜乎士俗如五味之甘。可以適口也。占者如是。吾見推之四海而皆準。行之萬世而无弊。故曰吉。往有尚。即象傳所謂通也。往有尚。即吉。

其甘節是不矯拂意。吉盡善也。即就甘節內見出。若作效。請恐碍有尚。尚就功說。甘與吉是中正處。往有尚是通處。

據此與存疑說小異。亦可參看。本義引彖傳語。只會其意。不可直入周公口中。

譚周公繫五爻曰。九五主節者也。其所為節者。无矯情拂衆之為。而有善俗宜民之道。節之甘而不苦者也。故為甘節之象。占者如是。則其節盡善而吉。以此而往。推无不準。動无不化。其功不可嘉尚乎。

易經詳說

卷五

節卦

聖寄願堂

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孔疏以居尊位而得中。故致甘節之吉也。

程傳既居尊位。又得中道。所以吉而有功。節以中為貴。得中則正矣。正不能盡中也。

甲溪張氏曰。甘者味之中。五者位之中。所以吉者。以其位之中正也。

臨川吳氏曰。中則不過而至於苦。

存疑此釋甘節之義。言九五其象為甘節。其占得吉者。由其所居之位。在上體之中也。中則无不正矣。即彖傳中正以通。在爻為中正。在節為甘。

按居位中自是就爻位言。因爻位以見德。故能有甘節之吉。

孔子釋五象曰。九五甘節之吉者。言所居之位。在上體之中。則无不正矣。施之於節。適得其當。此其所以為節之甘而得吉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程傳上六居節之極。節之苦者也。居險之極。亦為苦義。固守則凶。悔則凶亡。悔損過從中之謂也。節之悔亡。與他卦之悔亡。辭同而義異也。

按此貞凶悔亡。似覺費力。不如照常說。

本義居節之極。故為苦節。既處過極。故雖得正而不免於凶。然禮奢寧儉。故雖有悔而終得亡之也。

趙氏曰。三戒不節。上戒苦過。猶不及失均也。

易經詳說

卷五

節卦

聖寄願堂

甲溪張氏曰。上六居節之終。過於節則苦而難行。雖貞亦凶也。然用過乎儉。悔有可亡。所謂伯夷之隘是也。卦言苦節不可貞。指此爻也。

墨學胡氏曰。五位中故為甘。上位極故為苦。彖曰節亨。五以之。曰苦節不可貞。上以之。悔亡。諸家以為必悔之而後凶。可亡。悔其苦而之甘。可也。悔其節而不節。將若何。本義謂禮有寧儉。苦節雖有悔而終得亡之。與黃泉帛交。終吉。意同。蓋苦節之悔。猶勝不節之嘆也。

彖引易以道義配禍福。而道義重於禍福。大過上六曰。過涉滅頂。凶矣。又必曰无咎。節上六曰。苦節貞凶矣。又必曰悔亡。理之得失。尤重於事之吉凶也。

廿節可以範世。故吉而有尚。苦節雖不可範世而猶可範身。故凶而悔亡。

我範身之說未當。苦節則身有不能行處。故云其道窮。悔亡非許之。乃諒之也。當以爲戒。未足言範。

周公繫上爻曰。上六居節之極。其節已甚。節之苦者也。經所節得正。而拂乎理之所在。強乎情之不堪。能免於凶乎。夫禮者寧儉節之太過。猶勝不節。故雖有悔而終得亡之也。占者可知所以自處矣。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程傳節既苦而貞固守之則凶。蓋節之道。至於窮極矣。

陳水可馬氏曰。節之苦也。故於貞爲凶。其道窮者。謂其道不可通。

易經詳說

卷三

節卦

聖賢願堂

行於世也。

彖引窮則不通矣。正與中正以通者相反。

存疑卽象傳其道窮意。

通典節而至於苦。則非天理人情之所安。其道不可行也。

孔氏釋上象曰。苦節雖貞而凶者。由其節之之道太過。必至困窮而不可行。故凶也。

南建安卽氏曰。節六爻大率以當位爲善。不當位爲不善。初九六

四九五當位者也。故五吉四亨。初无咎。九二六三不當位者也。故

二凶而三嗟。上雖當位而亦凶者。則以其當節之極。居上之窮。故

其取義又不同也。若以兩爻相比者觀之。則爻各相比而相反。初

與二比。初不出戶庭則无咎。二不出門庭則凶。一反乎初者也。三

與四比。四柔得正則爲安節。三柔不正則爲不節。三反乎四者也。五與上比。五得中則爲節之甘。上過中則爲節之苦。上反乎五者也。聖人於爻義用意之精如此。

剛節節貴得中。中則可貞。苦則不可貞也。傷財害民。不節之過。彖指言之。以彰聖人之節。莫非中之極也。數度德行。節之大端。彖明言之。以見君子之節。莫非中之準也。六爻初九之節。得其中也。九二之節。失其中也。六三之節。不及之節也。上六之節。太過之節也。六四爲輔節之臣。節之安而得中者。九五爲主節之君。節之甘而得中者。信乎節之不過者。可以亨。而苦節不可貞矣。

按二陽三陰之卦。以五爻爲卦主。所謂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也。彖言不傷財害民。乃節用之一事。彖言數度與彖相因而德行。

易經詳說

卷三

節卦

聖賢願堂

則又進推一層義也。初陽正在下。當止而止。知節者也。二陽居陰。不當止而止。不知節者也。此二爻對看。三陰不正不能節。四陰正能安於節。此二爻對看。五陽中正居尊。節之甘者。上節極而苦。此二爻對看。彖所謂亨者。五當之。所謂不可貞者。上當之。初二以進退之節言。三四以上立身應事之節言。五言節天下。當黑中正以通看。或取大業章作立法興行說。亦通。

易經詳說卷三十四終



中孚卦

中孚卦

中孚卦

序卦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也信而後能行上能信守之下則信從之節而信之也中孚所以次節也為卦澤上有風風行澤上而感於水中為中孚之象感謂感而動也內外皆實而中虛為中孚之象又二五皆陽中實亦為子義在二體則中實在全體則中虛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

或問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如何朱子曰六有中虛中實字便見本質之異中虛是無事時虛而無物故曰中虛若有物則不謂之中虛自中虛中發出來皆是實理所以曰中實一念之間中

易經詳說

卷三十五

中孚卦

寄願堂

无私主便謂之虛事皆不妄便謂之實不是兩件事又曰敬則內欲不萌外誘不入自其內欲不萌而言則曰虛自其外誘不入而言故曰實只是一時事不可作兩截看

陳氏曰中實為子謂實理无乎其內而外邪不得入之此中孚之體中虛為子謂外邪既不得入故中雖有虛明道理此中孚之用

兼引朱子初問嘗有謂中虛是無事時虛而無物自中虛發出外皆是實理所以曰中實此說今亦載大全中不知此正作兩截看不作一時事看非是朱子之定說也且謂自中虛發出皆是實理夫既云發出則非中實矣此正朱子向日未定之見顯然有證若學者妄得但以偽出於朱子而遂不敢有異同乎蓋朱子語錄

出於記者之誤處亦多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孔疏中孚卦名也信發於中謂之中孚者蟲之幽隱豚者獸之微賤人主內有誠信則雖微隱之物信皆及矣莫不得所而獲吉故曰豚魚吉也利涉大川利貞者微隱發吉顯者可知既有誠信光被萬物萬物得宜以斯涉難何往不通故曰利涉大川信而不正則邪之道故利存貞也

程傳豚魚實物之難感者也孚信能感于豚魚則无不至矣所以吉也忠信可以蹈水火况涉川乎守信之道在乎堅正故利於貞也

本義字信也為卦二陰在內四陽在外而二五之陽皆得其中以

易經詳說

卷三十五

中孚卦

寄願堂

一卦言之為中虛以二體言之為中實皆字信之象也又下說以應上上巽以順下亦為字義豚魚无知之物又木在澤上外實內虛皆舟楫之象至信可感豚魚涉險難而不可以失其貞故占者能致豚魚之應則吉而利涉大川又必利於貞也

或問字字與信字恐亦有別朱子曰伊川云存於中為字見於事為信說得極好因舉字說字從爪從子如鳥抱子之象今之孔

字也一從從子蓋中所抱者實有物也中問實有物所以人自信之鄭東鄉說易亦有好處如說中孚有卵之象小遇有飛鳥之象字字從爪從子如鳥以爪抱卵也蓋中孚之象以卦言之四陽居外二陰居內外實中虛有卵之象又言鼎象鼎形革象風爐亦足此意此等處說得有些意思但另一書盡欲如此幸合附會少

易經詳說

卷三十五

中孚卦

三寄願堂

問便疏脫學者。須是先理會得正當道理了。然後于此等些小。尋處收拾。以相資益。不為无補。若未得正路。脉先去理會這樣處。便疏。脉魚吉。這卦中他須見得有脉魚之象。今不可考。占法則莫。這是見脉魚則吉。如鳥占之意。象若十分理會善。便演穿鑿。要緊。胡氏曰。程子云中虛信之水中。實信之實。實所以為信。虛所以受信也。心者神明之舍。舍不虛。神明何所居。譬之羽蟲之孚。剛殺於外。其質雖實。溫柔於內。其氣則虛。雖伏呼啄。不違其自然之期。信之最可必者也。或以脉魚為江豚。生大澤中。每作知風之至。是物之有自然之信。本義不取。蓋以為江豚則信在豚魚。不在我以豚魚為无知之物。而信足以及之。則信任我而自能及物。於義為長。下說以應上下信上也。上異以順下。上信下也。豚魚至愚。无

易經詳說

卷三十五

中孚卦

四寄願堂

人與之幽。則鬼神福之。大川特舉其至險者。亦以卦有乘木舟虛之家也。利貞。當管上文。故本義云。至信可感。豚魚涉險難而不失其正。蓋感物不以正。則為違道。以干譽。涉險不以正。則為行險。以僥倖。吉。字帶豚魚。讀。蓋豚魚无知者也。至信可以感之大川至險者也。至信可以涉之。兩句似平。或疑本義云。占者能致豚魚之應。則吉。而利涉大川。似以豚魚屬有孚。而以吉對利。涉非也。豚魚之應。是有孚所致者。致豚魚斯吉矣。且又利涉。故吉字只連豚魚。為句。利涉自有一項。本義云。至信可感。豚魚涉險難。亦自分。存疑。豚魚吉利。涉大川。俱承中孚說來。中孚至信也。至信可以感豚魚。故筮得中孚者。能感豚魚。則吉。涉川貴於能待。故筮得中孚者。涉大川則利。利貞。就中孚說。蓋中孚亦有不正者。豚魚程傳作二物。本義无說。象引似依程傳。然謂豚是豚之稚者。則可若豕人家豕養一呼即到。又易感者。難說難感。補註河豚之說。今定豚作稚豕。魚作水中魚。楊子江金山寺江中鼃魚。僧人喂之。一呼即到。至今人盆中養金魚。與之飯食。即至。可見信及豚魚也。至疑豚魚涉川。都是假象。只就最難格濟的舉出兩件。甚言无不吉利意。按此卦象傳解象最分明。假象中自有實理。講文王繫中孚卦彖辭曰。中孚者。中有子信之義也。占者能有孚信。則誠能動物。不但可施於有知者而已。雖冥頑加豚魚亦可感之。而得吉。况易感者乎。忠信可行。不但可成功。

於易濟者而已。雖艱險如大川至難涉也。亦可濟之而無不利。况易濟者乎。然所謂信者。又必察其理之是非。權其義之可否。信所當信而貞焉。乃利耳。

彖曰中孚。柔在内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

孔疏此就三四陰柔。併在兩體之內。二五剛德各處一卦之中。及上下二體說而以巽。釋此卦名為中孚之義也。

援孔疏上下二體本義以為卦德。又孔疏孚字連上今連乃化邦為句。

中孚二柔在内。中虛為誠之象。二剛得上下體之中。中實為孚之象。卦所以為中孚也。以二體言卦之用也。上巽下說為上至誠以順巽於下。下有孚以說從其上。如是其孚乃能化于邦國也。若

易經詳說

卷三十五

中孚卦

五 寄願堂

人不說從。或違拂事理。豈能化天下乎。本義以卦體卦德釋卦名義。

朱子曰。柔在内剛得中。這箇是就全體看。則中虛就二體看。則中實他處見得有孚信之義。故喚作中孚。伊川這二句說得好。

中孚張氏曰。六三六四以柔而在中孚全體之中。是中虛也。九二九五以剛而在中孚二體之中。是中實也。虛者所以受信。實者所以為信。皆中孚之義也。下說以孚乎上。上巽以孚乎下。則何往而不可孚。可以感化乎萬邦也。

厚齋馬氏曰。柔在内六三六四也。剛得中九二九五也。柔在内中虛之象。中虛則生信。信者孚之德。剛得中則中實。實者孚之本。上以巽行之。下以說從之。所以孚也。

彖曰中孚。程傳及中孚乃作化天下之萬邦。蓋家傳邦極其廣而言之。所謂萬邦作孚也。如云當位貞吉以正邦也。此邦字分明是括天下王用出征以正邦也。豈亦但謂一侯國而已耶。蓋聖人語意自然向大處去。洪鍾無微音也。此云孚乃化邦者。自我一國既上下交孚。則近者說遠者來。天下孚之必矣。此上下括君與臣民也。專括君臣者非。

孚字連上。下說下說以應上。上巽以順下。上下交孚也。如是則近者說遠者來。舉天下皆信之矣。故曰乃化邦也。說而巽就一國之民說。化邦就天下說。自近而遠也。

去疑說巽不邦是孚。其直至處乃孚也。孚到化邦田地。方滿得中孚分量。不見以化邦為孚之效。

易經詳說

卷三十五

中孚卦

六 寄願堂

彖曰柔在内形容一個虛。剛得中正見至虛之中。却有至實之理。語意原一出說而巽皆出於中心之誠。故緊接一字字。

振說而巽即連化邦說。不分國與天下兩層為是。那自是萬邦。柔在内剛得中就卦體解中孚說而巽孚乃化邦。就卦德推孚之所及。抱足釋中孚之名。

程子曰。釋彖辭曰。卦名中孚者。此卦全體三四二陰獨居四陽之中。而中虛。內欲不前。信之本也。二體二五之陽各居一卦之中。而中實。外誘不入。信之實也。卦德下說而臣民說。慕于上。上巽而一人巽。順於下。則上下交孚。足使近悅遠來。舉天下皆信。化

及萬邦也。卦體卦德皆有孚之義。中孚所由名也。厥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

王註魚者愚之隱者也。豚者獸之微賤者也。爭執之道不與忠信之德。潛著則難微。隱之物信皆及之。乘木于用舟之虛。則終已无溺也。用中孚以涉難。若乘木舟虛也。孔疏釋所以得吉。由信及豚魚故也。涉川所以得利。以忠信而濟。難若乘虛舟以涉川也。程傳信能及于豚魚。信道至矣。所以吉也。以中孚涉險難。其利如乘木濟川。而以虛舟也。舟虛則无沉溺之患。卦虛中爲虛舟之象。本義以卦象言。艱氏謂艱曰。仁及草木。言草木難仁也。誠動金石。言金石難誠也。信及豚魚。言豚魚難信也。天則真人。則情聖人。與天地同德。任真不任情。故信及豚魚。然後爲吉。

易經詳說

卷三十五

中孚卦

七 寄願堂

陳水司馬氏曰。中孚者。發于中而孚于人。也。豚魚幽隱。无知之物。苟伺以時。則應聲而集。而況于人乎。至誠以涉險。如乘虛舟。物莫之害。故曰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漢張氏曰。豚魚冥昧。无知之物。伺之以信。則應期而集。孚誠之道。尚及于豚魚。則天下无難。易之物矣。卦之全體。外實中虛。有舟虛之象。乘巽之水。而其中楊然。以此而行。乎兌澤之上。則利涉大川。又豈復有風濤之患哉。存疑。乘木即水義。木在澤上之象。由虛即水義。外實內虛之象。其疑信及二字。要體。不是必豚魚能信我。乃我的信有以及豚魚。且虛字最重。凡才欲實居才之心。欲虛不虛。則反爲才碍。而无以遊於世。故亦以舟虛戒之。

豚此當云。釋卦辭而本義。但云以卦象言。蓋釋卦辭。易見而乘木舟虛。則以卦象釋卦辭。恐人不知。爲卦象。故只用以卦象言。四字也。卦象屬乘木一途。要解引何氏易話。以豚魚爲江豚。一物及字。作如字。其說不可用。凡舟載重。則易溺。虛則无患。故云舟虛。以見其利涉。非莊子虛舟之謂。詞曰。豚魚吉者。言其信足以感及于豚魚也。此字之驗于物者。也。又曰。利涉大川者。卦象木在澤上。木可乘也。外實內虛。舟之虛也。以中孚濟難。若乘虛舟。以涉大川。而无不利也。此字之驗於事者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孔疏釋中孚所以利貞者。天德剛正。而氣序不差。是正而信也。今

易經詳說

卷三十五

中孚卦

八 寄願堂

信不失正。乃得應於天。是中孚之盛。故須濟以利貞也。稱傳中孚而貞。則應乎天矣。天之道。字貞而已。利義信而正。則應乎天矣。厚齋馮氏曰。誠者。天之道。字之正。則應乎天。不正則拘乎人。而孚不足言矣。靈臺胡氏曰。合上下卦。則乘在內。爲中虛。所以又信。分上下體。則剛得中。爲中實。所以爲信。上巽則君以信入於民。下兌則民以信通於君。所以爲化信。及豚魚。其化深矣。然信必合乎正。乃天理也。惟天有自然之化。蒙引信而止。則事皆天理。所謂誠者。天之道也。孚貞應天之義。不待多贊辭矣。

劉子是天命之實。何嘗不正而在人心。或有不正。故又教利貞。按應天只是與天相合。非感動之說。

謂及日利貞者。蓋天之爲道。信而正者也。人能信而以正。動準乎理。則合乎天道之木然。乃與天相應而不違。自然物无不化。事无不濟也。此中孚之所以利貞也。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援孔疏以信之。彼物无所不至。取象於風行澤上。无所不周。不見

中孚意。又云：忠信之士。必非故犯情在可恕。故議其過失而緩其死。亦未安。

程傳：澤上有風。感於澤中。水體虛。故風能入之。人心虛。故物能感之。風之動乎澤。猶物之感于中。故爲中孚之象。君子觀其象。以養

易經詳說

卷三十五 中孚卦

九 寄願堂

獄與緩死。君子之于議獄。盡其忠而已。於決死極於憫而已。故誠意常求於緩。緩寬也。於天下之事。无所不盡其忠。而議獄緩死。其大者也。本義：風感水。安中孚之象。議獄緩死。中孚之意。

或問：澤上有風。中孚。風之性善。入水虛而能順承。波浪洶湧。惟其所感。有相信從之義。故爲中孚。朱子曰：也是如此。風去感他。他便

相順。有相孚之象。澤上有風。中孚。須是澤中之水。如江海澤之大者。方能相從。平風。若溪澗之水。則其性急流。就下。風又不奈他

向。議獄緩死。只是以誠意求之。澤上有風。感德水動。議獄緩死。則能感人心。問中孚是誠信之義。議獄緩死是誠信之事。故君子盡心于是。曰：聖人取象有不端確處。如此之類。今也只恁地解。但是不甚親切。

張栻曰：風无形而能震川澤。鼓幽潛。誠无象而能動天地。感

人物。此澤上有風。所以爲中孚。故君子以之。議獄緩死。蓋好生治

民。舜之中孚也。不犯有司。天下之中孚也。天下中孚。則萬心一心。矣。鳥獸可。况取魚子。无他不殺之心。乎。鳥爾。使无誠慈好生

之心。巢中之鳥。不爲海上之鷗乎。議獄者。求其入中之出。緩死者。求其死中之生。若元惡大姦。不在是典。故四凶无議法。少正卯无

緩理。

平菴項氏曰：獄之將決。則議之。其既決。則又緩之。然後盡於人心。王聽之。司寇聽之。三公聽之。議獄也。旬而議。聽。二旬而議。聽。三月

而上之。緩死也。故獄成而孚。輪而孚。在我者盡。故在人者无憾也。象引議獄緩死。則至誠惻怛之意。有以決人之肌膚。而人之骨體

易經詳說

卷三十五 中孚卦

十 寄願堂

矣。豈非中孚之意。君子議獄。有可生者。生之。求其生而不得。則

當死矣。猶且緩之。則其至誠惻怛之意。自有以感乎下。此說未盡。議獄緩死。不是兩事。所以審求其情也。所謂求其生而不得。則

死者。與我俱无憾也。故曰中孚之意。

存疑：議獄緩死。是獄囚當死矣。病患有枉其間。更加護。而且緩其死。終覺得其冤枉。而有可生處。至求其生而不得。然後致之刑。是惻怛爲民之意。真有以入乎人心也。

王荅：議獄緩死。要貼中孚意。講用刑者。此心處有可疑。安刑者。此心處有可恨。皆不得爲中孚。

援議獄緩死。有三說。獄未成而議。不限定是死。獄已成而應死。則

援以求其生。一說就已成之獄。其應死者。議之以求其生。即无

可生而以竟限緩其死一說議之即緩之非議後又緩也思意
議緩不作兩截看最是議者議以求其生正是緩其死詳議而
仍當死復緩之將何待乎唐太宗之經四不可為法也。議獄
緩死家引謂上感而下孚也此可助風澤之象
語孔子釋大衆曰兌澤之上有利風風感澤受如相信從中孚之
象也君子體此以治獄存至誠惻怛之意務于獄之可死者詳
議以求其生而不忍遽就刑所以緩其死也至求其生而不
得然後致刑則死者與我皆可以充憾矣此其至誠惻怛之意
自有以深入乎民心之感而下受得中孚之義也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按註疏虞訓專程傳訓度本義因之

易經詳說

卷三十五

中孚卦

三 寄願堂

程傳九常中孚之初故戒在審其所信虞度也度其可信而後從
也雖有至信若不得其所則有悔咎故虞度而後信則吉也既得
所信則當誠一若有他則不得其燕安矣燕安裕也。有它志不定
也人志不定則惑而不安初與四為正應四巽體而居正无不善
也又以謀始之義大故不取相應之義若用應則非虞也
亦義當中孚之初上應六四能度其可信而信之則吉復有他焉
則失其所以度之之理而不得其所安矣戒占者之辭也
中漢張氏曰初九居中孚之始與四為正應初度其可以孚感者
尤如六四故有相應相孚之吉苟舍六四之正應而有他志則不
得享其燕安矣故識者必于初志未變動之際而度其可孚者乎
之一真下為一誠无妄庶幾靡有他向而孚感得其正矣

雲峯胡氏曰信凡失于後者由不能度乎初四陰柔得正初與四
正應當孚之初度其可信而信之吉之道也若復舍四之正應而
有他焉心之不一而信不專必不得其所安矣凡言有他指非應
而言比之初有孚自有非正應而來應者有他許之辭也中孚之
初若舍正應而他求所謂應焉非吉之道有他感之之辭也
要引有他不燕者我之心既有二于彼則彼之心亦不能以二于
我矣而况信非其所信者乎故不得所安也本義謂之復有他亦
承初字言此皆戒占者之辭初九本未見其有他處此爻辭只
索初時說道理
至疑言就所得所信說兼德業看亦可虞吉欲其審于始有他不燕
恐其變于後下句莫作實說只設言以堅其信意

易經詳說

卷三十五

中孚卦

三 寄願堂

按不燕只就有心說
讀則公繁初爻曰初九陽剛得正與柔正之六四相應此孚之至
正者也初能度其可信而信之則得所倚賴而吉苟信之不篤
而心有他焉則二三之念非所以定交反之此衷能自寧乎占
者當知所戒也
案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程傳當信之始志未有所存而虞度所信則得其正是以吉也蓋
其志未有變動志有所從則是變動虞之不待其正矣在初言未
所信之道也
存疑此與閑有家志未變異相似為中孚之初初志未變故能度
可信而信之若其志已變則有所偏繫不復能度信矣

至言更提出初字來說。作初之已能看。與爻辭不同。按志未變。似可反照。有他。不僅貼虞吉。

讀孔子釋初象曰。初九所以虞而得吉者。以其在中孚之初。剛而得正。私情未起。從正之志。未有所變。此其所以虞之得正而吉也。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虞注疏。靡訓散。與程傳異。

程傳二剛實於中孚之至者也。孚至則能感通。鶴鳴于幽隱之處。不聞也。而其子和。應和中心之類相通也。好爵。我有而彼亦係慕。說好爵之意同也。有孚于中。物无不應。誠同故也。至誠无遠。近幽深之間。故榮謂云。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之外。達之言。

易經詳說

卷三十五

中孚卦

三 寄願堂

誠通也。至誠感通之理。知道者為能識之。

本義九二中孚之實。而九五亦以中孚之實應之。故有鶴鳴子和。我爵爾靡之象。鶴在陰。謂九居二。好爵。謂得中。靡與爾同。言懿德人之所好。故好爵雖我之所獨有。而彼亦係慕之也。

朱子曰。九二又自不可曉。看來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是兩個都要這物事。所以鶴鳴子和。是兩個中心都愛。所以相應如此。

中孚張氏曰。二與五同德而居相應之位。分則君臣也。情則父子也。故以類相孚。鶴鳥謂九也在陰。謂二也。鶴鳴于幽隱之地。而其子和之。鶴鳴而應。指二而言。子和而應。指五而言。蓋出于中心所願也。我爵指五。五為君位。故以爵言。吾亦五也。爾指二。靡係于五也。二五以誠貴相孚。故其象如此。

五剛而得中。皆能修其天爵者也。天爵。我之所固有。吾與爾靡之。二與五皆得中。是吾之心與爾皆繫你也。人无所不至。惟天不容偽。鶴鳴子和。天機之自動。好爵爾靡。天理之自孚也。

蒙引四句都是象。然有一意。上二句言二五之交。孚下二句言二五之所以交孚。好爵或以爵為天爵。豈非也。只是爵祿之爵。其曰好爵。謂得中亦猶云。鶴在陰。謂九居二耳。非謂好爵就當懿德也。且山移文亦有撥情好爵之句。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吾即我也。皆指二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无加諸人。豈亦有異乎。中溪謂我爵謂五。五為君位。故以爵言。此句與本義好爵。謂得中者。皆天父曰。吾亦五也。爾指二。二偶于五也。其說益

易經詳說

卷三十五

中孚卦

西 寄願堂

謬。不誠主實。我不指二而指五。何謂也。且與上鶴鳴在陰。其子和之。又自相展。

存疑四句兩象。上一句就鶴止取象。下一句就爵止取象。下一義是上一義之所以然處。

顏師余南湖云。此爻言至誠感通之理。故程傳云。至誠无遠。近幽深之間。上二句言位之相應。下二句言德之相應。分位德未交。通與好爵乃爵位也。以象懿德。夫二有其德而五應之。故二有所感而五應之也。

按蒙訓繫。是以心言。德言同好之意。論字義。條縷繫物也。則蒙有繫而不去之意。此節時講直就君臣說去。疑謂上二句說君臣相孚。下二句推其所以孚。文云在陰。喻人臣幽隱之誠。

子相與人君同聲之應好即懿德猶云良貴也三句若謂五之詞

護周公繫二爻曰二與五中實相應君臣一德而成乎也二居陰位八臣幽隱之誠本于在中以自鳴其素而為之君者亦以誠信之念不期而手同聲相應其象猶鳴鶴在于幽隱之處无心于子之和而子自和之也然其所以然者懿德人所同好二既有此懿德足以格其君而君信之專任之焉有係戀之而不能自已者其象猶二有好爵而二與五共靡保之也占者有其德則合其象焉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程傳中心願謂誠意所願也故通而相應

易經詳說

卷三十五 中孚卦

五 寄願堂

進諸徐氏曰九二以實感九五以實應卦體中虛自然相應无所隔塞也

蒙引朱子曰是兩個都要此物事所以鳴鳴子和是兩個中心都愛所以相應如此象傳雖獨舉其子和之然中心願也又自是言與爾靡之意于爻辭无所遺也

齊庭言鳴鶴在陰而其子和之本皆其中心之所願也

齊庭人心好德稍涉勉强非中孚之實言誠出于中心之願有孚契于未鳴之先者也所以鶴鳴而子和也

既鳴和是兩個都願而象傳單言子和則中心願當屬五即使以見此也

其疑發出中心總見和的實處只舉鳴鶴和光景不必攪入好爵

易經詳說

孔子釋二象曰五之應二若其子和之豈有所矯飾于外哉二之鳴由中而發五之和亦根心而生實出中心之願不知其然而然也

三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按王註以敵為四以鼓為攻四泣為懼四侵俱未受

程傳敵對敵也謂所交孚者正應上九是也三四皆虛中為成孚之主然所處則異四得位居正故亡匹以從上三不中失正故得敵以累志以柔說之質既有所係唯所信是從或鼓張或罷廢或悲泣或歡樂動息憂樂皆係乎所信也唯係所信故未知吉凶然非明達君子之所為也

易經詳說

卷三十五 中孚卦

六 寄願堂

本義謂上九信之窮者六三陰柔不中正以居說極而與之為應故不能自主而其象如此

或問中孚六三大義是如何朱子曰其所以說中孚小過皆不可曉便是如此依文解字看來只是不中不正所以歌泣喜樂都元常也

中漢漢氏曰六三雖得上九之應為匹敵然三居兌說之極中心莫知所主故或鼓而前或罷而止或泣而悲或歌而樂或之者疑之也

雲峯胡氏曰三與上居上下卦之極體均力敵者也中孚六三往取柔而正剛而中者九二九五剛而中者也上九不中矣六四柔而正者也六三不正矣以柔而不正者應剛而不中者此為說之

極彼道信之窮所以不能自主或鼓或罷作止之元常或泣或歌
其樂之元常凡爻以柔居陽者多以或言

或引激謂上九信之窮者知信而不知變則信斯窮矣窮不變通
也故不足賴也。六三陰柔不中正與上九為應蓋陰柔不中正
則躁性元常又居悅之極悅極則元節而改其常又與上九信之
窮者為正應夫以我之元恒應彼之不道在己既動不中度所應
又全不足賴是以不能自主但見其或鼓而起又或罷而止或悲
而泣又或喜而歌耳蓋亦无可久之理也。敵謂敵應元甚深意以
六三而得上九之敵應并能主張我者是以不能自主而其象如
此雖不言凶凶可知矣。或鼓或罷是活字主擊鼓言
故程傳動息憂樂係乎所信足以敵為從違不能自主猶云憑人

易經詳說

卷三十五 中孚卦

七 寄願堂

敵弄之意。蒙引謂敵非能主張我者是自己既元主意而所信
之人又不能為助愈至于顛倒程說覺優時講多從蒙引或以
敵為相反而不相助又是一義。蒙引看敵字太輕只是說三
雖有應而元用之意存疑因之但說應字並不別講敵字。鼓
罷泣歌只是形容元常之態或謂重罷歌邊似太認真
謂周公繫三爻曰六三以柔而不正應上九之剛而不中此居說
之極是為元恒彼當信之窮則為大固與之相應是所得者已
之敵也在己元所主于元元所賴或鼓而作或罷而止作止之
元常或泣而悲或歌而樂哀樂之元常其何以濟哉凶可知矣
或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程傳居不當位故无所主程所信是從所應得正則所信有方矣

臨川吳氏曰位不當者陽位而柔居之柔則不當豈能得人之孚
哉

位不當依程傳則是位不當不能自上一體乎人而或鼓或罷
此有得敵意在其中依蒙引則位不當自己顛倒而或鼓或罷
將得敵意入不上矣亦覺程說勝

程孔子釋三象曰三之或鼓或罷者止陰居陽位處不中正而元
自主之德故作止元常如此也豈敵之咎哉
六三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正註居中字之時處巽之始應說之初居正復順以承乎五內毗
元百外宣德化者也元乎陰德之盛故曰月幾望
按正註以馬匹為三不如程傳理長

易經詳說

卷三十五 中孚卦

六 寄願堂

程傳四為成孚之主居近君之位處得其正而上信之至當孚之
任者也如月之幾望盛之至也已望則敵矣臣而敵君禍敗必至
故以幾望為至盛馬匹亡四與初為正應匹也古者駕車用四馬
不能備純色則兩服兩駟各一色又小大必相稱故兩馬為匹兩
對也馬者行物也初上應四而四亦進從五皆上行故以馬為象
乎道在一四既從五若復下係于初則不一而害于孚為有咎矣
故馬匹亡則无咎也上信之至不繫于初是亡其匹也係初則不
進不能成孚之力也

按案方氏曰月幾望不處盈也馬匹亡不為黨也四捨初九之黨
而上從五此大臣之絕私黨而一心于君者故有馬匹亡之象以
陰居陰履柔處止不取敵陽此人臣功業已盛而不敢居其盛者

故有月幾望之象。若大臣而處盈植黨。則有告亮馬之不伐。周公之不矯。月幾望也。晏子不入崔陳之黨。韓退之不汚。牛李之朋。馬匹亡也。

本義六四居陰得正。位近於君。為月幾望之象。馬匹謂初與已為匹。四乃絕之。而上以信於五。故為馬匹亡之象。占者如是。則无咎也。

雲舉胡氏曰。月本无光。受日之光。以為光。陰不能以自孚。信于陽。以為孚。六四近九五。其象為月幾望。而又有馬匹亡之象。何也。六三與上九為亢。故曰。六四與初九為配。故曰。匹。三陽柔不正。故不能舍上九。以從剛中之二。四陰柔得正。故能絕初九。以從剛中之五。然則三之得敵。非所以為得。四亡其匹。乃所以為得也。坤以

易經詳說

卷三十五

中孚卦

九寄願堂

喪朋為有慶。中孚之中。以絕類為无咎。

繫引中溪謂。月幾望不處盈也。其言非是。蓋本爻之意。正謂其種任之隆。而能乃心王室。自絕私交。所以无咎也。而象傳云。馬匹亡。絕類上也。无咎處正在馬匹亡上。不在月幾望上。此又關係不小。宜詳之。月幾望馬匹亡二句。相激應說。方得其旨。若並舉對言。則失之矣。本義云。居陰得正。位近于君。而不曰位近于君。居陰得正者。固有義矣。四所以能絕初。以信五者。亦以居陰得正也。按。月幾望。是據其地位言之。馬匹亡。是致戒。无咎。承馬匹亡。諸周公繫四。又曰。六四居陰得正。德之盛也。位近于君。位之盛也。以是德居是位。勢不招而自集。權不張而自大。有月幾望之象。此正羣黨樹附之時。易于疑忌。而致咎也。初與四為應。是其匹。

構而四以柔正。不樹私交。又有馬匹亡。其匹亡象。占者如是。何无疑忌之咎矣。

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程傳。絕其類。而上從五也。類謂應也。

中溪張氏曰。四能下絕初九之匹類。而上孚九五。是馬匹亡。未尚何咎之有哉。

折衷上乃上應于五之上。即上行也。非以上作五說。

蓋孔子釋四象曰。四之馬匹亡者。四之德本柔正。為絕其朋類之。初而上從于五。故无咎也。

九五有孚。舉如无咎。

孔疏。舉如者。相率舉不絕之名也。五在信時。處于尊位。為羣物之

易經詳說

卷三十五

中孚卦

九寄願堂

主恒須以中誠交孚。孚信何可暫舍。故曰。有孚。舉如。舉信不絕。乃得无咎。故曰。有孚。舉如。无咎也。

程傳。五居君位。人君之道。當以至誠感通天下。使天下之心信之。固結如拘。舉然。則為无咎也。人君之孚。不能使天下固結如是。則係非之心。安能保其不離乎。

惠安邱氏曰。居九五之位。為中孚之主。以至誠而感孚天下之心。拳拳然而固結之。若拘舉然。則无咎也。諸爻皆不言孚。而九五獨言有孚者。蓋非天下之至誠。孰能與于此哉。

本義九五剛健中正。中孚之實。而居尊位。為孚之主者也。下應九二。與之同德。故其象占如此。

雲舉胡氏曰。六爻不言孚。惟九五言之。九五孚之主也。合九二共

為一體。包二陰以成中孚。其固結如此。故其象為學。如占為无咎。至九二。則曰。靡九五。則曰。學皆固結。不可解之象。无應五與二。心故也。

蒙引。九五剛健中正。中孚之實。又居尊位。則中孚之主。而下應九二。與之同德。是其孚之兩相學。固也。何咎之有。說此爻。要各與九二。與蓋九五。是君上。故本義言下應。

版註疏。程傳俱不言應。二是朱子又看出此意。較泛說天下信之為切。

諸周公繫爻。曰。九五中實而居尊。為孚之主。下應九二之賢。亦中實而相輔。君臣同德。譏問不行。為有孚學。如固結不可解之象。占者如是。則上下交而德業成。可以无咎矣。

易經詳說

卷三十五

中孚卦

至寄願堂

象曰。有孚。學如位。正當也。

釋。剛五居君位之尊。由中正之道。能使天下信之。如拘繫之固。乃稱其位。人君之道。當如是也。

蒙引。正指剛健中正。中孚之實也。當則指居尊位。為孚之主者也。正當宜分看。復九五。免致與此同。

存疑。正以德言。即剛健中正也。當以位言。即居尊位也。

國位正當。難言德正而位當。揆諸他位之正當。而位之所以正當者。以其有剛健中正之德也。此與復免不同。蓋德位兼隆者。

去疑。爻只言孚。象推本所以孚。位正即取人以身意也。

薄。孔子釋五象曰。五之信二。而有孚。學如者。以五德稱其位。而位正。且德以位顯。而位又當。故能與二一德一心。而孚信之情。學

固不可解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王註。翰。高飛也。飛音者。音飛而實不從之謂也。居卦之上。處信之終。信終則衰。中篤內喪。華美外揚。故曰。翰音登于天也。翰音。登天正亦滅矣。

程傳。陽性上進。風體飛颺。九居中孚之時。處于最上。孚于上進而不知止者也。其極至于飛翰之音。登聞于天。貞凶于此。而不知變。凶可知矣。夫子曰。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固守而不通之謂也。版註疏。程傳俱以翰音為羽翰之音。本義以為雞。

東谷鄭氏曰。翰音。登天者。聲聞過情。君子耻之。

本義。居信之極。而不知變。雖得其貞。亦凶道也。故其象占如此。雞

易經詳說

卷三十五

中孚卦

至寄願堂

曰。翰音。乃異之象。居巽之極。為登于天。雞非登天之物。而欲登天。信非所信。而不知變。亦猶是也。

宋子曰。中孚與小過。都是有飛鳥之象。中孚是個卵象。是鳥之未

出殼底字。亦是那孚。膜意。思所以卦中都說。鳴鶴。翰音之類。翰音。登天。言不知變者。盡說一向怎麼去。不知道去不得。這兩卦十分

解不得。且只依稀地說。

國川吳氏曰。巽為雞。雞曰翰音。謂其羽有文采。而能鳴也。豚魚知風。鶴知夜半。雞知旦。皆物之有信者。故中孚象。取三物為象。上

九天之位也。雞飛翔之走。鳴于地上。以孚于人者。欲其音登徹于

天。則非所能矣。

雲。李氏曰。雞鳴必先振其羽。故曰。翰音。而其鳴有信。故于中孚

言之上。上九二鶴也。而鳴于地之陰。上九鶴也。而鳴于天之陽。有是理乎。居信之極。而不知變。雖正亦凶。况不正乎。
○引信之極。而不知變。所謂好信不好學者。如有其理。時勢不足。以剛波亦以爲有是理也。必要爲之。不度時。不審勢。此謂信非所信。而不知變。亦猶雞非登天之物。欲登天也。甚言其難也。○貞。曰。益亦其所信者。固亦正理所有也。但不知變耳。故云雖正亦凶。
○曰。翰音出曲禮註云。翰長也。雞肥則鳴聲長。
○曰。雞雖曰翰音。不知周公作交詞時。便有此名否。太義雞曰翰音。只謂雞非謂雞鳴之音。
○去疑上九非不信者。但所信之過。或反賊信耳。貞亦是彼所自認爲貞的。若果出于貞。寧有凶理。

易經詳說

卷三十五

中孚卦

寄願堂

○賁只是所信之事。名曰公正。而所以爲信者。究不可謂之正也。
○曰。周公繫上爻曰。上九居中字之極。徇偏執之見。之融通之識。不度時之可否。勢之順逆。固守其信。而不知變。必欲強行。猶翰音本非登天之物。自信羽族可登。而強欲登之者。是雖所執之名目未嘗不正。然拂于時。忤于勢。反以信敗矣。凶何加之。占者宜知所變矣。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孔疏。雁聲无實。何可長久。

○得信守乎。至于窮極。而不知變。豈可長久也。固守而不知通。如是則凶也。

○平溪黃氏曰。有子之名。九字之實。此持假虛聲而好高者也。雖正

亦何可長也。

○象曰。何可長凶也。知信而不知變。如宋襄之仁。尾生之信。皆不可長。必敗于信也。

○去疑言所信必敗也。不必就禍害說。

○問何可長。註疏作虛聲无實說。甚順。程傳守乎而不知變。是說執定一意。只管向前做去。如羽翰之音。要登聞于天然。終是行不去。故云何可長。太義雞登于天。與何可長。甚難合。雞是不能登天。非不能長久。即照太義信非所信。而不知變云云。只可說行不去。意以云何可長。亦費曲折。愚謂虛聲无實之說。似可用。或謂何可長。只照正義信非所信。而不知變。其信必敗而不可長。不必泥翰音登天說。不可長。亦有理。

易經詳說

卷三十五

中孚卦

寄願堂

○謹孔子釋上象曰。孚信之所以可久者。惟能通其變而不窮也。今信非所信。而強行之。如翰音之欲登于天。立見其敗。何長久之可望哉。

○曰。安邱氏曰。柔在內而剛得中。則剛中者。成字之象也。在六爻以二五之剛爲主。故二言鶴鳴子和。而五言有孚。二言我爾爾靡。而五言舉加其交孚之實。可見矣。餘四爻初上則以實應虛。三四則以虛應實。而所居之位。又復不中。皆未能有孚者也。初之應四。初實而四虛也。故初虞四之有他。而四絕初之類。而從五也。三之應上。三虛而上實也。故三之應上。則鼓龍歌泣之不常。而上之應三。則如翰音登天之无實也。合中字六爻。而詳此虛實之義。則剛中爲字之象昭昭矣。

應初虞四有他。上應三如翰音其說今不用。

明訓中字者信也。信不可以不貞也。卦詞以感入濟變之利而歸于利貞。彖傳釋感入濟變之利而歸于應天。皆言信之貴正也。六爻以誠為主而正在其中。初在中孚之始。戒其度應而有常。二有中孚之貴。著其應于五而以德。三失孚无主。作止哀樂之无常。四得正有孚。絕類事君之忠。若五中孚而應二无咎。上孚極而不通。故曰。

復四陽二陰之卦。二五皆剛中。五居尊位。以五爲卦之主。中孚乃誠也。誠可格物。故信及豚魚。誠可濟事。故利涉大川。而誠又合理。非小信。彖傳解釋甚明。索言誠欲緩死。乃舉中孚之大端言之。而格物濟事之意。可包在內。初陽正應四。孚之得貞者。一陽

易經詳說

卷三十五

中孚卦

寄願堂

中應五。極言君臣交孚之義。其貞可知。三陰不正。應上亦不正。信非其人。不能自主。四陰正。能從上而不係于私。亦孚之得貞者。五陽中應二。其孚舉固是得貞者。上陽不正而居信極。信不合理。是以致凶。乃孚之不貞者。中孚固美而貞尤其要也。初虞吉。取應四。而四馬匹亡。取絕初。二爻頗相悖。或馬匹亡。非絕初不與交。只是不以私交。乃羣而不黨之義。愚謂初爻只虛論中字之理。凡應事接物。自己處度。出于中心之誠。則吉。若有他私意夾雜其間。則不能安。而不吉可知矣。不作應四。應乎四之絕類。爲不相妨。物與无妄。言實理也。中字言實心也。合實理實心中。庸言誠之旨。已見于易中。程子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實。二語精切。包涵无窮。道理學者所宜體玩。

小過三三艱卦

程傳小過序卦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人之所信則必行。行則過也。小過所以極中字也。爲卦山上有雷。雷震於高。其聲過常。故爲小過。又陰居尊位。陽失位而不中。小者過其常也。蓋爲小者過。又爲小事過。又爲過之小。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孔疏小過亨者。小過卦名也。王於大過卦下注云。吉相過之過。恐人作罪過之義。故以音之。然則小過之義。亦與彼同也。過之小者。謂之小事。謂之小過。即行過乎恭。喪過乎哀之例是也。褚氏云。謂小人之行。小有過差。君子爲過厚之行。以矯之也。如婁子狄妻之比也。此因小人有過差。故君子爲過厚之行。非即以過差釋卦名。

易經詳說

卷三十五

小過卦

寄願堂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言因過得亨。明非罪過。故王於太過音之。明雖義兼罪過。得各止在君子爲過行也。而周氏等不悟此理。兼以罪過釋卦名。失之遠矣。程傳過者過其常也。若矯枉而過正。過所以就正也。事有時而當然。有待過而後能亨者。故小過自有亨義。利貞者。過之道利於貞。也不失時宜之謂正。本義小謂陰也。爲卦四陰在外。二陽在內。陰多於陽。小者過也。既過於陽。可以亨矣。然必利於守貞。則又不可以不戒也。中溪張氏曰。卦體二剛四柔。柔過於剛。小過之義。過未至於太甚。亦有可亨之理。然必利於貞正。蒙引本義既過于陽。可以亨矣。蓋以義而言。陰固不可過于陽。以

勢而言則既過于陽亦可以亨。但以其有妨于義也。故隨或以利貞云。貞者義也。以義用勢也。小者之宜也。所謂與時行也。下文所云皆其義也。

存疑四陰在外陰多于陽。小者過也。既過于陽則收斂退縮之意多。開張奮發之意少。在已不失其能守。凡事得遂其所求是故當亨矣。然小過時也。占者必守其貞斯利矣。

程傳過所以求就中也。所遇者小事也。事之大者豈可過也。于大過論之詳矣。飛鳥遺之音謂過之不遠也。不宜上宜下謂宜順也。順則大吉。過以就之蓋順理也。過而順理其吉必大。

本義卦之二五皆以柔而得中。故可小事。三四皆以剛失位而不中。故不可大事。卦體內實外虛如鳥之飛其聲下而不上。故能致

易經詳說

卷三十五

小過卦

毛奇願堂

飛鳥遺音之應則宜下而大吉亦不可大事之類也。

或謂飛鳥遺之音本義謂致飛鳥遺音之應如何。朱子曰。看這象似有羽翼之學之意。如賈誼鵬鳥之類是也。

中溪張氏曰。所謂小過者。但可施于小事。不可施于大事。蓋事之大者豈可過也。小過中二爻象鳥之身。上下四爻象鳥之翼。橫飛之鳥其勢迅速。身已飛過而微有遺音。爾不宜上宜下。順陰性也。故大吉。

臨川吳氏曰。大者陽剛君子也。小過之時。大者非可以吉。惟善于自處能辭尊而居卑。勇退而不進。如鳥音之下而不上。則大者可吉。此君子不得志之時。轉以爲吉之道也。

蒙引自可小事以下皆利貞之意。飛鳥多有聲。皆下聞。或曰

既可以聞。獨不可上聞乎。曰。大抵風皆自上而下。聲音難逆風而上。况鳥飛于空。風力尤勁。鳥聲安得排風而上乎。只是過下耳。不宜上宜下。此以人事之占。言不指飛鳥遺音。蓋于鳥聲難着宜字。宜下是欲退一步做事的意。如此始大吉。

存疑占者可小事不可大事。若遇飛鳥遺之音則不宜上宜下。而大吉是皆守正之利也。如獨立不懼。遯世无悶。大事也不可也。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小事也可也。如行過乎微。喪過乎易。用過乎奢。上也不宜也。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下也不宜也。水義曰。宜下而大吉。亦不可大事之類。觀此則宜下不可大事。當有分別。大象本義曰。三者之過。皆小者之過。即不可大事之意。可過于小。不可過于大。可以小過而不可其過。即宜下之意。

易經詳說

卷三十五

小過卦

天奇願堂

飛鳥遺之音。水義曰。能致飛鳥遺音之應。此與中孚豚魚不同。中孚以德之感。應言小過以占之。應驗言。如今六王卦八道多以應驗占。得此意也。

圖典卦辭許多話。要之不外可小事而宜下也。又總之不外利貞二字而已。可小事下。正說利貞之義。飛鳥遺之音。此句全輕。蓋因卦有此象而言之以照見宜下之意。大吉只帶利貞爲力量之所及。而爲小過之事。少加收斂退抑。而不至于過甚耳。

去疑小過以事類言。不以人類言。非小人過。君子說話。惟陰既過。則慎密意多。故以事許之。貞即在過內看出。下四句備言其貞。飛鳥二句。又就小事中抽出。戒須趨重宜下。飛鳥是宜下的象。遺音者鳥之出音。若遺棄一般。上下字作九里看。

按小過以陰過陽爲正說。亨方說到人事。陰過于陽。似乎未善。然以陰之才。隨陰之分。亦可得亨。而惟須利于貞也。利貞如何。其所爲者。可小事不可大事。又如飛鳥遺之音。只宜下不宜上。則大吉也。可小事與宜下。皆陰之正。如是則亨矣。利貞以上。載下皆發明利貞。可小事與宜下。分兩意。而中間忽插入飛鳥句。以引出宜下文法。使奇妙不測。大吉只跟宜下說。吳臨川謂大者可吉涉混。可小事方說出小事開口。小過亨不宜遠以小事爲解。

王弼小過卦彖辭曰。陰過于陽。爲小過。在人過于慎密。不致僨事。可以得亨。然其所爲過者。惟安守分。義不失當。然之貞。乃爲利耳。其則貞何如。如尋常之事。吾之才分所能爲者。而量力

易經詳說

卷三十五

小過卦

寄願堂

爲之則可。如事關非常。吾之才分所不能爲者。而強爲之。則不可。是可小事不可大事也。即所謂小事亦須收斂。退讓不居。亢而居卑。若飛鳥遺音。下而不上者。然不宜神高而腰上。只宜謙抑而處下。乃大吉之道也。凡此皆小過之貞。而可保其亨者也。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程傳陽大陰小。陰得位剛失位而不中。是小者過也。故爲小事過過之小小者與小事有時而當過過之亦小。故爲小過。事固有待過而後能亨者。過之所以能亨也。

本義以卦體釋卦名義與其辭。程安卿氏曰。陽大陰小。此卦陰多陽寡。故曰小者過。存疑小者過。釋卦名加一而字亨之義。昭然矣。猶遜亨曰遲而亨。

也。

看解小過何以亨也。事固有待過而後能亨者。過于謹密的人。儘堪幹事。小者過而亨也。

按小過是卦。名亨是卦辭。小者過是卦體。兼釋小過與亨。本義分名義與辭。而時講或以小者過爲釋名。過而亨爲釋義。分名義似未是。

讓孔子釋彖曰。卦名小過而詞曰亨者。卦體四陰在外。二陽在內。陰多于陽。小者過也。小者既過。則小心過甚。无輕舉妄動之失。理可得亨。是小者過而亨也。

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

程傳過而利于貞。謂與時行也。時當過而過。乃非過也。時之宜也。

易經詳說

卷三十五

小過卦

寄願堂

乃所謂正也。

運安卿氏曰。過而利在貞正。乃台時宜。而與時偕行也。

平菴項氏曰。時當小過。不稍過則執而小過。所以亨也。然必利于正而後可過。故曰過以利貞與時行也。

震引時謂小過之時。小過之時。可過于小而不可過于大。可以小過而不可以甚過。利貞者。過小而不過大。小過而不甚過之謂也。故曰與時行。時小過之時云也。

存疑小者之過。時當然也。故曰與時行。天下自有這等時節。在此卦陰多于陽。是小過之時也。

運興因時而過。則其過也適所以爲中。非貞而何。程傳柔得中。二五居中。也。陰柔得位。能致小事吉耳。不能濟大事。

本義以二五言。

彖引卦之二五皆以柔而得中。故可小事。得中似可有事。但以柔得中只可小事。

援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此分明當連上文作一節。柔得中是以小事吉。當連下文不可大事作一節。只因有以二五言四字。遂誤截耳。此皆是釋卦辭。孔疏云。此就六二六五以柔居中。九四失位不中。九三得位不中。釋可小事不可大事之義。合下不可大事說極是。

獨利曰利貞。夫過何以利貞哉。過而不知貞。則昧大小之分。上下之宜。未有不罹于凶者。惟過以利貞。當過而過。非過也。乃合時

易經詳說

卷三十五 小過卦

寄願堂

宜而與時偕行也。時行何如。更即卦制而申之。夫何以可小事。以二五爻言之。柔而得中。柔非幹理之才。本不足以任事。幸其得中。則善用其柔。不至因循廢棄。尚可以處小事而勝任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

程傳大事非剛陽之才不能濟。三不中。四失位。是以不可大事。小過之時。自不可大事。而卦才又不堪大事。與時合也。宋義以三四言。

彖引三四皆以剛失位而不中。故不可大事。卦惟二陽。然下體之陽不居二而居三。上體之陽不居五而居四。皆失位也。又三則以陽居下之上。四則以陽居上之下。皆不中也。失位則權奪不中。則平則不可大事也。或說失位便不是中。又言不中者。以應上句

柔得中也。然依同人曰。柔得位得中。大有曰。柔得尊位大中。則此之失位不中。亦當為二義。蓋既並言。便須有義在。一說失位不中。固為二義。但總是三以剛居下之土。四以剛居上之下。所謂失位者。以此所謂不中者。亦以此。蓋失位以時位言。不中以才德言。存疑本義以三四為不中。以九居四為失位。明矣。以九居三為失位。未詳其旨。彖引曰。卦惟二陽。然下體之陽不居二而居三。上體之陽不居五而居四。皆失位。蓋以此位為勢位也。其說頗通。

按三本陽位。如何言失位。只是說不居中耳。是對柔得中句看。他卦亦有以陽居三為得位者。此卦二五皆陰。而陽皆不得居中。故三連四言之。勢位之說終覺牽強。

玉璽兩節合來。只是一個中字。中即時也。事之不可。都決于此。

易經詳說

卷三十五 小過卦

寄願堂

中則過而不過。不中則過而已矣。

何以不可大事。以三四爻言之。剛失位而不中。剛固有圖大之才。但失位不中。不能善用其剛。多至躁妄鹵莽。安可任大事而有為乎。

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援註疏以六五乘四為逆。六二乘三為順。與飛鳥音不相聞。程傳有飛鳥之象焉。此一句不類家體。蓋解者之辭。誤入彖中。則外柔飛鳥之象。卦有此象。故就飛鳥為義。事有時而當過。所以從宜。然豈可過甚也。如過秦過漢。大過則不可。所以在小過也。所過當如飛鳥之遺音。鳥飛迅疾。發出而身已過。然豈能相遠也。事之當過者。亦如是。身不能甚遠于聲。事不可遠過其常。在

得宜耳。不宜上宜下。更就鳥音取宜順之義。過之道當如飛鳥之遺音。夫聲逆而上則難順而下則易。故在高則大。山上有雷。所以爲過也。過之道順行則吉。如飛鳥之遺音宜順也。所以過者爲順。平宜也能順乎宜。所以大吉。

〔本義以卦體言〕

陸氏希聲曰。中孚卦柔在內而剛在外。有鳥卵實之象。今變爲小過。則剛在內而柔在外。有飛鳥之象。

雷峯胡氏曰。矯天下之性。首以過爲正。然剛過而中爲大過。柔得中爲小過。是則事有當過者。而皆不可外乎中也。小過可小事。不可大事。大則凶矣。如飛鳥宜下不宜上。上則逆矣。爲險危之也。宋引有飛鳥之象一句。是卦體上逆下順。以人事之理言。所以以

易經詳說

卷三十五

小過卦

寄願堂

理而斷其上逆下順者。以小者之過也。陰可下而不可上也。如行過乎恭。固是宜下。恭不至足恭。亦是宜下。

存疑內實如鳥之身。外虛如鳥之舒翼。以飛故本義曰卦體內實外虛如鳥之飛。飛鳥之象就卦體取。飛鳥遺之音又自飛鳥之象取。蓋卦有此象。臨占之時。必有此應驗。乃與卦合也。言卦有飛鳥之象。故占者若遇飛鳥遺音之應。則不宜上宜下而大吉。蓋鳥之飛其聲下而不上。有宜下之象。占者必有其應。則宜下而大吉也。所以然者。蓋時當小過。于下爲順。于上爲逆。上逆下順。故宜下而大吉也。飛鳥遺之音是就卦體取。上逆下順。是以事理斷。按上逆下順。固是以事理斷。然亦是因鳥音之以下爲順。取義程傳可玩。

〔義〕有飛鳥句。輕。只就其象解之以映出上逆下順意思。可謂解讀小過利貞而釋之曰。與時偕行者。蓋是時則中者亦過。適時則過者乃中。故可小而不可大。宜下而不宜上。此即君子時中之學乎。

〔義〕中多以時行。貫三節。照卦辭看利貞原管大小上下數句。則

〔義〕飛鳥遺音。日飛鳥向上有翅。遺下即此合不敢過亢之象。

〔義〕卦體言之。內實象鳥之身。外虛象鳥之翼。有飛鳥之象焉。四其象而思其義。如詞所謂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者。正以小過之時。若上而以亢自處。戾于時宜。于理爲逆。下而以卑自處。合乎時宜。于理爲順也。夫上爲逆下爲順。所以因飛鳥之

易經詳說

卷三十五

小過卦

寄願堂

象戒其宜下而大吉也。合之大小上下各得其貞。時行之義。不愈見乎。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釋〕雷震于山上。其聲過常。故爲小過。天下之事有時當過。而不可過。甚故爲小過。君子觀小過之象。事之宜過者則勉之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是也。

〔本義〕山上有雷。其聲小過。三者之過。皆小者之過。可過于小而不可過于大。可以小過而不可甚過。象所謂可小事而宜下者也。〔義〕子曰。山上有雷。小過。是聲在高處下來。是小過之義。飛鳥遺之音也是自高處放下聲來。小過是過于慈惠之類。大過則是剛嚴與發底氣象。小過大率是過得不多。如大過便說獨立不懼。

小過戶說這行費用都只是這般小事。小過是小事過。又是處於小。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皆是過於小。退後一步自既底意思。又曰君子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皆是宜下之意。建安邱氏曰。雷陽聲也。方伏於地中。其聲未發。於卦為復。及出於地上。其聲和暢。於卦為豫。在於天上。則震薄。字由於卦為大壯。今在於山上。則已離於地。水升於天。其聲小過而已。

焉。山晁氏曰。恭過則傷哀。過則傷儉。而君子以之者。蓋有為而為之。將矯之以為中也。時有舉趾高之義。故正考父矯之以循禮。時有短喪之宰。子故高柴矯之以泣血。時有三歸反玷之管仲。故晏子矯之以敵夷。雖非中行。亦足以為時顧俗也。田家占氏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祭豚肩不掩豆。人皆謂之不知。

易經詳說

卷三十五

小過卦

寄願室

禮。獨會子以為國奢則示之以儉。蓋齊奢修之甚。晏子能矯時之敝。是得小過之義。

蓋。胡氏曰。本義以為小者之過。蓋如不懼无悶。是過於激烈。過之大者。此則過於收斂。過之小者也。又以為可過於小而不可過於大。蓋可過乎恭。不可過乎儉。可過乎哀。不可過乎易。可過乎儉。不可過乎奢也。又以為不可甚過。蓋恐其恭之甚。則為足恭。哀之甚。則為喪明。儉之甚。則為豚肩不掩豆也。

蒙引。聲在高處。則去人遠。其聲遠而微矣。小過之象也。今之雷聲重者。則只如在屋脊之上。蓋雷近則聲洪。遠則聲微。矣。雷出地奮。則其聲重。矣。雷在天上。則高虛之表。四達无障。與山上有雷者。又別不可以其更高於山而聲反重為疑也。三者之過。皆小者

之過。是可小事。意又云。可過於小而不可過於大。可以小過而不可甚過。是宜下意。皆所謂小過也。嵩山晁氏。但從石氏。皆謂小過是矯時之敝。以今論之。君子所行。皆欲適中。而於此三者。乃小過何歟。豈非以其時當小過。乃為宜乎。故曰。與時行也。若大過而獨立不懼。遷世无悶。是亦以其時當大過。不然。斯為過當矣。若一以為此君子矯時之敝。而然。豈得為義理之至。當夫矯枉者。過直此。即常情所易犯者耳。聖人教人。豈必過直以矯枉邪。君子時乎。當小過。則小過。以為中。時乎。當大過。則大過。亦為中。存。晏子以行過乎恭。三句。皆小事之過。卦辭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不宜上。宜下。皆是此理。法。蘇萊哀。俱主收斂。字樣看。纔與小過宜下意貼。三件只借來。

易經詳說

卷三十五

小過卦

寄願室

立個樣字。非謂君子限定要過。且所過不限定這三件。

說。時當小過。而君子亦為小過。三者小過之目也。究竟因時而然。亦不為過。即卦辭亨利貞。象傳與時行。亦可於此看出。卦辭小過。就四陰二陽說。大象就山上有雷說。二義不同。而就人事說。小過處。則可以大眾證卦詞。朱子云。聲從高處下來。似經過之過。當為未定之說。程傳其聲過常。可從今請家用蒙引。覺不甚明。

謝。孔子釋大象曰。雷近則聲洪。遠則聲微。山上有雷。聲隱而微。小過之象也。君子以處小過之時。當為小過之事。如行也。喪也。用也。皆不可過者。然有不得不過者。人皆放誤。君子則行過乎恭。人皆尚易。君子則喪過乎哀。人皆習奢。君子則用過乎儉。究之

亦非爲甚。而可以合乎時中也。斯爲得小過之宜矣。

六飛鳥以凶。王註上進下順。而應在上卦進而之逆。无所錯足。飛鳥之凶也。程傳初六陰柔在下。小人之象。又上應於四。四復動體。小人探易。而上有應助。於所當過。必至過甚。況不當過而過乎。其過如飛鳥之迅疾。所以凶也。躁疾如是。所以過之遠且速。救止莫及也。本義初六陰柔上應九四。又居過時上而不下者也。飛鳥遺音不宜上宜下。故其象占如此。郭璞洞林占得此者。或致羽蟲之孽。平菴頭氏曰。二爻皆當鳥翅之末。初六在艮之下。當止而反飛。以飛致凶。故曰飛鳥以凶。上六居震之極。其飛已高。動而成離。則離於網。故曰飛鳥離之凶。

易經詳說

卷三十五 小過卦

聖賢真室

要峯胡氏曰。大過有棟橈象。棟之用在中。故於三四言之。小過有飛鳥象。鳥之用在外。故於初上言之。然初二五上皆繫也。獨初上言之。何也。飛鳥不在巽而在翰。初上其翰也。飛於初已凶。飛於上可知矣。聖人戒辭與坤姤同。大過之初。過謹則无咎。小過之初。不謹亦有咎。

象引不好處。全在飛字上。是上而不下者也。若飛鳥遺之音。則下而不上。此只言飛鳥之飛。只管過去。初六飛鳥之象。就人事言之。便是行只管過於微。喪只管過於易。用只管過於奢。如此安得不致凶。其曰以凶者。平菴曰。以飛致凶。存疑飛鳥遺音。其音下而不上。此爻只取飛鳥不取遺音。鳥之飛上而不下。故曰飛鳥以凶。

際此爻重飛字。是言其不當上飛而上飛也。程傳只取遺音。稍別諸周公繫初爻曰。初六陰柔。性既躁妄。上應九四。恃應援之力。惟欲上進而不下。處猶如飛鳥高舉上而不下也。占者如是。則過高志滿。災必速身。凶何如之。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程傳其過之疾。如飛鳥之迅。豈容救止也。凶其宜矣。不可如何。无所用其力也。

朱子曰。若占得者。更无可避之理。故象曰。不可如何也。中溪張氏曰。不可如何者。猶言无可奈何也。

存疑言不可救藥也。即自作孽不可活意。如何者。救解之意。諸孔子釋初象曰。初之飛鳥以凶者。蓋以初之躁率輕舉。如鳥之

易經詳說

卷三十五 小過卦

吳奇順堂

飛則孽自己作。雖有善者。亦无如之何也。

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程傳。號以祖爲初。妣爲二。與程傳不同。

程傳。陽之在上者。父之象。尊於父者。祖之象。四在三上。故爲祖。二與五居相應之地。同有柔中之德。志不從於三四。故過四而遇五。

是過其祖也。五陰而尊。祖妣之象。與二同德相應。在它卦則陰陽相求。過之時。必過其常。故異也。无所不過。故二從五。亦成其過。不及其君。遇其臣。謂上進而不及。及於君。適當臣道。則无咎也。過也。過臣之分。則其咎可知。

本義六二柔順中正。進則過三四而遇六五。是過陽而反遇陰也。如此則不及六五。而自得其分。是不及君而遇其臣也。皆過而

不守正得中之意。无咎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朱子曰：三父四祖五便當。妣過而遇妣是過陽而遇陰。然而陽不可過。則不能及六五。却又回來六二上面。

陸宰胡氏曰：相過謂之過。過是有心。避謂之遇。遇是无意。春秋公及宋公遇於清。我所欲曰及。不期而會曰遇。及是有心。遇是无意。

心遇字與及字相反。過字與不及相反。六二柔順中正。設使進而往。則過三四之陽。而遇六五是過其祖。遇其妣也。只如此而不遇。則不及六五。而自遇其臣之分矣。兩遇字微不同。遇其妣避避之。遇故本義曰反遇。遇其臣適相當之遇。故本義曰適遇。皆過而不遇者。二之陰本過乎陽。今進則過而遇其妣。不進則不及而遇其臣。皆過而不遇者也。二柔順中正。所以如此。他爻過者不遇。遇者

臣皆過而不遇者也。二柔順中正。所以如此。他爻過者不遇。遇者

易經詳說

卷三十五

小過卦

彖 齊順堂

不過惟六二過而又過。然所不及其君為无咎。則遇其君可知。過其祖則有推世之譽。過其君則有犯分之嫌。

甲溪張氏曰：遇其祖遇其妣。上逆也不及其君。遇其臣下順也順則无咎。

彖曰：進則過三四而遇六五。是過陽而反遇陰也。所遇者陰。則无強盛之患。過而不過者也。不進則不及六五。而自得其分。是不及其君而適遇其臣也。適遇其臣。則无凌迫之嫌。亦過而不過也。然進可以為過。不進宜不為過。今而樂之以皆過何也。蓋六爻在小過之時。皆有過之義。但過得其宜者。則雖過而不過。過失其宜者。則為過而過矣。六二爻辭只據柔順中正。言所以為過而不過。進則過三四之陽。以過也。而遇夫六五。則歸宿處是陰。過而不過。

遇其臣。謂自得其臣之分也。曰：祖曰妣。以陰陽之象。言曰君曰臣。以上下之象。言亦不相襲。同是一六五也。對三四言。則為妣對六二言。則為君。本義釋過其祖遇其妣云：進則過三四而遇六五。故問三四皆為祖乎。曰：程傳云：陽之在上者。父之象。尊於父者。祖之象。四居三上。故為祖。五陰而尊。祖妣之象。而朱子語類亦曰：三父四祖五便當妣。問先妣亦妣也。此何以知其為祖妣。曰：皆六二與六五相應。則只取為先妣。此承祖字來。而與祖為對。則是祖妣也。故程傳斷以為祖妣。本義云：過陽而遇陰。既一陰一陽相對。則祖與妣亦相對。其為祖妣亦无疑。

彖曰：六二柔順中正。德之盛也。以是而當小過之時。故能過而不過。聖人執其進不進上。就道理言。六二當小過之時。不能无過。然

易經詳說

卷三十五

小過卦

彖 齊順堂

其德柔順中正。雖過而不過。焉何也。二與五相應。三四非其正應也。三四為陽祖之象也。六五是陰妣之象也。使其進而求遇。則過三四而遇六五。是過祖而反遇其妣也。在人事是處強盛之勢。而无凌迫之失。過而不過也。如止而不進。則不及六五。而自得其分。是不及其君。遇其臣也。在人事是无凌迫之嫌。守柔順之節。亦過而不過也。進不進皆過而不過。故其占无咎。過三四如何便遇六五。蓋五其相應之位也。進遇六五。不進則不及六五。失不及六五。則自守其分而已。故曰：不及其君。遇其臣。既曰：祖妣。又曰：君臣。者。二五君臣之位。二之所處者。臣道也。過三四而遇六五。過而不遇是也。不及六五而自得其分。其過安在此。自卦名來。六爻當小過之時。皆有過也。不及其君。遇其臣。則不過矣。是亦過而不過也。

不及其君過其臣與上過其祖過其妣文對而意不對

按家存分進與不進兩邊說語氣頗明但細玩本義亦其難貼凡

陰當遇陽六二却過陽而遇陰故本義下一反字不進則不及

六五而自安其二之分是過遇其臣也本義如此則云云原是

轉語固非平分亦非一串當細玩又按集說云祖妣只作陰陽

象陽九而陰順也過祖遇妣是去陽而就陰去九而從順如此

則不凌及於君而適當臣道之常矣故无咎此是上下作一意

說亦從本義如此則三字看出實未得本義之意而時講多用

之。祖妣君臣皆是取象時講重君臣以祖妣為假象君臣為

實象本義亦未見是如此。本義皆過而不遇皆字是綰上兩

意進不進皆許之之詞言若進則過其祖過其妣過其祖以爲

易經詳說

卷三十五

小過卦

望 寄願堂

遇也而遇其妣亦未為過若不進則不及其君遇其臣不及其

君以為過而遇其臣未為過也由六二守中得正故能如此可

以无咎矣。雲峯設使只如此云云體貼口氣與本義相發明

是側重不進一邊故无咎只承不及。大意只是說進而從五

固好不進而守分更好。存疑將本義如此三字易以如止而

不進便易為解可從

讀周公繫二爻曰六二柔順中正過而不過者也三四是陽祖之

象也六五是陰妣之象也二進而求過則過三四而遇六五是

過其祖而反遇其妣也在人事則舍陽而從陰過而不過也如

止而不進則不及遇六五而能自得其分是常是不及遇其君

而過遇其臣道之常也在人事則不競進而安其分亦過而不

過也占者如是守正得中可以不咎矣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程傳過之時事无不過其常故於止進則戒及其君臣不可過臣

之分也

本義所以不及君而遇遇臣者以臣不可過故也

中溪張氏曰君尊臣卑為臣者不可凌及其君象言臣不可過者

亦臣之分也

蒙引不及其君爻辭本自爻言其能然象傳則復以理言其當然

也

按此過字正對不及言恐只是不可踰分干求意時講說到專恣

僭越上故亦將及字看作凌逼未免悞小過之義。依爻詞不

易經詳說

卷三十五

小過卦

望 寄願堂

及只是不及見方與遇字相對。本義看遇遇臣三字則臣不

可過固是釋不及其君而亦並有遇其臣意在

護孔子釋二象曰二之所以不及其君者蓋臣自有臣之分不可

過而僭越也不過則退遇其臣矣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按註疏謂從上六則有戕害之凶君從字差

程傳小過陰過陽失位之時三獨居正然在下无所能為而為陰

所忌惡故有當過者在過防於小人若弗過防之則或從而戕害

之矣如是則凶也三於陰過之時以陽居剛過於剛也既戒之過

防則過剛亦在所戒矣防小人之道正己為先三不失正故无必

凶之義能過防則免矣三居下之上居上為下皆如是也

本義小過之時。事每當過然後得中。九三以剛居正。眾陰所欲害者也。而自恃其剛。不肯過為之備。故其象占如此。若占者能過防之。則可以免矣。

朱子曰。中孚小過兩卦。驚笑不可曉。小過尤甚。如云弗過防之。則是不能過防之也。四字只是一句。至弗過過之。與弗過過之。皆是兩字為絕句。意義更不可曉。

雲峯胡氏曰。弗過防之作一句讀。戒辭也。依九四例作兩句讀。亦戒辭也。謂三恃其剛而不肯過防。可也。謂三之陽雖弗過而當防陰之過。亦可也。陰欲害陽。陽當為備。若反從之。則我或被其戕而凶。或者未必然之辭。聖人以此戒三。謂當以陰之過也。而防之。不當以陰之比也。而狎之。

易經詳說

卷三十五

小過卦

雲峯胡氏

按此說從字未妥。當依程傳。中爻亦然。或字倒在上。便明。彖引小過之時。事每當過然後得中。九三以剛居正。眾陰所欲害者也。何以見眾陰欲害九三。蓋九三剛正。邪正不容。兩立。况當小過之時。陰多於陽。又是小人道長之日。

集解從有乘間抵隙意。三防之辭。向程傳云。防小人之道。正己為先。此防之之要也。

云疑防亦不是。有心設防。只立朝正色。自處周詳便了。玩從字。則小人豈能戕我。我實致之。戕耳。若能過防。彼欲戕何從乎。

譚周公繫三爻曰。九三以剛居正。眾陰所欲害者。是君子剛正而為小人之欲害也。當過為之防。而後可免於戕害。若恃其剛。弗過為之防。則變出意外。或從而戕之。中傷之凶。豈能免乎。占者

此當思有以預防之也。

或疑之。凶如何。

蓋陰過之時。必害於陽。小人道盛。必害君子。當過為之防。防之不至。則為其所戕矣。故曰凶如何也。言其甚也。

平溪張氏曰。為九三者。若不過防。二陰浸長之患。而往從之。或者得以戕君子之陽。其凶當如何也。凡事不可過。蓋君子之防小人。不可不過為之慮也。

彖說凶如何危之之詞。所以聳動君子。使知過防之不可已耳。初曰不可如何。惕以必然之禍。欲其謹於微。此曰凶如何。動以意外之憂。欲其防於早。

譚孔子釋三象曰。小人之伺君子。常密過防。猶懼不免。况弗過防乎。弗過防而從或戕之。其凶當如何也。

易經詳說

卷三十五

小過卦

雲峯胡氏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按註疏謂四不居位。不為實主。故无咎。遇之是合於免咎之宜。必戒是自戒。慎无所告。勿用永貞。是不足用之於永貞。覺无意味。

程傳四當小過之時。以剛處柔。剛不過也。是以无咎。既弗過則合其宜矣。故云過之謂得其道也。若往則有危。必當戒懼也。往去柔而以剛進也。勿用永貞。陽性堅剛。故戒以隨宜。不可過守也。方陰過之時。陽剛失位。則君子當隨時順處。不可過守其常也。四居高位而无上下之交。難比五應初。方陰過之時。彼豈肯從陽也。故往則有厲。

不義當過之時。以剛處柔過乎恭。无咎之道也。弗過過之言。弗過於剛而適合其宜也。往則過矣。故有厲而當戒。陽性堅剛。故又戒以勿用永貞。言當隨時之宜。不可固守也。或曰。弗過過之。若以六二爻例。則當如此說。若依九三爻例。則過過當加過防之義。未詳孰是。當闕以俟知者。

朱子曰。九四弗過過之。過猶言加意待之也。上六弗過過之。疑亦當作弗過過之。與九三弗過防之文體正同。

蒙引。九四一爻占得之者。當得无咎何也。九四以剛處柔。弗過於剛而適合其宜。是過乎恭也。過乎恭則過而不過矣。所以无咎也。若或更往。則為過矣。其過不為過恭而為過剛矣。是有厲而當戒。焉。然道无定體。事有異宜。固亦有過乎剛之時。且九四陽性堅剛。

易經詳說

卷三十五 小過卦

吳奇願堂

或膠於永貞而不知變。故又戒以勿用固守。夫過恭亦當隨時之宜也。隨時之宜者。時宜過剛。則猶用過剛也。以剛處柔。過乎恭。或過乎恭如何。是合宜。蓋當過之時。而過乎恭。過之得宜者也。所謂過而不過也。

存疑弗過過之。要只是无咎之意。本義弗過於剛而適合其宜。即上以剛處柔。過乎恭之意。程傳曰。往去柔而以剛進也。故有厲而當戒。又恐其一切用柔而不知變。故又戒以勿用永貞。蒙引說好。在過之處。絨上是因其所處而善之也。下是原其所性而成之也。

言辭習聖人愛他善用其剛處。按无咎弗過過之。許之之詞。往厲必戒。勿用永貞。戒之之詞。依程

傳。往厲必戒。勿用永貞。終是戒其剛。觀所云往云柔。而以剛進。也是謂以剛往而厲也。勿用永貞。陽性堅剛。故戒以隨宜。不可固守。又云。君子當隨時順處。不可固守。其常是以剛為其常也。本義云。往則過矣。故有厲而當戒。是說不可以剛往。又云。陽性堅剛。故又戒以勿用永貞。言當隨時之宜。不可過守。仍是說不可固守。其剛語氣亦甚分明。即以象傳照看。終不可長。亦是說剛不可長。蒙引謂勿用固守。夫過恭時宜過剛。則猶用過剛。存疑。恐其一切用柔而不知變。故又戒以勿用永貞。將往厲必戒。為戒其剛。勿用永貞。又為戒其過恭。本義恐不是如此說。陽性之能往。其貞也。往則厲而當戒。勿用永貞。正是戒處。以九居四。是以剛處柔。可以无咎。所以然者。以其弗過於剛而合其

易經詳說

卷三十五 小過卦

吳奇願堂

宜也。若更以剛往。則有厲而當戒。故勿用永貞。不可守其剛。以為常也。愚見如此。俟更質。

云疑此爻展轉戒勉。只是要剛柔得中。往厲何是過剛。不可勿用。句是過柔不可。

按此常用之說。

論四公案。四爻曰。九四以剛處柔。過乎恭者。於已无失。於事无愆。當得无咎何也。時當小過。寧過於柔而為恭。弗過於剛而為傲。適合乎處過之宜。是為弗過過之。所以无咎也。若使過剛而往。躁進而舉事。或疏用壯而去邪。過激則有危厲。必當以為戒也。然亦其時當如是耳。如因戒往厲而專於用柔。則將柔過而厲矣。故又勿用永貞。柔道以為貞。但當時酌時宜。以善用剛柔之

中可耳。占者宜知所自處矣。

曰：弗過過之位不當也。往屬必戒。終不可長也。

程傳：位不當，謂處柔九四當過之時，不過剛而反居柔，乃得其宜。故曰過之，過其宜也。以九居四位不當也。居柔乃用其宜也。當陰過之時，陽退縮自保足矣。終豈能長而盛也。故往則有危，必當戒也。長上聲，作平聲則大失易意。以矢與剝觀之，可見與失之象文同而音異也。

本義：爻義未明，此亦當闕。

朱子曰：此爻小象恐不得如伊川說。以長字為上聲，勿用永貞便是不可長。久勿用永貞是莫常常恁地。又曰：莫一向要進底意。存疑本義以剛處柔為過乎恭。正弗過於剛而適合其宜也。今日

易經詳說

卷三十五 小過卦

吳奇願堂

位不當，似與弗過剛之意相反矣。故本義謂爻象未明。

張穆傳：說位不當，未嘗不明蓋謂其弗過過之者，以其所居之位不當也。以陽居陰，本為不當，而弗過於剛以合於宜。正在此不

當中看出也。往屬必戒，終不可長，言所以往有厲而當戒者。陽剛終不長，過則取敗也。勿用永貞，亦只是終不可長之意。長字當讀平聲。

張說：易貴當位。在小過之時，反以不當位為善。九三非不當位也。而凶。九四位不當也。乃為弗過過之善。剛而居柔，小過之時，過柔乃其宜耳。

謂孔子釋四象曰：四之弗過過之者，誰其以剛居柔而位不當。所以弗過於剛而適合其宜也。往屬必戒者，往則以剛取敗，終不

可以久長，所以謂之有厲而當戒也。

王註：解公弋取彼在穴，謂以陰質治小過，能獲小過者也。不知

小過是何物，而如此立言。

程傳：五以陰居尊位，雖欲過為，豈能成功。如密雲而不能成雨，所以不能成雨。自西郊故也。陰不能成雨，小過卦中已解。公弋取彼在穴，弋射取之也。射止是射，弋有取義。穴山中之空，中虛乃空也。在穴指六二也。五與一本非相應，乃弋而取之。五當位故云公。謂公上也。同類相取，雖得之兩陰，豈能濟大事乎。猶密雲之不能成雨也。

太義：以陰居尊，又當陰過之時，不能有為。而弋取六二以為助，故

易經詳說

卷三十五 小過卦

吳奇願堂

有此象，在穴陰物也。兩陰相得，其不能濟大事可知。

張子曰：密雲不用，大業是成，不得事底意思。

雲者，胡氏曰：密雲不用，自我西郊。文王為小畜六四言也。而周公以言小過之六五，蓋皆言小者不能大有為也。

蒙引：六五以陰居尊，陰柔既非有為之才，居尊則又太高而過。象傳所謂已上也。又當陰過之時，時已過矣，故不能有為。為密雲不用，自我西郊之象，在我既不足以有為，則以二是五正應，正應在遠也。於是弋取六二以為助焉。但云弋取六二以為助，則兩陰相得其不能濟大事，亦不言可知矣。密雲不用，自我西郊，自六五而言，其不能成大事也。公弋取彼在穴，自六五之得六二而言，其不能共濟大事也。

存疑六五一爻不見有過高之義只是兩陰不能有爲爾象引以陰居尊爲太高而過似覺牽強蓋欲牽合象傳本義太高之意爾依愚見象傳密雲不雨已上也只是就密雲解如小畜密雲不雨上往也何意本義以太高解之似未得其旨當依程傳爲是

按此從程傳說。象引此與乾上九之亢龍同意。謂其過高志滿不能下人以圖事功上六本義云過之已高而甚遠者也亦取此意。按此從本義說。時請多謂君過驕而不求賢自輔恐與弋取在穴意背蓋爻詞取人爲助意在弋彼穴中見此處何得又用在密雲不雨內也當只就以陰居尊上說。譚子釋五象曰所謂密雲不雨者蓋陰氣太高而陽不降故不雨也六五以陰居尊位不能有爲亦猶是耳。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易經詳說

卷三十五

小過卦

吳奇願堂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程傳陽降陰升合則和而成雨陰已在止。雲雖密豈能成雨乎陰過不能成大之義也。

本義已上太高也。

再案張氏曰小畜小過皆言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何也曰陰陽二氣以均調適平而後雨陰多陽少陽多陰少則皆不雨也小畜以一陰畜五陽陰少於陽則不能以同乎陽故曰密雲不雨上往也言陽上往則不與陰和而不能雨矣小過以四陰而包二陽陽少於陰則不能同乎陰故曰密雲不雨已上也言陰已上則不與陽和而不能雨矣。

存疑原來陽氣下降陰氣上升遇陽壓下陰氣上往不得則下沛

而爲雨陽氣不下降陰氣只管上升則不成雨小過之時陰多於陽陽氣不下降故陰氣只管上升而不雨也。

按此從程傳說。

象引此與乾上九之亢龍同意。謂其過高志滿不能下人以圖事功上六本義云過之已高而甚遠者也亦取此意。按此從本義說。時請多謂君過驕而不求賢自輔恐與弋取在穴意背蓋爻詞取人爲助意在弋彼穴中見此處何得又用在密雲不雨內也當只就以陰居尊上說。

譚子釋五象曰所謂密雲不雨者蓋陰氣太高而陽不降故不雨也六五以陰居尊位不能有爲亦猶是耳。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易經詳說

卷三十五

小過卦

辛奇願堂

孔疏上六處小過之極是小人之過遂至上極過而不知限至於亢者也過至於亢无所復過故曰弗遇過之也以小人之身過而弗遇必遭羅網其猶飛鳥而亢說必難增繳故曰飛鳥離之凶也過亢離凶是謂自災而致眚復何害哉故曰是謂災眚也。按此離作睽看程傳取離去之意。

程傳六陰而動體處過之極不與理遇動皆過之其達理過常如飛鳥迅速所以凶也離過之道也是謂災眚是當有災眚也災者天殃眚者人爲既過之極豈惟人眚天災亦至其凶可知天理人事皆然也。

本義六以陰居動體之上處陰過之極過之已高而甚遠者也故其象占如此或曰遇過恐亦口當作遇過義同九四未知是否

而曰。此。曰。上六以陰柔之資。居震動之體。豈惟不與。一陽相遇。而。其。動。而。過。之。出。其。上。極。其。高。如。飛。鳥。焉。亢。沛。如。此。豈。不。躍。乎。門。之。凶。乎。

胡氏曰。此交與四正相反。九四曰。弗遇過之上。六曰。弗遇過之。弗遇過之者。陽微而弗能過乎陰。反遇乎陰也。弗遇過之者。陰上而弗能遇陽。反過乎陽也。小過陰過而陽弗過之時。故四言弗遇而上言過。四前有陰有相遇之理。上已過陽。无復過之期。故四言遇而上言弗遇。亦可見也。飛鳥離之。取遠過之象。陰過如此。非陰之福也。災。背。游。至。凶。幾。甚。焉。此。可。為。小。人。過。盛。者。之。戒。

雲峯胡氏曰。六二陰柔中正。故曰過而遇九。四陽弗過而遇乎陰。上六陰弗能遇而過乎陽。四无心之遇。上有有心之過也。初之飛鳥。

易經詳說

卷三十五

小過卦

聖賢願堂

以凶生飛鳥而離之凶可知矣。不特曰凶。且天災人言无不有之。然則陰之過豈陰之福哉。

繫引陰性躁也。動體已過。又在動體之上。陰過已過。又是陰過過。

極故為過之已高。而甚遠者也。是弗合其宜而一於過者也。有如。

飛鳥之迅速而至於離之離之謂遠去也。在鳥則穿雲沒影者也。

存疑弗遇過之。如用者行微之類。

集解張雨若云。是謂一字有味。无妄之災。君子以為猶福也。唯孽。

自己作。是謂之災。胥耳。

按程傳過過皆指理言。謂於理弗合而過之也。時講或云。非合於。

理。而過於高亢多一折飛鳥離之。程傳只是言過之遠。而時講。

以為高亢之象。

謂周公繫上爻曰。上六居動之上。處過之極。凡事率意妄行。弗與。理。過。而。動。皆。過。之。如。飛。鳥。之。迅。速。而。至。於。遠。去。焉。過。既。甚。則。凶。亦。甚。是。所。謂。上。違。天。道。下。拂。人。心。而。災。胥。並。至。也。占。者。何。所。戒。矣。

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孔疏曰。已亢者。釋所以弗遇過之。以其已在亢極之地故也。

程傳居過之終。弗遇於理。而過之過。已亢極其凶宜也。

象引已亢。即本義過之已高而甚遠之意。

按已亢當從居動之上。處過之極看出。是就其地位言。非以其行。

與其心言。孔疏亢極之地。是而已字欠明。已是大甚之意。

謹孔子釋上象曰。上六之弗遇過之者。蓋以其居動之上。處過之。

易經詳說

卷三十五

小過卦

聖賢願堂

極高亢之甚。不知抑損。是以弗合於理。而動皆過之也。

面建安邱氏曰。小過四陰二陽。陰過於陽。故為小過。合六爻而論。

初上兩爻皆陰。不中過者也。故初飛鳥以凶上飛鳥離之凶。皆成。

其過也。二五兩爻。一比三五。比四剛柔相濟。位復得中。不過者也。

故一言遇其臣。五言弋在穴。亦无凶咎之戒。此上下四陰爻之別。

也。至三四兩陽。在三則曰弗過防之。謂防下二陰也。使三在二陰。

之上。而不謹為之防。則陰柔必致害己。故曰從或戕之凶。四曰弗。

遇過之。遇謂遇上二陰也。使四在二陰之下。一或輕動。致下六之。

遇。則危厲之事也。故曰往厲必戒。然陰在陽上。其害猶可追。陰在。

陽下。其禍不可測矣。是以九三凶。而九四无咎。此又中兩陽爻之。

別也。觀小過者。苟能於爻位陰陽求之。則過與不過之義得矣。

果能小過以貞爲利而小過之貞則於與時行見之。柔而得中此可小事之時也。剛失位而不中此不可大事之時也。上而逆者時之不宜於上也。下而順者時之宜於下也。故曰與時行也。此所以利貞也。以六爻言。六二柔居。中九四剛處。柔皆過而不過者也。初如鳥之飛。陰過而過者也。上至於離之陰。過之甚者也。觀二五見臣之事。上固不可過。而君之圖治不可不過也。觀九三見君子之自處。不欲過。而以之防小人不可不過也。

一陽四陰之卦。取陰多於陽之義。故名小過。二五皆柔。中小過之時。宜下。當以二爻爲卦之主。一卦大旨。只是可小事不可大事。盡之而不宜上宜下。即從可小事中推出一層。非兩意對舉也。彖繫言之。象舉三事析言之。皆小事也。下也。四陰爻初不正。

易經詳說

卷三十五 小過卦

寄願堂

而妄動。取凶。二柔中能安分而無咎。五柔中居上。時過將衰。不能有所爲。上動將過極。行過高亢而致災。背二陽爻。三以陽處陽。恃剛而致凶。四以陽處陰。過柔而無咎。大抵陰盛之時。宜柔不宜剛。宜靜不宜動。六爻皆與可小事宜下之意相合。過柔過哀。過儉。皆言過而矯俗之弊。所謂與時行而得貞。過而不過者也。孔子論禮之本。與者字。儉與易字。咸即是此意。二爻甚難解。體貼舊說。終不悖於義。愚意分兩象並言。而意重下段。二柔中能安分者。以家論之。四爲祖。五爲妣。家人聯情。皆可相見。雖過其祖。過其妣。无妨也。如家有事。祖性剛嚴。祖妣柔順。不敢違白之祖。先白祖妣。以求善爲調停相似。又據爻位。作此尊於祖說。亦可。會祖妣。高祖妣。皆可稱祖妣也。以朝論之。四爲大臣。

五爲君。廉遠堂高。勢位懸絕。不能遽及其君。僅遇其臣。爲之屬員而已。象傳臣不可過。亦謂大臣不可過。越故不能遽及其君也。如此看。與可小宜下之意。皆相合。如春秋時。世卿專政。賢士出則爲其家臣。孔子亦云。出則事公卿。正所謂不及其君。遇其臣也。備一說。

易經詳說

卷三十五 小過卦

寄願堂

易經詳說卷三十五終

既濟三三燮卦

程傳既濟序卦有遇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能通於物必可以濟故小過之後受之以既濟也為卦水在火上水火相交則為用矣各當其用故為既濟天下萬事已濟之時也

雲峯胡氏曰後天以坎離居先天乾坤之位故上經首乾坤終坎離下經亦以坎離之交不交終焉坎陽而離陰坎先而離後上經乾坤之後坎上坎下凡六卦下經亦以坎上坎下終焉卦名既濟未濟亦且取義於坎五行坎中之水最先而天下坎險之時最多也

庸齋趙氏曰坤上乾下為泰以天地之交也坎上離下為既濟以

易經詳說

卷三十六

既濟卦

一 寄願堂

水火之交也以畫觀之則乾在坤中為坎坎者乾之中也故乾居西北而坎居正北坤在乾中為離離者坤之中也故坤居西南而離居正南坎離者乾坤之大用也故泰六爻雖相應而二五處非其位既濟六爻不咎皆相應而剛柔无二之不當以是爻居是位其應者皆正也水火相交而剛柔正應其為既濟豈不大哉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既濟者濟渡之名既者皆盡之稱萬事皆消故以既濟為名也萬事皆消若小者不通則有所未濟故曰既濟亨小也小者尚亨何況於大則大小剛柔各當其位皆得其所常此之時非正不利故曰利貞也但人皆不能居安思危慎終如始故戒以今日既濟之初雖皆獲吉若不進德修業至於終極則危亂及之故曰初吉

終亂也

撥孔疏作亨小程傳因之未改

程傳既濟之時大者既已亨矣小者尚有亨也雖既濟之時不能无小未亨也小亨在下語當然也若言小亨則為亨之小也利貞處既濟之時利在貞固以守之也初吉方濟之時也終亂濟極則反也

本義既濟事之既成也為卦水火相交各得其用六爻之位各得其止故為既濟亨小當為小亨大抵此卦及六爻占辭皆有警戒之意時當然也

張子曰既濟是已濟了大事都已亨過了只更小小底正在亨通若能戒謹恐懼猶得常以今日不然便一向不好去了伊川之意

易經詳說

卷三十六

既濟卦

二 寄願堂

亦是如此但要說做亨小所以不分曉亨小當作小亨大率到那既濟了時便不好去所以說小亨如唐時貞觀之盛便向那不好處又曰若將濟便是如今已濟便是不好去了初吉終亂便有不好在末後底意思

臨山李氏曰水火相逮兩相交接既濟之象既濟則為亨矣其所以致亨者非獨兩兩相應以居位各正故也初三五陽位皆以九居之二四六陰位皆以六居之六十四卦无如既濟最正故曰利貞向使不正安能相濟夫既濟功成物極則反理之必然故曰初吉終亂卦辭亦慮既濟後為過太通者也

潛室陳氏曰既濟之卦時既濟矣而曰亨小者蓋既濟之屋乃未濟之首有警戒无虞之意故只可言小亨也有初元終而二以象

居中此初吉也。既濟終為未濟。故又曰終亂。

聖人曰：『易之道一陰一陽天下之生一治一亂。陽一而陰二。故治常少而亂常多。』創業之主以憂勤而吉，守成之君以逸樂而亂。初吉不幾時終亂，乃迭見聖人所以於既濟之時深戒之也。

象引既濟事之既成也。只說既字不好。此即康節怕處其盛之意。所謂飲酒臨別開花。臨別時節。既濟之時好時節都過了。只得小亨而已。好時節既過了。好時又將來。故須利貞。下文初吉終亂。正是此意。是言其所以小亨而利貞也。初吉終亂。此以時言。與豐之日中則昃同意。象傳終止則亂其道窮也。是兼人事言。然人事所在即天運所在也。

有既濟之時。法度皆已落舉。而將至於廢壞。教化皆已大行而

易經詳說

卷三十六

既濟卦

三 奇願堂

將至於廢壞。天下已治。將至於亂。故不得大亨。僅得小亨。小亨者小事之亨。卦辭若曰時當既濟。不得大亨而僅得小亨。又利於貞。正所以然者。治亂安危相倚倚伏。時乎既濟。其初雖吉。而終必亂矣。所以小亨而又利貞。本義謂利貞只據理說。不用象傳意。攷卦辭下且不用象傳。以還文王之易極是。

彖解郭青螺云：『小以天運將衰。危辭也。利貞以人事言戒。辭也。』

手疑初終就時言。言亂就世言。初吉句須就人事說。重終亂還舊。士天運者甚不得實成意。且與象傳不合。

講又王際既濟卦。象辭曰：『既濟者事之既成也。似得大亨。但時當。』

矣。保濟者於此宜小心謹慎。不忘敬天勤民之實。守正不失。乃為利焉。所以然者。濟之初心猶警戒。而事不至於怠緩。故吉。及其終也。怠心易生。繫險隨起。未有不至於亂者。此利貞之戒。在既濟為尤切也。

象曰：『既濟亨。小者亨也。』

孔疏：『既濟之亨。必小者皆亨也。但舉小者則大者可知。所以為既濟也。』其足為文更有一小字。但既濟經文畧足以見。故從省也。『既濟既濟之時。大者固已亨矣。唯有小者亨也。』

或謂既濟下疑脫小字。象引小者亨也。謂於事之小者得亨。而於大者不得亨也。猶所謂小事云吉。

易經詳說

卷三十六

既濟卦

四 奇願堂

存疑小者亨。小事亨也。如所謂婚媾祭祀。起是飲食。無關於治亂之數者是也。

彖小者亨是從亨通來的大者將不亨而小者得亨。非小者方亨。或謂小亨是畧言亨通之意。拋却者字未妥。上節亨小直作小亨。此處既濟下補一小字更明白。

孔子釋彖辭曰：『既濟而曰亨。小者。蓋時當既濟。豐亨之盛已過。而衰微之兆將開。其所亨亦僅得其小者耳。不可不盡人以維天也。』

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

程傳：『時既濟矣。固宜貞固以守之。卦才剛柔正當其位。當位者其常也。乃貞固之義。利於如是之貞也。陰陽各得正位。所以為既濟。』

也。

本義以卦體言。

白雲郭氏曰六爻有應者八卦然應而皆得位者六十四卦獨此一卦而已是知既濟者必在應必得其位然後可也。

中溪張氏曰既濟之道所利者貞謂初九九三九五陽皆居陽六二六四上六陰皆居陰此剛柔各得其正而位當也。

蒙引卦辭本義六爻之位各得其正乃卦名之義此則移以釋利貞義又不同矣。

震澤剛柔正而位當取義雖及六爻論事只就一人說正而當位只說個剛柔之正當耳其正當在位上見故其詞若此。

易經詳說

卷三十六

既濟卦

五 奇願堂

既剛柔正而位當是以卦體釋卦辭。

譚詞曰利貞者何哉卦之初三五剛位也以九居之則剛正而剛之位當矣一四上柔位也以六居之則柔正而柔之位當矣既不過剛以生事亦不過柔以滋弊皆貞之義也故利。

初吉柔得中也。

孔疏此就六二以柔居中釋初吉也以柔小尚得其中則剛大之理皆獲其濟物无不濟所以為吉。

程傳二以柔順文明而得中故能成既濟之功二居下體方濟之初也而又善處是以吉也。

本義指六二。

平陽張氏曰初吉者以六二之柔而得下體之中也。

蒙引指六二柔中則能持盈而守成謹畏而不怠故吉。

存疑柔得中不過於柔也必能保其常故吉柔傳不取九五之陽剛而取六二之陰柔毋亦以九五在上已過乎中六二在下始得其時爾。

廣義柔得中須照初吉二字說是追其初而言柔本能善得中則益善。

譚詞云初吉者以六二居既濟之初柔而得中有持重之心而无發弛之失所以能成既濟之功而吉也。

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程傳天下之事不進則退元一定之理濟之終不進而止矣无常止也衰亂至矣蓋其道已窮極也九五之才非不善也時極道窮。

易經詳說

卷三十六

既濟卦

六 奇願堂

理當必變也聖人至此奈何曰唯聖人爲能通其變於未窮不使至於極也堯舜是也故有終而无亂。

中溪張氏曰卦曰終亂柔曰終止則亂非終之能亂也於其終而有止心此亂之所由生也。

運安邱氏曰古今治亂之變何有窮也治極生亂亂極生治此雖天運實人事也人之常情處无事則止心生止則心有所急而不復進此亂之所從起處多事則戒心生戒則心有所畏而不敢肆。

此治之所由兆治亂者天也所以制其治亂者人也象曰終亂而傳曰終止則亂止則亂矣不止亂安從生玩一止字則知夫子之於贊易也其言深矣。

雙湖胡氏曰文王卦辭初吉終亂之云不過如秦漢則否之類。

濟則反爲未濟耳。非有他也。夫子釋之則曰：終止則亂。終止之
一字，卽雜卦所謂既濟定也之義。蓋既濟之陰陽各歸其家，易於
伏而不動。履其運者，若一切止而不爲，則亂之所由起矣。此又夫
子之旨也。然則如之何而可？亦曰剛雖止，位雖當，而氣極之運不
可使一息或停。譬之人身，心大既降，腎水既升，可謂一身之既濟
矣。然善於康濟者，豈可使升者不降，降者不升，必如所謂靜極復
動，動極復靜，一動一靜，互爲其根，而循環無端焉而後可耳。此夫
子終止則亂之微意也。

其引其道窮者，治極生亂，亦極則變之理也。

存疑終止二字，最有意思。言於終而有止心，所以致亂。此其理微
而窮也。

易經詳說

卷三十六

既濟卦

七 寄願堂

既止者，苟安偷惰之心，全元謹飭的念，正與彖中相反，焉得
不亂。

既註既止以進修言，論理亦是進修二字。覽注中溪云：止心，變湖
止而不爲，據是苟安偷惰之意。彖傳數節，皆釋卦辭。終止
當屬上六，程傳言九五未是。

因疑止就心言，則字語極緊。其道指治道，窮即亂意。

既道字只泛言理，不必實填治道。或云濟道亦未是。

又云終亂者，於其終而有止心，止則因循怠惰，經綸法度，日以
廢弛，而馴至於亂矣。其亂也，蓋其道固當至於窮也。雖曰天運
實由人事，可不以利貞爲戒哉乎。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既孔疏云：飲食以之而成性命，以之而濟，不是正意。只就水火相
濟說。

既濟水火既交，各得其用，爲既濟。時當既濟，唯慮患害之生。故思
而豫防，使不至於患也。自古天下既濟而致亂者，蓋不能思慮
而豫防也。

臨川吳氏曰：時雖既濟，凡事當慮其後患，而爲之先備。有備則死
患而慮其後也。豫者，爲之於其先也。

運齋徐氏曰：既濟雖非有患之時，而患每生於既濟之後。君子於
此，慎思而豫爲之防，則不至於患矣。

浮屠坎水在上，離火在下，水得火而成烹飪之功，火得水而功有
所施，是各得其用也。水火相交，各得其用，而事所以濟，故曰既

易經詳說

卷三十六

既濟卦

八 寄願堂

既止者，苟安偷惰之心，全元謹飭的念，正與彖中相反，焉得
不亂。

既註既止以進修言，論理亦是進修二字。覽注中溪云：止心，變湖
止而不爲，據是苟安偷惰之意。彖傳數節，皆釋卦辭。終止
當屬上六，程傳言九五未是。

因疑止就心言，則字語極緊。其道指治道，窮即亂意。

既道字只泛言理，不必實填治道。或云濟道亦未是。

又云終亂者，於其終而有止心，止則因循怠惰，經綸法度，日以
廢弛，而馴至於亂矣。其亂也，蓋其道固當至於窮也。雖曰天運
實由人事，可不以利貞爲戒哉乎。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長保矣。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因註疏作涉水說。始濟未涉於險。故曳輪而濡尾。

程傳初以陽居下。上應於四。又火體。其進之志銳也。然時既濟矣。

進不已則又於悔咎。故曳其輪濡其尾。乃得无咎。輪所以行。倒曳

之使不進也。蹇之涉水。必揭其尾。濡其尾則不能濟。方既濟之初。

能止其進。乃得无咎。不知已則至於咎也。

本義輪在下。尾在後。初之象也。曳輪則車不前。濡尾則狐不濟。既

濟之初。謹戒如是。无咎之道。占者如是。則无咎矣。

朱子曰。曳輪濡尾。是只爭些子時候。是欲到與未到之間。不是不

易經詳說

卷三十六

既濟卦

九 寄願堂

臨川吳氏曰。既濟之初。可以濟而守正不違濟也。如車將濟水而

曳其輪。狐將濟水而濡其尾。雖不違濟而終可濟。故无咎。

臨此云車濟水。常解但泛言車行。

中溪張氏曰。曳以輪而行。曳其輪則不前。不極行也。獸必揭其尾

而後濟。濡其尾則不掉。不速濟也。初以剛居剛而應乎四。常濟之

始。勇於上進。故以此戒之。

繫引雖當既濟之時。尚在既濟之初。志意猶未至於盡。縹緲細猶

未至於盡。苟能謹慎。猶可无咎。曳輪濡尾。亦言其憂虞之心

有若此者。若真輟曳。則車不能前矣。若重濡尾。則狐不能濟矣。所

謂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也。此只言其謹戒不虞之象。有若此

可濟此說未好。蓋已是既濟了。非緣此方得濟也。

臨川所云是濟水之濟。非既濟之濟。

程傳只就初上說道理。於爻義无取。

因疑狐涉水以尾探。若水深至浸其尾。便不涉。兩象微有分。總是

不輕進的樣子。非真不進也。真不進便是止了。如何得吉。

臨舊云揭尾。此云尾探。未知孰是。照未濟濡尾看。則尾探之說。似

添設。

臨周公繫初爻曰。惕剛居既濟之初。能自守者。凡所作爲。皆長顧

却慮。而不致輕動。如車將行而曳其輪。非不能進。不遽進也。狐

將涉而濡其尾。非不能濟。不遽濟也。占者如是。則得持盈守成

之道。可以保其濟而无咎也。

易經詳說

卷三十六

既濟卦

十 寄願堂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臨應既濟之初。而能止其進。則不至於極。其義自无咎也。

存疑言當既濟而能戒謹。理當得无咎也。

去疑无咎曰。義見。非倖致意。非是解曳輪許可語耳。濡尾可互見

也。

國孔子釋初象曰。車以輪而行。能自曳之。則不急於行。不至顛車

覆轍。初之任事。慎重如此。以義度之。自无咎也。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賁王註謂稱婦者。以明自有夫。而它人侵之也。茀首飾也。與程傳

不同。

也然五既得尊位時已既濟。無復進而有所為矣。則於在下賢才豈有求用之意。故二不得遂其行也。自古既濟而能用人才者鮮矣。以唐太宗之用。言。尚。愈。於。終。况。其。下。者。乎。於。斯。時。也。則。剛。中。反。為。中。滿。坎。離。乃。為。相。戾。矣。人。能。識。時。知。變。則。可。以。言。易。矣。一。陰。也。故。以。婦。言。弗。婦。人。出。門。以。自。蔽。者。也。喪。其。弗。則。不。可。行。矣。二。不。為。五。之。求。用。則。不。得。行。如。婦。之。喪。弗。也。然。中。正。之。道。豈。可。廢。也。時。過。則。行。矣。遂。者。從。物。也。從。物。則。失。其。素。守。故。戒。勿。遂。自。守。不。失。則。七。日。當。復。也。卦。有。六。位。七。則。變。矣。七。日。得。謂。時。變。也。雖。不。為。上。所。用。中。正。之。道。无。終。廢。之。理。不。得。行。於。今。必。行。於。異。時。也。聖。人。之。勸。戒。深。矣。本。義。二。以。文。明。中。正。之。德。上。應。九。五。剛。陽。中。正。之。君。宜。得。行。其。志。而。九。五。居。既。濟。之。時。不。能。下。賢。以。行。其。道。故。一。有。婦。喪。其。弗。之。象。

弗婦車之蔽言失其所以行也。然中正之道不可終廢時過則行矣。故又有勿逐而自得之戒。

中義張氏曰婦二也。弗所以蔽車者。婦人出門必有弗自蔽而後行。詩云。翟。弗。以。朝。是。也。二。應。在。五。以。五。陽。於。二。柔。未。即。應。也。故。有。喪。弗。之。象。

聖鑑胡氏曰五雖與二應而不汲汲於求二者。處既濟之時。剛中反為中滿。故也。二欲自行其道不可得矣。然五雖不汲汲於三。二守中正之道。亦不汲汲於逐之數。極則必變。道窮則必通。不然喪但失其在外者。逐則失其在我者矣。震六二亦曰七日得。皆自二反覆數之。歷七數又值二。是一之所以為中正者。固在也。中正可久廢哉。

象曰六二以文明中正之德上應九五剛陽中正之君以常理度之宜得行其志也。奈九五居既濟之時。治功既成而怠心生。不能下賢以行其道。二既不為五之求用。則其志不能以自行。有如婦之喪其車弗而不能行者。然中正之道不可終廢。故既濟之盛終有時而過。中正之道終有時而行。是為婦雖喪弗。然不待追求之。至於七日而自得也。七日言不久也。十則終辭。三則九折。去疑得處。全從勿逐來。逐則反未必得矣。

聖鑑張氏曰所處之時。地言勿逐七日得。乃二之所能也。所以然者。為其以中道自守。在占者當以勿逐自戒。

譚周公繫二爻曰。二文明中正上應於五。宜得以行其志。但九五居既濟之時。狃於治安而忽於任賢。故不見用而志不得行。如

婦之喪其所蔽之弗而失其所以行也。然不必汲汲求行。久當見用。如所喪之弗不必追求。至於七日而自得也。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釋彖中正之道。雖不為時所用。然无終不行之理。故喪弗七日當復得。謂自守其中。異時必行也。不失其中則正矣。

釋彖惟其中道。故勿逐七日得。中正之道不可終廢。故也。

明剛中道。作推原說。

釋七日。上當依程傳用喪弗字。中從爻位看出。

謹孔子釋二象曰。二之能勿逐七日得者。以其得中。適而有濟時之具也。舍三則无可任。故終當見用。如喪弗之七日得也。既可。得安用逐乎。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因註疏謂居衰末而能濟是照下以德爲衰然德只是勞非衰也則此節說衰末亦不合

程傳九三當既濟之時以剛居剛則用剛之手也既濟而用剛如是乃高宗伐鬼方之事高宗必商之高宗天下之事既濟而遠伐暴亂也威武可及而以救民爲心乃王者之事也雖聖賢之君則可若驕威武忿不服令土地則殘民肆欲也故戒不可用小人小人之爲之則以貪忿私意也非貪忿則莫肯爲也三年克之見其勞德之甚聖人因九三當既濟而用剛發此義以示人爲法爲戒豈法見所能及也

本義既濟之時以剛居剛高宗伐鬼方之象也三年克之言其久

易經詳說

卷三十六

既濟卦

古詩題堂

而後克戒占者不可輕動之意小人勿用占法與師上六同

建安即氏曰鬼方幽遠小國也蒼頡篇云鬼遠也三近坎體有東方之象離爲戈兵有伐之象

東谷鄭氏曰九三以剛陽處欲變之位剛陽剛動於有爲欲變則動而之外內治已濟必欲用陽剛以求功於外者變爲之戒曰以高宗之盛而伐鬼方猶三年而後克之其可用小人而啓多事之源於无事之世捨內治而倖建功者皆小人啓之也

聖學即氏曰三居離明之極上在坎險之外故有高宗伐鬼方之象或是高宗伐鬼方嘗占得此爻故引之以爲象本義以爲六爻皆警戒意然則此亦爲九三戒也三居離終火性易燥况復以剛居剛聖人惟恐其失之躁動也故曰高宗之伐鬼方也宜若易然

然且三年克之其不如高宗者可知矣小人勿用小人則有躁動之失故也三代之兵未嘗用一小人用小人是一亂而生二亂也聖人此意甚微故於初則勉其戒謹於二則戒以勿逐於三則戒以小人勿用蓋於既濟之時難欲其持重緩進當如未濟之時

蒙引九三以剛居剛高宗伐鬼方之象也蓋高宗當殷道之盛而與伐國之師是既濟而用剛也然必三年而後克之見用剛要在得已則已也小人勿用不可用以伐國也小人而用以伐國勝則有殺人屠城之咎不勝則爲與尸塗地之凶故不可用

東谷謂小人啓多事之端是說朱伐之先勿聽小人而開邊釁蒙引是說伐時勿用小人將兵東谷似優蒙引或因本義與師

易經詳說

卷三十六

既濟卦

古詩題堂

上六同故裁斷諸然不可泥

困離據文氣宜就君請據爻位宜就臣請爲安

困信事取象只見不可過於用剛意指定君固不是指定臣而以小人爲三亦非也

要解仇於柱曰既濟上三爻猶泰上三爻有向衰之漸故取高宗事不局五而屬三然都是借此象以証爻不是以九三作高宗亦不是高宗用九三九三只是箇爻豈不是箇人

聖此說甚活

譚周公鑒三爻曰三以剛居剛當既濟之時與止爲應內治將終而或動於遠畧然險陷不前難以驟克有高宗伐鬼方至三年方克之之象夫以高宗之賢主伐鬼方之小國猶必遲之又久

而後成功用兵之難如此。若用小人輕啓兵端。其患可勝言。故小人必在所勿用也。

家曰三年克之德也。

釋言德以見其事之至難。在高宗爲之則可。无高宗之心。則愈以殃民也。

國圖三年克之德也。以言用兵是不得已之事。以高宗之賢。二年而克鬼方。亦不勝其德矣。朱子曰。言兵不可輕用也。

臨川吳氏曰。德言用力之疲困。以見克之之難。而用兵非美事也。家引德謂勞力費財之甚也。正本義所謂言其久而後克。戒占者不可輟動之意。

家引三年克之不必指高宗言。只在行師上說。道理見不可輕用。

易經詳說

卷三十六

既濟卦

圭

奇願堂

也。

國三年克之原。連上文作一句。如何不指高宗。只是借高宗爲象。

當言外挂開耳。高宗是虛象。用兵却是實象。既濟之時。易開邊釁。故以示戒。

國孔子釋三象曰。伐必待二年。後克者。言師老財匱。亦已德甚也。兵可輕舉乎。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王註繻宜曰。濡衣袽所以塞舟漏也。履得其正而近不與。三五相得。夫有隙之素舟。而得者有衣袽也。

釋言四在濟卦而水體。故取舟爲義。四近君之位。當其任者也。當既濟之時。以防患慮。爲忌。繻當作濡。謂滲漏也。舟有縫漏。則塞

以衣袽有衣袽。以備滲漏。又終日戒。懼不忘。慮慮當如是也。不言吉。方免於患也。既濟之時。免患則足矣。豈復有加也。

不繻既濟之時。以桑居桑。能預備而戒懼者也。故其象如此。程子曰。繻當作濡。衣袽所以塞舟之特泥。

朱子曰。六四以桑居桑。能慮患預防。蓋是心低小。底人便能慮事。桑善底人心不盛。慮事細密。剛果之人心。處不解如此。

中溪張氏曰。六四出離入坎。此濟道將革之時也。濟道將革。則滲漏必生於此。四坎體也。故取漏舟爲戒。終日戒者。自朝至夕。不忘戒備。常若坐敝舟而水驟至焉。斯可以免覆溺之患。

雲峯胡氏曰。九三以剛居剛。易失之躁。故以高宗三年克鬼方之象戒之。六四以柔居柔。自有能謙而戒懼之象矣。譬如乘舟者。

易經詳說

卷三十六

既濟卦

六

奇願堂

不可以无繻而忘衣袽。亦不可謂衣袽已備。遂忽然而不知戒。未汲至而不知。則雖有衣袽不及施矣。備患之懼。不失於尋常。而慮患之念。又不忘於頃刻。此處既濟之道也。

家引六四既濟之時。以桑居桑。畏懼之至。能預備而戒懼者也。故爲繻有衣袽。終日戒之象。細分之。預備貼繻有衣袽。意戒懼貼終日戒。意實則一事也。衣袽即戒備之具。終日戒。終日預備也。

國衣和終日戒。家引作一事。試極是。王輔嗣謂降於不親而得合者。終日戒也。作兩意看。不可用。字與繻桑。當是敝衣所着之絮也。古无木棉。在今日猶言破套之類耳。

繻繻公繫四爻曰。六四桑而得正。當濟之時。敬慎之至。故時雖无患。而所以預備者。不敢忽。患已有備。猶恐備之不密。而戒懼不

敢忘猶乘舟者。恐其舟之破漏。漏而有衣。衣之備。且終日戒懼。恐漏至俄頃。而不及覺。不以有衣。初遂忽。然自安也。此處既濟之道也。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程傳。終日戒。懼常疑患之將至也。處既濟之時。當畏慎如是也。

平溪張氏曰。人之於事。惟其有所疑於心。然後能思。所以慮之。此君子所以必思慮而預防之也。

初疑常恐禍患之至此。四之所疑也。故濡衣。初終日戒。以防備之。易。喻凡人只是自信無事。所以有事。若此念不敢安。然自信。擬謀出萬全。心中自覺得許多可疑。可畏。出來戒心。終无已時。

易經詳說

卷三十六

既濟卦

主賓應堂

按此疑字。是好一邊。即思慮預防之心也。

圖孔子釋四象曰。四之終日戒者。豈漫為形蓋之憂哉。誠以思生不測。其心實有所疑懼而然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既濟牛祭之盛者也。禴。殷祭之名。祭之薄者也。九五居既濟之時。而處尊位。物既濟矣。將何為焉。其所務者。祭祀而已。祭祀之盛。莫盛於禴。九五履正居中。動而不妄。修德者也。苟能修德。雖薄可祭。假有東鄰不能修德。雖復殺牛至盛。不為鬼神歆享。不如我西鄰禴祭。雖薄。能修其德。故神明降福。故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也。

預此東西御虛說。

程傳。五中實孚也。二虛中。誠也。故皆取祭祀為義。東鄰陽也。謂五西鄰陰也。謂二殺牛盛祭也。禴。薄祭也。盛不如薄者。時不同也。二五皆有孚。誠中正之德。二在濟下。尚有進也。故受福。五處既極。无所進矣。以至誠中正守之。苟未至於反耳。理无極而終不反者也。已至於極。雖善處无如之何矣。故爻象唯言其時也。

宋義東陽西陰言九五居尊而時已過。不如六二之在下而始得時也。又當文王與紂之事。故其象占如此。象辭初吉終亂。亦此意也。

或問九五爻以言紂雖貴為天子。祭祀之盛。而不若文王之薄祭。却可以福祐。蓋時之興衰自是如此。朱子曰。楊子雲云。月未望則就魄於西。既望則就魄於東。蓋十六日月雖缺未多。更圓以生明。

易經詳說

卷三十六

既濟卦

大野顯堂

之時畢竟是漸缺去。月初雖小於生魄時。畢竟是長底時節。又問占得此爻。則如何。曰。連當看所值之時如何。大意大抵不得便宜。百雲郭氏曰。祭之盛者。非无誠也。然以物為主。祭之薄者。非无物也。然以誠為主。物過於誠。則物盛誠。而誠日以衰。誠過乎物。則誠勝物。而誠日以著是也。

聖學胡氏曰。東陽也。謂五。西陰也。謂二。禴。夏祭也。雖為夏。本義於爻辭。舉拳於時之一字。此則曰九五居尊而時已過。不如六二在下而始得時也。時之過。如月已望而將晦之時也。時之始至。如月方弦而將至於望之時也。夫文王與紂同此一時也。在紂則為已過之時。在文王則為未至之時也。然福在天地間。未嘗不以與人。非吝於紂而私於文王也。文王實有以受之。紂自无受之道爾。

存疑卽本義當文王與紂之事一句觀之亦可見爻辭是周公繫若是文王不應自言。

身易實義高忠憲曰此爻說者皆以五不如二故於東西之解穿鑿彌甚。不知賢受其福只說不爻蓋既濟已過時只宜守儉自守其福不似初吉之時可爲殺牛之祭也。雖東坎西天然本象何俟他求哉。

○此說甚創亦似有理姑存之。

○集解意都在豐邑之東而豐邑則其西也故本義以文王與紂當之。

○紂時都朝歌非居亳此只取東西大意而已然本義所云文王與紂似不必用出時讀又謂五元以發命而歸於二亦是照文。

易經詳說

卷三十六

既濟卦

九寄願堂

王與紂說總不雅馴不係既濟話頭○既濟到極盛時易於驕侈故以此象示戒。

○國周公繫五爻曰九五以陽剛中正爲濟之主但濟道將終若有

一滿假之心未免驕侈文治有餘而實意不足不如二當初吉

守中正之德文不足而實有餘足以致治象猶東鄰殺牛其祭

雖盛反不如西鄰禴祭之薄而能實受其福也。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王註在於合時不在於豐。

○孔疏吉大來者非唯當身福流後世。

○程傳五之才德非不善不如二之時也二在下有進之時故中正而孚則其吉大來所謂受福也吉大來者在既濟之時爲大來也。

○亨小初吉是也。

○獨程傳大來二字看得重只是俗言來之太多耳。

○中溪張氏曰既濟之後唯恐過盛以祭言之於斯時也豐不如約故東鄰不如西鄰牛不如禴蓋祭而得其時雖禴之薄實足以受其福而吉之大來可知矣。

○劉引象傳於此只出一時字而爻辭之義自不待多費辭而自明。

○乃知聖人化工之筆非偶然也。●吉大來也此正以時言大來自當玩有如川之方至日之方升意其與五之時已過者何如也。

○存疑此夫子解爻義言天下之事所貴者時東鄰雖殺牛要不如西鄰之得時也故實受其福隨解實受其福曰吉大來蓋盛稱六二之得時益以見失時之不可有爲爾。

易經詳說

卷三十六

既濟卦

九寄願堂

○隨時字一說兩下時不同一說直指西鄰禴祭得時作得時體提。

●禴夏祭也當夏而禴爲得其時若无故殺牛以祭神必不享反不如薄也。●此節講依註疏虛說似優。

○國孔子釋五象曰東鄰之盛不如西鄰之薄者以西鄰之得時也。

實受其福者以其得時而諸吉之來大而未艾也。

○上六濡其首厲。

○程傳既濟之極固不安而危也又陰柔處之而在險體之上坎爲水濟亦取水義故言其窮至於濡首危可知也既濟之終而小人

處之其敗壞可立而待也。

○本義既濟之極險體之上而以陰柔處之爲狐涉水而濡其首之象占者不戒危之道也。

陸山李氏曰：涉水而至於濡尾，不害其為濟也。首亦濡則溺矣。故屬。

誠齋楊氏曰：上六以柔懦之資，懷亢結之志，居治安之極，知已濟大川，自謂沒世无風濤之虞矣。不知濟其一，又遇其一，永載而无宿舟求涉而无善游，寒暑鴻河，濡至於首，則溺其身可知矣。

張誠齋從既濟看出濡首，甚有味。與程傳不悖，只本義以狐言與此不合。

申溪張氏曰：初九濡其尾而无咎者，以既濟之初則吉也。上六濡其首而厲者，以既濟之終止則亂也。

蒙引以全體言，則居既濟之極，以二體言，又在陰體之上。若以陽剛之資，極謹畏之方，猶懼不克，而乃以陰柔處之，不知敬慎是為

易經詳說

卷三十六

既濟卦

王弼願望

狐涉水而濡其首之象也。占者不戒其厲宜矣。濡其首即是厲，屬字為占言。

所表濡其首只是受變不能自拔之象。

援此在最上故言首不能濟，故言濡本義於初爻濡尾以狐言，故

此亦云狐然是從未濟看出。

王弼就禁紂一輩君看君為元首故象之。

援元首意深義不必用。

譚周公繫上爻曰：既濟之極，終亂之時也。陰體之上，危險之甚也。

上六以陰柔處之，不能自振，載胥及溺，如狐之涉水而濡其首之象，占者不戒危之道也。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孔疏何可久者，首既被濡，身將陷沒，何可久長者也。

程傳既濟之窮，危至於濡首，其能長久乎。

國問既濟上三爻皆漸漸不好，去蓋出明而人險，西有衣袂之象，而曰有所疑也，便是不美底端倪，自此已露，五殺牛則太自過盛。

上濡首則極而亂矣。不知如何朱子曰：然時運到那時都過了，康

節所謂飲酒醉飽，開花難披時節，所以有這樣不好底意思出來。

集解葉爾瞻云：濟何以濡首，自以為濟而怠弛念勝，不至於淪溺

不止矣。濟不可久，所謂終亂也。

集訓何可久，愈見患當預防，至此則无及矣。

譚孔子釋上象曰：上之濡首而厲者，蓋慎以有終，乃為可久。上之

自淪陷溺，如濡其首，危且立至，豈能長久乎。

易經詳說

卷三十六

既濟卦

王弼願望

荀建安印氏曰：既濟合離坎成卦，坎在外无險矣，故為既濟。合六

爻言之，丙三爻離明也，初言曳輪无咎，一言喪弗勿逐，三言有伐

鬼方而克之，象此已濟之事也。外三爻坎險也，在四則有衣袂之

戒，五則嘆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而上又有濡首厲何可久之

訓，則既濟為未濟矣。

集解既濟盛時也，乃勉以利貞，危以終亂，聖人獨有深憂焉，何哉。

良以未治易治也，既治難保矣。故聖人不幸其盛而憂其衰，濡尾

曳輪，謹其始也。衣袂日戒，慮其終也。喪弗勿逐，堅其守也。小人勿

用防其漸也。皆君臣兢兢以保治於既盛者也。至於時移勢退，又

泄泄然人事之不修，則福受於西鄰，不可挽矣。禍成於濡首，不可

救矣。聖人奈何忘憂哉。故曰：防乎其防，是為易之大事。

既濟三陰之卦水火相交六爻當位卦之最吉者也故以既濟
爲各象言初吉柔得中指六二言當以二爻爲全卦之主既濟
之時易溺於憂安象以初吉終亂示戒而止之一字是聖人受
病處象言思患預防是對症之藥止則不知防患防患則不敢
止象象相因爲說與他卦不同初言既濟不可輕動二言雖有
所失亦當安靜三言不可啓機耗力四言時時設備合四爻皆
能思患預防者也五時過而衰虛文勝而實意寡上乃終止則
亂者之意亦皆與象意縮合○思患預防四字可作持身涉世
之章逆境順境皆當佩服不忘

易經詳說

卷三十六

既濟卦

重寄願堂

未濟三三卦

程傳未濟序卦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既濟矣物之窮
也物窮而不變則无不已之理易者變易而不窮也故既濟之後
受之以未濟而終焉未濟則未窮也未窮則有生生之義爲卦辭
上坎下火在水上不相爲用故爲未濟
雲峯胡氏曰上經首乾坤乾坤之後六卦皆主坎之一陽下經終
既濟未濟濟因坎水取義而亨又皆主離之一陰下經終始皆水
火相爲用也三陽失位故未濟三陰應三陽而陰又得中所以未
濟終於濟也
未濟序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程傳未濟之時有亨之理而卦才復有致亨之道惟在慎處孤能

易經詳說

卷三十六

未濟卦

重寄願堂

濟水濡尾則不能濟其老者多疑畏故履水而驚懼其陷也小者
則未能畏慎故勇於濟汔當爲危壯勇之狀書曰危危勇夫小狐
果於濟則濡其尾而不能濟也未濟之時求濟之道當至慎則能
亨若如小狐之果則不能濟也既不能濟无所利矣

程傳孔疏訓汔爲盡謂水盡也程傳以汔爲危危濟勇於濟也本義
訓幾幾濟將濟也三說不同

宋義未濟事未成之時也水火不交不相爲用卦之六爻皆失其
位故爲未濟汔幾也幾濟而濡尾猶未濟也占者如此何所利哉
程傳胡氏曰未者有所待之辭未濟非不濟也待時而濟兩
運肅徐氏曰未濟有終濟之理故亨狐能渡水濡尾則不能濟以
六居初小狐也汔幾也尾謂初也幾濟而濡其尾則力竭而不能

无所利矣

山子氏曰。聖人作易。一卦必求所以亨之理。在既濟時。有既濟之亨。未濟時。有未濟之亨。既濟已然之亨。未濟方來之亨。又曰。坎為水。為六。為隱伏。物之入居隱伏。往來水間者。狐也。

邵子胡氏曰。小狐汔濟。濡其尾。未濟之象也。无攸利者。未濟之占也。易不終既濟。而終未濟。易不可窮故也。未濟之時。其花未開之春。月未圓之夜。乎。天地不交。為否。否。不可亨。否不通也。水火不交。為未濟。非不濟也。未濟。兩故曰未濟。亨。无他。未濟水火之不相交。而坎男居離女下。又男女之交也。况既濟下離互坎。上坎互離。既濟之中互未濟。未濟下坎互離。上離互坎。未濟之中互既濟。非唯見時變之相。為反覆。而水火互藏。其宅復於易中見之。

易經詳說

卷三十六

未濟卦

垂寄願堂

陳以卦之辭。大意謂未濟終必濟。故亨。然必敬慎。乃克有濟。若不知敬慎。如小狐之汔濟。而濡其尾。猶未濟也。何所利哉。此皆以占言。小狐汔濟。濡其尾。占之象也。又云。小狐。其於濟。程傳說似有理。

釋疑。小狐汔濟以下。戒占之意。

闕文王繫未濟卦彖辭曰。未濟者。事未成之謂也。未濟者。將有時而濟。故其占可亨。然所以致亨之道。必老成持重。敬慎始慎。終慮出萬全。而後克濟。如不度其才力。果銳以求進。而不謹密以圖成。如小狐濟水。銳濟而濡其尾。則事終於不濟。无所利矣。

家曰。未濟。亨。泰得中也。

孔疏。此就六五以柔居中。下應九二。得未濟所以得亨。泰而得中。

不達剛也。與二相應。納剛自輔。故於未濟之時。終得亨道也。

釋傳以卦才言也。所以能亨者。以柔得中也。五以柔居尊位。居剛而應剛。得柔之中也。剛柔得中。處未濟之時。可以亨也。

困說指六五言。

國圖未濟所以亨者。謂之未濟。便是有濟之理。但尚遲遲。故謂之未濟。而柔得中。又自有亨之道。朱子曰。然。

運安師氏曰。未濟非終於不濟。欲濟而未爾。柔得中。謂五以柔而得中位也。

蒙引六五柔得中。則能小心慎密。而未濟者。以濟矣。故亨。慎密則終終矣。亨何如也。

玉起柔則能順中。則得宜。

易經詳說

卷三十六

未濟卦

垂寄願堂

釋孔子釋彖辭曰。詞曰。亨者。卦體六五柔而得中。不惟小心謹慎。又且處置得宜。故能濟天下之事而亨也。

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贊位。剛柔應也。

釋傳未出中。據二而言也。二以剛陽居險中。將濟者也。又上應於五。險非可安之地。五有當從之理。故果於濟。如小狐也。既果於濟。

故有濡尾之患。未能出於險中也。

蒙引曰。小狐汔濟。汔字。音幾。與井卦同。既曰幾。便是未濟。未出坎中。不獨是說九二。交通一卦之體。皆是未出乎坎險。所以未濟。

蒙引此中字。與上文柔得中之中不同。乃謂水中也。與習坎求小得。未出中也正類。

釋傳其進銳者。其退速。雖勇於濟。不能繼續而終之。无所往而利。

也

宋子曰不續終者是首濟而尾滿不能濟不相接續去故曰不續終也狐尾大滿其尾則濟不得矣

存疑不續終是對沍濟言謂始焉沍濟終也不濟是雖有其始不續其終也只是解滿其尾无攸利

蒙引不能慎終如始之說似太深

孔疏雖不當位剛柔應者重釋未濟之義凡言未者今日雖未濟後有可濟之理以其不當其位故即時未濟剛柔皆應足得相拯是有可濟之理故稱未濟不言不濟也

程傳雖陰陽不當位然剛柔皆相應當未濟而有與若能重慎則有可濟之理二以沍濟故滿尾也卦之諸爻皆不得位故為未濟

易經詳說

卷三十六

未濟卦

天寄願堂

雜卦云未濟男之窮也謂三陽皆失位也斯義也聞之成都隱者宋子曰張敬夫說伊川之在涪也方讀易有籍籍人以此問伊川不能答其人云三陽失位伊川謂是不知此語火珠林上已有蓋伊川未曾看雜書所以被他說動了

馮氏去非曰六爻雖不當位而剛柔皆應苟能協力以濟可以致亨未濟者終濟矣

運安邱氏曰六爻剛居陰位柔居陽位雖未當位而一陰一陽各相應上下協力故終有出險之功也

蒙引雖不當位剛柔應也分明是說始雖不濟終必濟也蓋卦之六爻皆失其正位故為未濟然六爻皆以剛柔相應則又有互相為用之道是有終濟之理也

存疑初三五皆以柔居剛二四上皆以剛居柔雖不當位而為未濟然初柔與四剛相應二剛與五柔相應三柔與上剛相應剛柔相應相交為用則終於濟矣

會辭既曰柔得中又有不續終之戒可見濟事无可輕忽之時既曰不當位又著剛柔應之義可見得人无不可濟之事

至疑未出中與不續終緊相呼應未二句是就不好中尋出個好來

按未出中不續終是解小狐沍濟三句卦辭剛柔應又是挽回上亨字意常說皆主終能濟只繳本節姑從之

蓋未濟固可亨矣何云小狐沍濟也蓋事之將濟如狐之沍濟尚尚險中而未出將濟未濟之時也此時正須謹始圖終以祈永

易經詳說

卷三十六

未濟卦

天寄願堂

濟斯為利耳乃曰濡其尾无攸利者進銳退速始勇於濟不能繼續以終之也然天下事豈終於不濟已乎己之才雖偏要在得人以制其過補其不及卦之六爻雖不當位幸其剛柔皆應可與同心協力而終有濟矣此見未濟之必亨人可不敬慎以續終哉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釋傳水火不交不相濟為用故為未濟火在水上非其處也君子觀其處不當之象以慎處於事物辨其所當各居其方謂止於其所也

本義水火異物各居其所故君子觀象而審辨之建安邱氏曰辨物如火之明居方如水之聚火在天上大有

以類族辨物言之其義可見

雲谷胡氏曰水火異物故以之辨物水火各居其所故以之居方
開封歐氏曰既濟未濟之所以不同者分定與亂耳故君子慎辨
物使物以羣分慎居方使方以類聚如此則分定不亂而為既濟
矣

白雲郭氏曰水火不交不相為用所以為未濟亦猶天地不交之
為否也物之有可辨者如水火之性也居方者猶居上居下是
也君子觀未濟之象而慎於辨物居方者欲其所居各得交應之
道毋若火在水上而不相為用也不然則物之各止其所君子何
慎之有

蒙引火在水上火不能熱乎水水不受火之熱水火不交不相為

易經詳說

卷三十六

未濟卦

辛寄願堂

用未濟之象也其云水火異物各居其所乃為下文辨物居方而
生故露出異物字與所以為未濟之象者無預。辨物居方所該
甚廣蓋君臣上下大小各止其所之意不必言所以濟未濟也。
本義云水火異物各居其所故君子觀象而審辨之非專指參辨
水火也。承異物字而云也。

存疑水火異物各居其所君子慎辨夫物之異使之各居其方所
以體易也。水火異物各居其所不相混雜也。辨物居方辨其異
使各居其所亦不相混也。水火異物各居其所者天地之辨物居
方君子以辨物居方王者承天意以從事贊天地之化育也。

困蒙引謂不必言濟未濟也左疑謂與未濟不甚貼恐非經旨耿
氏以分定不亂可以為既濟郭氏又以辨物居方為各得交濟

之道二說不同然皆與未濟結合可玩

要言火在水上失其所居不相濟為用未濟之象也君子以天下
未濟物之倒置易位者多矣於是當慎以辨之務使親疎貴賤尊
卑上下置於所宜居之方則各止其所各安其分而世可濟矣

困蒙物象人物倫物等項工夫都在辨內居更不飽於別實欲其
相濟

援此二條言濟與耿氏之說相合但本義中无此意不敢遽從。
辨物居方一申說慎字貫耿氏似乎亦未當

謹孔子釋大象曰火在水上火不交不相為用未濟之象也君
子以水火異物各居其所推之天下之物莫不各有所居之方
也為之慎辨其物而使之居於其方內外上下各止其所貴賤

易經詳說

卷三十六

未濟卦

辛寄願堂

大小不混其倫亦如水火之不相雜也
初六濡其尾吝

程傳六以陰柔在下處陰而應四處險則不安其居有應則志行
於上然已既陰柔而四非中正之才不能援之以濟也。獸之濟水
必揭其尾尾濡則不能濟濡其尾言不能濟也不度其才力而進
終不能濟可羞吝也

困蒙以陰居下當未濟之初未能自進故其象占如此

困蒙徐氏曰既濟初濡其尾无咎未濟初濡其尾吝者既濟之初
才剛足以有濟又下卦離體明也明則知緩急之宜而不急濟又
苟知緩濟之義則雖濡尾亦終濟矣故无咎未濟之初才柔不足
以濟又下卦坎體陷也陷則易險以進而急於求濟不知未濟之

義則至於濡尾而不能濟矣。故可吝。

○蓋胡氏曰：以陽居陽，當既濟之初而濡其尾，時可濟，不敢輕濟矣。故无咎。初以陰居陽，當未濟之初而濡其尾，時未可濟，不能自濟也。故吝。

○林氏曰：卦言无攸利，而爻言吝者，以在下二卦之初，其失未遠也。故係之以憂虞爾。

○存疑：以陰則无能濟之才，居下則无可振之勢。當未濟之初，又非可進之時，以是才是勢，而當是時，則不能有濟如狐涉水而濡其尾，吝之道也。占者如是，亦可羞矣。

○援存疑，但以不能濟為吝，而時講多云：冒進而不能濟，為可羞吝，是本程傳。照下文看，須用冒進意，方為不知敬，不然便只是

易經詳說

卷三十六

未濟卦

三寄願堂

○苟安。既濟濡尾，是謹戒之狀。若將濡尾，虛象也。此是冒進勢，將濡尾，實象也。故有吝與吝之分。

○國周公繫初爻曰：初六以陰居下，又當未濟之時，才勢與時无一可者，乃不自度而冒進求濟，若狐之涉水而濡其尾，終於不濟而已。占者如是，可羞吝也。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釋體：不度其才力而進，至於濡尾，是不知之極也。

○永義：極字未詳。考上下韻亦不叶，或恐是敬字。今且闕之。

○張子曰：極字猶言極則，又曰猶言界至之謂。或云當作拯字。

○儒氏曰：初六知始之欲濟，而不知終之不能濟，故曰亦不知極也。極則終窮之謂。

○原諸講從本義作敬說，去疑獨從程傳，愚意欲從雷氏終窮之說。

○蓋謂進而濡尾，不知其將來下落如何，正言其吝也。

○國孔子釋初象曰：事必敬始而後可善其終。初之濡其尾，亦不知敬慎之道，致然耳。宜其吝也。

九二曳其輪，貞吉。

○股註：誠謂二用健拯難，曳其輪者言其勞。與程傳不同。

○程傳：在他卦九居二為居柔得中，无過剛之義也。於未濟聖人深取卦象以為戒，明事上恭順之道。未濟者，君道艱難之時也。五以柔處君位，而二乃剛陽之才，而居相應之地，當用者也。剛有陵暴之義，水有勝火之象，方艱難之時，所賴者才臣耳。尤當盡恭順之道，故戒出其輪，則得正而吉也。曳其輪，殺其勢，緩其進，戒用剛。

易經詳說

卷三十六

未濟卦

三寄願堂

○之過也。剛過則好犯上而順不足。唐之郭子義李晟當艱危未濟之時，能極其恭順，所以為得正而能保其終吉也。於六五則言其貞吉，尤輝盡君道之善。於九二則戒其恭順，盡臣道之正。盡上下之道也。

○本義以九二應六五而居柔得中，為能自止而不進，得為下之正也。故其象占如此。

○張子曰：坎有輪象，所以說輪。

○鄭為泰氏曰：以剛居中，上應六五，有才濟難者也。然以剛應柔，易生陵忽之心，故能殺其所以行，乃得正而吉也。

○蓋胡氏曰：既濟初九兼濡尾曳輪二象。未濟初與二分之初在下當為尾。九剛動當為輪。初濡其尾，才柔不能自進。二曳其輪，剛

居柔而得中能自止而不進也。中則无有不正是以貞吉。

家引本義云以九二應六五而居柔得中。九六字有義。九二剛臣也。六五柔君也。故易有偕進之嫌。然類其居柔得中故云云。爻辭俱不及未濟道理。九四六五亦然。

存疑本義以九二應六五似不見得陵逼之嫌。今人說作有陵逼之嫌者。蓋因曳其輪貞吉之句。爾何也以二應五若无所嫌。則聖人當許其進。必无曳輪之戒矣。今有曳輪之戒。故知其應五處有陵逼之嫌。而聖人因之致戒也。

集註程敬承云曳輪乃其自曳也。

王弼曳乃不敢進逼意。曳輪便是貞。无兩層。曳輪全是以正自持。審時後動不是一味退縮。初濡尾欲進不能也。故各一曳輪能。

易經詳說

卷三十六

未濟卦

寄願堂

進不欲也故貞吉。

按曳輪是未濟之象。所以爲貞吉者。以其緩於求濟而終可濟也。或云輪非涉水。何以言濟。愚謂大意是如此。不必拘足涉水爲濟。且乘輿濟人輪亦可涉。

國周公繫二爻曰。九二以陽剛之才。應六五柔順之君。未免有陵逼之嫌。乃以剛居柔。恭順退守。不冒進以邀功。其象猶車之行。而自曳其輪者。然此二之貞而无不吉也。占者如之。則亦吉也。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孔疏中以行正者。釋九二失位而稱貞吉者。位雖不正。以其居中。故能行正也。

程傳九二得正而吉者。以曳輪而得中道。乃正也。

本義九居二本非正。以中故得正也。

家引胡氏曰。程子云。正有不中。中无不正。此曰以中故得正。易之大義也。

家引中以心言。正以事言。故中重於正。九居二本非正。宜有偕進之嫌矣。以其居中。能自止而不進。是因中而得正也。故曰中以行正也。就人事言。是其才勢俱嫌於陵逼。然宅心中順。而能以義理自約也。

孔疏子釋二象曰。以九居二。似乎非正。乃得貞而吉者。由其在下之中。是有中德。而見之行。事自能安於分義。而不敢越。乃中以行其正也。此所以貞吉也。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易經詳說

卷三十六

未濟卦

寄願堂

程傳未濟征凶。謂居險无出險之用。而行則凶也。必出險而後可征。三以陰柔不中正之才。而居險不足以濟。未有可濟之道。出險之用。而征所以凶也。然未濟有可濟之道。險終有出險之理。上有剛陽之應。若能涉險而往。從之則濟矣。故利涉大川也。然三之陰柔。豈能出險而往。非時不可。才不能也。

本義陰柔不中正。居未濟之時。以征則凶。然以柔乘剛。將出乎坎。有利涉之象。故其占如此。蓋行者可以水浮。而不可以陸走也。或疑利字上當有不字。

蒲陽劉氏曰。六三居險之極。未能出險。而陰柔失位。才不足以濟。又求進焉。凶可知矣。烏能涉夫難乎。既曰未濟征凶。又曰利涉大川。文義和背。本義或疑利字上有不字。爲得之。大抵未濟下三爻。

皆未能出險。三與初爻皆陰。柔才不足以濟險。九二剛中才足以濟險。時未可進。守貞則吉。以此推之。三非利涉可知矣。

雲峯胡氏曰。既濟六爻不出卦名。未濟六三卦名獨見。蓋爻俱失位。初上處无位之地。中二四五爻皆曰貞吉。獨於六三曰未濟征。凶。豈非未濟之時。以征則凶。而以居貞則吉乎。況未濟之時。惟剛乃克有濟。故九二九四貞吉。上九无咎。如六三陰柔又不中正。未濟終難濟矣。故以征則凶。亦不利涉大川也。

險。六三陰柔不中正。无才无德。居未濟之時。又非其時。故爲未濟而征則凶也。然以柔乘剛。與所謂以剛乘險者不同。將出乎坎。與所謂未出中者不同。故獨爲利涉大川也。此據本義前說而釋其義如此。或疑利字上當有不字。此說亦甚有理。

易經詳說

卷三十六

未濟卦

聖賢願堂

存疑險柔不中正。才德俱劣也。居未濟之時。不足以濟。故其占征凶。然以六三之柔乘九二之剛。以虛乘實。有舟楫之象。居坎體之上。將出乎坎水。有濟川之象。故其占利涉大川。此爻最難看。既曰征凶。又曰利涉大川。前後相反矣。今爲之說。以貞凶爲濟事之占。涉川爲濟水之占。於木義可以水浮。不可陸走之說。亦无不通。獨註疏謂二能拯難而已。比之載二而行。何憂未濟。蒙引有云。以柔乘剛。一說謂以六居三。一說謂六三乘九二。易无有就一爻上取乘意者。當是以六三乘九二。依此看。以柔乘剛。與註疏說合。亦可從。程傳從應則濟較勝。是照不當位剛柔應爲說。損與征凶。是用己之才德。不能以濟也。利涉。是因人之才德。可以有濟也。

臣疑既言征凶。又言利涉。周公豈固作此矛盾語。蓋征者自征。涉者乘物。明自用必不足。用人則有餘。

腰以涉川爲用人。似未確。愚謂征是分外求益之事。涉川是出險免害之事。以六三才弱。分外多事。則不可在險求出。則可備一說。

圖周公繫三爻曰。六三陰柔不中正。是无濟世之才。當未濟之時。而有往。則力小任重。鮮不仆矣。何凶如之。然以柔乘剛。則得倚仗之人。將出乎險。則有可進之機。若順從乎人以濟時艱。則險難可出。未濟者轉而濟矣。又有利涉大川之象。而占可知也。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易經詳說

卷三十六

未濟卦

聖賢願堂

涉險以從應則利矣。

臨川吳氏曰。未濟諸爻位皆不當。而象傳特於六三言之者。陰柔居險極也。

濟川。毛氏曰。九二九四以不純用其剛。故吉。而六五又以柔中而亨。各因爻取義。獨此爻以非其人而居其位也。

存疑只是陰柔不中正。

困。處位是爻位。以六居三爲不當。就才德說。

按此只申征凶二句。不及利涉。可見三爻以征凶爲正意。而利涉是轉語。程傳取應以明利涉。與前象傳合。可用。

圖孔子釋三象曰。三之未濟。征凶者。濟時之具。在於才德。陰柔不中正。而位不當。是无才德也。而往以思濟。宜其凶矣。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於大國

和議居未濟之時。履失其位。所以爲悔。但出於險難之外。居文明之初。以剛健之質。接近至尊。志行其正。則貞吉而悔亡。故曰貞吉悔亡。正志既行。靡禁其底。故震發威怒。用伐鬼方也。然處文明之初。始出於險。其德未盛。不能即盛。故曰三年也。五以柔順文明而居尊位。不奪物功。九四既克而還。必得百里大國之賞。故曰有賞於大國也。

程頤九四陽剛居大臣之位。上有虛中明順之主。又已出於險。未濟已過中矣。有可濟之道也。濟天下之艱難。非剛健之才不能也。九雖陽而居四。故戒以貞固剛吉而悔亡。不貞則不能濟。有悔者也。震動之極也。古人用力之甚者。伐鬼方也。故以爲義。力勤而還。

易經詳說

卷三十六

未濟卦

雲寄願室

伐至於三年。然後成功。而行大國之賞。必如是乃能濟也。濟天下之道。當貞固如是。四居柔。故設此戒。

困。以九居四。不正而有悔也。能免而貞。則悔亡矣。然以不貞之資。欲勉而貞。非極其陽剛用力之久。不能也。故爲伐鬼方三年而受賞之象。

程頤楊氏曰。既濟伐鬼方而受其德者。既濟之世。利用靜也。未濟伐鬼方而得其賞者。未濟之世。利用動也。

雲寄胡氏曰。及言貞吉者。三九二剛中。中則正矣。言貞吉而不言悔亡。五柔中。故貞吉无悔。九四不中。故勉之以貞吉。而後悔亡。言不如是。則悔不亡也。既濟九三以剛居剛。故直曰高宗伐鬼方。未濟九四以剛居柔。故曰震用伐鬼方。震懼也。臨事而懼。未濟者必。

濟矣。大抵三四爻皆人位。易於乾之三曰終日乾乾夕惕若。惕懼也。於既濟之四曰終日戒。戒懼也。此復取震懼之意。懼以終始。所以爲易之教也。

蒙引。此非以高宗言。乃是人臣事。

震測震。震動也。震用伐鬼方。象其奮迅之功。三年有賞。象其用力之久。伐有成功。方受賞。克治其私。而歸於正。方有成功。故三年有賞於大國。

存疑。此文最難看。今人多以變化氣質爲說。然易爲人事之占。自來无有此說者。看來當就治道上說。

至疑。此文有就學問說。殊與濟時意不合。有就君道看。把伐鬼方二句作實象。終似未妥。愚謂宜主大臣濟時講。幾於卦義。又恐兩。

易經詳說

卷三十六

未濟卦

雲寄願室

合貞字最重。吉悔亡。只就貞內懸斷如此。非指功效也。震用二句。要見反正之難。而不可不勉。意。伐鬼方象震之勇。三年象震之久。賞大國象震而有得。

程頤。就大臣身分說。是不必以伐鬼方爲實事。只是假象。用字只作以字看。或云用此。勇似添設。大國當指王國。謂歸而受賞於天子。或云大國即鬼方。克之則有得。故云受賞。亦似未妥。

程頤。公繫四爻曰。九四以剛居柔。恐其畏難。遷事。則不正而有悔也。能勉以貞。則克殲厥職。而志問心无愧。而悔可亡矣。然所爲貞者何如。時方未濟。非可因循以圖。必震動有爲。且至功深日久。乃克有成。爲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於大國之象。如是則得其貞。可以吉而悔亡也。

家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程傳如四之才與時合而加以貞固則能行其志吉而悔亡鬼方之伐貞之至也

臨川吳氏曰近柔中之君其志得行也

涉隨程氏曰震用伐鬼方此大臣贊其興衰撥亂之事

家引志行亦不必說濟緣他本不貞而有悔今乃能貞吉而悔亡則其志行矣

存疑當不正有悔之時其志未始不欲得吉而亡其悔也貞吉悔亡則其志得遂矣故曰志行也

按時講多以濟時之志得行為說

譚孔子釋四象曰當不正有悔之時其志未始不欲得志而亡其

易經詳說

卷二十六

未濟卦

元寄願堂

悔乃奮勵功深能貞吉而悔亡則其志得遂也未濟者可以濟矣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陸註疏云付與能而不自役是說孚於人程傳就五言

釋傳五文明之主居剛而應剛其處得中虛其心而陽為之輔雖以柔居尊處之至正至善无不足也既得貞正故吉而无悔貞其

固有非戒也以此而濟无不濟也五文明之主故稱其光君子德輝之盛而功實稱之有孚也上云吉以貞也柔而能貞德之吉也

下云吉以功也既光而有孚時可濟也

本義以六居五亦非正也然文明之主居中應剛虛心以求下之助故得貞而吉且无悔又有光輝之盛信實而不妄吉而又吉也

釋氏栗曰四應在初故先悔而後亡五應任二故貞吉而无悔

雲峯胡氏曰九四非貞貞吉悔亡勉之之辭也六居五亦非貞貞吉无悔與之之辭蓋五文明之土是為君子之光虛心以求九二

剛中之助是為有孚此所以為正吉而又吉也

按雲峯說有孚是從註疏不合於程傳亦不合於本義

家引六五文明之主居中應剛虛心以求下之助所謂貞吉无悔者自此而取所謂君子之光有孚者亦自此而取也但貞吉无悔

是舉其善以掩其不善也君子之光有孚則又純舉其善而言之非以申上義也觀本義兩又字可見本義以六居五亦非正

也亦字承九四言然文明之主居中應剛虛心以求下之助有文明之德又有虛已下賢之善皆正道也故得貞而吉且无悔无

易經詳說

卷二十六

未濟卦

元寄願堂

悔者其善如此雖有悔不為悔矣與悔亡不同此貞字是五所自有非全體全无正而却反之於正者故曰无悔而不曰悔亡君子之光見諸外者也有孚存諸中者也審如此則當先有孚矣蓋

有孚就道理上說凡其光輝之外見者皆有孚之所在也故象傳

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又辭吉兼有孚而象傳獨言君子之光者

言君子之光則有孚在其中矣又云君子之光有孚吉此只就文明之主及居中應剛而取但上云文明之主自其內德之明言此

云君子之光則其明發越於地為之問矣所謂光暉之盛也上云虛心下賢只是一事之說此云有孚只是見於施為者一

皆實傳誠意之流行也光暉之盛與信實不忘非判然為二也光暉

之盛暢於四肢發於事業也信實不忘只是其暢於四肢發於事

者一皆實德誠意之發越也。字雖著於外。其實由中出。无有
无其實心。而有其實事者。

存以六居五而非正。是存之於心而施之事。未免有不正也。然
為文明之主。賦性聰明。既有悔悟自新之美。居中應剛。虛心下賢。
又有開道啓益之助。故能含惡趨善。存心行事。能得其正。若然。則
君德修。治道成。而吉於是乎在矣。故无悔。然以文明虛中之德。而
得賢之助。豈但貞吉而已哉。將見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皆其實德
之流行。初非聲音笑貌。以偽為於外。是為君子之光有孚也。若然。
則君德極其盛。治道極其成。吉而又吉矣。爻辭純是占象在占中。
蓋悔亡以上截下。又進一層說。光與有孚。不是兩項。家引說好。程
傳分德與功。不必泥。此貞字現成說。下文亦不必承貞意。

易經詳說 卷三十六 未濟卦 聖賢願堂

去疑乃專重貞字。謂君子之光有孚。六字只看做一個貞字申
贊上意。非兩層其說與蒙存異。

譚周公繫五爻曰。六五以陰居陽。最於不正。然為文明之主。居中
應剛。以獨見之明。兼交修之益。故能矯偏以歸於正。而德以是
修。治以是成。吉而无復悔之可言也。由是而暢四肢。發事業。皆
君子之光。且光之所著。又皆本實德為宣著。而非矯飾於外。如
此則德益盛。治益隆。吉而又吉矣。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孔疏。君子之德。光輝著見。然後乃得吉也。
程傳。光盛之有暉。暉光之散也。君子充積而光盛。至於有暉。善之
孚也。故重云吉。

匿孔疏。乃得吉。則仍是上文吉字。程傳。善之至。則是贊其暉。與上
不同。

不義。暉者。光之散也。

蒙引。光統言之也。暉者。光之散殊一也。

存疑本義云。暉者。光之散。須看光是如何。光之散。又是如何。大抵
就其體統言。則曰光。就其散殊言。則曰暉。非有一也。禮樂文章。耶
布乎宇。由皆暉之所在。實光之散也。

集解。光而曰暉。昭其盛也。暉又言吉。贊其美也。

譚孔子釋五象曰。君子之光。非止表一身而吉。乃散其暉於禮樂
制度之間。勸業之盛。直與天地為昭。而无不吉也。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易經詳說 卷三十六 未濟卦 聖賢願堂

因註疏。滿首承飲食。不知節說。程傳。因之本義。則取象於狐。言
註疏以有孚失。是為信任得人。故失於。是是指滿首。其說費力。

程傳作是非之是。
程傳九以剛在上。剛之極也。居明之上。明之極也。剛極而能明。則
不為躁而為央。明能燭理。剛能斷義。居未濟之極。非得濟之位。无
可濟之理。則當樂天順命而已。若否終。則有傾時之變也。未濟。則
无極而自濟之理。故止為未濟之極。至誠安於義命。而自樂。則无
可外。飲酒自樂也。不樂其處。則必躁。躁入於凶咎矣。若從樂而
耽肆。過理至濡其首。亦非能安其處也。有孚自信於中也。失是失
其宜也。如是。則於有孚為失也。人之處患難。知其无可奈何。而放
意不反者。豈安於義者哉。

本義以剛明居未濟之極時將可以有為而自信自養以俟命无咎之通也。若縱而不反如狐之涉水而濡其首則過於自信而失其義矣。

張子曰未濟卦取狐爲象。上象頭下象尾。濡首分明是狐過溪而濡其首。今象却云飲酒濡首皆不可曉。大槩既濟是那日中將時時候。盛了只是向衰去。未濟是那五更初時只是向明生。聖人當初見這箇交裏有這個意思便說出這一爻來。或是從陰陽上說或是從卦位上說他這個說得散漫不任地偏援他。他這個說得跑到他當時盛水不涸到他時疏時疏得无理會。若只要就名義上求他便足今人說易了大失他易底本義。周公做這爻辭只依他地見這個意思便說這個事出來大較散漫。

易經詳說

卷三十六

未濟卦

聖寄願堂

建安邱氏曰既言飲酒之无咎復言飲酒濡首之失何也蓋飲酒可也取飲而至於濡首則昔之有孚者今失於是矣。

雲峯胡氏曰既濟三陽皆得位未濟三陽皆失位然既濟初與輪未濟二亦曳輻既濟三伐鬼方未濟四亦伐鬼方既濟之五反不如未濟之上者以時而言未濟不如既濟之初既濟不如未濟之終也程傳於此二爻發出義命二字本義分言之蓋謂未濟之極將可濟矣自信自養所以俟命也若縱而不反如狐之濡其首則過於自信自養而失其義矣命在天義在我不能自信自養以俟命非也輕於自信自養而失其義亦非也周公繫易於既濟之終以濡其首爲時事之失其終以濡其首爲人事之失其與民同患之意愈切故於辭愈謹善學易有信不可預刻不知所

惟也

蒙引上九以剛明居未濟之極夫剛明則有能濟之才居未濟之極又值將濟之時占者於此復何爲哉只宜有孚飲酒自信自養以俟天命之自至耳所謂需君子以飲食宴樂正此意也。自信以自養自養乃見其自信也非兩事故有於之一字在中而下句便只云有孚矣。濡其首有孚失是此又因而戒之懼其幸時之將濟而放縱自恣九以承乎天命也。有孚失是此是字是一大事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聖人都只是教人不失是而已且不但易也傳曰人之處患難知其无可奈何而放意不反者豈安於義命者哉此失是之謂也。

易經詳說

卷三十六

未濟卦

聖寄願堂

折衷上九剛明本无濡首之事特設以戒占耳大意上是其能安於命下是戒其當盡於義也。

天疑兩有孚宜別上二句恐其下言而漫於多事故以飲酒示之下二句恐其過信而流於廢事故以濡首警之。

因本義自信自養則有孚字宜釋。另講於飲酒方分明然蒙引剔出於字自佳畢竟重自信一邊又本義以飲酒爲自養時講乃謂天下相休養未是。无咎是正意失是是轉語。

闢庸公繫上爻曰上以剛明居未濟之極時已將濟若過剛而求濟不已反以生患惟自信自養以俟天命之至若有孚於飲酒者然則无欲速僥倖之咎矣然命之在天者固所當安而義之在我者尤所當盡苟任其在天而侈然自縱沉溺不返如狐之

滿其首焉則過於自信而失其義之所當然矣。有孚而失其是。安能有濟哉。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孔疏：亦不知節者，釋飲酒所以致濡首之難，以其不知止節故也。傳：飲酒至於濡首，不知節之甚也。所以至如是，不能安義命也。能安則不失其常矣。

虞翻：胡氏曰：既濟以中道離之中也。未濟中以行正坎之中也。既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即所謂中也。未濟上九不知節，節即所謂中也。堯之授舜，只是一中字。易三百八十四爻，只是一時字。易於小象之末口中曰：時易之大義，畧可見矣。未一句亦不知節也。不知節者，不知隨時以取中也。大易教人之意切矣。

易經詳說

卷三十六

未濟卦

聖寄願堂

虞翻初之亦字承既濟之上爻言。此之亦字承初爻之濡尾言。困亦字只是虛口氣，不必定有所承。以未濟而承既濟，尤恐未然。○飲酒濡首四字爲句，則依舊說不作孤之濡首，亦可從。不知節可照出失是意。有孚飲酒固是飲酒而至濡首，則亦不知節而失是矣。

調孔子釋上象曰：事之有是，惟其節耳。飲酒而至濡首，則自信之過，无所取裁，亦不知節之甚也。不知節，益得爲是乎。○困或問：居未濟之時，未可動作。初六陰柔，不能固守而輕進，故有濡尾之吝。九二陽剛，得中得正，曳其輪而不進，所以貞吉。朱子曰：也是知此大艱難處。又曰：大艱未濟之下卦，皆是未可進用。濡尾曳輪皆是此意。六二未離坎，便也不如到四五已出乎險方好。

上九又不好，了未濟與既濟諸爻頭尾相似。中間三四兩爻如履，益模稜顛倒了。他曳輪濡尾在既濟爲无咎，在此卦則或吝或貞吉，這便是不同了。

虞安邱氏曰：未濟合坎離成卦。坎在內，有險也。故爲未濟。合六爻言之，內三爻坎險也。初言濡尾之吝，二言曳輪之貞，三有貞凶位不當之戒，皆未濟之事也。外三爻離明也。四言伐鬼方有賞，五言君子之光有孚，上言飲酒无咎，則未濟爲既濟矣。

虞翻：劉氏曰：未濟下三爻未濟險，初濡尾二曳輪三征凶，上三爻已出險矣。四志行五有孚吉。上有孚飲酒而已。既濟吉少凶多，未濟吉多凶少，然雖吉未嘗不戒也。

陸山李氏曰：陰陽之氣往來乎天地之間，或不能无過差。故聖人

易經詳說

卷三十六

未濟卦

聖寄願堂

作易於廣大過之後，繼之以坎離，蓋以陰陽之中而救大過之弊也。於中孚小過之後，繼之以既濟未濟，亦以陰陽之交而中者而救小過之弊也。

西漢李氏曰：上篇首乾坤終坎離，下篇首咸恒終既濟未濟，亦坎離也。天地之道，不過於陰陽五行之用。莫先於水火。上篇首天地陰陽之正也，故以水火之正終焉。下篇首夫婦陰陽之交也，故以水火之交終焉。

虞翻：馮氏曰：乾上坤下離東坎西，此先天之易。天地日月之四象也。故居上經之始終以立造化之體。山澤通氣，雷風不相，水火相逮，此後天之易。六子之用也。故居下經之始終以致造化之用。既濟之後，猶有未濟者，亦造化之用終則有始也。

得中而時可以亨。剛柔皆應而未濟者終以可濟。豈非蓋人者有以勝於天乎。故聖人所以發亂而為治。易危而為安者。不徒聽其在天之運。而實人事有以維於其間也。端尾之吉。君子曰不敬。濡首之失。君子曰不節。未濟征凶。君子曰不常。非獨天運窮也。亦人事失也。二之貞而得吉。四之貞而受賞。五之貞而曜吉。非獨天運亨也。亦人事得也。嗚呼。聖人不幸其在天。而盡其在人。其幹旋造化之深意乎。

預三陽三陰之卦。水火不交。爻不當位。故為未濟。然柔中有應。可以轉未濟而得濟。五爻自當為全卦之主。象即孤以擬未濟之象。而柔中剛柔應。是從未濟看出可以濟。象言辨物居方。亦

易經詳說

卷三十六

未濟卦

聖 亨 原 堂

是因水火不交。看出各正其所。聖人觀理之活有如此。內三爻坎險皆未濟。初目進不能濟。二守正以待時。三重言未濟而往。則致凶。上三爻離明出險。皆言能濟。四宜震動有為。五則德盛治成。光輝昭著。以其為卦之主。故深許之。上處將濟之時。當之以安命。勉之以盡義。則未有不濟者也。既濟初吉終亂。未濟初亂終吉。氣數固有不容。而人事在所當盡。既濟不可恃。未濟不可諉。則於易思過半矣。

易經詳說卷三十六終



易經詳說卷三十七

繫辭者。凡有二義。論字取義。繫辭焉以盡其言。是繫屬其辭於爻卦之下。則上下二篇經辭是也。文取繫屬之義。故字體從繫。又音為係者。取綱係之義。卦之與爻各有其辭。以釋其義。則卦之爻各有細係。所以音謂之係也。夫子本作十翼。申說上下二篇經文。繫辭條貫義理。別自為卷。總曰繫辭。分為上下二篇者。何氏云。上篇明无。故曰易有太極。太極即无也。又云。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是其无也。下篇明幾。從无入有。故云。知幾其神乎。今謂分為上下。更无異義。有以簡編重大。是以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七

繫辭上傳

一 亨 原 堂

分之或。以上篇論易之大理。下篇論易之小理者。事必不通。何則。案上繫云。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又云。藉用白茅。无咎。皆人言語小事及小慎之行。豈為易之大理。又下繫云。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豈復易之小事乎。明以大小分之義。必不可。故知聖人既无其意。若欲強釋理。必不逼。諸儒所釋。上篇所以分段次下。凡有一十二章。周氏云。天尊地卑。為第一章。聖人設卦觀象。為第二章。象者言乎象也。為第三章。精氣為物。為第四章。顯諸仁藏諸用。為第五章。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為第六章。初六藉用白茅。為第七章。大衍之數。為第八章。子曰。知變化之道。為第九章。天一地二。為第十章。是故。易有太極。為第十一章。子曰。書不盡言。為第十二章。馬季長荷

與姚信等又分白茅章後取頁且棄更爲別章成十三章案白茅以下歷序諸卦獨分頁且棄以爲別章義无所取也虞翻分爲十一章合大衍之數并知變化之道其爲一章案大衍一章總明蓍策數及十有八變之事首尾相連其知變化之道已下別明知神及惟幾之事全與大衍章義不類何得合爲一章今從先儒以十二章爲定

按孔疏所引何氏上篇明无云云顯係以章去之。所分章次與今不盡同。

程子曰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辭詩書乃格言。繫辭本欲明易若不先求卦義則有繫辭不得。如繫辭之文後人火學不得。之化工生物且如生出一枝花或有剪裁焉之者或有繪畫焉之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七

繫辭上傳

三 皆願堂

者看時雖自相類然不若化王所生自有一般生意

本義繫辭本謂文王周公所作之辭繫于卦爻之下者即今經文此篇乃孔子所述繫辭之傳也以其通論一經之大體凡例故無經可附而自分上下云

系子曰熟讀六十四卦則覺得繫辭之語甚爲精密是易之括例。繫辭或言造化以及易或言易以及造化不出此理。六十四卦只是上經說得齊整下經便亂重董地繫辭也如此只是上繫好看下繫便沒理會

愛湖胡氏曰繫辭傳中言聖人繫辭者六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繫辭焉以斷其吉凶者凡兩出曰繫辭焉所以告也曰繫辭焉以盡其言曰繫辭焉而命之

皆指文王周公卦爻辭言也若繫辭上下傳則是孔子統論一經之卦爻大體凡例如論先聖作易之由則見於包犧氏仰觀俯察及易有太極及河圖洛書數章如論用易之法則見於大衍之數五十章與夫卦爻之剛柔象數之變化三極之道幽明之故鬼神之情狀皆揅抉无遺若徒有上下經而无繫辭傳則象數之學不明理義之微莫顯易亦竟无以致用於萬世而適乎仁義中正之歸矣其有稱大傳者因太史公引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爲易大傳蓋太史公受易楊何何之屬自著易傳行世故稱孔子者曰大傳以別之耳

案胡氏曰上下繫各十二章始皆言易簡終皆言易在德行不在言辭示人學易之要深切矣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七

繫辭上傳

三 皆願堂

按繫辭上傳下傳傳字不可忽舊有大傳之稱或直呼爲繫辭傳也

系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程子曰天尊地卑尊卑之位定而乾坤之義明矣尊卑既判貴賤之位分矣陽動陰靜各有其常則剛柔判矣事有理也物有形也事則有類物則有羣善惡分而吉凶生矣象見於天形成於地變化之跡見矣

按程子易傳止於六十四卦繫辭傳以下无成書其言之存者各附見於經文之下

本義天地者陰陽形氣之實體乾坤者易中統陰統陽之卦名也

卑高者。天地萬物上下之位。貴賤者。易中卦爻上下之位也。動者陽之常靜者陰之常剛。易中卦爻陰陽之稱也。方謂事情所向。言事物善惡各以類分。而吉凶者。易中卦爻占決之辭也。象者日月星辰之屬形者山川動植之屬變化者。易中著策卦爻陰陽爻爲陽陽化爲陰者也。此言聖人作易。因陰陽之實體爲卦爻之法。象莊周所謂易以道陰陽此之謂也。

按註疏通是說。論道理不言言及作易。本義是以上句說道理。下句以易配之。故其說不同。

韓註乾坤其易之門戶。先明天尊地卑以定乾坤之體。

江疏案乾坤是天地之用。非天地之體。今云乾坤之體者是所用之體。乾以健爲體。坤以順爲體。故云乾坤之體。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七

繫辭上傳

四 寄願堂

蒙引天尊在上地卑在下也。天在上確然其健一乾也。地在下潛然其順一坤也是天地所在。即乾坤所在也。尊卑分健順健者自尊順者自卑。此理不易者也。尊者居上而臨下。有健之道卑者居下而承上有順之道。本義云乾坤者。易中純陰純陽之卦名。蓋乾者健也。陽之性也。坤者順也。陰之性也。在上可見其健。在下可見其順。故天地尊卑有乾坤之象。天地者陰陽形氣之實體。或曰天積氣也。地則形也。實體對易中法象言也。所以兼言形氣而曰實體。程傳曰以形氣而言謂之天。本義曰成形之大者爲天。則此不可分屬形氣於天地。天固有形。地亦有氣也。存疑天地者。乾坤之形體。乾坤者大地之性情。言天地則性情在其中。曰乾坤以易卦言也。

蒙引天尊地卑重天地不重尊卑。

韓註天尊地卑之義既列。則涉乎萬物貴賤之位明矣。

張子曰。不言高卑而曰卑高者。亦有義。高以卑爲基。亦是人先見卑處。然後見高也。

鶴山魏氏曰。卦畫自下始也。位六位也。貴賤觀於屯言以貴下賤。訟言以下訟上之類。可見矣。

蒙引本義云。卑高者。天地萬物上下之位。以天地言之。天尊地卑。其卑高固昭然不易也。以萬物言之。如山川陵谷之類。其卑高亦昭然可觀也。動物如人類。則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類。其高卑亦有定位也。如鳥獸之類。則大而犀象。微而兔鼠。大而鵠鵬。微而燕雀。其爲類固各有高卑也。在植物。則梅柳杞梓。或干霄蔽日。而弱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七

繫辭上傳

五 寄願堂

尊僅足以極。何莫不有卑高之類也。然自其類而言之。則又各有高卑之別焉。卑高之所在。即貴賤之所在也。易之所以有貴賤者。以此。貴賤者。易中卦爻上下之位也。以一卦分二體。言同上卦爲貴。下卦爲賤。以六爻言。則初賤而二貴。三又貴於二。四又貴於三。五又貴於四。上雖貴而無位。亦終是貴爲人上也。故大傳曰。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則上下體之爲貴賤可知。存疑卑高兼天地人物說。天地有尊卑。人物亦有之。在人則有君臣上下。在蟻蜂亦有君臣。鴻雁亦有次序。山川之流峙。草木之夭喬。莫不有卑高者焉。此類不能盡書。貴賤兼卦爻說。今以下章列貴賤者。存于位觀之。只就六爻說。爲是。觀易中如以貴下賤以從貴之類。皆是就六爻言。无有以上下卦言貴賤者。六爻之

位居上者貴居下者賤。又有不盡然者。若為成卦之主。如屯之初九。隨之初九。雖居下。亦為貴。不可概以上下論也。

靜註剛動而柔止也。動止得其常體。則剛柔之分定矣。

孔疏。天地動靜。亦總兼萬物也。萬物稟於四氣。多而為動也。稟於陰氣多而為靜也。

鶴山魏氏曰。天圓而動。地方而靜。故有常剛。爻一三五。柔爻二四六也。斷因九六之得位失位而斷之也。觀於位正當也。位不當也。之類可見矣。

臨川吳氏曰。動靜有常。以天地之用言。天運轉不已。陽常動也。地填凝不移。陰常靜也。剛柔以卦之奇耦。二畫言剛為奇。柔為耦。畫斷猶判也。剛畫猶陽動之實。而一柔畫猶陰靜之虛。而二也。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七 繫辭上傳

七寄願堂

彖引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故凡陽物其性類皆動也。陰物其性類皆靜也。所以謂之有常者。蓋唯其稟性於陽。故其動有常。唯其稟性於陰。故其靜有常也。陰亦或有動者。然非陰之常。陽亦或有靜者。然非陽之常也。今以天地萬物觀之。如天左旋。一日一周。而過一度。常動也。地則亘萬古而常靜也。其有震動者。乃變異也。以日月言。日為陽。日則一日一周矣。可見其動。月雖亦逐日而運行。然其行不及日十三度有奇。其所以遲者。正以其不能如日之動而健故也。亦可見其皆為靜矣。至於萬物如人之男女。鳥獸之雌雄。牝牡之類。其為性之動靜。亦概可曉矣。故丈夫有四方志。婦人之得其正性者。自不輕出閨門。雄鳴而雌伏。牝牡不可見。牝馬雖健。必非空羣之逸足。而稱藩之壯者。往往必羣羊也。斯亦可

見陰陽之分動靜。而剛柔所由判也。斷是自然分判。非人斷之也。

剛柔之斷。繫於動靜之有常者。蓋剛者必動。而動者決出於所性之剛。柔者必靜。而靜者決出於所性之柔。故曰剛柔斷矣。○定者。有尊卑各安其分之意。位者。有高卑以序而列之意。斷者。有判然不相混淆之意。或曰。斷有決知。其所以然之意。亦通大抵字字不荷。

存疑。陰陽各有動靜。然陽以動為主。是動其常也。陰以靜為主。是靜其常也。故曰動靜有常。剛柔當兼卦爻說。卦傳雖有發揮於剛柔而生爻之說。然此似難例。論如乾則元亨利貞。坤則利牝馬之貞。凡卦之屬陰陽者。其德自分動靜。不容移易。

按剛柔斷當依臨川陰陽之畫言。甚明有疑。兼卦爻是因本義有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七 繫辭上傳

七寄願堂

卦爻字故也。乾震坎艮為陽卦。是剛。坤巽離兌為陰卦。是柔。就卦亦說得。鶴山說斷字。深過一層。彖引云。斷是自然分判。甚好。而說剛柔判處未了。然

釋註方有類。物有羣。則有同。有異。有聚。有分。也。順其所同。則吉。乖其所趨。則凶。故吉凶生矣。

孔疏。方謂法術。性行以類其聚。同方者。則同聚也。物謂物色。羣羣共在一處。而與他物相分別。春秋云。教子以義。方注云。方道也。是方謂行法術也。

朱子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伊川說是。亦是言天下事物各以類分。故有乎易者。古有吉類凶有凶類。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方只是事訓術訓道。善有善之類。惡有惡之類。各以其類而聚也。又曰

方向也。所向善則善底人皆來聚。所向惡則惡底人皆來聚。物又通天下之物而言。是個好物。事則所聚者皆好物。事也。若是個不好底物。事則所聚者皆不好底物。事也。

蘇轍曰。口聚散異。同好惡相攻。由是吉凶生焉。

東坡蘇氏曰。方本異也。而以類而聚。此同之生於異也。物羣則其勢不得不分。此異之生於同也。

義引方謂事情所向。言事情善惡各以類聚也。如其為人孝弟。則少犯上。不好作亂矣。又如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慈者。所以使衆。是事情所向之善者。以類而聚也。如紂爲象。皆必爲王。杯爲玉。杯則必思遠方。珍值之物。而御之。是惡之類聚也。一說按本義。事情善惡各以類分。則只是如仁義忠信孝弟。廉恥爲一類。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七 繫辭上傳

八 寄願堂

充伐怨怒。放辟邪侈。爲一類。程子云。事有理也。物有形也。事有理也。物有羣也。善惡分而吉凶生矣。此說勝前。物以羣分者。在人。類則君子小人。各以其類。故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至。元愷用而四凶抵罪。孟子謂我退而寒之者。主矣。門內有君子。門外君子。至門內有小人。門外小人。至。在物則鳳皇必不同棲。牛驥必不同食。類不可其容。此類可見矣。吉凶生矣。吉凶生於善惡也。

存疑。凡人作事。便有個情意計度他。故曰事情。作善事則其情向於善。作惡事則其情向於惡。故曰事情所向。事情向於善。則與向善人爲類。事情向於惡。則與向惡人爲類。故曰方以類聚。事情向於善。則吉。自此生矣。事情向於惡。則凶。自此生矣。類聚然後羣。

分若不類聚。無緣羣分。如黍稷。莠稂。同時一器。則彼此混雜。難分。別。惟黍稷。莠稂。微稻。微菽。微麥。微各隨類分。時則黍與稻。則莠與稂。別其羣。隨分矣。方亦可言羣分。物亦可言類聚。云云。然者。互見也。故本義只言各以類分。此吉凶是就人相與處上取。謂與善人相處。則吉。與凶人相處。則凶。言人當慎所與處也。

按存疑。駁引諸說。而以慎所與處爲主。亦只說得一邊。蒙引說。自不可廢。當兼看。水義。事物善惡。各以類分。於上句用類字。於下句用分字。只是隨文用之。可以互見。亦非爲二句合說起見。常說將事字。屬方以類聚。物字。屬物以羣分。極爲明。安事有聚。即有分。故本義云。各以類分也。方以類聚。猶云。做好事前。只做好事。做不好事的。只做好事。事物以羣分。猶云。好八只。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七 繫辭上傳

九 寄願堂

與好人爲伴。惡人只與惡人合夥。吉凶是卦爻占之吉凶。如何不兼物。存疑。謂爲辭難言。吉凶非也。易中就爲辭言。吉凶者多矣。爲辭有善有惡。便是吉凶。

蘇軾象況日月星辰。形況山川草木也。懸象運轉以成昏明。山澤通氣而雲行雨施。故變化見矣。

朱子曰。變化是易中二爻之變化。

東坡蘇氏曰。天地一物也。陰陽一氣也。或爲象。或爲形。所在之不同。故云在者。明其一也。象者。形之精華。發於上者也。形者。象之體。實於下者也。

盤洞。蓋氏曰。變化非因形象而後有也。變化流行。非形象則无以見。故因形象而變化之迹可見也。日月星辰。象也。山川動植。形也。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七 繫辭上傳

十一 寄願

線陽氣所爲形陰氣所爲然陽中有陰則曰星陽也月辰陰也陰中有陽則山陰而川陽然陰陽又未嘗不相錯而各自爲陰陽也。家引陰陽一氣也在天則成象在地則成形而成象成形各自有變化也以成象之變化言之如日月之往來寒暑之交代雷霆雨露之或作或止之類皆是也以成形之變化言之如山川之或氣嘯而品物流行或氣吸而品物歸根如水之往者過來者結或爲湖或爲沙如動物之有作息植物之有榮瘁之類皆是也。但本又變化二字是指著卦象形在實體之變化也其理一也故曰變化見矣謂陰陽變化見於此矣。或泥東坡謂就兩在字見得變化意非也天地萬物有千變萬化依其說則只有一變一化而已矣且下文本義云此變化之成象者又曰此變化之成形者是成象成形各有變化矣所謂變化者易中著策卦爻陰變爲陽陽化爲陰者也不可不分著策與卦爻爲二本義以著策結諸卦爻之上者以此卦爻是著策中之卦爻也不然卦爻爲易之體著策爲易之用當先言卦爻而後著策矣其以著策冠上者正以易中書卦言卦爻本無變化其變化者皆是著策中陰陽老少之爲也。存疑天體氣兩故在天者只成個象象是形象非有實體也觀日月星辰即風雷露之類可見。地有實體故在地者皆成形非若在天者無實體也觀山川動植之類可見矣。按變化本是說著策卦爻之變化而於天象地形之內言變化者是補出以起下句耳勿謂看。漢水司馬氏曰乾坤定於天地貴賤陳於尊卑剛柔隨於動靜吉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七 繫辭上傳

十二 寄願

因生於萬物變化見於形象皆非聖人爲之也天地之判陰陽之交本自有之而聖人準之以爲教爾。夫子曰天尊地卑上一截皆說面前道理下一截是說易書聖人做個易與天地準處如此如今看面前天地便是他那乾坤卑高便是貴賤聖人只是兒成說這個見得易是準這個若把下面一句說做未書之易也不妨然聖人是從那有易後說來又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觀天地則見易矣。問此第一章第一節蓋言聖人因造化之自然以作易曰論其初則聖人是因天理之自然而著之於書此是後來人說話又是見天地之實體而知易之書如此如見天之尊地之卑却知得易之所謂乾坤者如此如見天之高地之卑却知得易之所分貴賤者如此又曰此是因手著之象以見至微之理又曰上句是言造化之實體以明下句易中之事。聖人胡氏曰此非是因有天地而始定乾坤乃是觀天地即見易也蓋乾坤之卦未畫觀之天尊地卑乾坤之位已定矣貴賤之位未齊觀天地萬物之卑高卦爻之貴賤已位矣易未有卦爻則未有剛柔之稱也天地間陽者常動可見其爲剛陰者常靜可見其爲柔矣易未有爻位則未有吉凶之辭也天地間事物物善惡各以其類而分善者可知其爲吉惡者可知其爲凶矣未有善卦固未見所謂陽變陰陰化陽也天成本象地成形著卦之變化已於此乎見矣此一節言畫前之易固如是也。家引乾坤以卦言貴賤以爻位言剛柔總卦爻言吉凶以卦爻之占言變化則著策中卦爻之變也數段自有次第始於乾坤體之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七

繫辭上傳

三寄願聖

立終於變化用之行也。此一節是夫子從有易之後而追論去
未有易之前以見畫前之有易也。夫易有乾坤有貴賤有剛柔有
吉凶有變化。然此等名物。要皆非聖人盤空所為。不過皆據六合
中所自有者而撰寫出耳。觀夫天地之尊卑。則易之乾坤定矣。蓋
天地所在。即乾坤所在也。觀夫天地萬物之有卑高。則易之貴賤
位矣。蓋卑高所在。即貴賤所在也。觀夫陽物之常動。陰物之常靜。
則易之剛柔斷於此矣。是動靜所在。即剛柔所在也。觀夫事之以
類而聚。物之以羣而分。則易之吉凶生於此矣。是事物善惡所在。
即吉凶之所在也。觀夫在天者之成象。在地者之成形。則易之變
化見於此矣。是象形所在。即變化所在也。是易雖未作。如易中許
多物事。則色色皆已備於六合之內。先儒所謂天地間元有一部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七

繫辭上傳

三寄願聖

亦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
文。與地之宜。於是始作八卦。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以類
萬物之情。正是發明此意。聖胡氏謂此節是易前之易。崇引用
之。今以本義聖人作易。因陰陽之實體為卦爻之法象之語觀之。
似不是。以語類若作易前之易。亦不妨之。語觀之。可見朱子亦不
甚主此說。崇引謂此節作未畫之易。方起得剛柔相摩一段。依
愚見。若作聖人因陰陽而作易。未嘗不起得剛柔相摩一條。蓋上
是言聖人準天地而作易。剛柔一條。始言聖人如何而作易。止以
畫上節未發之意也。意實相承。不為相悖。
按本義因陰陽之實體為卦爻之法象。逐句分貼足盡此節之旨。
而崇引以為誤認是還雲峯畫前之易之說。故云然。存疑發明

爲剛。稱爲柔者。已歸於此矣。由是夫而爲吉凶。觀事之善惡。以類而聚。物之善惡。以羣而分。一善一惡。具有吉凶之理。易中卦爻得係以吉。失係以凶者。已生於此矣。若日月星辰。其升沈顯晦。在天而成象。山川動植。其流峙榮枯。在地而成形。象形之中。固有變化。而易中著策卦爻。陰變爲陽。陽化爲陰者。因此著見。自然則聖人作易。亦因造化之實準。之爲教。豈假釋毫智力於其間哉。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

韓註。剛柔相摩。相切摩也。言陰陽之交感也。八卦相盪。相推盪也。言通化之推移也。

程子曰。陰陽之交相摩。軌八方之氣相推盪。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七

繫辭上傳

西 奇願堂

本義此言易卦之變化也。六十四卦之初。剛柔兩畫而已。兩相摩而爲四。四相摩而爲八。八相盪而爲六十四。而爲六十四。朱子曰。繫辭中說是故字。都是喚那下文起。也有相連處。也有不相連處。問剛柔相摩。八卦相盪。竊謂六十四卦之初。剛柔兩畫而已。兩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皆是自然生生而不已。而謂之摩盪何也。曰。摩如一物在一物上。而摩旋的意思。亦是相交意思。如今人磨子相似。下面一片不動。上面一片只管摩旋推盪。不會住。自兩儀生四象。則老陽老陰不動。而少陽少陰則交。自四象生八卦。則乾坤震巽不動。而兌離坎艮則交。自八卦而生六十四卦。皆是從上加去。下體不動。每一卦生八卦。故謂之摩盪。又曰。摩是兩儀事物相摩。盪是圓轉推盪。

出。來漢書所謂盪軍。是圓轉去殺也。磨轉他的意思。

臨川吳氏曰。畫卦之初。以一剛一柔。與第二畫之剛柔相摩而爲四象。又以二剛二柔。與第三畫之剛柔相摩而爲八卦。八卦既成。則又各以八悔卦。盪於一貞卦之上。而一卦爲八卦。八卦爲六十四卦也。

蒙引。兩相摩。若主剛言。則剛與柔摩。主柔言。則柔與剛摩。此與彼摩。便是相摩。以此例八卦相盪。故主乾言。則乾一與兌二等諸卦相盪。主兌言。則兌二與乾一等諸卦相盪。云摩盪。似皆在本行所生者。却在上行矣。此易卦之變化。與上節著策卦爻之變化不同。上變化是著策中變化。此則明云易卦之變化也。下兩條云。爻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七

繫辭上傳

五 奇願堂

化之成象。變化之成形。則永此變化字。言皆指易卦也。摩在未成卦之則。蓋必摩而後成卦也。盪在既成卦之後。自足見成物事互相推盪也。摩則方摩。其出來易畫之生。未至於三。其勢固未容止。書必至三者。孔子曰。有大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言象三才也。剛柔相摩。即是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說。八卦相盪。即是八卦相錯。因而重之說。在伏羲畫卦時。只是一每加二而已。何曾有相摩相盪之實。其摩盪二字。持假以明其意耳。如所謂參伍錯綜。皆假借字意也。兩儀相摩而後有四象。四象相摩而後有八卦。使兩儀不交。則易只有兩儀耳。何由有四象。惟陽交乎陰。而陰生於陽。於是太陽少陰。陽陰交乎陽。而陽生於陰。於是少陽太陰。陽是兩者相摩。乃有四也。使四象不交。則易只有

四象矣。又何由有八卦。惟太陽交乎少陰。而乾兌分焉。少陰交乎太陽。而離震分焉。少陽交乎太陰。而巽坎分焉。太陰交乎少陽。而艮坤分焉。是四者各用兩相摩而後有八卦也。三畫已具。八卦已成。於每一卦與諸卦迭相推盪。而一卦生八卦。合之則八八六十四矣。

存疑上言聖人作易之法。即橫圖所列者。聖人作易。自兩儀而四象。自四象而八卦。自八卦而六十四卦。八卦則相摩而成。六十四卦則相盪而成。其法不過如此。相摩是兩物相摩。即是相交。意相交。然後生陽。則陰交。則生陰。儀上之少陽。太陰。陰與陽交。則生陽。儀上之太陽。少陰。陰儀上之少陽。本是兩儀之陽。太陰則是木儀之陰。陽儀上之太陽。是本儀之陽。少陰則是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七

繫辭上傳

六寄願堂

是兩儀之陰。此如父母生子。生男是得父之氣。生女是得母之氣。朱子曰。陽下之半上交於陰上之半。則生陰中第二爻之一奇。一耦而為少陽。太陰。陰上之半下交於陽下之半。則生陽中第二爻之一奇。一耦而為太陽。少陰。太陽之下半交於太陰之上半。則生太陰中第三爻之一奇。一耦而為艮為坤矣。太陰之上半交於太陽之下半。則生太陽中第三爻之一奇。一耦而為乾為兌矣。少陽之上半交於少陰之下半。則生少陰中第三爻之一奇。一耦而為離為震矣。少陰之下半交於少陽之上半。則生少陽中第三爻之一奇。一耦而為巽為坎矣。即是此意。邵子說太陽與少陰交而生乾兌。離震。少陽與太陰交而生巽坎。艮坤。依朱子之說。是太陽太陰交而生乾兌。艮坤。少陽少陰交而生離震。巽坎。以理

漸之當以朱子之說為正。蓋老與少交。非其倫。且不能成生育之功也。觀大過枯楊生稊。生華之義可見。相摩是一與一相摩。相盪是一與八相盪。不止一箇。故曰頭項多。以一卦為主。與第一箇相盪了。又與第二箇相盪。又與第三箇相盪。又與第四箇相盪。及八卦俱盡。又引起一卦與八卦相盪。如以乾為主。把乾來相盪。則

成箇乾。乾就推過去。又把兌來相盪。則成個兌。就推過去。又把離來相盪。則成個大有。就推過去。又把震來相盪。則成個大壯。又推過去。及至坤卦相盪了。又以兌來為主。與八卦相盪。餘做此。如此故曰圓轉推盪出來。按邵子言作易之序。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八分為十六。十六分為三十二。三十二分為六十四。與繫辭傳不同。蓋此是加一倍法。比大傳之說尤直截明白。故朱子謂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七

繫辭上傳

七寄願堂

其發明孔子意最切要。然應以易只有八卦。想伏羲當初畫卦到三畫成卦。便住六十四卦。乃是相盪以成。夫子所言是伏羲作易本旨。邵子是從易卦已成之後看。得只是加一倍法。爾邵子有得於此。就據其所見起數。其推人物吉凶禍福。無不準驗。皇極經世書自一而二。而四。而八。而十六。推而至於百千萬。皆是此法。嘗見其所著如中天大定太極河圖洛書等數學。皆是加一倍法。可見邵子之學自有所得。不可同於義文。然要不出羲易範圍之內。此見易道之大。无所不通。大而神仙修煉之法。下而六王卦火珠林等小數。无不由此。不但邵子也。剛柔相摩而為八卦。八卦相盪而為六十四卦。則易書於是乎成。而凡天地卑高動靜吉凶變化許多事物。无不具於其間矣。大意如此。說見下文。

按陰陽相交相生之說邵朱不同。邵子太陽少陰少陽太陰就一邊說。朱子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兩邊互說。意至邵存疑。主朱姑備其說。不暇細辨。孔子云。因而重之。是以三畫加三畫上。无十六三十二之序。與邵子加一倍法不同。此處八卦相連。只宜依本義。八八相連而為六十四卦。不必頂用邵法。數上去也。或謂因而重之。是舉其成加一倍。是言其序。亦不相持。存以俟質。

因起摩溫二字。即所云變化者是也。

譚夫聖人作易。固因乎造化矣。然作易之事。何如伏羲見天地間。不過陰陽兩端。是故畫奇耦以象之。奇則稱剛。耦則稱柔也。剛柔既立。變化自生。以一剛為五。而以一剛一柔摩於其上。謂為

經說

卷三十七

易辭傳

九 寄願堂

太陽少陰以一柔為五。而以一剛一柔摩於其上。則為少陽太陰。而四象立矣。太陽與少陰相摩。而生乾兌離震。太陰與少陽相摩。而生巽坎艮坤。而八卦成矣。由是以乾兌離震為三。各以八卦推過其上。則自乾至復。三十二陽卦立矣。以巽坎艮坤為三。各以八卦推過其上。則自姤至坤。三十二陰卦立矣。是為六十四卦也。易卦之變化如此。

最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程子曰。雷霆以動之。風雨以潤之。日月運行。寒暑相推。而成造化之功。

未幾此變化之成象者。

朱子曰。乾之以雷霆以下四句。是說易中所有。

冠安師氏曰。而以乾坤貴賤剛柔吉凶變化言。是對待之陰陽。交易之體也。此以摩溫致潤運行言。是流行之陰陽。變易之用也。至下文則言乾坤之德行。而繼以人體乾坤者終之。

蒙引震為雷。又為霆。霆者雷之疾而威者也。鼓字只從雷震字生。下倣此。如說卦傳所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及雷以動之。風以散之。之類。都就易上說。巽為風。坎為雨。雨以潤之。而風亦何以為潤。豈以坎雨巽風二物相與是故有常者歟。抑亦偶獨指潤字。如王居无咎。禹稷三過其門之例者歟。若謂風亦能潤物。則斷白曲說。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此以圖圖貼之。更為明白。觀運行字及兩箇一字。皆有循環之義。說卦傳離為日。又坎為月。日月便是交代運行者。易有坎離二卦。便是有日月運行。就橫圖取則

易辭傳

卷三十七

易辭傳

九 寄願堂

如此。然味運行字。似當手圓圖言。一寒一暑皆說俱以圓圖自。自姤自姤至坤為一。看來橫圖亦自說得。橫圖從中而分。左方亦自姤而遷而否而觀而剝。以終於坤。右方亦自復而臨而泰而大壯而夬。以終於乾。一寒一暑之變。不外是矣。况上文剛柔相摩。八卦相連。乃正指橫圖也。

存疑此與下文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皆是言造化。謂易中具之者。蓋易中之震卦。便是鼓物之雷。震巽坎二卦。便是潤物之風雨。圓圖順逆之行。便是日月之運行。寒暑之往來。易中陰陽卦爻。便是人物之男女。是先把造化之雷霆風雨日月寒暑作主。然後以易中震巽坎離等卦。照看兒得天地間雷霆風雨等物。皆易之所有。此便是具乎造化。可以發明首節之言也。陽在陰內。不得出則

希擊而爲雷。靈品物當窮冬閉塞之時。歸根復命。生意已伏於內。建雷靈一擊而鼓動之。則生意之伏於內者。盡洩之於外。而發生矣。故曰。鼓之以雷霆。震卦以一陽動於二陰之下。其象爲雷。即鼓物之雷霆也。陰在內陽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陽爲陰累。則相持下降。而爲雨。品物鼓於雷霆。生意已動矣。然其氣尚鬱結。勢尚焦燥。得風則散其鬱結。得雨則蘇其焦燥。而品物皆滋潤矣。故曰。潤之以風雨。易卦巽以一陰入於二陽之下。其象爲風。坎以一陽陷於二陰之中。其象爲雨。即潤物之風雨也。○日宜陽精。明乎畫者也。一日行三百六十五度。而一週天出於卯。則在地上而爲晝。自卯而辰而巳而中於午。又自午而未而申而酉。則晝盡矣。日入於酉。則在地下而爲夜。自酉而戌而亥而中於子。又由子

易經

卷三十七 繫辭上傳

三 寄願堂

而丑而寅而復出於卯。而復爲晝。此日之運行也。月稟陰精。明於夜者也。每日行十三度。每三十日一週天而與日會。至次日則明生而爲朔。至初八爲上弦。至十五則東西相對而爲望。又自望而行至二十三爲下弦。至三十則明盡而爲晦。至初一又明生而爲朔。此月之運行也。則易之先天圖。圖皆具而有之。蓋一日十二時。圖圖自坤而震。於時爲子丑寅。是日自地中而升也。自離而至兌。爲卯辰巳。則是日將中自乾至巽。於時爲午未申。是日自中而向。巽自坎至艮。爲酉戌亥。則是日沒矣。亦是日之運行也。一月三十日。圖圖自坤而震。月之始生。初三日也。歷離至兌。則月之上弦。初八日也。至乾則月之望。十五日也。至巽則月之始虧。十八日也。歷坎至艮。則月之下弦。二十三日也。至坤則月之晦。二十九三十日也。

是月之運行也。○一歲之運。自立秋爲寒始。大寒寒之終。立春爲暑始。大暑暑之終。是一寒一暑也。易之先天圖。圖亦具而有之。蓋圖圖左方自震之初爲冬至。歷離兌之間爲春分。以至於乾而夏至。交焉。自巽之初爲夏至。歷坎艮之中爲秋分。以至於坤而冬至。交焉。寒始於七月之立秋。終於十二月之大寒。暑始於正月之立春。終於六月之大暑。是一寒一暑也。○八卦離之象爲日。坎之象爲月。然以朱子圖圖之說觀之。日月運行。與一寒一暑俱當依圖圖推。

按雷震風雨日月寒暑易說。而在易之雷震風雨日月寒暑難解。大抵雷震風雨日月皆在卦中取象。而往來寒暑必從圖圖推。圖推之方見。其說甚煩。始得其易明者。錄數段。○時講不說卦。

易經

卷三十七 繫辭上傳

三 寄願堂

與圖中所有。只虛就義理說。取其簡而易明也。鼓潤是因物爲言。或謂此虞語氣。只宜虛說鼓潤。不着物上亦可。○或謂圖圖橫圖是邵子先天易。不知孔子曾見否。日月運行而爲寒暑。亦只就八卦推說。如離日坎月較捷。

要解按易解謂震雷艮風巽雨兌日。離月坎寒乾暑坤寒暑當在日月上說。六子皆統于乾坤。而其用在坎離。若說乾寒坤暑。則乾坤亦有專氣。反不見變化之妙矣。

圖圖既作。則凡造物所有。孰非易理之著見耶。以變化之成象者。言之。如陰陽搏擊而爲雷。震之鼓動。陰陽和暢而爲風雨之滋潤。日者陽之情。月者陰之精。則運行而代明焉。寒者陰之歛。暑者陽之舒。則推遷而不窮焉。夫雷震風雨日月寒暑各成其象。

无非陰陽之實體而皆具于易中是即易之成象見于實體者也。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程子曰得乾者成男得坤者成女。

不義此變化之成形者此兩節又明易之見于實體者與上文相發明也。

朱子曰天地父母分明是一理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則凡天下之男皆乾之氣天下之女皆坤之氣從這裏便徹上徹下即是一箇氣都透了。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通人物言之在動物如化馬之類在植物亦有男女如麻有牝牡及竹有雌雄之類皆離陰陽剛柔不得又曰豈得男便都无陰女便都无陽這般須要錯看。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七 繫辭上傳

寄願堂

蒙引凡人物之男者皆乾道之所成凡人物之女者皆坤道之所成人但見男女只是受氣與形于父母而不知父之道其原即乾之道也母之道其原即坤之道也厥初氣化之始乾成男坤成女既有男女之後則氣化付於形化形化衍乎氣化如今滿天下穀種自粒食以來不知幾百千年有之矣然其實則只是當初天地所始生之數粒種子一脉之流行也且今之為父者若不得那乾道在亦不能成男今之為母者若不得那坤道在亦不能成女。乾坤之成男成女萬古同然人自不容耳蓋形化終不離乎氣化使氣化之機息則形化滅矣。萬古此乾坤萬古此男女言有以世而責者此類是也。此二句據理而言則如此但本文之意是就易卦上說言其具有此理也以卦圖釋之如在兩儀則陽

為男陰為女在四象則太陽少陽為男太陰少陰為女在八卦則

乾坎艮震為男巽離坤兌為女在六十四卦則凡內卦之為乾坎艮震者皆男也外卦之為巽離坤兌者皆女也或陽爻為卦之主者亦男也陰爻為卦之主者亦女也至下節則紳以理言之不復黏易卦說也故曰承上文男女而言乾坤之理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愚意孔子只是就動物而言而植物之得於乾坤者自可以理推如乾卦象傳雲行雨施品物流形亦只就植物而言而凡動物之亨者亦自可以理推矣且上文言變化之成象者亦只說得雷霆風雨日月寒暑而已更有星辰霜露之屬亦未說得盡也此終言變化成形者獨以男女為言宜亦只就動物未必兼植物也依朱子語類所記止是竹有雌雄麻有牝牡而已植物萬品豈得一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七 繫辭上傳

寄願堂

一有雌雄牝牡耶故謂不可以一二而蓋千百也竹有雌雄雌者多勢者來只是種類不同人因其多勢少而目之為雌為雄耳其雄者固亦自能傳種也如婦人亦有多子者亦有少子與无子者豈可謂少子與无子者為雌雄哉雌雄竹及牝牡麻之名蓋起自世俗論也亦朱子旁引曲証之詞耳。存疑此變化之成形成者與鼓之以雷霆俱是造化易則具而有之見得此等是易卦變化之所成也。乾道坤道只是陰陽不曰陰陽而曰乾坤者以性情言之也乾道坤道統言氣化形化人物未生之前曰陰曰陽此乾坤也人物既生之後為父為母此乾坤也均之曰乾坤蒙引認乾坤為人物始生之乾坤極費力於人物太遠且道理亦不是今之生男女雖是父母原來之氣然父母之氣

資本於天地故皆謂天地所生云。

朱子曰：剛柔相摩八卦相盪，方是說做這卦，做這卦了，那鼓之以雷霆，與風雨日月寒暑之變化，皆在這卦中。那成男成女之變化，也在這卦中。見造化關捩子機動，那許多物事都出來。易只是揅寫他這箇，又曰：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此以上是將造化之實體對易中之理，此下便是說易中却有許多物事。

國朝胡氏曰：剛柔二爻相摩而為八卦，八卦相盪而為六十四卦。摩盪盪即上文所謂變化也。六十四卦之中，自有雷霆風雨日月寒暑變化而成象者也。卦之中自有男女變化而成形者也。此一節畫後之易又如此也。大抵易之未畫卦爻之變化在天地實體中，及其既畫天地萬物之變化，又在卦爻實體中。本義兩以實體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七 繫辭上傳

寄願堂

言見在天地者，即未畫之易。在易者，即是已畫之天地。其體皆實而非虛也。

隱引此兩段承上文言。剛柔相摩而為八卦，八卦相盪而為六十四卦，而易卦之變化備矣。于是易卦中有鼓之以雷霆者，有潤之以風雨者，有日月運行焉，有一寒一暑焉，而諸凡成象者，何其不在其中乎？又有乾道之成男者焉，有坤道之成女者焉，而諸凡成形者，亦何莫不在其中乎？以此見易之未作，易在造化易之既作，造化在易。本義所謂此兩段又明易之見于實體者，與上文相發明也。意正如此。

存疑首言聖人法造化作易，此言易書既作，具乎造化，通見易書之作，是法乎造化，故曰：與上文相發明。

按註云：易之見于實體，蓋雷霆風雨日月等物，皆是陰陽之實體。

易中震巽坎離諸卦，皆是雷霆風雨日月之類，則易中之所具，皆于陰陽實體乎見也。○蒙存辨育男女處，亦是至理，因語煩不錄。

因疑乾坤即陰陽之別名，莫作天地說。男女皆天地所成，豈有分天地各成一項的。

按乾道坤道，所以成男女，不可相无，是舉其盛者言之。

講以變化之成形者言之。陽為乾道，人物得陽之多者，則成男。陰為坤道，人物得陰之多者，則成女。夫男女各成其形，无非陰陽之實體，而皆具于易中，是即易之成形，見于實體者也。易卦之變化，固有如此。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七 繫辭上傳

寄願堂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孔疏：乾知大始者，以乾是天陽之氣，萬物皆始在於氣，故云知其大始也。坤作成物者，坤是地陰之形，坤能造作以成物也。初始无形，未有營作，故但云知也。已成之物，事可營為，故云作也。

程子曰：乾當始物，坤當成物。

本義：知猶主也。乾主始物，而坤作成之。承上文男女而言。乾坤之理，蓋凡物之屬乎陰陽者，莫不如此。大抵陽先陰後，陽施陰受，陽之輕清未形，而陰之重濁有迹也。

朱子曰：知者管也。乾管却大始，大始即生物之始。乾始物而坤成之也。○乾知大始，知主之意也。如知州知縣，乾為其初為其萌芽，坤作成物，坤管下面一截，有所作為。○知訓管子，不當解作知見。

之知大始未有形知之而已。成物乃流行之時。故有爲。乾只是氣之統體。无所不包。但自其氣之動而言。則爲陽。自其氣之靜而言。則爲陰。所以陽常兼陰。陰不得兼陽。陽大陰小。陽全陰半。陽能陰。而陰必附陽。皆此意也。邵子曰。陽不能獨立。必得陰而後立。故陽以陰爲基。陰不能自見。必待陽而後見。故陰以陽爲倡。陽知其始而享其成。陰效其法而終其勞也。

葉氏中衍曰。一氣之動。則自有知覺而生。所始乾實爲之一氣。既感則妙合而凝。其形乃著。有作成之。坤實爲之一氣。

蒙引乾知大始。始指其初。大謂其全也。何謂大。以動物言之。方其受精之時。雖曰輕清未形。然彼一物者。凡內之所以爲臟腑筋脉外之所以爲象貌支數者。已无一之不備其中。但未至於效法而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七 繫辭上傳

美 寄廬堂

詳密可見耳。故不但曰始而必曰大始也。唯坤則一一爲之。初受培養而醞。時化以成之。使之臟腑成。筋脉成。個筋脉象貌成。個象貌支數成。個支數。正所謂地道也。事道也。然其實初无待于有所區畫增益于其間。只是就乾之受大始者。而溫養成就之耳。正所以謂之簡也。大始之理。若自植物言之。則如粟麥方投種時。一點滋息之氣。潛動於種子之中。實乾之所爲也。雖曰未至於有生而流行。然其所以爲萌。爲苗。爲幹。爲花。爲實者。皆已發源造端于此矣。不其大哉。非但爲始而已也。自此之外。則皆付之坤矣。時萌而爲之。萌時苗而爲之。苗時幹而爲之。幹時花而爲之花。時實而爲之。實皆不過以結果成就夫乾之大始而已。只是受其成。養爲之。而无待于贊一籌也。此段要分個氣與形。上文男力

女蓋專指動物。故此云承上文男女而言。乾坤之理。蓋凡物之屬

乎陰陽者。則兼植物矣。若就植物體認乾之知始。坤之作成處。則須以乾坤之元亨利貞分屬也。承上文男女而言。乾坤之理。上

次言乾坤各成其形。以陰陽對立之義言也。此言乾坤共成其功。以陰陽相須之義言也。承上文男女而言。乾坤之理。不復以易

卦言也。上文男女就易上說。此轉向造化上言其理也。○大抵就物上言。乾主物之大始也。作造也。成就也。比之始者。涉迹多矣。

○問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則各有所本矣。如何又說男女皆是乾之所始。坤之所成者。坤之成男易知。而乾之始乎女者。難辨。夫乾

之氣脉何以反注爲女耶。曰乾陽也。陽之陽則以始乎男。陽之陰則以始乎女。即太陽少陰之謂也。坤陰也。陰之陽則以成乎男。陰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七

繫辭上傳

美 寄廬堂

之陰則以成乎女。即太陰少陽之謂也。

存疑成男成女。固陰陽交感。各以其氣爲主。而分男女之始之成。實以陰陽二氣。一施一受。交相贊助。而就男女之分。只在知始之

時。坤作成物。則在男女既分之後。乾始坤成。其大統也。成男成女。其細分也。一陰一陽。相爲終始。以成造化之功。一陰一陽。各分

其氣。以成男女之形。分氣以成男女。此時雖有陰而陽實主之。成物以終乾事。此時雖有陽而陰實主之。乾主其始。而坤成其終。坤

任其勞。而乾享其逸也。○此章辭意。蓋謂乾道固成男。坤道固成女。要之造化之理。陽先陰後。陽施陰受。男女之分。雖各本于乾坤

而不容二。然其始也。皆主於乾。其終也。皆在於坤。其功相爲終始。尤不容紊焉。故凡人物之生。形質未成。而胚胎先露者。皆乾之所

主並乾道一倡則陰陽交合成男成女雖有不同胚胎兆已成于乾道一施之初矣故曰乾知大始及夫機織既露形質斯成則皆坤之所為蓋坤既承乾厥功方始以顯以顯成象成形成男成女雖有不同骨肉形體莫非終乾之能事矣故曰坤作成物

臨家存在男女上辯是推論其理其實太文以凡物言不專指成男成女也或謂此以動物言凡有陰陽者皆為男女亦是知大始大始二字連乾有以知之作成物作成二字連集解余南朔云作成也成就也言造就其形也此是一說或云大始者乾之所至成物者坤之所為作只是為似更妥此乾坤即就天地上見與上以易言者有別成男成女就兩物上見知始作成就一物上見此雖承上而起下之意為多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七

繫辭上傳

天 寄願堂

「講」天是乾坤也在易固見其成男成女矣更以乾坤之理分見於天地者言之乾肇萬物之生意无一不為之始則大始非乾知之而誰知之乎坤隨物以範其形无一不為之成則成物非坤作之而誰作之乎一始一成乾坤之不能相无又如此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韓」天地之道不為而善始不勞而善成故曰易簡

「程」子曰乾坤之道易簡而已乾始物之道易坤成物之能簡

本義乾健而動即其所知便能始物而無所難故為以易而知大始坤順而靜凡其所能皆從乎陽而不自作故為以簡而能成物朱子曰乾之易只管上一截事到下一截却屬坤故易坤只是承乾不著做上一截事只做下面一截故簡如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知便是做起頭能便是做了觀體然雖然亦可見易簡之理○乾以易知乾陽物也陽剛健故作為易成坤以簡能坤因乾先發得有頭緒特因而為之故簡○乾惟行健其所施為自是容易親造化生長可見只是這氣一過時萬物皆生了可見其易要生便生更无凝滯要飲便飲更无等待非健不能也又曰乾德剛健他做事便通透徹達闢截障蔽他不任人剛健者亦如此易知只是說他任他做時不費力坤最省事更無勞攘只承受那乾底生將物出來便見得是能簡只是一個順若不順如何配陽而生物簡只是順從而已○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以上是言乾坤之德易則易知以下是就人而言人兼體乾坤之德也乾以易知者乾健不息惟主于生物都無許多艱深險阻故能以易而知大始坤順承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七

繫辭上傳

天 寄願堂

天惟以成物都无許多艱擾作為故能以簡而作成物大抵陽施陰受乾之生物如耗盛水其道至易坤惟承天以成物别无作為故其理至簡其在人則无艱阻而自直故人易知順理而不繁擾故人易從易知則人皆同心親之易從則人皆協力而有功矣

「說」齊陽氏曰自乾知大始至坤以簡能何謂也曰此贊乾坤之功雖至薄而无際而乾坤之德實至要而不煩也

「羅」氏曰乾主乎大始坤主乎成萬物此乾坤之職也使為乾者用力之難為坤者用力之繁則乾坤已勞矣惟乾以易知故主乎大始不以為難惟坤以簡能故作成萬物不以為煩也

「虞」峯胡氏曰本義曰此承上文男女而言乾坤之理蓋物凡陽皆屬乾之男凡陰皆屬坤之女一陰一陽可相有不可相无然其理

則陽主于始物陰不過作成之爾陽主始物自然而然胡爲是之
易也健故也陰但從陽自能成物胡爲是之簡也順故也上兩節
論陰陽之形體兼氣與形而言也此論陰陽之性情因氣與形而
以理言也

蒙引本義即其所知便能始物此句頗難看蓋乾元之施乾之所
知也此若无意于生物者而物自道之以始故曰即其所知便能
始物也○大抵陽先陰後陽施陰受天地本皆无心而成化其先
而施者即乾之所知也坤之從陽亦自然理勢初非有心于必從
之也但以其已有主者故爲簡能○乾健而動則有餘力故即其
所知便能始物而無所難坤順而靜則不自用故其所能皆從
平陽而不自作○乾之知大始也易无難也坤之作成物也簡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七

繫辭上傳

辛

奇願堂

簡不煩也易簡即是德也不必訓造化之功本於德也但化工處
就是德所在如人體乾坤立心易處事簡即便是德安得以爲立
心處事之外別有所謂德哉本文以字不可誤作有力字○何謂
乾以易而知大始坤以簡而作成物今只就鷄之抱卵一端言之
乾坤易簡之理亦自可見其大槩蓋凡鷄卵之得雄者以付雌鷄
抱之豈待雌鷄有所爲于其間哉只是爲他懷抱溫養得難出來
且可見其簡彼爲雄者只一施之後更无事了是少易也其他
則可以此意其會之聖賢之言無一句不是實事

衍義本義便能始物最好體認易字一始便始更无等待更无煩
難可見其易從陽而不自作自己更无加添一分可見其簡
因疑此從知始作成內看出易簡二字見乾坤都妙无心以起下

之兼體之意

圖本義不自作及能成物云云可見上文非作成二字連也○時
講於易知簡能內多以氣成形理成性並言愚意只就氣成形
一邊爲提

諸天畫物而始乎乾宜若難矣然乾健而動常有餘力故氣一至
而萬物皆生無艱難留滯之勢何易如之是乾之知大始以易
而知也畫物而成于坤宜若煩矣然坤順而靜皆不自作故永
子氣以成形無區畫增益于其間何簡如之是坤之作成物以
簡而能也天地生成之妙无心而成化又如此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
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七

繫辭上傳

辛

奇願堂

程子曰平易故人易知簡直故人易從易知則可親就而素履易
從則可取法而成功親合則可以常久成事則可以廣大聖賢德
業久大得易簡之道也

按孔疏有親有功力說聖人法乾坤木義則易知易從已就人言
承義人之所爲如乾之易則其心明白而人易知如坤之簡則其
事要約而人易從易知則與之同心者多故有親易從則與之協
力者眾故有功有親則一於內故可久有功則兼於外故可大德
謂得於己者業謂成於事者上言乾坤之德不同此言人法乾坤
之道至此則可以爲賢矣

朱子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此易簡在乾坤易則易知簡則易從
却是以人事言兩箇易字又自不同一箇是簡易之易一箇是難

易之易要之只是一箇字。但微有真蘊之間。夫易知底人。人自然去親他。若其中微深不可測。則誰親之。做事不煩碎人所易有人從之。功便可成。若是頭頭多做事。來艱難。必無人從之。如何得有功。易知而人親附。自然可以長久。易從而有功。則所爲之事自然廣大。易知易從。不必皆指聖人。但易時人自然易知。簡時人自然易從。有親可人。則爲賢人之德。是就存主處言。有功可大。則爲賢人之業。是就做事處言。蓋自乾以易知。便是指存主處。坤以簡能。便是指做事處。故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則與天地參矣。德者得也。得之於心。謂之德。如得這箇孝。則爲孝之德。業是做得成。頭緒有次第了。不然泛泛做。只是俗事。更无可守。問本義曰。知則同心。從則協力。一於內故可久。兼于外故可大。如何。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七

繫辭上傳

聖賢願望

曰。既易知。則人皆可以同心。既易從。則人皆可以協力。一于內故可久。可久者。謂可入是賢人之德。德則得于己者。兼于外故可大。可大者。謂可入是賢人之業。事業則見於外者故爾。可入者。日親而不已。可大者。富有而无疆。有幾多事。今工夫易得。間斷便是不能久。見道理偏滯。不開展。便是不能大。滯是兩頭着着力。乃得也。問可久可大。只說是賢人之德業。楊氏曰。可而已。非其至也。如何。曰。其說亦是。此雖不說是聖人。至成位乎中。則是聖人也。平巷項氏曰。稱賢人者。明乾坤之德業。人皆可充而至也。若但言聖人。則嫌于必生知安行而後可。而進修之路絕矣。王學朝氏曰。前三節見得天地間物物有乾坤。此一節見得人心自具一乾坤。人之心如乾。易則明白易知。同心者。眾故可一于

內而爲賢人之德。人之行事如坤之簡。則要約易從。協力者。眾故可兼于外而爲賢人之業。蓋人之心本自明白正大。本自與乾坤同體。世之人往往傾險。使人不可近。勞擾使人不可行。不可持久。不可充拓。卒自爲小人之歸。殊可惜也。本義曰。此人能法乾坤之道。至此則可以爲賢人矣。蓋爲衆人言也。

附引本義人之所爲。所爲字。兼立心處事。本義其心明白。其事要約。心字。事字。與下文德業字。相應。應不待此。如曰同心。曰協力。曰一于內。曰兼于外。曰得于己者。曰成于事者。皆有此意。一切應酬。皆中必有箇主宰處。此即所謂立心也。心所以主。宰乎是事者也。立心原不在行爲之外也。說有易字。便屬心。說有簡字。便屬事。易知者。所謂信則人任焉。故與同心者多。易從則人樂爲之。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七

繫辭上傳

聖賢願望

用故與協力者。衆。有親則一于內者。信從者。衆。則我之一心。自信而不惑矣。豈不可入。如今之講書。一般我所主之說如此。諸友亦皆以爲然。而同我所主。則我亦自益信。而持之益堅。終始主此說矣。設若我所主如此。諸友皆不以爲然。吾亦不免疑惑。於心而不敢終主此說矣。其理正如此。有功力則兼於外。有刃自人之協力者。衆而來。故得兼衆人所有。以爲己之有。而自成其大也。問有親則一于內。其義固有別矣。有刃則兼于外。似正是上面協力者。衆之意。如何又做進一步。說曰。固進一步也。何也。協力者。衆而有功矣。由是四方聞風而至。寸善无有或遺。將見合千萬人之才而爲吾一人之才。合千萬人之智而爲吾一人之智。何謀不就。何功不成。其勢自不容以不大矣。故曰可大。是亦進一步也。可

大可大可進于久大而猶未至焉者也。曰賢人之德賢人之業。者未爲成人之德業也。如堯之克明峻德。文王之純亦不已。斯爲久矣。如堯之巍巍乎有成功。文王之丕顯其謨。斯爲大矣。此則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者也。

存誠上言乾坤之理易簡而已。此則言人之體之也。要之易簡亦只是因此理而立心處事。爾固非於此理之外有所加。亦非干此理之內有所減也。但以其无險阻而謂之易。无煩擾而謂之簡。爾。此易字與上易知之易少差。上是難易之易。此是險易之易。立心平易則心事明白。如青天白日。无回曲隱伏。庸人孺子皆能知其胸中之所存。故曰易知。若是立心傾險。則胸中狡獪。不可測度。謂之易知可乎。立心平易而人易知。則人皆敬信而歸附之。故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七

繫辭上傳

寄願堂

有親若存心險狡不可測。則人畏懼之而不敢近矣。欲有親不可得也。有親則見吾所存之是而益自信。終身守之而不變矣。故可久。若寡親无與。未有不疑。而中變者。欲其可久不可得也。人處事簡省。則其事要約。如平原大道。无許多旁歧曲徑。天下之人皆能循其塗轍以作事。而无事于勞心費力。故易從。若是作事煩瑣。則科條煩密。人有憚難畏難。望望而去者矣。可謂易從乎。易從則吾作爲之事。而人皆爲之。人人皆爲吾之所爲。是吾之道行于彼彼之功。即吾之功也。故曰有功。如讀禮制度考文。本諸身徵諸庶民。六事皆合。則動而世爲天下道。遠之有望。近之不厭。非易從之有功乎。蒙引說有功可大。謂眾力協助。方能建大功業。此說不是。夫自處事之簡。至易簡理得之簡。吾人身心上事。不待

求助于人。亦非人力所能助。謂眾力然後有功。可謂不通矣。原來眾力協助。方能建大功業。是帝王用人之說。故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漢屈辱策。不可以詰此章之旨。識者擇之。久者聖人之德。所謂至誠无息。純亦不已是也。未至于久而可久。亦爲賢人之德矣。大者聖人之業。所謂微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是也。未至于大而可大。亦爲賢人之業矣。

原本楚易從則協力者。眾眾引眾力協助之說。非无所本。存疑駁之。蓋王兼善說吾所能人亦能便是有功。不必助已。亦說得通。要知夫子只言賢人之德業。不可過于張大爲是。或以賢人作過於人說。不指聖人以下之賢人亦多事。

兩義此非有等級之相懸。爲學者馴致之次第也。而夫子之言。若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七

繫辭上傳

寄願堂

一步進一步者。特細推而漸言之耳。

蓋夫天地固以易簡而知始成物。吾人之生。各具易簡。可无兼體之功。故誠能法乾之易以存心。坦然明白。不涉艱深。以自蔽。則吾心可見。而人皆無疑焉。不易知乎法坤之簡以處事。得其要約。不作聰明以自擾。則吾事可能。而人皆无難焉。不易從乎。易知則心之同者。自相孚契。所遇皆吾親也。故有親易從。則力之協處。足爲資助。所成皆吾功也。故有功。惟有親則因人之同心。而自信益篤。存於內者。始終如一。爲可久而不變也。惟有功則因人之協力。而所就非小。見於外者。人已相兼。爲可大而益著也。久者聖人之德。今日可久。視聖人之德。固有所聞。而得于己者漸盛。不已爲賢人之德乎。大者聖人之業。今日可大。視聖人之

業猶有待而成于事者。新富不已爲賢人之業乎。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程子曰。天下之理易簡而已。有理而後有象。成位在乎中也。

按註疏謂成立卦象於天下之中。程子是引用說。

本義成位謂成人之位。其中謂天地之中。至此則體道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可以與天地參矣。

朱子曰。易簡理得。只是淨淨潔潔。无許多勞擾委曲。張子所謂盡人道。並立乎天地以成三才。則盡人道。非聖人不能也。

紫陽中行且。人心一造乎易簡。而天下之理畢。不外此是理也。三才之道也。人得之與天地並立矣。

雲峯胡氏曰。此章首言天地間有自然之易。權言易中有自然之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七

繫辭上傳

美 寄願堂

天地未言天地與易不外乎自然之理。所謂自然之理者何也。易也簡也。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者。聖人理與心會。自然得之者也。成位乎其中者。成人之位于天地之中也。夫位乎天地之中者。皆人也。必聖人方能成人之位。而无愧于爲人焉。然則必如此而後謂之成人。則前所謂賢于王者。猶未也。本義前曰至此則可以爲賢人。謂衆人皆可至此也。此曰至此則體道之極功。聖人之能事。蓋謂賢者所可至也。朱子教人之意深矣。

蒙引承上節而論。謂意若曰。過此以往。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言自可大可大而進之。則易簡所造。蓋際乎其醇。而天下之理皆爲我得矣。天下之理得。則德爲盛。德業爲大。業兼天地之易簡。而參天地之化育矣。故曰成位乎其中。言成人之位于天地之中。與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此易簡二字。但在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

可大可大處充來。至此則吾之易簡。即乾坤之易簡。而无待於勉

強矣。後段易簡與前而易簡。細看不同。前段是生的。後段是熟的。

然此非于易簡之外有所加也。故亦只謂之易簡。必如是而後充

得腔于滿耳。其前段雖未能滿得此易簡二字分數。然亦不可不

謂之易簡也。故亦曰易簡。蓋從來聖人說道理。有以一事言者。又

有以全體言者。有以勉然言者。又有以自然言者。同是此箇字耳。此易簡二字。說得重。蓋一易簡則天下之理于是乎盡矣。无復遺矣。非謂易簡之外。別有天下之理得也。然却要分箇內外。蓋惟其立心純乎一易。則天下之理。无一不具吾心之中矣。惟其處事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七

繫辭上傳

美 寄願堂

純乎一簡。則天下之理无一不見于事爲之際矣。此之謂天下之理得也。至于天下之理得。則不但可久而已。而其久也无疆矣。不但可大而已。而其大也无外矣。故成位其中而與天地參。成位乎其中者。天有是易。吾亦有是易。地有是簡。吾亦有是簡。則吾何愧乎天地。无愧于天地。則自可參乎天地。人之所以能易簡者。无他。只是循理而已。人只循理。便无些餘事。體驗自見。易則易知。至成位乎其中。此兩段要看得相貫。不可謂是兩項人也。本義二個至此字可見。蓋人體乾坤之易簡。而至于可大可大。則爲賢人之德業。又至于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則爲聖人之能事。此賢人聖人事。是隨其所至而命之。非是合下生來便有此一級賢人。那一般聖人也。

存疑天下无心外之理也。存心純乎一易則天下之理不外吾一
心之中矣。亦无身外之理也。處事純乎易簡則天下之理不外吾
一身之內矣。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天下之理本皆自然存
心處事順而循之則爲易簡。然方其爲賢人之德也。易未純易天
下之理猶未盡能易以存之而无遺。方其爲賢人之業也。簡未純
簡天下之理猶未盡能簡以處之而无外。則是天下之理猶有未
得也。由是而充積之使易純乎易簡純乎簡則天下之理皆能易
以存之而无遺。而无一理不具于吾心所存之中。天下之理皆能
簡以處之而无外。而无一理不在于吾身所處之內。天下之理皆
于是乎得矣。

按時講不分賢人聖人作兩層。只承上文轉下。不作進步語。然舊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七

繫辭上傳

天 寄願堂

說自妄

謹自可久可大進之存心極其易。處事極其簡而天下之理不外
吾之心與事。无不得矣。天下之理得則天以易而位乎上。地以
簡而位乎下。吾以易簡配天地並立爲三。而成其人之位於天
地之中矣。夫人兼體乾坤易簡之理。至於如此。是可以因乾坤
之理而悟作易之原也。

右第一章

本義此章以造化之實明作經之理。又言乾坤之理分見於天地
而人兼體之也。

朱子曰。自天尊地卑至變化見矣。是舉天地事理以明易自是故
以下却舉易以明天地間事。

章之言一以見人當求易理於天地。二以見人當求天地之理於
吾身。蓋有天地之易有吾身之易有易書之易。究竟論之則易理
本在天地與吾身。其易書則是天地人身之易之影子也。若不是
于天地吾身上體驗得出則看那易書之易終亦死殺了。雖曰易
與天地準亦不見其果於天地準矣。孔子繫辭傳之作特地是要
人見得此理破。本義或云乾坤之德或云乾坤之理或云乾坤
之道。蓋德以乾坤所具而言。理字較虛。得此理則爲德矣。曰道者
非乾坤之道。人法乾坤之道也。以當然言。自分見于天地則當言
乾坤之理。不可用德字。各有攸當也。繫辭傳或言易以及造化
或言造化以及易或專言易或言聖人作易之事或言聖人用易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七

繫辭上傳

天 寄願堂

之事又或言君子體易之事。章數雖多。大指不出此。蓋其理亦相
通也。

陳繡此章前四節是以造化之實明作經之理。乾知二節是言乾
坤之理分見于天地。後二節言人兼體之也。

明繡此章以伏羲畫卦言。前四節先言天地具乎易理。繼言易理
見于天地。見易書之易。即天地之易。後四節言乾坤分見之理。及
聖人兼體之學。見天地之易。即人身之易。

按開首說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下面乾坤云云是照應處。易之理
在乾坤而天地之易簡聖賢之德業舉外焉。此畫卦所以重
乾坤也。章首以天地之造化與易相配。說大專言乾坤易簡
末言人當體易簡以法乾坤。漸說開去。與作易不相結合。舊

疑之愚意六十四卦首乾坤此繫辭傳亦首發乾坤之旨不必
繫言作易首節統言天地之道以乾坤定位爲綱下四段皆乾
坤定位之所該貫也剛柔二節言乾坤能摩盪出八卦六十四
卦而雷震風雨日月寒暑无所不包乾道三節言乾坤生物之
功歸于易簡易則易知二節言人當法乾坤之易簡從賢人說
至聖人方能兼體易簡而與天地合德通章只以乾坤爲說似
覺前後一意存以候質。雲峯不敢斷背朱子其云畫前之易
亦是從本義中推出蒙引從之亦非故背本義只虛說造化中
具有易理不分貼一句造化一句易覺省力註疏程子俱是虛
說道理不爲无據。或疑專以乾坤爲說則剛柔用摩二節不
甚貼合子曰此言乾坤之能生八卦及六十四卦也剛柔相摩
只以乾坤生六子看自明乾以一剛爻交坤則爲震爲坎爲艮
坤以一柔爻交乾則爲巽爲離爲兌非剛柔相摩乎如此則八
卦成再以乾始坤終推盪出六十四卦而雷震風雨日月寒暑
无所不有矣此乾坤之所爲也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

程子曰聖人既設卦觀卦之象而繫之以辭明其吉凶之理

龜山楊氏曰此總言易之爲書也

按韓註以設卦觀象爲總言而以繫辭爲句與剛柔相推句連讀
孔疏聖人設畫其卦之時莫不瞻候物象法其物象然後設之卦
象則有吉有凶。卦象爻象有吉有凶若不繫辭其理未顯故繫
屬吉凶之文辭于卦爻之下而顯明此卦爻之吉凶也案吉凶之

外猶有悔吝憂虞直云而明吉凶者悔吝憂虞是凶中之小別舉
吉凶則包之可知也

休養象者物之似也此言聖人作易觀卦爻之象而繫以辭也

朱子曰易當來只是爲卜筮而作文言象象却是推說義理上
去說乾坤二卦便可見孔子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
不是占筮如何明吉凶

漢上朱氏曰聖人設卦本以觀象不言而見吉凶自伏羲至于堯
舜文王親象而自得也聖人觀之者其智有不足以知此于是
繫之卦辭又繫之爻辭以明告之非得已也爲觀象而未知者較
也

蒙引此聖人字指文王周公或言兼指伏羲爲有設卦字非也此

設卦字僅帶說耳如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與夫異大乎著
龜云者洛書與龜背帶說可見經傳中此類不一如禹稷三過其
門而不入稷固无過門不入之事也濶之以風雨風固未嘗觸物
也泊則進亂則退伯夷固未嘗達也此章雖帶設卦言其所指則
固在繫辭也故本義亦畧了設卦字或因本義畧設卦字就以
本義作易二字代之謂設卦虛說亦非也後面云設卦以盡情僞
繫辭焉以盡其言則設卦與繫辭從來是兩事矣又一說此設卦
就指文王周公蓋六十四卦本皆伏羲所元定者今卦圖是也及
文王周公來繫以辭是須各就那圖上折出而陳之于此然後從
此看其象而繫以辭所謂繫者固是各于卦爻之下繫之必不
在元圖上須折起而另設之无礙矣故亦謂之設卦○聖人作易

字是盡說起下句也。下句便是聖人作易處。○聖人是觀出那象了，方依那象以繫辭。此象字與下文觀象玩辭之象同，而與上經本義所謂當觀此象而玩其占者不同。蓋彼以象對占，而此則辭字內自包彼之象占也。○象者人事之象也。造化物類之象要亦有之。蓋卦爻中所具意廣，故朱子曰：象謂有個形似也。又曰：以爻之進退而言，則如剝復之類，以其形之肖似而言，則如鼎井之類。可見所該者廣也。但意主于明吉凶，則人事為重，故下節本義云：得失憂虞者事之變也。得則吉，失則凶。人事為重，故下節本義云：不一此所謂設卦觀象，是每卦每爻各有個本然之象。存疑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莫不有象。象中不是吉便是凶，但上古之時，易道大明，卜筮有官，筮得一卦一爻，皆能觀其象為何。如知其吉凶為何，如中古以後，易道漸晦，卜筮之官亦不能察其職。聖人恐民用緣是而廢，于是始陳各卦而逐一觀其家中所具吉凶之理，著之于辭，以教人。故曰：設卦觀象繫辭而明吉凶。○設卦觀象，爻亦在其中。蒙引解象字甚備，須仔細看。集解辭之未繫止有卦畫而已，故止云：設卦象只是畫卦，則柔以象卦畫雖是人事影子，然繫辭時方見得是人事失得之象，而繫以吉凶。○玉提設卦觀象意，輕只重繫辭上。○既後天之聖人陳設卦爻而觀其象以繫辭，繫辭即是作易，非先天初畫卦作易也。○讀者若伏義畫卦有畫无文，民用弗彰，又周二聖人乃陳設其所

畫之卦，統觀二卦之象，繫以彖辭，以明一卦之吉凶。析觀六爻之象，繫以爻辭，以明各爻之吉凶。可使百姓之愚知所占，決而利用之功大矣。○剛柔相推而生變化。○孔疏：二氣相推，陰爻陽爻交變，分為六十四卦，有三百八十四爻，委曲變化，事非一體，是而生變化也。○程子曰：以剛柔相推而知變化之道。○龜山楊氏曰：此總言爻之變動也。○本義言卦爻陰陽迭相推盪，而陰或變陽，陽或化陰，聖人所以觀象而繫辭，衆人所以因著而求卦者也。○朱子曰：易中說卦爻多只說剛柔不全，就陰陽上說，卦爻是有形質了。陰陽全是氣，又曰：健順剛柔之精者，剛柔健順之相者。○雲峯胡氏曰：易之道不外乎辭變象占。吉凶占也，占以辭而明，故曰：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象也。變由象而出，故曰：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蒙引：此承上文言聖人所以觀象繫辭而明吉凶者，正以卦爻之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也。夫惟剛柔變化，則在此卦有此卦之象，在彼卦有彼卦之象。在此爻有此爻之象，在彼爻有彼爻之象。其變无常，其象不一，苟不於此而各觀其象，各繫其辭，則吉凶不明，將何以使人知所趨吉而避凶哉。○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惟于揲蓍求卦上看自明白。蓋易占其變，凡卦爻之辭皆是就變的說，則皆剛化柔，柔化剛也。故今三百八十四爻盡謂之九六，而无所謂七

八者其未段本義亦云象辭變已見上凡單言變者化在其中則此變化字正與觀變之變同。○本義衆人所以因替而求卦一句是從上文明吉凶三字內討出明吉凶正以其衆人因替求卦之地也。

存疑此是明聖人所以觀象繫辭處剛柔變化是就替求之卦爻言蓋聖人既畫六十四卦于是生替倚數教人據替求卦當其十有八變之後非七則九非八則六九爲老陽六爲老陰七爲少陽八爲少陰老變而少不變如據得是六則變爲七之少陽是剛推去柔柔化爲剛也據得是九則變爲八之少陰是柔推去剛剛化爲柔也剛柔變化則易卦以成而象于是乎著矣如六爻皆九則老陽變爲少陰是其卦爲坤而柔順利貞之象著矣六爻皆六則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七

繫辭上傳

寄願堂

老陰變爲少陽其卦爲乾而大通至正之象著矣如五爻皆八下一爻是六是坤之初爻變爲陽而復一陽來復之象著矣五爻皆七下一爻是九則乾之初爻變爲陰而姤一陰始生之象著矣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象皆以剛柔變化而成使不于此各觀其象各繫以辭則吉凶无以明將何以使人趨吉而避凶衆人雖因替求卦然吉凶不明趨避無從亦不知所以用之矣故曰此聖人所以觀象而繫辭衆人所以因替而求卦也。

集解余南湖云相推便是生變化非相推後生出變化也不可在據著上說要知剛柔相推之中或當位或失位而吉凶悔吝之原正起于此聖人之所觀觀此也聖人之所明明此也蓋吉凶悔吝雖係于辭而其原實起于變。

按本義重在聖人所以觀象而繫辭句是正意衆人所以因替而求卦是帶說聖人因剛柔相推而生變化制爲三百八十四爻之辭以待衆人之求非爲求卦者言也。

天旋推是自內推將出去變化只就卦爻現在者說非指據替也。移舊主據替此辨亦有理只是據爻之剛柔變化而繫之辭。推首領是推替之推一說是推辭出來非推之使去。

雖然所以觀象繫辭者與何本義辭因象變象因變生乃變何自而生也卦爻不外剛柔柔推夫剛而陽化爲陰化之所由生也剛推夫柔而陰變爲陽變之所由生也變化生而時有消息位有當否吉凶寓焉聖人觀象繫辭蓋以此爾。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七

繫辭上傳

寄願堂

韓註田有失得故吉凶生失得之微者足以致憂虞而已故曰悔吝。

凡疏此下四句總明諸象不同之事辭之得者是吉之象辭之凶者是失之象故曰吉凶者是失得之象也初時于事有失有得積漸成著乃爲吉凶也然易之諸卦及爻不言吉凶者義有數等或吉凶據文可知不須明言吉凶者若乾元亨利貞及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之屬尋文考義是吉可知故不須云吉也若其利不利有攸往離之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之屬據其文辭其凶可見故不言凶也亦有爻處吉凶之際吉凶未定行善則吉行惡則凶是吉凶未定亦不言吉凶若乾之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若屯之六二直如繩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七

繫辭上傳

吳 寄願堂

貞不字十年乃字是吉凶未定、亦不言吉凶也、又諸稱无咎者、若不有善應則有咎、若有善應則无咎、此亦不定言吉凶也、諸稱吉凶者、皆嫌其吉凶不明、故言吉凶以正之、若坤之六五黃裳元吉、以陰居尊位、嫌其不吉、故言吉以明之、推之餘可知也、亦有于事无嫌、吉凶灼然可知、而更明言吉凶者、若剝之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者、此皆凶狀灼然而言凶也、或有一卦之內、或一爻之中、得失相形、須言吉凶、若大過九三棟桡凶、九四棟隆吉、是一卦相形也、屯卦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是一爻相形也、亦有一事相形、終始有異、若訟卦有孚窒惕中吉終凶之類是也、大畧如此、原夫易之爲書、曲明萬象、苟在釋辭明其意、達其理、不可以一爻爲例、義有變通也、經稱悔吝者、是得失微

小初時憂念虞度之形象也、以憂虞不已、未是太凶、終致悔吝、悔者其事已過、意有追悔之也、吝者當事之時、可輕鄙耻、故云吝也、吝既是小凶、則易之爲書、亦有小吉、則无咎之屬、善補過是也、此亦小吉而不言者、下經備陳之也、故于此不言、其餘元亨利貞、則是吉象之境、有四德別言、故于此不言也、其有祗有慶有福之屬、各於爻卦別言、故不在此而說、且易者戒人爲惡、故於惡事備言也、

程子曰、吉凶之生、由得失也、悔吝者、可憂虞也、和義吉凶悔吝者、易之辭也、得失憂虞者、事之變也、得則吉、失則凶、憂虞雖未至凶、然已足以致悔而取吝矣、蓋吉凶相對、而悔吝居其中、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向凶也、故聖人觀卦爻之中、

或有此象、則繫之以此辭也、

朱子曰、悔者將趨于吉而未至于吉、吝者將趨于凶而未至于凶、悔吝便是吉凶、底交互處、悔是吉之漸、吝是凶之端、○吉凶悔吝四者循環周而復始、悔了便吉、吉了便吝、吝了又悔、正如生于憂、死于安、樂相似、蓋憂善患難中必悔、悔便是吉之漸、及至吉了、少間便安、意肆志必至做出不好、可羞吝底事出來、吝便是凶之漸矣、及至凶矣、又却悔、只管循環不已、正如剛柔變化、剛了化便是柔、柔了變便是剛、亦循環不已、又曰、吉凶悔吝聖人說得極密、吉過則悔、既悔必吝、吝又復吉、如動而生陽、動極復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悔屬陽、吝屬陰、悔是速快做出事來了、有錯失處、這便生悔、所以屬陽、吝則是那假慢衰衰、不分明底、所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七

繫辭上傳

吳 寄願堂

以屬陰、亦猶驕是氣盈、吝是氣歉、節辭繫此曰、象者有其彷彿而未形之謂、其辭之吉者、則得之象、可由之而見、其辭之凶者、則失之象、可由之而見、其辭悔吝者、則憂虞之象、可由之而見、憂慮也、虞度也、能慮能度、則可免失而致得矣、此言上文觀象繫辭明吉凶之義、

猶蒼輿氏曰、憂在心、虞在物、在心則方有端而无虑、成悔而已矣、悔者心每有之、而不忘故積之以成吉、在物則已有形而可虞、非悔之可及也、故成吝、吝者口以爲是、文過而不改也、故積之以成凶、

蒙引此兩個象字、與下文兩象字一般、不可謂辭之吉凶悔吝者、以卦爻有失得憂虞之象也、此意却在前一步、蓋論當初聖人繫者、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七 繫辭上傳

哭 寄願堂

辭固是以卦爻有失得憂虞之象也。而繫以吉凶悔吝之辭。但自後來虛見成說。則辭之吉凶悔吝者。即是失得憂虞之象耳。此之吉凶悔吝。及下文變化剛柔六爻字。皆是舉易中所有。其下文失得之象。憂虞之象。進退之象。晝夜之象。及三極之道。則皆是把外邊造化人事來形狀他。其曰之象者。言是這樣子相似。象字輕與觀象之象不同。○憂虞不可分貼先儒之說。自无定見。憂虞也。虛度也。凡慮患則驚疑而意度生。此情理之必然。驗之人事。自見矣。前解此二字義。雖見然其下云。使難據了。○或以憂屬悔。虞屬吝。云。憂與悔從內去。虛與吝從外至。然按本義。云。憂虞雖未至。凶云云。及下章憂悔吝者存乎介。悔吝言乎其小疵。往往皆合爲一類。似非可以分屬論。○得則吉。吉者得之報也。失則凶。凶者失之報也。憂虞所以致悔吝。取羞者。事做得可憂虞時節。則悔心必自生。或无意思而可羞矣。悔本心中事。吝則羞惡之心。與憂虞尤爲相關。屬。悔生于憂虞。吝亦生于憂虞也。○本義蓋吉凶相對。至吝自吉而向凶也。一段是以四者交互來說。見得四者之相因。又以見上文只言吉凶。而此又言悔吝者。以悔吝皆歸於吉凶矣。而上文吉凶就該得悔吝了。

浮疑。凡人作事。逆理爲失。失則凶。順理爲得。得則吉。易辭之吉者。皆由於順理之得。其凶者。皆由於逆理之失。故易辭之吉凶。乃人事失得之象。○憂慮也。猶云煩惱也。虞度也。猶云商量也。事既不善。而憂虞。于是乎悔悟之心生焉。是憂虞之能致悔也。此是自凶趨吉之憂虞。易辭之悔悟者。皆本于是。事將不善而憂虞。于是乎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七 繫辭上傳

哭 寄願堂

游悵之心生焉。是憂虞之能取羞也。此是自吉向凶之憂虞。易辭之羞吝者。亦本于是。故曰悔吝者。憂虞之象。○此明首節聖人設卦觀象繫辭。以明吉凶之意。故本義曰。聖人觀卦爻之中。或有此象。則係以此辭。象是失得憂虞之象。辭是吉凶悔吝之辭。○蒙引云云。愚謂聖人設卦觀象繫辭。以明吉凶。則辭之吉凶悔吝。皆卦爻中失得憂虞之象也。若謂把外邊事物來形容他。則所謂失得憂虞。皆是外物。與卦爻无干。上文聖人觀象繫辭之言。皆虛本義。觀卦爻之中。有此象。則繫此辭。不可用矣。

繫存疑辭之吉凶悔吝。皆卦爻中失得憂虞之象。此二語體貼口氣極合。則象字亦不必依蒙引說。與上象字不同。而時講多從蒙引。以人事失得憂虞爲說。○憂虞分貼悔吝。蒙引已有辨。時

「謹或以虞作驢虞以配吝其說尤異」

要辭仇滄柱曰。得失指人事言。然卦爻中具有此象。原是影出人事者。憂虞總是憂慮之意。前事既失而有憂虞。或爲轉吉之悔。或爲轉凶之吝。

「謹由觀象繫辭言之。是故吉凶者非他也。凡人作事。逆理爲失。失則凶。順理爲得。得則吉。卦爻辭之吉凶。乃人事失得之象。見於卦爻中也。若夫吉凶之外。有自凶趨吉之悔。有自吉向凶之吝。是悔吝者。謂何也。凡人事既不善而憂虞。于是悔悟之心生焉。此自凶而趨吉也。而係之以悔。事將不善而憂虞。于是羞懼之心生焉。此自吉而向凶也。而係之以吝。是卦爻辭之悔吝。乃人事憂虞之象。見于卦爻中也。所謂觀象繫辭者。不其明哉。」

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韓註在復相推迭進退也。晝則陽剛夜則陰柔。始總言吉凶變化而下別明悔吝晝夜者。悔吝則吉凶之類。晝夜亦變化之道。吉凶之類則同因繫辭而明變化之道。則俱由剛柔而著。故始總言之。下則明失得之輕重。辨變化之大小。故別序其義也。三極三才也。兼三才之道。故能見吉凶成變化也。

孔疏始總言吉凶變化者。謂上文云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始總言吉凶變化也。云而下別明悔吝晝夜者。謂次文云悔吝者憂虞之象。剛柔者晝夜之象。是別明悔吝晝夜也。言悔吝則吉凶之類者。案上文繫辭而明吉凶。次文別序云吉凶者失得之象。悔吝者憂虞之象。是吉凶之外別生悔吝。是悔吝亦吉凶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七

繫辭上傳

聖賢堂

凶之類。大畧總言吉凶。若細別之。吉凶之外別有悔吝也。故云悔吝則吉凶之類。云晝夜亦變化之道者。案上文云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次文別云變化者進退之象。剛柔者晝夜之象。變化之外別云晝夜。總言之。則變化晝夜是一分之別。變化晝夜是殊。故云晝夜亦變化之道也。云吉凶之類則同因繫辭而明者。案上文云繫辭焉而明吉凶。次文別序云吉凶悔吝兩事。同因上繫辭而明之也。故云吉凶之類則同因繫辭而明也。云變化之道則俱由剛柔而著者。上文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次文別序云變化者進退之象。剛柔者晝夜之象。上文則變化剛柔合為一次。文則別序變化剛柔分為二合之。則同分之則異。是變化從剛柔而生。故云變化之道俱由剛柔而著也。云故始總言之者。上文繫辭焉而明吉凶。不

云海吝是總言之也。又上文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不云晝夜。是總變化言之也。云下則明失得之輕重。辨變化之大小。故別序其義者。案次文別序云吉凶者失得之象。是失得重也。悔吝者憂虞之象。是失得輕也。又次經云變化者進退之象。是變化大也。剛柔者晝夜之象。是變化小也。兩事並言。失得別明輕重。變化別明大小。是別序其義。○此覆明變化進退之義。言六爻遞相推動而生變化。是天地人三才至極之道。以其事兼三才。故能見吉凶而成變化也。

獨孔疏雖煩碎。而大意不差。

程子曰。進退消長。所以成變化也。剛柔相易而成晝夜。觀晝夜則知剛柔之道矣。三極上中下也。極中也。皆其時中也。三才以物言也。三極以位言也。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七

繫辭上傳

聖賢堂

本義柔變而趨于剛者。退極而進也。剛化而趨于柔者。進極而退也。既變而剛則晝而陽矣。既化而柔則夜而陰矣。六爻初二為地三四為人五上為天。動即變化也。極至也。三極天地人之至理。三才各一太極也。此明剛柔相推以生變化而變化之極復為剛柔流行於一卦六爻之間。而占者得因所值以斷吉凶也。朱子曰。此章首三句是題目。下回是解說。這個吉凶悔吝。自大說去。小處變化剛柔。自小說去。大處吉凶悔吝。說人事。變化剛柔說卦。晝從剛柔而為變化。又自變化而為剛柔。所以下箇變化之極者。未到極處時。未成這箇物事。變是那。一物變時從萌芽變來。成枝成葉。化時是那。消化了底意思。○變化者進退之象。是剛柔之

未定者剛柔者晝夜之象是變化之已成者益柔變而趨於剛是退極而進剛化而趨於柔是進極而退既變而剛則畫而陽既化而柔則夜而陰猶言子午卯酉是陰陽之未定子午是陰陽之已定又如四象之有老少故此二句惟以子午卯酉言之則明矣然陽化為柔只恁地消縮去无痕迹故曰化陰變為剛是其勢浸長有頭面故曰變此亦見陰半陽全陽先陰後陽之輕消无形而陰之重濁有迹也○問本義解吉凶者失得之象也一段下云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變化之極復為剛柔流行一卦六爻之中而占者得因其所值以為吉凶之決竊意在天地之中陰陽變化无窮而萬物得因之以生生在卦爻之中九六變化无窮而人始得因其變以占吉凶曰易自是占其變若都變了只一爻不變則反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七 繫辭上傳

聖 寄願堂

以不變者為主或都全不變則不變者又反是變也吉凶悔吝變化剛柔四句皆互換往來下讀似不貫穿細看來不勝其密吉凶與悔吝相貫悔自凶而趨吉各自吉而向凶進退與晝夜相貫進自陰而趨乎陽退自陽而趨乎陰也

師齋蔡氏曰進者息也退者消也變化者爻之動也剛變化而為柔則柔進剛退之象可見柔變化而為剛則剛進柔退之象可見此剛柔之質也剛畫陽也柔夜陰也故剛用事則晝之象可見柔用事則夜之象可見動變易也極者太極也以其變易无常乃太極之道也三極謂三才各具一太極也變至六爻則一卦之體具而三才之道備矣此言上文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之義

聖 胡氏曰變者自柔而剛剛則復化化者自剛而柔柔則復變

位如悔者自凶而吉吉則復吝吝者自吉而凶凶則復悔變化者剛柔之未定剛柔者變化之已成悔吝者吉凶之未定吉凶者悔吝之已成也一卦六爻之間莫不有三才太極之理此曰三極是卦爻已動之後各具一太極後曰易有太極者則卦爻未生之先統體一太極也

蒙引進退猶言消息也晝夜猶言盈虛也示子以為如子午卯酉者蓋自子而卯是自退極而進進而至午則進極而晝矣自午而酉是自進極而退退而至子則是退極而夜矣○卯從子上來而向午上去故為進酉從午上來而向亥上去故為退陽主進陰主退晝夜則進退之已成也但晝夜進退不必貫說如下文三極之道便貫不去了大抵俱是借彼狀此之詞○進退是造化人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七 繫辭上傳

聖 寄願堂

物消息虛故不可以晝夜貫其以剛柔為晝夜之象者蓋既變而剛則陽當時用事矣故為晝象既化為柔則陰當時用事矣故為夜象○進象柔之受剛退象剛之化柔柔變成剛者象晝剛化成柔者象夜○三極之道道字虛說為三極是理故改用道字○動則剛柔變化周流乎六爻之間而无少滯焉者也故自爻位言之初二地位也初二之或為剛或為柔寧有定體乎是初二一變化也三四人位也三四之或為剛或為柔又有定體乎是三四一變化也五上天位也五上之或為剛或為柔又有定體乎是五上一變化也六爻之變化如此則何以為三極之道乎蓋三才各以太極太極則兼陰陽陰陽則有變化此至理之自然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則之謂神者是故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不

一于陰陽必變爲陽陽不一于陽陽必化爲陰此則天道之所以爲太極者然也今五上二爻既當乎天則五上之剛柔變化即天道之陰陽變化矣其理有二乎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柔不一于柔柔必變爲剛剛不一于剛剛必化爲柔此即地道之所以爲太極者然也初二爻既當乎地則初二之剛柔變化即地道之剛柔變化矣其理又有二乎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人之陽德也爲慈惠爲寬裕之類義人之陰德也爲嚴威爲剛果之類二者積中而時出因物而賦形則此人道之所以爲太極者也三四二爻既當乎人則三四之剛柔變化即人道之仁義變化矣其理又有二乎或又曰依後章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剛柔故易六位而成章則六爻之配三極只用以位言分陰分陽即是迭用柔剛而柔剛則不必指九六也曰不然也彼以配屬言柔剛實指六位此以變化言柔剛則實指九六故本文曰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本義曰剛柔流行于一卦六爻之間若執彼泥此純以位言則初當化爲二二當變爲初三化爲四五化爲上乎四變爲三上變爲五乎而六位之陰陽又何以能流行乎只以九六爲剛柔不以初二三四五上之定位爲剛柔據定位言則假如初三五是九二四上是六則爲無變化矣但說六爻之變化而三才之至理寓焉者便爲未切當聖人不是做這六爻一載三極乃是謂六爻之變化爲三極之理故曰云云也以上文義之可見不是因進退之象而立變化不是因晝夜之象而立剛柔乃

是說變化是進退之象剛柔是晝夜之象惟三極理也不可以象言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且剛柔變化猶或可申說若進退晝夜之與三極則決申說不得也蓋本義自柔變而趨于剛至五上爲天一爻只是分配進退晝夜與三極所屬耳虛心玩味自見至下文云此明剛柔相推以生變化而變化之極復爲剛柔流行于一卦六爻之間者乃爲正意又何曾復拈出進退晝夜及三極字面乎六爻之動止以九六爲剛柔不復以初三四五爲剛二四上爲柔此分明謂之六爻彼分明謂之六位爻與位分明不同此處不拘是初是二但九便是地道之剛六便是地道之柔柔便是剛之化剛便是柔之變不拘是三是四但九便是人道之仁六便是人道之義義便是仁之化仁便是義之變不拘是五是上但九便是天道之陽六便是天道之陰陰便是陽之化陽便是陰之變若五上二爻俱九則便是天之純陽時節若五止二爻俱六則便是天之純陰時節天道人道地道亦各有然者然雖曰純陽實指陰之變也雖曰純陰實指陽之化也人道地道俱倣此存疑著策卦六之老陰變爲七之少陽是柔變而趨于剛也造化人事之退極而進者其理也九之老陽變爲八之少陰是剛化而趨于柔也造化人事之進極而退者其理也故曰變化者進退之象柔變趨剛而變之已成者剛也陽生自子進于卯極于午而爲晝者其理也剛化趨柔而化之已成者柔也陰生自午退于酉極于子而爲夜者其理也故曰剛柔者晝夜之象六爻以柔居之或變而爲剛以剛居之或化而爲柔一剛一柔又動不居此即

三極之道何也。蓋太極具動靜之理。三才各一太極。六爻五上爲天。以剛居之者。或化而爲柔。以柔居之者。或變而爲剛。此即天道一陰一陽之迭運。天道一太極也。初二爲地。而剛或化柔。柔或變剛。此即地道一剛一柔之交易。地道一太極也。三四爲人。而剛或化柔。柔或變剛。此即人道仁義之並川。人道一太極也。故曰三極之道。

項註余南湖云。三極是理。不以象言。故改用道字。道字輕。六爻非沿六爻之動。乃道也。

按本義變化之極。復爲剛柔。流行于一卦六爻之間。二句括盡此簡之旨。變化二字。是從上文生變化來。雖剛柔字在下句。而變化離不得剛柔。故本義以柔變剛化爲說也。變化自有進退。故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七

繫辭上傳

寄願堂

云進退之象。晝夜只是借喻。謂剛柔之變化。猶之于晝而夜。夜而晝。一般。本文只是論卦爻。无晝夜意。不得以喻爲真。接入賓樽也。朱子子午卯酉是因晝夜看出。更非正意。六爻之動。是此節眼目。可見上文剛柔變化。皆就六爻言。而其變化即其動也。三極之道。是推出一層。在本節却亦不甚重。三極不外六爻。其道不外剛柔。變化只要見得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之意耳。極固是太極。但此處說不在太極源頭處。索引發揮太煩。而于六爻中。貼人陰陽剛柔仁義尤屬不必。只以剛柔分六爻。可該天地人爲太極之道矣。先說變化。後說剛柔。是變化之極。復爲剛柔也。六爻之動。是流行于一卦六爻之間也。晝夜之象。不重在晝夜兩分。重在晝夜相乘。方與進退一例。剛柔相推而生變

化。是說剛之變柔。柔之變前一截事。變化之極。復爲剛柔。是說變成之剛。變成之柔。後一截事。亦難分截。看大意是如此。蒙引存疑以造化人事言進退。本義中无此意。據語類剛柔之未定。變化之已成。云云。二句分明是一事。進退便是由變化而爲剛柔。若以進退屬造化人事。與晝夜分對。竟成兩項矣。非經旨也。陽化陰。陰變陽。是朱子看到細處有此分。別節當變化不分。想是舊說上節申觀象繫辭象字實。此是因上文類及之象字虛。

謹由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言之。夫何以有變化也。變者柔之變而趨于剛。退極而進也。化者剛之化而趨于柔。進極而退也。一變一化。即一進一退之象也。既變而剛則爲剛矣。既化而柔則爲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七

繫辭上傳

寄願堂

柔矣。剛柔之相易。晦明之迭嬗。是剛柔有似于晝夜而爲晝夜之象也。變剛化柔。見於一卦六爻之間。所謂動也。五上之動。以天三四之動。以人初二之動。以地三才各具一大極。其道不外此。剛柔變化問矣。聖人之所以觀象而繫辭。不由於是哉。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

繫辭序易之次序

孔疏以其在上吉凶。顯其得失變化。明其進退以此之故。君子觀象。知其所處。故居可治之世。而安靜居之。是易位之次序也。若是在乾之初九。而安在勿用。若居在乾之九三。而安在乾。乾是以所居而安者。由觀易之位次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者言君子愛樂而習玩者。是六爻之辭也。辭有吉凶悔吝。見善則思齊其事。

見惑則懼而自敗所以愛樂而耽玩也卦之與爻皆有其辭但爻有變化取象既多以知得失故若有有所愛樂所以特云爻之辭也

程子曰六爻之動以位爲義乃其序也得其序則安矣辭所以明義玩其辭義則知其可樂也

本義易之序謂卦爻所著事理當然之次第玩者觀之詳

爻居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與居則觀其象之居不同上居字是就身之所處而言下居字是靜對動而言朱子曰然問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曰序是次序謂卦爻之初終如潛見飛躍循其序則安又問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曰橫渠謂每讀每有益所以可樂蓋有契于心則自然樂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七

繫辭上傳

美 寄願堂

鄭康成氏曰序次序也自卦言否泰剝復之類自爻言潛見飛躍之類皆序也知其序之有常故居其位而安樂樂其理也玩習厭也辭者聖人所繫所以明理知其理之無窮故樂而玩

豐亨胡氏曰所居而安是安分所樂而玩是窮理君子安分則窮理愈精窮理則安分愈固

蒙引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言君子之躬行心得者皆易也下文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此正言君子學易之事此二句盡之矣能如是則躬行心得者皆是易而自天祐之吉无不利矣此二句決不可做兩層學易之事若做兩層則君子亦須是兩樣矣○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此居字總就身之所處言要之便居安乎易

也下段居字止對動字言○居處之也以易道自居也如孟子居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七

繫辭上傳

美 寄願堂

時之一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惟時馬而已時即序也○論語言中倫註倫謂義理之次第若一句話說得當理便見中倫亦不必俱要有始終本末也○所居而安字俱作活字看與下文所樂而玩字對蓋易序所在即理之所在君子居安乎易之序即居安乎理也○易之序也易字兼卦爻辭獨言爻而不言卦者愚謂聖人之意蓋以彖統論一卦六爻之全體而已至于爻則隨其一節之變而言之其爲道也屢遷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尤在所宜玩也然道理只在聖人口頭若夫智者觀其象辭則思過半則卦辭又重矣○易之序即著于辭者辭之所以可玩以其皆序之所在也爻之辭爲在所玩則卦辭亦可知矣吉凶之辭言乎其未得悔吝之辭言乎其憂虞凡一字之著皆至理所寓其旨遠其辭

友其言而中其事肆而隱君子朝斯夕斯讀而味之其趣可以
起六合其誠可以洞三才言雖有盡而意實无穷也何爲不使人
樂而玩之耶

存疑所居兼身心說心之所存身之所處皆居也安是安固不搖
之意不是安平无事之意言其身心之所處而安固不搖也○卦
爻之辭皆聖人之所係君子之所玩獨在于爻辭何也蓋卦辭言
一卦之全體其辭畧爻辭各言一節之變于人情理物尤爲曲盡
愈讀而愈有味此所以爲君子所樂玩也○易之序即在上而剛
柔變化之內爻之辭只是上面吉凶悔吝之辭

按所居而安居字猶言處就身說爲是身可包心不必以身心並
言時講居安屬身樂玩屬心却无妨存疑謂不是安平无事之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七

繫辭上傳

李 寄願堂

安然作隨所處而得安似亦通○存疑以二句分承上文時講
多從之思意未愜蓋以易之序專屬變化一邊覺未是且此處
分承與下節有妨不如此處且渾留待下節分承也○易有象
辭變占四項象變占皆在辭中此玩辭可該象變占下節方分
言之

講天聖人之作易如此而學易之君子當何如乎是故君子身必
有所居也所居而安者一易之序耳蓋卦爻之序即事理當然
之次第君子之所持循而安固不搖者此也君子心必有所樂
也所樂而熟玩者唯爻之辭耳蓋爻辭所著其言有盡而味无
窮君子之所樂玩而反復不厭者此也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

而之吉不利

按孔疏謂居處其身觀其象以知身之善惡未是又云從天以
下悉皆祐之語以涉混

程子曰觀象玩辭而能通其意觀變玩占而能順其時動不違於
天矣

承義家辭變已見上凡單言變者化在其中占謂其所值吉凶之
決也

朱子曰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如潛龍勿用其理當此時只是潛
晦不當用若占得此爻凡事便未可做所謂君子動則觀其變而
玩其占亦當知其理如此○易有象八卦六爻然後有辭卦爻之
辭象有變老陰老陽然後有占變爻之辭象之變也在理而未形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七

繫辭上傳

李 寄願堂

于事者也辭則各因象而指其吉凶占則又因吾之所值之辭而
決焉其示也益以詳矣故君子居而學易則既觀象矣又玩辭以
考所處之當否動而誦筮則既觀變矣又玩占以考其所值之吉
凶善而吉者則行否而凶者則止是以動靜之間舉无違理而自
天祐之吉无不利也蓋觀者一見而決玩者反復而不舍之辭也
梁氏中行曰居者靜而未涉于事也動者涉于事也居則觀卦之
象而玩其辭以探其隱顯動則觀其剛柔之變而玩其辭之所占
以求不悖其道一靜一動不違天理則俯仰无愧心逸日休德進
業長用无不利蓋言道之所寓人當體之也
簡齋蔡氏曰觀象玩辭學易也觀變玩占用易也學易則无所不
盡其理用易則惟盡乎一爻之時居以盡乎天之理動必合乎天

之通故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聖人氏曰吉凶者失得之已定者也其憂虞之初謂之悔吝變
化者易之用也其所以變化則剛柔二物而已故觀吉凶者必自
悔吝始觀變化者必自剛柔始文王觀此四者而繫之以辭請易
者亦當觀此四者而玩文王之辭則靜居動作无不利矣

聖人胡氏曰象與變有剛柔變化之殊辭與占有吉凶悔吝之異
君子居而學易已窮乎象與辭之理動而用易又適乎變與占之
宜動靜无非易即无非天故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天地間剛柔變
化无一時開人在大化中吉凶悔吝无一息停吉一而已凶悔吝
三焉故上文示人以吉凶悔吝者聖人作易之事此獨吉而无凶
悔吝者君子學易之功也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七 繫辭上傳

寄願堂

象曰上文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亦有定而自安之者亦有因占
事而文之者上文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亦有平居玩之者亦
有動而因占玩之者兩條學易之事固不是判然不相須也同
是一個君子同是一個易也居則觀象玩辭象辭之內固有上
文所謂序者在動則觀變玩占變占之序亦有上文所謂序者在
若夫辭與占又自不相離也以居則觀象玩辭為動則觀變玩
占之地者非也居而觀象玩辭亦自可以得吉利孔子曰假我數
年卒以學易可以无大過矣豈必皆為動而觀變玩占者哉君子
居則觀象玩辭未筮之時然也動則觀變玩占則向時所觀之
象所玩之辭今則見于化裁推行之際而惟其占之所指矣故或
居或動所趨皆吉所避皆凶是所謂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其占

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者蓋君子之觀象玩辭觀變玩占正欲求其

吉无不利耳非必泛說個得天之祐而吉利也須見得與上文相
相應觀象玩辭雖未有占筮然却是要用那易也正與第一句
相應故總之以吉无不利

序上文君子之所學者易此承言其動靜皆學乎易也居則觀
其象而玩其辭是謂安居乎易序也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
謂時安居乎易序也占不外辭係之卦爻之下者辭也所得何卦
何爻則占此卦此爻之辭是占也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
觀其變而玩其占則動靜皆易而行合乎天矣故曰自天祐之吉
无不利

天祐四其字俱指卦爻未筮曰象辭既筮曰變占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七 繫辭上傳

寄願堂

象曰吉无不利天非真個如何來佑只依理做去更无阻碍便是
天祐

觀象象即首節設卦觀象象字聖人之觀以繫辭君子之觀以
學易故因其辭而玩之。時講以居則句承前觀象繫辭句以
動則句承前剛柔變化句而又以居與動內各兼上節居安樂
玩二意在此節亦說得完全但合之上節以居安承剛柔變化
以樂玩承觀象繫辭似覺矛盾故愚意上節且虛說不必分貼
也然細玩又似居則句從上節說來動則句是進步語兩節相
承尤覺明白天祐依象引就趨避說較會

居安樂玩如是寧以動靜問其功乎易有象而後有辭君子乃
靜而未筮也則觀卦爻中失得憂虞之象而玩卦爻中吉凶悔

各之辭、安樂玩之功、無間於動也、易有變而後有占、君子於其動而巳筮也、則觀卦爻中剛柔相推、爲老爲少之變、而玩卦爻中吉凶所在、當趨當避之占、居安樂玩之功、無間于動也、夫易道一天道也、動靜不違乎易、即動靜不違乎天、而趨避得之幾先、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學易之功如此、信乎易非聖人不能作、亦非君子不能學也

右第二章

承義此章言聖人作易、君子學易之事

靈湖胡氏曰、此章專論文王周公繫辭、以明伏羲卦象、剛柔變化吉凶悔吝、凡三極之道、皆見辭中、而君子學易、必當合伏羲卦象、文王周公卦爻辭兼得之、未歸結在下筮上、以獲自天之祐也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七

繫辭上傳

寄願堂

繫辭上章所謂聖人作易者、以畫卦而言、此章所謂聖人作易者、以繫辭而言、蓋先有卦而後有辭、至下章則合卦爻辭而言其通例矣、章次如此、朱子雖不盡說出、學者亦可以意會、凡乾坤文言傳一節又一節、以至天下何思何慮等云云、皆是孔子居則觀象玩辭中得來、若觀變玩占則亦就其一事求之、未暇旁及而推廣也

渠解首節言辭所由係、而占在其中、二節言變所由生、而象在其中、有變方有象、正係辭之本、三節就辭中之、而言其盡天下之人、事四節就變中之、而言其該造化之顯微、五節泛言君子所學在易、末節詳學易之功、而及夫人之台、正見易之不可不學也、按孔子作繫辭傳、繫辭是此書題目、至第二章方見者、蓋開卷總

乾坤二卦而發明之、以冠卷首、次方及繫辭之意、亦從子思作

中庸第二章方提出中庸字也、此章舊說理深而辭煩、頗費

解、愚姑淺訓之、首節言文周繫卦爻之辭、由觀象而起、坎節言

六爻剛柔之變、爲占而用、末節象辭變占已伏於此、三節申言

辭之吉凶、而并及悔吝、四節言剛柔之變、而指出六爻、五節言

君子學易、當身體易理、樂玩卦爻之辭、玩辭則觀象可知、而變

占亦在其中、末節承言之、以觀象玩辭應首節、觀變玩占應二

節、如此則有吉无凶、而得聖人作易明吉凶、示人趨避之意矣、

通章是摠重在辭、首節已露大旨、因辭言及變、而變各有辭、

吉凶節承繫辭句、固是辭變化節承剛柔句、亦有辭在內、君子

學易、原以玩辭句、承上意、所居而安是高出、一層非以二句分

承前一節也、存疑謂易之序、即在剛柔變化之內、恐不足以盡

所居而安之意、末節象辭變占、總歸辭上、辭由象出、而有變亦

即有辭、占又應於辭、不待言也、○時講或重三極之道句、謂聖

人係辭明此道、君子玩辭體此道、殊覺扭捏

易經詳說

卷三十七

繫辭上傳

寄願堂

易經詳說卷三十七終

易經詳說卷三十八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

韓註彖總一卦之義也。爻各言其變也。

程子曰彖言卦之象。爻隨時之變。

本義彖謂卦辭。文王所作者。爻謂爻辭。周公所作者。象指全體而言。變指一節而言。

朱子曰彖辭最好玩味。說得卦中情狀出。彖辭極精。分明是聖人所作。問彖是緣一卦之義。曰也有別說的。爻是兩個爻。又看來只是交變之義。變謂剛柔相推而生者。卦分明似將一片木。畫卦於上。所以爲卦耳。

臨川吳氏曰此承上章正釋二聖人繫辭之言。彖者文王所繫一

易經詳說

卷三十八

繫辭上傳

一 寄願堂

卦之辭因各卦之象而言。即上章所謂設卦觀象也。爻者周公所繫六爻之辭。因揲著之變而言。即上章所謂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也。卦畫之變化而以著策之變言者。蓋著三變得九則剛變而化。柔著三變得六則柔變而化剛也。

蒙引本義不曰象全體也。而曰指全體而言。不曰變一節也。而曰指一節而言。可見不可以全體當象字。一節當變字。大抵有全體之象。亦有一爻之象。獨於卦言象者。象在全體尤著耳。有一體之變。亦有全體之變。獨於爻言變者。變在一節尤著耳。聖人觀象而繫辭。則彖所以言乎象也。爻亦然。

存疑此章是本章說來。言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以明吉凶。故文王所繫之卦辭。謂之彖。彖也者言乎卦之象也。周公所繫之爻

辭謂之爻。爻也者言乎爻之變也。於卦言象者。卦是渾全之體。而所具之理未明也。於爻言變者。爻是一節之變。而所具之理已著也。

震辭仇浚柱曰彖言乎象。指卦體所發明者。如乾之元亨利貞。所以明夫乾之大通至正。如坤利牝馬之貞。所以明夫坤之順健在一爻有一爻之變。在六爻有六爻之變。在三百八十四爻。莫不各有其變。

按此節分象變。似上章首節觀象以卦言。次節剛柔以爻言。而上章本義言觀卦爻之象。今不敢有異說。

國音者伏義圖書卦矣。文王以有畫无文。民用弗彰。於是觀諸卦而繫以彖辭。彖何言乎。苟純純雜卦有象也。彖則統言之。以曲

易經詳說

卷三十八

繫辭上傳

二 寄願堂

蓋其全體之總。蓋言乎象也。彖既明矣。周公以彖猶未詳。易道弗周。於是觀諸爻而繫以爻辭。爻何言乎。剛柔相推。爻有變也。爻則析言之。以旁通其一節之理。蓋言乎變也。易之例固如此。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

既疏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者。謂卦爻下辭也。著其吉凶者。言論其卦爻失與得之義也。前章言據其卦爻之象。故云吉凶者失得之象。此章據其卦爻之辭。故云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者。辭著悔吝者。言說此卦爻有小疵病也。有小疵病必預有憂虞。故前章云悔吝者憂虞之象。但前章據其象。此章論其辭也。无咎者善補過也者。辭稱无咎者。即此卦爻能補其過。若不能補過。則有咎也。案例无咎畧有二。一者善能補過。故无咎。一

者其過自已招无所怨咎故節之六三不節之嗟又誰咎也但如此者少此據多者言之故云善補過也前章舉其大畧故不細言无咎之事此章備論也

程子曰因得失而有吉凶能如是則无咎

本義此卦爻辭之通例

或問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只是以其未便至於吉凶否朱子曰悔是漸好知道是錯了便有進善之理悔便到无咎吝者嗚嗟說不出心下不是沒分曉然未至於大過故曰小疵然小疵畢竟是小過

虞翻曰前章言卦爻中吉凶悔吝之辭未嘗及无咎之辭此章方及之大抵不貴无過而貴改過无咎者善補過也聖人許人

易經詳說

卷三十八

繫辭上傳

三 寄願堂

自新之意切矣

臨川吳氏曰彖辭爻辭或曰吉或曰凶者以言其事之有得有失也辭曰悔曰吝者以言其事雖未大失而已有小疵也辭曰无咎者以善其能補過也有過當有咎能補之則不過矣故得无咎也彖引其字指卦爻言也曰失得曰小疵曰善補過都是卦爻中所具悔吝俱屬小疵者蓋悔未至於吉而猶有小疵也吝未至於凶已有小疵也故皆謂之小疵憂虞之不可分者亦以此悔者我之自尤也吝者人之我尤也故均之爲小疵但未至於凶之甚也吝甚於悔亦殊途也據卦爻固有言悔而不及吝者亦有言吝而不兼悔者然要之二者實有相因之理蓋既有悔則亦可吝矣既可吝亦可悔矣故上章於悔吝皆以爲憂虞之象而此章一則

曰悔吝言乎其小疵二則曰憂悔吝者存乎介皆台爲一類而不析爲二如得則吉失則凶之類亦以其勢之相因而不甚相遠耳存疑此節是明上節之意吉凶悔吝无咎則彖爻之辭謂彖爻之辭有吉凶吉凶非他也所以言乎象變之失得也蓋象變既成有時位之當而爲得者焉得則吉矣彖爻之吉則言乎此也有時位不當而爲失者焉失則凶矣彖爻之凶則言乎此也故曰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彖爻之辭有悔吝吝者非他也所以言乎象變之

小疵也蓋悔者未至於吉而將趨乎吉也象變之時位有將趨乎得猶未甚得而尚有小疵者焉小疵則悔矣彖爻之悔則言乎此也吝者未至於凶而將向乎凶也象變之時位有將趨乎失猶未甚失而已有小疵者焉小疵則吝矣彖爻之吝則言乎此也故曰

易經詳說

卷三十八

繫辭上傳

四 寄願堂

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彖爻之辭有无咎无咎非他也所以言象變之善補過也蓋象變之時位有所遇之不然是有過也過而能改則復於无過矣彖爻无咎則言乎此也故曰善補過如中孚之六四以位近於君而有過以能馬匹亡而得无咎既濟之初九以銳進而而過以曳輪濡尾而得无咎此即可見其義本義曰此卦爻辭之通例是以卦爻之辭言曰彖曰爻曰吉以悔吝无咎皆辭也去疑三句正是言象言變處二其字即指象變言失得指時位說不是論禍福也疵病也善當能字看无咎是從不好處反看出一段好來要解仇倉柱曰无咎是卦爻之辭補過者卦爻中本有改過之機

而聖人遂著爲无咎之辭所以聖人改過而遷善也

謹觀象變之蘊緣象爻而著而象爻之辭隨象變而遷有曰吉凶者蓋言象變中時有消息位有當否不无失得得則吉失則凶也有曰悔吝者蓋言象變中剛柔雜居善惡未定或向於得而未得尚有小疵而悔生或向於失而未失已有小疵而吝生也又有无咎者蓋言象變中或時位未當或才德未備足以致咎者皆其過也能補其過而復於无過故稱无咎以予之也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

程子曰位有貴賤之分卦兼小大之義吉凶之道於詞可見本義位謂六爻之位齊猶定也小謂陰大謂陽

釋註爻之所處曰位六位有貴賤也

易經詳說

卷三十八

繫辭上傳

五 寄願堂

孔疏列貴賤儲乎位者以爻者言乎變以此之故陳列物之貴賤者在存乎六爻之位皆上賈下賤也

或問上下貴賤之位何也朱子曰二四則四貴而二賤五三則五貴而三賤上初則上貴而初賤上雖无位而本是貴重所謂貴而无位高而无民在人君則爲天子父爲天子師任他人則清高而在物外不與事者此所以爲貴也

蒙引列分布也位即是一節底卦即是全體底此位字只以上下爻位言非指九六也

韓註卦有大小也齊猶言辨也即象者言乎象也

孔疏以象者言乎象象有大小故齊辨物之小大者存乎卦也猶若泰則小往大來吉亨否則大往小來之類是也

若泰則小往大來吉亨否則大往小來之類是也

龜山楊氏曰陽大陰小陰陽有大小之理而齊小大者必假卦象而後顯問齊小大者存乎卦龜山曰陽大陰小如何朱子曰齊如分卦之義泰卦爲大否卦爲小又曰齊又不是整齊如協字是分

辨字

蒙引齊大小小謂卦之以陰爲主者如姤遯否之類大謂卦之以陽爲主者如復臨泰之類齊猶定也猶類也蓋大底類作大小底類作小而小大俱齊矣

按齊只是齊備之義註疏以列貴賤句另說而以齊小大與辨

吉凶二句並言又以吉凶專屬變於文義不合蓋列貴賤句以

爻言齊小大句以卦言而辨吉凶通承之以卦爻之辭合言也

蒙引辭之所以辨吉凶者聖人欲人知所趨避也列貴賤者存

易經詳說

卷三十八

繫辭上傳

六 寄願堂

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此二句只是起下文辨吉凶者存乎辭一句非以應象者言乎象爻者言乎變二句也

存疑上一二節專就卦爻之辭說此下分卦爻辭三件說言易中有貴賤列其孰爲貴孰爲賤則存乎六爻之位居乎上者則爲貴居

乎下者則爲賤是貴賤以上下之位而列也易中有小大定其孰

爲小孰爲大則存乎卦蓋卦之屬乎陰者則爲小如姤如遯如否

之類皆其小也卦之屬乎陽者則爲大如復如臨如泰之類皆其

大也是小大以卦而定也易中有吉凶辨其孰爲吉而孰爲凶則

存乎辭觀元亨利貞利見大人之辭其所謂吉者可辨矣觀勿用

取女飛鳥以凶之辭其所謂凶者可辨矣

天疑列擲列也存猶止也列齊辨俱指易言前云言乎者就聖人

開易說此云存乎者就後人觀易說

渠雖有卦辭而全體之吉凶以明有爻辭而一節之吉凶以明
援家引謂非應象變二句而時講位承變卦承象說只是借上文
說入耳不必泥

蓋由卦爻詞申言之是故爻言乎變變之所成有貴賤列其貴賤
存乎六爻之位而已統之則上為貴下為賤分之則乘為貴承
為賤不待爻辭而列矣家言乎象象之所立有大小齊其小大
存乎六十四卦而已純陽為大純陰為小陽為主者為大陰為
主者為小不待象辭而齊矣貴賤相比小大相形斯有得失而
吉凶生所以辨吉凶係分機析无所疑者存乎象爻之辭匪辭
則无以彰夫吉凶矣

易經詳說

卷三十八

繫辭上傳

七 寄願堂

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賁註疏以介為纖介照小疵說未甚明至於請下句言動而无咎
存乎悔過却甚簡安

釋子曰以悔吝為防則存意於微小震懼而得无咎者以能悔也
本義介謂辨別之端蓋善惡已動而未形之時也於此憂之則不
至於悔吝矣震動也知悔則有以動其補過之心而可以无咎矣
或問憂悔吝者存乎介介者未至於吉凶是乃初萌動可以向吉
凶之微處介又是悔吝之微處介字如界至界限之界是善惡動
分界處於此憂之則不至於吝矣朱子曰然无咎者本是有咎
善補過則無无咎震動也欲動而无咎當存乎悔爾
丹陽鄭氏曰憂其悔吝者必思患豫防而防禍於始震而无咎者

必恐懼修省而不自過於其終

雲峯胡氏曰前日悔吝者言乎其小疵此曰憂悔吝者存乎介蓋
謂當謹於其微不可以小疵而自恕也

援雲峯訓介字用註疏說而於震字用本義說愚見殊不然
蓋引憂悔吝者易憂之也震无咎者亦是易震之也此與上條列
貴賤者存乎位者一例而介字悔字皆易中所有者本義雖從人
事說然要看得活易能開物成務獨不能憂人之悔吝震人之
无咎乎卦爻辭有悔吝者其中都藏一個介凡有无咎者其中都
藏一個悔且其本義亦都有說在或本文自有但无咎生悔之意
微隱然既是補過便自悔中來矣此義亦不為隱无咎不為
介介是善惡分路處然正是方動未形之時若一行了一則善惡各

易經詳說

卷三十八

繫辭上傳

八 寄願堂

隨所向側去亦不得謂之介矣无咎者善補過者也補過即改
過也然改過无不自悔中來憂悔吝者震无咎本是人事而今
以歸之易者蓋易只是影出這個道理耳故曰爻也者效天下之
動也若據易速悔吝无咎亦无了又安得有憂悔吝震无咎又安
得使人憂悔吝震无咎故易只是影出這個道理在上悔吝者
易之辭也而必有所以悔吝者存乎其間則所謂介也无咎亦易
辭也然无咎實生於悔无一處不然但有无咎處都有悔在介
謂善惡已動而未形之時於此憂之則一念之善者在所當充
一念之惡者在所當遏絕而不至於悔吝矣震无咎者存乎悔
此所謂悔者自凶而趨吉也與上文豈有相悖之義哉
存疑此二句與上辨吉凶者存乎辭一句再申上節吉凶言乎其

失得三句意。凡事將凶則悔心生焉。凡事皆凶則吝心生焉。然其悔也不在於悔之口。必有致悔之端。事之將動而未形。善則无悔。惡則致悔。善惡之間。所謂介而致悔之端也。其吝也不在於吝之口。必有致吝之端。事之將動而未形。善則不吝。惡則致吝。善惡之間。所謂介而致吝之端也。易之辭於悔之介而憂之。則舍其惡而趨其善。而不至於悔矣。於吝之介而憂之。則舍其惡而趨其善。而不至於吝矣。故曰。憂悔吝者存乎介。易辭之无咎者。言其善補過也。然人之善補過。无不自悔悟中來。故孔子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也。朱子曰。能內自訟。則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凡易辭无咎。皆自悔來。如悔吝之類。深味之自見。

易經詳說

卷三十八

繫辭上傳

九寄願堂

要解仇洽柱曰。介是善惡初分之介。乃動而未形者。聖人欲人於此省察。則不至於悔吝矣。悔是痛惡已往之失。乃過而知改者。聖人欲人於此覺悟。則可免咎矣。與上文位卦辭一例看。

朱子是要與上句憂字對說。故如此。只作震動人以使之无咎。似明。○憂虞二字。固當易。而人之以易之憂。為憂。以易之震。為震。一層意。亦不可少。本義是就人說。○存乎悔。悔字與悔吝之悔不同。悔吝之悔。是大果說。其可悔。存乎悔。是實說改悔。○字義有輕重之分。

蓋若夫辭有悔吝。以言其小疵矣。易中凡有悔吝。必為預憂之憂。之何在。存乎介而已。介者善惡消長之間。誠善之長而尤之謹。

惡之微而過之悔吝。可免矣。辭有无咎。以言其善補過矣。易中凡无咎。必為震動之震。之何在。存乎悔而已。○善悟震動之念。舍其舊而圖其新。改過遷善。不至有咎矣。

是故卦有大小。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釋註其道。光明曰大。君子道消曰小。之泰則其辭易之否則其辭險。

凡就辭也者。各指其所之。○謂卦爻之辭。各斥其爻卦之之適也。若之適於善。則其辭善。若之適於惡。則其辭惡也。

程子曰。卦有大小。於時之中。有大小也。有大小則辭之險易殊矣。各隨其事也。

宋義小險大易。各隨所向。

易經詳說

卷三十八

繫辭上傳

十寄願堂

朱子曰。卦有大小。看來只是好底卦。便是大。不好底卦。便是小。如復如泰。如大有。如夬。之類。是。好底卦。如睽。如困。如小過。之類。是不好底卦。譬如光明磊落。底更是好人。昏昧迷暗。底便是不好人。所以謂卦有大小。辭有險易。大卦辭易。小卦辭險。即此可見。○問卦有大小。辭有險易。陽為大。陰為小。觀其爻之所向。而為之辭。如休復吉。底辭。自是平易。如困於葛藟。底辭。自是險。曰這般處。依約看。也是危地。自是不曾見得他底透。只是依底說。如所謂吉凶者。失得之來。一段。却是徹底見得聖人當初作易時意。似這處更移易一字不得。只是其他處不能盡見得如此。所以不能盡見得聖人心。

誠齋楊氏曰。讀發後之辭者。如行夷塗。如逢春暉。如對堯舜周孔。

何其氣象之和樂也。其辭易而指人以所之之得且吉也。讀之辭者如涉風濤如履雪霜如對桀紂益昭何其氣象之真性也。其辭雖隱而指人以所之之失且凶也。讀之辭者如指其所向凶則指其可避之方吉則指其可趨之方以示乎人也。

彖引卦有大小如屯蒙需訟等卦為大乎為小乎皆大也何以言之屯之初九為成卦之主蒙之九二為治蒙之主需則以乾遇坎訟則以坎外乾皆陽又如師之下坎上坤則坎貞而坤悔貞為主也亦大卦也比雖貞坤悔坎然九五為比之主卦之羣陰皆來比五亦大卦也其餘可以類推但不必大卦辭皆易小卦辭皆險

易經詳說

卷三十八

繫辭上傳

主寄願堂

耳。辭之險者如剝之不利有攸往否之其亡其亡之類是也辭之易者如復之朋來无咎泰之接茅征吉之類是也。要亦大約如此未必盡然也。大過非不大也而棟橈觀非不小也而有孚順若屯九五非小也而屯其膏坤六二非大也而直方大故知此亦大約說不可局定。辭之所以險易者豈聖人故為是險易哉。隨其卦之所向耳。所向處是情情則有險易了。不要說所向有大小卦所向者易辭則從而易所向者險辭則從而險。聖人繫辭只依那象按本章通例看此條卦字辭字皆兼爻說。行避卦有大小辭有險易卦與辭分說辭也者各指其所之卦與辭合說。言卦則有大小焉辭則有險易焉。然辭非有外於卦也卦辭之險易各隨卦情之所向耳。卦之大者其情向於易辭則從

而易如乾如復如泰之類可見也。卦之小者其情向於險辭則從而險如坤如姤如否之類可見也。

彖說各指其所之不可謂大者皆易小者皆險。大卦亦有險小卦亦有易情也。指是引之指隱然知所趨避意。去疑上二句須先平說辭也。若終重辭過以足上文繫辭之意其指卦言之性也謂所向也。

按此節三句是一串說下。○卦有大小。朱子雖有好不好之說。然字義終不叫當依第二條分陰陽看。卦之陰為主者小也。陽為主者大也。○其字指卦方見未句是辭與卦合說。或謂示以所往則與卦不絕台矣。

諸夫吉凶也。情否也。无咎也。皆卦爻辭也。然卦辭固相因也。卦有

易經詳說

卷三十八

繫辭上傳

主寄願堂

陰為主而為小者有陽為主而為大者是有小大之分也。辭有觀深而為險者有坦白而為易者是有險易之殊也。聖人豈故為是險易之辭哉。蓋辭也者各指其卦之所向以示人卦所向以辭從而易卦所向險辭從而險卦爻之辭大抵如此。

右第三章

承義此章釋卦爻辭之通例。

雙湖胡氏曰第一章夫子論伏羲畫卦而有聖於賢人之體易第二章論文王周公繫辭而有聖於君子之體易至此三章專論彖爻之辭。此示大觀人之用易也。意若曰彖辭言象使人知卦之統體爻辭言變使人知爻之推遷吉凶之辭以明人事之得失悔吝之辭以明人事之小疵无咎之辭以明人事之德過此自是一節。

若人知得失小疵補過之道也。自是故以下又論失位者使人知有貴賤也。卦者使人知有小大也。人知即辭以辨吉凶。則失得在可免矣。人知介然之頃。憂物否。則小疵亦可免矣。人知萌動悔心。自无可咎。則亦自无過之可補也。此又自是一節。教人辨吉凶。憂悔吝。喪无咎之道。至此則失得小疵補過又不足言矣。然後總結之以是故以下之辭。謂卦所以有小大。辭所以有險易。无非各指天人之所之也。三章之意。庶在此乎。

蒙引此章釋字。非訓釋之釋。乃明釋之釋。此所謂釋卦爻辭之通例。與章內同。總是說卦爻辭之通例。

案解首節分言卦爻辭之通例。次節合言卦爻辭之通例。三節四節。申上兩節。而發未盡之意。末節言辭本乎卦。總是釋卦爻辭之通例。

易經詳說

卷三十八

繫辭上傳

圭 寄願堂

通例。此章非徒叙列通例。全是發明聖人憂世覺民之心。

按此章承上章而言。本義謂釋卦爻辭之通例。可盡其義。然玩辭以辭字貫通章。亦不離上章繫辭之首也。首節彖爻並提。彖即卦也。二節吉凶悔吝。無咎並言。皆卦爻之辭也。次以貴賤明爻位。小大明卦體。應首二句。次以辨吉凶。三句。應吉凶者三句。

辨吉凶者存乎辭。似當合下二句為一節。然在五句之中。自有意可見。貴賤小大皆有辭。而悔吝無咎之為辭。不待言矣。末節以辭字結之。以小大設貴賤。以陰陽該吉凶。悔吝無咎。總見聖人繫辭。无非指卦爻之所向。以示人也。註疏述下。易與天地

準至知死生之說為一章。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辭註作易以準天地。

孔疏言聖人作易。與天地相準。謂準擬天地。則乾健以法天。坤順以法地之類是也。故能彌綸天地之道者。以易與天地相準。為此之故。聖人用易。能彌綸天地之道。彌綸為總。補台。綸為總。綸牽引能補台。牽引天地之道。用此易道也。

按註疏分節。以易與天地準。連上指其所之。以故能彌綸連下文。程子曰。聖人作易。以準則天地之道。易之發天地之道也。故能彌綸天地之道。彌綸也。綸理也。有事為倫治。綸為綸。彌綸理也。

本義易書卦爻具有天地之道。與之齊準。彌如彌縫之彌。有終竟聯合之意。綸有選擇條理之意。

朱子曰。易道本與天地齊準。所以能彌綸之。蓋天地有許多道理。

易上都有。故易能彌綸天地之道。而聖人用之也。彌如封彌之彌。

易經詳說

卷三十八

繫辭上傳

圭 寄願堂

彌合使无縫。綸如結綰之綸。自有條理。言雖是彌得外面无縫。綸而中則事物各各條理。彌如大德教化。綸如小德川流。彌而非綸。則空疏无物。綸而非彌。則判然不相干。此二字見得聖人下字甚密也。又曰。天地有未至處。易却能彌綸得他。又曰。惟其封

彌得无縫。所以能彌滿也。

案胡氏曰。此易字指易書而言。書之中具有天地之道。本自與天地相準。故與天地之道。彌之則是合為一。渾然无欠。綸之則一實萬分。然有倫。此下三節。皆聖人用易之書。與此二句相應。

蒙引易何以見其能彌綸天地之道耶。蓋天地之道。不過一陰陽之變化也。而易書卦爻亦一陰陽之變也。易書只以陰陽之變。凡

幽明死生鬼神智仁之屬。易皆有以象之。而無遺矣。本義具有天地之道二句。正是本文彌綸乎天地之道者也。本文故字要看得活。不可拘泥。若曰易書與天地同大。不然。何其能彌綸乎天地之道哉。兩句實一理。故本義亦自其意而解之。下文彌如彌縫之彌。云云。以上文二義未明。故特復解之。以示人。非謂上段只解易與天地準。而此方解彌綸天地之道也。莫大乎天地。而易書與天地同其大焉。何也。如所謂死生鬼神智仁之類。莫非陰陽之變。天地之道也。易書於是道也。自具外而統觀之。則幽明死生鬼神之類。无一不包括於其中。有以彌之。而尤適焉。自其內而細觀之。則於所彌之中。或幽或明。或死或生。或鬼或神。或仁知之類。又皆有以綸之。而不素焉。夫易能彌綸天地之道如此。信乎易與天地準也。

易經詳說

卷三十八

繫辭上傳

圭 寄願堂

存疑此章欲說聖人用易窮理盡性至命。故先說易書具有天地之道。以見聖人所以用易也。易與天地準。一句當虛說。彌綸之道。始實說。故能二字當看得活落。言莫大乎天地。而易書之大。則與之準。故於天地之道。若幽明死生鬼神智仁造化萬物。皆有以彌之。而尤有遺漏者焉。又於其中。若幽明若死生。若鬼神若智仁。皆造化若萬物。井井有條。色色各別。而不容混亂。是又有以綸之者焉。東解余南胡云。彌是就中包括得盡說。論是就中各有條理說。云云。彌綸正是其準。度不可分做兩截看。按準是直準。不是準則。則是彌綸。是綸綸中。應綸二義。有

分有合在內

幽明死生鬼神智仁之屬。易皆有以象之。而無遺矣。本義具有天地之道二句。正是本文彌綸乎天地之道者也。本文故字要看得活。不可拘泥。若曰易書與天地同大。不然。何其能彌綸乎天地之道哉。兩句實一理。故本義亦自其意而解之。下文彌如彌縫之彌。云云。以上文二義未明。故特復解之。以示人。非謂上段只解易與天地準。而此方解彌綸天地之道也。莫大乎天地。而易書與天地同其大焉。何也。如所謂死生鬼神智仁之類。莫非陰陽之變。天地之道也。易書於是道也。自具外而統觀之。則幽明死生鬼神之類。无一不包括於其中。有以彌之。而尤適焉。自其內而細觀之。則於所彌之中。或幽或明。或死或生。或鬼或神。或仁知之類。又皆有以綸之。而不素焉。夫易能彌綸天地之道如此。信乎易與天地準也。

即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情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不義此窮理之事。以著聖人以易之書也。易者陰陽而已。幽明死生鬼神。皆陰陽之變。天地之道也。天文則有晝夜上下。地理則有南北高深。原者推之於前。反者要之於後。陰精陽氣。聚而成物。神之伸也。魂游魄降。散而為變。鬼之歸也。

孔疏。師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者。天有懸象而成文章。故稱

易經詳說

卷三十八

繫辭上傳

圭 寄願堂

文也。地有山川原隰。各有條理。故稱理也。是故知幽明之故者。故諸事也。故以用易道。仰觀俯察。知無形之幽。有形之明。義理事故也。

程子曰。徧理天地之道。而復仰觀天文。俯察地理。驗之著見之跡。故能知幽明之故。在理為幽。成象為明。知幽明之故。知理與物之所以然也。

朱子曰。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只是一箇陰陽。聖人智許多般物事。都不出陰陽兩字。便做河圖洛書也。只是陰陽。問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本義云。天文則有晝夜上下。地理則有南北高深。如何。曰。故是幽明之所以然者。清明夜暗。上明下幽。晝夜之遷。日月星辰之上下。口出地上。便明。日入地下。便幽。

天文有牛邊在上面。有牛邊在下面。可見天文幽明之所以然也。又曰。天是陽地是陰。然天地又各自有陰陽。天之晝是陽。夜是陰。日為陽。月為陰。地如高陽。陽下屬陰。平旦屬陽。陰阻屬陰。東南屬陽。西北屬陰。幽明便是陰陽。

建安邱氏曰。天文謂氣之所成。日月星辰之類。以其在上。仰觀則見。地理謂形之所成。高下流峙之類。以其在下。俯察則知。察者觀之。詳此曰。觀而彼曰。察者。天文屬陽。陽明也。明者易見。故曰。觀地理屬陰。陰也。幽者難知。故當察。故所以然也。人於仰觀俯察之中。而求天地所以然之故。則幽明之理可識矣。

衆引聖人仰則以易而觀乎天文之晝夜。上下俯則以易而察乎地理之南北高深。則知晝也。上也。南也。高也。所以明者。陰變為陽。

易經詳說

卷三十八

繫辭上傳

七 寄願

晝夜也。下也。北也。深也。所以幽者。陽變為陰也。是知幽明之故也。晝夜自晝夜。上下自上下。上下謂日月星辰之升降也。晝夜以景言。南北高深何以見其變。曰。无平不陂。地未有一於高者。行必有低處。亦未有一於低者。行行又必有高處。一高一低一起一伏。便是變也。陰陽之變。在天文易言。在地理難言。以地理言之。南者陽之分界。這便是陰之變也。北者陰之分界。這便是陽之變也。高者陽之所在。亦陰變陽也。深者陰之所在。亦陽變陰也。或曰。然則南變為北。北變為南。高變為深。深變為高乎。曰。非也。只南與北高深。便是變。蓋形如是。則氣亦如是。先儒獨不以上下四方為對待之易乎。對待之易。便是陰陽之變矣。此當從活看。不可一例拘。晝夜上下。南北高深。此只是幽明之理。非幽明之故也。

故其所以然之理也。

存疑。天文遠故曰。觀地理近故曰。察。察比觀較詳。晝也。上也。南也。高也。明也。那明處便是陽之變。夜也。下也。北也。深也。幽也。那幽處便是陰之變。蓋地理難知。陽變為陰。陰變為陽。即幽明之所在。而述本於陰陽之變。即其故也。不必如舊說牽拘於變化之循環。

要孔疏以始終為事物之始。終。事字與死生不切。程子曰。原究其始。要考其終。則可以見死生之理。人能原始知得生理。便能要終知得死。理。理字。便雖千萬般安排。著亦不濟事。原始則足以知其終。反終則足以知其始。死生之說如是而已矣。故以春為始。而夏之其必有冬。以冬為終。而反之其必有春。死生者其與是類也。

易經詳說

卷三十八

繫辭上傳

大 寄願

問原始反終。朱子曰。反只如折轉來。謂推原其始。摺轉來看其終。如回轍之義。是反回來觀其終也。問天地之化。雖生生不窮。然而有聚必有散。有生必有死。能原始而知其聚而生。則必知其散而死。能知其生也。得於氣化之曰。初无精神寄寓於大虛之中。則知其死也。與氣而俱散。无復更有形象尚留於漠漠之內。曰死便是都散无了。建安邱氏曰。天有死必有生。有生必有死。晝夜之常耳。人能推原其死於未生之前。而反觀其終於已死之後。則始何為而生。終何為而死。而生死之理可得而見矣。說謂原其理也。衆引原夫人物之始。而即以反其終。則知始之所以生者。氣化之。終而陰變為陽也。終之所以死者。氣化之。盡而陽變為陰也。是知

生死之說矣。終者始之歸宿也。故原始即以反終。存疑原始反終是從人物有生之後推原到那始初之所以生處。又從那始初處回轉來看其終竟之所以死處。知其始初之生也。是得於氣化之衆。則知其終後之死也。是緣氣化之散。蓋因其始而見其終也。

援註疏以精氣以下另爲一章。

釋註精氣細聚而成物。聚極則散。而游魂爲變也。游魂言其游散也。盡聚散之理。則能知變化之道。無幽而不通也。

程子曰。聚爲精氣。散爲游魂。聚則爲物。散則爲變。變則見鬼神之情狀。萬物始終聚散而已。鬼神造化之功也。魂謂精魂。謂其死也。歸乎天消散之意。問易言知鬼神情狀。果有情狀否。曰。

易經詳說

卷三十八

繫辭上傳

九寄願堂

有之又問。既有情狀。必有鬼神矣。曰。易說鬼神。便是造化也。或曰。游魂爲變。是變化之變否。曰。既是變。則存者亡。亡者復。更無物也。

張子曰。精氣者。自无而有。游魂者。自有而无。自无而有。神之情也。自有而无。鬼之情也。自无而有。故預知爲物神之狀也。自有而无。故慮而爲變鬼之狀也。

朱子曰。精魄也。耳目之精爲魄。氣魂也。口鼻之氣爲魂。一者合而成物。精虛魄降。則氣散魂游。而无不至矣。魄爲鬼。魂爲神。禮記有孔子答宰我問。正氣此理。其詳禮記。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魂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註氣爲魄。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爲魄。雜書云。魂人陽。

神也。魄人陰神也。亦可取問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曰。此是兩個台。

一個的精氣。合則魂魄合而凝結爲物。離則陽已散而陰无所歸。

故爲變。又曰。變爲魂魄。相離雖屬游魂。而不言魄。而離魄之意。

自可見矣。又曰。此只是聚散。聚而爲物。神也。散而爲變鬼也。神屬陽。鬼屬陰。又錯綜而稽看之。則精爲陰。氣爲陽。就人身而言。雖是。

屬陽。然體魄已屬陰。蓋生之中已帶了個死的道理。變雖屬陽。然。

魂氣上帶體魄。下降亦自具陰陽。如言知諸祖升也。伏是魂之游。

落。即魄之降。古之祭祀。求諸陽。所以求其魂。求諸陰。所以求其魄。

橫說說精氣自无而有。游魂自有而无。其說亦分曉。又曰。精氣爲。

物。游魂爲變。此却知鬼神之情狀。魂氣升於天。體魄歸於土。神氣。

上升。鬼魄下降。不特人也。凡物之枯敗。其香氣騰上。物則歸於下。

易經詳說

卷三十八

繫辭上傳

九寄願堂

推此可見。死則謂之魂。生則謂之精。氣。天地公共底。謂之鬼神。

。如聚死生足以循環言。精氣鬼神是以聚散言。其實不過陰陽。

兩端而已。問游魂爲變。問有爲妖孽者。是如何得未散。曰。游子。

是漸漸散。若是爲妖孽者。多是不得其死。其氣未散。故轉結而成。

妖孽。若疰瘟病死底人。這氣消耗盡了。力死。豈得更轉結成妖孽。

然不得其死者。人之亦散。久如其取精多。其用物宏。如伯有者。亦。

是卒未散也。問精氣爲物。陰精陽氣聚而成物。此據言神游魂。

游變。魂游魄降散而成變。此據言鬼。疑錯綜而言。曰。然此所謂人。

者。鬼神之會也。

龜策易氏曰。鬼神无體。无象。何爲而有狀。狀且无也。何爲而有情。

曰。物者。具是形者也。魂者。便是形者也。魂止則物存。魂游則物亡。

將者止之變也。亡者存之變也。觀其聚散則鬼神之情狀可知矣。記曰：鬼神之神，其盛矣乎？視之不見，聽之不聞，體物而不可遺。洋洋乎，如在，其上下，加在其左右。此其狀也。易曰：與鬼神合其吉凶。又曰：鬼神害盈而福謙，此其情也。

蒙引所說以生者本謂之精氣，就既成物言，則謂之魂魄矣。精氣為物，謂成個物也。精重濁，故屬陰；氣輕清，故屬陽。精氣非物之精氣，也是陰陽之精氣。聚而始有物者也。游魂者，漸漸散去，无所不之也。魂既游，則魄亦降矣。要其功，則說或曰：據草木之類，何處為精魄？何處為游魂？曰：此說人未能便信，但實有此理。且草木俱有香臭光采，此便是魂也。即其所受之陽氣也。亦俱有個榮液津潤處，此便是魄也。即其所得之陰精也。是雖不得如動物之

易經詳說

卷三十八

繫辭上傳

王奇願堂

分明然。上句死生既兼動植鬼神，則物之所以死生者也。安得為不兼動植言耶？清初為此說者，數年朋友固多不能深信。近得理學類編，鬼神一門所載朱子一語，都與符合。今特抄出，相示或朋草木土石有魄而无魂者，朱子曰：易說精氣為物，則是有精氣方有魂。魄草木土石不可以魂魄論，但出底氣便是魂，精便是魄。譬如焚香，烟便是魂，出底氣便是魄。魂者魄之光，魄者魂之根本。又問：體魄有分別如耳目是體，聰明是魄，曰：然。魂者氣之神，魄者體之神。淮南子註謂魂人陽神，魄人陰神，此說好。情狀二字頗難看，或者認狀字大泥，而以虛實分情狀，愚意情狀二字一類猶所謂形迹氣象云耳。如孟子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註云：形狀也。言其模樣意思耳。其實何嘗有實形也。鬼神之情狀

是一聚一散一屈一伸者。鬼神二字分屬上二句，不交台說。所謂人者，鬼神之會也。又是一義。此言聚為陽，散為陰者，初則未

有是物，陰也。今精氣為物，則陰變為陽，而神之情狀在是矣。即今有是物，陽也。及其游魂為變，則陽變為陰，而鬼之情狀在是矣。聚而成物，聚了不是二者台聚之聚，乃聚聚之聚，對散而言也。存疑陰重濁有迹，故為精陽輕清无形，故為氣。精氣台方成人物，人物既成，則氣為魂，精為魄。人之目能視，皆精魄也。人之能思，皆魂氣也。其生也以精氣之台，則其死也以精氣之散

其散也。魂氣歸於天，精魄歸於地，各還其原也。魂漸漸散去，故曰游。蓋原是氣，本无形也。魄是有迹底物，本是精血，只乾枯而已。非真降也。對魂游，則為降。降，鬼神就造化育死生就人物言。情无

易經詳說

卷三十八

繫辭上傳

王奇願堂

形狀有象，朱子顯而為物，隱而為變，為鬼神之情狀，亦是稟性。下而謂云：精氣之所聚者，神之情也。及其成物，則神之狀也。理之游散，鬼之情也。及其為變，鬼之狀也。

程子曰：幽明之故，死生之理，鬼神之情狀，則可以見天地之道。

朱子曰：觀文察變，以至知鬼神之情狀，皆是言窮理之事。直是窮得許多，然後為之窮理。

蒙引謂：觀附察，固以易也。至原始反終，亦以易而原之反之也。為物為變，亦以易而推之如此也。為上已有兩以字，便承他說出省文耳。亦如善補過一句，不用言乎其之類。天下之物理多矣，此言窮理獨曰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何也？此三者理之

至難窮者也。於此而有以窮之。則天下之理无一之不窮矣。蓋自聖人分上說。亦非重以見輕也。若大學之格物窮理。則无不可能者。問幽者變明。明者變幽。鬼變而神。神變而鬼。因矣。然則生變死。死亦可變為生乎。死生之變。似與幽明鬼神之變。不可一。何看也。曰。此更有說。若子之言。則與幽明鬼神之變。亦有未盡察者。何也。今之幽者。非向之幽者復來也。今之死者。亦非可為後來之生也。氣化生。息无窮。盡如人之鼻息。呼吸不資所處之氣。以為後來之吸。亦不資所吸之氣。以為後來之處也。幽明死生。鬼神之變。其實一理也。不可不察。

易經詳說

卷三十八

繫辭上傳

雷奇願堂

有疑此下三節言聖人用易之事。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以者。川易也。原始反終者。用易以原反之也。精氣為物。游魂為變。雖不言用易。而用易之意。固在其中矣。用易以窮理。要見易理。是如何。天地間理。是如何。聖人用易以窮之。是如何。蓋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其理皆存於易。故聖人用易以窮之也。然亦要見得為聖人窮理盡性之書。爾非聖人真個即易而後窮理盡性也。得意忘言。斯可矣。

接精氣為物三句。分明與上文一類相連。註疏截斷。以精氣為物為下章之首。甚不倫。三項皆天地之道。其實皆陰陽之變。故不外於易。故字說字。情狀字。是最難窮處。而唯用易可以窮之。天之文章。地之脈理。皆有幽明。朱子晝夜上下南北高深。看得甚細。不然。恐人以明屬天。幽屬地。始屬生。終屬死。人多不疑於生而疑於死。故原始反終。語意重在死也。精氣對魂魄。

對精氣合而為物。魂魄離而為變。變即變化之變。精氣為物。皆視為變。即是鬼神情狀。非別有鬼神而於此見情狀也。情狀三字。難分。蒙引說是。精氣為物。即植物之精氣。說實提蒙引謂陰陽之精氣。聚而始有物。以精氣與物兩截言。矣。且不若物上陰陽亦難言精氣。更詳之。孔疏以精氣為精聚之氣。不分陰陽。程子亦云。魂為精。魄不以精屬陰。陰精陽氣。是朱子看得如此。

易經詳說

卷三十八

繫辭上傳

雷奇願堂

通天易既備。彌綸天地之道。故聖人射易。可以正理。而无不知也。以易之理。仰觀天文之晝夜上下。俯察地理之南北高深。其夜與下北。與深幽也。晝與上南與高明也。而其所以為幽之故。則陽之變而為陰也。所以為明之故。則陰之變而為陽也。幽明之故。以易而知之。矣。以易之理。推原人物之所以始。反觀人物之所以終。始以氣聚而生。終以氣散而死。其所以為死之說。則陽之變而為陰也。所以為生之說。則陰之變而為陽也。死生之說。以易而知之。矣。以易之理。究其氣與精之聚散。而既有知覺。又有運動。則為物。精與氣之消散。而魂升於天。魄降於地。則為變。為物者。自无而有。神之伸也。為變者。自有而无。鬼之歸也。而其所以為神者。陰之變而為陽也。所以為鬼者。陽之變而為陰也。其情狀。不久於易而知之乎。三者理之難窮者也。聖人皆有以知之。則无不窮之理矣。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入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不義此聖人盡性之事也。天地之道知仁而已。知周萬物者天也。道濟天下者地也。知且仁則知而不過矣。旁行者行權之知也。不流者守正之仁也。既樂天理而又知天命。故能無憂而其知益深。隨處皆安。而无一息之不仁。故能不忘其濟物之心。而仁益篤。蓋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用。故其相為表裏如此。

薄註德台天地故曰相似。

程子曰。易之義與天地之道相似。故无差違。相似謂同也。

朱子曰。上文言易之道與天地準。此言聖人之道與天地相似也。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下數句是說易與天地相似之事。上文易與天地準。下數句是說易與天地準之事。

龜山楊氏曰。天地之功大矣。準之者易也。似之者聖人也。易本无

易經詳說

卷三十八

繫辭上傳

寄願堂

觀其準於天地則如平準之準均一。而无間。聖人有為其似於天地則如形似之似。惟順適乎自然。○天地與聖人无一道也。列而為三。則相似而已。惟相似故先後天而不違也。

○蓋引自知周乎萬物以下。如何說是與天地相似而不違。蓋天

之高明。智出地之博厚。仁也。聖人之仁智如此。則與天地合其德矣。非與天地相似而不違乎。○或曰相似就是不違。大抵故字須

要透。他明白。如這句。他如此說。我却不如此說。與他相似方是

不違了。他若他如此說。我却不如此說。便是相違了。故字底義見

明白。

○蓋引自知周萬物。則能以道濟天下也。

○程子曰。義之所包知也。其義周盡萬物之理。其道足以濟天下。故

无過差。

問本義云。知周萬物者天也。道濟天下者地也。是如何。朱子曰。此與後段仁者見謂之仁。知者見謂之知。又自不同。此以清濁言。彼以動靜言。知是先知得。故屬之天道。濟天下則普濟萬物。實惠及民。故屬之地。

○蓋引自知周乎萬物。道濟則改言天下。可見萬物說得廣。如上文死生鬼神。都是物理所在也。道濟天下。則只謂天下之人也。道亦仁也。也就行上說。

○存疑知周萬物。周徧也。盡也。言萬物之理。精入无形。相及有象。自

知之而无有不備不盡也。道猶夫學之道。道字訓術方法也。蓋引曰。道濟改言天下。只言天下之人。愚初以中庸盡人物之性來証

易經詳說

卷三十八

繫辭上傳

寄願堂

欲兼人物說。今以後節曲成萬物來參看。覺得曲成萬物裏。方兼人物。此處只當就人說。其心術之所運用。能使天下之人。老安友信。少懷无。不各得其所。是其道有以濟天下也。○其知周乎萬物而道足濟天下。則其知不流之空虛矣。故不過行不掩言。則為過仁。不掩知亦為過仁。足以詳知故不為過。

程子曰。乃過遠及而不流失正理。

朱子曰。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此兩句本是皆知之事。蓋

不流便是貞也。不流是不旁行。是應變處。无本則不能應變。能應變而无其本。則流而入變。詳矣。細分之則旁行是知。不流屬仁。其

實皆是知之事。對下文安土敦乎仁。故能愛一句。專說仁也。○知周萬物是說旁行是可與權。乃推行處。樂天知命是自處三節名。

說一理。旁行而不流。此小變而不失其大常。然前後却有故字。又相對此一句。突然易中自時有佳處。頗難尋。

聚引上一段。智仁是以處常者。言此則言其事有難處而不可以常理行者。聖人則旁行。旁行易流也。聖人雖旁行而又不流焉。旁行者行權之智也。不流者守正之仁也。如告而後變。理之常也。雖不告而變。則不由常理而用權矣。以臣事君。理之常也。湯武放伐其君。則不由常理而用權矣。然所以不告而變。所變者在於無後湯武之放伐其君。無非順天應人。則固理之所在。而未嘗有

不正也。此守正只是行權中之守正。若正經說守正。則是告而後變。以臣事君也。漢儒所謂反經合道者。亦甚有理。宜深味之。聖人之行權者。假權以濟經也。經權之說。譬如兵法有正有奇。奇思

事有不可以常理行者。則委曲通融而權以行之。否則膠於固執而事終不可行矣。時有不可以常法處者。則宛轉從宜而權以處之。否則泥於故常而時中不可處矣。愚故曰聖人之行權。所以假權以濟經也。

易經詳說

卷三十八

繫辭上傳

毛奇願堂

存疑旁行是事有遺達其變。常道處下。得則於常道之外。別出一法以處之。必使其有濟。故曰旁行。言從正道行不得。從偏旁而行也。旁行易出乎道義之外。是流也。聖人雖是旁行而亦不出乎道義之外。故不流。旁行是行權乃獨之知。言蓋若非其智有以高乎天下。亦不能爲此舉。故曰權者聖人之大用。常道人皆可守。權非

能道者不能用也。不流是能守其正。守正則仁矣。稱註順天之化。故曰樂也。

程子曰。順乎理樂天也。安其分。知命也。順理安分。故无所憂。樂天知命。通上下之言也。聖人樂天。則不須言知命。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者。爾。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是知命者。所以輔義一術。於義則何庸斷之。以命哉。若夫聖人之知天命。則異於此。仁者不憂樂天者也。

接本義。樂天句。屬知與程說不同。聚引天以理言。仁義忠信是也。命以氣言。吉凶禍福是也。樂乎天理。則內重而見外之輕也。夫何憂。知有天命。則惟修身以俟之。又何憂。

存疑。樂天所造極深。佳生到得樂處。論語知之不如好。好不如樂。孟子仁義忠信樂善不能。即是此樂。知命所造極深。不止是聞見之知。乃是實踐之知。蓋真知夫死生貧富貴賤之理而安之。不若莊周知无可奈何而安之。方是知命。問莊周之齊物我。一生死亦可謂之知命乎。曰。莊周只是強制。若告子之不動心與聖人之知命。必有間。樂天則理足以勝私心。泰然无不足。知命則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故不要不要地位。不是小可。先儒謂處富貴與天地同其通。處貧賤與天地同其否。安死順生與天地同其變化。其无憂者與。

孩提時以安上教仁爲萬物之情。不是。安上土何。程子曰。安土安所止也。教乎仁存乎同也。是以能愛同。安土教乎仁。故能愛。朱子曰。此是與上文樂天知命對說。樂天知命是知崇安土教仁是禮卑。安是簡所居而安在在處處皆安。若自家不

易經詳說

卷三十八

繫辭上傳

毛奇願堂

見之知。乃是實踐之知。蓋真知夫死生貧富貴賤之理而安之。不若莊周知无可奈何而安之。方是知命。問莊周之齊物我。一生死亦可謂之知命乎。曰。莊周只是強制。若告子之不動心與聖人之知命。必有間。樂天則理足以勝私心。泰然无不足。知命則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故不要不要地位。不是小可。先儒謂處富貴與天地同其通。處貧賤與天地同其否。安死順生與天地同其變化。其无憂者與。

何以能愛教只是德厚去盡已私。純是天理更無夾雜。充足圓滿。方有箇敦厚之德。只是仁而又仁。敦厚於仁。故能愛教。惟安土敦仁。則其愛自廣。又曰。樂天知命。主知言。是樂德事。安土敦仁。主禮言。是廣業事。又曰。敦是仁體。能愛是及物處。安土者。隨處而安也。敦乎仁者。不失其天地生物之心也。安土而敦乎仁。則无適而非仁矣。所以能愛也。仁者樂山之意。於此可見。又曰。安土者。隨所寓而安。若自擇安處。只知有己。不知有物也。此厚於仁者之事。故能愛也。又曰。安土敦乎仁。故能愛。聖人說仁。是特地說此語。說仁最密。

蒙引。安土是不擇便。宜胸中无所町畦。而濟人利物之心。蓋无時而不在矣。安土即敦乎仁也。但土與仁自有內外。君子體仁足以

易經詳說

卷三十八

繫辭上傳

辛奇願堂

長人亦此意也。仁在內。愛其發用也。故曰相為表裏。一表一裏便是相為表裏。引謂愛亦可為表。仁亦可為表也。

存疑。多士是隨處皆安。敦仁是敦厚於仁。敦仁不外乎安土。隨處皆安而無處不安。則其仁為厚而不薄矣。故本義曰。隨處皆安而无一息之不仁。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故能愛。

費時切氏曰。與天地相似。故不遠。此統論聖人之體段。扣問萬物。道濟天下。故不遠。此指知仁與天地相似之實處。不遠。對下。是而言。惟其相似。則配合无間。所以不遠。惟其周萬物濟天下。則廣大无外。所以不遠。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即周萬物之知而心乎天也。安土敦乎仁。故能愛。即道濟天下之仁。而心乎地也。下

蒙引。此愛而言。惟知與天相似。斯極且高明矣。隨其所行。之德。曲當此動。而樂天之意也。何憂之有。惟仁與地相似。則極其。矣。隨其所處。厚重不遷。此靜而安土之事也。何以不愛之。有此聖人仁知盡性之學。而上下與大地同流者。蓋如此。

雲峯胡氏曰。上文言易與天地準。此言聖人與天地似。即準也。聖人知似天。仁似地。有周物之知。而實諸濟物之仁。則其智不過有行權之知。而本諸守正之仁。則其知不流。至於樂天知命而知之。迹已安。安土敦仁。而仁之心。蓋著。此其知仁所以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盡性之事也。

蒙引。此聖人盡性之事也。如何說。是以易而盡性。蓋知之輕清陽也。仁之重濁陰也。陰陽具於易。則仁智亦不外於易矣。此聖人之

易經詳說

卷三十八

繫辭上傳

辛奇願堂

盡性所以亦為用易也。以其智且仁。故謂之盡性。不可謂是盡智仁之性也。蓋仁義禮智之仁。智性之含也。此所謂智仁盡性之目也。分明不同。其曰智益柔。仁益厲者。蓋此一。段。子。又是仁智中之極致者。言地大抵聖人之仁智。非有至與未至。篤與未篤。特隨所任而言。便見得一節。雖於一節。一節。深於一節耳。

存疑。聖人之知仁。配天地陰陽之德。无不盡。而其所以盡者。實法諸易書之陰陽。所以謂以易盡性也。此言聖人之知仁。一節。深一節。周物之知道濟之仁。以處常言。旁行不流。以處變言。其處變。九。深於處變也。樂天知命。安土敦仁。則與天為一。處變又不足言矣。聖人之仁。知。非有淺深。特隨所至而言。見其有淺深爾。其極相似。便不是一正一反。无兩層。道指仁邊。非別有道。即知周

內一處。謂得宜。更何過愆之有。不過言知不流也。旁行不流。旁行。裏自有个主宰。所謂權不離經也。樂天所樂。皆天。非去樂乎天也。知不是空。空識得有安命意。樂知便不憂。非樂知了。然後不憂也。土所安之地。安土便是敦仁了。四故字直體。

要能仇洽柱口。樂天理以所性之全體言。知天命以氣數之不齊言。此聖人知之極至處。安土敦仁。隨其身之所處。而一歸乎理也。此聖人法地德之深厚處。樂天知命。是兩事。安土敦仁。是一事。後此節首句。與天地相似。提起下文。見所以與天地相似處。在知仁也。經文只有知周敦仁。而朱子發明太細。故難看。知周萬物。是知道濟天下。是仁。朱子謂其知不過是以知包仁。旁行是知不流。是仁。朱子謂是知之事。亦是以知包仁。不知朱子何以如

易經詳說 卷三十八 繫辭上傳 聖賢堂

此立言也。上三句皆說知。末一句說仁。覺偏不如以道濟天下。至不流。兼言知仁。樂天知命二句。為分言知仁。似覺清楚也。依象行看。亦是如此。但說得不甚的確耳。旁行而不流。无故字。與上下文勢不同。雙連樂天句說。亦似有理。然依朱子之說。當是足上句意也。不過不必用出知字。孔疏云。不過者。所謂皆得其宜。不有過愆。使物失分。此說可用。或云。天地不能過。與上不違。一例看。亦通。素天知命。天以理言。命以數言。安土。輕。敦仁。重。安於其土。而敦乎仁。敦仁。故能愛。敦仁之仁。尚屬心之德。能愛。方說到愛之理。知仁。皆從易得之。此中自有真學問。與本領。安有但以陰陽為說。殊覺籠統。此節文義。錯待皮裏。不撥於心。

謂易能彌綸天地之道。故聖人用易可以盡性而配天地也。天地之道。聖人之性。雖有不同。而其理則一。聖人盡性。自能與天地

配合。而相似。相似則立此。彼无毫髮之違悖矣。其相似者何。如蓋天高明。其道為知。地居厚。其道為仁。皆陰陽之理。而易具之。聖人用易。其為仁知。有不可一二言盡者。其知能周悉萬物之理。區畫得宜。而道足兼濟天下之人。无不得所。仁以成知。而知有實用。非落於高遠。論於空虛。何益之有。此聖人之仁知。見於處常者。然也。若事勢有不可。以常理行。而聖人則有權變之法。是所謂旁行也。旁行。則易。而聖人行權之中。皆合於理。而不失中正之則。是能不流也。旁行則知。不流則仁。此聖人之仁知。見於處變者。然也。不但此也。天者自然之理。聖人則樂之。而

易經詳說 卷三十八 繫辭上傳 聖賢堂

與天默契。命者吉凶禍福之數。聖人則知之。而以命自安。凡事變得失。不足介懷。又何憂焉。其知之深。又如此。人不安土。往往自擇便利。其心多私。故仁不敦。仁不敦。則私意間隔。物我不通。故不能愛。聖人隨寓而安。无一息之不仁。以之應物。自有惻憫之念。慈惠之事。故能愛也。其仁之篤。又如此。以視天地之仁。知不亦相似而不違乎。仁知皆性也。聖人之用易。以盡性。可見矣。輿圖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天力而易无體。本義此聖人至命之事也。範圍錦金之百機。範圍匡郭也。天地之化。无窮。而聖人為之範圍。不使過於中道。所謂裁成者也。通乎晝夜。即幽明生死鬼神之謂。如此然後可見至神之妙。无有差

所易之變化。无有形體也。

神註範圍者。擬範天地而周備其理也。曲成者。乘變以應物。不係一方者也。則物宜得矣。通幽明之故。則无不知也。

知就範謂模範。範圍謂周圍。言聖人所爲所作。模範周圍天地之化。養言法則。天地以施其化。而不有過矣。達天地者也。隨變而應。屈曲委細。成就萬物。而不有遺棄。細小而不成也。通曉於晝夜之道。盡則明也。夜則幽也。言通曉於幽明之理。而无事不知也。

程子曰。範圍。俗語謂之模範。模範。天之通化。而不過差。委曲成。就萬物之理。而无遺失。通達夜。而幽屈伸之道。而知其所以然也。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者。模範。出一天地。而在外也。如此曲成萬物。豈有遺哉。

易經詳說

卷三十八

繫辭上傳

寄願堂

朱子曰。天地之化。涵涵无窮。如一爐金針。熔化不息。聖人則爲之。鑄焉成器。使人模範匡郭。不使過於中道也。曲成萬物。而不遺此。又就事物之分。量形質。隨其大小闊狹。長短方圓。无不各成就此。物之理。无有遺闕。範圍。天地是極其大而言。曲成萬物是極其小而言。範圍如大德敦化。曲成如小德川流。又曰。範圍。天地之化。範是鑄金作範。圖是圖象。如天地之化。都沒個遮欄。聖人便將天地之道。一如用範來範成個物。包裹了試舉一端。如一歲分四時。節候之類。以此做個塗轡。更无過差。此特其一耳。問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如天之生物。至秋而成。聖人則爲之。養藏人之生也。秋。物始萌。聖人則爲之。教化防範。此皆是範圍。而使之不過之事。否。曰。範圍之事。關人。此其一事也。能範圍之。而不過。曲成之。而不過。

通方。始見得這神无方。易无體。若範圍有不盡。曲成有所遺。神便有力。易便有體矣。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既曰通。又曰知。似不可曉。通是兼通乎晝夜之道。若通晝不通夜。通生不通死。便是不知。便是神有方。易有體了。又曰。兼通乎晝夜之道。是知其所以然。

節齋蔡氏曰。天地之化。雨暘寒燠之類。常雨常暘。化之通也。聖人則能範圍之。而使之不過。一動一植。不得其遂。則爲有遺矣。聖人則能委曲成就。而使之不遺。

誠齋楊氏曰。大哉。天地之道。日往月來。而爲夜。月往日來。而爲晝。孰測其所以然哉。聖人乃能通而知之。者。蓋往者屈也。來者信也。晝夜者。一日之屈信也。寒暑者。一歲之屈信也。死生者。一世之屈信也。古今者。萬世之屈信也。聖人何以通而知之。用易而已。

易經詳說

卷三十八

繫辭上傳

寄願堂

朱引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若舉其一二端來說。如一氣流行。體就相續。聖人則裁之。而爲四時。二十四氣。是也。地形廣遠。經緯交錯。聖人則裁之。爲九州。及凡封疆之界。皆是也。又如寒則教人厚。時而衣裘。暑則教人應時而服葛。此皆裁成。處又如正經界。治溝壑。使恒雨而潦。則水有所歸。使恒暘而旱。則水有所取。皆範圍之事。不然。早只管隨他旱。水只管隨他水。其不過乎。時乎暑。而不爲之。爲便爲暑所蒸。時乎寒。而不爲之。爲便爲寒所窘。其不過乎。九州及封疆之界。不辨。則四海之內。只是一大塊渾淪。孰知其爲何。孰知其爲何國。如是。則通矣。四時及二十四氣。節候不分。則大運之中。只是籠統。一氣而已。人知何時爲春。夏。何時爲秋。冬。何時爲春。分秋分。何時爲夏至。冬至。如是。則通矣。有如天地生人。不有。

易經詳說

卷三十八

繫辭上傳

聖寄願望

以裁之則欲動情勝。百姓不親五品不通強弱。宗暴勇矣。能无過乎。天地生物。不有以裁之。則禽獸逼人。鳥獸或不知而食之。以致死矣。能不過乎。推此類而求之。不能一一書也。於凡天下之物。知之无不明。處之无不當。使父知慈。而子知孝。兄知友。而弟知恭。耕田鑿井。各利其利。緩衣飽食。各樂其樂。賢者知者。使无太過。愚不肖者。使无不及。於動靜之類。則因其質之宜。以裁其用。制其取用之節。以遂其生。如穿牛鼻。絡馬首。不違農時。而穀不可勝食。斧斤以時入山林。而材木不可勝用。聖天地无一物而不得其成。就虛所謂大以成。大小以成。小者如此。方謂之不迫也。亦不能枚舉而悉數。要者孔子當時下字。不曰天地之道。亦不曰陰陽之道。而必曰晝夜之道。蓋晝夜循環者也。其他道理。固亦循環。但晝夜則人共知其循環也。且如明也。生也。神也。晝之屬也。晝為陽。而陽實根於陰。幽也。死也。鬼也。夜之屬也。夜為陰。而陰實根於陽。聖人之道。動靜无端。陰陽合德。上下與天地同流。則知晝矣。又兼乎夜之道而知。凡其自明而幽。自生而死。自神而鬼。晝莫不有以約其循環之妙。知夜矣。又兼乎晝夜之道而知。凡其自幽而明。自死而生。自鬼而神。晝莫不有以達其迷運之機。此即所謂知天地之化育者也。不止是聞見之知。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其實不在範圍曲成之外。若非通知晝夜之道。則於天地之化。安能範圍之。而不過萬物安能曲成之。而不遺。所謂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正以其兼得乎晝夜之道。耳。究竟亦即是隨時變易。以從道而已。非有窮盡无窮之事也。幽明死生鬼神。非晝夜其道則

易經詳說

卷三十八

繫辭上傳

美寄願望

晝夜之道也。其曰幽明死生鬼神。謂者。亦舉此以例其餘耳。如土節云。幽明死生鬼神。皆陰陽之變。天地之道也。亦只就此一節言耳。其實首節。通論天地之道。不但該幽明死生鬼神。至連邦仁及天地之化。萬物盡夜之屬。俱在其中。故諸書者。貴乎以意逆志。舉一反三。範圍曲成。與知字是一類。不過不遺通字是一類。或以不過是天地之不遺。不過為萬物不遺者。非也。本義解不過字。始得如此。諸書要仔細看。存疑範是模範。如持金之模範。固是包圍。如人圍牆。故曰匡郭範。固是就泛濫而收拾。處約起來。使成個事物。如模以範金。使成形。給圍以界地。使有界址也。我範物必周其外。即是圍非附項。

存疑又云。於天而範圍。按時於地而盡野分州。於人而別生分類。俱是範圍之事。範圍不使之過也。如天只是一氣籠統。孰知是春夏秋冬。如地只是一塊荒土。孰知是東西南北。某州某國。如人但見啞啞蠢蠢。荒荒野野。孰知有個君臣上下。此便是過了聖人爲之。順歷授時。則天道成爲之。盡野分州。則地道平。爲之。別生分類。則人道立。是範圍而不使過也。曲成是委曲成就。不能直致也。要說得與範圍不相犯。在人如新上下。定民志。使公卿大夫士。賤人各有限制。不得僭越。是範圍也。若未知職業如何。而盡各隨其官而爲之。法制如一部周禮。一部諸司職掌。使百官各隨其條。教依其職掌。作一部律令。使刑官遵之。問刑。教民樹善。使老者衣帛食肉。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使民知孝弟禮義。此便是曲成之

事又如作宮室。以易結木爲巢之俗。造溝契以代結繩之政。舟車以濟不通。重門辟邪。以待暴客。亦是曲成之事。至於物若穿牛鼻。絡馬首。因其材質之宜。以制其用。制其取用之節。以遂其生。如數罟不入形池。斧斤以時入山林。五穀不時。棄實未熟。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皆是曲成之率。如此之類。不能盡書。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只是通知晝夜之道。蓋幽明死生鬼神非晝夜。其理相爲循環。則晝夜之道也。聖人通知晝夜。亦只是上文知幽明之故。知死生之說。知鬼神之情狀。而益深造與之相默契。如所謂知天地之化育云爾。

神註神无方而易无體。自此以上。皆言神之所爲也。方體者皆係於形器者也。神則陰陽不測。易則唯變所適。不可以一方一體用。

易經詳說

卷三十八

繫辭上傳

奎 寄願堂

孔疏方是所處之名。體是形質之稱。凡處所形質。非是虛无。皆係著於器物。故云皆係於形器也。云神則陰陽不測者。既幽微不可測。不可測度。則何有處所。是神无方也。云易則唯變所適者。既唯變易。唯變之適。不有定往。何可有體。是易无體也。

程子曰。如此則得天地之妙用。知道德之本原。所以見至神之妙。无有方所。而易之準道。无有形體。

朱子曰。神无方而易无體。神便是在陰底。又忽然在陽。在陽底。又忽然在陰。易便是或爲陽。或爲陰。如爲春。又爲夏。爲秋。又爲冬。交錯代換。而不可以形體言也。又曰。无體與那其體則謂之易不同。各自是一个道理。其體則謂之易。這只說個陰陽動靜開闔聚消長。不著這七八四字說不了。若彖作易。只是一字便了。又曰。其

體是個對字。

通山楊氏曰。神者。妙萬物而爲言。易者。生生之謂。天高地下。必有方矣。神則无方。天圓地方。必有體矣。易則无體。无在而无乎不在。无爲而无所不爲也。

南軒張氏曰。天地之化。陰陽之氣也。萬物陰陽之形也。晝夜陰陽之理也。此三者不外乎陰陽。惟易則能陰能陽。故无體。神則陰陽不拘。故无方。聖人盡神易之道。故於天地之化。能範圍之萬物。能曲成之晝夜。之道。能通之。

聖引无方无體。只是言其變也。上文所謂易與天地準。而能彌綸天地之道者。即取其變耳。

神擬天地之化。萬物之生。晝夜之循環。不外一陰陽而已。陰變陽。

易經詳說

卷三十八

繫辭上傳

奎 寄願堂

陽變陰。是之謂易。陰陽氣也。所以主幸乎是氣者。理也。陰陽之變。易皆是理主宰之。故夫子下文指陰陽之迭運者。而謂之道。神只是這個道。因其无在。无不在。故謂之神。神无方。言神之无所不在。无有一定方所也。曰易无體。言陰陽只管變易。无有一定形體也。天地之化。萬物之生。晝夜之循環。皆有個神。易則撰寫乎此理者也。故在易亦有神。易聖人於天地之化。能範圍之於萬物。能曲成之於晝夜。之道。能通知之。則神易不在易書。而在聖人矣。是聖人之至命。亦爲用易也。聖人之神易。何以見得。聖人之範圍天地。曲成萬物。通知晝夜。皆其終始之妙用。所爲易也。聖人之心。神明不測。能宰制羣動。釋編妙用。皆由此出。所謂神也。故曰。人從心上起。可以觀聖人之神易矣。

審測神易是聖心之神易神以心之存主言易以心之運用言
宋劉氏曰上文言彌綸天地之道此曰範圍曲成範圍如大德
教化即所謂彌也曲成如小德川流即所謂綸也上文言聖人之
知不過此則聖人能使天地之化皆不過上文知幽明知死生知
鬼神知命此則通晝夜之道而知是豈聞見之知云乎哉前所謂
知者知其故知其說知其情狀也此所謂知者則神无方
所易无形體矣嗚呼深哉

易經詳說

卷三十八

繫辭上傳

堯帝廟堂

蒙引此聖人至命之事蓋天地之化消而不窮或不能无過也聖
人則範圍乎天地之化而天地之化一一皆在其裁成之內无或
過焉萬物之生總總不齊或不能以自成也聖人則曲成乎萬物
使大以成大小以成小而无或遺焉幽明知死生鬼神相爲循環之
理一晝夜之道也聖人則兼乎晝夜之道而知而周然契无間焉
夫天地有是化聖人則裁成是化天地生萬物聖人則曲成萬物
天地不獨有晝而又有夜聖人則能知晝而又知夜知夜而又知
晝是其所造直到那天命地位了此之謂至命至到也如孟子序
云學已到至處至字當如此看方真切聖人之至命如此如何是
以易而至命蓋天地之化陰陽之氣也萬物之生陰陽之形也晝
夜之道陰陽之運也而易智陰陽之變化也則此許多道理皆在
了故於此有得則所以至命者亦此也聖人之用易至與天地
焉一如此此可見至神之妙无有方所易之變化无有形體也何
也蓋範圍不過曲成不遺通知晝夜此聖人之用易无方无體也
然非神易无方无體也何以能周聖人之用一至於此哉故本

此可見云云。神无方易无體。關係之至命一條。至命從窮
理盡性上來。乃窮理盡性之極致也。要之非窮理盡性之外。能有
所謂至命也。故關係之至命。而自足以該乎窮理盡性。大抵不
過不遺及通字重見。得神无方易无體。正在此上。
夫疑猶是聖人耳。就其主宰曰神。就其變化曰易。其實只是一件
物事。无方无體。只形容神易之妙處。
蒙引仇鴻柱曰。範圍曲成通知。皆爲聖人則神易之妙。亦指聖心
故字緊承單括大地不得。

據上三句分三項。神无方易无體總承。於此言易无體。可見聖
人窮理盡性至命。无處非易矣。

神易能彌綸天地之道。故聖人用易可以至命。而與之爲一也。天

易經詳說

卷三十八

繫辭上傳

堯帝廟堂

雖之化一陰陽之氣。不能无過也。聖人以易而範圍之。節天時
制地利。而不使有過焉。萬物之生。一陰陽之形。有符而成也。聖
人以易而曲成之。於人則正德厚生。於物則節節愛養。而不至
有遺漏焉。晝夜循環。一陰陽之運。其理難知也。聖人以易兼晝
夜而知之。如明也。生也。神也。贊之屬也。幽也。死也。鬼也。夜之屬
也。陰陽互根。晝夜相繼。聖人皆與之默契。而无間焉。夫天地萬
物晝夜皆命也。皆神爲之主。而易爲之推也。聖人範圍曲成通
知如此。則其心一神也。易也。聖心之神。主宰乎天地萬物晝夜
之中者。或在彼。或在此。而无方所可求。聖心之易。推行於範圍
曲成通知之際者。或爲彼。或爲此。而无形體可拘也。非至命之
極功。而與命爲一者哉。信乎易與天地準。其道至大。而聖人之

用易爲能盡易道之大也。

右第四章

不義此章言易道之大。聖人用之如此。

家引當初聖人窮理盡性以至命。方莊作易及易元體。在聖人用之。又可以窮理盡性而至命。聖人窮理盡性而至命。不必盡由用易。孔子立言。注意只是以智易道之大耳。其實是有此理。所謂言有大而非講也。

去疑。彌綸天地句。是一章帽子。故下面用易。節節冠以天地。且天地之道。道字。即下理性命三字。總名耳。

按此章一頭三節。首節言易道之大。下三節分窮理盡性至命。言聖人之用易。其道亦大。窮理盡性至命。俱要切易說。至末方盡。

易經詳說

卷三十八

繫辭上傳

聖寄願章

出易子以見聖人之心。自有易則其得於易者深矣。以易起。以易收。是昭應處。舊說詳備。本義以窮理盡性至命。分貼三節。亦甚確。但恐緣此。遂板分作三項。未免與經旨有碍。愚謂此章。總見得易道至大。聖人精於易。於天地間道理。无不透徹。其詞雖煩。歸重在一透。知幽明死生鬼神。三知並言。下知周萬物。是亦三知。子推說到安土敦仁。又見知可兼仁。惟其知仁。並盡故能節。節曲成兩通知。言及之道。則其知九與天地。默契較前三知。又深一步。聖心神无方易无體。神贊其妙。以易爲主。首節是冒。二節言聖人之知。三節言聖人之德。末節方盡。彌綸之理。聖人以範。彌綸曲成。屬綸可用。彌綸句。便可作聖人用易說。聖人用易。彌綸而易。實與聖心之易爲一也。○程子

以易與天地準。至君子之道。鮮矣。爲一章。今依本義截斷。

易經詳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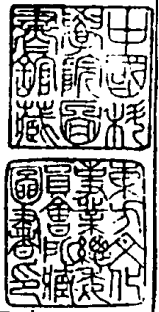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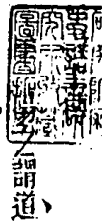
卷三十八

繫辭上傳

聖寄願章

易經詳說卷三十八終





謂道

程子曰。道者一陰一陽也。動靜無端。陰陽无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離了陰陽。便无道。所以陰陽者是道也。陰陽氣也。氣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形而上者。則是密也。一陰一陽之謂道。道非陰陽也。所以一陰一陽者。道也。如一闔一牖之謂道。本義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

朱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何以謂之道。當離合看。一陰一陽之謂道。則陰陽是氣。不是道。所以為陰陽者。乃道也。若只言陰陽之謂道。則陰陽是道。今日一陰一陽。則是所以循環者。乃道也。

易經詳說

卷三十九

繫辭上傳

一 寄巽堂

一闔一牖之謂道。亦然。又曰。理則一。而其形者。則謂之器。其不形者。則謂之道。然而道非器。不形。器非道。不立。蓋陰陽亦氣也。而所以陰陽者。道也。是以一陰一陽往來不息。而聖人拊是以明道之全體也。此一陰一陽之謂道之說也。問一陰一陽之謂道。便是太極否。曰。陰陽只是陰陽。道便是太極。程子說所以一陰一陽者。道也。問一陰一陽之謂道。曰。以一日言之。則晝陽而夜陰。以一月言之。則望前為陽。望後為陰。以一歲言之。則春夏為陽。秋冬為陰。從古至今。無地滾將去。只是這箇陰陽。是就使之然哉。乃道也。從此句下文分兩脚。此氣之動。為人為物。渾是一箇道理。故人未生以前。此理本善。所以謂繼之者善。此則屬陽。氣質既定。為人為物。所以謂成之者性。此則屬陰。又曰。一陰一陽。此是天地之理。如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繼之者善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成之者性也。這一段。是說天地生物之意。不是說人性上事。

要引此章。陰陽正指動靜。靜其體。動其用也。道字。便兼有動靜。合陰陽則道。无安泊處。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兩箇一字。最活。迭運意思。全在兩一字上。言陰陽只管無底迭運。而道不外是矣。

此一句。只當云。夫所謂道者。非他也。即其所以一陰而復一陽者之謂也。一陰一陽之謂道。其所該甚廣。不止如下文所云。如繼善成性。顯仁藏用。仁智及成象效法。都取大頭腦來說。未暇細及。若細言之。就成象效法上。亦各有陰陽。如乾坤之各有四德是也。近而一日之內。也有箇陰陽之運。一息之微。也有箇陰陽之運。此章所言陰陽。大抵皆以流行者言。

易經詳說

卷三十九

繫辭上傳

一 寄巽堂

存疑大意。謂天地間。只是陰陽二氣而已。是氣迭運。一陰而復一陽。一陽而復一陰。陰陽只管往來循環不已。只此便是道。蓋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陰陽迭運不已。皆太極動靜之所為。无太極。則无動靜。无陰陽矣。故聖人即陰陽之迭運。以語道之全體。非陰陽迭運之外。復有他道也。蓋則陰陽氣也。有為之主者。為道。陰陽只以動靜泛泛說。至疑只說一陰一陽。勿說一陽一陰。下文節節是陰陽。節節是道。所一字。正是不寒之神處。按註疏云。道者无之稱也。又云。謂无也。无陰无陽。乃謂之道。真與端之言。註疏連上文為一章。至君子之道。鮮矣。止。謂天地間。无非道也。即无非陰陽也。然陰陽不得謂道。執陰陽

亦不。謂道惟靜極而動一陰而繼以一陽動極而靜一陽而繼以一陰。氣之迭運而行乎其間。其動爲道乎。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按註。謂繼道之功。惟善行成就此道者。是人之本性。說得太粗。程子曰。動靜相因而成變化。順繼此道則爲善也。成之在人則謂之性也。止於至善。不用乎善。此言善者義理之精微。尤可得名。且以至善目之。繼之者善。此言善者。却言得靜。但謂繼道者。莫非善也。不可謂之惡。性主之謂。易是天之所以爲道也。天只是以生爲道。繼此生理者。即是善也。善便有一箇元底意思。元者善之長。萬物皆有春意。便是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却待萬物自成。其性須得。

易經詳說

卷三十九

繫辭上傳

三 寄頤堂

本義道具於陰而行乎陽。繼言其發也。善謂化育之功。陽之事也。厥言其具也。性謂物之所受。言物生則有性而各具其道也。陰之事也。周子程子之書言之備矣。或問繼之者善。繼則是此理之流行。未與與在萬物。朱子曰。如兩個輪口。管轉流動不已。萬化皆從此出來。其善動之。如兩片磨中間一個磨心。只管推轉不已。穀米因散撒出來。所以爲繼之者善。程子曰。言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蓋此亦且從那動處說起。若論那動以前。又有靜以前。又有動。如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這繼字便是動之頭。若只一箇一陽而無繼。便是合殺了。問繼是動靜之間否。曰。是靜之終動之始也。化育流行未有定質者。爲此繼之。言善。謂善成。形不可變。言者爲陰。此成之者性。大凡

已成形後。即漸衰息。以至於盡。所以屈陰。又曰。繼是接續不息之意。或是凝成有主之意。繼之者善也。元亨是氣之方行。而未著于物也。是上一截事。成之者性也。利貞是氣之結成。一物也是下一截事。又曰。繼之者。氣之方出。而未有所以成之謂也。善則理之方行。而未有所以立之名也。陽之屬也。成則物之已成。性則理之已立者也。陰之屬也。問妙合之始。便是繼。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便是成。曰。動而生陽之時。便有繼。成至靜而成陰。方是成。又曰。繼之者善。便是公共底。成之者性。便是自家得底。又曰。繼之者善。如水之流行。成之者性。如水之止而成潭。問孟子只言性善。易却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如此則性與善却是二事。曰。一陰一陽是總名。道繼之者善。是二氣五行之事。成之者性。是

易經詳說

卷三十九

繫辭上傳

四 寄頤堂

氣化以後事。問性固是理。然性之得名。是就人生稟得言之否。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這個理在天地間時。只是善。元有不善者。生物得來。方始名曰性。只是這個理在天則曰命。在人則曰性。問孔子已說繼善成性。如何人尚未知性。則得孟子方說出。曰。孔子說得細。孟子說得詳。豈不會說性源頭。不曾說上同一截。只是說成之者性也。道山楊氏曰。繼之者善。無間也。成之者性。無窮也。而初齊氏曰。道太極也。陰陽所乘之機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今不先言陽而先言陰。將就所繼而言也。朱子曰。繼之靜之後而動之端也。若靜極之後。不繼之以動。造化便從此合殺了。豈道也哉。一陰一陽。此生主之理。所謂道也。

謂蔡氏曰。得善陽也。成世陰也。此以天命之序而言陰陽也。仁者陰也。知者陽也。此以物受之性而言陰陽也。然陽之所以為陽者。皆動而無體也。陰之所以為陰者。皆靜而有體也。

運安邸氏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就造化流行上說。成之者性。是就人心稟受上說。繼之者善。是就天所賦人所受。中間過接上說。如書帝降之衷。中庸天命之性。所謂降。所謂命。即繼之之意也。

蒙引亦義云。道具於陰而行乎陽。道具於陽而行乎陰。此句是起那繼字。繼者靜之終。動之始也。行乎陽之陽。繼那具於陰之陰。此具字與下文言其具之具又不同。繼言其發也。如何以繼為發。蓋對前而陰則為繼。對後而陰則為發。其實一也。○語錄所謂靜之終。動之始。得最明白。蓋靜之前又有動。動之前又有靜。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故曰。動靜無端也。○繼言其發也。發字即行字意。繼言其發也。成言其具也。兩其字皆指道。繼之者所以謂之善。蓋此時全是天道之自然。無纖毫有涉。雜於其間。所以目之曰善也。善字是名目。字不是善惡之善。對下句性字言。蓋此理在天道則曰善。既付於人物則曰性。要分天與人物界限中。庸曰。天命之謂性。與此理則一般。但彼是申合言耳。繼善是天命流行成性。則此命已交還人物去了。○本文兩個之字。虛下文善即是其所指者。性便是其所成者。有道字實之。○繼善者。成性之方。發陽之事也。成性者。繼善之已成陰之事也。一陰一陽之所在。此道之見於天命之流行。顯與否然也。○繼之者。本文言繼之。成之本義則言其具其具。本文之之本義之。

易經詳說

卷三十九

繫辭上傳

五 寄願堂

有靜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故曰。動靜無端也。○繼言其發也。發字即行字意。繼言其發也。成言其具也。兩其字皆指道。繼之者所以謂之善。蓋此時全是天道之自然。無纖毫有涉。雜於其間。所以目之曰善也。善字是名目。字不是善惡之善。對下句性字言。蓋此理在天道則曰善。既付於人物則曰性。要分天與人物界限中。庸曰。天命之謂性。與此理則一般。但彼是申合言耳。繼善是天命流行成性。則此命已交還人物去了。○本文兩個之字。虛下文善即是其所指者。性便是其所成者。有道字實之。○繼善者。成性之方。發陽之事也。成性者。繼善之已成陰之事也。一陰一陽之所在。此道之見於天命之流行。顯與否然也。○繼之者。本文言繼之。成之本義則言其具其具。本文之之本義之。

其要皆指道也。然向虛說。

及指道口。可會意。入口氣則暖。還他虛字為是。

有陰陽五行流行發育。化生萬物。繼之時也。斯時也。氣之方行。而未有成。理之方出。而未有立。以氣則未有清濁之殊。以理則未有昏明之異。是故謂之善。善是理未付於人物。其未然者。未失。未有不善之雜也。及夫陰陽五行。變聚成形。而人物生焉。則氣之形而已。成理之出而已。立人則成。成人則成。人物則成。人物此之謂成。蓋人物既成。則人得所以為人之理。物得所以為物之理。莫不有本然之性焉。是故謂之性。性若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本文兩之字。虛繼之者。善言其繼者。本善也。成之者。性言其成之者。有性也。○本義善謂化育之功。是言化育之功。本善。道具於陰而行乎陽。善此語只欲開繼善成性之屬陰陽。○陽孟子言性善。正說得是。此一截話。下文氣質不同。則孟子之所未及。○明謂云。繼成是氣。謂陰陽也。善性是理。謂道也。陰陽謂道。可見矣。此說與朱子氣之方出一段相合。可從時講。或以續成。但就理說。不甚分曉。

易經詳說

卷三十九

繫辭上傳

六 寄願堂

繼是道也。其在靜之終。動之始。可以觀其繼焉。繼之者。當接續之間。氣方行而未著於物。其化育之功。全是天道之本然。無感無雜。純然善也。至於氣凝而為人物。可以觀其成焉。成之者。理隨氣賦。人有為人。物有為物。實理具備。隨在各足。乃為性也。此一陰一陽之道。在天命流行。賦予者然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

鮮矣

獨註既仁智資道以見其仁知。資字是說後來事耳。

程子曰在衆人則不能識。隨其所知。故仁者謂之仁。知者謂之知。百姓則由之而不知。故君子之道。人鮮克知也。這個義理。仁者又看做仁了也。知者又看做知了也。百姓日用而不知。此所以君子之道鮮矣。此個義理亦不少。亦不利。只是人看他不見也。承上陽知陰各得是道之一隅。故隨其所見而目爲全體也。日用不知。則莫不飲食。鮮能知味者。又其每下者也。然亦莫不有是道焉。或曰上章以知屬乎天。仁屬乎地。與此不同。何也。曰彼以清濁言。此以動靜言。

朱子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謂各隨人氣稟偏處。

易經詳說

卷三十九

繫辭上傳

七 寄願堂

見仁亦屬陽。知亦屬陰。此又分著陰陽。如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便是於造化流行處分陰陽。此是指人氣稟有偏處分屬陰陽耳。萬物各異其性。但氣稟不同。各以其性之所近者親之。故仁者只見得他發生流行動處。便以爲仁。知者只見得他貞靜處。便以爲知。下此一等百姓。日用之間。習矣而不察。所以君子之道鮮矣。

程初齊氏曰。仁者見之於已動之後。而識其動而及物之機。故曰仁。知者見之於未動之先。而識其復而幹事之體。故曰知。百姓則又行不著。習不察。而全未有見者也。百姓固未見道。仁者知者亦未見道之全。故曰君子之道鮮矣。君子何道也。一陰一陽之道也。上文所謂天地之道也。故必有知幽明之故。知死生之說。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之聖人。而後可以成位乎其中矣。不然仁者

知者之知。其視百姓之日用而不知。亦何以大相遠哉。

運安邱氏曰。此言性成之後。人稟陽之動者爲仁。稟陰之動者爲知。惟其所稟之各異。是以所見之各偏。仁者見仁而不見知。故謂其道止於仁。知者見知而不見仁。故謂其道止於知。至於百姓日用飲食。固於斯道之中。而不知有斯道焉。此君子之道所以鮮也。雲際胡氏曰。首三句。正是夫子言性與天道處。陰陽非道也。一陰又一陽。所以爲理。而不已者。道也。繼者靜之終。動之始。最可見一陰又一陽之妙。本義曰。繼言其發。成言其具。蓋在造化者。方發而賦於物。其理无有不善。在人物者。各具是理。以有生。則謂之性。其發者是天命之性。其具者天命已不能不麗於氣質矣。仁者知者。百性指氣質而言也。上章說聖人之知仁。知與仁合而一。此說仁

易經詳說

卷三十九

繫辭上傳

八 寄願堂

者知者仁。與知分而爲二。道无陰陽。本自无滯。仁者之見滯於陽。知者之見滯於陰。百姓則又日由于陰陽之道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這无二道。君子之道。即能深會乎陰陽之道者也。

蒙引之字指道。道本不偏。奈仁知者拘於所稟。而各認作一偏去。上文成之者性。兼人物言。此則承上文成性一節。去了物而專以人言也。蓋既謂之成性。則此道已落在氣質矣。所以有偏。仁者偏於陽也。知者偏於陰也。陰靜而陽動也。若道之全體。則兼乎動靜也。謂之仁。謂之知。亦只要仔細看。不是仁者各此道爲仁。知者各此道爲知。蓋仁者是個流動發越。要行便行。要便便底。人所謂動也。此自是他偏處。他却不自知。而以爲道正是如此。而不知此不足爲道也。更有一邊在。知者是個靜默。行不遠行。默

不遠做底人所謂靜也。他這也只是是一邊。他却不自知。而以爲道正是如此。而不知此亦不足以盡道也。故曰隨其所見而目爲全體也。若謂仁者真實各此道爲仁。則已自知其偏於仁矣。知者真實各此道爲知。則已自知其偏於知矣。故謂之二字要解得有分曉。此條口說當云。夫性出於天命之善。固无所偏。然性寓於氣質之中。則有所偏。故偏於陽之動者。仁者也。偏於陰之靜者。知者也。仁者惟其偏於動也。則只見其動。而不見其靜。遂謂道止於仁耳。而不知仁之外有知焉。知者惟其偏於靜也。則只見其靜。而不見其動。遂謂道止於知耳。而不知知之外有仁焉。至若蚩蚩蠢蠢者。百姓也未嘗不圓於是道之中。然行矣不著。習矣不察。既不知有道之仁。亦不知有知之知焉。夫仁知者雖有所見。而各有所偏。

易經詳說

卷三十九

九 寄願堂

若百姓則又一无所見。此君子體用全備之道。所以鮮其人也。夫仁之動陽也。知之靜陰也。百姓日用。又皆陰陽所在也。而道亦不外是矣。此道之見於人。寡者然也。此節貼一陰一陽之道。當衆仁者知者與百姓而言。蓋仁者知者雖見得偏。道則不偏也。百姓雖全然不知有道。道則不以百姓而无也。

存疑此就成之者性上說。一陰一陽之道。仁知以人之所專言見之。之字是指仁知。謂之之字是指道。仁者見其仁。遂謂此道只是仁。知者見其知。遂謂此道只是知。衆引以見之之字爲指道。予以本文上下文勢及本義。仁陽知陰。各得是道之一隅。故隨其所見而目爲全體觀之。似不是。故復爲之說。觀者詳之。疑問道合仁與知而一之。非君子不能兼體其全。故曰君子之道。

我衆引謂之字指道。承上道字。未嘗不是。但其說未透耳。仁者見道。只謂之仁。知者見道。只謂之知。此見字輕。語意是云。仁者看道。只向仁一邊。謂仁是道。知者看道。只向知一邊。謂知是道。存疑之辨。固亦說得通。但以仁者見仁。謂道在仁。未免字義太重。發尚未安。此章以道字爲主。故承道說。而仁知皆屬氣質之偏。則是性之附於氣質者耳。性中有仁。知二者全備。則能盡道。各偏於一邊。則不能盡道。百姓日用不知。并偏一邊。亦无君子之道。道字舉全體言。不特不仁不知者。不能盡道。即仁知一偏者。亦不能盡道也。註疏自精氣爲物至此爲一章。程子自易與天地準至此爲一章。

諸君夫成性之後。其在人也。有得陽之動而成性者。仁者也。有得

易經詳說

卷三十九

繫辭上傳

十 寄願堂

陰之靜而成性者。知者也。同是道也。仁者見之。只向仁一邊。而以爲道。在是焉。則竟謂之仁矣。知者見之。只向知一邊。而以爲道。在是焉。則竟謂之知矣。至於蚩蚩之氓。百姓也。亦日用是道。而其實一无所見。不知有仁。亦不知有知焉。夫仁知者各有所見。而得其偏。百姓又愚而无所知。故君子體用全備之道。知之蓋鮮其人矣。仁陽也。知陰也。百姓亦陰陽所在也。仁知雖偏。而道本不偏。百姓雖愚。而道无不在。則一陰一陽之道。又可見矣。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危大業至矣哉。程註以此至道義之門爲第一章。程傳以此至之謂神爲一章。孔疏顯諸仁者。言道之爲體。顯見仁功。衣被萬方。是顯諸仁也。藏

始用者。謂潛藏功用。不使物知。是藏諸用也。

隱在顯謂不與聖人同憂。謂道以虛無爲用。聖人不能以全無以爲。是與端之言。

程子曰。通行之迹。生育之功。顯諸仁也。神妙无方。變化无迹。藏諸用也。天地不與聖人同憂。天地不宰。聖人有心也。天地无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无爲。天地聖人之盛德大業。可謂至矣。天地之大德曰生。其生可見也。所以生之者用也。故曰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入人也。故不得无憂。天則不爲堯存。不爲桀亡者也。天地鼓萬物如此。聖人循天理。而欲萬物同之。所以有憂患。天地以无心。故不憂。聖人致有爲之事。故憂。聖人有爲之功。天地不宰之功。此天地與聖人異處。聖人有不能爲天之所爲處。

易經詳說

卷三十九

繫辭上傳

士 寄願堂

不義。自內而外也。仁。謂造化之功。德之發也。藏自外而內也。用爲機藏之妙。藥之本也。程子曰。天地无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无爲。

朱子曰。顯諸仁。是元亨。誠之通。藏之用。是利貞。誠之復。又曰。顯諸仁。是用底跡。藏諸用。是存底心。顯諸仁。是流行發見處。藏諸用。是流行發見底物。顯諸仁。千頭萬緒。藏諸用。只是一個物。事作顯諸仁底骨子。顯諸仁。是權之者。善也。藏諸用。是成之者。性也。天下萬物萬事。其發然發見處。皆是顯諸仁。然一事自是一事。一物自成一物。便是用藏在這裏。如元亨利貞。元亨是流行處。利貞是流行底。計子流行個甚麼。只是流行這貞而已。此顯諸仁。藏諸用之謂。

也。又曰。顯諸仁。似恕。藏諸用。似忠。顯諸仁。似實。藏諸用。似一。顯諸仁。如惻隱。藏諸用。似仁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顯諸仁也。仁義禮智。藏諸用也。只是這一箇惻隱。隨事發見。及至成那事時。一事各成一仁。此便是藏諸用。其發用時。在這道理中。發去。及至成這事時。又只是這箇道理。此便是業。業是事之已成處。故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此正是顯諸仁。藏諸用。底時節。盛德大業。便是顯諸仁。藏諸用。成就處。又曰。顯諸仁。似隱。而費。藏諸用。似費。而隱。又曰。顯諸仁。易說。藏諸用。極微難說。這用字。如橫渠說。一故神神字一樣。顯諸仁。如春生夏長。發生彰露。可見者。藏諸用。是所以生長者。藏在裏面。而不可見。又這箇有作先後說處。如元亨利貞之類。有作表裏說處。便是這裏。顯諸仁。德之所以盛。藏諸用。業之所以成。

易經詳說

卷三十九

繫辭上傳

士 寄願堂

譬如一樹一樹。一生許多枝葉花實。此是顯諸仁處。及至結實。一生成一個種子。此是藏諸用處。生生不已。所謂日新也。萬物无不具此理。所謂富有也。又曰。如此一種禾。其始只用一個母。子少間成穀。一個各自成得一個。將去種植。一個又自成一種。又開枝開葉去。所以下文謂富有之謂大業。天地造化是自然。聖人雖生知安行。然畢竟是有心去做。所以說不與聖人同憂。明道二語最好。天地无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无爲。无心便是不憂。成化便是鼓萬物。天地鼓萬物。亦何嘗有心來。盛德大業至矣哉。只是說易之理。非指聖人而言。

誠齋楊氏曰。聖人之與天地。可同者。顯仁藏用之德業也。不可同者。天地无心。聖人有心也。聖人仁萬物。而獨任其憂。大地鼓萬物。

而不與聖人同其憂蓋聖人有心則有憂天地无心則无憂也
或問范氏曰本義云顯自內而外藏自外而內竊疑造化之
功固有自內而外機發之妙何以見其自外而內曰仁木是在內
以其發出在外故謂之自內而外用本是在外以其收藏歸內故
謂之自外而內如春夏之生長萬物便是顯諸仁至秋冬則收斂
成實便是藏諸用春夏是顯秋冬是藏春夏所顯
之用也

雲峯胡氏曰顯藏二字與中庸費隱相似隱在費中費之外他无
所謂隱藏在顯中顯之外他无所謂藏蓋顯諸仁是用之迹而盛
德之所以行藏諸用即仁之心而大業之所以立顯諸仁是發生
可見者藏諸用是所以發生者即藏於中而不可見本義上文曰

易經詳說

卷三十九

繫辭上傳

三 寄願堂

善謂化育之功此則曰仁謂造化之功見得繼之者善即是造化
顯諸仁處善者天地賦予萬物之理仁者天地生萬物之心人得
天地之心以爲心即謂之仁而善之本也上章言聖人者則曰仁
與知此言在造化者則曰仁與用發於造化者爲仁而所以發者
爲用發於聖人者爲仁而所以發者爲知用者造化機發之妙鼓
萬物而无心知者聖人密用之妙不能不通天下以心此造化之
所以不與聖人同憂而爲盛德大業之至也

蒙引此條口講當云夫道顯之於仁藏之於用顯仁所以鼓萬物
之出機也藏用所以鼓萬物之入機也而一出於无心非若聖人
之有心而憂也顯仁而不憂則盛德之至矣藏用而不憂則大業
之至矣蓋顯仁非德也德之發也苟非盛德於內何以能如是其

仁乎故即顯仁而謂之盛德藏用非業也業之木也蓋既藏諸
則是惟未發一發則其業容可量乎故就謂之大業顯仁之德即
前同之藏用者藏用之業即後來之顯仁者故本義一則曰自內
而外二則曰自外而內一則曰德之發也二則曰業之木也是正
所以開出相爲表裏處意思而益以見夫一陰一陽之迭運而无
端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豈不信哉仁謂造化之功以發出者言
也用是妙用之用故謂機發之妙也機發者未發之意機是弩之
機機是絲之總結處機一發一啓則業之所在也可見德在仁
之內業在用之外德在仁之前業在用之後然必於顯仁言德於
藏用言業者以其相爲表裏也藏用爲業之木宜曰藏諸體而
曰藏諸用者何歟曰以其爲有用之體用即妙於體之中也故曰

易經詳說

卷三十九

繫辭上傳

四 寄願堂

藏諸用本義曰用謂機發之妙非正以用爲機發也以其機發之
妙處爲用之所在也宜曰藏諸體而乃曰藏諸用者蓋其所藏
乃有用物事也故以目之○鼓萬物而不憂而必曰不與聖人同
憂蓋德之盛業之大者宜莫聖人若也然聖人猶有心思在而其
盛德大業猶未至也若天地之顯仁藏用一出於无心而成化此
其所以爲盛德大業之至也是蓋舉聖人之至以顯天地之尤至
如中庸舉二者之難以明中庸之尤難意思非直故是要抑聖人
以爲未至也姑得抑聖人以揚天地耳○盛德大業至矣或不
必盛德大業之外別取一個至也只是申贊之詞○繼之者正其生
生之機不已也所謂得其見天地之心也此節是就天地之流行
賦予上言陰陽也當分造化與人物界限至於顯仁藏用則統以

造化之氣機出入言爲此義於上文未顯如繼善成性只是就天地萬物之一付一受而言豈足以該此義故不可不顯仁藏用一條議論也

存疑此就造化上言一陰一陽之道繼之者善條是半帶生物說此則專就造化說當曰藏諸體而曰藏諸用者此是有用之體故亦謂之用此等字樣非大聖人不放下蓋道理只在聖人口頭但立一字而義可通聖人固不循其故也本義用爲機械之妙亦是會其意解之未必聖人之意是如此顯諸仁言顯而爲仁藏諸用言藏而爲用諸字輕看發乎外者本乎內顯仁是發乎外也其外如此其內之所存可知矣故即顯仁而謂之盛德有諸內必形諸外其內如此則其外之所發可知矣故即藏用而謂之大

易經詳說

卷三十九 繫辭上傳

五 賓願堂

業至矣哉是就不與聖人同憂上看出

顯此節是以造化言道顯仁是陽藏用是陰造化屬氣而道在其中顯似業藏似德然顯諸仁仁屬德藏諸用用屬業本義德之發用之本有互意朱子謂盛德大業是說易之理此節似不曾說到易豈以天地造化即爲易歟

因鼓即鼓動的鼓不與聖人同憂竟倒聖人特借以形容天地耳鼓動兼生成言萬物生成皆陰陽之氣有以鼓動之而不見其迹

雖然氣稟雖有偏而造化則无不全以氣機之出入言之方氣之動而陽也自无而有凡發生萬物之仁顯然在外而莫極是顯諸仁也及氣之靜而陰也自有而无凡萬物發育之用默藏於

內而无迹是藏諸用也顯仁所以鼓萬物之出藏用所以鼓萬物之入而氣至自出氣歛自入造化原自无心不與聖人之有心生成萬物而常懷憂患者同也夫仁德之發也蓋萬物而顯之其德盛矣用業之本也蓋萬物而藏之其業大矣而一皆出於无心其德業之盛大不其至矣哉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程註廣大悉備故曰富有體化合變故曰日新

孔疏自此以下覆說大業盛德因廣明易與乾坤及其占之與事并明神之體

程子曰富有溥博也日新无窮也

困義子曰富有者大而无穷日新者小而无穷

易經詳說

卷三十九 繫辭上傳

六 賓願堂

朱子先說個富有方始說日新此與說宇宙相似先是有這物事了方始相連相續去富有之謂大業言萬物萬事无非得此理所謂富有也日新是只管運用流行生生不已富有之謂大業以人言之須是天下事无不理会方得若纔工夫不到業无根柢少間措置事業便有欠缺此便有病

鄭齋氏曰富有廣大不窮日新悠久无疆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其富有之謂顯陰陽升降變化不窮其日新之謂顯

西山真氏曰此雖言易之理然易也天地也聖人也一而已矣生物无窮天地之大業也運行不息天地之盛德也功及萬世聖人之大業也終始日新聖人之盛德也學者有志乎進德修業者亦必以天地聖人爲法蓋非富有不可以言大業非日新不可以言

盛德也。

後此當以天地爲正意。

胡氏曰富有者无物不有。而无一毫之欠缺。日新者无時不然而无一息之間斷。藏而愈有。則顯而愈新。

蒙引藏用何以謂之大業。蓋方其藏用之時。此理无乎不有。百穀草木。洪纖高下。一一歸根復命。而各賴其生。生化之機。於无聲无息之中。是雖未發於外。而爲業。然業之本在是一發。則其大无外矣。故謂之大業。顯仁何以謂之盛德。蓋方其顯仁之際。此理發見彰著。源源而出。如一草也。由苗而葉。由葉而花。而實如一木也。由萌蘖而拱把。而合抱。生意流行。續續无間。此乃發於外者。然非德盛於內。則何自而有此。日新耶。是故謂之盛德者。猶中庸所

易經詳說

卷三十九

繫辭上傳

右 寄願堂

謂久則微。微則悠遠者也。顯仁之盛德陽也。藏用之大業陰也。顯復藏藏而復顯。一陰一陽。只管如此循環不已。是則所謂道也。此道之見於化機出入者。然也。與繼善成性。分天與人物界限者不同。本義云富有者大而无外。日新者久而无窮。八大二字。是從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而承二句。所以明其盛德大業者也。

存疑上以顯仁藏用爲盛德大業。姑就其大體而淺言之。其所以爲盛德大業者。未之及也。至此則舉其所以然者而盡言之。謂藏用固謂之大業矣。所以然者。蓋其所藏者大而无外。舉天下之物皆在其包藏之內。而无一物之遺漏。是惟不發一發。則无所不到。而爲業之大矣。故即其富有而謂之大業。顯仁固謂之盛德矣。所

以然者。蓋其所以顯者。久而无窮。化工之生物。自微而著。由小而大。生生不已。進進不息。愈久而愈无窮。非其存乎中者。溥博盛大而不可限量。則一出而隨竭矣。安能如是之不息。故即其日新而謂之盛德。譬如天地之无不持載。无不覆幬。富有也。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日新也。

王凝富有就所藏言。日新就所顯言。但順上節造化說。明訓上句裏面說出。下句外面說入。中富有究其施必宏。可因內以知外。謂之大業。外日新探其源必深。可因外以知內。謂之盛德。彼此從上文推出。其意已包在內。非深一層說也。德業非截然兩事。其富有日新。亦可合看。雖朱子分陰陽爲說。然一陰一陽亦非板分。

易經詳說

卷三十九

繫辭上傳

六 寄願堂

陸氏著於外者爲業。藏用則內矣。何謂大業。業在外未始不本於內。時而藏用。則舉萬物之生意盡涵蓄於中。何所有之富哉。而業无可量。斯之謂大業也。充於內者爲德。顯仁則外矣。何謂盛德。德在內未始不裕於外。時而顯仁。則舉萬物之生機盡宣著於外。何與日俱新哉。而德莫可窮。斯謂之盛德也。大業陰也。盛德陽也。一陰一陽之道。又是在是矣。

生生之謂易。

薛氏陰陽轉易以成化生。

孔疏生生不絕之詞。

程子曰。生生相續變易而不窮也。生生之謂易。生生之用則神也。天地陰陽其勢高下。其相背然必相須而爲用也。有陰便有

本義陰生陽陽生陰其變无穷理與書書自然也

程氏鉅大曰生生之謂易則初盡而復生生不息靡有間絕象辭變占雖其別有四生生之理則一而已外此二字不足以知易

家別大凡天地人物一陰一陽都是此句。最說得廣。不只謂顯仁
藏用也。然是以理言。不兼語言也。本義曰。理與事皆然者。乃是朱
子開示後學之意。亦見得其理之同。生生之謂易。在造化亦有

卷三十九

九
寄願堂

然者在萬物亦有然者。陰生陽陽生陰在天地則爲消息盈虛之類。在人物則爲動靜榮悴之類。其理皆无穷也。易子和盡該得。兩端本義陰生陽陽生陰此陰限即一陰一陽之謂道之陰陽十陰而又一陽此陰生陽也。一陽而又一陰此陽生陰也。繼善而成性顯仁而藏用陽生陰也。成性而繼善藏用而顯仁陰生陽也。以至天地之消息盈虛人物之動息榮悴皆然无遠无之。

去疑此節是中間一大關鍵與首尾相照應兩生字即從前兩生字看出生生即是易非生生外更有易

以陰陽之循環言之陰爲陽之根而生乎陽陽爲陰之根而生乎陰陰生陽則陰變爲陽陽生陰則陽變爲陰其生也不息故其變易也无穷是生生之謂易也造化人物皆完於此亦道之

原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

程子曰乾始物而有象。坤成物而體備。法象著矣。
臆註疏以畫卦說與上下文義不聯。

本義效呈也。法謂造化之詳密而可見者。

朱子曰既說盛德大業又說他只官恁地生去所以接之以生生之謂易是漸而大易上去乾只畧成一個形象坤便都呈見出許多法來到坤處都詳了萬法一齊出見成象之謂乾此造化方有些顯露處效法之謂坤以法言之則大段詳密矣效字難看如效順效忠效力之效有陳獻底意思乾坤只是理理本无心自人而觀猶必待乾之成象而後坤能效法然理自如此本无相待且如

卷三十九

年寄題

四時亦只是自然迭運春夏生物初不道要秋冬成之秋冬成物又不道成就春夏之所生皆是理之所必然者爾又曰凡屬陽底便是只有個象而已象是方倣未成形之意已成形便屬陰成象謂如日月星辰在天亦无個實形只是個懸象如此乾便畧坤便詳法是有一成已定之物可以形狀見者如條法亦是實有已成之法。

衡廣蔡氏曰易者變易而不窮故曰生生象者法之未定法者象
 之已形乾主氣故曰成象坤主形故曰效法乾坤成而易則鑒乎
 先者也

繫引此乾坤就物說象輕清而虛法重濁而實成象只是一團氣耳。法則氣之聚而形體已具也。法謂造化之詳密而可見者此

造化亦就物言。言各有個造化也。蓋法與象亦都就物言。成象之謂乾陽之輕清未形也。效法之謂坤陰之重濁有迹也。成象之乾則氣之初凝陽之動也。效法之坤則形之已具陰之靜也。由象而形。陽矣而陰。此又道之見於生物者然也。此乾坤與資始之乾資生之坤。大不同。依上例。富有即大業也。日新即盛德也。生即易也。成象即乾也。效法即坤也。

存疑此就生物上言。一陰一陽之道。萬物之生。方其流行之際。氣初凝而未實。形初就而未具。依稀其形容。彷彿其狀貌。此成象也。斯時也。輕清而虛。屬乎陽也。則謂之乾。及其形質既成。貌象已具。人之所以爲人物。之所以爲物。其形色若何。其性情若何。細微曲折。无不詳著而悉陳。此效法也。斯時也。重濁有迹。屬乎陰也。則謂

易經詳說

卷三十九

繫辭上傳

奎 寄願堂

之坤。成象是未成形。纔有個象。爾效法則形已成。而凡事皆具矣。故以爲陰陽之分。

虞翻余南湖云。乾坤就物上說。即陰陽二字。

腰效法與尋常做效之說大別。朱子謂有陳獻之意。非无據。禮有

效焉。效羊。是獻子之訓也。或只作致字訓亦可。成其象。效其法。非效法一意。法爲形有定則。

圖以陰陽之生物言之。物之始生。朕兆方萌。一一畧成其象。輕清

屬乎陽也。故謂之乾。物之既生。體質已具。而效一定之則。重濁屬乎陰也。故謂之坤。此一陰一陽之道。見於生物者也。

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

范氏極數知來之謂占者。謂窮極蓍策之數。豫知來事。占問吉凶。

應云。謂之占也。通變之謂事者。物之窮極。欲使開通。須知其變化。

程子曰。推數可以知來物。通變不窮事之理也。

朱子曰。占筮也。事之未定者。屬乎陽也。事行也。占之已決者。屬乎陰也。極數知來。所以通事之變。張忠定公言。公事有陰陽。意蓋如此。

朱子曰。占出這事。人便依他這個做。便是通變之謂事。看來聖人說到至處。便說在占上去。則此書分明是要做占用矣。張乖崖說。公事未判時。屬陽。已判後。屬陰。便是此意。公事未判。生殺輕重都未定。今已判了。更不可易。自富有至效法。是說其理如此。用處却在那極數知來。與通變謂事上。蓋說上面許多道理。要做

易經詳說

卷三十九

繫辭上傳

奎 寄願堂

這服用。

建安邱氏曰。數蓍數也。變卦變也。物莫逃乎數。故極占數可以知來。物事行事也。即所占卦變而通之也。

腰變不作卦變說。

觀引此承上文言。一陰一陽之謂道。在造化者此也。在人事亦此也。自人事言之。筮者以舊問易。極七八九六之數。因其所值而知方來之吉凶。此所以來其事也。是謂之占。及夫以占之所來者。而見之於事。吉則趨之。凶則避之。而事之變以通矣。此所以成其占也。是之謂事。占則事之未定。屬乎陽也。事則占之已決。屬乎陰也。是皆一氣機之動靜。而所謂一陰一陽之道。亦未嘗不在是也。此道之見於占事者然也。占是占卜之占。非象占之占也。事是事

業之事。非有事之事也。未係以此條者。所謂因造化以反易也。或以爲說人事者。緣張忠定公之言而云。其實却是粘易言。不是就人事言也。人間之事何限。却專說占事何也。極數知來之謂占。都却在陰陽迭運者氣也之內。蓋極數知來。是皆以氣用事也。張子曰。夫氣塊然太虛云云。精粕爛熳。无非教也。則占事之爲一陰一陽之道又何疑。

存疑此就人事上言一陰一陽之。言究極七八九六之數。看所成者何卦。所值者何爻。因卦爻之辭以知未來之吉凶。此所以占其事也。故謂之占。既而以所占卦爻之理見之行事。而吉以之趨凶以之避。則事變以之而通矣。此所以成其占也。故謂之事。占是事之未定者。屬乎陽也。事是占之已決者。屬乎陰也。一陰一陽之

易經詳說

卷三十九 繫辭下傳

重 寄願堂

道亦可見於此矣。

因此條與上條乾坤皆與尋常說卦者不同。只是見得陰陽无所不該。即生物亦是一陰一陽。即占事亦是一陰一陽。如此方貫串得去。極數極字着力。究極其數也。極數因以知來。通變是於事變皆推行得去。无有不通。非僅云通曉事。請成事故。紫引謂之事業。極其數通其變。用其字。說便明。

圖以陰陽之見於人事言之。方事之未定。筮者以筮問易。究極七八九六之數。以求所值卦爻之動靜。而孰吉孰凶。知乎未來。此在事之未定。方在占決。是之謂占也。屬乎陽也。既占之後。由極數知來。以通乎凡事之變。而適其吉凶趨避之意。此乃占之已決見之行事。是之謂事也。屬乎陰也。无非一陰一陽之道也。

陰陽不測之謂神。

極計神也者。變化之極。妙萬物而爲言。不可以形詰者也。故曰陰陽不測。

程子曰。天下之有不離乎陰陽也。神也。莫知其鄉。不測其爲剛柔動靜也。

不測張子曰。兩在故不測。

朱子曰。陰陽不測之謂神。是總結這一段。不測者是在這裏。又在那裏。便是個物事走來走去。无處不在。六十四卦都說了這又說三百八十四爻許多變化。都只是這一個物事周流其間。問德是得於已底。業是做出來底。德便是本生生之謂易。便是體成象爲乾。效法爲坤。便是裏面交錯底。曰乾坤其易之蘊。易是一塊。

易經詳說

卷三十九 繫辭下傳

重 寄願堂

乾坤是裏面往來底。聖人作易便是如此。又問陰陽不測之謂神。便是妙用處。曰便是包括許多道理。橫說說得極好。一故神橫來親註云。兩在故不測。只是這一物。却周行事物之間。如所謂陰陽屈伸往來上下。以至行乎什百千萬之中。无非這一個物事。所謂兩在故不測。

蒙引陰陽不測之謂神者。即陰而道亦在陰。即陽而道亦在陽。陰陽只管迭運。而道无不在焉。凡一屈一伸。一往一來。一進一退。行乎十百千萬之中。无非這個物事。其莫測如此。此其所以謂之神也。故曰神无方神即道也。兩在故不測。言忽然爲陰。又忽然爲陽也。忽然爲陰。則道在陰矣。忽然爲陽。則道又在陽矣。是謂无在无不在。无爲而无不爲。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舉其大忽然而盡。

又忽然爲夜。忽然爲暑。又忽然爲寒。皆莫究其所從來。莫詰其何所往。所謂不測也。

存。就上言一陰一陽之謂道。見陰陽之迭運。皆道之所爲也。陰陽迭運而道无不在。則其神妙可知矣。故又曰。陰陽不測之謂神。陰陽不測之謂神。是就一陰一陽之道上見得。蓋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則當其爲陰時。而道在陰矣。當其爲陽時。而道在陽矣。陰陽只管迭運。而道无不在焉。可見此道在陰不可測度也。故謂之神。原其所以兩在不測者。蓋道只是一氣。兩惟是一氣。故動則爲陽。靜則爲陰。爲陽則道在陽。爲陰則道在陰。在陽如此。神速若非一氣而有兩物。則彼此不无偏滯。在陰未必在陽。在陽未必在陰。可以測度。不得謂之神矣。張子曰。一故神。正是此意。惟是

易經詳說

卷三十九

繫辭上傳

五 寄願堂

一物。在此在彼。不可測度。若是兩物。在此或不能在彼。在彼或不能在此。有所偏滯。而不能神矣。兩故化言。惟兩物故彼此更代而變化。若是一物就死殺了。安能變化。

漢辭余南湖云。神即道之妙。非道外別有所謂神也。所謂不測。蓋以陽中未嘗无陰。陰中未嘗无陽。根陰根陽。合一不測。故謂之神。或謂即陰而道在於陰。即陽而道在於陽。若如此。則道在陰陽之上。特在陰在陽耳。蓋陰陽者道也。神即陰陽之不測耳。未嘗別有個道在陰在陽。不可謂道在陽。又在陰爲兩在。

腰章首一陰一陽兩個一字最有味。此不測字。正從兩個一字看出。南湖謂是合一不測。說理亦通。但似未得本章之旨。且合一二字。恐染於異說。

合而觀之。天地間无非陰陽。然无可執爲陰陽也。其爲道也。妙於无方。即陰而道在陰。即陽而道在陽。陰陽迭運。而道无不在。不可測度。乃天下之至神也。名之爲神。庶乎見道之妙也已。

右第五章

无。此章言道之體用。不外乎陰陽。而其所以然者。則未嘗倚於陰陽也。

便。胡氏曰。首之以一陰一陽之謂道。終之以陰陽不測之謂神。其體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

雲。胡氏曰。此章當分作兩截看。第一節。繼善屬陽。成性屬陰。仁

屬陽。知屬陰。第三節。成象微而暑可見。屬陽。效法詳密而皆可見。屬陰。占者事之未定。屬陽。事者占之已決。屬陰。皆分說陰陽。故始

易經詳說

卷三十九

繫辭上傳

五 寄願堂

之以一陰一陽之謂道。結之以陰陽不測之謂神。本義引張子之言曰。兩在故不測。一陰而又一陽。即所謂兩在也。第一節。顯諸仁。藏諸用。總說一陰一陽不測之妙。蓋天以一陰一陽化生萬物。故謂之顯諸仁。所以一陰一陽化生萬物者。即藏於其中。故謂之藏諸用。道之用不可窮。用之神不可測。聖人拈出一用字。見得造化有造化之用。人事有人事之用。百姓日用而不知。學易者當知之。以有用也。

腰章第二節之說。與本義不合。

案。此章言道之體用。體用者。一動一靜。合體與用。然後爲道之全體。惟其兼乎陰陽。故不倚於陰陽也。此章通以理言。然書所以模寫此理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卦爻一陰陽也。陰陽一

道也學者然而識之可也。

蕪辭此章是明陰陽爲道之體用。而歸其妙於神也。首節是綱言道之體用。末節言不倚於陰陽。節節有個一陰一陽之道。節節有個陰陽不測之神。夫子見人離陰陽以言道。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見人泥陰陽以言道。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

去。首節虛喝出個道來。示人。中七節皆是詳其實。未復以神贊之。正見道之妙。不外陰陽兩件。却又未嘗倚於陰陽的。發倚於陰陽。是偏倚之倚。言其无定在而不偏倚也。

復此章以陰陽起。陰陽收。總是明陰陽之理。節節以陰陽貫。性成性。以陰陽之氣化流行。而賦予人物者。言見氣化本善。而性无不善。仁者節。謂性无不善。而人之氣質不齊。不能盡體陰陽。

易經詳說

卷三十九

繫辭上傳

王 賓 觀 堂

之道也。顯仁二節。是承上氣化流行。生人生物而極贊天地之德業。不離乎陰陽。生生之易。見一陰一陽。即易之理。成象節見一陰一陽。生人物處。即易中乾坤之理。極數節見人事節。易不外陰陽之理。而總結之曰。陰陽不測之謂神。神即道之妙也。本義於善性仁知占事。以陰陽分貼。固見細密。愚意只據說亦自明。孟子言性善。宋儒言氣質。皆見於此章論陰陽之內。不可忽。

夫易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孔疏夫易廣大矣。此贊明易理之大。

程子曰。易道廣大。惟遠則无窮。近言則安靜。而正。天地之間。萬物

之理无有不同。

承。蓋不禦言无盡靜而正。言即物而理存。備言无所不有。

朱子曰。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是无大无小。无物不包。然當體便各具此道理。所謂靜而正者。須着工夫看。未動時便都有此道理。都是真實。所以下個正字。靜而正。謂觸處皆見有此道。不待安排措置。雖至小至近。至顯至隱之事。无不見有隨處皆足。无所欠闕。只觀之人身便見。

節。節蔡氏曰。正不偏。備備也。言乎遠。其理不以遠而窮。言乎邇。其理不以邇而偏。言乎天地之間。不以事物之多而不備。

雲峯胡氏曰。前章易與天地準。讀易之書也。此章廣大矣。讀易之理也。以言乎遠。則不禦。語大天下莫能載也。以言乎邇。則靜而

易經詳說

卷三十九

繫辭上傳

王 賓 觀 堂

正。語小天下莫能破也。本義以爲即物而理存者。蓋言此理非特動時可見。即眼前事物觀之。未動時亦无非此真實之理也。以言乎天地之間。備矣。盈天地之間。唯萬物。此理无物不有也。蒙引廣大二字。亦須有別。大就外面包括得盡說。廣就其中含蓄得多說。各與彌綸二字相彷彿。以言乎遠。則理无遠不到也。以言乎邇。則即物理存。初不假外求。而理自端正。无所偏也。以言乎天地之間。凡有聲色貌象而爲物者。此理皆无所不有也。此三句是說個廣大底模樣。如此。非廣大之實也。廣大之實在第三節。不禦二字。最貼遠字意。言其无遠不到而莫之止也。靜而正。靜謂不待安排布置也。正謂不偏。偏則缺矣。此靜字不要依雲峯動字說。須看遠邇二字。不知靜而正備矣。此數字要拈易言說開。

去便不是易之廣大遠邇對直說天地之間四故說見得陰陽无虛无之太師所云特舉其對耳。

澤其此言易書也。易者陰陽之變也。以言乎遠。是理則无遠弗届。蓋陰陽之理。不以至遠而不到。莫得而禦止之也。以言乎邇。則陰陽之理。不待安排而自不偏。如今這坐榻。亦有個上下。硯池亦有個面背。這便是陰陽何待安排。布置乎。以言乎天地之間。則无一物无陰陽。如蠅蟻至細也。有個食息動靜。是亦有陰陽也。簡言物物皆有。若有一物无陰陽。是不備也。

按雲谷外易書易理存疑云。此言易書看來是就易書中推言其理。遠邇以事物言。天地之間亦是事物。遠邇是對言。天地之間又是極言。遠不禦邇靜正。則天地之間有何不備。遠則有勞。

易經詳說

卷三十九

繫辭上傳

无 宮願堂

驚之勞故以不禦為言。近則省力。故以靜正為言。正對偏。偏則有缺。正則无缺。

謂夫易書之作。以道陰陽也。陰陽之理。足盡天地萬物之理。故易之為書。无所不載。而含畜於其中。其理廣矣。无所不包。而統括於无外。其理大矣。以言乎遠。則四海之大。萬世之遙。易之理无所不到。而莫之止邇也。以言乎邇。則几席之下。旦暮之間。易之理不待安排而自无偏缺也。以言乎天地之間。萬事萬物。无非易理所存。咸備而无所不有矣。遠也。邇也。天地之間也。隨在各足如此。信乎易之廣大也。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專一也。直剛正也。翕歛也。止則翕歛其氣。動則闢開以生也。

程子曰。乾靜也。專動也。直專專一也。直直易也。惟其專直。故其生物之功大。坤靜翕動闢。坤體動則開。應乾開闢而廣生萬物。乾陽也不動。則不剛。其靜也專。其動也直。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坤陰也不靜。則不柔。其靜也翕。其動也闢。不翕聚。則不能發散。

朱子曰。乾靜專動直而大生。坤靜翕動闢而廣生。這說陰陽體性。形雖包於地之外。而其氣常行乎地之中也。易之所以廣大者以此。

易經詳說

卷三十九

繫辭上傳

无 宮願堂

如此。卦畫也。繫繫似恁地。又曰。以乾坤二卦觀之。亦可見乾畫奇。便見得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坤畫偶。便見得其靜也。翕其動也闢。健者乾之性情。如剛強底人。便靜時亦有個立作做事底意思。故曰其靜也專。順者坤之性情。如柔順底人。靜時只有個收斂而已。故曰其靜也翕。同本義云。乾一而實。故以實言。而曰大。坤二而虛。故以量言。而曰廣。曰此二句。解得極分曉。蓋曰以形言之。則天包地外。地在天之中。所以說天之質大。以理與氣言之。則天之氣却盡在地之中。地盡承受得那天之氣。所以說其量廣。天只是個物事。一故實從裏面便實出來。流行發生。只是個物事。所以說乾一而實。地形雖是堅實。然却虛。天之氣流行乎地之中。皆從地裏面發出來。所以說坤二而虛。天以其包得地。所以說其質

易經詳說

卷三十九

繫辭上傳

三 寄願堂

之大地以其容得天之氣所以說其星之廣非是說地之形有盡故以是言也。只是說地盡容得天之氣所以說其星之廣耳。問乾一畫坤二畫如何曰觀乾一而實坤二而虛之說可見乾只是一個物事充實滿滿坤便有開闢乾氣上來時坤便開從兩邊去如兩扇門相似正如弱之運風離之蒸候屈離是坤風與乾之氣也問陽奇陰偶就天地之實形上看如何見得曰大生是渾淪无所不包廣生是廣潤能容受得那天之氣專直則只是一物直去論關則是兩個。論則台關則開此奇偶之形也。又曰地到冬間都翕聚不開至春則天氣入地地氣開以迎之又曰大抵陰是兩件如陰爻兩畫開是兩開去翕是兩合如地皮上生出物來地皮須開今天固包著地然天之氣却實在地中地却虛有以受天之氣

易經詳說

卷三十九

繫辭上傳

三 寄願堂

靜之專也及其動而元亨則生意由中達外沛乎莫之能禦是其動之直也。夫坤則靜而利貞也盡收斂得許多生意在內翕聚而無所所謂翕也。及其動而元亨則乾氣一至就能承之以生物將許多生意都一齊發散出來故曰其動也闢乾坤生物全在動上而此則兼靜言且以靜居先者何也程子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至哉言也。天地之道盡於此矣。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靜專動直靜翕動闢皆其性情也故稱乾坤下云廣大配天地則以形體言矣。乾由靜專而動直萬物皆受氣於此是乾之大也。模寫之易則易之大由此生矣。坤由靜翕而動闢萬物皆受形於此是坤之廣也。模寫之易則易之廣由此生矣。易之廣大從此生蓋非乾坤之一動一靜則安有此物既无此物則安有此理既无此理則易又何從模寫得此理此乾坤之一動一靜而易之廣大所以從此生也。此章三個廣大字都是指易存疑乾坤即天地也。大生廣生皆就乾坤說易言之廣大則模寫乎此不可以本文廣大作易書。運說易之廣大先從乾坤說起者乾坤易之原也。乾一之氣常行坤兩之中是天包得地之形故大生坤兩之中常受乾一之氣是地容得天之氣故廣生。按繫引以廣大字即屬易存疑以廣大字屬乾坤易之廣大言外補當從存疑而時講多以生物廣大為說在木簡亦通但於下文不合乾坤之廣大豈待專直翕闢而生舊說亦有可疑看來生字屬生物而大與廣屬乾坤言所以生物者乾大而坤廣廣

乎上下无碍。專取翕闢以形體言。亦自分明。然以性情生物。虛為說。覺雅。

謂然易之所以廣大者。一本之乾坤焉。夫乾天也。方靜與坤別時。雖未生物。而生物之心。專一不他。及動與坤交。時至而生機畢。達何等直遂。乾一下行。坤兩之中。而物之受氣者。无不資之以始。乾之生物之化。何其大也。坤地也。方靜與乾別時。雖未生物。而生意翕聚於內。及動與乾交。而生意發散於外。何等開闢。坤二仰承乾一之施。而物之受形者。莫不賴之以成。坤之生物之功。何其廣也。天地之廣大如此。易固懷萬乎。乾坤而廣大在易書矣。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易經詳說

卷三十九 繫辭上傳

重 寄願堂

孔疏廣大配天地者。此經申明易之德。以易道廣大。配合天地。大以配天。廣以配地。變通配四時者。四時變易。理亦能變通。故云變通配四時也。

程子曰。廣大天地之功也。變通四時之運也。一陰一陽。日月之行。乾坤易簡之功。乃至善之德也。

本義易之廣大變通。與其所言陰陽之說。易簡之德。配之天道人事。則如此。

朱子曰。大槩上四幾句。是虛說。底這個配天地四時。日月至德。是說他實處。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以易配大地。易簡之善。配至德。以易配人之至德。此是以易中之理。取外而一事來對。謂易之廣大。故可配天地。易之變通。如老陽變陰。老

陰變陽。往來變化。故可配四時。陰陽之義。便是日月相似。易簡之善。便如人之至德。問這配字。莫是配合否。曰。配只是相似之義。且如變通配四時。四時如何配合。四時自是流行不息。所謂變通者。如此。易簡之善。配至德。至德亦如何配合。易簡是當行之理。至德是自家所得者。又曰。也是易上有這道理。如人心之至德也。又曰。欲見其廣大。則於天地乎觀之。欲見其變通。則於四時乎觀之。欲知其陰陽之義。則觀於日月可見。欲知簡易。則觀於聖人之至德可見。

繫此條口講。當云。廣大者。莫若天地。而易之廣大。配乎天地。變通者。莫若四時。而易之變通。配乎四時。天有日月。易有陰陽。陰陽之義。配日月矣。人有至德。易有簡易。易簡之善。配至德矣。夫以易

易經詳說

卷三十六 繫辭上傳

重 寄願堂

之配乎天道人事。也有如此。可見易之廣大也。易與天地準。亦是此意。前廣天字。兼變通陰陽易簡之類。在其中。此廣大二字。對變通陰陽易簡而言。則較狹些。凡讀書要隨文解義。其或以上句統下三句說者。亦或矣。一陰一陽之謂道。變而不窮之謂道。不可以陽變而通於陰。陰變而通於陽矣。陰陽之義。義字。本義以說字代之。蓋卦爻之剛者。稱陽。柔者。稱陰。陰陽之稱。便是所謂義也。義是名義之義。人之至德。便是健順仁禮義。健義智順順。易中凡陽卦陽爻。有剛健之道。即所謂易也。凡陰卦陰爻。有柔順之道。即所謂簡也。至德。本義何以謂之人事。對天道言也。且其言亦皆人倫日用之常理。

存疑此廣大指易書。即首節夫易廣大矣。大矣之廣大。天地原自廣

大上文大生廣生可見也。易書之作法乎天地。易書既作則配乎天地。變通是易書中之變通。即著素卦爻陰變陽陽變陰也。四時運行春夏為陽秋冬為陰一陰陽之變化故曰變通配四時。日與陽精而明於晝月與陰精而明於夜易書卦爻不外一陰陽耳。陽則光明陰則暗昧此陰陽之義也。與日明於晝月明於夜者何以異。故曰陰陽之義配日月。人稟陰陽五行之氣以成形因得其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仁禮智健義和順健則作事無難故曰乾以易知順則作事不擾。故曰坤以簡能此在人之至德也。易不外乎陰陽陰陽之德不外乎易簡凡卦爻之屬陽者其性皆健而作事不難人稟陽氣而生其性健而作事不難者實似之凡卦爻之屬陰者其性皆順而作事不擾人稟陰氣而生其性順而

易經詳說

卷三十九 繫辭上傳

憂 寄願室

作事不擾者實似之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健順蘇紫溪云易簡極是純粹道理故曰善。既蒙引已舉上句統下三句之說而時講皆以變通陰陽易簡為廣大中所有以配四時日月至德為即配天地所在蓋因以廣大字作章旨故統而為說亦不大差。

圖以易廣大之實言之天下言廣大者莫如天地而易之理外所包含者極其大內所蘊蓄者極其廣其廣如地其大如天與天地相配矣四時運行於天地間而易中一陰一陽之變變而不息窮之通猶如寒暑相推是有以配四時也日月代明於天地間而易中陽卦陽爻所言皆陽之義陰卦陰爻所言皆陰之義蓋如日以陽精明於晝月以陰精明於夜是有以配日月矣若夫

人得天地易簡之理所謂至德也而易中卦爻陽者其德恒陽陰者其德恒陰至善存焉猶如人之德實而無難簡而不煩者也是易簡之善有以配人之至德矣蓋乎天道人事而易无不配易誠廣大矣。

右第六章

誠齋楊氏曰此章聖人所以贊易之道其極至於廣大之二言其原生於乾坤之卦也。

陰陽此章贊易道之廣大首節是形容廣大之模樣次節推其廣大之由末節詳其廣大之實。

此章極言易道之廣大舊說次節是廣大之由末節是廣大之實。愚意次節即乾坤以明易為廣大之實乾坤即易也乾大坤

易經詳說

卷三十九 繫辭上傳

憂 寄願室

廣即易之廣大也乾坤以理言天地以形言末節承上言廣大配天地而配四時配日月皆在配天地之中看出易簡即是又進一意乾大而實易坤廣而實簡是易有以兼易簡之善而配乎聖人之至德。易理只是陰陽陽為乾陰為坤乾坤之事直翁闢直是遠莫禦邇靜正而天地之間无不備也。舊說主易書了主易理主易習故講次節謂模寫乾坤而易因以廣大似多一折末節只是推言不見實處。

易經詳說卷三十九終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

聖註窮理入神其德崇也兼濟萬物其業廣也知以崇為貴禮以卑為用極知之崇象天高而統物備禮之用象地廣而載物也

孔疏子曰易其至矣乎者更美易之至極是語之別端故言子曰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者言易道至極聖人用之增崇其德

廣大其業故云崇德而廣業也

程子曰易之道其至矣乎聖人以易之道崇大其德業也知則崇高禮則卑下高卑順理合天地之道也

易經詳說

卷四十

繫辭上傳

一 寄願堂

永謫十翼皆夫子所作不應自著子曰卒疑皆後人所加也窮理則知崇如天而德崇循理則禮卑而業廣此其取類又以清濁言也

朱子曰知崇禮卑這是兩截知崇是知識要過禮卑須是就切實處行若知不高則識淺陋若履不切則所行不實知識高便是衆天所行實便是法地識見高於上所行實於下中間便生生而不窮故說易行乎其中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大學所說物格致知是知崇之事所說誠意正心修身是禮卑之事又曰知識貴乎高明踐履貴乎著實知既高明須是放低着實去做又曰學只是知與禮他這意思却好禮便細密中庸致廣大盡精微等語皆是說知禮又曰知是知處知是行處知儘要高行却自近起又曰知

崇大也是致知事要得高明禮卑地也是事事却要踐履過卑便

業廣又曰知崇者德之所以崇禮卑者業之所以廣禮緣有些子不到處這業便有欠闕便不廣了地雖極卑无所欠闕故廣又曰

知誠日多則知益高又曰這事也合禮那事也合禮積累多業便廣又曰所謂德言盛禮言恭禮便是至要極卑故无物事无個禮雖

於至微至細底事皆當畏謹戒懼唯恐失之這便是禮之卑處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无非卑底事然又不是強安排皆是天理台如

此又曰禮卑是卑順之意卑便廣地卑便廣高則狹了人若只揀取高底做便狹如何會廣地卑便會廣世上更无物卑似地底又

曰禮卑是從貼底謹細微處做去所以能廣

建安邱氏曰聖人之知如天之崇故所知日達於高明而德以崇

易經詳說

卷四十

繫辭上傳

二 寄願堂

禮如地之卑故所行日就於平實而業以廣

潛室陳氏曰易言知崇即中庸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底事易言禮卑即中庸道問學盡精微道中庸底事知欲高明故崇如天禮

欲執守故卑如地若一向務高明而不事著實則窮蹙索幽流於清虛而无執守依憑之實地須是約之以禮知以虛明為用屬陽

屬天皆言其輕清也禮以形氣為質屬陰屬地皆言其重濁也

蒙引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无非是禮之所在也理人於是理也窮之於心則識見超邁而其知也崇循是理而行則工夫篤實

而其禮也卑其知之崇則如天之崇崇之極也其禮之卑則如地之卑卑之極也知崇所以能崇德者所見日向上去而所得日達於高明矣禮卑所以能廣業者蓋其不忽近小不畧細微件件

都着實靠道理做法。如此則業何以不廣。

「存心此後字以知言與福字對是行。

廣業德業只就一身言非建立天下者。

去。德業廣業正見易所以至處工夫都在知禮內。效天法地只

形容崇卑之至耳。非知禮上更添一層也。通儀乃可以入德。故崇

德在知。循理乃可定業。故廣業在禮。

「陳澧直說曰。效法二字着力。言聖人崇德由於知崇。而其崇也。

效天之高明。廣業由於禮卑。而其卑也。法地之博厚。下文直接云。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正所謂以易而崇德廣業也。看來此章

指先天易理不必泥定易書。凡天地之健順。易簡。高明。博厚。无在

非易理也。

易經詳說

卷四十

繫辭上傳

三 寄願堂

「接知禮當貼易說。窮易理為知。體易理為禮。若泛說便不關切。

知先行後。識見不高。則所造不高。故知崇所以崇德。德和崇而

不實。實體行。則无實用。故禮卑所以廣業。卑不是卑。屈意乃是

取平實意。

「講夫子見聖人取資於易。以贊易之至曰。易書之理。其至極无加

者乎。彼德崇業廣。莫過聖人。而其所以崇廣者。以易而崇之。廣

之也。其以易而崇廣者。何如德之崇本於知。知藏貴於高明。聖

人窮易理於心。而知日進於高明。矣。業之廣本於禮。踐履貴於

實。實聖人能易理於身。而理日就於切實。矣。且知不健崇之已

也。效天之高。无一理不在洞察之中。而其崇如天。禮不健卑之

已也。法地之卑。无一理不在體驗之內。而其卑如地。德業寧易

量哉。

大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程子曰。高卑之位設。則易在其中矣。斯理也。成之在人。則為性。成

之者性也。人心存乎此理之所存。乃道義之門也。天地設位而

易行乎其中。何不言人行其中。蓋人亦物也。若言神行乎其中。則

人口於鬼神上求矣。若言理言誠亦可也。而特言易者。欲使人然

識而自得之也。易是個甚易。又不只是這一部書。是易之道也。

不要將易又是一個事。只是盡天理便是易也。成性存存。便是

道義之門。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亦是萬物各有成性存存。亦是

生生不已之意。天只是以生為道。成性存存。道義之門。道无體。義

有力也。

易經詳說

卷四十

繫辭上傳

四 寄願堂

「派議天地設位而變化行。猶知禮存性而道義出也。成性本成之

性也。存存。請存而又存。不已之意也。

朱子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陰陽升降便是易。易者陰陽是

也。上文言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人崇其知。須是如天之高

卑。其禮須如地之下。天地設位一句。只是引起。要說知崇禮卑。人

之知禮能如天地。便能成性存存。道義便自此出。所謂道義便是

易也。成性存存。不必窮主聖人而言。成性猶言見成底性。這性

原自好了。但知崇禮卑。則成性便存存。成性是不曾作壞底。存

謂常在這裏。存之又存。又曰。成性。成之者性。字義同。而用異。成性

已成之性。如言成德成說之類。成之者性。是成就之意。如言成

成物之類。問成性存存。是不忘其所存。曰。眾人多是說利聖人

處方是性之成看來不如此。成性只是一個渾淪之性。存而不失。便是道義之門。便是生生不已處。又曰存存是生生不已之意。當以伊川說爲是。又曰義氣性之是其性本渾成。學者學之。須是以知禮做。也到得他成性處。道義出。謂這裏流出。道帶也。義用也。又曰性是自家所以得於天底。道義是衆人公共底。節齋蔡氏曰道義之在造化。則謂之易。易之在人者。則謂之道義。位謂有位可居。門謂有門可出。存存謂存之又存。使之有體如天地也。故有天地之位。而後易行。有知禮之門。而後道義出。顯引天位乎上。地位乎下。則有中陰陽升降變化不窮。今也理人知崇於上。禮卑於下。則其本然之性存存不已。而道義即從此出。吾見道義之得於心者。日新月盛。而德於是乎崇矣。道義之見

易經詳說

卷四

繫辭上傳

五 寄願堂

於事者。日積月累。而業於是乎廣矣。夫易爲聖人之所以崇德廣業也。如此易其不爲至矣乎。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此易指造化而言。凡天地間陰陽變化。日月寒暑之類。皆是與生生之謂易字同。道義之得於心者。日知其所未知。則爲德之崇矣。道義之見於事者。日行其所未行。則爲業之廣矣。道義之於德業。豈言不同歸哉。既以道義爲自成性而出。則道是緣言。義其條件也。成性固是道義之原。然此章重在知禮上。故曰崇效天。卑法地。下節就承言天地設位。云云。門指成性言。或曰。指知禮言。看來須據本文以成性爲主。不可錯認本義。而以辭害意。稟解天地者。易之原。聖人所以效之法之也。夫天地設位。則變化之理在天地。聖人效法。則變化之理即在吾性中。

「故天地絪縕。萬物化醇。聖人則之。」此天地明是根本上節天地來。天地既設。崇卑便分。此易之原也。聖人即用之成性。而存存者。其於穆之不已也。道義者其變化之不一也。蓋天下德業非道義莫做。說個道義之門。便可想見德業廣厚界了。按集解六韋之說。俱與本義異。而上下接聯貫處頗有味。存存朱子亦云。人之知禮能如天地。則是與朱子不相符也。天地設位。即以天崇地卑言。易行乎其中。見得天地間无非易理。則聖人以易而崇效卑法。自相符合。不可倒看。作崇效卑法而後德業。易朱子謂成性存存不必專主聖人。看來系就聖人說上下方貫。

易經詳說

卷四十

繫辭上傳

六 寄願堂

下。陰陽變化。而易行乎其中矣。惟聖人知崇禮卑。能如天則。則本成之性存而又存。其間率由自然之通。裁制合宜之義。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是存存之成性。乃道義之門矣。道義得於心而爲德之崇。道義指於事而爲業之廣。聖人皆以易而崇之廣之。此以見易之至也。

右第七章

聖人胡氏曰。王又言至德此章。因而謂之曰。易其至矣乎。蓋可久可大。聖人之德業。未足爲至。至矣哉。富有日新造化之德業也。至矣乎。知崇禮卑。聖人之德業也。崇德在於知崇。廣業在於禮卑。理而其崇如天。乃謂崇之至。得理而其卑如地。乃爲卑之至。天地之位設而變化行。猶知禮之性成。而道義出。知禮之中自有天地

道義之外。已无所謂易也。

此章當以易其至矣乎一句為主。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是大綱。言以見易理之至。知崇禮卑以下直到道義之門。皆詳言聖人以易而崇德廣業處。以見易之所以為至也。觀此章。首先言辨別得如何謂之知禮。如何謂之德業。又如何謂之成性。又如何謂之道義。蓋知禮是工夫名目。德業是知禮所成就者。成性是人心中固有者。道義是成性中所出者。夫人莫不有是成性。然知禮之功未至。則成性不存。存矣。成性不存。則道義无自而出。道義无自而出。則德何由崇。業何由廣。以此見得此章兩節。意思自相貫。非謂上一節言知禮為德所由崇。業所由廣。下節又言知禮為成性所由存。道義所由出也。本義於上云窮理則知云云。

易經詳說

卷四十

繫辭上傳

七 寄願堂

如地而業廣。蓋以知崇禮卑。分屬崇德廣業耳。其實本文德崇業廣。直到道義之門。處方見。故曰知禮成性。而道義出。豈有知崇而德崇。禮卑而業廣矣。然後又以知禮成性。而道義出乎。語錄知崇禮卑為不必專指聖人。此亦朱子未定之見。據本文本文義。則當純以聖人言。大義正與第四章言易道之大。聖人用以窮理盡性至命者相類。彼就聖人以易而窮理盡性至命處。見得神无方易无體。此就聖人以易而崇德廣業處。見得易之至。按上下節一意。上節有工夫。下節現成說。上節工夫在知崇禮卑。下節成性存存。是由知崇禮卑來。上節知崇禮卑所以崇德廣業。下節成性存存而為道義之門。則從崇業廣矣。天地設位而易行其中。只照上節易其至矣句看。是贊美之詞。以引起下文。

本義云天地設位而變化行。由知禮存性而道義出。以成性對天地道義對易說。是大槩如此。不可泥。蓋知禮存性。原得之易。而道義之門。却只要說向德崇業廣為正旨也。謂道義之門。生不已是易理。此是旁意。若重結此。則上文難以收應矣。崇德廣業。提起次言聖人知崇效大。禮卑法地。次言天崇地卑。即是易理。而聖人崇效卑法。則其性存。而道義因之出。道義出而德崇業廣。可知矣。是以易而崇之廣之也。上下緊相連。作一節看。舊說亦頗隔碍。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韓註。乾剛坤柔。各有其體。故曰擬諸形容。

孔疏。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者。賾謂幽深難見。聖人有其神妙。以

易經詳說

卷四十

繫辭上傳

八 寄願堂

能見天下深賾之至理也。而擬諸其形容者。以此深賾之理。擬諸物形容也。見此剛理。則擬諸乾之形容。見此柔理。則擬諸坤之形容也。象其物宜者。聖人又法象其物之所宜。若象陽物。宜於剛也。若象陰物。宜於柔也。是各象其物之所宜。六十四卦。皆擬諸形容。象其物宜也。若泰卦比擬泰之形容。象其泰之物宜。若否卦。則比擬否之形容。象其否之物宜也。舉此而言。諸卦可知也。是故謂之象者。以是之故。謂之象也。謂六十四卦是也。故前章云。卦者。言乎象者也。此以上結成卦象之義也。舊此以賾為幽深。程子猶因之。朱子乃訓雜亂。程子曰。賾深遠也。聖人見天下深遠之事。而比擬其形容。體象其事。類故謂之象。

本義雜亂也。象卦之象如說卦所列者。

朱子曰：象言卦也。下哉言爻也。顧說文曰：顧雜亂也。古无此字。只是顧字。今從臣。亦是口之義。與左傳有煩言之。同。是口裏說。話多雜亂底意思。所以下文說不可惡。先儒多以顧字爲至妙之意。若如此說。何以謂之不可惡。顧只是一個雜亂。元開底意思。言之而不可惡者。精粗本末无不盡也。又云：三百八十四爻。是多少雜亂。又云：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惡者。言雖是雜亂。聖人却於雜亂中見其不雜亂之理。便與下句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之義一般。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正是說盡卦之初。聖人見陰陽變化。便畫出一畫。一畫便有一個象。只管生去。自不同六十四卦。各是一樣。問擬形容者。比度陰陽之形容。蓋聖人見陰陽變化雜亂。

易經詳說

卷四十

繫辭上傳

九 寄願堂

於是比度其形容而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曰：也是如此。嘗將郭子和書云：其先人云：不獨是天地風雷水火山澤謂之象。只是畫卦便是象也。說得好。擬諸其形容。未便是說那水火雷風之形容。方擬這卦看。是其形容。始去象那物之宜。而名之一陽在二陰之下。則象以雷。一陰在二陽之下。則象以風。據是比度之意。

雲峯胡氏曰：顧字。諸家多以爲隱奧之義。本義獨依說文曰：顧雜亂也。蓋傳有曰：探賈索隱。則顧自隱。蓋於陰陽雜亂之中。而求其隱奧之理耳。聖人見天地之間。陰陽相雜。於是擬之。而爲六十四卦。其象亦如此之雜也。擬者。象之未成。象者。擬之已定。姑以乾坤二卦言之。未畫則擬陰陽之形容。而象乾坤之宜。於是爲奇耦之畫。畫則象也已。畫又擬乾坤之形容。而取象天地首腹牛

馬。以至於爲金爲玉爲釜爲布之類。皆象也。

繫辭擬諸其形容。是將畫時。比度那天下之賾底形容。如何於是畫成卦。以象其物宜。卽上經所謂：「賾者。觀明察見陰陽有云云也。」物宜言物類也。物類卽天下之賾也。形容卽是物宜之形容。既畫成卦。則天下物宜如說卦所列者。皆不外乎此矣。是卦之爲卦。所以象天下之賾也。故謂之象。擬字與象字。形容與物宜。須各有所別。擬是畫卦之時。象是畫卦之後。物宜卽天下之賾也。既而言之。則曰：天下之賾。自卦中各有所取。象言之。則曰：物宜形容。卽其模樣也。

序擬見天下之賾。比擬其形容。看是如何。於是畫卦以象其物宜。如此擬大之形容。見是純陽至健底物。便畫三畫純乾以象天。他

易經詳說

卷四十

繫辭上傳

十 寄願堂

如石。父金玉。寒冰。良木。果之類。亦皆擬其形容。以乾象之。比擬地之形容。見是純陰至順底物。便畫三畫純坤以象地。他如母布釜。均子母牛。大與之類。亦皆擬其形容。以坤象之。八卦皆然。不及盡書。象是象天地之賾。而立是故謂之象。

集說擬諸形容。擬之在心。可知而不可言。象其物宜。象之在畫。可象而不可執。物而曰宜。不獨欲肖其形。兼欲盡其理。

我擬諸形容。與其物宜。只是一事。雲峯擬者。象之未成。象者。擬之已定。一語甚明。龜山謂形容物宜。各有所指。未是。

天擬聖人指伏義。此節指出立象的原故。不重畫卦。全重畫卦本陰陽意。

講易有家馬果何謂哉。伏義聖人有以見天下之物。雜亂不齊。而

莫非陰陽之理。於將畫卦時而擬度其形容。其爲純陰純陽者。何似。其爲雜陰雜陽者。何似。恍然於心目之間。於是畫卦。以曲象其物之宜。凡純陽爲天。宜於三。以象之純陰爲地。宜於二。耦以象之。雜陰雜陽。如水火雷風山澤之類。各因所宜。以象之。是故謂之象。所以象天下之賾也。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孔疏。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者。謂聖人有以微妙。以見天下萬物之動也。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者。既知萬物以此變動。觀其其物之會合變通。此會通之時。以施行其典禮儀也。繫辭焉以斷其吉凶者。既觀其會通而行其典禮。以定爻之變。而有三百八

易經詳說

卷四十

繫辭上傳

士 寄願堂

十四。爻於此。爻下繫屬爻辭。以斷定其吉凶。若會通典禮。得則爲吉。若會通典禮。失則爲凶。也是故謂之爻者。以是之故。議此會通之事。而爲爻也。夫爻者。效也。效諸物之變通。故上章云。爻者言乎變者也。自此以上。結爻義也。

程子疏。此法禮儀。是平列字。朱子典訓常。

程子曰。天下之動。無窮也。故觀其會通。會通。綱要也。乃以行其典禮。典禮。法度也。物之則也。

朱子疏。會通。謂理之所由。而不可遺。處。通。謂理之可行。而无所礙。處。如庖丁解牛。會則其族。而通則其虛也。

朱子曰。觀會通。是就事上看理之所聚。與其所當行處。又曰。通。便是空處。行得去。便是會通。便是四邊合。聚來處。又曰。會。以物之所

聚而言。通。以事之所宜而言。會。是眾理聚處。雖學得有許多難處。窒礙。必於其中。却得個通底道理。乃可行。爾謂之庖丁於族處。批大卻。導大窾。此是於其筋骨叢聚之所。得其可通之理。故十九年而刀發於礪。且如事理間。若不於會處。理會。却只見得一偏。便如何行得通。須是於會處。都理會。其間却自有個通處。便如脉理相似。到得多處。自然貫通。得所以可行。其典禮。蓋會而不通。便窒塞而不可行。通而不會。便不知許多曲直錯雜處。又曰。會是眾理之會。通是擇其通者而行。且如有一事。關着許多道理。也有父子之倫。也有君臣之倫。也有夫婦之倫。若父子之恩重。則使得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之。義而致其身之說。不可行。若君臣之義重。則當委致其身。而不可毀傷之說。不服。此之謂觀會通。

易經詳說

卷四十

繫辭上傳

士 寄願堂

又曰。一卦之中。自有會通。六爻又各自有會通。且如屯卦。初九在卦之下。未可以進。此爲屯之義。乾坤始交。而遇險陷。亦屯之義。似草穿地而未伸。亦屯之義。凡此數義。皆屯之會聚處。若盤桓利居貞。便是一個台行處。却是他通處也。典禮猶常法。又曰。禮便是節文也。升降揖讓。是禮之節文。這禮字。又說得濶。凡事物之常禮。皆是問觀會通。以行典禮。曰如堯舜揖讓湯武征伐。皆是典禮。處典禮只是常事。辭謂卦爻之詞。

朱子曰。中行。曰聖人默識天下之動。觀其事理之會合。通行處。欲常行法度。不廢於天下。則繫辭以明其爻而斷之。曰如此則爲吉。如此則爲凶。人知避凶趨吉。則常法不廢之矣。此易所以有爻也。雲峯胡氏曰。天下之動。非特陰陽之運動。凡人之動而行事。與大

一也。動皆是也。觀會通以行典禮。不會則於理有遺缺。如之何。可通。不通則於理有窒礙。如之何。可行。通是時中。典常是庸。如此而行。則吉。昔此而行。則凶。繫辭以明之。故謂之爻。

繫引觀會通。行典禮。且就天下之動上說。未着在易。然後却把此理係之於易。以斷其吉凶。是爻詞之所以為爻詞者。乃所以效天下之動也。故謂之爻。爻交也。交則變。變則動。矣。故爻有動義。會通會中之通。聖人便把那個通處。做個常法。典禮只是時義。即所謂通也。爻辭凡言吉處。皆因本文有循典禮而行之象。故繫辭焉以斷其凶。斷其吉。凶處皆因本文有背典禮而行之象。故繫辭焉以斷其凶。故曰。觀象玩辭。吉凶者。失得之象也。通即典禮所存。但據事理而言。則曰。通據聖人立個常法而言。則曰。典禮。典禮也。禮即理之

易經詳說

卷四十

繫辭上傳

三

所當行者也。故解作常法云云。

存疑。天下之動。自有個着家理。一舉手。便觸前觸後。不可行處。然其中自有一路可行。得去。此會中之通也。聖人既得其通。就這通來立個常法。教人去做。隨以其常法繫之於爻。使人由此則吉。悖此則凶。是明其吉凶也。是爻辭因天下之動而立者。是故謂之爻。

○ 繫辭引最着得融治。當玩此聖人謂周公。○ 理字。虛體字。實與禮亦非指冠婚喪祭之禮。只是有規矩。可常遵行者。凡事皆有之。○ 註疏以繫辭焉連下不可亂也。為一節。程子因之有繫之辭。以斷其吉凶者。言天下深遠難知云云。今依本義於謂之爻處。截○ 節。象專指卦。此節專言爻。卦爻並提以起下。

陽陽有爻焉。又何謂哉。周公聖人有以見天下之事。其動不一。而莫不有至當之理。於是觀其衆理之統會者。以求一理之可通。即其通處可行者。有以立為經常不易之理。爻有循此典禮者。則繫辭焉以斷其吉凶。爻有悖此典禮者。則繫辭焉以斷其凶。是故謂之爻。乃所以效天下之動也。

言天下之至順而不可亂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 既隨言天下之至順而不可亂也。○ 者。此爻說前文見天下之順。卦象義也。謂聖人於天下之順之理。必重慎明之。不可鄙賤輕忽也。若鄙賤輕忽。不存。必明之。則逆於順道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者。謂聖人見天下之至動。爻之義也。謂天下至順變動之理。論說之時。明不可錯亂也。若錯亂則乖違正理也。若以爻說

易經詳說

卷四十

繫辭上傳

古

上下言之。宜云至動而不可亂也。

程子曰。言天下之深遠難知也。而理之所有。不可厭也。言天下之動無窮也。而物有其方。不可紊也。

○ 不義惡猶厭也。

朱子曰。言天下之至順而不可亂也。蓋雜亂處人易得厭惡。然這都是道理中。合有的事。自台理會。故不可惡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蓋動亦是台有底。然上面各自有道理。故自不可亂。○ 天下之至動。事若未動時。不見得他那道理如何。人平不靜。水平不流。須是動方見得會。是會聚處。是信這般字來。說只是說道。他會通處。後却求個道理來。區區他所謂卦爻之動。便是法象。這個故曰。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動亦未便說事之動。只是

事到面前自家一念之動要求虛置他便動也。

厚齋馮氏曰象之所言如牝馬牝牛匪人女壯棟樑之類。若可惡矣。然天下之至動所在而不可惡也。爻之所言如戶庭无咎而門庭則凶。弗過遇之而弗遇過之先號後笑而先笑後號者甚亂矣。然天下之至動所關而不可亂也。

象引承上言聖人因天下之動以立象是象所以言天下之至動也。至動宜可厭也。然其物質之象皆天下所當有。當故不可厭。聖人因天下之動以立爻是爻所以言天下之至動也。至動宜可亂也。然吉凶之斷各有定理而不可亂也。言天下之至動則无所遺美惡兼收也。言天下之至動則有所擇。擇人為善而不為惡也。至動如說卦所列者可見美惡兼收也。言天下之至動則主於典。

易經詳說

卷四十

繫辭上傳

五 皆願堂

禮矣。曰是導人向善也。動字朱子以為念之動者何也。蓋是一事到面前。我不知所以處之。所謂事之變也。這便是動。故就此觀會通以行典禮。若以事字當他事便是已成了。是亦當辨。象綱余南湖云。此條言象爻具乎至理。以見易之可用。以起下文不可惡不可亂。只在物宜典禮上見得。

天旋兩言字指義周之言。根本上見字來。唯能見故能言。不可惡亂從兩至字討出。理惟至故无可惡亂。此節口稱易之妙。為下推議地。

既至動中有至之理。至動中有至常之理。去聲。即以至動至動兩至字屬理。尚未是理。在而字一轉內。

歸聖人象天下之動以立卦。是卦言天下之至動。若可惡也。然物。

皆之象。惡本於陰陽。則動也而有至一者。存玩之不厭。皆可惡。乎。效天下之動以繫爻。是爻言天下之至動。若可亂也。然吉凶之斷。悉準於典禮。則動也而有至常者。存循之有序。皆可亂。乎。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程子曰。擬度而設其詞。商議以察其動。擬議以成其變化也。變化爻之時義。擬議而言之也。舉鳴鶴在陰以下七爻擬議而言者也。餘爻皆然也。

按孔疏謂此是覆說上文。擬議屬聖人。朱子則擬議屬學者。程說未明。當亦是孔疏之意。

本義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而法行之。此下七爻則其例也。或問據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凡一言一動皆即易而擬議之否。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一

繫辭上傳

六 皆願堂

朱子曰。然。擬議以成其變化。此變化只就人事說。擬議只是裁度自家言動。使合此理。變易以從道之言。如擬議得是。便古擬議去。善則為凶。又曰。這變化是就人動作處說。如下所舉七爻皆變化也。

平菴項氏曰。學易者。擬其所立。象以出言。則言之淺深詳畧。必各當其理。議其所台之爻。以制動。則動之久速止。必各當於時。而易之變化。成於吾身矣。故曰。以言有尚其辭。以動有尚其變。此之謂也。

聖人胡氏曰。聖人之於象。擬之而後成。學易者如之。何不擬之而後言。聖人之於爻。必觀會通以行典禮。學易者如之。何不議之而後動。而後言。變化易爻之變化也。此言成其變化。學易者之變化也。

象引據議以成其變化此變化以人事言人之一言一動无非變化之所在也如言之淺深詳畧動之止久速皆非一定者故曰變化或以不好者變而為好者為說此恐在據議以成字內不在變化字內○本義觀象玩辭觀變玩占分動靜言是據議之事實法行之正據之以言議之以動法字兼據議行字兼言動法行之謂法易以言動也○夫卦爻之不可惡不可亂也如此則一言一動之理莫不具於此矣故聖人之於言也要必觀象玩辭觀變玩占據於易而後言焉其於動也亦必觀象玩辭觀變玩占據於易而後動焉據議於易以成其變化使言動皆合乎卦爻之理可也然欲據議於易果何如也其例如下

易經詳說

卷四十

繫辭上傳

七 寄願堂

具於易矣君子之言動也舍易何所取法哉故言不苟言也據之於易而後言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要見夫易之理是如何吾之言如何而後台諸易比擬俾當而後見之言焉動不苟動也議之於易而後動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要見夫易之理是如何吾之動如何而後台於易計議俾當而後見之動焉據之而後言則言之淺深詳畧各當其理而言之變化於是乎成矣○議之而後動則動之止久速各當其可而動之變化於是乎成矣故曰據議以成其變化

案說據之議之是融會易理於心非逐言逐動去求也

案辭或由象辭以明其理據議於未言未動之先或由變占以決其幾據議於將言將動之際庶幾言而有以各當其理動焉而

有以名過夫時以成夫言動之變化矣
臣擬擬此擬於心也議商議於口也動是舉動變化不分○圖治便是乃趨時之謂也
案聖人立象繫辭如此用易者所不可須臾離也是以君子將有言也必觀象玩辭觀變玩占據之象爻而後言焉將有動也必觀象玩辭觀變玩占據之象爻而後動焉如是據議則言不謬於一定動不拘於一轍有以成言動之變化矣人可不思變化以據議於易哉

易經詳說

卷四十

繫辭上傳

六 寄願堂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案此下七節皆先引易詞下以子曰發明之註疏截斷另講不合文義
即隨言行君子之樞機者樞謂戶樞機謂斡牙言戶樞之轉或明或暗斡牙之發或中或否猶言行之動從身而發以及於物或是或非也
本義釋中孚九二爻義

朱子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此本是說誠信感通之理。夫子却專以言行論之，蓋誠信感通莫大於言行。問言行君子之樞機，是言所發者至近而所應者甚遠。若曰：樞機便是鳴鶴在陰，下面大緊只說這意，都不解着我行好爵二句。榮氏中行曰：鳴鶴在陰，而其子和之。情之所同，無隱顯之間也。我有好爵，而爾亦靡於此心之所欲，無物我之間也。言之善，人皆以爲善，故應言之不善，天下亦皆以爲不善，故違人心之於善惡，豈異其所趨哉？極言行之至，可以動天地，則三才一理，又可見也。節齋蔡氏曰：萬化不窮，感應一端而已。故夫子取中孚九二之辭，而推廣其理也。居其室，即在陰之義。出其言，即鳴鶴之義。千里之外應之，即其子和之之義。特主乎人而爲言，感應者心也。言者心之聲，行者心之迹，言行乃感應之樞機也。善者至善之理，也不善則悖理矣。人以善而感應，則感應同乎天矣。故曰：動天地也。繫引卽此爻而擬議之，當謹其言行之發也。言出乎身，云云，味此二句，便見得言行爲君子之樞機也。不可於加乎民，見乎遠，貼人事之從違，從違意當貼在榮辱上。千里之外，或應或違，此卽是榮辱也。動天地亦兼善惡兩邊。存疑此以言行感通發中孚之美，與爻辭稍異。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遠，見乎遠，兩句是中明上文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二取卽此二句，就見得言行是君子之樞機。蓋體是門之所由開闢，機是弩之所由張弛者。言行是君子之所由以出身和民發遠見，遠猶門弩之樞機，而門弩之所由開闢張弛也。

榮辱之主，指上文千里之外應違，意動天地，又是推出說言不止於千里之外應違，雖天地亦能感動，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此其大者。泣竹而冬生，卧冰而解出其一節之行，亦能動天地如此。則說言出四句，只形容感應極速，不必入應違。廣義天下應違，全是我主張，故曰榮辱之主。榮辱樞機之發而善，則遠通應，而爲榮之主；不善，則遠通違，而爲辱之主也。去疑君子要說得大樣，乃有天下之君子也。主對賓言，榮辱爲賓，則言行乃榮辱之主。一般此下七爻皆錯舉以例擬議之外，非謂擬議盡此也。此節言感通本乎誠，居室二段已盡感通之意，言出以下，緊承說去，直到動天地處，語脉都打着二則字來。既主字已見得榮辱皆言行所招致，榮辱之主已見不可不憚而及深一層說到動天地，方以可不慎乎結之。此是聖人喫緊爲人處。歸試舉各爻以爲擬議之例：中孚九二爻辭云：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孔子釋之曰：鳴鶴子和，我爾爾靡，誠信感通之理也。而感應莫大於言行。君子居其室，在隱密之中，而出其言善，當乎天理，合乎人心，則在千里之外者必且從其善而應之。況其遇者善之所先及有不應乎？居其室在隱密之中，而其言不善，悖乎天理，拂乎人心，則在千里之外者必且舍其不善而違之。况其遇者不善之所先及有不違乎？言如此行，可知矣。勿謂一言可忽也。天下皆屬耳焉，方自身出卽以加乎

民而不可返矣。勿謂一行可忽也。天下皆屬目焉。方自過發。即以見乎遠而不可挽矣。言行之在君子。猶戶之有樞。矢之有機。樞一動而戶必開。機一動而矢必迭也。言行如樞機之發。善則人應而榮。不善則人違而辱。乃榮辱所由感召之主也。不待此也。言行而善。則和氣足以召天地之祥。言行不善。則乖氣足以召天地之殃。君子之所以動天地者。亦由此也。言行所關如此。可不慎乎。君子擬議此。又當謹其言行之發矣。

易經詳說

卷四十

繫辭上傳

三

寄願室

言同類相應。本在於心。不必共同一事。或此物而出。或彼物而處。或此物而默。或彼物而語。出處默語。其時雖異。其感應之事。其意則同。或處應於出。或默應於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者。二人若同。齊其心。其利斷金。於金是堅剛之物。能斷而截之。盛言利之甚也。此謂二人心同也。二人同齊其心。吐發言語。氣氣臭氣。香噴如蘭也。此謂二人言同也。

宋義釋同人九五爻義。言君子之道。初若不同。而後實無間。斷金如蘭。言物莫能間。而其言有味也。

朱子曰。同心之利。雖金石之堅。亦被他斷。夾將去。斷是斷彼兩段。又曰。同人先號咷而後笑。聖人却恁地解。

龜山楊氏曰。迹異而心同。不害其為同心。異而迹同。相違為愈遠。

金至堅也。而同心者。斷之。蘭至馨也。而同心之言。如之。

誠齋楊氏曰。君子之道。於其心。不於其迹。心同迹異。君子不以迹。問心。心異迹同。君子不以心。混迹。所以同人之先。悲後喜。服君子之甲。出乙處。此默彼語。皆所不計也。出處同道。則言。顯雖晦。同一情。語默同道。則史直。違卷同一意。心同故也。金石至堅也。然不堅於人心。故二人一心。則石可裂。金可拆。薰蕕同器。一童子能辨之。臭味不同故也。取南山之勳。雖北山之蘭。十黃帝不能分。臭味同故也。

惠齋余氏曰。以出處語。默發明號笑之義。聖人讀易。不滯於故而知其新。有如此者。

要湖胡氏曰。二九五六二也。先號後笑。先隔後通也。不取君臣。

易經詳說

卷四十

繫辭上傳

三

寄願室

義者特借爻辭論同心之利耳。

蒙引先號咷而後笑。只是始異終同之象。此處亦不可以先後二字太泥。故本義云。初若不同。而後實無間。若字及實字。只是云。自其初而觀之。則一出一處。一語一默。若不同也。然要其終而論之。則是二人者。其心實同。其心既同。則雖至堅能間之物。亦不能間之矣。間阻隔之意。若利刃之功。物物迎刃而分。何能隔阻得他。故曰。其利斷金。其利斷金。物莫能間。言事事做得透。何功不成也。心既同。則吾之言。彼聽其有味也。彼之言。我覺其有味也。凡人言語。所以不相入者。都緣心不相符耳。既是一出一處。一語一默。而兩得謂同心者。蓋各隨其分。各安於義而已。非有意於相戾也。如出彼語。回同道。股有三仁之類也。

心以下。是甚言其心之同。處夫二心之同。至於物莫能間。而言有
此如此。爭論其迹之異哉。即此交而擬之議之。君子惟求其心
之同也。

去疑同心二字最重。

要解仇澹柱曰。此言迹不同而理同。以起下同心之意。四或字止
見隨時制宜。各行其是。彼此不可強合也。

設其利斷金。當依孔疏。看謂二人同心共事。則所行无阻。其利處
雖遇至堅如金。亦能斷之。尋常講皆是堅能斷金。非利能斷金。
矣。須辨利是快利。或謂如此說。恐與本義物莫能間相悖。曰。
惟其利能斷金。故莫能間也。

易經詳說

卷四十

繫辭上傳

需 需 需 需

譚同人九五爻詞。云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孔子釋之曰。先號咷後
笑者。始異終同之意也。蓋君子之道。其所以相同者。不在迹而
在心。若就迹而論。或出而濟世。或處而待善。或默以全身。或語
以開道。似乎不同矣。原心而論。則出處語默。各成其是。可相信
於形迹之外。寧有不同者乎。惟其心之同也。則彼此相信。神交
意感。利害不能移。讓邪不能入。舉天下之物。无足以間隔之者。
即至堅如金。而其利亦足以斷之矣。由此發而為言。此之言彼。
覺其有味。彼之言此。覺其有味。雖離之莫氣聲香。无以過之矣。
即此交而擬議之。知君子貴同心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
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可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此說以此為第七章之旨。

孔疏。此藉用白茅。大過初六爻辭也。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者。苟
且也。錯。置也。凡薦獻之物。且置於地。其理可矣。言今乃謹慎。藉藉
此物。而用潔白之茅。可置於地。藉之用茅。何咎之有者。何忽咎之
有。是謹慎之至也。

本義釋大過初六爻義。

節齋蔡氏曰。物之置於地也。亦可安矣。而又藉之茅。過於慎也。凡
天下之事。過則有失。惟過於慎。則无所失。故无咎。

蒙引曰。錯諸地。至用可重也。但且就象上說。至慎斯術也。以往。方
說得象中之意。慎猶守也。守此以往。自然言无口過。行无惡惡矣。
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此何咎。就藉用上說。言其慎。慎之虞也。

易經詳說

卷四十

繫辭上傳

需 需 需 需

下爻至无所失矣。方是爻辭无咎之義。
存疑。即此爻而擬議之。則凡事不可不慎也。
去疑。天下事成於慎。敗於忽。況當大過時。時事多艱。稍不慎。便足
以致失。夫子反覆說來。无非引人敬慎道理。用可重。非重用茅。重
於用茅之心耳。斯術。即謹慎的術。往往以濟過也。无所失。言不失
一策。只論理。原不就成敗說。
段文氣當以慎之至也。截上就藉用白茅說。下推其意。夫字是承
上起下。處物薄用重。此中有慎字在。斯術。從物薄用重看出。只
是一慎。而慎斯術。却非慎之至。慎字。苟字是虛字。非謂苟且。錯
之錯。地是說可安。

譚大過初六爻辭。云藉用白茅无咎。孔子釋之曰。藉用白茅无咎。

蓋言敬慎之道也。彼一物也。苟錯置於地。已可以安矣。而又藉之以茅。自无覆敗之慮。何咎之有。此其心蓋敬慎之至極。其委曲周到也。夫茅之爲物。至微薄。而以此藉物。則使物益安。其用誠可重。而不可忽也。斯術也。非僅用茅藉物。推之可以處事。人能慎持斯術。以往而應事。敬慎不敗。自无所失矣。即此又而擬議之。見凡事不可不慎也。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按孔疏。將勞而不伐。謙斷有功。而不德與厚之至也。連讀。非語氣孔疏語。以其功下人者。言易之所言者。語說其說卦九三。能以其有功卑下於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者。謂德以盛爲本。禮以恭爲主。德貴盛新。禮尚恭敬。故曰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言謙退致其恭敬。以存其位者也。言由恭德保其祿位也。

易經詳說

卷四十

繫辭上傳

寄願堂

永義釋謙九三。又義。德言盛。禮言恭。言德欲其盛。禮欲其恭也。南軒張氏曰。天抵風之不厚。不能負大翼。水之不厚。不能負大舟。君子處心不厚。則恃勢而傲。物耀功而忽人矣。安能以其功而下人乎。切觀地中有山之象。夫德之盛而充實。如山焉。禮之恭而接下如地焉。夫內之德盛。而外之禮恭。所以處上而人。不忌處前而人。不忌。此謙所以長保其位也。

誠齋楊氏曰。人之謙與傲。保其德之厚與薄。德厚者无盈色。德薄者无卑辭。如鐘磬焉。愈厚者聲愈緩。薄者反是。故有勞有功。而不伐不德。唯至厚者能之。其德愈盛。則其禮愈恭矣。

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方勞於事之謂勞。事既成。有利於人之謂功。不德。謂不以德自居也。厚之至。此是贊詞。如上條慎之至也。南軒誠齋之說。似大深了。語以其功下人者也。上三句。且發揮勞謙意思。此句方指交辭勞謙二字。而釋其義也。德言盛。禮言恭。言與永言孝思言同。猶念也。故本義以欲字解之。言其立心如此也。德言盛。禮言恭。貼下文。此恭字。即下致恭之恭。存其位是有終意。一說。德則從來說。個盛禮則從來說。個恭是德要盛。德要恭。也不必說君子立心如此。故本義著一言字可斷。致恭以存其位。非謂君子之致恭。正以存其位也。能致恭。則位以之存耳。此句重在存其位上。

存疑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是解勞謙意。厚之至也。是贊美之詞。

易經詳說

卷四十

繫辭上傳

寄願堂

語以其功下人者。也是方說上交辭去。蓋勞不伐。有功不德。至厚之至。正是以其功下人者也。言九三所謂勞謙。正是如此。故曰語以其功下人者也。言九三所謂勞謙。正是語他能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又是再發不伐不德之意。謙字即是禮言恭。存其位是解君子有終。即此交而擬謙之見。有功勞之當謙也。云。謙不伐三句。只泛說。至下人句。纔是釋交辭。而德盛貳句。乃推所以。下人處。德盛在禮恭前一層。不平對。故下文單承致恭一邊。存位正有終意。

蓋以功下人。處截上明勞謙。下明有終。德言盛。禮言恭。是轉語。語字只作謂字看。以功下人。包勢在內。二德字不同。上是自以爲德。下是德行之德。固重在禮恭一邊。而德盛亦非閒。

論者非德盛則禮恭爲虛文矣。竊意德之盛則勢字說禮之恭昭著。守說存其位昭著。終說。德之盛即勢與有功。禮之恭即不代。則不德也。謙也者。但說謙不復說勢。故只承恭。時講於以功下人之下。過文云。此其心何心哉。似未安。以功下人則其德盛禮恭而致恭以存位是順說。不須另以此心何心。喝出兩箇欲字。且欲字非本文所有。尤覺差些。本義兩欲字口氣。謂德原是要盛的。禮原是要恭的。君子所以致恭以存其位。非謂君子之欲要盛欲要恭也。當從蒙引後說。

講謙九二爻詞云。勞謙君子有終。吉。孔子釋之曰。勞謙君子有終。吉者。蓋言善居功者也。彼勤於事可謂勞矣。而不矜伐於人。勞而事成。可謂有功矣。而不任德於己。此由其器識深沉。度量宏。

易經詳說

卷四十

繫辭上傳

王 寶順堂

遠厚之至也。則夫所謂勞謙正語其以功而能下於人者也。在己之德不可不極其盛。接人之德不可不極其恭。以功下人是德。欲其盛。禮欲其恭。勞而能謙者也。勞謙則有終矣。故夫謙已者所以極致其恭。不期於位之存而自足以存其位者也。即斯爻而擬議之見勢之不可不謙矣。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本義釋乾上九爻義。當屬文言。此蓋重出。

蒙引言上九貴則貴矣。然居九五之上而不當事任。貴而无位也。高則高矣。然出乎人位之外。民皆歸於五。高而无民也。雖有九五以下之賢人在下位。然以其過高。滿而莫有輔之者。其亢如此。

能无悔乎。○即此爻而擬議之則不可亢也。○有位爲貴。○而前在八上也。此亦貴與高之辨。

爻文固重出而擬議之以見不可亢。則此處自有取義也。請乾上九爻辭云。亢龍有悔。孔子釋之曰。亢龍有悔。蓋言持盈之道也。大居卦之上至貴者也。然貴而无位矣。至高者也。然高而无民矣。下位之賢人未嘗无也。然而莫爲之輔矣。是以動而有悔。固亢所必致也。即此爻而擬議之見居尊者不可亢矣。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由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孔疏不出戶庭无咎者。又明擬議之道。非但謹而不驕。又當謹慎。則密故引節之初九同密之事。以明之子曰。亂之所生。則言語以爲階者。階謂梯也。言亂之所生。則由言語以爲亂之階梯也。君不密則失臣者。臣既盡忠不避危難。爲君謀事。君不慎密。乃彰露臣之所爲。使在下聞之。衆共嫉怒。害此臣而殺之。是失臣也。臣不密則失身者。言臣之言行。既有虧失。則失身也。幾事不密則害成者。幾謂幾微之事。當須密慎。預防禍害。若其不密而漏泄。禍害交起。是害成也。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者。於易言之。是身慎密不出戶庭。於此義言之。亦謂不妄出言語也。

易經詳說

卷四十

繫辭上傳

王 寶順堂

本義釋節初九爻義。節。言節制也。言則是非不形。人知招禍。唯言爲甚。故言所當節也。密於言語。則不出戶庭之義。兌有言象。故於節之初爻重明之。

臣曰此曰又義主出處之節而言此兼及於言語之節者節下
卦兌爲口舌亦其象也蓋口舌乃人一身之門戶一語不謹則
失臣失身殃禍立至此九君子之所重也故夫子因明謹行而又
推之謹言也

誠齋楊氏曰唐高宗告武后以上官儀教我廢汝此君不密而失
臣也陳恭之官臣章以示宦者此臣不密而失身也

紫引凡禍亂往往自言語始故爲君者言不密則禍其臣爲臣者
言不密則禍其身凡幾事漏言不密則事无由成然則君子之於
言可不慎乎幾事不密過衆人言不止謂君臣也即是父而擬
議之則當謹密其言也

存疑曹操殺殺董貴人伏后懷國父完望令密圖之事泄被殺此

易經說

卷四十 繫辭上傳

三 寄順堂

幾事不密則害成也
策說害成害其成也語曰國有五喪而冰凍不與焉三曰謀泄不
密之謂也

按此字包下句生也字連下勿作句幾事謂事任幾微或云微
卽密意猶云幾密之事害成謂害其成方與失臣失身一例不
出以言不出爲正

謹節初九爻詞云不出戶庭无咎孔子釋之曰不出戶庭无咎者
蓋君子慎密之道也自古致禍亂者不一然亂之所由生也多
因言語以爲之階如君與臣謀事而輕洩其言則起奸邪之妬
而中傷其臣矣是不密則失臣也臣與君謀事而輕洩其言則
取反噬之患而先制於我矣是不密則失身也不特此也凡事

之利害伏於幾微所謂幾事而不可告人者不密其謀則居
乘其釁而沮之是事本可成而害之也凡此皆亂也而皆出於
言之不密是以君子必慎密其言而不敢輕出也卽此爻而擬
議之知言之不可不慎矣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
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
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按註疏以作易知盜句連上不密失身作上慢下暴語未足
証疏易曰負且乘致寇至此又明擬議之道當量身而行不可以
小處大以賤貨貴故引解卦六三以明之也負也者小人之事也
負者擔負於物合是小人所爲也乘也者君子之器者言乘車者

易經說

卷四十 繫辭上傳

三 寄順堂

君子之器物言君子合乘車今應負之人而乘車是小人乘君子
之器也則盜竊之人思欲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
誨盜冶容誨淫者若慢藏財物守掌不謹則教誨於盜者使來取
此物女子妖冶其容身不精整是教誨淫者使來淫已也以此小
人而居貴位驕矜而不謹慎而致寇至也又引易之所云是路之
招來也言自招來於盜以慎重其事故尾篇稱易曰而載易之爻
辭也

按孔疏上慢下暴以居上在下爲說未是只是說小人慢上暴下
未義釋解六三爻義

朱子曰六居二大率少有好底負且乘聖人這裏又見得荷這個

小人乘君子之器底象故又於此發出這道理來

六三以不正小人據非其位故有此象八情非其義之所當有則啓謀利者據奪之心作易者明義利之分故於六三之小人居有德之位知其必有盜乘其後而奪之天下之大盜未有不乘隙而動也

漢水司馬氏曰下慢下暴慢其上而暴其下也

誠齋楊氏曰司馬氏安能盜竊曾提教之也蓋衍安能盜竊蕭道成教之也蓋盜非能取小人之有也小人實教盜以盜已之有也所以知盜非知奪伐之盜也知教奪伐者之盜也故又終之曰誦盜曰盜之招者以此

繫引其知盜乎猶云知賊情也如云如何則盜思奪之如何則盜

易經詳說

卷四十

繫辭上傳

三 寄願堂

思伐之可見盜之情矣。盜思奪之者以其竊據高位才德不勝。適起謀利者據奪之心也。上慢下暴小人竊據高位必然至此。謀利之徒因得借以爲詞而伐之矣。其能久有其位乎。四盜字皆以該言。得誦盜之盜是活字。諸倫也。對淫字看此二句。以其皆由已致而併及之耳。卽此爻而據讓之則當量才度分不可據非其有也。以上七爻皆以明據讓之例然亦舉其槩耳。學者又當推類以盡其餘。

張說知盜者直見盜的情由在一致字上。玩所謂招也。非盜足告。告其招致之者耳。小人君子就其德而定其品。盜本欲奪小人所有。然必知小人之罪而後可奪。慢上暴下此正小人之罪可伐處。若小人而能慢上暴下則其誦也曰盜之招罪小人之自取也。

張知盜句提起下出易辭以明其知盜也。有言其乘也。招致之

小人而乘君子之器是說且字盜思奪之正是致寇至之意。上慢下暴是從小人乘君子之器裏面推出見得必定如此。故盜思伐之如此則盜乃其自招。猶之誦盜誦淫一般。故以二語爲喻。而以盜之招結之也。存疑云此四者皆自處不善而爲盜之招。不知思奪思伐誦盜誦淫如何分得四者。繫引云不可以上下二字當上下之人以其所慢者在上所暴者在下也。究竟還指人直以君民說不妨。治客或謂婦人修容適治之婦物言其太工也亦通。招字正解致字非兩意。

歸孔子曰作易者其知致盜之由乎於何見之易辭之三爻曰有且乘致寇至此言蓋知盜也。有也者小人勢力之專小人所宜

易經詳說

卷四十

繫辭上傳

三 寄願堂

世蔡氏傳曰十所乘之器君子所宜也。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據非其位小人覬覦之心盜不從旁思奪之乎。其所以然者何哉。小人竊據高位上必慢其君下必暴其民。凡謀利者得藉以爲口實而致之盜不從旁思伐之乎。然非奪之代之者之咎也是猶人之慢其君而不謹者有以教人之盜之女之治其容而逞艷者有以教人之淫之由自己招致而然也。故易曰有且乘致寇至蓋言六三不中正以竊高位適足爲盜之招也不罪盜而罪致盜者此易之所以爲知盜也。卽此爻而據讓之見人量才度分不可據非其有矣。

右第八章

本義此章言卦爻之用

而論。蔡氏曰。自中孚二爻至此。乃夫子擬議之詞。而為三百八十四爻之凡例也。爻之有義。非辭不明。而天下之事。變化無窮。爻之辭。之所能備哉。苟玩之者。向而不通。則一爻不過一事而已。擬議以成其變化。其所以示人者。鮮矣。然夫子之辭。特發其端耳。學易者。當玩而有得也。

平菴項氏曰。七爻皆欲人畏謹也。鳴鶴言處隱之誠。同人言同心之一白。茅黃。有終尚謙。亢龍思九。戶庭以教。密賁。兼以戒慢。皆所以養人之敬心也。

雲峯楊氏曰。夫子於乾坤。皆有文言。以申彖傳象傳之意。其餘彖傳。蓋亦有之。如履與漸。釋卦辭已畢。復曰。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用

易經詳說

卷四十

繫辭上傳

繫辭上

對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此類皆是也。然則繫辭此數卦。即彖傳之文也。蓋學易者。可以觸類而通其餘矣。

集解此章總言卦爻之用。首二節。將言其用。而先言卦爻之所由立。三節。正指其可用。四節。言人用之也。下七節。正示人以擬議變化之例。

按前以卦爻並言。至擬議以成其變化。為一章之關紐。下皆以爻之用言。而卦之用可見。又按此章首以彖爻提起。象謂卦與爻。對二節。贊象爻之外。以見當擬議。四節。言人當擬議。乎易之象。爻而咸平言動之變化。以各當其理。此是一章之大指。下七引易皆擬議以成變化也。擬議之而當識。當同心。當慎。當恭。不當亢。當密。不當妄。靡非分能如此。言動變化。以合理。豈有或虧。

者乎。引中孚以言行。為說足承上言動意。下六節。皆可會。是言動。講不必細貼。此章為學易者說法。可作格言。書以懸之座右。項平菴謂七爻皆欲人畏謹。得其大意。然全易皆可如是。觀聖人姑舉以示例耳。

易經詳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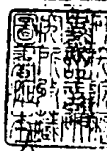
卷四十

繫辭上傳

繫辭上

易經詳說卷四十終





卷四十一



繫辭上傳

孔疏此言天地陰陽自然奇偶之數也

程子曰自天一至地十合在天數五地數五上簡編失其次也天一生數地六成數纔有上五者便下有五者二五合而成陰陽之功萬物變化鬼神之用也

不義此簡本在第十章之首程子曰宜在此今從之此言天地之數陽奇陰耦即所謂河圖者也其位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就此章而言之則中五為衍母次十為衍子次一二三四為四象之位次六七八九為四象之數二老位於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一

繫辭上傳

奇顯堂

西北二少位於東南其數則各以其類交錯於外也

朱子曰自大衍之數五十至再切而後掛便接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至可與前神矣為一節是論大衍之數自天一至地十却連天數五至而行鬼神也為一節是論河圖五十五之數今其文開斷差錯不相連接舛誤甚明○卦雖八而數須十者八是陰陽數十是五行數一陰一陽便是二以二乘二便是四以四乘四便是八五行本只是五而有是十者蓋一個便包兩個如木便包甲乙火便包丙丁土便包戊己金便包庚辛水便包壬癸所以為十○南軒張氏曰陽數奇一三五七九是也陰數偶二四六八十是也故生干天者成于地生于地者成于天而天地五十五之數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

鄭齋蔡氏曰天地者陰陽對待之定體也一至十者陰陽流行之次序也然對待非流行則不能變化流行非對待則不能自行而五十五者則流行之細分也

平陸項氏曰雖大老云天一至地十班固律歷志及補元嵩元包運著篇皆在天數五之上程朱皆用此說今從之為是

濠引伏羲時龍馬出河其馬背上旋毛圖子有自一至十之數而其位則一六居下二五居上也愚意萬物之生皆父天母地則皆有一地十之數但其得天地之氣不完或完而不精是以其數不著雖著而不全若龍馬之出以言其時太和元氣之會也以言其世則聖王在上下和平王道得也以言其地則河洛又為天地之中也是以天地許多至精極純之氣盡錄在此一物身上而其數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一

繫辭上傳

奇顯堂

之彰著有如此此所以為靈物也其許多圈子則天地氣數痕跡也○蓋人知河圖而不知河圖之為數知河圖之為數而不知其為天地之數知河圖之為天地之數而不知其何者為天何者為地故夫子歷歷指點區別出以示人曰云云自此至下條便是孔子為河圖作個圖說如此也○是數也然運於亭毒之中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不可得而見也今却類之於河圖而為龍馬一身之所載皆天地之數之影迹也○是數也惟伏羲知之以作易伏羲而後世之知者寡矣孔子於是發之以垂萬世而必置之太衍之前者明易數之所祖也○萬世文字之祖起於易易祖于河圖河圖者天之文也天以是文寄於河圖以示聖人聖人遂則之以作易中五為衍母次十為衍子此即河圖中宮天五乘地十之

意蓋以五個十由一個五而生是五爲衍母而十其所衍之子也
衍之爲五十者即啟蒙註所謂河圖洛書之中數皆五衍之而各
極其數以至于十則合爲五十者也。次一二三四爲四象之位
者太陽居一少陰居二少陽居三太陰居四也。次六七八九爲
四象之數者太陰數六少陽數七少陰數八太陽數九也。二老
位於西北者太陽居一在北太陰居四在西也。二少位於東南者
少陽居三在東少陰居二在南也。其數則各以其類交錯於外者
太陰之數六在太陽一之位外太陽之數九在太陰四之位外少
陰之數八在少陽三之位外少陽之數七在少陰二之位外
存疑天屬陽陽之數奇圖數之奇者皆屬乎天地數屬陰陰之數
偶圖數之偶者皆屬乎地故天之數則一地之數則二天之數則
人未有意義

三。地之數則四若五若七若九是皆奇數而屬乎天也若六若八
若十是皆偶數而屬乎地也此是指點圖數之屬天屬地者以示
人未有意義
一三五七九屬天二四六八十屬地陰陽之分也一二三四五
居內六七八九十各居一二三四五之外生成之分也數起于
下故一居下二與一對故居上一而三以陽從陽故居左二而
四以陰從陰故居右五寄中宮故十亦寄中宮也生數盡於五
成數皆不離五一加五而成六故六配一二加五而成七故七
配二三加五而成八故八配三四加五而成九故九配四五加
五而成十故十配五。一者生數之一也六者成數之一也二
者生數之二也七者成數之二也故如此分配。生數天多陽

有餘也成數地多陰有餘也論理則天生地成論數則天地各
半。河圖有五而位而未嘗明言五行然既有生數成數自當以
五行分配矣
讀此二節言河圖之數也昔伏羲時龍馬負圖而出於河其背上
旋毛有自一至十之數人但知其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
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而不知其何所屬由今觀之天爲純陽
其數奇圖之一三五七九皆奇則皆天數也地爲純陰其數偶
圖之二四六八十皆偶則皆地數也故爲天一地二天三地四
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河圖具天地之數有如此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
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程子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也變化言功鬼
神言用。有理則有氣有氣則有數行鬼神者數也數氣之用也
不義此簡本在大衍之後今按宜在此天數五者一二三三七九皆
奇也地數五者二四六八十皆偶也相得謂一與二二與三三與四四與
六七與八九與十各以奇偶爲類而自相得有合謂一與六二與
七三與八四與九五與十皆兩相合二十有五者五奇之積也三
十者五偶之積也變化謂一變生水而六化成之二化生火而七
變成之三變生木而八化成之四化生金而九變成之五變生土
而十化成之鬼神謂凡奇偶生成之屈伸往來者
朱子曰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是兩個意一與二二與四四與六六

與八九與十是奇偶以類相得。一與六合二與七合三與八合四與九合五與十合是各有合。在十干甲乙木丙丁火戊己土庚辛金壬癸水便是相得甲與己合乙與庚合丙與辛合丁與壬合戊與癸合是各有合。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程子曰變化言功鬼神言用。張子曰成行鬼神之氣而已數只是氣變化鬼神亦只是氣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變化鬼神皆不越於其間。

雲峯胡氏曰河圖有自然之數所以成大易之象。天地有自然之象又所以成河圖之數。奇圖圓三偶方圓四三用其全四用其半。此天地間自然之象也。本義以論乾坤之策。愚謂即此以論河圖之數可也。一圓而三水生木也二方而四火克金也。陽之一進而用三陰之四退而用二合二與三則爲五此河圖之生數也。一生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一

繫辭上傳

五 寄願室

水而六成之三生木而八成之生數一進而用三成數則八退而用六二生火七成之四生金九成之生數四退而用二成數則七進而用九七八九六各爲十五陰陽進退互藏其宅進即爲變退即爲化鬼神屈伸往來皆進退之妙用也。

蒙引上文卽是河圖而逐一指點去云。孰爲天數孰爲地數此則又總而兩之曰天數五地數五也。既而又積而計之曰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合之爲五十有五也。其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正是成變化而行鬼神處。非是五位皆相得而各有合了然後方去成變化而行鬼神也。蓋上一截意都盡了下一截只是積而計之又著此一句以見造化皆不外是之意耳。觀啓蒙可見。此處變化變屬陽化屬陰蓋與化而裁之謂之變之變化不同不可一例拘。

也。一二三四五爲生數生數屬陽六七八九十爲成數成數屬陰然各有陽變陰化之不同者蓋陰陽之中亦各自有陰陽也。此據是一分爲二之理。凡言五行有二有以造化氣序之流行言者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金而水如春夏秋冬是也有以萬物之生成言者則水而火火而木木而金金而土此蓋所云是也。論五行本數只是一二三四五以序而生出水火木金土其六七八九十者乃其生數之副耳。如夫爲妻妻爲夫助之意以其不與于五行正數之列故遂爲六七八九十也。水火木金土本是一氣分而爲二曰陰陽却以陽分太陽少陰而爲水火以陰分少陽太陰而爲金木土則與四行无不在而成其終矣五行只是一二三四五其六七八九十者乃一二三四五之配也亦截取一二三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一

繫辭上傳

六 寄願室

四五之後一半節序與之對而成配耳。成變化而行鬼神此變化分一變六化二化七變云云者或未必孔子筆下之本意但據朱子之說亦自有發於道理而不見病於孔子也。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有太陽變陰合焉謂陽變而生水木陰合而生火金此太極圖之意也亦有少陽變而陰合焉如一變生水六化成之二化生火七變成之之類是也。成數雖陽固亦生之陰也鬼神謂凡奇偶之生成屈伸往來者奇而生者神之來而伸也偶而成者鬼之往而屈也蓋物未成則其氣日漸凝聚故爲神既成則其氣日漸耗散故爲鬼如此分鬼神之義亦可北溪陳氏亦如此說但以五生數爲神五成數爲鬼恐於朱子屈伸之義未切要之當說得圓活方是。天一至五成變化而行鬼神當作一片渾淪看蓋

自天一至地十既零碎說就繼之以天數五地數五而着一句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把前面數畧說出主意了然後又摠計而說出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一句明說此是造化之秘也河圖之數盡是天地之數也故提註曰此言天地大衍之數不曰河圖大衍之數也此既見聖人文章之妙一句當他人千百句者也

存疑上既據圖指點出天地之數以示人此乃解釋其義天數五地數五是據其大槩而計之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其全數而計之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是畧解其義成變化行鬼神是盡發其義意謂河圖之數奇者屬天偶者屬地即是觀之一三五七九皆奇數而屬乎天是天之數有五也二四六八十皆偶數而屬乎地是地之數有五也是五位也一與二二三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一 繫辭上傳

七 寄願堂

與四五與六七與八九與十各以奇偶爲類而自相得蓋從一至十一變一化以序而生出水火木金土如兄弟第一第二之相與也一與六二與七三與八四與九五與十一奇一偶各以兩相合而奇偶之相爲生成蓋以五合五一生一成相與生水火木金土如夫婦之配合而生育也天之數五積而計之一與九爲一十三與七爲一十而單一個五是天之數二十有五也地之數五積而計之二與八爲一十四與六爲一十又單一個十是地之數三十也二者合計之天地之數共五十有五此天地之全數乃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蓋天以一變生水地以六化成之地以二化生火天以七變成之天以三變生水地以八化成之地以四化生金天以九變成之天以五變生水地以十化成之一奇一偶相爲外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一

繫辭上傳

八 寄願堂

第一變一化相爲生成五行之生莫非陰陽變合之妙所謂成變化者如此鬼神只在變化生成上天一生水是來而伸神也地六成之則生者往而屈而地六之成水者又爲來而伸矣地六成水神也及地二生火則地六又爲往而屈而地二之生火又爲來而伸矣地二生火神也及地七成之則地二又爲往而屈而地七之成火者又爲來而伸矣天七之成火神也及地三生木則地七又爲往而屈而地三之生木又爲來而伸矣以至地八之成木地四之生金天九之成天五之生土地十之成其往來屈伸皆是如此皆鬼神之所在故曰行鬼神五行各有生成其生成則分屬乎天地生於天者成於地生於地者成於天故水生於天一成于地六火生於地二成于天七木生於天三成於地八金生於地四成

於天九土生於天五成於地七然水生於天一越二三四五九四位而後地六成之不亦養乎蓋五行之生成實相連接只在一時方其水之生也而成即接之固无天一生水又問五位待地六然後成之之理特五行之生數止於五除一二三四五生數之外自六至十皆是成數而爲生數之副以五成數循序而配五生數則六當配一七當配二八當配三九當配四十當配五以其相配而數之則一變生水六化成之云云本義之所云爾然是數之在馬圖也一與六居北二與七居南三與八居東四與九居西五與十居中一生一成恰同一位似有人力布置之所爲者而實天地所生之自然此所以爲造化之妙非人之所可知也

至發此節全自上節看來首三句天地之分數中三句天地之類

數末句是贊其功用妙處。陰陽不配合則不能生成。故相得有合。正是成變化行鬼神處。當重有合邊。其實有合。六在相得抽出。行鬼神只在成變化看出。玩兩而字可見。成是成就。不虧意。行是運行不息意。此所以三字乃有指語。非深一層。

要解仇翁柱曰。變化只是一生一死。鬼神只是生成中之屈伸。不出於陰陽二氣。

按一與二相得三。三與四相得一。與六有合。二與七有合。此說甚明。而生數成數不見於經。然以水火木金土配之。亦不得不以生成成分也。成變化行鬼神。即在相得有合中看出。成變化本義。自明行鬼神甚難說。本義凡奇偶生成之屈伸往來者。已說得大槩。而蒙引存疑謂一變生水。為來為伸。及六化成之則六化。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一

繫辭上傳

九寄願堂

為來而伸。一變生水。為往而屈。竊以一生六成。共為一水六方。來成而一所生。何得便為一往。又謂二化生火。七變成之。為來而伸。而一生六成之水。又為往而屈。竊以五行本一氣。始而生水。其漸盛而生火。生木。生金。生土。何得為火來而伸。水已成往而屈乎。又一說謂五生數為神。五成數為鬼。亦有可議。試觀之。人物由生而成。方為人物。盛時皆來而伸也。到死時方為往而屈。豈天生水。地方成之。便為往而屈乎。此蓋不得其解。而曲為之說。不如渾之只以陰陽二字代之。屈伸往來。不過一陰一陽。而天地之數則包乎陰陽也。成字行字有力。俱以數言。或謂水火木金土之往來屈伸。无可憑。當以四時觀之。方其春也。來而伸也。及其夏則春往而屈矣。水火木金土之為往來屈伸也。

當如是。本義所云奇偶生成之屈伸往來。奇偶者指相得言也。生成者指有合言也。奇來而伸。則偶往而屈。偶來而伸。則奇往而屈。生來而伸。則成者往而屈。成來而伸。則生者往而屈。其理當如是也。姑存之。或疑朱子以奇偶生成言鬼神。而於變化專言生成。不言奇偶。河也。曰以一變六化言。是為生成。以一變二化言。是為奇偶也。時講變化鬼神。皆以生成入。講是事。承有合說矣。但本義以鬼神為奇偶生成之屈伸往來。奇偶二字分明是承相得如何可畧。或謂奇偶生成四字。串看奇生偶成。偶生奇成。故有屈伸往來。不必以奇偶結相得生成貼相合。亦似可通。細玩之。重有合生成邊。亦不差。於此可見河圖一六。同位二七。同位之妙。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一

繫辭上傳

十寄願堂

謹摭而言之。一三五七九屬天。是天數五也。二四六八十屬地。是地數五也。五數在圖有一定之位。是為五位。乃相得而各有合焉。何謂相得一。與二三與四五與六七與八九與十一。奇一偶。其分秋然不素是相得也。何謂各有合。一與六。二與七。三與八。四與九。五與十。一生一成。渾然無間。各有合也。積天之。一三五七九。其數二十有五。積地之。二四六八十。其數三十。併而積之。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相得有合之數盡此矣。由是而變化於此成焉。蓋陽主變。陰主化。天以。一三五生。水木土。而地以。二四六八十成之。地以。二四生。火金而天以。七九成之。變走於天者。化。成於地。化生於地者。變成於天。是變化莫非此數。有以成之也。由是而鬼神於此行焉。來而伸者。為神。往而屈者。為鬼。一一三。

四五生數來而伸也。然始生雖來而伸。既生則往而屈矣。六七八九十成數。往而屈也。然既成雖往而屈。方成則來而伸矣。是鬼神莫非此數。有以行之也。圖數功用之妙。有如此。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掛。

【韓註】王弼曰。演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則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數而數以之成。斯易之大極也。四十有九。數之極也。

孔疏韓氏親受業於王弼。承王弼之旨。故引王弼云。以證成其義。○鄭康成云。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以五行氣通。凡五行減五大衍。又減一。故四十九也。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一 繫辭上傳

三 奇願堂

程子曰。大衍之數五十。數始於一。備於五。小衍之而成十。大衍之則爲五十五。十數之成也。成則不動。故損一以爲用。

本義大衍之數五十。蓋以河圖中宮天五乘地十而得之。至用以筮則又止用四十。有九。蓋皆出於理勢之自然。而非人之知力所

能損益也。兩爲天地也。掛懸其一於左手小指之間也。三三才也。揲問而數之也。奇所揲四數之餘也。扚勒於左手中三指之兩間也。閏積月之餘日而成月者也。五歲之閏。再積日而再成月。故五

歲之中。凡有再閏。然後別其積分。如一掛之後。左右各一揲。而一

扚。故五者之中。凡有再扚。然後別其一掛也。

朱子曰。河圖洛書之中數皆五。衍之而各極其數。以至於十。則合爲五十矣。河圖積數五十五。其五十者皆因五而後得。獨五爲五

十。所因而自无。所因。故虛之。則但爲五十。又五十五之中。其四十者。分爲陰陽老少之數。而其五與十者。无所爲。則又以五乘十。乘五。而亦皆爲五十矣。洛書積數四十五。其四十者。散布於外。而

分陰陽老少之數。唯五居中。而无所爲。則亦自合五數。而併爲五十矣。中數五衍之。而各極其數。以至於十者。一個衍成十個。五個

便是五十。聖人設這個。不只是說得一路。他說出來。這個物事。自然有許多通透去。如五奇五偶。成五十五。又一說六七八九十。因

五得數也。○河圖五十五。是天地自然之數。大衍五十。是聖人去

這河圖裏面。取那天五地十。衍出這個數。大概河圖是自然底。大

衍是用以揲蓍求卦底。○問大衍之義。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虛。其中金木水火土五數。便是五十。又虛天一。故用四十。有九。此一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一 繫辭上傳

三 奇願堂

說也。三天兩地。便是虛去天一之數。只用天三地二耳。又五爲生

數之極。十爲成數之極。以五乘十。以十乘五。亦爲五十。此一說也。又數始於一。成於五。小衍之成十。大衍之成五十。此又一說也。數

家之說雖多不同。某爲此說。却分曉。○問竊謂大衍之數。不過五而已。五者數之祖也。河圖洛書皆五居中。而爲數祖宗。大衍之數

五十者。卽此五數衍而成之。各種其數。而合爲五十。也是五也。手

五行爲土。于五常爲信。水火木金。不得土不能各成一器。仁義禮智不實有之。亦不能各成一德。此五所以爲數之宗也。不知是否。曰。此說是。○大衍之數五十。著之蓍。乃其策也。揲中乘除。則直謂

之數耳。○前章蔡氏曰。天參地兩。合而爲五位。每位各衍之。爲十。故曰大衍

可陽都氏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數五十者蓋數備于五而五十所宗者五也大衍之數五十而其用四十有九者蓋數始于一而四十有九數之所宗者一也

運安即氏曰大衍之數五十者取河圖中參天兩地之數以爲衍母也大衍之用四十九者又就河圖五十數之在外者虛其天一之數而不用也蓋一者數之始天下之數無窮而一先爲故无爲之一以象太極

蒙引大衍之數五十謂著象五十之數起于河圖中宮以五乘十而得也不然五十字何所指若無個舊衍河圖中宮何爲是則大衍之數五十一句正所謂著象之全數也本義據註曰此章言天地大衍之數數字正謂著象也故繼之曰其用四十有九非指著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一

繫辭上傳

三 寄願堂

而何○衍者就母數起于數之謂也○謂之大衍者五個一衍之而各極其數以至于十合之而爲五十也○語錄又云一個衍成十個五個便成五十則本義正意所謂五其十也○大衍之數五十六只在河圖中宮得者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據河圖中外之數也○二者自不相關非是去其中五而取五十也○必虛其一以象太極者蓋氣必有理大衍之數五十者氣數也氣不徒氣而理存焉然氣有爲而理无爲故虛其一以象太極之无爲若不虛其一則有氣而无理而數亦滯而不過矣故曰皆出於理勢之自然而非人智力所能損益也○每樣作易者所以虛一象太極之意亦不爲不重而傳文又獨不言本義亦不解豈孔子之意以爲既言其用四十有九則其一者自有所當而本義所以不解者以爲自有

敬蒙在耶

存疑上言河圖之數正爲易數張本耳故此承言大衍之數蓋易之用也○本義爲河圖中宮之數天五乘地十而得之者蓋河圖一個五乘一個十便成五個十以五個十乘一個五便成十個五聖人有見于此故就中宮之數而衍之蓋一者數之始十者數之終但是一個十便成十數始必有終之義也河圖中數是五個一取一個一衍之而成十取五個一而各衍之則成五個十矣故曰大衍之數五十○程子曰數始于一備于五小衍之而成十大衍之則爲五十朱子曰中數五衍之而各極其數以至于十者一個衍成十個五個衍便是五十此即可見大衍之說○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本是變化之物然无著象則其變化亦无白而黑故聖人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一

繫辭上傳

古 寄願堂

作易生著倫數教人撰著求卦大衍之數五十此著象之全數也○著一百莖可當大衍之數者二至用以著則止用四十有九其不用之不用此五十數若全用之則其數不行而无以成易必置一不用而後其數始行始可以成易此則神不可知處故本義謂出於理勢之自然非人智力之所能損益也○敬蒙謂虛一以象太極本義制去不用蒙引謂氣有爲而理无爲故虛其一以象太極之无爲愚按太極動靜而分陰陽太極非无爲者也况太極雖不雜乎陰陽亦不離乎陰陽今虛一不用以象太極却把太極與陰陽判而爲二尤爲未穩愚意啓蒙之說非本義所以不用其或以此也○敬虛一不用以象太極之說有理不必疑依太極圖有大極空圖

而下有陽動陰靜圖。豈遂太極與陰陽分而為二耶。
韓註奇凡四揲之餘。不足復揲者也。分而為二。既揲之餘。合掛於一。故曰再扚而後掛。凡閏十九年七閏為一章。五歲再閏者三。故畧舉其凡也。

孔疏分而為二。以象兩者五十之內去其一。餘有四十九。合同未分。是象太一也。今以四十九分而為二。以象兩儀也。掛一以象三。者就兩儀之間。于天數之中分掛其一。而配兩儀。揲之以四。以象四時者。分揲其著。皆以四四為數。以象四時。歸奇于扚。以象閏者。奇謂四揲之餘。歸此殘奇于所扚之策。而成數。以法象天道。歸殘聚餘分而成閏也。五歲再閏者。凡前閏後閏相去大畧三十二月在五歲之中。故五歲再閏。再扚而後掛者。既分天地。天子左手地。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一

繫辭上傳

太極圖說

于右手。乃四四揲天之數。最末之餘。歸之合于扚掛之一處。是揲也。又以四四揲地之數。最末之餘。又合于前所歸之扚而揲掛之。是再扚而後掛也。

虞孔疏以四十九末分為太一。不如以虛一為太極。蓋虛一則四十九即分矣。何得于四十九上取太一耶。太一主氣。太極主理。原有分而漢唐諸儒渾用之。太一字見禮運。

朱子曰。奇者。左右四揲之餘也。扚指間也。謂四揲左手之策而歸其餘于无名指間。四揲右手之策而歸其餘于中指之間也。聖人下字皆有義。掛者。挂也。扚者。扚于二指之中也。掛一一歲揲右二歲扚右三歲一閏。揲左四歲扚左五歲再閏也。一掛之間。凡再扚即五歲之間。凡再閏之象也。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九。

有九者五十之內去其一。但用四十九策。合同未分。是象太一也。分而為二者。以四十九策分置左右兩手。象兩者。左手象天。右手象地。是象兩儀也。掛一者。掛猶懸也。于右手之中取一策懸于左手小指之間。象三者。所掛之象。所以象人而配天地。是象三才。揲之以四者。揲數之也。謂先置右手之策于一處。而以右手四四而數左手之策。又置右手之策于一處。而左手四四而數右手之策。也。象四時者。皆以四數。是象四時也。歸奇于扚者。奇零也。扚勒也。謂既四數兩手之策。則其四四之後。必有零數。或一或二或三或四。左手歸之以第四第三指之間。右手者歸之于第三第二指之間。而扚之也。象閏者。積分而成閏月也。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掛者。凡前後閏相去大畧三十二月在五歲之中。此掛一揲四歸奇。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一

繫辭上傳

太極圖說

之法。亦一變之間。凡一掛兩揲兩扚。為五歲之象。其間凡兩扚以相閏。是五歲之中。凡有再閏。然後置前掛扚之策。復以見存之策分二掛一。而為第二變也。繫辭言書法。大抵只是解其大畧。想別有文字。今不可見。但如天數五。地數五。此是舊文。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是孔子解文。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是舊文。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此是孔子解文。分而為二是本文。以象兩儀。是解文。掛一揲之以四。歸奇于扚。皆是本文。以象三。以象四時。以象閏之類。皆是解文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孔子則斷之以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孔子則斷之以當萬物之數。於此可見。西山蔡氏曰。五歲再閏者。一變之中。自有五節。掛為一節。揲左為

二節。歸左奇于劫爲三節。據右爲四節。歸右奇于劫爲五節。一節象一歲。三節一歸奇象三歲。閏五節再歸奇象五歲。再閏。天地之數三百六十。每歲盈六日。朔虛六日。一歲餘十二日。三歲餘三十六日。以三十日爲一月。更餘六日。又二歲餘二十四日。合前所餘六日爲三十日。爲再閏。再劫而後掛者。再劫之後。復以所餘之著合而爲一。爲第二變。再分再掛。再掛也。不言分。二不言掛。四。獨言掛。一者。明第二變不可不掛也。或曰。據著之法。虛一分。二掛。一。據四。歸奇。其第一據。不五則九。第二據。不四則八。計其奇數。以定陰陽老少。去其劫掛之一何也。曰。虛一分。二掛。一。據四。歸奇。乃天地四時之生萬物也。其奇數。策數以定陰陽老少。乃萬物正性命于天地也。生著以分。二掛。一。爲據。據四。歸奇。爲用。立掛以奇數爲

用。策數爲用在天地則虛其一。而用四十九。在萬物則掛其一。而用四十八。此聖人所以知變化之道也。又曰。第一據。掛一。以四十九。其奇一也。第二據。非四十四。則四十。第三據。非四十。則三十六。不復有奇矣。其掛何也。曰。人與天地並立。爲三。天地非人。則无以裁成輔相。故分二。必掛一也。初掛者。人極。所以立天地。因乎人也。再據三據之掛者。人因天地以爲用也。雲峯胡氏曰。歷法再閏之後。又從積分而起。則筮法再劫之後。又必從掛一而起也。蒙引。閏。積月之餘日。而成月者也。蓋一年十二月。氣盈六日。朔虛六日。共餘十二日。三年則餘三十六日。分三十日爲一月。又以六日爲後閏之積。其第四第五年。又各餘十二日。以此二十四日。表

前六日。又成一閏月。便是五歲再閏也。○積分二字。謂積而分之也。每年積餘十二日。至三年則分爲一閏。五年又分爲一閏。也。掛一。當一歲。據左。當二歲。劫左。則三歲。一閏矣。又據右。當四歲。劫右。則五歲。再閏也。故再劫而後掛。蔡氏謂不言分。二不言據。四獨言掛。一者。明第二變不可不掛也。愚謂既言掛。則見其先已分二。而據四。歸奇。亦隨之矣。○本義之說。自明白。閏。積月之餘日。而成月者也。此閏字。先一閏。亦是此閏。後一閏。亦是此閏。下句。卽曰。五歲之間。再積日。而再成月。故五歲之間。凡有再閏。然後別起。積分如一。掛之後。左右各一據。而一劫。故五者之中。凡有再劫。然後別起一掛也。此再字。猶云兩也。非專指第二次者也。○歷法以四十有九之策。信手申分。而爲二。左右二手各得其一。以

置之左右。一大刻之間。此所以象兩儀也。以右手取右大刻之數。掛于左手小指之間。此所以象人而參三才也。以左右兩手之策。各四數而據之。此以象歲之有四時也。以所據四數之餘。或一或二或三或四。劫於左手。中三指之兩間。此所以象歲之有閏月也。歷法三歲一閏。五歲再閏。故據著之法。左掛左。據左。歸奇。右據右。歸奇。凡有五節。五節之中。凡有再劫。然後別起一掛。正以象五歲之再閏耳。○蓋測歸奇于劫。以象閏。劫字內已兼初劫。再劫。閏字內已兼三閏。五閏。但未分說出。故又言五歲再閏。以申其意耳。○張解。余南湖云。一云。後掛。輕帶。愚竊以爲。若如此。則筮法止有一變。卦爻何出。而成乎。此最重在再劫上。必再劫。則自二變至三變。

以至十有八變。皆可求而得也。象閏之義。只是聖人立筮法之後。自然于造化適相合。非因閏而致功也。當歸在著撰上說。
王。蘇。首。句。是。論。數。下。皆。撰。著。之。法。象。兩。象。三。象。四。象。閏。地。見。无。往。不。合。意。非。有。心。求。象。他。虛。一。不。用。非。置。之。无。用。也。數。始。于。一。終。于。一。惟。有。一。不。用。乃。能。无。一。不。用。此。正。所。以。神。其。用。處。

我。衍。與。演。同。易。謂。之。演。著。謂。之。衍。皆。推。明。之。義。以。其。所。關。至。大。故。謂。之。大。衍。程。子。小。衍。大。衍。之。說。未。必。是。大。字。正。意。也。五。十。取。中。宮。五。與。十。相。乘。之。數。用。四。十。有。九。主。虛。一。象。太。極。說。分。四。十。九。為。二。以。象。兩。儀。也。掛。右。一。於。左。小。指。間。合。所。分。之。二。象。三。才。也。數。之。以。四。象。四。時。也。左。之。餘。數。劫。於。左。中。指。无。名。指。之。間。以。象。閏。也。右。之。餘。數。劫。於。左。食。指。中。指。之。間。以。象。再。閏。也。先。言。五。歲。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一

繫辭上傳

九 寄願堂

再。閏。以。為。再。劫。地。也。後。掛。言。第。二。變。也。

此。三。節。言。撰。著。之。法。也。圖。數。功。用。之。妙。如。此。聖。人。立。為。撰。著。之。法。宜。不。由。於。是。乎。河。圖。中。宮。有。天。五。地。十。之。數。聖。人。以。五。為。衍。母。十。為。衍。子。以。五。乘。十。衍。之。則。成。五。十。故。大。衍。著。策。之。數。以。五。十。為。全。也。至。筮。時。以。右。手。取。一。策。反。于。橫。中。虛。一。不。用。以。象。太。極。之。體。其。用。止。四。十。有。九。耳。於。是。將。四。十。九。策。隨。手。中。分。置。之。左。右。左。以。象。天。右。以。象。地。是。分。而。為。二。以。象。兩。儀。也。隨。取。右。手。二。策。懸。於。左。手。小。指。之。間。謂。之。掛。以。象。人。處。天。地。之。中。而。為。三。才。也。掛。一。之。後。取。兩。手。之。策。各。四。四。數。之。以。象。春。夏。秋。冬。之。四。時。也。四。撰。必。有。奇。零。之。數。或。一。或。二。或。三。或。四。歸。左。所。餘。之。策。而。勒。於。左。手。无。名。指。間。歸。右。所。餘。之。策。而。勒。於。左。手。中。指。之。間。

謂。之。劫。以。象。一。歲。之。中。積。氣。盈。朔。虛。之。餘。以。成。閏。也。然。劫。必。以。再。者。何。也。一。歲。之。中。氣。盈。六。日。朔。虛。六。日。積。二。歲。冬。三。十。六。口。以。三。十。日。為。一。閏。其。餘。六。日。又。遲。二。歲。更。積。二。十。四。日。合。前。所。餘。六。日。共。三。十。日。為。再。閏。是。為。五。歲。再。閏。五。歲。之。外。別。起。積。分。以。為。後。閏。之。端。歷。法。如。此。故。著。之。撰。也。掛。一。之。後。既。撰。左。而。劫。左。又。撰。右。而。劫。右。是。五。者。之。中。凡。有。再。劫。也。然。後。別。起。一。掛。以。為。後。變。之。端。亦。猶。歷。法。然。也。撰。著。之。法。準。于。造。化。有。如。此。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
韓。註。陽。爻。六。一。爻。三。十。六。策。六。爻。二。百。一。十。六。策。陰。爻。六。一。爻。二。十。四。策。六。爻。百。四。十。四。策。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一

繫辭上傳

九 寄願堂

元。疏。以。乾。之。老。陽。一。爻。有。三。十。六。策。六。爻。凡。有。二。百。一。十。六。策。也。乾。之。少。陽。一。爻。有。二。十。八。策。六。爻。則。有。一。百。六。十。八。策。此。經。據。老。陽。之。策。也。坤。之。老。陰。一。爻。有。二。十。四。策。六。爻。凡。百。四。十。有。四。策。也。坤。之。少。陰。一。爻。有。三。十。二。策。六。爻。則。有。一。百。九。十二。策。此。經。據。坤。之。老。陰。之。策。也。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者。舉。合。乾。坤。兩。策。有。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數。三。百。六。十。日。舉。其。大。畧。不。數。五。日。四。分。日。之。一。也。本。義。凡。此。策。數。生。於。四。象。蓋。河。圖。四。面。太。陽。居。二。而。連。九。少。陰。居。二。而。連。八。少。陽。居。三。而。連。七。太。陰。居。四。而。連。六。撰。著。之。法。則。遍。計。三。變。之。餘。去。其。初。掛。之。一。凡。四。為。奇。凡。八。為。偶。奇。圓。圓。二。偶。方。圓。四。三。用。其。全。四。用。其。半。積。而。數。之。則。為。六。七。八。九。而。第。三。變。撰。數。策。數。亦。皆。符。會。蓋。餘。三。奇。則。九。而。其。撰。亦。九。策。亦。四。九。三。十。六。是。

爲居一之大陽係二奇一偶則八而其揲亦八策亦四八三十二是爲居二之少陰二偶一奇則七而其揲亦七策亦四七二十八是爲居三之少陽三耦則六而其揲亦六策亦四六二十四是爲居四之老陰是其變化往來進退離合之妙皆出自自然非人之所能爲也少陰退而未極乎虛少陽進而未極乎盈故此獨以老陽老陰計乾坤六爻之策數可推而知也期周一歲也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此時舉成數而繫言之耳

朱子曰策者筮之莖數曲禮所謂策爲筮者是也大傳所謂乾坤二篇之策者正以其掛扚之外見存著數爲言耳蓋揲著之法凡三揲掛扚通十三策而見存三十六策則爲老陽之爻三揲掛扚通十七策而見存三十二策則爲少陰之爻三揲掛扚通二十一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一

繫辭上傳

三 寄願堂

策而見存二十八策則爲少陽之爻三揲掛扚通二十五策而見存二十四策則爲老陰之爻大傳專以六爻乘二老而言故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其實六爻之爲陰陽者老少錯雜其積而爲乾者未必皆老陽其積而爲坤者未必皆老陰其爲六子諸卦者或陽或陰亦互有老少焉蓋老少之別本所以生爻而非所以各卦今但以乾有老陽之象坤有老陰之象六子有少陰陽之象且均其策數之偶合焉前因假此以明彼則可若便以乾六爻皆爲老陽坤六爻皆爲老陰六子皆爲少陽少陰則恐其未安也但三百六十者陰陽之合其數必齊若乾坤之爻而皆得于少陰陽也則乾之策六其二十八而爲百六十八坤之策六其三十二而爲百九十二其合亦爲三百六

十此則不可易也。大凡易數皆六十三十六對二十四三十二對二十八皆六十也。以十甲十二辰亦素到六十也。律以五聲十二律亦積爲六十也。以此知天地之數皆至六十。而兼山郭氏曰或曰乾坤稱九六而六子不稱七八何也。曰九六有象七八无象也。以卦則六子之卦七八隱于其中而无象也。以畫則雖六子亦皆乾坤之畫而六子无畫也。唯乾坤有用九用六之道。故曰九六有象七八无象也。

節齋蔡氏曰天地之運大小皆極于三百六十大衍乾坤之策當期之日有所謂與天地相似也。

靈峯胡氏曰前則掛扚之數象月之間此則過揲之數象歲之月。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一

繫辭上傳

三 寄願堂

蓋揲之以四已合四時之象故揲過揲之數又合四時成歲之象也。獨曰乾坤之策者猶用九用六三百八十四爻之通例而獨於乾坤言之也。

百雲郭氏曰天地謂之數乾坤謂之策則數者策之所宗而策爲已定之數也。

蒙引夫子者數之全也故太陽居一後而便連個九少陰居二後而便連個八後倣此。在理自一至十之數是個渾渾淪淪的物也。一則斷然含九二則斷然含八三四五皆然。然今不曰含九含八而曰連九連八者蓋但含九則原无個九只是就一上說含九耳。曰二含八則原无個八只是就二上說含八耳。今在河圖則一之外實有九個在也。故曰一連云云凡四爲奇凡八爲偶者以四對八

則四爲奇而八則兩倍爲偶也不必拘一三三四之例此只以三變之末去了初不四則八而分陰陽耳奇圓三偶方圓四此以天地間凡物皆陰陽之定數而無待于安排也○三用其全四用其半亦是理數之自然陽健而陰之也○本義則積而數之則爲六七八九此以掛功之數言也而第三變據數策數亦皆符會此以掛功之外過揲者言也其曰三變者通三變也○正謂末後一變○其揲亦九不承上餘三奇則九者言只是下句策亦四九三十六者而以四揲之得九個四也若以九數之則爲四個九矣即所謂四九三十六也○二奇則九者所歸餘者本三個四每四當一奇○奇圓三而用其全則三個三也故曰三奇則九其揲亦九者爲三奇外之策以四揲之凡九個四也策亦四九三十六

也○進退者謂七九皆陽數也陽以七爲少九爲老是陽主進也六八皆陰數也陰數反以八爲少六爲老是陰主退也其進退者衆自然之變也○豈容人力之所增損哉○斷合離者爲始也或三揲皆得奇或三揲皆得偶或二偶一奇或二奇一偶二變皆白爲變也合者謂其末也三奇合爲九而揲數九其四策數又四其九也三偶合爲六而揲數六其四策數又四其六也二偶一奇合爲七而揲數七其四策數四其七也二奇一偶合爲八而揲數八其四策數四其八也是皆出於自然之妙又豈人力所能爲哉○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一爻三十六二爻七十二三爻百八四爻一百四十四五爻一百八十六六爻則二百一十有六也○坤之策百四十有四一爻二十四二爻四十八三爻七十二四爻九十六五爻一百二十六爻則百四十有四矣○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者以老陽之數計之也坤策亦然故承此而言上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皆老數也○本義曰凡陽爻百九十二得六千九百一十三策○坤陽之數也陰爻亦然○此特以老陰老陽計乾坤之策數而得之○百有六十者然也然少陽之策二十八積乾之六爻皆以陽之策則一百六十八少陰之策三十二積坤之六爻皆以陰之策則一百九十二合之亦爲三百有六十也蓋百是四十九之數除掛功之外老陽雖得三十六老陰則只是二十四矣○少陽比老陽雖少八策少陰比老陰則又多八策矣故稱之而數亦均爲三百六十

化亦有所象乾坤之策二篇皆過揲之策也。朱子大傳所謂乾坤二篇之策者。正以其掛扚之外見存著數爲言耳。蓋揲著之法。凡三揲掛扚通十三策而見存三十六策。則爲老陽之爻。三揲掛扚通十七策而見存三十二策。則爲少陰之爻。三揲掛扚通二十一策而見存二十八策。則爲少陽之爻。大傳專以六爻乘二老而言。故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書命義和曰。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本義曰。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又不穀六日。本文曰。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者。舉成數而言也。按朱子論六七八九之數。是兼掛扚之數與過揲之數兩頭論。而可圓圖三轉方圓四基費辭說。不如置掛扚而論過揲之數。其爲六七八九者。甚明也。又經文所言乾坤策數。明是用過揲之數。而又何須以掛扚之數委曲湊合也。故予向於爻之九六。惟欲以過揲之數爲斷。朱子有云。廢置掛扚而獨以過揲之數爲斷。是舍本而取末。固甚有理。但此處策數。是以過揲言。即推論掛扚之數。亦只是前一層話。正不得重本而輕末也。此云乾之策坤之策。以乾坤六爻言。下一篇之策。以六十四卦各六爻言。

讀掛扚各有所象。其過揲之策。似皆无用。然亦有所準焉。以二老之策言之。乾之過揲之策。一爻有二十六積六爻則二百一十有六。坤之過揲之策。一爻有二十四積六爻則一百四十有四。策合乾坤凡三百有六十。策與一期之日數適相當焉。雖有氣盈朔虛之不同。而三百六十其大率也。可見曆令之行。歲序

之紀亦无不出其中矣。

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繫辭一篇三百八十四爻。陰陽各半。合萬一千五百二十策。

屯蒙一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者。二篇之爻。地有三百八十四爻。陰陽各半。陽爻一百九十二。爻別三十六揲。有六千九百一十二也。陰爻亦一百九十二。爻別二十四揲。有四千六百八十也。陰陽總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本義二篇謂上下經凡陽爻百九十二。得六千九百一十二策。陰爻百九十二。得四千六百八十策。合之得此數。

朱子曰。二篇之策。當萬物之數。亦是取象之辭。不是萬物恰有此數。二篇之策。當萬物之數。不是萬物盡于此數。只是取象自一

而萬從萬數來。當萬物之數耳。

曰。雲。鄭氏曰。聖人畫卦初未有以陰陽老少爲異。然卜筮之象。欲取動爻之後卦。故分別老少之象。與聖人畫卦之意已不同矣。

象引萬萬物之數。蓋萬物之數至多也。而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亦多之至也。故以爲當萬物之數。

兩疑合上節看來。正見著數之妙。不特掛扚者以用爲用。即過揲者亦以不用爲用。其言當期之日。當萬物之數者。只形容。非至理所寓處。不是拘拘求合他。

要要解引仇浚柱之說。謂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不分陰陽。是合老少而言。是謂上節以二老言此節只承上二老爲是。陽爻一百九十二。皆九以三十六計之。爲六千九百一十二。陰爻一百九

十二皆六以二十四計之爲四千六百八合爲萬一千五百二十之數其不兼二少甚明若作言外補意則无不可

不特乾坤二卦然統以上下一篇計之三篇中陽爻皆乾也陽爻曰九十二每爻三十六則有六千九百一十二策三篇中之陰爻皆坤也陰爻曰百九十二每爻二十四則有四千六百八策其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策夫物之氣化形化不齊而大槩謂之萬策數至於萬餘與萬物之數不有相當者乎數之準乎物理又如此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

釋註分而爲二以象兩一營也掛一以象三二營也揲之以四三營也歸奇于扚四營也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一

繫辭上傳

毛奇願堂

孔疏營爲經營謂四度經營者策乃成易之一變也十有八變而成卦者每一爻有三變謂初一揲不五則九是一變也第二揲不四則八是一變也第三揲亦不四則八是三變也若三者俱多爲老陰謂初得九第二三俱得八也若三者俱少爲老陽謂初得五第二三俱得四也若兩少一多爲少陰謂初與二三之間或有四或有五而有八也或有兩個四而有一個九此謂兩少一多也其兩多一少爲少陽者謂三揲之間或有一個九有一個八而有一個四或有兩個八而有一個五此謂兩多一少也如此三變既畢乃定一爻六爻則十有八變乃始成卦也

奉義四營謂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也易變易也謂一變也三變成次十八變則成六爻也

朱子曰四營而成易易字只是個變字四度經營方成一變若謂易之一變却不可這處未下得卦字亦未下得爻字只下得易字

四營而成易者營爲經營易即變也謂分二掛一揲四歸奇凡四度經營者策乃成一變也十有八變而成卦者謂既三變而成一爻復合四十九策如前經營以爲一變積十八變則成六爻而爲一卦也其法初一變兩揲之餘爲掛扚者不五則九第二變兩揲之餘爲掛扚者不四則八第三變兩揲之餘爲掛扚者亦不四則八五四爲少九八爲多若三變之間一五兩四則謂之三少一九兩八則謂之三多或一九一八而一四或一五而二八則謂之兩多一少或一九而二四或一五一四而一八則謂之兩少一多蓋四十九策去其掛扚之二而存者四十八以四揲之爲十二揲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一

繫辭上傳

毛奇願堂

之數四九爲少者一揲之數也八九爲多者兩揲之數也一揲爲奇兩揲爲偶奇者屬陽而象圓偶者屬陰而象方圓者一圓三而用全故一奇而含三方者一圓四而用半故一偶而含二也若四象之次則一曰太陽二曰少陰三曰少陽四曰太陰以十分之則居一者含九居二者含八居三者含七居四者含六其相爲對待而其于洛書者亦可見也故三少爲老陽者三變各得其一揲之數而三三爲九也其有者三十六而以四數之復得九揲之數也左數右策則左右皆九左右皆策則一而圓三也三多爲老陰者三變各得兩揲之數而三三爲六也其有者二十四而以四數之復得六揲之數也左數右策則左右皆六左右皆策則圓四用半也兩多一少爲少陽者三變之中兩得兩揲之數一得一揲之數

而兩二二三爲七也。其存者二十八而以四數之。復得七。據之數也。左數右策。則左右皆七。左右皆策。則方二圓一也。方二爲兩。八圓一謂一十二。兩少一多爲少陰者。三變之中。再得一據之數。一得兩據之數。而二二三二爲八也。其存者三十二。而以四數之。復得八。據之數也。左數右策。則左右皆八。左右皆策。則圓二方一也。圓二謂兩十二。方一謂一八。

按此段詳見朱子文集。謂卦考誤。朱子又曰。多少之說。雖不經見。然其旨以一約四。以奇爲少。以偶爲多。而已。八九者。兩其四也。陰之偶也。故謂之多。五十四者。一其四也。陽之奇也。故謂之少。奇陽體圓。其法從一圓三。而用其全。故少之數三。偶陰體方。其法徑一圓四。而用其半。故多之數二。歸奇積三。三而爲九。則其過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一

繫辭上傳

无 奇願堂

據者四之。而爲三十六矣。歸奇積三。三而爲六。則其過據者四之。而爲二十四矣。歸奇積三。三而爲六。則其過據者四之。而爲三十二矣。歸奇積三。三而爲六。則其過據者四之。而爲二十八矣。過據之數。雖先得之。然其數繁而繁歸奇之數。雖後得之。其數寡而約。紀數之法。以約禦繁。不以繁制寡。故先備舊說。專以多少決陰陽之老少。而過據之數。亦冥冥焉。初非有異說也。

平菴項氏曰。此一節。以是故。蓋接上文二篇之義。而論據者求卦之法。于以揲括夫一章之事也。自下文八卦小成以下。乃言得卦之後。占象推演之法。而一章之事備矣。象引分而爲二。以象兩儀一條。以一變者言也。乾之第一條。以六

爻者言也。二篇之策一條。以三百八十四爻者言也。把這六爻之策。都計了。又指實說。出所以成卦者。如此而遂及變占之例。蓋原其始。而要其終也。

存疑分二卦一條。正是據者求卦之法。此四營而成易也。其成內外卦。只是自此而積之。兩故曰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按此成卦。以六畫言。下文八卦。以三畫言。

講著既據而卦可求矣。是故方其據時。必分二卦。一據四歸奇。四番經營。然後或爲奇。或爲偶。而一變於是成矣。三變成爻。十有八變而六爻皆備。卦於是成矣。此大成之卦也。

八卦而小成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一

繫辭上傳

无 奇願堂

小成

本義謂九變而成二畫得內卦。

象引既言十有八變而成卦。又言八卦而小成者。所以明卦有內外體也。既曰十有八變而成卦。則求卦之法。備矣。乃從計之曰八卦而小成何歟。曰上文四營而成易。以一變者言也。遂求變說到十有八變而成卦。處而中間有內體之卦一節。未及及。不啻以暖昧也。故謂足之。以此句亦理勢之宜然也。此句實帶上文其下句引而伸之。乃更端向下文矣。按註疏以引而伸之四字。連此句說。前次未安。謂十有八變。卦既成矣。然有內外體焉。內卦未立。外卦安從生乎。當四營之後。九變而成三畫。或純奇純偶。而得乾坤焉。或一奇

二偶而得震坎艮焉。或一偶二奇而得巽離兌焉。是爲卦之小成。先有內卦。由是十有八變而外卦以全。斯爲大成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蓋註中之六十四卦

段孔疏觸剛之事以增長於剛。觸柔之事以增長於柔。未明本義謂已成六爻而視其爻之變與不變以爲動靜。則一卦可變而爲六十四卦以定吉凶。凡四十九十六卦也。

朱子曰。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是占得這一卦。則就上而推看。如乾則推其爲圖爲君爲父之類是也。

雙湖胡氏曰。按四千九十六卦乃焦延壽變卦之法。詳見啓蒙原卦篇。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一

繫辭上傳

三 寄康寧

蒙引據啓蒙則引而伸之者。自八卦而爲六十四卦也。觸類而長之者。則六十四卦可變爲四千九十六卦也。此說雖是明白條暢。然引而伸之者。自九變積而至於十八變也。觸類而長之。則非復有所變也。不過因其卦之已成。而視其爻之變與不變以爲動靜。其類固不同也。而乃謂之觸類何耶。據本義而通其意。則引而伸之者。一卦變而爲六十四卦也。觸類而長之者。每一卦以此類推各變爲六十四卦也。故本義首句便云。謂已成六爻而視其爻之云云。分明與啓蒙不同。非是去了引而伸之一句不解。只解觸類而長之者。蓋本義是歷年所定。啓蒙是早年所見。而後來未及改耳。若或強比而同之。則非所同也。且啓蒙于爻變例之後。又云。于一卦可變爲六十四卦。而四千九十六卦在其中。所謂引而伸

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是故亦以引而伸之爲一卦變而爲六十四卦也。然則啓蒙後說。自與前說不同。蓋後段已改前段未及改耳。是益足以見本義之當從也。或疑據文公年譜。則本義成於四十八歲。啓蒙成於五十七歲。是啓蒙是後來定見在所當從也。大抵本義雖成於四十八歲。然五十七歲之後。猶可以改定。且大學章句之成。久矣。待易贊之前三日。猶解誠意一章。豈本義既定。後來遂不可改耶。今按摭註啓蒙備言之一句。則又似本義之成。在啓蒙之後。而愈足以証本義爲後來所改定。而在所從矣。此章本義與啓蒙不同處。凡數條。大衍之數五十。本義取一說。而啓蒙則備三說。其用四十有九。本義只略說過。而啓蒙則以爲虛一以象太極。其餘四十有九者。象兩儀之未分。然此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一

繫辭上傳

三 寄康寧

猶有說也。以爲詳見啓蒙。本義曰。日期周一歲也。凡二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此特舉成數而繫言之耳。而啓蒙則曰。當期之日。每月三十日。合十二月爲三百六十日也。蓋以氣言之。則有三百六十五日。以朔言之。則有三百五十四日。合氣盈朔虛之中數而言。故曰三百有六十也。若此者。果可以爲同耶。本義曰。少陰退而未及乎虛。少陽進而未及乎盈。故以老陽老陰計乾坤六爻之策。而啓蒙則曰。此獨以老陰老陽之策爲言者。以易用九六而不用七八也。若此者。又果同耶。又天下之能事畢矣。一句。本義无明解。而啓蒙則曰。天下之事。其吉凶悔吝。皆不越乎此。而見得天下之能畢。然此則下文顯道神德行。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之意。似亦未爲穩便。本義所以不明解者。其意只是以一卦可變爲六十四卦

以定吉凶。凡四千九十六卦。為天下之能事畢矣。語意德云。易引之變至此。則至矣。盡矣。无以復加矣。尚未知是否也。我引伸觸類。當依朱子所說。為圖為君者。非定說也。然韓註云。伸之六十四卦。似謂八卦相加。為六十四卦。亦上亦其。願可玩。

張說引伸。據一卦之變。觸類是。觸引伸之類而長之。比度擬議。推廣將去。則卦卦皆可變也。丟疑此就卦變說。引觸只一意。謂卦卦皆可變。非真謂六十四卦外。又有許多方。纔可以定吉凶。畢能事也。畢者。特備能事之理。不可遽作成務說。我時講。皆以能事畢。為定吉凶。此說亦與張業白可用。黃引謂照。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一

繫辭上傳

帝願堂

下節未釋。看來虛說。以引起下節。亦不為重。蓋能事。屬卦不屬人。卦變能定吉凶。便可謂盡天下之能事。時講多謂天下人之能。趨吉避凶。盡於卦變中。似少差。圖六爻既備。卦變亦可考而知焉。一卦之中。老少形而動靜異。引其變之端。而伸之。則一卦可變為六十四卦。一卦既變。諸卦不可類推乎。即以引伸者。觸其類而長之。則卦卦可變為六十四卦。由是吉者示吉。凶者示凶。天下之能事。畢具於此矣。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韓註顯明也。由神以成其用。可以應對萬物之求。助成神化之功也。酬酢。猶應對也。孔疏言。易理備盡。天下之能事。故可以顯明无為之道。而神靈其。

德行之事。酬酢以應對。報答言。易道如此。若萬物有所求。為此易道。可與應答。萬物有求。則報故曰。可與酬酢也。可與祐神矣。者。助也。易道宏大。可與助成神化之功也。

程子曰。顯明于道。而見其功用之神。故可與應對。萬變可贊。祐于神道矣。謂台德也。人唯順理以成功。乃贊天地之化育也。

本義道因酬酢。行以數神。酬酢謂應對。祐神謂助神化之功。

武問。謂道神德行。朱子曰。道較微妙。无形影。因卦辭說出。來道這。是吉道是凶。這可為。這不可為。總行是人做的事。因數推出。來方知得。這不是人硬恁地做。都是神之所為也。又曰。須知得是天理合如此。此是說著卦之用。道理因此顯著。德行是人事。却由取決于著。既知吉凶。便可以酬酢事變。神又豈能自說吉凶與人。因。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一

繫辭上傳

帝願堂

有易。後方著見。便是易來助神也。易唯其顯道神德行。故能與人酬酢。而祐助夫神化之功也。神德行是說人事。那相做底。只是人為。若求之于鬼神。德行便神。酬酢者。言幽明之相應。如賓主之相交也。平巷項氏曰。天道雖幽。可闡之以示乎人事。雖顯。可推之以合乎天明。可以酬酢事物之宜。幽可以贊助鬼神之神。聖學胡氏曰。道在天。德行在人。在天者。幽顯道。闡幽也。在人者。顯神德行。微顯也。著與卦。可以與酬酢。其在人者。可與贊助。其在天者。象引道。即此。凡易詞所發明者。皆是也。德行指事為之。迹言。如涉川攸往之類。此以隱顯相對。說蓋至微者。理也。而易有辭以顯之。稱所謂闡幽也。至著者。事也。而易有象以顯之。猶所謂微顯也。

顯道。據易辭言神德行只據易數言。夫如是。明有酬酢乎人而決人之疑。幽有以祐乎神。而神之所不能言者矣。不必以顯道爲可與酬酢。神德行爲可與祐神。酬酢祐神。顯道神德行言。道以理言。不必拘是天道。本義曰。道因辭顯。則凡辭中所說皆道也。若拘說天道。則只有否泰剝復諸卦能顯道。而其餘皆不能顯道。大抵如乾道大通而至正。初陽在下。未可施用之類。此皆道之所在。而有以闡之也。德行只據事爲而言。神是易中有理以神之非是。說人之一行一止。皆爲非人所能爲也。蓋元亨利貞勿用利見之類。却是使人之作事合理處。却因數衍出來。此便是易有以神其德行之也。所謂行以數神者。蓋如此。若說人之行止。皆非人所能爲了。又安用易而易又安能祐神。此決不通。蓋易以道義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一

繫辭上傳

雲寄願室

配。顯道與後世纖緯術數之書不同者。正在于此。道因辭顯。行以數神。辭則該占數則象變象。既如此。則不應以顯道屬酬酢。神德行屬祐神。矣。蓋辭變象占四者。皆可以應人之求而助神之功。按本義數字。恐只是以操蓍之數言。非必爲變存。按上言操蓍求卦之法。成於十有八變。極于引伸觸類。則其法已盡矣。此則語其功效以示人也。道是易中之所具者。如所謂吉凶省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是也。當夫十有八變之後。引伸觸類之餘。觀其所成者何卦。所值者何爻。則此理昭然于卦爻之辭。是道因辭而顯也。德行是民生日用之所行。如建侯行師。婚媾祭祀。步川攸往是也。萬民矜于吉凶之途。而莫知趨避。則民行无由。適其德行。而不過。及以蓍易。十有八變之後。引伸觸類之餘。則

見其所成者何卦。所值者何爻。而吉凶之理。皆具于卦爻之間。由是用之以作事。則吉以之趨。凶以之避。民皆慶慶。忘倦勉勉。不忘而民行以濟。德行以通。有若神明之所爲者。故曰神德行。後章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只是此意。道是吉凶之理。德行是趨吉避凶之事。問易者必因數而得辭。因辭而見道。見道而後德行可成。此其序也。本義以顯道屬之辭。神德行屬之數。似失其序矣。況此章專指若卦未及乎辭。若去辭字不道。顯道神德行俱歸之蓍。尤是潔淨。但不知當時朱子爲何似此分釋。按此節謂蓍卦之用。能顯明道理。能神妙人之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凡人若疑。則應對而斷之。可與祐神。凡神不能告人者。則助神而告之。四句總是贊辭。與字猶以字。德行字只是言行事。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一

繫辭上傳

雲寄願室

德字不甚重。非以道對德言也。兩神字不同。神德行神字。虛言其妙也。祐神神字。言鬼神也。蓋蓍卦有以畢天下之能事。其功用爲何。如吉凶有不易之理。曰道。道至微也。而易有辭以顯之。趨避之理得之。心而見之行。曰德行。德行至顯也。而易有數以神之。夫惟顯之神之。如此是故明則有功于人。爲人決疑。解若宿主之酬酢焉。幽則有功于神。言神之所不能言。有以贊神化之所不及焉。故曰天下之能事畢也。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陳註疏以此爲第九章之首。程子曰。知變化之道。則知神之所爲也。合與上文相連。不合在下。

本義變化之道即上文數法是也。皆非人之所能為。故夫子數之而門人加子曰以別上文也。

《易》胡氏曰：本義曰：變化之道，即上文數法是也。皆非人之所能為也。皆神之所為也。

蒙引：神字對人言。明非人之所能為也。蓋天地大衍之數，揲蓍求卦之法，无一不出于理勢之自然。實宰物者之所安排也。宰物者何心哉？一氣化之速，一奇偶之積，分若使然，而實非使之然者。雖欲其不然，而不得不然者。故曰：神之所為也。要之神亦五為也。神本無心，故自然。惟自然故至妙。道字釋帶變化字說。此神字與上文神德行及祐神之神不同。神德行神字，活與神明之神同。祐神之神字，死以造化之功言之。與幽贊于神明之神同。此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一

繫辭上傳

寄願堂

所謂神之所為者，言其變化之妙，非人之所能為耳。正前而不義，所謂皆出于理勢之自然，而非人之智力所能損益者也。存變變化之道，皆神之所為也。故能知變化之道，則知神之所為。此夫子有見于易數而重致嘆，願似中肅荷不固，聰明聖智，達天德者，孰能知之之意。

要維仇洽杜曰：此申贊數法之妙，提出知字，如中庸論至誠而結之，其孰能知之相似。

說此曰：變化曰神，似以前面成變化行鬼神相照應。神固是妙若，曰妙之所為，不成話說矣。只得作鬼神之神看。

《易》而望之天地大衍之數，揲蓍求卦之法，皆變化之道也。其變化皆神之所為也。人惟不知變化之道，故不知神之所為。誠知

數之一奇偶生成之法，陰陽老少皆變化之道。其知此皆神之所為，而非人力之所得與者，乎蓋數法之妙有如此。

右第九章

本義：此章言天地大衍之數，揲蓍求卦之法，然亦畧矣。意其詳具於大卜筮人之官，而今不可考耳。其可推者，啟蒙備言之。

雙湖胡氏曰：此章首論天地之數，次論蓍策之數，末論卦畫之數。天地數之原也。蓍策數之衍也。卦畫數之鍾聚也。蓋至于卦畫，足以養生人之用矣。故始之以成變化而行鬼神，明數之體段原于天地者，將必有如此之功用。終之以變化之道，神之所為，明數之功用達于蓍卦者，原其初已有如是之體段也。變化之道，即成變化之事。揲蓍中老陽變為少陰，老陰變為少陽，是也。神之所為，即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一

繫辭上傳

寄願堂

行鬼神之事，卦畫既立，吉凶禍福皆可待而前知。所謂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是也。簡編謹正之功大矣哉。

說此說則成變化行鬼神最易看。要維仇洽杜曰：此言天地大衍之數，一句自天一地二起至大衍之數五十止也。揲蓍求卦之法，一句則斷自其用四十有九起至天下之能事畢矣止也。或曰：大衍之數，宜該乾之策及二篇之策一條。且

二條有當期之日，及當萬物之數字，曰不然也。大衍字正說得河圖中宮天五乘地十而得之，至用以筮以後便是法也。其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曰乾曰坤，便无與于大衍字。只是卦也。卦則自分二揲四陽奇之法，所得者而當數之也。曰二篇之策，便亦自揲蓍所求而來也。故本節亦曰變化之道，即上

文數法也。亦分數與分。不謂數內有法也。朱子不是特故以大衍之數五十一句。析出與天一地二條為一段也。蓋因數字與法字相對故從其類而分之。

集解首二節言天地之數。大衍一句。言大衍之數。其用四十有九。至神矣。言撰著求卦之法。末節總其數法之神。

明訓神字是一章。骨子數法是一章。眼目。

按此章首言河圖之數。而云成變化行鬼神。次言撰著求卦之法。

而歸於變化之道。神之所為。蓋變化鬼神且於撰著求卦中。而河圖為大衍之原。乃變化之所以成。鬼神之所以行也。如此看。

義雖淺而意實聯。備一說。八卦而小成。當連下讀八卦以三畫卦言。引伸為六十四卦。綱領而長一卦中又有六十四卦文。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一

繫辭上傳

聖賢堂

義甚明。講中引伸觸類俱是卦變。似无別且以八卦連上文十八變成卦。止為六畫卦。八卦却是內卦。亦似无味。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象。以制器者尚其象。以下筮者尚其占。

孔疏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言易之為書。有聖人所用之道者。凡有四事焉。以言者尚其辭者。謂聖人發言而施政教者。貴尚其爻卦之辭。發其言辭。出言而施政教也。以動者尚其象者。謂聖人有所興動。營為。故法其陰陽變化。變有吉凶。聖人之動。取吉不取凶也。以制器者尚其象者。謂造制形器。法其爻卦之象。若造弧矢。法睽之象。若造計日法小過之象也。以下筮者尚其占者。筮是筮之所用。并言卜者。卜雖龜之見兆。亦有陰陽五行變動之狀。故卜之

與筮尚其爻卦變動之占也。

按孔疏以言為施政教。以動為興動營為。失之泛。

程子曰。言所以述理。以言者尚其辭。謂以言求理者。則有意于辭也。以動者尚其象。動則變也。順變而動。乃合道也。制器作事。當體乎象。卜筮吉凶當者乎占。

朱義四者皆變化之道。神之所為者也。

朱子曰。易有君子之道四。至精至變。則合做兩個。是他裏面各有那個。問以言以動以制器以下筮。這以字是括易而言。否曰。然又問辭占是一類。變象是一類。所以下文至精合辭占說。至變合變象說。曰。然占與辭是一類者。曉得辭方能知得占。若與人說話。曉得他言語。方見他胸中底蘊。變是事之始。象是事之已形者。故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一

繫辭上傳

聖賢堂

亦是一類也。問以言者尚其辭。以言是取其言。以明理斷事。如論語並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否曰。是問以制器者尚其象。曰。這卻難說。蓋取諸離。取諸益。不是先有見乎離而後為網罟。先有見乎益而後為耒耜之屬。聖人亦只是見魚鱉之屬。欲有以取之。遂做一個事物去。攔截他。欲得耕種。見地上硬。遂做一個物事去。別起他。却合于離之象。合于益之意。有取其象者。有取其意者。問以下筮者尚其占。卜用龜亦使易占否。曰。不用。只是文勢如此耳。南軒張氏曰。易有君子之道四焉。故指其所之者。易之辭也。以言者尚之。則言无不當矣。化而裁之者。易之變也。以動者尚之。則動无不宜矣。象其物宜者。易之象也。制器者象之。則可以盡創物之智。極數知來者。易之占也。卜筮者尚之。則可以窮先知之神。

彖象胡氏曰辭占是一類象變是一類辭以明象變之理占以斷

象變之應故四者之目以辭與占始終焉
或問尚辭與尚占如何分別曰人之發言處事自有兩端有止讓論道理不及吉凶泛應事物不關利害者則尚其辭以言而已矣亦有事關成敗之兩途而須用決擇幾涉善惡之兩端而須為剖析者則當尚其占以斷其疑矣如孔子之贊顏子曰不遠復無祇悔者則尚辭之類也其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則有利害從之矣是則尚占之類也然尚辭尚占一舉而兼尚者固多如上章所謂君子居其室出其言以下七爻則有辭兼有占矣故下文君子將有為也一條亦兼辭占尚辭與尚占有別後章云繫辭焉所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一

繫辭上傳

聖賢聖

動者尚其變是幾處有善惡兩端之分以制器者尚其象制器則動之有威者譬如在官處事亦有常行事例不待思慮裁度只管據見成之法而施者此是尚象以制器也亦有忽然一事來前是非利害兩途未決須費商量裁度則當隨機應變折理不昧斯底于是不能納于非此是以動者尚其變也以下筮者尚其占依上句以言以動以制器例則以下筮只是取決疑之義亦不碍了尚占字蓋言動制器下筮當在尚辭尚占尚變尚象之外也以言者尚其辭謂取其辭以發言也以動者尚其變謂取其變以舉動也以制器者尚其象謂取其象以制器也以卜筮者尚其占謂取其占以決所疑也夫筮在占之外也若泥下筮事則須卜筮後方得占如何乃取占以用之于卜筮乎明者可以了然辭變象占

俱在言動制器卜筮之前

存疑以言不是空言是欲斷事也如焦不疑引經斷獄是也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醫子曰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不占而已矣此尚辭以發言也蓋易辭該天下之事理子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其該天下之事理可見故曰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尚其辭以發言斷事則夫人不言言必中矣故曰以發言者尚其辭事物交接念慮初起經營籌度其應接之方是謂之動凡人操著求卦四營而為一變其所餘之策或一或二或三或四隨其所趨而无一定三變之後所餘之策或七或八或九或六隨其所趨而无一定之謂變應接之初不可執定安如何惟視著策之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一

繫辭上傳

聖賢聖

變者所成者何卦所值者何爻然後以之應接如得卦爻事理无失是可作也可作則作无專主焉如得卦爻事理有失是不可作也不可作則止无定執焉是之謂尚變蓋動有事之未成變則象之未定者也舊說人之舉動不可執滯當如著策七八九六之變之无定應接依此說則以動尚變為空虛初不粘著策卦爻之變化恐尚有碍如思說于不可固執之意自在也學者細思當自得之象是變化之已定如六畫純陽為乾之象六畫純陰為坤之象一陽動五陰之下為復之象一陰伏于五陽之下為姤之象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然器是動之已成如建侯行師婚媾祭祀涉川攸往之類是也凡此等事皆具之易易之所具自有其象如屯初九則有建侯之象師貞丈人吉无咎則有行師之象屯之

六二則有婚婦之象。隨之上九升之六四則有祭祀之象。需卦坎水在乾。乾健臨之。則有利涉之象。人之制器。取其象而法之。則不愆不忘。而事以之濟矣。故曰。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動尚變。以制器者。尚象。只是一事。而分始末耳。占不外乎辭。繫于卦爻之下。則爲辭。操著求卦。看所成者何卦。所值者何爻。其辭之或吉或凶。在所當用。則謂之占。用易卜筮。以知吉凶者。則當考其占也。考乾元亨利貞之辭。可知其吉也。考乾上九亢龍之辭。可知其凶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然。故曰。以下筮者。尚其占。蒙引曰。不可泥卜筮字。泥卜筮字。則須卜筮後方得占。如何乃取占以用之。於卜筮愚謂。以愚說用易。以下筮者。則當考其占。其辭未爲不順。若依蒙引。謂泥卜筮字。是取占以用于卜筮。乃拘上三句。欲一例觀之。恐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一

繫辭上傳

聖 奇願堂

聖人之言。不如是之拘。況卜筮。明是實事。乃作假借字說。不惟失了本來面目。且又多事。學者細思。當自得之。

要解仇滄柱曰。動與制器。一事而分先後。故變是象之未定。象是變之已成。亦屬操著中一起事。所謂尚變者。亦是欲因變而得卦。爻使所動者皆當。而事有成法耳。此處制器。主君子用易。事有成法而言。所謂象事。知器此其証也。占亦從象而出。因時而著。但隨事所值。取決于吉凶悔吝。此一定之例。顯然可見者也。

揆言者。斷事也。動者。作事也。制器。當照取諸離。取諸益。看蒙存俱。就作事說。爲與下文合。卜筮。即以筮言。卜字。當說。去疑。謂制事有定。確如制器。疑貳未決。渾如下筮。是以制器卜筮。作借用字面。其說尤異。又按去疑。此不重人。能向易。只重易。足爲人向。

正見爲聖人之道。其所尚的事。都在下面。此只虛論其理。四以字是虛字。四其字。俱指聖人。按照下文問焉。而以言。則以字屬易。是朱子定說。其字却虛。去疑是實說。與本義不合。尚孔疏作貴尚。言其貴而可取也。

講易之用。周於天下。而其極。啓於聖人。易之道。皆變化之道。神之所爲。聖人精微之鑑。發之以示人者。其道有幽焉。詳變象占而已。聖人本道。而繫象爻之辭。曲中不越也。凡人以易而言。商度事理。則尚其辭。淺深詳畧。各當於理矣。聖人本道。而裁爲著策之變。趨時不窮也。凡人以易而動。泛應幾務。則尚其變。卷舒進退。不膠於一矣。參者。聖人所擬。人於常行事例。原有個定理。以易而制器。必尚其陰陽老少之象。占者。聖人所決。人或事關成敗。須用稽疑。以易而卜筮。必尚其吉凶失得之占。易有聖人之道。四而切于民用者如此。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一

繫辭上傳

聖 奇願堂

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孔疏。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者。既易道有四。是以君子將欲有所施爲。將欲有所行往。占問其吉凶。而以言命著也。其受命也。如響者。謂著受人命。報人吉凶。如響之應聲也。无有遠近幽深者。言易之告人吉凶。无問遠之於近。及幽深遠之。處悉皆告之也。遂知來物者。物事也。然易以萬事告人。人因此遂知將來之事也。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者。言易之功深如此。若非天下萬事之內。至極精妙。誰能參與于此。與易道同也。此

以上論易道功深告人吉凶使豫知來事故以此結之也

程子曰受命如嚮。遂知來物。非神乎。曰感而通求而得精之至也。○著龜雖无情。然所以爲卦而卦有吉凶。莫非有此理。以其有是理也。故以是問焉。其應也如嚮。若以私心及錯卦象而問之。便不應。蓋沒此理。今日之理與前日已定之理。只是一個理。故應也。○祭祀之享亦同。鬼神之理在彼。我以此理向之。故享也不吝。有二三只是一理也。

程子曰嚮爲祭祀之享。不如作聲嚮之嚮。

不義此尚辭尚占之事。言人以著問易求其卦爻之辭。而以之發言處事。則易受人之命。而有以告之。如嚮之應聲。以決其未來之吉凶也。以言與以言者。向其辭之以言義。同命則將筮而告著之。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一 繫辭上傳

聖 寄願堂

語冠禮筮日宰自右贊命是也。

或問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朱子曰。此是說君子作事。問于著龜。言是命龜。受命如嚮。龜受命也。抱龜南面是也。

開卦耿氏曰。物之來者。遠自八荒之上。深在六極之下。吾能知之。此則天地之鑑也。萬物之照也。所謂至精者也。

要峯胡氏曰。君子言動必擬於易。但言在行。先故將有爲有行。必先問焉。而以之發言。然後以之行。事也。易受人之命。其應如嚮。未來之事。无幽深遠近。皆知之。此尚辭尚占之事。而曰天下之至精者。言辭占至精之道。其精无以加也。

蒙引或問有爲有行如何分。曰爲者本心所爲也。行者出乎身而

加乎民者也。所施行于外者也。

存疑本文問焉而以言。本義曰發言處事。又是添字。恐不是。聖人本意亦无撰著求卦去發言者。依愚見以言當作問易之言。朱子小註曰。言是命龜。受命如嚮。龜受命也。此說當從。若作發言去處。事則少有處事而必用言者。發言處事。平重則不應。本文遺了事字。故以言作問易者之言爲當。无有遠近幽深。遂知將來之吉凶。于此見易辭爲天下之至精。蓋當初聖人繫辭是看得卦爻中義理是如此。然後設個虛象來說。于萬事无不該。如乾初九設個潛龍之象。其占曰勿用。看隨其樣人皆用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如此。所以曰天下之至精。若說得執殺。不能該天下之理。便是粗底事。理不爲精矣。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一 繫辭上傳

吳 寄願堂

集解余南劍云。看一遂字。便見得有神速意。

去疑是以二字。承上文來。直貫下節。如嚮句見應之速。无有句見應之周。有遠近幽深者。物之情。无遠近幽深者。易之理也。至精者。乃極其精微。而渾融合一之妙。非遠近幽深所得而析所得而滑也。故遂知。

要本義以言與以言者。向其辭之以言義。同蓋朱子謂是尚辭尚占之事。不如此拈出言字。則只有尚占。无有尚辭矣。然上云爲與行。下云言各說一邊。難與貼合。須謂將其所爲所行見之言。方合本義。發言處事之意。處事二字。即承爲與行說。存疑用朱子小註而駁本義。頗易說。然不敢遽從。受命如嚮。承問字說。不承言字說。與夫登聞鼓語與于斯文之與。時講或作許字。

看大謬與于斯猶云到這地位大抵與之字解是身入其中而有分之意

講試以尚辭尚占言之。是以君子將有爲於一身也。將有行于天下也。皆不能不見之言。然不可臆爲言也。乃抱著周易求卦爻之辭占。而以之發言處事。焉易則受人之命。隨叩隨答。如響之應。聲无停待也。且應之又極其周到。或遠而千里百年。或近而几席旦夕。或因而事机潛伏。或深而人心巨測。皆屬來物也。遂周知其吉凶。而一示人。此惟聖人辭占之理。極天下之精微。故能如此。非然者。叩未必應。語未必詳。其孰能與于此。應之速而无遺哉。此辭占之所以可尚也。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一

繫辭上傳

聖 寄願堂

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于此。

孔疏參伍以變者。參三也。伍五也。或三或五以相參合。以相收變。累舉三伍。諸數皆然也。錯綜其數者。錯謂交錯。綜謂摠聚。交錯摠聚其陰陽之數也。通其變者。由交錯摠聚。通極其陰陽相變也。遂成天地之文者。以其相變。故能遂成天地之文。若青赤相雜。故稱文也。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者。謂窮極其陰陽之數。以定天下萬物之象。猶若極二百一十六策。以定乾之老陽之象。第一百四十四策。以定坤之老陰之象。舉此餘可知也。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于此者。言此易之理。若非天下萬事至極之變化。誰能與於此者。言皆不能也。此結成易之變化之道。故更言明於此也。可經論易理深故云。非天下之至精。此經論極數通變故云。非天下之

至變也

本義此尚象之事。變則象之未定者也。參者三數之也。伍者五數之也。既參以變。又伍以變。二先一後。更相考覈。以審其參寡之實也。錯者交而互之一左一右之謂也。綜者摠而聚之一低一昂之謂也。此亦皆謂撰著求卦之事。蓋通三撰兩手之策。以成陰陽老少之畫。究七八九六之數。以定卦爻動靜之象也。參伍錯綜皆古語。而參伍尤難曉。按荀子云。窺敵制變。欲伍以參。韓非曰。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三伍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又曰。參之以此物。伍之以合參。史記曰。必參而伍之。又曰。參伍不失。漢書曰。參伍其質。以類相準。此足以相發明矣。

朱子曰。參以三數之也。伍以五數之也。如云什伍其民。如云或相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一

繫辭上傳

聖 寄願堂

什伯。非直謂三與五而已也。蓋紀數之法。以三數之。則遇五而齊。以五數之。則遇三而會。故荀子韓非漢書所云。皆其義也。所謂參伍以變者。蓋言或以三數而變之。或以五數而變之。前後多寡更相反覆。以不齊而要其齊。如河圖洛書大衍之數。伏羲文王之卦。歷象之日月五星章部紀元。是皆各爲一法。不相倚附。而不害其相通也。撰著本无三數五數之法。只言交互參考。皆有自然之數。如三三爲九。五五爲二十。之類。雖不用以撰著。而推筭變通未嘗不用。荀子曰。參伍楊倞解之爲詳。漢書所謂欲問馬先問牛。參伍之以得其實。大抵陰陽奇偶變化无窮。天下之事不出諸此。成天地之文者。若卦爻之陳列。變態者是也。定天下之象者。物象皆有定理。足以經綸天下之事也。問參伍者。既參以數之。又伍以

數之變之三十錢以三數之看得幾個三了又伍以數之看得幾個五兩數參合方看得幾個成數曰正是如此又問不獨以數算大概只是參合的意思如趙廣漢欲問馬先問牛便只是以彼數來參此數否曰是又曰若是他數儘可參三與五兩數自是參差不齊所以舉以爲言知這個是二個將五來比又多兩個這是五個將三來比又少兩個兵家謂窺敵制變欲五以參今欲窺敵人之事教一人探來低地說又差一人去探來若說得不同便將這兩說相參看如何以求其實所以謂之欲五以參問錯綜之義曰錯是往來底線是上下底古人下這字最仔細又曰錯是往來交錯之義如織底線一個上去一個下來陽上去做陰陰下來做陽又錯綜其數便只是七八九六對九七對八便是東西相

雲峯胡氏曰上文曰尚辭尚占之事此獨曰尚象而不曰尚變參伍以變此變字象字未定者也參伍以一變而言錯綜合十八變而言本義以參伍爲一先一後更相考覈以究其多寡之實參法四五爲寡九八爲多五九爲先四八爲後五九四八之中又各自有先後焉除指一外餘九者先後皆是餘八者或先三而後四或先四而後三是以變也餘五者或先後皆三或先三而後一或先一而後三餘四者或先二而後一或先一而後二是伍以變也參伍以變畫三揲兩手之策也通三揲兩手之策而陰陽老少之數遂成矣三變方成陰陽老少之書雜十有八變乃見陰陽老少之數故謂之錯綜三變之數成一爻揲十有八變成一卦故謂之錯綜七八九六之數而卦爻動靜之象遂定矣天下至變言曰易之有象其至變之道天下无以加之也

參伍以變四營而成變也謂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但一變成於歸奇故今人多以歸奇取變謂歸奇上見有多寡之數于左右歸奇上見其一先一後更相考覈以審其多寡之數也。多謂九與八寡謂五與四其明筮贊有曰四五爲少八九爲多以審其多寡之實。變者數之未定數者變之已成方其數之謂之變及其變之已定或爲七爲九或爲八爲六則謂之數矣。錯綜其數與通其變似畧相混大抵變者數之未成數者變之已成通其變難曰三揲兩手之策以成陰陽老少之畫然終主于三六之方變者言有揲在內也錯綜其數雖曰亦通兩手三揲之數然終主於既變成七八九六之數言不兼揲言也况自初變至二變亦可謂之

錯綜而不可謂之通其變。大全載朱子曰。參以三數之也。伍以五數之也。如云什伍其民。如云或相什伯。非直爲三與五而已也。愚謂此說甚通暢。然則謂什伍以變。亦不害其爲更相考數之意。參伍什伍與什伯字面數目太多。故止用參伍耳。所謂參伍以變者。蓋言或以三數而變之。或以五數而變之。前後多變。更相反覆。以不齊而要其齊。此正三五之正義。要指也。據七八九六則七與八對。六與九對。處便見一左一右之意。凡爲九則七之進而爲九也。凡爲六則八之退而爲六也。進者上而退者下。便是一低二昂之意。同是一七八九六也。以爲左右之交。互亦得以爲上下之低昂亦得。通其變。三變皆參伍者也。極其數。六爻之數皆錯綜者也。變則象之未定者。器則動之已成者。故須知制器與動

不同也。參伍以變。與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是變也。錯綜其數。與極其數。遂成天下之象。是象也。或曰。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似已成象矣。曰。未也。雖成陰陽老少之畫。然安知老者爲動乎。少者爲動乎。皆未定也。通其變。謂變到完處。而天地之文已成。極其數。到完處。而天下之象已定。極七八九六之數。以定卦爻動靜之象。動與變却不同。要辨得明。如九六變也。七八不變也。至於動則或九六爲動。又或五爻爲九六。則一爻得七八爲動者矣。動則不分九六與七八。

以數之事。曰參伍以變。亦是借其字樣。以顯一先一後更相考數。以審多寡之實之意。爾。錯綜其數。朱子語錄謂六對九。七對八。便是東西相對爲錯。六上生七。爲陽。九下生八。爲陰。便是上下爲錯。愚謂若得七八則无上下矣。謂六便對九。七便對八。亦是探賅所九。只是尋個九七來與六八對耳。依愚見。錯綜二字。只是三變之際。分布着策三變之後。揲策著策。爾如一變之後。置掛扚之策。於格上第二小刻。二變之後。置掛扚之策。於格上第三小刻。此所謂交而互之一左一右之謂也。三變之後。射所置三刻之策。應取起來計算。看是九是六。是七八。此所謂提而繫之一低一昂之謂也。一變之中。就有參伍。如左掛右據左歸奇。參也。右據右歸奇。伍也。文者。陰陽老少之稱。方其一變之餘。所得之策。非一二則三四。未知其爲七八九六。陰陽老少之文未成也。及三揲兩手之策。是之謂通其變。其所得之策。非七八則九六。七爲少陽。八爲少陰。九爲老陽。六爲老陰。是天地之文。于是乎成矣。三變之後。方見錯綜。如三變之策。布而爲三錯也。桴而爲一緯也。其所得之策。非七八則九六。未見所成者何卦。所值者何爻。動靜之象未定也。自三變而十八變。是之謂極其數。是時所得之卦。如六畫皆七。則爲純乾。六畫皆九。則爲純乾。變而之坤矣。六畫皆八。則爲純坤。六畫皆六。則坤變而之乾。是卦爻動靜之象。于是乎定矣。參伍錯綜。通變極數。均是尚變尚象之事。

手揲變。即四營成易之一變。數即七八九六之數。通變。通一變爲三變。是一爻也。極數。從三變。充極十八變。是六爻也。文文章也。言

或奇或偶。成一件文章。象是卦畫純雜之象。至變圖時不滯變卦到極處也。

重解陳介眉曰。成文成象。則在卦爻純雜動靜中。不滯造化人事上說。

我經文言天下之至變。而本義却云尚象之事。蓋朱子恐人只認作變。故如此立言。但說尚象。而尚變不待言也。參伍以變。就據著。變上說。參伍是不一之詞。分之卦之據之。如是不一。便爲之參伍。錯綜其數。就三變成爻時說。分之而爲左爲右。是錯合之。而在上則昂。在下則低。是綜在參伍。只可言變到錯綜時。便有數可言矣。合三變通計之。爲通其變。爻之奇偶以分。是成天地之文。三變已有七八九六之數。推極至十八變卦之動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一

繫辭上傳

重 寄願堂

靜以見。是定天下之象。先之。是變。故以天下至變結之。象照上制器看。可作天下物象。但與本義不合。成天地之文。定天下之象。文只是畫。象方言動靜。本義自明。蒙引請成天地之文。雖成陰陽老少之畫。安知老者動少者動。又云或九六爲動。又或五爻爲九六。則一爻七八爲動。動則不分九六與七八。此說可議。五爻動用之卦之一不變爻。此朱子所定占法。非舊例也。況此處文與象亦可通融看。不必分析至此。

重以尚象尚變之事。言之蓋卦始於一變。而變何以成。是有參伍之法在。第則參多。各數其左右之所助。舉則伍之。總數其左右之所歸。則其或八九之多。或四五之其。而其變成矣。此四皆成易所謂一變也。凡爻成於三變。而爻何以成。是有錯綜之法。

在即其參伍者。分之左右交錯。以稽其變。列之低昂。揲以合其歸。則其數或九六爲老。或七八爲少。而其數明矣。此三變成爻。所謂一爻也。然參伍以變。特一變耳。尚未成爻也。通三變而皆此參伍。則見奇偶之純。而老陰老陽之文成。奇偶之雜。而少陰少陽之文成。天經地緯。繁然而成章矣。是遂有以成天地之文也。錯綜其數。持三變耳。尚未成卦也。極六爻之數。而皆此錯綜。則見七八之多。老者動。少者靜。九六之多。而少者動。老者靜。卦爻之象一定。而不可易矣。是遂有以定天下之象也。此惟象變之理。固融不滯。極天下之至變。故能如此。非然者。則望於陰陽膠於動靜。其孰能與於此。參伍錯綜。成文定象也哉。此象變之所以可尚也。

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一

繫辭上傳

重 寄願堂

孔疏易無思也。無爲也者。任運自然。不關心慮。是無思也。任運自動。不須營造。是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既無思無爲。故寂然不動。有感必應。萬事皆通。是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故謂事故。言通天下萬事也。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者。言易理神妙不測。非天下萬事之中。至極神妙其孰能與於此也。此經明易理神妙不測。故云非天下之至神。若非天下之至神。誰能與於此也。

莊子曰。老子曰。無爲也。又曰。無爲而無不爲。富有爲而以無爲爲之。是乃有爲爲也。聖人作易。未嘗言無爲。惟曰。無思也。無爲也。此成

大作爲也。然下問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動靜之理。未嘗爲一偏之說矣。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天理具備，元无少欠，不爲憂存，不爲榮亡。父子君臣，當理不易，何曾動來？因不動故，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非自外也。寂然不動，萬物森然已具。在感而遂通，感則只是自內感，不是外面一件物來感於此也。答與叔書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

暖首節辭變象占上二節申說已盡，此又推出至神一層意。神固是天理自然之妙，然亦在至情至變之內，非有二也。本文只言易人心是朱子推出，然亦因程子之言而起。凡事之吉凶，皆能明其所以然處，便是原故。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一

繫辭上傳

彖 寄願堂

易教精變之妙而計之，更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凡物有心則有思，有思爲易，无心也。何有於思？何有於爲？方其著末，據卦未求時，辭變象占，泯然无迹，寂然不動也。及其慮而據著求卦也，則來物逆知，文象遂見，直指吉凶以示人，是遂通天下之故也。若此者，惟情變之妙極天下之至神，故能如此也。非然者，則寂而論於靜，感而紛於動，孰能與於此？能寂能感，不偏不滯也哉。

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

孔疏：天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者，言易道宏大，故聖人用之所以窮極幽深而研幾微也。極深者，則前經初一節云：君子將有爲，將行，問焉而以言，其受命如響，无有遠近幽深，是極深也。研幾者，上經次節云：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

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是研幾也。

本義：研，猶審也。幾，微也。所以極深者，至精也。所以研幾者，至變也。或問：如何是極深？朱子曰：聖人都曉得至深，難見底道理，都就易中得見。問：如何所謂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之類？曰：然。問：如何是研幾？曰：便是研磨出那幾微處。又如一個卦在這裏，便有吉凶，有悔吝，幾微毫釐處都研出來。又問：如此說，正與本義所謂所以極深者至精也，所以研幾者至變也，正相發明。曰：然。易便有那深那幾，聖人使用，極出那深，研出那幾，研是研磨到底之意。詩書禮樂皆是說那已百底事，惟是易說那未有底事，研幾是不待他顯著，只在一芒昧時，都處置了。知至如極深，能處便是研幾。又口知至，能處與極深研幾，句畧相似。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一

繫辭上傳

彖 寄願堂

平菴：頤氏曰：至精至變，至神者，易之體也。惟深惟幾，惟神者，易之用也。故曰：夫易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立此一句，以承上體起下用也。『象』：『極深而研幾』，謂是理之深者。聖人則極之於辭占之中矣。是理之幾者，聖人則研之於象變之際矣。然則辭占之所在，即深之所在也；象變之所在，即幾之所在也。如今何處尋個深？止是辭占所極出者，便即是深矣。蓋吉凶悔吝各有所當，而朕兆未形，所謂體該本无者也。今則皆極出在裡許矣。如今何處尋個幾？亦只是象變所推者，便是幾矣。蓋內則陰陽老少動靜之所以分，外則吉凶悔吝利害之所以判，最是難分曉者。今則皆研審出來，在那上矣。

前篇上言尚辭尚象尚占。既畢此欲明上文所謂聖人之道也。故曰夫易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要之極深研幾只是上文之至情至變耳。言辭占爲天下之至情。而變命如響逐知來物則辭占也。者是聖之所以極深者也。象變爲天下之至變。而參伍錯綜成文定象則象變也。者是聖人之所以研幾者也。蓋天下之事隨其得失莫不有吉凶之報。然當其作事之始。吉凶未見。而其理隱于无形。所謂深也。辭占則變命如響。遂知來物。于吉凶未形之幾。而能先窮究出其理以告人。是有極其深也。著象未動之先。陰陽老少卦爻動靜未知其分。事之吉凶悔吝未和其所判其理最其微妙難見。所謂幾也。象變因著而形。因操而得。卦爻之陰陽老少動靜事之吉凶悔吝。无不研究出來。示人是有以研其幾也。

樂解余南瀾云極者究極之意。研者研審之意。去疑上言辭變象占到神處已无可名狀了。只指出聖人來。發個所以正見是聖人之道。意惟聖人極研方有辭變象占。不是把辭變象占去極之研之也。深極就是神了。須說得現成。

要緊仇滄柱曰。此亦上文有辭占之至精。而聖人所以極深者。在是矣。有象變之至變。而聖人所以研幾者。在是矣。時解作推深一層語。謂易之精變。由於聖人之研幾。似多一轉折。疑其。

我極字研字有力。分承上文平看。至精至變至神皆易之道。要皆聖人爲之也。吉凶未見其理。隱于无形。所謂深也。聖人本一心之精。係之辭決之占。用其色遠近幽深。理之藏于无形者。預先窮究其理以告人。是有以極其

深也。文象未判其理最微妙難見。所謂幾也。聖人本一心之變。制之變立之象。凡其爲老少動靜之隱而未判者。无不研審出來。以示人。是有以研其幾也。

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孔頴達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者。言聖人用易道以極深。故聖人德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意即是前經上節問焉而以言其變命也。如響逐知來物。是通天下之志也。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者。聖人用易道以研幾。故聖人知事之幾微。是前經次節參伍以變。推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是也。爻者。離无入有。是有初之微。以能知有初之微。則能隨行其事。故能成天下之事務也。

該孔頴用易道以極深研幾。未是其講。唯神句尤失之。元虞故不全錄。

程子曰。神无速亦无至。須如此言者。不如是。不足以形容故也。本義所以通志而成務者。神之所爲也。

朱子曰。深是幽深。通是開通。人所以開塞只爲他淺。若是深後。便能開通。人志道理若淺。如何開通。得人所謂通天下之志。亦只似開物相似。所以下一句也。說他成務。易是說那未有底。六十四卦皆是如此。深就心上說。幾就事上說。幾便是有那事了。雖是微。

畢竟是有深在心。甚元與幾在事。半微半顯。通天下之志。猶言開物開通其開塞也。故其下對成務。極出那深。故能通天下之志。研出那幾。故能成天下之務。問唯深也。唯幾也。唯神也。此言在

聖人能如此否曰此是說聖人亦是易如此若不深如何通得天下之志又曰他處黑密難深疑若不可測然其中却事事有又曰事事都有一個端緒可尋又曰各有個絡脈線索在裏面所以曰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研者便是研窮他問如何是幾曰這便是周子所謂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也通天下之志通是開通之意蓋當時之民遇事多問塞不知所為故聖人作易示以此理教他他地做便會吉如此做便會凶必他地則吉而可為如此則凶而不可為所謂通天下之志開物亦只是如此

臨川吳氏曰本義云極深者至精也研幾者至變也唯辭之能極深也故以辭為占則可以前知而開通天下人之心志唯變之能研幾也故以變得象則可以制作而完成天下人之事務然辭占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一

繫辭上傳

李 哲願

象家所以能如此者皆妙不可測之神為之唯其妙不可測故不待疾之而自速不待行之而自至謂自然而然非人所能為也詠齋楊氏曰天下之理唯疾故速唯行故至未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也蓋不如是不足以為神也然則聖人之神果何物也心之精也豈惟心之能神哉物理亦有之錫山東傾而洛鍾西應豈惟物理哉人氣亦有之其母指指而其子心動此一物之理一人之氣相應相同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也况聖心之神乎是故純則天地而一念不踰時經緯萬方而半武不出戶豈假疾而後速行而後至何為其然也心之神也

問如鸞遂知來物也是所謂通天下之志也○內則陰陽老少動靜之有所分外則吉凶悔吝利害之有所判是即所謂幾也幾即天下之至變者此其所以能成文而定象所以可以動而制器也是所謂成天下之務也神不在深與幾之外台善與卦而為易台深與幾而為神故尚辭尚占之條曰遂知來物尚變尚象之條曰遂成天地之文遂定天下之象三個遂字亦自有神理矣故本義曰所以是志而成形者神之所為也非前兩條止是至精至變之事後一條乃是至神之事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只是說那通達成務處都不用人力耳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一

繫辭上傳

李 哲願

下之心志于是乎通矣易唯聖人所以研幾也則天下之人眩於趨避之故而莫知所為者今則以之而成文定象以之而言動制器天下之事務于是乎成矣○又即上文之意而歸之神與上文易无思无為一條意思相似言深幾之所在即神之所在矣唯神也故其所以通志成務者皆不待疾而自速不待行而自至言其不用人力也方是神之所為

我唯深也即是極深之深象引但說深存疑直就極深說語意覺完唯幾亦然○深就辭占上見幾就變象上見神即在深幾上見朱子謂深就心上說誠謂神為心之神向未是正意

弄這此深幾字俱指著卦言三三故字宜體通志是明于吉凶成務是決于趨避事務也故言是走而快速亦快也不行是不走路至

足到丁地頭

要解仇澹柱曰。述至二字。指所占之事。千里通於頃刻。何其速也。占事不畜身歷。何其至也。

既夫辭占爲聖人所極深。則辭占一深也。唯其深也。故以言以下。繇者有問。則應吉則先知爲吉。不疑于所趨。凶則先知爲凶。不迷于所避。天下之心志。於是而開通矣。象變爲聖人所研幾。則象變一幾也。唯其幾也。故以動以制器者。審文玩象。吉焉而趨之。凶焉而避之。天下之事務。於是而成就矣。聖人極深研幾。一出於自然。則深幾所在。即神也。唯神也。故辭占著而天下之志。遂通若不知所以通。象變成而天下之務遂成。若不知所以成。其始行不疾而能速。足不行而能至者。子其妙有莫可形容者矣。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一

繫辭上傳

奎 寄願堂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孔疏。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者。章首論聖人之道四焉。章中歷陳其三事。章末結而成之。故曰。聖人之道四焉。是此之謂也。章首聖人之道有四者。韓氏註云。此四者存乎器象可得而用者。則辭也。變也。象也。占也。是有形之物。形器可知也。若章中所陳則有三章。一是至精。精則唯深也。二是至變。變則唯幾也。三是至神。神則微妙无形。是其无也。神既无形。則章中三事不得配章首四事。韓氏云。四者存乎器象。故知章中三事不得配章首四事者也。但行此四者。即能致章中三事。故章中歷陳三事。下總以聖人之道四焉結之也。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一

繫辭上傳

奎 寄願堂

終始之妙。亦如此而已矣。嗚呼。此其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

要引謂其一出于聖人之所以極深研幾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四謂辭。變。象。占也。非謂以言以動以制器卜筮亦爲聖人之道也。辭變象占出于聖人。以言以動以制器卜筮者。是其用于衆人也。聖人之道在易內。言動制器卜筮則在易之外。乃人之用夫易者也。此本不用外析。但近取人之說。明謂不可如此分析。只說尚辭以言。尚變以動者。即是聖人之道也。又說要歸重於神。言四者皆神之所爲。乃所以爲聖人之道也。據後說於論理似亦可。但必欲牽率聖言以就其說。則或未合於本義也。序此承上文之意。而用章首之句以結之。夫易聖人之所以極

深研幾通志成務如此故曰易有聖人之道四者此也

茲結句與首語同然首句虛冒結句須將精變神三項掇收入四者內蓋由精變神觀之而愈知易有聖人之道四也

聖夫辭變象占皆聖人之極深研幾爲之也故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正此極深研幾之謂也極深研幾則通志成務者自神也尚易者知易之功不可不知聖人之功矣

右第十章

承義此章承上章之意言易之用有此四者

蒙引此章承上章之意言易之用有此四者要之上章所謂四者而成易至顯道神德行三云則辭變象占四者俱是有了但未及條舉而明言之耳故此章詳之或者以爲上章只言易未及其用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一

繫辭上傳

奎 寄願堂

也有細體認顯道即辭占也神德行則變象也酬酢神神則言動制器決疑俱在其中矣况本文又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而下章首條水義則云四者皆變化之道神之所爲也則其

與上章一意无大彼此亦可見蓋所以盡上章未盡之意也參伍以變條本義曰此亦皆爲擇善求卦之事亦字實承上章也

彙解此承上章掇論辭占象變之用而歸功於聖人也首節言易勿作於聖人而用於天下是以君子三節正言用易之事大易聖人

以下言易爲聖人之所作而申明其爲聖人之道也

蓋此章首言辭變象占爲聖人之道二節合言辭占而贊其至精

三節合言變象而贊其至變四節承至精至變而又推其至神五節歸美於聖人以極深承辭占研幾承變象六節又從深

幾而推贊其神末節應首節作結分合照應文法甚密又按

首以易有聖人之道四提起下列辭變象占四者下以至精包辭占至變包變象是化四爲二也下又添出至神一節以變象至精至變是又化二爲三也下以極深通志申至精研幾成務

申至變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申至神極深則見易有辭占之用研幾則見易有變象之用神則見易辭占變象之用无不神妙故復以易有聖人之道作結也項氏專重在占贊偏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一

繫辭上傳

奎 寄願堂

易經詳說卷四十一終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韓益冒覆也。言易通萬物之志。成天下之務。其道可以覆冒天下也。孔疏夫易何爲者。言易之功用。其體何爲。是問其功用之意。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此夫子還自釋易之體用之狀。言易能開通萬物之志。成就天下之務。有覆冒天下之道。斯此也。易之體用。如此而已。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者。言易道如此。是故聖人以其易道通達天下之志。極其幽深也。以定天下之業者。以此易道定天下之業。由能研幾成務。故定天下之業也。以

斷天下之疑。用其著龜占卜。斷天下疑也。

本義開物成務。謂使人卜筮以知吉凶。而成事業。冒天下之道。謂卦爻既設。而天下之道皆在其中。

朱子曰。古之時。民淳俗朴。風氣未開。於天下事。全未識知。故聖人立龜與之卜。作易與之筮。使之趨吉避害。以成天下之事。故曰開物成務。物只是人物。務只是事務。冒只是冒得天下許多道理在裏面。不得他箇。問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是易之理能恁地。而人以之卜筮。又能開物成務否。曰然。請繫辭者。須見得如何。是問物如何。是成務如何。是冒天下之道。要就卦中一一見得許多道理。然後可讀繫辭也。蓋易之爲書。大抵皆是因卜筮以設教。逐爻開示吉凶。包括无遺。如將天下許多道理。包藏於其中。故曰

冒天下之道。繫辭自大衍之數以下。皆是說卜筮事。若不曉他盡

是說爻象中道理。則如所謂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之類。有何憑着。今人說易。所以不將卜筮爲主者。只是怕小邪道。箇道理。故想虛失實。茫昧曉曉而已。殊不知由卜筮而推。而上通鬼神。卜通事物。精及于无形。粗及于有象。如包單在此。隨取隨得。居則觀象玩辭。者又不待卜而後見。只是體察。便自見吉凶之理。

韓川吳氏曰。開物。謂人所未知者。開發之。成務。謂人所欲爲者。成全之。冒猶韜戶之冒。謂天下之道。悉包裹於其中也。通志。開物也。定業。成務也。斷疑。謂易於天下之道。包囊无遺。故於天下之疑事。皆能決之也。

聖人胡氏曰。學者以爲易專言卜筮。易至於小吾易。殊不知未有

卜筮以前。无以知吉凶。而成事業。有卜筮。則可以開示吉凶。而天下事事物物之理。无不包括在此。故曰冒天下之道。開示天下以吉凶。所以通天下之志。成務。所以定天下之業。冒天下之道。所以斷天下之疑。下文凡六節。各有是故二字。皆以言卜筮之妙也。

存疑。開物成務。知行之意。示人以吉凶之途。便知所趨避。而迷惑以之。開是開物也。既知吉凶之所在。而吉以之趨。凶以之避。事務以之成。是成務也。冒天下之道。言天下道理。皆在其單冒之中。无所遺漏。蓋舉凡天下之事。小而涖川攸往。大而建侯行師。精及無形。粗及有象。其吉凶悔吝之理。而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无不包括。隨人以事問易。而易皆有以開物成務。所以說冒天下之道。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三句。承上文開物成務。言易以開物。故聖

人以通天下之志。易以成務。故聖人以定天下之業。聖人用易通志定業。則天下之疑。於是乎斷矣。故曰斷天下之疑。是故字經云。疑者句虛。揭開物三項。只泛論易理。以明其可用意。通志三句。纔是聖人制爲卜筮。以前民用處。三以字俱指易言。三天下字。正見易道之大。只如斯而已。足盡天下之道。

我註疏是以冒天下之道。承上開物成務說。歸川雲峯是平分三項。照下三句看。存疑以冒天下之道。承上開物成務說。以斷天下之疑。承上通志定業。而不復言冒天下之道。時諱以斷天下之疑。承上通志定業。而又上應冒天下之道。蓋合二說而爲一也。何爲如斯而已。相呼應。是教字申上意。通志卽是開物。定業卽是成務。獨斷疑與冒道不甚貼。然不能冒道。則不能斷疑。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二

繫辭上傳

三寄願堂

相照說亦未嘗不通。分三項。則各相照。上以冒道。結開物成務。則下亦以斷疑。結通志定業。可以融貫。无相妨碍。大全小註。朱子云。立龜與之卜。作易與之筮。則本義中卜筮字。似照筮龜說。但經文只言易。何得遽添出龜卜。本義所云卜筮。猶上意以小筮者。向其占之卜筮。大槩說爲是。

通天易更伏羲文王周公三聖人而成。書必有莫大之用。具乎其。中。果何爲者也。夫易得者。明其吉。失者。明其凶。所以吉凶不昧。而開發乎人也。吉者。使之趨。凶者。使之避。所以趨避不差。而成就乎事也。且天下之道。紛紛變化。爲吉爲凶。當趨當避。无不該括於卦爻之中。而統冒无遺。易之爲用。蓋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知易。可以開物。而以易通天下之志。使皆不昧于吉凶。知

易可以成務。而以易定天下之業。使皆不怠於趨避。知易可以冒道。而通志以斷其心之疑。定業以斷其事之疑。使天下皆不眩於吉凶趨避之理。易之爲用。如此。聖人作易。何可已哉。是故善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本義。圓神。謂變化无方。方知謂事有定理。易以貢。謂變易以告人。聖人體具三者之德。而无一塵之累。无事則其心寂然。人莫能窺。有事則神知之用。隨感而應。所謂无卜筮而知吉凶也。神武不殺。得其理。而不假其物之謂。

我註。圓者。運而不窮。方者。止而有分。言善以圓象神也。卦以方象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三

繫辭上傳

四寄願堂

知也。惟變所適。无數不周。故曰圓。卦刻爻分。各有其體。故曰方也。貢告也。六爻變易。以告人吉凶。我。圓者。運而不窮。者。謂圓圓之物。運轉无窮。已猶版上走丸也。著亦運動不已。故稱圓也。言方者。止而有分者。方謂處所。既有處所。則是止而有分。且物方者。著地則安。其卦既成。更不移動。亦是止而有分。故卦稱方也。著之變通。則无窮。神之象也。卦例爻分有定。體知之象也。六爻有吉凶之義。變易以告人也。解者三句。朱子曰。善以七爲數。故七七四十九。而屬陽。是未成卦時所用。未有定體。故其德圓而神。所以知來。卦以八爲數。故八八六十四。而屬陰。是成卦之變。而成。已有定體。故其德方以知。所以藏往。易以貢。是變易以告人。貢字只作告字說。但上面神字。知字。下得重。

不知此字又却下得轉却曉不得

蓋時請以貢為貢獻之貢將其中吉凶一一獻出來其說亦巧不如作告字穩

禮安邱氏曰四十九著分掛掛劫陰陽老少變化无方故其德圓而神六十四卦象辭森列吉凶得失一定不易故其德方以知貢猶告也三百八十四爻剛柔迭用九六相推其理又變易以告人故其義易以貢

蓋引卦之德方以知言於著之德圓而神之下便是因著而得者六爻亦然故朱子小註曰著是未成卦時所用未有定體故其德圓而神卦是因著之變而成已有定體故其德方以知

否疑凡物圓則流動流動則神方則止定止定則知者方其四營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二

繫辭上傳

五 寄願堂

之時初莫知其為一為二為三為四及三變之時又莫知其為七為八為九為六是圓轉而無定變化而無方也故曰其德圓而神卦是據著得者方其始據之時未知其為何卦何爻吉凶之理茫然未知及夫十有八變之後看所得者何卦何爻而卦爻所具之理或為吉或為凶皆一定而不可易故曰方以知方者一定而不轉移也知者中藏是非之理也六爻之義變易以告人如乾之六爻則有潛見惕躍飛亢之殊漸之六爻則有干磐陸木渡塗之異此其變易告人處貢曰告是即書貢于非幾之貢字云疑德猶言德行即理也義意義也六爻言義隨時之宜不可與要故也

按註疏以洗心為洗濯萬物之心與本義不同解者王未

禮註言其道深微萬物日用而不能知其原故曰退藏於密猶藏

諸用也表吉凶之象以同民所憂患之事故曰吉凶與民同患也

孔疏易道以示人吉凶民則亦憂患其吉凶是與民同其所憂患也凶者民之所憂也上節言吉凶此獨言同患者凶雖民之所患

吉亦民之所患也

程子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示人之意至此深且明矣終無人理會易者此也密也是甚物人能至此深思當自得之

安有識得易後不知退於密密是用之顯聖人之妙處知不專為藏往易言知來藏往主著卦而言

朱子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是以那易之理來洗濯自家心了更沒些私意小知在裏許聖人便是易了不假卜筮而知吉凶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二

繫辭上傳

六 寄願堂

所以說神武而不殺這是有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又說個齋戒以神明其德皆是得其理不假其物又曰退藏於密時固不用這物事吉凶與民同患也不用這物事用神而不用著用知而不用卦全不犯手退藏於密是不用事時到他用時也不犯手事未到时先安枕在這裏了事到時恁地則恁地應一卦之中凡爻辭所藏皆具已見底道理此藏往也占得此爻却因已見底道理以推未來之事便是知來

家引朱子曰退藏於密密是主靜處萬化出焉者又曰神知來知藏往一卦之中凡卦爻所藏聖人所已言者皆具已見底道理便是藏往占得此卦或因道理以推未來之事便是知來今人多用此說以斷此二句不知此說與本義不合朱子後來已自不用了

蓋此說以卦爻言。不以聖人之神智言。本義无卜筮而知吉凶二句已分明。豈得以此爲朱子之言。而固欲遷就以從之耶。又有以知來藏往爲凡未來之吉凶。皆有已往之成迹。故因往可以推來。愚謂此正是影上面朱子之言。而遷就之者。按此之神以知來。即後章之占事知來。此之智以藏往。即後章之象事知器。同是一個聖人。同是一個知往知來。豈有此獨是因往推來道理。或曰藏字不好說。作知字意。曰非也。以其既往。故謂之藏。不待推者也。委的无待於推。而自有素蓄的道理在。

存。蓋聖人體具三者之德。而无一塵之累。便是把他來洗濯自家心。一般。吉凶與民同患。言吉凶之來。不知趨避。民以爲愚。聖人亦與人同也。趨吉避凶。聖人與民同。藏往知來。聖人與民異。此其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二 繫辭上傳

七 寄願堂

所以爲聖人歟。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此聖人圓神之德也。來是吉凶之朕兆已萌。而將發者也。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是以聖人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曰神以知來。衣理密察。足以有別。此聖人方知之德也。往是吉凶雖未有朕兆。而其理已一定者也。古之聰明睿知神武不殺。起一項蓋承上文神以知來。知以藏往而言。此惟古之聰明睿知。不假卜筮而知吉凶。亦猶神武有以服人而不假說伐之威者也。故本義曰得其理而不假其物之謂。

按此講同患藏往俱未甚明。蓋說无心言聖人渾然易理。未有筮卦爻而著卦爻之理。已微於胸中。无纖埃點染。却如把此易去洗濯其心一般。只是形容其聖

微之妙

一。爾義知來。非但得知後來。有吉凶便知。所以預備之。藏往。非但記其陳迹在心。直是其心。聖聖不忘。常欲知其言。惟恐其因也。

朱子曰。此言聖人所以作易之本也。著動卦靜。而爻之變易无窮。未畫之前。此理已具於聖人之心。矣。然物之未感。則寂然不動。而无朕兆之可名。及其出而應物。則變以天下。而圓神方知者。各見於功用之實。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言其體用之妙也。又曰。著之德三。句著與卦以德言。爻以義言。但只是具這箇道理在此而已。所謂以此洗心者。必中渾然此理。別无他物。退藏於密。則是未見於用。所謂寂然不動也。下文說神以知來。便是以著之德知來。知以藏往。便是以卦之德藏往。洗心退藏。言體知來藏往。言用然。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二 繫辭上傳

八 寄願堂

亦只言體用具矣。而未及使出處。到下文是神物以前民用。方發揮許多道理。以盡見于用也。然前段必結之以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只是譬喻著龜雖未用。而神聖受之理。且存。猶武雖是殺人底事。聖人却存此神武而不殺也。

聖學胡氏曰。此以著卦爻之理而言也。理无一定之用。故曰圓而神。事有一定之理。故曰方。以知易以六爻之理。教人有定體而无定用。故曰易以貢。聖人一心著卦爻之理。具此三者之理。而无一塵之累。故無事則退藏於密。莫窺其際。即著卦爻之无思无爲。寂然不動者也。有事則吉凶與民同患。其神自足以知來。其知自足以藏往。即著卦爻之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也。易開物成務。是使人以下筮而知吉凶。與民同患。而知來藏往。是聖人无卜筮

而知吉凶也。本義謂神武不殺。得其理而不假其物之謂蓋謂理必有資乎著卦爻之爲物。而聖人得其理而不假其物。使如武必有資乎殺。而聖人則有此神武而不假乎殺也。

平菴項氏曰。自子曰夫易何爲者也。至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朱子合爲一大章。專言卜筮之事。而其間節目有四。第一節自夫易何爲者也。至神武而不殺者。夫。統言易中有著卦爻三德。章首先設問答。次以是故發辭開物者。知其未然也。陽之始物也。成務者。定其當然也。陰之終物也。天地之始終。皆備於此。書之內矣。是故聖人用之以通人之志。所謂開物也。以定人之事。所謂成務也。以決人之疑。卽志與事之決也。此三者。皆著卦爻之所能也。是故善用七。故其德圓。卦用八。故其德方。爻用九六。故其德易。著者關於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二

繫辭上傳

九 窮理盡性

无卦之先。所以爲神。卦定於有象之後。所以爲知。爻決之先者也。所以爲貴。聖人以此三者洗心以存其神。退藏以定其體。同思以贊其夫。故其知幾。卽神之開物也。其畜德。則知之成務也。此所謂聰明睿知也。其斷吉凶。卽神武之決也。其與民同患。卽不殺之仁也。古之人有能備此德者。卽伏羲聖人是也。故自此以下。始言建立下筮之人焉。

夫此節言聖人心易之妙。不假小筮。見其具作易之本處。首三句特引起下文耳。

設此節重有人地明。衆知云云。是贊聖人處。因著而有卦爻。卦具幾也。爻具分也。夫片當如此神知。而著卦爻上說。或以知屬人。忘其爲去聲矣。德與義而與。以用字偶然不同。无大分

別也。聖人以此洗心。此指著卦爻之理。說聖人之心。澄徹著卦爻之理。皆在聖人心中。如經洗濯一般。退藏於密。以靜言。只是此理在聖人心中。寂然不動。非真有退也。及其動。便吉凶與民同患。重在動一邊。民之常情。患其不得吉。而得凶。聖人爲民慮。便是同患。非謂聖人亦患也。神以知來。二句。就聖人言。計疏以著卦言。上下文義隔闕矣。來者。未來也。往者。現在也。聖人於未來吉凶能知之。便是神以知來。現在吉凶。聖人都了然在胸中。便是知以藏往。神知與著卦相應。實字在聖人。不便言可以意會。孰能與於此哉。是起下語。此字根知來藏往二句。與於此猶言能有此也。聖心之神知。能知來藏往。无卜筮而知吉凶。可見其聰明睿知處。但神武不殺四字。下得奇特。看來聰明睿知神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二

繫辭上傳

十 窮理盡性

武不殺。古有此現成語。故連用之。而意自重在聰明睿知也。今以神武不殺作譬喻。言聰明不假耳目。睿知不假心思。猶之神其威。武不假殺伐。隨文訓義。只得如此。註疏謂伏羲用易道威服天下。而不用刑殺。亦是一說。但有心要威天下。恐與吉凶同患之意相左。

設夫易之用。固周於天下。而易之理。實具於聖心。是故易之所有著卦爻耳。方著之操也。其奇偶老少。參伍錯綜。圓通不滯。而神妙莫測。其德不圓而神乎。善既操而有卦。其中吉凶得失。確然不移。而昭然不爽。其德不方以知乎。卦所值而有爻。則時位應遷。當否異用。各因一節。而變以告人。其義非易以貢乎。此易之妙也。而聖人已先具之矣。心中渾涵此理。絕无一塵之累。若以

此三者沈潛其心然故事之未成也。欲圖神方知易貢之德退藏於密而无朕兆之可窺。殆與著卦爻之寂然不動者同體。及感而應事則憂以天下。古惟恐民之不趨。因惟恐民之不避。而與之同患。其心隨感而應。神自足以知吉凶之未來。知自足以藏吉凶之已往。又與著卦爻之感而通天下之故者同用。其孰能與於此哉。惟古之聖人聰明不假耳目。睿知不假心思。得著卦爻之理。无著著卦爻之物。猶彼神其威武而无事於殺伐者。乃足以當之。苟非其人安能與此。

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與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郭疏是以明於天之道者。言聖人能明天道也。而察於民之故者。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二

繫辭上傳

士寄願堂

故事也。易窮變化而察知民之事也。是與神物以前民用者。謂易道與起神理事物。豫為法象以示於人。以前民之所用。定吉凶於前民。乃法之所用。故云以前民用也。

按孔疏神理事物。不如本義作著龜說。又以神明其德為德化。亦與本義不同。程子曰。聖人以此退藏於密。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要須玩索。

本義神物謂著龜。湛然純一之謂齋。肅然警惕之謂戒。明天道。故知神物之可與察民故。故知其用之不可不有。以開其先。是以作為卜筮以教人。而於此焉齋戒。以考其占。使其心神明不測。如鬼神之神之能知來也。

朱子曰。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與神物以前民用。此

言作易之事也。齋戒敬也。聖人无一時一事不敬。此特因卜筮而言。尤見其精誠之至。如孔子所憤。齋戰疾之意。湛然純一之謂齋。肅然警惕之謂戒。玩此則知所以神明其德之意也。又曰。齋戒許於戒。到湛然純一時。肅然警惕也。无了。是以明於天道以下。言教民卜筮之事。而聖人亦未嘗不敬而信之。以神明其德也。聖人見得天道人事。都是這道理。著龜之靈。都包得盡。於是作為卜筮。使人因卜筮。知得道理。都在裡面。是與神物以前民用。此言有以開民。使民皆知。前時民皆昏塞。吉凶利害是非。都不知。因這問了。便能如神明然。此便是神明其德。又云。民用之則神明民德。聖人用之則自神明其德。問聖人齋戒以神明其德。曰。聖道神德行。便是這神字。猶言吉凶若有神明陰和之相似。這都不是。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二

繫辭上傳

士寄願堂

自家做得。都是神之所為。高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天之道便是民之故。否。曰。論極處。固只是一個道理。看時須做兩處看。方有得周匝无虧欠處。問天之道。只是福善禍淫之類。否。曰。如陰陽變化。春何為而生。秋何為而殺。夏何為而暑。冬何為而寒。皆要理會得。問民之故。如君臣父子之類。是否。曰。凡民生日用皆是。若只理會得民之故。却理會不得天之道。便即民之故亦未是在。到得極時。固只是一理。要之須是都看周匝始得。洗心。聖人觀象玩辭。理與心會也。齋戒。聖人觀變玩占。臨事而敬也。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此只是說著龜。若不指著龜。如何通之定之斷之。到著之德。固而神以下。却是從源頭說。原來是說卜筮。蓋聖人之心。自有易之三德。故渾然是此道理。

不煩用一毫之私便是洗心。即是退藏於密所謂密者只是他人自无可捉摸處。便是寂然不動處。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皆已具此理。但却未用於著龜。故曰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神武不殺之言。只是譬喻。謂聖人已具此理。却不犯手。耳明於天之道。以下方說著龜。乃是發用處。是與神物以前民用。蓋聖人既具此理。又將此理就著龜上發明出來。使民亦得前知而用之也。聖人以此發戒。以神明其德。德即聖人之德。又即卜筮以神明之。聖人自有此理。亦用著龜之理。以神明之。

南軒張氏曰。天著植物也。足以揆天地之數。龜動物也。足以見天下之象。故天能生之而不能與之。惟聖人用其四十九而幽贊神明者。所以與其著也。鑽之七十二而置之。前列者。所以與其龜也。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二

繫辭上傳

三 寄願堂

天下之民其終不徙而樂於有為。壹聖不忘而勇於有行者。以其有替以前之也。然後聖人深居簡出。利用安身。齊以去其不一之患。戒以防其不測之患。神明自得。有莫知其所以然者矣。李氏曰。以為神耶。則既物於物。以為物矣。則神所寄焉。大是之謂神物。均是物也。而著龜為神者。以知象數是也。

聖人胡氏曰。上文謂著卦爻之理。不假於物。而皆具於聖人之心。此則謂著卦爻之用。不能不假於物。而亦不能外乎聖人之心。故彼曰聖人以此洗心者。此心至靜。而理之體具也。此曰聖人以此齊戒者。此心至敬。而理之用行也。蓋聖人明天道。而知神物之可與察民故。而知其用之不可以不開其先。然聖人非齊戒。无以神明聖人之德。教人卜筮。人不齊戒。亦无以神明人之德也。

年范項氏曰。此第二節言始立著龜之人。自此以下。遂言畫爻布卦之法。以見神明其德之事也。

家引本義云。作為卜筮以教人。而於此焉。戒以考其占。按不曰考其辭。而曰考其占。則是主聖人卜筮言矣。其曰神以知來。知以藏往。而不用卜筮者。聖人固自不用卜筮。以知吉凶。然此言於是與神物以前民用之下。若說自不用卜筮。則將卜筮全說低了。故舜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策協從。是聖人固自能知來。而亦用卜筮以神明其德矣。語錄曰。洗心。聖人觀象玩辭。理與心會也。齊戒。聖人觀變玩占。臨事而敬也。按以洗心為觀象。玩辭。其說與本義不合。蓋朱子未定之見也。然以齊戒為動而觀變。玩占時事。似為有據。且與本義合。蓋居而玩者謂之辭。動而玩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二

繫辭上傳

三 寄願堂

者主於占。辭與占固有別也。

存疑。上言聖人无卜筮而自知吉凶。已具作易之本。此承言聖人作為卜筮。教人知吉凶。以終上文之意也。是以字承上。又言聖人聰明睿知。具圖神方知之德。不假卜筮而知吉凶。是以上而天道則明之下。而民故則察之。明天道如何功於作易。蓋天道不外本極陰陽變化之理而已。自太極而兩儀。兩儀而四象。四象而八卦。八卦而六十四卦。莫非天道之自然。聖人固以默會於心。而龍馬負圖出河。自一至十之數。具天地變化生成之理。又有以啓聖人之獨知。著蓍之生其華。丈長其叢。滿百節其半。又有以合天地大衍之數。神龜之生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五十居中。之文。又有以合乎陰陽之數。凡此皆天之道。而聖人之所明。

也。察民故如何切於作易。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必然之理也。然斯民之生。雖九知方迷。於吉凶利害利害之途。而莫知所趨避。此則生民之故而聖人之所察也。聖人明於天之道。則知易卦之可作。而善惡可用之下筮。察於民之故。則知民迷於吉凶之途。不可不有以開其先。於是興著之神物以教民。筮與龜之神物以教民。卜使民用有以開其先。而民行因之以濟。此聖人作易教人卜筮之事也。聖人既作卜筮。教人知吉凶。自家亦齋戒以考其占。使其心神明不測。如鬼神之能知來。此又聖人之用易也。蓋卜筮未作。聖人固不假之以知來。卜筮既作。聖人亦假之以知來。不以已之能知吉凶而不用此聖不自聖。乃聖人之所以爲聖。非若夫人之自慢自賢也。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二 繫辭上傳

圭 寄願堂

聖人上下文俱言易。此符神物自當只就著言。

既言擬議天道民故與本義合。時講多以消息盈虛爲天道。愛惡攻取爲民故。未免失之矣。朱子以後面有著龜神物之語。故此處以著龜爲說。其實此處似用不着龜字。時講以著龜解者亦多。從本義也。神明其德。德字只以心言。本義自明。或謂聖人本有神知之德。而齋戒考占。則其德愈以神明也。上下節總重在於神物以前民用句。

身易實義神物著龜也。天能生之。聖人起而用之。遂成決疑之大用。故曰興卜筮在前。民用在後。故曰前。

去疑明察。特神知自然之符。不必如何去明之察之。明天道正察民故的根本。與神物正所以前民用處。平講不得。玩而字以字可。

見前字下得妙。顯蒙迷於趨避。非得卜筮。无以開其先耳。圖去疑以興爲興卜筮之法。則是因神物而興卜筮。非興神物也。與者興起崇尙之意。與神物則有卜筮之用。圖惟聖心會神知之全。是以自然上明於天道之微妙。有以契吉凶之原。而且下察於民故之紛紜。有以洞吉凶之迹。明天道聖知著龜可備大用。察民故則知民利用宜有所開先。由是興著以教民。筮與龜以教民。卜以前民趨避之用焉。然聖人易嘗不自用哉。平日之德。固无不神明矣。迨以此卜筮。尤齋而純一成而警惕。以考其吉凶之占。予以益神明其德。使知來之神爲益神。藏往之知爲益知矣。聖人猶用卜筮。則所以與神物而民用者。不甚重乎。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二 繫辭上傳

六 寄願堂

是故閭戶謂之坤。閭戶謂之乾。一閭一戶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既說此已下又廣明易道之大易從乾坤而來。故更明乾坤也。凡物先藏而後出。故先言坤而後言乾。閭戶謂之藏萬物者。室之閉。閭其戶故云。閭戶謂之坤也。閭戶謂之吐生萬物也。若室之開。閭其戶故云。閭戶謂之乾也。一閭一戶謂之變者。開閉相循。陰陽迭至。或陽變爲陰。或陰而更開。或陰變爲陽。或開而更閉。是謂之變也。往來不窮謂之通者。須往則變。來爲往。須來則變。往爲來。隨須改變。不有窮已。恒得通流。是謂之通也。見乃謂之象者。前往來不窮。據其象也。象者。諸易。諸見。諸通。乃謂之象。言物體尙微也。體質成形。

是謂器物。故曰形乃謂之器。言其著也。制而用之謂之法。言聖人裁制其物而施之。垂為模範。故曰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者。言聖人以利為用。或出或入。是民咸用之。是聖德微妙。故云謂之神。

按孔疏以神字屬聖人。似亦有理。

承義闢闢。動靜之機也。先言坤者。由靜而動也。乾坤變通者。化育之功也。見象形器者。生物之序也。法者。聖人脩道之所為。而神者。百姓自然之日用也。

朱子曰。闢闢乾坤。理與事皆如此。著亦如此。這個則說理底意思多。問易中多言變通之意。如何曰。處得恰好處。便是通。問往來不窮。謂之通。如何曰。處得好便不窮。不通便窮。見乃謂衆只是。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二

繫辭上傳

七 寄願堂

說動而未形。有元之間者。幾底意思。幾雖是未形。然畢竟是有個物了。闢戶謂之坤。一段只是這一個物。以其闢謂之坤。以其闢謂之乾。以其闢謂之變。以其不窮謂之通。以其發見而未成形。謂之象。以其成形則謂之器。聖人脩明以立教。則謂之法。百姓日用則謂之神。目是如此。又曰。利用出入者。便是人生日用。都離他不得。又曰。民之於易。隨取而各足。易之於民。周備而不窮。所以謂之神。所以謂之活潑潑地。便是這處。

運。所餘曰。天道流行。有動有靜。猶戶之闢闢也。陽之盛也。戶之闢也。靜而由是而作也。是謂之乾。陰之翕也。戶之闢也。靜而由是而息也。是謂之坤。先坤後乾。陰陽之義也。

而巳。闢斯為坤。闢斯為乾。且闢且闢。為變。可往。

可來為過。見此戶之象也。戶則器也。制之於棟宇之初者法也。千萬世由之而不能離者神也。皆言戶也。知戶之說。則知乾坤之說。聖人偶有闢于一物。而發明乾坤之妙如此。知此者謂之知易。觀天地則圖書與得。此戶无與也。先儒觀魂及斷公事之說。亦然。雲峯胡氏曰。此章本義以爲專言卜筮。此段若從卜筮說。闢戶謂之坤者。四十九策之合也。闢戶謂之乾者。四十九策之分也。一合一分。是謂著之變。分合進退之中。有往來不窮之意。是謂著之通。見而為七八九六之數。謂之象。形而為剛柔動靜之說。謂之器。此乃聖人制為卜筮以教人。是為操著之法。民一出一次。咸用之以為利。則為用著之神。

平菴項氏曰。第二節言畫卦布爻之法。則是故發辭。闢戶謂之坤。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二

繫辭上傳

六 寄願堂

言畫偶爻也。凡偶皆屬陰。闢戶謂之乾。言畫奇爻也。凡奇皆屬陽。一闢一闢。謂之變。六畫既成。剛柔相雜。言成卦也。往來不窮。謂之通。九六之動。爻相往來。言之卦也。皆自神而明之也。按其迹而言。見於著策。謂象形於卦。爻謂器制。制之謂卜筮之法。可謂明矣。究其用言之。枯莖敗葉。而內外靜作之勢。皆資以利用。王公皂隸之人。皆用以決疑。極深研幾。其妙如此。豈非天下之至神乎。此自明而神也。此下復推明制作之本。

家引闢戶謂之坤。統言之。則為陰之靜也。分陰陽而言之。則為乾之靜。坤之靜。翕也。闢戶謂之乾。統言之。則為陽之動也。分陰陽而言之。則為乾之動。而坤之動。闢也。蓋天地一氣也。一闢一闢。謂之變。動靜相生也。往來不窮。謂之通。闢闢不已也。易見乃謂之象。

乾之大始也。形乃謂之器。坤作成物也。制而用之謂之法。聖人成能也。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百姓與能也。見象形器者。生物之序也。所生之物。不止著龜。但意之所主在著龜也。闔戶謂之坤。至民咸用之謂之神。只是一個物事。雖有許多名目。實所謂同條而共貫者也。蓋乾道變通者。化育之功也。見象形器者。出於化育之功者也。制而用之者。聖人贊化育也。民咸用之者。固於道化之中。而莫知其所以然者也。詳此一條。見得有上文所謂天之道者焉。有所謂民之故者焉。又有所謂是與神物以前民用者焉。蓋即神物而原始要終言之也。此章專言卜筮故重神物。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二 繫辭上傳

九寄願堂

法民用之神。正是與神物前民用之事。蓋原始要終而育之也。天道流行。發育萬物。方其利貞之時。氣機自外而收斂於內。如戶之闔。則謂之坤。及其元亨之時。氣機自內而發洩於外。如戶之闢。則謂之乾。闔之後繼之以闢。闢之後繼之以闔。則謂之變。闔往而闢來。闢往而闔來。來而復往。往而復來。而無終窮。則謂之通。乾坤變通。此造化之功。所以發育萬物者也。萬物之生於造化也。當資始資生之時。朕兆方萌。而形容未著。胚胎初露。而體質未成。特依稀彷彿之可見而已。是故謂之象。及其各正保合之時。形容已著。而各成物宜。體質已成。而各適其用。已有規矩法度之可觀。是故謂之器。見象形氣生物之序也。而著龜已生於其間矣。萬物生於造化。同具陰陽之理。皆可以取用。然不若著龜得其理。尤全也。

故聖人取著而制之。用之以卜。取百筮而用其半。以合於大衍之數。以四十有九之筮。為分揲掛掛之法。積其歸奇之策。以為七八九六之數。以成天下之文。定天下之象。此制著而用之也。太卜掌三兆之法。曰玉兆。曰瓦兆。曰原兆。卜師掌三《三》之四兆。曰方兆。曰功兆。曰義兆。曰弓兆。龜人以其方之色。與體辨六龜之屬。占人明火。焚撫。依四時以灼龜之四足。以體色墨。折辨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兆。察其體之吉凶。色之善惡。墨之大小。折之微明。以知吉凶。此制龜而用之也。聖人既制卜筮之法。民用之以出而利用之。以入而利。斯民見其利。咸相率由之。欣懼鼓舞。暨暨忘倦。莫知其然。此則謂之神也。神者妙而不測之名。民之趨吉避凶。出於心懷。意肯莫知。誰之所使。有不可得而測度。所以謂之神。故本義曰。百姓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二 繫辭上傳

九寄願堂

自然之日用。言自然而然。莫使之然也。《繫辭》要者不窮二字。造化之氣。一息不流。則陰陽便已隔絕。惟往來不窮。循環不已。則此氣常流轉。無碍。故曰。通若只是往來。未可言通。《繫辭》成字須玩。見得天下之人。无貴无賤。皆用之也。《要》與前六句原神物所由興。只輕輕叙過。重末三句。見與神物以前民用。處乾坤變通。就化機說。至見象形器。方指物言。法者。聖人脩道之事。而神則百姓之日用也。是靈然者。皆得於神物之神矣。制利用咸用。三用字。緊頂前民用用字來。《要》此節甚難看。不就神物言。上下文義不相聯絡。就神物言。本節內全不及。使人亦覺強扭。愚意只泛就乾坤道理說。到民咸用。

之以見聖人之凡事皆前民用而神物之與之爲前民用可知矣。○息齋余氏專就戶說極可玩。天地間道理任指一端。無不可見也。○崇峯平楚皆主筮言。後人多從之。蒙引未暢存疑之說頗詳。○上六句虛說制用二句方指著龜今講中從之制用諸詩多兼著龜集解專以筮言。

譌聖人與神物以前民用亦知神物之由生而民用之由利乎天地間木一氣之流行而不能無動靜之異。方其靜也。氣機收斂如戶斯闔焉。陰之事也。斯謂之坤。方其動也。氣機發舒如戶斯闢焉。陽之事也。則謂之乾。夫是闔闢也。而豈有定哉。時乎闔也。而繼之以開。是陰之變爲陽也。時乎開也。而繼之以闔。是陽之變爲陰也。則謂之變。抑是變也。豈有窮哉。闔往而開來。其闔不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二

繫辭上傳

三 寄頤堂

窮而陰通乎陽也。闔往而開來。其闔不窮。而陽通乎陰也。則謂之通。乾坤變通化育之功如此。而物生于其闔矣。其始生也。端倪初動而物斯見焉。見則體質未著。尚在依稀之間。不謂之象。乎其既生也。像貌以呈。而物斯形焉。形則凝聚不散。昭然一定之迹。不謂之器乎。見象形器。生物之序如此。而神物生於其間矣。聖人得不興之以前民用乎。于是取著制爲四營之法。而用之筮。取龜制爲五行之兆。而用之卜。此聖人脩道之所爲。不謂之法乎。法既立矣。由是神物所示利用於出而民之出者咸用之。利用於入而民之入者咸用之。則百姓自然之日用。鼓之舞之。而莫知其所以然。其斯以爲神乎。此聖人與神物以前民用之實也。

是故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釋註夫有必始於无。故大極生兩儀也。大極者无稱之稱。不可得而名。取有之所極。況之大極者也。

孔疏大極謂天地未分之前。元氣混而爲一。卽是太初太一也。故老子云道生一。卽此大極是也。又謂混元既分。卽有天地。故曰大極生兩儀。卽老子云一生二也。不言天地而言兩儀者。指其物體下與四象相對。故曰兩儀謂兩體容儀也。

張韓註云有必始於无。是以大極兩儀爲有此有以於周子无極之說也。但不知以大極爲理。只在氣上認取。故不親切耳。孔疏謂元氣混而爲一。分明就氣說。豈知大極者哉。孔疏以四象爲金木水火。而不知有太陽太陰少陽少陰之四象。其言八卦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二

繫辭上傳

三 寄頤堂

先震離兌坎而後巽乾坤艮。錯亂无次。總之於道理看不徹也。本義一每生二自然之理也。易者陰陽之變。大極者其理也。兩儀者始爲一。畫以分陰陽。四象者次爲二。畫以分太少。八卦者次爲三。畫而三才之象始備。此數言者。實聖人作易自然之次第。有不假絲毫智力而成者。畫卦操著其序皆然。詳見序例啓蒙。朱子曰天地之間。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更无餘事。此之謂易。而其動其靜。必有所以動靜之理焉。是則所謂大極也。易有大極。便是下面兩儀四象八卦。自三百八十四爻。總爲六十四。自六十四。總爲八卦。自八卦。總爲四象。自四象。總爲兩儀。自兩儀。總爲大極。以物論之。易之有大極。如木之有根。浮圖之有頂。但木之根。浮圖之頂。是有形之極。大極却不是一物。无方所賴放。是无形之

極故周子曰：无極而大極。是他說得有功。處然大極之所以爲大極，却不離乎兩儀。四象八卦如一陰一陽之謂道。指一陰一陽爲道，則不可。然道不離乎陰陽也。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即所謂易也。但先例說此一句，故曰：易有大極。大極者，全是具一個善。若三百八十四爻中有善有惡，皆陰陽變化後方有。周子康節說大極是和陰陽說。易中便擡起說：周子言大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時便是陽之大極，靜時便是陰之大極。蓋大極只在陰陽裏。如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則先從實理處說。若說其生則俱生，大極依舊在陰陽裏。但言其次序，須有這實理方始有陰陽也。其理一。雖然自見在事物而觀之，則陰陽面大極，推其本則大極生陰陽。問一陰一陽上又各生一陰一陽之象，以圖言之，兩儀生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二

繫辭上傳

寄願堂

四象四象生八卦，節節推去，固容易見。就天地間着實處如何說得？曰：一物上各自有陰陽。如人之男女，陰陽也。逐人身上又各有這血氣，血陰而氣陽也。如晝夜之間，晝陽也，夜陰也。而晝陽自午後屬陰，夜陰自子後又是陽。此便是陰陽各生陰陽之象。

南軒張氏曰：易者生生之妙，而大極者所以生生者也。

家引易有大極，易者陰陽之變。大極者陰陽之所以變者也。陰陽之所以變者，大極有動有靜也。大極有動有靜，即是一每生二也。一每生二，即是大極之理也。自兩儀以上，以至於六十四卦，皆是此理。即一神兩化也。此處主易而言，蓋易是影此理者也。故此大極者，亦是易中之大極。與周子大極圖不同，且兩儀四象八卦等字，皆是影此理之名目。故兩儀兩即是那天地間陰陽儀，則謂此

可爲二畫，即是那陰陽之儀形也。四象者，四即是天地間太陽少陰，少陽太陰。象則謂此第二畫之分太少者，即是那四者之象。說也。象與儀一類。八卦之卦字亦然。故謂卦爲卦以示也。後來俱以兩儀四象當實字說。如謂陰陽爲兩儀，或謂天地爲兩儀，蓋不知此字之立本主於易，而後或借用之，相承之久，遂作實字用也。畫卦操著，其序皆然。畫卦之序，即上文所謂兩儀者，始爲一畫，以分陰陽。四象者，次爲二畫，以分太少。八卦者，次爲三畫，而三才之象始備者也。此條所主在畫卦也。操著之序，據下條八卦定吉凶。雲峯註謂：一操而有兩儀之象，二操而有四象之象，三操而有八卦之象，尚欠明白。愚謂操著之序，其初操三變，非奇則偶，分明是一操而得兩儀也。其再操三變，奇上再得奇，則爲太陽象，偶上再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二

繫辭上傳

寄願堂

得偶，則爲太陰象。分明是再操而得四象也。至第三操之三變，則又非奇則偶，隨其所湊，皆成三畫之卦。八卦隨其所值，又分明是三操而得八卦之象矣。每操皆有陰陽太少，此則不論。只論陰陽矣。太陽少陽，俱只做陽看。大陰少陰，俱只做陰看。

存疑上言聖人制著以筮，此言聖人畫卦。蓋著之體也，非著則卦不行。然非卦則著不立，所以聖人言著而必及卦也。謂制著筮之法，爲民用之神。故聖人與神物以前民用也。然使易卦不作，此著亦何由而立哉？以聖人之作易言之，夫易不過一陰一陽之變化而已。自兩儀而四象，自四象而八卦，皆陰陽之變。謂之易也。然陰陽之所以變化者，有個理爲之主宰。理即大極也。是大極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陰陽之分，本於大極之動靜。易卦之初，左一陽

畫右一陰畫則兩儀由此而立。是大極生兩儀也。然陰陽生生不已。大極動靜隨在。而分兩儀之上。又各生一奇一偶。而為畫者四。則為太陽少陰太陰少陽。而四象於是乎成矣。四象之上。又各生一奇一偶。而為畫者八。則為乾兌離震巽坎艮坤。而八卦於是乎成矣。八卦既成。則六十四卦亦不過因此而重之。而著策之用。自此起矣。

困。此即伏義橫圖。乃制而用之之法。處重易有大極句。孔子揭出大極二字。以剖義文。周三聖未發之秘。而為先天之易也。

茲本義畫卦。撰著其序。皆然。本文以畫卦為正意。撰著是推說。

上文制而用之。兼著龜。此節只承著。故前二節可不用說。龜。因本義云。著龜。不敢顯悖。此是畫卦與制書為用。稍別。然以其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二

繫辭上傳

天寄願堂

相須。故次第及之。

圖聖人既興。著以妙其用。必先畫卦以立其體。是故儀象八卦。皆陰陽之變化。所謂易也。易固生生不已。變化無端矣。然必有至一不變之理。主宰於中。以為生生之本。大極是也。大極動而生陽。聖人因畫一奇以象陽。靜而生陰。聖人因畫一偶以象陰。大極生兩儀也。兩儀之上。各加一奇一偶。而為太陽少陰太陰少陽。是兩儀生四象也。太陽少陰之上。再加一奇一偶。而為乾兌離震。大陰少陽之上。再加一奇一偶。而為巽坎震坤。四象生八卦也。畫卦自然之次第。蓋如此。

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韓注。八卦既立。則吉凶可定。既定吉凶。則廣大悉備。

孔疏。八卦既立。爻象變而相推。有吉有凶。故八卦定吉凶也。萬事各有吉凶。廣大悉備。故能生天下之大事業也。

不義有吉有凶。是生大業。

朱子曰。卦畫既立。便有吉凶在裏。蓋是陰陽往來交錯於其間。時則有消長之不同。長者便為主。消者便為客。事則有當否之或與。當者便為善。否者便為惡。即其主客善惡之辨。而吉凶見矣。故曰八卦定吉凶。吉凶既決定。而不差。則以之立事。而大業自此生矣。雲峯胡氏曰。易有交易之義。上文所謂闔闢往來者。易也。故承上文而言。其所以闔闢往來而不窮者。以其有大極之理也。此章所謂兩儀四象八卦。即易也。又原其始而言者。惟其有大極之理。所以生儀象生卦。而謂之易也。以畫卦則始為一畫。以分陰陽而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二

繫辭上傳

天寄願堂

謂之兩儀。次為二畫。以分老少。謂之四象。又次為三畫。而謂之八卦。以撰著則一撰而有兩儀之象。次二撰而有四象之象。又三撰而有八卦之象。自一生兩。皆有大極之理存焉。吉凶生大業。有理必有用也。

臨川吳氏曰。易謂陽奇陰偶。互相更換。而為四象八卦也。大者大之至也。極者屋棟之名。天地間之有此理。猶屋之有極也。易有太極。謂一陰一陽之相易。有理以為之主宰也。儀匹也。一陰一陽相匹配。而為兩卦之第一畫也。是為兩儀。兩儀之上。各加一陰一陽。則倍二而為四卦之第二畫也。是謂四象。四象之上。又各加一陰一陽。則倍四而為八卦之第三畫也。是謂八卦。有此八卦。則其別有六十四。而可用之占筮。以定吉凶。俾民无所疑。而勇於趨事赴

功故曰生大業。此蓋申言方以知之卦。因及卜筮者所尚之占。二四而八卦之方也。定吉凶生大業者。其知也。

罕慈氏曰。自太極以至末章。爲第四節。極言聖人制作之本。然制作之本有三。易有太極以下六句。言爻象之所由生。法象莫大乎天地以下六句。言成器之所由立。天生神物以下四句。爲易書之所由作。

蒙引。四象生八卦。此八卦該六十四卦者也。故繼之曰。八卦定吉凶。存。八卦既成。則陰陽往來交錯於其間。時有消長之不同。事有常否之或異。時之長事之當者。則得吉。時之消事之不當者。則得凶。是吉凶於是乎定矣。吉凶既定。則吉以之趨。凶以之避。而大業

於是乎生矣。

象辭余南湖云。此通上節言卦成而有其用。以見卜筮之體所以立也。吉凶生大業。且就卦說。未到據著上。若以據著說。只是成大業。不謂生大業也。

於確分。

法。疑定一定也。就現成說。與生不同。前三生字。在畫卦時說。此生字稍後。就卦已成時說。

離由是八卦既成。引伸簡類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莫非八卦之錯綜變化。其間時有消息。位有當否。得失既殊。吉凶立判。八卦不可定吉凶。吉凶既定。趨避昭然。圖事赴功。不迷所往。大

業不由之而生乎。八卦成而有其用如此。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

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賈索

隱。鈎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孔疏。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者。言天地最大也。變通莫大乎四時者。謂四時以變得通。是象中最大也。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者。謂日月中時。徧照天下。无幽不燭。故云著明。莫大乎日月也。崇。高莫大乎富貴者。以王者居九五富貴之位。力能齊一天下之勳。而道濟萬物。是崇高之極。故云莫大乎富貴。備天下之物。招致天下之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二

繫辭上傳

天 寄願堂

業不由之而生乎。八卦成而有其用如此。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

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賈索

隱。鈎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孔疏。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者。言天地最大也。變通莫大乎四時者。謂四時以變得通。是象中最大也。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者。謂

日月中時。徧照天下。无幽不燭。故云著明。莫大乎日月也。崇。高莫大乎富貴者。以王者居九五富貴之位。力能齊一天下之勳。而道濟萬物。是崇高之極。故云莫大乎富貴。備天下之物。招致天下之

所用。建立成就天下之器。以爲天下之利。惟聖人能然。故云莫大乎聖人也。探。謂闢探求。取。謂鈎深。見。卜筮則能闢探幽昧之

理。故云探賈也。索。謂求索。隱。謂隱微。卜筮能求索隱微之處。故云素隱也。物。在系處。能鈎取之物。在遠方。能招致之。卜筮能然。故云鈎深致遠也。以此諸事。正足天下之吉凶。成就天下之亹亹。唯卜

筮能然。故云莫大乎蓍龜也。案。釋詁云。亹。猶勉勉也。言天下萬事。悉動而好生。皆勉勉營爲。此蓍龜知其好惡。得失。人則棄其惡而取其好。背其失。而求其得。是成天下之亹亹也。

亹。義當貴。謂有天下。履帝位。立下。疑有闕文。亹。猶勉勉也。疑則怠。决。故勉。

朱子曰。探賈索隱。若與人說話時。也須聽他雜亂說。將出來。底。方可索他。那隱底。問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曰。人到疑而不能决處。便放倒了。不肯向前。動有疑阻。既得卜筮。知其吉凶。

而不敢决處。便放倒了。不肯向前。動有疑阻。既得卜筮。知其吉凶。

自然勉勉往不得則其所以賣賣者是卜筮成之也。易占不用龜而每言著龜皆具此理也。

法謂效法象謂成象萬物之生有顯有微皆法象也。而莫大乎天地萬物之運終則有始皆變通也而莫大乎四時天文燦爛皆縣象著明也而莫大乎日月崇高以位言而貴為天子富有四時者為尤大智者創物巧者述之皆足以為利而物无不備用。致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者唯聖人為大。隱隱以物象言深遠以事理言探之索之則顯者陳而隱者顯矣。鈞謂曲而取之致謂推而極之則深者出而遠者至矣。卦爻示人者明若觀火則有以決其吉凶而勉其有成也。故曰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著龜。上三言以易之在造化者言也。下三言以易之在人事者言也。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二

繫辭上傳

三寄願堂

天地有自然之法象非崇高富貴位與天地並何以脩道而立教。四時有自然之變通非聖人作易變通盡利何以神化而宜民日月之明旁幽幽隱非易之示人本隱之顯何以開物成務是三言者各有所合也。

援不必以三句分配只歸重著龜上。

雲峯胡氏曰此六者之功皆大也聖人欲借彼之大以形容著龜功用之大故以是終焉。

蒙引崇高莫大乎富貴誠齊謂指富有天下貴為天子者言最是。蓋上言天地四時日月下言聖人皆是舉其極者言之故知此為指富有四海貴為天子者也。誠齊讀書亦可謂以意逆志者。備物致用與立成器以為天下利亦須有別蓋當初聖人教民以五

穀為粒食以獸禽為鮮食以薪供火以水供湯之類是備物致用

若夫網罟以佃以漁舟車以濟川徒弧矢以威天下重門擊柝以待暴客之類立成器以為天下利也物者天地間見成之物器者聖人所制也若單說備物致用亦能該得制器今既繼以立成器則五穀六畜之類不可以成器言故須有辨。顯者天下之顯悉具於卦爻之中也隱者占之所值者其理隱而未見也惟著龜則能探於顯中而索其隱者以示人也下文以定天下之吉凶蓋出於此。深謂陰陽老少之未分吉凶悔吝之未形也著龜之變則能鈞取之使人因所值而循其占以為趨避以成事功是能鈞其深以致其遠也下文成天下之亹亹蓋出於此。先儒謂顯隱以物象言深遠以事理言不知易之物象即事理之象也此論似贅。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二

繫辭上傳

三寄願堂

存經此節是贊著龜功用之大舉天地四時日月富貴聖人不過引起以歸於著龜耳大意謂易卦之作吉凶雖由之而定大業雖由之而生然无著龜則易卦之用何自而行哉故遂承而贊之曰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云云而終之曰探賈索隱鈞深致遠莫大乎著龜。成象天地之間皆法象也而天地為尤大日月星辰之上下晝夜之往來萬物之始終皆變通也而四時為尤大星辰之燦爛雲漢之昭回皆縣象著明也而日月為尤大凡居乎民上自士以至於公卿皆崇高也而貴為天子富有四海為尤大百工技藝之人能創物以利用也而備物以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則聖人為尤大一說立成器以為天下利只是足上文備物致用意然必如蒙引說然後義理始備蓋聖人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傳節

愛養之事尚多不止立成器以爲天下利也。○隨隱深遠。依上文遠近幽深。例當作四項說。皆以作事說。徐氏以隨隱爲物象。亦不是。○隨。雜亂也。如衆論紛紜不一。說這樣吉。或說那樣吉。則當用者以決之。此探隱也。隱是幽暗之中。深是事有吉凶之理。其幾則伏而未形。遠是事在千里之外。百年之後者。○定天下之吉凶。使天下之人作事。孰爲吉。孰爲凶。其理皆自此而定也。成天下之亹。亹使天下之人趨吉避凶。勉勉不怠。自此而成也。○莫大乎蓍龜。言術數之尊。藏緯之書。皆足以前知。若求其精者。則莫大於此也。揲法象二字。從前章成象效法來。象微而法顯。而皆有迹可見。渾說不必分象屬天法屬地。言萬物皆有法象。而莫大乎天地。每句皆上截作一頓。以形莫大。意方有味。變通依上文看。是兩平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二

繫辭上傳

三 寄願堂

字。繫象者。明依中庸著則明看。著亦明意。非謂繫其象著其明也。○時講或以繫著字一例看。崇高二字。无可分。或曰崇尊也。其分尊。其位高也。備物致用。立成器爲天下利。以物與利二字分看。備物以爲人之用。便是致用。孔疏謂招致天下所用。字義未安。當作取字。意看。隨隱深遠。依有疑分四樣爲是。不必如案引。隨隱串說。深遠串說。案引又以定天下之吉凶。分承探隨索隱。以成天下之亹。亹分承鈎深致遠。亦屬不必。○只要見蓍龜爲用之大。便借許多來相形。聖人胸中。真有無限道理。○莫大乎天地焉。萬物之運。皆變化莫測。流通不窮。而不皆大也。

語變通者。莫大乎四時焉。雲漢昭回。星辰燦爛。皆繫象。神明也。而不皆大也。語繫象者。明者。莫大乎日月焉。若夫列爵分土。誰非崇高。而惟富有四海。貴爲天子者。爲尤大矣。叔法聖模。非制作。而備水火動植之物。以致生民之用。立大小方圓之成器。以爲天下之利。惟聖人爲尤大矣。歷觀數者之功用。皆有其至大如此。而神物可知矣。彼事理雜然。隨而能探之。使一一布列。幽然隱也。而能索之。使顯在目前。宵然深也。曲而取焉。鈎之使出。變然遠也。推而極焉。致之使近。于以定天下之吉凶。而失得之報。明成天下之亹。亹而趨避之。不徒者。其用莫大乎蓍龜矣。知蓍龜功用之大。聖人能不制而用之哉。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二

繫辭上傳

三 寄願堂

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孔疏。天生神物。聖人則之者。謂天生者。應聖人法則之。以爲小益也。○蓍。孔疏謂聖人效之。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聖人象之。璫璣玉衡。以齊七政。皆失之。○本義。此四者。聖人作易之所由也。河圖洛書。詳見啓蒙。○夏胡氏曰。神物謂蓍。則之而四十九之用。以行變化。謂陰陽效之。而卦爻之動靜。以備象。謂日月星辰。循度失度。而吉凶見。象之而卦爻有以斷吉凶。圖書金木水火土生成克制之數。則之而卦畫方位。以定皆作易之本也。○南軒張氏曰。通於天者。河也。有龍馬負圖而出。此聖人之德。上配

於天而天降其祥也。中於地者洛也。有神龜載書而出。聖人之德。下及於地。而地呈其瑞也。聖人則之。故易興於世。然後衆數推之。以前民用。卦爻推之。以前民行。而示天下後世也。

雲峯胡氏曰。四者言聖人作易之由。而易之所以作。由於卜筮。故又以天生神物始焉。

存疑。此言聖人作易之所由。神物。著龜也。聖人則之。而立卜筮之法。日月星辰。晝夜寒暑之往來。人物之生死榮悴。天地變化也。聖人效之。而爲著策卦爻。陰變爲陽。陽化爲陰。之變化。日月星辰。順度則吉。逆度則凶。風寒雨暘。順時則吉。不時則凶。此天垂象。見吉凶也。聖人象之。而爲卦爻之吉凶。蓋順理則吉。逆理則凶也。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二

繫辭上傳

聖寄願堂

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於背。有數至九。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

劉歆云。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九疇是也。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

關子明云。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邵子曰。圓者是也。歷紀之數。其肇于此乎。方者土也。畫州井地之法。其放於此乎。蓋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故繫文因之。而造易。禹箕叙之。而作範也。

按此四條。則河圖出於伏羲時。洛書出於大禹時。伏羲因河圖以畫卦。禹因洛書以叙疇。爲无疑矣。歆曰。然則聖人之則之。

也奈何。曰。則河圖者。虛其中。則洛書者。總其實也。河圖之虛五。

與十者。太極也。奇數二十。偶數二十者。兩儀也。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者。四象也。折四方之合。以爲乾坤離坎。補四隅之空。以爲兌震巽艮者。八卦也。洛書之實。其一爲五行。其二爲五事。其三爲八政。其四爲五紀。其五爲皇極。其六爲三德。其七爲稽疑。其八爲庶徵。其九爲福極。其位與數尤曉然矣。王齋胡氏曰。伏羲則河圖以作易也。圖之數十。積之爲五十。有五虛其中。十與五者。象太極也。而其散布於外者。凡四十。以一二三七九。爲陽儀者二十。以二四六八。爲陰儀者二十。此則之以生兩儀也。以一二三四之位。而爲六七八九之象。此則之以生四象也。折二七之合。則也是南爲乾。而二補東南隅之空。以爲兌。折三八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二

繫辭上傳

聖寄願堂

之合。則八居東爲離。而三補東北隅之空。以爲震。折四九之合。則九居西爲坎。而四補西南隅之空。以爲巽。折一六之合。則六居北爲坤。而一補西北隅之空。以爲艮者。此則之以成八卦也。

又曰。大禹之則洛書以作範也。未必拘拘於書之位次。以定疇之先後。然自一至九之數。實有以默啟夫聖人作範之心。故自初一之五行。包天地自然之數。餘八法。則是大禹參酌天時。人事而類之。不必盡協於水火木金土之位也。

家引河圖之虛五與十者。太極也。非以河圖之中五與十爲太極也。是去其五與十者不用。而使中空。以爲太極也。蓋太極無象。故虛之。河圖之奇偶各居二十者。蓋河圖既虛中五與十。則陽數只有一三七九。合之爲二十。陰數只有二四六八。合之亦爲二十。

兩儀之象也。河圖以一二三四爲六七八九者。蓋六七八九實因中宮之五而得。故一者六之所因。二者七之所因。三者八之所因。四者九之所因。一二三四。卽內之六七八九也。故可以一二三四爲六七八九。初問者似涉於牽強。細求其故。乃知一出於自然之理也。析四方之合。補四隅之空。語脈氣勢相連。蓋析四方之合。就以補四隅之空也。蓋一與六合。二與七合。三與八合。四與九合。今析去其所合者。而使六七八九不動。以爲乾坤坎離。却以所合者補四隅處。以爲兌震巽艮。則離與震仍居少陰之三。八坤與艮仍居太陰之一。六其乾兌巽坎之陽卦。亦各當一七四九之陽數。但老少異位。則以陽主動故耳。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二

繫辭上傳

聖寄願堂

不必詳。只作帶言便了。所言析補。是依先天卦解。衆引又云。此聖人兼伏羲與大禹於易言。禹序噤者。帶說也。以其理之一也。如孟子云。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稷亦帶禹言也。按存疑引王禪之說。謂圖書並出於伏羲之時。可謂好異矣。當從衆引。

衆引。衆解天一地二章。止言天地之數。據著之法。未嘗言作易也。至於洛書。不過是帶說。若說則書以作易。是洛書已出於伏羲之世矣。然則說家何必屑屑謂圖書以作易。又謂伏羲則圖以作易。大禹則書以叙時乎。按此主渾融說。爲時文地步耳。畢竟因圖作易。因書衍時。不可混。而此以洛書帶言爲正。按神物本義解在前。此亦當以著龜說爲主。題帶言。亦猶圖之

帶書言也。或謂神是圖神之神。專言著未是。此節愚見只重神物著龜。下句作易演時。只是推類及之。故圖書並言。非專爲作易云然也。然本義云作易之由。又以以著龜說起。歸到因圖作易。兩頭並重也。從本義爲是。

聖人因制著龜以爲用。而著龜非无自也。以此知聖人作易。何一不本於天地哉。是故著具圖神之德。龜兆五行之妙。天生之神物也。而聖人乃則之以爲卜筮之用。著取乎操。龜取乎灼。陰陽迭運。天地之變化也。而聖人效之以爲著卦之用。九六互用。剛柔雜居。焉日月星辰有順逆。雨暘寒燠有愆伏。此吉凶見於天象之垂也。聖人象之以爲卦爻之辭。斷以吉。而象休徵。斷以凶。而象咎徵。焉伏羲聖德極天。圖出於河。以五生數。統五成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二

繫辭上傳

聖寄願堂

數。大禹神功被地。書出於洛。以五奇數統四偶數。圖之數具有易之理。聖人則之而作易。儀象之陳。八卦之列。一皆據微乎圖之已序者耳。著之數具有時之理。聖人則之而衍時。九類之詳。天人之配。一皆彷彿乎著之已序者耳。噤雖非易。而理可相通。故類及之。合觀四者。知聖人作易之所由矣。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孔疏。易有四象所以示者。莊氏云。四象謂六十四卦之中。有實象有假象。有儀象。有用象。爲四象也。今於卦之虛已破之矣。何氏以爲四象謂天生神物。聖人則之一也。天地變化。聖人效之二也。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三也。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四也。今謂此等四事。乃是聖人易外別有其功。非專易內之物。何得稱易

有四象且又云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然則象之與辭相對之物。辭既爻卦之下辭。則象謂爻卦之象也。則上兩儀生四象。七八九六之謂也。故諸儒有爲七八九六今則從以爲義。繫辭焉所以告者。繫辭於象卦下。所以告其得失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者。謂於繫辭之中。定其行事吉凶。所以斷其行事得失。本義四象謂陰陽老少。示謂示人以所值之卦爻。

錢氏漢曰有其象。无其辭。則示人以其意而已。聖人懼後世不能與知也。於是繫之辭以告之。定其辭以斷之。曰示則使人有所見。曰告則使人有所知。曰斷則使人无所疑。雲峯胡氏曰。示四象。所以開物。繫辭斷吉凶。則可以成務。而天下之道。无不在其中。蓋總一章專言卜筮之意也。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二

繫辭上傳

寄願堂

象引易有四象。變象也。繫辭焉。定之以吉凶。辭占也。易則是變象。辭占。四者而已。故愚以顯道神德行。亦是辭占與變象也。顯道者在辭占。神德行者。在變象。下篇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亦即此理也。

存疑上言聖人作卜筮之法盡矣。此言象變辭占所以終卜筮之事也。易有四象。雖只言象。變就在象中。定之以吉凶。亦只在繫辭內。易中有老陰老陽。少陰少陽之四象。隨其所趨而卦爻以之。成故曰。所以示。如大爻皆老陽。則爲乾變之坤。皆老陰。則爲坤變之乾。餘倣此。聖人逐卦逐爻。各繫以辭。乃闢卦爻所具之理。以告人。如乾元亨利貞之辭。則闢乾大通至正之理。以告人。坤利牝馬之辭。則闢坤柔順中正之理。以告人。故曰。所以告。卦爻有吉凶。聖人

繫辭於吉者。則定其爲吉。如曰亨。曰利。曰无悔。无咎。皆吉之類也。於凶者。則斷其爲凶。如曰悔。曰吝。曰吝。皆凶之類也。若此者。正緣人疑於吉凶之途。而莫知趨避。故從而判斷之。使人不疑於所往耳。故曰。所以斷。

葉辭余南軒云。此四象與上四象不同。此以畫畫。一爻中便分陰陽老少。即七八九六也。

匡昺三所以字宜體。正與前民用相應。示告斷三字。要說得分別。指示以某卦某爻。告以辭。斷以吉凶。語有次第。而實一貫貫下。當通徹章首。開物成務。冒道。雲峯分貼未安。

謹夫神物生而聖人則之。无非所以前民用也。故操著求卦。有陰陽老少之四象焉。所以示人所值之卦。所值之爻。使有所見也。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二

繫辭上傳

寄願堂

所值卦爻。各有所係之詞。象以言乎其象。爻以言乎其變。所以告人。使有所知也。詞之所告。或定之以吉。或定之以凶。所以斷其吉之當趨。凶之當避。使人无所疑也。信乎易爲卜筮而作也。右第十一章

本義此章專言卜筮。

夏胡胡氏曰。此章凡八稱聖人。皆指伏羲。只繫辭以告。是文王周公事。首揭夫易何爲者也。一句爲問辭。喚起一章大意。而以夫易開物以下爲答辭。盡說歸卜筮。下六個是故。一個是以首發明卜筮之事。第一個是故。說聖人以通以定。以斷。總言卜筮之綱也。第二個是故。言聖人以此法心。第三個是以言聖人以此齋戒。此即卜筮以用卜筮也。第四個是故。分言闢戶爲坤。闢戶爲乾。以明畫

卦布爻之法第五個是故。提起易有太極以論生儀象卦之法。亦探著求卦之事。第六個是故。雖論天地四時日月。實歸重聖人有富貴之位。能制用立器以利天下。而必以著龜者結之。亦聖人事也。至第七個是故。四致意於聖人則之效之象之則之而未及文王周公之辭焉。故本章謂此章專言卜筮。而伏義畫卦之法其綱領已備見於此。而圖為作易之原。亦因是而發焉。此皆不可不知也。

存疑此章承上章言卜筮之事。亦蓋前章求章之意也。

其間此章專言卜筮。首節言易有卜筮之用。三節言聖人不假卜筮。自具作易之本。三節言聖人制卜筮以教人。使人皆得與其用。四節言神物之生。因及聖人之制用。五六節言卦畫之體立。而卜

筮之用。以行七節贊著龜功用之大。朱二節再叙聖人作易而教人。卜筮通章重是與神物以前民用句。前面許多說話。只起得此句。後面許多說話。只明得此句。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二

繫辭上傳

堯 奇願堂

朱子謂此章專言卜筮。有分卜屬龜。屬著者。章內多言易處。龜卜殊實不去。有謂卜筮只是以卜筮者。向其占之卜筮。不必兼龜。遂以神物專指筮言。又與本章不合。愚謂神物可兼著龜。而卜筮斷不可分。著龜也。大指主筮言。而經文以著帶言龜。則神物內何不可帶龜言乎。當分主賓看。首提開物成務。冒道主卜筮言。下即當接與神物前民用。而乃深過一層。言聖心

神知。而乃及於與神物前民用。以歸於卜筮。下文制利用正。所謂與神物前民用。而以乾坤變通。象器相形為說。著必成卦。

卦必用著。故下言著龜功用之大。而以天地四時日月富貴聖

人相形為說。著龜神物也。故下接言天生神物。而推言聖人之效象。則以見作易之由。朱以易之象辭。總收開成書之大意。

意主卜筮。故歸重於聖人。閭戶節。愚意泛說。而補與神物前民用於言外。下文有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可証蓋備

物致用。是引起著龜之意。致用利用。非備物致用而何。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順。又以前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孩註疏以此連上四象節。

孔疏子曰祐者助也。者上既引易文。下又釋其易理。故云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順。順者人之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二

繫辭上傳

罕 奇願堂

所助。惟在於信。此上九能履踐於信也。天之所助。惟在於順。此上九恒思於順。既有信思順。又能尊尚賢人。是以從天已下皆祐助之。而得其无所不利也。

朱義釋大有上九爻義。然在此无所屬。或恐是錯簡。宜在第八章之末。

栗氏中行曰。聖人與易以示天下。欲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拾遺取順。避凶趨吉而已。六十四卦中。如大有上九爻辭之順道而獲吉者多矣。夫子於此再三舉之者。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之辭。深見人順道而行。自與吉會之意。存履履信思順。就上九本身說。不云履九五之信。思九五之順。尚賢力作。尚九五之賢。蓋自己信順。而又能用賢。所以受祐於天吉。

无不利也。

集說天所助順。則助不問天。順人所助信。則助不問人。問信。只從自己信順處。便決其為天人所助。信在心而曰履。順在事而曰思。內外交致。信順之極也。又以以字不可忽。謂以此信順尊賢尚德。无非信順之所為也。

去疑者三句。只泛論其理。履信下方着爻說。爻曰天祐。此兼人言者。以天人一理。人助即是天祐所在。順順理也。信信實也。履信者言踐履信實。本九之剛來。思順心中所思皆順也。本上之柔來。附此以五為賢。而不以為君。勿泥常例。附第八章未是知益節。後有當擬議意。

謝大有上九爻辭云。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孔子釋之曰。天豈有所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二 繫辭上傳

聖 寄願堂

私祐哉。上九處大有之時。而有致祐之道也。蓋祐之為言。助之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順者不悖於道。人之所助者信也。信則不欺。予人今上九身所履者信。而動必以實。心所思者順。而應以下人。以此信順。又專尚六五之賢。與之信順相符。如此滿而不溢。克當天心。是以自天祐之而吉无不利也。言天祐則人可知矣。擬議此爻。不有以見信順為致祐之道乎。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係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按註疏以此節為十二章之首。

孔疏此一節夫子自發其問。謂聖人之意難見也。所以難見者何

哉。書所以記言。言有煩碎。或楚夏不同。有言无字。雖欲書錄。不可盡竭於其言。故云書不盡言也。言不盡意者。意有深遠。委曲非言可寫。是言不盡意也。聖人之意。意又深遠。若言之不能盡。聖人之意。善之又不能盡。聖人之言。是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也。故云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疑而問之。故稱予也。夫子還自釋聖人之意。有可見之理。

按孔疏以情偽為百姓之情偽。鼓舞亦就百姓說。與上下意不合。又說變通太泛。

本義言之所傳者淺。象之所示者深。觀前耦一畫。包含變化。无有窮盡。則可見矣。變通鼓舞。以事而言。兩子曰字。疑衍其一。蓋子曰字皆後人所加。故有此誤。如近世通書。乃周子所自作。亦為後人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二 繫辭上傳

聖 寄願堂

每章加以周子曰字。其設問答處。正如此也。

既問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聖人設問之辭。朱子曰。也是如此。亦是言不足以盡意。故立象以盡意。言不足以盡言。故因繫辭以盡言。又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元舊有此語。立象盡意。是觀奇耦兩畫。包含變化。无有窮盡。設卦以盡情偽。謂有一奇一耦。設之於卦。自是盡得天下情偽。繫辭焉。便斷其吉凶。變而通之以盡利。此言占得此卦。陰陽老少交變。因其變便有通之之理。鼓之舞之以盡神。未占得利有所疑。既占則无所疑。自然使得人踴躍手快。行得順便。如大衍之後。言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皆是鼓之舞之之意。立象以盡意。不獨見聖人有這意。寫出來。自是他家上有這意。故卦以盡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二

繫辭上傳

聖寄願堂

信偽不成。聖人有情又有偽。自是卦上有這情偽。但今曉不得他。那處是偽。如下云。中心疑者。其辭支離。善之人其辭游也。不知如何。是或疑。是游。看來情偽。只是個好不好。如剝五陰。只是要害一個。過這是不好底情。便是偽。如復如臨。便是好底卦。便是真情。歐公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非盡他不曾看立象以盡意一句。惟其言不盡意。故立象以盡之。學者於言上會得者淺。於象上會得者深。問立象設卦繫辭。是聖人發其情意。見於書。變通鼓舞。是聖人推而見於事。否。曰是。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立象設卦繫辭。皆謂卜筮之用。而天下之人方知所以避凶趨吉。當然有所興作。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之意。故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猶催迫天下之人。勉之爲善相。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二

繫辭上傳

聖寄願堂

前蓋盡盡意之辭。啟盡言之端也。盡意盡情。盡言者。皆所以爲天下利。又恐其利有所未盡。於是作操著十有八變之法。復其所用之策。往來多少。相逼不窮。而其所得之卦。一可爲六十四。亦相逼不窮。其象其辭。皆可通用。而不局於一。則其用愈廣。而足以盡利矣。因變得占。以定吉凶。則民皆無疑而行事不倦。如以鼓聲作舞。容鼓聲愈疾。而舞容亦愈疾。鼓聲不已。而舞容亦不已。自然而然。不知其孰使之者。所謂盡神也。項氏云。立象設卦繫辭三盡者。作易之事。變通鼓舞二盡者。用易之事。應酬立象設卦。夢也。繫辭解也。變通變也。鼓舞占也。發臨川分義文。周公未安宜渾之。存疑前章言卜筮之事。此言象卦變通。備卜筮之本末也。盡易非。

此意

聖人何意。吉凶與民同患之意也。此意非言所能盡。又不能使天下默喻。於是立象以盡之。象以最初兩畫言。即下乾坤是也。情偽者。性本善而見之爲情。其不善者。偽也。卦設而時位之消息。當否卽世間情偽的影子。變七八九六之數。通是此卦通到那卦。上利是便利之利。

爾傳就鼓之與。就舞之與。莫適爲之。則謂之神。

我發問便倒落在意上。故下答辭直云。立象以盡意也。意是聖人之意。於奇偶之象見之下。設卦繫辭。立象繫辭。又承設卦。設卦則成六十四卦矣。繫辭則有卦辭爻辭矣。設卦則可以盡天下事之情偽。而聖人之意愈盡矣。繫卦爻之辭。而言亦无不盡。則

皆有以包括之而无餘矣。○聖人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盡天下之事理。則卦爻之辭。能盡天下之言可見也。○變是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之變。卽七八九六之數也。陽數九爲老而七爲少。陰數六爲老而八爲少。老變而少不變。若六爻變則四爻則以不變者爲主。是以七八爲變也。聖人制撰者求卦之法。爲七八九六之變。則所成者何卦。所值者何爻。而吉凶之理。皆有一定矣。由是以卦爻所具之理。見於行事。吉以之趨。凶以之避。則事變以之而通矣。故曰變而通之。變而通之。則民行以濟。有吉利而无凶害。凡可以爲生民利者。无所不盡矣。故曰以盡利。○鼓舞。是以通變之利。鼓舞天下之人。蓋既變通以盡利。人見其利。皆樂爲之。而登壇忘倦。便似有以鼓舞之也。上章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亦是

上設卦繫辭變通鼓舞。皆立象內事。盡情偽盡言盡利盡神皆盡意內事。

○子曰。聖人與民同患之意。本自无窮。願書以載之。而言所難悉者。不能盡筆之於書。言以達之。而意所欲傳者。不能盡發之於言。然則聖人之意。終不可見於天下後世乎。曰非也。聖人固有寓其意者在也。凡以言之所傳者。淺。象之所示者。深。故畫一奇以象陽。畫一偶以象陰。大而天地。小而萬物。悉包括於中。而言不能盡者。立象以盡之矣。由是卽此象而摩盪之。設爲六十四卦。時有消息。位有當否。而天下循性而動者之情。拂性而動者之偽。於此而盡之矣。又於卦之下而繫之以彖辭。爻之下而繫之以象辭。書所以不能盡者。繫辭焉以盡之矣。由是制爲卜筮。

裁爲七八九六之變。使人因發卦爻之理。通之爭爲之際。吉者趨凶者避。行无不宜。而利盡矣。又卽變通者以振民行之情。則有以動其慷慨踴躍之心。吉自趨凶自避。鼓之舞之。莫知誰之所爲。而盡乎神矣。夫立象設卦。繫辭而易之體立。變通鼓舞而易之用行。總之皆所以盡聖人之意也。

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孔疏乾坤其易之緼耶者。上明盡言盡意。皆由於易道。此明易之所立。本乎乾坤。若乾坤不存。則易道无由興起。故乾坤是易道之所緼積之根源也。是與易爲川府與藏。故云乾坤其易之緼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者。夫易者陰陽變化之謂。陰陽變化立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二

繫辭上傳

聖寄願堂

爻以效之。皆從乾坤而來。故乾生三男。坤生三女。而爲八卦。變而相重。而有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本之根源。從乾坤而來。故乾坤成列位而易道變化。建立乎乾坤之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者。易既從乾坤而來。乾坤若毀缺。則易道損壞。故云无以見易也。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不義編所包蓄者。猶衣之著也。易之所有陰陽而已。凡陽皆乾。凡陰皆坤。畫卦定位。則二者成列。而易之體立矣。乾坤毀則卦畫不立。乾坤息謂變化不行。

朱子曰。乾坤其易之緼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這又只是言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易不過只是一個陰陽奇偶。千變萬化。則易之體立。若奇偶不交變。奇純是奇。偶純是偶。去那裏見易。

易不可見。則陰陽奇偶之用亦何自而辨。問在天上如何。曰。問

天地什麼事。此是說易不外奇偶兩物而已。自易道統體而言。

則乾陽坤陰。一動一靜。乃其緼也。自乾坤成列而觀之。則易之爲

道。又不在乾坤之外。唯不在外。故曰乾坤毀則无以見易。然易不

可見。則乾自乾。坤自坤。故又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乾坤其易之緼。緼如緼袍之緼。是個胎骨子。又曰易是包著此理。

乾坤即是易之體骨。易之言乾坤者。多以卦言。易立乎其中。只

是言乾坤之卦既成而易立矣。又曰乾坤成列。易立乎其中。乾坤

只是說二卦。此易只是說易之書。與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之

易不同。行乎其中者。却是說易之道理。又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

其中。以造化言之也。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以卦位言之也。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二

繫辭上傳

聖寄願堂

乾坤成列。便是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卦都成列了。其變易方立乎其中。若只是一陰一陽。則未有變易在。又曰。易有太極則以易爲主。此一段文意。則以乾坤爲主。問乾坤成列。是說兩畫之列。是說八卦之列。曰。兩畫也是列。八卦也是列。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只是陰陽卦畫。沒這個卦畫。憑個甚麼寫出那陰陽造化。何處更得易來。這只是反覆說。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只是說操著求卦。則更推不去。說做造化理。息也得。不若前說較平。

潛室陳氏曰。本義云。乾坤毀謂卦畫不立。乾坤息謂變化不行。此據先天圖言。謂落筆之初。陽畫在右。陰畫在左。只此二畫分在右成行。列而一部易書已在其中。設若當時分此兩畫不成。則易書无自而見。便是乾坤毀无以見易。設若當時作此易書不成。則二

書幾於歇滅。無用。便是易不可見。則乾坤息。此意雖主設易書。然天地大化。亦只如是。

誠齋楊氏曰。六十四卦。其陽爻皆乾之自出。其陰爻皆坤之自出。乾坤二卦。乃六十四卦之與府。三百八十四爻之寶藏。乾坤立。則易立。乾坤隱。則易隱。非乾坤有毀息之理也。言易與乾坤不可以相无也。

運安邱氏曰。易未嘗无。乾坤亦未嘗息。特以卦畫不立。无以見其變易之理。而併於乾坤之功用。不可得而見爾。

雲峯胡氏曰。乾坤即是奇偶二畫。易以道言。畫以兩而相並。故曰。列道以一。而隱乎其中。故曰。立乎其中。畫不列。則道无由而自見。道不著。則畫不能以自行。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二

繫辭上傳

聖賢願堂

廣引易之所有。陰陽而已。凡陽皆乾。凡陰皆坤。可見此乾坤通指百九十二陽爻。百九十二陰爻之定位而言也。本義四句。通指乾坤其易之總綱。而下文之意。已悉該於此矣。易之所有。陰陽而已。看而已字。可見其爲易之綱而發也。○乾坤其易之綱一條。四個易皆同主變化言也。把易對乾坤。則乾坤是定體者。而易字指變化无疑矣。○畫卦定位。則二者成列。而易之體立矣。此謂畫成。橫圖時。節節是陰陽相對。便見是乾坤成列斯時也。雖未論到著策卦爻之陰變爲陽。陽化爲陰處。然其所以陰變陽。陽化陰之體。已立於此。而莫之能外矣。○謂變化者。陰陽之變化也。設若无此陰陽之畫。則所謂變化者。誰爲之乎。故曰。乾坤毀。則无以見易。○謂若无個著策卦爻之變化。則彼圖中之陰陽卦畫。亦徒設而已。故

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易既不可見。乾坤決然是息矣。而乃曰。或幾乎息者。亦從容不急遽之辭。故本義直曰。乾坤息。謂變化不行。○自乾坤列以下。皆以明乾坤所以爲易之得也。○乾坤其易之綱一條。承上文言。固只是設卦立象之事。然繫辭以盡其言者。即言乎此也。通變以盡利者。即此之利也。鼓舞以盡神者。亦即此之神也。

存疑此與下一節是明上文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係意此節專言象卦。下節方言盡意盡情。係所謂乾坤即卦象也。所謂形而上之道。即爲情。係也。○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係。要不外陰陽奇偶二畫而已。故曰。乾坤兩畫。其易之綱。乾坤成列。以下皆發明其意。○易之綱與易立乎其中之易字不同。易之綱之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二

繫辭上傳

聖賢願堂

易是易書。易立乎其中之易。是易之變。○此是言著策卦爻之交相爲用。乾坤毀。則无以見易。見卦爻陰陽二畫。不可无也。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見著策卦爻之變化。不可无也。易不可見。本因乾坤毀。是本无乾坤也。乃曰。乾坤或幾乎息。似无自來。蓋此自聖人兩舉卦爻著策來說。見其不可相无。不可執泥。首尾之相因。執死則難通矣。得意忘言可也。○陰陽奇偶二畫。乃易之體。著策變化。乃易之用。下節形而上之道。形而下之器。是明易之體化裁之變。至指之天下之事業。是明易之用。○要解仇洽注曰。乾坤成列。指奇偶兩畫言。自四象八卦。重而爲六十四卦。只管陽左陰右兩相摩盪。而變化已立其中。此卦畫之變化也。然有此卦畫。則著策所得之九六。便有應值之卦爻。是著策

之變化亦立於其中。存疑專主著策。漢義專主卦畫。兼言之方完備。

主疑六十四卦的變化。乾坤兩畫足盡之。蓋乾坤那有毀時。乾坤變化亦那有息時。特反覆推究。以明象所以當立意。

賁時講多單承立象盡意。與蒙存稍異。此是三折文字。故朱子謂是反覆說。四易字潛室皆謂易書。蒙引皆主變化存疑首。易字主易書。下三易字主變化。今多從存疑。

雖然盡意必在於立象何也。蓋象者。乾坤二畫而已。此乾坤二畫。乃一部易書之骨子。其始易之編邪。何以見之。蓋聖人畫卦。自兩儀而四象。八卦。乾坤二畫。左右對峙。乾坤成列也。而陰陽變化之體已立乎其中矣。向使卦畫不立。則所謂變化者。誰為之。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二

繫辭上傳

聖 寄願堂

乎是乾坤最則無以見易也。乾坤之兩畫。全以陰陽之變化而行。若陰陽之變化不可見。則此乾坤之用。亦幾乎息矣。此乾坤所以為易之淵。而聖人所以盡意。必立象也。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孔疏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是無體之名。形是有質之稱。凡有從無而生。形由道而立。是先道而後形。是道在形之上。形在道之下。故自形外以上者謂之道也。自形內而下者謂之器也。形雖處道器兩畔之際。形在器不在道也。既有形質。可為器用。故云形而下者謂之器也。

程子曰。有形皆器也。无形為道。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須著

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也。○繫辭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

謂之器。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

曰仁與義。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

唯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也。○

如形而上者謂之道。不可按謂字在之下。此孔子文章。○形而

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若如或者以清虛一大為天道。則

乃以器言。而非道也。○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

而上者。與聖人同乎。

張子曰。形而上者。是无形體。故謂之道。形而下者。是有形體。故謂

之器。无形迹者。即道也。如大德敦化是也。有形迹者。即器也。見於

事實是也。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二

繫辭上傳

聖 寄願堂

「本義卦爻陰陽皆形而下者。其理則道也。因其自然之化而裁制

之變之義也。變通二字。上章以天言。此章以人言。」

朱子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上者。指理而言。

形而下者。指事物而言。事物皆有其理。事物可見。而其理難

知。即事即物。便見得此理。只是如此看。又曰。形而上底。虛渾是道

理。形而下底。實便是器。這個分說得極精切。故明道云。唯此語截

得上下最分明。又曰。道是道理。事物皆有個道理。器是形迹

事物。皆有個形迹。有道即有器。有器須有道。物必有則。又曰。可

見底是器。不可見底是道。理是道。物是器。問形而上下。如何

明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別而不相離也。○問伊川云。形而上謂道。形而下謂器。須著如此說。曰。這是伊川見得分明。故云須著如此說。形而上者是理。形而下者是物。如此開說。方見得分明。如此了方說得道不離乎器。器不違乎道處。如爲君須止於仁。爲臣須止於敬。爲子須止於孝。這皆是道理。合如此若不慈地。索性兩邊說。怎生說得通。又曰。器亦道。道亦器也。道未嘗離乎器。道只是器之理。這人身是器。語言動作便是人之理。理只在器上。理與器未嘗相離。○問明道云。陰陽亦形而下者。而曰道只此兩句。截得上下分明。截字莫是斷字。誤。曰。正是截字。形而上。形而下。卽就形處。體合分別此正界至處。若說作在上在下。便是兩截矣。○問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如何分形器。曰。形而上者謂理。理有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二

繫辭上傳

聖賢堂

作用便是形而下者。問陰陽如何是形而下者。曰。一物便有陰陽。無暇生殺皆見得是形而下者。事物雖大皆形而下者。理雖小皆形而上者。○問形而上者謂之道一段。只是這一個道理。但卽形器之本體。而不離乎形器。則謂之道。就形器而言。則謂之器。聖人因其自然。化而裁之。則謂之變。推而行之。則謂之通。舉而措之。則謂之事業。裁也行也。措也。都只是裁行措這道。曰。是。○通是通其變。料已裁定者。推行之。卽是通。謂如占得乾之履。便是九三變。如乾乾不息。則是我所當行者。以此措之於民。則謂之事業也。○問易中多言變通。通字之意如何。曰。處得恰好處便是通。問往來不窮謂之通。如何。曰。處得好便不窮。通便不窮。不通便窮。問推而行之謂之通。如何。曰。推而行之。便就這上行將去。且如九龍有悔。是

不通了。處得來无悔便是通。變是就時就事上說。通是就上面處得自處說。故曰通其變。只要常教流通不窮。

誠齋楊氏曰。此一節所以別言易道之體。極言易道之用也。何謂體。曰。道。曰。器。是也。何謂用。曰。變。曰。通。曰。事業。是也。

潛室陳氏曰。一物必有一理。道卽器之理。器既有形。道卽因形顯。此是分開不得底事。先聖欲悟後學。不奈何指以示人。所以似言形者。見得本是一物。若除了此字。止言上者謂之道。下者謂之器。却成二片矣。

雲峯胡氏曰。形者。謂動而可見之時。自此而上則无體。故謂之道。卽上文所謂易也。自此而下則有體。故謂之器。卽上文所謂乾坤奇偶之畫也。理一而神。氣兩而化。聖人因其自然之化而裁制之。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二

繫辭上傳

聖賢堂

故謂之變。理无窮。化之生也。亦无窮。聖人則裁制之爲六畫。裁爲上下。爲內外。裁有定體。行无定用。如乾之變。當潛而行。潛之事。則潛爲通。當見而行。見之事。則見爲通。事者。業之未成。業者。事之已著。

蒙引。此亦承上文而言。蓋卦爻陰陽之說。正以爲萬理之具。理无形者也。卦爻有形者也。始初聖人。因見天地間有許多道理。故設爲此卦爻變化。以該載之。卽所謂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者也。是先有是理。而後有是象也。卽今只把這卦爻交來。看個上面。都有一層道理在。而卦爻不過其象貌耳。○語類問。形而上下。何以形言。朱子曰。此言最的當。設若以有形无形言之。便是物與理相間斷了。愚謂此大學所以不言窮理而言格物也。便見吾儒之

言道與佛老不同。○自然之化指每節之分二指一揲四歸奇時而言。裁通指三揲之後裁爲六七八九之數而言。既通裁爲六七八九之數。則何者爲動何者爲靜。皆截然有定矣。却就所當動之爻象。所著事理之當然者。推而行之於事爲之間。則吉者吾順而趨之。凶者吾避而改之。亦通也。故曰推而行之謂之通。謂推所著之理而見之於行也。○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舉此道之行於變通者。而措之天下之民。使天下之民咸用之以趨吉避凶。則何事不成。何業不立。故曰云謂之事業也。此章變通以人言。則是自制法而言。當歸之聖人也。其真所舉而措者。卽道也。存疑乾坤成列。卽卦爻陰陽也。陰陽二畫成列於方案之上。顯然而可見。是有形之物也。形可見也。若夫卦爻陰陽所具之理。隱於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二

繫辭上傳

美寄願堂

卦爻陰陽之中。不可以形見。此形而上也。形而上則謂之道焉。蓋凡象中所盡之意。卦中所盡之情。偶是皆形而上之道也。別無個形而下。只卦爻陰陽對形而上者言。故謂之下。爾器者有用之成材。卦爻陰陽皆是有用之物。故謂之器。○化是善策之化。四營而成易。三變而成爻。此皆自然之化也。通三變計之。所得九六七八。因其化而裁之也。○自三變而十八變。皆化裁也。○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是明上文變而通之以盡利句。言變而通之固足以盡利矣。然何以謂之變。化而裁之謂之變也。何以謂之通。推而行之謂之通也。○義首二句。申立象設卦意。化裁二句。申變通盡利意。舉而措之。向申裁歸盡神意。

法疑此發乾坤所以組易而象之盡意處

○此節若泛說道理。無處說不去。然當以貼立象講爲正意。○形而上二句。是看道理最喫緊處。尤宜體認。○時講以化爲乾坤自然之化。又或謂化根道器來。卽其自然處俱未明。據裁爲七八九六之數。化與裁相連。豈得別有所指。依象存照。揲蓍說。是化卽變字意。不必求深。裁者裁定七八九六之數。則陽變陰陰變陽矣。時講或謂陽裁爲陰。陰裁爲陽。多一折。○事業有屬聖人說者。然就天下泛說自爻。

講夫象立而意何不盡哉。是故乾坤之畫。一陰陽可見之形也。自此形之超乎法象而上者。斯太極之理。主宰乎器者也。則謂之道。道固乾坤之精也。自此形之著於法象而下者。斯奇偶之質。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二

繫辭上傳

美寄願堂

承載夫道者也。則謂之器。器固乾坤之迹也。若因著象自然之化。而裁爲七八九六之數。陰陽互易。惟變所適。是謂之變。推此化裁之變。而行之日用事爲之間。則吉凶明而事无所疑。趨避決而行无所滯。是謂之通。至舉此變通之法。措之天下之民。使皆罔筮以求變。因變以求通。則事无不成。業无不定。謂之事業。其要皆乾坤變易之爲。而立象盡意益信矣。是故大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孔疏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至是故謂之爻者。於第八章已具其文。於此更復言者何也。爲下云極天下之賾存乎卦。鼓

天下之動存乎辭。爲此故更引其文也。且已下又云存乎變存乎通。存乎其人。廣陳所存之事。所以須重論也。

不義重出以起下文。

臨川吳氏曰。象其物宜。謂文王之象。申設卦以盡情。爲一句。繫辭以斷吉凶。謂周公之爻。申繫辭焉。以盡其言。一句。按此說亦可。參看然終不可拋却立象盡意。而專申設卦繫辭也。

串帶說爲是。

蓋義上言聖人作易之事備矣。此言立象設卦繫辭之原。以見易用所由出。以起下文用易之事也。

王疑此節解詳見第八章。但彼處象爻平重。此處只單重象。爲立象盡意發也。玩是故夫象四字。而爻不用。是故夫爻可見。蓋爻在

象中。

象中。

象中。

象中。

固立象象字。但以奇偶二畫言。前面故謂之象象字。以全卦言。字

義不同。觀下節本義云。卦卽象也。可見此節象字亦當指卦。蓋

上文立象設卦並言。不得不分。此處象與卦合看。象卽卦也。卦

卽象也。上文立象設卦繫辭作三項。此處繫辭又指爻說。總

是會其大意。不必拘泥。此處不用深講。只是遞下語。

聖人固立象盡意矣。象豈无所見而能立哉。聖人有以見天下

之賾。莫非道也。於是擬諸其形容。而畫卦以象其事物之宜。是

故謂之象。象立而卦成。卦成而爻生焉。爻亦非无所見也。聖人

有以見天下之動。亦莫非道也。於是卽其動而觀衆理之會通。

以行其不易之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夫象立

矣。卦設矣。繫辭焉而旨以盡矣。聖人之意何不盡也。

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

孔疏。極天下之賾。存乎卦者。言窮極天下深賾之處。存乎卦。言觀

卦以知賾也。鼓天下之動。存乎辭者。鼓謂發揚。天下之動。動有得

失。存乎爻。卦之辭。謂觀辭以知得失也。

不義卦卽象也。辭卽爻也。

朱子曰。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謂卦體之中。備陰陽變易之形容。

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是說出這天下之動。如鼓之舞之相似。卦

卽象也。辭卽爻也。大抵易只是一個陰陽奇偶而已。此外更有何

物。

聖人胡氏曰。窮天地萬物之象。而歸諸卦。故曰極。發天地萬物之

理。而見乎辭。故曰鼓。

理。而見乎辭。故曰鼓。

理。而見乎辭。故曰鼓。

理。而見乎辭。故曰鼓。

存疑。象因天下之賾而立。是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也。爻因天下

之動而立。是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也。爻辭既立。自有以鼓舞天

下之人。使之震盪然趨吉避凶而忘倦。故曰鼓天下之動。

渠說極數之謂極。鼓發之謂鼓。道无可見聞。辭以鼓發之。使聞於

人也。

至疑。極鼓二字有工夫。卦不言象。辭不言爻。省文耳。

身易實義。此下言衆人用易之事。

謹夫卦之象。既因賾而立。用易者欲於物宜之賾。極其窮盡。而无

遺。則存乎卦而已。爻之辭。既因動而繫。用易者欲於吉凶之動。

鼓其趨避。而不倦。則存乎辭而已。極之鼓之。而聖人之意可畢

矣。

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亂疏化而裁之存乎變者謂覆說上文化而裁之謂之變也推而行之存乎通者覆說上文推而行之謂之通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者言人能神此易道而顯明之者有在於其人若其人聖則能神而明之若其人愚則不能神而明之故存於其人不在于易象也按孔疏以存乎德行為賢人神而明之為聖人大謬

程子曰易因爻象論變化因變化論神因神論人因人論德行大體通論易道而終於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本義卦爻所以變通者在人之所以能神而明之者在德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二

繫辭上傳

李富順堂

或問化而裁之謂之變化而裁之存乎變如何分朱子曰上文化而裁之與做變下是就這變處見得化而裁之○神而明之一段却與形而上謂之道相對說自形而上謂之道至於變通事業是自至約處說入至相處自極天下之隨者存乎卦至神而明之又自至相上說入至約處然而成之不言而信則說得又微矣

趙安師氏曰上文五謂者皆聖人作易之用此六存者則聖人之用夫易也前言變通而歸之事業推易道於民也此言變通而歸之德行存易道於已也

陸家湖氏曰自形而上之道至事業由至微推出至著自極天下之隨至德行由至著收歸至微上繫凡十二章末乃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蓋欲學者自得於書言之外也自立象盡意至鼓天下

之動者有乎辭反覆易之書言可謂盡矣永乃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然則易果書言之所能盡哉得於心為德履於身為行易之存乎人者豈有存乎身心而不徒存乎書言者矣

蒙引神明即神明乎變通也蓋神明字有主宰運用之意如今人之所以能妙象理而宰萬事者是其神明也故變通之法非有人以神明之不行也○若究神明二字之義則神字有妙道主宰之意明字有精義昭著之意此皆於變通之際見之○凡占易者得其卦爻其辭占所指固自明白但善用之則在其人蓋辭占所示

譬如舉業題目為說個主意而已至於依這主意做出文章來有十分學問者做到十分文章有五六分學問做到五六分文章的又有與說道主意如此他却自做差了豈不存乎其人而學問即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二

繫辭上傳

李富順堂

在平素所養也其說明白易曉○神而明之費得不存乎其人且如占得坤卦者其辭曰西南得朋東北喪○若有行者難得此占而東北方有父兄之託焉有親識之契焉則東北自可以得朋而東北即是西南矣以此觀之神而明之豈不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此兩句是相喚一個道理也猶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述而不作者次是信而好古信而好古者次是述而不作默而成之者次然不言而信不言而信者次然默而成之○既曰存乎其人而又曰存乎德行方知上所云其人乃有德行之人也○不可說人字只是勢常人也故孔子於下文即繼之云云明其為有德行之人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明其所以神明之妙不假言說也猶其四體不言而喻之意○默而成之與神而明之却有分別

蓋神明只當變通之時而言。默而成之却指平素涵養而言。非指變通時言也。

據此說有辨在後。

蒙引又云。默而成之。謂其向曾著實做工夫。來於人倫之大。及凡處事應物的道理。一一皆實了。是謂成之也。此成字如成器成德之成。有所謂行於未信之前之意。故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也。德行者。躬行心得之名目也。不言而信。應上句默而成之。難解作他人信之。當作一一皆實之意。謂其默而成之。雖是不言。而一一皆實也。既有此德行。則於誠筮之際。自有神明乎變通者。而吉无不刊也。

按默成就人倫事物上。一一皆實說。是神明前一層話。故有黃楚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二

繫辭上傳

李 寄願堂

之際云云

蒙引又云。一說默而成之。即默成其神明之妙也。存乎德行。即主此人之德行也。如此說。則默成與神明。是一時事。猶神明與變通。亦一時事。前說以默成爲平素之涵養。殆非也。○人之所以能神明而明之者。在德。是所以能神而明之。即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也。○神而明之。即神明乎變通也。默而成之。即默成乎神明也。之字各有所承也。默則不言。信則成矣。信則一一皆實也。非徒能言說者也。

我蒙引講默成句。後說胸中。

存乎德行。一化裁推行也。上曰。謂之變。謂之通。此曰存乎變。存乎通。何也。上之化裁推行。作易也。此之化裁推行。用易也。謂化而裁之。

固謂之變矣。人之所以化而裁之者。則存乎聖人化裁之變焉。蓋

不是卦爻具有如此之變。人何自而化裁之。推而行之。固謂之通矣。人之所以推而行之者。則存乎聖人推行之通焉。蓋不是卦爻具有如是之通。人何自而推行之。○變通固在乎易。人之所以神明乎變通者。則在乎人。蓋卦爻所著事理。豈不昭然明白。然人不善用之。亦不見其妙矣。如左傳所載陳敬仲奔齊。南蒯將亂所占之事。皆得於卦爻之外者。雖其間不无虛飾。然亦必有個巴鼻。於此可見神明處。○不言而信。是足上默而成之句。德行是得於心而見之行事也。有是德行。自然能默而成之。不言而信矣。○言人之用易。而推到德行處。可謂探本之論矣。後世術數之學。焉有此等議論。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二

繫辭上傳

李 寄願堂

漢程仇淪柱曰。神而明之。此之字指變通之理言。默而成之。此之字亦指變通言。蓋既能神而明之。則此理自然默成於心。不待言說而自信也。蒙引謂默成其神明者。終少理會。不言而信。只是申足上句。非有兩意。

王陽明變通二句。輕合上節。只引起下文。以歸重神明上。玩而字。神明當串說。其人且虛講。即下德行之人。

按自是故。夫象以下三節。是一意。以謂之象。謂之爻。引起存乎卦。存乎辭。以存乎卦。存乎辭。引起存乎變。存乎通。以存乎變。存乎通。引起起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云云。又只是足神而明之意也。蓋前而說作易之事已詳。此三節專爲用易言。要在神而明之也。

圖卦文既具。著策與爻化而裁之。而謂之變。是易中先有化裁之變也。用易者於方操之時。因其自然之化而裁之以定老少動靜之象。則存乎聖人化裁之發。推而行之。因謂之通。是易中先有推行之通也。用易者於既推之後。因變之所示。推而行之。事爲之間。則存乎聖人推行之通。若夫於變通之道。主宰運用。極其圓妙。又極其精微。是謂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焉。神明則默成矣。未嘗規規焉。擬議於變通之迹。而自然完具者也。默成則不言而信矣。未嘗屑屑焉。講求於變通之粗。而自然孚契者也。此則存乎其人之德。行德之盛。行之熟。舉變通之理。體備於身。故用易之際。神明不測也。信乎易非聖人不能作。亦非聖人不能用也。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二

繫辭上傳

奎 寄願堂

右第十二章

疏論楊氏曰。此章言聖人作易之意。其散在六十四卦之爻象。其聚在乾坤之二卦。聖人用易之道。其散在天下之事業。其聚在一身之德行也。又曰。易有三。一曰天易。二曰人易。三曰地易。乾坤是矣。天易也。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作易也。存乎其人。存乎德行。人易也。有聖人焉。能行易之道。神而明之。默而成之。則易不在天。不在人。而在人矣。

家引自書不盡言至謂之事業。皆言聖人作易之事。自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至存乎德行。其指歸皆用易之事。

疏論此章首言作易。後以用易而歸之德行也。上一截以立象盡意。爲主。乾坤二節。以申明此句。下節以神明默成爲主。標點等語。

告引起此句也。作易者唯立象以盡意。用易者貴得意而忘象。按誠齋以散在天下之事業。連下文觀。按落應季。前依象引。爲是。

○此章分兩截看。前三節言作易。後三節言用易。首節言立象盡意。是主腦盡情。隱在意中。盡言亦所以因象而盡意。又推到盡利盡神。亦意之所及者也。次節以乾坤二畫明立象之實。而反覆言之。以見不立象。則不能盡意。三節又正言立象盡意。以申明首節。形即象也。形上爲道。道是意之所存。在下言變通事業。以與首節盡利盡神相應。四節是過渡語。引起象又五節。特以爻末節言。聖人用卦爻。歸重在神明句。而又歸本於其人之德行。道理方盡。蓋能神明。則可體會於意言之中。亦可解悟於言之外。而何患不盡言不盡意乎。○常說到末節是得意忘象。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二

繫辭上傳

奎 寄願堂

以將象字看得輕。愚謂作易者立象以盡意。用易者因象以會意。較安。形而上二語。本指易言。而天下事物。无不該貫。後復言道者。勸以此爲綱柄。○神而明之。是學易之要。而亦凡事皆然。聖人之言。四面八方。皆照管得著。

易經詳說卷四十二終

劉錫齡贈錄

下傳

成

家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父在基。書韻藻。

孔氏言八卦各成列位萬物之象在其八卦之中也。因此八卦之

所以然者。正其本。則其末自正。而無少
寡而更重之。萬物之文在其所重之中矣。然
寡亦有文。文亦有寡。而無少

所以等類在卦爻類在重者卦則爻生而象多重則爻多而象少故任卦舉象在重論爻也。

預孔躍象爻並言萬物失之泛當只就卦爻說。

本義成列謂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類。象謂

卦之形體也。因而重之。謂各因一卦。而以八卦次第加之。爲六十

四也爻六爻也既重而後卦有六爻也

易經詳註

卷四十三

紫辭下傳

一寄願堂

朱子曰。八卦所以成列。乃是從太極兩儀四象漸次生出。以至於此。畫成之後。方見其有三才之象。非聖人因見三才。遂以已意思。羅而連畫三爻以象之也。因而重之。亦是因八卦已成。各就上兩節次生出。若旋生逐爻。則更加三變。方成六十四卦。若併生全卦。則只用一變。便成六十四卦。雖有遲速之不同。然皆自然漸次生出。各有行列次第。畫成之後。然後見其可蓋天下之變。不是聖人見下三爻。不足以盡天下之變。然後別生計較。重畫上三爻。以盡之也。此等皆是作易妙處。方其畫時。雖是聖人。亦自不知裏面有許多巧妙。奇特。只是要人細心體認。不可草草立說。問八卦成列。只是說乾兌離震巽坎坤。先生解云之類。如何。曰。所謂成列者。不止只論橫圖。若乾南坤北。又是一列。所以云之類。問象只

是乾兌離震之象未說到天地雷風處否曰是然八卦是一項看

象在其中、又是這個看又問成列、是自一奇一耦畫到三畫處其

中逐一分看便有乾兌離震之象否曰是

商輅器氏曰請在其中者言非自外至也

國華曰日月象其主貝象在卦先謂卦以立象則象在

雲峯胡氏曰八卦成列卽先天八卦橫圖也。因而重之六十四卦。

橫圖也。象非特天地山澤之類。卽八卦之畫成列。而象卽在畫中。

矣。

引八卦成列指卦畫而言象在其中者蓋八卦既成列則三奇

繫辭下傳

卷四三
二 寄贈堂

卷四十二

繫辭下傳

寄願堂

陽之下者。巽之象云云。象豈出於卦畫之外哉。此象字與聖人設卦觀象及是故謂之象象字不同。只謂卦之形體也。形體猶言模樣耳。八卦成列。總說象在其中。逐項說此時只說得卦。未說得爻。未有六爻。雖三畫之卦。亦不可謂之三爻。必有六爻。後分卦之上下體而言上三爻則有之矣。八卦成列時。只可謂之三畫。不可謂之三爻。成列是只一奇一耦。生到三畫時也。其中逐一分看。則八卦各有象矣。○水義成列。謂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此以橫圖而言也。故有一二三四等之數。若圓圖則有順逆之分矣。其曰之類。舉此以該圓圖也。○嘗竊疑朱子當時只可定作橫圖說。則於因重之勢爲順。所謂聖人作易之根源也。○三才之象之說。乃朱子舊說也。今本義既解象字爲卦之形。

則用不得此說矣

若此此是再說聖人作易之事。八卦成列如上篇剛柔相摩。因而事之如上篇八卦相盪。八卦成列。是言兩儀至八卦蓋聖人作易。自兩儀而四象。自四象而八卦。八卦既繁。自乾一爻二以至坤八。此八者成行列於簡策。則卦之形體昭然可見。故曰象在其中。如乾則三畫純陽之象。坤則三畫純陰之象。震坎艮則一陽二陰之象。巽離兌則一陰二陽之象。其象舉不外乎此。○因而重之。是言八卦重為六十四卦。即上篇所謂八卦相盪。第九章所謂兼三才而兩之也。三畫之卦。未可言爻。必六畫具。方可言爻。蓋爻者交也。交者變也。六畫具始有變化。故曰爻。第十章曰道有變動。故曰爻。其意可見。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三

繫辭下傳

三 寄頤堂

我本義以先天橫圖言八卦。因重却以八卦相加。不用加一倍法。似可疑。不如八卦卦圖說。

講易理盡於吉凶。吉凶原於爻象。爻象何自而立哉。聖人作易。由兩儀而四象。而八卦。次第成列。則乾坤列而純陽之

六子列。而雜陰雜陽之象昭然。即在成列中矣。由是因已成之卦。各以八卦次第加之。倍三而六。以成六十四卦。則內外備而

貞悔全。遠近貫。應此應承之爻。燦然在各卦中矣。此易之體所以立也。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凡讀上繫第二章。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變化之實在剛柔相推之中。剛柔即陰陽也。論其氣。即謂之陰陽。語其體。即謂之剛柔。

也。繫辭於爻卦之下。而呼命其卦爻吉凶得失。則適於變動。好惡故在其繫辭之中也。

本義剛柔相推。而卦爻之變往來交錯。无不可見。聖人因其如此。而皆繫之辭。以命其吉凶。則占者所值當動之爻象。亦不出乎此矣。

國問變字。是總卦爻有往來交錯者。言動字。指占者所值當動底爻象而言。否。朱子曰。變是就剛柔交錯而成卦爻上言。動是專主

萬占之爻言。如一爻變。則占者以上爻為主。這上爻便是動處。如

五爻變。一爻不變。則占者以不變之爻為主。則這不變者便是動處也。

節齋蔡氏曰。剛柔爻之體相推。謂剛推柔。柔推剛也。唯其相推。故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三

繫辭下傳

四 寄頤堂

能成其變。繫辭於象之辭。即其變而命之。故能鼓其動也。

聖人胡氏曰。爻之為言。交也。有交則有變。故剛柔相推。而變在其中。變統指卦爻而言。動專指所值之變爻而言也。繫辭焉而命之。

則文王周公之易也。

系引天文地理。人事物類。一剛一柔盡之矣。二者之外。再无餘物也。故凡剛者。皆柔之所推也。凡柔者。皆剛之所推也。而易卦中只

是剛柔二者而已。非剛則柔。非柔則剛。在剛皆柔之所推。在柔皆

剛之所推。此立象盡意也。一句不義。所以有變化二字也。主流行

者言也。剛推柔。則柔來而剛往。柔推剛。則剛來而柔往。一往一來

之間。便見是變矣。所謂剛柔相推。而卦爻之變往來交錯。无不可

見也。承上文言。自一畫信而為三。則象已具。又自三畫變而為

六則爻以備故即是以觀但見剛柔二者迭相推變而卦爻之變
注來交錯無不可見此只據六十四卦言蓋六十四卦之生總是
一每生二而一陰一陽只管相按出來而變即在此矣此變字指
陰陽相錯說未說到卜筮之變處卜筮之變則下文所謂動者也
○繫辭焉而命之謂運卦逐爻各繫以辭而命其吉凶也命告也
此時只謂之辭未謂之占動後方見占繫辭焉而命之非動也然
動已在其中矣○講動在其中矣大畧云一爻變則即此一爻
是其動者也二爻變則即此二爻變是其動者也三爻變則動在
本及之卦矣四爻五爻變則動在之卦不變爻矣以至六爻俱變
其動又不在于之卦乎六爻俱不變其動又不在于本卦乎然二
爻俱變者則以上爻為主二爻俱不變者則以下爻為主亦何者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三

繫辭

五 帝願堂

而有出於聖人繫辭命占之外也哉○問因而重之亦可謂之動
在其中剛柔相推亦可謂之動在其中而必繫之繫辭焉而命之
下者何也動主占非聖人繫辭而命吉凶則無以定其占而占者
亦安得因其所繫以斷吉凶耶所以必繫之此也○本義占者所
值當動之爻象爻爻也象卦象也與下條本義因卦爻之動而後
見相應此象字又與上條象在其中之象字不同矣上是三畫之
象此象字即下文象也者像此者也
○序疑剛柔相推變在其中即是上篇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意象引
以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以至六十四卦為往來相推恐未是
蓋此意八卦成列因而重之內已有了不應於此重說且聖人欲
著策卦爻之變上繫辭命占若以兩儀八卦六十四卦為變此時

未有著策卦爻辭何由繫又此二條是言象爻變占四者依象引
之說只是象爻占而無變矣此一亦可疑也○凡易中說變是謂
著策卦爻上說蓋卦爻之變皆於著策上見也○承上文言卦爻
既具則著策斯行著策之數有三偶而六者焉六老陰也陰則變
為七之少陽是剛推去柔柔變為剛也有三奇而九者焉九老陽
也陽則變為八之少陰是柔推去剛剛變為柔也故曰剛柔相推
變在其中變是易之用最為要緊無變不成易故繫辭傳中每
言之○往來交錯要說得明白剛推去柔柔變為剛陰往而陽來
也柔推去剛剛化為柔陽往而陰來也一往一來其交錯可見矣
○剛柔之變連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言惟六十四卦三百
八十四爻剛柔有相推變化之妙則卦爻之所由成而為斯民占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三

繫辭下傳

六 帝願堂

著之用矣故聖人因其逐卦逐爻皆觀象而繫之辭以明吉凶以
備斯民之用也○夫繫辭焉以盡言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
聖人觀象繫辭以明吉凶則擇著求卦者所值當動之爻象就正
聖人繫辭之中矣如擇得乾卦六爻皆九則乾變之坤而動在坤
之家辭擇得乾卦上五爻皆七下一爻獨九則乾變之姤而動在
姤之卦辭如二爻三爻皆九則之遯之否皆有可推矣如擇得坤
卦六爻皆六則坤變之乾而動在乾之家辭擇得坤卦上五爻皆
八下一爻獨六則坤之後而動在復之卦辭如二爻三爻皆六則
之臨之泰皆有可推矣要在以類而推
○某說變亦只在卦爻上說不涉動義據卦爻只有辭那見其動然
聖人惟恐人不知吉凶則示人所值當動之占正在此故曰動在

其中此還未動。乃豫計其動也。

既剛柔相推。即是剛變為柔。柔變為剛。故云爻在其中矣。有疑之辨。亦是但且。津說不必遂着。着策上。剛推柔出。柔推盪出。剛來非謂剛推去。柔推去剛也。前面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亦可依此看。本義當動之爻象。是承首節象爻二字說。繫謂卦也。依朱子占法。有看爻者。有看卦者。故此節皆兼卦爻說。剛象既立而爻斯具。則卦爻无非剛柔也。然剛不生於剛。有柔以推之而生。斯柔變為剛矣。柔不生於柔。有剛以推之而生。斯剛變為柔矣。爻不已在其中乎。惟變則時之消息位之當否異焉。聖人於其息而當者。則繫辭而命之吉。於其消而不當者。則繫辭而命之凶。雖未見之於策。而為占然。占者所當當動之爻象。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三

繫辭下傳

七 寄願堂

亦已在其中矣。此吉凶之所以明也。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既註有變動而後有吉凶。

凡既云動在繫辭之中。動則有吉凶悔吝。所以吉凶悔吝生在乎所動之中也。

本義吉凶悔吝皆辭之所命也。然必因卦爻之動而後見。

既既中行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主動爻而言也。如情偽相感。遠近相取。好惡相攻。皆是動也。

蒙引此動字。只是卦爻動。不可以事為言。蓋吉凶悔吝雖已備於繫辭之時。然事未至而著未撰。則卦爻亦无由動。卦爻既未動。則吉凶悔吝雖曰定於卦爻之中。而已无由見其孰吉孰凶。孰為悔。

吝而孰為不悔吝也。

釋此句。是足上文之意。與上文相發明。言聖人繫辭焉。以明吉凶。占者所值當動之爻象。固在其中矣。然方其著未撰。卦爻未得。吉凶悔吝雖在各卦各爻之下。亦无由而見。必待卦爻之動而後見。蓋著既撰。卦爻既得。由是即卦爻以其辭而執吉執凶。俱有可考矣。故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蓋占以辭寓辭。以占顯爻。相成也。故曰相足說。

要解仇洽柱曰。繫辭而有吉凶悔吝。本在未求卦之先。迨占卜之後。得一卦一爻。而吉凶悔吝各有所值。此所謂生於動也。

既離辭之所命。无非吉凶悔吝也。以上文只說得繫辭焉而命之。而未及乎吉凶悔吝也。故以此語足之。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三

繫辭下傳

八 寄願堂

既此節雖是足上語。却是掉轉說。另一層意。生字非謂繫辭之始。

是因卦爻之動。而見吉凶悔吝之辭。故本義以見字替生字。

關夫動雖寓於辭。而辭因見於動。吉凶悔吝皆辭之所命。然著未撰。則辭亦較于易而未見也。惟撰著求卦之後。動在何卦。而後

卦之辭以昭動在何爻。而後爻之辭以著。是吉凶悔吝不以動而生乎。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

孔疏剛柔者立本者也。言剛柔之象。在立其卦之根本者也。言卦之根本。皆由剛柔陰陽而來。變通者趨時者也。其剛柔之氣。所以改變會通。趨向於時也。若乾之初九。趨向勿用之時。乾之上九。趨向亢極之時。是諸爻之變。皆臻趨於時也。

本義一剛一柔各有定位自此而後變以從時

朱子曰此兩句亦相對說剛柔者陰陽之質是移易不得之定體故謂之本若剛變為柔柔變為剛便是變通之用又曰變通便只是其往來者

鄭康成曰剛柔者變通之本體變通者剛柔之功用

鄭氏曰剛柔之體其體一定如木本之植立因著之變其用相通隨時所遇而就之剛或化柔柔或化剛也此承剛柔相推變在其中之語而言著之變也

象引承上文而言吉凶悔吝生於卦爻之動以卦爻之動言之其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三

繫辭下傳

九 寄願堂

始也一剛一柔各有定位是剛柔乃立本者也剛變而通於柔柔變而通於剛惟變所適而已是變通乃趨時者也此當依啓蒙考索古例而朱子語錄及臨川吳註皆與本義合矣此變通是著著之變與變在其中之變不同剛柔立本以本卦言變通趨時對之卦言一剛一柔此一字不可拘例卦爻或六畫皆剛者有之或六畫皆柔者有之或一剛五柔者有之或一柔五剛者有之但以易之所有不過剛柔二者而已故云一剛一柔也剛柔立本所謂交易而對待者乎變通趨時所謂變易而流行者乎理與書皆然也此章之言主書不可以吉凶悔吝生乎動為申繫辭傳而命之一條亦不可以剛柔立本為申剛柔相推變在其中一條蓋自首章至此以及下文節節相承深味自見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三

繫辭下傳

十 寄願堂

根基也。象引謂變通與變在其中之變不同此是承上說似不可分總以卦爻之變為是其與上章變通却不同上章通字屬人事此屬卦爻。臨川曰悔吝固生乎動今以卦爻之動言之方未動之時一剛一柔有一定之位截然不可移易所謂立本者也及據著而卦爻既動剛或變而通於柔柔或變而通於剛剛變通柔者是趨其進極而退之時柔變通剛者是趨其退極而進之時非趨時而何蓋時之所在動之不能違也。臨川者貞勝者也。臨川註誠貞訓正謂守貞正能勝此吉凶與本義不同本義貞正也常也物以其所正為常者也天下之事非吉則凶非

凶則吉常相勝而不已也。

朱子曰：貞只是說他體處常常如此。○貞常也。陰陽常只是個相勝。○如子以前便是夜勝。○晝子以後便是晝勝。○夜○吉○凶○者○貞○勝○者○也。○這一句最好看。○這個物事常在這裏相勝。○一個吉便有一個凶。○在後面來。○這兩個不是一定住在裏底。○物各以其所正為常。○正是說他當然之理。

通齋徐氏曰：先言變動而後言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以動詳於變。○故也。○先言吉凶。○悔吝而後止言吉凶者。○以吉凶者。○悔吝之積也。○又承上言。○剛柔變通則吉凶見矣。○而吉凶二者則常相勝而不已也。○見卦爻之占。○只有此二者而已。○言吉凶則該悔吝。○悔吝凶而趨吉。○各自吉而向凶也。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三

繫辭下傳

主 寄願堂

序此申明上文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吉凶悔吝生乎動意。○貞只是常字。○本義欲解釋明白。○故多着字以發明之。○曰：貞正也。○常也。○物以其所正為常者也。○言聖人所命之辭。○有吉凶。○是吉凶二者常相勝而不已。○蓋天下之事。○非吉則凶。○非凶則吉。○當其吉時則无凶。○是吉勝凶也。○當其凶時則无吉。○是凶勝吉也。○更无吉凶並立之理。○故曰：貞勝。

○貞字只作常字。○其簡捷可從。

○去勝字宜味。○如兵家交相克敵一般。

○蓋天下之事。○非吉則凶。○非凶則吉。○當其吉時則无凶。○是吉勝凶也。○當其凶時則无吉。○是凶勝吉也。○更无吉凶並立之理。○故曰：貞勝。

○蓋天下之事。○非吉則凶。○非凶則吉。○當其吉時則无凶。○是吉勝凶也。○當其凶時則无吉。○是凶勝吉也。○更无吉凶並立之理。○故曰：貞勝。

而常勝凶。○凶有當然則凶為正。○而常勝吉。○此理所必然者也。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援註疏。○貞皆訓正。

程子曰：天地之道。○常垂象以示人。○故曰：貞觀。○日月常明而不息。○故曰：貞明。

本義說：示也。○天下之動。○其變无窮。○然順理則吉。○逆理則凶。○則其所正而常者。○亦一理而已矣。

朱子曰：吉凶常相勝。○不是吉勝凶。○便是凶勝吉。○二者常相勝。○故曰：貞勝。○天地之道。○則常示日月之道。○則常明。○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天下之動。○雖不齊。○常有一個是底。○故曰：貞夫一。○隱峯胡氏曰：上繫於吉凶。○悔吝无咎之義。○發之詳矣。○獨貞字未發。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三

繫辭下傳

主 寄願堂

故於下繫發之貞者。○正而固也。○本義曰：正而常。○何哉。○固者。○人事之當然。○常者。○天理之必然。○天下之動。○非吉勝凶。○則凶勝吉。○二者常相勝而不已。○然亦天下之正理也。○人之所為。○正則吉。○不正則凶。○則雖其動也不一。○而常有至一者存。○亦不外乎此。○至正之理而已。○天地日月之道。○亦猶是也。

繫引吉凶二者之在天下。○非此勝彼。○則彼勝此。○常相勝而不已者。○也是何也。○物物各有正。○而常底道理。○如天地之道。○其所正而常者。○示人而已矣。○日月之道。○其所正而常者。○明照而已矣。○若夫天下之動。○其變无窮。○然所正而常者。○一理而已矣。○蓋天下只一個理。○人之動。○非順乎理。○即逆乎理。○順理則吉。○逆理則凶。○惟一理之所在。○而視其順逆。○以為吉凶耳。○此卦爻之占。○所以只有此二者而已。○朱子曰：

其順逆。○以為吉凶耳。○此卦爻之占。○所以只有此二者而已。○朱子曰：

天下之動雖有不齊。常有一個是底。此說最妙。蓋只把此道理做兩定。則在那裏。惟隨其順逆。以為吉凶耳。上言吉凶。只據逆而言。下言貞夫。一三句。是言其所以然。天地之道。貞觀者也。乃止。謂形體下文是也。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所謂貞觀者也。

存疑此又發明吉凶貞勝意。天地日月是起下文。不甚重。上面吉凶貞勝。虛說此又推本其所以然處。言吉凶之所以貞勝者。只是以一理之順逆。而為吉凶。兩蓋探本之論也。集說觀即天地之貞。明即日月之貞。加一道字。從其運用處指點出來。

兩貞有正常一異常的意。較多常處即其正。非兩意。去疑貞觀貞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二

繫辭下傳

寄願堂

明從正字解。貞一從常字。解分看殊謬。

謂吉凶常相勝而不已者何也。物物各有正而常的道理。如天地之道。消息盈虛。至變矣。然顯然示人。萬古此天地。萬古此觀示正而常者。不出乎此也。日月之道。虧盈食昃。至變矣。然明未嘗息。萬古此日月。萬古此明照。正而常者。不出乎此也。若夫天下之動。事變無窮。然其所正而常者。亦一理而已。人之動。非順理則逆理。順理則吉。逆理則凶。惟一理所在。隨其順逆。以為吉凶耳。此其所以貞勝也。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

○此孔疏乾坤俱承得一說。非正意。

朱義確然健貌。隤然順貌。所謂貞觀者也。

彖引此段。不是申貞觀之義。持以起下文。蓋上文都是言卦爻吉凶。至此則推本卦爻之所由作者也。朱子本義云。所謂貞觀者也。是以此所云。即上句貞觀道理。故就緩一句云云。確然健貌。隤然順貌。健則所為不難。故易順則所為不煩。故簡。蓋從其類也。上文天地之道。日月之道。二句。輕只用以起天下之動一句。此所謂乾示人易。坤示人簡者。非以發明天地之貞觀。乃以若易之卦爻之所自出者也。故即繼之曰。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與上文貞觀之意。全不相屬。蓋上文為吉凶說。此又是為爻象說。不連說為是。乾以易知。便是示人易也。坤以簡能。便是示人簡也。此便是上文所謂貞觀之義。非有二也。只是大意各有所歸耳。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二

繫辭下傳

寄願堂

存疑上言卦爻吉凶。此復就乾坤說起。蓋推原其所自也。亦猶上篇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一節意。故既曰乾確然示人易。坤隤然示人簡。遂承之曰。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確堅確也。是健之狀。貌健有力也。確然言其健確然也。玉篇隤。墜也。墜墜則无作為。故為順貌。蓋坤之性順而靜。有似於敗壞者。然故曰隤然。○

○此孔疏此頂上貞一來。以引起下效像意。

○此承貞一最難合。不如借貞觀說來。而不泥貞觀之意可也。

○此解仇洽。柱日上傳言易簡。而曰知能起下易知。勿從是為體易。

而發下傳言易簡而曰示人起下效此法此是為作易而發

「讀夫天地貞觀之道不外乾坤易簡之理也。積陽之純者為乾。乾

之德雄然而至健。凡其所為。最不費力。極是容易。其示人也。以

易矣。積陰之純者為坤。坤之德順然而至順。凡其所為。一從乎

乾。更無煩擾。其示人也。以簡矣。此卦爻之所以立。而吉凶之所

由分也。

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按孔疏。效此係此。但云此物。本義則謂乾坤。

本義此謂上文乾坤所示之理。爻之奇耦。卦之消息。所以效而象

之。或問爻也者。效此者也。是效乾坤之變化而分六爻。象也者。像此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三

繫辭下傳

圭 寄願望

者也是象乾坤之虛實而為奇偶。朱子曰。效此便是乾坤之理。象

只是象其奇偶。

象。剛爻之奇耦。所以效夫易簡者也。蓋百九十二之陽爻。皆一而

實。自是健而易之理。百九十二之陰爻。皆二而虛。自是順而易之

理。卦之消息。所以像夫易簡者。凡乾。乾長。艮。坎。為陽。諸陽卦在內

而為主者。皆陽長而陰消也。則所以像乾之易。凡坤。巽。離。兌。為陰

卦。諸陰卦在內而為主者。皆陰長而陽消也。則所以像坤之簡。此

說主八個母卦。而分屬乾坤也。且以橫觀之。如內體為乾。因

而重之。復有乾。兌。離。震。巽。坎。艮。坤。外體之八卦。則乾之上復得乾

震。坎。艮。者。陽之陽也。陽之息也。乾之上復得坤。巽。離。兌。者。陽之陰

也。又其息之消也。此即一分為二之理也。然繫則皆為陽息陰消

之卦也。所主在乾也。所謂一分為二者。如晝分午後。為陰。然對夜

則皆為陽也。又如內體為兌。因而重之。亦有乾。兌。離。震。巽。坎。艮。坤

外體之八卦。則兌之上復得坤。巽。離。兌。者。陰之陰也。陰之消也。兌

之上復得乾。震。坎。艮。者。陰之陽也。又其消之息也。是亦一分為二

之理也。然繫則皆陰息陽消之卦也。所主在兌也。其餘六卦之重

皆推此例。爻止是一畫。止可言奇耦。卦則畫數多難。以奇耦分

別。故取陰陽消息為斷。但陽長者為陽卦。陰長者為陰卦。陽長即

當奇。陰長即當耦。如五陰一陽之復。下體主震。就是陽長。雖五陽

一陰之姤。下體主巽。亦為陰長。象字與像字不同。象字死。像字

活。卦者掛也。爻者效也。象者像也。

存疑。陽爻一百九十二。皆所以效乎乾。其性皆動而健。確然示人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三

繫辭下傳

夫 寄願望

易也。觀乾之九三九五。與諸卦之陽爻。可見陰爻一百九十二。皆

所以效乎坤。其性皆順而靜。隱然示人簡也。觀坤之六二六四。與

諸卦之陰爻。可見。卦之陽長陰消者。其性健而動。所為皆不難。

故有以象乎乾。卦之陰長陽消者。其性順而靜。所為皆不煩擾。故

有以象乎坤。首節先言象。後言爻。爻是就三畫六畫之卦。以片

也。此先言爻。後言象。是就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言。不以序矣。

法。雖效象只是摹寫意。二此字俱指乾坤易簡言。

陰爻兼六爻。象統一卦。爻以奇偶效乾坤。至於卦體不一。只得

以陽盛者係乾。陰盛者係坤。故本義言消息。消息之說。詳見索引。

觀乾坤所示易簡如此。而爻象豈外此乎。夫爻備於因重。而爻非

他也。奇而陽者。效乾之易。偶而陰者。效坤之簡。爻非仿效於此。

而成者乎。象具於成列而象非他也。陽息陰消者象乾之易陽消陰息者象坤之簡象非肖像於此而成者乎。此卦爻之體所由立也。

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孔疏爻象動乎內者言爻之與象發動於卦之內也。其爻象吉凶見於卦外在事物之上也。功勞事業由變乃興。故功業見於變也。辭則言其聖人所用之情。故觀其辭而知其情也。是聖人之情見乎爻象之辭也。若乾之初九其辭云潛龍勿用。則聖人勿用之情見於初九爻辭也。他皆倣此。

本義內謂著卦之中外謂著卦之外。變即動乎內之變。辭即見乎外之辭。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三

繫辭下傳

主 齊順堂

國問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或謂陰陽老少在分著揲卦之時而吉凶乃見於成卦之後如何。朱子曰。是。如此然內外字猶言先後微顯。功業見乎變。是就那動底爻見得。這功業字似吉凶生大業之業。猶言事變底事相似。

潘氏曰。雖然。乾坤之體也。隨與頤同。乾坤之所以示人者。易而不難。簡而不煩。爻者。假此易簡者也。象者。假此易簡者也。及其爻象動乎卦之內。則吉凶見於事之外。功業見於變通之間。蓋動則有吉凶。不動則吉凶無自而生。變則有功業。不變則功業無自而成。聖人之情。則見乎爻辭。象辭之間。所以指人以所之也。

蒙引爻象變動乎揲著求卦之時。而吉凶之占。則見乎成卦之後。方其爻象之動乎內也。卦雖未成。然既有變。自有卦。有卦自有占。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三

繫辭下傳

六 齊順堂

其大業所由生也。故曰功業見乎變。不曰功業見乎占。而曰見乎變。猶前章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者。大抵占由變而成。變尤重於占。至於占之吉凶。則聖人欲人趨吉避凶之意。顯然見於言外矣。故曰聖人之情見乎辭。因卦爻之動而後見者也。○聖人之情是作易聖人。不止是文王周公伏羲亦在其中。蓋辭雖繫於文王周公。其實只是為伏羲發蘊耳。○動猶未成也。見則有可見矣。○爻象動乎內。此時猶未有爻象也。故曰動而不見。曰內而不見。○外動則變而未成。內則隱而未見也。故本義曰。變即動乎內之變。○內謂著卦之中。此時猶未成卦。而兼言卦者。蓋著自不相離。有者便有卦。著三變則有卦之一畫。十八變則遂有卦之六畫。其曰爻象動乎內者。正謂所值之爻象也。已動於著卦之中矣。謂方在十八變之中也。及十八變而成卦之後。則吉凶見矣。所謂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爻象與著卦不同。著卦泛說。爻象指所值者。○聖人之情見乎辭。辭之吉者。聖人之情。欲人知所趨。辭之凶者。聖人之情。欲人知所避。故曰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得失之報。此一句要見是在揲著成卦之後。如所謂因動而後見意。故曰辭見乎外之辭。○白夫乾健然。示人易矣。至聖人之情見乎辭。通是推本八卦成列以下云云。而釋其義也。蓋上文是條舉說。此是遞進相承說。以見卦爻變占一本之乾坤也。

蒙引上申言爻象。此申言變占。爻象動乎內。變也。吉凶見乎外。占也。○大意謂卦爻既具。然非著筮則卦爻不行。故自四營而一變三變而一畫。又自九變而三畫。十八變而成六畫。當其一變三變

之時。爻象雖未成。而其端倪已成於此矣。故曰爻象動乎內。至十有八變之後。著策之卦爻已定。看所成者何卦。所值者何爻。孰為吉。而在所當趨。孰為凶。而在所當避。其吉凶悔吝。居然可考矣。故曰吉凶見乎外。此見卦爻雖因乾坤而立。而卦爻吉凶。又因著策而顯。是易之用。全在乎著策。故上篇曰。探賈索隱。鈎深致遠。莫大乎蓍龜者此也。十有八變之後。則吉凶之理可考。而吉以之趨。凶以之避。則事功因之而成矣。故曰功業見乎變。止篇吉凶生大業。變而通之以盡利。止是此意。聖人繫吉之辭。是欲人知所趨。繫凶之辭。是欲人知所避。觀吉凶之辭。而聖人之情可見矣。故曰聖人之情見乎辭。聖人言卦爻吉凶止此。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三

繫辭下傳

九 寄願室

卦之方動者言

匪本義是以下二句承上二句。爻象即上節爻象。爻謂爻也。象謂卦也。爻象動乎撰著求卦之內。而吉凶見乎事。是在著卦之外。象引直以內外作先後。畢竟差些。爻象之動。即是變。因其動可以見諸行事。是功業見乎變也。吉凶各有其辭。而聖人使人知所趨避之情。於此見。是聖人之情見乎辭也。四句合看。只是上兩句上兩句合看。只是一句。總謂爻象有吉凶也。時謂謂上節是爻象之體立。此節是爻占之用行。亦可從而其所以為用者。要不外乾坤之理也。

去疑大意謂聖人本易簡立爻象。而吉凶便見。功業便見。其吉凶同患的情。盡借爻象傳出。

讓有爻象之體。則必有變占之用。故著之方撰。分掛撰掛卦雖未成。而所以為爻象者。已隱然動於撰著求卦之內矣。迨著之既撰。值在卦而有卦辭以斷吉凶。值在爻而有爻辭以斷吉凶。是吉凶燦然見於撰著求卦之外矣。夫爻象動乎內。所謂變也。是變也。即未見於行事。而鼓舞之機已寓天下之有所趨避。以成功業者。不於變而見乎。吉凶見乎外。所謂辭也。是辭也。雖未面命於聖人。而得則繫之以吉。失則繫之以凶。聖人之情。汲汲然欲人趨吉避凶。不於辭而見乎。此變占之用。所由行也。然孰非乾坤易簡之理哉。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三

繫辭下傳

十 寄願室

孔疏自此已下。微明聖人同天地之德。廣生萬物之意也。言天地之盛德。在乎常生。故言曰生。若不常生。則德之不大。以其常生萬物。故云大德也。聖人大可寶愛者。在於位耳。位是有用之地。實是有用之物。若以居盛位。能廣用無疆。故稱大寶也。聖人何以保守其位。必信仁愛。故言曰仁也。何以聚人。曰財者。言何以聚集人。必須財物。故言曰財也。聖人治理其財。用之有節。正定號令之辭。出之以理。禁約其民。為非僻之事。勿使行惡。是謂之義。義宜也。言以此行之。而得其宜也。

國孔疏守位曰仁之仁。照本字讀。

本義曰人之。人。今本作仁。呂氏從古。蓋所謂非我與守邦。

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為心。蓋天地之間。品物萬形。各有所事。唯天

則確然於上。地則隱然於下。一无所爲。只以生物爲事。故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情見乎辭。下連接說天地大德曰生。此不是相連。乃各自說去。聖人之大寶曰位。有德有位。則事事做得。問人君臨天下。多少大事。只言理財正辭如何。曰是因上文而言。聚得許多人。无財何以養之。有財不能理。又不得。正辭便只是分別是非。又曰教化便在正辭裏。理財正辭。禁非是三事。大槩是辨別是非。理財言你底還你。我底還我。正辭言是底說。不是底說。不是猶所謂正名。

百靈郭氏曰。天地以生物爲德。故人以大德歸之。聖人得崇高之位。然後成位乎中。而贊化育。故以位爲大寶也。大寶者。亦非聖人自以爲寶也。天下羣生。幸聖人之得位。以蒙其澤。故天下以爲寶。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三

繫辭下傳

寄願堂

陳川吳氏曰。生生不已者。天地之大德。然天地生嚮生人。又生與天地合德之聖人。命之居君師之位。爲人物之主。而後能使天地之所生。得以各遂其生也。苟或但有其德。而无其位。則亦不能相天地而遂人物之生。故位爲聖人之大寶。大寶謂大可貴重。守謂保有之。必得衆人之歸嚮。乃能保有君師之位。聚謂養之。而使盡盛衆多也。

平菴項氏曰。財者。百物總名。皆民之所利也。正辭。謂殊貴賤。使有度。則取予使有義。辨名實。使有信。蓋利之所在。不可不導之。使知義也。禁民爲非。謂憲禁令。致刑罰。以齊其不可道者也。蓋養之教之。而後齊之。聖人不忍之政。盡於此三者矣。理財則易之備物致

用也。正辭則易之辨物正言也。禁民爲非。則易之斷吉凶。明得失。外內使之懼也。易之事業盡於此三者矣。

澤山天地大德是造化。聖人大寶以下。是功業。或謂造化功業。是造化之功業。然則上文卦爻吉凶。亦謂卦爻之吉凶矣。如此則只重在吉凶。而所謂象爻變動。皆无所繫矣。既是卦爻吉凶。是平等字。則造化功業。亦須平等看矣。理財者。養也。正辭者。教也。禁民爲非者。刑罰也。聖人不忍人之政。盡於此三者矣。孔子只此數字。便該盡了王道。理財。如孟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之類。正辭。此正字。便是正名之正。此辭字。便是言順之言。蓋辭順乎理。則辭正矣。蓋有是事。必見於辭。述說之間。辭正者。理正故也。自三綱五典。以至於一事一物。皆有個辭。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三

繫辭下傳

寄願堂

如議禮制度考文之類。皆是故朱子曰。教化便在裏面。禁民爲非者。是以理財買說。則是以禁其爭奪。而多取者。彼不孝不弟之類。有不係於爭奪者。獨不在所禁乎。况爲非二字。所該自廣。言所以理財正辭。而禁民爲非者。義也。曰議。不可說作謂之義。當與上文曰生。曰位。曰大。曰財。同例。而理財正辭。禁民爲非。且虛說。義字方可發揮。一如上句例也。

蔡謨曰。此一節文意。自源而流。其義相須。蓋天下不可无聖人。聖人不可无萬民。萬民不可无財。財不可无義。存誠上言卦爻吉凶。此言造化功業。造化指天地。功業指聖人。上傳首章之末。言易卦。而及乎聖人身體乾坤之道。而至成位乎其中。其言有因。下傳首章之末。言卦爻吉凶。而及乎聖人之功業。所

謂功業乃在乎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於上文卦爻吉凶殊不相屬何也蓋卦爻吉凶所以成天下之事業其事相似其功相等也故言卦爻吉凶而以聖人之功業終焉天地以生物爲心故生者天地之大德也有位則事無功無位則雖有蓋天功業亦做不得如孔子非不聖然無其位竟不能挽西周之治而卒老於行可見位爲聖人大寶也○理財不是理國家之財凡財之資於民用者无不理財不達農時數罌不入污池斧斤以時入山林固理財也制之田理教之相蓄使民之衣食有所出亦理財也薄其稅歛食之以時用之以禮亦理財也○辭所以訓民命有條教之類是也正月始和布法象魏則其大者訓民之辭皆本於人情合乎天理取法於先王可傳於後世而無訛謬邪通之失則其辭正矣○聖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三

繫辭下傳

寄願堂

人於民衣食以養之學校以教之民弗率教然後刑罰加焉刑以解教之不及也故言理財正辭以禁民爲非終焉○義者人心之裁制義立於中則政教刑三者皆自此而出矣故以理財正辭禁非而歸之義

集解余南湖云大德大寶皆旁人之詞天地未嘗自以爲德但人見其无所不生而以大德歸之聖人不以位爲榮何者以位爲寶但人蒙其大平之福有慶幸之意而以大寶歸之

據此節與上意不聯故朱子云不是相連各自說去或因上有天地聖人誤係之此耳時謂謂易有卦爻吉凶在天地則有造化在聖人則有功業殊屬強合或云聖人使人趨吉避凶情見乎辭則聖人之用同乎天地矣然不特此也天地之大德云云似

較常說爲優

聖人情見乎詞不外乾坤易簡之理推而言之天地之造化聖人之功業有可相因而見者天地生物易以主生物之始簡以作生物之成而生生无已此爲天地之大德也而全乾坤易簡之能體天地好生之德者惟聖人而已然必居尊處優而後可以有爲是位爲聖人之大寶也然位何以守之曰人民爲邦本本固則邦寧也抑人何以聚之曰財而已財爲民命財散則民聚也財以聚人則必開源節流有以理民之財而使之富也然富而教之則法令垂訓必正其辭強教以刑則明罰勅法以禁民爲非是三者亦惟曰義而已矣義以理財則公私咸足矣義以正辭則是非不謬矣義以禁非則寬嚴有濟矣此聖人之功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三

繫辭下傳

寄願堂

業所以與天地之造化同也要之天地聖人无非易簡之理而卦爻皆備之矣

右第一章

承義此章言卦爻吉凶造化功業

虞翻謂此章首論重卦繫辭有爻象變動四者其下文皆是釋說上面爻盡剛柔之變繫辭之動兩股其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所以明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之意其曰剛柔立本變通趨時者所以明剛柔相推變在其中之意而自吉凶貞勝以下又中明吉凶悔吝生乎動一句謂天地之道以貞而觀日月之道以貞而明天下之動亦惟當一以貞而勝之而已大抵易爲聖人作卦爻辭无非所以明失得之報故就吉凶爲甚詳也次論乾坤易

簡對天地德生說。作易聖人以憂世之情。發明易簡於卦爻之辭。用易聖人有御世之位。推行德生於仁義之道。前一股是易後二股是用易。要之乾坤即天地也。易簡即大德之生也。作易聖人之情見乎辭。用易聖人以仁守其位。无非所以爲斯人而已耳。合而簡而對一章之旨可見矣。

虞翻湖說末節不甚明。而仁如字與本義異。

家引自章首至貞夫一者也是一大節。又自夫乾確然至聖人之情見乎辭。是一大節。皆言卦爻吉凶。不可以天地之道及夫就確然二段爲造化功業。見乎變爲功業。蓋造化功業是指末段自章首至聖人之情見乎辭。皆論卦爻吉凶也。

集解此章言卦爻吉凶造化功業。首節言卦爻之所以立二節言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二

繫辭下傳

聖寄願堂

吉凶之所以明二節合言卦爻吉凶。四節言卦爻之動。而常五六節言吉凶之理。有定七節八節言卦爻具天地易簡之理。九節言吉凶見聖人憂世之情。末節首句言造化。以下言功業。

援此章以象爻變動並提。意重變動下吉凶悔吝生乎動。緊承上

言繫辭之吉凶悔吝皆以動而見也。又原所以動而云剛柔立

本變通趨時。意重變通。變通故動也。次承變通趨時而言吉凶

貞勝亦是。由動而然。次以天地日月形出吉凶貞勝只是一理。

此是一截說話。下因天地貞觀而言乾易坤簡。以明象爻之所

以立下承言象不外易簡。與首節應。而情見乎辭。即繫辭之

辭也。至此文義已完。天地大德節。當屬簡簡。難以強合。故本義

只分言卦爻吉凶造化功業。无串意。

虞言通章重貞夫一句。而一卽易簡吉凶固由此貞勝而卦爻實效而象之大生之德。非易簡而何。聖人以義治天下。治之以易簡也。

預重貞一是時說。而以易簡結末節。頗覺有理。故錄之備考。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

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

類萬物之情。

虞註疏以古者至取諸離爲一節。本義分爲二。

韓註聖人之作易。无大不極。无微不究。大則取象天地。細則觀鳥

獸之文。與地之宜也。

孔疏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者言取象大也。觀鳥獸之文。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二

繫辭下傳

聖寄願堂

與地之宜者。言取象細也。大之與細。則无所不包也。地之宜者。若

周禮五土動物植物各有所宜是也。近取諸身者。若耳目鼻口之

屬是也。遠取諸物者。若雷風山澤之類是也。舉遠近則萬事在其

中矣。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者言萬事云爲皆是神明之

德。若不作八卦。此神明之德。閉塞幽隱。既作八卦。則而象之。是通

神明之德也。以類萬物之情者。若不作易。物情難知。今作八卦。以

類象萬物之情。皆可見也。

程子曰。近取諸一身之上。百理具備。甚物是沒底。背在上。故爲陽

胸在下。故爲陰。至如男女之生。已有此象。天有五行。亦有五臟。心

火也。着些天地間熱氣。乘之。則便須發燥。肝木也。着些天地風氣

乘之。則便須怒。推之五臟亦然。

「本義王昭素曰與地之間諸本多有天字俯仰遠近所取不一然不過以陰陽消息兩端而已神明之德如健順動止之德萬物之情如雷風山澤之象。」

朱子曰仰則觀象於天一。只是陰陽奇偶。聖人看這許多般事物。都不出陰陽兩字。便是河圖洛書也。只是陰陽。問本義謂伏羲作易。陰陽消息兩端而已。此語最盡。曰陰陽雖是兩個字。然却是一氣之消息。一進一退。一消一長。進處便是陽。退處便是陰。長處便是陽。消處便是陰。只是這一氣之消息。做出古今天地間無限事來。所以陰陽做一個說。亦得。做兩個說。亦得。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那時未有文字。只是仰觀俯察而已。想得聖人心細。雖鳥獸羽毛之微也。盡察得有陰陽。今人心粗。如何察得。或曰伊

易經說論

卷四十三

朱子下傳

毛寄願堂

川見亮曰。察此亦可以盡卦。便是此義。曰。就這一端上。亦可以見。凡草木禽獸。无不有陰陽。鯉魚脊上有三十六鱗。陰數。龍脊上有八十一鱗。陽數。龍不會見。鯉魚必有之。又龜背上文中間一簇成五段。兩邊各撞四段。共成八段。字八段之外。兩邊周圍共有二十四段。中間五段者五行也。兩邊撞八段者八卦也。周圍二十四段者二十四氣也。個個如此。有如草木之有雌雄。銀杏桐栢牡牡麻竹之類。皆然。又樹木向陽處則堅實。其背陰處必虛軟。男生必伏女生必偃。其死於水也亦然。蓋男陽氣在背。女陽氣在腹也。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盡於八卦。而震巽坎離艮兌又總於乾坤。曰動曰昭曰止。皆健底意思。曰人曰麗曰說。皆順底意思。聖人下此八字。極狀得八卦性情盡。

平巷項氏曰。象以氣言。屬陽。法以形言。屬陰。鳥獸之文。謂天產之物。飛陽而走陰也。土地所宜。謂地產之物。木陽而草陰也。

簡齋蔡氏曰。聖人所畫之卦。清可以通神明之德。粗可以類萬物之情。神明之德不可見者也。故曰通萬物之情可見者也。故曰類。聖人胡氏曰。神明之德不外乎健順動止八者之德。萬物之情不止乎天地雷風八物之情。

蒙引。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天曰象。地曰法。輕清重濁虛實之分也。象指日月星辰。晝夜雷風之屬。法專指南北高深。不可兼動植。為犯下文鳥獸及物字。此條陰陽消息。俱要兼橫直表裏說。鳥獸之文。就羽毛上說。遠取諸物。物字該得廣。飛潛動植皆在其中。不止鳥獸。而所取者亦不止於文矣。自鳥獸之文言之。如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三

朱子下傳

毛寄願堂

剛柔柔毛之類亦是陰陽也。如希革毛莖之類亦是消長也。又如毛有脊。羽有本。中間就分得陰陽。餘皆可以類推。朱子說龍背脊九八八十一鱗。鯉魚背脊三十六鱗。龜文有五行八卦二十四氣之象。與地之宜。本義取王昭素註在前。且曰。諸本多有天字。可見當從。春夏宜耕種。秋冬宜收藏之類。天之宜也。高者宜黍。下者宜稻之類。地之宜也。而春夏則陽之息。秋冬則陰之消。高者為陽之息。下者為陰之消。與地之宜。此以天地所宜於人事者言。與上文天之象。地之法。又不同。義如云。順天之時。因地之利耳。近取諸身。則吾身之間。其形體其性情。莫非陰陽消息之所在也。如目為火。而左耳為水。口為水。而右耳為金。外禮之陰陽也。肝為木。而心為火。肺為金。而腎為水。內體之陰陽也。仁木而禮火。義金而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三

繫辭下傳

弄寄願堂

習水柱之陰陽也。豈木而樂火，怒金而哀水，情之陰陽也。凡陰皆消，凡陽皆息也。遠取諸物，則一物之中，其形體、其性情，亦莫非陰陽消息之所在也。以鳥獸言，如氣火、水、骨、金、毛、木、肉、土之類，形體之陰陽也。各雌雄牝牡之類，各有喜怒哀樂之心性情之陰陽也。以草木言，則根幹枝葉花實者，其形體榮悴開落者，其性情亦莫非陰陽之所在也。上所云是就逐物上言，各有陰陽消長也。朱子小註謂龍背脊鱗及鯉魚脊鱗之數，并龜背文又草木有雌雄，根杏桐楮牝牡麻竹之類，此又分陰陽言也。要之二說相須，其義始備。如男陽女陰，而男女之身又各有陰陽，此實伏羲仰觀俯察之本義。於是始作八卦，總六十四卦，只是八卦也。故下文有十三卦之象，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二句最盡。一是精，一是粗，一是性情，一是形體。其下十三卦制器尚象所尚之象，一皆出此，如兩目相承，二體皆木，則就萬物之情取，如物麗焉，及上入下動，則就神明之德取，情字輕看，對德而言，有精粗之辨。此條所云特主此二句，所以爲下文制器尚象之張本也。仰觀俯察遠求近取，所得者神明之德、萬物之情也。神明之德不但健順動止等之性，萬物之情不但雷風山澤等之象，凡天地人物件件皆有神明之德，且健順動止等，所該亦甚廣。通以理之，相會合言，類以象之，相肖似言。

「仰觀」天地間，不過陰陽消長兩端而已。易之爲書，亦只是交易變易兩端。天地間，如日月星辰、寒暑晝夜之往來，山川動植之變化，有萬不窮。只是這一個陰陽消息兩端。聖人仰觀俯察，遠取近求，皆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三

繫辭下傳

弄寄願堂

所以繫乎此而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有交易變易，皆所以取法乎此也。故曰：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聖人仰觀天俯察地，觀鳥獸之文，天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見得都不外陰陽消息兩端。於是畫一奇以象陽，畫一耦以象陰。又於奇耦之上，各加一奇一耦，而爲四象。四象之上，各加一奇一耦，而爲八卦。八卦既成，則天下之理精入无形，是爲神明之德。如健順動止麗昭訟入之德，皆有以通之。蓋其理之相會合也。粗而有象，是爲萬物之情。如天地水火雷風山澤之類，皆有以類之。蓋其狀之相肖似也。

「匪離」義深云：德曰神明，本无聲臭可擬。通者謂卦爻立而有以盡陰陽往來變化之妙。萬物之情，在相通相感處，見得類者謂卦爻立而有以盡陰陽感應生生不已之機。

「仰觀俯察」遠取近取，四者足以盡之中間，又有觀鳥獸之文二句，便難安頓。依註疏以天地爲大文，宜爲細，頗有分曉。下文以身與物二句對舉，物字所該甚廣。上文四句皆可包在內，而並及上文之說不及盡者。地之宜當補天字。本義以通以類「一」以字當活看，通謂妙理无不通徹。類謂物情无不曲肖八卦各有德，各有情，而推之天地人物之德之情，无所不貫。德字虛以理言，故言神明情字實以象言，故言萬物。本義云：不過以驗陰陽消息兩端而已。不止說陰陽，而必曰消息者，蓋陰陽不是截然兩分的。說陰陽見其對待，說消息見其流行。如此方說得盡，亦令人看得活。存疑以陰陽爲交易，消息爲變易，亦是

○蒙引聖人作易正經來歷全在此章。則河圖者特其中所謂取神物之最著者。且又曰河圖不出易亦須作。故本義於乾坤之首只用此章之說。

按此節見聖人作易不止因河圖矣。或本河圖作易而並及此。然或先從事於此而以河圖爲其成數。程子見免謂可作八卦。蓋聖人胸有全易之理。觸物而出。非全靠目中所見與之湊合也。此原易象所由立以爲制器尚象之本也。蓋謂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作易以前民用。雖妙契陰陽已具。作易之本尤博觀造化以驗消息之機。仰則觀日月星辰之象于天。俯則觀山川陵谷之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而求希革毛毳之故。觀天地之宜而求寒暑高下之實。近取諸身之性情形體。遠取諸物之飛潛。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三

繫辭下傳

寄願堂

動極見得天地間不過陰陽之消息而已。於是始之一畫而分陰陽。倍之三畫而成八卦。微而神明之德。一陰陽之理深入无形者也。易卦直與之貫通而無間焉。顯而萬物之情。一陰陽之迹。相及有象者也。易卦直與之肖似而不遠焉。後之制器尚象者。皆取諸此也。義皇之功。不大矣哉。

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薄註離麗也。網罟之用。必審物之所麗也。魚麗于淵。獸麗于山也。孔疏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者。用此網罟。或陸畋以羅鳥獸。或水澤以網魚鱉也。蓋取諸離者。離麗也。麗謂附者也。言網罟之用。必審知鳥獸魚鱉所附著之處。故稱離卦之名爲網罟也。按諸儒家卦制器皆取卦之象。今韓氏之意。直取卦名。因以制

器。案上繫云。以制器者。尚其象。則取象不取名也。韓氏乃取名不取象。於本義善矣。今既遵韓氏之學。且依此釋之也。程子曰。聖人制器。不待見卦而後知象。以衆人出之而不能知之。故因卦以示之耳。

不義兩目相承。而物麗焉。

朱子曰。蓋取諸等字。乃模樣是恁地。蓋字便是一個半。問半界底字。又曰。據十三卦取象。蓋取之離者。言繩爲網罟。有離之象。非觀離而始有此也。

誠齋楊氏曰。教民肉食。自包犧始。

南軒張氏曰。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故伏羲氏爲之網罟。以佃以漁。非徒使民皆知鮮食之利。抑亦去其害而安其居也。取諸離者。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三

繫辭下傳

寄願堂

蓋離以一陰麗乎二陽之間。則鳥獸之麗乎網魚鱉之麗乎罟。其義可推矣。

厚齋馮氏曰。離有二義。曰象曰。理。理謂麗也。謂鳥獸魚鱉麗乎網罟也。象謂虛中。網罟之目虛也。

雲岑胡氏曰。民以食爲先。自古未有耕種。則鮮食乃其先也。伏羲氏非取諸離。然後爲網罟。特網罟兩目相承。而物麗。自有似於離之象焉。且蓋之言。疑辭也。下倣此。

蒙引依南軒張氏之說。是以網罟以罟漁。再據此本義。王皆問一面之網。則信是以網佃也。據孟子數罟不入汚池。則信是以罟漁也。然亦多通用。故孟子及正韻皆曰罟網也。兩目相承。不但兩目而已。實則百千萬目。只見相承以兩也。猶云明兩作。亦是聰明。

不已也。兩目相承。既有取於離之象。而物麗焉。又有取於離之德。

存疑取象有二義。一是象。一是義。網罟皆兩眼相承。離為目。而兩目相承。似之禽獸。皆麗於網罟。離以一陰麗於二陽之間。似之。獲作字指網罟。言結繩為網罟。乃包犧氏所作也。結繩為網罟。只是說網罟是繩結成的。

禮聖人作易。固非為制器設也。然而制器之理。不能外焉。上古粒食未興。包犧氏教民鮮食。爰作網罟。結繩而為之。以佃於山林。以漁於川澤。若此者。蓋取諸離。夫離象為目。離德為麗。其即網罟之兩目相承。而物麗之也。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耨土為耒。耨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三

雲寄願堂

諸益

援註疏合鑑。為一節。

孔疏此一節。明神農取卦造器之義。一者制耒耨。取於益卦。以利益民也。二者日中為市。聚合天下之貨。設法以合物。取於噬嗑。象物噬齧。乃得通也。

不義二體皆木。上入下動。天下之益莫大於此。

或問上入下動。於取象有所未曉。朱子曰。耨乃今之鐮鋤。耨乃鐮柄。雖下入。畢竟是上面用力。方得入。

涉隨程氏曰。飛走之類。實害禾稼。惟網罟佃漁之制。立然後耒耨之利。見於天下。

誠齋楊氏曰。教民粒食。自神農始。

節齋蔡氏曰。耨耨耨也。斲木之銳而為之。耨耨也。採木使曲而為之。

臺山謝氏曰。耨耨耨者。今謂之犁。曲木在上。俗名犁衡。即耨也。斲二片在下。以承鐵。二片俗呼犁壁。即耨也。

漢上朱氏曰。炎帝時。民厭鮮食。而食草木之實。於是始為耨耨。以教天下。故曰神農耨耨。耘除草也。

雲寧胡氏曰。自古未有牛耕。神農教民耨耨。其動也在下之耨。而所以入之者。在上之耨。於益之卦。德上入下動。蓋有合焉。况為天下之益。於卦名又有合也。

蒙引本義二體皆木。上入下動。天下之益莫大於此。都是就耨耨說。而見其於益之象。有合耳。上下例多同。今之耨耨。皆屬牛用之。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三

雲寄願堂

諸益

不知彼時亦用牛否。事物紀原曰。漢武時。趙過教民牛耕。牛耕自趙過始也。未可信。山海經曰。稷播百穀。其孫叔均。始用牛耨。上入下動。入耨入之也。着力處全是耨。故云上入。入與動自不同也。二

體皆木。既有取於益之象。上入下動。又有取於益之德。且天下之益莫大於此。又有取於益之義。耨耨二體皆木。蓋彼時創作之始。未知以鐵為耨也。舊籍以掘地為之。則其時可知。臺山謝氏謂耨是斷制二片在下。以承鐵者。非也。

臺山謂耨為二木。而又有鐵。可無疑。有耨耨則可耕耨。故云耨耨之利。

民雖鮮食。猶未知粒食也。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使銳而為耨。耨水使曲而為耨。耨耨耨耨。以起土耨耨之利。以教天下。

民雖鮮食。猶未知粒食也。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使銳而為耨。耨水使曲而為耨。耨耨耨耨。以起土耨耨之利。以教天下。

使知樹藝蓋取諸益以二體皆水取益之象上入下動取益之德而天下之益莫大於是則於益之名義又有合也

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

也。韓註噬嗑合也市人之所聚異方之所合設物以合物噬嗑之義

本義日中爲市上明而下動又借噬嗑爲市噬嗑合也。開封耿氏曰有菽粟者或不足乎禽魚有禽魚者或不足於菽粟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三

繫辭下傳

聖寄願堂

冊陽部氏曰五十里爲市而各致其民則天下之民无不致矣市各聚其貨則天下之貨无不聚矣於是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則動而噬嗑以爲養蓋取諸噬嗑也

因部氏各致其民各字甚好天下非一市而市之致民聚貨則可也非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於一市

節齋蔡氏曰天下之民不同業天下之貨不同用致而聚之噬而噬之之意

進齋徐氏曰噬嗑離明在上日中象震動于下致民交易於市之意

家引日中爲市者蓋所居有在道者必日中方可至故今日中爲市日中是個期會耳日中爲市此市字是市易之市非市井之市也

作活字看致天下之民言非一處之民也聚天下之貨言非一處之貨也交易而退有菽粟者得以兼禽魚有禽魚者得以兼菽粟所之者不至无所取所餘者不至无所用而各得其所矣

漢非一處之民非一處之貨當通天下之市看存噬嗑之卦以德而言上離爲明下震爲動日中爲市日明照於上民紛紜交易於下有上明下動之象故於噬嗑有取有借噬嗑爲市噬嗑合亦一象也

陳說日中爲市取其遠近之人皆得以相及也各得其所謂有元相易各得遂其願而濟其所用也

去疑所猶言所在各得所即人人相濟也

因所字下貼一用字甚明所在之說久分曉或云只是各得安妥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三

繫辭下傳

聖寄願堂

之意

謹綱呂作而有禽獸未耕與而有菽粟貨財殖矣然无所冒遷民弗便也于是教民于日之中而爲市市各致其民无不致之民天下隨地皆然也民各聚其貨无不聚之貨天下隨地皆然也

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交易而退有餘不足彼此相濟而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以卦德上明下動日中則上明爲市則下動又卦名噬之音似市噬之音似合借爲市而聚合財貨之義也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韓註通物之變故樂其器用不懈也通變則无窮故可久也垂

衣裳以辨貴賤。乾尊坤卑之義也。

和謙既云黃帝。即云堯舜者。舉五帝之終始。則少皞顓頊帝嚳在其間也。通其變。使民不倦者。事久不變。則民倦而窮。今黃帝堯舜之時。以其事久或窮。故開通其變。量時制器。使民用之日新。不有懈倦也。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者。言所以通其變者。欲使神理微妙而變化之。使民各得其宜。若黃帝已上衣鳥獸之皮。其後人多獸少。事或窮乏。故以絲麻布帛而制衣裳。是神而變化。使民得宜也。易窮則變。變則通。則久者。此覆說上文通則變之事。所以通其變者。言易道若窮。則須隨時改變。所以須變者。變則開通。得入長故云。通則久也。若能通變。則无所不利。故引易証結變通之義。上繫引此文者。証明人事之信順。此乃明易道之變通。俱得天之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二

繫辭下傳

寄願堂

祐。故各引其文也。自此已下。凡有九事。皆黃帝堯舜取易卦以制象。此於九事之第一也。何以連云堯舜者。謂此九事。黃帝制其初。堯舜成其末。事相連接。其有九事之功。故連云黃帝堯舜也。案皇甫謐帝王世紀。載此九事。皆為黃帝之功。若如所論。則堯舜無事。易繫何須連云堯舜。則皇甫之言未可用也。聖衣裳者。以前衣皮其制短小。今衣絲麻布帛所作衣裳。其制長大。故云聖衣裳也。取諸乾坤者。衣裳辨貴賤。乾坤則上下殊體。故云取諸乾坤也。程子曰。聖人王化。如禹之治水。順則當順。治則順治。之古之伏羲。豈不能聖衣裳。必待堯舜然後垂衣裳。據如此事。只是一個聖人都做得了。然必須數世然後成。亦因時而已。又曰。誠變知化為難。古今風氣不同。故器用亦異。是以聖人通變。使民不倦。各隨其

時而已矣。後世雖有作者。虞舜為弗可及矣。蓋當是時。風氣未開。而虞舜之德。又如此。故後世莫可及也。若三代之治。後世決可復不以二代為治者。終苟道也。

天義乾坤變化而無爲。

朱子曰。黃帝堯舜氏作到這時候。合當如此變易。窮則變。道理亦如此。聖衣裳而天下治。是大變他以前底事了。通其變。須是得一個人通其變。若聽其自變。如何得。

南軒張氏曰。作衣裳以被之。於身垂綃為衣。其色元而象道。變幅為裳。其色纁而象事。法乾坤以示人。使民知君臣父子尊卑貴賤莫不各安其分也。

誠齋楊氏曰。所謂衣裳。即舜所謂古人之象。五色作服者是也。蓋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三

繫辭下傳

寄願堂

如於黃帝。備於堯舜。陸山謝氏曰。乾天在上。衣象。衣上闊而圓。有陽氣象。坤地在下。裳象。裳下兩股有陰耦象。上衣下裳。不可顛倒。使人知尊卑上下。不可亂。則民志定。天下治矣。聖本義不與此同。

蓮安邱氏曰。十三卦制器而尚象。皆通變宜民之事。特於黃帝堯舜氏言之者。據農之時。人害難消。而人文未著。衣食雖足。而禮義未興。為之君者。方且與民並耕而食。養殖而治。由蠶桑蠶。蓋未離所謂上下尊卑之分。於是三聖人者。仰觀俯察。體乾坤之象。正衣裳之儀。使君臣分義。截然於天高地下之間。天下其有不洽乎斯時也。其世道一新之會。而黎民於變之機也。

雲峯胡氏曰。食貨既足。不可無禮。於是垂衣裳以明尊卑貴賤之分。而於乾坤之尊卑。有合焉。垂衣裳而天下治。即乾坤之變化而無爲也。

蒙引。易窮則變。易字元是指天地人物之事。及後來既有易書。則將此易字分了一半。並稱爲易矣。奈何後之讀易者。只把易書做易。遂忘却元祖之易。及問人以天地人物變化之理。爲易乃甚駭而不信。蓋逐流而忘源。不知沂流而求源也。如夏熱極。窮也。窮則變而寒矣。寒則當易葛而爲裘。綿斯通矣。不服裘綿。則病於寒。不可久矣。惟服裘綿而得溫。故可久。是通則爲久也。通則久。是以爲吉利。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舉成語也。吉利不在通久之後。特引成語以贊其美耳。窮以時言。變主人事。非變不能通。當伏藏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二

繫辭下傳

聖賢願堂

神農之時。有佃漁以教民。鮮食素糲。以教民粒食。市貨以教民交易。然是時風氣未開。民尙顛蒙。但知鮮食焉耳矣。上。下相忘於淳質之天。禮義雖未興。衣裘雖未制。而天下亦自无不治也。迨至黃帝堯舜之時。風氣日開。民心雖淳。終不能如羲農太古之日。且衣食足矣。生養遂矣。使不興禮義以化之。則所詣富而無教。而近於禽獸矣。豈非變乎。其容以不通乎。於是黃帝堯舜之教聖人者。相繼而作。因其時之當變也。而通其變。使夫天下之民。皆登堂焉。趨之而不倦焉。然其所以變通之者。非聖人強用其智。慮作爲於其間也。因其自然之變。而以自然之理處之。是謂神而化之也。故能使天下之民。皆鼓舞於神化之內。而安之以爲宜。惟其宜之故。趨之而不倦也。通其變。使民不倦。蓋是時風俗鄙野。

與飛走之俗。无以大異。雖民亦自厭之矣。故聖人爲通其變。而民

自皆躍然亦趨之神。而化即其變通之妙於无爲也。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皆是暗指垂衣裳之事。但未舉出至末方舉之耳。通其變。民自不倦。是有以使之也。神化宜民一也。易窮則變。泛說不可就易書言。當以理言。蓋物理必有時而窮。窮則是個變了。變則必有以通之。通則自能久。此所以吉利也。三才之理。皆然。易書亦然。但此主理。就此節言之。如黃帝堯舜之時。前頭聖人所以利養斯民。正是生養之義。而无禮義之風。至是民皆厭倦。或將流於澆漓矣。是其窮也。窮則便有事變在面前了。我當有以處之。於是黃帝堯舜以禮義之風而通之。此亦理之必然。是變則通也。既通。則自此一通之後。衣裳之制不復更易矣。通則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三

繫辭下傳

聖賢願堂

久也。此其所以使民宜之。而天下治。吉无不利也。本文垂衣裳。且就黃帝堯舜本身說。然聖人者。非但制衣裳以自受用。而不以公於天下者也。惟其中間制度。當有上下之分耳。概則有衣裳也。黃帝堯舜但運其神化之功。一垂衣裳。而天下自治焉。何則。蓋衣裳之制。既興。則有拜跪坐立之禮焉。有升降揖遜之節焉。有父子君臣之倫焉。有男女長幼之別焉。有尊卑等威之辨焉。禮義卒有不興。風俗豈有不美。又何勞於有爲。而天下始治哉。變化无爲。不可分垂衣裳貼變化。无爲貼天下治。變化則无爲。有爲非變化也。俱在垂衣裳內。天下治是效。非所謂制器也。要辭陳介眉曰。使民何以不倦。不過適得其宜耳。神化極是平常。不必說到一神兩化上去。

去疑通變四句已含垂衣裳意。但渾渾在世道上說。神化二句乃中上二句。神化即在通變內。宜之正是不倦原故。中間易第三句只就易說。爲足上起下之辭。垂衣裳句正見神化宜民所在。前後最要看得融貫。

按此節在吉无不利。截以上泛說。下專以衣裳言。然泛說中亦包衣裳在內。只不專指耳。本義云。乾坤變化而无爲。則取諸乾坤。非以上衣下裳之有合於乾坤尊卑之義矣。勿混。易窮則變。易固主理言。然是因易書而言其理。不然。易字從何處說起。論生養遂而文明猶未啓也。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相繼而作。風氣漸開。人文漸著。而時朴陋之習。民皆厭倦。而思變矣。於是因時立制。以通其變。使民懽忻鼓舞而不倦。然所以通變者。乃因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三

繫辭下傳

聖奇願堂

自然之理。革其不便。不強其所不欲。神而化之。妙於无迹。使民相忘而安之。以爲宜。所以趨之不倦也。蓋易之理事。勢至於窮極。則不得不變。變則隨時而轉。因勢而導。未有不通者。通則一時適宜。後世无弊。未有不从者。聖人通變神化。正合此理。合乎易則合乎天。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民言不倦。有必然者矣。嘗即通變而進稽其事。始於黃帝。備於堯舜。制爲上衣下裳。而垂之於身。則貴賤別而上下分。禮義興而風俗美。天下以之大治。此蓋有取於乾坤。乾坤變化而无爲。聖人順時而制衣裳。其變通神化亦无爲也。

剡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此九事之第二也。舟楫用大木剡鑿其中。故云剡木也。剡木

爲楫者。楫必須纖長。理當剡削。故曰剡木也。取諸渙者。渙散也。渙卦之義。取乘理以散動也。舟楫以乘水以載運。故取諸渙也。本義不在水上也。致遠以利天下。疑衍。

南軒張氏曰。衣裳之垂。固欲遠近之民下。戲而化。然川途之險阻。則有所不通。惟夫舟楫之利。既與日月所照。霜露所墜。莫不扶目觀化。天下如一家。中國如一人矣。是以剡其木而中虛。剡其楫而未銳。舟所以載物。而楫所以進舟。致遠以利天下。而取諸渙者。蓋渙之成卦。上巽下坎。象曰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蒙引本義云。致遠以利天下。疑衍。爲下條有此句。不然。綴之於此。亦未見爲不通也。

既舟車皆能致遠。重言之似不爲衍。然今讀中皆本義刪去。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三

繫辭下傳

聖奇願堂

存疑剡木爲舟。以載物。剡木爲楫。以進舟。則大而江海。小而溪澗。通途爲之限隔。往來爲之阻絕者。於是乎通矣。蓋聖人以民或阻於川澤。而不通也。剡木使中虛。而爲舟。剡木使末銳。而爲楫。舟以載物。楫以運舟。舟楫之利。既與斯不遠者。齊矣。蓋有取諸渙。渙以巽水居坎水之上。猶舟楫在川澤之上也。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隨隨隨宜也。服牛乘馬。隨隨所之。各得其宜也。此九事之第三也。隨者。謂隨時之所宜也。今服用其牛。乘其馬。服牛以引重。乘以致遠。是以人之所用。各得其宜。故取諸隨也。

程子曰。服牛乘馬。皆因其性而爲之。胡不乘牛而服馬乎。理之所

不可也

本義下動上說。

漢上朱氏曰。上古牛未穿馬未絡。至是始服乘之。

鄭陽董氏曰。服牛乘馬。穿鼻絡頭。雖人爲也。亦各因其天而任之。故取諸隨。

安定胡氏曰。隨者是動作必隨於人。以之遠則隨於人。以之近則亦隨於人。

李氏曰。剡木爲舟。剡木爲楫。因植物之性而川通矣。服牛乘馬。引重致遠。因動物之性而途通矣。牛以順爲道。故服而馴之以引重。馬以行爲事。故乘而駕之以致遠。牛非不可以致遠。於引重爲力而已。馬非不可以引重。於致遠爲敏而已。引重謂之引。以有所進。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三

繫辭下傳

聖寄願堂

爲義致遠謂之致。以有所至爲義。

賈引牛之駕車。固引重也。不亦致遠乎。馬之代步。固致遠也。人跨其上。不亦引重乎。須臾說方穩當不滯。此時猶未用牛耕也。看來牛耕之功。又過於引重致遠。恐當時未以耕故不著其耕之功。又按冉耕字伯牛。則春秋亦用牛耕可知。

程氏隨之卦。德下震爲動。上兌爲說。牛馬動於下。而人物載焉。有其象矣。

隨服只是用字意。或云有馴服意。程子是謂隨物性。或謂物隨人。用當不止卦德之下動上說。

又因民阻於陸路而不通。而病負載之重。路途之遠也。于是因牛之性。順服而馴之。以引重。因馬之性。乘而駕之。以致遠。人

享其逸。天下皆利矣。蓋取諸隨。隨卦下動上說。牛馬之引重致遠。象下動服之乘之象上說也。

重而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隨卦取其豫備。

孔疏此九事之第四也。豫者取其豫有防備。韓氏以此九事皆以卦名而爲義者。特以此象又取豫備之意。其事相合。故其餘八事皆以卦名解義。量爲此也。

本義豫備之意。

朱子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只是預備之意。却須得用互體推。艮爲門。闕雷震乎外之意。剡木爲矢。弦木爲弧。只是啖乖。故有咸天下之象。亦必待穿鑿附會。就卦推出制器之義。殊不知卦中但有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三

繫辭下傳

聖寄願堂

此理而已。故孔子各以蓋取諸某卦言之。亦曰其大義云爾。漢書所謂獲一角獸。諸麟云皆疑辭也。

漢上朱氏曰。上古外戶不閉。禦風氣而已。至是始有暴客之防。

程氏曰。川途既通。則暴客至矣。又不可无禦之之術。故取諸豫。重門以禦之。擊柝以警之。則暴客无自而至。二陰在前。重門之象也。一陽在下。擊柝之象也。三陰安於內。說豫之象也。

蒙引。暴客不可皆用舟楫馬牛而來。小註謂川途既通。暴客斯至者。亦太泥。看來十二條制器不宜用過文。用過文亦只到此下面更說不得。不如係舉也。夫民有欲則爭。故其質之下愚者。或流於非類。於是殺越人於貨者有之矣。前此未有以備之也。至是門柝興而暴客遠。以待暴客。此待字正與孟子諸侯多詐。伐燕者何

以待之待同義

渠說城門郭門爲重門。折者夜巡所擊之木。未然而防備其來曰待。

墮雷地爲外動。內靜之象。故當設備。

羅川途既通。遠邇錯至。暴客或乘而起矣。於是設重門以禦之於外。嚴擊柝以警之於內。雖有暴客之來。而防閑已具。固有以待

之矣。此蓋取諸豫以豫有豫備之意也。

斷水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韓註以小用而濟物也。

孔疏此九事之第五也。杵須短木。故斷木爲杵。臼須鑿地。故掘地爲臼。取諸小過。以小事之用。過而濟物。杵臼亦小事。過越而用以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三

繫辭下傳

聖賢願堂

利民故取諸小過也。

本義下止上動。

虞翻楊氏曰。耒耜耕稼之始。曰杵。晚粟之始。

建安邱氏曰。以象言之上震爲水下艮爲土。震木上動艮土下止。杵曰治米之象。

運籌徐氏曰。民粒食矣。又杵曰以治之。而使精。小有所過而利人者也。

象曰。臼杵之利。萬民以濟。不必謂聖人濟萬民。萬民得此以濟也。下節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同比例看。

有疑今人鑿石爲臼。或鑿木爲臼。此云鑿地者。意制器之初。本是鑿地。後人以非便而易水石爾。

墮小過。只照下止上動。取象便明。

運籌小有所過。可不用。

耒耜耨與民知粒食矣。猶未知精食也。于是斷水爲杵。使可以春掘地爲臼。使可以客。曰杵之利。既興。萬民享精食之利。而養道以之濟矣。此蓋取諸小過。小過下止上動。曰杵之利。亦下止而上動也。

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韓註睽乖也。物乖則爭。與弧矢之用。所以威乖爭也。

孔疏此九事之第六也。

睽爾雅。弧木弓也。故云弦木爲弧。取諸睽者。睽謂乖離。弧矢所以服此乖離之人。故取諸睽也。

服此乖離之人。故取諸睽也。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三

繫辭下傳

聖賢願堂

墮弧矢。杵曰服牛乘馬。舟楫皆云之利。此皆器物益人。故稱利也。

重門擊柝。非如舟楫。杵曰故不云利也。變稱以禦暴客。是亦利也。垂衣裳。不言利者。此亦隨便立稱。故云天下治治亦利也。此皆義便而言。不可以一例取也。

本義睽乖然後威以服之。

兩軒張氏曰。外有擊柝以防暴客。內有杵臼以治粒食。而无以威其不軌。則雖有險。不能守。雖有粟。而不得食。此弧矢之利。不可緩也。

所引吳氏曰。弧木弓也。兵器不一。弓矢所及者遠。爲長兵。威天下者。示有警備而使之畏也。

運籌徐氏曰。其害之大者。以重門擊柝。不足以待之。故必有弧矢。

以威之利天下者仁也。威天下者義也。

蒙引天弦木爲弧。謂以絳弦木也。剡析木而削之使末銳也。正韻。剡。剡也。又斬也。古者絃誦。絃歌皆從弓。傍後以絃通用。

瑟弦木弦字下得甚。勿曲木而加弦也。剡字與上文。瑟是利益意。講門析既設。患知所防矣。猶无以威不軌也。于是弦木使曲其中。

以爲弧。剡木使銳其末。以爲矢。弧矢爲利。以威天下之不軌。此蓋取諸睽睽者。乖異之義。物情睽睽。然後威以服之也。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韓註宮室壯大於穴居。故制爲宮室。取諸大壯也。

孔疏此九事之第七也。已前不云上古。已下三事。或言上古。或言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三

繫辭下傳

聖賢堂

古與上不同者。已前未造此器之前。更无餘物之用。非是後物以替前物。故不云上古也。此已下三事。此是未造此物之前。已更別有所用。今將後用而伐前用。微明前用所有故木之云。上古及古者。

固未有衣裳之前。則衣鳥獸之皮。亦是已前有用。不云上古者。雖云古者。衣皮必不專衣皮也。或衣草衣。木事无定。禮故不得稱上古衣皮也。若此穴居野處。及結繩以治。唯專一事。故可稱上古。由後物代之也。取諸大壯者。以造制宮室。壯大於穴居野處。故取大壯之名也。

本義壯固之意。

鄭齊蔡氏曰棟屋脊標也。宇椽也。棟有承而上。故曰上棟。宇兩垂

而下。故曰下宇。棟取四剛義。宇取二柔義。

匿字訓錄。未確。宇。書謂簷下。

遷。漸除。氏曰。冬穴居。无以待風。夏野處。无以待雨。故宮室不得不興。展風。乘雨。然後知厦屋之爲。帷幪。故棟宇不可不固。大壯之意也。

蒙引穴居而野處。冬則穴居。夏則野處。皆有風雨。不可分屬。既有宮室。則風雨俱不能侵之矣。是壯固也。宮室二字。宮。統言宮居也。室。宮中之房舍。

玉疑上古指黃帝以前。曰後世。對上古而言也。聖人。卽黃帝堯舜一班人。

禮兵器既制。民患有以禦矣。宮室不興。民居何以奠乎。上古之世。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三

繫辭下傳

聖賢堂

民則冬穴居。夏野處。風雨交侵。无所安息。後世聖人。易之以爲室之制。有棟以承於上。有宇以垂於下。雖有風雨。足以待之。而无虞矣。此蓋取諸大壯。以壯有壯固之意。宮室宜壯固而不摧也。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韓註取其過厚。

孔疏此九事之第八也。不云上古。直云古之葬者。若極遠者。則云上古。其次遠者。則直云古。則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猶在穴居結繩之後。故直云古也。不封不樹者。不積土爲墳。是不封也。不種樹以標其處。是不樹也。喪期无數者。哀除則止。无日月限數也。後世

聖人易之以棺槨者。若禮記云。有虞氏瓦。槨未必用木。爲棺也。則禮記又云。殷人之棺槨。以前云。槨无文也。取諸太過者。送終追遠。欲其其大過厚。故取諸太過也。

按書稱堯崩。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則喪期無數。在堯已前。而棺槨自殷已後。則夏以前棺槨未具也。所以其文差前後不齊者。但此文舉大畧。明前後相代之義。不必確在一時。故九事上從黃帝。下稱堯舜。連延不絕。更相增修也。

本義送死大事而過於厚。

南軒張氏曰。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於此而過无害也。

再陽都氏曰。梓曰棺。槨所以使民養生送死无憾。所以依於人者。過厚也。然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故取小過之義而已。送死足以當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三

繫辭下傳

吳寄願堂

大事。故取大過之義焉。

谷沙鄭氏曰。大壯外震震動也。風雨飄搖之象。大過內巽巽入也。順葬入土之象。

家引或問。易之以棺槨。似只對衣薪說。曰。聖人既易以棺槨。則封樹之禮。喪期之數。從可知矣。故不詳言。厚衣之以薪。衣之被之也。葬之中野。猶言厝之中野也。中野謂野中。不是以土葬之也。下句有不封字在。喪期謂喪哭之期。非喪服之期也。彼時全未有服。任情厚薄而已。

附疑。厚衣之以薪者。置屍其中。以柴薪裹之。而葬。不知爲棺槨也。不封不起墳也。不樹不種樹爲墳林也。

按衣字甚奇。於此見聖筆之工處。或以薪爲樹槨。當寬說不止。

樹葉既用薪。則必以土掩。但不起高封耳。蒙引之說可疑。喪期作喪服說。山後推前而云。然亦通。

謹言室既具。生者得以庇蔭。而死者无所覆藏。亦何以教民孝乎。古之葬者。禮制未興。不過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之地。不封土以識之。不植木以衛之。至于哭踊之期。亦无定數。惟任情厚薄而已。後世聖人易之。棺以周身。槨以周棺。而封樹有規。喪期有數。從可知矣。此蓋取諸大過。以大過有過厚之義。送死大事。宜過於厚也。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夬。夬決也。書契所以決斷萬事也。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三

繫辭下傳

平寄願堂

凡此明九事之終也。夬者。決也。造立書契。所以決斷萬事。故取諸夬也。結繩者。鄭康成注云。事大大結其繩。事小小結其繩。義或然也。

本義明決之意。

朱子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天下事有古未之爲。而後人爲之。固不可无者。此類是也。又曰。結繩今溪河諸蠻。猶有此俗。又有刻板者。凡年月日時。以至人馬類草之數。皆刻板爲記。都不相亂。

進齋徐氏曰。上古民醇。事簡。事之大小。唯結繩以識之。亦足以爲治。至後世風俗偷薄。欺詐日生。而書契不容不作矣。書文字也。契合約也。言有不能記者。書識之。事有不能信者。契驗之。取明決之

意蓋夫乃君子決小人之卦而造書契者亦所以決去小人之偽而防其欺也

家引性理大全字學條朱子曰夫字者所以傳經載道述史記事治百官察萬民貫通三才而爲用大矣依此則亦主聖人用書契以治百官察萬民也。孔安國書序伏羲作書契以代結繩註疏曰民之於木刻其側爲契各持其一後以相考合書契二字此說最分明吐體彌難

府寶書契立而百官之事以治萬民之情以察此亦取卦名

易解結繩而治非君結繩而治也言當百姓結繩之時爲君者於此時而治也

羅隱云木以上著數爲字始爲之制也下三節著三易字始易其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二

繫辭下傳

聖賢願堂

制也皆變之不可已者

按結繩號天下言而治即謂天下之治治字現成非聖人治天下

之治書契當分看書謂泛有所記也契謂兩家合驗也百官之

治萬民之察皆以書契有所憑據无可驟閃

圖養生送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不繼以同文之化何以善其治乎

上古民臨事簡惟結繩以爲記號而天下自无不治後世官邪

作而民僞滋非結繩所能理矣聖人乃治爲文字言不能記者

書以記之立爲合約事不能信者契以驗之上而百官之功罪

可稽下而萬民之情僞可覈而以治以察焉此蓋取諸夫夫者

明決之義書契作而事皆明決也聖人制器以利天下如此可

不知作易之功哉

在第二章

本義此章言聖人制器尚象之事

孔疏此第二章明聖人法自然之理而作易象易以利器而利天下

誠齋楊氏曰嗚呼鴻荒之世民之初生非若今日之備器用便起居具服食也自斯人之儀而未知佃漁也聖人於是乎作網罟自

斯人之肉食而未知粒食也聖人於是乎作耒耜自斯人之食貨或有餘或不足之備置也聖人於是乎作市易自斯人之寒而衣

皮未知織絰之制也聖人於是乎作衣裳自斯人之出入厄于川隔而道斷也聖人於是乎作舟楫自斯人之疲於負擔而艱於遠

途也聖人於是乎作輪轡自斯人之虞於寇援而難於守禦也聖

人於是乎作門柝自斯人之知有耕耨而未有春作也聖人於是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二

繫辭下傳

聖賢願堂

人於是乎作門柝自斯人之知有耕耨而未有春作也聖人於是

乎作什春自斯人之无瓜牙以自濟而憂於得噬也聖人於是乎

作弧矢自斯人之穴處而病於濕熱也聖人於是乎作宮室自斯

人之死而寢於薪槨之掩也聖人於是乎作棺槨自斯人之窮於

結繩而相欺无藉也聖人於是乎作書契然非聖人之私知也取

於十三卦之象然後成亦非一聖人之能爲也歷五聖人而後備

蓋斯人生生之道若此其難而聖人所以生生斯人者若此其勞

也故曰如古之无聖人人之類滅久矣

初軒程氏曰網罟耒耜所以足民食交易舟楫所以通民財柝曰

弧矢所以利民用衣裳以華其身宮室以定其居門柝以衛其生

而所以送其死凡所以爲民生利用安身養生送死之道已无遺

故矣。然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卒歸之夫之書契何也。蓋器利用便則巧偽生。憂患作。聖人憂之。故終之以書契之取象。其視網罟等象。雖非一時之利。實萬世之大利也。故結繩初易為網罟。終易為書契。聖人以定大業。斷大疑。悉於書契乎。觀百官治萬民。察誠非書契不可也。十三卦終以夬卦之取象。聖人之意深矣。

雲峯胡氏曰。舟楫取象以卦象取也。服乘取象以卦象取也。取也。謙備。睽乖。壯固。夬決。大過。過於原。皆以卦義取也。諸家往往皆以互體推之。未免穿鑿。殊不知夫子之意。亦不過謂聖人之制此器也。此卦之中。自有此理而已。蓋之一字。擬取諸此。而非必取之此也。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上傳為君子之用。易者言之。下傳又為聖人之通變者言之。何也。天者理而已。聖人之制器不能先天而強為。不能後天而不為。非一時之所可為也。非一人之所能為也。皆天理之自然者也。所以亦曰自天祐之。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二

繫辭下傳

聖 寄願堂

開卦取氏曰。十三卦之辭。或言利。或不言利。何也。網罟非不為利也。然必未耜耜曰。而後能裕萬民之食。是則網罟之利不足言。而未耜耜曰。之利大矣。所以言利也。門板非不為利也。然門板則能保其內。使暴客不能入而已。弧矢則又能威其外。使暴客不能至。是則門板之利不足言。而弧矢之利大矣。所以言利也。獨於舟楫馬牛言利。天下者。舟楫馬牛之利。无所不通。可以周天下故也。西山真氏曰。此章所列卦象之意。皆物象之自然者也。有自然之象。則有自然之理。人之所共睹也。然常人見其象。而昧其理。唯聖人見是象。則知是理。知是理。則制是器。人皆謂備物致用立成器。

以利天下。出於聖人之心。思不知聖人亦因其所固有而已。學者誠能虛心以體天下之物。則精義妙道。莫不昭昭然接於吾之心。自然後真知道器之相合。而顯微之无間也。

蒙引。十三卦制器尚象。只是十二條事。因乾坤併而為二。故言十三卦。制器尚象。或尚其象。或尚其德。或尚其名。或尚其義。或尚其音。又或尚其道。總謂之象也。蓋卦者象而已矣。本无不該。

東蘇此章言聖人制器尚象之事。首節原聖人作易之由。以爲制器尚象之本。次節以下。言聖人制器尚象之事。

獨此章首節爲通章之目。歸重作八卦通德類情三句。八卦兼六十四卦言。通德類情。見卦中无所不包。下文姑舉十三卦以明之也。但通取離是包犧自作。於易无涉。而其象。則卦中所有也。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三

繫辭下傳

聖 寄願堂

神農氏作耒耜。市法何嘗本義卦。而其象亦卦中所有也。黃帝堯舜三聖不分。下十卦皆三聖所暗合。非果因卦而制也。衣裳取乾坤。舟楫取坎。牛馬取隨。重門取謙。杵臼取小過。弧矢取睽。宮室取大壯。櫓櫓取大過。書契取夬。兼卦象卦理卦德卦名。難以例論。然制器尚象。總謂之象。細推六十四卦。皆可合。如井鼎分明是器。此章却未及。看來只是觸着便說。无定指也。前言制器尚象。當照此章講爲切。

易經詳說卷四十三終

易經詳說卷四十四

繫辭下傳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孔疏是故易者象也。但前章皆取象以制器。以是之故。易卦者萬物之形象。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謂卦為萬物象者。法像萬物。猶若乾卦之象。法象於天也。

本義易卦之形理之似也。

朱子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只是彷彿說。不可求得太深。易者象也。是總說。言易不過只言陰陽之象。下云像也。材也。天下之動也。則皆是說那上面象字。問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四句只是解個象字。否曰。是解易字。像又是解象字。材又是解象字。末

易經詳說

卷四十四

繫辭下傳

一 寄願堂

句意亦然

蔡氏攸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始畫八卦。而象在其中。象與卦並生。以寓天下之理。故曰易者象也。蓋俯仰以觀。遠近以取。神明之德。可通鬼神之情狀。可得而況於人乎。況於萬物乎。及因而重之。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則擬諸其形容者。其變不一。而象亦為之蔽矣。故邑屋宮庭舟車器械服飾簪履。下至鳥獸蟲魚金石草木之類。皆在所擬。至纖至悉。无所不有。所謂其道甚大。百物不廢者此也。其在上古。尚此以制器。其在中古。觀此以繫辭。而後世之言易者。乃曰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一切指為魚兔筌蹄。殆非聖人作易前民用以教天下之意也。

蔡氏引夫易者。豈有他哉。只是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象而已。

而是卦爻之象。正所以像夫造化事物之理也。此象字正與象在

其中之象字同。但彼以三畫言。此則兼卦爻言。易字盡該了。易者

象也。猶淺說。至象也者像也。方說得重。象也者像也。說得甚廣。

凡說卦傳所言。自天地定位至所廣八卦之象。皆是形體亦在是。

性情亦在是。近取諸身者亦在是。遠取諸物者亦在是。且這六十

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言。非只八卦之象也。此只就卦畫言。未可說

出元亨利貞及潛龍勿用之類。本義易卦之形貼象字。而易之

所以為易者。惟此而已。故常言言理之似也。實只貼象也者像也。

存疑言易者非他也。只是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形象。爾是

形象非他也。所以像乎天地間之物理。爾

爾象屬伏羲。象屬文王。又屬周公。三節有次第。

易經詳說

卷四十四

繫辭下傳

二 寄願堂

圖此承尚象之意。因舉易之全體。以見象之无不該也。謂天下之

理極其精矣。使非聖人作易。安能盡其精乎。是故易也者。乃六

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形象也。是象也者非他也。所以像夫

天地間至精之物理。而彷彿於理之似也。此先天之易立象以

盡意如此。

象者材也。

爾謂材才德也。象言成卦之材。以統卦義也。

孔疏象者材也。謂卦下象辭者。論此卦之材德也。

本義象言一卦之材。

漢上朱氏曰。卦有剛柔材也。有是時有時。象必有是材以濟之。才

與時會。斯足以成務矣。

象引本義。象言一卦之材。言字屬象。字本文只謂象者。一卦之材也。如卦體卦德卦變卦義。皆其材也。材象有善惡。卦材之善者。辭亦從而善。卦材之惡者。辭亦從而惡。如乾之象曰。元亨利貞。所以言乾卦之材大通而至正也。坤之象曰。利牝馬之貞。所以言坤卦之材順而健也。餘可以類推。

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

凡疏。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謂每卦六爻。皆倣效天下之物而變動也。

本義。效倣也。

易經詳說

卷四十四

繫辭下傳

三 奇願堂

虞上朱氏曰。天下之動。其微難知。有同處一時。同處一事。所當之位有不同焉。則進退趨舍殊途矣。故曰。爻也者。效天下之動也。作。周公所繫爻辭。亦謂之爻。爻也者。所以效天下之動也。蓋民生日用。如婚嫁祭祀。涉川攸往之類。不可盡舉。皆天下之動。而天地間本有之事也。聖人即其模樣。而描寫之於爻。有似於倣效者。然故曰。效天下之動。

象引。卦非無動也。爻亦非無材也。而此分言者。家統論一卦六爻之體。於材為切耳。爻乃逐節之變。於動為尤切耳。天下之動。內止有得失。未有吉凶。象者。材也。亦然。故下曰。吉凶生而悔吝著也。謂周公於是觀一節之象。而繫爻辭。爻也者。因象之變。以衍天下

人事云。為之動者也。動有當否。辭有險易。而象之一節形矣。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孔疏。吉凶生而悔吝著者。動有得失。故吉凶生也。動有細小疵病。故悔吝著也。

本義。悔吝者。本微。因此而著。

商軒張氏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此者也。謂之象。則言其象之材而已。謂之爻。則放其象之變而已。至於吉凶。則悔吝之著也。故悔吝者。有改過之意。而吉則悔之著也。吝者。有文過之意。而凶則吝之著也。

雲峯胡氏曰。至著者。象。至微者。理。易之象。理之似也。柔者。材也。材者。象之質。爻。效天下之動。動者。象之變。悔吝在心未著。吉凶在事

易經詳說

卷四十四

繫辭下傳

四 奇願堂

已著。吉者。悔之著。凶者。吝之著也。

象引。既有卦爻。又有卦辭。爻辭如此。則吉凶由此生。悔吝由此著矣。平說。不可謂悔吝本微。因吉凶之生而著。亦要帶卦爻之象說。不可專承卦爻之辭說。故曰。八卦定吉凶。豈必有象。爻然後吉凶生。悔吝著耶。

存疑。既有卦爻之象。又有卦爻之辭。則吉凶由此而生。悔吝由此而著。吉凶本著者。故直曰。生。悔吝本微而未著者。故曰。著。

玉疑。是故二字。頂上二節來。吉凶悔吝。俱是象辭。莫作操著看。謂吉凶悔吝。舊主串說。當依象引平看。

關。既有卦爻之象。又有卦爻之辭。是故得失之報。以明吉凶。由此而生。災虞之故。以明悔吝。由此而著也。總之。繫辭以象。言不外

立象以盡意。材者象之質。動者象之用。吉凶悔吝者。象之微也。象立而易之理備矣。

右第三章

雙湖胡氏曰。此章說卦象。及象辭。爻辭。論人事之悔吝。至吉凶而始著。蓋卦爻辭。无非所以明得失之報。欲人觀象玩辭之際。知有悔心。而不吝於改過。庶幾有吉而无凶耳。

象辭。其章言聖人作易以前。民用章。旨重吉凶。生一句。首節論易象。次節三節論易詞。末節總承上文而言占之所由顯。

腰首節言卦爻之象。二節言卦詞。三節言爻詞。末節合象與詞而總斷之。謂象與詞皆所以明吉凶悔吝也。是指其統要處。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

易經詳說

卷四十四

繫辭下傳

五 寄願堂

注疏以此連上為一章。

宋義震坎艮為陽卦。皆一陽二陰。巽離兌為陰卦。皆一陰二陽。潛溪陳氏曰。二耦一奇。即奇為主。是為陽卦。二奇一耦。即耦為主。是為陰卦。故曰陽卦多陰。陰卦多陽。

存疑。言陽卦宜多陽。今乃一陽二陰。而反多陰。如震坎艮是陽卦。乃一陽二陰。是多陰也。陰卦宜多陰。今乃一陰二陽。而反多陽。如巽離兌是陰卦。乃一陰二陽。是多陽也。

法。因此專言六子。乃小成的卦也。

謂奇耦卦畫之多。非无清義存焉者也。乾坤之卦。固純陽純陰矣。至如震坎艮皆索諸乾而為陽卦。今觀其畫。乃一陽二陰。而多陰也。巽離兌皆索諸坤而為陰卦。今觀其畫。乃一陰二陽。而多陽也。

多陽也。

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

釋曰。天少者。多之所宗。一者。衆之所歸。陽卦二陰。故奇為之君。陰卦二陽。故耦為之主。

孔疏。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此夫子將釋陰陽二卦不同之意。故先發其問。云其故何也。陽卦多陰。謂震坎艮。一陽而二陰也。陰卦多陽。謂巽離兌。一陰而二陽也。陽卦奇。陰卦耦。耦者。陽卦則以奇為君。故一陽而二陰。陽為君。陰為臣也。陰卦則以耦為君。故二陽而一陰。陰為君。陽為臣也。故注云。陽卦二陰。故奇為之君。陰卦二陽。故耦為之主。

宋觀凡陽卦皆五畫。凡陰卦皆四畫。

易經詳說

卷四十四

繫辭下傳

六 寄願堂

三山李氏曰。陽卦宜多陽。而多陰。陰卦宜多陰。而多陽。何也。蓋陽卦之數。必五奇數也。奇則陰畫自多。陰卦之數。必四耦數也。耦則陽畫自多。其多陰多陽。皆自然。而非人力所能參也。

雙湖胡氏曰。管推八卦奇耦之畫。每卦雖各得其三。而合之則為六。乾坤合為六。震巽合亦六。坎離合亦六。艮兌合亦六。通符老陰卦。劫之用數。總之則四六二十四畫。而成老陰過揲之數。若无與於老陽之數矣。然以陽卦五畫。陰卦四畫觀之。奇耦之合。又皆老陽卦。劫之用數。故乾坤合為九。震巽合亦九。坎離合亦九。艮兌合亦九。悉數之實。成三十六。而為老陽過揲之數。此乾坤用九。用六。其數繁見於卦畫之可推者。如此。雖出於偶然。其實亦莫非自然之妙也。豈可以人力參哉。

蒙引陽卦多陰。陰卦多陽。意謂卦之多陰者。宜為陰卦。卦之多陽者。宜為陽卦。而今所謂陽卦者。反多陰。所謂陰卦者。反多陽。此其故何也。凡陽卦。以一陽為主。一陽為一畫。其二陰各二畫。合之則為五畫。五奇數也。陽卦奇。此所以陽卦多陰也。凡陰卦。則以陰為主。陰畫已二。其二陽又各一畫。合之則為四畫。四偶數也。陰卦耦。此所以陰卦多陽也。陽卦奇。不可指定奇字為五畫。陰卦耦。不可指定耦字為四畫。奇耦二字。在四畫五畫字外也。凡一三五七九皆奇。凡二四六八十皆耦。此只是因其四畫而目以耦。因其五畫而目以奇。就四與五分奇耦耳。其實每卦只是三畫。若陽卦。則教做五畫。陰卦。則教做四畫。則上文本義何以曰。凡陽卦皆一陽二陰。凡陰卦皆一陰二陽乎。而本文下文又何以曰。陽一君而二民。陰二君而一民乎。此又不可以不為之辭。辭者。意也。凡陽卦皆五畫。凡陰卦皆四畫。本義若不如此解。則陽卦奇。奇猶或可強以三畫言之。陰卦耦。耦字遂解不來矣。

易經詳說

卷四十四

繫辭下傳

七 奇願堂

民陰一君而一民乎。此又不可以不為之辭。辭者。意也。凡陽卦皆五畫。凡陰卦皆四畫。本義若不如此解。則陽卦奇。奇猶或可強以三畫言之。陰卦耦。耦字遂解不來矣。

易解陽卦奇。為主。震坎艮為一奇。皆出於乾之奇。雖陰多亦謂之陽。卦陰卦耦。為主。巽離兌為一耦。皆出於坤之耦。雖陽多亦謂之陰。卦若依本義。則下文一君二民。非二民乃四民。二君一民。非一

民乃二民矣。

要解此辭。曰。陽卦以耦畫為主。故陰不妨多。陰卦以耦畫為主。故陽不妨多。只當主三畫言。不必又分四畫五畫以配奇耦。觀下文一君二民。一民二君。皆主三畫可見。

陽陽卦主奇。故一奇二耦。而陰多。陰卦主耦。故一耦二奇。而陽多。

本義五畫四畫亦說得去。然恐非正意。

謂卦之多陰者。宜為陰卦。多陽者。宜為陽卦。今陽卦反多陰。陰卦反多陽。其故何也。陽卦以奇為主。一奇二耦。所以多陰也。陰卦以耦為主。一耦二奇。所以多陽也。

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也。

易經詳說

卷四十四

繫辭下傳

八 奇願堂

孔疏前釋陰陽之體。未知陰陽德行之故。故夫子將釋德行。先自問之。故云。其德行何也。陽爻以一為君。以二為民。得其尊卑相正之道。故為君子之道者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者。陰卦則以二為君。是失其正。以一為民。乖反於理。上下失序。故稱小人之道也。

本義君為陽。民為陰。

朱子曰。二君一民。誠教一個民。而有兩個君。看是其模樣。

要氏中行曰。一君二民。道大而公。君子之道也。二君一民。道小而私。小人之道也。卦體乎君子小人之道。而象象爻。所以發明此道者也。然在諸卦為陽卦者。未必皆君子之道。為陰卦者。未必皆小人之道。蓋此特借陰陽二卦之體。以明君子小人之道不同耳。非

可以例成卦也。爻象象乃是發明此道非發明此卦也。

王峯胡氏曰：論其故則陽卦五畫陰卦四畫陽與陰一定之分固如此。論其德行則陽為君陰為民陽為君子陰為小人易之扶陽抑陰又如此。

蒙引：凡卦畫之所在即德行之所在也。故因而及之。言只據陽卦多陰陰卦多陽而觀則其德行又有公私邪正之不同。蓋陽道尊貴而統陰有君之象陰道卑賤而從陽有民之象。陽卦一陽而二陰則其象為一君而二民夫以一君而統二民其道大矣。公乃天命之正也。人倫之常也。故為君子之道。陰卦一陰而二陽則其象為一民而二君夫以一民而統二君其道小矣。私於天命則非其正於人倫則非其常。故為小人之道。其道小而私於天命則非其正於人倫則非其常。故為小人之道。

易經詳說

卷四十四

繫辭下傳

九寄願堂

道也。其德行何也。此德行字與孟子道二道字意同道兼仁不仁德行兼君子小人。陽一君而二民陰二君而一民此所謂陽者陽卦也所謂陰者陰卦也。本義曰：君謂陽民謂陰皆就卦上說。二君一民小人之道若推而言之臣之事二君友之從二夫皆是也。

虞翻：德行即道之別名以其有吉凶淑慝寓於奇偶之上而不滯於形故曰德行。

虞有數則有理卦畫之中具有德行焉其德行何也。易之大分陽為貴象君陰為賤象民陽卦一陽二陰其象為一君二民一人御極四海歸心其道公而大乃君子之道也。陰卦一陰二陽其象為二君一民政出多門民无定主其道私而濫乃小人之道。

也。陰陽卦畫淑慝攸分此多陰者所以為陽卦多陽者所以為陰卦也。

右第四章

虞翻胡氏曰：此章專以八卦陰陽畫數分君子小人之道。

蒙引：此章專論六子卦畫首段言其畫數之多寡二段言其畫數之所以多寡三段是因言其數之多寡而及其德行之不同也。深解：此章以數之奇耦道之淑慝明陰陽多寡之辨大旨歸重末節。

明訓：此章言聖人作易以扶世教專以六子卦畫分君子小人之道以致扶陽抑陰之意。

按：此章論陰陽奇耦之多寡末節以君子之道歸之陽小人之道歸之陰以見陽之可貴然亦是大槩如此陽非全為君子陰亦非全為小人當活看。

易經詳說

卷四十四

繫辭下傳

十寄願堂

歸之陰以見陽之可貴然亦是大槩如此陽非全為君子陰亦非全為小人當活看。

易曰：悔亡往來朋從而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按：此章以此連上不分章。

韓愈：天下之動必歸于一思以求朋未能一也一以感物不思而至夫少則得多則惑惑雖殊其歸則同慮雖百其致不二苟議其要不在博求以一貫之不虛而盡矣。

風臨此明不能无心感物使物來應乃憧憧然役用思慮或來或往然後朋從爾之所思若能虛寂以純一感物則不須憧憧往來朋自歸也此一之為道得為可尚。天下何思何慮者言得一之

道心既寂。靜而思慮也。天下同歸而殊塗者。言天下萬事終則同歸於一。但初時殊異其塗路也。一致而百慮者。所致雖一。慮必有百。言慮雖百種。必歸於一致也。塗雖殊異。亦同歸於至真也。言多則不如少。動則不如寂。則天下之事。何須思也。何須慮也。

接註疏歸重於一。且以虛寂爲說。未見的確。

本義此言九四及辭而釋之言。理本无二。而殊塗百慮。莫非自然。何以思慮爲哉。必思而後。則所從者亦狹矣。

朱子曰。所謂天下何思何慮。正謂雖萬變之紛紜。而所以應之各有定理。不假思慮而知也。問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何故不云殊塗而同歸。言慮而一致。曰也。只一般。但他是從上說下。自合如此說。感應之理。本不消思慮。空費思量。空費計較。空費安排。

易經詳說

卷四十四

繫辭下傳

士奇願堂

只順其自然而已。

虞夫子也。只一般之說。則同歸殊塗。一致百慮。其詞雖是如此。而其意即是殊塗同歸。百慮一致也。

臨川吳氏曰。思者心之用也。慮者謀度其事也。心體虛靈。如止水。明鏡。未與物接。寂然不動。何思之有。既與物接。應之各有定理。何慮之有。皆之在心者。同因事之不同。而所行之途各殊。理之在心者。一因事之不一。而所發之慮有百塗。雖殊。慮雖百。而慮事之理則同。而一也。故定心應事。動而无動。則亦何思何慮之有。此一心定。應寂然之域也。若九四之憧憧。則豈如是乎。

張氏中行曰。言天地萬物皆本於天理之自然。人當棄私欲而循天理也。所謂理。夫子之一貫。子思之誠。曾子之守約是也。同歸而

殊塗。天下无二理也。一致而百慮。天下无二心也。致謂極致。明其所同歸。極其所一致。則天下雖塗殊。慮百。无不應者。何以思慮爲哉。

進齋徐氏曰。塗雖殊。而歸同。則往來自不容无。而加之憧憧。則私矣。慮雖百。而致一。則思亦人心所當有。而用於用從。則狹矣。公於此。但當以貞守之。不必自爲紛紛也。

聚引憧憧者。私小之意。語錄又有憧憧忙亂之說。對貞字說。憧憧則有所思矣。往來者。感應也。夫一感一應之相爲。往來者。理之自然也。何庸置思慮於其間哉。夫既容必於其間。則意偏於此。必遺於彼。而所感者。欲不能无所不感矣。故但其所感之朋。應爾所感而已。周公所以繫成九四之辭如此。孔子舉而釋之。大槩皆以言

易經詳說

卷四十四

繫辭下傳

士奇願堂

其不用憧憧也。謂夫天下之事。何以屈爲。何以處爲。此天下與君子之於天下也。之天下同。皆言天下之事也。天下之事。究竟无他。只是一個感應而已。天下感應之理。本同歸也。但事物則千形萬狀。而其塗各殊耳。天下感應之理。本一致也。但所接之事物不一。而所發之慮。亦因之有百耳。夫慮雖百。而其致則一。塗雖殊。而其歸則同。是其此感彼應之理。一皆出於自然。而然。而不必小容心於其間者。吾之應事接物。一惟順其自然之理而已。矣。天下何思何慮。天下何思何慮。同歸殊塗。專以人事言。不必兼日月之類。蓋爻辭思字。以人言。下文則泛及以明之耳。殊塗就行事說。百慮就心之發念處說。對殊塗而言。則爲同歸。對百慮而言。則爲一致。其實一也。一致謂所至之域則同也。本義必思而後。思我思

也。從彼後也。又言理本无二。而殊塗百慮。莫非自然。其殊塗百慮。帶上理本无二。請莫非自然一句。總管上以起下句。何以思慮爲哉。慮者思之深也。思歸之思。卽交辭之思字。或曰思在心。慮是謀度其事。以涉於世。言殊不知无個事。則代所思。思個甚麼。既思使有事了。豈獨慮爲涉於事耶。故曰慮者思之深也。自此以下四節。全是破交辭。惟「思」字。朋從而思。意却无存。蓋惟「思」字。切切。思慮往來。是把個往來。在心上計較。往就要來不少。卽思慮也。故聖人破之曰。天下何思何慮。言往必有來。感必有應。此理之自然。在人。不消思慮營求。他他自然來。亦非人思慮之所。能營求而使之來也。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只是說舉天下之事。千緒萬端。皆有個往來感應。再言天下何思何慮。以戒人不必營求也。

王疑兩何字。要體不是无思慮也。同歸二句。正明不必懂。惟處歸字。全字俱出用字。歸卽歸宿的歸。全卽全路的歸。歸者理之原同也。殊塗者事物之分路也。致是理之極致。百慮處字是個真意。與何應慮字不同。

環何思何慮。不足說无心。只是說无私心。此思慮字是不好字。謂計較安排也。百慮之慮。事之當慮者。是好字。去疑謂處字不同。極是。而以百慮爲真意。却欠明。重同歸一致一截。於殊塗百慮下。須說出同歸一致。見得有感自應。方好接下何思何慮。依家引貼感應說爲切。

周易繫辭。夫子固有象傳以發明之。於此又雜舉以釋之。也。易

之咸卦九四爻辭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何謂哉。子曰。天下之事。不外公感。感應之理。一皆自然。君子順其自然而已。何必心之授而思之。深而慮之。蓋感應之理。自其歸宿而言。固无不同也。但事物千態萬狀。其始不能不殊。其至耳。感應之理。自其極致而言。本无不一也。但所接之事物不一。其始不能不百其慮耳。夫塗雖殊。而歸則同。慮雖百。而致則一。是其此感彼應之理。一皆出於自然。而然不必容心於其間。君子之於天下。惟順其自然。何必憧憧往來。而以思慮爲哉。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孔疏曰。往則月來。至相推而歲成者。此言下須思慮。任運往來。自然明生。自然歲成也。往者屈也。來者信也。此覆明上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自然相感而生利之事也。往是去藏。故爲屈也。來是施用。故爲信也。一屈一信。遞相感動而利生。則上云明生歲成。是利生也。

本義言往來屈信。皆感應自然之常理。加憧憧焉。則入於私矣。所以必思而後有從也。

朱子曰。日往則月來一段。乃承上文憧憧往來而言。往來皆人所不无者。但憧憧則不可。

疏齋楊氏曰。觀諸日。今夕之往。所以爲來朝之來。觀諸月。今夕之來。所以爲來朝之往。蓋前之屈。乃後之伸也。觀諸寒暑。折膠之寒。不生於寒。而生於烈日。流金之暑。不生於暑。而生於堅冰。蓋今之

信乃昔之屈也。

臨川吳氏曰：因日之往而有月之來，因月之往而有日之來。二曜相推以相繼，則明生而不闇；因寒之往而有暑之來，因暑之往而有寒之來。二氣相推以相代，則歲成而不缺。往者之屈，感來者之信。來者之信，又感往者之屈，而有明生歲成之利。此天道往來自然之感也。若九四之往來，則豈如是乎？

蒙引曰：往則月來一轉，便是月往矣。月往則日來一轉，便是日往矣。不必是一一皆往感來也。所來亦為往，所往對前則亦為來矣。日往則月自來，不待思而來也。月往則日自來，不待思而來也。也。寒往則暑自來，不待思而來也。暑往則寒自來，不待思而來也。往者之用，自有來者之信，不待思而信也。利猶功也。此功利之

易經詳說

卷四十四

繫辭下傳

車寄廟堂

正者也。即指明生歲成言。孔子分明謂往者屈也，來者伸也，則分明是屈之感伸。其曰屈信相感者，只一屈一信，便是相感矣。而吳氏乃曰：往者之屈，感來者之信，來者之信，又感往者之屈。其泥於相感之義，斷不必從也。如下文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豈非偏言屈之感信，而亦謂之屈信相感歟。此節全提起往來之自然者，以見九四之不當憧憧也。謂之加憧憧為言，往來自不妨，只不合加一個憧憧也。自日往月來，至德之盛也。正所謂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者，凡講說至德之盛也，處便須繳一句云：然則天下何思何慮，亦是正經主意。如日月此自然之感應也，寒暑此自然之感應也，尺蠖龍蛇此自然之感應也，精義利用，以至於不思而自致，亦此自然之感應也。是豈非殊

余而同歸乎。

存疑：此以天道言屈伸往來之理，以明上文天下同歸殊塗之意。蓋日月寒暑之往來，皆出于自然，非人思慮所可為。此於何思何慮之意，尤明白可見也。本義加憧憧焉二句，似開

陳加憧憧二句，是朱子回顧上節意。本節之往來屈伸，豈有憧憧推是推遷之推感，即感應之感。利字只是說有些好處，明生歲成便是好處，故謂之利，非利物也。

因往就是屈來就是信，无兩層，但往來就序上說，可見者也。屈信就氣上說，可見中之不可見者也。相推便是感。

謂天往來，因人所不能无者，但憧憧焉則不可。試觀諸造化，因日之往而有月之來，因月之往而有日之來，二曜相推遷，則明生

易經詳說

卷四十四

繫辭下傳

車寄廟堂

而不置矣。因寒之往而有暑之來，因暑之往而有寒之來。二氣相推遷，則歲成而不減矣。是日月寒暑之往，不待思而往，乃氣機之消而屈也。日月寒暑之來，不待思而來，乃氣機之息而信也。一屈一信，即造化相感之機，而明生歲成之利於是乎生也。天運往來自然之感如此。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

安身以崇德也。凡此四者，皆以明上往來相感，屈信相須，尺蠖之蟄，初行必屈者，欲求在彼之信也。言信必須屈，屈以求信，是相須也。龍蛇之蟄，以存身者，言靜以求動也。龍蛇初蟄是靜也，以此存身是後動也。言動必因靜也，靜而得動，亦動靜相須也。

其說疏以精義為精粹微妙之義。精字不作用力字看。又以利用安身為欲利己之用。先須安靜其身。身在要安身上。皆與本義相反。至其精義入神。為先靜致用。為後動。猶可。而以利用安身為靜。崇德為動。則不可。故不全錄。

本義因言屈伸往來之理。而又推以言學。亦有自然之機也。精研其義。至於入神。屈之至也。然乃所以為出而致用之本。利其施用。無過不安。信之極也。然乃所以為入而崇德之資。內外交相養。互相發也。

朱子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屈信消長。闔闢往來。其機不停息。大處有大闔。小處有小闔。大處有大消息。小處有小消息。此理萬古不易。如目有瞬時。亦豈能常瞬。定又須

易經詳說

卷四十四

繫辭下傳

大寄願堂

開不能常開。定又須瞬。瞬了又開。開了又瞬。至纖至微。無時不然。問此章言萬變雖不同。然習一理之中。所自有底。不用安排。曰。此說得一頭。尺蠖若不屈。則不信。信得身。龍蛇若不蟄。則不伏。得氣如何。存得身。精義入神。疑與行處。不相關。然而見得道理通徹。乃所以致用。利用安身。亦疑與崇德。不相關。然而動作得其理。則德自崇。天下萬事萬變。無不有底。這往來之理。又曰。尺蠖屈。便要求行。龍蛇蟄。便要存身。精研義理。三九經綏之差。入那神妙處。這便是雲出來。致用外面。用得利。而身安。乃所以入來。自崇。已德。致用之用。即利用之利。所以橫渠云。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事豫吾內。言曾則這裏而來。又曰。尺蠖屈。得一寸。便能信得一寸。來許。他之屈。乃所以為信。龍蛇於冬

若不蟄。則凍殺了。其蟄也。乃所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乃所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乃所以崇德也。欲罷不能。如人行步。至蹻起了。不由得。若脚不起。所謂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若到那窮神知化。則須是德之盛也。方能。精義二字。所謂義者。宜而已。物之有宜。有不宜。事之有可。有不可。吾心處之。知其各有定分。而不可易。所謂義也。精義者。精諸此而已。所謂精云者。猶曰。察之云耳。精之至。而入於神。則於事物之所宜。毫厘委曲之間。無所不悉。有不察言之妙矣。此所以致用。而用五不利也。又曰。義至於精。則應事接物。問。无

非義。不問小事大事。千變萬化。改頭換面。出來自家應副。他如利刀快劍。相似。迎刃而解。件件判作兩邊去。且如精義入神。如何不思。那致用底。却不思。致用底。是致驗。利用安身

今人循理。則自然安利。不循理。則自然不安。利。意。余氏曰。既曰。屈信相感。而利生矣。恐人知信之利。而不知屈之所以利也。故以尺蠖龍蛇。明之。其為人切矣。

易經詳說

卷四十四

繫辭下傳

大寄願堂

臨川吳氏曰。天子既以屈信二字。釋往來之相感。復以物理之屈信。聖學之屈信。言之。而廣其義。尺蠖不屈。則其所行不能信。既信而再行。則又屈也。龍蛇不蟄。則其來歲之身不能奮。奮於來歲。則又蟄也。此物理之屈信。相感也。義理精明。則應物有定。而神不外馳。人者。无出內之屈也。而乃所以致極其外之用。屈之感信也。日用且利。則每事曲當。而身之所處。隨寓而安。外之信也。而乃所以崇崇其內之德信之盛。屈也。此聖學之屈信。相感也。因言聖學之交相養。互相發。功力至此。則後以加矣。

易經詳說

卷四十四

繫辭下傳

九寄願堂

張引韻學集成云。蠖一名踞。一名步屈。如吞食葉。老亦吐絲作室。蠖化爲蝶。本作尺蠖。尺蠖之屈。龍蛇之蟄。兩句。輕是引起下文。上條本義云。往來屈信。以本文先往來而後屈信也。此條本義先屈信而後往來。以本文只有屈信。而以往來貼之也。尺蠖屈而伸。下面就帶信而復屈之理。但言未及耳。上文則月來亦帶得月復爲往。而日又來之理。但言未及耳。尺蠖之屈。自有求信之理。不待思而信也。龍蛇之蟄。自能以存其身。不待思而存身也。精義入神。自能致用。不待思以致用也。利用安身。自能崇德。不待思以崇德也。以求信也。此求字。明不屈則不能信。是其屈者。乃所以爲信之地。故曰求信。亦不待思也。精研其義。至於人神屈之至也。然乃所以爲出。而致用之本。屈之感乎信也。利其施用。无適不安。信之極也。然乃所以爲入。而崇德之資。信之感乎屈也。卽此屈之感。伸而又伸。感屈而又感伸。便是所謂交養互發之機。自不能已者也。精義是理。致用是事。利用是事。崇德是理。精義致用。易見利用。如何以崇其德。蓋外邊事事。都能迎刃解去。則胸中所得益深。所造益遠矣。精義以致知言義者。事理之宜也。利用以行言入神。只謂到那不容言之妙處。利用故身安。若其用有不利。則亦不能在在皆安。而泰然處之矣。精義致用。內之養乎外。外之養乎內也。利用崇德。外之發乎內。內之養乎外也。精義固爲屈。精義而至於入神。屈之至也。致用固爲信。致用而至於无適不安。信之極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蓋躬行心德。自是相關之理。小註動作得其理。則德自崇。利用崇德。信之感乎屈也。亦有此理。

易經詳說

卷四十四

繫辭下傳

九寄願堂

惟此句有信感屈之說。餘只從一邊說。精義所養者。發之於致用。發而利用者。又以崇其所養之德。只言如此循環不已。所謂交相養而互相發也。存疑。此下以人物言屈信往來之理。尺蠖龍蛇物也。精義以下人也。尺蠖不屈。便死。殺了。决不能信。必屈然後能信。其信者。理之自然也。龍蛇不蟄。便凍死了。决不能存身。必蟄然後能存身。其身者。理之自然也。事物之理。各有所宜。察之不精。或以非爲是。以是爲非。事物之應接。必失其當。欲其用之利。不可得也。故精義入神。則可以出而致用。入神。言析理不使有毫釐之差。至於不容言之妙也。順理而行。則動无不順。而隨處皆安。故曰利用安身。利用安身。則理之得於心者。日積而高。大矣。故曰以崇德行。道而有得於心者。謂之德。利用安身。以崇德。卽是此意。精義入神。以知言致用。則屬行。利用安身。以行於外者。言崇德以得於內者。言。龍引謂德。屬知。不是。去疑。尺蠖四句。緊頂上屈信來。爲足上起下之詞。存身。存此有待也。利。便利也。安。安通也。發存身。卽有思奮意在。故屬信一邊。精義四句。要領合屈信之意。又嘗推之物理。亦猶是屈信相感而已。彼尺蠖不屈。則其行不信。是其屈也。以爲求信地也。龍蛇不蟄。則不能奮。是其蟄也。以爲存身地也。豈惟物理。卽聖學亦如是矣。夫人心之裁制。爲義而神。乃義之微妙處也。精研其義。而入於神妙。則見理明徹。自

有以推致其用而酬應各當矣。義之泛應爲用而身乃用之所由出也。用无不利而身无不安。則躬行心得自有以增崇其德。而造詣益高矣。精義入神爲屈出而致用則有信之意也。利用安身爲信入而崇德則有屈之意也。此亦感應自然之理也。而豈待於思慮哉。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孔疏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者。精義入神以致用。利用安身以崇德。此二者皆人理之極。過此二者以往則微妙不可知。故云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者。此言過此二者以往之事。若能過此以往則窮極微妙之神曉知變化之道。乃是聖人德之盛極也。本義下學之事盡力於精義利用而交養互發之機。自不能已。自

易經詳說

卷四十四

繫辭下傳

三寄願堂

是以上則亦无所用其力矣。至於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而自致耳。然不知者往而屈也。自致者來而信也。是亦感應自然之理而已。張子曰。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此上四節皆以釋成九四爻義。

朱子曰。窮神知化德之盛。這德字只是上面崇德之德。德盛後便能窮神知化。使如聰明睿知皆由此出。自誠而明相似。又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只是這一個非於崇德之外別有個德之盛也。做來做到做到微處便是。未之或知是到這裏不可奈何。窮神知化雖不從這裏出來。然也有個意思。神化二字雖程子說得亦不甚分明。惟是精義推出來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窮

神知化是逐些子按將去底。一日復一日一月復一月。節節按將去。便成一年。神是一個物事。或在彼。或在此。當其在陰時全體在陰。在陽時全體在陽。都只是這一物。兩處都在。不可割。故謂神橫渠言一故神兩故化。又注云。兩在故不測。這說得甚分曉。

蒙引承上文而言。內焉精義而外有以致乎用。外焉利用而內有以崇乎德。內外只管如此交相養。互相發。則欲能不能。而過此幾非在我者矣。故曰未之或知也。至於交養互發之機熟而又熟。則德之盛矣。德之盛。即自能窮天地之神。而知天地之化矣。然不知者往而屈也。自致者來而信也。是亦自然之理耳。然則天下何思何慮。過此以往。即指窮神知化之境。本義不知者往而屈也。何謂也。蓋下學之事。只有精義而致用。利用而崇德。俛焉日有孜孜於此而已矣。自是以上窮神知化境界。都不容我致力得。豈不是往而屈。亦對下文來而信。方見往而屈意顯也。不知者往而屈。只是說要用力。而莫知所以用力。自致者來而信。只是說盡力於精義利用者所致。窮神知化神化皆主天地言。窮神知化只是與造化聯合。无間。德盛仁熟。本文只是德盛。本義兼仁熟言者。德之所以爲德者。仁而已。仁兼衆善。仁熟者。依於仁也。德之盛也。不是就窮神知化而贊其爲德之盛。乃是言由其德之盛。故能窮神知化也。德之盛在內。所謂至誠无息也。窮神知化是用之妙於外。所謂微則悠遠而博厚高明者也。即是天下至誠而能經綸立本。知化育焉有所倚者也。此德字。即是上文崇德之德。崇德還是顯子欲罷不能境界。盛德則大而化矣。化則自然窮神而

易經詳說

卷四十四

繫辭下傳

三寄願堂

和寒推行有漸爲化。由陽變而爲陰。由陰變而爲陽。漸漸化將去。自謂化也。三二氣之迭運者言。合一不測爲神化。與兩在故。既同。惟其兩在。所以合一也。合陰陽而爲一。所以爲神。主一理。而於二氣者言。即太極也。

存是過此以往。水之或知。是既竭吾才。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之地。爲義利用力之所能爲也。過此以往。則窮神知化之境。非力之所能爲矣。故曰。水之或知。然自精義利用而積之。使義之精者。益以補其於耳。順心運之境。用之利者。益以利。至於從心不踰矩之天。則德極其盛。而窮神知化之妙。在我矣。故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德之盛。是精義利用做到極處。本義曰。仁只是德盛。蓋德盛則行。仁之德。語學而至窮神知化。此是與天合一處。上傳所謂。

易經詳說

卷四十四

繫辭下傳

寄願堂

成位乎其中。窮理盡性至命。中庸位。天地育萬物。知天地之化育。皆是此地位。所謂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也。精義入神以致用。是有以養乎外也。利用安身。即致用也。而有以崇德。是外有以養乎內也。故曰。交相養。致用。是內之精義者。見之行。外有以養乎內也。德崇。則外之利者。聚之於內。是內又有以發乎外也。故曰。互相發。精義以利用。灼理也。利用以崇德。則其理得於心。非復向之灼理矣。精義於內。而利用於外。而德崇於內。德崇於內。而外之用。益以利用於外。而內之德。益以崇。內外交養。互發如循環之無端。則直上天德自此始。故德之盛。而至於窮神知化。皆自精義利用而積之也。故本義曰。下學之事。盡力於精義利用。而交養互發之機。自不能已。即此意也。德盛之德。即上崇德之。

德。德方升。則曰崇。升之極。則曰盛。聖人一字不苟下。

履水之或知。知字。蘇曰。言只是朱子所云。不容計較之意。或云。莫知。所以用力。最合本義。交養互發。非兩事。內有以養。外則由

內發。外有以養。內則由外發。總在精義利用二句看出。朱子曰。此章解。廣九四。據交義看。上文說。貞吉。悔亡。貞字甚重。程子謂。聖人感天下。如兩陽。暑无不通。无不應者。貞而已。所以感

入者。果貞矣。則吉而悔亡。蓋天下本无二理。果同歸矣。何患乎感塗果一致矣。何患乎百慮。所以重言何思何慮也。如日月寒暑之往來。皆是自然感應如此。日不往。則月不來。月不往。則日不來。寒暑亦然。往來只是一股往來。但極微之往來者。是得應失。既要感

這個。又要感那個。便自憧憧忙亂。用其私心而已。屈信相感。而利

生焉者。有靈必有夜。使使長爲晝。而不夜。則何以息。夜而不晝。安得有此光明。春氣固是和。好只有春夏而无秋冬。則物何以成。

一向秋冬而无春夏。又何以生。屈信往來之理。所以必待迭相爲用。而後利所由生。春夏秋冬。只是一個感應。所應復爲感。所感復爲應也。春夏是一個大感。秋冬則必應之。而秋冬又爲春夏之感。以細言之。則春爲夏之感。夏則應春。而又爲秋之感。秋爲冬之感。冬則應秋。而又爲春之感。所以不窮也。尺蠖不屈。則不可以信。龍蛇不蟄。則不可以藏。身。今山林冬暖而蛇出者。往往發死。此則屈信往來。感應必然之理。天子因往來雨澤。說得許多。又推以言學。所以內外交相養。亦只是此理而已。橫渠曰。事豫吾內。求利吾外。素利吾外。致賢吾內。此下學所當致力處。過此以上。則不容計

易經詳說

卷四十四

繫辭下傳

寄願堂

較所謂窮神知化。乃養虛自致。非思勉所及。此則聖人事矣。天下何思何慮。便是先打破那個思字。却說同歸殊塗。一致百慮。又再說天下何思何慮。謂何用如此。撞撞往來。而為此朋從之思也。日月寒暑之往來。尺蠖龍蛇之屈信。皆是自然底道理。不往則不來。不屈則亦不能信也。今之爲學。亦只是知此精義。入神用力於內。乃所以致用乎外。利用安身。求利於外。乃所以崇德於內。只是如此做將去。雖至於窮神知化地位。亦只是德盛仁熟之所致。何思何慮之有。

雲峯胡氏曰。天下何思何慮一語。所以破思慮之惑。息憧憧之思也。天地間凡一往一來。皆感應自然之常理。非惟日月寒暑如此。以吾之學言之。精義以致用。利用以崇德。亦有自然屈信之理。至

易經詳說

卷四十四

繫辭下傳

天寄願堂

於窮神知化而德之盛。皆自然而已矣。皆非思慮所及。故曰天下何思何慮。

孩本義。不知者往而屈也。自致者來而信也。此二語殊費解。朱子有理太細。往性有過於用意處。竊謂此等處。如經朱子再爲更定。必有及於蓋末之或知與窮神知化相接。難分兩事者。

講夫義末精而求精。用未利而求利。此用力之事。在我可得而知也。過此以往。義已精而無所用其精。用已利而無所用其利。幾非在我。而莫知所以用力矣。此境界殊末之或知也。乃能窮天地之神。而與合一不測者相爲流通。知天地之化。而與推行有漸者相爲默契。由其德之極盛。故如斯也。豈猶向之崇德之事乎。學者但加功於力有可用之地。而窮神知化聽其自然。此亦

感應自然之理。而無容憧憧之思慮也。合造化物理。聖學觀之。可見天下无无感之物。亦无无應之感。亦順其理之自然可也。是可以盡成九四之義矣。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孔疏。困之六三。履非其地。欲上干於四。四自應初。不納於已。是困於九四之石也。三又乘二。二是剛陽。非已所乘。是下向據於九二之蒺藜也。六三又无應。是入其宮不見其妻。死期將至。所以凶也。子曰。非所困而困焉者。夫子既引易文。又釋其義。故云子曰。非所困。謂九四。若六三不往犯之。非六三之所困。而六三強往干之。而取困焉。名必辱者。以向上而進取。故以聲名言之。云名必辱也。非

易經詳說

卷四十四

繫辭下傳

天寄願堂

所據而據焉者。謂九二也。若六三能卑下九二。則九二不爲其害。是非所據也。今六三強往陵之。是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者。下向安身之處。故以身言之。云身必危也。

本義。困六三爻義。

或問。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大意謂石不能動底物。自是不須去動他。若只管去用力。徒自困耳。朱子曰。此爻大意。謂不可做底。便不可入頭去做。又曰。且以人事言之。有着力不得處。若只管着力去做。少間去做不成。他人便道自家无能。便是辱了名。

而軒張氏曰。有應於上。將以求名。今困于石。此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也。有依於下。得以安身。今據于蒺藜。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也。在困之時。名辱身危。有死之理。此身不行道。雖妻且不可見。宜

乎凶也

誠齋楊氏曰。君子有不幸之困。无以致之。在陳受困。是已故名不辱而身不危。小人无幸免之困。爲不善以致之。以其非所據而據。是以非所困而困焉。尚可得而保其名。保其身。保其家。保其妻子。

蒙引。困之六三。以陰柔不中正處夫二四二陽之間。夫以九四之剛強而壓其上。石之象也。三不中正。乃不量其力而欲去之。去之不得。徒爲所困焉耳。是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也。以九二之剛強在下。而三據其上。且凡所據者。依以爲安也。九二剛強。不可以據。蒙黎之象也。三不中正。乃不自量其材。而欲據之。果能安乎。是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也。夫名既辱。身且危。則喪亡无日矣。雖上六

易經詳說

卷四十四

繫辭下傳

三寄願堂

是其所應有妻之象。然若身且不能保。其能有其妻乎。故妻亦不可得而見也。明上六終不爲三應也。一說。不要用九四九二反上六來入解。只解其辭義云耳。若以諸爻例之。爲是而當從其前說。正當用以解爻詞。然於此欲究其實。則當云然也。若從泛解詞義說。則凡非所困而困者。皆石也。凡非所據而據者。皆蒙黎也。卽辱且危。則不能保其所有矣。疑亦妻之類也。

存疑。此只當泛說。不當用爻義。蓋聖人贊易。无用卦爻之義。以釋經者。皆係于各卦各爻之下。不係于各卦各爻而另爲繫辭。傳者多是論道理。不用卦爻之義。觀上文。中孚九二。同人九五等爻。及此條以下。至釋益上九爻。義可見也。

按困者。已之力爲所困也。據者。已之身處其上也。非所困而困。是

不當爲其所困。而却爲其所困。非所據而據。是不當處其上。而却處其上。或曰。石非我之所得。困蒙黎非我之所得。據於石說不去。

困六三爻辭曰。困于石。據于蒙黎。入于宮。不見其妻。凶。何謂也。子曰。凡人欲保身名者。當審量于人。已之間而善自處也。必有應方可求名。困于石。則非其所當困。而自取困焉。其名必辱。而譏誚起矣。必有依方可安身。據于蒙黎。則非其所當據。而妄爲據焉。其身必危。而禍患生矣。名既辱。身既危。則死期將至。身且不保。況能保其所有乎。妻不可得而見。凶可知矣。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

易經詳說

卷四十四

繫辭下傳

三寄願堂

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孔疏。三不應上。又以陰居陽。此上六處解之極。欲除其悖亂而去其三也。故公用射此六三之隼。於下。體高墉之上。云自上攻下。合於順道。故獲之。无不利也。子曰。隼者禽也。既引易文於上。下以解之。故言子曰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者。猶若射人持弓矢於身。比君子若包藏其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似此射隼之人也。動而不括者。言射隼之人。既持弓矢。待隼可射之時。而射之。則不括結而有礙也。猶若君子藏器於身。待可動之時。而與動。亦不滯礙而括結也。語成器而後動者。謂易之所說此者。語論有見成之器。而後與動也。

本義括結礙也。此釋解上六爻義。

朱子曰：張敬夫說易，謂只依孔子繫辭說便了。如說公用射隼，至成器而動者也。只如此說便了，固是如此。聖人之意，只恁地說不得。緣在當時，只理會得象數，故聖人明之以理。又曰：公用射隼，孔子是發出言外之意。

漢上朱氏曰：藏可用之器，待可爲之時，動无結礙，出則有獲。隼，乘屈信之理，而其用利者能之。

按此不必承上文，彼自釋咸四爻，與此无與。

蒙引：隼者，禽也。主射之者，人也。三句相因而生。言隼者是個驚害之禽，然射之必以弓矢，而弓矢者射禽之器，弓矢不能自射而射之者，人也。爻辭公字，則人也。此三句，且據爻辭射隼一事而申之。明非有人，挾是器，則无以射是隼。其意自有在。玄至下文遂以

易經詳說

卷四十四

繫辭下傳

王肯綮堂

其意言之，却與本爻主害之意不甚拘也。故朱子語錄云：以爲孔子是發出爻辭言外之意。夫君子懷經邦濟世之才，是蓋藏其利用之器於其身也。若是而後待其時之可行而行，則其器已素具矣。何不利之有也？蓋无此器而動，則便有所括碍。今也器既素具，而動不括，此其所以隨動隨效出而有獲也。易曰：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語成器而動者也。或欲以器爲除暴去邪之器，愚謂不當如此拘聖人以活心。語活書豈必拘定此是射隼之器，然則君子勿而學之所懷，只是要射人者耶？如戴六二，只是以不溺於謙爲重，而傳文所謂不誦不渎，知微知彰之類，其知幾抑又何多也。如此看易，所以能至三絕筆編。此節孔子是因玩爻辭，見得隼固在射，射固是人，但无弓矢，何以獲之？於是覺

得一器字重，遂發出云云。爻辭意不重也。

既存疑主解悖，與蒙引不同。蒙引藏器句，卽泛說存疑藏器句，接上弓矢說，至動而不括，方推開分截處亦不同。隼者，至人也。貼易辭說，君子至有獲，泛說藏器于身三句，照出利字，動而三句，照出獲字，有發正是利處。末句又挽到易辭上，獲與利皆在其中。不括，兼能藏器動兩層意。語猶謂字法聲讀成者，完全其器。

附註：精神全在藏器二字。器惟藏藏能成的，待正所以藏處從來壯顏君子，非是无器病在一個不藏耳。故藏的道理最大。天地藏諸用，聖人藏於密，都是這個有獲以上，俱就君子泛論解悖之理。末句纔是釋爻辭。

易經詳說

卷四十四

繫辭下傳

王肯綮堂

臨時傳中多云解悖，或云除害，今用蒙引說。圖解之上六爻辭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何謂也？子曰：隼者，鷃之禽也。弓矢者射之器也。持弓矢以射隼者，則人也。卽此推之，可見器之爲重，而必善用之矣。君子道德素養，積器也。欲獲于身，惟待時之可爲而動，則動中機會，何不利之有？蓋器者動之具，時者器之資。有器能藏，又待時以善其動，動而无所結碍，是以出而有獲，所舉萬全也。然則上六所云蓋謂藏器待時，完成其器而後動，故以之射隼，獲之无不利也。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微而大誠，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凡說明小人之道，不能恒善，若因懲誠而得福也。

本義此釋噬嗑初九爻義

厚齋馬氏曰不以不仁爲恥。故見利而後勸於爲仁。不以不義爲恥。故見威而後懲於不義。

義引不恥不仁以下四句不一類。而語意相承。亦須細味之言。不仁亦非其所恥。不義亦非其所畏。其所勸惟利。不利不勸也。其所懲必威不威不懲也。故小懲則大誡。而爲小人之福也。小懲大誡。則履校滅趾。小人之福。則無咎。小懲而大誡。言所懲雖小而其所誡則大。以其止惡於初也。不然始之不誠。至於惡積而不可掩。則其罪大而滅身矣。

存疑知恥不仁之人。自勸於仁。不待見利而後勸。蓋恥心勝也。小人不恥不仁。故不見利則不勸。必見利而後勸。知畏不義之人。自

易經詳說

卷四十四

繫辭下傳

聖寄廟堂

知懲。不待見威而後懲。蓋畏心勝也。小人不畏不義。故不見威則不懲。必待威而後懲。所懲雖甚小而可以止惡於初。其所誡則甚大矣。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滅趾。無咎。此之謂也。

存疑本厚齋分項說。今多以勸懲雙承仁義。

匪疑不仁就心言。故只曰恥。不義就事言。必至犯法。故曰畏。

匪解懲。這告其已然之心。誠須防其未然之念。要說出聖王使民遠罪意。

按上四句。遞說到威懲。下接成懲以解易辭。

講孔子因噬嗑初九而發其意曰。王可恥者不仁也。小人不恥不仁而昌爲之。至可畏者不義也。小人不畏不義而敢行之。仁義所當爲者。无待於勸也。彼必見利之所在。然後慕之而勸於善。

不懲不勸也。不仁不義所當去。若无待於懲也。彼必見威之所。在。然後畏之而懲於惡。不然不懲也不威不懲。須有威方知所懲。吾知懲其不仁不義之小者。則可誡其不仁不義之大者。罪惡可免。此乃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滅趾。無咎。正此小懲大誡。小人之福之謂也。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孔疏明惡人爲惡之極以致凶也。此結成前章不能安身之事。故引噬嗑上九之義以証之。上九處斷獄之終。是罪之深極者。故有句校滅耳之凶。案第一第二節。皆先引易文於上。其後乃釋之。此

易經詳說

卷四十四

繫辭下傳

聖寄廟堂

第三以下。皆先讀張卦於上。然後引易於下。以結之。體例不同者。聖夫子隨義而言。不爲例也。

兩義此釋噬嗑上九爻義。

廟堂錢氏曰。積之宜。玩。凡善惡未有不由積而成也。

疏齋楊氏曰。夫子釋噬嗑初上之辭。謂懲惡在初。改過在小。

聖安邱氏曰。惡小而不能懲。則罪大而不可解。猶滅趾不防而至於滅耳也。烏得而不凶。

案引夫小人以善爲无益而弗爲。殊不知小善而積之。則足以成名矣。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殊不知小惡而積之。終必至於滅身矣。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矣。

附疑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則惡以之

而積矣。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正是積惡之極。而取罪之大也。

集說：惡起於微。禍成於積。小人非不畏也。其心蓋謂無傷耳。及無所懲。誠見九傷則敢於肆惡之心生矣。故小懲大誡。所以使之不敢也。

噬嗑兩爻當合看。惟小惡不懲。遂至於積初不戒。趾後竟滅耳矣。主惡。善是陪說。

孔子因噬嗑上九而發其意曰：懲惡在初。改過在小。善乃成名之基。而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乃滅身之階。而惡不積。亦不足以滅身。然所謂積者。乃由小以積之。至於大也。小人以小善為無益於名而弗為。以小惡為無傷於身而弗去。由是日去善而

易經詳說

卷四十四

繫辭下傳

寄願堂

從惡浸浸不已。以至惡日積而不可遏。掩故罪至大而不可救解矣。易曰：何校滅耳。凶。正言惡極罪大而不可解也。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孔疏：危者安其位者也。言所以今有頃危者。由往前安樂於其位。自以為安。不有畏懼。故致今日危也。亡者保其存者。所以今日滅亡者。由往前保有其存。恒以為存。不有憂懼。故致今日滅亡也。亂者有其治者。所以今有禍亂者。由往前自恃其有治理也。謂恒以為治。不有憂慮。故致今日禍亂也。是故君子今雖獲安。心恒不忘頃危之事。國之雖存。心恒不忘滅亡之事。政之雖治。心恒不忘禍亂之

事。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者。言心恒畏懼。其將滅亡。其將滅亡。乃繫于苞桑之固也。

本義：此釋否九五爻義。

或問：危者以其位為可安。而不知戒懼。故危。亡者以其存為可常。保是以亡。亂者有其治。是自有其治。如有其善之有。是以亂。朱子曰：某舊也。如此說。看來保字說得較牽強。只是常有危亡。與亂之意。則可以安其位。保其存。有其治。

臨川吳氏曰：百處於危者。乃自安其位之道也。察子若將亡。將亂者。乃所以常保其存。常有其治也。九五否將休矣。而不忘戒懼。如此。蓋於安存治之時。而能不忘危亡。亂之禍。是以身之位得以安。而國家可保其久存長治也。

易經詳說

卷四十四

繫辭下傳

寄願堂

彖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三句其危者。亡者。亂者。即其亡其亡之意。依朱子語錄為是。言心能若危。所以得安心。能若亡。所以得存心。能若亂。所以得治理。是如此所謂危者使平也。下兩句就君子身上說。

預疑：危者安其位三句。是泛論道理。君子安而不忘危。至國家可保。始着人上說。平時自處常若將危者。所以安其位者也。常若將亡者。所以保其存者也。常若將亂者。所以有其治者也。曰：危曰亡曰亂。不是虛空。无事。徒有危亡亂之心也。其所以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者。必自有道矣。孟子曰：今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即其道也。

陳解：危以將覆亡言。亡則覆滅矣。亂則未危而刑政紀綱紊也。

去疑安危就位言存亡就國言或就身言治亂就世道言
獨身安永安國家可保兼存與治在內保有二字相近故保可兼
有。

講孔子因否九五而發其意曰天下有不測之變君子貴未然之
防試以常理論之恃其安者未必安自以爲危則謀安之術无
所不至乃所以安其位者也恃其存者未必存自以爲亡則圖
存之具无所不周乃所以保其存也恃其治者未必治自以爲
亂則制治之道无所不備乃所以有其治也此一一定之理也君
子有見於此故中外歸心位已安矣常恐變起一朝不忘危也
宗社寧謐國已存矣常恐患生意外不忘亡也綱舉目張政已
治矣常恐懈弛旦夕不忘亂也夫有患危思亡思亂之心必有

易經詳說

卷四十四

繫辭下傳

聖寄願堂

求安求存求治之策是以身安其位而國家可保其久存長治
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此之謂也。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
毀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孔疏言不勝其任者此夫子之言引易後以此結之其文少故不
云子曰也。

困義此釋鼎九四爻義。

誠齋楊氏曰聖人亦豈責天下之人皆德厚而不薄皆知大而不
小皆力多而不少哉亦責其貪位而不量已過分而不勝任以至
覆人之餗敗已之身爾。

融堂錢氏曰古之人君必量力度德而後授之官古之人臣亦必

度力度德而後居其任雖百工胥吏且猶不苟況三公乎爲君不
明於所擇爲臣不審於自擇以至亡身危主誤國亂天下皆由不
勝任之故可不戒哉。

蒙引德力知三項着力與知俱屬才才中條目只有知力二者謀
事以知任事以力德自是理之得於心者。
存疑爲君者必度德量力而用人然後不壞已之事爲臣者必度
德量力而用於人然後不壞人之事德知力不足而任大事鮮有
不及於禍者此雖專責人臣然爲君者亦當分受其責也。
集說自古誤人家國者不在无才知的人在小有才知自恃以爲
能者故无德无知无力者不足責聖人所責正在德之薄知力之
小者耳。

易經詳說

卷四十四

繫辭下傳

聖寄願堂

蒙及謂及於禍不勝任頂任重一邊重則兼大而尊之不稱亦可
見矣。

講孔子因鼎九四而發其意曰人臣貴量力而後居其職故德足
以稱其位知足以謀其事力足以任其事三者各得其當然後
能安不然德薄而居位之尊知小而謀事之大力小而任事之
重則位必傾謀必舛任必敗鮮有不及於禍矣易曰鼎折足覆
公餗其形渥凶正言其德之薄知力之小而而勝國家之重任
也。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
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介如石焉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國韓註以上爲道下爲器其說大異

孔疏神道微妙寂然不測人若能豫知事之幾微則能與其神道合會也。幾微也是已動之微動謂心動事動初動之時其理未著唯纖微而已若其已著之後則心事顯露不得爲幾若未動之前又寂然顯無並亦不得稱幾也幾是離无入在有有之之際故云動之微也若事著之後乃成爲吉此幾在吉之先豫前已見故云吉之先見者也此直云吉不云凶者凡豫前知幾皆向吉而背凶違凶而就吉无復有凶故特云吉也諸本或有凶字者其定本則无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言君子既見事之幾微則須動作而應之不得待終其日言赴幾之速也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者此豫之六二辭也得位居中故守介如石見幾則動不

易經詳說

卷四十四

繫辭下傳

聖寄願堂

待終其一曰也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者此夫子解釋此爻之辭既守志耿介如石不動幾見幾微即知禍福何用終竟其日當時則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者初見事幾是知其微既見其幾逆知事之禍福是知其彰者也知柔知剛者剛柔是變化之道既知初時之柔則逆知在後之剛言凡物之體從柔以至剛凡事之理從微以至彰知幾之人既知其始又知其末是合於神道故爲萬夫所瞻望也萬夫舉大畧而言若知幾合神則爲天下之主何直只云萬夫而已此知幾其神乎者也。程子曰先見則吉可知不見故致凶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知之圓也介如石理素定也理素定故見幾而作何俟終日哉。此釋豫六二爻義漢書言之之問有凶字

朱子曰知幾其神乎便是道事難如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

行言遜今有一樣人其不畏者又言過於直其畏謹者又縮做一團更不敢說一句話此便是曉不得那幾若知幾則自中節无此病矣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蓋上交者貴於恭遜恭則便近於諂下交貴於和易和則便近於瀆蓋恭與諂相近和與瀆相近只爭些子便至於流也又曰上交近於諂下交近於瀆於此當知幾緩過些子便不是知幾周子所謂幾善惡者此也又曰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他這下面說幾最要看個幾字只爭些子凡事未至而空說道理易見事已至而顯然道理也易見惟事之方萌而動之微處此最難見問幾者動之微何以獨於上下交言之曰上交要恭遜才恭遜便不知不覺有個諂底意思在裏頭下交不瀆

易經詳說

卷四十四

繫辭下傳

聖寄願堂

亦是如此所謂幾者只才覺得近諂近瀆便勿令如此便是知幾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漢書引此句吉下有凶字當有凶字又曰凡人上交必有些小取奉底心下交必有些小簡傲底心所爭又只是些子能如此而察之非知幾者莫能又曰幾者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便須就這處理會若到發出來更怎生奈何得所以聖賢說謹獨便都是要就幾微處理會。知微知彰知柔知剛是四件事。問知微知彰知柔知剛伊川作見微則知彰矣見柔則知剛矣其說如何曰也好看來只作四件事亦自好既知微又知彰既知柔又知剛言其无所不知所以爲萬民之望也。此釋豫六二爻義漢書言之之問有凶字

然如石天下之可欲者何物能動之乎其見幾蓋用終日而後識之乎

雙湖胡氏曰豫六二爻唯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而夫子發明幾學以教人蓋介有幾義耶寬謂至纖至細處者深爲得之上交謂五下交謂初唯當豫時不諂不瀆不沉溺於豫此其所以爲知幾也

蒙引知幾其神此神字與至誠如神之神不同蓋知幾既以人言則神非鬼神明矣蓋是贊其神聖也知幾其神乎猶云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此與萬夫之望俱是贊詞上交貴恭遜然易至於諂諂不諂之間有幾存焉下交貴和易然易至於瀆瀆不瀆之間有幾存焉惟知幾則恰好便住不必謂君子上交幾些子過便

易經詳說

卷四十四

繫辭下傳

堯寄願堂

覺而禁之使流於諂下交幾些子過便覺而禁之使流於瀆如此說知幾却是小了君子君子自然是能知幾而不流於諂瀆所以謂之知幾其神幾者動之微吉凶便從此而判動之微謂一念方發之初也一念之發而善則吉隨之矣一念之發而不善則凶亦隨之矣故曰吉凶之先見者也此句該得廣上交之所以不諂下交之所以不瀆皆以其能知乎此而謹之也斷可識矣謂其見幾之不待終日也斷可知矣君子知幾則凡幾之所在无所不知非獨不諂不瀆一事而已蓋幾之所在有當用微者有當用彰者有當用柔者有當用剛者君子時乎微則知微之時乎彰則知彰之時乎柔則知用其柔時乎剛則知用其剛凡幾之所在无一不知此其識見超越乎衆人之表乃萬夫之望也不可以萬

夫之望爲知幾之效只是知幾其神之意贊其不可及也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微彰柔剛四字活看各有幾存今以孔子之言而驗之孔子之身如過宋而微服去魯而以微罪行不顯君相之失知微也在廟朝便便言知彰也在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見惡人以辟咎知柔也却萊兵誅少卿墮三都請討陳恒知剛也其幾各有

所在其用各有所當故兼舉而言之論君子知幾則此四句爲畫上面不諂不瀆一句發明幾字意應然見於言外似尤爲明白也知微知彰知柔知剛既分爲四善惡之幾當如何看曰不必拘帶善惡二字也凡善惡是非吉凶安危治亂得失各有幾存惡二字只用於大學之誠意中庸之謹獨其他則不必俱用善惡也然或當微而不能微當彰而不能彰自有個是非得失在亦善

易經詳說

卷四十四

繫辭下傳

堯寄願堂

惡之分也自知幾其神乎至不俟終日是言君子之知幾自易曰介于石至斷可識矣則重在介于石一句是言君子之所以知幾然後正言君子之事而贊之也其上言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明其非知幾不能也其曰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所以言其幾之難知也其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則承言幾之難知而君子能知之之早也存疑天下事皆有個幾獨於上交下交言之者就一事之親切者示人也止交下交所謂知幾其神乎正是此處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是說幾之難知也夫人皆見於已著與吉凶之已見若動之微吉凶之先見皆是无形之事人之所昧而知之所以爲神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是言君子之知幾以終上文知幾其神

之意。

丟疑知幾二字一節。總領下皆知幾處。正以神許君子意。

易說介如石三句。所謂神生定也。眾人皆昏於多欲。故識在事後。君子神清於无欲。故識在幾先。

探時講斷可識矣。家引只云斷可知矣。識字不著意。講來講多作。識凡事之幾微說可從。介如石。誠齋兼靜重无欲說。時講多主靜中生明說。亦覺直截。

隨孔子因談六二而發其意曰。天下事莫不有幾。能知幾者。其推神而明之之人乎。且以幾之一事言之。上交貪恭順。才恭順便有卑諂之意。君子則不失之諂。下交貴和易。才和易便有褻瀆之意。君子則不失之瀆。諂瀆之端。其微所謂幾也。君子其知幾

易經詳說

卷四十四

繫辭下傳

聖寄願室

之審者乎。而所謂幾者何也。蓋事未動而吉凶形。事已動而吉凶有迹。皆非幾也。惟事物方來。思慮方發。其動其微。此時意向於善。雖吉未至。而有得吉之理念。向於惡。雖凶未至。而有得凶之理。是即吉凶之先見者也。知之誠甚難矣。君子則見於是幾。知爲吉之先見。即作而趨之。知爲凶之先見。即作而避之。不俟終日之久而後知也。果何修而得此哉。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則其心養之極。靜守之極。定其介如石。則靜極生明。不待終日而斷可以識。凡事之幾微矣。故凡幾之所在。无所不知。不但諄不瀆而已。天下事幾有當輟輟而微者。有當顯著而彰者。有當和順而柔者。有當奮發而剛者。无不有以知之。而如其微。豈未剛以應之。焉則知識高邁。誠超出萬夫之上。而爲萬夫

之望也。豈非神乎。

子曰。復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陽註疏以庶幾承知幾來。謂顏子不能知幾。而庶於幾失之鑿。且上章不必承也。

本義殆危也。庶幾近意。言近道也。此釋復初九爻義。

朱子曰。其殆庶幾乎。殆是幾字之義。又曰。是近義。又曰。殆是危殆者。是事些子底意思。或以幾爲因上文幾字而言。但左傳與孟子庶幾兩字。都只做近字說。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今人只知知之未嘗復行爲難。殊不知有不善未嘗不知。是難處。今人亦有說道。知得這個道理。及事到面前。又却只隨私欲做。

易經詳說

卷四十四

繫辭下傳

聖寄願室

將去前所知者。都自忘了。只爲是不曾知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直是顏子天資好。如至清之水。鹹芥必見。季氏惜年曰。聖人无不善。賢人則容有不善。但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

臨川吳氏曰。程子云。顏子无形顯之過。夫子謂其庶幾。未能不勉而中。所欲不踰矩。是有過也。然其明而剛故。一有不善。未嘗不知。既知未嘗不遽改。乃不遠復也。過既未形。而改何悔之有。復者。陽反來復也。陽君子之道。故復爲反善之義。初陽來復。處卦之初。復之最先。不遠而復者也。失而後有復。唯失之不遠而復。則不至於悔也。

象引不遠復之意。只主在未嘗復行上。而必兼言未嘗不知者。改

過必由於知過故也。顏氏之子與稱顏子不同者稱顏氏之子。若父兄之詞也。稱顏子則子弟之詞也。有不善未嘗不知。至明以察其幾也。知之未嘗復行。至健以致其決也。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則幾於純乎道矣。故曰其殆庶幾乎。誠者天之道也。无妄之謂也。復則不妄矣。不遠復之謂也。猶未達一間。回也其庶乎。當依此解。

商疑以失之。未遠能復於善。不祇於悔觀之。則有不善初未見之行。故不祇悔。若已見之行。則已祇於悔矣。是念慮一差。隨即覺悟。不復行也。

集解余南湖云。不善非惡也。但自三月不違之後。或有一間未達大而未化的意。

易經詳說

卷四十四

繫辭下傳

墨寄願堂

有不善最要看得細。有字甚活。謂本无而偶有也。纔有即知。知即改悔。何至於行不善則違道。改則於道合。故為不遠之復。猶行路者纔錯路而即還正路也。

劉孔子曰。復初九而發其意曰。粹然至善者道也。求其近道者鮮矣。若顏氏之子。其殆庶幾近之乎。念慮之間微有不善。則明以察之。而未嘗不知。知其不善。則健以決之。而未嘗復行。蓋將與道為一矣。不亦庶幾乎。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顏氏子知不善而不行。正不遠之復。而不至於可悔。可信其為元吉矣。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釋註致一而後化成也。

國孔疏。承利用安身說甚无謂。所云安身之道在於得一。於致一亦欠明。又以致一單承一人得友。不如朱子以損一得友。皆為致一於義方全。

困義細縕。交密之狀。醇。謂厚而凝也。言氣化者也。化生。形化者也。此釋損六三爻義。

朱子曰。天地絪縕。言氣化也。男女構精。言形化也。致一。專一也。惟專一所以能細縕。若不專一。則各自相離矣。化醇。是已化後化生。指氣化而言。草木是也。

物化生指氣化而言。與本義異。是未定之說。

朱子又曰。天地男女。都是兩個。方得專一。若三個便亂了。三人行。減了一個。則是兩個。便專。一。一人行。得其友。成兩個。便專。一。程子

易經詳說

卷四十四

繫辭下傳

墨寄願堂

說初與二三。與上四與五。皆兩相與。自說得好。

臨川吳氏曰。縕者氣之交也。構精者形之交也。天地之二氣。交故物之以氣化者。其氣醞厚而能醇。男女之二氣。交故物之以形化者。其精凝聚而能生。此氣形之相交。以二與三人損。一人得友之相合。以二者其理同。皆言其以一台。一故能致二。而不二也。

劉上朱氏曰。天地萬物。其本一也。天地升降。其氣絪縕。萬物化矣。醇而未離。言其一而未始離也。天地既生。萬物萬物。各有陰陽。精氣相變化。生无窮。男女曰化生者。言有兩則有一也。

天地絪縕。兩相與也。故萬物化醇。男女構精。亦兩相與也。故萬物化生。天地絪縕。氣交也。男女構精。形交也。精與氣自別。醇謂厚而凝也。謂得氣以成形。積漸而凝實也。凡不出於構精者皆

是如草木雖有種亦是得氣而化不用形交也。萬物化醇醇謂厚而凝也。所以下化字者蓋天地之氣虛而萬物之質實然其實之厚而實者乃其氣之化而凝焉者一字之問夫豈苟哉。化生則分明是那胎卵所出非氣化所凝者。男女構精即是萬物之男女萬物化生萬物即是男女之萬物蓋男女其父母也萬物男女所生之物也。凡人類及羽毛鱗介之屬皆是。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則是初與二兩相與四與五兩相與三與上亦兩相與三上之相與也以應初二四五之相與也以比或曰只是說三上相與夫既是三上自相與而他父无之則九三原在下上六原在上二者各當其位其相與豈不猶好而必一往一來乃得以相與何哉且本義三則雜而亂之言人將於何處安頓斷然

易經詳說

卷四十四

繫辭下傳

聖寄願堂

兼六爻說此程子所云朱子所從者也見語錄言致一也二者合而爲一也致一猶言專一與孟子專心致志之致字同。得極化醇以氣化言飛潛動植之物皆在其中化生以形化言植物不與焉蓋植物无男女構精之事也。則謂余南湖云重天地男女兩相與上化醇化生不過帶說。因疑只重致一二字致一之使一也言損去間隔之人所以致兩爲一。則借天地男女明致一之意損去本爻爲正主凡兩相與而无間則致其專一若三則疑而有間矣。謂孔子因損六三而發其意曰天下情必以兩而專功必以二而成如天地兩也陰陽相繼則兩而一矣而萬物之氣化者乃陰

厚而凝實焉男女兩也精氣構合則兩而一矣而萬物之形化者乃生生而不息焉此致一之道也而友道何獨不然乎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蓋言去其間夫兩者之人所以致夫兩者之專一也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則謂安靜其身而後動和易其心而後語先以心選定其交而後求若其不然則傷之者至矣。以心選定似多一折只是交久而有定。夙義此釋益上九爻義

易經詳說

卷四十四

繫辭下傳

聖寄願堂

朱子曰心平氣和則能言易其心而後語謂平易其心而後語也。融堂錢氏曰安其身易其心定其交非立心有恒者不能然立心有恒種種周密缺一便不謂全。平菴項氏曰危以動則民不與者黨與之與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者取與之與也。紫氏中行曰身順道則安悖道則逆心无險險則易有險險則懼以義相與爲交定以利相與爲无交動而與語而應求而與者物我一心而无間之者也小人反是獨言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以益之上九專利自益故也。謂引安其身三句此皆立心之恒也。安其身而後動以動本諸身故必先順道以安其身而後行於動焉易其心而後語以語出

於心故必先和氣以易其心而後發於語焉定其交而後求以所求當視其所交之情也故必先以義定交而後可以有求焉。君子修此三者故動則民與言則民應求則民與而不失也全即不失之謂民亦人也。危以動懼以語无交而求此所謂立心勿恒也勿不也方接得凶字。

存疑順理則裕從欲惟危安其身者順理而已安其身而動則動惟厥時而不致悔取羞矣故民欲之與之者歸順之也。子曰不學詩无以言解曰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易其心者心氣和平也如此則言有序而无傷易傷煩之失矣故民應之應之者據信之也。太上忘德其次施報必有施然後望其報无平生之交欲求之以所欲之事欲其我與也難矣故必以道理定交於先。

易經詳說

卷四十四

繫辭下傳

聖寄願堂

然後求之以欲爲之事則人感其情而與之矣與之者不却其所求也。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言動而民與語而民應求而民與也言无一不備也。危以動則動失其道故民不與失道者寡助也懼以語則言之无序而民不聽信故不應无交而求則无施而難望其報故民不與。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皆立心有恒者危以動懼以語无交而求皆立心勿恒者故凶不與不應是也。

集解余南湖云安易定是平日自修之道非將動時而後安其身既語時而後易其心欲求時而後定其交也。

集說事不順理從欲惟危而悍然必行爲危以動心知非理自覺惶恐而強入從命爲懼以語慰非素結信非素子而驟使之輸財

供役爲无交而求

去疑懼子有三解一作忙迫看一作惟恐民不順看一作說出來民多懼他看俱可味。

按此節本釋益上九之義安其身三句雖平而求字與益爲切故下於无交而求則民不與隨接一句云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莫與即是莫益傷即是擊。或云安其身三句皆是恒危以動懼以語无交而求皆是不恒則莫之與當兼兩不與一不應方全。時講以動爲政事語爲號令求爲賦稅專就在上說亦是然論理則不必拘。兩與字微不同上是以心計之下是以物奉之。懼以語就在上說懼作恐喝理長。

論孔子因益上九而發其意曰人情多喜於求益而求益惟貴於

易經詳說

卷四十四

繫辭下傳

聖寄願堂

有恒在上之君子形諸政事之間者動也必修身循理而安然後動焉見諸號令之施者語也必心和氣平而易然後語焉征於閭里之下者求也必上下之交相孚而定然後求焉君子修此三者則立心之恒可知故動而民與語而民應求而民與其道全備而无失也若事不循理從欲惟危爲危以動則民不順從而與之心不平易專事恐喝爲懼以語則民不聽信而應之分非已定情不素孚爲无交而求則民不供輸而與之至於莫之與豈但不與已哉則必爭奪紛起傷之者至矣此立心勿恒所致也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正此謂也。

第五章

彖胡氏曰天子於繫辭上傳既舉七卦爻辭以發明易道今於

此章復舉九卦十爻之辭以論之。看來亦只是隨一時意之所欲。言者則舉之。逐爻各自有意義。皆足為學者取法。未必先立主意。却以卦實之也。

王象明曰。上繫七爻。下繫十一爻。皆象傳之文也。學易者可類觸而通其餘矣。

圖此章分釋十一卦爻辭。雖煩簡不同。而各自為說。凡以咸九四。作主腦。及各節串遞者。俱宜妥却。雲峯謂十一爻皆象傳之文。言甚有理。然合前擬議以成其變化。則此十一爻亦皆所當擬議者。咸四爻之論。獨詳以其推感應之理。而並及學問之事。故其說長。精義入神一段。朱子以屈伸貫下。愚意是推何思何慮之所以然。蓋感應之理。固皆出於自然。不煩思慮。而人心不能无私。必如精義入神。至德之盛云云。方能到何思何慮地位。

易經詳說

卷四十四

繫辭下傳

吳奇願堂

困三爻。見人當善自處。以保身名。解上爻。見當審待時。噬嗑初上二爻。見小惡當懲。勿令滋積。鼎大畜五爻。見當有未然之防。鼎四爻。見當量力而受任。豫二爻。見凡事當知幾。復初爻。見當速於改過。損三爻。見相與當專。益上爻。見立心當有恒。聖人玩易得其精。深觸類旁通。不必定出周公繫爻之意。而言之无非至理。未嘗不若合符節也。



易經詳說卷四十五

繫辭下傳

子曰。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按。韓註。撰。訓數。本義。訓事。

邱竊。乾坤其易之門耶。易之變化。從乾坤而起。猶人之興動。從門而出。故乾坤是易之門也。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者。若陰陽不合。則剛柔之體。無從而生。以陰陽相合。乃生萬物。或剛或柔。各有其體。陽多為剛。陰多為柔也。以體天地之撰者。撰。數也。天地之內。萬物之象。非剛則柔。或以剛柔。體象天地之數也。以通神明之德者。萬物變化。或生或成。是神明之德。易則相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五

繫辭下傳

一 寄願堂

其變化之理。是易能通達神明之德也。本義。諸卦剛柔之體。皆以乾坤合德而成。故曰乾坤易之門。撰猶事也。

朱子曰。乾坤易之門。不是乾坤外別有易。只易便是乾坤。乾坤便是易。似那兩扇門相似。一扇開。便一扇閉。只是一個陰陽做的。如闔戶謂之坤。闔戶謂之乾。闔門者。六十四卦皆由是出。如兩儀生四象。只管生出。故曰兩耶。為復是取闔闢之義耶。曰只是取闔闢之義。六十四卦只是這一個陰陽闔闢而成。但看他下文云。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便見得只是這兩個。乾陽物。坤陰物。陰陽形而下者。天地之撰。即是說他做處。按朱子之說。不盡可從。象引有辨。

進齋徐氏曰。陽畫爲乾。陰畫爲坤。門猶闔戶。闔戶之義。一闔一闢。爲易之門。其變無窮。皆二物也。陰陽合德。謂二物交錯。而相得有合。剛柔有體。謂成卦交之體也。天地之撰。陰陽造化之迹也。有形可擬。故曰體。體天地之撰。言聖人作易。皆以體法造化之事。而效其至者者也。神明之德。陰陽健順之性也。有理可推。故曰通。通神明之德。言易書既作。又以通知造化之理。而極於至微者也。又曰。自形而上者言之。故先陰而後陽。自形而下者言之。故先剛而後柔。

簡齋蔡氏曰。乾坤合而後成。眾卦交之體。如剛來而下柔。剛上而柔下。此類皆由乾坤相合而成。所謂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也。

靈峯胡氏曰。其初也。陰陽分而爲兩儀。陰陽之合。則爲四象八卦。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五

繫辭下傳

二 寄願堂

而剛柔於是乎有體。著而天地之撰。微而神明之德。皆自乾開其始。而坤成其終。故曰乾坤易之門。

蒙引門者。物之所從出者也。乾坤指兩儀。此陰陽兩畫。爲六十四卦二百八十四爻之所由出。是易之門也。大抵門字與道義之門。門字同。朱子闕闕之說。似不切。又曰。只易便是乾坤也。愚謂此處乾坤亦與易須有別。陰陽合德。只是奇耦相交。也正易之所由成也。乾坤二畫。是有個質了。既有個質。便成個物。故曰。乾是陽物。坤是陰物。言乾以像陽。坤以像陰也。易物陰物。言其判然不相混也。故二者交合。然後成易。此由乾坤轉陰陽。又轉剛柔。蓋稱乾坤父母名目也。稱陰陽。通謂之詞也。稱剛柔。指卦畫體質言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德字輕看。陰陽合德。只是剛柔相

交也。陰陽指兩儀之奇耦。剛柔指六十四卦中之奇耦。謂之合德者。蓋陰陽分爲兩儀。必其合德。而後爲八卦。爲六十四卦矣。天地之撰。如雷動風散之類。神明之德。如健順動止之類。天地之撰。即是萬物之情。但風雷山澤爲物。雷動風散則其事也。體謂形容出來。通謂發越出來。此條言伏羲畫卦之事。下條則言文王周公繫卦交辭之事也。

存疑。乾坤即是陰陽。易卦之初。只是陰陽兩畫而已。六十四卦皆由此而出。故曰易之門。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正是說易之門處。蓋陰陽兩畫交而生太陽少陰。少陽太陰之四象。四象交而生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之八卦。六十四卦皆由八卦之重而成。是六十四卦皆由乾坤兩畫而出。所以爲易之門耶。天地之撰。撰即撰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五

繫辭下傳

三 寄願堂

文之撰。言造作也。雷動風散。雨潤日暄之類。皆天地之造作也。體是體貼出來。如丹青之貌人物山水相似。神明之德。如健順動止之類。通即曲暢旁通之通。只是發揮其義。使通達條暢也。易惟體天地之撰。通神明之德。則下文所言許多事物。皆由此而出矣。蓋以體以通。二以字。限剛柔有體說。有體之體。是死字。謂體質也。以體之體。是活字。謂體貼也。

譚晉伏義畫卦。六十四卦之初。奇耦兩畫而已。是所謂乾坤也。乾坤其六十四卦易所從出之門耶。何以見之。乾一而實以之象。陽蓋陽物也。坤二而虛以之象。陰蓋陰物也。二物各一其德。然陰交於陽。陽交於陰。而其德未嘗不合也。由是爲八卦。爲六十四卦。而剛柔純雜各有其體矣。此乾坤所以爲易之門也。剛柔

既有體則顯而天地之撰如雷動風散之類有形可擬者皆有以體貌之而不遺微而神明之德如健順動止之類有理可推者皆有以通達之而无間此伏羲所以立象盡意也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耶

薛註備物極變故其名雜也各得其序不相踰越况爻卦之辭也有憂患而後作易世衰則失得彌彰爻辭之辭所以明失得故知衰世之意耶稽稽考也

孔疏其稱名也雜而不越者易之其稱萬物之名萬事論說故辭理難碎各有倫叙而不相乖越易之爻辭多載細小之物若見豕負塗之屬是雜碎也辭雖雜碎各依爻卦所宜而言之是不相踰越也稽考也類謂事類然考校易辭事類多有悔吝憂虞故云衰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五

繫辭下傳

寄願堂

亂之世所陳情意也若盛德之時物皆遂性人悉懼德无累於吉凶不憂於禍害今易所論則有亢龍有悔或稱龍戰於野或稱箕子明夷或稱不如西鄰之禴祀此皆論戰爭盛衰之理故曰衰意也凡云耶者是疑而不定之辭也

本義萬物雖多无不出於陰陽之變故卦爻之義雖雜出而不差繆然非上古淳質之時思慮所及也故以爲衰世之意蓋指文王與紂之時也

或問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是指繫辭而言是指卦名而言朱子曰他後面兩三番說名後又舉九卦說看來只是謂卦名問於稽其類曰但不過是說稽考其事類其衰世之意耶伏羲畫卦時這般事卻已有了只是未曾經歷到文王時世變不好古來未曾有

底事都有了。他一一經歷這崎嶇萬變過來所以說出那卦辭如箕子之明夷如入於左腹獲明夷之心於出門庭此若不是經歷如何說

聖家胡氏曰伏羲三畫卦名自乾一以至坤八有自然之序而重之亦然至文王八卦之名則雜而非復伏羲之序矣然其稱名雖雜而於伏羲之易未嘗差違稽類考占世之衰也雜有不得不然者矣

聖氏中行曰乾坤足以盡天下之道萬物由之足矣何用不一之名世衰道微人之情偽滋熾聖人不得不明其道以示天下進賢徐氏曰上古之世俗朴民淳迷於吉凶之途而莫知所趨故伏羲畫卦以教之占而吉凶以明斯民由之而无疑也雖乾坤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五

繫辭下傳

寄願堂

陰剛柔交錯顯而體天地之撰微而通神明之德然剛勝則吉柔勝則凶亦未嘗費辭也中古以來人心變詐迷惘愈甚文王周公於是繫卦爻之辭稱名辨物稽類考占以開示陰陽之義易之道雖无餘蘊而聖人憂患後世之意蓋亦有不得已焉者故下文又申言之

聖引一卦有一卦之稱名一爻有一爻之稱名小註以爲卦名者未定之說也文王周公之繫辭其於卦爻中所稱名義如乾則曰元亨利貞坤則曰利牝馬之貞以至六十四卦皆然可謂雜矣乾之諸爻曰潛龍見龍之類坤之諸爻曰履霜堅冰直方大之類以至三百八十四爻皆然亦可謂雜矣然卦爻之義雖雜出而不倫而實各有定體无少差謬是何也蓋萬物雖多无不出於陰陽之

變文王周公則又因其卦多陰陽之變而取夫萬物陰陽之象。夫何謬乎。於稽其事類則此非上古淳質之時思慮所及。蓋衰世之意也。若上古之世。民風淳質。安得有許多情狀。易與於美里。故本義云。蓋指文王與紂之時也。周公亦在其中矣。

發乾初九小註。孔氏曰。多辭多文王後事。升卦六五王用亨於岐山。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皆文王後事也。故馬融陸績等皆以爲爻辭出於周公是也。其稱名也難而不越。與下文其稱名也小廣狹不同。上文兼卦爻許多名義而言。下文則與其旨達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並列只是一端之稱名。上文稱名言難言其多而不一也。下文稱名言小只是就中舉其小者存疑此條。指聖人繫辭而言。不然則於稽其類其衰世之句意難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五

繫辭下傳

六 寄願堂

通稱名者。所稱之名。當兼物事說。如乾之六爻。取象曰龍。坤之卦辭。取象牝馬。離之卦辭。取象牝牛。他如震象龍。風象魚。鴻漸陸首。見陸叢棘之類。物之稱名也。如建侯行師。涉川攸往。婚媾祭祀。乘馬需。旅。賁。喪。葬。備伏戎之類。事之稱名也。據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所稱名。可謂難出而不倫矣。然一卦有一卦之取義。一爻有一爻之取義。蓋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莫非陰陽之變。聖人繫辭皆本陰陽之變而爲稱名。如乾之龍。則取純陽至健之象。坤之牝馬。則取純陰至順之象。離之牝牛。則取中順之象。姤之麻豕。則取陰順之象。卽此類端。餘可推而知也。稱名雖難。出然皆有根據。而非妄言。故難難而不越乎義理。上古之時。世朴民淳。不曾經歷許多事變。五紼說得許多名出來。及至衰世。民僞日滋。變

詐日甚。許多崎嶇險阻。皆親身經歷過。故盡說出。在於易上。以教民之趨避。此聖人憂天下後世之心也。故曰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耶。

玉疑衰世之意。蓋字。卽吉凶與民同患意思。使稱名不難。便思吉凶者必未周。此非聖人意也。時也。

譌然有畫无文。民用弗彰。文周係卦爻之辭。其中所稱名義。或假物象。或言事變。紛然雜出。而總不外陰陽之理。无有差越也。然稱名之難。抑亦有故。於稽其所言之類。疑是聖人慮世之衰。經歷萬變。而後意慮及之。若上世民淳事簡。未有許多變態。其意思何出及此耶。此文周所以係詞盡言也。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五

繫辭下傳

七 寄願堂

蓋註疏開而當名。句。辨物正言。句。斷詞則備矣。句。亦義而微顯。恐當作微顯而開而之。而亦疑有誤。朱子曰。彰往察來。往者如陰陽消長。來者事之未來。吉凶問彰往察來。如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相似往是已定底。如天地陰陽之變。皆已見在這卦上了。來謂方來之變。亦皆在這上。曰是。微顯闡幽。幽者不可見。便就這顯處說出來。顯者便就上面尋其不可見底。教人知得如此。顯道神德行相似。德行顯然可見者。道不可見者。微顯闡幽。是將道來事上看。言那箇難似粗底。然皆出於道義之道。微顯所以闡幽。闡幽所以微顯。只是一箇物事。遷腐徐氏曰。往謂陰陽消長。剛柔變化。卦爻所藏者。易皆著而明之。故曰彰往。來謂吉凶未定事之方來者。占筮中所告。可以前知。

故曰察來顯者微之使求其原故曰微顯幽者闢之使見其端故曰闢幽當名謂君臣父子之分貴賤上下之等各當其位也辨物謂乾馬坤牛離火坎水碩果莢陸之類悉辨其似也正言謂元亨利貞直方大之辭正其言以曉人也斷辭謂利涉大川不利涉大川可小事不可大事之語有以決其疑也

臨川吳氏曰彰往即彰往也謂明於天之道而彰明已往之理察來即知來也謂察於民之故而察知未來之事微顯即神德行也謂以人事之顯而本之於天道所以微其顯幽者闢而顯之也闢幽即顯道也謂以天道之幽而用之於人事所以闢其幽上篇之義往知來顯道神德行兼著而言此則專以卦而言之也

彖引天易既有卦爻辭於是易書之中无所不備陰陽消息之性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五

繫辭下傳

八寄願堂

者卦爻之變象有以彰之吉凶悔吝之來者卦爻之占辭有以察之人事之顯人不知其根於理數也易則明其必根於理數而微之義理之幽人固有日用而不知者易則就事爲之問發以示人人事粗迹也易書有以微之蓋於至著之中寓至微之理也天道至幽也易書有以闢之蓋以至微之理寓於至著之象也微顯與神德行相似闢幽與顯道相似但彼在占筮上說言其功用之切於人此則卦爻上說言其功用之具於易此亦所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者也易之有君臣上下之位有窮通賢否之分是各當其名也云云如潛見之類窮通也如履霜直方大之類屯之二三象之初二之類易未嘗不辨其名實當名者各必稱其實也乾曰馬而坤則曰牛離曰火而坎則曰水以至剝之上六爲碩果

夫之六五爲寬陸其取類於陰陽无不各有所當是辨物也乾卦之辭則曰元亨利貞初九之辭則曰潛龍勿用皆正其言以示人也或曰吉或曰凶或曰利或曰不利皆斷其詞以告人也夫如是則无一之不備矣進賢以元亨利貞直方大之辭爲正言以利涉不利涉之類爲斷詞亦有未精細者不如此則何所分辨要之正言辭也斷辭占也且直方大爲正言履霜堅冰至潛龍勿用獨不爲正言乎若斷辭多是以占決言

存疑顯是人事幽是天理微顯是木人事於天理也闢幽是發天理於人事也二句交互說蓋至微者理至著者象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微顯不外於天理闢幽不外於人事

法程氏合下節都是就辭說其往來等件只講得箇備字必件件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五

繫辭下傳

九寄願堂

要貼入陰陽幾見不越本旨
隱易既離而不越則理无不備也如陰陽消息天道之已然曰往易則彰其一定之理而往者可見吉凶悔吝人事之未然曰來易則察其幾先之故而來者可知事爲之迹甚顯也易則言事必根諸理而顯者微之性命之理至幽也易則言理必寓諸事而幽則闢之天下名分不可亂也則因陰陽之大分而稱之咸適其當天下物類不可混也則因陰陽之成質而區之悉從其辨以至是非可否有以發之而无偏助回互是正明其言以示人也從違趨避有以判之而不涉兩可依違是斷決其辭以告人也盡精及无形體及有象无弗備矣而要其所以備者即陰陽二物有以體其撰通其德也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孔雖其稱名也小者言易辭所稱物名多細小若見豕負塗噬臍肉之屬是其辭碎小也其取類也大者言雖是小物而比喻大事是所取義類而廣大也

蓋下文孔疏多不得其解而以肆為放尤支離本義肆陳也貳疑也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五

繫辭下傳

廿一寄願堂

其旨遠其辭文乎曲委曲也凡委曲其文者未必皆中乎理易則言雖曲而无不中也肆陳也凡數陳其事者无有隱而不彰易則事雖肆而其理未嘗不隱也貳疑也報猶應也失德之報吉凶之應也因民之疑貳而決其疑以濟其所行有以明著其吉凶之應也

聖峯胡氏曰稱名雖小而取類於陰陽也甚大不可以淺近卑吾易也其旨雖遠而其文經緯可見不可以高遠荒吾易也其言雖委曲而又皆中於理易豈高遠之書哉其事雖橫陳而實本於王

則大吉雖遠而辭則文言雖曲而理則中事雖肆而理則隱正與書直而溫簡而栗等語同意凡此者无非因民心之疑貳而欲濟其所行以易而明示其失得之報故也

蒙引舊說易固无所不備而於无所不備之中且又極其周密要以開物成務而已易中所稱卦爻名義如牝馬牝牛棟橈遺音之類卦之稱名者小也乘馬需泥負乘喪弗之類爻之稱名者小也中間有事名之小者亦有物名之小者然稱名固小矣但其取類皆自陰陽之變而來是所取類則大也凡意深遠者其辭晦滯而不支易於天地陰陽之變道德性命之奧皆散寓於卦爻之中其旨遠矣此以象言徐氏說也然其所繫之辭經緯錯綜旁通曲暢又各有自然之華藻而无或晦滯枯槁之病是其旨遠而辭文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五

繫辭下傳

廿一寄願堂

也亦舊說曲而中者正以其本於陰陽之變而為言也舊說卦爻中所言者間有委曲而不徑直處然却皆中於理未嘗有所附會焉如睽之九二遇主於巷其言曲矣然本其正應非有邪也理却是中習坎之六四納約自牖其言曲矣然在險之時剛柔相濟勢則然也理固亦中焉先迷後得東比喪朋之類乘馬班如匪寇婚媾之類何其委曲而中也其事肆而隱亦以其本於陰陽之變而肆其事也舊說易中所數言者重而无隱事則肆矣然上則根乎陰陽之變下則酌乎人事之宜於顯之中而有隱者焉焉如坤之辭曰元亨利牝馬之貞矣又曰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又曰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又曰安貞吉何肆如之屯之六二曰屯如遭和乘馬班如而後曰匪寇婚媾又曰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又何肆如之。然坤之辭云。陽全陰半之至理。實於此乎。寓也。屯六二之辭云。者。柔順中正之至理。實於此乎。寓也。此以上特舉一二要之卦。爻中多多說得方是。其言曲而中。雖而不厭也。其事肆而隱。展而不浮也。以上通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但要說得方是。不可指何卦爲稱。各小取類。大何爻爲首。遠而辭文。易之所以開示於人者。如此其周至何也。蓋因民心之狐疑而決之。使民之行有濟。而明其事。理得失之報。以示人耳。得失之報。謂吉凶也。得則吉。失則凶。報猶應也。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五

繫辭下傳

主寄願堂

謹自其所備之中。而詳論其妙。凡稱名小者。其取類必拘於小。易之所稱舉物之纖細。事之庸常。甚小矣。然皆以象陰陽之變。所取之類。不亦大乎。凡有違者。其命詞必涉於晦。易之言。盡天地之秘。性命之微。甚遠矣。然經緯錯綜。煥然明白。詞不亦文乎。凡委曲其言者。未必中理。易旁引以該物。應宛轉以寓人情。至曲矣。然一言一理。隨在各當。蓋言雖曲而理无不中也。凡數陳其事者。多失淺露。易盡其大小之分。極其本末之詳。至肆矣。然一事一理。隱然在中。蓋事雖肆而理則隱藏也。易辭之妙。如此其用。豈有他哉。聖人因人之疑於趨避。而欲有濟其行之所不及。故作易定吉凶。以告人。而明其失得之應。使人知順理則得。得則吉。逆理則失。失則凶。疑有所開。而行有所濟矣。此後天之辭。

所以廣先天之象。而開物成務之功。有相同也。

右第六章

冰義此章多屬文疑字。不可盡通。後皆放此。

夏湖胡氏曰。此章專論乾坤其易之門。六十因卦之所從出。乃易之關鍵也。其究則无非所以斷民疑。明吉凶之報耳。

彖解此章言易有得失之報。以濟民行。首節言伏羲之易二節言文周係辭三節承繫辭言易之先不備四節又贊易中所備之妙。无非前民用也。要之所體所通。即雖而不越之理。而彰察微闢云云。无非天地之撰。神明之德也。陰陽二字。是通章骨子。因貳以濟民行。是通章主意。

按此章合論先後天之易。意重繫辭上。乃從畫卦說起。耳。伏羲重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五

繫辭下傳

主寄願堂

卦因能體撰通德。而所以濟民行。爲失得之報者。未盡也。故文周繫之辭。而失德有報。民行以濟。蓋處世不得不然也。雖而不越四字。可包下文。无不備極其妙。一意正見雖而不越處。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孔疏其於中古乎者。謂易之爻卦之辭。起於中古。若易之爻卦之象。則在上古伏羲之時。但其時理尚質素。聖道疑寂。直觀其象。足以垂教矣。和中古之時。事漸繁。非象可以爲教。又須繫以文辭。示其變動吉凶。故爻卦之辭。起於中古。則連山起於神農。歸藏起於黃帝。周易起於文王及周公也。此之所論。謂周易也。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者。若无憂患。何思何慮。不須營作。今既作易。故知有憂患也。身既憂患。須垂法以示於後。以防憂患之事。故繫之以文辭。

明其失得與吉凶也。

程子曰。如言仁者不憂。又却言作易者其有憂患。須要知用處各別也。天下只有一個憂字。一個患字。既有此二字。聖人安得无之。不義夏商之末。易道中微。文王拘於羑里。而繫彖辭。易道復興。歸川吳氏曰。中古謂文王時。羲皇之易有畫而已。三畫之卦雖有名。而六畫之卦未有名。文王始名六畫而繫之以辭。易道幾微而至此復興也。卦名及辭。皆前所未有。故不云述而云作。作易在羑里時。故云其有憂患乎。蓋於其名卦而知其憂患也。下文舉九卦之名。以見其憂患之意。

彖引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以時言也。作易者其有憂患乎。以其人言也。臨川是以卦名爲出於文王。故云。公據朱子以卦名爲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五 繫辭下傳 西寄廬堂

出於伏羲則易之興於中古。謂指文王與紂之時。不可謂其於名卦而知其有憂患決矣。所謂作易者其有憂患乎。作易者指繫辭也。

存疑。周公係爻亦在其中。周公遭流言而避居東都。亦經憂患者。聖人統言其父不及其子爾。

彖說憂患乃憂患天下之多故。聖人則樂天知命而已。

蓋此是新說。聖人何得无憂患。

易始於伏羲而中微於夏商之末。文王係以彖辭。易道復明於世。是易道之興也。其於中古有周之時乎。而文王作易適居於羑里。其有憂患之心乎。當憂患而作易。則易中无非處憂患之道也。

是故居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孔疏六十四卦。悉爲修德防患之事。但於此九卦。最是修德之基。故特舉以言焉。以防憂患之事。故復卦爲德之初基。故爲德之時。先須履踐其禮敬事於上。故履爲德之初基也。謙德之柄也者。言爲德之時。以謙爲用。若行德不用謙。則德不施用。是謙爲德之柄。猶斧刃以柯柄爲用也。復德之本者。言爲德之時。先從靜默而來。復事靜默。故爲德之根本也。爲德之時。恒能執守。始終不變。則德之堅固。故爲德之固也。損德之修者。行德之時。恒自降損。則其德自益。而增新。故曰損德之修也。謙者論其退下於人。損者能自減損於己。故謙損別言也。益德之裕者。裕寬大也。能以利益於物。則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五 繫辭下傳 西寄廬堂

德更寬大也。若遭困之時。守操不移。德乃可分。辨也。改邑不改井。井是所居之常處。能守處不移。是德之地也。言德亦不移動也。巽中明號令。以示法制。故能與德爲制度也。自此以上。明九卦各與德爲用也。

蓋孔疏復言靜默。益言利物。巽言申令。皆不切。

承義履禮也。上天下澤。定分不易。必謹乎此。然後其德有以爲基而立也。謙者自卑而尊人。又爲禮者之所當執持。而不可失者也。九卦皆反身修德。以處憂患之事也。而有序焉。基所以立。柄所以持。復者心不外而善端存。恒者守不變而常且久。懲忿窒慾以修身。遷善改過以長善。困以自驗其力。井以不變其所。然後能巽順於理。以制事變也。

朱子曰。履德之基。只是要以踐履爲本。謙德之柄。只是要謙退。若處患難而驕亢。自高取禍必矣。復德之本。如孟子所謂自反。因德之辨。困而通則可。辨其是因而不通則可。辨其非損是德。忿室然。益是修德。益令廣大。異德之制。異以行權。異只是低心下意。要制事。須是將心入那事裏。面去順他道理。方能制事。方能行權。若心粗。只從事皮膚上綽過。如此行權。便錯了。異伏也入也。問井德之地。曰。井有水。故澤及於物。而井未嘗動。故曰居其所而不遷。如人有德而能施以及人。然其德性未嘗動也。問異何以爲德之制。曰。異爲資斧。異多作斷制之象。蓋異字之義。非順所能盡。乃順而能入之義。謂異一陰入在二陽之下。是人細直徹到底。不只是到皮子上。如此方能斷得。若不見得盡。如何可以行權。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五

繫辭下傳

六奇願堂

鍾離先生曰。履踐也。基猶基址。禮卑如地人之踐履。一循乎理。是從實地上立脚。步步皆實。則德有其基。自下積累而上。故曰德之基。復爲反善之義。人非聖人。不能不流於惡。能於念慮之萌。人所不知。已所獨知之處。審其幾而復於善焉。是德有其本也。人處兩窮。出處語默之間。取予辭受之際。最可觀德。當義則爲君子。違理則爲小人。明辨於私。所以自驗其所守也。

鍾離先生曰。天子偶於上。經取三卦。下經取六卦。言文王以憂患之心。作易而文王處憂患之道。自无非易也。履之象。上天下澤。定分不易履之象。以一陰安處於三陽之下。此履之所以爲禮也。謙之象。地中有山。不見其高。謙之象。以一陽而退處於三陰之下。此謙之所以制禮也。復則一陽生於五陰之下。天地之心可見。水養

所謂心不外而善存者。指仁而言也。如牆之基。所以立也。如器之柄。所以執也。文王之禮也。如木之本。所以生也。文王之仁也。恒德之固。文王之心。无時而非禮。无時而非仁也。損以懲忿。窒慾。益以遷善。改過。困以知命。而取舍有辨。井以定性。而動靜不改。其初也。異順於理。以制事變。文王蓋无適而非義也。

鍾離先生曰。此初陳九卦之德。雖未說到聖人用易處。然以文王之聖之德。純亦不已。其於九卦之德。固自統會於其心也。久矣。蒙引履德之基。基與本不同。基就積行上言。本就心言。是乃善端之根也。履所以爲德之基者。蓋人之修。必以立行實踐爲先。而所行之際。必借上下尊卑親疎隆殺之禮文。以爲憑藉依擬之地。故張子教人以體而入。即此意也。本義上天下澤。定分不易。必謙乎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五

繫辭下傳

七奇願堂

此此字是承上分定不易字而言。謙德之柄。柄人所執者也。謙乃爲禮者之所執持。而不可失者也。繼以復德之本者。凡人之修德。必先有以制其外。然後有以養其中。故必先以禮與謙二者。修德把持於其外。然後善端可得而復於內。不然。外之不恪。內亦隨亡矣。復者一陽復於衆陰之下。在人則善心復於內。擴充之則厥善无不備矣。故曰德之本也。復者心不外馳而善端存。不必謂是惡極而善至。此承上立禮秉謙而來。非惡極始復者矣。只是心不外馳而存養得善端在耳。善端善心所發者也。如云善念。孟子四端是也。恒所以次復者。善端之存於我者。猶不能保其長存而不失也。德雖可承。然人欲之私。或未能盡去。本然之善。或未能盡充。損之懲忿窒慾。所以盡去其人欲之私也。益之遷善改過。所以益充

其本然之善也。此恒之後所以繼之以損益。人欲盡而大理想矣。非因无以驗其然也。故因爲德之辨。所謂周於德者。邪世不能亂。辨者自辨也。故本義云。因以自驗其力。論語就舉然後知於相之。後測也。是從傍人說。德可以處困。則確然有定。而外物不能移。失井所以次困也。外物不能移。則既有立矣。能立然後可進於權。異之所以次井也。九卦之序。當云先以體爲基。而應物之際。必持謙。能如是。則善心復於內。而又當守之不變。然猶未敢必已私之盡去也。故愆忿窒慾以修身。未敢必已德之全備也。故遷善改過以長善。由是驗之於困窮之時。困而亨。可以驗吾學力之所至。若困窮動他不得。則无喪无得。常永貞固。所謂可以立矣。然後能異順於理。而用權以制事變也。德至異以行權。乃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故稱而隱者。憂慮絲忽。无不由中酌量也。自有不容言之妙。則所謂精義入神也。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五

繫辭下傳

六寄願堂

存疑此因上言作易者之經憂患。隨承言處憂患之道。蓋以是教人。非文王之憂患。皆用九德也。而其行事之應合。則有之矣。君子進修之功。惟禮最爲切要。蓋禮有尊卑上下貴賤親疎之等。其間又有許多節文度數。明有塗轍可循。法則可依。據觀曲禮所記。坐立進退升降之類。雖極細微。亦有許多節文度數。如坐如尸。立无跛。將升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至於養之有素者。用挾无葉。者不用挾。唯諸必慎之類。皆有個法。學者誠由此而謹之。則動靜語默皆有規矩準繩之中。放心邪氣不得而入。天理常存。由小積之以至於高大矣。故曰德之基。牆有基而牆由之起。墳臺有基

而墳臺由之起也。異入也。深入於義理也。必能入乃能制事於理。不能深入而能利事。寡矣。故曰德之制。集說此節要得次第之序。履謙屬踐履說。復恒屬存養說。損益屬修治說。困井屬成德說。巽屬應物說。基與地有別。基小而地大。基是初起脚根。積累可由此而土地是變成全體施用之妙。皆由此而出。

要本義云。爲禮者所當執持。是承履說。便見有序之義。然必先將本句字意看得分曉。方及相承意勿遽以相承爲正說。德之制難看。只照本義順理制事。暗照權字意說較明。語錄中入字義似亦在順字之中。非兩層。恒久與井之不變。勿勿混。恒以所守言。着力說。井以所處言。現成說。謙以持身之謙退言。異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五

繫辭下傳

六寄願堂

以處事之異順言。亦勿混。王起此節只是論德話頭。不可涉到妙用上。去。謙處憂患之道。不過反身修德。而其進有序。大約於九卦可概見焉。是故德莫先於立基。必謹於踐履之實。則秉禮以治躬。可以爲積累之漸。履非德之基乎。德基既立。不可驕亢。必出之以謙退。則有所執持而不失。謙非德之柄乎。既有執持。又必心不外馳。能復於善。以存養其本體。故復爲德之本。本既在我。而其守之必久而不變。始安固而不搖。故恒爲德之固。持守雖固。私欲或未盡去也。損則愆忿窒慾。以去其所本无。德於是乎修焉。然修治雖嚴。天理或未盡純也。益則改過遷善。以充其所固有。德於是乎裕焉。德既充裕。則可驗於處境矣。處困而能亨。與否斯

德之至不至分焉。是因爲德之辨也。德既亨於處固。自不變於終身。以井之不變。而其地有常。是井爲德之地也。德成而不變。尤必異順乎理。以裁制事變。而後動无不宜。是異爲德之制也。九卦修德之序如此。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自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

孔疏自此以下。明九卦之德也。言履卦與物和諧。而守其能至。故可履踐也。謙尊而光者。以能謙卑。故其德益尊而光明也。復小而辨於物者。言復卦於初細微小之事。即能辨於物之吉凶。不達達復也。恒卦雖與物雜。而常執守其操。不被物之不正也。先自減損。是先難也。後乃无患。是後易也。益是增益於物。能長養。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五

繫辭下傳

寄願堂

裕於物。皆因物性自然。而長養不空虛妄設其法。而无益也。困卦於困窮之時。而能守節使道通行而不屈也。井卦居得其所。恒住不移。而能遷其潤澤。施惠於外也。巽稱揚號令。而不自彰伐。而幽隱也。自此以上。辨九卦性德也。

按孔疏之說。多與本義不同。

本義此如書之九德。禮非強世。然事皆至極。謙以自卑。而尊且光。復陽微而不亂於羣陰。恒處雜而常德不厭。損欲先難。習熟則易。益但充長而不造作。困身困而道亨。井不動而及物。巽稱物之宜。而潛隱不露。

朱子曰。履之爲卦。君臣上下。各居其位。而得其和者也。和則疑於平易。而非極至之義。然各得其所。而不亂焉。是乃所以和而至其。

下八卦之說。其例皆然。履和而至以下。每句皆見反證。如謙本以自卑。却尊而且光。若泰人尊君卑臣。則雖尊而不光。唯謙則尊而又光。復小而辨於物者。蓋復卦是一陽方生於羣陰之下。如幽暗中一點。自是小而辨也。又曰。復雖一陽方生。然而與衆陰。却不相亂。如人之善端。方萌雖小。然而衆惡却遏他不得。

此當以善端爲正。講不必指定陰陽。朱子又曰。損先難而後易。如子產爲政。鄭人歌之曰。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人復歌而頌之。蓋事之初在我。亦有所勉強。在人亦有所難堪。久之。當事理順。人心這裏方易。便如利者。義之和一般。義是一個斷制物事。却似不和。久之。事得其宜。乃所以爲和。如萬物到秋。許多嚴凝困殺之氣。似可畏。然萬物到這禮。若不得此氣。取飲凝。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五

繫辭下傳

寄願堂

結許多生意。又无所成就。其難者。乃所以爲易也。蓋長裕而不設。長裕只是一事。但充長自家物事。教寬裕而已。困窮而通。此困卦說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蓋此是致命遂志之時。所以困之象曰。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蓋處困而能說也。井居其所而遷。又云。井德之地也。蓋井有定體。不叨然水却流行出去。不窮。而人心有持守不動。而應變不窮也。德之地也。地指那不動底。巽稱而隱。巽是個卑順的物事。如兌見而巽伏也。自是個隱伏的物事。蓋巽一陰在下。二陽在上。陰初生時。已自稱量得個道理了。不待顯而後見。如事到面前。自家便有一個道理處。置他不得。發露出來。又曰。稱而隱。是巽順恰好的道理。有隱而不能稱量者。有能稱量而不能隱伏不。

露形迹者皆非異之道也。異德之制也。異以行權。都是此意。問隱字何訓。曰不見也。如風之動物。无物不入。但見其動而不見其形。權之用亦猶是也。

而廣陳氏曰。和則不能必至。而履之和則能至。尊也者不能必光。而謙之尊則能光。微昧者不辨於物。而復之小則能辨。難者人厭之。而恒之難則不厭。難者不易。而損先難則有後易之理。設施為也。裕者多施為。而益之裕則不施。察則不通。而困之窮則能通。遠請養物不窮也。居其所則不遷。而井之居則能遷。輕重等也。損則形著。而巽之稱則能隱。此如書之九德。盡兼體用而言也。

陸齋徐氏曰。設施為也。自然充長不待施為以求其益也。益之道當俟其涵養從容。自然有得。不可萌欲速助長之心。設謂有所安。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五

繫辭下傳

三 寄願堂

排布置要如何也。

西山真氏曰。損先難而後易。蓋忿心易發。難制欲心易開。難塞。故其始也。愆之塞之為甚。難然天理既明。人欲自熄。其為力又有。所不難者。故曰後易。益長裕而不設。蓋主利物而言。長裕者謂充廣吾寬裕之德。則其利益自然及物。不待安排做作也。故曰不設。雙湖胡氏曰。此再陳九卦之材。亦未說到聖人用易處。然聖人既有九卦之德。亦必有九卦之材。其和而至。稱而隱。固其餘事矣。蒙引。履和而至。先王因人情而制禮。禮本非強世之事。似若非其至者。然一皆天理之節。又人事之儀。則加之錫爵。則太過。減之褫髮。則不及。所謂制易而實難者。故曰和而至也。猶中庸章句所謂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至者。謙尊而光。本義自卑二字。在謙字。

內是以謙對尊。且光說。夫謙宜若不尊。且光也。然既有是德。亦終不吝。自汲人益。加敬慕矣。故尊且光。尊為人所尊。則已亦自然尊矣。此尊字與光字一類。皆指我而言。此尊而光與象傳不同。象傳是到下句卑而不可踰說。此處本義分明用一且字。德自光顯。此尊而光所以與象傳不同。復小而辨於物。善端之發。雖微。然終非眾邪所能蔽。本義云。復陽微而不亂於陰。陰是就陰陽上說。蓋亦如上節上天下澤定分不易例。恒難而不厭。雖處輻輳之地。而常德如一。日也。損先難而後易。愆忿室慾。所謂克己最難者。但猛省一着。則漸漸熱而安之矣。益長裕而不設。蓋若力處却在損之先難時。至於益則是據我所自有者。而益加充長。不用也求而外索矣。所謂不設也。困窮而通。窮者其身通者其道也。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五

繫辭下傳

三 寄願堂

井居其所而遷。俱要說德至。其德安然不動。而其澤自有以及乎物。異稱而隱。異稱物之宜。然義由中出。其所以裁制酌量之妙。有非人之所能窺矣。不亦隱乎。潛隱不露。只是善人則如是。辟隱不美。此如書之九德。蓋書之九德。每句皆反說。此亦然。禮順人情。似非其至者。却是至極的道理。不可以其和遂謂其非至也。尊而光。與謙字相對。內有自卑意。蓋謙雖自卑。然却尊而光也。一念善端之復。天理便乎其昭彰。非眾邪所得而掩。故曰復小而辨於物。言與眾物自有分辨也。人有恒久之德。雖處撓道之地。而所守益堅。其所見者仍以為是。而不自厭。故曰雖處撓道之地。而不自厭。蓋不自悔也。蓋人到狼狽時節。多有自怨悔之意。就益之恒者。雖至狼狽。亦不悔也。損者愆忿室慾也。克己最難。故損。

爲先難待久而熟則不難矣。故後易。蓋若遷善改過也。遷善則
善日長。改過則過日寡。過日寡。善日長。不待更有作爲以求其長
也。故曰長裕而不設。蒙引謂若力處都在損之先難時了。似未是
蓋改過遷善。倘有事也。困窮而過。是處困而亨也。文王拘於美
里而演易。孔子厄於陳蔡而絃歌是也。井居其所。是其德安定而
不動也。然其功用有以及物。故井居其所而遷。事物續紛沓至。於
吾前。若非捷徑。素定者。鮮不爲所動。而發露於聲色也。異者深入
於義理。而權衡素定於胸中。故事物之來。雖續紛沓至。而吾應之
皆潛應。不露所謂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者。近之。
困。此節和而至謙而光。似乎說效驗。然處憂患之中。豈遽得此
只是。在陳九卦有這好處。反身修德。莫踰於九卦也。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五

繫辭下傳

西寄願堂

法。此節句句頂上來。所以妙處在各句下半見得。須體而字語
氣。抑揚說下。即下半都是就德體兩想其妙如此。若說到功用上
去。又礙下節了。

謙。和而至。謂和則平易近人。而却是極至道理。至即中庸其至
之至。有盡善恰好之意。謙尊而光。尊不對卑言。謂可尊而有光
也。復小而辨於物。謂善端甚微。而不混於物欲。有分辨也。恒難
而不厭。謂常則易難。兩能耐其難。不易所守也。損先難而後易。
謂愈欲難於減損。而久之習慣。不大費力也。益長裕而不設。謂
善日生長充裕。而无所造作於其間。設如俗言設法之設。因窮
而通。困則窮也。通則困之亨也。井居其所而遷。謂能靜守其常
而却運動不滯也。異稱而應。謂隨事順理。與之相稱而不露形

迹也。稱去聲。俗作稱量。因下行權而云然。恐非正訓。

謙九卦之序如此。而其德之妙。又有可言者。凡和易者。未必造其
至也。履順人情。固和矣。而出於天理民彝之極。有不可加損者。
和而至也。凡退抑者。未必能尊而光也。謙以自卑。而人欲敬慕。
德益彰顯。尊而光也。凡物之小者。易爲衆物所亂。復則一念方
萌。小矣。而天理當然。非羣邪能掩。小而辨於物也。凡處難者。易
失其守。恒則處紛紜膠轕之地。難矣。而德既有常。操存不已。何
厭之有。先有所難矣。後未必易損之。德愈室。愈難矣。而愈欲遷
化。後何易也。有所充長者。必有所造作。益之遷善改過。其契固
生長充裕矣。而自然有得。不待設也。凡處窮者。未必能通。困則
身窮矣。而其道則亨。不其通乎。凡居其所者。多滯於一方。井則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五

繫辭下傳

西寄願堂

居其所矣。而功能及物。不其遷乎。凡稱度事物者。多形之聲色。
異則稱物之宜矣。而運於一心。人莫窺測。不其應乎。九卦之德
之妙。又如此。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
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圈釋註之說多與今講異。附見於孔疏中。而其以反經合道爲權。
尤爲程朱所非。

孔疏自此以下。論九卦各有施用。而有益也。言履者。以禮敬事
於人。是調和性行也。謙以制禮者。性能謙順。可以裁制於禮。復以
自知者。既能反復求身。則自知得失也。恒能終始不移。是純一其
德也。自降損。修身无物害已。故遠害也。益以興利者。既能益物。物

亦益也。故與利也。困以寡怨者。遇困守節不移。不怨天。不尤人。是無怨於物。故寡怨也。并能施而无私。則是義之方所。故辨明於義也。巽順以既能順時合宜。故可以權行也。若不順時制變。不可以行權也。

程子曰。巽以行權。義理所順處。所以行權。

本義。寡怨。謂少所怨尤。辨義謂安而能處。

朱子曰。禮主卑下。履也是。那踐履處。所行若不由禮。自是乖戾。所以曰履以和行。謙又更卑下。所以節制乎禮。又曰。禮是自家恁地卑下。謙是應物而言。困以寡怨。是得其處困之道。故无所怨於天。无所尤於人。若不得其道。則有所怨尤矣。井以辨義。辨義謂安而能處。蓋守得自家先定。方能辦事之是非。若自家心不定。事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五

繫辭下傳

寄願堂

到面前。安能辨其義也。問。巽有優游。巽入之義。權是仁情。義是於事能優游以入之意。曰。是巽是入。細底意。說在九卦後。是這八卦事了。方可以行權。問。巽以行權。曰。權之用。便是如此。見得道理精熟。後於物之精微委曲處。无處不入。所以說巽以行權。又問。是神道。曰。不須如此說。巽只是柔順。低心下意的。氣象。人至行權處。不少巽順。如何行得。巽以行權。兌見而巽伏。權是隱然微的物事。若顯然地做。却不成行權。此外八卦。各有所主。皆是處憂患之道。

雷澤胡氏曰。謙以制禮。而履以和行。則禮之至者也。井以辨義。而巽以行權。則義之精者也。

樂氏中行曰。道如放蹄履。而終以和權。故孔子以可與權為學之

到

家引履以和行。凡事依禮而行。便无所乖戾。以行已言也。謙以制禮。亦自己之持身言。是見於應物之間者。制節謹度。不敢縱逸。蓋禮有貴賤上下之分。謙則卑以自牧。而禮由我行矣。蓋雖居上接下。亦是謙厚。故曰。正位居體。況在下乎。況憂患乎。復以自知。謙端之存。獨知之地也。恒以一德。久於其道也。損以遠害。益則无忘身及親之災。窒慾則无求利得害之虞。蓋以與利遷善改過。則日進於高明。而希賢希聖矣。何利如之。困以寡怨。困窮而亨。則素患難行乎患難。无入而不自得矣。何怨之有。不曰无怨。而曰寡怨。是聖人寬緩辭氣。語錄盡於无怨尤也。井以辨義。自家守得定。則事至物來。自然是是非非。而有以審其當矣。井德之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五

繫辭下傳

寄願堂

地。而曰以辨義。若涉於巽以行權者也。曰。不重在辨義。重在所以辨義也。義是常經。權是變道。巽以行權。至此則義精仁熟。凡事能優游以入之。不必拘拘於循途守轍。而自有以適其輕重之宜矣。

和是發而中節之和。无所乖戾之謂也。謙以制禮。彷彿似適以行之。適以出之意。

履以和其行。非以和去行也。聖禮之用。和為貴者。則禮中有和。順從容之意。而時謙但以中節為和。不用從容意也。謙以制禮。只是說謙不必定。跟上履字說。制定是行字意。而此行字有力。

孔疏謂裁制於禮。朱子謂節制乎禮。是制字正訓。一德一字有力。謂一其德。井之辨義。或以井之止水。能照為喻。亦頗有意味。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五

繫辭下傳

寄願堂

憂患之難處哉

右第七章

本義此章三陳九卦以明處憂患之道。

朱子曰三陳九德初无他意觀上面其有憂患一句便見得是聖人說處憂患之道聖人去這裏偶然看得這幾卦有這個道理所以就這個說去天下道理只在聖人口頭開口便是道理偶說此九卦意思自足若更添一卦也不妨更不說一卦也不妨只就此九卦中亦自儘有道理且易中儘有處憂患的卦非謂九卦之外皆非所以處憂患也後世拘於象數之學者以謂九陽數聖人之舉九卦蓋合此數也尤泥而不通觀聖人之經正不當如此若以困爲處憂患的卦則屯蹇否處憂患而何又曰今之談經者往往

去疑此節亦頂上來妙在九箇以字見爲處憂患者所不能外。謹九卦之德極其妙矣而其用何如行已非禮則不能中節而和

履則中節而无乖戾。是以和其行也行禮不宜偏激是謙所以節制乎禮而出之以遠也。善端之萌在於一念自覺判然明白是復所以自知也。所守常久而不易其德純一不涉二三是恒所以一其德也。損而懲忿則无忘身及親之禍。窒慾則无人欲陷溺之危。是以遠其害也。益而遷善改過則德以之崇。業以之廣。是以興利也。困而能亨則无入不自得。怨尤之心不生。是以寡其怨也。井體不動則安而能處不消於是非之正是所以辨乎義也。巽順乎理則德盛仁熟雖遇事變委曲合宜。是所以行乎權也。九卦之德之用如此要皆反身修德之事。何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五

繫辭下傳

寄願堂

爲萬世學易者之法矣。荷謬焉不通則豈所謂易者哉。

家引此章三陳九卦首段舉大綱說九卦之德第二段方指其所用處皆說向處憂患上。去也。看以字可見。此九卦非獨可處憂患亦正可以處富貴也。而孔子乃指作易者而言其盡爲處憂患之道何哉。大抵當時孔子落落不遇畏於匡伐木於宋創迹於衛厄於陳蔡飽經憂患而三絕韋編之際其自得於此九卦多矣。故以已之心上體文王之心而有是論耳。

按雙湖說好但以材字對德言未妥不若蒙引指所以爲德覺融貫。

按此章三陳九卦以明處憂患之道只是孔子偶舉九卦而釋其

有因者之病本卑也而亢之使高本淺也而噬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於晦。

西山真氏曰九卦之義更當各就全卦反覆觀之以求夫所謂處憂患者庶乎得之。又此章之下云易之爲書也不可遠又明於憂患與故則易之一書无非明於憂患而處以道者又不特九卦爲然也。

雙湖湖氏曰三陳九卦自有次第第一節論九卦之德第二節論九卦之材第三節方論聖人用九卦以處憂患之道故皆以以字明之亦如六十四卦大象必著一以字以明用易也然文王之聖心與易會居平時處憂患无一非易況濟易美里卽身是易豈待逐卦而以之乎夫子亦姑論其處憂患之道以其近似者言之而

義如此。若推而論之。六十四卦。皆可處憂患也。二節言九卦之德。非謂卦德。以人之德配九卦而言也。九卦本无序。而以德配之。則有序。三節言九德之妙。各以反形而見。四節言九德。用言可作如此用。非必謂處憂患而處憂患在其中矣。在本卦彖象中。初无此意。孔子推論入微。橫堅說來。无非至理。學者體此。有得持身涉世。无一不善。豈獨爲憂患而設哉。○雲峯計卦數。以上下經相配。殊屬湊合。有辨見別集中。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

孔疏。周流六虛者。言陰陽周徧流動。在六位之虛。六位言虛者。位本无體。因爻始見。故稱虛也。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五

繫辭下傳

三奇願堂

張孔疏以不可遠爲不可遠離。陰陽又以剛柔相易。與不可爲典。要連讀皆未妥。

本義。這猶忘也。周流六虛。謂陰陽流行於卦之六位。

朱子曰。易不可爲典。要易不是確定。硬本子。楊雄大元却是可爲典。要他排定三百五十四贊。當三百五十四贊。當夜畫的吉。夜凶。吉之中又自分輕重。凶之中又自分輕重。易却不然。有陽居陽爻而吉的。又有凶的。有陰居陰爻而吉的。又有凶的。有有應而吉的。有有應而凶的。是不可爲典。要之書也。是有那許多變。所以如此。○上下无常。唯變所適。便見得易人人可用。不是死法。雖到二五之中。却其間有謂二五而不吉者。有當位而吉。亦有當位而不吉者。

張子曰。心不存之是遠也。不觀其書亦是遠也。

三山林氏曰。易之所言。无非天地自然之理。人生日用之不可須臾離者。故曰不可遠。

百雲郭氏曰。入之於道。不可須臾離也。故於易不可遠。可離者非道。可遠者亦非易也。

簡齋蔡氏曰。屢遷。謂爲道變通而不滯乎物。自易之爲書。至屢遷。此總言爲書爲道。以起下文之意也。自變動不居。至唯變所適。言易道之屢遷也。不居。猶不止也。六虛。六位也。位未有爻曰虛。卦雖六位。而剛柔爻畫往來如寄。非實有也。故以虛言。或自上而降。或由下而升。上下无常也。柔來文剛。分剛上而文柔。剛柔相宜也。典。常也。要約也。其屢遷无常。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而已。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五

繫辭下傳

三奇願堂

鳳山魏氏曰。六畫六爻。六位六虛。四者相近而不同。爻者動也。專指九六。則父母之策也。畫者卦也。兼七八九六。則包男女之策也。總而言之。畫即爲爻。析而言之。爻與畫異。畫之見者。又爲位。爻之變者。又爲虛。故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位從爻而爲虛也。曰六畫成卦。六位成章。虛從畫而爲位也。然其實皆自奇耦之畫始。奇耦則太極之分者也。

繫引易之爲書也。不可遠。以其爲道也。屢遷。何也。易只是六十四卦而已。六十四卦只是三百八十四爻而已。三百八十四爻只是九六兩畫而已。是九六也。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在此卦爲剛上而柔下。在彼卦又爲柔上而剛下。在此卦則此爻爲剛。在彼卦此爻又爲柔。在此卦此爻爲柔。在彼卦此爻又爲剛。不可爲典。要而惟

變之所適夫在此卦爲此卦之變。在彼卦又爲彼卦之變。在此爻又爲此爻之變。在彼爻又爲彼爻之變。彼卦之變爲彼卦之道。此卦之變又爲此卦之道。道之屢遷如此。則體事而無不在。體物而不可遺矣。易之爲書。其可遠乎哉。易之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惟其爲道屢遷。故其爲書不可遠也。其爲道屢遷。如何蓋卦爻之變遷不定。一陰一陽。流行於卦之六位。或自下而上。或自上而下。或剛易乎柔。或柔易乎剛。皆不可爲典要。惟其變之所趨而已。道之屢遷如此。但見上下无常。則吉凶隨以分。剛柔相易。則吉凶隨以異。是易隨其卦爻而觀象玩辭。觀變玩占之不服。而其書庸可遠乎。不可爲典要。典要猶言定則也。自此以上數句。皆以卦爻之變言而辭。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五

繫辭下傳

寄願堂

卽隨之矣。惟變所適。凡其變之所在。皆道之所在也。君子於此。要當隨時變易。以從道。故曰其爲書也。不可遠。此變字與剛柔相推之變字。正同。剛柔相推。正所謂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也。

存疑。言易之爲書也。不可遠。以其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以下至惟變所適。皆言爲道屢遷之事。變動不居。言剛柔二畫變化无定也。周流六虛。道六虛是統言六十四卦之六位。周流不是一卦。自初流至二。自二流至三。自三流至四。至五至六。乃是就六十四卦總看。如復卦一陽在初。師卦一陽在二。謙卦一陽在三。豫卦一陽在四。比卦一陽在五。剝卦一陽在上。以至二陽三陽與一陰皆然。以是爲周流也。然不必一一皆依次序。自初至上。然後爲周流。

散見迭出。如二三兩爻在此卦。則剛居二。柔居三。柔在上。剛在下。在他卦。又柔在二。剛在三。剛又居上。柔又居下。如三四如四五。如五上皆然。此便是周流也。故曰上下无常。剛柔相易。承上下无常說。但上下无常。是就兩位上說。剛柔相易。只就一位上說。如三一位也。既以剛居之。又以柔居之。二一位也。既以柔居之。又以剛居之。故曰剛柔相易。言剛柔兩畫兩相反易而靡定也。不可爲典要。承上下无常。剛柔相易說。典要猶言定則也。上下若有常則柔若不相易。則鐵定是一個物。不能變化矣。惟上下无常。剛柔相易。則不鐵定是一個物。故曰不可爲典要。既不可爲典要。則惟隨其變之所之而已。而其道則在是者。變在何卦何爻。若變爲乾。則爲乾之道。若變爲坤。則爲坤之道。變爲屯。則爲屯之道。變爲蒙。則爲蒙之道。若變爲乾之初九。則爲潛龍勿用之道。變在坤之初六。則爲履霜。堅冰至之道。變在屯之初九。則爲盤桓難進之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是如此。變而其道因之。故曰其爲道也屢遷。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五

繫辭下傳

寄願堂

變者二句連。中四句連。末二句連。重爲道屢遷。變卽應遷字。唯變所適。卽道之屢遷也。上下剛柔。象存俱活看。而時講以初二三爲下。四五上爲上。初三五爲剛。二四上爲柔。稍不同。典要孔疏謂不可爲典要。會節齋典常也要約也。皆似兩平字。蒙引謂猶言定則是中下字。蓋要是個準。則要便是個一定的準。則蒙引說是。蒙引以趨字替適字亦好。隨其變化之所趨。而无非道也。

圖易之爲書也。所載皆天地自然之理。而人生日用之不可須臾離者。豈可遠乎。今自易畫言之。則見其爲道也。屢遷而何可遠也。屢遷之實。何如。易畫不過九六。是九六也。變動而無一定之居。周流於一卦六爻之虛位。以二體言。四五上上也。初二三下也。而九亦居下。六亦居上。上下无常也。以逐爻言。初三五剛也。二四六柔也。而九亦居柔位。六亦居剛位。剛柔相易也。不可以爲定。則惟隨其變之所適而已。易變之屢遷如此。然變之所在。卽道之所在。道无不在。而易之不可遠也。信矣。

計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
[釋]明出入之度。使物知外內之戒也。出入猶行藏。外內猶隱顯。應以進時爲吉。豐以幽隱致凶。漸以高顯爲美。明夷以處昧利貞。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五

繫辭下傳

寄願堂

此外內之戒也。

[孔]其出入以度者。出入猶行藏也。言行藏各有其度。不可違失。於時。故韓氏云。豐以幽隱致凶。明夷以處昧利貞。是出入有度也。外內使知懼也者。外內猶隱顯。言欲隱顯之人。使知畏懼於易也。若不應隱而隱。不應顯而顯者。必有凶咎。使知畏懼凶咎而不爲也。

本義此句未詳疑有脫誤。

或問外內使知懼。據文勢合作使內外知懼始得。朱子曰。是如此。不知這兩句是如何。硬解時也。解得去。但不曉其意是說甚的。上下文意都不相屬。

漢上朱氏曰。出入者。以卦內外體言。出者自內之外往也。入者自

外之內來也。以是觀消息盈虛之變。出處進退之理。使知戒懼。當出而入。當入而出。其患一也。

[案]本義云。此句未詳疑有脫誤。今且承上文畧解過。蓋卦爻所說者。皆利用出入之事。其出入也。皆必以其法。法者。事理當然之則也。使人入而在內。出而在外。皆知有法。而不敢妄爲。是使知有懼也。知懼者。必以度也。卽上文道也。

[存疑]此承上文爲道屢遷說來。言易之爲道屢遷如此。要之无非使人出而在外也。以法度而出。而知懼於外。入而在內也。以法度而入。而知懼於內。蓋聖人作易教民。出入俱有個法度。故斯民用是法度以出入也。

[圖]此二節以易詞言。言易足以使人如此。非是人用易也。出入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五

繫辭下傳

寄願堂

以人事言。

[圖]出卽外。入卽內。懼卽不失度。兩句只是一句。去疑出入以變。言是雙湖之說。朱氏亦用之。

[圖]易之變固屢遷。易之詞因變而繁者也。卦爻之中。皆言利用出入之事。其教人出入。必以法度。故人之出而在外。以法度而出。而知懼於外。入而在內。以法度而入。而知懼於內。外內不敢妄爲。常循此理。易實有以使之然也。

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案]孔疏謂明曉於憂患並萬事。以故爲事。在憂患之外。未安。本義雖无師保。而常若父母臨之。戒懼之至。

朱子曰。使知懼便是使人有戒懼之意。易中說如此。則吉。如此則

凶是也。既知懼則雖無師保一似臨父母相似常恐地戒懼。

南軒張氏曰師者教之道保者輔其躬。

師濟蔡氏曰故所以也。又明所當之憂患與致憂患之所以也。是

雖無師保亦如臨父母之側而愛敬之至此言易書之不可違也。

蒙引上文其出入以度兼有憂患無憂患者言也。易中凡於凶

咎危厲等處便都與緊以示人是明於憂患也而必言其所以致

憂患之故如此則雖無有師保在前以訓戒之然易既明於憂患

與故自然能使之常懷兢惕若臨之以父母之尊嚴矣。奚待師保

也如屯之六三曰陷入於林中明於憂患也曰即鹿无虞則其故

也需九三之致寇至則以過剛不中之故訟上九之終朝三褫則

以終訟必勝之故既有憂患便有其所以憂患之故此皆以辭言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五

繫辭下傳

吳奇願堂

者辭所以發明其象也。獨言憂患者聖人之作易只要免人於

憂患凡人之占易亦要避個憂患而已避凶所以趨吉也亦不爲

不盡矣。

存疑此承上文出入以度一句說來言易之爲道不但使人出入

以度知懼於內外而已又於凶咎悔厲皆言以示人而又必言其

所以致憂患之故如此則雖無有師保在前以訓戒之自然使人

常懷兢惕若臨之以父母矣。要不待師保也。

存疑荷不明其故則人有苟免之志而怠於避禍矣故者何在。非

其出入之度而已。

去疑師是正師保是訓師皆所以教人者臨尊臨也師保二句要

知師保猶以禮法相繩而父母則天性謹敬矣。

段尤有師保如臨父母只是說不待教誨而自然戒謹也要會其

意。與故中加一其字從明。

圖不但此也又於出入以度中獨提憂患之事與夫致憂患之故

而詳切明之故使人常懷驚惕雖無師保訓之如臨父母之尊

而不敢忽蓋於知懼之中更有懼焉易書之切於人如此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圖能循其辭以度其義原其初以要其終則惟變所適是其常

典也明其變者存其要也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孔疏初率其辭而揆其方者率循也揆度也方義也言人若能初

始依循其易之辭文而揆度其易之義理則能知易有典常也故

云既有典常易雖千變萬化不可爲典要然循其辭度其義原其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五

繫辭下傳

吳奇願堂

其初要結其終皆唯變所適是其常典也言惟變是常既以變爲

常其就變之中剛之與柔相易仍不常也故上云不可爲典要也

若聖人則能循其文辭揆其義理知其典常是易道得行也若

苟非通聖之人則不曉達易之道理則易之道不虛空得行也言

有人則易道行若無人則易道不行無人而行是虛行也必不如

此故云道不虛行也。

本義方道也始由是以度其理則見其有典常矣然神而明之則

存乎其人也。

朱子曰既有典常是一定了占得他這爻了吉凶自定這便是有

典常。浸此曰率其辭之所指而揆其方之所向則其道雖不可爲典要

而其書則有典可循有常可蹈也然非得其人亦何以行之哉
節齋蔡氏曰此又合書與道而言也

象曰夫易不可為典要似若莫測其常理所在矣然聖人既作之辭學者於此但一循其辭以度其理則見一卦爻之問莫不各有定理矣然理雖有定非其人能率其辭以度其理而見之行事則事理之在易者亦不能以自行也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也。既有典常者其理有常也然非其人則事理之有常者亦不能自達於事為之間也所謂非道宏人苟非其人謂必有默而成不言而信之人也。其曰不可典要者通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言也其曰既有典常者析各卦各爻而言也不必講尚也無典常而今方有典常耳。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五

繫辭下傳

彖 寄願堂

存疑上文易之為書也不可遺其為道也屢遷連卦與辭俱在其中此則教人沿辭以求卦爻之義蓋示用易者簡易法也言易之為道屢遷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茫乎无可捉摸似不得其常理所在矣然求之有要辭焉而已蓋辭者聖人設卦觀象繫之以明吉凶也用易者當通變極數之餘成文定象之後惟率卦爻之辭而求其事理之所向則一卦有一卦之理一爻有一爻之理而見其有定矣然必有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之人然後能因辭求理而見於行事之間苟非如是之人是卦爻之理亦不能以自行也廣義末二句重行乃神明之謂非趨避之謂也若趨避則百姓與能矣
既既有典常連上句請謂初率其辭而探其方則亦既有其典常

矣從初字呼出既字典常只是常理承方字來凌氏云有典可循有常可蹈究亦无甚分。非其人言究竟故上云初辭字應書道字應通。末二句作反結非絕望語正意只是率詞探方既有典常而必得其人以神明之易道乃行也。孔疏以人君言大非疑板誤可云君子

謹易辭之足懼人若此而入豈可遺易乎用易者初為率其所值卦爻之辭而求其事理之所向則出入之度憂患之故自確有定理亦既有其典常矣然此特論其初耳究竟詞難有常而人之由詞以達變者必不可膠於一定苟非神明默成之人不能通其變於不窮而道之屢遷之妙豈能以虛行也哉然則易之為書不可不學而又不可易而學也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五

繫辭下傳

彖 寄願堂

右第八章

變則顯明氏曰此章專論玩辭觀象為學易之事而深有望於其人也書者卦爻之辭也道之屢遷者卦爻之變也此二句一意綱領變動不居以下言其變也明於憂患以下言其辭也自其變觀之則九六之爻周流於虛位之間或上或下而無常皆一剛一柔之相易不可為典要而惟變所適然其剛柔之或上而出於外也既足為斯人之法度使知懼於外其剛柔之或下而入於內也亦足為斯人之法度使知懼於內豈徒變之云乎自其辭觀之則明於憂患而如父母之臨率辭探方而有典常之可法而後總之以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則玩辭觀象之學誠有學於其人也聖人之意可見矣按出入以度即當屬詞變湖所分可疑

索引易之爲書也不可違一章說第一條只是爲道也屢遷之意
主畫言也第二條第三條主辭而言故曰其出入以度又曰明於
憂患與故若其主辭則塊然之畫何有於出入之度何有於憂又
何有於憂患之故此二條者皆隱然括其有典常者也故末條則
承之曰云云此說似是而非蓋緣將變動不居數語只認作有畫
无文之時不知易之爲書也一句連卦爻畫與辭俱有了其變動
不居周流六虛時凡辭俱以粘帶在卦爻上了正如今日操得其
卦某爻何卦何爻而无見成之辭在其畫卦惟變所適其辭亦无
往而不隨之矣若只是塊然綢定之畫而已則又何足謂之其道
屢遷而不可違哉但細味之自見矣下二條詞意較顯然辭左右
是發那畫中所具之象其究一而已矣

易經詳說

卷四十五

繫辭下傳

寄願堂

援家引所駁之說今多用之

明訓此章言易不可離而體之在人也如臨父母慈屢遷以變言
變動數句正言屢遷其出入五句正明不可違屢辭講以變參看
總之屢遷節言畫之變无有典常出入二節言變之詞暗指有典
常末節示人由詞以達變而道不虛行句尤以善用其變望人也
按此較家引所駁之說稍圓故錄之

因此章重爲道屢遷句道不虛行應首節道字時講分首節言變
下三節言詞家引謂變中卽有詞覺理長依時講謂易之變不
可爲典要而率詞擇方亦自有典常之理若推家引之意說只
是謂在易固不可爲典要而人之用易者亦未嘗不有定理也
得其人而易道明歸重八上

易經詳說卷四十六

繫辭下傳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

按註疏此連上爲一章

孔疏此已下亦明易辭體用尋其辭則吉凶可以知也原始要終
以爲質者質體也言易之爲書原窮其事之初始乾初九潛龍勿
用是原始也又要會其事之終末若上九亢龍有悔是要終也言
易以原始要終以爲體質也此潛龍亢龍是一卦之始終也諸卦
亦然若大畜初畜而後通皆是也物事也一卦之中六爻交相
錯唯各會其時唯各主其事若屯卦初九盤桓利居貞是居貞之
時有居貞之事六二屯如遭如是乘陽屯遭之時是有屯遭之事
也畧舉一爻餘爻倣此也

易經詳說

卷四十六

繫辭下傳

寄願堂

不義質謂卦體卦必舉其始終而後成體爻則唯其時物而已
延裕徐氏曰此總言聖人作易所以立卦生爻之義下文又逐文
分說而申明之也質謂卦體時謂六位之時物謂陰陽二物也原
其事之始要其事之終以爲一卦之體質卦有六爻剛柔錯雜隨
其時辨其物言卦雖有全體而爻亦无定用也

陸氏曰此卦有定體故曰質爻无定用故曰時

錢氏曰六爻相雜唯其時之不同而其事物亦異如乾之取龍
一物也或潛或見或躍或飛之不同者時也如漸之取鴻亦一物
也而於干於盤於陸於水之不同者亦時也

索引言始終則中四爻在其中矣不可謂下三畫爲始上三畫爲

終卦必舉其始終而後加體則見其有初有二有三有四有五有上而一卦之體於是乎成矣。體謂全體六爻則得其體之一節也。此皆以後之觀易者言。若論伏羲畫卦則一每生二二時都有了又何嘗一一原始要終而後得卦也哉。一說只是析各卦逐一觀之便見是原始要終以爲質不必以後之觀易言。原字要字不用十分重看只是有始無終俱不成卦必兼備始終方成個卦耳。○始終即初上也此言始終至下文方言初上者蓋未成質之時只得謂之始終及既成卦之後則就卦言謂之初上矣。○時不是變通趨時之時物則乾陽物坤陰物也之物此物字泛剛柔便是物也所以與趨時之義不同者蓋時物皆指此卦中逐爻言趨時是自此卦變入彼卦也。唯其時物也言即其中間之時物耳。

易經詳說

卷四十六

繫辭下傳

三 寄願堂

存疑原始要終以爲質言必六爻備然後成卦也六爻相雜惟其時物言六爻之相雜則惟各時之物爾蓋隨其所居之位而其義各不同非若卦之合六爻而成體也。按存疑時物中說本錢氏究竟時物二字只是陰陽隨時而所居不同非取龍取鴻爲物也。

講易之爲書也有卦有爻卦有始終必推原一畫之始要歸六畫之終貴悔合內外備卦之體質於是成也夫質則有定乃若六爻或陽位而陰居之或陰位而陽居之如此相雜者合惟其時物而已爻之有陰陽物也陰陽之有進退時也時乎陽則陽居之時乎陰則陰居之隨其時以辨其物所以卦有定體爻无定用也。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

孔疏其初難知者謂卦之初始起於微細始擬議端緒事未顯著故難知也其上易知者其上謂爻之上爻事終極成敗已見故易知也上云其上則其初宜云下也初既言初則上應稱末互文也以經易爻詞言初言上故此從經文也本末也者其初難知是本也其上易知是末也以事本故難知以事末故易知故云本末也初辭擬之者覆釋其初難知也以初時以辭擬議其始故難知也卒成之終者覆釋其上易知也言上是事之卒了而成就終竟故易知也。

冰義此言初上二爻

而竊竊氏曰初爻者卦之本本則其質未明故難知上爻者卦之

易經詳說

卷四十六

繫辭下傳

三 寄願堂

本末則其質已著故易知難知則所繫之辭必擬議而後得易知但卒其卦之辭而成其卦之終也。

雲臺胡氏曰此承上文原始要終而言也原其始則初爻爲本質未明故難知要其終則上爻爲本質已著故易知故初爻之辭必擬之而上爻之辭則成之矣。

程川吳氏曰初與終爲對擬之與卒成之爲對兩句文法顛倒相互。

蒙引其初難知其上易知以役人觀易言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亦以後人逆推聖人之係辭而然也。初爻之義難知者以初爻之義爲本方有初爻而一卦之形體未成是其質未明所以難知也上爻所以易知者上爻爲卦之末卦至上爻則一卦之象以著

是其質已著何難知之有。卒成之終謂既擬初辭。又二三四五而至於上則所擬議類不啻過半矣。故但成之終而已。初辭擬之卒成之終。惟初爻之難知也。故聖人係初爻之辭。亦必擬議其為何象。當用何占。而後係之以辭也。惟上爻之易知也。故聖人係上爻之辭。不過因下爻之辭。要其所終之何如而成之耳。卒字對初字。指上爻也。

伊其初難知。其上易知。以人之請易言。各卦初爻其義理俱難知。正以其為卦之本也。本則體質未著。義理未彰。故難知。如草木之根初出地。未知是何草何木也。各卦之上爻其義理則易知。正以其為各卦之末也。末則體質已著。義理已彰。故易知。如草木已生完成。如是某草某木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以聖人繫辭言。

易經詳說

卷四十六

繫辭下傳

四寄願堂

緣其初難知。故聖人繫初辭。亦難必商量擬議。看這爻是何意思。是何物象。當用何辭。語。非可輕易胡亂寫在冊上也。至於上爻之辭。不過因初爻之意。而成其終。殆无難也。既以初九為潛龍。則上九之為亢龍。特因初而成之。爾既以初六為履霜。則上六之為龍戰。特因初而成。爾。

接臨川以終字對初。蒙引以卒字對初。從臨川者多。語氣猶云初詞擬之終。卒成之。

謂六爻固以時物而成。然難易詳畧。不能无辭。以初上言之。初之爻象難知。上之爻義易知。蓋初在一卦之始。本也。本則其質未成。故難知也。上在一卦之終。末也。末則其質已著。故易知也。初惟難知也。故聖人係初之辭。必擬議焉。審其當假何象。當著何

占。不敢輕率也。上惟易知也。故聖人繫詞之終。不過因已假之象已著之占。而卒有以成之耳。此初上之時物也。

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孔疏以中爻為二五。與本義不同。

朱子曰。其初難知。至非其中爻不備。若解也。硬解了。但都曉他意。不得。這下面却說一個噫字。都不成文意。不知是如何。後面說二

與四同功。二與四同功。却說得好。但不利達者也。曉不得。問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曰。這樣處。曉不得。某嘗疑有闕文。先儒解此。多以爲互體。如屯卦震下坎上。就中間四爻觀之。自二至四則爲坤。自三至五則爲艮。故曰。非其中爻不備。互體說。

易經詳說

卷四十六

繫辭下傳

五寄願堂

漢儒多用之。左傳中一處說占得觀卦。處亦舉得分明。看來此說亦不可廢。問易中互體之說。或以爲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此是說互體。曰。今人言互體。皆以此爲說。但亦有取不得處。如顯大過之類是也。王輔嗣又言。納甲飛伏。尤更難理。此等不必深泥。

雷家胡氏曰。此承上文六爻相雜而言也。六爻本自相雜。二三四五於六爻之中。又雜物撰德者。如屯下震物爲雷。德爲健。上坎物爲雲。德爲險。下互坤。則雜物爲地。撰德爲順。矣。上互艮。則又雜物爲山。撰德爲止。矣。亦可以辨是與非。而易愈備矣。

陸氏曰。如坤坎爲師。而六五之爻曰。長子帥師。以正應九二。而吉。蓋指二。爲四爲震也。坤艮爲謙。而初六之爻曰。涉大川。蓋自

二而上則六二九三六四爲坎也。

臨川吳氏曰：內外既有二正卦之體，中四爻又成一互體之卦。然後其義愈無遺闕。非以此正體互體並觀，則其義猶有不備。正體則二爲內卦之中，五爲外卦之中；互體則三爲內卦之中，四爲外卦之中。故皆謂之中爻。

雙湖胡氏曰：是非者當位不當位，中不中，正不正也。內外卦既足以示人矣，復自互體而辨之，則是是非非，於是乎益可見焉。

潘氏夢圻曰：不言吉凶，而曰辨是非，則吉凶可知矣。

蒙引：雜物，雜布其事物也。撰德，詳明其事物所以然之理也。有是物，則有是德也。雜物猶前所謂類萬物之情，撰德猶前通神明之德。二義立而卦爻之蘊盡之矣。但彼以卦言，此以爻言。雜物如

易經詳說

卷四十六

繫辭下傳

六奇願堂

潛龍見龍之類，撰德則初九剛陽在下，九二剛健中正之類，謂非中爻不備者。見初二爻亦能雜物撰德，但未爲備耳。辨是與非，是非只據爻中所見有者言。如初潛二見，各以其時是也。上九之亢則非矣。坤初六小人將爲君子之害，非也。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是矣。蓋六爻之間，非是則非，非非則是，非凶則吉，非吉則凶。此是非只據理之是非而言，亦承上句所雜之物，有是有非，所撰之德，亦有是有非也。自其初難知，至非中爻不備，以六爻之辭言也。其原始要終，至惟其時物，特以其卦爻言，未有辭在。以互體論雜物撰德者，曰如震下坎上，其體爲屯，雜而撰之，自二至四互坤也。其物爲地，有順之德，爲自三至五互艮也。其物爲山，有止之德，爲互陽位也。而以陽居之，則當位而吉，固可辨其是互陰

位也。而以陽居之，則不當位而凶，亦可辨其非。按此說雖若可通，

但夫子此章於正體中爻俱未有一言及之。乃獨區區於互體何耶？且互體之易果何據也？

存疑此論中四爻雜物撰德事物也。撰德撰作其德行也。辨是與非，只在雜物撰德內。

發前天地之撰，撰字訓事。此處用事字說不去。蒙引：久明有疑，以爲撰作，又或以爲撰集。撰述亦說得通。但論三子之撰訓具，若移之此，則天地之撰謂天地所具變化之述，撰德謂爻中所具剛柔之德，皆合。不知朱子何以不用具字爲訓也。上節言初

上二爻，此節言中四爻，並無互卦之說。當依本義不當依語錄。若夫繫項上來物，即陰陽的物，德即其中之理，備非專指中

易經詳說

卷四十六

繫辭下傳

七奇願堂

爻失了初上，又是不備。

譌以中四爻言之。若夫陰陽純雜之物，博取而雜布之，剛柔中正之德，撰述而發揮之物，之純德之善者，辨其爲是物之雜德之惡者，辨其爲非。此在初上二爻固有之，而求其全備盡乎物，該

乎德則非中四爻不能也。中四爻之時物又如此。嗟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匿孔疎以要諸存亡吉凶，接上文，就中爻說，與下句彖辭不聯。不該彖辭論一卦六爻之體。

臨川吳氏曰：上文既分言初二爻及中四爻，此又總六爻言之。噫，美辭存亡者，陰陽之消息，吉凶者，事情之得失，要其存亡吉凶之所歸，則六爻之義，居然易見，可拈掌而知矣。又請知者能見

事於未形。雖不觀各爻之義。但觀卦首之家辭。則所思亦得十分之五六矣。蓋彖辭或論二體。或論主爻。或論卦變。相易之爻。是以不待觀六爻而已可見也。章首第一句言彖。第二句總言六爻。此一節又總言六爻而復歸重於彖。蓋為結語。與章首起語相始終。下文則又更端而言中四爻也。

按章首言彖與常說異。

括彖與氏曰。彖者。原始要終以為質者也。故知者觀之。无待於爻。蓋所要愈約。則所知愈易。中四爻者。六爻之要。而彖者又一卦之要也。

彖引此一設。尤見聖人易學之微妙。有非常士所能窺測者。蓋上文以六爻之辭言之曰。初辭擬之。卒成之。終又曰。雜物撰德。辨是

易經詳說

卷四十六

繫辭下傳

九寄願堂

與非則非中爻不備。是則吉凶存亡之理。一藉聖人所繫之辭。以發明微聖人之辭。則人將質實焉耳矣。然天地間原自有一部見成易書在。具眼者開眼便當自見之。故夫子於此獨有所感。乃發諸嘆聲。而云。天地間自有個吉凶存亡之理。苟能一其心思。只求其所以存亡吉凶者。則已居然可知。不待求之於易矣。如必求之於易。在智者。惟取彖辭觀之。則一卦六爻之體已具。而其思亦過半矣。亦不必偏求六爻中也。或曰。存亡吉凶可知。謂一卦有初有上。又有中四爻。則雜物撰德。辨是與非。舉无一不備矣。故人惟據此以要其吉凶存亡之理。則居然可知。蓋以其備故也。如云觀象玩辭。觀變玩占。則正是要存亡吉凶之實是也。然在智者。則又不必於各爻而要其存亡吉凶也。只觀其彖辭亦殘矣。此說與上

說不同。然上說較此為甚長。

圖後說可用。前說覺有存亡吉凶字无着落。不如承上文六爻說。

彖引又云。天下貞勝。只是吉凶二者而已。兼存亡如何。曰。存亡此就天道陰陽之消息言。吉凶就人事之得失言。則思過半矣。不曰足矣。而只曰過半。雖是聖人辭氣之從容。然道理亦只到此。故後世雖有聖人者出。亦不能獨觀彖辭。而全不觀爻辭也。

存疑此承上論六爻而言。謂一卦六爻。雜物撰德。辨是與非。既无不備。人惟據此以求其存亡吉凶之理。則居然可知矣。以其備故也。若在智者。只觀卦之彖辭。則六爻之義為存。就為亡。就為吉。就為凶。其意亦思過半矣。要是不待遍求之六爻之辭也。蓋哲人即始而見終。中人就事而論事。彖辭統論一卦之理。雖未及於六爻。然

易經詳說

卷四十六

繫辭下傳

九寄願堂

六爻之理。已具於一卦之中。要在人推之。而或即卦可以知爻。不待遍求於六爻之內也。

彖辭中只有吉凶。此先言存亡者。蓋吉凶本於陰陽之消息。唯陰陽消息。而吉凶於焉判矣。

天疑要即要終要字。存亡是時之消息。吉凶是位之當否。開口下。一噫字。下面亦字。則字。俱是曉的神情。末二句不重觀彖上。只重言六爻不可不備耳。

因時講多。據彖辭以回顧六爻。愚意此是轉語。因贊六爻之妙。而思及彖辭。另作一層意。為是。要是彖辭。謂人亦惟總歸於六爻。而求其存亡吉凶之理。則已居然可知。若智者。但觀其彖辭。而思亦過半。非常人所及也。居然只是顯然之意。孔疏謂

平居失然字口氣

蓋天六爻既備則有亡吉凶之理已。噫人亦惟總歸於六爻求其存亡吉凶之理則已居然可知矣。然此特常人之事耳。若智者能窮理而得。要不必求之於爻。但觀象辭而有亡吉凶之理已見大意所思過乎半矣。天下不皆智者故六爻不可不備也。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

陰註疏以此至此之謂易之道也。爲第八章。

釋註二與四同陰功也。異位有內外也。二處中和故多譽也。四位逼於君故多懼也。四之多懼以近君也。柔之爲道須援而濟故有不利遠者二之能无咎柔而處中也。

易經詳說

卷四十六

繫辭下傳

十寄願堂

援柔之爲道不利遠者是轉下語以二言韓註尙不差孔疏以爲覆釋上多懼殊說不通。

本義此以下論中爻同功諸皆陰位異位謂遠近不同。四近君故多懼柔不利遠而二多譽者以其柔中也。

戰問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近君則當柔。和遠去則當有強毅剛果之象。始得此二之所以不利。然而居中所以无咎。朱子曰。也是恁地說。

潘氏夢旂曰。二與四同功乎陰而位有內外之異。二遠於君雖在下而多譽。四近於君雖在上而多懼。然陰柔之道遠則難接。二之遠而大要无咎者以其雖柔而居下體之中也。陰柔之道近則難接。二之遠而大要无咎者以其雖柔而居下體之中也。

得其正者乎。二雖不正猶有得中之美。況正而得中者乎。四近君之臣也。二遠君之臣也。其勢又不同。此二之所以多譽四之所以多懼也。

蒙引二多譽四多懼則所謂其善不同。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則多懼者近剛也。然柔非倚剛則亦不立。固不利於遠也。而二乃大要无咎而多譽者蓋不但以其遠也。以其用之柔中也。若徒柔而不中雖遠亦不能致譽用者德之用也。柔中之德行之於身而措之事爲即謂之用也。四多懼者以其近君而有凌迫之嫌也。然而柔之爲道非得陽以爲依附則无以自立亦不利於遠也。而二乃大要得无咎而有譽者獨何也。以位柔而中故也。此柔字不可主六字言。通此一條書皆不可說出六字只據二四之位言若九

易經詳說

卷四十六

繫辭下傳

十寄願堂

二九兩亦如此論二五亦然故其末乃云其柔危其剛勝耶言以柔居之則危惟剛則能勝之可見上文全據位而言也。

存疑此兩節論中四爻又是一意與上雜物撰德辨是與非意不同。二與四俱陰爻德性相似故曰同功。二遠於五所居不同故曰異位。惟其異位故其善不同。在二則多聲譽在四則多危懼是其善不同也。近也是解四之多懼言四之多懼以其近於五之君位。爾近君則承國家之重任一則有凌逼之嫌一則有覆餗之慮所以多懼。所以處乎憂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途者也。四之多懼以其近君則二之多譽以其遠君也。然陰柔无立依剛以立其爲道本不利於遠也。而二乃大要无咎而多譽者不但以其遠也。以用柔得其中也。用柔得中則不過於柔不失其剛而足以自立矣。

遠地而又得中此所以多譽也

王庭功是功、善即所謂好處也、隨位自盡都有個善在、不特譽是善、即懼亦有、用柔句只重中邊、見體雖柔而用則中也、言无咎以柔中則四之懼亦不專是近

按其善不同、似只是有善有不善、多譽多懼正是不同、若謂懼亦有善甚難講也、近也、上補一四字、上多譽多懼二句平列而近也稍斷、不可以四多懼便連近也、讀以近也、申多懼以不利遠云云、申多譽无咎即是譽、二柔中、四柔不中、故不同、三要字本義俱无解、看來同是受歸之意、或云大要猶大抵語氣

譚試析中四爻言之、二與四皆陰、皆有柔順之才、功因同矣、而二居下體、四居上體、位貴異焉、位異故其善亦不同、二未必皆

易經詳說

卷四十六

繫辭下傳

圭寄願堂

譽而多譽、四未必皆懼而多懼、所以然者、以四近君、有漸逼之嫌、故多懼也、知四之多懼、則知二之多譽、由於遠矣、然柔之爲道、非得陽无以依附、不利於遠者、二柔也、乃大要得无咎而多譽者、以其用之柔而中也、中則不過於柔、此臣道之結也、自足致譽也、知二之譽以柔中、又可知四之懼由不中、而不僅以近矣

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那韓註三與五同陽功也、異位有貴賤也、三五陽位、柔非其位、處之則危、居以剛健、勝其任也、夫所貴剛者、剛邪存誠、動而不違其節者也、所貴柔者、含弘居中、順而不失其貞者也、若剛以犯物、則非剛之道、柔以卑侵、則非柔之義也

孔疏賈賤之等、其柔危其剛勝者、此釋二與五同功之義、五貴賤三爲賤、是貴賤之等也、此並陽位、若陰柔處之、則傾危、陽剛處之、則克勝其任、故云其柔危其剛勝也、三居下卦之極、故多凶、五居中處尊、故多功也

本義三五同陽位、而貴賤不同、然以柔居之則危、唯剛則能勝之、潘氏夢旂曰三與五功同乎陽、而位有貴賤之異、三以臣之賤而居下卦之上、故多凶、五以君之貴而居上體之中、故多功、然五君位也、柔居之則危、剛居之則能勝其事、故六居五多危、九居五多吉也、按此以柔危剛勝爲承五說、未是

蒙引貴賤之等、以位言、柔危剛勝兼爻言、不可不辨、其柔危其剛勝兼三五言、三五陽剛之位、是個大事任也、此非陽剛之才何以

易經詳說

卷四十六

繫辭下傳

圭寄願堂

能勝、如吏兵二部尚書、或巡撫都御史之位、任甚重也、若以平常之才居之、旦夕就見庸懦、故曰其柔危也、上條其用柔中、柔以位言、此言柔危剛勝、剛柔以爻言、二與四同功、二條本意是論中爻、或者便以爲正是中、非中爻不備之意、然彼是承上條初上二爻而言、其非中爻不備、此以下雖云論中爻、然却是以二對四、以三對五、而評之、蓋因其所同而別其所異、故一則曰同功異位、其雖物撰德辨、是與非之意、又少異矣

存屋此論三五兩爻、三與五俱是陽爻、故曰同功、三居臣位而賤、五居君位而貴、故曰異位、所以貴賤之等也、三居大臣之位、一作威福、卽有凶家害國之患、一不勝任、卽有覆餗形渥之憂、故多凶、五居大君之位、而受臣下之承載、凡人臣之善、皆已之善、人臣之

功皆已之功故多功其柔危其剛勝通言三五雖有功凶之異然大要以柔居之則皆難勝任而有凶惟以剛居之則足以勝任矣此又不論其貴賤也

【象】察懼不同皆可謂之善凶則不可爲善矣故不言善則遠近貴賤歸到柔中剛勝見德重於位也

【去】柔危剛勝只是論理六十四卦中三五爲爻以剛危以柔勝者儘多

【按】同功之功只是才力多功之功方是功業須辨柔危剛勝與上節柔中不同柔中以位言柔危剛勝以畫言

【論】三與五皆陽皆有剛健之才力功亦同矣乃三居下體之上五居上體之中位則異焉故三未必无功而多凶五未必无凶而

易經詳說

卷四十六

繫辭下傳

西寄願堂

多功所以然者五君位而貴三臣位而賤其等級不同所以二多凶五多功也然三五雖有凶功之異而皆任大責重若以六之柔居之則委靡不振三固多凶五亦不能多功何危如之若以九之剛居之則奮發有爲五固多功三亦不至多凶其有不勝其事者耶夫遠近貴賤物也剛柔中正德也譽懼凶功是與非也而皆於中爻備之學易者不可不加之意也

右第九章

【雙湖】胡氏曰此章專論爻畫以示人首論六爻之始終次論爻之初上又次論中四爻因及衆辭末則申論中四爻分二四三五陰陽而論以見遠近貴賤安危之不同而剛柔之用亦異其致意在中四爻而四爻之中所主又在二五居二體之中也

【象】此章雜論卦爻之義首飾舉卦爻對起二三節至居可知承上時物言知者二句承上始終言末二節復論中四爻以上未會分析得也

【按】此章雙湖說好重時物是俗說集解尚帶此意知者二句承始終却似有理○原始要終包一卦之始終而六爻各有其時各有其物意重在六爻下分言初上及中四爻意重在四爻亦要二句取上文之意謂六爻可見存亡吉凶而衆辭亦可得大半然求其大備則不可无六爻也更即中四爻而較論二四三五之不同意又重在二五詳玩六十四卦卦大抵以二五爲重也○原始要終可伏衆辭在內說見臨川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

易經詳說

卷四十六

繫辭下傳

左寄願堂

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

【阮】疏易之爲書至吉凶生焉此節明三才之義六爻相雜之理也六者非它三才之道也者言六爻所效法者非更別有它義唯三才之道也

【不義】三畫已具三才重之故六而以上二爻爲天中二爻爲人下二爻爲地

【象上】朱氏曰天地人三者一物而兩體陰陽也而謂之天剛柔也而謂之地仁義也而謂之人故曰三才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兼之者天之道兼陰與陽也地之道兼柔與剛也人之道兼仁與義也六者非他即三才之道也是故三畫有重卦六即三三即一也臨川吳氏曰而不兩則獨而无對天獨陽而无陰地獨陰而无

陽人之陰陽亦混而不分必皆兼而兩之天地人各有陰陽然後其道全而不偏所以重三畫之卦而為六畫者此也

誠然陽陽曰重卦之後則兼三才而兩之是一三才為兩三才也合為一卦則陰或居上安知地之不為天陽或居下安知天之不為地五為君則天道為人道矣二為臣則地道為人道矣

蒙引廣大統言之也悉備析言之也何以見其廣大悉備且據八卦言之卦有三畫上一畫象天則天道也中一畫象人則人道也下一畫象地則地道也天道地道人道皆具於易如此不既廣大而悉備乎然猶未也聖人又因八卦而重為六十四卦則兼此天地人之三才而加一倍焉是兩之也兩之故有六畫焉其六畫者非有他也亦不過只是三才之道耳蓋上一二爻為天則陰陽成象

易經詳說

卷四十六

繫辭下傳

七寄願堂

矣中二畫為人則仁義成德矣下一爻為地則剛柔成質矣夫易之為書也不惟有天道而又兼有天道之陰陽不惟有人道而又兼有人道之仁義不惟有地道而又兼有地道之剛柔天道之在宇宙間者要不出此矣易之廣大悉備何如哉兼三才而兩之兼字與兩字不同兼者言不但兩其天而又兩其人兩其地是兼此三才而兩之也此即因而重之之意故混而觀之則上二爻為天中二爻為人下一爻為地所謂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

存疑言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何以見其為廣大悉備也以八卦言之上一畫象天有天道焉中一畫象人有地道焉下一畫象地有地道焉然猶未也聖人兼此三才而皆兩其畫於是六畫六者非他也亦即三才之道也蓋天道有陰陽上一二爻為天則陰陽

成象矣人道有仁義中二爻為人則仁義成德矣地道有剛柔下一爻為地則剛柔成質矣夫天下之道盡於三才而易書有之非廣大悉備而何

集說余南湖云廣語中之含蓋者多夫謂外之包括者盡悉備言无所不有

蒙引上三句須虛講才能也天能覆地能載人能參天地皆謂之

三才只就六爻說個大意不宜即以陰陽明柔仁義填入以留說卦之地悉備只是皆備不可以悉為纖細兼三才是通三

才皆然兩之謂各有兩畫

易經詳說

卷四十六

繫辭下傳

七寄願堂

何也天下之道天地人盡之矣易之三畫上畫有天道焉中畫有人道焉下畫有地道焉是小成之卦具三才也又因八卦重為六十四卦通三才而皆兩其畫故有六畫六畫非他也上二畫為天中二畫為人下一畫為地蓋三才之道也易中具有三才之道非廣大悉備而何

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舊註等類也乾陽物也坤陰物也爻有陰陽之類而後有剛柔之用故曰爻有等故曰物剛柔交錯立黃錯雜

孔疏道有變動故曰爻者言三才之道既有變化而移動故重畫以象之而曰爻也爻有等故曰物者物類也爻有陰陽貴賤等級

以象萬物之類故謂之物也萬物遷相錯雜若玄黃相間故謂之文也由爻之不當相與聚居不當於理故吉凶生也

本義道有變動謂卦之一體等謂遠近貴賤之差相雜謂剛柔之位相間不當謂爻不當位

或問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朱子曰道有變動不是指那陰陽老少之變是說卦中變動如乾卦六畫初潛二見三惕四躍這個便是有變動所以謂之爻爻中自有個等差或高或低或遠或近或貴或賤皆謂之等易中便可見如說遠近相取而悔吝生近而不相得則凶二與四同功而異位二多汙四多懼近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如列貴賤者存乎位皆是等也物者想見占人占卦必有細物事名

易經詳說

卷四十六

繫辭下傳

六奇願堂

為物而今亡矣這個物是即刻貴賤辨尊卑的物相雜故曰文如有君又有臣便為君臣之文是兩物相對待在這裏故有文若相雜去不相干便不成文矣卦中有陰爻又有陽爻相間錯則為文若有陰无陽有陽无陰如何得有文

遷居徐氏曰卦之全體三才之道也道則變動不居如潛見躍飛之類皆道之變動而謂之文也者效天下之動也或剛或柔而小大有等故謂之物物即陰陽二物也一不獨立二則為文陰陽兩物交相錯雜故謂之文陽居陽位陰居陰位當也陽居陰位陰居陽位不當也吉凶由是而生則可以觀變玩占而見其文之著矣

聖學胡氏曰明章始以實言此章末以文言卦必舉始終而成體

故曰質文必雜剛柔以為用故曰文

聖訓夫六畫皆三才道所在也然是道有變動故謂之爻爻云者七八九六俱謂之爻爻爻之義也爻有遠近貴賤之等差故云物云者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是物也剛柔之位相間故曰文凡文必相間而後成者純一其色則不為文矣然其文却不必皆當初三五剛位也以剛居之未必皆當也二四上柔位也以柔居之亦未必皆當也其變參差不齊而其義有得有失於是乎吉凶生矣○本義道有變動謂卦之一體見其不兼六畫言各據一畫言也如初自為初一節之變動二自為二一節之變動三自為三一節之變動易道至變故云然也○本義云不當謂爻不當位爻九六也位初二三四五上之虛位也須要辨此二字○文不當有以剛

易經詳說

卷四十六

繫辭下傳

六奇願堂

居剛而得者如屯初九有以剛居剛而失者大壯初九有以柔居柔而得者坤六二有以柔居柔而失者同人六二不可謂當便吉不當便凶朱子亦有明註在前其曰物者即所以明其爻之等也曰爻者即所以明其位之剛柔相間也非爻之外他有所謂物與文也要看三個故字而以本文相因讀之其義自見詁錄所謂父子君臣之類亦是泛論不必用也○大抵文物文字皆是從來有此名目故於此解之云云

釋此條即易中所有之名物而解其義言易中有爻何以謂之爻夫六爻皆三才六畫所在道之所在也道非確定之物隨在而變動如乾之初九龍之潛也至二則見三則惕四躍五飛而上又亢矣可見其有變動也惟其有變動是故謂之爻蓋爻者爻變之

易經詳說

卷四十六

繫辭下傳

王弼願堂

人於宗是不當也。當則吉。不當則凶。是吉凶自此生也。

廣義不必以道字貫道。即易書也。

張解余南湖云。文不當二句。聖人亦是大概說。如柔危剛勝。勝與

危若欲決定。則六三六五无一好者。安能通耶。

去疑此節就卦上看。不指操著。

按物只以卦畫之陰陽言。如乾陽物。坤陰物之物。方與物相雜說。

得合。文不當兼當不當兩邊言。其不皆當而有不當者。故言剛

生明訓。謂時當相濟。則以不當為吉。時當以正。則以不當為凶。

吉凶皆承不當太泥。

謂易畫具三才之道。則畫之所在。即道之所在也。是道也。見於各

義也。易中有物。何以謂之物。六爻之位。有遠近貴賤之等。如二四

同功而遠近異位。二五同功而貴賤不同。可見其有等也。惟其有

等。是故謂之物。蓋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既為物。則自有等矣。易中

有文。何以謂之文。是物也。一剛一柔。互相間雜。如初為剛。而間以

二柔。二為柔。而間以三剛。四為柔。而間以五剛。五為剛。而間以

柔。可見其間雜也。惟其相雜。是故謂之文。蓋文必相間。然後成。若

純一其色。則不成文也。易中有吉凶。何以有吉凶。蓋剛柔間雜。而

成文。固有剛居剛。而當者。亦有不當者。固有柔居柔。而當者。亦有

不當者。如屯初九。以陽為成卦之主。其文當矣。大壯初九。剛陽處

下。而當壯時。則為壯於進。是不當也。如坤六二。以柔居柔。其文當

矣。同人六二。雖中。且正。然有應於上。不能大同。而繫於私。則為同

也。見於六書者。或遠近。或貴賤。等級分明。所以謂之物。以物有

不齊之情也。是物也。切三五之位。為剛。二四上之位。為柔。互相

間雜。然有章。所以謂之文。是文也。不能皆當也。有以剛居柔

柔居剛。而位不當者。亦有以剛居剛。柔居柔。而位不當者。互有

得失。故吉凶。於是乎生焉。夫爻者。道之變動。物即道之散殊。文

即道之昭著。吉凶。即道之淑慝。莫非道之所貫也。而總為易之

所有。豈不廣大悉備哉。

右第十章

虞翻胡氏曰。此章論易。不徒爻畫。有天地人之道具焉。惟其有是

道。所以變動不居。即其為道也。屢遷之義。使徒有是爻。而非有道

寓於其間。則亦何變動之有。若物相雜。則是因六爻中陰陽二物

易經詳說

卷四十六

繫辭下傳

王弼願堂

自相雜居。而成文。以生吉凶。而為人事失得之象耳。

集解此章贊易書之廣大悉備。首節即卦畫之間。具三才之理。已

詳其實。次節第著易中所具。以見易所以為廣大悉備也。

按此章總見易之廣大悉備。上節言三才之道。无不備。是舉其統

括者言。下節言爻物。文吉凶。无不備。是舉其詳盡者言。以道字

貫道。有變動。即承三才之道說來。上節較重。下節承言。

易之動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

辭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然

此之謂易之道也。

陸註文王以盛德蒙難。而能享其道。故稱文王之德。以明易之道

此節明易之興起在紂之末世故其辭憂其傾危也以常
對世憂其滅亡故作易辭多述憂危之事亦以垂法於後使保身
危懼避其患難也

百種之物類之不有休訟亦說倒了
本義危懼故得平安慢易則必傾覆易之道也

朱子曰其辭危是有危懼之意故危懼者能使之安平慢易者能

使之傾覆易之書於萬物之理无所不具故曰百物不廢其要无
咎若作去聲則是要約之義若作平聲則是要其歸之意又曰要
去聲是要急地要平聲是這裏取那裏意思又曰其要只欲无咎
梁氏中行曰非末世則情偽不如是之滋熾也非盛德則易道无

易經詳說

卷四十六

繫辭下傳

王守願堂

自而傳也末世紂之事也盛德文王之事也文王之心憂患天下
後世故其辭危懼此因文王危辭而論易道能使如此豈易使之
邪確有禮番昏暴天之道也

簡齋蔡氏曰易之道大百物皆不能廢也懼即憂危之謂初能懼
以終而猶始焉則要其終而无咎矣

進齋徐氏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然非有使之也天之生物必因
材而篤焉故裁若地之傾者覆之亦自然之理也

雲峯胡氏曰文王以憂患之心作易故其辭危危懼故安平慢易
故傾覆易之道雖廣大悉備不過使人懼以終始而已懼以始者
易懼以終而猶始者難乾第一卦而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
无咎此懼以終始其要无咎之說也

彖引其辭危與危者使平兩危字不同其道甚大此道字與易之
道也同夫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易之道也此易道最大凡百物皆

然物猶事也危必平易必傾何事而能外此道也如此說非唯與
上文交意相承亦與下文氣勢相接且於全章之意亦為一貫沉
道字與末句道字及本義道字皆相奏合何必別立一意語錄云

易之書於萬物之理无所不具故曰百物不廢此恐是在前未定
之說懼以終始懼易懼之也其辭危故為懼以終始使人始終
一懼而不敢少有慢易之心也如云終日乾乾夕惕若之意易中
所言善者固欲使人懼以承之所言不善者亦欲使人懼以戒之
所謂其要无咎也其道甚大百物不廢與懼以終始其要无咎
語意一開一合一明一隱其道甚大道字不必泥同是起下詞

易經詳說

卷四十六

繫辭下傳

王守願堂

彖其道二句當連上

序彖文王遭紂之亂身處憂患之事危懼之心未嘗一日忘於懷
故其繫易之辭大抵危懼之意居多故曰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
使傾固上文危字而論易道言危懼可致安平不危懼必致傾覆
也其道甚大百物不廢言舉天下之事務皆不能外乎此有危
而不平易而不傾者懼以終始言懼人於其終又懼人於其始
始終危懼而不敢有慢易之心也其要歸使人去欲循理去危就
安而無過咎爾此則危者使平之意故曰此之謂易之道也
彖說上危字屬詞下危字屬人心使平使傾非實有以使之也出
乎理勢之自然若有以使之也懼以終始二句正指出其詞危懼
故常人始乎憂辛以意故易之懼人不以始為難而以終為難故

曰懼以終始，无咎，无傾覆之咎。聖人示人危，則平易則傾，請易之道，非謂詞之危者，使平易者使傾，為易之道也。若謂詞之危者，使平易者使傾，豈聖人之心乎？

賁懼以終始，云云，於辭危處，當合憂世意。不僅身處憂患也。危者四句論理，懼以終始，與其詞危相應。懼字，節齋雲峯俱以人能懼言，而蒙引作易有以懼人說者，來雖是因易而懼，然懼字終屬人。要字是要歸之義。

讀昔夏商之末，易道中微矣。易之復興也，論其時，其當殷之末，周之盛德耶？論其事，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時事日非，世方多故，文王因而作易，故其所繫之辭，皆有危懼之意，所以然者何也？凡臨事憂懼者，謂之危。危則有以使之平，平者，意安行者，謂之易。易則有以使之傾，皆出於理勢之自然。若或使之也，是其為道甚大，舉天下百物不能廢之，未有危而不平易而不傾者。故文王作易，詞多危懼，所以教人懷危懼之心，終如其始，則其要歸於无咎，而有平无傾矣。此之謂易之道也。聖人與民同患之心，可因易而見矣。

易經詳說

卷四十六

繫辭下傳

寄頤堂

右第十一章

讀齋楊氏曰：前言易興於中古，作於憂患，仲尼之意已屬之文王矣。以為未足也，此章又明言易興於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猶以為未足也，又括而名之曰：當文王與紂之事，則无復秋毫隱情矣。變夫千載之屈，有幸逢一朝之伸，一家之私，有不沒天下之公。文王无過於紂，而有過於仲尼，其千載之屈，一朝之伸歟？紂成王也，仲

尼殷後也，而仲尼更殷為末世，褒周為盛德，括紂之名而不諱稱文王之王，而不排其不以一家之私，沒天下之公，與大哉文王之聖與！大哉仲尼之公與！

賁懼以終始，曰：天子原易之作，明括伏羲原易之與，明括文王、周書卦、因重辭危，可為萬世之日月，獨少一言，以及周公之爻、惜哉！集解此章原易之所由興，以見聖人憂世之情也。

至疑此章專論象辭，只重辭危一句，下皆詳發之，使平使傾，不使文王有心使他，這辭中所繫，有若或使之意，其道二句，括出道中，正見平非倖致，傾非偶至，為道所必然，而不可不懼意。懼不曰始終，曰終始者，見危懼之无已也。要不言吉利言无咎者，見无咎无甚奇福，祇是平平且易之道，句然有想會，除却危懼，别无易道意。

易經詳說

卷四十六

繫辭下傳

寄頤堂

按此是常說，依來存危者二句，不就繫辭說，只泛論道理。至懼以終始，方著繫辭為爻。

按此章其辭危與懼，以終始相照應。辭危所以使人知懼，懼則合於危者之平，而免於易者之傾，可以无咎矣。此易之道，由文王之象辭而興也。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

按注疏以此主詞，屈為第九章。孔疏以知險阻為知險阻之興，大哉曰：小辭曰：四皆與朱子說不同。

不義至健則所行无難，故易至順則所行不煩，故簡。然其於事皆宜，以知其難，而不難，易以處之也，是以其有過，過則健者如白，高

臨下而知其險順者如自下趨上而知其阻蓋難易而能知險則不陷於險矣既簡而又知阻則不困於阻矣所以能危能懼而無易者之傾也

或問就是至健不息之物歷經艱險處多雖有險處皆不足為其病自然足以盡之而無難否朱子曰不然者亦常如此說覺得終是硬說易之書亦義不如此正要人知險而不進不說是恃我至健至順了凡有險阻只認冒進而無難如此大非聖人作易之意觀上文云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故其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雖以終始其要无咎此謂易之道也看他此語但是恐懼危險使不輕進之意乾之道便是於此卦中皆然所以多說見險而能止如

易經詳說

卷四十六

繫辭下傳

王弼

需卦之類可見易之道正是要人知進退存亡之道若是冒險前進必陷於險是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豈乾之道耶唯其至健而知險故至於險而不陷於險也此是就人事上說險與阻不同險是自上視下見下之險故不敢行阻是自下觀上為上所阻故不敢進又曰自山下上為阻故持坤而言自山上觀山下為險故持乾而言因登山而明險阻之義又曰乾雖至健知得險了却不下去坤雖至順知得阻了更不上去此段專是以處患之際而言且如健當憂患之際則知險之不可乘順當憂患之際便知阻之不可越這都是知憂患之際處憂患之道當如此因思方生那知險知阻若只就健順上看便不相似如上下文說危者使平易者使傾能說諸心能研諸慮皆因憂患說大要乾坤只

是循理而已他若知得前有險之不可乘而不去則不陷於險知得前有阻之不可冒而不去則不困於阻若人不循理以私意行乎其間其過乎剛者雖知險之而不可乘却硬要乘則陷於險矣雖知阻之不可越却硬要越則困於阻矣只是順理便无事又問在人固是如此以天地言之則如何曰在天地自是无險阻這只是大綱說個乾坤底意思是如此又曰順自是畏謹宜其不越夫阻夫健却疑其不畏險然却知險而不去蓋他當憂患之際故也又問簡易曰若長是易時更有甚麼險他便不知險矣若長是簡時更有甚麼阻他便不知阻矣只是當憂患之際方見得

南軒張氏曰健者疑若不知險也今乾至健而德行恒易固知險而不為險所陷順者疑若不知阻也今坤至順而德行恒簡故知阻而不為阻所犯

易經詳說

卷四十六

繫辭下傳

王弼

需峯胡氏曰前言乾坤之易簡此言乾坤之所以為易簡蓋乾之德行所以恒易者何也乾天下之至健也坤之德行所以恒簡者何也坤天下之至順也乾健而易且无險矣坤順而簡宜无阻矣此復曰險阻者為上文有憂患而言也下危曰險乾在上也上難曰阻坤在下也以乾坤德順而又曰險阻易之辭危也健而知險則其健也不陷順而知阻則其順也不阻此危者之使平也不能知險阻而或為焉此易者之使強也聖人憂患之意至矣哉蒙引至健至順是說他性情如此恒易恒簡是說他所行如此知險知阻是說他臨事之變如此故本義特舉出憂患字夫乾天下至健夫坤天下至順此只是舉稱號之辭要之至健至順之實

則便是德行恒義恒簡矣。本義主健則所行無難故。易至順則所行不煩故。簡難如此。解學者尚當以意逆之。故天下至聖處其實則止是聰明處。知寬裕溫柔云云矣。本義云然其於事皆有以知其難而不敢易以處之也。此事字猶是泛說。到下云是以其有憂患。則方引向知險知阻說去。蓋必其臨事有不敢易以處之心。然後能知險知阻而不陷於險不困於阻也。天下之至健天下之至順。猶中庸云天下至誠天下至聖相似。皆以人言。健者知自高臨下。而知其險。一句只是體味他意思如此。見得聖人下字各有攸當。先儒乃以乾在上坤在下為解。非本旨矣。大抵須於健順二字內體會出乃得其理。本義於乾則曰雖易而能知險。是轉指言於坤則曰既簡而又知阻。是直承說極不苟且。蓋坤至順

易經詳說

卷四十六

繫辭下傳

天奇願堂

自是謹畏宜其不越夫阻矣。若乾至健而不懼。夫險者然却乃知險而不往。蓋皆是當憂患之際故也。至健聖人也。至順亦大賢以上人物。要皆聖人也。其知險知阻皆所謂不假卜筮而知吉凶者也。所以能危懼而無易者之傾也。危字承上章危者使平而言。懼承上章懼以終始。危與懼一也。故上章本義云危懼故得平安。說云蓋雖易而能知險云云。而又曰所以能危懼而無易者之傾。似乎重詞。大抵所以二字只承本文知險知阻而言。存疑乾坤當人說至健至順言其性情。恒易恒簡言其德行。健行者得於心而見於行事也。知險知阻言其處憂患之事。要之恒易恒簡知險知阻只在至健至順之內。言乾天下之至健也。至健則所行無難。故其德行恒易。至遇憂患皆知其險而不易。是以

陷於險焉。坤天下之至順也。至順則所行不煩。故其德行恒簡。至遇憂患則知其阻而不易。進以困於阻焉。

按此乾坤以聖人之德言。尚未說及易。德行是現成字面。不必深講。觀本義只云所行可見。或云以健順之德見之於行。恐失之割裂。本義其於事其有憂患。作兩層說。似費安頓。當融會看。乾之易是有餘力意。本義易以處是輕率之意。不可混看。惟有餘力則能徐觀其變。而不輕率冒險。簡之知阻不待言。

蓋自其秉純陽之氣而合乎天道者。乾之聖人也。乾則自強不息。天下之至健也。至健者見理必行。无所屈撓。則其德行恒見其易而不難矣。然雖易而遇憂患却能知其險而不敢輕進。易當陷於險耶。自其秉純陰之氣而合乎地道者。坤之聖人也。坤則

易經詳說

卷四十六

繫辭下傳

天奇願堂

安貞无爲天下之至順也。至順者行必循理。无所撓亂。則其德行恒見其簡而不煩矣。惟其高而遇憂患。自能知其阻而深於慮。憂者當困於阻耶。此聖人所以能處憂患也。

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虞翻註諸侯物主有爲者也。說太牽強。侯之二字作衍文爲是。

本義侯之二字衍說諸心者。心與理會。乾之事也。研諸慮者。理因慮審。坤之事也。說諸心故有以定吉凶。研諸慮故有以成亹亹。

朱子曰。能說諸心。是凡事見得通透了。自然欲悅。既悅諸心是理會得了。於事上更審一番。便是研諸慮。研是去研磨他。能說諸心乾也能研諸慮坤也。說諸心有自然的意思。故屬陽。研諸慮有作爲的意思。故屬陰。定吉凶乾也。成亹亹坤也。事之未定者屬平。

陽定吉凶所以爲乾事之已爲者屬乎陰成慶慶所以爲坤大抵
言語兩端處皆有陰陽如開物成務開物是陽成務是陰如致知
力行致知是陽力行是陰周子之書屢發此意推之可見又曰定
吉凶是陽成慶慶是陰且以做事言之吉凶未定時人自意思頗
散不肯做去吉凶定了他自勉勉做將去所以屬陰大率輕清屬
陽重濁屬陰成慶慶是做將去涉於事爲故屬陰○定天下之吉
凶是剖判得這事成天下之慶慶是做待事業
漢上朱氏曰天下之吉凶藏於无形至難定也天下之慶慶來而
不已至難成也定之成之者易簡而已
雲峯胡氏曰理悟而心悅乾之事也故有以定吉凶事來而慮研
坤之事也故有以成慶慶此言易之辭能使人知如此也

易經詳說

卷四十六

繫辭下傳

三寄願堂

蒙引能說諸心理與心會也能研諸慮却又於事上更加研審故
一屬乾一屬坤此乾坤與上文乾坤二字大不同諸錄自有明說
此如所謂克已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說諸心故有以
定吉凶而凡險阻不險阻與不困皆先知之矣研諸慮故有以成
慶慶則其於險阻者而避之其於不險阻者而趨之而不陷於險
不困於困矣此承上文言天下之手進至順者然也是推本所以
知險阻阻處合乾坤而同一道也

存疑此承上文言乾坤所以知險阻也說諸心研諸慮本義諸
心與理會理因慮審此理何理也若只就吉凶上說則太狹若不
粘着吉凶說又无歸着要之理本事物之理吉凶則由此理而生
若順理則吉逆理則凶如所謂聖人吉從通凶及失得之報是也

下文變化云爲卽是此理乾坤天下之至健至順是其清明在躬
志氣如神此理則有洞見於心則自欣樂而不厭如所謂不亦說
乎義理之說我心是也故曰說於心平時此理統說於心及至臨
事又將此理再加研審務要停停當當而无纖髮之差繆故曰研
諸慮說諸心統萬事而言研諸慮專就一事而言蓋其所臨之事
也此理既說諸心則若何而吉若何而凶皆判然於胸中矣故曰
定天下之吉凶既研諸慮則於吉而趨之於凶而避之皆欣躍鼓
舞慶慶而忘倦矣故曰成天下之慶慶
陳繼余南湖云吉凶慶慶皆謂天下者則凡事皆能定之成之非
是定天下的吉凶成天下的慶慶
陽說定吉凶頂說心來成慶慶頂研慮來吉凶无形故以心言而

易經詳說

卷四十六

繫辭下傳

三寄願堂

曰定定者剖決之意慶慶則有迹故以慮言而曰成成者造就之
意兩能字及定字成字俱在聖人身上說
陽說如知止慮如能慮○蒙引云合乾坤而同一道此語極是蓋
本節分乾之事坤之事是就一人言說心研慮是一人之能定
吉凶成慶慶亦非兩事○上文說知險阻此說惟其能如此所
以知險阻知險阻意諸在末或以爲知險阻方能如此恐既知
之後不用復說說諸心研慮依蒙存爲安○慶慶作勉勉就在已
說頗與成字難合依朱氏作來而不已就事說覺暢然時賢皆
與前慶慶同看

陽說所以知險阻者豈无自哉蓋未事之先理與心融毫無依傍
而能悅諸心至有事之時理因慮審益加詳密而能研諸慮惟

說諸心則見理甚明得者知吉失者知凶於天下事之吉凶皆有以定之矣。惟研諸慮則慮事有方吉者趨之凶者避之於天下事之趨避者亦有以成之矣。其知險知阻蓋以是也。

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禮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孔疏是故變化云爲者易既備含諸事以是之故物之或以漸變改或頓從化易或口之所云或身之所爲也吉事有祥者若行吉事則有嘉祥之應也象事知器者觀其所象之事則知作器物之方也占事知來者言卜占之事則知未來之驗也言勿之爲道有此諸德也。

本義變化云爲故象事可以知器吉事有祥故占事可以知來

朱子曰此節上兩句是說理如此下一句是人就理上知得在陰

易經詳說

卷四十六

繫辭下傳

三 寄願堂

陽則爲變化在人事則爲云爲吉事自有祥兆惟其理如此故於變化云爲則象之而知已有之器於吉事有祥則占之而知未然之事也。問易書之中有許多變化云爲又吉事皆有休祥之應所以象事者於此而知器占事者於此而知來曰是問變化云爲主於人而言否曰變化者陰陽之所爲云爲者人事之所作。變化云爲是明吉事有祥是幽象事知器是人事占事知來是籠象事知器是人做這事去占事知來是他方有個顧祥便占得他如中庸言必有顧祥見乎著龜之類吉事有祥凶事亦有

按此以占事爲筮是未定之說
雲字如氏曰在天道爲變化在人事爲云爲人事與天道相符則吉事有祥矣此言易之理如此也如變化云爲則象之而知其已

形之器於吉事有祥則占之而知未形之事此言人與易之理可以知其如此也

陰今講不粘易說

家因此此是指言理之所在所謂心與理會會乎此也所謂理因慮審審乎此也其所謂會所謂審即下文象字占字意所謂定吉凶成禮慶即下文知器知來意此理在天道爲變化如日月星辰寒暑風雨之類在人事爲云爲則大而出處進退微而日用應酬之類皆理之所在也吉事有祥又兼造化人事言獨言吉事有祥則凶事亦可知矣如天垂象見吉凶者變化中之祥也國家將興云云動乎四體者云爲中之祥也亦皆理之所在也云言也爲動也所該廣矣又此祥字不可兼休咎爲上有吉字從此該依例看可

易經詳說

卷四十六

繫辭下傳

三 寄願堂

也。變化云爲聖人即此以象事則其事理之一定者可知矣所謂神以藏往也吉事有祥聖人即此以占事則其事應之未至者可以應矣所謂智以知來也。如因夏潦而知秋之必旱因礎潤而知雨之必至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太白經天其應主兵箕可知風畢可知雨之類皆以變化象之而知器也在人事則知孔子以履之去公室而知三桓之必微以南宮三復白圭而知其不廢而免錢孟子以盆成括之小有才而知其身之必死見殺以辭之讓至邪遁而知其心之蔽陷離窮之類此以云爲象之而知器也如周人以山崩川竭而知宗周之必滅此變化之祥而知來也子貢以執玉高卑而知二君之將亡此以云爲之祥而知來也。器與來俱有吉有凶知之所以趨吉而避凶也即上文陰陽之義蓋陰

亦有一定之勢者。亦有從暗地生者。大抵象事知器一句。待以起下句之占事。知來耳。如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之例。占事知來。即所謂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凡事物已然之迹。一成而不移。當然之迹。一定而不易者。器也。而其未然之吉凶者。來也。知來是於其幾之將然者而得之。

存疑吉事有祥。變化云爲俱有之。天垂象見吉凶。變化之吉事有祥也。國家將興必有祲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云爲之吉事有祥也。祥朕兆也。即視履考祥之祥。不言凶事有祥者。言吉事則凶可知也。變化云爲其吉凶之理。皆一定而不可易。所謂器也。聖人即是事而觀象之。則一定之理。皆有以洞見於胸中矣。故曰象事知器。吉事有祥。其吉凶之理。雖隱於无形。然其勢所必至。而无可

易經詳說

卷四十六

繫辭下傳

雷奇願堂

疑者也。故曰來。聖人即是事而占驗之。則其將來之理。已謖知而不惑矣。故曰占事知來。此所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張說知器曰象。知來曰占。蓋器之一定。故但曰象。來則未然。故必曰占。占非占以著龜也。知器知來。言千萬世既往之事。不過此理。千萬世未來之事。亦不過此理。何一遺於聖人之知哉。

變變化云爲吉事有祥二句。分明是串說。則下二句。難以分頂。須於分頂之中。亦有輕重側串意方合。天道有變化。人事有云爲。變化云爲中。凡吉事各有其祥兆也。聖人觀其變化云爲之事。固有以知其一定不可易之理。而於吉事有祥其隱而无形者。亦有以占來之知其未來而无所疑也。象占是活字。知器是知其理如何爲吉。如何爲凶。知來是知其將來吉有何應。凶有何應也。如此看似亦有側串意矣。占只是聖人心中占斷。未說到易。

有應也。如此看似亦有側串意矣。占只是聖人心中占斷。未說到易。

講然聖人所以悅心研慮者。豈術數能測哉。亦以理之先見耳。故以其理之顯者言之。在天道則陰陽變化。而消息以分。在人事則一言一動而得失以判。以其理之微者言之。在變化則先見於垂象之間。在云爲則先動於四體之內。吉事之來。必有其兆。則凶事可知矣。夫變化云爲其吉凶之理。一定而不可易。所謂器也。聖人摹象其事於已往。則一定之理。有以洞見於胸中矣。是知器也。吉事有祥。其吉凶之理。雖隱於无形。而勢有所必至。所謂來也。聖人推驗其事於未然。則將來之應。亦有以豫決而不惑矣。是知來也。此聖人所以悅心研慮。定吉凶成亹亹者。

易經詳說

卷四十六

繫辭下傳

雷奇願堂

而於險阻之一定者。燭其故。來者識其微。有不知之者哉。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亹亹。

張註疏天地二句。不着易說。覺泛而以百姓與能爲樂推聖人爲主。尤元謂。

本義天地設位。而聖人作易以成其功。於是人謀鬼謀。雖百姓之愚。皆得以與其能。

朱子曰。天地設位四句。設天人台處。天地設位。使聖人成其功能。人謀鬼謀。則雖百姓亦可以與其能。成能與能。雖大小不同。然亦是小小底造化之功用。然百姓與能。却須因著龜而方知得。百姓无知。因小筮便會做得事。人謀鬼謀。猶洪範之謀及卜筮。卿士庶人相似。

案胡氏曰天地有此理不能以告人聖人作爲卜筮之書明則謀諸人幽則謀諸鬼百姓亦得以與其能此聖人所以成天地之能也聖人成天地所不能成之所能百姓得以與聖人所以成之能也

蒙引問此只聖人作易功用何故兼人謀言曰人謀是帶說凡卜筮問易者亦先須謀諸人然後乃可用易雖聖人亦然故洪範曰謀及卿士謀及庶人然後曰謀及卜筮又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然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是也。百姓與能前所言知器知來者聖人獨擅其能也言易既作則百姓亦得與其能矣

存疑天地設位凡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已在其間但不能以告人也聖人於是作易明其吉凶以告之是天地之所不能以告人也

易經詳說

卷四十六

繫辭下傳

寄願堂

能者聖人有以成之矣聖人既成天地之能天下之人將以有爲將以有行也既謀之人看其事之可行與否然後謀之鬼以決之則吉之趨而凶之避雖百姓之愚皆得以與其能矣

案解余南湖云先推本天地者聖人作易不過模寫天地之理也此鬼謀只就筮易言

去疑只重聖人成能句天地之能賴他成百姓之能由他與按此下方說到作易人謀是帶言

謂天不假卜筮而知吉凶惟聖人能之百姓不能也易豈可不作乎自天地設位則此變化云爲皆事有祥者皆已行乎其中但天地不能以告也案文同公三聖人作爲易書將此模寫出來昭然告人以成天地之能焉由是凡有事者既先謀之於人以

審其是非復以著問易而謀之鬼神以決其趨避雖百姓之愚亦可以前知吉凶而與於聖人之能矣此聖人使人卜筮以知吉凶也

八卦以象告爻象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

蒙註八卦以象告人爻象辭有陰陽而各得其情也

孔疏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者剛柔二爻相雜而居得理則吉失理則凶故吉凶可見也

案義家謂卦畫爻象謂卦爻辭

南軒張氏曰八卦成列象在中矣此八卦所以告人以象至於爻者變也象者材也皆有辭者此聖人以情而言於人也剛柔雜居則交通以趨時而或得或失故吉凶見焉

易經詳說

卷四十六

繫辭下傳

寄願堂

案胡氏曰以象告者先天之易也以情言者後天之易也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上古觀之於象可見後世非爻象以情言不可也

蒙引此八卦與八卦定吉凶之八卦同通指六十四卦之八卦也以象告未有辭也指伏羲之畫言爻謂爻辭象謂象辭文王周公之易也情是卦爻之情非聖人之情也情亦象中所具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通承上二句八卦以象告則剛柔雜居爻象以情言則吉凶可見矣

存疑上言聖人作易以成天地之能此言作易成能之事蓋聖人作易不外象辭變占此兩節皆言象辭變占之事也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此八卦以象告也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以明吉凶是

爻象以情言也。八卦以象告，則剛柔雜居矣。爻象以情言，則吉凶可見矣。

我象引，俱以剛柔吉凶分承上二句，似未是。文氣分明是於剛柔雜居中見吉凶。南軒說可玩。剛柔雜居，並承八卦爻象言。吉凶承剛柔言。六十四卦，自是剛柔雜居，而爻象所言，亦是言其剛柔雜居者也。本義云：象謂卦畫六十四卦皆畫也。而時講必謂止言八卦。本義云：爻象謂卦爻辭分明說辭，而時講必謂未說到辭，不知顯與朱子相悖何也。三畫卦之八卦，左有爻象，六畫卦之八卦，則六十四卦一時皆有，須辨。至疑此與下節俱聖人成能之事，象告元言者也。情言，則不啻告矣。上一句串講，且勿露吉凶字，宜歸重下二句，見吉凶明乃百姓

易經詳說

卷四十六

繫辭下傳

弄寄願堂

所以與能意

要辭仇澹柱曰：情即象中所涵之情，後天之易，一本先天，故下句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亦將先後易理串說。

護天聖人成能，其事何如？當養皇畫八卦，因而重之為六十四卦，或陰陽之純，或陰陽之雜，以象告人者深矣。道文王就其象係為爻象之辭，或言全體，或言一節，以情為言者詳矣。然象之所告情之所言，果何在哉？畫卦定位，剛柔雜居，如初三五陽也，或雜之以柔，二四上柔也，或雜之以剛，相雜之間，時之消息，位之當否，吉凶昭然可見矣。象之所告以此也，情之所言，言以此也。夫吉凶既明，人知趨避，此聖人所以成能，而百姓所以與能歟。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韓愈變動以利言，變而動之以盡利也。吉凶无定，惟人所動。情順乘理以之，吉；情逆違道以陷凶，故曰吉凶以情遷也。泯然同順，何凶何吉？愛惡相攻，然後逆順者殊，故吉凶生。相取猶相資也。遠近之爻互相資取，而後有悔吝也。情以感物則得利，偽以感物則致害也。近凡比爻也。易之情，剛柔相摩，變動相適者也。近而不相得，必有乖違之患，或有相違而无患者，得其應也。相順而皆凶者，乖於時也。存事以考之，則義可見矣。夫无對於物，而後盡全順之道，豈可有欲害之者乎？雖能免濟，必有悔吝也。或欲害之辭也。

易經詳說

卷四十六

繫辭下傳

弄寄願堂

孔疏情謂情實為謂虛偽

冰炭不相得謂相惡也。凶害悔吝皆由此生。

或問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是如何？朱子曰：此疑是措占法而言。想古人占法更多，今不得見。蓋遠而不相得，則妄能為害，惟切近不相得，則凶害便能相及。如一個凶人在五湖四海之外，安能害自家？若朋之為鄰近，則有害矣。又問此如今人占火珠林課的，若是凶神動與世不相干，則不能為害否？曰：恐是這般意思。

平菴項氏曰：上文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則象之所以示人者明矣。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此再言辭之論人者，殊也是故愛惡相攻以下，皆言吉凶以情遷之事，而以六爻之情與辭明之。吉

國情利害之三辭分出於相攻相取相感之三情而總屬於相近之一情此四相者交之情也命辭之法必各象其交之情故觀其辭可以知其情利害者商畧其事宜有利不利也悔吝則有迹矣吉凶則其成也故總而名之曰吉凶相感者情之始交故以利害言之相取則有事矣故以悔吝言之相攻則其事極矣故以吉凶言之遠近情偽姑就淺深言之若錯而總之則相攻相取相感之人其居皆有遠近其行皆有情偽其情皆有愛惡也故總以相近一條明之近而不相得則以惡相攻而以生矣以偽相感而害生矣不以近相取而悔吝各生矣是則一近之中備此三條也凡爻有比爻有應爻有一卦之爻皆情之當相得者也今補近者止據比爻言之反以三體則遠而為應為主者亦必備此三條矣

易經詳說

卷四十六

繫辭下傳

聖賢堂

已居之近者其吉凶尤多故聖人概以近者明之
蓋商徐氏曰易者變動開物成務以利言也而卦爻之辭有吉有凶以其情之有所遠耳愛惡相攻如訟九四不克訟復即命以與初相愛也謙六五利用行師以與九三相愛也同人九三伏戎於莽惡九五也九五大帥克相遇惡三四也遠近相取如姤九五以杞包瓜上九姤其角遠取初六也解六三負且乘近取二四也豫六三朋象近取九四也情偽相感如中孚九二鳴鶴在陰以情感乎五也屯六四求僮媾往以情感乎初也蒙六三見金夫不有躬以情感乎二也漸九三夫征不復婦孕不育以情感乎四也凡此皆以情遠者也

臨川吳氏曰爻象以情言象與爻皆言情也吉凶以情遠則情專

屬爻而不及象何也蓋變動以利言利亦自情而生也象亦有情爻亦有利互文也不相得謂惡相攻偽相感近不相取則愛相攻情相感近相取為相得矣不相得則凶害悔吝其相得則吉利悔亡无悔无咎從可知也夫子之已言者三其未言者三總之凡六條然此據近之比爻言焉若遠之應爻及主爻亦當各備六條總之為十八條矣愚嘗以此十八條之情考之爻辭皆合乃知作傳聖人以此該括易之辭例至為精密而諸家註釋唯項氏能究其底蘊焉

蒙引八卦以象告至吉凶可見矣此是以卦言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遠此是以爻言此皆聖人作易以成天地之能而使顯得與其能者也。變動以利言爻象動乎內也吉凶以情遠吉凶見乎

易經詳說

卷四十六

繫辭下傳

聖賢堂

外也。變動以利言。蓋著之變動乃是推明出爭之利與不利以示人也。其時雖未有言言在其中矣其言利者固所以利人其言不利者亦所以利人也。吉凶以情遠變動之後其所遇之占有吉有凶則又隨其卦爻之情而遷也。是故愛惡相攻以下皆是吉凶以情遠之實。口悔吝曰利害亦皆吉凶之屬也。曰愛惡相攻曰遠近相取曰情偽相感者情也。愛惡相攻而吉凶生三句其相攻相取未為不好字相攻相取之義與下文相感同類此數句專以爻言其實兼卦象象傳所取如中正而應剛柔志行之類可見。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此句專說不好者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之合者近相取而免於悔吝者遠相取而致夫悔吝情之睽者遠相取而免於悔吝近相取而致夫悔吝。遠近相取一句專說不

好者而悔吝生又帶不悔吝意在內此節小註宜細勘之項氏吳氏二說俱有理。情之相宜者近免悔吝而遠則悔吝不相宜者遠免悔吝而近則悔吝此其所以然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之說宜无以易此。吉凶悔吝利害六字大抵吉凶重於利害利害重於悔吝而凡曰吉凶見乎外曰吉凶以情遷曰明吉凶曰吉凶生則皆該利害與悔吝者矣。或愛相攻而吉或惡相攻而凶或相取遠而免於悔吝或相取近而悔吝或以情相感而利或以情相感而不利此三句平等說下文却合言之曰大抵凡易之情近而相得者爲貴不相得而遠者亦无害惟是近而相惡不相得者則凶又有害而悔且吝矣如明夷六五切近上六之險而九三又正與暗主爲應是以都費思量以比之四五觀之可見近而相得者爲

易經詳說

卷四十六

繫辭下傳

聖 寄願堂

貴也以需之初九觀之可見遠而不相得者亦无害也。伊霍變動是揲著求卦時事自四營至十有八變皆變動也著策之變動乃是指明出事之利與不利以示人也。變動以後所值之占、有吉有凶皆隨卦爻之情而遷變乾之元亨利貞是因乾之純陽至健而遷也坤之利牝馬之貞西南得朋東北喪明是因坤之純陰至順而遷也九龍龍戰因陽極陰極之情而遷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可以類推矣。愛惡相攻以下皆言吉凶以情遷之事愛相攻而吉生如家人九五下應六二則爲王假有家勿恤吉是也惡相攻而凶生如同人九三欲同於二而非其正懼九五之見攻而伏戎於莽三歲不興是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遠近俱有悔吝遠相取而悔吝生者其情相得也如屯六二上應九

五乃爲初九所難而不得進是也近相取而悔吝生者其情不相得也如姤九三下不遇於初上无應於上爲臂无肱其行次且厲是也。情相感而利生如隨九五孚於嘉是也。情相感而害生如兌九五孚於剝有厲是也。近而不相得則凶是解遠近相取而悔吝生一句並愛惡相攻兩句亦解蓋上文遠近相取而悔吝生這裏分情相得不相得情相得者遠相取而悔吝情不相得者近相取而悔吝但此意未明故於此發之只曰近不曰遠者舉近則遠者可以三隅反也。近而不相得則凶可見惡相攻而凶生者以其近也。情相感而害生者亦以其近也故曰是並解愛惡相攻兩句。言易之情以相得爲貴其不相得者亦宜不相近若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故惡相攻而凶生情相感而害生者

易經詳說

卷四十六

繫辭下傳

聖 寄願堂

皆以其近也此所謂吉凶以情遷者。彖說凶害間着或字見伏於不可知而發不及料也。悔吝間着且字甚言其不盡之憂而兼召之辱也。困、兌、震、離以德言遠近以位言情傷以應言攻者情移入而中之取者情欲致而得之感者情每出而動之。此節只重吉凶情遷一句上變動是吉凶情遷的由下皆是吉凶情遷處凡易以下又是總論其情。項氏謂上節是象之示人此節是辭之論人時講多從之因謂上節未及辭此節方是辭但本義上節已言卦爻辭不如從彖存以此辭主揲著求卦言无所妨礙也利與情皆就卦爻言是故二字承吉凶以情遷說攻字兼愛惡只是求字意不言求而

言攻者見其用力也。吉凶生分貼愛惡。利害生分貼情偽。此二句易明。獨遠近相取而悔吝生。諸說不同。蒙引要補出。免悔吝一邊。存疑只就悔吝時。講謂遠近於疎是不迷而悔吝也。近嫌於妄是不宜而悔吝也。近嫌於妄。即下近而不相得者。凡易之情。又專言近者。似承遠近而實總承三句。凶是吉凶之凶。害是利害之害。悔吝是悔吝生之。悔吝分明是總收也。或害之上加一又字。以見凶與害是兩意。愛惡遠近情偽云云。可括聖人繫辭大括宜然玩。

譚然是吉凶也。由象詞以見其體。即有占變以達其用。方操著求卦。陰陽老少變動之初。而趨避之機已寓。皆所以利益於人也。變動非以利害乎。卦爻既定。吉凶以分。卦爻之情向乎得。則辭

易經詳說

卷四十六

繫辭下傳

望 寄願堂

隨之吉。卦爻之情向乎失。則辭隨之凶。吉凶非以情遷乎。惟吉凶以情遷。是故卦爻有中正相與是愛相攻也。則和協而吉。生不中正相與是惡相攻也。則拂逆而凶。生是吉凶之辭。以愛惡之情遷也。至吉凶未判曰悔吝。吉凶方萌曰利害。又何從生邪。自其位言遠相取。則情之合者病於疎。而悔吝生於遠近相取。則情之疎者嫌於過。而悔吝生於近。是以遠近之情遷也。自其應言。情相感者為孚。信之交而利生。偽相感者為邪。僻之合而害生。是以情偽之情遷也。夫遠近情偽雖不同。皆愛惡之類。悔吝利害雖不同。皆吉凶之屬也。是固可以分觀。而亦可以互觀。更即所居之位言之。凡易之情。近而相得可貴也。遠而不相得亦无患也。惟承乘相比。近而不相得。則以惡相攻。所以致凶。以

偽相感。所以致害。以情之疎相取。所以致悔吝。則凶或害之悔。且吝皆所不免也。吉凶之以情遷有如此。可於著占而見矣。將叛者其辭惡。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孔疏將叛者其辭惡者。此以下說人情不同。其辭各異。將欲危殆已者。貌雖相親。辭不以實。故其辭惡也。中心疑者。其辭枝者。枝謂偏枝也。中心於事疑惑。則其心不定。其辭分散若樹枝也。吉人之辭寡者。以其吉善辭直。故其辭寡也。躁人之辭多者。以其煩躁故其辭多也。誣善之人其辭游者。游謂浮游。誣罔善人。其辭虛漫。故言其辭游也。失其守者其辭屈者。居不值時。失其所守之志。故其辭屈。提不能伸也。凡此辭者。皆論易經之中有此六種之辭。謂作

易經詳說

卷四十六

繫辭下傳

望 寄願堂

易之人。述此六人之意。各準望其意而制其辭也。不義卦爻之辭。亦猶是也。朱子曰。心中疑者其辭枝。心中疑故不敢說殺其辭枝者。如木之有枝開兩歧去。鄧齋蔡氏曰。漸三所繫。將叛者之辭也。睽上所繫。中心疑者之辭也。臨二所繫。吉人之辭也。睽三所繫。躁人之辭也。中孚三所繫。誣善之人之辭也。節上所繫。失其守者之辭也。平菴項氏曰。六辭之中。吉一而躁叛疑誣失居其五。叛非叛逆。但恃實素信皆是也。言與實相背。故惡吉者。辭躁者。動叛者。无信疑者。不自信。誣者。敗人失守者。自敗。皆相反對也。守謂依據。吳王夫國故辭屈於晉。夷之失對。故辭屈於孟子。皆失其所據也。以類推

之良吉也。震躁也。兌散也。巽疑也。坎喜陷為誣。離喜麗為失守。人情大約不出乎六者。仁者默。勇者譴。能言者察。信者少決。智人多隱。文士罕守。剛柔之變。其盡於此矣。雲峯胡氏曰。未及六辭。則謂非特彖爻之辭。可以見其情。人之辭。亦可以占其情。使人又由易以知言也。

進齋徐氏曰。叛特叛也。背叛正理。其中有嫌。則發於言辭。自然慚忤也。校如水之有枝。開兩岐。疑者可否未決。則其辭不直截。或兩岐也。誣善者。謂謗善為惡。言誣不實。如物在水上浮。游不定。失其守者。其見理不定。无所操持。其辭多屈而不伸也。言心之聲。由乎中而見乎外。孟子故淫邪遁一章。意亦如此。

臨川吳氏曰。易之辭皆由情而生。人之辭亦由情而生。故此又以

易經詳說

卷四十六

繫辭下傳

吳 寄願室

八臂之本義云。卦爻之辭亦猶是也。此篇首章云。繫辭焉而命之。又云。聖人之情見乎辭。蓋惟聖人能因易之情而繫易之辭。是為一篇終始之脈絡云。

蒙引此言人之辭因情而異也。卦爻之辭亦猶是。大概說。不可就易上取。所以謂卦爻之辭亦猶是者。非謂亦有此六者也。謂人之辭皆以情而遷。卦爻之辭亦以卦爻之情而遷。謂有相似者也。存疑此以人之言辭發明上文吉凶以情遷之旨。將判正理者。心中慙愧。故其發諸言辭。自然慙愧。昧於是非之途。而莫所從違者。疑也。中心既疑。則其發於言者。亦持兩端。而無定執。故曰其辭枝枝者。分開兩岐也。猶云騎牆。心定者。其言重以紆。故曰古人之辭。寡心躁者。其言輕以疾。故曰躁人之辭多。詳善為惡之人。其言

浮游而無根據。失其執守之人。於理既非。言之自不能出口。故其辭屈屈者。說不來也。張總見得人之辭以情遷。而易辭可推。不必以卦爻之辭分。此六者。蒙引說是。

講易之辭以情遷。可即人之辭例觀之。人之將叛正理者。其中有款。故其辭慚沮而回互。於理有疑者。心懷兩可。故其辭蔓而不。一有德之吉人。循理以為言。其辭以重發而寡。違氣之躁人。悖理而妄言。其辭以輕出而多。誣善為惡。乃謗謗之人。其辭浮游而不實。失其所守。則操持不定。其辭屈抑而不伸。人之辭因情而異。卦爻之辭亦猶是也。然則聖人能畫之象。又繫之辭。成能與能。其功不甚大哉。

易經詳說

卷四十六

繫辭下傳

吳 寄願室

右第十二章

問此章終自吉凶可見矣。而上只是總說易書所載如此。自變動以利言而下。則專就人占時上說。如何朱子曰。然。

彖辭此章言聖人心具易理。作易以成能。作兩截看。前三節言聖人易簡而涵作易之本。无筮卜而知吉凶也。天地三節言聖人作易以成天地之能。使人由卜筮而知吉凶也。末節不過即人之辭以明易之辭耳。

按此章歸美於聖人。義文周皆在其中。首節言聖人德兼乾坤而。知陰知陽也。次節推深一層。言所以知陰陽者。由於能懷心研慮。見理明也。三節又推一層。指出理之所在。聖人知之是悅。動之實而險阻自无不知也。此是一截。言聖人作易之本。天地設

位節言聖人之功用。上以成天地之能。下以起百姓之能也。八卦節言聖人成能之事。伏羲畫卦。文則繫辭。皆明吉凶。以示人也。變動節。承上卦爻而言。擇善求卦。亦是成能裏面事。上言吉凶。可見下言卦爻之吉凶。皆以情遷。重在吉凶。以情遷。句受。遠近情偽。皆中明情遷之意。所括多。而不可遺。卦終言所以見其情者。在乎卦爻之辭也。此是一截。言聖人作易之始末。末節泛舉辭之不同。各以情而異。而易之辭。以情遷者。亦如是。是借證不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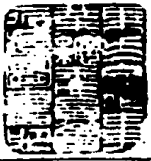
易經詳說

卷四十六

繫辭下傳

吳 寄願堂

易經詳說卷四十六終



易經詳說卷四十七

繫辭下傳

論卦

論卦者。陳說八卦之德業變化。及卦之類。伏義

畫八卦。後重爲六十四卦。八卦爲六十四卦之本。前繫辭中畧明

八卦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又曰。八卦成

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又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

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

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然

引而伸之。重二成六之意。猶自未明。仰觀俯察。近身遠物之象。亦

爲未見。故孔子於此。更備說重卦之由。及八卦所謂之象。故爲之

說卦焉。先儒以孔子十翼之次。乾坤文言在二繫之後。說卦之前。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七

說卦傳

一 寄願堂

以象象附上下二經。爲六卷。則上繫第七。下繫第八。文言第九。說

卦第十。轉嗣之文言。分附乾坤二卦。故說卦爲第九。

國川吳氏曰。說卦者。備載卦位。卦德。卦象之說。蓋自昔有其說。意

者。如八索之書。所載有若此者。而夫子筆削之。以爲傳爾。首章。次

章。則夫子總說聖人作易大意。以爲說卦傳之發端也。

要胡氏曰。說卦首論幽贊於神明。而生著立卦。次及伏羲文王

卦位不同。次論八卦之象。其甚備。其象多是夫子所自取。不悉同於

先聖。漢儒以來。千五百餘年。未能勘破此義。以爲夫子只是壓括

前聖所取之象。求之於經。又不同。是以言象者。多牽合傳會。而不

得其說。愚嘗謂數聖人取象各有不同。故說卦言象。求之於經。不

盡合。蓋夫子自取之象。爲多。不必盡同於先聖。若分文王周公之

易各自求之則坦然明白矣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

幽贊。今而稱上世謂之蓍者也。聰明睿知謂之聖人。此聖人即伏羲也。下言伏羲而云聖人者。明以聖知而制作也。且下繫已云。

包犧氏之王天下也。於是始作八卦。今言作易言是伏羲。非文王等。凡言作者皆原其事之所自。故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聖人深

明神明之道。而生用蓍求卦之法。故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蓍也。按註疏以幽贊為深明。以生蓍為生用蓍求卦之法。故曰幽贊於

神明而生蓍也。皆未當。程子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蓍。用蓍以求卦。非謂有蓍而後畫卦。本義幽贊神明。猶言贊化育。龜策傳。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筮長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七

說卦傳

二 寄願堂

朱子曰。能贊化育和氣充塞。所以能出這物。生蓍便是大衍之

數五十。如何恰限生出百莖物事。教人做蓍用。到那參天兩地方。是取數處。問生蓍按本義引龜策傳。蓍生滿百莖。為證。其謂生

字似只當與下面立卦立字。生爻生字。同例看。所謂生蓍者。蓍言

立蓍而生之耳。未知是否。曰卦爻是。人所畫。蓍是天地所生。不可

作一例說。兼以立蓍而用之。為生蓍。亦不成文理。陸氏德明曰。說文云。蓍蒿屬。生千歲。三百莖。易以為數。天子九尺。諸侯七尺。大

夫五尺。士三尺。毛詩草木疏云。似龜。青黑色。科生。建亥。陸氏曰。蓍神草。所以用蓍而才卦者。贊神明。猶言贊化育。言

聖人作易。幽則贊於神明而生蓍。以為筮卦之用。蓍草生則易之

數有所托。而易之用行矣。

楊氏曰。天地生蓍之靈也。固可以操而成卦。衍而為數。不有聖人幽贊於神明。則混同於區宇之間。與凡草木俱窮。而神明之道。何

道之行。天下和平。默有以贊乎天地之化育。於是和氣充塞。精英

有在。自生個蓍之神物來。天之生蓍。未必專為卦用。然同。天

地之理。同一天地之數。此數之外。無復他數。此理之外。無復他理。

其理數適與相符。而可以演卦。易哉。不是天生聖人。設卦乃特設

一者。以為之用也。如藥之有佐使。亦是自然之湊合也。存。聖人之德。配合神明。而有以贊助之。其篇不顯之妙。有非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七

說卦傳

三 寄願堂

人之所及知者。故曰幽贊。此章專言蓍。蓋易非蓍不行。此言蓍之

所由生也。去註神明就化育之主宰說。蓍代蓍既有六十四卦。自有筮法。但即畫以斷吉凶。而無辭耳。或

謂伏羲未操蓍。不知卦將何用。謂昔者聖人之作易也。既畫卦以立其體。必制蓍以致其用。然蓍

何自而生乎。蓋聖人德極其盛。然有以贊助於天地之神明。和

氣充塞。而蓍生乎其間矣。參天兩地而倚數。確証參奇也。兩耦也。七九陽數。六八陰數。

孔數尚立也。既用蓍求卦。其操蓍所得。取奇數於天。耦數於地。而

立七八九六之數。故曰參天兩地而倚數也。七九爲奇。天數也。六八爲耦。地數也。故取奇於天。取耦於地。而立七八九六之數也。何以參兩爲目。奇耦者。蓋古之奇耦。亦以參兩言之。且以兩是耦。數之始。三星奇數之初。故也不以一目奇者。張氏云。以三。中合兩。有一以包兩之義。明天有包地之德。陽有包陰之道。故天舉其多地言其少也。

本義天圓地方。圖者一而圓。三三各一奇。故參天而爲三方者一。而圓四合二耦。故兩地而爲二。數皆倚此而起。故揲三變之末。其餘三奇則三三而九。三耦則三三而六。兩二二三則爲七。兩三二二則爲八。

朱子曰。參天兩地而倚數。此在揲蓍上說。參者。元是個三數底物。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七

說卦傳

四 寄願堂

事自家從而參之。兩元是個兩數底物。事自家從而兩之。雖然却只是說得個參。兩未見得成何數。倚數云者。似把幾件物事。接放這裏。如已有三數。更把個三數倚在這邊。成六。又把個三數倚在此。成九。兩亦如之。問參天兩地。舊說以爲五生數中。天三地兩。不知其說如何。曰。此只是三天二地。不見參兩之意。參天者。參之以三。兩地者。兩之以二也。以方圓而言。則七八九六之數。都自此而起。問以方圓而言。三兩如天之圓。徑一則以圓三。而參之地。方徑一則以圓四。而兩之否。曰。然。參天兩地而倚數。一個天參之爲三。一個地兩之爲二。三三爲九。三三爲六。兩其二。二其三。爲七。兩其三。三其二。爲八。二老爲陰。陽一少爲陽。柔參不是三之數。是九。得參馬之參。倚數倚是。靠在那裏。如九得個三。又得個

三只。成六。更得三方。成九。若得個二。却成八。恁地倚得數出來。有人說。參作三。謂一三五兩謂二四六三五固是天數。二四固是地數。然而這却是積數。不是倚數。問參天兩地而倚數。曰。天圓得數之三。地方得數之四。一畫中有三畫。參之則爲九。此天數也。陽道常饒。陰道常乏。地之數不能爲三。止於兩而已。三而兩之爲六。故六爲坤。一個天參之則三。一個地兩之則二。數便從此起。此與大衍之數五十。各自說一個道理。不須合來看。然要合也。合得一個三。一個二。成五。衍之則成十。便是五十。

建安邱氏曰。天陽也。陽象奇。奇一畫中實得三分。參天之數。地陰也。陰象耦。耦一畫中虛比陽關一分。而得二分。兩地之數。倚依也。言卦畫之數。依此而起也。故三奇爲乾。則三其參天之數。而爲九。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七

說卦傳

五 寄願堂

是爲老陽三耦爲坤。則三其兩地之數。而爲六。是爲老陰二奇一耦爲巽。離兌。則一參一兩而爲八。是謂少陰。二耦一奇爲震坎艮。則二兩一參而爲七。是謂少陽。因七八九六之數。以定陰陽老少之畫。此立卦生爻本也。按邱說。參天兩地之說甚異。參引是著也。所以爲求卦之用也。而揲蓍求卦之數。則起自天地。天圓。圓者一而圓三。三各一奇。聖人因參乎天而爲三。焉地方者。一而圓四。四合二耦。聖人因兩乎地而爲二。焉三之數既立。於是著象七八九六之數。皆依是而起矣。揲蓍三變之末。其餘三奇。則三三而九。三耦則三三而六。兩二二三則爲七。兩三二二則爲八。是數皆倚着三三以起也。參天兩地。未是指著言。依數之數。字則是著數矣。天數本三從而定其爲三。卽爲參天矣。地數本

二從而定其爲二卽爲兩地矣。三各一奇爲三陽。主乎進。四合三耦爲二陰。主乎退。參天兩地。不甚着力也。本文倚影之倚。逆說也。本義倚此而起之倚。順解也。

存星數指七八九六。蓋易數不過七八九六。實自參天兩地而起也。天數本三。故參之而爲三。地數本二。故兩之而爲二。參天兩地。易數就倚之而起。得三者把一個三倚之則成六。又把一個三倚之則成九。若把一個二倚之則成五。又把一個二倚之則成七。得二者把一個二倚之則成四。又把一個二倚之則成六。若把一個三倚之則成五。又把一個三倚之則成八。倚數當如此看。朱子小註可玩。

極末義云。數皆依此而起甚明。小註揆揆靠著之說。反起人惑。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七

說卦傳

六 寄願堂

參兩固天地自然之數。然參兩字與倚字一例。皆微有力。猶云以三爲天數。以兩爲地數。而倚此以起七八九六之數也。朱子所云。是無往參焉之參。亦不甚合。

圖有善必有數。數何倚以起乎。蓋天之體圓。圖者徑一圍三。三各一奇。聖人以陽全之義。裁之因參天而爲三。地之體方。方者一而圍四。四合二耦。聖人以陰半之義。裁之因兩地而爲二。參兩卽分於是。著策七八九六之數。皆倚是而起矣。揲著三變之末。其餘三奇。則三三而爲九。二耦。則三二而爲六。九六之數。倚參兩以起也。兩二二三則爲七。兩三一二則爲八。七八之數。亦倚參兩而起也。數既起而卦又有其用矣。

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

理盡性以至於命。

初疏言其作易聖人本觀察變化之道。象於天地陰陽而立乾坤等卦。故曰觀變於陰陽而立卦也。此言六十四卦非小成之八卦也。伏羲之初。直仰觀俯察。用陰陽兩爻而畫八卦。後因而重之。爲六十四卦。然後天地變化。人事吉凶。莫不周備。編在爻卦之中矣。既觀象立卦。又就卦發動。揮散於剛柔兩畫。而生變動之爻。故曰發揮於剛柔而生爻也。

或問觀變於陰陽而立卦。是就著數上觀否。朱子曰。恐只是就陰陽上觀。未用說到著數處。觀變於陰陽。且統說道有幾畫陰。幾畫陽。成個甚卦。發揮剛柔。却是就七八九六上說。初問做這卦時。未曉得是變與不變。及至發揮出剛柔了。方知這是老陰少陰。那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七

說卦傳

七 寄願堂

是老陽少陽。問既有卦。則有爻矣。先言卦而後言爻。何也。曰。自作易言之。則有爻而後有卦。此却似自後人觀聖人作易而言。方其立卦時。只見是卦。及細別之。則有六爻。又問陰陽剛柔一也。而別言之。何也。曰。觀變於陰陽。近於造化而言。發揮剛柔。近於人事而言。且如泰卦。以卦言之。只見得小往大來。陰陽消長之意。爻與而便有包荒之類。

誠齋楊氏曰。數既形矣。卦斯立焉。聖人因其變之或九或七而爲陽。因其變之或六或八而爲陰。變至十有八而卦成焉。聖人無與也。特觀其變而立之。故曰觀變於陰陽而立卦。卦既立矣。爻斯生焉。聖人因其數之陽而發明其爲爻之剛。因其數之陰而發明其爲爻之柔。聖人無與也。特發揮之耳。故曰發揮於剛柔而生爻。

節節蔡氏曰變即十有八變之變也陰陽七八九六也觀七八九六之變則卦可得而立矣陰陽之變即所以爲爻復言發揮剛柔而生爻者蓋未入用則謂之陰陽已入用則謂之剛柔也

象引聖人既參天兩地而倚數於是用以求卦於十有八變之餘統而觀之看有幾畫陰幾畫陽成甚偏卦而卦於是乎立矣却又就其中間逐一看看某爻是剛某爻是柔某是太剛少剛某是太柔少柔却一一發揮得明白則爻於是乎生焉觀變於陰陽語意與觀象於天觀法於地相類此陰陽蓋就卦言爲長朱子小註有二說後一說似優總是一則統觀其全體看是何卦一則細觀其一節看是何爻當動耳

存疑觀變於陰陽而立卦是統觀一卦發揮剛柔而生爻是細觀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七

說卦傳

八

寄願室

六畫蓋操善求卦不過陰陽之變化爾觀其變也陰畫幾何陽畫幾何所成者何卦則卦於是乎立矣如六畫皆陽則爲乾上五畫陽下一畫陰則爲姤下五畫陽上一畫陰則爲夬如六畫皆陰則爲坤上五畫陰下一畫陽則爲復下五畫陰上一畫陽則爲剝六十四卦皆然既知所成者何卦然後就六畫細觀之何者爲太陽太柔何者爲少剛少柔剛柔老少凡有幾畫看是何爻當動則爻於是乎生矣如上一畫太柔則動在坤之初六乾上四畫少剛下一畫太剛則動在初二兩爻以上九二爻占坤上四畫少柔下一畫太柔則動在初二兩爻以上六二爻占三三六八四爻皆然發揮剛柔一句是主當動之爻言不是六爻皆發揮蓋既說若卦便

當就取用上說就取用說則當觀當動之爻象也發揮如今稱士人會作經義者曰善發揮題意相似蓋六畫不外乎剛柔於剛柔老少見其動靜其當動之爻要看中正不中正以至乘承比應亦要通看過看是善與惡然後爻義可明此便是如士人之作經義善發揮題意也

陳說卦爻本貝易中曰立曰生由著數而後著者陰陽剛柔之未定剛柔陰陽之已成余南湖云發揮猶言闡揚

王說觀變是大機看幾畫陰幾畫陽成了甚麼卦便若植立不搖易的發揮又細看這卦內某畫老某畫少便曉得當動在何爻而爻若生出來一般發闡發意揮指揮意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七

說卦傳

九

寄願室

分某爻爲剛某爻爲柔不見發揮處程子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者體用也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義即是天道也易言理於義一也求是即爲禮義言禮義不如且言求是易曉求是之心低項不可忘理於義此理云者猶人言語之間常所謂理者非同窮理之理所務於窮理者非道須盡窮了天下萬物之理又不道是窮得一理便到只是要積累多後自然見去窮理盡性矣曰以至於命則全无着力處如成於樂樂則生矣之意同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三事一時並了元无次序不可將窮理作知之事若實窮得理即性命亦可了如言窮理以至於命以序言之不得不然其實只是窮理便能盡性至命也窮理盡性至命一事也才窮理便盡性盡性便至命如水

可以爲性理也。其曲直者性也。其所以曲直者命也。理性命一而已矣。理也。性也。命也。三者未嘗有異。窮理則盡性。盡性則知天命矣。天命猶天道也。以其用言之。則謂之命。命者造化之謂也。理則須窮性。則須盡命。則不可言窮與盡。只是至於命也。

張子曰。程子說。只窮理便是。至於命。亦是失於大快。此義儘有次序。須是窮理。便能盡得已之性。則推類又盡人之性。既盡得人之性。須盡併萬物之性。一齊盡得。如此然後至於天道也。其間煞有事。豈有當下便理會。學者須是窮理爲先。如此則方有學。公言知命。與至於命。儘有遠近。豈可以知便謂之至也。或問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程張之說。孰是。朱子曰。各是一說。程子皆以見言。不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七

說卦傳

十一 寄願堂

如張子有作用。窮理是知盡性。是行覺。程子是說得快了。如爲子知所以爲孝。爲臣知所以爲忠。此窮理也。爲子能孝。爲臣能忠。此盡性也。能窮其理。而充其性之所有。方爲之盡。以至於命。是拖脚說得於天者。蓋性是我之所盡者。命是天之所以與我者也。如舜盡事親之道。至天下之爲父子者。定知此者。窮理者也。能此者。盡性者也。

不義和順從容。无所乖逆。統言之也。理謂隨事得其條理。析言之也。窮天下之理。盡人物之性。而合於天道。此聖人作易之極功也。或問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是就聖人上說。是就易上說。朱子曰。是說易又問和順。是聖人和順否。曰。是易之和順道德。而理於義。如吉凶消長之道。順而尤逆。是和順道德也。理於義。則又極其細。

而言隨事各得其宜之謂也。和順道德。如極高明。理於義。知道中庸和順道德。而理於義。是統說底。窮理盡性。主命是分說底。上一句是離合言之。下一句以淺深言之。凡卦中所說。莫非和順道德。最好看。聖人這般字。改移不得。和順於道德。是默契本原。理於義。是應變合宜。處物皆有理。須一一推窮。性則是理之極處。故云盡命。則性之自來處。故云至。窮理是理會得道理。窮盡盡性。是做到盡處。如能事父。然後盡仁之性。能事君。然後盡義之性。窮理是知上說。盡性是仁上說。言能造其極也。至於範圍天地。是至命。言與造化一般。又問窮理盡性。至於命。曰。此本是就易上說。易上盡其許多道理。直是窮得物理。盡得人性。到得那天命所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七

說卦傳

十一 寄願堂

以通書說。易者性命之原。此只言作易者如此。後來不合。將做學者事看。窮理盡性。至命本是就易上說。易上皆說物理。便是窮理。盡性。則此便是至命也。諸先生把來人上說。窮理。子方至於命。聖人作易時。固是具得許多道理。人能體之而盡。則便似那是他。說那吉凶悔吝處。莫非和順道德。理於義。窮理盡性之事。這一句本是說易之書如此。後人說去學問上。却是借他底。然這上也有這意思。皆是自淺至深。

雲峯胡氏曰。著本自神明。聖人幽贊之而已。天圓地方之象。自具一二之數。聖人不過參之兩之而已。其爲數也。自有陰陽之變。其爲爻也。自成剛柔之象。聖人不過觀其變而發揮之。兩於著且之。德用和順之。而一无所逆。於六爻之義。則條理之。而各有其序。窮

天地之理盡人物之性。聖人作易之功。至是與天命爲一矣。天命自然而然。聖人之易。亦非心思智慮之所爲也。

進齋徐氏曰。如乾爲天道。而彖之元亨利貞。則其德爻之潛見躍飛。則其義。以八卦而統言之。所謂和順也。就六爻而言之。所謂理也。蓋觀易者。推爻義以窮天下之理。明卦德以盡一已之性。窮理盡性。則進退存亡得喪之天道。可以知。而天命在我矣。

南軒張氏曰。義在我也。命在天也。天下之人。皆知義命。則聖人之易。不作矣。惟夫不知義。不知命。此聖人不得已而生著倚數立卦。生爻。凡以爲天下不知義命者設也。

蓋引夫聖人之作易也。肇善之生。起著之數。卦因以立。爻因以生。如此是故。凡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之道。盈天地間所有事物。易皆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七

說卦傳

主 寄願堂

一依他樣子。填寫出來。在裏許多。不見有一之或還是和順乎。道德也。而於其中何者爲吉。何者爲凶。何者爲存。何者爲亡。何者進。何者退。隨在各有其條理。而不相混。是理於義也。但見天下事物之理。无一之不窮。天下人物之性。无一之不盡。而於天命之本。然又與之體合。而无間。聖人作易之功。何以加於此哉。其矣。著之功用大也。易書之作也。其規模之大。有以貫三才之道。而无所乖戾焉。此其所以和順於道德也。其條理之密。有以辨事物之宜。而无所迷謬焉。此其所以理於義也。蓋道德者。義之統體。義者。道德之發用。乃離合言之也。至於萬物之宜。萬事之變。易皆可以觀之。非所以窮天下之理乎。大而人倫。小而一物。易皆有以處之。非所以盡人物之性乎。然曰。理曰。性。皆天道也。而易能窮之盡之。以

合於天道之自然。又非所以至於命者乎。蓋理性者。天命之散見。

天命者。理性之本原。其始窮之盡之。功猶人也。其終合於天道。則

人而天矣。是又以淺深而言也。已上允儒梁氏之說。窮理盡性。至命難言。姑卽一卦言之。乾元亨利貞。者在乾之理。當然也。教人

如此。做去者。盡人物之性也。如此。則與乾道之大通。而至正之本。然者。合矣。至命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俱當以此法看。在

理盡性。以至於命。合之總爲和順於道德。和順於道德。卽所謂順性。命之理也。本義此聖人作易之極功也。就著上說。作易方與首句。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同。可見自觀變陰陽以下。皆至著言。

存。蓋道者。事物當然之理。德者。人之所得乎天之理。義者。處物之宜。道泛說。德方就人心上說。理卽事物之理。性者。人得此理以有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七

說卦傳

主 寄願堂

生命者。理性之所從出也。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易皆以模寫之。故曰。和順言。元所乖違也。其中何者爲吉。何者爲凶。何者爲存。何者爲亡。何者爲進。何者爲退。隨在各有其條理。而不相混。是理於義也。問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何以謂之道。德曰。道无定名。德爲虛位。道有仁不仁。德有吉有凶。然非有二也。只據一理而順逆之爾。蓋道一而已。順之則仁。逆之則不仁。順之則吉。逆之則凶。進退存亡亦然。故曰。吉凶者。貞勝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時當進則進。當退則退。亦惟理而已。順理則存。逆理則凶。是存凶亦以理也。消長是陰陽。乃天道也。於德似不貼。要亦大極言之爾。無絲得恰恰相貼。窮理盡性至命。只就和順道德理義上見得。就卦言。如何而吉。如何而凶。如何而消。如何而長。進退存亡是

如何皆窮究得明白。是窮理也。由是而行。是盡性也。所行昭合乎天道。是至命也。

葉解。余南湖云。大抵和順道德。又理於義窮理盡性。即所以至命。此而字以字之別。

去疑和順兩句。只是說易之僞理處。若作揲著看。却像人之和順矣。

按此節說道德。說義。說理。說性命。是孔子看得極深微處。程朱訓釋。始有頭緒。註疏全無所見。如韓註以命爲生之極。孔疏以性爲生靈所象之性。豈不糊塗。道德不可有乖逆。易則有以和順之義。不可紊亂。易則有以條理之義。字實理字虛。朱子云。吉凶消長之道。順而無逆。是和順道德也。只說得順字。道字。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七

說卦傳

西 寄願堂

而和字。德字。可包總。是易能順。吉凶消長之道而已。蒙引云。依他樣子。模寫出來。亦只是體貼順字意。而和字可想矣。順而不逆。則和而不乖。在理無分於道德。在人乃有道德之名。此亦是就人事上立說。道字似不必泥定吉凶消長云云。

圖著數既起。則可用以求卦矣。故於十有八變之餘。統觀著策之陰陽。而或純或雜。顯然可見。則有以知所值之卦。而卦於是立矣。細分卦畫之剛柔。而爲老爲少。闡明無疑。則有以知當動之爻。而爻於是生矣。此皆聖人作易之事也。而易中之所具何如哉。凡人所共出曰道。同得曰德。道德之故。處曰義。易之卦爻。既備。盈天地所有事物。無不自此中模寫出來。其於道德皆能體貼融會。和順而無所乖逆。和順之中。又於事物之合宜處。一一

條理得清楚。非理於義乎。是道德與義也。合之總爲理。稟之則爲性。而理性之本。原則爲命也。易於卦爻中研究甚微。有以窮事物之理。區處甚密。有以盡人物之性。且於性命之從出者。溯源歸根。至乎其域。與之昭合。而無間也。非至於命乎。此著之所以神其用。而聖人作易之功。所以極其大也。

右第一章

漢上朱氏曰。此章自昔者聖人至倚數說。策數也。觀變於陰陽而立卦。說揲著分卦也。發揮於剛柔而生爻。說爻有變動也。和順至至於命。說所係爻象之辭也。

變胡氏曰。此章大抵論伏羲作易後。欲教天下後世用易。故示人以因著求卦之法。无非欲使斯人安於義命之天而已。聖人雖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七

說卦傳

五 寄願堂

專指伏羲。然又王周公係辭。初不出義命之教。亦在其中矣。

圖引此章大抵主著言。故首之以生著。而下文節節皆承此說去。易惟卦與著二者而已耳。非卦則著之體不立。非著則卦之用不行。二者實相須而不可相无也。大傳說卦處既備矣。而未有詳及於著者。此章專備焉。設無此章。亦贊易之缺事也。

去疑。此章總明著之功用。大處數即著之數也。由數得卦。由卦得爻。而道德性命之奧具是焉。

葉解。首節言著所由生。次節言數所由起。末節言由數以求卦。爻末二句。贊其尤不備。明作易之極功也。

按此章主著言。以生著倚數立卦。選言之而歸於和順道德一語。以見聖人作易精蘊無窮。聖人當兼義文周說。蓋生著倚數雖

由伏羲起而觀發揮則詞占象變皆在其中故以不分先後
爲注漢上雙湖之說俱兼辭即朱子亦云窮理盡性之事本是
說易之書如此可見不專指伏羲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
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
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韓註在天成象在地成形陰陽皆言其氣剛柔者言其形變化始
於氣象而後成形萬物皆始乎天成形於地故天曰陰陽地曰剛
柔也或有在形而言陰陽者本其始也在氣而言剛柔者要其終
也。故六爻以效三才之動故六畫而成卦也六位爻所處之位
也二四爲陰三五爲陽故曰分陰分陽六爻升降或柔或剛故曰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七

說卦傳

六 寄願堂

迭用柔剛也

初疏八卦小成但有三畫於三才之道陰陽未備所以重三爲六
然後周畫故云昔者聖人之畫卦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者本
意將此易卦以順從天地生成萬物性命之理也其天地生成萬
物之理須在陰陽必備是以造化闢設之時其立天之道有二種
之氣曰成物之陰與施生之陽也其立地之道有二種之形曰順
承之柔與持載之剛也天地既立人生其間立人之道有二種之
性曰愛惠之仁與剛剛之義也既備三才之道而皆兩之作易不
順此道理須六畫成卦故作易者因而重之使六畫而成卦也六
畫所處有其六位分二四爲陰位三五爲陽位迭用六八之柔爻
七九之剛爻而來居之故作易者分佈六位而成爻卦之文章也

。二四爲陰三五爲陽者王輔嗣以爲初上无陰陽定位此注用
王之說也

按初上无定位之說不是

程子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
與義兼三才而兩之不兩則无用又曰陰陽剛柔仁義只是一
道理。仲尼言仁未嘗兼義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孟子
言仁必以義配蓋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義之爲用而不外焉者
可與語道矣世之所論於義者多外之不然則混而无別非知仁
義之說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據今日合人道廢則是今尚不
廢者猶只是有那些秉彜卒殄滅不得

本義兼三才而兩之總言六畫又細分之則陰陽之位間雜而成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七

說卦傳

七 寄願堂

文章也

朱子曰聖人作易只是要發揮性命之理摸寫那個物事下文所
說陰陽剛柔仁義便是性中有這個物事。問將以順性命之理
而下言立天地人之道乃繼之以兼三才而兩之此恐是言聖人
作易之由如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始作八卦相似蓋聖人見得
三才之理只是陰陽剛柔仁義故爲兩儀四象八卦也祇是這道
理六畫而成卦也祇是這道理不知如何曰聖人見得天下只是
這兩個物事故作易只是摸寫出這底問摸寫出來便所謂性命
之理性命之理便是陰陽剛柔仁義否曰便是。立天之道曰陰
與陽是以氣言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是以質言立人之道曰仁與
義是以理言。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所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七

說卦傳

六 寄願堂

以立也。仁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已。隨事著見。故有三才之別。而於其中。又各有體用之分焉。其實則一太極也。陰陽是陽中之陰。陽剛柔是陰中之陰。陽剛柔以質言。是有個物了。見得是剛底。柔底。陰陽以氣言。仁義看來。當作義與仁。當以仁對陽。仁若不是陽剛。如何做得許多造化。義雖剛。却主於收斂。仁却主於發舒。這也是陽中之陰。陰中之陽。互藏其根之意。且如今人用當到得與人。自是無礙。便做將去。若是刑殺時。便遲疑不肯果決。這見得陰舒陽斂。仁屬陽。義屬陰處。問仁如何比剛。曰。如春生則氣舒。自是剛秋殺則氣收斂而漸衰。自是柔。問楊子雲謂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曰。仁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又曰。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又自是一義。便是這個物事。不可以一定。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七

說卦傳

九 寄願堂

重而六。則天地人之道各兩。所謂六書成卦也。分陰分陽以位。言凡卦初三五位為陽。二四上位為陰。自初至上。陰陽各半。故曰分。迭用剛柔以交言。柔謂六。剛謂九也。位之陽者。剛居之。柔亦居之位之陰者。柔居之。剛亦居之。或柔或剛。更相迭用。故曰迭分之以示其終。迭用以為之終。經緯錯綜。繁然有文。所謂六位成章也。雲峯胡氏曰。上章和順於道德。統言之也。理於義。析言之也。此章六畫而成卦。統言之也。分陰分陽。迭用柔剛。六位成章。又析言之也。雙湖胡氏曰。易為斯人作也。性命之理。天所賦於人人所受於天。之理也。聖人將以順人心。性命之理。是以兼三而兩。六書成卦。以立天地人之道。三才之道。雖有陰陽剛柔仁義之殊。大抵以立人。道仁義為主。蓋人負陰陽之氣。以有生。肖剛柔之質。以有形。具仁義之理。以成性。莫不有三才之道焉。仁義之道。立。即所以使之陰陽合德。剛柔有體。以順性命之理也。故下文推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以成六位之章。而不復言仁義者。豈不以使斯人皆得以撰善求卦。分陰陽。用柔剛。以斷吉凶。而成章。則仁義之道。固在其中矣。雲峯胡氏曰。聖人之作易也。將以發揮乎性命之理而已。以性命之理言之。天道之所以立者。曰陰與陽也。地道之所以立者。曰柔與剛也。人道之所以立者。曰仁與義也。性命之理。如此。作易聖人則兼舉三才之位。而各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六止三畫而成也。且於六畫之中。分初二五為陽位。二四上為陰位。則初剛而二柔三

剛而四柔五剛而上柔而剛柔之迭用矣。故易之六位自以陰陽相間而成。章焉。夫既六畫而成卦。又六位而成章。則以天道言之。五爲天之陽。上爲天之陰。以地道言之。初爲地之剛。二爲地之柔。以人道言之。三爲人之仁。四爲人之義。蓋天地人之道。皆不出乎卦之六爻矣。故曰。聖人之作易。將以順性命之理。性命之理。則一陰一陽之道。其理固未嘗外於陰陽也。故自易而觀之。則三才各具一理。亦各具一陰陽也。蓋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一者其理也。兩者所以載其理也。已上先儒梁氏之說。順性命之理。順之爲發揮者。蓋是依他模樣而傳寫出來。不謂之順。而何。如今人教小兒。按本影出字來。亦謂之順字。卽此義也。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是陰陽立天之道也。無陰與陽。則天道廢。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七

說卦傳

三 寄塵

而不立矣。是天之所以爲天者。全是這個陰陽而已。地道人道。倣此。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本義謂將六畫而分其何者爲陰。何者爲陽。則見初剛與二柔相間。三剛與四柔相間。五剛與上柔相間。陰陽相間。雜卽成文章矣。重在迭用柔剛上。要切於成章字意。存疑天道有陰陽。地道有剛柔。人道有仁義。是三才各有兩也。故聖人作易。八卦已具。三才矣。由是兼舉三才。皆兩其畫。所以法三才之兩也。蓋兼三才。皆兩其畫。不但兩其天。而又兩其地。不但兩其地。而又兩其人。是以有六畫而成卦。既成個卦。從而細分之。初三五爲陽。二四上爲陰。則見其初剛而二柔。三剛而四柔。五剛而六柔。而剛柔之迭用矣。剛柔迭用。則陰陽相間。雜而成章。夫既六畫而成卦。又六位而成章。則五爲天之陽。上爲天之陰。五上之位。

一天道也。初爲地之剛。二爲地之柔。初二之位。一地道也。三爲人之仁。四爲人之義。三四之位。一人道也。所謂順性命之理者。卽此。王疑謂順着他發出來也。性命不必分。性命便是理。无兩層。

按性命之理。虛說。雙湖添出人心。不是人心。固有性命之理。而天地乃性命之源也。天之道三字連。天道不外陰陽。有陰陽而天地之道立矣。非謂立天有個道也。時講多誤。下一句倣此。陰陽剛柔仁義。卽是性命之理。而天地人正所謂三才也。下文說兼三才。可見順性命之理處。六畫成卦。處兼三才。則人道在其中。到六位成章處。用不着仁義字。故畧之也。而論理亦自該得。卽氏以迭用柔剛爲陽位有剛柔居之。陰位有剛柔居之。亦有理。然只以六位之初剛二柔三剛四柔五剛上柔。便是。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七

說卦傳

三 寄塵

迭用。覺提。論者聖人之作易也。豈徒迹象之粗哉。將以舉性命之理。一摹寫之。毫無矯拂。以順之焉耳。蓋性命之理。散見於天地人之間。有所以立乎天之道者。曰陰與陽。其氣然運也。有所以立乎地之道者。曰柔與剛。其實常凝也。有所以立乎人之道者。曰仁與義。其德互用也。此三才並立。皆性命之理也。易何以順之。耶。統言之。三畫之卦。已具三才。又因而重之。通三才而皆兩其畫。故易有六畫。而一卦之體成矣。細分之。於六畫中。初三五爲陽。位二四上爲陰位。而各分其半。則見初剛而二柔。三剛而四柔。五剛而六柔。相迭以爲用。故易有六位。而陰陽相間。雜自成經緯之文章矣。六位成章。則五爲天之陽。而上爲天之陰也。三爲人。

之仁而四爲人之義也。初爲地之剛而二爲地之柔也。其順性命之理如此。

右第二章

存立天之道三句。是說性命之理。兼三才而兩之以下。是說順性命之理。

集解此章言聖人作易以順性命之理。因以見成卦之由也。

按此章言作易所以順性命之理。似連上章末語說來。然實處只

在兼三才而兩之一句。所以明易中六爻之取義如此。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

孔疏此一節就卦象明重卦之意。易以乾坤象天地。艮兌象山澤。

巽震象雷風。坎離象水火。若是天地不交。水火異處。則庶類无生。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七

說卦傳

三 寄願

成之用。品物无變化之理。所以因而重之。令八卦相錯。則天地人

事莫不備矣。故云天地定位而合德。山澤異體而通氣。雷風各動

而相薄。水火不相入而相資。既八卦之用。變化如此。故聖人重卦

合八卦相錯。乾坤震巽坎離艮兌。莫不交互而相重。以象天地雷

風水火山澤。莫不交錯。

按漢唐時先天之學不傳。故爲說如此。殊无分曉。

本義邵子曰。此伏羲八卦之位。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兌居東南。震

居東北。巽居西南。艮居西北。於是八卦相交。而成六十四卦。所謂

先天之學也。

朱子曰。先天圖更不可易。以象言之。天居上。地居下。艮爲山。故居

西北。兌爲澤。故居東南。離爲日。故居於東。坎爲月。故居於西。震爲

雷居東北。巽爲風居西南。問山澤通氣。只爲兩卦相對。所以氣

之通。曰澤氣升於山。爲雲爲雨。是山通澤之氣。山之泉脈流於澤。

爲泉。爲水是澤通山之氣。是兩個之氣相通。山澤一高一下。而

水脈相爲灌輸也。水火下然上沸。而不相滅息也。射音食。犯也是

不相害。音數是不相厭。義皆通。問射二音。孰是。曰音石是水

火與風雷山澤不相類。水火本是相射底物事。今却相應而不相

害。問若以不相厭射而言。則與上文通氣相薄之文相類。不知

如何。曰不相射乃下交不相悖之意。不相悖乃不相害也。水火本

相害之物。使知未濟之水火亦是中間有物隔之。却相爲用。若无

物隔之。則相害矣。此乃以其不相害而明其相應也。問八卦相

錯。曰乾坤自是個不動底物事。動是陰陽。如一陰對一陽。一陽對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七

說卦傳

三 寄願

一陰六十四卦圖。皆如此相錯。

國蔭氏曰。八卦既成。接而數之。天地以主下直對。水火以東西

橫對。雷風山澤。以四角斜對。八卦相錯。榮然有倫也。

臨川吳氏曰。天地定位。言乾南坤北。上天下地。定其尊卑之位也。

山澤通氣者。艮西北。兌東南。山根着於地。澤連接於天。通乎天地

之氣也。雷風相薄者。震東北。巽西南。雷從地而起。風自天而行。互

相衝激也。水火不相射者。坎西離東。一左一右。不相侵克也。

邵子胡氏曰。八卦錯而爲六十四卦。其位亦然。觀之圖圖可見矣。

陳氏中曰。不言八卦。而言八物。非物无以見相與變化之理也。

象圖伏羲之布八卦圖。也是以天地定位之序。乎是以起震而

歷離兌以至於乾之序。乎二序不同。當審所先。曰當以起震之序。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七

說卦傳

寄塵壺

爲是序了便見得是天地定位云云。夫起震一義最重。蓋震一陽離兌二陽乾二陽然後接以巽一陰坎艮一陰坤三陰陰盛又陽生陽盛又陰生只管循環不已也。天地定位四句對待者也。數往者順四句流行者也。請此者當先言伏羲始畫八卦乾一兌二離三震四云云。此只是橫圖乃作易之根源也。爲其元以象源天之形陰陽消息之數。故以此規爲圓圖取乾坤而南北之取兌艮而東南西北之云云。山澤通氣者。蓋澤之氣通於山。乃能融結許多人民草木鳥獸昆蟲若無澤之氣以通之。徒山不能生物也。山之氣通於澤。乃能融結許多龜魚鼈蛟龍之類。無山之氣以通之。徒澤不能生物也。此下章山澤通氣而變化既成萬物也。餘做此。定位通氣之類。不必十分致詳。此節大意只是發明圓圖。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七

說卦傳

寄塵壺

存疑此是解明先天圓圖之意。天地定位一節與數往者順一節平重。蓋易不外對待流行一者而已。即交易變易之義也。天地定位一節乃對待之體。交易也。天爲地卑。天地固有定位也。故居南坤居北。則天地定位矣。山氣之下。王則爲澤。故兩山之間必有川焉。此山之通氣於澤也。澤之氣上升於山。山方潤澤而能生草木。此澤之通氣於山也。天下大勢西北多山。東南多水。以爲山而居西北。兌爲澤而居東南。故爲山澤通氣。雷近則風烈。風烈則雷迅。原是相繫之物。震爲雷而居東北。蓋雷發聲於東北。之交也。巽爲風而居西南。蓋風至西南而始盛也。水火本相害之物。日不相射者。取其相爲用者言也。故水火相交爲既濟。相滅爲革。天地之間只是水火二物而已。故聖人作易以乾坤定上下之位。以坎離列左右之門。明水火二者天地之用也。人身亦然。故水火貴乎既濟。水火不交則病困之而生矣。法疑上四句伏羲小圓圖。下句是大圓圖。即小圓圖所成的。蓋山澤之氣相通。吳氏謂通天地之氣不可用。薄訓伯謂拘迫而誠盡也。蒙引一說水火以日月言亦多一折。講伏羲作易始爲橫圖復規而圓之。以爲圓圖。今以圖位之相對待者言之。乾居南坤居北。南北相對。南爲上北爲下。是天地上下之位各定矣。艮西北兌東南。其位相對。山之氣蘊蓄而下注。澤之氣滋潤而上行。是山澤之氣相通矣。震東北巽西南。其位相對。是風雷之勢兩相助益而激薄也。離居東坎居西。其位相

對是水火之交相濟爲用而不相克害也。八卦既成，又有交變之妙。乾兌離震三十二陽卦，列於左；巽坎艮坤三十二陰卦，列於右。一卦各統八卦，圓轉相用，而六十四卦備矣。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韓註：易八卦相錯，變化理備於往，則順而知之於來，則逆而數之。作易而逆視來事，以前民用。

孔疏：易之爲用，人欲數知既往之事者，易則順後而知之；人欲數知將來之事者，易則逆前而數之。是故聖人用此易道，以逆數知來事也。

本義：起震而歷離兌，以至於乾，數已生之卦也。自巽而歷坎艮，以至於坤，排未生之卦也。易之生卦，則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爲次。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七

說卦傳

王 弼 寄願堂

故皆逆數也。

朱子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這一殷是從卦氣上看來，也是從卦氣生處看來。應地方交錯成六十四卦。

潛室陳氏曰：易本逆數也。一便有二，二便有四，四便有八，以至於六十四，皆由此可以知彼。由今可以知來，故自乾一以至於坤八，皆循序而生。一如橫圖之次。今欲以圓圖象渾天之形，若一依此序，則乾坤相並，寒暑不分，故依義取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之義，以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右之門，以兌巽居皆相對而立。蓋乾兌離震皆屬陽，巽坎艮坤皆屬陰，悉以陰陽相配，圖必從中起者，蓋萬事從心出之義，卦必從後起者，蓋天開於子之義，自一陽始生之復起，冬至節歷離震之間，爲

春分。以至於乾爲純陽，是進而得其已生之卦。如今復數昨日，故曰數往者順，自一陰始生之姤起，夏至節歷艮兌之間爲秋分，以至於坤爲純陰，是進而能推其永生之卦。如今日逆計來日，故曰知來者逆。然本其易之所成，只是自乾一而兌二，離三而震四，巽五而坎六，艮七而坤八，如橫圖之序，與圓圖之右方而已。故曰易逆數也。

雲峯胡氏曰：諸儒訓釋此皆謂已往而易見爲順，未來而前知爲逆。易至於前民用，故曰易逆數也。惟本義依邵子以數往者順，一段爲指圓圖而言，卦氣之所以行，易逆數一段爲指橫圖而言，卦畫之所以生，非本義發邵子之蘊，則學者孰知此所謂先天之學哉。此本義之功，所以爲大也。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七

說卦傳

王 弼 寄願堂

蒙引：邵子曰：數往者順，若順天而行，是左旋也。皆已生之卦也。知來者逆，若逆天而行，是右行也。皆未生之卦也。愚謂左旋右行者，與他所謂左旋右行者不同。何則？既以起震歷離兌以至於乾爲左旋，則自巽而歷坎艮以至於坤者，皆左旋矣。而乃謂之右行，何哉？大抵是就圖之中央，分爲左右而言也。自震至乾皆左方也，由此轉東而南也。實左旋也。自巽至坤皆右方也，由南轉西而北也，是爲右行也。不曰左旋而獨曰右行，似有辨矣。若夫所謂天道左旋，日月五星右旋者，其言雖得失相半，然實以自東而西者爲左旋，以自西而東者爲右旋，義固不同矣。原夫八卦生出之序，則有乾一而後有兌二，有兌二而後有離三，有離三而後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以次而生，是即易之所以成者也。固有橫圖

以象之矣而伏養於此乃更置其位而圓之者何歟蓋論造化萬物生生之序而橫圖所象蓋矣蓋欲以象夫渾天之形氣序之運若一用橫圖所列則乾坤相並寒暑不分而無以發乎造化萬物消息之數故伏羲於畫卦既成之後取乾坤而南北之取震巽而東北西南之取坎離而東西之取兌艮而東南西北之取八卦而相錯以六十四卦之如上節所云所謂規而圓之者也上節既詳列之於此又申解之所以明其爲卦氣之運也夫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橫圖之序皆逆也今圖圖從中起左方起震而歷離兌以至於乾由是四而三而二而一皆進而得其已生之卦猶自今日而追數昨日數往者順也右亦自巽而歷坎艮以至於坤由是五而六而七而八皆退而得其未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七

說卦傳

天 寄願聖

生之卦猶自今日而逆計來日知來者逆也夫據此圖而言則一順一逆固如此矣然本易之所成則其先後終始一如橫圖及圓圖石方之序而已即所謂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者也夫孔子既別言其位序之逆順而又必終以易逆數云者蓋圓圖乃卦氣之所以逆而非卦畫之所以成卦氣之所以運者易卦既成之後所以爲象者也卦畫之所以成者乃易卦生自然之次第而易書之祖宗也此夫子所以既列圓圖之位又必列其位之順逆而一以所由成之序歸之於逆以示人當知易卦之所自出者歟此章但云何爲已生之卦何爲未生之卦便見得是先有橫圖了未有橫圖據何說起自震而歷離兌以至於乾爲已生之卦自巽而歷坎艮以至於坤爲未生之卦方知易逆數也

一句有所屬。必立圓圖方見陰陽消長次第。震一陽也由震而離而兌則二陽至乾則三陽矣所謂自冬至而春分以極於夏至也巽一陰也由巽而坎而艮至坤則三陰矣所謂自夏至而秋分以極於冬至也此圓圖之所以象者也故曰卦氣之運。自四而三自三而二自二而一何以謂之順蓋循其故迹之謂順推其未然之謂逆不然以一三三四爲順亦可也。自巽至坤這一半是生次序仍是未生之卦故言知來者逆謂河圖本生法可逆數而知也蓋因此而及夫易逆數也

存疑此乃流行之用變易也。大意謂聖人作易自乾一兌二以至坤八生生之序如橫圖之所畫者是矣今欲以圓圖象渾天之儀若一依其序則乾坤相並寒暑不分與造化不相似矣故取橫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七

說卦傳

天 寄願聖

圖規而圓之置乾於南置坤於北置離於東置坎於西震巽相對於東北西南艮兌相對於東南西北則見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矣此造化之對待者也起震一陽歷離兌之二陽以至於乾爲三陽陽之極矣陽極則陰生由是起巽一陰歷坎艮之二陰以至於坤爲三陰陰之極矣陰極則陽生陽極生陰陰極生陽無端小而晦朔弦望大而分至啟閉以至元會運世皆在其中矣此造化之流行者也聖人之意不專指一年之運朱子就一年之運言者欲其意之明也得意忘言得意忘象斯可矣。言伏羲之圓圖既成自其八方之相對而觀之則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矣自其八面之流行而觀之則白左方之震以至於乾是數已生之卦也據其現成无勞於推測其

事為順故曰數往者順。又自右方之巽以至於坤是數未生之卦也。其卦未成猶待於推測。其事為逆故曰知來者逆。圖之左右雖有順逆若原易之所生一於逆爾。易逆數一句是圖言圖圖而本於橫圖此意不甚重。

我乾兌離在震之前從震至乾是數往也。此是現在的不用推故順坎艮坤在巽之後從巽至地是知來也。此須用意推出改逆。此二句是據圖圖言必曰從震起者以簡氣言也。易逆數也是就橫圖言自乾而兌而離一皆推其未來故為逆數。既云知來者逆何以見其為通原以橫圖上由巽而坎而艮而坤見得是逆故接云易逆數以說歸橫圖也。邵子以數往為左旋知來為右行王齋胡氏謂左右為方方之左方之右於左旋左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七

說卦傳

三 寄願堂

行未甚明蒙引疑之是也。竊意左旋右行邵子亦是據橫圖者。橫圖震巽居中震之向乾自右而左也巽之向坤自左而右也。以天上星度言之自午而未為順天自午而已為逆天如此說頗有合但嫌此節全是橫圖矣更詳之。本義數並上聲則皆數并之數是活字或以逆數之數作理數之數未是。順逆字只就已往未來說不就方位說亦是避難從易之法。

誠是圖也從中而分者也。按圖中之左方起震之四歷離二兌二以至乾一皆數已往之卦猶今日追溯往日无勞推測其事為順而易知也。按圖之右方起巽之五歷坎六艮七以至坤八乃知未來之卦猶今日預計來日有待推測其事為逆而難知也。夫圖圖之中分固有順有逆而要其生出之序見於橫圖中者

則自乾一而後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皆推未來之卦而為易之所由成是故易之八卦皆用逆數也。觀圖者不可以不詳也。

右第三章

集解此章專解圓圖首節是分布卦位出來定位等帶說不重次節正解圖意。

五疑舊以上節為圓圖下節為橫圖恐非蓋圓圖即橫圖所出理本合一不必分贅。

按上節固是圓圖下節數往二句仍是圓圖章旨之重圓圖是宋末句帶出橫圖亦屬无妨若不指出橫圖則逆數一句終无着落。朱子以先天圖為解理長舊說空講无味且上下二節无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七

說卦傳

三 寄願堂

綜合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暄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孔疏此一節總明八卦養物之功。雷乾也上四舉象下四舉卦者王肅云互相備也。明雷風與震巽同用乾坤與天地通功也。本義此卦位相對與上章同。

朱子曰雷以動之以下四句取象義多故以象言艮以止之以下四句取卦義多故以卦言乾以君之坤以藏之兩句恁地說得好。節齋蔡氏曰動則物萌散則物具一者言生物之功也潤則物滋暄則物舒二者言長幼之功也止則物成說則物遂二者言收斂之功也。君則物有所歸藏則物有所息二者言藏物之功也。此章

卦位相對與上章同而上章則言卦象自相爲用此章則言八卦造物流行有生長收藏之事也

聖人胡氏曰自動至暗物之出機自止至藏物之入機出无於有氣之行也故以象言入有於无質之具也故以卦言

建安師氏曰雷動風散乾坤初爻相易而爲震巽也雨潤日暄乾坤中爻相易而爲坎離也止之說之乾坤終爻相易而爲艮兌也此六子生物之序也然六子致用主於乾而動歸於坤而藏此又父母之功也故以乾坤終之

陳師氏言卦序可玩

蒙引天方圖震巽居中巽居左而向於東南震居右而向於西北震之象則爲雷巽之象則爲風是雷以動乎物發其生生之意風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七

說卦傳

寄願堂

以散乎物而解其鬱滯也次巽者坎次震者離坎之象爲雨離之象爲日是兩以潤乎物物由是而滋長也以暄乎物物由是而發榮也次乎坎者艮也次乎離者兌也艮以止乎物物之生意由是而收斂也兌以悅乎物使物各得其所而欣樂者也又次乎艮而位極於東南者坤也次乎兌而位極於西北者乾也乾於萬物无所不統是君之也乾以君之則夫雷之動風之散雨之潤日之暄艮之止兌之悅者皆乾之一職也坤於萬物无所不容是藏之也坤以藏之則夫雷之動風之散雨之潤日之暄艮之止兌之悅者皆歸之於坤也本義云此卦位相對與上章同者謂其卦位之相對同也非謂卦位同也蓋震與巽相對坎與離相對艮與兌相對乾與坤相對一一與上章同也或者以爲章意與上章同則

誤矣蓋誤將本句一義斷作兩句讀也或者據彼說只當云卦相對不當云卦位相對曰非也何不曰此卦位與上章同而必曰卦

位相對與上章同乎其相對非以其居之位相對而何存疑此解伏義先天方圖也四卦言象艮兌止言卦者造化生長收斂之事山澤不足以盡之故舍象而言卦乾坤可言象而亦言卦者艮兌既不言象乾坤與象爲一類也

集說八之字皆指物言按節齋君藏俱以物言而時講多謂君藏乎六子蒙引兼二意存疑云六子各有所職而皆統於乾坤時講或用之愚謂乾地覆載萬物豈得置之不言而專言統六子耶當以君藏萬物爲正統六子帶言

正統六子帶言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七

說卦傳

寄願堂

「講先天方圖中起震巽而始終於乾坤震巽之位相對雷爲震象所以奮動萬物之生意風爲巽象所以發散萬物之鬱氣此始物之功也坎離之位相對雨爲坎象所以滋潤乎萬物日爲離象所以暄暖乎萬物此長物之功也艮兌之位相對艮之德爲止止乎物使生意收斂而不過兌之德爲悅悅乎物使生意忻暢而各足此成物之功也然孰爲之主宰乎乾於物无所不統是有以君之也而六子皆效其一職矣孰爲之容受乎坤於物无所不包是有以藏之也而六子亦皆有所歸宿矣方圖卦位該造化之全功蓋如此

右第四章

聖人胡氏曰此章卦位相對與上章同特上章先之以乾坤此章

則終之以乾坤也

潘氏夢旂曰上章先言乎天地之無爲後言乎六子之相爲用言天地之用六子也此章先言乎六子之職後言乎乾坤之道言六子非乾坤無以主之藏之也

去疑此方圖卦位即於圓圖相合特方圖異用耳前章首乾坤圖從上起也此章首震巽圖從中起也

按此章諸家謂解方圖愚謂照橫圖從中兩分說亦明又震巽一

陽一陰在上未歸乾坤此已有下章乾坤六子之義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援孔疏以此合上爲一章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七

說卦傳

寄廬堂

孔疏帝出乎震至故曰成言乎艮者賡伯於此无注然益卦六二用孚於帝吉王輔嗣注云帝者生物之主與益之宗出震而齊巽者也王之注意正引此交則輔嗣之意以此帝爲天帝也帝若出萬物則在乎震齊萬物則在乎巽合萬物相見則在乎離致役以養萬物則在乎坤說萬物而可言者則在乎兌陰陽相戰則在乎乾受納萬物勤勞則在乎坎能成萬物而可定則在乎艮也

承義帝者天之主宰邵子曰此卦位乃文王所定所謂後天之學也

朱子曰帝出乎震與萬物出乎震只這兩段說文王卦帝出乎震萬物發生便是他主宰從這裏出齊乎巽曉不得離中虛明可以爲南方之卦坤安在西南不成西北方天地西方肅殺之地如

何云萬物之所說乾西北也不可曉如何陰陽只來這裏相薄勞

乎坎勞字去聲似乎慰勞之意言萬物皆歸藏乎此去安藏慰勞他。問戰乎乾何也曰此恐是個點殺取成底時節故曰戰乎乾問何以謂之陰陽相薄曰乾陽也乃居西北故曰陰陽相薄若是如此也見端的未得。勞乎坎是說萬物休息底意成言乎艮在東北是說萬物終始處又曰艮者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也猶

春冬之交故其位在東北

簡齋蔡氏曰帝者以主宰乎物爲者也出者發露之謂震居東方

於時爲春齊者畢達之謂巽居東南於時爲春夏之交也相見物形明盛皆相見也離居南方於時爲夏致猶委也委役於萬物无不養也坤居西南於時爲秋夏之交也說言者物形至此充足而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七

說卦傳

寄廬堂

說也兌居西方於時爲秋戰者陽氣始萌陰疑而戰也乾居西北於時爲秋冬之交也勞者萬物歸藏於內而未息也坎居北方於時爲冬成言者陽氣至此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艮居東北於是爲冬春之交也

龜山陽氏曰成言乎艮艮者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止於此矣復出乎震不終止也故艮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

稽齋林氏曰雷而齊齊而相見見而致養養而後說說而後戰戰而後勞勞而後成成而後復出自然之序也

重刊程氏曰自出震以至成言乎艮萬物生成之序也然孰生孰成之必有爲之主宰者故謂之帝邵子曰此卦位乃文王所定所謂後天之學也蓋以象辭坤西南得朋蹇不利艮之東北而知之

也

蒙引後天之易乃文王取伏羲先天卦位而更置之。以八卦之位當一歲之運。起震終艮。爲造化流行之序也。此節主帝言。下節主萬物之隨帝言。蓋萬物之生成。必有所以生之成之者。所以生之成之者。帝也。帝者天之主宰也。究竟亦无他。只是氣機耳。氣機之所在。而萬物隨之。要之帝之出入。亦於萬物之出入而見之耳。觀下文數個故曰字。可見後天乾坤乃偏言之。乾坤與大子同例者也。統之以帝矣。帝主造化之柄。而始出乎東方之震。聚乎東南之巽。相見明盛乎南方之離。致役乎西南之坤。說言乎西方之兌。交戰乎西北之乾。慰勞乎北方之坎。而成言乎東北之艮。此後天八卦方位之意也。此亦解圖意而起。震終艮者。一歲之周也。而循環之妙在其中矣。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七

說卦傳

宋 衛願堂

辟疑此文王後天之卦。亦是解剝圖。蓋造化流行之用。帝出乎震。出者帝出也。齊乎巽。相見乎離。不可謂帝是萬物齊相見也。坤養萬物。乃爲物所役。坤之所以養萬物者。皆帝主之。是帝致役於坤也。八卦何獨坤養物。土旺四季。而尤旺於夏秋之交。故能工秋金。又能養萬物者也。說者欣歡之意。兌之時爲正秋。萬物主是生意向實。皆油然而暢。說也。如曰物欣欣而向榮。萬物靜觀。皆自得。可見故萬物之意。戰乎乾。陰陽相戰也。一陰生於巽。長於離。困于兌。至是交于乾之三陽。陰疑于陽。必戰。萬物受氣于陰陽。當此之時。亦必內有所戰。故曰戰乎乾。勞者艱勞安存之意。萬物發生長成。及至窮冬閉藏之時。皆含勞就逸。由動入靜。便有慰

勞安存之意。今歲之生意主艮而終來歲之生意自艮而始。是

艮者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者也。故曰成言乎艮。夫擬此節。只就帝所出入。看帝无出入。言出入者。帝之宰乎氣也。須就氣機土說。土四句是氣之出機。下四句是氣之入機。其出齊等字。亦只就帝說。不可着物及四時五行等語。恐碍下節。因此節通以帝言。是新說。留下文地步。爲時文取便耳。其實兩節是一意。言乎是語助辭。孔疏說萬物而可言。是作置字看。誤矣。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七

說卦傳

宋 衛願堂

圖先天圖。圖有以立對待之體矣。文王取而更置之。以象一歲之運。然蓋造化之宰。謂之帝。當其出而生物。氣機萌動。則在乎震。焉以震居卦位之首也。萌動者。漸以畢達。是齊也。則在乎巽矣。巽次震之位也。畢達者。漸以明盛。是也。相見也。則在乎離矣。離次巽之位也。相見後。陰代陽。以有終。於是乎効力而長養。是致役也。在乎坤矣。以坤位次離也。致役後。養謀成。而化始歛。於是權收而交暢。是悅也。以言乎兌矣。以兌位次坤也。說之後。肅殺用事。與生育之氣。相爲搏擊。是戰也。在乎乾矣。乾次兌之位也。戰之後。物皆歸藏。得所休息。而慰勞是勞也。在乎坎矣。坎次乾之位也。勞之後。氣機既固。歲功告成。以言乎艮矣。艮之所以坎。坎而居卦之終也。一歲之運。不見于後天圖之中乎。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聚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

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孔疏萬物出乎震。震東方者。解上帝出乎震。以震是東方之卦。卦柄指東為春。春時萬物出生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解上齊乎巽。以巽是東南之卦。卦柄指東南之時。萬物皆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解上相見乎離。因明聖人法離之事。以離為象。日之卦。故為明也。日出而萬物皆相見也。又位在南方。故聖人法南面而聽天下。嚮明之治也。故云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者。解上致役乎坤。以坤是象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七

說卦傳

寄願堂

地之卦。地能生養萬物。是有其勞役。故云致役乎坤。鄭云。坤不言方者。所言之養物。不專一也。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者。解上說言乎兌。以兌是象澤之卦。說萬物者。莫說乎澤。又位是西方之卦。卦柄指西。是正秋八月也。立秋而萬物皆說成也。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者。解上戰乎乾。以乾故北方之卦。西北是陰地。乾是純陽而居之。是陰陽相薄之象也。故曰戰乎乾。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者。解上勞乎坎。以坎是象水之卦。水行不食晝夜。所以為勞。又是正北方之卦。卦柄指北。於時為冬。冬時萬物閉藏。納受為勞。是以為勞卦也。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者。解上成言乎艮。以艮是東北之卦也。東北

在寅丑之間。丑為前歲之末。寅為後歲之初。則是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

程子曰。南北之位。所以定者在坎離也。坎離又不是人安排得來。莫非自然也。艮止也。生也。止則便生。不止則不生。此艮終始萬物。又曰。陰陽消長之際。無截然斷絕之理。故相接掩過。終始萬物。萬物成乎艮。此儘神妙。須研究這個理。

承義上言。帝此言萬物之隨帝以出入也。葉氏中行曰。此言八卦見於周歲之造化。

簡齋蔡氏曰。帝之出入不可見。而為物者可見。故又以物言焉。氣无所不行。物无氣不生。然氣之生也。有斬不能遽退乎物。自帝出乎震。至成言乎艮。一氣流行之漸。萬物生成之功也。震巽離乾坎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七

說卦傳

寄願堂

艮皆以方言。兌以時言。坤以地言。所以然者。夫子欲備三者之義。互言之耳。是雖有三。又足以見其未嘗相離之義。雲峯胡氏曰。離明以德。言八卦之德。可推坤地坎水以象言。八卦之象。可推兌秋以時言。八卦之時。可推以互見也。坤于方。獨不言西南。坤土之用。不止于西南也。蓋春屬木。夏屬火。夏而秋。火克金者也。火金之交。有坤土焉。則火生土。土生金。克者又順以相生。秋屬金。冬屬水。冬而春。水生木者也。水土之交。有艮土焉。水克土。土克水。生者又逆以相克。土金順以相生。所以為秋之克。木土逆以相克。所以為春之生。生生克克。變化無窮。孰主乎之曰。帝是也。臨齋楊氏曰。由帝出乎震。至於成言乎艮。者。帝之所乘也。由萬物出乎震。而至於成言乎艮者。又萬物之所主也。帝乘之。萬物主之。

者悉皆由于八卦也。聖人象八卦而爲治，故南而治，取諸離。離者陽明之卦，萬物交相見之時，其象曰：大人以繼明照四方，以之而垂拱，豈不宜哉！然聖人不獨取諸離以爲治，至於握乾符、開坤維、興雲埃、允之治，无非取之也。易舉其一，則其他可以類推矣。抑嘗觀之，帝與萬物所乘者皆八卦也。於帝獨言致役乎坤，而萬物言致養何？則會不知坤於帝言致役者，蓋坤臣也。帝君也。君之於臣，役之而已。於萬物言致養者，蓋坤母也。萬物子也。母之于子，養之而已。至於他卦不言戰而乾言戰，則乾西北之卦，九十月之交，陰盛陽微之時，故不能无戰。何則？陰疑于陽，必戰，不然則坤之上六十月之卦也。何以言龍戰于野？由此而觀，則言陰陽相薄之語，不爲虛設矣。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七

說卦傳

聖賢堂

觀此言萬物隨帝以出入，而上文所云者，其義備見於此。蓋以相發也。萬物始出乎震，蓋震東方之卦也。於時爲春，萬物發生之時也。故爲出乎震，震東方也。所以明其爲正春也。巽東南方也，亦所以明其爲春夏之交也。方位與時候相符，觀十二律候可見。齊乎巽，巽東南之卦也。於時則春夏之交，齊也。萬物之鮮潔而齊整也。蓋向也。方春始生而未齊，至將交于夏，則生意畢達而齊矣。離也者，明之謂也。於時爲正夏，萬物至此形形色色无不相見，見則明也。蓋離乃南方之卦也。南方明之地也。意古者聖人南面以瞻天下之政，向乎明以爲治，是蓋有取乎南方之離也。此句意蓋孔子附說萬物皆相見一句，須先說出時來。南方之卦也一句，承上以起下也。若上文緊東方也，巽東南也，則就此句內

見得時在此句則有之卦二字若不先說時无以見萬物之所以相見處離也者明也以明字未盡又繼以萬物皆相見又繼以南方之卦也皆以下句申明上句之意今向中原盛夏之時一日山林非惟極木相見之意真羣動亦然。次離者坤也坤於象爲地萬物此時皆致養乎地以坤位西南於時爲夏秋之交正萬物涵養生意以向于實之際也故曰致役乎坤前之生長者至是而止後之收斂者于是乎起正致養成遂之時也一說萬物皆歸坤致養也語意正是致養于坤也致者畢其役之義言坤役已以利物也人子常致役于其父母父母養子爲子所役也故曰生我劬勞

樹子厚送何東薛存楚序得致役之意坤也者地也地者土也非大地之地也戰于乾亦此例致養于坤此養獨全於出齊相見及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七

說卦傳

聖賢堂

說卦等字蓋无物非坤所養養字固重也兌爲西方正秋之時也秋則萬物生意已足收斂將歸於實之日皆若油然而欣悅自適矣故曰說言乎兌說言乎兌言語詞也古人多有此類詩經言歸言旋言承其芹之類不可勝計又如神之佑思不可度思思亦語詞也與成言乎艮之言同兌者乾也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於時爲秋冬之交當此之時陰盛陽衰陰居于陽必戰戰乎乾者正謂其陰陽相擊搏也陰陽一氣相薄而萬物皆此氣之流行於此之時亦必內有所戰焉故曰戰乎乾萬物隨陰陽之相薄而內戰焉此理只可意會而不可以目擊也而以動之亦然。次乾者坎坎之象爲水水居北坎正北方之卦也正四正之正在此卦中此卦便是安舒慰勞之卦於時爲正冬萬物至此保合太和乃其歸

宿之地也。故曰勞乎坎坎也者水也。水意靜時以起下文正北友之卦也。比方之卦又所以起下句勞字及萬物所歸也。次坎者艮東北之卦也。於時爲冬春之交。今歲之生意至此而終。來歲之生意又從此而起。是乃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者也。故曰成言乎艮也。成言乎艮此動靜之所以無端陰陽之所以無始造化之所以流行而不窮者也。始於出震終於成艮後天之易妙矣。一陽之謂道盡之矣。蓋與先天二而一者也。或謂先天專主體圓未盡謂後天專主用亦未盡也。艮何以成終而又成始曰艮不成終也。然終則有始天行也不終無以爲始。此節八卦或言位或言象或言德或言時艮巽離坎艮言位坎坤言象兌言時坤言德錯互不一然離言德八卦之德可推矣坤坎者象八卦之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七

說卦傳

聖賢願望

象可推矣兌言時八卦之時可推矣巽離諸卦皆言位坤兌不言位亦可推而見矣猶乾言圖而坤不言方之類所以互見存疑此節言萬物隨帝以出人只是明帝出乎震一節意觀本文故曰致役乎坤故曰說言乎兌諸句可見。八卦多言方位不言德象與時獨離言德坤坎言象兌言時離明于爲治坤之養物坎之勞物皆有資于象兌之說物非暗不見故特言之然不言時者即兌可以互見故各卦皆補入時說。

主是源是德乃物出之樣子南面而南也是以位言巽是動聽天下即治天下意養長養也薄傳筆意言陰陽之氣不肯相下也勞卦者乃慰勞的卦凡物太勞則必疲疲則必息故以勞卦爲休息也此是歸宿的歸言物一味生長去了若是沒歸宿一般

故以坎爲物之所歸成終是今年的生意于此完而成始又明年

的生意于此起頭

「按帝出震非真有帝也只是氣機之動乎震爾氣機出乎震則萬物出乎震究之只是一意非有帝出萬物出之別以此知上節專主帝言有未爲確論。八卦相連說下總是一氣之運各隨時而異其名。相見是物各長茂此看彼好彼看此好光輝相吸之意。誠猶謂坤臣帝君巧而未當坤爲臣則乾爲君此帝將謂即乾乎且坤之致役以養萬物言即爲萬物役也不可謂依于帝致只是極盡之意蔡氏委致未確。戰家引就物說最是陰陽相薄而戰物具陰陽之氣而內自戰也勞字連歸字看有味譬如人之歸者有以慰勞之也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七

說卦傳

聖賢願望

「關帝所以王宰平物帝之出入不可見即物見之帝出乎震何也以萬物出乎震也所以然者震居平東方於時爲春草木萌動物之所自出也齊平巽何也巽居東南於時爲春夏之交也何謂之齊言萬物生長鮮潔而整齊也何以相見乎離離德以明爲義也萬物至此形形色色无不輝映而相見所以然者離爲南方之卦於時爲夏品物咸亨之候也旁推其義聖人南面而聽天下之政向明以爲治疑亦有取于離明南方之意坤者地之象也於五行爲土土德旺於夏秋之交致其力以長養萬物而不斷若以一身爲萬物之役者然故曰致役乎坤也至於兌居西方於時爲正秋也萬物皆取然成實離場而飽足各有悅意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何也乾乃西北方之卦也於時爲

秋冬之交陰盛陽微不免相為搏擊而至於戰物之具陰陽之氣者亦若爭勝而戰也坎者於五行爲水乃正北方之卦也于時爲冬水氣用事謂之勞卦也何謂勞卦萬物之所歸宿而休息慰勞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方之卦也於時爲冬春之交在今年爲歲功之終在明年又爲歲功之始而皆受成於此固萬物之所成終而又爲萬物之所以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也此物之出入也帝之出入不於此可見哉後天圖位誠得歲序流行之用矣

右第五章

本義此章所推卦位之說多未詳者

朱子曰文王八卦不可曉處多如離南坎北離坎却不應在南北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七

說卦傳

聖賢願堂

易做水火居南北兌也不屬金如今只是見他底實了一似合當低地相似。文王八卦坎艮震在東北離坤兌在西南所以分陰方陽方。文王八卦有些似京房卦氣不取卦畫只取卦名京房耳氣以後中孚屯爲坎復陽氣之始也中孚陽氣在內而未發也屯始發而艱難也只取名義文王八卦配四方四時離南坎北震東兌西若卦畫則不可移換

進濟徐氏曰坎離天地之大用也得乾坤之中氣故離火居南坎水居北也震動也物生之初也故居東兌悅也物成之後也故居西此四者各居正位也震屬木巽亦屬木震陽木也巽陰木也故巽居東南已之位也兌屬金乾亦屬金兌陰金也乾陽金也故乾居西北亥之方也坤艮皆土也坤陰土艮陽土坤居西南艮居東

北者所以均旺乎四時也此四者分居四隅也後天八卦以震巽離坤兌乾坎艮爲次者震巽屬木木生火故離次之離火生土故坤次之坤土生金故兌次之金生水故坎次之坎水非土亦不能以生木故艮次之水土又生木木又生火八卦之用五行之生循環无窮此所以爲造化流行之序也

雙湖胡氏曰邵子以此章屬之文王八卦意其本之文王卦辭坤卦西南得朋東北喪朋正此章之方位也蓋解卦辭亦然竊嘗謂帝出乎震至成言乎艮八句疑是八卦圖之題目萬物出乎震以下皆是解說或如朱子論天一地二章未可知也

裏古通章贊後天圖圖之妙重首節

集解此章以歲運流行之序明八卦之位後節只是解前節意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七

說卦傳

聖賢願堂

按此章以文王八卦方位言起震而巽而離而坤而兌而乾而坎而艮自東方春令輪轉一周至東北冬令而止是以歲序配八卦爲說後之言易者皆宗之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燥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韓註於此言神明八卦運動變化推移莫有使之然者神則無物妙萬物而爲言也則雷疾風行火炎水潤莫不自然相與爲變化故能萬物既成也乳疏神也者至成萬物也此一節別名八卦生成之用八卦運動

萬物變化應時不失。无所不成。莫有使之然者。而求其真宰。无有遠近。了无晦跡。不知所以然而然。况之曰神也。然則神也者。非物妙萬物而為言者。神既範圍天地。故此以下。不復別言乾坤。重舉六子以明神之功用。○鼓動萬物者。莫疾乎震。震象雷也。撓萬物者。莫疾乎巽。巽象風也。乾燥萬物者。莫燥乎坎。坎象水也。終萬物者。莫說乎兌。兌象澤也。潤濕萬物者。莫潤乎坤。坤象土也。始萬物者。莫盛乎艮。艮東北方之卦也。故水火不相入。而相逮。及雷風雖相薄。而不相悖逆。山澤雖相懸。而能通氣。然能行變化而盡成萬物也。艮不言山。獨舉卦名者。動撓燥潤之功。是雷風水火。至於終始萬物。於山義為微。故言艮而不言山也。上章言水火不相入。此言水火相逮者。既不相入。又不相及。則无成終之功。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七

說卦傳

吳 寄廬堂

明性雖不相入。而氣相逮及也。上言雷風相薄。此言不相悖者。二象俱動。動若相薄。而相悖逆。則相傷害。亦无成物之功。明雖相薄而不相逆也。

程子曰。神是極妙之語。天者理也。神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帝者以主宰事而言。

本義此去乾坤而專言六子。以見神之所為。然其位序。亦用上章之說。未詳其義。

朱子曰。水火相逮一段。又似與上面水火不相射同。又似是伏震卦。○問前兩段說伏羲卦位。後兩段自帝出乎震以下。說文王卦位。自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下有兩段。前一段乃文王卦位。後一段乃伏羲底。恐夫子之意。以為伏羲文王所定方位不同如此。然生

育萬物。既如文王所次。則其方位。非如伏羲所定。亦不能變化。既成萬物也。无伏羲底。則做文王底不出。切恐文義如此。說較分明。曰如是。則其歸却。至在伏羲上。恁地說也好。又曰此兩段却除了。乾坤。着一句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引起。則乾坤在其中矣。且如雷風水火山澤。自不可喚做神。神者乃其所以動。所以撓者是也。○文王八卦。則兌震以長男而合少女。艮巽以長女而合少男。皆非其偶。故自動萬物者。莫疾乎雷。至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皆別言六子之用。故以四時之序次言之。而用文王八卦之序。下則推其所以成用。在于陰陽各得其偶。故用伏羲八卦之序。若上用伏羲卦次。則四時失其序。下用文王卦次。則兌震艮巽皆非其偶矣。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七

說卦傳

吳 寄廬堂

漢上朱氏曰。上說天地定位。六子致用。此說六子合而為乾坤。乾坤合而生神妙。萬物而為言者。物物自妙也。鄭康成曰。共成萬物。不可得而分。故合謂之神。橫渠曰。一則神。兩則化。妙萬物者。一則神也。

南軒張氏曰。八卦各有所在也。而神則无在而无不。在八卦各有所為也。而神則无為而无不。為強名之曰神者。即其妙萬物而為言也。

龜山楊氏曰。離帝而為神。則其運无方。其居无迹。非妙萬物者。能如是乎。前論震離坎兌艮巽之屬。則兼乾坤而言之。此不言乾坤。而言六子者。豈非乾坤其始。任六子以成功。及其終也。六子成其功。以歸於乾坤。乾坤則有不與者乎。

隨程氏曰始言六子之才各有所長終言六子之情各有所合
蓋邵氏曰厚六子之用不及乾坤者六子之用皆乾坤之爲也
五卦皆言象而艮不言者終始萬物義不係于山也

虞氏翻曰不言乾坤者乾主變坤主化言變化則天地備矣

進賢除氏曰伏羲八卦方位主造化對待之體而言文王八卦方
位主造化流行之用而言對待非流行則不能變化流行非對待
則不能自行

平巷項氏曰動撓燥說潤盛皆據後天分治之序而相逮不相悖
運氣變化復據先天相合之位者明五氣順布四季分王之時而
無極之真二五之精所以妙合而凝者未始有異于先天之事也
苟无此章則文王爲无體而伏羲爲无川矣故讀易者於此不可

勿經詳說

卷四十七

說卦傳

巽 寄願堂

不深玩也相逮與不相射相薄與不相悖此皆互言之也

蒙引此章之旨若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是故以雷動之
以風散之以火燥之以澤悅之以水潤之以艮終始之然向微風
雷也水火也艮兌也則何以能變化而成萬物也哉大旨如此○
坤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此一句只管到後天之六子以用而
言也如雷動風燥之類六子各有所爲也神則无爲而无不爲也
此之謂神妙萬物也

按蒙引只管後天六子未是

蒙引又云雷動風燥之類所謂變化既成萬物者也然必本於先
天之陰陽各得其偶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耳如有雷有風雷風
得其偶矣然後雷以動風以撓而動撓之功行有水有火水火得

其偶矣然參水以潤火以燥而潤燥之功行餘倣此此後天之流

行所以爲本於先天之對待也○何謂神无爲而无不爲如動萬
物則雷爲之神无爲也撓萬物則風爲之神无爲也然動萬物固
以雷而所以運雷之動者神也是雷之所在亦神之所在也撓萬
物固以風而所以鼓風之動者神也是風之所在亦神之所在也
此所謂无爲而无不爲无在而无不在也雷只說得動萬物說不
得妙萬物風只說得撓萬物亦說不得妙萬物然非動撓等之外
別有個妙萬物也○如雷專於動風專於撓則滯於一隅不得謂
之妙天地則後使六子以造化萬物而六子之伸縮變化皆天爲
之也所以謂神當乾坤也於此蓋可以驗合一不測之義无在而
无不在之義蓋神如君后六子則六官之分職也六官所施行皆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七

說卦傳

巽 寄願堂

帝后所主宰必須六卿各有其人然後六職交舉而治功成矣

按神當乾坤之說未是

蒙引又云先天言六子之交合後天言六子之分治其造化萬物
處全是後天其曰相逮曰不相悖曰通氣者交合之義也水火相
逮逮及也言其相濟也○燥萬物者莫燥乎火火蓋指曰言天地
陽明之精也即日以昭之故曰爲火者明日之爲火也○潤萬物
者莫潤乎水水蓋指雨露之屬先天只言雨以潤者舉其最也或者
不察僅以水火爲日用之水而不思日用之水火只可用于萬物
既成之後而非其變化以成萬物之功也○此處水與澤有分兩
露之屬自天而下者爲水之潤凡地中之水不流者皆澤也凡今
一草一木之油然發榮者皆得土中之水氣○火者日也水指雨

露地中之水有兌澤以居之火必指日乃是造化萬物者火既爲日則水非指雨露而何哉。正與火耦。雷風山澤水火各得天地之一體。故動萬物者雖爲雷。然雷則天地之雷也。撓萬物者雖爲風。然風則天地之風也。水火山澤皆然。故曰此去乾坤而專言六子以見神之所爲也。

存。變動者鼓動其生意。撓者撓散也。風一過鬱結者皆爲之撓散也。此即是風以散之意。燥乾也。燥則是乾意。故詩曰中谷有暉。暉其乾矣。澤是江河泄沼之水。萬物得之。皆有生意而喜說。水是天上雨露之水。萬物得之。皆有生意而滋潤。艮位東北。今歲之生成者。終于是來歲之生成者。始于是。故曰莫盛乎艮。

注。此合先後天之圖。而歸之神。神字最重。妙萬物正是神處。專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七

說卦傳

辛 寄願堂

言六子以六子皆乾坤所寄也。神雖非指乾坤。而乾坤可想矣。六子乃極口稱贊。撓作好字看。變化就陰陽之通說。既作盡字。後妙萬物成萬物。一起一取。上下只是一意。動萬物六句分言之。水火相逮。三句合言之。蓋動乎物撓乎物。固妙矣。而有動之者。尤須有撓之者。有撓之者。尤須有動之者。雷風不相悖。此其所以妙也。餘倣此。神字貫通。六子之用皆神。而乾坤之神不待言矣。妙萬物是造化功用之及于物。皆出于自然。微妙而莫測其所以然也。變化承相爲用。既成又承。動撓等句言。

講乾坤之功。散于六子。六子之用。總歸一神。神也者。體萬物而未嘗倚萬物。超萬物而未嘗離萬物。其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夫物之始生。必有以鼓動其生意。震雷奮而物隨以動。莫疾乎此矣。

物既動必有以撓散其鬱滯。巽風發而物隨以撓。莫疾乎此矣。

離爲火。火以乾燥乎物。而物得堅凝。則燥物者莫如火。兌爲澤。澤以說達乎物。而物乃欣暢。則說物者莫如澤。坎爲水。水以滋潤乎物。而物乃充足。則潤物者莫如水。至於斂其實而終萬物之所无。蔽其機而始萬物之所有。惟艮兼主其事。則盛莫如艮。此固六子各專其功也。神之爲也。然而必有其耦焉。故坎離對水火相逮而不相射。則水火得耦。而有以爲燥爲潤矣。震巽對雷風相薄而不相悖。則雷風得耦。而有以爲動爲撓矣。兌艮對山澤通氣而相感。則山澤得耦。而有以爲說爲盛矣。夫然後能運陰陽之變化。而盡萬物動之撓之燥之潤之。終始之。而无一之不成也。苟无其耦。則獨陽不生。獨陰不成。安能變化而既成。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七

說卦傳

辛 寄願堂

萬物乎此。此何非神之所謂也。夫震東巽東南離南兌西坎北艮東北。乃後天卦位之次。分言六子。所以見流行之用水火雷風山澤。乃先天卦位之次。合言六子。所以明對待之體也。知流行之水於對待。則知先後天之无異旨矣。

右第六章

平。莊項氏曰。上章陳八卦。辨其分治之跡。此章舉一物。明其氣化之神。

雲峯胡氏曰。以上第三章第四章言先天。第五章言後天。此第六章則由後天而推先天者也。去乾坤而專言六子。以見神之所爲。言神則乾坤在其中矣。雷之所以動。風之所以撓。以至艮之所以終。所以始。皆神之所爲也。然後天之所以變化者。實由先天而來。

先天水火相連以次陰陽之交合後天雷動風搖以次五行之變化惟其交合之妙如此然後變化之妙亦如此

蒙引此章承文王後天之後而推本歸重於伏羲之先天蓋合先天後天而一之也語錄是此意

存疑此章據朱子小註說是文王後天之卦未推本於伏羲之先天今觀其圖震巽相次居正東東南而動橫乎物離兌相次居正南正西而縱說平物坎艮相次居正北東北而潤成乎物其序一如上章出震成艮而其爲用則不同矣蓋上章所言氣序之流行此章所言造化之作用也

集解此章言六子之成物而歸其妙於神見流行之本於對待也按蒙章分先後天蒙引因之作兩截說似覺上下文義割裂不如

易經詳說

卷四十七

說卦傳

聖 寄願堂

順文講去補先後天意於未處可耳然所以必言先天後天者以六子之序有合于後天卦位六子之合有合于先天卦位也
○此章承上三章分先天後天而合言以後天方位言六子之功用而以先天對待方位言其相資爲用有貫串上三章之意
○神之一字亦是承上文而贊其妙下文因以申言之也

易經詳說卷四十八

說卦傳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孔疏此一節說八卦名謂乾象天天體運轉不息故爲健也坤順也坤象地地順承于天故爲順也震動也震象雷雷奮動萬物故爲動也巽入也巽象風風行无所不入故爲入也坎陷也坎象水水處險陷故爲陷也離麗也離象火火必著於物故爲麗也艮止也艮象山山體靜止故爲止也兌說也兌象澤澤潤萬物故爲說也

不義此言八卦之性情

朱子曰八卦之性情謂之性者言其性如此又謂之情者言其發

易經詳說

卷四十八

說卦傳

一 寄願堂

用處亦如此如乾之健本性如此用時亦如此○伏羲畫八卦只此數畫該盡萬物之理陽在下震震震動也在上爲艮艮止也陽在下自動在上自止

節齋蔡氏曰乾純陽剛故健坤純陰柔故順震坎艮陽卦陽生於二陰之下則剛而進故動在二陰之中則剛爲陰所溺故陷出二陰之上雖剛則亦无所往矣故止巽離兌陰卦陰成乎二陽之下以順而伏故入在二陽之中以順而附故麗在二陽之上以順而見故說

雲峯胡氏曰夫子欲於下文言八卦之象故先言其性情如此象者其似性情者其真象傳於巽不言入而面言巽坎不言陷而面言險離罕言麗而面言明則又得其真矣

要引性情二字。亦要分明八卦之理。各有動靜。如乾其靜也專。靜時之健也。性也。其動也直。動時之健也。情也。諸卦皆然。

存疑坎之德險。此云陷。離之德文明。此云麗。似難解。今細思之。陷即險。麗者好附麗于人。也。

蓋此性情只在卦畫陰陽上見。且虛虛說性情皆善。不要說不好的。講易有八卦。所以通神明之德者。若於性情見之。乾三畫皆奇。純陽也。體則不撓。用則不息。性情之至健也。坤三畫皆偶。純陰也。體則無爲。用則不擾。性情之至順也。震陽動陰下。存之有奮。進之志達之有發舒之氣。性動而情亦動也。巽陰伏陽下。內有沉潛之體。外有婉轉之機。性入而情亦入也。坎陽陷於陰。德藎

易經詳說

卷四十八

說卦傳

三 寄願堂

於中而莫測。用涉於險而難窺。其性情不亦陷乎。離陰麗於陽。冲虛內含。文明外被。其性情不亦麗乎。陽止陰上。爲艮。靜固默存。動亦凝定。止其艮之性情耶。陰見陽上。爲兌。根心者順適。生色者和暢。說其兌之性情耶。性情皆德之所在。學易者所當先知也。

右第七章

臨川吳氏曰。此章以八字斷八卦之德。其下乃以物以身以象。以八德之類而分主之。自此以下。皆以陰陽純卦及初中終爲序。又非上章先天後天之序也。

要引此言八卦之性情。必先有此章。然後下章乾爲馬。馬首之象。方有所自取也。

天疑八卦之性情。卽所謂通神明之德也。性情都就卦畫上說。不可審天地人物等項。

按此連下三章。言八卦性情。物象身象皆不可移易之論。然其序則乾坤父母也。震巽一陰一陽之在初爻也。坎離一陰一陽之在二爻也。艮兌一陰一陽之在三爻也。是卽乾坤六子之序。

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爲羊。五節此一節說八卦畜獸之象。畧明遠取諸物也。乾象天。天行健。故爲馬也。坤爲牛。坤象地。任重而順。故爲牛也。震爲龍。震動象龍。動物。故爲龍也。巽爲雞。巽主號令。雞能知時。故爲雞也。坎爲豕。坎主水漬。豕處汚濕。故爲豕也。離爲雉。離爲文明。雉爲文章。故爲雉也。艮爲狗。艮爲靜止。狗能善守。禁止外人。故爲狗也。兌爲羊。兌說

易經詳說

卷四十八

說卦傳

三 寄願堂

也。王展云。羊者順之畜。故爲羊也。

本義遠取諸物如此。

或問易之象。朱子曰。便是理會不得。如乾爲馬。而乾之象却專說龍。如此之類。皆不通。易中占辭。其取象亦有來歷。不是假說譬喻。但今以說卦求之多所不通。故不得已而闕之。或且從先儒之說耳。○徐彥章說。木義只說得個占。其說不然。說象牽合不得。如坤爲牛。遍求諸卦。必要尋個牛。或以一體取。或以一爻取。如坤牛不可見。便於離一畫是牛。順之龜。又虎視更說不得。又曰。易象也。須有此理。但見得零零碎碎。去牽合附會。得來不濟事。須是見他個大原。許多名物件。數皆貫通在裏面方是。

臨川吳氏曰。健而行。不息者馬也。順而勝。重載者牛也。以動靜之

身而靜息於地勢重陰之下與地雷同其寂者龍也龍之潛於淵底者重陰之處也以入伏之身而出登於天氣重陽之內與地風同其感者雞也雞之鳴於五半者重陽之時也或曰雞之行首動於前足動於中身不動而隨其後能動之二陽在前在中不動之一陰在後也前後皆陰之汚濁而中心剛躁者豕也前後皆陽之文明而中心柔怯者雉也外剛能止物而中內柔媚者狗也外柔能說草而中內剛狠者羊也此以動類之八物據八卦也

平巷顧氏曰造化權輿云馬乾象故蹄圓牛坤象故蹄拆括蒼蔡氏曰雞羽屬也而能飛其性則爲入爲伏知時而響應故巽爲雞

易經詳說

卷四十八

說卦傳

四 畜類

故離爲雉艮爲狗言其止於人而能止人也

需卦胡氏曰周公以乾爲龍而夫子以爲馬文王以坤爲牝馬而夫子以爲牛以見象之不必泥也如此學易者必以坤爲牛或以一體取或以一爻取或以互變體爻取至不可取則又取離之牝牛其鑿甚矣要之天地間萬物无非易也又豈特此八物哉觸類而長之可也

蒙引乾散奇而德健馬蹄圓而能致遠是乾爲馬也坤數偶而性順牛蹄拆而馴伏以引重是坤爲牛也震陽動陰下龍以動奮之身而靜息於地勢重陰之下是震爲龍也巽陰伏陽下雞以入伏之身而出登於天氣重陽之內是巽爲雞也坎外柔內剛豕外汚濁而內剛躁象之離外剛內柔雉外文明而內柔怯象之外剛能

止物而內柔媚者狗也艮以一陽止於二陰之上故似之外柔說而內剛狠者羊也兌以一陰說於二陽之外故似之

講八卦之象未及旁通先有可專舉者乾純陽至健物之至健而行不息者莫如馬也乾則爲馬坤純陰至順物之至順而任重載者莫如牛也坤則爲牛重淵之下有動物者非龍乎震之陽動於下者象之故震爲龍也伏於下而登聞於上者非雞乎巽之陰伏于下者象之故巽爲雞也坎外柔而內剛猶豕之外汚而內躁者也故爲豕離內柔而外剛猶雉之中怯而外文也故爲雉艮一陽止二陰上如狗之外能止物而內實柔怯也故爲狗兌一陰見二陽上如羊之外柔說人而內實剛狠也故爲羊八卦之遠取諸物者如此

易經詳說

卷四十八

說卦傳

五 畜類

右第八章

需卦胡氏曰夫子於八卦取象有括文王周公彖爻之例者有自括大象之例者又有於說卦別取者如上章天地山澤雷風水火是括大象之例如此章乾馬兌羊巽雞離雉是括周公爻例周公於大畜乾交稱馬大壯以兌稱羊中孚巽交稱雞張互坎卦稱豕至若坤牛震龍艮狗實夫子於說卦又有所取而前聖未有其例者也下章皆然蓋聖人取象本各不同如必欲執彖爻之象盡求合於說卦則多不通矣

集解此章遠取諸物以明八卦之象天疑此正所謂類萬物之情者是書卦後看出如此不是見這物再去畫卦的句句頂上章來那物亦有個性情在

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

孔疏此一節說八卦人身之象畧明近取諸身也乾尊而在上故爲首也坤爲腹坤能包藏含容故爲腹也震爲足足能動用故爲足也巽爲股股隨於足則巽順之謂故謂股也坎爲耳坎北方之卦至虛故爲耳也離爲目南方之卦至明故爲目也艮爲手艮既爲止手亦能止持其物故爲手也兌爲口兌西方之卦主言語故爲口也

承義近取諸身如肌

或問良何以爲手失于目手去捉定別物便是良又問捉物乃手之用不見取象正意曰也只是大概畧意的

建安邱氏曰首會諸陽尊而在上腹藏諸陰大而容物足在下而

易經詳說

卷四十八

說卦傳

六 寄願堂

動股兩垂而下耳輪內陷陽在內而聰目睛外附陽在外而明手剛在前口開于上又曰震陽動于下爲足艮陽止于上爲手手止而足下也巽陰兩開于下爲股兌陰兩拆于上爲口口上而股下也

平菴項氏曰足動股隨雷風相與也耳目通感水火相逮也口與鼻通山澤通氣也

雲谷胡氏曰八卦近取諸身如此要之一身之中无非易也又豈待此八名爲然哉

意齋余氏曰八卦之象近取諸身者六子以反對遠取諸物者六子以序對四者易而坎離不易也首以君之腹以藏之足履於下爲動手持於上爲止股下此而伏口上竅而見耳外虛目內虛各

以反對也其在物乾坤與一少皆取走二長一中一走一飛龍者走之飛龍者飛之走各以序對也

蒙引乾精陽在下而覆物首則會諸陽尊而在上者也非乾爲首乎坤積陰在下而載物腹則藏諸陰廣而有容者也非坤爲腹乎震陽動於下足則在下能動震爲足也巽陰精居下股則兩垂而下巽爲股也坎陽陷陰中耳輪內陷陽在內而聰者似之離陰麗陽中目睛外附陽在外而明者似之手剛在前艮以陽止于上非手之象乎口開于上兌以陰拆于上非口之象乎

譚八卦不徒有象於物即吾身觀之亦各有其象也乾純陽而覆物猶人之首會諸陽尊而在上也故爲首坤純陰而載物猶人之腹藏諸陰廣而有容也故爲腹足在下而動震陽動於下似

易經詳說

卷四十八

說卦傳

七 寄願堂

之故震爲足股兩垂於下巽陰偶居下似之故巽爲股坎陽陷陰中如耳輪內陷陽在內而聰也故爲耳離陰附于陽如目睛外附陽在外而明也故爲目手剛在前能止物艮陽止于上故爲手口開于上能說人兌陰拆于上故爲口八卦之近取諸身者如此

右第九章

雲谷胡氏曰夫子於此章取象坤爲腹與明夷六四同巽爲股與

咸九三互體同兌爲口與咸上六輔頰舌同外餘皆自取

要解此章近取諸身以明八卦之象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

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孔疏此一節說乾坤六子明父子之道王氏云索求也以乾坤爲父母而求其子也得父氣者爲男得母氣者爲女坤初求得乾氣爲索故曰長男坤二求得乾氣爲坎故曰中男坤三求得乾氣爲艮故曰少男乾初求得坤氣爲巽故曰長女乾二求得坤氣爲離故曰中女乾三求得坤氣爲兌故曰少女

朱子曰八卦次序是伏羲底此時未有文王次序三索而爲六子這自是文王底各自有個道理○卦震一索而得男乃是一索得陽爻而後成震一說是就變體上說謂就坤上求得一陽爻而後成

易經詳說

卷四十八

說卦傳

八 寄願堂

震卦一說乃是揲著求卦求得一陽後面二陰便是震求得一陰後面二陽便是巽又曰看來不當專作揲著看揲著有不依這序時便說不通大概只是乾求於坤而得震坎艮坤求於乾而得巽離兌一二三者以其畫之次序言也○一索再索之說初問畫卦時也不恁的只是畫成八卦後便見有此象耳

程頤蔡氏曰乾坤交而生震巽坎離艮兌故以能生者爲父母而生者爲子一索再索三索者以初中終三畫而取此長中少之序也震坎艮皆陽故曰男巽離兌皆陰故曰女

葉氏中行曰死儒不以此章並於諸象是惑於謂之之語而未備本以求之也又但知男女之爲人而未知物物有男女之象天地之性人爲貴故以人言之耳不然何以別象中有爲父爲長子爲

長女爲中女爲少女等語與此章所稱無異此蓋以男女分八卦言也物皆有雌雄牝牡之異則父母男女之象也其生皆有先後次序之異則長中少之象也或曰乾坤生萬物有男女之別固也其生也皆生孰見其長中少之異有長中少之異者物自爲父母而生也殊不知父母之生即天地之生也豈於父母之外別有天地之生乎

雲峯胡氏曰此章本義乃朱子未改正之筆要當以諸錄爲正若專言揲著求卦則無復此卦序矣要之卦畫已成之後方見有父母男女之象非卦之初畫時即有此象也讀者詳之

蒙引此章之說似當王附錄必不主本義附錄蓋後來之見本義其未剛定者歟故今大全序例於後天八卦圖後亦只取附錄○

易經詳說

卷四十八

說卦傳

九 寄願堂

蓋從前有爲父爲母爲長男中男少男長女中女少女之稱此則解其所以稱名之義也○乾天也物所資始有父道焉故稱父坤地也物所資生有母道焉故稱母乾坤有父母之道如此六子則皆本於乾坤而成也震是坤初求于乾而得乾之初畫故謂之長男巽是乾初求於坤而得坤之初畫故謂之長女坎是坤再求於乾而得乾之中畫故謂之中男離是乾再求於坤而得坤之中畫故謂之中女艮是坤三求于乾而得乾之三畫故爲少男兌是乾三求於坤而得坤之三畫故爲少女也

葉解此至畫卦說索者陰陽之相求也稱者尊之之辭謂者猶彼此相謂不敢同於尊之詞也

按索只是就卦象上看是如此非真有所索求也陽奇陰偶往來

互換亦自然。而然若論四象生八卦。並非乾坤先而六子後。故朱子云。卦成後有此象耳。○震巽等字皆宜一讀。

蓋觀文王八卦次序。以乾坤為父母。六子為男女。固矣。而其意何居。乾純陽至健。其象為天。物皆資始。有父道焉。故稱父。坤純陰至順。其象為地。物皆資生。有母道焉。故稱母。至于六子。是乾坤互相求索而得之者也。震初畫陽。是坤一索而得乾初畫之陽。男之象也。得之最先。故謂之長男。巽初畫陰。是乾一索而得坤初畫之陰。女之象也。得之最先。故謂之長女。其在坎是坤再索而得乾中畫之陽。亦男也。以其得於再索而次震。故謂之中男。其在離是乾再索而得坤中畫之陰。亦女也。以其得於再索而次巽。故謂之中女。至于艮乃坤三索而得乾上畫之陽。亦男也。次巽。故謂之中女。至于艮乃坤三索而得乾上畫之陽。亦男也。

易經詳說

卷四十八

說卦傳

十 寄願堂

以其得於三索而次坎。故謂之少男。至於兌乃乾三索而得坤上畫之陰。亦女也。以其得於三索而次離。故謂之少女。夫男女分於所得之陰陽。少長列於所得之先後。二老既尊卑之有等。六子又長幼之有序。易之取象于人倫者如此。則謂易為正名定分之書可也。

右第十章

蒙引此章承乾為馬為首二章之後。均之為八卦之象也。而先備特筆諄諄以為後天之易何耶。看來若無甚意義也。况自此章以下皆廣八卦之象。乃知此數章全是說象是已。○乾為馬。草取諸物也。乾為首。章取諸身也。此章取諸人倫也。合而觀之。大抵皆後天之易也。皆聖人之慈。因卦以發者也。未必伏羲始畫時全是一

一。要成象此伏幾畫卦。口是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一每生二。積而至六十。四卦耳。然自卦既成之後。觀之。則有為馬為首之類。為父母為男女之屬也。

蓋解此章以畫之次序。則八卦有父母男女之象。蓋此章依蒙引作象說甚好。蓋人倫有父子男女。而八卦即有此象。與上章一例。看若謂專明八卦父子男女。則於畫卦時說不去。

乾為天。為圓。為君。為父。為玉。為金。為寒。為冰。為大赤。為良馬。為老馬。為疇馬。為馵馬。為木果。

孔疏此下歷就八卦廣明卦象者也。此一節廣明乾象。乾既為天。天動運轉。故為圓也。為君為父。取其尊道而為萬物之始也。為玉

易經詳說

卷四十八

說卦傳

十 寄願堂

為金。取其剛之清明也。為寒為冰。取其西北寒水之地也。為大赤。取其盛陽之色也。為良馬。取其行健之善也。為老馬。取其行健之久也。為疇馬。取其行健之甚。疇馬骨多也。為馵馬。言此馬有牙如鋸。能食虎豹。爾雅云。鋸牙食虎豹。此之謂也。王應云。馵馬能食虎豹。取其至健也。為木果。取其果實著木。有似星之著天也。

程子曰。說卦於乾離言為天。又言為金。為玉。以至為馵馬。為良馬。為木果之類。豈盡言天若此者。所謂類萬物之情也。故孔子推明之曰。此卦於天文地理則為某物。於鳥獸草木則為某物。於身於物則為某物。各以例舉。不盡言也。學者觸類而求之。則思過半矣。不然。說卦所發何所求之。本義荀九家。有為龍為直。為衣。為言。

朱子曰卦象指文王卦言所以乾言爲寒爲冰○荀爽有集九家易解十卷

雙湖胡氏曰夫子取乾象稱馬本之大畜爻外餘皆所自取如乾天地之類亦夫子象傳大象所取也

蒙引乾爲天以下多孔子所取之象節齋曰積陽爲天乾卦本義曰陽之性健而其成形之大者爲天愚按朱子之說意較全今可畧更云純陽而至健爲天○洪武正韻圖與音義並同漢書從諫若轉圜爲圓物也節齋曰陽體動爲圓沙隨曰爲圓天之體也瓜山曰圓無端也愚按沙隨之法專以圓屬天然天下之物圓者數多不止天也惟節齋之說近之瓜山又只解字意耳今可畧更云陽之性動其體皆圓故爲圓○雲峯曰有不言而互見者如乾

易經詳說

卷四十八

說卦傳

三 寄願堂

爲君以見坤之爲臣乾爲圓以見坤之爲方此說精當節齋曰尊而在上者爲君雙湖曰乾無所不統爲君愚按尊而在上之說固是但以解爲天亦可無所不統之說似於君意更切蓋乾之主乎萬物猶君之主乎萬民也故曰乾以君之雙湖曰變生六子爲父單指後天八卦次序言然據後天八卦圖乾只是變生震坎艮三男不能盡變成六子也愚謂乾知大始有父道焉未爲無據也○沙隨曰爲王德粹也爲金堅剛也雙湖曰父剛位間柔相濟爲王愚按雙湖意以玉溫潤而栗然爲剛柔合德故有位間柔之論間者初剛而二柔也此說近鑿三畫之卦亦未可名矣此沙隨之說乃本之文言所謂純粹精也其義正矣○沙隨曰爲寒位西北也爲冰寒之凝也霜雲馬氏曰乾居西北卦象爲立冬之節水始冰

之時故爲寒爲冰朱子曰卦象指文王八卦言所以言爲寒爲冰愚按沙隨霜雲之說實得其旨朱子其斷案也霜雲兼說出卦象

節候尤爲詳明耳息齋曰乾爲寒陰不生於陰而生於陽也水陰之變而剛也愚謂上說是固前見成道理此說似求之太深不主正而主變毋亦朱子所謂本淺而鑿之使深也又雙湖曰金同爲寒金生水極寒爲冰又乾爲天而貫四時故在秋冬爲寒爲冰是又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於晦者矣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何必每求遠○沙隨曰爲大赤盛陽之色也臨川曰坎中陽爲赤乾純陽爲赤加大字以別於坎也雙湖曰乾爲天而貫四時在秋冬爲寒爲冰愚按沙隨臨川之說盡矣雙湖之說繁蓋就四時言則大赤與寒冰又不倫矣平菴曰良馬德莫加馬臨川

易經詳說

卷四十八

說卦傳

三 寄願堂

曰馬加良老瘠駁四字以見其純陽無陰異於震坎陰陽相雜之馬也良爲純陽健之最善者也愚按二說俱善蓋乾爲馬而良者純陽之德也其良老瘠駁實皆乾象非震良所宜取但震云其于馬也爲善鳴云云坎云其於馬也爲美脊云云乃就其馬之性情形體而取非以其爲陰陽相雜之馬也○臨川曰老爲老陽健之最久者也此說至矣平菴曰老馬智最高似只說得老馬未見乾之所以爲老馬處臨川曰瘠謂多骨少肉健之最堅強者也平菴曰瘠馬筋骨至峻愚謂此二說皆是○平菴曰銘言金虎力莫加馬臨川曰駁馬銀牙食虎豹健之最威猛者也鄧陽董氏曰按龍會獸獸如馬銀牙食虎豹宋劉厥奉使契丹時順明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虜人不識以問公曰此駁也爲言形狀聲音皆是

虜僕服之又云駁馬也。不純或曰純極而駁生焉。愚謂因是純陽而色駁。故取極而變之義。此又別取一義。與鎔牙食虎豹者不同。雙湖謂春夏老秋落冬駁者。水求之深而味反淡。全無謂也。馬之良者。何獨於春而良。至夏便老乎。况自古秋高馬肥。為食乾草之草故也。今謂秋馬落何也。又冬則鳥獸毛豈至冬而駁乎。節齋曰。圓而在上為木果。此說無以易矣。沙隨曰。以實承實也。若良為果。則下有柔者存焉。愚按此說以實之實。下二陽也。木之象也。對艮之下二柔言。承實之實。上一陽也。果之象也。似折木果而二之於純陽之體為支離矣。但對果。亦有別蓋乾純陽故象木果。艮少陽在二陰之上。故兼木之果。草之說。楊氏謂不剝於陰為木果者。又求之卦矣。愚按九家蓋指漢淮南王安所聘九人明

之體圓。乾純陽之卦。故其象為圓。君於萬民無所不統。乾統萬物。其象為君。人生於父。萬物資始於乾。故為父。王性純粹。金性堅剛。乾剛健中正。純粹精也。故為王。為金。天地嚴凝之氣。盛於西北。故寒生焉。乾為西北。為寒。又為冰者。寒極冰凍而成之。陽之色赤。三畫純陽。故為大赤。良馬純陽。健之最善者也。老馬老陽健之最久者也。瘠馬多骨少肉。健之最堅強者也。駁馬鎔牙食虎豹。健之最威猛者也。乾之為卦。純陽至健。故皆有其象。圓而在上。為木果。乾體圓而居上。似之。蓋八卦圖各有其象矣。試取而廣之。乾純陽至健。故為天。體圓而性動。故為圓。乾統萬物。故為君。萬物資始。故為父。此亦人之至尊者言也。陽德純粹而無雜。其為玉乎。堅剛而不敵。其為金乎。此亦物之至貴者言也。後天位居西北。於時為寒。而冰則寒之所凝也。先天位居正南。于色為赤。而太則其赤之至者也。良馬健之最善者。純陽似之。老馬健之最久者。老陽似之。瘠馬其健之最強堅者乎。駁馬其健之最威猛者乎。圓而在上。故又為木果也。乾象不一而足也。坤為地。為母。為布。為釜。為吝嗇。為均。為子。為母牛。為大輿。為文。為眾。為柄。其於地也為黑。凡此其一。前廣明坤象。坤既為地。地受任生育。故謂之為母也。為布。取其地廣載也。為釜。取其化生成熟也。為吝嗇。取其地生物不轉移也。為均。以其地適平均也。為子。母牛。取其多畜育而順之也。為大輿。取其能載萬物也。為文。取其萬物之色雜也。為眾。取其地

載物非一也為柄取其生物之本也其於地也為里取其極陰之色也

本義荷九家有為北為迷為方為竊為宮為黃為帛為漿

變胡胡氏曰天子取地象稱與木之判上九爻稱界木之晉六三爻皆皆所自取

蒙引進齋曰坤積陰於下故為地愚謂亦須兼本義意言積陰在下至順極厚也

○進齋曰物資以生也愚謂坤作成物有母道焉

○進齋曰動而廣臨川曰旁有邊幅而中平廣故為布愚按動

闢及邊幅之說於義未為切近豈進齋是主布散之義故取動闢

為說歟愚意坤之象布者以其質柔而廣平也兼質說意似周

息齋曰土金自然之質布釜皆出於金然受變於模治而成此所

易經詳說

卷四十八

說卦傳

夫寄願堂

以為效法之坤點而謂泉也泉泉府之泉謂錢也愚按此說近於
紫緣何布帛之布而專取泉布之布豈其心胸好異獨有此等議
論耶○進齋曰虛而容物故為釜是也○進齋曰靜翁而不施故
為者齋融堂曰古齋主陰之性女子小人未有不吝者息齋曰
者齋翁之守也愚按三說大意畧同蓋靜翁不施即陰之性也女
子小人亦陰類也○進齋曰動闢而廣故為布為均南軒曰均者
其勢均平而无偏陂者也息齋曰均者闊之數也愚按進齋息齋
以坤之性情言南軒以地之形勢言然地勢不能皆平而無陂故
曰無平不陂又曰高下相因之無窮蓋取動闢而廣之說為優又
均者適均也勻也其均平之義也○進齋曰性順故謂子母牛愚
謂以謂之牛亦可而必謂之子母牛者牛固順于母牛又其順者

也以坤純陰而至順也故取此象子母牛作兩個牛看无妨子母

俱順也子母牛牝牛方乳子子母相隨而不離者也其順可知既

獲之說亦可見矣一說牝牛母牛也子母牛牝牛順之至也牛

固順母牛又順子母牛九順可見順之至而无以加然前說較穩

○進齋曰厚而載物故謂大輿臨川曰三體處所容載者多也坎

惟二畫虛亦為輿而不得為大輿也愚按只當從進齋之說臨川

以對坎言者非也坎於坤為多眚非重輿也重在多眚曰大輿者

正以坤之所載者廣也○進齋曰坤畫偶故為文融堂引正蒙曰

坤為文眾生也又曰物之生於地也至雜而文愚按須合進齋正

蒙之說曰三畫皆偶有文象焉其義斯備其曰物生至雜者不求

於坤而求之物又稍違矣○進齋曰偶畫多故為眾是已如此類

易經詳說

卷四十八

說卦傳

七寄願堂

只眼前道理說出便見明白○進齋曰有形可執故為柄融堂曰
柄者生物之權也愚按進齋有形可執之說蓋以坤作成萬物故
有形也然有形者亦不止柄不必用也融堂謂生物之權亦傷於
巧如此則本文當解曰權字息齋曰柄也者勤于造事而不名其
功者蓋以地道无成而代有終故云皆傷巧也惟臨川之說正
大明曰為柄者在下而承物於上也凡執持之物其本著地者柄
也但愚疑其本著地之說只是直物之柄如戈矛之類若橫物亦
有柄也如羽扇刀劍之類然橫亦為在下而承物於上也不如去
却其本著地為淨○進齋曰純陰故於物為黑臨川曰地之土色
有五若坤之取象則於地為黑土也黑者極陰之色也愚按進齋
失於地二字之義當從臨川說意為周○荷九家為牝者坤道陰

生也與爲母同義爲迷者陰暗也爲方者地方也爲義者虛而容物也與釜同義爲養者居下體也爲黃者土正色也爲帛者質柔而平廣與爲布同義爲漿者蓋大陰爲水漿水所謂味且甘淡而順也局方漿揮茹淡篇曰甘而淡者土之德也楚辭九歌首爲奠桂酒兮椒漿註漿者周禮四飯之一以椒漬其中謂之椒漿也小學句讀漿醯水也問何不並言爲水爲酒曰水坎正象也酒則味濃矣○剛說坤爲地至順在下也爲母萬物資生也爲布者柔而平廣也爲釜虛而容物也爲吝吝靜翁不施也爲均動闕而廣也爲子母牛純陰至順也爲大輿所載者廣也爲支三畫皆偶也爲衆偶衆多也爲柄在下而承物於上也其於地也爲黑極陰之色也

勿經詳說

卷四十八

說卦傳

六 寄願堂

存疑在下至順極厚者地也坤純陰而至順故有地象坤作成物有母道焉故爲母質柔而平廣者布也坤之質柔而平廣故象布虛而容物者釜也坤陰虛而能容故爲釜陰性吝吝坤靜翁而不施故爲吝吝均者均勻而不偏多也坤動闕而舒故象之牛性本順子母牛以母畜子子母相隨而不離則尤順也坤純陰至順故爲子母牛厚而能載物者大輿也坤厚載物故爲大輿獨陰不成文物相麗其文成矣坤三畫皆偶故爲文象少不成衆多始成衆坤偶畫多故爲衆在下而承物于上者柄也如戈矛力劍之類莫不有柄坤在下而承物於上故象之陰之色黑北方之色也坤純陰之卦故於色爲黑

去疑者謂如古人懷吝一般本陰性來

謂坤純陰至順故爲地萬物資生故爲母柔而平廣有似于布故爲布虛而容物有似于釜故爲釜其靜翁而不施爲吝吝其動闕而不偏爲均其性極順有似于子母牛厚而能載有似于大輿故爲大輿書之艱難然有章爲文畫之多難然不一爲眾而者持物之具坤无不持載不爲柄乎黑者純陰之色而坤純陰其於地也不爲黑乎坤之象又隨在可見矣

健爲藩鮮

勿經詳說

卷四十八

說卦傳

九 寄願堂

厚如上文釋震爲長子也爲夬陽取其剛動也爲蒼黃竹竹初生之頃色蒼黃取其春生之美也爲萑葦萑葦竹之類也其於馬也爲驂鳴取其象雷聲之遠聞也爲羸足馬後足白爲羸取其動而見也爲作足爲其動而行健也爲的類白額爲的類亦取動而見也其於稼也爲反生取其始生載甲而出也其究爲健究極也極於震動則爲健也爲藩鮮鮮明也取其春時草木蕃育而鮮明不義苟九家有爲玉爲聘爲鼓

要胡氏曰夫子取震卦象稱雷本象辭震百里稱長子木師六五爻互震體稱馬本屯卦諸爻餘皆自取

雲引橫渠張子曰陰氣聚聚陽在內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節齋曰陽動於下故爲雷愚按震本義云震動也二陽始生於一陰之

下震而動也。其象爲雷。節齋之說亦此義也。張子之說不取卦象。然亦與陽動陰下之意合。或曰。木義其象爲雷。不必承一陽始生於二陰之下言。只承動字言。蓋動萬物者莫疾乎雷也。若拘于此。則下句其屬爲長子者。亦將謂其取一陽始生於二陰之下乎。曰。此亦未見其不然也。一陽始生。以其次序言。便見有長子象矣。所謂一索得男。不謂於陽始生於二陰之下而何。故屯本義曰。震一陽動於二陰之下。故其德爲動。其象爲雷。故字分明。○臨川於遠取諸物章解云。以動奮之身。而靜息於地勢重陰之下者。龍也。故震爲龍。○節齋蔡氏曰。陰陽始交。故爲元黃。臨川曰。乾坤始交而生震。故兼有天地之色。得乾初畫爲元。得坤中畫上畫爲黃。孔疏謂元黃雜而成蒼色也。按吳說更詳明。○節齋曰。陽氣始施。故爲

且蒼氣爲深青色。而又以黃爲色之美。而又爲竹之筠。似未可曉也。曰。竹膚之堅質。正是竹枝之勁。而在表者。其所謂色者。即在干此而非此。良之外別有所謂色者也。故臨川云耳。今解此當云。蒼者東方之色。震則東方之卦也。故其於竹也。爲蒼質。竹非以蒼質竹爲竹之質也。其下云。皆下木實而上幹虛。是爲蒼質。與蒼若質无與也。此更宜詳之。○臨川曰。蒼莪也。韋蘆竹也。皆下木實而上幹虛。陽下陰上之象也。○節齋曰。氣始亨。故於馬也。爲善鳴。臨川曰。陽在內爲聲。上畫偶開出聲也。愚按臨川之說爲詳。節齋所謂氣始亨者。亦本陽之動而達於外言。其義亦同。歸也。馬之陽氣在內。開口而鳴。震一陽在下。二陰上開之象也。○節齋曰。陽在下。故又爲馬足。臨川曰。足散白。陽之色也。正謂散腰也。愚按節齋不知以鼻爲何義。臨川之說亦不知何所本。且足散白。亦非震之色也。下句的類。又以陰爲白。鼻馬後左足白也。亦與震象不切。王篇曰。馬馬懸足也。蓋謂馬直伸一足而聚起一足。若懸之。亦謂陽動於下也。且其爲字亦爲象形。此說似優而可用。王篇作於柔初。類於唐其說蓋自有所本。節齋諸先生皆其後人也。○節齋曰。爲我駉。駉傳曰。馬左足白。曰。此難依解。義各有取。○節齋曰。陽在下。又爲左足。臨川曰。作起。起陽之健也。皆言下畫之陽也。愚謂爲作足者。作起也。馬騰而起。以陽動於下而取義也。○節齋曰。陰在上。又爲的類的白也。而類其上也。詩所謂白顙傳所謂顙是也。此說長矣。臨川曰。的類類有赤毛。中虛如射者之的。言上畫之虛也。此說不如上說。以類中旋毛爲的。太巧也。善鳴。作足

類皆係於其馬也之下。○節齋曰：剛反動于下，故于稼為反生。臨川曰：稼諸谷之類，反生萌芽自下而生，反向上陽在下也。臨川此說亦符于節齋。剛反動於下之義，以愚所見，凡稼之始生皆為反生。蓋以其初間生意實從種子中出而下著地，以為根，然後種中萌芽乃自舉其種以上而為苗。其初生時根自上而反著于下也。固反生也是反生非變也。常也。凡稼皆然。○節齋曰：陽長必終於乾，故其究為健。臨川曰：其究為健中上二畫變則為乾也。為諸卦蕃盛而鮮美，謂震居東方也。草下一根而葉分開於上也。下一陽上二陰之象也。臨川謂蕃鮮為春生之草，草下一根而葉分開於上者，非也是失認其究一字之義。夫萬物始乎震，未幾蕃鮮其究蕃鮮也。當云陽長必終于乾，是其究為健也。終于乾，則陽之盛矣。

故又為蕃鮮也。須有其究二字，健以德言，蕃鮮以草木言。雲峯曰：震與獨以其究言，剛柔之始也。在後總論所載。○荀九家為王者乾坤始交，剛柔合德也。為鵠者，鵠海鳥其飛最疾，故射者畫以爲的。亦震動而決躁之象也。為鼓者，陽動而有聲也。○剛說震為雷，一陽動於二陰之下也。為龍動奮之身而靜息于地，勢重陰之下也。為元黃，乾坤始交，兼天地之色也。為虜陽氣始施也。為大塗，陽上進而前陰兩開无碍也。為長子，一索得男也。為大塗，動而銳也。為蒼筤竹，震為東方之卦，蒼則東方之色，筤竹之筠也。為萑葦，下本宮而上乾虛之象，其於馬也為善鳴，馬陽氣在內，開口以鳴，震一陽在下二陰上開之象也。為匪足，為作足，皆陽動於下也。為的，類陰在上，的白也。陰色也。類在上也。其於稼也為反生，陽動于下。

也。其究為健為蕃鮮，陽長必終于乾，故其究為健。王乾健則陽盛矣。故為蕃鮮也。

○節齋曰：出地奮發，一陽動於二陰之下，故其象為雷，以動奮之身而靜息於地，勢重陰之下者，龍也。震一陽動於二陰之下，故其象為龍。元黃，天地之正色，震一陽初動，天地始交也。故于色為元黃。專之義施也。陽主舒，陰主翁，震一陽始生于下，故其性主敷施。凡人之流動發達進作皆男也。大塗，四通八達之塗，无阻塞也。震一奇動于內，而二偶開通，故為大塗。震一索而得男，故為長男。一陽進而失乎陰，而其動躁，故為決躁。若者，東方之色，玉篇：蒼筤也。蒼，其竹可為筤也。震東其圖方之卦也。竹下本實而上乾虛，震之陽下陰上，似之故為蒼筤竹。萑葦也，葦虛竹也。皆下本實而上乾虛。

○震之陽下陰上象之故為萑葦，馬陽氣在內，開口為鳴，震一陽在下二陰上開，故其象為馬之善鳴。馬直伸一足而繫一足若懸之，是為鼻足，震一陽動于下，若馬之懸足也。作足，作起也。馬騰躍而起是為作足。震陽動于下，實似之馬之類，在上的者色之白也。震二陰在上其色白，故其象為的。類者諸穀之類，萌芽自下而生而反向上，是反生也。震以陽動於二陰之下，似之故曰其於稼也為反生。陽長必終于乾，故其究為健。王於乾則三陽開泰之馬，草木蕃盛而鮮美矣。

○蒼筤竹，當取義於竹而兼及其色，或但取色言未是。蒼筤竹，色或謂竹名皆可。蒼竹之筠，蒼即筠之色。總為竹之類，其筠也。有疑以萑為筤尤難合。震於時為春，禾稼始生根向上下故。

生尤俗言踏根也固是疎之常而於實言之者以其時爾
存疑謂根自下生反向上反字未明○其究貫至蓄幣

圖義以陽下動而動於地故為雷亦猶龍以暢物潛于淵而奮起故為龍乾坤始交為震有乾坤之色故為元黃陽氣初施流行而無清伏則為夷陽氣已動開通而無滯則為大塗取象于人本一索而得男故為長子陽進決陰其動必躁故為決躁取象于物震下實上虛有根實於虛之象為竹而震起東方其色青台之為蒼竹也以其推之甘藷二物皆根實於虛故又為藷也取象於馬則二陰上拆為馬之開口而善鳴一陽下動為馬之鼻足而蹶起也陽動而疾為馬之起騰而作足也二陰色白為馬之上額白也取象於稼則陽在下故根著于

易經詳說

卷四十八

說卦傳

西 寄廬堂

下而為反生也陽動必長中上二爻將變為乾故其究也為健既變為乾而健則陽氣益盛草木莫不蕃育而鮮明矣震之象有如此

巽為木為風為長女為繩直為工為白為長為高為進退為不果為其於人也為寡髮為廣顙為多白眼為近利市三倍其究為躁卦孔疏此一節庶明巽象巽為木木可以曲曲直即巽順之謂也為風取其陽在上搖木也為長女如上釋巽為長女也為繩直取其巽令齊物如繩之直木也為工亦皆取繩直之類為白取其風吹去塵故潔白也為長取其風行之遠也為高取其風性高遠又木生而上也為進退取其風性之前却其物進退之義也為不果取其風性前却不能果敢決斷亦皆進退之義也為與王肅作偽否

皇也取其風所發也又取下風之遠聞其於人也為寡髮寡少也風落樹之華葉則存樹者孤疎如人之少髮亦類如此故為寡髮也為廣顙顙闊為廣顙髮寡少之義故為廣顙也為多白眼取躁人之眼其色多白也為近利取其躁人之清多近於利也市三倍取其木生蕃盛於市則三倍之宜利也其究為躁卦究極也取其風之勢極於躁急也

本義荀九家有為揚為鶴

張子曰陰氣聚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

變胡胡氏曰天子於巽卦取象稱木木之漸六四外餘皆自取

象引進猶曰巽入也物之善入者莫如木融堂曰為木者善陽而

根陰也今當會其意曰巽為木者陽氣上升盛為枝葉而根陰伏

易經詳說

卷四十八

說卦傳

西 寄廬堂

入於地下也進猶曰氣之善入者莫如風愚按巽下本義云巽入也一陰伏於二陽之下其性能巽以入也其象為風亦取入義此說盡矣一索得女故謂之長女進猶曰繩制木之曲而取直者工引繩之直而制木者巽德之制故為繩直為工一說為工不拘是木工巽德之制凡能制器者皆工也聖人有一卦之中相因取象者巽為繩直因而為工故為隱伏因而為器長為門闕因而為闕寺進猶曰巽少陰故於色為白巽所以為少陰者蓋坤為太陰巽雖長女視坤則為少陰矣坤太陰北方色黑巽少陰西方色白進猶曰木下入而上升故為長為高愚謂之上升只好說高若兼說長則長即高也要須有辨融堂曰長者風行也此說長當從進猶曰木下入而上升融堂曰木性也無疑矣

進齊曰陰性多疑故爲進退爲不果又節齊曰一陰盤旋於二陽之下也此說出巽偏之意愚謂巽有偏之義故巽而止爲蠱但言陰性疑亦泛進退有以行言不果有以爲言進齊曰陰伏于下氣鬱不散故爲臭臨川曰臭者香類報焦朽之五氣凡物有聲色臭味聲臭屬陽色味屬陰與洪範皇極五行人體性情圖不同圖以臭色屬水火爲陽味聲屬金水爲陰然此以氣而語其行之序然也若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有水火而後有火金是聲臭屬陽色味屬陰也蓋聲臭魂類陽也色味魄類陰也彼說之義如此進齊曰陽盛於上爲寡髮臨川曰寡髮廣顙多白眼皆陽上盛也以頭言陰氣盛者多髮陽氣盛者髮少其說蓋矣融堂曰陰血不升也愚謂此三家同一說須會其意而爲之說曰陽氣上盛陰血

易經詳說

卷四十八

說卦傳

美 寄願堂

不升也。進齊曰二陽在上爲廣顙融堂曰陽氣上盛也臨川曰亦陽上盛也以象言陽體勝者額廣陰體盛者額狹進齊曰離爲目反離中爻於下故爲多白眼臨川曰眼白者爲陽黑者爲陰離目上下白而黑者居中黑白相間而停勻巽目上中白而黑者在下上白多於黑也臨川之說詳明。近利微讀主三倍爲句進齊曰陰得平陽故爲近利市三倍陰得平陽者言以陰從陽得陽之力也又曰或爲離日中爲市而巽近之故有此象此說蓋以後天卦位離正南而巽居東南爲切近於離也此說以遠臨川曰爲近利市三倍者義理陽也利微陰也震陽在內義理主於內也故以剛爲主於內之卦爲无妄巽陰在內利微主於內也故曰近利日市三倍者猶謂日賣三倍謂市物而得利三倍近利之至其者也

愚按陰得平陽之說似泛如離得陽而離之兌得陽以爲之基亦皆說得陰得平陽今獨以巽爲陰得平陽似可移也近利之說亦未審巽居離左既爲近利坤居離右獨不近利乎况市三倍之義亦无所取大抵吳說差勝蓋陰主於內而善巽以入之最能得利故爲近利而市三倍也詩大雅瞻仰有曰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无公事休其蠶織朱傳曰三倍獲利之多也言商賈之事非君子之所宜識如朝廷之事非婦人之所宜與也今賈三倍而君子議其所以爲婦人无朝廷之事而休其蠶織以圖之則豈不爲惑哉進齊曰巽爲穴爲寡髮三爻皆變則爲寡故其究爲巽卦臨川亦云。荀九家楊上茂而下遠轉高身而瘦足皆二奇上盛一偶下值之象也詩學大成載說文楊薄稱也從水易程河柳也從木聖

易經詳說

卷四十八

說卦傳

美 寄願堂

柳少楊也從木卯韻府鶴似鶴好水將陰雨則鳴蓋感初陰之氣也。剛說巽爲木根陰伏于地下而陽上盛也枝葉爲陽爲風善入物也爲長女一索得女也爲繩直爲工巽德之制也兩義一意相因而取此類頗多如爲寒爲冰之類是也爲白少陰之色也爲長風行遠長之義所由起也爲高亦自木之性而轉取之也爲進退爲不果一陰盤旋于二陽之下巽懦不決也爲臭陰伏於下其氣鬱也其於人也爲寡髮陽氣上盛陰血不升也爲廣顙陽上升也爲多白眼離目上下白黑居中巽則上中白而黑反居下故多白也爲近利市三倍陰主於內而又善入物是爲近利而其市得三倍矣其究爲巽卦震爲火躁三畫皆變則爲震矣存疑物之善入者莫如木氣之善入者莫如風巽以一陰入於二

易經詳說

卷四十八

說卦傳

美
寄願堂

豫巽本爲木而又柔順善入合其質與其德而有善于制木之象。故爲繩直爲工進濟以德之制爲解似未明。繩柔而長亦是罪象。進退不果似无別或謂進退以進言不果以心言亦通。躁卦孔疏風勢躁急可用似不必象震言。

謂巽以陰伏二陽之下其德柔順而善入物之吉入者莫如木故爲木氣之善入者莫如風故又爲風一索得女故爲長女制木使直者繩引繩制木者丁巽德之制故爲繩直爲工巽少陰故色爲白象於風行之遠爲長象於木性之升爲高陰性多疑而少斷故爲進退而不果臭者氣也陽者屬也巽一陽外達而氣上行故爲臭其於人也陽氣上盛則陰盛不生爲寡髮一陽在上爲廣顙巽陽多陰少以眼言之陽白陰黑故爲多白之眼陰

主利巽以陰爲主而又善入可以市物而獲利之多故爲近利而市獲二倍也其究三畫皆變則爲震而決躁妄巽之象有如此

坎爲水爲溝瀆爲隱伏爲爲輶爲弓輪其於人也爲加憂爲心病爲
耳痛爲血卦爲赤其於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其
於輿也爲多眚爲通爲月爲盜其於木也爲堅多心

孔疏此一節廣明坎象坎爲水取其北方之行也爲濟濟取其水行无所不通也爲隱伏取其水藏地中也爲矯輳取其使曲者直爲矯使直者曲爲輳水流曲直故爲矯輳也爲弓輪弓者激矢取如水激射也輪者運行如水行也其於人也爲加憂取其憂險難也爲心病憂其險難故心病也爲耳痛坎爲勞卦也又北方主聽

易經詳說

卷四十八

說卦傳

元寄願堂

聽勞則耳痛也爲血卦取其人之有血猶地有水也爲赤亦取血
 之色其于馬也爲美脊取其陽在中也爲亟心亟急也取其中剛
 內動也爲下首取其水流向下也爲薄蹄取其水流迫地而行也
 爲曳取其水磨地而行也其於輿也爲多背取其表裏有陰力也
 弱不能重載常憂災眚也爲通取其行有孔穴也爲月取其月是
 水之精也爲盜取其行潛竊如盜賊也其於木也爲堅多心取剛
 在內也

本義荀九家有爲宮爲律爲司爲棟爲叢棘爲獫爲狝祭爲杵磨
甕湖胡氏曰夫子取坎卦象如輪本既未濟文如心本坎卦象如
血本需卦爻如馬本屯卦爻如輿本睽卦爻如盜本蒙貞等卦爻
此外皆自取

蒙引闡氏曰坎一陽在內而明二陰在外而陷內明外陷故爲水
進齊曰內明外陷者水與月也內陽外陰故爲水月月屬明以月
爲內明外陷月魄本暗得日之光爲明是明由外也何以爲內明
外暗蓋月者水之精也故坎爲月今乃渾以內明外暗取象非左
淮南大戴謂日火外景金水內景未嘗說月亦內景也一說月本
內景坎象也故月中有山河影但得日之光故兼外景耳今水得
日光亦有光外照可見陽得兼陰投習坎本義云坎陰陷也其象
爲水陽陷陰中外虛而中實也坎本虛而水實之也愚謂外虛中
實是亦因以起有乎心亨之義今當會其意云水內明外暗而能
陷物爲天下之至陷者也故坎爲水闡氏外陷之說未精問水之
內明外暗其內固明矣何以見其外暗即只以火對水觀之則火
之外明水之外暗昭昭可辨矣。闡氏曰溝瀆所以行水水流而
不盈故爲溝瀆此說亦正大。進齊曰陽陷陰中故爲隱伏此說
亦簡明鄭氏曰陽陷中而無陰以蔽之則見而不隱陽在下而動
得其時則起而不代坎則陰陷而包之故爲隱伏此說似與前只
可用前說。進齊曰陽在陰中坤而能制故爲矯輳矯者矯曲而
使之直輳者輳直而使之曲也此說尚明臨川曰水之勢一曲一
直一方一圓皆順其勢之所利而因其人之所導故爲矯輳此說
愈覺遠矣。爲弓輪進齊以台矯輳解云弓與輪皆矯輳之所成
也蓋弓輪輪體圓水性則直非矯輳焉能成哉進齊曰陽陷陰
中故爲加憂心耳鄭氏曰素問金在志爲憂水在志爲恐恐則甚
於憂故爲加憂是於加字太泥按說卦本義窮望惕云上无應與

又爲加憂只是平平說傷爲憂之甚也當以進齊之說爲正。進
齊曰心耳皆以應爲體坎中實則爲病痛鄭氏曰火藏在心坎水
勝之爲心病水藏腎腎開於耳而水在志爲恐則傷腎故爲耳
痛愚謂鄭氏皆是推之使遠擊之使深說話進齊之說正矣。鄭
氏曰氣爲陽運動常顯血爲陰流行常幽血在形如水在天地間
故爲血卦臨川曰離火在人身爲氣坎水在人身爲血也愚按一
說一意俱是但常顯常幽之說似无所用彼蓋以坎爲北方卦故
云幽耳。臨川曰爲赤者得乾中畫之陽故與乾同色也但乾純
陽則爲大赤。進齊曰三畫之卦上畫爲馬頰下畫爲馬足坎中
畫陽故爲美脊臨川曰脊者外體之中坎陽在中故美脊也二說
一意。進齊曰坎中畫陽故爲美脊爲馬頰臨川曰心者內藏之
中坎陽在中故爲美心亟急也愚謂一說亦一意今當云陽陷陰
中故在人爲心病在馬只爲亟心也亟心性急難御也。進齊曰
上畫爲馬首上柔故爲下首下柔故爲薄蹄臨川曰前畫柔故首
下而不昂下畫柔故薄蹄而不厚一說一也。進齊曰下柔故爲
薄蹄又爲淺沙隨曰坎于馬爲曳者陷則失健也愚按下柔之說
爲勝曳謂曳足而行足无力也失健亦于足之无力見之但上畫
柔无所取故不如只從下柔之說。進齊曰柔在下不任重故于
輿也爲多眚愚按此說若移之巽尤好蓋巽却上柔无取也又不
任重於多眚義未切臨川曰於輿多眚者謂有險阻而多阻礙也
蓋行於險道不若行於平地者之易且安也愚按行險道之說則
坎只爲險道而不止爲車之多眚也不如只說坎爲陰陷在輿則

爲多青、多青即險也。雲峯曰：坎中滿而下无力也。進齋曰：坎惟心亨，故爲通。然則此通字全就人心上說。然則坎中滿而下无力也。進齋曰：坎惟性近之矣。然不及卦象。愚謂坎一陽居中而上下皆虛，所謂水而不盈者也。故爲通。升九三歸坤，則曰升虛邑。大壯九四前臨二陰，則曰藩決。皆以虛而通也。進齋曰：內明外暗，爲月。愚已辨在爲水之下矣。潘氏曰：月者水之精，蓋從其類取象也。進齋曰：陽匿陰中，故爲盜。太元以水爲盜，陰陽以元武爲盜，以其皆屬北方之坎也。只從陽匿陰中之說爲正。彼一說蓋以北方幽暗取。進齋曰：剛在中，故於木也。爲堅多心，堅而又多心也。荀九家爲宮者，陽居陰中，陰虛陽實，宮室中虛，人則實其中也。所謂升虛邑者，亦可見其義例。爲律者，上下皆虛而中實，以黃灰也。截竹爲筒，上

易經詳說

卷四十八

說卦傳

聖 密願堂

下皆空。黃灰者，以黃草爲灰，實於律管，以俟氣至，則灰飛是坎體中實而上下虛陰之象。爲可者，上下皆通也。爲棟者，陽壯居中，以承二陰也。爲叢棘者，刺坎之木也。爲狐者，畫伏而內隱也。爲蹇，蹇者亦叢棘之義，爲桎梏者，人所難也。又以陷人之手足者也。剛說坎爲水，水內明而能陷物也。爲溝瀆，流而不盈也。爲隱伏，陽匿陰中也。爲矯輳，陽在陰中，抑而能制也。爲弓輪，輳所成也。其於人也，爲加憂，陽陷陰中，不得寧也。爲心病，爲耳痛，心耳皆以虛爲體。坎中實，則爲病，爲痛，爲血，卦血在形如水在天地間，故爲血。卦爲赤，得乾中畫之陽也。其於馬也，爲美脊，陽在中也。三畫之卦，上爲馬頤，下爲馬足，中爲馬脊，爲亟心，陽在陰中，在人爲心病，在馬爲亟心也。爲下首，爲薄蹄，上畫柔爲下首，下畫柔爲薄蹄，爲曳

亦以下柔也。其於輿也，爲多眚，以爲險陷，在輿則爲多眚也。爲通，一陽居中而上下皆虛，所謂水流而不盈者，故爲通也。爲月，水之精也。爲盜，陽匿陰中而能陷物也。其於木也，爲堅多心，陽卦且陽在中也。

至健水內明外暗而能陷，天下之至險者也。坎陽陷陰中，內明外暗，故其象爲水。當入水開眼，則其光可見。其內明象引曰：水之內明是矣。何以見其爲外暗？曰：只以火對水觀之，則火之外明，水之外暗，昭昭可辨矣。愚謂水內照見人物，而外不能照，是內明外暗也。溝瀆所以行水，水流而不盈，故爲溝瀆。陽匿陰中，故爲隱伏。矯輳，而使之直，輳者輳直而使之曲，陽在陰中，抑而能制，故爲矯輳。弓輪，輳體圓皆矯輳之所成也。故爲弓輪。陽陷陰中，陽失

易經詳說

卷四十八

說卦傳

聖 密願堂

所也。則憂患於是生矣。故爲加憂，心耳皆以虛爲體。坎中實，則爲病，爲痛，血之在人身，猶水之在天地間，水者天地之血，血者人身之水也。坎之象爲水，故爲血。卦陽之色赤，乾三畫，總陽爲大赤，坎以一陽放，只爲赤，會與心皆在馬身之中，坎陽在中，故爲美脊，爲亟心。亟者，性急難飼也。馬首在上，蹄在下，坎上柔，則馬首下而不下，柔則馬蹄薄而不厚，曳足亦下柔之性象。陽陷陰中，阻滯而不得進，故於輿爲多眚。言坎輿也。水周流而无滯，故爲通。月者水之精，故又爲月。陽陷陰中，故爲盜。陽剛在中，故於木爲堅，木而且多心也。

圖象引於矯輳用進齋說，愚以臨川說可用。已輳宜承臨川而集解，謂坎中畫剛弓中剛者，善發輪中堅者，善運是另說，亦承水

取其色似明。星多心蒙引以陽卦屬星陽剛在中屬多心。存疑但以陽剛在中該之亦可。

通坎一陽內明一陰外暗有水之象故謂水從水之類而廣之大溝小澗所以行水坎流而不盈故為溝澗陽隱陰中藏而不露故為隱代隱而不見伏而不出陽在陰中抑而能制故為矯矯而直而無輟而曲也。因矯矯而推之則為弓為輪皆以矯矯而成也。其於人也陽陷陰中險而不寧故為加憂而憂皆增也。心虛而靈耳虛而聰坎體中實心將以物累耳將以物重故為心病為耳痛坎水猶人身之血故為血卦大赤者乾之色坎得乾之中畫故亦為赤其於馬也陽明在中為蒼之美馬剛躁在內為心之亟焉陽昂陰低上畫陰故為首下兩不昂焉陽

易經詳說

卷四十八

說卦傳

寄願堂

厚陰薄下畫陰故為通薄而不厚焉通薄則不能致遠故為行之曳而不進焉其於輿也有險阻而行阻得則為多背非輿之有傷而為之災也又白水類推之通者水之性則為通月者水之精則為月又自人類推之坎險而陽隱是人之心險而善隱者也故為盜其於木也陽剛在中故為堅而且多心也坎之象有如此

離為火為日為電為中女為甲冑為戈兵其於人也為大腹為乾卦為龍為雉為雉為蚌為龜其於木也為科上槁

孔疏此一節廣明離象離為火取南方之行也為日取其日是火精也為電取其有明也似火之類也為中女如上釋離為中女為甲冑取其剛在外也為戈兵取其剛在於外以剛自捍也其於人

出為大腹取其懷陰氣也為乾卦取其日所曜也為龍為雉為龜為蚌為龜皆取剛在外也其於木也為科上槁科空也陰在內為空木既空中者上必枯槁也

木義荀九家有為牝牛

要胡氏曰按夫子取離卦象如日本離管華豐家辭如龜本願損益互體此外皆所自取

蒙引簡齋曰內暗外明者火與日也離內陰外陽故為火與日陰麗於陽則明故為電愚謂以火內暗外明則然若日則太陽之精安得有內暗之理故孟子曰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體即所謂內用即所謂外也是內外皆明也按同人本義云離以三畫卦之名一陽麗於二陰之間故其德為麗為文

易經詳說

卷四十八

說卦傳

寄願堂

明其象為火為日為電離本義云離麗也陰麗於陽其象為火體離而用陽也依此則惟火取內暗外明體陰用陽之象若日與電大抵只取明象若以日為體陰誠所未備電則雷火之光陽氣之盛者亦非麗于陽也惟其有似金蛇形者是有所麗耳然正電不如此也為中女再索得女也。節齋曰剛在外故為甲冑為戈兵南軒曰甲冑外堅所以象乾之畫愚謂只取外剛戈兵上銳所以象離之性愚謂甲冑與戈兵雖皆兵器然實一類南軒之說似勝矣節齋蓋取剛在下夫甲冑之剛固在外若戈兵之剛乃在上若亦以為在外則內對外言戈兵之內柔又安在耶甲被於身者身被于冑者即體也戈鎗也長兵也兵刀也短兵也。節齋曰中虛故於人為大腹南軒曰腹陰而有容坤為腹離得坤中爻乃

爲大腹何也、不如節齋取虛中之象爲簡當。節齋曰火燥燥故爲乾卦、張子曰離爲乾卦其於木也爲科上槁附而燥也。二象皆取火燥之義。爲龜爲蟹爲龍爲蚌爲龜附而煮曰皆以外剛而內柔此說更無改訛矣。楊氏曰龜性靜取其中虛之象、蟹性燥取其上下二蓋之剛、龍取其善麗之象、蚌取其中虛之象、龜取其文明之家此說近牽強亦支離且以龜爲靜龜不允靜於龍乎以蟹爲燥而取上下二蓋之剛然則蟹只外燥乎其內亦燥否以龍爲善麗蓋以其絲物而行耳以蚌爲中虛又不如以爲文明也蚌能生珠以龜爲文明豈以其背書出洛耶然龜未必個個負書也抑或取其具五行八卦二十四氣之象耶蚌之行不知何如但據鷸蚌相持之說謂蚌出鷸鷸往啄其肉蚌因合而制之則蚌之性亦當

易經詳說

卷四十八

說卦傳

美 寄願堂

如蟹蛤之類是以外剛內柔也。新齋曰中虛故於木爲科上槁科空也木既中虛上必枯槁矣枯槁龍氏曰於木爲科上槁中虛外乾也張子曰於木爲科上槁附而燥也雙湖曰按張子附而燥是不以科爲木科爲水虛科之科謂科槩之附於木者也科中虛有離象燥則科之木乾燥也如鷸巢之類皆是也木枝結構而成也愚按節齋括著之說至矣張子附而燥之說誠如雙湖所說解但其於木也四字似牽強耳又云有九家牝牛柔順之物以中虛之陰爲王是內順之至者也故美兌皆不得爲牝牛止是中柔也。剛說離爲火爲日爲電皆天地間之至明者也爲中女再索得女也馬甲冑爲戈兵甲冑外堅家外畫之剛戈兵上銳象離火之性也其於人也爲大腹中虛也爲乾卦六爻燥也爲龜爲蟹爲龍

爲蚌爲龜皆外剛內柔也其於木也爲科上槁中虛故於木也爲科上槁科空也木既中虛則上槁矣

存疑內暗而外明者火也離內陰而外陽似之得陽之精而明无不照者日也離以陰應於陽其德爲文明故其象爲日雷火之光電也離之德爲文明故亦爲電離再索而得女故爲中女離剛在外故爲甲冑爲戈兵中虛故於人爲大腹火性燥故爲乾燥之卦離解離蚌龜皆剛殼在外離內柔而外剛故象之科大枝內空也木枝空上必枯槁離中虛故象之

腰爲戈兵蒙引象離火之性取上銳然鑄用木柄亦是外剛內柔。科字作空解亦說得通然今人謂樹一株爲一科科即樹也科上槁只是科上有枯枝

易經詳說

卷四十八

說卦傳

美 寄願堂

離內陰外陽象火之內暗外明故爲火從火之類推之火之情非日乎故爲日火之光非電乎故爲電再索得女故爲中女離陽在外甲冑外堅爲甲冑離剛在上戈兵上銳爲戈兵陰在內而中虛其於人也爲大腹火炎而乾燥於卦爲乾卦外陽內陰以象外之骨剛內之肉柔故爲離爲蟹爲蚌爲龜其於水也以離之中虛故中虛而中空者上必槁故爲科上槁離之象有如此

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闕爲果臝爲闕寺爲指爲狗爲鼠爲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爲堅多節

杜蘅此一節廣明艮象艮爲山取陰在下爲止陽在上爲高故艮象山也爲徑路取其山雖高有間道也爲小石取其艮爲山又

為陽卦之小者故為小石也為門闕取其有徑路又崇高也為果
木實為果草實為草取其出於山谷之中也為關寺取其禁止
人也為指取其執止物也為狗為鼠取其皆止人家也為黔喙之
屬取其山居之獸也其於木也為堅多節取其山之所生其堅勁
故多節也

不義苟九家有為為虎為狐

夏湖胡氏曰夫子取艮卦象如石木之象互體之象如鼠木之晉
互體之象如果木之剝上爻此外皆所自取

蒙引鄭正夫曰靜以止者山也雙湖曰一陽高出二陰之上而止
其所者也愚按艮卦本義云一陽止於二陰之上陽自下升極上
而止也其象為山取坤地而隆其上之象亦止於極而不進之義

易經詳說

卷四十八

說卦傳

天 寄願堂

也不可有改矣。臨川曰徑者路之小也長者震之反體高山之
上成蹊非如平地之大塗也愚謂一陽橫亘於二陰之上其有似徑
路然不必以割震之大塗言也。臨川曰小而剛在坤土之上象
山頂高處之小石坎剛在坤土之中則為平地之大石也愚謂只
可取小而剛在坤土之上說其曰象山頂高處之小石及坎為平地
之大石者似皆解了。臨川曰闕者門之出入處上通連亘下二
畫變時而虛似闕也愚按此說亦明淨矣。臨川曰果者木實味
者草實乾純剛故為木果艮一剛在上者木之果二柔在下者為
草之實乎蓋木之果草之實皆小而實者也正為艮之象矣周禮
天官甸師氏註植生曰果蔓生曰蔬不巷曰囊為菜為蔬鮮草木
之始也艮為果蔬草木之終也果蔬能終又能始故於艮之象為

切愚謂此一義但小而實之義已明不必更取他說之深奧曲折

者矣。○開卦取氏曰周官闕人掌王宮中門之禁止物之不應入
者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宮女之戒令止物之不得出者皆阻於前
而衛內之柔者也愚按說止義取象當矣但阻於前而衛內之柔
之說似贅。雙湖曰艮為手而所用以止物者又在指也。為狗
口雲郭氏曰三陽卦艮獨不言馬者其剛在上所用益小故於獸
畜无行健之功而徒有嚙噬之象愚謂通理只在聖人口頭此章
廣八卦之象朱子以為多不可曉難說是因其所用益小故不於
馬取象也只用遠取諸物意臨川評謂外剛能止物而中內柔媚
汎再除却中內柔媚數字似尤為明淨雲峯曰艮不言馬艮止也
止之性非馬也。為鼠臨川曰謂前剛也愚謂鼠象最利是前剛

易經詳說

卷四十八

說卦傳

天 寄願堂

也。○為黔喙之屬臨川曰謂前剛也黔字當與鈴通以鐵持束物
者黔喙之屬山居猛獸齒牙堅利如鐵能食生物者也愚謂鈴既
是以鐵持束物者今以名獸似亦不相類何故取之正謂鈴與指
銼通若黔則黎也黑也愚按鳥之喙大槩皆黑參氏曰鳥喙以啄
止物黔喙之屬也愚謂皆剛在前也故取此象而臨川謂黔當與
鈴通未知何所本恐參氏之說較无所造作也曰黔喙之屬百鳥
之象不可枚舉故統以之屬二字也臨川指山居猛獸者意謂曰
狗曰鼠未足以盡其象故更著此一句也但選以鈴為黔亦可疑
○堅多節臨川曰剛在外也參氏曰坎陽內故堅多心艮陽上故
堅多節按參氏之說尤明有此句是以坎之堅多心來對看也為
堅多節堅者陽卦也多節者陽在上也乃知堅指木全體言坎堅

而多心坎亦陽卦云。苟九家陳安卿說。麻衣易以艮爲鼻。朱子曰。鼻者面之山。管輅凡如此說。則爲鼻之義明矣。爲虎者。齒牙猛利。剛在前也。爲狼取象。航虎同。剛說艮爲山。取地而隆其上之狀。亦止于極而不進之意也。爲徑路。一陽橫亘于一陰之上。徑家也。爲小石。小而剛也。爲門闕。上畫連亘。下二畫雙峙而虛也。爲果。威皆剛在上小而實也。爲閤寺。止物之出入者也。爲指。艮爲手。所以止物者。又在指也。爲狗。亦以外剛能止物也。爲鼠。亦爲前剛也。爲黔喙之屬。凡鳥剛喙能食生物者是也。皆剛在前也。黔不必作。黔黔黎也。黑也。凡物喙皆黑。此可指而見者。間有紅帶及黃嘴者。不可一二而混千百者也。其於木也。爲堅多節。坎陽在內。故堅多心。艮陽在外。故堅多節。

易經詳說

卷四十八

說卦傳

聖 寄願堂

存疑一陽止於二陰之上。陽自下生。極上而止。故其象爲山。取地而隆其上之狀。亦止於極而不進之意也。一陽橫亘於二陰之上。以山徑路橫亘於山上也。故爲徑路。小石在山之上。艮一陽小而剛。在坤體之上。故爲小石。闕者門之出入處。艮上畫陽連亘。下陰畫雙開而虛。有似於闕。故爲闕。果者木實。陳者草實。而皆在草木之上。艮一剛在上小而實者。似之。故爲果。威。闕人掌王宮中之禁。止物之不應入者。寺人掌王宮之內人及宮女之戒。止物之不應出者。艮之德爲止。故爲闕寺。艮爲手。而所用之以止物者。又在於指。故爲指。外剛而止物者。狗也。艮內柔外剛。故有其象。鼠。鼠最利能噬物。艮陽在上而剛。故象之。爲鳥之喙。其色皆黔。而能止物。以其剛也。艮一陽在上而前剛。故似之。坎陽在內。於木爲堅多心。

艮陽在上。於木爲堅多節。

講艮一陽止於二陰之上。有山隆起地上之象。故爲山。從山之類。推之一陽橫亘於山上。爲徑路。一陽峻聳於山上。爲小石。上畫連亘而實。下二畫對峙而虛。門闕上實而中虛。以通出入象之。故爲門闕。艮一剛在上小而實。木之果草之蔬。皆小而實。且在上。故爲果。威。艮之德止也。闕人止不得入。寺人止不得出。皆能止。故爲闕寺。艮本爲手。而手之用。在指。故又爲指。獸之能止物者。狗也。故爲狗。艮剛在前。鼠剛在齒。故爲鼠。鳥之剛在喙。故爲黔喙之屬。其於木也。陽剛在外。故爲堅。而且多節也。艮之象有如此。

易經詳說

卷四十八

說卦傳

聖 寄願堂

爲羊

初九此一節廣明兌象。兌爲澤。取其陰卦之水。地類卑也。爲少女。如上釋兌爲少女也。爲巫。取其口舌之官也。爲口舌。取西方於五事爲言。取口舌爲言語之具也。爲毀折。爲附決。兌西方之卦。又兌至秋也。取秋物成熟。棄穰之屬。則毀折也。果蓏之屬。則附決也。其於池也。爲剛鹵。取水澤所停。則鹹鹵也。爲妾。取少女從婦爲婢也。爲羊。上釋取其羊性順也。

本義荀九家有爲常。爲輔頰。案引達齋曰。陰停於外。故爲澤。漢上曰。澤者水之聚。一陽沉於下。一陰見於上。坎兌一也。故坎壅成澤。澤決成川。愚按兌卦本義云。兄說也。一陰進乎一陽之上。喜之見乎外也。其象爲澤。又取坎水。

而塞其下流之象。朱子既有明訓，諸儒又何用別立說乎？漢上朱氏所謂坎兌一也，坎壅成澤，澤決成川之說為妙，亦是朱子取坎水而壅其下流之義。為少女，三索得女也。進齋曰：巫口舌之官，以口說神者，兌上折口象，故為巫。為口舌，鄭氏曰：通乎幽者，以言說乎神，巫也。交乎顯者，以言說乎人，口舌也。口舌悅乎人之說，不是，大抵不宜以幽顯對仗說。進齋曰：金氣始殺，條枯，條枯實落，故為毀折。此說正矣。融堂曰：為毀折，上柔象，然則下剛象當於何處着落？若以兌上柔為毀折，則柔當為破碎之甚矣。進齋曰：柔附於剛，乃決柔也。此說簡暢。愚齋曰：陰在上皆有失義，震陽動故躁，兌陰說故附，決躁者有所去而達其怒也，附柔者始難親而終不免於去也。此說迂曲。進齋曰：潤極改為剛，陽在下為剛。

易經詳說

卷四十八

說卦傳

聖賢願堂

陰在上為幽，幽之地未能生物，幽者水之死氣也。坎水絕於下，則只是還象耳。又曰：澤見於上，僅以上一陰為澤，即李漢不謂矣。幽之下土若不堅硬，則鹽水虛潤而不可鹽矣。故謂剛幽，即下土堅硬而其幽濕，兌二陽在下，一陰在上之象也。融堂曰：水至柔也，雖而幽陽在於下也。節齋曰：少女從姊為姊，故為妾。節齋曰：內狼外說故為羊。荀九家為常者，人情惟其所說，則自不能已。故常若有厭意，則不能常矣。為輔頰者，輔頰亦口舌之類，皆取柔上之象。剛說兌為澤，取其悅萬物，又取坎水而塞其下流之象，為少女三索得女也，為巫為口舌，兌上折為口象，巫口舌之官，以言悅乎神者也，為毀折，金氣始殺，條枯實落故也。為附決，柔附於剛，剛盛則上進勢必決，柔也蓋兌亦二畫卦之決也，其於地也剛。

幽下土堅硬而其上幽濕，兌二陽在下，陰在上之象也。為妾，陰之少賤者也。為羊，內狼外悅也。

存澤水流為川，清為澤，兌乃坎水而塞其下流，諸水之澤也。故似之，兌三索而得女，故為少女。巫口舌之官，以口悅神者，兌上折口象，故為巫。為口舌，金氣肅殺，條枯實落，毀折也。兌正秋也，故為毀折。柔附於剛，剛乃決柔，故為附決。柔之附於剛也，小人柔媚之態，而欲求附於君子，剛之決柔也。君子則正之心，初不以小人之媚而遂為所惑也。地積輿水為幽，兌二陽在下為剛，一陰在上為幽，幽必剛方不滲漏，否則滲漏而乾矣。少女從姊為姊，故為妾。內狼外悅故為羊。

按附決，孔疏果藏之屬，則附決似可用，謂有所附者皆失去而落。

易經詳說

卷四十八

說卦傳

聖賢願堂

也此與毀折為類，就陰陽說，似无味。

謂兌乃坎水而塞其下流，諸水之澤也。故為澤。三索得女，故為少女。兌從主悅，巫以言悅神，故為巫。兌上缺有象於口，故為口舌。兌居西方為正秋，金氣肅殺，物之全者以毀，剛者以折，故為毀折。兌以一陰附二陽之上，陽盛則必進而決之，故為附決。其於地也，兌二陽在下，一陰在上，有象于下土堅實而濕在上，故為剛幽。陰少而分賤為妾，內剛狼而外柔悅為羊。兌之象有如此，蒙引按說卦傳雖廣八卦之象，其實則未盡聖人之意，蓋亦錯舉以為例耳。非謂是足以盡天下之類也。今因程子之說分為天地人物等而列之，庶觀象觀變時可以類推云。

天文類

乾爲天 震爲雷 巽爲風 離爲火爲日爲電 坎爲月

地理類

乾爲冰 坤爲地其於地也爲黑 震爲大塗 坎爲水爲溝瀆
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 兌爲澤其於地也爲剛固

時令類

乾爲寒

人物類

乾爲君 爲父 坤爲母 爲祖 震爲長子 巽爲長女 爲
工 爲盜 離爲中女 艮爲閨寺 兌爲少女 爲巫 爲妾
人事類

乾爲言 坤爲吝嗇 震爲決躁 巽爲進退爲不果 爲近利

易經詳說

卷四十八

說卦傳

寄願堂

市三倍 坎爲隱伏 爲矯輮

身心類

震於人也爲寡髮 爲廣顙 爲多白眼 坎於人也爲加憂爲
心病爲耳痛 離於人也爲大腹 艮爲指爲鼻 兌爲口舌爲
輔頰 又震於馬也爲善鳴 爲馵足 爲作足 爲的顙 坎
於馬也爲美脊 爲亟心 爲下首 爲薄蹄爲曳曳步也

宮室類

坎爲宮 爲棟 艮爲門闕

器用類

坤爲釜 爲大輿 爲桷 震爲鼓 巽爲繩直 坎爲弓輪其
於輿也爲多眚 爲律 離爲甲冑爲戈兵

飲食類

坎爲漿

布帛類

乾爲衣 坤爲布 爲囊 爲囊者爲帛者

珍寶類

乾爲玉 爲金 震爲玉

禽虫類

乾爲馬 爲老馬 爲奔馬 爲駁馬 爲龍 坤爲子母牛
爲牝 震爲龍其於馬也爲善鳴 爲馵足 爲作足 爲的
類 爲鵠 巽爲鶴 坎於馬也爲美脊 爲亟心 爲下首
爲薄蹄 爲曳 離爲雉爲蟹 爲龍爲蚌 爲龜爲牝牛

易經詳說

卷四十八

說卦傳

寄願堂

艮爲狗 爲鼠 爲黔喙之屬 爲虎 爲狐 爲兔 爲羊

草木類

震爲木果 震爲蒼竹 爲萑葦 其於稼也爲反生 又爲
鮮 巽爲木 爲楊 坎於木也爲堅多心 爲叢棘 爲疾
其於木也爲科上槁 艮爲果蓏 其於木也爲堅多心
氣色類

乾爲大赤 坤於地也爲黑 爲黃 震爲元黃 巽爲白爲

臭 坎爲赤

數目類

巽爲近利市三倍

卦州

巽其究爲躁卦 坎爲血卦 離爲乾卦

通用類

位爲剛 爲直 坤爲均 爲文 爲迷 爲方 震爲勇

其究爲健 爲蕃鮮 巽爲長 爲高 坎爲通 爲可 爲兌爲

毀折 爲附次 爲常

右即孔子所取八卦之象而分門類聚之正欲初學以類而及其餘庶幾可以盡天下之應蓋亦聖人畫八卦之本意也如所謂乾爲君以見坤之爲臣乾爲圓以見坤之爲方離爲乾以見坎之爲濕坎爲血卦以見離之爲氣如此之類在學者自以意會又如乾於人物爲君爲父則亦可爲大人爲長者爲祖宗爲賢人君子皆尊貴在上之意也於取離爲馬則亦可爲龍此爲虎豹犀兕之類

易經詳說

卷四十八

說卦傳

吳 弘 廟 堂

以至凡獸之牡凡鳥之雄皆陽之性也餘放此

右第十一章

本義此章廣八卦之象其間多不可曉者求之於經亦不盡合也沙隨程氏曰八卦之象人物而已充其類則有所謂百物不廢者極其說則又可以類萬物之情然說卦之象有與卦爻相符者如乾爲大坤爲地之類是也有不與卦爻相符者如乾坤稱龍而不必在震坤坎稱馬而不必在乾之類是也有見說卦而卦无之者如載者如新之鶴中孚之豚魚之類是也有見說卦而卦无之者如爲釜爲布爲蠶爲蚌之類是也若夫大聖謂之離小聖謂之坎此見於他書而易與說卦又可以類推也

雲峯胡氏曰此章廣八卦之象凡百十有二本義以爲多有不可

曉蓋有當解者有不必強解者其中有相對取象者如乾爲天地

爲地之類是也上文乾爲馬此則爲良馬老馬瘠馬駁馬良取其

德老取其知瘠取其骨駁取其力皆取其健也上文坤爲牛此則

爲子母牛取其生生有繼兼取其順也乾爲木果結於上而圓坤

爲大輿載于下而方震爲夬躁巽爲進退爲不果剛柔之性也震

巽獨以其究言剛柔之始也坎內陽外陰水與月則內明外暗離

內陰外陽火與日則內暗外明坎中實故於人爲加憂爲心病爲

耳痛離中虛故於人爲大腹良爲閨寺爲指陽之止也兌爲巫爲

口舌陰之說也有相反取象者震爲大塗反而艮則爲徑路大塗

陽闢乎塗無險阻也徑路陽阻而下陰不能闢也巽爲長爲高反

而兌則爲毀折長且高者陽之上達毀而折者陰之上窮也有相

易經詳說

卷四十八

說卦傳

吳 奇 順 堂

因取象者乾爲馬震得乾初之陽故於馬爲善鳴蹇足作足之類震陽下而陰上也故得乾中爻之陽故於馬爲美脊蹇心下首薄蹄曳坎陽中而陰外也善鳴似乾馬之良美脊似乾馬之瘠也作足者陽下而強薄蹄者陰下而弱也坤爲大輿坎爲輿而多脣坤中虛而力能載坎中滿而下无力也巽爲木幹陽而根陰也坎中陽故於木爲堅多心艮上陽故於木爲堅多節離中陰而虛故於木爲科上槁震爲數乾爲木果震之二陽花之數乾之三陽果之結乾爲木果艮爲果藏果陽在上果藏陽上而陰下也有一卦之中自相因取象者坎爲隱伏因而爲盜巽爲繩直因而爲工艮爲門闕因而爲闕寺兌爲口舌因而爲巫有不言而互見者乾爲君以見坤之爲臣乾爲圓以見坤之爲方者諸者陰之爲也以見陽

之闕均者地之平也、以見天之高、爲文者物生於地、藉而可見也、知其始於天者不可見矣、爲柄者有形一可執也、乾之氣不可執矣、離爲乾、卦以見坎之爲濕、坎爲血、卦以見離之爲氣、巽爲臭、以見震之爲聲、巽離兌三女、震爲長子、而坎艮不言者、尊嫡也、於陽之長者尊之也、兌少女爲妾、而巽離不言者、少女從姊爲婦、於陰之少者卑之也、乾爲馬、震坎得乾之陽皆言馬、而艮不言者、艮止也、止之性非馬也、他可以觸類而通矣、

梁氏中行曰、易自太極而分陰陽、變化在物、莫非象也、爲馬爲首、攝乎父三章、正象也、爲天以下八章、別象也、今以一物言之、使人以類觀、則八卦何物而不具、且乾爲馬、爲首以下、亦馬一體象也、男女之分、亦馬牡牡象也、別而言之、於乾又有良老瘠駁之不同、

易經詳說

卷四十八

說卦傳

吳 奇願堂

於震又有善鳴、是作足之類、各異于坎、又有美脊、是心下首、薄蹄之別、坤之象又爲牝馬、自此推之、豈一端哉、又曰、此八卦別象、然自坤而降、或曰其於地、其於火、其於馬、其於與、其於稼、其於木、唯乾无之、何也、蓋物不足以盡卦、則正言爲天爲地之類、卦不足以盡物、則有具於人、其於木之類、至於乾之爲道、天不周遍、萬物皆不足以盡之、故无所言焉、八卦之象、廣而求之、皆不出吾身而已、精之爲道德性命、粗之爲形色聲音、容內之爲視聽言動、外之爲君臣父子、大而至於手足、微而至於爪髮、皆不越乎八卦、八卦何物也、大極也、太極何物也、至中至正、不偏不倚、道之大原也、人徒知七尺之軀、戴天履地、飲食渴飲、與造化日夜運轉、消息盈虛、屈伸往來之中、孰知自頂至踵、天之與我者、有如是至精至妙至

廣至大之理、是吾身也、大而天地、微而蟲魚草木、幽而鬼神、之理、明而事變之極、亦然也、上極天地之始、下極天地之終、亦然也、吾能反身而誠、默而識之、不言而信、則大足以參天地、微足以育萬物、幽无愧於神、明无忤於人、直於天地相爲始終、是則豈直侯不惑而已、至所謂象者、真筌蹄耳、

丟疑此章是把八卦的象、廣取將來立個樣子、教人曉得這件逐物去認個易理、不是易象遂盡於此的、各節須以首句作主、中間橫說豎說、取象種種不同、有觸手開眼、无非這個意思、再作不得死熬話看、

孫廣八卦之象、朱子謂多不可曉、講家於不可曉者、不得不求其解、蒙引折衷、羣說頗覺詳明、推類盡餘、又在學者之變通、

易經詳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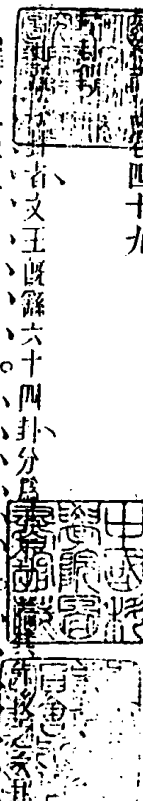
卷四十八

說卦傳

吳 奇願堂

易經詳說卷四十八終





易經詳說

卷四十九

序卦傳

一 寄願堂

也今驗六十四卦二二相耦非覆即變復者表裏觀之遂成兩卦
 屯蒙需訟師比之類是也變者反覆惟成一卦則變以對之乾坤
 坎離大過頤中孚小過之類是也且聖人本定先後若元用孔子
 序卦之意則不應非覆即變然則康伯所云因卦之次託象以明
 義蓋不虛矣故不用周氏之義

程子曰韓康伯謂序卦非易之義此不合道

或問序卦非聖人之書乎朱子曰此涉儒釋氏之說也先儒以
 爲非聖人之書某以爲謂之非聖人之情則可謂非易之義則不
 可周子分精與繇字甚分明序卦却是易之義事事夾雜都有
 在裏面問如何謂易之精曰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這是易之精問如序卦中亦見消長進退之義實作

易經詳說

卷四十九

序卦傳

二 寄願堂

其多寡之類則未嘗不均也

韓川吳氏曰彖皇六十四卦之序始乾終坤蓋奇畫獨盡之上每
 加一奇一偶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以極於六
 十四乃其生卦自然之序非人所安排也後之易各因彖皇之卦
 而其序不同如連山之首且歸藏之首坤不復可知其六十四卦
 之序何如矣始乾坤終既濟未濟者周易六十四卦之序也蓋文
 王既立卦名之後而次其先後之序如此皆以施用於人事者起
 義而夫子爲之傳以發明其卦序之意或者乃疑其非夫子之作
 張子曰序卦不可謂非聖人之書其間雖無極至精義大槩皆有
 意思今欲安置一物猶求宿處况聖人之于易必須布遍情密如
 是大匠豈以一斧可知哉

易經詳說

卷四十九

序卦傳

三奇願堂

雙湖湖氏曰：王序卦大抵本先天圖以東南西北四方正卦乾坤坎離爲上經之始終。以西北隅艮東北隅兌合而爲成。西南隅巽東北隅震合而爲恒。四隅反卦爲下經之始而終之以既未濟。則亦坎離之交不交也。故乾坤坎離四純卦皆居上經。巽艮兌四純卦皆居下經。又以反卦爲次。雖非伏羲之舊。而先天一圓大旨則備見焉。夫于序卦直以卦名發其次第之意。而他則未暇及耳。又接呂氏要指曰：易變易也。天下有可變之理。聖人有能變之道。反需爲訟。泰爲否。隨爲蠱。晉爲明夷。家人爲睽。此不善變者也。反則爲復。遯爲壯。夬爲解。損爲益。困爲井。此善變者也。又王序人以可變之機。則危可安。亂可治。特在一轉移間。爾後天之學。其以人事贊天地之妙。又嘗合上下經始終而論之。乾坤天地也。坎離水火也。以體言也。咸恒夫婦也。既未濟水火之交不交也。以用言也。上經以天道爲主。具人道於其中。下經以人道爲主。具天道於其內。三才之間。坎離最爲切用。日月不運。寒暑不成矣。民非水火不生。活矣。心火炎燥而不降。腎水潤渴而不升。百病侵凌矣。故上下經皆以坎離爲終焉。

案：引此亦聖人之蘊。因卦以發者。中間有不可求之太深處。蓋聖人只是畧借卦名。以叙其所以相承者。不爲尤義耳。如卦德卦體之類。皆有所畧也。自朱子以前。已有疑其非聖人之筆者。朱子不放以爲然。蓋中間至理。自不可誣。其有近於牽合者。學者尙當虛心傍義以求之。亦未爲无所發也。但不當鑽研太過耳。序卦傳所云流行之易也。雜卦傳所云對待之易也。故二傳之作。聖人所

易經詳說

卷四十九

序卦傳

四奇願堂

不容缺也。序卦傳中言不可者。其例有二。如物不可以終否之類。以理之自然者言也。如有大者不可以盈之類。以理之當然者言也。其言某者某也。亦有兩端。如屯者盈也。之類。則卦帶上文。如震者動也。之類。則卦帶下文。又如師者衆也。之類。則承上文而起。下文大抵承上起下者居多。

賤周子讀書有精蘊之分。韓康伯不知有此。朱子之辨固有理而韓亦只講无甚深義耳。程張恐人忽之。故駁韓說。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

臨川吳氏曰：此言乾坤所以爲上經之首也。天地謂乾坤二卦。雙湖胡氏曰：乾坤爲上經主。自坎離外。諸卦皆乾坤含週。案引有天地則造化流行於兩間。而萬物生。此乾坤所以爲諸卦之首也。

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韓氏屯剛柔始交。故爲物之始生也。

孫疏王肅云：屯剛柔始交而難生。故爲物始生也。盧氏曰：物之始生故屯。難皆以物之始生。得屯難之義。案上言屯者盈也。得屯大乾坤其言已畢。更言屯者物之始生者。開說下物生必蒙重取始生之意。非重釋屯之名也。故韓康伯直引剛柔始交。以釋物之始生也。

張子曰：聚而不得出。故爲難。雷亦然。

平安真氏曰：屯不訓盈。剛柔始交。雷雨動盪。其氣充盈。故謂之盈。耳。諸物之始生者。其時也。若屯之訓。紛紜難解之義耳。

蒙引物生之始生意體精於內亦有盈滿之義故曰屯物之始生也程傳曰天地生萬物屯物之始生故繼乾坤之後
存諸屯者盈也物之始生也是應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盈天地之間惟萬物屯也此屯所以次乾坤也
夫起諸故字是序易的原故受是名下卦受之即承受意莫誤作授字若二篇中物字甚多在隨處取義
據文字只作示字看最明屯只照盈滿意講不必用屯難意程傳說序卦處見前各卦下蒙引於此各卦據錄數語其辭而明今從之仍用蒙引以見非原本也

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

蒙引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兼動植之類言物生必蒙專就動物

易經詳說

卷四十九

序卦傳

五寄願堂

之有知覺者言

與蒙始生而未通是雖成形成性知識未開必蒙昧而不明故屯後受之以蒙蒙者蒙昧未明之義也又物之幼穉也

按蒙昧即是幼穉時或分蒙昧未知覺幼穉難遂長恐非諸氣觀

程傳云物始主穉小蒙昧未發可見无二意

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

漢上朱氏曰幼穉而无以養之則天開不遂諸德養才者亦然南軒張氏曰需者乃養之以中正為飲食之道也

楚詩何氏曰中正取五爻象然需待亦有從容不迫後其食之道蒙引需者所給也故曰飲食之道也

存疑以需為飲食是未滿卦需於酒食及君子以飲食宴樂意

據程傳云物之幼穉必待養而成養物之所需者飲食也故曰屯者飲食之道也此語甚明蒙引不載故補之
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

程傳夫有生則有資有資則爭與也

漢上朱氏曰乾儀以應水酒生禍有血氣者必有爭心故次以訟訟即飲食人之大欲也天生斯民有欲則爭故需後承之以訟訟其理勢之必至也程氏曰人之所需者飲食既有所需爭訟所由起也

存疑訟皆由田土其為飲食顯矣

訟必有眾起故受之以師師者眾也

蒙引人之有訟必各有朋黨後以朋黨而起者非一人此以朋黨

易經詳說

卷四十九

序卦傳

六寄願堂

而起者亦非一人是有眾起也皆理勢必然也

存疑訟必牽連人多不止一人故曰必有眾起

獨此或謂用兵眾以平爭雖於卦義為合而在此處覺違

眾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

陳註眾起而不比則爭无由息必相親比而後得寧也

蒙引舊說眾必有所比為我者與我相比為彼者與彼相比此說却是連訟意非矣須要轉頭頭說法方是傳之本意蓋正意只是眾須統於一意此乃理之必然不可得而易者也

存疑民非后罔克齊民以生故曰眾必有所比

據程傳人之類必相親輔然後能安故有眾則必有所比此只是

泛言今皆以人君言

此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

釋註此非大通之道則各有所畜以相濟也由比而畜故曰小畜而不能大也

聚引比我者與我為聚比彼者與彼為聚程曰物相比則則為聚聚相畜也又相親比則則相畜小畜所以次比也此必有所畜字意以當謂必有以畜之者更詳之

存疑衆人比輔於我必須有以養之制田里教樹畜皆養民之也故受之以小畜

按此必有所畜小字帶過不必泥。畜訓養與卦意不合時講多從之

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

易經詳說

卷四十九

序卦傳

七寄願堂

釋註履者禮也禮所以適用也故既畜則宜用有用則須禮也

平庵項氏曰履不訓禮人之所履未有外於禮者故以履為有禮也

蒙引物畜然後有禮程曰夫物之聚則有大小之別高下之等美惡之分是物畜然後有禮也禮所以序其所聚使不亂也

存疑禮義生於富足故曰物畜然後有禮

按時講師此小畜履以君道言而小畜履直分教養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

本義與氏云鄰本无而泰二子

鄰陽董氏曰人有禮則安无禮則危正此意也

蒙引泰然後安人有禮以相處然後彼此各得其分而安矣由禮

所謂有禮則安无禮則危也程曰履得其所安則舒泰泰則安矣存疑泰寬舒也安安平也必寬舒然後平安

按而泰二字多作衍文存疑本程傳。程傳又曰天地陰陽之氣相交而和則萬物生成故為通泰。安舒通泰原是一意上言安下言通自可相按

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

南軒張氏曰治亂相仍如環无端物安有久通者乎故受之以否夫泰而驕所以致否否而畏所以復泰

蒙引物无終通之理治極必亂盛極必衰天地盈虧與時消息而况於人乎聖人且奈何哉

按程傳物理往來通泰之極則必否否所以次泰也。時講泰益

易經詳說

卷四十九

序卦傳

八寄願堂

以世運循環言

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

釋註否則思通人人同志故可出門同人。不謀而合

陳水河馬氏曰否者物不相交之卦不相交則異異則爭爭則窮故受之以同人同人者所以通之也

蒙引否者上下不交然无終否之理故繼以同人程曰天地不交則為否上下相同則為同人與否義相反故相次又世之方治必與人同力乃能濟

存疑否者上下不交同人者彼此相交也始不相交而終必交故否之後受之以同人

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

陳水司馬氏曰物通則大有矣

聖訓能一視同人則近悅遠來而所有者大矣。程曰與人同者物之所歸也。

有大有矣。故受之以大有。所有大矣。故受之以大有。所有大矣。故受之以大有。

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

漢上朱氏曰謙物之歸為已有者必歸焉則亢滿大復為小矣。有大者不可盈故受之以謙。

謙引所有既大不可以自滿自滿則招損矣。故承之以謙。程曰其有既大不可至於盈滿必在謙損。

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

易經詳說

卷四十九

序卦傳

九寄願堂

豫則大有持之以謙則能保其所有而樂也。程曰有既大而能謙則有豫樂已。

而能謙必豫。而能謙必豫。而能謙必豫。而能謙必豫。

豫此連上兩卦說是變例總見文意不拘。時講自同人至豫皆以人君言。

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

釋註順以動者衆之所隨

孔疏人君喜樂游豫人則隨之糾作靡靡之樂長夜之飲何為天下離叛乎故韓康伯云順以動者衆之所隨在於人君取致豫之義然後為物所隨。

聖引豫必有所隨所喜樂則隨之矣。程曰悅豫之道物所隨也。

存疑隨生於豫。蓋樂則隨不樂則不隨。故曰豫必有隨。後有大而能謙必豫此豫字就上之樂言。豫必有隨則上樂而下亦同其樂方隨之也。

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

漢上朱氏曰以喜隨人必有所事。臣事君子事父婦事夫弟子事師非樂於所事者其肯隨乎。

平庵項氏曰蠱者壞也。物壞則萬事生矣。事因壞而起故以蠱為事之先。

聖引以喜隨人者非无眚也。必有其事。如臣之事君必以治天職為事。弟子之隨師必以授業解惑為事。程子曰喜悅以隨於人者

易經詳說

卷四十九

序卦傳

十寄願堂

必有事也。无事則何喜何隨。

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隨隨者大也。

釋註可大之業由事而生

陳川吳氏曰因蠱之有事而後有隨之盛大也。

平庵項氏曰隨不訓大大者以上臨下以大臨小。凡稱隨者皆大者之號故以大稱之。若豐者大也則真訓大也是以六十四卦有二大而不相妨焉。

南軒張氏曰隨者二陽進而四陰退。繫繫向於大矣。

聖引有事然後可大如從事於學問則學問可大從事於德業則德業可大之類。程曰有事則可大矣。韓康伯云可大之業由事而生。隨者大也。一說二陽方長故為大一說以尊隨卑大之義所

由起也序卦例不取卦體。卦有大小如臨卦以陽臨陰則臨有大義上二說蓋兼之矣。臨者大也與咸速也同例臨者必大咸速最速。

存疑臨不訓大。今日大者是引附可大之義。然以二陽臨四陰非小小者所可能是臨亦大也。

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

臨川吳氏曰物之小者在下視之而不見必大而後可以觀也。以臨卦二陽之大反易其體則大者在上矣。故為在下四陰之所觀。南軒張氏曰天下皆山也唯泰山可觀天下皆水也唯東海可觀蓋物大然後可觀況於人乎。

蒙引凡物之小者不足動人觀大方可觀道德既大則道德光輝。

易經詳說

卷四十九

序卦傳

主寄願堂

有以動乎人而自可觀矣事業既大則事業有以昭輝人之耳目而可觀矣。程傳只引序卦傳元解。

按前請多以事業言。

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噬者合也。

韓註可觀則異方台會也。

虞山朱氏曰在上无可觀在下引而去矣非可觀而能有噬乎。

蒙引德業既大而可觀則信從者衆而有合无太拘德業等字程

曰既有可觀然後有來合之者也。

按自謙隨至噬嗑時請皆承上數卦以治道言。

初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

韓註物相合則須飾以修外也。

龜山楊氏曰物不可以苟合无故而合者必无故而離又在乎賁以飾之。

東坡蘇氏曰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際所謂合也直情而行之謂之苟禮以飾情謂之賁苟則易合合則相濟相濟則易以離賁則難合難合則相敬敬則久矣。

臨川吳氏曰不執贊則不可以成賓主之合不受幣則不可以成男女之合賁所以次合也。

蒙引物不可以苟合而已物而苟合則徑情直遂於理有所不可且其合也輕於勢亦不能久故不可苟合而必有以文之程曰物之合則必有文交乃飾也如人之合聚則有威儀上下物之合聚則有次序行列。

易經詳說

卷四十九

序卦傳

主寄願堂

夫經世間合的不終都緣一個苟且壞了故傳機不苟飾便能亨其不好處在致字。

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

韓註極飾則實喪也。

南軒張氏曰賁飾則貴於文文之太過則又滅其質而有所不通故致飾則亨有所盡言其不通故受以剝。

蒙引程曰文者所以文其質也若致飾以文則滅其質而亨以盡反不通矣故承以剝物極則反无終盡之理如動極而靜惡極而善之類程曰物至於文飾亨之極也極則必反實終則剝也。

張氏賁者加以文飾不徒率其情而合以禮也物至於飾豈猶无文下行固有亨道而飾不可致也一或致飾斯文滅其質而可亨

者立盡反不通矣。爰次以剝，剝去其文，復反於質也。

接亨通也。亨盡只是不復能通，合以飾而亨。太致飾却又亨盡可

見文質不可偏勝。剝者剝也，承亨盡順說，即剝盡其亨也。集

解謂剝又反質，似難合。○時請以質與剝為文質之變。

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

漢上朱氏曰：此周末所以不勝其弊，文之未流也。物窮則反，不可

終盡，剝陽窮於上而終反於下，故次之以復。

象引程曰：陰極則陽生，剝極於上而復生於下。

存疑物不可以終剝，物極則反之義也。剝之為卦，陽窮於上則反

於下，故受之以復。剝者上之窮也，復者下之反也。

覆此盡字，即上亨盡之盡，盡即剝也。物不可以終盡，猶云物不可

易經詳說

卷四十九

序卦傳

三寄願堂

終剝，蓋上文剝者剝也，剝字正承盡字。○時請以剝與復為道

化之機。

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

漢上朱氏曰：復天理則无妄，无妄則其動也天。

象引程曰：復者復於道也，既復於道，則合於正理而无妄矣。

存疑既復於善，則无復不善之難矣，故曰復則不妄。

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

漢上朱氏曰：前曰比必有所畜者，比而後畜，其畜也小，故次以小

畜，无妄然後物物循理，乃可大畜，故次之以大畜。

圖氏彥升曰：无妄然後可畜，所畜者在德，故曰大

畜。引中實无妄，然後其德可聚，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畜，故无妄

之後，受以大畜。程曰：无妄則為有實，故可畜聚。

接无妄二字，渾淪看，故加一有字。有此无妄，猶云能无妄也。○小

畜取養義。大畜取聚義，此大字可入講，而前於小字用不着。

畜通作聚，解似優。

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

南軒張氏曰：畜然後可推以養人，故受之以頤。

平庵項氏曰：需當物生之初，如兒之須乳，苗之須澆，故曰飲食之

道，頤當畜聚之極，萬物交致其養，故曰養也。

象引德既畜聚於已，然後可以優游涵泳而充養之矣。故大畜繼

以頤。程曰：物既畜聚，必有以養之，无養則必不能存也。頤所以次

大畜也。

易經詳說

卷四十九

序卦傳

西寄願堂

一接養作自已養德說，於上下文為順。

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

程註：不養則不可動，養過則厚。

孔疏鄭玄康成云：養賢者宜過於厚。王輔嗣注此卦云：音相過之

過。韓氏云：養過則厚，與鄭玄康成輔嗣義同。唯王肅云：過无大於

不養，則以為過失之過。案此序卦以大過次頤也，明所過在養子

雍以為過在不養，違經反義，莫此之尤。而周氏等不悟其非，兼以

過失釋大過之名，已具論之於經也。

或問：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何也？朱子曰：動則過矣，故小

過亦曰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

圖氏彥升曰：養者君子所以成己，動者君子所以應物，養君子虛

則中立動則中行豈求勝物哉及其靡變則有時或過故受之以大過

蒙引有大過養而後有大抱負而後有大設施不養則不可動也大過者當大過之時有大過人之才而成大過人之事功者也動者設施而見於用也程曰凡物養而後成則能動動則有過大過所以次頤也

存疑不專一則不能前進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故必有養然後能動不養則不可以有動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即此理也故受之以大過大過即動也以大過之才當大過之時而行大過之事是之為動而本於養也

援自復无妄至大過時請以為聖學之序○不養句是反語正說

易經詳說

卷四十九

序卦傳

圭寄願堂

便明

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

釋註過而不已則陷沒也

蒙引程曰物不可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即止矣故曰遇坎則止即此意也程曰理无過而不已過極則必陷坎所以次大過也

存疑物極則反勢盈則傾故曰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過之所必至也

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釋註物窮則變極陷則反所麗也

龜山楊氏曰坎者陽也必有所麗則庶可以扶危拯溺不有所麗而一於陷者不可也作易者於坎後必繼以離豈无仁民愛物之心哉

蒙引陷必有所麗如獸陷於網則麗於網魚陷於罟則麗於罟以人言之如陷於刑罰則麗於獄矣陷於湖海則麗於水矣理雖淺事則實也程曰陷於險難之中則必有附麗理自然也

存疑陷必有所麗然後可以扶危拯溺而出於險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釋離一陷於險使非有所附麗於人奚能出險故次以離以離有附麗之義也

陰有所附麗而出險蒙引獸麗於網魚麗於罟是有所麗而不能

易經詳說

卷四十九

序卦傳

圭寄願堂

出矣其說不可用○未句離者麗也連上受之以離以解離字則前面蒙者蒙也泰者通也之類皆是連上受之云云而解其字意離亦起下而承上為多蒙引謂震者動也是帶下然作解震字未嘗不可晁氏曰鄭本无而泰二字是句中細註非於此處分節時請以泰者通也作另開頭者大誤○序卦中言物者甚多大抵泛言事物之理有可以人言者有不可以人言者要在隨文取義不可拘定

釋文王序上經之卦始於乾坤終於坎離者何也乾天也坤地也自大極初分動生陽而成天靜生陰而成地然後二氣絪縕化生萬物是天地乃萬物之父母故乾坤居諸卦之首也萬物既生則凡飛潛動植盈滿於天地間者皆物也故乾坤之後受之

以屯屯者雷而交作有充塞盈滿之意也且屯之時爲物之始
生生意鬱積亦盈滿之義也物之始生雖成形質而知識未開
必蒙昧而不明故屯後受之以蒙蒙者蒙昧不明之義也言物
之幼稚也物方幼稚無以養之則夭閼而不遂是不可不養也
故蒙後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人之所資以爲養也然飲食
者人之大欲欲之所在爭端必起不至於訟不止故需後受之
以訟訟則立黨相傾必有衆起故訟受之以師師者衆之義也
人衆而无所統則亂必仰一人以爲之主而相率以聽命故師
後受之以比比者衆所輔也人之比我以我能畜養之耳必有
所以畜養之而遂其生故比後受之以小畜物既畜矣然後所
行有禮蓋民富而禮教可興也故小畜後受之以履履禮而行

易經詳說

卷四十九

序卦傳

七寄願堂

然後各得其分而相安故履後受之以泰泰者安舒而通泰也
治亂相因物无終通之理故泰後受之以否否與泰反也然物
亦无終否之理必得人相濟以撥亂故否後受之以同人與人
同者遠近必歸服之普天率土皆爲所有故同人後受之以大
有有之大者不可以盈滿自居也故大有後受之以謙有大而
能謙則可長亨其有而謙樂矣故謙後受之以豫能以謙致豫
則人必不應而隨順之矣故豫後受之以隨以喜悅隨人者將
必同心協力而有所事故隨後受之以蠱良以蠱者壞極而有
事於振飭也既有所事而後可有非常之大功故蠱後受之以
臨臨者居上臨下有大之義也事功既大然後可以贊天下之
觀瞻故臨後受之以觀既可觀瞻則下觀而化天下无不台志

故觀後受之以噬嗑以噬者合而一之謂也然使直情而行是
爲苟合其始難合其終必離物誠不可以苟合而已須有禮以
文之故噬嗑後受之以賁賁者禮以飾情之謂也有飾而可行
亨道也若夫致得則文極其質然後亨道反立豈而不行矣故
賁後受之以剝剝者行至而剝盡也凡物盡則反无終盡之
理剝極於上則反生於下故剝後受之以復復能復於善私德不
得以難之何妄之有故復後受之以无妄既有无妄之心則善
日積而崇高可以畜德而至於大故无妄後受之以大畜德既
畜矣當從容涵泳以養之故大畜後受之以頤頤者養之義也
有大涵養方有大設施若不養則不可動故頤後受之以大過
言大過人之事非有養者不能也然物不可以終過若恃才妄

易經詳說

卷四十九

序卦傳

六寄願堂

動過於有爲必以輕率而陷險故大過後受之以坎坎者陷險
之義也一陷於險則難退出必有所附體於人以圖共濟故坎
後受之以離離者附麗之義也上經所以始乾坤而終坎離者
如此

右七篇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
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
後禮義有所錯

禮註言咸卦之義也凡序卦所明非易之細也蓋因卦之次註以
明義咸柔上而剛下感應以相與夫婦之象莫美乎斯人倫之道
莫大乎夫婦故夫子殷勤深述其義以崇人倫之始而不係之於

雖也先儒以乾至離爲上經、天道也、咸至未濟爲下經、人事也、夫易六畫成卦、三才必備、錯綜天人以効變化、豈有天道人事偏於上下哉、斯蓋守文而不求義失之遠矣、
記疏釋於此一節注、破先儒上經明天道、下經明人事、於咸卦之初已論之矣、

或問太極圖下二圈、固是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是各有一太極也、如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方始萬物化生、此却云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是如何、朱子曰、太極所說乃生物之初、陰陽之精、自凝結成兩個、後來方漸漸生去、萬物皆然、如牛羊草木皆化壯、一爲陽、一爲陰、萬物有生之初、亦各自有兩個、故曰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問六十四卦獨不言咸何也、曰、夫婦之道即

易經詳說

卷四十九

序卦傳

平寄願堂

咸也、亦如上經不言乾坤但言天地、則乾坤可見也、問錯字陸氏有兩音、曰、只作錯字、謂禮義有所設施耳、
漢張氏曰、土經不言乾坤、下經不言咸者、蓋乾坤與咸、初无所受故也、

龜山楊氏曰、乾坤者萬物父母、咸恒人之父母、

鹽川吳氏曰、先言天地萬物男女者、有夫婦之所由也、後言父子君臣上下者、有夫婦之所致也、有夫婦則其所生爲父子、由家而國、雖非父子而君尊臣卑之分、如父子也、由國而天下、雖非君臣而上貴下賤之分、如君臣也、禮義所以分別尊卑貴賤之等、歸猶置也、乾坤咸不出卦名者、以其爲上下篇之首卦、特別異之、
平庵項氏曰、上下既具、則拜趨坐立之節形、而宮室車旗之制設、

其行之必有文、故謂之禮、辨之必有理、故謂之義、禮義者、非能制爲人倫也、有人倫而後禮義行其間耳、

要引有天地然後氣化流行、萬物生焉、萬物既生、分陰陽而後有男女、此男女專指人言、有男女則陰陽配合、而後有夫婦、有夫婦則生育之功成、而後有父子、有父子則尊卑之分起、而後有君臣、有君臣則貴賤之等立、上自天子、下至庶人、隨在皆有個上下之分、故有上下、上下既具、則必有拜趨坐立之節、必有宮室車旗之制、其行之必有禮、其處之必有義、故禮義方有所措、不然、上下之分不明、雖有禮義、將安施哉、是則天地萬物男女者、夫婦之所由、父子君臣上下者、夫婦之所致、夫婦所關之大如此、咸者夫婦之交也、此下經之所以首咸也、

易經詳說

卷四十九

序卦傳

平寄願堂

存疑、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太極圖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此曰有萬物、然後有男女、太極圖先有男女者、氣化也有男女而後生萬物者、形化也、序卦有天地然後有萬物者、氣化也、有男女然後有夫婦父子者、形化也、有天地則氣化流行、生出萬物、萬物之內、就有男女、故曰有萬物然後有男女、夫婦配合、然後物生、生之者父也、所生者子也、故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不言母者、統於父也、君尊臣卑、固有定分、然當初有父子時、未有君臣及至有君臣、尊卑從何而起、此是先有父子、然後父子立、有偏尊卑、及至有君臣、然後依此立偏尊卑等第、使君尊臣卑、若父子然、故曰有父子然後有君臣、上下既具、則拜言不止、君臣自天子至於庶人、隨在皆有個上下、上下既具、則拜

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

韓註夫婦之道以恒爲貴

雙湖胡氏曰咸恒爲下經之主自既未濟外諸卦皆艮兌巽震之會通

絮引夫婦以托終身不可以暫合暫離也故戚後繼以桓程曰夫婦者終身不變者也。

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

韓註物之所居不可以恒、宜與世升降、有時而遷也。

閻氏彥升曰不可以久居其所此以物言之也

卷四十九 序卦傳

三寄願堂

登湖胡氏曰此又借恒之名泛論物義若夫婦之道豈可以不
居其所者乎

蒙引曰久則有去相須之理也。遜退也。避也。去之之謂也。存誠否上文夫婦泛論物理。范質云爵位難久居。卽其理也。

物不可以終、避、故受之以大壯。

證証陽盛陰消君子道盛

蒙引程曰。邇者陰長而陽邇也。壯陽之壯盛也。衰則必盛。消息相須。故既邇則必壯。

存疑遜套退也衰極則盛故受之以大壯

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

辭社晉以柔而進也。雖以柔而進。要足迫也。

或問壯與晉何別、朱子曰、不但如此、而巳、又更須進一步也、

蒙引物不可以終卦。謂如人年壯德充必進而無爲。程曰物无壯而終止之理。既盛壯則必進。

浮沉既壯、必求進於此而已。故受之以晉。學業既成、必求進於聖賢。治道既立、必求進於帝王。人之處家處事、皆然。

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

韓註曰中則月盈則食

閻氏彥升曰知進而已不知消息盈虛與時偕行則傷之者至矣矣故受之以明夷

蒙引此進字是知進而不知退之進也。程曰進之不已必有所傷。理自然也。

卷四十九

序卦傳

三寄願堂

存疑推必有所信此進極必止之理也故受之以明夷明而見傷也、

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

韓註傷於外必反修諸內

劉氏彥升曰以利合者迫窮禍患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
相收也明夷之傷豈得不反於家人乎

葉山見傷於外者必反於家以就安程曰傷困於外則必反於內
孩時請自遜至家人以君子出處言

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

韓註室家至親、過百失節、故家人之義、唯嚴與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家人尚嚴、其敬必乖也。

南軒張氏曰：天家有父子之親，夫婦之愛，然身不行道，則父子夫婦無復親矣。此家道窮則乖離，所以次娶也。
蒙引：程曰：家道窮則乖離，乖離散所必然也。
存養家道如何而窮，此以時通言之也。夫有孚威如終吉，正家久遠之道也。不幸遭家不造，信有所不孚，威有所不攝，此則家道之窮也。家道既窮，則人心乖離，父不父子，兄不弟，夫不夫婦，不婦而家人離散矣。
按此窮字，天道人事皆有，而重在人事。南軒說好。
薛註：專以爲尚嚴之辭，不台卦義。窮是到極不好處，所該者多，非窮乏。
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

易經詳說

卷四十九 序卦傳

雷寄願堂

平庵項氏曰：凡言屯者皆以爲難，而蹇又稱難者，卦皆有坎也。然屯動乎險中，行乎患難者也。蹇見險而止，但爲所阻難而不得前耳。非患難之難也。故居屯者必以經綸濟之，遇蹇者待其解緩而後前，難易固不侔矣。
蒙引：屯蹇皆爲難義，但屯者始生之難，蹇者所遇之難也。序卦可者，乖必有難，如人情義乖離，必至相戕賊而難作矣。程曰：睽乖之時必有蹇難。
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
際引：凡人患難畢竟皆有散解之日，故曰物不可終難，故受之以解。程曰：難極則必散。
釋經物無終難之理，反身修德，難必有解散之時，故次之以解解。

者緩散之義也。亦以解難之法，最忌躁急，緩正所以善其解也。
設物不可以終難，則難當解矣。蒙引：謂此解字又別取一義，以專爲轉下而設，覺未是。這當作解字正意。至下文緩必有局，失另作轉意不妨。
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
或問：序卦中如所謂緩必有所失，似此等事，恐後人追不到，朱子曰：然則緩字恐不是。緩緩之緩，乃是緩急之意，故曰解緩也。曰緩字是散意，問如緩弛之類否？曰然。
蒙引：程曰：緩緩則必有所失，失則損也。
存養諸精於勤而荒於嬉，懈怠不勤，其失必矣。爲學爲治皆然，故受之以損，損者失也。

易經詳說

卷四十九 序卦傳

雷寄願堂

至廢時失事，而所損多矣。故次以損。
按此當云：以緩處難，可以得免。若凡事皆緩，則必有失。若將受之以解散，而解者爲怠緩，恐割裂不成文理。時請自睽至損，以進退治亂之理言。
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
蒙引：損而不已，必益，亦據循環之理言。程曰：損極必益，理之自然。存疑損而必益，謙受益之理也。謙降之極，天地人鬼之所予，福履之攸鍾也。故受之以益。
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
薛註：益而不已，則盈，故必決也。

「上朱氏曰：益久則盈，盈則必決隄防，故次夫。」

「蒙引：益而不已，滿而溢矣。如富貴之極，必有出於禮制禁防之外者。」

「存益益而必決，貴不期賤之理也。當盛之極，必越理而妄為，有似於決隄防也。」

「履序傳有：潰決則決二義。此只當用潰決，決後帶有去意，方好接下。時講自損至次，主學問言，損謂欲益，謂理夫謂其益之進。」

「若江河之決，以決作好，似不合。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

「韓註：以正決邪，必有喜遇。蒙引：其決裂之而去之勢，必有所遇而後止。」

易經詳說

卷四十九

序卦傳

重寄願堂

「存疑：決必有所遇。如孔孟去齊則遇於魯，去魯則遇於齊。蘇秦去秦則遇於六國，是也。此亦語其常爾。孔子之不得志於春秋，孟子之不得志於戰國，則終身无所遇也。」

「按：程傳判決則有遇合，未甚明。決與遇以兩人兩地言，決此則遇彼，決彼則遇此。或主次小人遇君子亦通，但不必執定。」

「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蒙引：相遇則相聚矣。程曰：物相會遇，則成羣。」

「按：維卦萃聚而升不來，則萃未是仕。時講：皆謂萃於朝廷之上，似大體貼。萃只可言聚，到引方可謂升進。」

「蒙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南軒張氏曰：天下之物，散之則小，合而聚之則積小以成其高大。」

故聚而上者為升也。

「蒙引：程曰：物之積聚而益高大，聚而上也，故為升。」

「存疑：積小以高大之意，物必積聚方能上升。學業治道，立身成家皆然。」

「按：聚而上，聚字有力。上字現成，只是高字意。時講：以聚為君子。」

「聚升為治道之允升，玩謂之二字，聚升只是一意，不可分。」

「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

「蒙引：升而不已，必困，亦是知進而不知退之謂。程曰：升者自下而上，自下升上，以力進也，不已必困矣。」

「按：時講：以升而不已為貪慕祿位，必有黜辱之困。」

「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

易經詳說

卷四十九

序卦傳

重寄願堂

「蒙引：困乎上者必反下，前既不得遂其進，勢必退却也。似師左次之類。程曰：上升不已而困，則必反於下也。物之在下者莫如井，井所以次困也。」

「存疑：井在下之物也，故取其象。此亦扭捏說過，非正義也。」

「按：時講：自夫姤至困，井以君子進退之理言。次小人遇君子，君子聚而升，言其道也。升不已而困，困而反下，言其退也。井或取。」

「御井之義，似通。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

「按：此井小則渴穢宜革易其故。」

「上朱氏曰：升久則竭，竭不食，治井之道，革去其害井者而已。蒙引：曰：井之為物，有之則風敗革之則清潔，不可不革者也。」

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

韓註革去故鼎取新既以去故則宜制器立法以治新也鼎所以和齊生物成新之器也故取象焉

蒙引程曰鼎之爲用所以革物也變腥而爲熟易堅而爲柔水火不可同處也能使相合爲用而不害是能革物也鼎所以次革也按鼎之革物當以變腥爲熟易堅爲柔作正講時講以革爲變法以鼎爲主重器操大權主治道言

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

蒙上朱氏曰鼎者宗廟之器主之者莫若震震長子也

蒙引主器者莫若長子此又專指宗廟中祭祀之鼎而言蓋長子世嫡也名正而言順故下個莫若長子程曰鼎器也震爲長男故

易經詳說

卷四十九 序卦傳

毛寄願堂

爲主器之主序卦取其一義之大者爲相繼之義

震爲長男乃旁取義非正訓卦名故補一句震者動也以起下

意長子不可以起下故如此曲折說蒙引因動字與長子意不

聯遂專以爲起下而震字豈可以長子爲定解乎○震象原有

守宗廟社稷云云則主器與震動自是一意相關長子者處動

而能鎮定者也以震繼鼎鼎不喜動故從震動中看出有長子

主器之義以見震之可以繼鼎○時講主治道言

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

漢上朱氏曰震一陽動於下艮一陽止於上動極則止故受之以

艮

蒙引程曰動靜相因動則有靜靜則有動物无常動之理艮所以

次震也

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

南軒張氏曰漸者止於下而漸於上不終於止而有所進也

蒙引不終於止故又次以漸此動靜相因之理也程曰止必有進

屈伸消息之理也止之所生亦進也所反亦進也

驟時講以止進二義主造化氣機言

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

閻氏彥升曰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何也

曰晉所謂進者有進而已此進必有傷也漸之所謂進者漸進而

已烏有不得所歸者乎

雙湖胡氏曰天子特借歸之一字以論其序非以明卦旨也

易經詳說

卷四十九 序卦傳

毛寄願堂

蒙引特借歸字而言妹字輕看如水之進必歸於江海人之進必

有歸宿之地也程曰進則必有所至故漸有歸義

歸妹嗑帶噬字歸妹帶妹字皆只取大意說時講以此主學問

言謂學問有漸自然理有歸宿猶女之得所歸似妹小巧

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

漢上朱氏曰前曰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此曰得其

所歸者必大大有次同人者處大之道也豐次歸妹者致大之道

也

雙湖胡氏曰亦借歸字泛論致豐之由非取歸妹義矣

蒙引得其歸者必大至其極也中道而廢其能大乎程曰物所歸

聚必成其大愚謂此是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

流故能成其深之理

程時請以蓋大主德業言

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

臨川與大臨之大以其所臨之二陽爲大豐之大以其卦名爲盛大之義

彖引窮大者必失其居謂失其所安也如富貴之極而驕驕則敗而以失其所有矣故受之以旅旅者在外而不得其所安也程曰豐盛至於窮極則必失其所安唐明皇宋徽宗是也○唐明皇句是虛言所續

去疑病不在大在窮字舊窮大失居四字作人君窮者極欲至失其居而外奔意亦可

易經詳說

卷四十九

序卦傳

无寄顧堂

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

釋註旅而无所容以巽則得出入也

蒙引程曰羈旅親寡非巽順何所取容苟能巽順雖旅困之中何往而不能入巽所以次旅也

物入字口是與无所容相結合謂與人有相入處也時講丟却无所容而但以起下作心入於理說殊不合

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

平庵項氏曰人之情相拒則怨相入則悅故入而後說之

蒙引入而後說之不深入則不能得其意而致悅程曰物相入則相悅

按時講以此主學問說謂心入於理而獲悅

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

韓註說不可偏係故宜散也

蒙引程曰人之氣變則結聚悅則舒散

據此離字只作散字看勿太說作乖離渙卦辭下本義云離披解散之象故爲渙如此看離字便明○人心各得其說則各從其得意處而有離披解散之象就學問上說於心而發散於外有

睥而益昔之微爲作久計耳於理未確蓋將散字說得太好則下文轉不去矣○如一家之中各適其意彼一人欲之東則之

東此一人欲之西則之西○无有約束豈不渙散了故貴於離而知節也程子云人之氣變則結聚悅則舒散是以一身言其說

可玩然舒散後正要知節譬如花到風曰好時必盛開而離披

易經詳說

卷四十九

序卦傳

无寄顧堂

解散繼之矣此渙字是好中有不好處方與上下无碍

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

釋註夫事有其節則物之所同守而不散越也

蒙引物不可以終離終離則離散遠去而不止矣不可也故受之以節節止其離也程曰物既離散則當節止之

按節止也不令其太渙散也○時講謂人心離散制數度議德行以節之

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

韓註孚信也既有以節則宜信以守之

蒙引節而信之必立爲節制於此上之人當信而守之下之人當信而行之故受之以中孚程曰節者爲之制節使不得過越也信

而後能行。上能信守之下則信從之節而信之也。

國時講以君道言專指下之信從。看來還當以已之信守爲正。而人之信從因之。

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

韓註守其信者則失貞而不諒之道。而以信爲過故曰小過也。

平庵項氏曰有其信猶書所謂有其善言以此自負而居有之也。

自持其信者其行必果而過於中孚。

臨川吳氏曰過者行動而踰越之也。故大過云動小過云行。凡行動未至其所爲未及。既至其所爲至。既至而又動又行則爲踰越而過也。

蒙引主節於上者不信則下疑。有其信者必行之。若果於自信則

易經詳說

卷四十九

序卦傳

至寄願堂

於事不加詳審而在所必行矣。能免於過乎。故受以小過。蓋事亦當隨時損益。不可膠於一定也。程曰人之所信則必行。行則過也。既行字必字俱着力。此有其信分明是自已之信。上文信之若作人信從便碍。故信之亦以已之信爲正。

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

韓註行過乎恭禮過乎儉可以矯世厲俗有所濟也。

平庵項氏曰大過則踰越常理故必至於陷小過或可濟事故有濟而无陷也。

蒙引有過人之方者方能濟事。程曰能過於物必可以濟。我時講以此主人言。

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韓註有爲而能濟者以已窮物者也。物窮則非功極則亂其可濟焉故受之以未濟也。

平庵項氏曰坎離之交謂之既濟此生生不窮之所從出也。而聖人猶以爲有窮也。又分之以爲未濟故即成感之後繼之以常八

之義也。蓋情之交者不可以久而无弊故必分之正者終之人之心腎其氣何嘗不交而心必在上腎必在下不可易也。觀此可以

知未濟既濟之象矣。

雙湖胡氏曰中孚小過後離坎重爲既未濟爲下經之終。中孚小過似坎離固也。中孚二三四五各易位則爲離小過二三四五各

易位亦爲坎矣。

蒙引物不可以終濟者循環之理。天地人物俱不能遠也。故以未濟終焉。此動靜之所以相生陰陽之所以交變而萬化萬事之所以无窮已也。孰謂六十四卦之始終特偶焉而已哉。既曰既濟矣物之窮也物窮而不變則无不已之理。易者變易而不窮也。故既濟之後受以未濟終焉。未濟則未窮也。未窮則有生生之義。

易經詳說

卷四十九

序卦傳

至寄願堂

韓註以已窮物是謂既濟而於物不能盡故終之以未濟。今則以既濟爲物之窮謂既濟是到盡頭處了。故終之以未濟。以見生生不窮之義。時講以此主氣運言却不差。解者緩也。震者動也。渙者離也。似與上意不聯而專以起下然若專以起下而不結上意則文義割裂矣。愚謂斷以某者某也作釋卦名連上爲說而因以帶起下之意。倘必以爲起下則離者麗也將何

所起乎。時講多於卦中之冠冕者。硬立主意。以爲作文計。然細玩經旨。本是一意貫串。不宜以某卦言此。某卦言彼。強分界限。只隨文見義。務求明暢爲主。於時講不敢概爲採入。

講文王序下經之卦。始於咸恒而終於未濟。何也。自有天地。則氣化形化。而後萬物生。有萬物。則分陰分陽。而後男女辨。有男女。則陰陽配合。而後夫婦成。有夫婦。則生育相傳。而後有父子。有父子。則生齒日繁。不可无主。而後有君臣。有君臣。則尊卑貴賤。定分不淆。而後有上下。有上下。則制之節文爲禮。處之得宜爲義。莫不各有其措置。夫天地萬物男女者。夫婦之所由。父子君臣上下禮義者。夫婦之所致。則夫婦之所關。誠大矣。咸者夫婦之道也。此下經所以首咸也。然夫婦之道。乃人道之大經。相托

易經詳說

卷四十九

序卦傳

三寄願堂

終身。不可以不久也。故咸後受之以恒。恒者常久之義也。夫婦之道。固貴乎恒。而有不可概論者。盛滿必溢。崇高必危。物不可以久居其所而不知避也。故恒後受之以遯。遯者退避不居之義也。物无終遯之理。由退而進。勢將壯盛。故遯後受之以大壯。壯非徒壯而已。必將進用有爲。故大壯後受之以晉。晉者進而

易經詳說

卷四十九

序卦傳

三寄願堂

解者弛緩之義也。以緩處難。可以得免。若凡事皆緩。則偷惰荒廢。必有所失。故解後受之以損。天下无常損之理。損而不已。則必以謙降。而反得其益。故損後受之以益。天下亦无常益之理。益而不已。則必以盈滿。而至於潰決。故益後受之以夬。夬者決去之義也。既有所決去。則必有所遇。故夬後受之以姤。姤者有所遇也。物以相遇之多。而後能聚。故姤後受之以萃。萃者言相聚也。物之積而日高者。謂之升。故萃後受之以升。既升矣。若知進而不知退。求升不已。至於无可升。必取困辱。故升後受之以困。求升不得。而困於上。勢必退伏。而反下。故困後必受之以井。井固在下之物也。井久則停污。其道不可不有所變革也。故井後受之以革。欲革矣。革物之故而爲新。莫如鼎。故革後受之以

以此之故。後受之以節。節者。節制之義也。節制既立。而又信以守之。乃有以得人之信從。故節後受之以中孚。然信不可无。亦不可執。苟自有其信。而必於行之。知信而不知變。則无過乎。故中孚後受之以小過。然信不可過。而才未嘗不取其過也。有過物之才者。於事必有所濟。故小過後受之以既濟。事至於既濟。是已到極盡處。乃物之窮也。物不貴於到極盡處。故既濟後受之以未濟焉。下經之所以始咸恒。終既濟未濟者如此。

右下篇

按上下篇。依先天八卦。當以乾兌離震爲序。先天六十四卦。當以乾卦大有大壯爲序。而周易六十四卦。文王必有以取義。故孔子爲之序。使人知周易起訖承接之次第。如此其於操著求卦。

易經詳說

卷四十九

序傳

寄頤堂

固无所用。而聖人言語句向有益。能體味之。許多格言在其中。

雜卦傳

釋註雜者。雜糅衆卦。錯綜其義。或以同相類。或以異相明也。孔疏上序卦。依文王上下而次序之。此雜卦。孔子更以意錯雜而對。辨其次第。不與序卦同。故韓康伯云。雜卦者。雜糅衆卦。錯綜其義。或以同相類。或以異相明也。虞氏云。雜卦者。雜六十四卦。以爲義。其於序卦之外。別言也。昔者聖人之興。因時而作。隨其時宜。不必皆相因襲。當有損益之意也。故歸藏名卦之次。亦多異於時王。道蹟駁。聖人之意。或欲錯綜以濟之。故次序卦以其雜也。朱子曰。雜卦反對之義。只是反覆。則其吉凶禍福動靜剛柔皆相反也。序卦雜卦。聖人去道裏見有那无緊要的底道理也。說則個然。雜卦中亦有說得極精處。

易經詳說

卷四十九

雜卦傳

寄頤堂

南軒張氏曰。序卦所以言易道之常。雜卦所以言易道之變。此古有是言也。殊不知易之雜卦。乃言其卦畫反對。各以類而言之。非雜也。於雜之中。而有不雜者存焉。

雷川吳氏曰。序卦上經三十卦。下經三十四卦。以反對而觀。則上經十八卦。下經十八卦也。此篇乃其反對之偶。而不仍其先後之序。故曰雜。其義則以明六十四卦所主之爻也。

雙湖胡氏曰。雜卦自乾至困。非但當上經三十卦。實雜下經十二卦於其中。咸至夬。非但當下經三十四卦。亦雜上經十二卦於其中。雖中不雜。必有至理。又嘗觀雜卦以乾爲首。不終之以他卦。而必終之以夬者。蓋夬以五陽夾一陰。決去一陰。則復爲純乾矣。故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張子曰。易爲君子謀。大哉言矣。

直齋余氏曰：雜卦一篇，乃序卦之變通也。序卦自乾坤而下三十四，咸恒而下三十四，雜卦亦然。序卦反對，雜卦亦多反對。此其所同也。序卦以乾坤為大過坎離在上篇，中孚小過在下篇，故二篇反對，皆成十八卦。雜卦但以乾坤在上篇，餘盡在下篇，又自大過以下，不復反對，此其所異也。

歷代龍氏曰：援春秋傳釋繫辭，所謂屯固比入，坤安震殺之屬，以一字斷卦義，往往古筮書多有之。雜卦比類是也。夫子存之，為經羽翼，非創作也。

蒙引：卦皆反對，義亦反對。反對之義，即一陽一陰之易也。辭雖若淺義，則其正不然。聖人序卦，乾必與坤為聯，屯必與蒙為聯，豈泛然全無謂哉？是故與易者不可無雜卦傳之作也。

易經詳說

卷四十九

雜卦傳

毛寄願堂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

朱子曰：剛柔雖若各有所偏，必相錯而後得中。然在乾坤二卦之全體，當剛而剛，當柔而柔，則不待相錯而不害其全矣。其爻位之無過不及者，如乾坤之三五，亦不待相錯而不害其為中矣。陰陽變化而太極之妙，无不在焉。於此蓋可見也。若謂乾剛坤柔，便有所偏，則於二卦之象及二五之爻，有不通者。

蒙引：乾純陽，性情則剛也。坤純陰，性情則柔也。

師比親比則樂，動眾則憂。

陶氏：彥升曰：比順從故樂，師行險故憂。息齋：余氏曰：在上而得眾故樂，在下而任重故憂。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比之樂也。勦躬盡力，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所逆詆，師

臨川吳氏曰：凡九五居上為顯比之主，故樂師九二居下為行師之主，故憂。

蒙引：比一陽在上而五陰從之，其志得行，故樂。師一陽在下而五陰從之，師行險故憂。一說解樂憂處，不必據卦體，然據本義也。震遇坎，家坎遇艮，兌陰外見，巽陰內伏之類，則初无妨也。行疑凡為人所親輔，故樂。師兵眾也，兵凶器，戰危事，故憂。

明訓：上句主造化言，下句主國家言。

援乾坤以兩體並看，為對比。師以一體上下看，為對。

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易經詳說

卷四十九

雜卦傳

毛寄願堂

援本義二語本韓註

朱子曰：臨觀更有與求之義。臨以二陽言之，則二陽可以臨上四陰，以卦中爻言之，則六五上六又以上而臨下。

臨川吳氏曰：臨九二二陽浸長在上之陰，不敢以勢臨之，而與之以俟其先進。觀六四四陰已盛，然不進逼犯陽，而統率三陰，居下以求觀九五之中正。

蒙引：臨二陽臨四陰，君子之臨小人也。有推已惠下之意，故為與。觀二陽為眾陰所觀，下之觀乎君子也。有仰於上之象，故為求。重剛獨二卦著之義，二字見諸卦皆有其義也。明訓：指君民言，與求本二卦意發。弄璋兩或字活看。

也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

【韓註】屯利建侯君子經綸之時雖見而磐桓利貞不失其居也蒙雜而未知所定也求發其蒙則終得所定著定也

【圖韓註】著訓定當是讀入聲

【宋義】屯震遇坎震動故見坎險不行也蒙坎遇艮坎幽昧艮光明也或曰屯以初言蒙以二言

【節齋蔡氏曰】屯物之始生故見主初也未得位而利居貞故不失其居蒙然而生故雜二為蒙主而能治之使明故著

易經詳說

卷四十九

雜卦傳

罕寄願堂

於下卦二陰之中而為主其上一陽則止於坎險之外而光明故曰著坎陽陷於陰中一也見者陽在上卦之天而位顯雜者陽在下卦之地而位幽也

【蒙引】動非不行不行則非動幽昧非光明光明非幽昧也此二卦之義上下體自相反對與諸卦全體反對者獨不同一則進而遂其進一則昧而不終於昧如此看亦有全體反對之義

【圖韓註】以二義相形即是對處不必捏定字眼為對

【宋義】屯震遇坎震動而著見將以有行也遇坎險則不能行故不失其居蒙坎遇艮坎陽陷陰中不免於雜亂遇艮則篤實而有輝光故著明

【圖韓註】義此以人心言

【宋義】屯心雖動而未嘗不靜蒙心雖幽而未嘗不明

【圖韓註】講帖心字未確或以上句為天之配人下句為人之勝天作對亦覺扭捏見字當作修身見於世之見

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

【節齋蔡氏曰】震陽起於下艮陽止於上

存疑震一陽動於二陰之下故起艮一陽止於二陰之上故止

【集解】萬正符云一說震動於下有激昂興起意艮止於上有寧靜止意

【圖韓註】極損則益極益則損

【節齋蔡氏曰】損者盛之始益者衰之始也

【圖韓註】萬正符云損者人之所憂也而乃為盛之始益者人之所喜也

易經詳說

卷四十九

雜卦傳

罕寄願堂

而乃為衰之始則是於吉凶消長之幾進退存亡之理其可迷而不悟哉

【蒙引】損雖未衰衰之始也益雖未盛盛之始也

【陳解】萬正符云損之極必漸益為益之始益之極必漸損為衰之始前說見蒙引後說見大全思意當從大全蓋損為衰始益為盛始其理易見惟損為盛始益為衰始此倚伏之機未易知也故夫子言之况損益益盛非可以始言也

【圖韓註】從大全有味而時謂皆以損益卦義為說損下益上為衰損上益下為盛

【圖韓註】起止主造化言盛衰主治道言

大畜時也元妄災也

驛註因時而畜故能大也。无妄之世妄則災也。

本義止健者時有適然无妄而災自外至。

前庸蔡氏曰剛健者難畜當剛止之時故能畜莫非災也。无妄之災乃所謂災也。

自庸余氏曰止有靜中之得故大畜曰時動有慮外之失故无妄曰災。

栗氏中行曰禍非自取曰災。

蒙引大畜止健時有適然也。无妄而災自外至亦適然也。故爲對一說止健者時之適然禍之生於偶然也。无妄而災自外至禍之生於偶然也。

存疑乾非可止而能止之者適然之時无妄不宜有禍而有禍者。

易經詳說

卷四十九

雜卦傳

聖寄願堂

意外之災爾此皆非常之事。

明訓節意指禍福言。

羣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忌也。

韓註來還也方在上升故不還也。

節齋蔡氏曰澤聚而下水升而上。

臨川吳氏曰羣以觀之四往上爲主而同類之三陰聚於下升以

臨之三來初爲主而同類之三陰升於上升上爲往降下爲來不

來爲升而不降也。

據此不宜言卦變。

蒙引羣則聚而不往升則往而不回也。

集解余南溯云羣則聚而不往以隱爲高升則往而不回以仕爲

通也。

韓註謙者不自重大。

張子曰謙輕是自謙抑不自尊重。問謙何以爲輕曰輕是自卑小之義說謙之極便方倒了如上爻冥豫是也。

栗氏中行曰謙者視已若其輕謙則有滿盈之志而忘矣。

臨川吳氏曰一陽居下卦之上爲謙卑之主而不尊大故自小而輕豫一陽居上卦之下爲豫樂之主而志滿足故自肆而怠。

存疑謙者不自尊大而輕身下人謙者厚自尊大而輕慢於人大學所謂傲情是也。

明訓上句主出處言下句主君道言。

按下句主君道似偏凡身世交接處皆說得去。輕字就好一邊。

易經詳說

卷四十九

雜卦傳

聖寄願堂

說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

本義自受采。

節齋蔡氏曰頤中有物故食賁則其色不常故无色。

百雲郭氏曰賁以白賁无咎故无色則質全有天下之至賁存焉。

臨川吳氏曰食色人情所不免噬嗑曰食而賁曰无色者蓋色至

於賁則易過矣故戒之。

蒙引賁本无色自受采而有采也此以食色相對或以賁極反本

爲說非本旨也。

存疑噬嗑頤中乃人之飲食也賁本有色而曰无色乃取上六之

義本義又取白受采之義而爲色以對噬嗑之食爲反對朱子所

謂有不可曉處此類是也

彖說嘯去頑梗、刑教也、反敦質素、禮教也、

明訓上句主武以戒亂言、下句主文以簡治言、

按本義云、白受采則无色、當云由无色而有色、依蒙引為是、嘯

嘯說刑說武俱覺遠此

兌見而巽伏也

韓註兌貴顯說巽貴卑退

本義兌陰外見巽陰內伏

陽氏曰柔一也居於上者為見處於下者為伏

存疑兌見巽伏只取陰陽之隱顯而言

明訓節意主人心感寂言

易經詳說

卷四十九

雜卦傳

聖寄願堂

國日講解義亦以上句為見其情而悅人心之感而接物下句為

隨其情而順物心之寂而退藏似過於求深

隨无故也、蠱則飭也、

韓註隨時之宜不繫於故也、隨則有事受之以蠱飭整治也、蠱所

以整治其事也、

本義隨前无故蠱後當飭、

栗氏中行曰隨以无故為善有欲皆利心也、又曰、不主於故隨時

而行也、

平健順氏曰隨以无故而偷安蠱以有故而修飭故聖人不畏多

難畏无難也、

蒙引隨前无故故上下偷安而不傷、蠱後當飭飭則不復依隨

而敗前之失矣

何幾凡事惟隨於人故无故所謂公等碌碌皆因人成事者、近之

蠱壞之極亂當復治故當飭治

明訓上是无事下是有事

按故是事故之故隨前无故隨之前无有事故也、時講多以上

為守成之主下為中興之君太着迹或謂玩則字宜重下句亦

不必

剝爛也復反也、

韓註物熟則剝落也、

運密徐氏曰剝爛則陽窮於上復反則陽生於下、猶果之爛墜於

下則可種而生矣

易經詳說

卷四十九

雜卦傳

聖寄願堂

蒙引剝則爛爛而消盡復則又滋生矣

關純剝則一陽在上猶未終盡然已有終盡之勢復一陽始生然

其勢已不可遏故剝則云爛復則云反

明訓節意以陽氣消長言

言豈也明夷誅也

本義誅傷也

鄭君蔡氏曰晉離在上而明著夷離在下而明傷

百雲郭氏曰晉與明夷朝暮象也故言明出地上明入地中

細川吳氏曰晉六五離日當天晝也明夷六三離日入地明者夷

傷也誅即夷傷之義

國書只取明意誅傷則不明誅字疑是昧字之訛

明訓節意以世道汚隆言

井通而困相遇也

韓註井物所通用而不吝也困安於所遇而不隘也

不義剛柔相遇而剛見撓也

白雲郭氏曰往來井井則其道通困遇剛撓所以爲困

平巷項氏曰以通與遇爲反對則遇爲相損而不通之象矣巽之

上爻主塞坎水之上源而井之坎乃出其上蓋塞而後通者也故

謂之通兌之下爻主塞坎水之下流而井之坎適在其下正遇其

塞所以困也自乾坤至此三十卦正與上經之數相當而下經亦

以咸恒爲始以此見卦雖以雜名而乾坤咸恒上下經之首則未

嘗雜也

易經詳說

卷四十九

雜卦傳

聖寄願堂

彖引井道上行故通困剛遇柔而爲所撓則不通矣

集解澤及於物不求通而通德掩於邪非所遇而遇

明訓節意以道之通塞言

咸速也恒久也

韓註物之相用莫速乎咸

本義咸速恒久

白雲郭氏曰咸爲天下至速之道所謂不疾而速者也

韓註察氏曰有感則應故速常固能久

蒙附咸非訓速也天下之事无速於咸通者故曰咸速也久速相

反對

按時講多主王道言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見其速久於其道而天

下化成見其久

渙離也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睽外也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

前蕭泰氏曰風散水故離澤防水故止

平巷項氏曰渙節正與井困相反井以木出水故居塞而能通渙

則以水浮木故通之極而至於散也節以澤上之水故居通而能

塞困爲澤下之水故塞之極而至於困也

臨川吳氏曰渙九二坎水在巽風之下爲風所離散節九五坎水

在兌澤之上爲澤所節止

有疑渙離也外去而不止節止也止則止而不去故爲反對

張子曰天下之難既解故安於佚樂每失於緩蹇者見險而止故

爲難

易經詳說

卷四十九

雜卦傳

聖寄願堂

程此以難屬人情說時講多從之然不如就時勢較明

臨川吳氏曰解九二坎陷在內震則出險而動於外內險已解緩

也蹇九五坎陷在外艮則見險而止於內外險方艱難也

蒙註緩從容安徐也難急難也

有疑緩者不急也蓋難既解則不急而緩矣細信謂漢高曰事急

矣請誰楚可味緩字之義楚則在難中而事方急也以是爲反對

韓註睽外也相疏外也

臨川徐氏曰睽者睽而外也家人者親而內也

臨川吳氏曰睽六五在外爲主家人六二在內爲主

睽睽睽人情乖離也故爲外外者疎也家人一家之親也故爲內

內者親也

葉註外內非內外之外以情之親疎爲內外也

進萬徐氏曰否大往小來泰小往大來故曰反其類

蒙引天地交而萬物通與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爲反其類內陽而外陰與內陰而外陽之類亦爲反其類也要說得處

王廷離止就民心言緩聲就國勢言外內就人情言否泰就氣運言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韓註大壯則小人止小人乎則君子退也

永義止謂不進

臨川吳氏曰大壯四陽進而消陰遯二陰進而消陽陽後陽之特其壯故不欲九四之進而欲其止慮前陽之不及遯故不欲六二

易經詳說

卷四十九

雜卦傳

聖賢願堂

之推而欲其退也聖人於五陽之六亦不欲陽之輕進於一陰之嫌亦惟欲陰之不進蓋同此意也

蒙引大壯則當止而不進遯則不惟不進又當引退也大壯四陽進而消陰遯二陰進而消陽慮陽之恃其壯而失防陰之道故欲其止慮陰之遂其進而肆當陽之心故又欲陽之退

存疑大壯則止遯則退兩則字俱含當字意蓋陽壯懼於銳進陰長宜於退遯也

天疑止是保其方盛退是維於方衰總爲君子謀耳

後臨川以退爲六二之退是消陰說蒙引謂欲陽之退當從蒙引

大有衆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豐多故也親寡旅也

漢上朱氏曰大有六五柔得尊位而有其衆衆亦歸之故曰大有

衆也同人六二得中得位而同事人人亦親之故曰同人親也

蒙引所有之人乃其親厚者又非衆之泛泛者此亦反對之義其說人歸於我故謂之衆我同人故謂之親衆則其勢大親則其心一

漢上朱氏曰水火相革革已廢也故革去故以木巽火火方興也故鼎取新

存疑革者掃除舊物故曰去故鼎者變應爲新易堅爲柔故曰取新

葉說革以離離則爲義鼎以收收則爲義

初虞翻氏曰莫非過也小過之過乃所謂過也小者能過夫豈常

易經詳說

卷四十九

雜卦傳

聖賢願堂

理哉莫非信也中孚之信乃所謂信也信出於中夫豈邀約之所能致哉

臨川吳氏曰小過九四主也而爲六五所過蓋陰盛能過陽衰不及也中孚六四主也而爲九五所信蓋陽實能信陰虛能應也

蒙引小過有過也中孚則信實无過也過也之過只借過字之義輕輕說去於小字无干

張說小過即謂之過君子不可忽於小中孚才謂之信君子不可貳於中

後一說小過僅謂之過大則爲惡不爲過是特過也故寬一步亦說得去

蒙引謂於小字无干時謂別出小字中字意亦頗有味

釋註高者權危滿者戒盈豐大者多憂故也親寡故寄旅也

本義既明且動其故多矣

平楚項氏曰卦名皆在句上旅獨在下者取韻協也

潘氏夢旂曰物盛則多故旅寓則少親

蒙引豐既明且動則故多矣旅則羈於外而寡親也此以多寡相

對

存疑豐明動相濟必大振作故多故旅羈客於外寡徒少侶故親

寡

主同世情豐盛則故舊多逆旅則親戚少故字宜作故舊說

援故舊之說不可從

明訓大有同人以勢與情對華鼎以除害與治對小過中孚以理

易經詳說

卷四十九

雜卦傳

寄願堂

微對豐旅以事之多人之寡對

離上而坎下也

本義火炎上水潤下

集說陰陽之氣互藏其宅火陰物也而陷於陽故炎上水陽物

也而藏於陰故就下

王弼上就火性言下就水性言

小畜寡也履不處也

釋註小畜寡不足以象濟也王弼云履卦陽多以不處其位為吉

也

本義不處行進之義

變湖胡氏曰寡小義不處行履之義

蒙引小畜以一陰而當眾陽之衝欲止之而不能止寡故也履以

和悅而臨剛強之後欲自進而進其進則不處也亦有反對意

我存疑直請陰勢小不能進語意似援而不言畜止與卦義不甚

合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

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

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本義自大過以下卦不反對或疑其錯簡今以韻屬之文似非誤

未詳何義

釋註需不進畏險而止也

漢上朱氏曰困于明云履而不處者其周公子需而不進者其仲

易經詳說

卷四十九

雜卦傳

寄願堂

尼乎險在下而陽上行相違者也故曰訟不親也

平楚項氏曰需訟皆主乾言止坎下故不進違坎去故不親

蒙引需則有所待而不進訟則有所違而不親

存疑需以剛遇險而不進訟以陷於險故不進訟卦彼此爭辯

其情不親方進訟而不可已以此反對

釋註大過顛本末弱也

南軒張氏曰小過過而大顛過至於大故曰顛

蒙引過剛而本末俱弱故顛

去疑顛覆也大過本末俱弱才不任重必撓而顛也

存疑姤遇也是解字意未遇剛方是言卦體言以一柔而遇五剛

遇之下善是謂穴陰相親踰牆相從之類是也

韓註漸女從男也。

朱子曰：女待男而行，所以為漸。

家阻女必待男之聘而後行，是以漸而不遽進也。

存疑其進有漸，莫如女歸，故以漸為女歸。待男行者，待男子而後行，是與婚之柔遇剛者不同也。

按漸不當與婚較論。時講多以漸為君子之進，非經文正意。

南軒張氏曰：所養不正，則是養其小者，以害其大者矣。

臨川吳氏曰：順上九為主，而下養五三，以上養下，所以為正也。

蒙引：順養為義，養必以正。

按時講兼養德養身言，與卦義合。

而漸蔡氏曰：既濟六位皆當，故定。

易經詳說

卷四十九

雜卦傳

聖奇願堂

潘氏夢旂曰：事既濟則定矣。

存疑事既濟則無復事矣，故曰定也。

按時講多謂事功底定。

韓註：女之終，女終於出嫁也。

變胡胡氏曰：女未嫁之稱，既嫁為歸，則女之終矣。

存疑：女道之終，婦道於是乎始矣。

韓註：剛柔失位，其道未濟，故曰窮也。

臨川吳氏曰：既濟六二、三也，以陰居陰，得其定位，而上下五爻亦皆得其定位，故曰定也。未濟九二、五也，以陽居陰，失其正位，而同類二陽，亦皆失其正位，故曰男之窮也。三陰亦不得正位，不足言也。

身易實義三陽失位，則以貴居賤，是以窮也。

南軒張氏曰：雖卦先言離坎，後言既濟未濟，則上下終之終，亦未嘗離亂也。

其說剛正為君子之道，柔媚為小人之道，此盛長則復憂而不得舒，將有天下而為君子矣。夫子終此，欲使天下有治而無亂，有君子而無小人也。聖人之情，見乎詞矣。

明訓：簡是能忍，認是不能忍。大過以下始舉本文解之，不必泥反對。

我忍不忍，是添出字，覺小巧。大過以下，雖不敢遽更經文，然大過與既濟與夫漸與歸妹，既濟與未濟，當選對為講，以貼反對之義。存疑以漸與婚較，歸妹與未濟較，殊无碍。

易經詳說

卷四十九

雜卦傳

聖奇願堂

易之為卦，有反對之畫，亦有反對之義。茲舉而言之，乾之為卦，純陽至健，其德剛也。坤之為卦，純陰至順，其德柔也。剛柔反對，也比以四海仰一人道，而大行，澤可遠施，故樂師以一人統三軍，成敗攸關，存亡所係，故憂憂衆反對也。隨觀反對，其義不同。一則或與隨人者，必有恩惡於人也。一則或求觀人者，必有仰望於人也。屯以震遇坎，震動將以有行，是見也。而遇險能止，是不失其所居也。蒙以艮遇坎，坎體不免幽昧，是難也。而艮象光輝，故明著也。此二卦各以二義為反對也。震一陽動於二陰之下，陽氣自下而起也。艮一陽止於二陰之上，陽氣極上而止也。起止反對也。損者損下以益上，而君不能獨當，雖未過衰，為衰之始也。益者損上以益下，而君不致獨貧，雖未達盛，為盛之始也。

易經詳說

卷四十九

雜卦傳

書寄願堂

盛之始也。盛衰反對也。大畜以長畜乾乾本難止而能止者時之適然福之出於偶然者不足嘉當有善後之道也。无妄以乾而動災非所自取而有災者災自外至禍之出於偶然者不足懼當有弔變之方也。福禍皆由偶然為反對也。萃則聚而不化以應為高升則往而不回以任為通顯顯之反也。謙則虛已下人有卑小自輕之意。豫則志得氣揚有傲情自怠之心。敬之反也。噬嗑以台天下之間如有物而食之也。去其所不宜有也。賁以成天下之文。水无色而加之也。則其不可无也。食色反對也。兌以陰居陽上見於外而不隱是和悅之情顯著也。巽以陰居陽下伏於內而不顯是沉入之思藏密也。見伏反對也。隨之前上下相安无事故之可虞者也。而已隨之後

易經詳說

卷四十九

雜卦傳

書寄願堂

人道長泰則小往大來而君子道長陰陽內外反其類也。大壯則懼君子之銳進戒之以止恐防陰之疎也。遯則懼君子之不遯勉之以退恐懼陰之竊也。陽壯陰長之對也。大有之勢赫值兆為一家何求也。同人之情台值兆為一心何說也。勢情之對也。華者舉故弊而更之為去故也。鼎者舉新故而布之為取新也。新故之對也。離小過亦謂之過不可忽也。必中平乃謂之信不可偽也。省過存信之對也。豐則虛豐盛而喜於有為其事故必多也。旅則虛旅次而勢孤无與其親厚者寡也多寡之對也。離象火火性炎上坎象水水性潤下上下之對也。小畜以一陰畜五陽其力寡莫敵故欲止不能止也。履以兌悅履乾剛其用柔多善故雖處不終處也不處不止之對也。需以剛遇陰而見險不進也。訟內訟外健而與人親也能待好勝之對也。大過中強而本末弱是棟之桡而顛也。婦者過之將以一陰遇五陽遇之不善者也。鴻為女子之歸必待男之六八禮備而後行也。顯外實而內虛有取於我而必以正也。既濟六爻皆當位事既濟而定也。歸妹為天地之大義乃女適之終婦道於是始也。未濟三陽皆失位男不利而窮也。夫者決之義以五陽而決一陰決之善者也。此時君子得志道長而可喜小人屏跡道消而有憂也。易為君子謀故以此終焉。睽子已卦有反有對乾坤以離是反艮兌資異是對乾坤以離是轉也。只是四卦以兌資異則轉則為中孚小過大過其餘皆是對卦。同乾坤大過顯坎離中孚小過八卦卦對不成別卦是如

何曰八卦便只是六卦乾坤坎離是四正卦兌便是翻轉底巽震便是翻轉底艮六十四卦只八卦是正卦餘便是二十八卦翻轉爲五十六卦中孚便是個大底離小過是個大底坎又曰中孚是個雙夾底離小過是個雙夾底坎大過是個厚底坎頤是個厚底離。三畫之卦只是六卦即六畫之卦以正卦八加反卦三十有八爲三十有六六六三十六也邵子謂之暗卦小成之卦八即大成之卦六十四八八六十四也三十六與六十四同。

聖人胡氏曰易終於雜卦而交易變易之義愈可見矣每一卦反覆爲兩卦而剛柔吉凶每每相反此變易之義也自乾坤至困三十卦與上經之數相當而雜下經十二卦於其中自咸至夬三十卦與下經之數相當而雜上經十二卦於其中此交易之義也。

易經詳說

卷四十九

雜卦傳

聖寄願堂

或曰此偶然爾愚曰非偶然也皆理之自然也坎離交之中者本居上經三十卦內今附於下三十四卦震艮巽兌交之偏者本居下經三十四卦內今附於上三十卦至若无反對者上經六卦下經二卦今附於上者二卦附於下者六卦皆交易之義也十二月卦氣除乾坤外上經泰否臨觀剝復陰之多於陽者十二下經漸壯姤夬陽之多於陰者十二今雜卦移否泰於三十四卦之中而陰陽多少復如之特在上經者三十六畫在下經者二十四畫今附於上者二十四畫附於下者三十六畫愈見其交易之妙爾若合六十四卦論之上經三十卦陰爻之多於陽者八下經三十四卦陽爻之多於陰者亦八今則附於三十卦者陽爻七十二陰爻一百八而陰多於陽者三十六附於三十四卦者陽爻一百二十

陰爻八十四而陽之多於陰者亦三十六以反對論上經陰之多於陽者四下經陽之多於陰者亦四今則附於上者陽爻三十九陰爻五十七而陰爻多於陽者十八附於下者陽爻六十九陰爻五十一而陽之多於陰者亦十八或三十六或十八互爲多少非特可見陰陽交易之妙而三十六宮之妙愈可見矣是豈聖人深思慮之所爲哉愚固曰伏羲之畫文王周公孔子之言皆天也本義謂自大過以下卦不反對或疑其錯簡今以韻協之又似非誤未詳何義愚竊以爲雜卦撰德非其中爻不備此蓋指中四爻互體而言也先天圖之左互復頤既濟家人歸妹睽夬乾八卦右互姤大過未濟解漸剝坤八卦此則於右取姤大過未濟漸四卦於左取頤既濟歸妹夬四卦各舉其半可兼其餘矣是雖所取

易經詳說

卷四十九

雜卦傳

聖寄願堂

不能无雜蓋謂雜卦而互體又其最難者也上三十卦終之以困柔掩剛也下三十四卦終之以夬剛決柔也柔掩剛君子不失其所亨剛決柔君子道長小人道憂矣然則天地間剛柔每每相雜至若君子之爲剛小人之爲柔決不可使相雜也雜卦之末特分別君子小人之道言之聖人贊化育扶世變之意微矣始於乾終於夬或曰夬之一陰決盡則爲乾也以皇極經世考之乾已會之終堯舜雍熙之世也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安得常如自夬而乾所值堯舜之世哉嗚呼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卽此所謂天乙決也後之治天下者亦法堯舜而已矣

【蒙引】先儒嘗謂上下經反對五十六其不反對者八計則六十四卦矣上經不反對者乾坤坎離頤大過六卦餘二十四卦皆反對

易經詳說

卷四十九

雜卦傳

寄願堂

也。下經不反對者，中孚、小過二卦，餘三十二卦皆反對也。是先篇所謂反對，則是只取其反覆之義，皆據見成卦畫之相反而言，其所謂不反對之八卦，皆舉之於其內，而通謂之反對矣。蓋彼以二十八卦反為五十六卦，言亦易中之一巧也。其據六十四之成列而言，則各有兩相反對之義也。然彼言反對而有不反對者，有故雖巧而不自然，或非聖人之本旨也。若雜卦之說，則斷不可无。先篇又有不反對者，主變之說，謂乾六爻皆變則為坤，坎六爻皆變則為離之類，蓋於其不通之外，別求其通也。在雜卦傳中，亦不必用此為解矣。卦既反對，則其剛柔動靜吉凶得失皆反對也。反對之意相連，不必謂何者為反，何者為對，何者為正對。○山堂曰：陰陽相易自有相反之理，故後天之易，一一反對，上下經俱

易經詳說

卷四十九

雜卦傳

寄願堂

為并此善變者也。亦不盡然。又王之意，但示人以可變之機，得其法則危可安，亂可治，屈可伸，往可聖，在一轉移間耳。後天之學，其則人事以資天地之妙與。○上經三十卦，終之柔抱剛，下經三十四卦，終之剛決柔。聖人贊化育，扶世變，心意亦有理。按此乃取對卦錯雜言之，各以一字一句總一卦之大指，兩兩相形，无不圓合。蓋聖人當玩易之後，搜抉无不到也。聖人謂自咸以上三十卦，以下三十四卦，與上下經卦數合，愚謂若初此則於上下搖越處，不能一一為之解也。太過以下，當是錯簡。聖人又謂以龍協之，又似非誤。愚謂上皆對卦，則末亦當對舉，而協韻不足為憑也。當秦火之後，易以下筆幸存，然其間錯亂殘缺，在所不免。學者為之訓，但求詞順理明，勿失之鑿以自昇降弱也。

易經詳說卷五十一

上經

三十卦十八體。乾與坤、頤與大過、坎與離、六體各相正對。而無反對。餘十二體。以反對。上下看之。爲二十四卦。

乾	坤	屯	蒙	需	比	師	小畜	泰	否	觀	剝	復	頤	大過	坎	離	震	巽	艮	坤	乾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乾	坤	屯	蒙	需	比	師	小畜	泰	否	觀	剝	復	頤	大過	坎	離	震	巽	艮	坤	乾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易經詳說

卷五十一

寄順堂

右十八體爲三畫之乾七坤七震五坎五艮二巽二離四兌三反對。爲三畫之乾五坤五震二坎二艮四巽二離二兌一。共五十二體。又五十六陰爻陽卦多陰。爲乾震坎艮共三十。故陰爻多也。坤巽離兌共十六。少於陽卦者四。

乾	坤	屯	蒙	需	比	師	小畜	泰	否	觀	剝	復	頤	大過	坎	離	震	巽	艮	坤	乾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乾	坤	屯	蒙	需	比	師	小畜	泰	否	觀	剝	復	頤	大過	坎	離	震	巽	艮	坤	乾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易經詳說

卷五十一

寄順堂

易經詳說 卷五十 卦圖 三 寄願堂
之爲二十四得爻數百四十四加以六卦之三十六是爲百八十
乃三十卦之爻數也。下經十八卦中孚小過二卦无反對有反對
者十六體倍之爲三十二得爻數百九十二加以二卦之十二是
爲二百零四乃三十四卦之爻數也。上經十八卦陽爻五十二陰
乾順大過坎離陽爻十八有反對之十二體陽爻三十四倍之爲
六十八加以无反對之十八是爲陽爻八十六也。陰爻五十六陰
坤順大過坎離陰爻十八有反對之十二體陰爻三十八倍之爲
七十六加以无反對之十八是爲陰爻九十四也。合八十六與九
十四爲百八十乃三十卦之爻數也。下經十八卦陽爻五十六陰
中孚小過陽爻六有反對之十六體陽爻五十倍之爲百加以无
反對之六是爲陽爻百六也。陰爻五十二陰中孚小過陰爻六有

反對之十六體陰爻四十六倍之爲九十二加以无反對之六
爲陰爻九十八也。合百六與九十八爲二百零四乃三十四卦之
爻數也。
易始於伏羲連山首艮歸藏首坤周易首乾其首不同則其爲六
十四卦必各有次第也。今周易六十四卦乃文王所定文王之意
不可見而孔子爲序卦以明之六十四卦之次第先後顯然必能
得文王之意矣。故程傳於卦首取序卦諸冠之學者請其卦可以
知某卦之相承原有取義而逐卦逐爻以窮其理斯亦足以爲易
矣。執象數之說而於卦盡求六十四卦次第愈推愈細而終有滯
碍說不去者蓋三易既不相同非若先天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之
確不可移易也。文王原以活法取而我以死法求必不能矣。

乾坤坎離順大過中孚小過八卦无反對而乾坤正對坎離正對
順大過正對中孚小過正對故上下經於此八卦各並列之屯蒙
咸恒等五十六卦各相反對屯蒙之正對則爲蠱歸咸恒之正對
則爲損益文王序卦不暇及也蓋反對正對若必並集一處則於
序卦之意有不協者矣。梁山來易於大傳中取錫綰二字以正對
爲錯反對爲綜立名則新取義則舊非有創獲之見也。
周易六十四卦言易之用而不及體想當時原有成書而文王更
定之今欲求六十四卦之所以生周易无明訓也。孔子有八卦成
列因而重之之語儒者皆謂三上三八卦各相重而成六十四
而其叙不過依文王八卦方位乾坎艮震巽離坤兌數去耳。邵子
乃博加一倍法爲圓圖方圖而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之序確有先

書卦自下而上竊意重卦當加於上如乾加乾爲純乾加坎爲需之類若始遜以坎而變是重乾後自下而變至上恐非重卦之初法也且至四變而无本卦六變无可變又返而下七變連變三爻以還本卦爲法甚曲不見有自然之妙愚意八卦各坐定三爻外加三爻以成重卦固不待遜爻之變即以遜爻變法言之如乾先以一畫變爲三女卦由巽而離而兌次以二畫變爲三男卦由艮而震而坎次以三畫全變爲對宮之坤坤變復此如坎先以一畫

卷五十

變爲兌爲坤爲巽次以一畫變爲震爲艮爲乾次以三畫變爲對宮之離。隨五卦倣此。此雖無關於易之用。亦足以見橫豎拈來。无不綽著也。

純陽之卦一純陰之卦一乾坤是也一陽五陰之卦六一爻復二爻師三爻謙四爻豫五爻比上爻剝俱在上經一陰之卦六一爻姤二爻同人三爻履四爻小畜五爻大有土爻夬同人大有履小畜在上經姤夬在下經二陽四陰之卦十五一二陽爻臨一三明夷一四震一五屯一上頤二三升二四解二五坎二上蒙三四小過三五蹇三上艮四五萃四上晉五上觀臨屯頤坎蒙觀六卦在上經明夷震升解小過蹇艮萃晉九卦在下經二陰四陽之卦十五一二陰爻遯一二三訟一四巽一五鼎一上大過二三元妄二四

五上大壯、訟、大過、无妄、離、大畜、需、六卦在上經。遯、鼎、家人、革、中孚、睽、兌、大壯、九卦在下經。三陽三陰之卦二十。陽之一、二、三爻泰、一、二、四、歸妹、一、二、五、節、二、一、上、損、一、三、四、豐、一、三、五、既濟、一、三、上、賁、一、四、五、隨、一、四、上、噬嗑、二、五、上、益、二、三、四、恒、二、三、五、井、二、三、上、蠱、二、四、五、困、二、四、上、未濟、二、五、上、渙、三、四、五、咸、三、四、上、旅、三、五、上、漸、四、五、上、否、陰爻反看、卅是泰、賁、隨、噬嗑、蠱、否、六卦在上經。歸妹、節、損、豐、既濟、渙、恒、井、困、未濟、渙、咸、旅、漸、十四卦在下經。乾、震、坎、艮、爲陽卦。坤、巽、離、兌、爲陰卦。震、坎、艮、多陰、巽、離、兌、多陽。上經三畫之乾、十二、震、七、坎、八、艮、七、三畫之坤、十二、巽、四、離、六、兌、四、陽卦多八、則陰爻多八、上經共陽爻八十六、陰爻九十四、下經三

易經詳說

卷五十一

六 寄願堂

書之乾四震九坎八艮九三畫之坤四巽十二離十兌十二陰卦多八則陽爻多八下經其陽爻一百零六陰爻九十

加震者七卦

震三三隨三三噬三三益三三屯三三頤三三

二復三三

震卦並此七卦為震宮八卦、震本居四、當先提起以為震宮之主、下以乾兌離巽坎艮坤為次曰、震為雷、天雷无妄、澤雷隨、火雷噬嗑、風雷益、水雷屯、山雷頤、地雷復、

震加者七卦

大壯歸妹豐恒解小過豫 此七卦寄別宮

總說三三

山互震者八卦

震三三復三三損三三蒙三三節三三坎三三臨三三師三三

外互震者八卦

大畜三三泰三三豐三三升三三賁三三巽三三

易經詳說

卷五十

九 寄別宮

互體內外共十六震、震之互體只有順復歸豫解

震加巽為純巽三三

加巽者七卦

姤三三益三三鼎三三恒三三井三三蠱三三

三升三三

巽卦並此七卦為巽宮八卦、巽本居五、當先提起以為巽宮之主、下以乾兌離震坎艮坤為次曰、巽為風、天風姤、澤風大過、火風鼎、風恒、水風井、山風蠱、地風升、

震加者七卦

小畜中孚家人益漸漸觀 此七卦寄別宮

總說三三

內互巽者八卦

巽三三遯三三離三三旅三三革三三咸三三

外互巽者八卦

震三三兌三三震三三隨三三訟三三困三三

互體內外共十六巽、巽之互體只有漸大過家人漸

坎加坎為純坎三三

加坎者七卦

訟三三困三三濟三三解三三渙三三蒙三三

三師三三

坎卦並此七卦為坎宮八卦、坎本居六、當先提起以為坎宮之主、下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為次曰、坎為水、天水訟、澤水困、火水未濟、

易經詳說

卷五十

十 寄別宮

坎加者七卦

水師風水渙山水蒙地水師 需師既濟屯井蹇比 此七卦寄別宮

純坎三三

內互坎者八卦

坎三三漸三三賁三三艮三三歸三三蹇三三

三豐三三

外互坎者八卦

睽三三震三三震三三隨三三解三三

互體內外共十六坎、坎之互體只有水師既濟需比

艮加艮為純艮三三

加艮者七卦

遯三三咸三三蹇三三益三三漸三三蹇三三

三謙三三

艮卦並此七卦爲艮宮八卦艮本居七當先
提起以爲艮宮之主下以乾兌離震巽坎坤
爲次曰艮爲山天山遯澤山咸火山旅雷山
小過風出漸水山蹇地山謙
大畜損賁頤蠱蒙剝 此七卦寄別宮

純艮三三

內互艮者八卦

外互艮者八卦

五體內外共十六艮之互體只有滿兌艮剝

易經詳說

卷五十 卦圖

十一 寄艮宮

坤加坤爲純坤三三

加坤者七卦

否三三萃三三晉三三豫三三觀三三比三三
坤卦並此七卦爲坤宮八卦坤本居八當先
提起以爲坤宮之主下以乾兌離震巽坎艮
爲次曰坤爲地天地否澤地萃火地晉雷地
豫風地觀水地比山地剝
泰臨明夷復升師謙 此七卦寄別宮

坤加者七卦

純坤內外皆互坤三三

又內外互坤者三卦

內互坤者四卦

頤三三復三三剝三三
益三三觀三三屯三三比三三

外互坤者四卦 損三三臨三三蒙三三師三三

五體內外共十六坤之互體只有滿兌艮剝

八卦並此六十四卦原自下而生上故八卦各以加其上者七卦爲
本宮卦蓋下而有八卦定其方位也若加別卦之上則寄別宮
宮卦七卦各見一宮以明八卦相爲經緯之妙本宮八卦合之爲六
十四卦而寄宮者在其中矣

三畫卦內外各十六於三四五畫中已具八卦內外之體以
三四兩爻之互用也一卦兼上下兩卦中含兩卦則是一卦兼四
卦反復推尋義蘊無窮故先賢往往於互卦有取焉

互卦不能備六十四之全限於畫也以二陽言之二二爲歸妹一
二爲既濟一四爲頤以一陰言之二二爲漸一三爲未濟一四爲

易經詳說

卷五十 卦圖

十二 寄艮宮

大過以三陽言之二二三爲夬二二四爲睽二三四爲家人二二
四爲姤以三陰言之二二三爲剝二二四爲蹇二三四爲解二二
四爲復合四陽乾四陰坤只十六卦故互卦只言三畫卦不言六
畫卦

卦變每一卦變六十三卦詳見啟蒙中茲不更爲之圖其法自一
畫至三畫三畫四畫五畫六畫以次而變其一畫變者自一至上
共六卦其二畫變者一一也一三也一四也一五也一上二三
也二四也二五也二上也三四也三五也三上也四五也四上也
五上也其十五卦其三畫變者二二三也二二四也二二五也二
二上也二三四也二三五也二三上也二四五也二四上也二五
上也此十卦爲三畫變之前十卦二三四也二三五也二三上也

坤來說亦甚突然。愚謂震剛也兌柔也兌上震下即是剛來下柔只取卦體不必言變。王註震剛而兌柔也孔疏震起兌下是剛來下柔其說可用。來註以隨疊交說尙屬多事蓋本卦已自明也。

益三三

賁三三卦變損三三離乾坤離離卦入

井三三

巽三三

益象曰剛上而柔下本義艮剛居上巽柔居下其卦爲疊或曰剛上柔下謂卦變自賁來者初上二下自井來者五上上下下自既濟來者兼之亦剛上而柔下。程傳謂乾之初九上而爲上九坤之上六下而爲初六。程說辨已俱隨卦中而本義或曰一字當玩顯係附說。

易經詳說

卷五十

卦圖

主 寄願堂

當以艮剛居上巽柔居下爲正訓也。來註隨初震之剛上而爲艮上六兌之柔下而爲巽也是以綜卦說而隨在前尙不差然不如只以卦體言。

益三三

益三三卦變損三三離乾坤離離卦入

噬嗑象曰柔得中而上行本義自益卦六四之柔上行以至於五而得其中是主卦變說。程傳六五以柔居中上行謂居尊位只顧文講不言卦變。王註所之在進也凡言上行皆所之在貴也孔疏凡言上行但所之在進皆曰上行不是唯向五位乃稱上行也。愚按益說上字有二義謂往上行則上是活字謂在上行則是現成字依程傳云居尊位只是在上以行也。來註以貞下卦之柔上行居

於噬嗑之上卦是主綜卦互說。

賁三三

損三三

益三三卦變損三三離乾坤離離卦入

賁象曰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本義自損來者柔自三來而文二剛自一上而文三自既濟來者柔自上來而文五剛自五上而文上。此二語從來主卦變說而損與既濟是朱子看出也。程傳下離本乾中爻變而成離上艮本坤上爻變而成艮離在內故云柔來艮在上故云剛上非自下體而上也。舊說賁本泰卦來故程子立說辨之然其法不同而終主卦變愚意只是離柔艮剛離居內是柔來艮在外是剛上文剛文柔是二體交相文飾以合賁飾之意也下

易經詳說

卷五十

卦圖

主 寄願堂

明上止故有亨與小利有攸往之分。龜山楊氏有云火无常形附物則有形以此推之火之照山是柔來剛也火附山而愈顯是剛亦有以文柔也。又二爲離卦之主故云柔上爲艮卦之主故云剛在內故云來在外故云分剛上火明故文剛山映故文柔專就二爻論亦通。來註承噬嗑以綜卦說。

益三三

益三三卦變損三三離乾坤離離卦入

无妄象曰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本義自訟而來九自一來而居於初又爲震主是從初爻看出此意。程傳坤初爻變而爲震剛自外而來也。王註謂震也。不言卦變。愚謂外與內對震之初爻既爲主於內則可云自外來而非必指定來處也。來註以大畜綜卦爲

說

奇三三

需三三卦後二細細卦

大畜象曰剛上而尚賢本義自剛而來九自五而上程傳剛上陽居上也不言卦變覺優。來註以无妄綜卦為說

咸三三

旅三三卦後二細細卦

咸象曰柔上而剛下本義兌柔在上艮剛在下或以卦變言柔上剛下之義曰柔上居六剛下居五也亦通按或曰亦通云云則姑存其說耳不如直就卦體為提。程傳柔上變剛而成兌剛下變柔而成艮即氏曰六本居三上與乾交而為兌九本居上下與坤

應詳說

卷五十

七 寄順堂

交而為艮亦是乾坤變六子之說。孔疏此因上一體釋咸亨之義艮剛而兌柔若剛自在上柔自在下則不相交感无由得通今兌柔在上艮剛在下是一氣感應以相與所以亨也此說可用。來註以恒綜卦為說

恒三三

豐三三卦後二細細卦

恒象曰剛上而柔下本義震剛在上巽柔在下或以卦變言剛上柔下之義曰恒自豐來剛上居二柔下居初也亦通按此當與咸同看只就卦體說為是。程傳謂乾之初上居於四坤之四下居於初剛交上而柔交下也亦是因乾坤為說。孔疏此就二體以得恒也震剛剛在上巽剛柔在下得其順序所以為恒也可用。來註以

咸綜卦為說

晉三三

觀三三卦後二細細卦

晉象曰柔進而上行本義其復自觀而來六四之柔進而上行以至於五是主卦變說。程傳凡卦離在上者柔居君位多云柔進而上行噬嗑睽睽是也此不言卦變而噬嗑見前乃云柔得中而上行語稍別。愚謂在上即是進蓋畫卦自下而上也不必別有所指。來註以明夷綜卦為說

睽三三

離三三

寧三三卦後二細細卦

應詳說

卷五十

六 寄順堂

睽象曰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本義自離來者柔進居三自中平來者柔進居五自家人來者柔之。此以一卦自三卦來與離最同法失之太煩。程傳不言卦變。愚按合柔進得中二句看分明指五爻當與晉同看即言卦變亦當取中平足矣而離與家人尤多一折也。來註以家人綜卦為說

蹇三三

遯三三卦後二細細卦

遯象曰遯利西南往得中也本義自小過而來陽進則往居五而得中。按文王象辭但曰利西南而孔子象傳釋之曰所以利西南者以其往而得中也此處不宜插入卦變之說原因程傳有卦本坤由

五往而成坎云云朱子遂變其法而取小過耳總屬不必。來註以解卦爲說。

解三三

升三三卦變坤和艮二卦

解家曰解利西南往得衆也。本義自升來三往居四入於坤體二居其所而又得中故利於西南平易之地。按往字承利西南說不必別作解。程傳不言變卦。來註以解綜卦爲說。

升三三

解三三卦變坤和艮二卦

升家曰柔以時升。本義卦自解來柔上居四中溪張氏曰柔指六四也柔本居三進而爲四自下升上焉而已。按三四交換於卦中

易經詳說

卷五十

卦圖

九 寄願堂

不其重而彖辭何遠從此立意乎升爲本卦之名言其升也乃以柔時升也不待他卦之變方取升意也。程傳柔升謂坤上行也巽既體卑而就下坤乃順時而上升以時也。此說不言變卦而統就坤升立解於卦義爲順可從。孔疏升之爲義自下升高故就六五居尊以釋名升之意六五以陰柔之質起升貴位若不得時則不能升故曰柔以時升也。此以五爲主不言變卦。來註以是綜卦爲說。

鼎三三

巽三三卦變離和艮二卦

鼎家曰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本義自巽來陰進居五而下應九二之陽。程傳不言變卦。按此當與晉睽同看。來註以是

卦爲說

漸三三

渙三三

旅三三卦變離和艮二卦

漸家曰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本義此卦之變自渙而來九進居三自旅而來九進居五皆爲得位之正。按上文有漸進也此承進字說來以明卦義非必謂爻之進。程傳在漸體而言中二爻交也謂乾坤二體交中二爻即成漸然於進字義不甚合故朱子變法而取渙旅。來註以歸妹綜卦爲說。

渙三三

漸三三卦變離和艮二卦

渙家曰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本義其變自漸卦九來居

易經詳說

卷五十

卦圖

手 寄願堂

二而得中六往居三得九之位而上同於四。大全朱子曰剛來不窮是九三來做二柔得位而上同是六二上做三此說有些不稳却是六三不喚做得位然而某這個例只是一爻互換轉移无那隔藝兩爻底。雲峯胡氏曰柔得位者二往居外卦之四故曰得位乎外所謂上同者上同於五也。本義以二爻相比者爲變故朱子雖有是疑而不及改正也。程傳渙之成渙由九來居二六上居四也陽剛之來則不窮極於下而處得其中柔之往則得正位於外而上同於五之中巽順於五乃上同也。按程傳九來居二六上居四亦是本乾坤爲說。本義云上同於四而雲峯辨之謂上同於五是合程朱二說酌之。按朱子某這個例云云是立個定例以解經也恐古聖之意未必與我例同活看爲是。愚意只是坎剛來居於內巽柔往位

乎外其不窮與上同乃贊辭也言剛之用不窮而柔居上能與剛同也。來註以節絲卦爲說。

變卦共十九其中如首无妄渙不以變言亦甚費解然聖人語氣本活就虛字中稍爲回通便可就本文說去其餘諸卦只就本文說无覺簡明也愚非敢悖朱子之說但以程子變舊法而取義於乾坤失子又變其法而自立一例程子之說既爲朱子所不喜而朱子之說未忘程子即爲首肯也蓋此中原有齟齬不愜意處朱子亦曾自言而後人之致疑亦誠有庸難免矣又思文王彖辭孔子彖傳所以發一卦大意自當從本卦六爻起見而不暇以他卦相形即曰推論亦无不可通而語意宜无緩急故欲將卦變之說有而不論省却許多葛藤而愚見淺陋誠未敢執以爲是也。雙湖胡氏有云本義所釋

易經詳說

卷五十

卦圖

三

寄願堂

卦變十九自說音與圖同外餘皆不合如隨自困噬嗑未濟來未圖則泰否來之類是也蓋圖雖因彖傳而作而卦變則无所不通不可以一定拘也愚嘗疑卦變之與圖有參差處而先儒固已言之矣嘉隆以後姚江之學大熾將程朱舊說翻案始編而未及於易來程塘係姚江之支流餘高輝力註易創立異說以翻程朱傳義之案而左袒姚江者相爲鼓其狂瀾竟似義文同孔再出而漢唐宋諸儒皆可推倒予因購其書而徧讀之不過將舊說之正對反封互卦改立錯綜中爻名目穿鑿取象支離破碎味同嚼蠟予大爲駭愕求之高度久矣因論卦變偶借相報非有取於其說也乾爲天天風姤之卦次乃術家世應飛伏之法於易理原无用來孟稱之尙得謂之知易理者乎附識之以爲後學解惑。

九卦上經三卦下經六卦

履 一一 一一 一一 上經第六卦

謙 一一 一一 一一 上經第十七卦

復 一一 一一 一一 上經第十四卦

恒 一一 一一 一一 下經第二卦

損 一一 一一 一一 下經第十五卦

益 一一 一一 一一 下經第十二卦

困 一一 一一 一一 下經第八卦

井 一一 一一 一一 下經第九卦

巽 一一 一一 一一 下經第五卦

案案胡氏曰此章三陳九德雖夫子偶即九卦言之然上經自乾至履九卦下經自恒至損益九卦上經履至謙五卦下經益至困井亦五卦上經謙至復又九卦下經井至巽又九卦上經自復而後爲八卦爲下經之恒下經自巽而未濟亦八卦復爲上經之乾上下經對待又似非偶然者。按雲峯之說原非執定如此姑據所見云然耳然細考之履爲上經第十卦損爲下經第十一卦不知雲峯何以以上經自乾數下經自恒數也以十八體言之履爲上經第六體損益爲下經第六體其數同猶可說但上經何以專取履下經何以並言損益此不可解也謙爲上經第十五卦困井爲下經第十七卦而履與謙益與困各問四卦則同但上經何以專取謙下經何以並言困井又不可解也復爲上經第二十四卦巽爲下經第二十七卦而謙與復井與巽各問八卦則同但損

易經詳說

卷五十

卦圖

三

寄願堂

益固井皆並取而異只專言又不可解也此處論理不必論數只作偶舉九卦甚爲直捷學者勿自起葛藤也

易經詳說

卷五十 卦圖

垂 寄順堂

雜卦

乾	一一一一一	上經之首
坤	一一一一一	下乾正對
比	一一一一一	四反卦
臨	一一一一一	觀
屯	一一一一一	蒙
震	一一一一一	艮
損	一一一一一	益
否	一一一一一	泰
萃	一一一一一	升
謙	一一一一一	豫
遯	一一一一一	賁
兌	一一一一一	巽
隨	一一一一一	蠱
剝	一一一一一	復
否	一一一一一	泰
升	一一一一一	困
咸	一一一一一	恒
渙	一一一一一	節
解	一一一一一	蹇
睽	一一一一一	睽
否	一一一一一	泰

易經詳說

卷五十 卦圖

垂 寄順堂

盜二二一乘

奮
一
二
一
一
一
一
上
將

第二張

追

李進正對

底

—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 — — — —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100

易經詳說

卷五

卦圖

三 齊 順 堂

願
——
——
——
——
——
與大過正對

五、

—
—
—
—
—

六、二、一、上、等、十、二、具、在、中

孔子既爲序卦以明文王六十四卦之次而又以文王之卦反對相連，復爲雜卦以申反對之義，大過以下七卦與上不合，其爲錯簡無疑。自鄭康成已云錯亂弗改，朱子亦云未詳，節齋蔡氏改正，以大過順既濟未濟，澤林漸夬爲次，建安邱氏，鄱陽董氏並何

其善似可共遵而不必別生議論矣。若其卦次與六十四卦不公。

自是出於偶然蓋孔子意主反對而不在居其先後也

有非偶然之說又以大過以下八卦不對主互體而言愚不敢以

然也

剛蔡氏改正後八卦

金

原一
一
一
一
一
一

1976 1 1 1 1 3

卷一

一一一

易經詳說

卷五十一

卦圖

美
寄順堂

易經詳說卷五十終

易經詳說 無卷數 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冉觀祖撰觀祖字永光中牟人康熙辛未進士
改庶吉士是書兼用程傳本義謂朱子分象占程
傳說理二書不可偏廢故兼取二家之說低一格
以別於經又採諸儒之說互相發明者再低一格
以別於二家觀祖時有所見亦附著焉其中亦間
有與朱子異者如朱子謂左傳穆姜筮遇艮之八
法宜以係小子失丈夫爲占而史妄引彖詞爲非
觀祖則謂艮卦只二不變當爲隨既以二爲八則
非六二矣當以彖詞爲是史非妄也又謂文王八
卦方位未必分配父母男女較量卦畫陰陽朱子
從後推論未必是文王當日之意又不取卦變之
說蓋大旨雖出程朱而小節則兼採諸論也至所
論卦變謂來知德爲姚江之支派餘裔創立異說
以翻程朱傳義之案考王守仁未嘗言易知德亦
不傳姚江之學黃宗義明儒學案列之諸儒案中
謂其與陽明相異而惜其獨學無明師心自用可
爲明證觀祖以門戶餘習見近似者而咻之亦考
之未審矣



ZW

21181888542542